#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 一一四二・子部・雜家類

庸閒齋筆記十二卷　〔清〕陳其元撰……一
白虎通疏證十二卷　〔清〕陳　立撰……二〇五
新刻釋常談三卷　佚　名撰……三八三
困學紀聞注二十卷（卷一至卷十）　〔清〕翁元圻撰……四〇三

# 庸閒齋筆記

俞樾署檢

曲園居士

同治十有三年九月吳下開雕

昔春秋於隱桓閒皆家父凡伯仍叔之子蓋皆大雅舊人見故家遺俗猶存也孟子亦稱故國不在喬木而在世臣三代以下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皆以衣冠舊族爲時所重求之我
朝若海甯陳氏其亦所謂名宗望姓鼎族高門者乎余於陳氏識子莊太守蓋吾舅氏姚平泉先生之高足弟子也出方雅之族兼文學政事之才同治初受知於左季高相國疏薦於
朝旋仕吳中曾文正公及李少荃相國皆器重之歷宰大縣所至有聲論者至比之陸清獻近年歸老於家泉石優游居多暇日乃娛情翰墨著庸閒齋筆記一書首述家門盛蹟先世軼事次及游宦見聞下逮詼諧游戲之類斐然可觀昔宋范公偁爲仲淹元孫所撰過庭錄多述祖德閒及詩文襍事此書殆其流亞乎余勸付剞劂以廣其傳讀是書者當歎王氏青箱具有家學叢談瑣語亦見典型固與寒門素族殊也

同治十有三年太歲在甲戌陽月德清俞樾

## 序

同治壬申之秋解組歸來僑寓武林兵燹之後休養生聚又十年矣老成凋謝昔日知交存不十一族中耆長尤爲零落卽與余伯仲行者亦復寥寥歲月不居無怪吾衰之甚也端居多暇嘗舉吾宗舊事與兒輩言之恐其遺忘筆之簡牘俾免數典忘祖之誚殘冬未盡倏已成帙今年因公事滯跡吳門半載日長務閒追念平生舊聞及身所經歷目睹事有所記憶輒拉雜書之紛綸叢脞雖詼諧鄙事無所不登而

國典朝章莊言至論異聞軼事軍情吏務及展卷所得者間亦存焉隱惡揚善事徵諸實不敢爲荒唐謬悠之譚如碧雲騢瑣綴錄之誣詆名賢庶幾歐陽文忠歸田錄所言以唐李肇爲法而少異者不記人之過惡君子之用心當如是也合之前編共爲八卷約十萬言名之曰庸閒齋筆記聊以自娛亦可供友朋抵掌劇談之一助云爾同治十有二年歲在昭陽作噩斗指酉庸閒老人漫識于行素堂時年六十有二

---

# 庸閒齋筆記卷一

海昌　陳其元　子莊

余家系出渤海高氏宋時以勛戚隨高宗南渡籍臨安始祖東園公諱諒者明初居仁和之黃山遊學至海甯困甚偶憩趙家橋上忽墜於水陳公明遇設豆腐肆於橋側晝寢夢青龍蟠橋下驚起見一男子方入水急援之詢知世族乃留之家公老無子止一女因以女女之而以爲子焉東園公二傳爲月軒公諱榮承外祖姓爲陳氏而世其腐業業腐者起必以戊

夜一日者於門隙見雙燈野外來潛出窺之則一儒衣冠者一道士也道士指公室旁一地曰此穴最吉葬之子孫位極人臣有一石八斗芝麻官數儒冠者曰以何爲驗曰以雞卵二枚坎其中明日此時雞子出矣乃於懷中取卵埋之而去次日公起磨腐忽憶前事往探其處則闃然二雞雛也正駭異間又見雙燈遙遙至雛已出穴不能埋急於室中取卵易之而屏息以伺二人者至揭之則仍卵也儒冠者咎其言不讐道士遲疑良久曰或氣運尚未至耶遂去不復

返居久之公乃奉東園公骨甕葬其中二世之後遂有登科者至今已三百年舉貢進士至二百數十人位宰相者三人官尚書侍郎巡撫布政使者十一人科第已十三世矣初葬時植檀樹一株於墓上堪輿家稱爲海甯陳氏檀樹墳
聖祖仁皇帝南巡時聞其異曾駐蹕觀焉

十世祖風山公諱中漸月軒公曾孫也爲諸生以春秋名其家性落拓喜周人之急所貸予常折券不責償市有持廣銀行哭甚哀公問知爲里儈所欺卽自探懷中銀如數予之有丁氏鬻產既收價徙矣復據之公憐其貧爲更授價及割他產予之如此者三歲旱出穀三百斛賑饑者帥一鄉之人禱雨雨亦獨徧一鄉鄉人語曰天道不偶視陳叟其爲德類如此公殁後邑人請祠之鄉賢入祀之明日而芝生於祠之左楹明日又生三日又生其數七至九其廣六七寸至三四寸其色紫其狀若牡丹其香絪緼若郁渠雞舌然邑人觀之無不歎爲奇瑞乃署其樓曰紫芝吳人王稺登爲之記公二子長與郊以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次卽余九世祖與相以進士官至貴州布政使孫祖苞官薊遼巡撫曾孫之遴官少保宏文院大學士是紫芝之祥也

少保素庵相國未第時以喪偶故薄遊蘇臺遇驟雨入徐氏園中避之凭欄觀魚久而假寐園主徐翁夜夢一龍臥欄上見之驚與夢合詢知爲中丞之子且孝廉也遂以女字之所謂湘蘋夫人是也夫人工詩詞精繪事嘗以從宦不獲供奉吳太夫人甘旨手畫大士像五千四十有八幅以祈姑壽世爭寶貴
聖祖曾取入內廷寵以
御題尤爲閨閣中榮事東園公暨公皆以外舅夢龍得偶一則貴於子孫一則貴於其身龍亦靈怪矣哉

六世從祖文簡公生而歧嶷三四歲時每於睡夢中一聞梵唄聲必驚起合掌趺坐母夫人知其有自來也撫之曰兒既生我家當從事聖賢之學此佛氏之教不足循也公聳聽已卽臥從此聞經唄聲不復作矣比長博極羣書以貢入成均旋中京兆試文名藉甚上達

宸聰已未科會試適婦翁長洲宋文恪公充總裁官公以嫌不與試是日聖祖臨朝閱禮部奏迴避事指公名以詢廷臣羣臣以宋係陳婦翁對上曰翁壻何迴避之有可趣令入試時日已届亭午闈中將放飯矣忽傳鼓啓門奉旨特送舉人陳元龍一名進場然公仍以嫌被屏乙丑科會試中式總裁以十卷進呈公卷列第十上拔置第二

殿試上復親擢爲一甲二人賜進士及第非常曠典爲從古所未有也

文簡公既入翰林聖眷優渥屢從屬車豹尾卷阿矢音之作一時稱盛會都御史郭琇劾高文恪公士奇指公爲交結有叔姪之稱得旨一并休致公奏辨謂臣宗本出自高譜牒炳然若果臣交結士奇何以士奇反稱臣爲叔事遂得白再擢掌院學士吏部侍郎巡撫廣西人皆賀之宋夫人獨愀然不悅者累日曰一門羣從咸列清華我夫子乃出爲粗官令我慙顏於姊姒矣事載全太史祖望文集中所撰廣陵相公傷逝記時弟兄叔姪中清恪公爲春卿文和公爲冬卿丙齋公爲司寇宛廬公亦貳宗伯夫人之姊妹夫太倉王相國掞方掌鈞軸海甯顧侍郎合肥李宮詹長洲繆宮贊同在朝列故夫人云然然不數年亦入總西臺世宗即位授公宰輔之任矣

清恪公諱詵精堪輿之術撫貴州日猺獞屢竊發爲

患公周覽其城郭曰陰陽向背均失其宜禍害所由來也遂奏請築而更之既成曰從此百年可無兵燹至道光末年賊始蠢動距築城時已百五十年矣公嘗於海甯相得一地以重值購之而不用暮年官禮卿在京邸次子卒於籍家人求葬地査夫人以所購地與之公聞之慼遽請告歸歸而諸宗咸迎之公不還家先詣宗祠於祖父無爲公神主下取一函示宗戚啓之則內書一行曰某年月日時改葬無爲公於某處即所葬次子之地也公愀然曰余半生涉歷乃

得此地地之吉與檀樹墳等不敢自私而留以葬吾祖思與伯叔弟兄共之今乃以葬吾子負初意矣然年月日時皆未至恐不能善則又詣葬處覘之頓足曰葬師無識偏左丈許壞此佳城可爲惋惜因指其旁一大樹令掘之掘下三尺得石匣中有書曰某年月日時葬無爲公於此公因歎冢門祚薄不能得此吉壤眾曰何不再移葬之曰地氣已洩不可用矣眾曰然則此地遂無用乎曰後六七十年子孫當有武官至一品者至嘉慶初元公曾孫體齋公用數官安

徽巡撫兼提督授一品封爲振威將軍

公左足下有赤痣每自詡爲貴徵黃夫人者公配查夫人之侍婢也嘗爲公濯足手捧足而視其痣公笑曰婢子何知我所以官極品者此痣之相也夫人亦笑曰公欺我公足祇一痣已貴爲公卿何以我兩足心均有赤痣而爲婢女公聞之驚使跣而視之信遂納爲簉室生二子長文勤公世倌官宰相次聞齋公世倓官翰林查夫人亦生三子皆登科第膴仕世目公門爲五子登科云

文勤公年少登科敭歷中外垂六十年年八十始得

請

予告歷掌文衡門生故吏徧天下相

高宗者十七年福壽近世罕比生平崇節儉講理學每敷奏及民間水旱疾苦必反覆具陳或繼以泣

上輒霽顏聽之必笑曰汝又來爲百姓哭矣事載洪太史亮吉更生集中然秉賦甚薄每日飯不過一甌或啜蓮實少許即可度一日而年躋大耋信壽算不在飲食之多寡也都中嘗有一瞽者善揣骨相公與

溧陽史文靖相國屏車騎往訪之瞽者揣文靖未半即跪而呼曰中堂洎揣公則曰此乞丐也文靖呵之曰此陳中堂瞽者揣之良久又抱其身搖之愕曰眞乞丐也烏得欺我公笑曰大約以我無食祿之故耶

乾隆第六次

南巡公已歿矣時

諭祭歷代名臣自周公以下止三十餘處

特命以公及文簡公列入尤異數也

歷朝官制不同然一朝之中亦復前後互異我

朝凡一甲一名及第者均授職翰林院修撰故有殿撰之稱而六世從祖丙齋公司箴則曾官翰林院修撰兼左春坊左諭德司箴諱論以三甲進士由庶吉士授檢討遷此職故吾家雖無狀元而有修撰

報施輪迴之說豈盡無憑哉先大父毅堂公嘗爲子孫言高祖蓴南公諱鑣官雲南首府時總督某公貪暴無藝稍忤意旨即加以白簡諸官奉令惟謹一日者飭雲南守購赤金二百兩公承命向肆中買金每金兩十六換賚金開價投入總督大怒不受自是指瘢索垢呵責萬端公擬即挂冠矣會總督爲言官列款糾劾
天子命諸城劉文正相國來按是獄公上謁相國以首府必總督私人拒勿見而使緹騎圍督署搜索得通賄簿某若干某若干錙銖無漏而於雲南守名下則大書曰某日送赤金二百兩索價十六換發還等字遂大重公總督拘於請室昔時趨附輩無一人過問者公乃爲之納橐饘供衣履比奉
命鎖挐進京又餽白金千資其行總督大感愧搶首於地曰某無眼不識君此行若得生必矢報儻再不赦來世爲子孫以報君比入都則
賜自盡越十餘年公以養親歸里久忘前事矣一日者坐書室假寐忽傳言某總督來方起迎之總督已至前珊瑚冠蟒玉如故狀向公跪曰來報恩欲掖之已直走入內室驚而醒正疑訝間則報生第四孫矣即先大父也彌月後乳媼抱之出見公公即莞然笑公撫其首曰兒他日不患不作官但不可再貪耳即噭然哭先大父自言平生蒞官行法膽極大獨一見貨

財則此心惕惕然懼其懲於前世之夙根耶蓴南公晚居石門見近鄰二童子奇其貌招之來家俾與先大父共讀即陳學士萬青侍郎萬全也故名大父曰萬森

聖祖朝有以諸生獻賦而得
賜二品服者世以爲榮後來久無此曠典矣先大父於乾隆五十九年在天津以大臣子弟迎鑾蒙
賜御書貂皮朝珠等件次月諭

宮門謝恩適上御樓望見指先大父問曰此人何以獨不掛珠軍機大臣以諸生未曾授職對上曰朕所賜也趣命之服次日復掛珠赴宮門謝恩先大父嘗言未登仕版時金頂朝珠誇為異數比歷官牧守反無此榮耀矣其時先叔祖晴巖編修以諸生獻頌賜大緞二端越十二年乃入翰林

先大父嘗言少時讀論語每不服孔子及其老也戒之在得二語謂人老則一切皆淡何須戒得比官滁州時年逾六十矣有獄事以萬金餽者已峻拒之去向者每睡就枕即酣臥是夜忽輾轉不寐初亦不解已乃自批其頰罵曰陳某何不長進若此遂熟睡如初旦語人曰我乃今始服聖人之言也

先大父居官清謹自持道光元年攝泗州事州地處下游每年夏秋之間城外半成澤國例請賑卹然當賑卹之地民皆轉徙無可稽核悉以虛冊報銷故皖省有南漕北賑之謠公獨不肯辦觸怒上官幾致參劾遂解州事人皆以為愚公但笑應之而已嘗謂余兄弟曰我雖不得此錢以清白吏子孫五字貽爾等不亦厚歟此事通州白小山尚書載入公墓志中前年余代理新陽縣事吏胥有請少報熟田多徵米者余曰祖不喫賑孫顧喫荒可乎一笑謝之

不為良相則為良醫醫仁術也儒門事親一書且以能醫為人子事矣然余家則有以醫致累者曾祖恬

齋公侍母查太恭人疾口繙閱藥書至抱書臥中夜有省遂工醫官四川及長蘆時兩次奉命馳驛入京暨熱河視裘司空福額駙疾蓋以二公上奏云臣疾非陳善繼不能生之故都中有陳神仙之名捐補天津縣知縣上謂方制府以官為酬醫之具加責讓焉曾叔祖宛青公諱渶精繪事亦善醫官禮部時和相國珅召之令視疾公咨於座主韓城王文端相國相國曰此奸臣爾去必以藥殺之否則後不必見我公遂謝不往

和御之時已保送御史矣乃出為肇昌知府繼又以
失紅本事貶官知州
君相能造命然其間有幸有不幸者文簡公際遇
聖祖可謂千載一時至嘉慶年間叔祖晴巖公以戊
辰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公本浙西耆宿文章名海內
仁宗嘗問富陽董文恭相國曰東南世家子弟在朝
列有文學者朕欲拔一人用之文恭即以公名對且
備舉其行誼會大考翰詹
仁宗閱其卷諭文恭曰陳傳經寫作俱佳已置一等

第一矣文恭告公私為慶幸比榜出公名在三等大
惑不解越數日
仁宗又諭文恭曰最本置陳傳經第一不知何時將
其卷夾入三等中惋惜久之文恭又告公以為此後
必且大用而公遽病卒公生平最不佞佛臨終乃自
言前世是少室僧卒後無子有門生入室為庀置喪
事恍惚見公僧服危坐亦奇矣哉公與文簡公皆似
高僧再世而遇不遇則各不相同此其中眞有幸有
不幸也

---

太常公隅園在海甯城內
本朝
聖祖
高宗六飛南幸駐蹕於是園
賜名曰安瀾於是海甯陳氏安瀾園名天下今遭粵
匪之亂已成荒煙蔓草矣嘉慶年竹崖伯祖文駿以
長蘆鹽運使道光年梅亭叔祖崇禮以四川建昌道
召見
仁宗

宣宗垂詢家世均問及是園
宣宗最重科目而梅亭公以佐貳起家心頗自危洎
陳奏及清恪文勤二公
上莞然曰汝固海甯陳家也遂擢都轉旋即秉臬開
藩道光時以佐貳蒙
簡用者止公一人固緣公之才亦由祖宗世德庇廕
也
明王洪洲參政圻家訓曰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之何
然不可不使讀書貧則訓蒙以給衣食但書種不絕

可矣若能布衣草履足迹不至城市大是佳事關中
村落有鄭魏公莊諸孫皆爲農張浮邱過之題詩曰
兒童不識字耕鑿魏公莊夫仕宦豈能常哉不仕則
農業可安也不可以近於衣食爲市井衙門之事先
大夫嘗言服官福建二十餘年家居又二十餘年歷
數州縣同官之子孫能卓然自立功名逾前人者百
中僅一二人能循謹自守不墜家聲者十中僅一二
人豈州縣官之子孫皆生而不肖哉飲食衣服貨財
先有以泊其志氣卽不驕淫縱欲此身已養成無用
之身一旦失勢歸田無一技之能無一事可做坐致
貧困一也況居於衙署之中有淫朋以誘之有狡僕
以媚之圈套萬端不中不止自非有定識定力者鮮
不爲其所惑二也而爲州縣之父兄方且營心於刑
名錢穀事上接下之道無暇約束子弟子弟卽不肖
亦無人肯聲言於父兄之前故有身雖在宦途而家
計已敗壞不可收拾者歷舉數人數事爲之太息痛
恨而已余兄弟幼時卽聞此論幸稍長卽歸家讀書
未沾染此等習氣亦未遇此等牢籠先皆以訓蒙爲

事嗣名譽略起亦不過就記室之席刻苦甚於寒士
故能稍稍自奮然不幸自身復作州縣五六年來時
時以先大夫之言爲戒第不知己之子弟又何如矣
余家自高祖勇南公以內閣中書迴避出爲縣令曾
祖祖父及余身皆官州縣已五世矣綿延不絕是由
先人謹慎刻厲有以維之思之可幸尤可懼也

梁吉翂上書救父古今豔稱之吾宗於
本朝得二人焉一爲六世從祖文和公敳永父定巷
公以兄少保公謫塞外與於徙公上書訟寃格於吏
議遂瀝血草疏願代父行有緹縈以一女子尚能救
父臣荷
聖朝孝治敢惜微軀之語雖不得請然
世祖憐其孝次年卽得釋歸國人稱爲至誠所感
聖祖御極公以孝行蒙
宸眷累擢官至工部尚書一爲質庵叔祖容禮以父
英德令沁齋公謫戍伊犂遂棄妻子隨侍以往跬步
不離者十餘載嘗密請於將軍松文清公願以身代
俾父得生入玉門公憐其誠據情入奏雖亦未奉

俞旨而孝子名布於域外矣父歿徒跣萬里扶柩歸
葬廬墓三年後官江蘇通守松文清公入掌鈞軸書
聯贈之曰攬勝寰中九萬里承懽塞外十三年蓋紀
實也

余家玉煙堂及渤海藏眞等帖十餘種皆九世從祖
熙兵部增城公所刻董文敏公其昌未遇時館增城
公家者頗久故文敏公書吾家最多所書法華經小
楷帖尤精絕文敏貴後嘗以鍾紹京靈飛經眞蹟質
金八百已而贖還旣復以質則不再贖矣帖後附文

敏質帖贖帖書二通乾隆乙酉
六飛駐蹕安瀾園曾以進
呈奉
純廟御批有永爲陳氏傳家之寶等字不知此帖何
時落於嘉善謝氏今聞又歸常熟翁氏矣文敏當日
見質時抽去十二行一頁不審此頁今亦歸翁氏否
吾家所刻渤海藏眞中少此一頁也庚辛之亂碑石
爲賊取以築城賊平後搜討僅有存者今合諸帖爲
一幀更名煙海餘珍云

余家以工書稱者頗多香泉太守及匏廬宗伯最有
名太守少時夢登一樓牖貯隃麋有神人謂之曰供
子一生揮灑自是書法日進以歲貢生受
聖祖特達知入直
內廷雍正十一年
世宗敕以公書勒石爲夢墨樓帖十卷
高宗愛其書與張氏天瓶汪氏時晴鼎峙爲事紀余
翰林秋室集跋語中乾嘉以來四海爭購公書日本
國王尤嗜之海船載往輒得重値致故鄉幾無遺墨

余所藏公草書庾子山春賦十二幅一時無對辛未
冬張子青制府來上海閱機器余以制府爲今代書
家懸之行館用供賞鑑有侯補道某公見之謂是惡
札何可溷制府遽令撤去人皆以公負書名百年忽
遭此厄爲笑壬申冬余謁制府談及公書制府亦有
珍藏者余述某觀察語制府亦大笑公政事卓絕山
西貴州江西皆祀名宦而循聲乃爲書名所掩公平
時每夢至一處園亭山石極幽雅之致墻外有寺有
塔心甚樂之如是者有年比守南安衙齋正如夢境

遂卒於官鮑廬宗伯爲香泉太守之姪康熙癸未與弟文勤相國同入翰林聖祖臨朝舉手謂文僖公曰大喜汝家又添二翰林矣公免冠謝舉朝榮之入直南書房書法特荷溫旨褒嘉純廟御極命繕寫御製詩內府書籍祕殿珍藏悉俾莞鑰洊歷春卿數年之間扈從凡二十七次寵遇之隆一時無兩居家撰著不下百數十種奉敕所成者有歷朝題畫詩全唐文宋史補遺謚法考諸書行草出入二王而得香光神髓即顏歐虞褚及宋四家無不研究遇眞蹟必摹仿寫無間寒暑書名傾動寰宇夸酋土司金齒玉嶺咸欲邀公尺幅以爲家寶南中贋手不下數百輩公聞之略不計也然公之文學亦竟爲書法所掩余在上海購得公所臨

靈飛經一冊張子青制府嘆爲精絕爲之題跋擬以入石尚未果也

乾嘉之際天下書家推北孔南梁梁即山舟學士壽最高故書最多自經兵燹亦漸零落矣學士暮年書尤嫵媚此爲壽徵嘗言本朝人不以書名而其書必傳者一爲陳文簡公一爲陳句山太僕語載梁紹壬孝廉秋雨盦筆記中太僕以文章著公以經綸顯皆掩其書名

浙江之大患莫若海塘歷朝修築糜帑金至千百萬至今日而尤亟矣六世從祖宋齋公生於海甯居於海鹽於海塘情形最爲熟悉嘗爲兩邑之近海隅同被海患同而修法則各不同甯邑海在南面離山既遠塘外沙時坍漲潮自東而西不慮其平滿而慮其方來潮頭雖高而急水必從沙底滾刷沙愈去則水愈近塘而塘難保矣古人修海甯塘設立排樁木櫃之法蓋用排樁以護沙用木櫃以護排樁皆於塘外着力使沙日積而水漸遠迨潮至平滿齊塘强弩之末不穿魯縞所以甯邑海塘只用條石不須過於長

厚惟審其捍禦之道全在塘外也鹽邑海在東面離山甚近塘外沙不坍漲潮自下而高不慮其排決而慮其衝吸石縫稍疏則內土必隨潮滚出土愈去則石無所附而塘亦危矣古人築海鹽塘設立縱横壘砌之法蓋石大則負重難撼木曲則勢緩易當要於塘身着力使土日固而塘可久倘石有欹斜墊塜千金之堤潰於蟻穴所以鹽邑海塘不用小石必須極其長厚惟審察捍禦之道全在塘身也甯邑海塘莫患於潮頭逼塘入手毫無阻擱塘外日深難於措手

鹽邑海塘莫患於潮頭頂衝修築務期堅固餘外次衝便易着力至於大風沓潮名爲海嘯又有非人力所能捍禦然古人慮之深矣故甯邑海塘內有六十里塘河鹽邑海塘內有白洋河既以取土培塘可使上塘常加堅厚又以各路分消不使海水灌入田畝此則海塘善後之策也公關心桑梓於海塘一事講究不遺餘力當時治海塘諸公咸稱公之經濟能得古人因地制宜之意奉爲圭臬故雍乾以來數十年浙西無海患者以此也公諱訏字言揚別號朱齋曾官溫州府學教授年八十時第三子存齋公世倕以河南按察使兼署布政使入
覲蒙
世宗垂詢公年齒履歷
御書松栢堂匾額并人參貂皮甯紬等物以賜公并
諭爾父有德有壽給他老人家歡喜欽此公因自號歡喜老人以志
恩遇云

吾家得道學之傳者爲七世祖簡齋公及六世從祖

乾初先生簡齋公從學漳浦黃石齋山陰劉念臺兩先生之門稱高足弟子嘗論學在天地有宗有翼宗之者一人翼之者數十人所謂疏附後先也堯舜去人其間亦邇禹皋伊萊望散亦止略舉以例其餘顏曾既往董韓未興孟子以一身任仲尼之道之重有宗無翼所謂軻死而不得其傳者已於篇末無有兩嘆寓之孟子之憂患深矣有宋絕學既明至考亭而集成門徒甚盛史不勝書迄於元明之際許姚趙竇洛學行於北金吳虞許閩學彰於南以逮柳黃吳宋

之徒莫不推究精微張皇六藝卒開三百年文明之治可不謂有宗有翼之極盛者歟前明學脈莫盛姚江翼之者爲江右爲淮南爲東越雖復功咎叢生末流雜遝然而弊之所生救之所始也剝之寢微復之寖昌也吾學未嘗一日絕也余揭齊蕺山漳浦兩先生之門原本考亭追溯之濂溪二程以達於孔孟而一時門徒未見有董裘黃幹之儔者何其寥寥歟公爲此言意蓋自任也至其深造自得傾折前賢絕不標奇樹幟可以想見論學非其人勿輕談止談詩文卽詩文亦不輕作或問之曰以先生之學而爲詩文必傳無疑也公不之應吳志伊作十國春秋公曰古人著書以爲法戒十國春秋人物乘時盜竊皆出下中何庸追述其行事乎嘗言侯朝宗王於一二子文之佳者尚不出小說伎倆其評隲古今不肯隨聲附和如此與姚江黃徵君宗羲同出蕺山之門徵君曾爲公作傳極推重之公以拔貢入成均終身不仕歿祀鄉賢乾初先生明末舉茂才廩於庠遭喪亂敝屣棄之窮居海濱不改其樂早年論學於諸儒中最喜姚江知行合一之說謂可與孟子道性善同功後與祝淵孝廉遊蕺山先生門奉愼獨之教躬行實踐重規疊矩旣而祝殉難以節顯先生則巋然以德望重一鄉國變後杜門息影足不及中庭者二十年君子謂不異袁閎之土室也其初所作詩文清眞大雅寄托深遠書法直逼鍾王撫琴吹簫時奏於山巔水涯篆刻博奕諸好無不工自奉教蕺山後一切陶寫性情之技視爲害道而屛絕之社集講會以爲無益身心亦婉辭不赴所著有大學辨禪障性解學譜葬論喪俗家約諸書其餘雜著不下數十萬言皆藏於家居母喪手寫孝經百餘冊以志痛戚友爭寶藏之簡齋公諱之問乾初先生諱確

吾家以詩書爲世澤自有明中葉承陳姓之後代有聞人人各有集見於秀水錢警石廣文所纂海昌備志所採者不下萬卷焉其尤以淹貫名者爲曾叔祖會理州知州摩村公諱鍈堂伯孝廉方正仲魚公諱鱣摩村公弱冠卽擅文名乾隆中錫大司馬薦舉博學宏詞著作等身晚年與金宗伯甡錢方伯嶼沙汪

徵君槐塘姚比部羽峰倣洛社之會龐眉鳩杖花晨月夕載酒湖山留題殆遍觀者目爲神仙中人仲魚公賦性頴異讀書過目成誦嘉慶丙辰詔天下督撫學臣舉孝廉方正時學使者儀徵阮文達公以公名應舉幷手摹漢隸孝廉二字以顏其居復爲書士鄉堂額以贈旋登戊午賢書六上春官後遂不復作出山計歸築講舍於紫薇山麓寢處其中一以著書爲事生平一無所好獨於古名人書畫不惜重價購之所心賞者鈐以二章一肖己像上題仲魚圖像四字一綴以十二字曰得此書費辛苦後之人其鑒我其志趣如此所藏書最富惜兵燹之後皆散佚矣

香泉太守以書名天下初不知其能畫也同治癸酉在蘇州妹丈唐蕉庵司馬以公所畫花卉草蟲手卷見示驚嘆精絕乃知才人固無所不能余嘗嘆公政事爲書法所掩今又嘆畫爲字掩也至吾家以畫著者愚亭侍讀以文學與修國史而遊情繪事工設色花鳥人爭寶貴至宛青太守則兼以山水擅名官禮部時質郡王以文墨奔走天下士嘗因疾延公於邸出素箋曰聞先生山水名家肯爲我作小景以當枚乘七發乎評公畫爲在粗文細沈之間都下卒無其偶其欽重如此公又爲河間紀文達相國作優鉢曇花圖於曲臺至今藝林傳爲佳話云

余家自有明中葉出高氏而承陳姓迄今三百餘年至嘉道之間子姓日益繁衍咸豐後經粵匪之亂溝壑之轉四方之散第宅焚毀老成凋謝宗族稍零替矣迴溯此三百年間傳世已將二十人才輩出在浙江推爲望族道光年間宣宗成皇帝猶有海甯陳家之諭則族望固久著矣然特衍高氏之一派耳計自明正德以來吾家登進士第者三十一人榜眼及第者二人舉人一百有三人恩拔副歲優貢生七十四人徵召者十一人庠生及貢監生幾及千人宰相三人尚書侍郎巡撫藩臬十三人京官卿寺外官道府以下名登仕版者逾三百人祀名宦者十一人祀鄉賢者八人祀昭忠者五人

國史有傳者十三人其郡縣志之載名臣循吏文苑義行者未易屈指數而寄籍廣東河南山東等省三十年來聞多有登科第列仕版者因譜牒未修尚不能考至由陳氏復出嗣他姓者如仁和之張（雲璈）河南之司馬或科第累世或官至督撫（嘉慶年間有東河總督司馬駒）皆因乾隆年間修譜時漏列至道光時再修則已無從考証今張氏司馬氏子孫相遇尚稱族誼而輩行則未能考亦爲歉事惟高氏則自有譜自宋武烈王以下世次炳然可序故相值能舉輩數聯伯叔兄弟

之誼焉夫吾宗勑海陳氏祇臨安高氏一分支耳而自明以至
本朝子姓繩繩振振若此罔非
天恩祖德所留貽今雖遭亂而少衰然爲子孫者生聚教訓可不亟思自奮以迪前人光也哉

文勤公自幼聞論性命之旨輒形嚮往潛心洛閩之書旁及陸王辨其同異得失嘗輯學古錄以備考槩釐爲六類書高二尺輯建中錄以資政治凡三十二卷他如仁愛叢說教習郛言學辨質疑讀書管見與友朋言學及門問答之語以及詩文雜著凡已刻未刻共二百餘冊兵燹之後家鄉已自無存不知曲阜一支尙有存焉者否余在青浦得公蒙
恩予告紀
恩及留別同朝詩十六首茲附錄之以見威鳳之一羽云乾隆二十三年二月三十日奉
上諭大學士陳世倌老成端謹學行兼優簡任綸扉勤勞夙著昨以年老懇請致仕朕已允其所請令於春融從容就道並加太子太傅以示裒嘉茲當陛辭

倍深眷念既賦詩一章以寵其行着頒賞筵宴於賜第令部院堂官往餞賜帑金五千兩爲路費馳驛回籍仍按原品在家食俸俾資頤養起程時着在京官員祖送歸途所過地方其有司在二十里以內者俱着送迎旋里之後巡撫兩司時加存問俟家居一二年自行酌量精力尙健仍可來京供職用昭優眷老臣至意欽此臣跪讀之下伏地慚惶感泣啣
恩恭紀四首

蓂葉高懸列宿寒

宸章捧出五雲端九天韻入鐘鏞響一字榮同華衮
看夙夜祇慚臣職負江湖難忘
主恩寬淋漓
聖製懸星日渥澤常依豐海瀾
特勅堯廚出尚方
九重祖帳拜
恩光愧嘗全鼎鹽梅味喜浥黃封雨露香玉膳頒尊
來
賜錦鵷班仙侶話歸航東都門外分攜處車騎還看

溢道旁
綸扉羈祿厠班聯老去長慚疏傅賢歸槖更邀
天府賜投簪仍給
大官錢素絲自守青氈舊黃髮仍娛白社年
聖主施恩皆格外匪須直許到林泉
陛辭感激泣痕垂春水抽帆去路遲乘傳共看飛彩
鷁呼嵩還願拜
彤墀郊迎不計郵程遠存問先邀
天語慈贏得都人傳盛事銜門歸老太平時

乾隆丁丑嘉平月蒙
恩予告歸里回憶
歷朝受知之深兼
允微臣遂初之志涓埃未報慚感交并敬賦長律六
首
早年占籍到蓬瀛侍從
三朝見太平綵筆漫誇鸞掖貴冰銜愧列玉堂清眷
隨
翠輦花飛岸（康熙丁亥正月隨從聖祖仁皇帝南巡）秋度榆關

月照營（自丁亥至辛卯先臣出撫黔楚每秋循禮成奉命出塞代請聖安）認得巢
痕親切地觚棱入夢涕縱橫
秋高深院鎖簾櫳文榜曾窺列國風鑒別每愁魚目
混搜羅敢信馬羣空
聖朝不棄葑菲體臣節惟持清白衷
天語品題誠竊忝愧將凡質比宗工（世宗憲皇帝以世倌尉名比之李文貞張文端遂擢侍講學士）
戢影銜門服乍除忽膺節鉞走軺車河山十二雄東
土禮樂三千近

聖慮差喜壁經尋舊迹未成府海著新書自知迂拙
曾何補削籍歸來好荷鋤
天心寬大沛新綸宥過何期及小臣乍許鳴騶趨柏
府旋邀轉漕出
楓宸百寮敢誦持綱紀五禮甯堪重縉紳更領冬官
邦土職河渠三策讓前人（世倌曾上三劄子言河務事）
宣麻黃紙
禁中傳政府俄登染
御煙卿月聚還聯兩部（自憲副至入相僅歷戶工二部部遷除之速素所未有實叨
異數）江鄉歸住只三年（戊辰冬落職家居辛未春聖駕南巡復蒙起用）
賡颺竊附
明良會獻納難酬雨露邊
聖主當陽全盛日長同擊壤樂
堯天
君恩浩蕩叩山重臣病侵尋歲月催拜表幾行含淚
入
御批一道帶春來獨蒙
溫語獎烏烏（疏內有修葺先塋之語特蒙恩諭及之）更進

崇階勵駑駘歸載
寵光誇父老桑榆晚景荷
栽培
戊寅仲春將出都門留別
同朝六首
追陪
紫殿愧齊肩心佩儀型十七年燕國文章推巨手鄭
侯風度儼神仙東華並馬趨鈴閣西苑連茵侍
御筵齒序同朝慚最長合先諸老賦歸田（留別省中諸閣老）
層霄斗極
九天臨履跡衣香在
禁林時論共推霖雨望諸公須極歲寒心每懷補職
成虛願愛聽嘉謨久好音豈戀江湖辭
魏闕羞將白髮玷華簪（留別九列諸公）
著作聲華重
帝廷難忘風月是頭廳
九重載筆題仙籍幾輩乘槎識使星視草蓬池春爛
漫校書藜閣夜青熒儒生結習心猶在欲藉餘年老

一經（留別翰林諸先生）

上苑花開聽鳳鳴南司車過避騘行謾持丹筆來先後（余以副憲總憲兩入西臺）每伏青蒲憶父兄（余家父叔兄弟官執法者五人居臺諫者六人）已看霜容同鐵冷仍期笑口比河清竹埤梧掖榮歸夢最愛臺垣有直聲（留別臺省諸先生）

鐵網頻張學海瀾祇憑虔惕寸心丹由來科目人爭重卽語文章報亦難共勵松筠堅晩節獨慚桃李屬春官昇平努力期公等老眼還將拂拭看（留別歷試諸君子）

來往長安六十年（余於丁丑歲暮隨先君子入都距今出都恰六十年）不辭青鬢換華顛衣冠會比枌榆社奮轂花明玳瑁筵（兩浙海甯各有會館每歲正月宴集同人）入耳纏綿鄉語熟登堂几杖典型傳（館內有三賢祠春秋兩祀以報先德）春明門外柴車路梓里情牽倍黯然（留別同里諸親族）

---

# 庸閒齋筆記卷二

海昌　陳其元　子莊

吳少村中丞昌壽少負奇氣踔厲風發魁碩類武夫與余居相距不里許晨夕過從相與角藝論文間有不合必反覆爭辯時或攘臂大呼驚動鄰里遇契合相賞處又復爲之叫絕嘗鴛湖書院課時每與沈西卿筆山昆季及余醵錢數百文至酒肆飲啖杯盤狼籍必罄盡以爲樂如是者有年道光甲辰余銓金華校官少村亦成進士以知縣分發廣東自是不相見矣有人自粵中來者傳其政聲卓然有吳青天之號比擢撫河南時百姓號哭罷市製萬民傘相送至千有餘柄卽乞丐亦爲製傘好官之名滿天下然余懶於作書二十餘年不甚通音問同治丁卯余以州牧提調松滬釐局適少村奉廣西巡撫之命來上海附輪舟赴粵是日余在寓中僮僕皆他出忽聞庖人於門外若與人斷斷然呼之問故則曰有一類武官者衣服弊陋欲來求見向索手本名帖又復無有但言與官是幾十年前好朋友而不肯道姓

名余急令延入其人出曰官喚汝遂引之從側門入則少村也相見大喜少村謂余曰足有風疾請長揖不拜可乎余戲之曰豈有令中丞公叩首之禮少村笑曰呼之入走角門豈有不行叩首之禮者遂彼此大笑曰本欲即行登舟因知君在此故特走訪帶來三僕方打轎行李不令隨行而忘持拜帖乃致此窘又笑曰即攜拜帖而廣西巡撫手本亦未具也遂縱譚良久余問其在廣東何以得民如此曰無他伎倆惟實心任事不要錢耳別去之際相訂年逾六十即

歸里同作洛社之會乃抵粵未半載遽爾騎箕
國家失此寶臣朝野惜之相傳少村歿後其幕友紹興俞君方家居正欲午餐忽捨箸起立若爲接物者繼又作拆信之狀戚然曰吳中丞書也中丞以任所公事殷煩仍邀我前往襄理然昔在南方帆檣甚便今北路非車馬不可此非我所習奈何其家人曰聞吳中丞歿矣安得來請曰中丞今已爲冥官家人曰何不辭之曰不能也曰盍禱於城隍神請其代辭乎曰渠官甚尊非城隍所能企及然我往須得某廚侍我耳是夕俞君卒次日某廚亦無疾卒嗚呼如少村之爲人倘所謂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者非耶越五年復有余親家錢愼庵一事

愼庵名德承浙之山陰人居心仁恕律身廉謹胸中肫然粹然不設城府以簿尉起家歷官州縣所至有惠政同治二年今相國李肅毅伯方撫吳中以循良薦舉
特旨擢知府數年間署松江常州蘇州江甯鎮江府事賢聲噪一時辛未三月由鎮江得代來蘇臥病邸

舍時余自新陽調攝上海以邑太繁劇意不欲往愼庵顧以大義相勸蓋愼庵之季女乃余長子婦也五月余將赴上海任愼庵以病劇歸里六月愼庵卒七月兒子至紹弔喪還縷述其臨歿情形余爲之驚歎不已初愼庵以疾甚歸歸後疾日以平第精神疲乏未能出戶耳六月初旬晨起謂眷屬曰帝命我作總管神有差官四人來迎赴任可速具筵款之家人聞之疑信者半乃設羹飯祀之大門外大門距內室遠愼庵室中忽怒曰四人皆官遠來接我奈何待以野

第一一七九冊　續修四庫全書　[illegible]

鬼之禮促向中堂設席以享乃可衆懼從之祭訖屈指計日二十日太促二十二日辰時可矣越一日又言山會二縣城隍神爲之餞行待以上官之禮辭之不得云云自是十餘日舉動如常亦無病狀至二十二日向辰呼諸子令催合家眷口齊至榻前訣別諸子惶遽以爲疾作將呼醫則搥牀怒曰我且死豈醫者所能活乎此家人齊集舉目周視一過泊然而逝與半月前所刻之期絲毫不爽於是蘇人曰錢公作我郡城隍矣常人亦曰錢公作我郡城隍矣今松江

常州二府思其舊德皆呈請祠名宦焉先大夫嘗言閩中同官言可樵司馬朝鏕臨歿自書一聯云始笑生前徒自苦耳旣知去處亦復陶然以爲去來自如嗚呼若愼庵之自定死日可不謂之去來自如耶

太倉顧伊人撰吳梅村先生行狀云康熙辛亥正月旦先生夢至一公府主者王侯冠服降階迎揖出片紙非世間文字不可識謂先生曰此位屬公矣十二月朔復夢數人來迎先生書期日示之故豫知時日竟不爽王文簡公池北偶談亦載其事并記有浙僧水月者能前知先生疾革挐舟往詢僧曰元旦夢告之矣何必問老僧吳人相傳先生作閻羅王云余六世從祖諱咨永字直方先生之壻也順治甲午舉人考選知縣卒年僅二十有九幼時爲冥官每夜赴陰府治事嘗思罪何以杖重於笞斬重於絞於是皆以身試之忽奉上帝命曰陳某心存愛人特予晉秩於是金冠象笏自稱小聖與岳瀆大神無異與閻汀黎媿曾甲午同年嘗謂媿曾曰余知四世事初爲蜀通判子苦嫡母嚴商於外母死乃得歸再世爲王孫三

世爲京師竹林寺僧一日放參有婦女羣過偶一目之遂隕落至此八歲時從家大人入寺一見恍然齋房徑路皆爲記識今雖爲宰相子後世愈下矣事載徐季方見聞錄梅村集中寄懷陳直方有可以風波大三生夢寐眞膏粱虛早歲辛苦得前身之句蓋指其事也又伯祖惺齋公諱觀國乾隆乙未科進士歷知江蘇金山蕭縣婁縣甘泉高郵州升海門同知海門之設學額自公詳請奏定所涖之處均循聲卓著在海門得疾自言當作甘泉縣城隍卒之夕衙署前

百姓均見甘泉縣城隍燈籠大小數百充塞街巷而公奄逝矣因記少村愼庵爲神事故並書之

鐵嶺楊杲樓先生書績先大夫嘉慶癸亥同年也先大夫官福建先生官浙江之青村場鹽大使不通聞問者四十年道光癸卯先大夫里居於書肆中遇先生鬚髮皓然各不相識互詢姓名乃相持大喜時先生遷雲南恩安縣知縣以年老乞休欲於郡城覓屋暫住先大夫遂留館之先生忠厚慈祥待人和藹年雖七旬而意興如少年余兄弟侍之每劇譚諧語至丙夜不肯休工書善畫以意創爲箸畫其法濡紙令稍濕爇墨於箸任意揮灑雲煙滅沒有大小米之概人爭寶之未幾先生之第三子簡侯宮贊能恪來主浙江鄉試事竣後遂迎歸京師侍養次年宮贊遷甘肅鞏昌道余亦選金華縣訓導乃上書先生爲俳言謂世弟年三十爲巡道某年三十一而爲訓導豈非寸有所長耶先生得之大笑復書數百言皆諧謔語先大夫見之亦爲絕倒先生嘗爲余言官大嵩時衙署濱海魚鮮之屬不絕於庖一日忽聞門外人聲嘈嘈然使往問之乃漁戶網得一大魚四足有尾獨無角耳重數百觔衆議市無可賣欲殺之熬油先生命扛之入署聚眷屬觀之時夫人方有娠見魚乃謂之曰汝雖非龍然亦當是神物何不自愼而困於豫且今則性命莫保奈何語未已此魚兩目汪然出涕漬地斗許先生心大不忍亟出十金畀漁者而縱此魚於海魚入海乍沉乍浮至中流震雷一聲風浪大作遂振鬣去咸疑爲眞龍矣未幾而簡侯生官至江蘇布政使先生之孫名燾者近又以第二人及第今官廣西學政子孫蒸蒸日上盛德之報也

先伯祖洛如公諱棻曾祖恬齋公長子也公幼而岐嶷髫歲能作擘窠書直隸制府方公觀承延入署令書清愼勤三大字今節署堂上所懸九齡童子書之榜是也顧屢試不第以武英殿纂修四庫全書得直隸布政司經歷以終公之長子爲枝巖伯諱明遠工詩著有玉照山房集少時習扶鸞之術時召古詩人相爲唱和其是否莫能明也最後來一仙與唱酬最久自承爲狐會伯祖母

張安人下堂而傷其足疾甚劇諸醫束手狐自贊能醫然需藥資銀若干許之乃先用敷藥繼用煎劑每日二次以承筐繫于梁上少頃藥即在中而筐自下矣煎劑熱可炙手不知其藥從何處煑也病愈後取銀而去又不知需銀將何所用也枝巖伯每欲與之相見輒不可久之乃約於某酒肆中晤面屆期而往無所遇而歸歸後降壇書曰室內第幾座上長鬚之老道士即我也君何不相詣耶思之信然自是遂絕此事先大夫在都中所目擊者狐自言每月在

宮中輪當差使數日信乎

聖天子百靈呵護也

先大夫又言福建省城內九仙山有乩壇主之者亦一狐作詩文楚楚有致而大致在以醫術濟人服其藥者有驗有不驗曰吾能治病不能治命也至總督署中之狐則據居一樓稱爲仙樓可以問卜李鄦齋方伯自盡一案　星使且至人往叩之則畫二紅頂於紙上莫解其故既總督汪公巡撫王公皆褫職乃悟道光之季制府劉公韻珂撤其樓狐大肆擾至劉公歸乃已

海甯查映山先生瑩以吏科給事中督貴州學政科試苗疆取一土司之子入泮撤棘後土司率其子來謁謝美如冠玉公有一侍者貌亦娟好土司子歸後此人遂辭公去疑而訪之則兩美必合也公一笑置之至次年鄉試揭曉土司子竟得解元公謂中丞曰此人在上年我亦取之入學筆下甚平何能作此等文試傳訊之一到即款伏係倩浙江湖州某舉人頂替入場所作中丞大駭然以罪名重大頗思消弭之

察公顏色不懌不敢遽言擬越日再爲周旋公去後適有他事須奏升炮發摺中丞聞之疑公以此事上達已若不陳懼干譴責遂連夜繕疏入告次日詢公所奏之件則並不因此也二公俱大悔恨疏

上得

旨照例正法兩人遂駢首死事越二十餘年公久歸道山有湖州姚孝廉年二十餘文名籍甚曾試報罷後留京與先大夫同各查小山比部有折處比部即公之嗣子也孝廉爲人恂恂篤謹不妄交遊獨與先

大夫著一日微疾握先大夫手曰吾將以後事累君矣驚詢其故則歷舉前事蓋土司子控於地下孝廉則某舉人之後身將往對質先大夫問何以不早爲發覺則曰科場弊弊例應處斬本無可言學政摘發弊竇亦是其職特以查公有疑其誘侍者一事心近於私當有挾嫌之罪冥官以究竟事本因公故待查公數盡之後始行提訊若公誠無此心則土司子亦不能再有異說第某不幸前世因之横死今世又因之夭死耳語訖痛哭次日遂卒此事比部本不知之既詢公隨往貴州之老僕則信有此事而內中曲折不能如孝廉所述之詳噫孝廉既予之轉生矣何必又令之再死乎且前世以孝廉罹禍今世何爲又予以孝廉徒使姚氏門中寡妻弱子煢煢無告此則天理之不可解者也孝廉名某字某先大夫曾舉之則余忘之矣

長洲徐少鶴侍郎頲嘉慶乙丑榜眼姑丈季雅先生之兄也侍郎博學工古文爲姚姬傳先生入室弟子曾侍上書房宣宗登極以師傅恩隆驟遷方且大用乃於督安徽學政任內以疳疾遽卒天子眷念舊學飾終之典極爲優渥當公初病時郎君有所見作紀夢詩十餘首詞冥恍忽多不可解臨終自言前世爲福建林公子客茲以公子事牽累至此然所爲何事卒未明言也季雅姑丈有文述病中見冥王事甚詳余粗記其梗概如此嗟乎姚與徐皆以前生事夭其天年然一則僅登賢書一則官至通顯乃各追其前事而死夭欲殺之則如勿生何必多此一舉然亦可令人警惕今世勿作累來世之事可也或曰世人第顧目前後日之累且勿顧況來世之累乎悲夫

科場中世每豔稱鬼神事以彰果報余自道光戊子科起至咸豐乙卯科止共鄉試十五次前後居矮屋中計一百三十五日可謂久矣然鬼神之變幻不特目未之見即耳亦未之聞惟外舅閒驢樵先生言嘉慶丁卯科鄉試頭場三藝脫稿已三鼓矣內逼如廁

比還見燭卧於卷面已橫爇寸許不特卷不焦灼并油亦不溢出驚爲奇異是科遂中式容是鬼神之力至咸豐辛亥科鄉試同官陳星垞二子丙曾誦曾兄弟同掇高魁其文皆取法尤王於是都中盛傳星垞於元旦夢文昌神告以今年闈藝宜學西堂農山因此得雋祁春圃相國以問貢荆山方伯緣星垞次子右曾館於其家也右曾馳書歸詢其父星垞持以告余并笑曰君今爲文昌矣蓋上一年都門寄來擬題若干內有可使有勇二句丙曾謂余此文自王農山

後無人能繼作者余因取少時所作是題文示之丙曾嘆爲驚才絕豔傾倒萬狀余謂是餖飣之學壯夫不爲丙曾乞其文去呈之星垞星垞謂此調不彈已久鄉試可以必薦而不能保其必售初學偶學之亦無不可於是丙曾弟兄皆學爲之而時時請業於余余初尚爲改削久而蕪厭不復過問比入試而題係必也射乎三句適可用尤王腔調弟兄遂皆中式並無所爲文昌示夢也因知科場內所傳鬼神之事者大率類此

丙曾兄弟既同捷於是浙省人士競揣摩聲調之學書肆遂取農山西堂二公文稾重雕之爲尤王合刻風行一時都中論文者以爲敗壞風氣龍編修元禧尤惡之壬子會試龍適與分校之役搜得一文情濃豔之卷示人曰此必陳氏兄弟也亟橫抹而黜之丙曾顧爲清微淡遠之作又得中式比塡榜龍見陳丙曾名大駭取其卷讀之復大驚丙曾字子雁誦曾字子清右曾字子銘同母兄弟皆少年高第談者有三珠樹之目

張壁田軍門玉良起於行伍目不識丁余初於蘭谿軍次見之適有急牒至軍門折閱點首攢眉者良久乃舉付從兵令送文案處余詢牒中何事笑而不答以爲祕不肯宣也越日又見持一札顚倒觀之大惑不解既乃知其本不知書特爲此以掩飾人之耳目嘗與程印鵲太守換帖三代中有名丞者頗以爲怪繼復見其一帖則是早字矣因詢其文案某君答曰渠不能指定一字第隨其口語而書之是以如此同時有失總戎再升者眇一目每戰必先登賊畏之呼

爲吳瞎子嘗延僧追薦先人僧請三代諱氏張目不能答急召文案委員令撰一好名字與之聞者捧腹此與侯景之托王偉撰七廟諱者何異善乎

國初之馬惟興也惟興以孫可望將來降官至福建總兵順治之季嘗賜諸將三代封典惟興久之不上撫臣問之愀然曰某少時爲寇虜相從作賊今幸際會風雲實不知父何名母何氏若私撰之不惟欺君亦自誣其先人矣願公以此語上聞但恩榮及身而已一時皆是其言

惜無人以是說告之軍門及吳總戎也

歸安凌厚堂堃道光辛卯舉人大挑選授金華教諭與余同官性怪僻敢爲大言初到官即於明倫堂自署一聯云金匱萬千衷孔子曰孟子曰華袞百廿作帝者師王者師見者無不吐舌論學直宗孔孟於宋儒一概抹煞而尤惡朱子極口肆駡至謂朱子之父名松與秦檜之檜字同班輩而朱子之名則與檜子秦熺無異語極狂悖課人讀四子書止誦白文凡朱註盡刪之嘗在金華府署中與其同鄉孫柳君孝廉譚及考亭孫稍右之遂欲加以白刃以是人莫敢在其前稱紫陽氏者議論縱橫自謂是奎宿降生俯視一切於天下人無不鄙薄顧獨與先大夫善執子姓禮惟謹又有閩人林拔皋先生年七十餘亦與之往來會有人延之小飲座客互論金華人物凌拍案曰郡城中只有一個半人其餘皆畜類耳一人爲先大夫半人指林君座客驚稍稍引去凌傲然自得工古文善奇門醫卜星相無所不能著有德輿子外集數十萬言儷於古作家而於醫尤自負先大夫年七十

五猝中風疾以爲不救矣藥之數劑而愈縣署有幕友延之視疾按其脈曰無妨顧指一友曰君顏色甚晦當有病遂診之曰疾不可爲也百日內當疽發背死其人固康强無恙也至期果以疽殁於是人爭神之然內子弼淑人疾醫之竟死凌自恨無效亦發病者累月其相人也一望即能決其貴賤壽夭何官保桂清辛卯同年也撫浙時凌以教職考驗一見懽然握手曰君昔相我當封疆今封疆矣請再視我異日何若對曰昔觀公相甚善今所留下部將甚惡矣於

法當斬首何大怒揮之出逃六年何果以失守罪伏法此外相雖間有不中者然後來應驗者君多嘗謂先大夫曰大刼將臨浙江無一片乾淨土吾所相人多橫死者獨公祖孫父子相皆善不遭此刼當是公厚德所致又嘗言年居庚申京城有急兵入而杭州亦破散俱前定莫可挽迴至巳未歲遂棄官歸時余爲富陽教諭舟過城下不入貽書先大夫訣別語甚慘而猶以子孫無害之說慰先大夫焉次年庚申夷人果入京師而杭城於二月間爲粵匪所陷皆如

其言自是余奔走兵間無從得其消息至乙丑歲在盛澤遇其鄉人問之乃知其歸後居晟舍鎭杜門不出湖州陷之月自卜賊匪當於某日到鎭若過巳時則無害屆日開門延友飲酒以待至巳時賊果至執之以歸僞王聞其名將以爲軍師大駡不肯命之跪不肯有賊帥爲之緩頰曰一揖即縱汝出矣亦不肯僞王怒揮去殺之延頸受刃顏色不變而死噫厚堂亦可謂非常人矣

厚堂最喜言區田法謂成湯七年之旱賴伊尹以此治田故民不飢死繪圖著書逢人必勸顧無一人信之者每深歎恨又自詡奇門遁法謂可以入水不濡入火不爇云云一日方圍爐環坐厚堂又掀髯譚火遁余戲舉鋏箸夾炭火燒其鬚厚堂驚起走衆客大笑然相蔡二風有水厄當授以水遁法而二風果以殉難投井死

蕭山蔡二風召南道光戊戌年進士雲南即用知縣改就教職銓杭州府教授丁憂服闋再選金華府教授爲人忠厚長者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遇諧謔

際時出一語令人解頤性慎密意所不合亦不宣於言余嘗與商一事不答再問再不答余性卞遂駡之亦笑而不答也與余交逾十年情好甚摯余時綜理局事從未以一事相干終年閉門課徒而已裘厚堂毀朱子二風與倪少尉時帆其非之余謂此厚堂代二君報怨耳兩人驚問故余曰君等不讀居蔡及反其旄倪之註乎衆爲哄堂二風第曰君是陳人故述陳言時府試責金華湯溪兩縣備旂鼓二明府不允謂無向例余詰之曰此眞所謂金湯鞏固旂鼓相當

矣衆方粲然二風忽正色謂湯溪沈明府曰湯邑之應辨鼓見於經書何可推諉沈請其說則徐曰君不讀衛風擊鼓其鏜耶衆亦哄堂辛酉正月余以辦浙糧臺寄眷口於金華二風來賀歲譚次忽慼然謂余曰丙子最信佛膜拜誦經者數十年矣今年元夕忽夢觀音大士告之曰大刧已至上帝以爾家世代良善一人不在刧中丙子醒而甚喜我獨至今悒悒因長歎曰若祇我家不罹刧則衆人之遭刧者多矣郎幸而生全有何意味其居心忠厚如此四月賊至城

破二風投井殉難二子亦相繼死獨遺一孫在乃恍然大士所告以一人不在刧者謂祇剩此一人也壬申之夏其孫入泮矣來上海署謁余追念舊事爲之愴然

粵匪之難浙江之官紳殉義者最多余之所不相識者無從論定相識中則當爲李地山明府首屈一指地山名福謙湖北之監利人咸豐戊午來攝金華縣事會粵匪石達開由處州攻陷永康武義逕逼金華一時佐貳諸君多托故引去官舍一空城中現任地方官只太守及明府二人耳士民奔走不可禁止雖復力事城守然風聲鶴唳一夕數驚賊苟乘銳來攻實無抵禦之法余見人心搖動有不終日之勢慷慨謂明府曰以金郡之大若無一二死節之官不亦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哉明府持其衣襟問所貯藥示余曰子無慮我必死之因與謀所以死之處余曰聞古人有止水之說今大橋下水清而深當可爲葬身之地明府曰不然投水而或爲人所援救或被賊所鉤獲求死不死反受玷辱不如仰藥自盡之有把握

遂指永福寺內之塔曰我死必於更上一層所謂置身百尺也余笑曰君可謂得死所矣比賊退明府調攝仁和縣事余送其行曰腰間藥可棄之矣明府曰不然今賊雖竄去並非敗滅安見其不再來我仍當戒備耳庚申二月賊破杭州明府時在局中聞賊已陷城乃步出局門謂同行某公曰子當何如曰有老母在明府曰然各行其志可也遂登吳山之巔坐城隍神位前吞藥而死所謂置身百尺之上竟踐其言廟中道士取民家所寄棺盛之比城復改殮已半月

餘矣面色倘如平生嗚呼慷慨赴死從容就義明府
二者殆兼之矣同時殉難爲余所識者有太倉葛小
鐵主簿家逵江張分司無錫倪時帆景炘皆曾宦金
華者也

吾鄉中殉賊難者秀水沈燭門馬少坡二廣文嘉興
則江夢花明經皆余之舊友也族中則叔祖笠漁公
希敬道光癸未進士官直隸深州知州賊至坐堂皇
罵賊死最烈堂叔介卿公錫熙道光元年三品廕生
官湖北荆州府同知護理糧道殉於武昌城中骸骨

均無從收堂弟文齋廣文其烟合門死之堂姪德宣
官江西縣尉則以戰死皆得
旨優卹此外宗族男女輩抗節死者甚多見於琴齋
兄所著文齋傳中要皆舍生取義者也近有大力者
其父兄實病歿乃揑爲被戕朦請
賜卹招搖市上鄉人藉藉唾罵
朝廷褒忠之典爲之不光吁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
有知何面目入昭忠祠也

乩仙多係鬼狐假托昔人論之詳矣然世人仍多信

---

之以余所聞則無錫唐雅亭明府受禍最酷雅亭以
縣尉起家累擢至浙之慈溪令爲人有幹材能飲酒
度曲上官俱喜之而顧極信扶鸞每事必咨而後行
在慈溪任時乩仙忽告以大禍且至宜亟去官雅亭
遽引疾上官留之不可未半載濱海鄉民入城滋事
後任官竟至罷斥於是益神之又詢以卜居之所乩
言天下且有事惟金華府之武義縣最吉遂徙往居
之置田營宅極園亭之勝飲酒按歌望者疑爲神仙
中人咸豐戊午二月賊至處州叩之曰無礙既破永

康又叩之曰必無礙且云遷避則不免遂堅坐不出
比賊至全家被擄雅亭爲賊拷掠死甚慘賊退後余
偕李太守赴縣城辦撫卹至其家斷壁頹垣焦原荒
土屍骸狼籍爲之一歎噫此殆夙冤又異乎鬼狐之
假托矣

矜淹雅者喜旁搜博覽而於目前所讀之書每多忽
略如袁簡齋太史所記與諸翰林論孟子有韻之文
自師行糧食至飲食若流以下皆不能記憶或且杜
撰二語以足之衆疑其不類繙孟子書觀之乃大噱

乾隆時博學鴻詞不知增廣生員四字出在論語注中皆可笑之甚者先大父在太平府時嘗閱黃山谷尺牘中有損惠藏其語忘藏其爲何物時江右汪與泉尚書方督學政大父舉以問之尚書謝不知適陳遠雯太守雲亦至尚書告以先大父所問太守諱曰陳君最好以僻典難人四庫書汗牛充棟安得盡能記憶遂不研究歸以語余輩時三弟昕年十二方讀禮記卒然應曰黍曰薌合粱曰薌萁曲禮語也大父翼日謂太守曰禮記誠僻書也相對軒渠尚書聞之笑曰兩榜眼可謂眼大如箕矣蓋汪陳皆以第二人及第者也同治癸亥史士良觀察上左爵帥書論事帥批其牘尾有曰該道喜用失事之人良以使功不如使過耳抑思古人棄婦萎韭之喻乎觀察不知四字出處詢余及汪時甫太守皆不知偏繙類書不能得時章采南殿撰以憂歸舉問之亦不能答以爲眞僻書矣嗣余至上海偶言之大兒德濬適閱裴松之三國志註諸葛武侯與張藩書曰棄婦不過門萎韭不入園則此書亦未爲僻也惟鄉前輩言乾隆朝開

大科徵書至學學官遣門斗持文傳與爲書門斗問諸君曰公等咸稱博洽亦知我門斗二字於何時昉取何義名皆瞠莫對比至都訪之同徵者亦均無以對迄今百有餘年矣計必有博學者能知之

徐少鶴侍郎少負博洽名作文喜用僻書難字嘉慶甲子舉於鄉題爲謹權量四句文內所用之字讀者多結舌不能下相傳是科內監試張古餘太守於第二場夢神謂之曰此卷所用者乃爾雅注疏君其記之既醒自笑以爲監試官向不閱卷何有斯夢次日方送薦卷入忽聞二主考相語曰卷中出比所用乃是山海經對比則杜撰矣當黜之太守聞之忽悟乃前白曰恐是爾雅註疏因述夢中所聞繙爾雅閱之信遂中式余嘗以此事詢之其弟季雅姑丈而符亦奇矣哉

博雅宏通之彥余六十年來僅見三人一閩縣陳恭甫太史壽祺於書無所不覽著作等身余在福建時尚幼僅一拜見不能有所叩發第聞金匱孫文靖公侯官林文忠公欽佩之不已二公則余知其學問之

淵懿也

金谿戴簡恪公敦元余道光壬辰應京兆試公時爲刑部尚書以年家子上謁公謙抑殊甚有有若無實若虛之氣象余特搜僻典數則叩之公則曰年老記憶不眞似在某書某卷第幾頁第幾行內其前則某語其後則某語試繙之則百不爽一蓋公固十行俱下過目不忘者也余嘗問公天下書應俱讀盡矣公曰古今書籍浩如淵海人生歲月幾何安能讀得遍惟天下總此義理古人今人說來說去不過是此等話頭當世以爲獨得之奇者大率俱前世

人之唾餘耳公於刑部例案最熟無一事可以欺之老胥猾吏見之束手故終身歷官不出刑部

一爲會稽居筱園先生湘之先生與余同官者三年內行敦篤善氣迎人廿四史十三經諸子百家探口而出問之不能窮嘗爲袁簡齋先生駢體文注釋一典必窮其源不肯舉眼前所有者以塞責余嘗借其本觀之所引之典多出余所知之外者余謂先生恐簡翁當日撰文時亦祇就目前之典用之未必若是之探天根躡月窟誠恐先生所引之典並簡翁當日亦未必知之先生曰固然然注書之法不能不如此余曰若天下後世皆欲如先生之釋書則所釋亦僅矣先生貧甚此書未及刊刻而歿庚辛之亂底本不知存亾矣

先大夫嘗言南昌彭文勤相國乾隆時最稱爲博學相國爲考官

純皇帝以燈右觀書命題相國愕然不知出處大慙愧比覆命陳奏以學問淺簿不審詩題之所出敢昧死以請

上微哂曰朕是夜偶在燈右觀書卽事命題耳公叩

首趨出

上顧侍臣大笑曰今日難倒彭元瑞矣

同治丙寅十二月海鹽漕河涇趙姓有古樹數百年物也析爲薪樹杈中生大菌具人形者三二破於斧一爲析薪人竊去僅存一高尺許眉目耳鼻如寺中彌陀像丁卯二月莫家塘古墓有烏桕樹一株大十餘圍枯死久矣里人伐之穴中得紅芝一枝三歧上有佛像皆趺坐時余提調松滬厘局曾親見之

秦景容先生諱裕伯大名人元至正進士官至奉議

大夫行臺侍御史延平府總管兼管內勸農事會世亂避居上海題橋見志世目爲裕伯題橋張士誠據姑蘇招之拒不往明太祖卽位命中書省檄起之先生對使者曰食元祿二十餘年而背之是不忠也母喪未終出而拜命是不孝也不忠不孝之人又焉用之固辭不起居邑之東鄉長壽寺里歿卽葬於其地太祖敕封爲上海縣城隍神不著靈爽順治十年秋海寇犯縣治總兵官王燝督戰辱師民聚而詬之王怒訴之周巡撫誣民通賊周惑其說將俟雞鳴屠之

是夕神降官廨儼立階下周心動而止至夜半仍欲屠之又見神直視搖首者數四懼而輟其事事載邑人曹給諫一士所撰頌序民感神再生之惠二百年來香火極盛同治丁卯余攝令南匯邑境閘港鎮爲先生子姓聚族所居之處曾以先生題橋事爲賦題試諸生辛未調攝上海會先生裔孫彥華中翰暨其族中生監十餘人呈請爲先生墓禁樵采余以先生生爲義士歿作明神而邱壟摧殘侵佔不治是有司之責也因首捐俸錢二百緡爲倡囑諸紳士量鼓分操其得錢三千餘緡爲贖回墓地十九畝並建祠堂於墓側俾其後世人守之壬申之秋余謝事時工甫及半至冬間彥華中翰來告葳事並云於先生墓道前掘出石匣一具鐵條錮之不敢啟視仍埋舊處余謂此必當年所刻墓志也惜不開之俾銘幽之文一顯於世而再埋之也中翰云當獲石匣時曾筮之以蓍有文明之象其爲墓志無疑矣

南匯海濱廣斥鄉民圍圩作田收穫頗豐以近海故蟛蜞極多時出齧稼國語所謂稻蟹不遺也其居民

每畜鴨以食蟛蜞鴨既肥而稻不害誠兩得其術也此事余在南匯稔知之比宰青浦則去海較遠湖中雖有蟛蜞漁人捕以入市恆慮其少而鴨畜於湖千百成羣闌入稻田往往肆食一空於是各鄉農民來縣具呈請禁畜鴨時攝南匯令某君方以畜鴨食蟛蜞爲保稼善策稟請通行各處巡撫丁公抄稟行知下縣余閱之不禁失笑因以青浦請禁之件申覆公見之亦一笑而止蓋物土之宜固不可一概論之古人迎貓祭虎今日虎詎可迎耶

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此眞孟子通達世故語也余嘗見慷慨之士揮斥千金毫不吝惜於一二金出納或不免斷斷者事過之後在己未嘗不失笑也五茸蕖桐山爲河間通判治餉宣府[illegible]吏代日積資餘三千金桐山悉置不問主者遣一吏持至中途以成例請桐山曰不受羨卽古例也命歸之晩居春申故里饘粥不繼一日梅雨中童子張網失一大魚桐山爲呀歎其妻聞之曰三千金卻之一魚能值幾何桐山亦撫掌大笑雖然居今之世桐山可不謂賢乎

嘉興馬淡于明經汾嗜學工詩嘗謂余曰詩人境地亦各就其造詣爲之才力大者如淸廟明堂有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小者則如竹籬茅舍布置幽雅亦自可人吾才不高只可小以成小而已萬不可貪多務得譬之蘆簾竹屋中忽陳黃鐘大呂一器美則美矣其如不稱何先生累躓鄉試道光辛巳會闈
恩榜時室中窘甚妻苦勸其不往先生不可典質簪珥而行出闈意得甚日盼捷音放榜日佇立門首會同里沈蓮溪觀察中式報錄者誤入其家鄰人咸從之入衆口稱賀先生大喜登樓易衣冠命其妻爲之着靴顧而矜之曰何如語未畢樓下忽呼曰誤矣中舉者乃沈家也一哄而散先生靴猶未着竟其妻仰而誚之曰如何聞者無不捧腹先生歿後數年乃選景甯訓導

四川余紫松軍門步雲嘉慶初年以鄉勇從軍勦白蓮教匪力敵百夫所向無前由偏裨擢至大帥加太子少保銜圖形紫光閣征伐之事無役不從威名亞

於楊侯道光二十年西夷事起定海失陷軍門由福建調督甯波年已暮矣兼之兵將不習駐守招寶山者二年和戰之議未決而蛟門不守軍門伏失律之誅雖罪有應得而其情則可原焉軍門與家梅亭方伯在川楚軍營共事日久其初來甯波也致書方伯道契闊並及議和事方伯囑余代爲作答時余年少氣盛一揮而就書達侯官林文忠公見之矜賞甚至因之頗得聲譽迄今三十餘年不幸所料之事多有中者辛酉金華失守余詩文藁均付劫灰駢體文二

卷亦歸烏有此書乃門生姜梅生編修所錄存者甲子年寄以還余茲附存之

執別三巴歲星八易鱗羽並曠烏兔爭馳瞻望旌麾時形轆轆近聞移北門之鑰視東浙之師望重寰中
威行海上想
聖人洪福元老壯猷揚烈武於簡青擒蘇文於鴨綠翹足可待屈指以期頃展芝椷式慰蕭念承示大軍
雲集小醜勢窮夷目乞降廷臣議撫凱旋不日師撤有期既循覽之再三輒有疑於萬一不揣冒昧敬獻

芻蕘夫用兵固仁人所不忍言而禦侮亦王者有不容已恩不深不能懷遠人之志威不立不足攝狡寇之心故六月行師宣王薄伐三苗逆命虞帝徂征沿及漢唐之朝率有戎羌之役古來令主豈好窮兵良以蠻夷之情性感德少而畏威多是以中國之聲靈武備修斯文教洽今者逆夷事勢居然猾虜機謀明曰通商陰圖襲邑其遊弈四處即肄擾之狡謀其盤踞一隅即以防之故智兵實怯於來戰故純以礮火作虛聲情究畏我久持故屢致書函爲發冒挾厥伎倆已見端倪倘復信其詭詞必至隳其奸計未堅心服益長天驕生四夷輕漢之心恃中國和戎之議損威失體貽患將來糜餉勞師後憂方大就此一節慮有三端從來大信不嗇況在夷德無厭倘或陰圖深入故爲陽乞緩師使臣方持玉節而臨贄書已鑄金枷以待我將釋甲冠且張弧事起蒼皇禍成黑子雖依漢與依天同誓不少渝之詞而受降與受敵無殊終恐劫盟之變此其可慮者一也人面獸心非情可喻蠅營狗苟惟利是圖縱令此日向可羈縻難保

異時不生反覆饕餮臼馬諸貢黃龍俺答貢明朝市不妨夕掠元昊通宋賤貨可索貴酬喜則連艘而爲商怒則分艅而入盜此其可慮者二也揆其入犯之由實係禁煙而起驟通貿易難立章程即嚴命之重申恐難遵乎令甲紛紜估舶乘鯨浪而明來雜沓漁舠駕鼉帆而暗引截之則彼時仍慮興戎縱之則前詔豈非反汗始猶私漏繼且公行機失一朝毒流四海此其可慮者三也我
國家金虎開圖銀麐拓地德威所被寰宇胥臣閣下

專閫大員中朝滿將假狄天使平南之節肅馬伏波下瀨之軍草木亦識威名婦孺皆知姓氏掃清螟特無待驅著況以邇者情形尤見勝謀在我狐跳梁而尚短鼠鬥穴以將疲何必故作趦趄重煩擬議請上防邊之策歷排築室之謀追原定海之亾實以重洋之限鞭長莫及湯沃無從故遂鴟張得成鳩占然敗之於崇明挫之於厦門殲之於姚江卻之於乍浦究家失勢鋌鹿已窮迄今餽運時增師徒日集諒軍食則彼寡而我多計兵力則彼薄而我厚論氣勢則彼

驕矜而我忿怒度器械則彼損敝而我繕完機若建瓴事同沃雪先吼奚慮必克焉誣擒且勝於渡瀘功更逾於橫海犬羊入苙只用箠笞魚鱉無橋何須靴踢不疑何卜惟斷乃成固將卻四座以勿喧決兩言而不再某受

恩最重衰病不支際此倥偬未能展效莫上匡時之策徒深憂國之心所望閣下刻玉燕山銘金麟海葱珩赤舄賁方叔之元勛秬鬯青圭祝召公之萬壽在公固多偉績於某亦有榮施事業千秋起居萬福謹承動靜無任主臣

余署青浦縣時江北委員來言揚州仙女廟鎮烈女事心異之而未悉其詳也壬申冬在蘇州晤前江都令甯波胡竹亭刺史璋詢之竹亭曰此吾後任事故女之姓氏不能記憶然其事固彰彰矣先是鎮民某聘烈女未娶而卒烈女聞信即矢靡他父母屢勸不從遂如其意俾過門守節某家業染固素封也烈女入門後恪守姆訓家無閒言某之娣女年長未嫁與染工王姓者通頗爲烈女覺時時規之女患之與王

謀並涵之以緘其口而烈女冷面寒鐵不可以游詞入則意必強而後可也一日者乘間令王先匿於房俟其就臥犯之大呼不從王不能強女入助之拒益力遂以被掩殺之而以縊死訃其家然血痕未滅也父母控之官官爲杭州某君初驗時心頗疑之而未能決比回署輾轉閒其子受重賂說某竟以病死擬定案人咸冤之越數日江甯省城隍廟卜者夢城隍神升座有江都縣女鬼號訴聲冤神大怒簽差提人俄頃囚至則赫然江都令也卜者驚醒次日舉以告

人人莫之信未幾江都縣報病故之文至於是喧傳省中後任官復提全案研鞫事遂白女與王並擬斬決而烈女請旌焉某君與余有年誼人亦恂恂長者爲惡子所誤遂隕其生惜哉竹亭又言某卒未幾其子亦暴疾死想地下無漏網也惟卜者云夢中詢神姓名則曰是宋丞相文天祥

案烈女姓陳氏爲周二所聘二病歿過門守節二之兄憐之使與己女名大虎子者同室處周之僕婦徐與染工王玉春有奸并通大虎子爲烈女所覺遂致烈女于死死後徐與大虎子反布麝香于床褥間誣烈女以墮胎致隕賄仵作證之案遂定覿夜夜聞鬼哭聲甚慘未幾王玉春忽自縊于烈女靈前後數月江都令縣病死仵作亦無故七孔流血死經揚州守英君訊得實解省議抵臬司應廉訪親鞫益悉其詳遂擬徐及大虎子均凌遲處死其冤始白嗟乎既殺其身復汚其節在聞者均爲髮指宜鬼神之不肯輕恕也天道昭昭眞不爽哉此案曾聞之廉訪友人後閱臬署故牘而信敬附記之　光緒四年春男德濬謹識

# 庸閒齋筆記卷三

海昌　陳其元　子莊

鬼神報應之說儒者所不道然確有其事足爲世人鑒戒者先大夫官福建時有李某者江蘇常州人也以巡檢需次充督轅巡捕官其人有幹才白皙鬒鬚眉甚口總督阿公林保深愛之會有相士自都中來曾識阿公於微時者也阿公館之外而令李某於同官處爲之推轂未兩月獲千金相士深感之將別夫李餞之謂曰君此行得多金緊誰之力相士謝曰公之賜也曰僕有一事奉煩可乎曰何不可之有曰君將行總督必問君歷觀省中各官員何人最貴君第曰無逾於李巡捕者則拜德多矣相士許諾比行阿公果如所問對曰歷觀巡撫以下狀貌應富貴固多然無逾於李某將來功名不下於公遂別去阿公自是待之加厚李亦深自暱一日召入署謂之曰我欲拔擢汝而汝之官太卑今方開事例我資汝二千金汝可捐通判赴選後我再爲設法李從之捐通判入都候銓阿公指名奏調即李

旨發往福建委用到省後人皆知爲總督所屬意者其門如市李亦呼吸風雲頓改故態矣未幾以獲盜功保升同知又未幾阿公遷去頗行密摺保薦得旨以知府記名旋署泉州府知府時先大夫攝洏州場鹽大使正其所屬新歲到府賀正本舊識也一則飛上枝頭變鳳凰矣然相待亦尚款洽越日省中有候補通判謙山俞君益者以公事至與先大夫亦舊識遂同寓一店中店因距府署不遠也俞往謁李李訂翌日晚筵並云亦須延先大夫次日聞升炮聲以

爲太守且來答拜俞亟衣冠以待而久不至遣人探之則云太守出門遇鬼回署不復出矣明日仍不出又明日俞往視之李延入卧內曰正欲迎君來甚善當以後事相託俞詢其故曰前日方出門忽見數人擱輿擊我我呼隷執之不見乃知爲鬼入夜即病夢冥王提往質訊緣有人控我十款我俱不承冥王甚怒昨夜復訊杖鐵棒百痛甚姑承一款因啓衾示俞兩股皆作青黑色遂令僕開箱取錦軸畫展之乃一美女俞驚問何人曰不肖事何必言遂取火燒之救

曰所承即此案也俞不忍留再三安慰而出出與先大夫言之共相歎詫越日天甫明李遣人邀俞並先大夫一見即執手流涕曰死矣昨夜冥王尤怒拷訊極酷最後竟炮烙我我不任受已盡承矣今日不能過日中所以亟請二君至者牀下尚有三千金奉懇持作扶柩及歸孥之用他無所囑因歎曰我命本合作知府因急於求進機械變詐造成惡業致天天年君等不信數日後當有簡放泉州府之部文矣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切勸諸君居易俟命以我爲前車之

鑒也可言訖遂瞑李本魁梧潔白比殮時縮短如童子通體顏色焦黑如桴炭知炮烙之加定非虛語死之三日部文到省奉旨以李某補授泉州府知府

福州薩虎山者翰林薩龍光之兄也薩氏爲福州巨姓世業鹺虎山舉孝廉大挑得知縣因總鹺綱遂不赴補虎山人極平正慷慨喜結納各官多與之交好一日衙參將散之際聞有人言其死者先大夫遂與同官數人往探其喪至門寂若無事姑入焉而虎山

儼然出衆愕然虎山笑曰諸公以某爲死耶衆不能答乃曰死誠死矣生暫生耳因言昨午坐而假寐忽見一吏持票拘之遂隨之行至邑城隍廟始悟非人間見一吏似相識而忘其姓名詢之故曰少待自知之俄頃神升座隸引之入神謂曰有一事須君對質某年月日送一私販到龍溪縣杖斃尙憶之否言未既則鹽販跪階下呼寃索命我對曰彼時某在鹽公所鹽快緝一私販至某呈送到縣事實有之然並無囑令杖斃之事夫鹽快緝私販例也公所呈送私販

到官亦例也其是否應杖斃當問彼時之官不當問此時之某神曰固知君無罪但冥間之律必須兩造相質無異詞乃能完案前因君壽數未盡故遲之到今今君數已盡是以傳來一質案已結君可休矣迴視私販者已不見我乃知已死遂前懇曰某有二事未完一則友人托孤於某已撫養長大須爲之畢姻一某薄有資產人欠某債者券盈匣然其中有能償者有不能償者惟某知之若不爲別白將來子孫一概索之則貧窮者受苦矣願乞二日期了此二事神鑒我心准予給假飭吏送還至夜半而蘇今日遣人追友人子來爲之完婚并檢券之不能償者召而還之二事已了明日復死矣衆問君死後當何如曰我已問之吏矣爲人若無罪業則生爲何等人死即何等鬼與陽世無異曰若不轉生乎曰我亦問之吏矣今世爲何等人則來世亦爲何等人若作善則來世勝於今世矣若作不善則來世遜於今世矣所謂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此理絲毫不爽敬告諸公其各勉之握手鄭重而別次

日果卒先大夫嘗謂少年氣盛每持阮瞻論不信鬼神報應之事及目擊李薩二君死時狀乃知陰陽確有此理從此歷典州縣守分安命不敢妄爲一事妄起一念臨上質旁在在若帝天昭格矣此二事余幼時隨侍衙齋熟聞庭訓旣以自警亦每舉以戒人

先大父嘗訓余兄弟曰居家儉則居官廉吾歷官數十年見奢者未嘗不以貪敗白小山尙書採此語入公墓志中余歷官亦三十年矣每見儉樸者子弟類能自立奢汰者子孫無不貧窮所謂以身教者從以

言教者訟也明上海人喬純所先生懋敬官廣西布政使居官廉儉雖歷藩臬仍布衣蔬食常曰士大夫不可一日無窮措大氣旨哉斯言先生著有廉鑑四卷余宰上海時訪之未得也

用兵以氣爲主咸豐庚辛間浙江賊氛甚熾官軍屢挫張璧田軍門嘗指其士卒告余曰子視其狀貌糾糾桓桓殊不知迭經喪敗心胆俱碎見賊即走不可用矣至同治壬戌相距僅一年耳左帥駐師衢州李帥紮營滬上一號令之壁壘旌旂均各變色余時在四明軍中所用之兵勇將弁率多杭州潰散之餘然遇賊輒奮勇所向有功先時我軍望見賊之旂幟則走後則賊望見我之旌麾即逃豈非氣之爲哉壬戌夏五月二十一日粤賊十餘萬自蘇來分十二枝四面馳突圍程軍門學啓新橋營數十匝李帥聞之親勒兵馳救所部卒離皖數月不得一當賊至是勇氣百倍軍門望見帥旂亦突圍夾擊我兵無不一當十賊大敗奔還是役也有一卒殺數十人最後遇一悍賊鏖戰良久兵刃俱折至以手相搏互踣於地賊取其斷刀刎其頸卒亦以拳搥其胸正危急間忽見賊失其首躍起驚視則一卒手斬賊頭去矣次日余謁李帥帥爲余備言戰事余因言公重臣當持重不可親冒鋒鏑萬一飛礮偶集羅忠節已事可鑒也帥言若不親自督陣則士卒必不能如是效命因歎從來文臣爲大帥類深居簡出不肯親臨行陣故不能成功前數年以編修從軍每親出擊賊軍中呼爲武翰林我戲應之曰僕乃文蝦耳蓋滿洲中稱侍衛曰蝦新武進士入侍衞學習者曰拉蝦也先是外國人輕中國兵以爲無用至是戰乃稱中國有人

同治癸亥正月我軍攻紹興諸將屢奏捷每俘賊至輒發善後局委員訊之果屬老賊即行正法如實係被脅被擄者多給照令回籍殺者不知凡幾釋者亦不知凡幾矣一日者訊一賊其人喋喋自陳確係被擄涕泗交下情景逼眞問官惻然已欲生之矣忽食肆中童子送湯圓入署見之驟呼曰此賊是殺我一家者官驚問之則童子之父向設肆於紹城中亦賣湯圓城破時此賊殺其父兄而係童子去爲之服役

賊中所謂小把戲者也童子乘間逃出乞食至甯遇父之同業收留之今則適遇之耳相質之下賊俯首無詞當卽驅出斬首嚮使童子是日不入署則此賊遂倖逃顯戮而一家數命沈冤莫雪矣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斯言信然

福建漳泉二府頂兇之案極多富戶殺人出多金給貧者代之抵死雖有廉明之官率受其蔽所謂宰白鴨也先大夫在讞局審訊一鬬殺案正兇年甫十六歲檢屍格則傷有十餘處非一人所能爲且年稚弱

似亦非力所能爲提取覆訊則供口滔滔汨汨與詳文無絲忽差再令覆述一字不悞蓋讀之熟矣加以駁詰矢口不移再四開導始垂泣稱寃卽所謂白鴨者也乃駁回縣更訊未幾縣又頂詳仍照前議再提逕行提訊遂如縣詳定案比臬使過堂問之仍執前供因訊爾年紀甚輕安能下此毒手則對曰恨極耳案定後發還縣先大夫過諸門問曰爾何故如是執之堅則涕泗曰極感公觧網恩然發回之後縣官吏加酷刑求死不得父母又來罵曰費爾之錢已用盡爾乃翻供以害父母乎若出獄必處爾死我思進退皆死無甯順父母而死耳先大夫亦爲之淚下遂辭讞局差噫福建人命案每年不下百數十起如此類者良亦不少爲民牧者如何忍此心也

壬申四月江南三江營炮船哨官捕鹽盜拒捕哨官溺水死兵勇死者五人傷者十人其地在揚州江都縣境事聞制府震怒飭地方官及水師營官嚴緝於是瓜州鎭總兵吳君派營弁帶同失事炮船內之勇

丁作爲眼線來上海緝捕緣勇丁稱認係浙江巡鹽紅單船之廣勇也六月初到滬越一日在茶館店獲一人是紅單船之廣勇次日營弁請觀察及右營參將督率兵勇於紅單船又指獲二人皆發縣審訊據來勇聲稱一是拋火藥包入船者一是隔船斫人者一是過船釘炮眼者言之鑿鑿余卽提犯反覆訊究熬審一日不承隔日再訊搕耳跪練者竟日無一詞呼寃而已余心疑之問來勇曰伊等旣先以火藥包擲爾船中則彼時烟焰迷漫爾何從辨爲斫人者爲

釘炮眼者如是之眞也對曰巡鹽船與炮船同泊一鎭上每日上岸時常相見故能認識故雖於烟焰之中亦能辨識而來弁則以余不應駁詰來勇大有煩言次日余又研訊自朝至三鼓心力俱瘁一無供詞余恐其死也稍寬之來弁遂以余欲縱盜不用嚴刑訴之觀察余亦以不能得確情請添派委員會審觀察謂南滙令葉君顧之有能名且係廣人札令來審葉君覆訊一日亦不能得其情余與葉君皆謂此三人寃而無奈弁勇賈之甚力會制府又委前皖南鎭劉總戎啓發帶爲盜行船之舟人來因派兵快與之會緝當日即於玻璃肆中獲廣人陳來陳來者前水營中藍翎千總也先是有販猪船泊江口羣盜登其舟將猪客及舟人盡縛置艙底駕其船以行劫行數日盜稍倦陳來者勸盜首釋舟人俾搖艣行二十餘日劫客舟三次最後遇炮船拒捕後駛至江陰口羣盜登岸逸猪客到靖江縣報案故總戎帶此舟人來以其與盜共處久能識盜也陳來故勸盜首釋放舟人是以舟人與之尤熟余乃喜得眞盜復令舟人識此三人者來弁與來勇共脅持之舟人遂不敢斥言其非而陳來顧狡賴不肯承余與葉君及劉總戎冀日再會訊反覆誘勸許以如獲盜首待以不死總戎指天日以誓之陳來乃言盜首亦係廣人向日同在水營中曾保花翎守備現居六合縣城開土棧並錢店尙有夥黨在鎭江共十二人皆積慣行劫者陳來在揚州開烟館本不同夥此行也盜首邀之至陳來言十二人者皆百戰勁卒無論一炮船即十炮船亦無奈之何令陳來親前獲之三人來言非是而三江營之弁勇則謂來庇其同黨大不悅於是劉總戎以陳來作眼線往捕盜首而瓜鎭則稟制府謂此三人是眞盜制府飭令解至金陵再訊時余已謝上海縣盜等七人皆訊明正法畱陳來獄中待獲餘犯江甯府蔣君訊七犯皆供與上海之三人不涉而瓜鎭持之堅制府亦惑之至八月中應廉訪至金陵乃力言於制府將此三人釋放噫是三人者使余嚴刑鍛鍊而成招則又必令其供出羽黨轉輾株連寃死者不

知凡幾矣然此固眼線之確指者也眼線其足恃乎是役也余之不妄殺人者幾矣可畏哉

余攝南滙時有棉花行主姚某控王某欠伊花價洋銀一百有六元有券有中證有代筆云索之不還反被兇毆等情余提訊先問原告及中證代筆者所供與呈詞相符繼提被告跪堂下戰慄撲恐似不能言久之乃訴曰實不曾欠錢余曰不欠何以控汝又不能對余疑其情虛復促令言則曰我縱欠錢何必請開烟館者作中余笑曰汝並非貴人開烟館者何不

可作中則又曰我自能寫字何用代筆余叱曰汝蓄意不良是以不肯親書爲圖賴地步耳侍役遂羣喝之王即伏地供願還而涕下如雨余疑之因令帶下復呼原告至前問曰爾之券何以不令伊親書曰伊自托人代筆某不與知曰此券是伊帶來乎抑在爾家所寫乎姚躊躇對曰是在我家所寫曰代筆是伊同來耶曰否某甲向在村口居住是日因在茶店相勸遂偕歸代爲寫券余大聲曰是在茶店偕來乎曰然時某甲已在堂下矣遂令帶原告至宅門外而呼某甲前訊曰爾代王某書是王某邀爾耶曰是王某所邀余知某甲蓋已聞茶店二字因曰書券何不在姚某家中乃在茶店曰是日相勸在茶店故就彼處書之曰爾本擬作代筆故紙筆皆帶往乎曰否是從茶店借來之筆而紙則買之也余曰信乎曰信遂令將其帶入後堂而傳作中之某乙入則拍案曰王某並不欠錢爾與姚某騙至爾家逼令出券爾乃硬行書中此何理耶乙惶懼曰某不過爲好相勸實無逼勒事余曰先在茶店已經言明何以又至爾家乃曰

某開烟館家有餘地是以王某隨姚某來而某甲又欲吸烟故就某家寫據因將某書作中並無逼勒事余大笑令將原被代筆三人皆來前諭被告曰此案我已訊明爾所欠不止一百六元乃三百十八元王大驚哭曰天乎寃哉姚亦從旁代白曰實止一百六元余曰固也票共有三一在爾家寫者一在茶店寫者一在某乙烟館寫者豈非三百十八元耶今一票已呈尙有二票可速交出皆相顧愕貽爰將三人重懲枷示而釋王某去越日有醫士陳君來署曰幸矣哉

公之折獄也余問故曰先一日出門視疾足乏於廟中卜肆小坐俄來一人手持香燭容色倉皇卜者其素識也呼之詢以何往曰前村姚某欺我懦與惡棍串通揑造借券控我於縣明日將訊矣有中証有筆據我口又吶勢不能辨毋寍死耳將先往訴於神而死卜者止之曰姑往審審而負訴於神請先爲子卜之卜既視其爻曰甚吉有貴人解當無礙我隨詢其名卽公昨斷之案也今已得直可無死矣余聞之駭然夫錢債訟獄中細事耳使爾日掉以輕心不幾致

死一命乎袁簡齋先生有句云獄豈得情寍結早判防多誤每刑輕余常服膺以爲仁人之言由今思之一誤且不可況多誤再加之刑乎甚矣爲地方官者之難也

顧淡如先生菊生攝理紹興府事有父母神明之譽嘗聞某鎭有開場聚賭者派員訪之返命則云逃散久矣蓋有一人狀貌與先生類者泊舟市橋至鎭上買少物不計値而去於是匪黨疑先生親訪卽刻奔走先生笑曰吾安得如是百十化身使八縣鄉間處

處有一顧淡如哉余在南滙鞫一獄訊問之詞俚中其隱案中人疑數日前烟館內話是事有一蒼髯者在彼吸烟謂是余私訪得其情遽吐實實則余並未出門也在青浦時至金澤鎭勘案微服步行村落中遇一老嫗嫗問余曰今日官來此先生其隨官來者耶余佯爲不知詢其故嫗以勘案告余因問其官之賢否嫗曰官甚好但有一件惡處余驚問之則曰我處每年春日演戲自此官到來禁不復作耳俄而騶從舁集嫗驚余慰之曰嫗勿怪我之禁戲乃以兵燹

之後爲若等惜物力也與其看一日戲費錢數百文因指其身之敝衣曰何如到冬日製一新棉襖乎嫗笑余亦笑而去又嘗至章練塘鎭比卯衆尚未集乃易服至鎭廟瞻眺歸則繞鎭後田塍中行綺交繡錯迷不得路無可問津正躊躇間忽田間來一人曰官其迷路耶余曰然遂引余出意甚殷勤且延至家獻茶余謝之睇其面似曾相識者因詢之曰記在何處見爾聳然曰小人徐德全也徐德全者曾因奪蕩田聚衆鬬毆余杖之一百者也余不覺駭然遂謂之曰

此後宜作好人爭鬬非好事切須戒之徐唯唯送至道左而別歸後與友人言此人曾受滿杖乃邂逅相遇既無怨且知敬愛小人革面亦見青邑民俗之湻然自後思之白龍魚服困於豫且微行究非正道也

今各直省多設書局矣而事則肇於左爵相局則肇於甯波爵相剿軍府於嚴州嚴當兵燹之後田疇荒蕪草木暢茂遺民無所得食爵帥於賑濟之外發銀萬兩購買茶筍俾百姓得採擷於深山窮谷以爲資茶筍製成札發甯波變價往返二次歸正款外得羨

金數千兩爵相以亂後書籍板片多無存者飭以此羨餘刊刻四書五經嗣杭城收復復於省中設局辦理即以甯波之工匠從事焉蘇州金陵江西湖北相繼而起經史賴以不墜皆爵相之首創也爵相自奉甚儉所得養廉銀除寄家用二百金外悉以賑民甯波海關有巡撫平餘銀八千兩循例解往爵相謂今日之我無需於此款本可裁然裁之則後任將不給於用不可以我獨擅清名而致他人於困境遂受之而轉給賑局其用心忠厚如此後丁雨生中丞爲方伯時不受平餘比升巡撫則命復之曰不可累後人亦同爵相之意也

青浦城隍神爲明方伯上海沈公諱恩公清風亮節彪炳郡乘歿爲明神靈爽丕著有蘇人以藩掾來提餉者游於寢宮頗加媟慢是夜忽哀號叩首遍身杖痕其從者亟命舟載歸未及家即死此事見青浦縣志公墓在上海青浦人恆醵資前往修理至今不廢

余守青邑二年遇暘雨不時往禱輒應同治己巳六七月間淫雨不止縣境地勢最下將有淪胥之患余

以邑經賊擾凋瘵未起孑遺之民不堪再被水災因虔禱以年近六十死不爲天殤將己之生年爲民請命倘可挽回殞身不恨祝畢乃起立再白神謂我志如是特恐神不能代達天聽耳時嘉定陸文魚署教諭事笑曰君方求神乃作此語激神耶然自此雨勢漸止余亦無恙是殆會當晴霽故余得苟全性命耳

曾文正公碩德重望偉烈豐功震於一時顧性畏雞毛遇有插羽之文皆不敢手拆辛未十月到上海閱兵余供張已備從者先至見座後有雞毛帚觸犬之

謂公惡見此物不解其故公姻家郭慕徐觀察附告余云公舊第中有古樹樹神乃巨蟒相傳公即此神蟒再世遍體癬文有若鱗甲每日卧起牀中必有癬屑一堆若蛇蛻然然喜食雞肉而乃畏其毛爲不解耳後閱隨園隨筆言焚雞毛修蛇巨虺聞氣即死蛟蜃之類亦畏此氣乃悟公是神蟒轉世故畏雞毛也宋文信國公傳爲吉安潭中黑龍降生信國柴市殉節後是日其鄉風雨大作人見黑龍復歸於潭與公之異將毋同

余前記家文僖相國及晴岩編修以爲高僧轉世矣因憶故友歙縣程印鵠太守兆綸事太守之封君賈於蘭溪與城外廣濟庵老僧最契一日見僧來徑入內室追而問之則已舉一子矣太守生五六歲時封君攜之入庵登堂入室恍若素習返即大病云欲歸去幾瀕於死自是不敢復往至十餘歲及三十歲兩次被人强拉以遊歸又大病從此望門卻步此太守親爲余言者余與太守曾同遊石門坎之六松亭太守在溪邊獨立余自上望之儼然一老衲也比見長

洲彭文敬公所爲靈鷲兩僧傳則文敬公亦似由竺國來者因節錄其文曰吳之婁門有靈鷲寺者與盤門之開元寺皆留行腳僧靈鷲不能繼有一彬者起而振之重復舊觀一彬退院傳於永豐是二僧者余皆識之佛門有參透三關者一彬能之也先是一彬之友有筆玉者既前死矣余幼時人或稱筆玉後身蓋以神情貌言語舉動之似而生初亦有爲之兆者也及余見一彬一彬亦言似且言筆玉苦行惟臨終一念繫戀不得往生淨土爲可惜余問其他日能不繫戀否曰亦無把握也一彬持戒律甚嚴獨言論通脫口如懸河或拊掌大笑不類他衲子之貌爲篤謹者永豐後至亦能參三關持戒律苦志過於一彬其爲人靜默寡慾與一彬異而其務作功德志在有濟於世則無不同也兩僧者於嘉慶間先後怛化不著靈異余意兩僧若不生淨土必當仍在世間惜非肉眼所能識耳後二十餘年在京師見兩翰林皆年少一似一彬一似永豐問其生年亦在兩僧死後余疑爲兩僧後身然不知兩翰林生時有無爲之兆者未

敢以無稽惑世終未肯以語人也及與兩翰林相處愈習覩其神情狀貌言語舉動愈肖兩僧因思今日余之視兩翰林猶昔一彬之視余余雖肉眼固已若或啓之而心識之矣古稱蔡中郎爲張平子後身豈盡誕耶云云觀文敬公所述如此則文敬公固自以爲筆玉後身矣昔人謂世之登大位享大福者星精僧三項人爲多其信然耶

天下之巧至泰西而極泰西之巧至今日而極古人言鐵船渡海爲必無之事嗣以鐵皮包裹者當之壬申之春竟有北德意志國鐵甲船至吳淞海口其船純以精鐵鑄成大片鑲合爲船重數千萬觔可載軍士萬人內中作爲機括可以沈行海底大砲擊之不損分毫每造一船須用銀三百萬兩此時英法俄美各國皆有此船或數隻或數十隻不等海中有此船則各樣火輪船均不能敵機器局馮竹儒觀察曾買船鐵一片觀之計銀一千五百兩以費太鉅故尚未能學製然此船非至吳淞口人雖有言余亦不信也又有氣球大者其內可分作五六間屋用機器轉運則上昇數十丈東西南北無不如意所向北德意志國法蘭西都城時法主乘氣球出亡北軍亦乘氣球追之空中爭戰卒爲法主逸去此則行於天上矣現在製益加精向高不過四五里卽爲天氣所過氣不能舒人且閉死今則用法吸地之生氣置於中可以上行至二十七里之高現此球尚未至中國計數年後必有來者來而仿製則江河皆失其險矣向稱海爲至深今則測量知極深之處不過六里故海底均可以開地道行走特工費浩大不能舉行若泰西諸國之高山倘是要道皆從山根鑿通一穴或數十里或數百里行火輪車矣鳥鎗之精者余曾見一具可連發六十四鎗又有氣鎗不用火藥自能飛彈擊物至砲之靈便迅疾有非口所能述者戰陣用之無堅不摧各國之製皆已窮極工巧壬申之春英美二國因賠貼軍餉事怒欲相攻然皆不敢先發蓋炮火均極精鍊兩軍相當可以死傷盡淨泰西諸國向言用兵總須一二年間始決勝負今則不過一月之內便可立判故皆畏而不發後得奧斯馬國爲之解紛遂

和好如初此皆余宰上海時所見聞者也

英領事官阿查里言伊前年從軍往征一屬國所統之師船兵力不厚懼一時不能制勝乃造千觔重砲子十餘枚至其國之海邊黌夜用人扛擡上岍行十餘里散置之地歸船乃發空砲數十聲次日其國舉兵拒戰行置中途見砲子驚其大且訝其擊至十數里之遠以爲不能抵敵遂遣使乞降於是宣布威德取成而還其實伊國本無此大砲亦並不能製此大砲也兵行詭道外國亦然

崇地山宮保厚使法國歸言泰西各國人亦知尊敬孔子在彼處曾見洋官家供奉一泥塑之土地神云是孔子像則聖教固被於海外矣孫稼生觀察家穀遊歷各國還言外國儀文簡略見國王只須磬折致敬無所謂拜跪也獨布國以新戰勝故於禮節大爲增加其貴臣謂觀察曰我國儀文繁重見皇帝須三蝦膂然亦不過三磬折而已謂爲煩縟矣每到一國必見其后妃大都以接唇爲禮觀察告以中國以是爲褻狎不肯從彼亦不强也在法國偶於街市閒步忽傳言曰皇帝來矣人皆旁立摘帽皇帝步行一狗在前一公主在後別無從者更無論儀衛矣皇帝見衆人之摘帽亦以手稍掀其帽爲答禮然疾趨而去

俄羅斯國之皇帝曾隱姓名赴荷蘭國做工學製火輪船學成國人來迎彼國始知之各外國之稱其主惟俄法日本布魯斯四國稱皇帝若英若比利時奥斯馬日斯尼亞北德意志及丹國義國皆稱君主咪唎堅其君三年一代故稱大伯理璽天德今法國之主爲布國所擄國人奉故相攝君事故亦同此稱余

在上海與各國領事官互相往還皆各盡其禮日本新通商換約其代理領事官神代延長最恭順謂余曰我國讀中國書寫中國字行中國禮本是一家云云曾文正公莅滬其人來見至門則科頭而入科頭者伊國之大禮即古之免冠徒跣也奥馬斯國亦於

日本通商之年換約恩竹樵方伯奉命爲換約大臣訖事之後其國之公使及提督領事官相率來謁方伯張筵款之余等皆陪宴公使等遇菜即食啖聲如流使繙譯官致辭曰莫笑貪喫中國

之滋味極好也席罷鼓腹歡笑而去英吉利之副領事達文波亦謂余曰久居中國飲膳俱精美洎回至本國雖同是牛羊肉食反覺不慣矣日斯尼亞國之領事官每見余等補服必嘖嘖曰中國衣裳好看再三言之殊有夫差好冠之意俄羅斯國之代理領事官蘇鼎者自言到中國十五年未嘗歸去喜讀中國書論語孟子略皆上口覺甚有意味等語此則幾幾乎有用夏變夷之道矣大抵各國領事等官久在內地與中國官交際談讌頗有中外一家氣象第一涉及利字則必攘臂而爭無交情之可論惟以理折之以不遵和約責之雖強項亦無他說即使故為狡辯終必為俯就戎索也

世人恆言戰鼓三通考衛公兵法以三百三十三槌為一通三通則千槌而勝負可決矣世人以射一箭為一發而不知非也射畢十二箭方為一發一發五靶非一箭射五豕也十二箭乃射得五豕耳

嘉慶癸丑科一甲一名吳縣潘文恭公二名大興陳遠雯先生（名雲原籍吳江）二甲一名張春山先生三甲一名馬秋水先生時人為之語曰必正妙常雙及第春山秋水兩傳臚蓋世謂二甲第一為金殿傳臚三甲第一為玉殿傳臚也按宋趙向辰朝野類要謂五甲末名為擔榜狀元朱文公即五甲進士故有若使當年無五甲先生也是落孫山之句今則無五甲矣是三甲末名即可稱擔榜狀元也

余師仁和許一槐先生諱錫春嘗言幼時值高宗第六次南巡有司於鳳凰山宋故宮址葺治行宮掘地為池下鍤數尺適得舊池欄杆皆白玉石琢成雕鏤精絕蓋德壽舊基也池底泥土中獲鯽魚十餘頭長俱尺餘而無目大約埋於地下六七百年之故工人烹食數尾頃刻皆暴死乃懼舉餘者棄之江浮至中流風浪陡作有大魚數十翼之去人皆異之今此池兵燹之後又沒為平地不知何時再得理而出之也

一槐先生為梁山舟學士外甥故所藏學士真跡頗多余曾乞得一聯兵燹後亦亡之矣先生言學士年六旬時曾以事入都道出山東聞訛言前驛水阻因

詣中丞滿洲某公洛之中丞一見即盛言前途水勢異漲不能行遂留學士居於署之後圃館給豐隆惟出入必經其內寢殊爲不便因亦鍵戶不出中丞越三五日必來館一次見則言水勢之大吁嗟不已館中一無書籍架上祇古帖十餘種喻糜數十丸縑素數百番而已學士閑居無事日以染翰爲消遣計如是者幾及匝月楮墨略盡一日中丞入見喜動顏色曰水已全退君可行矣遂開筵飲餞酒半酣忽顧插架歎曰吾以公事勤勞將友朋所諈諉者耽擱許久

學士乃言日來無事業代爲書盡中丞佯驚曰此皆遠近名士慕余之書輾轉交來者今顧爲公墨之奈何促呼僮舁去更易新楮來學士大慍遂別去既首塗則前路並無水漲事皆中丞揑詞欺之耳久之始悟廿餘年前在翰苑時中丞方官筆帖式以佳紙乞書學士不應今乃爲是狡獪以報後學士每言及之猶有忿色然某中丞則已琳瑯滿篋矣

食無精粗飢皆適口故善處貧者有旣餐當肉之語憶昔庚辛避亂山市時偶得一魚一肉不啻八珍之享年來宦遊江南每歲首赴蘇賀正僚友邀飲一日之間或至三四五處皆窮極水陸然關拓則饜領舉箸即攢眉豈今昔口腹有不同哉蓋緣過飽之故耳是以宋人治具宴客有三字訣曰爛曰熱曰少爛則易於咀嚼熱則不失香味少則俾不屬饜而可飫後品少之一字眞妙訣也

飲食日用之物非目睹不知其製造之穢余在福建見製冰糖者皆雜以猪脂在蘭谿觀製南棗用牛油拌之乃見光彩故嗅之微有羶氣也富陽竹紙名天

下造時竹絲不用小便煮則不能爛淮甸蝦米貯久變色浸以小便即紅潤如新河南魚鮓在河上斫造盛以荊籠入汴道中爲風沙所侵有敗者乃以水濯小便浸一過控乾入物料肉益緊而味回然僧家以冰糖南棗供佛道家用竹紙書符上表至蝦米魚鮓江南人家均珍爲美味習而不察無乎不可也先大父嘗言嘉慶初年在四川一驛遇福文襄郡王行邊州縣極供張之盛以王喜食白片肉肉須用全猪煮爛味始佳乃設一大鑊投全猪於中煮之未及熟而

前驅至傳王諭以宿站尚遠一到即飯以便趕行無如肉尚未透庖人窘甚忽焉登竈解袴溺於鑊中先大父驚詢其故則曰忘帶皮硝以此代之比王至上食食未畢忽傳呼某縣辦差人先大父驚曰必覺其臭矣既乃知王以一路猪肉無若此驛之美者賞辦差者甯綢袍褂料一副

咸豐甲寅先大夫七十二歲患瘧甚劇諸醫束手蘇州馬雨峰太守傳一方用燕窩三錢冰糖三錢先一日燉起至次日瘧作之前一個時辰加生薑三片滾三次將薑取出服之倘胃不能納即止毀其湯亦可一劑不愈則再至三劑無不愈者矣此方得之蕭山因校官王君年八十病瘧服此而痊其後試人屢驗云云余因遊方進之先大夫一服即愈二十年來以之傳人奏效甚衆尤宜於老人及久瘧不痊者其方平淡無奇而應驗若是可謂奇矣

夏日生痱以蚌粉等撲之無效惟以隔夜之熱湯水滌之即痊

疝氣病用薏苡仁以東向壁土炒黃色然後水煮爛入砂盆內研成膏每用無灰酒調下二錢即消

食生冷致心脾作痛以陳茱萸五六十粒水一大盞煎取汁去滓入官局平胃散三錢再煎熱一服即止

腎虛腰痛用杜仲酒浸透炙乾擣羅爲末無灰酒調下三服而愈

秀水錢曉庭孝廉聚朝爲籜石宗伯曾孫余同門友也少孤事母以孝聞胸襟灑落無城府畫得宗伯家法而加以腴潤晚年聲價益高今則吉光片羽人爭寶貴且不可得矣余先得其畫甚多庚辛之亂皆付劫火幸其子伯聲太守卿絲能世其家學爲余作一二紙善者竟將跨竈可喜也曉庭早歲綦貧而性甚介不妄受人惠嘗謂余昨晚斷炊僅剩白米少許供老母饘粥而我則以炊餅二枚度一日然意氣自如絕不露寒乞相人服其雅量也舉孝廉後家稍裕大挑得眉安教諭未及蒞任即棄官歸歸後惟以書畫自給不問外事咸豐戊午春粵賊犯金衢於是嘉郡亦警備太守馬雨峰昂霄於精嚴寺設籌餉局延諸紳司其事曉庭亦與焉太守爲江蘇名孝廉工書宰

金華時與余善余素不善書而太守顧以爲善臨別强余書扇而去至是莅局中謂陳某固才識優裕即書法亦自佳絶因出扇示之曉庭即馳書詰余謂子若殿試遇馬公必狀元及第無疑何事軍功耶時余方軍書旁午不勝況瘁煩懣忽見此函亦爲失笑比秋賊退乞假歸省至局中訪諸友見曉庭擁長几列巨硯六七粉墨狼藉作畫猶未竟因戲謂之曰促爲我畫直幅八曉庭笑問潤筆若干余曰若畫果好當書一扇奉酬曉庭大笑向諸人曰渠字乃欲易我畫

亦太不自諒矣余乃曰我之字嘉興一郡除太守一扇外更有何人能得寸縑尺幅若渠之畫但須贈以潤筆便可捆載此時皂隸駔儈之家誰不高懸錢曉庭畫者以我之扇易彼之畫我猶怏怏耳衆皆鼓掌曉庭亦爲絶倒迄今十有餘年喪亂既平曉庭早歿即爾時在局諸人無一人存者思之慨歎

聖祖不飲酒尤惡喫烟先文勤相國時爲侍郎與溧陽史文靖相國酷嗜淡巴菰不能釋手聖祖南巡駐蹕德州聞二公之嗜也賜以水晶烟管一呼吸之火星直達唇際二公懼而不敢食遂傳旨禁天下喫烟蔣學士陳錫恭記詩云碧碗瓊漿瀲灩開肆筵先已戒深杯瑤池宴罷雲屏敞不許人間煙火來今則鴉片煙盛行其禍較巴菰百倍在天之靈哀此下民得無有餘恫乎

# 庸閒齋筆記卷四

海昌　陳其元　子莊

少時閱閣帖右軍書多有死罪字不解其義後見唐國子祭酒李涪所撰刊誤云短啓出於晉宋兵革之際時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輒行尺牘故羲之書首云死罪是違制令也乃恍然悟又史記屢言家累千金以爲富者竊思千金即於今世亦不能稱富豈秦漢之際金罔貴重耶後見如淳註戰國時以一鎰爲一金漢時以一觔爲一金又恍然悟然此二義人多不知者因附記之

先大夫於道光初年官福建石碼場鹽大使時忽天大風雨隱隱有雷聲者三日乃霽詢乃知海中有二大魚鬭風雨者魚鼓鬣噴沫所致也鬭至三日一魚之鬐鉤於山顛不能動一魚去而此魚遂死將死之之際海濱居民乘舟往割其肉魚稍一擺動浪湧如山舟覆溺斃十餘人乃待至臭腐後始羣往取肉熬油尚得千餘石

袁丹叔先生國梓文章爾雅而性痴絶人皆以袁痴目之自郡守解組歸居於茸城屋濱大河鄉人每泊糞船於門外先生惡之乃買羊肉一拌密置河畔鄉人擔糞歸將飯見肉疑爲人所遺者大喜亟啖之先生偵食訖乃至岸側佯爲周視故作喜狀曰這畜生今日必死矣鄉人驚問故則曰此地有惡狗吾買砒霜置肉內毒之今既食除一害矣鄉人大恐承係己食懇其救解先生陽驚曰我毒狗不毒人此係爾自作之孽非我罪過鄉人愈哀懇至涕泗乃指糞曰亟啖此或可解鄉人畏死從之大吐委頓則撫掌笑曰爾他日仍泊船於此當令再喫糞也一日者立於門前適府公遣僕奉書於先生僕見先生不識也因詢曰此間有一袁痴居何處先生引之至家攜書入良久什襲一巨函出交僕曰此係寶物爾主向借不能不與爾主書中言催爾誠實可靠須親攜去毋易人致損壞鄭重言之再三僕負之歸物已重路又遠汗流浹背府公見之不解折封乃一粗石重二十餘觔上書十六字曰尊价無禮呼我袁痴無法處治以石壓之府公大笑即其僕亦自笑也

大興朱文正公乾嘉時名臣也厓岸高峻清絕一塵雖官宰相刻苦如寒士餽遺無及門者與新建裘文達公最善一日至裘處譚次忽歎曰貧甚奈何去冬上所賜貂掛亦付質庫矣裘笑曰君生成窮命復何言我筦戶部適領得飯食銀千兩可令君一擴眼界因呼僕陳之几上黃封燦然公注視良久忽起手攫二元寶疾趨登車去

三國魏明帝時紀日本國女王卑彌呼遣使入貢者凡二次今考日本國史則仲哀天王之妻息長足媛

神功皇后也后攝政六十九年年逾百歲所謂國有內難者乃其子麛坂忍熊二王起兵與母爭位也后親生子名譽田別在儲位七十年至七十一歲乃登宸極又四十二年卒壽亦百有十二歲號應神天皇並無卑彌呼之名日本與中國同軌同文何以於其主名亦訛誤若此卽如明史記封平秀吉爲日本王事云沈惟敬私以衮冕奉秀吉尊以帝號今考其史亦殊不然蓋秀吉求封明王惟敬許之歸而不敢言洎宣讀至封爾爲日本王乃怒脫冕服投地曰嚮言明主封我爲明王故命班師日本在我股掌爲霸爲王彼何與焉是秀吉之心固未嘗帝制自爲也其國人中井積善亦曰明豈有以其國號封外國之理秀吉武人昧於事體以取唾於異域貽羞於後代云云則奉以帝號之說實屬誣罔總之以中國人紀外國事無從質証故外錯悞多耳

日本自開國數千年以來一姓相傳至今不替爲天下各國所無其間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者不一而足簒君奪國女主臨朝者亦不一而足更可笑者以國

主之尊削髮爲沙門者尤指不勝屈惑溺之甚相沿成例視梁武之同泰捨身猶其小焉者矣然弟兄遜國之美則有希踪夷齊者不得以異域而輕之也初應神天皇愛少子稚郎子立爲皇太子命其兄大鷦鷯輔之應神卒稚郎子避之菟道而讓位於大鷦鷯曰王仁孝宜爲天下君且國固王之國也大鷦鷯則曰先皇預選明德以爲貳我不敢違先皇命固辭固讓虛其位者三年民之貢獻者不知所適而大鷦鷯執志彌堅稚郎子知其不可奪也乃自殺大鷦鷯聞

之驚馳至蒐道哭極哀不得已而登帝位是爲仁德天皇嗚呼若稚郎子可謂有華風矣

嘉慶初元福州將軍某與總督伍公巡撫浦公以事相訐署方伯錢公則以爭一優人有隙會總督入覲將軍兼督篆遂摺摭三人贓私事并以福省州縣虧空百萬劾之疏入奉命查辦總督巡撫方伯皆正法而所謂百萬之虧空者實無此數乃以鹽課及閑款奏成之於是州縣擬斬決者十七人合省呼寃而某揚揚自得也讞案既

定部覆未到此十七人者發閩侯二縣監禁二縣以同官也羈諸署中而已一日者有某令年六十餘矣向閩縣令吉君泰懇曰我老止一孫今夜擬回寓一視可乎吉許之至明晨部文至署督卽委吉君監斬急使人至某寓僞以他事促之乃還報曰某已一早出門矣吉大窘只得先押十六人赴轅而擬自請逸囚罪時天色慘淡淒風苦雨路人目之皆爲流涕比至督轅而某持傘著屐已候於門矣吉心大慰遽前握其手曰何不謀而先至此某曰我自家行至中途聞部文已到因思回署再至此則路迂故逕來就死耳吉不覺哭失聲是日十七人死後吉痛哭嘔血滿地遂引疾歸不二年某移鎭四川又劾總督勒襄勤相國而代之未幾乃以縱賊渡河貽誤軍機罪伏法勒仍回任閩人以爲有天道焉

盪寇營水師參將戴兆熊字夢瑛湖南人辛酉余於富陽江上識之兆熊爲人質直勇壯屢督砲船與賊戰未嘗敗北嗣杭城陷軍潰散走爲賊執不屈被殺兆熊嘗爲余言伊戚趙副將因病入冥見大廈一區

列坐者數十人皆僚友之陣亡者也詢其何以羣居於此衆答言凡力戰死綏者忠勇之報大率爲神我等雖得神道而以平時使用勇糧故須聽勘校羈滯之苦所不勝言趙蘇後每舉以戒統領等官兆熊緣此故與士卒同甘苦不敢有所私云先大夫嘗訓余輩謂農夫服田力穡沾體塗足終歲勤動所積不過錙銖之贏獨士大夫居則高堂大廈出則結駟連騎衣錦繡食粱肉與若輩苦樂奚啻天淵卽令盡心民事不敢怠荒已恐折福况復驕奢淫佚貪饕無厭廣

積金帛謂可遺之子孫昭昭在上決無是理觀戴兆熊所謂戰死沙場者冥司尚勘校其侵冒則安富尊榮而貪贓虧帑之人恐未必能逃閻羅老子之一算耳

唐詩人賈島墓在安徽太平府城外甘棠村湮沒久矣道光六年當塗人張君寶榮吳君其蕣偶有事於村在榛莽中得一斷碣乃知爲閬仙墓道因集同人捐資修葺並立祠祀之余時年十五曾爲撰文記其事迄今四十餘年兵燹之後詩藁文藁均付劫灰無

從追錄況幼時所作乎壬申歲暮檢點舊簏忽得閬仙詩一冊夜於枕上默念舊作乃歷歷記憶不禁喜甚亟起錄之或閬仙之靈陰牖余衷也歟然文辭殊不佳姑留存以志童年故步云爾

有唐水部員外郎賈閬仙先生墓在太平府城西甘棠村修護無人樵蘇莫禁牧童謳吟而上下耕夫侵軼其中邊星霜漂飛碑銘磨滅悵抔土之莫保問鑄金者伊誰道光丙戌吳鴻臚其蕣張徵君寶榮聯綺西郭遂跡北邙顧荊棘多蘙於邱封悲詩人猶窮於身後慨焉悽感修厥墳塋並作祠堂以奉祭祀鬱葱掩日丹雘飾雲泉菊有馨春秋匪懈海昌童子某乃爲撰文書之碑其辭曰天縱詩人高才拔萃天厄詩人屈身卑位繄惟水部崛起中唐李賀並駕劉貂聯轠沉思斷髭劌肝擢血窮力追新極貌寫物秋風渭水落葉長安吟苦比孟名重因韓遭時多讒入宮見妒長沙長江同才同遇浮沉一尉潦倒半生鬱此磅礴發爲精英絕唱五言餘事千古物化雲烟人資藻斧如何高墳沒於荒榛孰司守土致慨樵薪我招我

朋爰究爰度壘結文還牛亭封廓別開巖岫式啓祠堂烏埏弈弈松柏蒼蒼姑溪帶前龍山環側墩望謝公樓鄰太白落日飛花（鄭谷經賈島墓詩落日風吹鼓子花）雲車風馬髣髴靈來推敲月下

枝巖伯明遠先有募捐詩四首一時傳誦茲並錄之

願醵黃金鑄浪仙一時佳話競流傳而今更有孫晟輩爲斂名流置墓田莫將詩瘦例尋常萬古心源一瓣香寒食芳郊分白打清樽誰與奠斜陽青山祠墓春秋祭太白樓高畫棟新詩派縱分仙與佛忍教荒

塚沒荊榛膏腴十畝買何時眷顧還思建一祠馬負千鈞蟻駝粒東風吹上海棠枝

明鄭芝龍縱橫海上時娶於日本生子成功隆武帝賜以國姓封延平郡王大兵入閩芝龍叛而迎降其妻抗節死成功起兵漳泉奮螳臂以抗顏行雄踞臺灣四十年傳子若孫乃滅雖為周之頑民實殷之義士也

聖祖於其子孫疏封五等仰見

如天之度覆幬靡遺凡在遠人無不觀感日本人以

康公我之自出故藍稱之藤森大雅有鄭延平焚儒服圖詩慷慨激昂用采之以備東國之風其詩曰朱火欲熸國步難殺氣腥膻白日昏萬歲山頭哭龍髯延秋門外哀王孫黨禍紛紛擊且掊四海士氣銷喪久草間偷活何奄奄崩角稽首惟恐後延平郡王眞男兒忠義之心確不移一死酬恩無反顧一木欲支大廈欹慷慨唱義意激烈先師廟前欠立節脫卻儒衣付焚如仰天低回瀝心血昔為孺子今孤臣向背去留異所遵旁人作聽色潛動嗚咽無聲氣自振嗚呼志業雖不遂足為萬世鼓忠義君不聞此子受生日域中山川鍾秀胆氣雄又不聞母氏清操亦英特泉城烈死驚異域毋教自古賢哲多何況男兒性所得莫怪金陵喪敗氣猶剛直取雞籠作金湯戈鋋一揮紫颸息鰐魚遠徙鯨鯢僅三世恭奉明正朔衣冠堂堂四十霜永為臣子示儀表昭回並懸日月光

世傳明成祖靖難殺戮忠臣甚慘故再世為莊烈帝建文諸臣為流寇報怨卒亡其國此說荒誕不足信然史閣部為文信國後身

高宗聖諭亦曾及之桐城張封翁少時曾夢金甲神自稱晉之王敦欲托生其家封翁以亂臣也拒之敦曰不然當晉室喪敗之際我故應運而生作逆臣今天下清明我亦當應運而生作良臣矣驚寤後果生一子然未幾而夭後數年又夢敦來托生封翁責之曰汝果姦賊復來欺我今不用汝矣敦曰我歷相江南諸家福澤無逾於若者是以仍來今不復去矣遂生文端公英故小字敦復相

聖祖為名臣子文和公廷玉歷相雍正乾隆

兩朝孫曾皆蹈膴仕福澤洵冠於江南第不解以數之凶逆而再世乃膺福報爲良相文信國之忠節再世雖仍爲宰相而復丁陽九作忠臣報施之理固如是哉又觀明焦弱侯太史所著濟甯州濟川坊記內載秣陵司空郎畢瑜治運河時一夕緋衣絳幘者稱宋都魁某見夢曰公堤逼吾宮今不爲區處桐園將爲行路奈何公寤亟索堤旁志石丹書炳然用是改築堤而封其故墓爲文以祭匝歲前緋衣絳幘者復見夢曰願爲公後以報詰朝而仲子生是爲濟時已而登第繼瑜爲河臣弱侯太史以明距宋七百餘年感應如一日爲奇詎知後來之史與張光奇之奇者也

小說家無稽之語往往誤人岳傳載張俊陷害岳武穆後爲諸將毆死於是吳俗遂有毆死人不償命之說同治壬申蘇郡有飛金之貢先是業金箔者以所業微細自立規約每人須三年乃授一徒蓋以事此者多則恐失業者衆也其時有無賴某者以辦貢爲名呈請多授學徒用赴工作既得批准即廣招徒衆來從學者人贄六百文一時師之者雲集同業大忿於是援毆死不償命一言遂羣往持其人而毆之人各一口頃刻而死吳縣令前往檢驗計毆傷處共一百二十三口然何人毆何處人多口雜不特生者不知即起死者問之恐亦不能知也乃取始謀先毆者一人論抵

吳將軍六奇所贈查伊璜孝廉縐雲石道光年間爲石門蔡小硯廣文所得廣文置之福嚴禪院院距縣城十餘里兵燹之後巋然獨存同治甲子余乞假省墓曾往一觀石高丈許極縐瘦透之妙洵奇物也廣文不私於家而施之寺石丈人所以無恙否則亦同其故宅成煨燼耳吳將軍遇孝廉後至粵東仕明官副將入
本朝洊歷提督卒謚順恪

粵逆洪秀全廣東花縣人飲博無賴以演命賣卜爲業先從上帝會繼托名西洋天主教捏造天父天兄名目撰各妖言書肆爲煽惑遠近不逞之徒附之道光三十年六月在桂平縣金田村倡亂不過千百八

耳延既久脅從愈衆僭僞號太平天國稱天王騷擾至十六省陷名都大城郡縣六百餘處伊古以來盜賊縱橫之甚未之有也同治三年五月大軍圍之於江甯城垂克乃仰藥死賊平搜得其尸寸磔之後烈火焚之其子洪福瑱次年亦獲於江西之廣昌縣凌遲處死逆案遂結然天下被其毒者已十有五年考其行事全無義理而能作亂如是之久殆劫運使然耳逆先改正朔以三百六十六日爲一年十二月有三十日三十一日者遂不置閏而改天干地支之名如丑爲好卯爲榮亥爲開之類繼滅人倫令軍中夫婦不得同處蕭朝貴僞封西王其妹壻也朝貴之父於長沙途中私招朝貴之母同臥朝貴即公訟斬其父母警衆揚揚語人曰父母違犯天條不足爲父母也而其妻洪宣嬌與僞東王楊秀清通嘗共臥起爲衆所見乃傳天父令曰秀清宣嬌同胞兄妹臥何嫌我令宣嬌同秀清臥者爲天下兄弟姊妹贖病也洪逆乃號楊逆爲禾乃師贖病主蓋賊最尊者曰天父天父追其所自出云有叔嫂姦而生耶火華即爲天父天父以一七日造成世界生五子一女長爲耶穌次爲洪逆次爲楊逆又次爲馮逆爲韋逆女爲宣嬌即洪逆之親妹蕭朝貴殺其父母以示天條而妻與楊逆通則不敢言韋逆之父尊爲國宗伯然見韋逆亦跪而稱千歲其悖謬如此後馮逆被擒正法韋逆殺楊逆並宣嬌後爲洪逆所殺蕭朝貴於湖南爲官軍擊斬其起事死黨遂無一人存者

賊之最無道理者曰講道理每遇講道理之時必有所爲也凡擄衆搜糧則講道理行軍出令則講道理選女色爲妃嬪則講道理驅蠢夫壯丁爲極苦至難之事則講道理究其所講者其初必稱天父造成山海莫大功德天王東王操心勞力安養世人莫大功德理應供奉歡喜娛其心志暢其體膚爾等衆小安得妄享天父之財祿驕淫怠惰犯天條律云云以役則宣揚賊將欲爲之事以一衆心而復引天父之語以證之如謂孔子爲不通秀才天父前日已將其責打手心等語聞之令人髮指即在賊中之人聽之亦不復信也

常州鄒中丞鳴鶴未遇時夢至冥府有友人自內出云在府中掌冊籍者因叩以終身事友書八字付之曰官居四品洪水爲災正欲審詢遂寤道光丁丑官河南開封府適河決中牟黃水灌城危在頃刻因舉前夢告人自恐不免乃竟無恙後擢任廣西巡撫以剿辦賊匪未能得手革職歸里爲兩江總督陸公建瀛檄赴金陵幫辦籌防事宜城陷死之奉旨照道員例賜卹始知四品之應洪水蓋指洪逆也

長白麟見亭侍郎慶任河南總督時嘗刊鴻雪因緣圖記歷序一生宦蹟每幅各係以詩分贈同人道光戊戌余薄遊清江亦得一冊見紀夢一圖自敘云夢騎赤馬躍入河中有聲如雷而醒余私謂人曰再八年歲在丙午公其終乎人問故余曰昔謝太傅夢乘桓溫之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後代溫秉政十六年至辛酉歲而薨解之曰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者十六年也辛爲金金色白酉屬雞則白雞也今公治河而夢入河必有河患丙屬火火色赤午者馬也并其徵乎人皆不信余言至甲辰歲河果決公以是罷官丙午年河工合龍後公卒

同治庚午秋七月兩江總督馬端敏公於督署內教場閱兵訖事還行至西夾道爲賊所刺賊亦當時就獲公傷重不能言頃刻遂卒事聞中外驚駭天子震怒悼惜賜諡並命入祀賢良祠安徽浙江等省經公所蒞治者感念恩德咸爲公建立專祠奏奉俞旨生榮死哀近年督撫所未有也賊張文祥河南人奸狡凶惡各官嚴刑訊問無一實供上命刑部尚書鄭公帶同司員來江審辦僅據供係浙江海盜餘孽前來復仇他無一言遂擬以凌遲完案所奇者伊自供出妻女所在毫不隱諱提到妻女嚴鞫亦一無供詞余戚錢慎庵太守時署江寧府事慎庵受公知甚深極欲究出實情爲公雪恨乃殫精極思研訊兩月之久卒不得要領發憤卧疾者累日此案慎庵爲余詳細言之故知外間之謠傳均不足據尤奇者是月有湖州人費君以畫師流寓在上海患瘧疾甚劇公被刺三日上海即得信而未知賊主名其同鄉沈姓爲布捐局司事者往告之費瞿然曰

賊必張文祥也沈驚問故費曰數日前瘧作昏憒之際忽見一隸手牌票上書張文祥刺殺馬總督一案係一百二十年前之事今當完案在案人証合行拘提云云共計一百五十餘人首名即馬總督而我之名亦在內方擬細視忽妻持藥至隸遂不見彼時自思與總督無一面之識何以連及殆噩夢耳今乃有是事我其死乎閱數日知賊名果爲張文祥費亦旋卒次年余攝上海縣事訪之布捐局而信噫此夙冤耶與前明張差梃擊本朝嘉慶時之成得行刺同爲千古疑案矣

成得者京師中廚役也於睿皇帝駕幸圓明園時行刺當即被擒上命諸王大臣六部九卿會訊默無一言但云若事成則公等所坐之處即我坐處也上寬仁不欲窮詰與大獄遂命凌遲處死其處死時先大夫在京與衆往觀之先立一木樁將得縛於樁上其面前又植二木樁乃牽其二子至一年十六歲一年十四歲貌皆韶秀蓋尚在塾中讀書也至則促令向得叩首訖先就刑得瞑目不視已乃割得耳鼻及乳從左臂魚鱗碎割再割右臂以及胸背初尚刀刀見血繼則血盡只黃水而已割上體竟忽言曰快些言甫畢廠上走下一官謂之曰皇上有旨令爾多受些罪得遂瞑目不言繼割至盡乃死究亦不知何人所指使倘非上之聖慈則漢之楚獄明之胡獄株連而死者且數萬人矣嗚呼此仁宗之所以爲仁歟

東陽張玉笥先生諱國維明崇禎中曾巡撫應天時江蘇安徽兩省皆屬管轄先生勤政恤民百廢俱舉於吳中築捍海塘並開通各河道著有三吳水利全書嗣擢督河漕去吳人感其恩澤立生祠於虎邱先生旋解組里居會王監國晉官大學士浙東不守投水殉義吳人因即生祠春秋隆祀焉乾隆時高宗純皇帝褒揚勝國忠臣賜謚忠敏列入祀典咸豐庚申賊陷蘇城祠宇被燬僅存一楹同治癸丑大兵收復後亦未及修葺至壬

申歲永康應敏齋方伯攝藩篆里人馮敬亭宫贊始以爲言方伯於先生爲鄉後輩遂於洽事之暇輕騎往視先是方伯屢夢至一處池荷听柳塔影山光依依神往及至是地恍符夢境心大感異因立意重修捐廉爲倡命余及仁和邵步梅刺史襄其事量鼓分操輸貲雲集經始於壬申首夏至癸酉季春落成署中丞恩公率僚屬釋奠祠下士民環觀嘖嘖稱歎亦足見忠義之不可磨滅而今日之人心猶有不忍忘先生者也祠後隙地廣數畝有大池荷芰叢生每當

夏月香風郁然方伯於池上建鴛鴦廳三楹以攬其勝復於廳之左搆一樓資憑眺院中堆砕石小山雜蒔花木圍遶迴林華絢綵垣接趾於陵阿浮圖挂影於霄漢朝烟暮靄頗有圖畫之趣此則初經營時所不料及者也其亦先生之靈爽有式憑焉不然何方伯之夢適與之合也或所謂因緣者非耶是舉也其糜緡錢一萬餘監工者爲蘭溪人候補同知祝齡

朝鮮越南本中國地故周孔之道至今被服日本至魏明帝時始通中國自其主文武天皇釋奠於先聖先師尊崇孔子而儒教逾東海矣觀先哲叢談一書知彼國儒生恪守程朱之說於性理之學實有發明不得以倭人而輕視之也乃今閱香港華字日報英吉利國牧師雅里各將遊京師以極觀光之願又將迂道山東往謁曲阜孔林等語已心喜其知所趨向矣復見王韜送雅牧師回國序稱其注全力於十三經取材於馬鄭折衷於程朱於漢宋之學兩無偏袒譯有四子書尚書兩種西儒見之咸歎其詳明賅洽奉爲南針云云不禁爲之起舞深幸聖人之教又被

於西海西儒能奉周孔固堪嘉尚而雅里各研究馬鄭程朱之學用夏變夷眞孟子所謂豪傑之士也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中庸之言豈欺我哉

董文恭相國誥曹文正相國振鏞嘉道兩朝名臣也文恭盛德偉望朝野欽仰嘉慶十八年天理教匪林清遣賊入

禁城爲亂時

上幸熱河聞變近臣有以暫行

駐蹕之說進者文恭力請迴鑾繼以涕泣而文正在京師於亂定後鎮之以靜幾甸遂安時有無名子撰一聯嘲之云庸庸碌碌曹丞相哭哭啼啼董太師二公聞之笑相謂曰此時之庸碌啼哭頗不容易文恭初加太子太師銜人有尊以太師之稱者公輒笑辭曰賤姓不佳後二公皆加太傅銜文正訏謨遠猷小心翼翼歷相兩朝福壽近世罕比余於二公皆姻家故熟聞之

道光初年英煦齋相國和初爲軍機大臣以州縣辦公無資而取民無藝奏請以各省陋規酌定其數爲公用有於數外多取者重罰之宣宗諭直省督撫議奏言人人殊兩江總督孫相國玉庭上疏極言不可奉旨嘉許英相國得薄譴撤出軍機而孫相國賜公忠大臣四字天下頌聖主之明同時廣東巡撫康公紹鏞一疏尤爲暢達其略曰粵東負海濱山盜會諸匪甲於他省公用以緝匪爲大宗捐攤賠補次之辦公雜項又次之粵東

州縣歲入所藉專在兵米折價歷久相沿舊規官民相安緣粵東產米稀少全賴粵西湖南兩省接濟故民間皆願折納地方官代爲買穀碾支百數十年循照已久若概收本色事涉更張轉滋擾累其餘雜稅及車舟行戶鹽當規禮或有或無不能一律此粵東陋規與州縣辦公之大概情形也今欲明定章程立以限制其中有窒礙難辦勢不能徑情直行者即如兵米折價一項朝廷取民歲有定制抑且應徵本色折取即爲違令今以例徵本色例嚴浮收之正供忽明著甲令許其折價許其多取無論國家輕徭薄稅斷不值因辦公費用誤蒙加賦之名且即以折價而論在馴謹花戶雖照舊規完納而刁生劣監頑抗百姓多不能照數有於正數之外絲毫無餘者更有正賦之內收不足數者州縣以浮折事屬違例往往將贏補絀自行賠補今若定以折收額數則所浮之價即爲應納之數設有短少似難辦理又粵東兵米零尾挂欠頗多須州縣先爲墊解是照

正項尚不能年清年款設經明定浮數其挂欠代墊恐較前尤甚況貪官汚吏視所加者爲分內應得之數以所未加者爲設法巧取之數聞之雍正年間議將地丁火耗酌給養廉當時議者謂今日正賦之外又加正賦將來恐耗羨之外又加耗羨八九十年以來錢糧火耗視昔有加不出前人所慮前項折價與從前火耗增收事實相近即能明査暗訪堅持於數年之間亦斷難周防遠慮遙制於數十年之後夫兵米正額各州縣有定數折收之價粤省有通例其不能行尚如此況雜稅等項名目不一或此地有而彼地無或此地多而彼地寡愿者減其數以求悅黠者浮其數以取贏究之浮者已浮數已定而難改減者非減事甫過而復加此時毫髮未盡之遺即他年積重難返之漸其中更有持鑰行戶刁猾商人向不完納平餘致送禮規今以案經奏定數已申明在官視爲宜然在民視爲非舊兩相脅制互爲禀呈上司既不能爲官吏分外婪索予以糾參又不能因民間不繳陋規懲以官法爾時辦理更形掣肘是雜項等稅

之難辦較兵米折價尤甚也再四思維實無萬全良策且各項所入既有陋規名目今逐款臚列上瀆
聖聽於體制似亦未協夫弊去其太甚事不外舊章臣等受恩深重於査辦此事萬不敢畏難推委而事有窒礙不敢不將情形據實密陳應請照常辦理並隨時稽察如有於常額外多取絲毫一經訪聞輕則撤參重則治罪並督率司道府廳州縣等官力行儉節屏除浮費庶以儉佐廉省一分之費用即以紓一分之民力云云此奏可謂通達治體矣按英相國原奏誠恐州縣取民無制亦具一片婆心而揆以
國家大體實不可行且又不勝其流弊故
聖主不惜收回成命也

先伯半帆太守錫熊由知縣游歷牧守所到之處裁革陋規一切用度皆是伯祖長蘆運使任內攜往時有陳青天之號先大父時官安徽聞之弗善也貽書戒之曰若父爲都轉若故能取給後任官之父安得盡爲都轉耶將來不給於用勢必仍復舊貫居已以清名陷人於不肖非仁者之用心也若果無須此項

盡留爲地方公用乎先伯不能從比去任後來者果盡復之同時帥仙舟中丞承瀛官浙撫解任後以鹽規二萬留爲書院經費後左季高相國撫浙亦以甯關乎餘萬六千金捐作賑濟之用均不栽此規目二公皆一時名臣前後所見相合如此

余在金華校官任時有諸生數人來見一人自稱其弟爲令弟者同座均目笑之其人亦自怔怩余解之曰古人自稱弟者本有令字諸君特未留意耳衆請教余因誦謝靈運酬從弟惠連詩云末路值令弟開

顏披心胸杜少陵送弟韶詩云令弟尚爲蒼水使名家莫出杜陵人李頎答從弟異卿詩云吾家令弟才不羈五言破的人共推是稱己之弟爲令者亦猶行古之道也衆俱粲然謂先生善於解嘲

官名官制歷代不同惟宰相及大將軍數千年以來始終貴重其餘或古貴而今卑或昔輕而今重者不一而足如尚書侍郎漢世皆爲冗官至唐則尚書以處藩鎭侍郎則居宰相之位矣沿至於今尚書仍屬八座侍郎亦貳六卿未嘗少貶六朝之中書舍人權侔宰相今則爲內閣之屬祇七品耳唐宋元之大學士秩不過五品明初亦未大重大學士者必加公孤之銜乃尊後乃升爲宰輔之任無須加銜今則與太師太傅太保同爲正一品矣至古之官名今以之呼執藝者薙髮曰待詔工匠曰司務典夥曰朝奉皆不可解庚午余於西捻肅清案內加道銜有人貽書稱余爲觀察者一幼僕粗解文義見之憤然曰彼欺我官太甚余驚問之則曰觀察者捕役之別名也衆皆不解則持水滸傳緝捕使臣何觀察爲証雖羣嗤其

妄然元明之際稱捕役爲觀察亦實有此名矣至都頭久爲縣役之通稱而唐之季年則有以都頭爲官名而兼平章事者

讀書貴識字今人即目前之字讀別者甚多如搶攘音搶能數奇音朔基而俗俱如字讀口吃之吃音吉而俗讀作喫大觀之觀音貫而俗讀作官冗長音仗而誤爲長短之長勍敵音擎而誤爲强勁之勁射覆音食福今誤從去聲踉蹡音亮搶今俱作平聲分野之分是去聲仰給之仰非上聲口占之占音戰逕庭

之庭音廳蕞爾小貌蕞音萃俗讀爲撮爾者非泠然淸意泠音靈俗作冷然者誤此皆章章在目耳之前者也至誤汨爲泊訛晳爲晳鶩之混蹇嘵之異讀稍爲留心即不錯用然二十八宿宿本字音肅世均作秀音傳臚之臚臚字本音閭並無盧音今若依古音稱宿爲肅稱臚爲閭豈不致人譁笑耶余謂讀書識字心自知之可也若相沿成習亦用今之音爲宜不必沾沾自詡呼天明爲汀茫耳

今人論詩韻多極詆沈約以爲約湖州人江左偏音

不足爲據殊不知約所撰四聲一卷亡之久矣約之後隨陸法言撰四聲切韻唐孫愐撰唐韻五卷今並不存存者宋之廣韻及禮部韻略嗣有平水劉淵仍禮韻而通併其部分至元黃公紹仍劉韻而廣其箋註最後有陰氏兄弟著韻府取各韻書大加刊削頗多遺漏當時並不推爲善本然自明初到今相沿用之學者即指以爲沈韻其知爲平水劉氏韻者已希矣何論陰氏徒使沈隱侯於千數百年之後橫被詆諆豈不異哉

---

曾文正公與左季高相國同鄉相友善又屬姻親粵逆猖獗蔓延幾遍天下公與左相戮力討賊聲望赫然合肥相國後起戰功卓著名與之齊中興名臣天下稱爲曾左李蓋不數唐之李郭宋之韓范焉比賊既盪平二公之嫌隙乃大搆蓋金陵攻克公據諸將之言謂賊幼逆洪福瑱已死于亂軍中頃之殘寇竄入湖州左公諜知幼逆在內會李相之師環攻之而疏陳其事公以幼逆久死疑浙師張皇其詞而怒特疏詆之左公具疏辯洋洋數千言辭氣激昂亦頗詆

公兩宮皇上知二公忠實無他腸特降諭旨兩解之未幾洪幼逆遁入江西爲沈幼丹中丞所獲明正典刑天下稱快而二公怨卒不解遂彼此絕音問余爲左公所薦舉公前在安慶時亦曾辟召之同治丁卯謁公於金陵蒙青眼泊攝南滙縣事丁雨生中丞時爲方伯具牘薦余甚力公批其牘尾曰曾見其人夙知其賢惟係左某所保之人故

未能信云云蒯子範太守以告余謂公推屋烏之愛也辛未公再督兩江張子青中丞欲調余上海商之於公公乃極口贊許是冬來滬閱兵稱爲著名好官所以奬勗者甚至聞余欲引退特命涂朗軒方伯再四慰留謂公忘前事矣後見常州呂庭芷侍讀談及二公嫌隙事侍讀云上年謁公於吳門公與言左公致隙始末謂我生平以誠自信而彼乃罪我爲欺故此心不免耿耿時侍讀新自甘肅劉省三軍門處歸公因問左公之一切布置曰君第平心論之侍讀歷

言其處事之精詳律身之艱苦體國之公忠且曰以某之愚竊謂若左公之所爲今日朝端無兩矣公擊案曰誠然此時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捨去無論我不能爲之繼卽起胡文忠於九原恐亦不能爲之繼也君謂爲朝端無兩我以爲天下第一耳因共歎公憎而知善居心之公正若此余又謂洪逆未死公特爲諸將所欺並非公之自欺原可無須芥蔕也公歿後左公寄輓一聯云知人之明謀國之忠我愧不如元輔攻金以礪錯玉以石相期無負平生讀者以爲生死交情於是乎見昔韓忠獻與富文忠皆爲一代賢臣策以撤簾事意見不合終身不相往來洎韓公薨富公竟不致弔今觀曾左二公之相與賢於古人遠矣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此語誠然道光二年先大父爲安徽太平府通判例應押運北上廬州府通判董某以歧路得之押運優差也人皆代爲不平先大父不以介意董至北會旗丁行賄事發累及運官發刑部訊董身罹三木幾瀕於死先大父時知滁州聞之歎

曰此差應屬我得董乃以捷足代之乎嘉慶十年先大夫與杭州陳荔峰閣學嵩慶同以謄錄議敘鹽庫大使在京候銓一夕與伊墨卿太守張船山侍御夜飲極懽次日應赴部投供醉甚不能往適有河南庫大使一缺因不到扣選閣學大失意同人亦爲之惜然未幾連捷遂入翰林官至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壬午閣學主福建試先大夫方由石碼場大使升同安知縣相見於鎖院閣學謂爾日使不以醉誤事則今日亦不過中州一令耳

先大夫署福建光澤縣時鄰縣某因禁私宰幾至民變蓋枷殺牛者而以牛肉環置架上暑腐臭爛薰蒸致死也府委邵武令往驗而歸先大夫過諸塗詢某君何以若是之酷答曰渠因生肖屬牛故愛牛同於骨肉復笑謂我長渠一歲此番歸後當禁民間畜猫矣遂彼此鼓掌余謂宋徽宗時宰相范致虛上言十二宮神狗居戌位爲陛下本命今京師有以屠狗爲業者宜行禁止因降指揮禁天下殺狗賞錢至二萬元延祐間都城有禁不許倒提雞犯者有罪因仁宗乙酉生命也明正德朝下詔禁天下食猪蓋武宗以猪與朱同音爲犯國姓也古今事無獨有偶者乃如此

# 庸閒齋筆記卷五

海昌　陳其元　子莊

金壇蔣振生原名衡字湘帆虎臣修撰之姪也康熙時以書名一時碑版照耀四裔年五十六歲矢志書十三經共八十餘萬言閱十二年而訖事南河河道總督高公斌特疏上呈御覽奉旨以墨刻頒行天下授國子監學正當寫經時以恩貢選英山教諭又舉博學鴻詞皆力辭不赴其專精如此嘗云學書者不能爲人宗祖亦當與古人弟昆何至爲人子孫甚至甘同奴僕云云自負之高有不可千古之概所爲古文亦希蹤龍門出入唐宋諸大家余五世從祖文勤相國曾爲序而行之其書法論一篇聚古人大旨於數百言之中如探驪得珠覺前賢紛紛議論均爲饒舌矣茲錄其全文於左

自永字八法後論者幾數萬言惟孫過庭書譜姜堯章續書譜二家言最詳余撮其要旨第一在執筆曰懸臂中鋒顔魯公云捻破管畫破紙蓋言五指齊用

力若雙鉤單鉤諸法雖二三指着力四五指全無用處故必右肘懸則靈動五指撮管頂則堅勁此乃反本還原追踪頡邈斯邕作篆之意夫竹筩漆書可容指腕兼運否學書者先凝神端坐使筆與手如鐵錐木柄全然不動純任天機運轉左臂平按久乃酸痛異常此語從未經人道破至運筆則凡轉肩鉤勒須提起頓下然提頓二字相連捷於影響少遲則犯落肩脫節之病不可使盡筆不可用順牽凡畫之住處直之末稍帶第二筆處皆從左轉所謂每筆三折一氣貫注者也有從無筆墨處求之者曰意曰氣曰神曰布有從有筆墨處求之者曰絲牽曰運轉曰仰覆向背疏密長短輕重疾徐參差中見整齊此結體法也魏晉人書天然宕逸唐人專用法遂有九宮分中左右上下界畫使學者易趨竊疑所謂口授訣即此也余擬四言曰中正靈靜中則直看每一字有中如帝宗康之類中直必與上點相對若兩分之字則左右各有中如靖辟錄軒或上合下分如聶昴靡或上分下合如瞿替或中合上下分如囂乘或中分上下合

如靈墨或三並如職讎各以類取中則停勻矣正則言橫畫懸臂用力太過則右昂起不平如書無之類皇甫君碑尚犯此病乃少作也九成宮則平正的是老筆夫一字中主筆須平他畫則錯綜用意乃不呆板靈則必由於懸臂雖蠅頭亦使離几半寸捻管則大小一例也靜非精熟不曉唐碑惟虞永興孔子廟堂碑歐陽九成宮碑能造此境顏多寶塔柳元祕塔中正之法悉備靈尚有之靜則竟未能到降而黃蘇米皆火氣未除元明而後不足言矣臨帖須運以我意參昔人之各異以求其同如諸名家各臨蘭亭絕無同者其異處各由天性其同處則傳自右軍以此求之思過半矣又正書用行草意行草用正書法學褚求其蒼勁處學歐求其圓潤處以怒張木强為歐綺靡輭弱為褚均失之夫言者心之聲也書亦然右軍人品高故其書瀟灑俊逸顏平原忠義大節唐代冠冕書法亦如端人正士凜然不可犯若其行草鬱屈瑰奇天眞爛熳之概雄視千古學者苟能立品以端其本復濟以經史則字裏行間縱橫跌宕盎然有

書卷氣胸無卷軸即摹古絕肖亦優孟衣冠苟出心裁非寒儉骨立則怪異恣肆非體之正也竊願同志共凜斯言庶稍有補乎江南拙老人蔣衡譔

拙老人有乞兒傳載愈奇疾事甚奇茲並錄之其文曰山東陸宣子自京師來爲余言李公某之子指甲中生肉管赤色頃刻長三尺餘垂至地能動動則昏昧欲死遍訪名醫治之內府大醫至方上士俱縮手逡巡而退公子於是取酒痛飲引刀自斷之出血數斗氣絕良久甦復出如初公子曰嗟乎吾其死矣乞兒者不知其姓名以豢蛇爲業聞之至曰我能活之閽人叱之乞兒曰爾勿然速白公子李公聞之大喜延入謂曰若果愈吾兒吾分家之半以與若乞兒大蛇斂負昂昂直入中堂居上座口中謾罵諸醫者曰公子蛇頭疔也其管通四肢百骸絕則又出若輩何能爲請見公子初乞兒家多錢財居室衣服飲食輿馬之屬甚侈麗賓客出其門下者鬭雞走狗畢集侍妾僕從娼優歌舞縱酒馳騁弋獵無虛日未幾病病如李公子破家求醫不可得京師有白雲觀正月十九日舉國人畢集名曰燕九冀遇神仙或曰仙往往雜儔人中賣藥或類乞丐當是時乞兒父亦往果遇丐者持大蛇貌甚偉心異之問以子之病曰能治因請之許諾既至曰命而子速呼其妻來屏左右有一人留而子即不治乃置大蛇於地命乞兒妻曰無懼其持此納諸袴中兩腿蹲地鑿袴孔以出蛇握首定視蛇首與肉管相對蛇以氣吸之則消不移時果如其言蛇則紅絲百道僵臥死乞兒竟愈乞兒既見公子如其法治之公子亦愈李公大喜竟分其產之半與乞兒

詹長人者徽之歙縣人身九尺四寸以長人競以長人呼之遂亡其名而以長人名長人業墨工身長故食多手之所出不能餬其口之所入不家食而來上海依其宗人詹公五墨店以食食雖多而伎甚拙志在求食者論其伎且將不得食困甚偶遊於市洋人諦視之大喜招以往推食食之食既飽出値數百金聘之赴外國長人於是乘長風而出洋矣出洋三年歷東西洋數十國旋行地球一周計水程十餘萬里

恣食宇內之異味每到一國洋人則帷長人使外國人觀之觀者均出錢以酬洋人洋人擅厚利稍分其羸與長人長人亦遂腰纏數千金娶洋婦置洋貨而歸昔之長人今則富人矣同治辛未余攝令上海出城赴洋涇浜途遇長人前驅者呵之見其倉皇走避入一高門猶傴僂而進異之詢悉其故將呼而問之乃以澳斯馬國明年將鬬寶長人又被洋人雇以出洋往作寶鬬矣聞長人言所到之國其國王后妃以及仕宦之家咸招之入見環觀歎賞飲之食之各有

贈遺外國之山川城郭宮殿人物皆歷歷在目中眼界恢擴非耳食者可比憶昔者一旬二食猶難今則傳食海外尊爲食客之上可謂將軍不負腹矣際遇亦奇矣哉

燕齊之俗鬬雞吳越之俗鬬蟋蟀古也有然金華人獨喜鬬牛則不知始於何時余在婺州十有六年每逢春秋佳日鄉氓祈報祭賽之時輒有鬬牛之會先期治觴延客竭誠敬比日至之時國中千萬人往矣鬬場闢水田四五畝沿田塍皆搭臺或置桌凳以待客及本村老幼婦女賣餅餌者賣瓜果者裝水烟者毳毳緝緝然猱雜於前後左右牛之來也鳴鉦前導頭簪金花身披紅紬簇擁護之者數十人既至田中兩家各令健者四人翼其牛二牛並峙互相注視良久乃前鬬鬬以角乘閒抵隙各施其巧三五合後兩家之人卽各將其牛拆開復簇擁去觀者不知其孰勝負而主之者已默窺其勝負矣勝者親友讙呼從之若奏凱狀牛亦軒然自得徐徐步歸負者意興索然卽左右者俱垂頭喪氣焉小負之牛尚可養成氣

力更決雌雄大負則殺而烹之蓋銳氣已挫不能再接再厲矣鬬之日聚集羣牛不下三五十頭其登場相角者亦不過十數頭餘皆自崖而返耳牛之佳者不大勝亦不大敗次者雖敗猶能好整以暇無轍亂旂靡態下者則蒼黃抵觸血肉淋漓奔逃橫逸濺泥滿身衝出堤塍掀翻臺凳不可牽挽於是老婦孺子暨粉白黛綠者譁然爭避或失足田中或倒身岸下遺簪墜珥衣服沾濡頭面汙損相將相扶而去眞可謂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矣鬬勝之家張筵款客高朋

滿座主人軒眉攘臂矜其牛之能曰彼之角如何來我之角如何往彼如何攻堅我如何蹈瑕我意彼必從是出而彼竟不料我從此出也言之津津幾忘乎我之爲牛牛之爲我焉其畜牛也臥以青絲帳食以白米飯釀最好之酒以飲之親朋相訪主人款之呼酒必囑曰愼毋以飲牛之酒來乍聞者以爲敬客之意殊不知飲牛之酒乃是上上品客不得而飲之也牛所買來之家呼之曰牛親家豢牛之牧童名之曰牛大舅其眞正兒女親家親之不若與牛親家親

江陰陳鼎於康熙時遊雲南作滇黔紀遊內載金沙江大水漂一狗頭人至岸上下衣服同中國口耳眉目皆狗也逾日得土氣狗人復生問其言答之如狗吠土官解來大理軍民府鼎目睹之軍門命土官解還原處解人行一百二十日始抵其國國中無城郭有宮室其王朱冠皁履跨白馬佩刀官吏皆如之服食起居與中國同惟婚嫁則丼云云似域外確有此狗國矣乃余在上海晤各國領事官與譚地球上之列國從不知有所謂狗頭人者卽据泰西人所記四

大土人民惟峩羅斯之極北天使頭城其人極短小以狗爲馬以鹿爲牛南亞墨利加之極南巴他峩拏人皆野番肢體如常人一身有半遍體生毛攫食野獸此二處卽世所稱爲短人國長人國者也此外黔黑如阿非利加醜怪如東南洋各島野番亦不過白黑妍媸之別而五官四體皆無大異於人乃知長耳比肩之民飛頭貫胸之國不過古人故爲恢奇之說耳而陳鼎竟謂目見狗頭之人且有解人解之歸國言之鑿鑿不太覺荒唐乎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

書斯言誠是也

金華府城外北山最高大山深處有一巨龜蓋千年物也民號之曰龜龍山左右鄉人均種靛青靛非雨不殖當靛苗茁發時之雨輒迎龜龍祈之祈而應則鑄一金圈穿其甲而綴之歷年既久龜身所綴之圈幾以百計行則索索有聲顧亦時見時隱咸豐壬子夏金華大旱太守崇公委經歷巖求赴北山請龜龍龜匿不出遂取山中一小龜舁之來置於天寧寺壇內晨夕拜禱驕陽益甚不數日龜死寺僧懼責另取

者內一龕代之文武官弁亦仍一日三叩觀者匿笑至七日雨降復委嚴經歷送之歸而從前山龜之朽骨不可得矣金華城中雖當盛暑至四五更時必涼土人云龜龍之氣所致也

咸豐癸丑上海縣東門外民家地忽湧血掃除不盡邑令袁君親往視之澆以糞穢不止乃築土塡之未幾遂有紅頭賊劉麗川之變戕官踞城竭江浙二省兵力兩年餘乃克盪平距今二十年矣今年夏忽聞縣城內浴堂間壁復有出血之事市井轟傳爭先走

視主人阻之不聽彼此爭競遂將屋宇什物打毀署令葉君顧之聞信往勘出血之牆並無形迹拘衆訊究乃係棍徒夙與店主有隙者於入浴時陰持豕血暗塗牆隙出號於衆以爲陷害地步衆人墜其術中店主幾至破家葉君乃將此人重責荷校通衢然遠近訛言仍復不息於是又出示曉諭焉余謂此人居心險惡應照妖言惑衆律治罪僅予枷責猶覺其寬耳

世人書翰之末頪書勿勿字按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旌蓋以聚民事故怱遽者稱勿勿流俗又於勿勿中加一點謂爲怱字人多笑之殊不知說文既解勿字爲急遽之稱又解悤字爲多遽悤悤之義則二字原可相通好古者但知勿勿而嗤悤悤逐俗者又但知悤悤而駭勿勿蓋均未之考也

金陵盧止泉孝廉學問深醇品行尤方正考取國子監學正不赴補而歸其子某官山陽縣教諭會縣有水災教諭幫辦賑務侵蝕銀得四百兩寄家止泉疑之貽書詰所從來教諭以友人資助對未幾其僕

忽見數差人洶洶入門迹之不見而教諭陡暈絕半日而甦始知以侵賑事爲餓死者所控城隍願庇之故得生越數日僕復見前差人於大門外教諭又暈絕似死非死數日不蘇教諭之子極孝於神前哀禱燒一指以致誠家人不知也一日教諭忽起坐衆皆驚喜則搖手曰未也前日控案城隍斷後諸餓者不服再控於冥王王訊之確謂侵蝕賑銀當付油鑊欲解衣就烹忽復呼上諭以爾子在陽世爲爾燒指孝心感格免爾鼎烹之罪然不能不死暫令回生布告

大衆以賑務之銀不可侵蝕如此言畢卽死衆索其子手視之則一指已燒去過半矣於是人共憫盧子之孝而恨敎諭之貪也此事金陵人多知之而止泉亦歷述之不諱夫凶年饑歲小民轉輾溝壑呼天望救幸得賑濟眞是生死肉骨司其事者宜如何盡心以慰民望乃從而侵蝕之此其心與豺狼何異卽不陰被鬼責亦必上膺天譴觀於敎諭之事能不凜然

余在青浦辦理豐備倉事胥吏具稟請領經費余諭之曰此區區之錢皆荒年哀哀窮人之食也爾等今日幸飽食暖衣何忍奪饑民他日口頭食乎皆相顧動色而退司吏來索房費力拒不給伊等亦無如何比至上海則前任已定書役經費數百千文又司房費一百數十千文年年給發數已逾千余不禁爲之慨然太息然持此等錢歸家者其不能蔭子孫而致富厚也決矣

江陰季仙九尚書芝昌以進士第三人及第官至閩浙總督哲嗣念詒亦以進士入翰林家門鼎盛而其贈公則以知縣遣戍新疆卒於口外者也初贈公官

直隸鉅鹿縣知縣地方傳言有敎匪事公方嚴拏總督遽飛章入告及

上命重臣來查辦公業將首犯擒獲幷搜得名冊二本細爲訪問非靑蓮白蓮等比不過以鬼神禍福恐嚇愚民爲斂錢計耳並無謀叛情事及閱名冊則紳衿富戶幾居其半公籌思數日至郡見太守曰此等人名爲敎匪實非敎匪而冊內共有二千數百戶俱是良民一時無知惑於禍福之說與之往還冊上卽列其名並非從之爲匪者也星使到時若將名冊上呈勢必將各戶拏問縱得原情釋放而二千數百人家已破矣太守曰子將若何對曰以某之愚欲將名冊焚之祇辦爲首者數人而已矣太守曰此舉甚善然子且獲大咎咎不止於褫職盍再思之公曰某思之已熟一已獲罪而能保數千戶無恙亦何憚而不爲太守曰子願則好爲之毋令後人笑子拙也公還卽舉名冊投之火合署人皆大驚旣已無可奈何星使至將首犯審明後卽飭取名冊公曰某已查明所列之人俱係良民留之恐拖累已焚之矣星使大怒

顧亦無可奈何祇據實嚴參褫公職發新疆効力贖罪公怡然就道人或憐之或嗤之然此數千戶實良民雖漏網地方亦卒無事而公竟歿於戍所公歿後不十年尚書即探花及第孫曾鼎貴噫孰謂天道無知而報施果不足憑耶

筆陣圖爲羊欣作李後主續之世顧以爲王右軍朱子家訓乃崑山朱柏廬先生作而訛爲考亭甚至翁森之四時讀書樂亦稱是考亭豈不可笑柏廬先生明季諸生國變後隱居教授箸書滿家皆力宗程朱

爲理學正宗與桐鄉張楊園先生同時並稱楊園今已從祀兩廡而先生僅祀鄉賢同治庚午巴縣廖養泉刺史綸攝新陽縣事於城中爲先生建專祠而以從學諸子配享葢新陽乃崑山所分縣也

本朝自陸清獻公嚴朱陸異同之辨力排王氏之學天下靡然從風日本爲海東小國自儒教入其國中伊國人亦恪守程朱之說嘗見佐滕直方所箸韞藏錄內載筆記序一篇曰王陽明之學實祖陸象山矣故其所論說大意與陸子同而又不自謂學陸子間去取於陸子之言常欲出於其右輒自以爲接孔孟之傳焉是以辨陸學則王學亦在其中矣大家商量集所載朱子辨陸學諸說尤爲詳備今摘出其最的實切當者且取太極後論中庸或問所論附之以明王學之初不異乎陸學而其背聖賢之教也吾友詳之云云其辨別之嚴如此今其國王改從泰西之制衣服法度均遵其俗用夷變夏取則陳相焚書屏儒有同嬴政吾恐天主之教從此流行朱陸之學并以淪胥不知其國中之明理者如何痛哭流涕也

天主教向有厲禁自泰西通商後其禁遂弛蔓延於江浙閩廣東西各省入其教者廢祖先之祀無鬼神之敬生員入學不拜孔子殊駭人聽聞然教中人自若也余嘗與其教士譚論亦不過就釋氏天堂禍福之說而推衍之耳伊教內亦分異同謂奉天主者爲正學奉耶穌者爲異端異端當闢正學當扶其闢也不獨以言且至搆釁今年央國別部天主耶穌二教之人分朋鬬爭殺人縱火不可禁遏竟至調兵彈壓余笑謂此卽中國朱陸之辨也然天主教人龐雜靖

利喜傳教耶穌教人自守而不傳教
同治十二年越南國王遣使上表進貢表文用儷體
選詞頗佳茲備錄之　越南國王臣阮福時稽首頓
首謹上言茲仰見
聖階日煦桂甸風清仰
天閽而葵藿遙傾瞻
王會而梯航恐後謹奉表上進者伏以
皇疇建五庶邦翹安勸之仁使驛重三下國效賓從
之款彝常雅畫咫尺

蟜均欽惟
大皇帝陛下湯德懋昭
堯勛光被
六御辰居極北合遐邇爲一家一人
四敷文命暨南公覆載於所通所至波不揚於周海
共畢受於商畿念臣忝守炎邦世承藩服久洽
同文之化夙敦述職之虔土物非臧上屈幸停留抵
庭香惟謹下情獲遂瞻依臣憑仗
龍蓋恪修職貢式金式玉遵
王度以不違緝屏維翰逗
天庥於無斁臣不勝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除另具歲貢品儀交陪臣潘仕俶
何文關阮修等賫遞上進外謹奉表隨進以
聞　一恭進今年癸酉歲　貢品物　象牙一對
犀角二座　土綢一百匹　土紈一百匹　土絹一
百匹　土布一百匹　沉香三百兩　速香三百兩
　砂仁米四十五觔　梹榔四十五觔

蘇州滄浪亭有木石之勝前則蘇子美以四萬錢得
之後爲韓蘄王別墅故從前於中堂合祀二公有聯
云四萬青錢明月清風今有價一雙白璧詩人名將
古無儔道光戊子陶文毅公撫吳重修之合蘇人暨
宦蘇者鄉賢名宦爲五百名賢祠落成之日有五老
會五老者內閣中書潘三松奕雋年八十八掌山東
道監察御史吳玉松雲年八十一山東按察使石琢
堂韞玉年七十二刑部尚書韓桂舲封年七十一江
蘇巡撫陶雲汀澍年五十以齒序坐各賦一詩文毅

有惟時座上人長眉多老耋之句好事者遂繪爲五老圖太平盛事賢達風流一時傳爲佳話粵匪之亂亭亦被燬同治壬申方伯恩公錫廉訪應公寶時復與葺之至癸酉季夏始竣事距戊子已四十六年矣雖經滄桑幸復舊觀然壽藤古樹均已無存登臨者能不感慨係之

河間紀文達公酷嗜淡巴菰頃刻不能離其烟房最大人呼爲紀大烟袋一日當直正吸烟忽聞召命亟將烟袋插入靴筩中趨入奏對良久火熾於襪痛甚不覺嗚咽流涕上驚問之則對曰臣靴筩內走水蓋北人謂失火爲走水也乃急揮之出比至門外脫襪則烟燄蓬勃肌膚焦灼矣先是公行路甚疾南昌彭文勤相國戲呼爲神行太保比遭此厄不良於行者累日相國又嘲之爲李鐵拐云

南海羅蘿村先生文俊督浙江學政時衡鑒公明拔取多知名士經賞識者大都破壁飛去所取優貢洪張伯昌燕丙辰探花金翰皋鶴清乙巳榜眼章采南鎏壬子狀元此外捷鄉會試登臺閣者指不勝屈惟余兩列前茅一無成就殊累知人之明公素短視每丈外即不能辨嘗於召見時上笑問曰汝見朕否公奏曰天威不遠顏咫尺人其服其應對之得體

遂寧張船山先生問陶大學士文端公之孫也性伉爽無城府書畫妙一時與先大夫最善由檢討遷御史進上三疏一劾六部九卿一劾天下各督撫一劾河漕鹽政先大夫問之曰子不慮叢怨中外乎先生笑曰我所責難者皆大臣名臣事業其思爲大臣名臣者方且感我爲達其意若無志於此者將他身分抬得如此高慚愧不暇何暇怨我乎先生嘗畫一鷹贈先大夫上題云奇鷹瞥然來搜身在高樹風勁乍低頭沈思擊何處可想見其風采矣

船山先生與洪稚存太史亮吉皆爲大興朱文正相國門下士相國好佛嘗於生朝諸弟子稱觴之際太史袖出一文上壽相國固喜其文亟命讀之太史抗

聲朗誦洋洋千言多譏佞佛事諸人大驚先生獨大笑叫絕相國大怒坐是淪躓有年先生不悔也太史後以上成親王書言事下詔獄獄急親友或對之哭太史口占一絕慰之末句云丈夫自信頭顱好須爲
朝廷吃一刀聞者皆破涕爲笑賴
上聖明卒得釋還同時永福黃莘田任官廣東四會縣知縣放情詩酒大吏以飲酒賦詩不理民事劾之莘田聞之忻然解組日卽將飲酒賦詩不理民事奉
旨革職十二字自旌其舟而歸三君子者皆詩人也

成都楊忠武公遇春嘉道時名將也以武舉從征教匪起家身經百戰無不克捷官至提督改文階爲陝甘總督晉封一等昭勇侯予告年逾八十而薨臨終自知死期會四川總督同安蘇公廷玉往訪之公出見手交遺摺托其代奏時固無恙也蘇公不得已帶之歸公卽於夜間逝世豈非生有自來者耶仁和馬秋藥太常履泰有楊鬍子歌入奇而詩亦甚奇讀之覺公之精神意氣猶躍躍紙上也詩云賊怕楊鬍子賊怕鬍子走脫趾不怕白鬍大尾羊（時有總兵姓羊）只怕黑鬍楊難當賊正蒼黃疑未決曾見鬍子擲身入刀鏃太快矛太尖只使一條鐵馬鞭逢人擋人馬擋馬血肉都成虀中餅須臾將士風湧波縱橫步騎從一騾賊忽乘高石如雨鬍子鞭已空中舉賊忽走險奔如蛇鬍子騾已橫道遮森森賊寨密排壘鬍子從外陷其內重重賊隊圍如帶鬍子從內潰其外鬍子鞭騾繞賊走吞賊胸中已八九瞋目一叱鬍槎枒賊皆撲地爲蟲沙相傳失路曾問賊賊指問道致鬍出賊穿不怨鬍子鞭頗聞鬍子爲將賢鬍子待士如骨肉蟻

大功勞無不錄拔擢賢能任鼓鼙捬循含淚吮瘡痍噫嘻賊中感服尚如此豈有官軍肯惜死寫得生氣勃勃彷彿聽鼓鼙之聲而思將帥之臣矣然此詩作於嘉慶年間猶未覩道光七年公征西域時之偉績也

---

雲夢許秋巖尚書兆椿美鬚髯工詩善書尤精於吏牘下筆千言無不迎刃而解益非獨以吟詠見長也官漕督時道出長沙善化令某已升武岡州牧置備儀仗於官銜牌誤書漕作槽尚書作一詩調之云平

生不作醉鄉侯況復星馳速置郵豈有尚書兼魏部漫勞明府續糟邱讀書字要分魚豕過客風原異馬牛聞說頭銜已升轉武岡可是五缸州風流蘊藉想菜令讀之亦當絕倒

南皮張子青尚書之萬丁未狀元也爲孝廉時與同伴數人赴京師道出天津公騎一紅馬甚神駿途遇洋官見而愛之遣人來買公不許則固以請同伴以外國人不足較勸公與之遂牽而去次日將欲啟程洋官送馬來還詢其故則洋官甫乘遽被掀下連易數人皆掀墜且踶囓不可向邇以爲劣馬故不復留比公乘之調良如故其歎此馬之義此同治辛未公撫蘇時爲余言者余因記乾隆時來文端相國夙有伯樂之稱嘗路見負煤老驤謂是良馬以重價購之用以充貢上試之果千里馬會降阿睦爾撒納來朝酋善騎射上臨灤陽萬樹園欲試其技酋輒以無馬辭侍臣徧取上廄馬示之無當意者文端命圉人牽所貢之老驤使之乘甫振轡即墜如是者三阿酋大慚蓋良馬均通人性不肯以身爲異國人用耳後阿酋叛於西陲重煩征討上嘉此馬之前知特給三品俸料云

世豔傳五子登科事以余所知者本朝則六世從祖淸恪公五子皆登甲乙科四入翰林同時溧陽史文靖公亦五子登科近時仁和許氏則七子登科所奇者乃大登乾隆癸卯科乃恩登道光癸卯科前後六十年遙遙相對然皆文榜也余官金華校官十六年上何村何氏弟兄五人皆應武試長者名廷威能開十八力弓技藝最爲嫺熟然每至學院試步箭總不能全致未入彀而其弟四人則入學後即中武舉廷忠則中武進士得侍衛惟廷威年已三十猶考武童咸豐年間奏開武監生例余勸其納監應試遂中亞元於是何氏亦五子登科人推爲金華武世家辛酉粵寇之亂渠弟兄起兵殺賊尤稱忠義云

五世從祖子敬觀察諱世安康熙年間以兵科給事中奉命偕侍郎張公鵬翮使俄羅斯定地界事張公

有使俄羅斯日記石門吳震方刻之說鈴中矣今余
於中西見聞錄內得俄文館繙譯該國使臣義兹柏
阿朗特義迭思所箸聘盟日記一冊具見彼時使臣
之恭順及敬仰我
朝之意因備錄之可與張公之書並傳也所有擡寫
空格示敬之處悉照原書俾不失本來面目亦以見
外國尊崇中國無分彼此所謂四海九州悉主悉臣
爾

康熙二十八年西歷一千六百八十九年於尼卜初

商訂和約後　大俄　大皇帝爲通商要務
詳訂數事　特派欽差義兹柏阿朗特義迭思於康
熙三十年由俄國南京起程經過尼卜初暨中國壘
爾根河齊齊哈爾鴉綠江東蒙古薊州通州入　覲
蒙　召對數次並　錫筵宴會同執政大臣議定俄
商除北京貿易外准前往黑龍江那穰城蒙古庫倫
等處貿易事畢仍由舊路回國往返三載經過處所
俱有日記兹將進京一事選摘譯出以資考證

康熙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五自通州起程約十鐘聞
離京僅五里行李先行余亦下車換馬除隨從俄兵
外尚有九十餘人整列而進將至城門觀者塞途幸
營兵開路方得前進城內亦觀者如堵擁擠幾無隙
地沿途多有官員來相勞問街市兩旁館門左右皆
有兵排列入館酒果燦設余少憇默念從本國至京
僕僕風塵至今一年八月之久猶幸途中只亡一人
餘皆安然無恙不禁上感　蒼穹愴懷靡已後
遂日日虔誠卽隨帶人員亦都如此休沐三日恭候
引　見第三日按中國典禮傳　旨內廷

賜宴亦似民間撣塵余敬隨諸大臣入　朝見提督
內大臣索額圖及他大臣四位一同迎勞地上悉設
花罽延坐其上提督倡言曰吾
主大皇帝特
賜此筵無暇自至君長路辛勞敬請食之卽有旨酒
嘉殽如雞鶩牛羊之屬乾鮮果品雜陳一棹棹方式面
各寬三尺是爲勞使臣之席器皆銀製層累約七十
餘品衆大臣另席相陪飯畢衆皆飲茶或吸烟惟飲
余以各色洋酒提督又曰願貴使臣饗此宴卽爲我
皇恩優渥之據再候數日　旨下時須親

奉國書預備　召見余起身謝　恩乃回館十月初五日提督派官數員告以明日親帶國書伺候　召見余謹受敎次日入鐘有大員三位來約同行其補服有團龍獅虎仙鶴各像皆金線繡製又馬五十匹爲從者乘騎余按泰西禮攜我　大皇帝國書偕委員整列而進至　皇城（宜作禁城）外門有石碑云是官員下馬處余卽遵制步進入五重門始至　殿見玉階千官蟒衣繡服光彩奪目在此待余略相款接　聖駕已出余奉國書按常禮頌揚數

語遂退下十月初九日奉　旨明日　賜宴余欽遵次早隨　特派官員偕副使等進　朝入六重院落見衆多官員錦衣繡裳濟濟蹌蹌按品站立俄傳呼上殿入門見　皇上已出上坐左右數人作樂簫管悠揚怡心悅耳又十二人似護　駕儀仗皆執長柄金斧上懸虎豹各尾　升座樂止執斧人亦皆分列左右　御筵上殽果炫陳器皿悉銀覆以黃色大緞提督領駙及二大員近侍余在　座右二丈五六尺外　皇上注視良久

已而顧提督有言提督跪旋起執余手前進至離　御座一丈一二尺余之隨員又在我後三丈以外　上又語提督至余前徵問我　皇上起居余答禮惟謹旋　命撤筵上黃緞亦　諭我食余另一席衆大臣二百餘人各依坐位二人一席如法耳西（卽波斯）國禮皆盤膝坐刻上余勉強盤膝相從如畫上式　特撤　御筵上燒鵞燒猪燒羊　賜我內羊肉異常香美隨又　賜果數盤已又賜茶此茶奶油和麪所作如西洋之噶霏者（加茶）余祇

領惟謹　上命提督問余通西洋幾國語余對以通俄國日耳曼荷蘭語略通意達禮國語卽見有官從後退出帶入耶穌會中三人至　寶座前跪行叩禮　上命起一法國人名熱爾必良其二爲西洋國（卽葡萄牙）人一名波瑪斯皆敎師　上命熱敎師問從汝南京至我北京行多少月係乘車騎馬抑或乘船余遂一一對答　上連稱國窪國窪（或是好哇好哇恐悞嚇也）又　命我前提督攜余手又前離　寶座六步正向一席命坐於是余謝坐又

命熱敎師細詢一路情形並俄國南京去亦道若干度離波蘭法郎西意達禮大西洋荷蘭諸國里數余亦逐一謹對語畢　親執金杯酒（滿語名阿拉奇）顧提督　賚我飲余飲少許仍敬還提督詢問通官云是馬乳所製後又　命隨帶俄官至一丈七八尺前亦以此酒　賜之余照西洋禮謝　恩提督仍攜我退原處坐刻許光景宴畢　上顧我點頭下坐出至邊門還宮余方下殿　上又命提督問　國家曾遣一西洋教師名郭禮瑪地前往

西洋有何新聞答曰自本國南京起程時問其隨帶二十五人行至土而其國四迷而那城意欲從法耳（郎斯）波西及印度還　京提督曰此人現至瓜窪國地方行已七年今將至矣遂退　凡余進　內一切聞見俟詳後序茲先將　皇城（宜作禁城）宮殿及寶座略述大概城式長方以磚砌深較寬約倍宮殿悉覆以琉璃黃瓦有獅龍各獸形殿高約六丈四尺階十數層窗與西洋不甚差而格較小却不通透以紙糊故也東西二門上刻木如王帽形飾以

金光閃閃射目內不隔斷頂上不作圓棚皆金漆彩畫各種物形深約十八丈寬約六丈地上按滿洲禮鋪以絨氈上織各色草蟲　寶座設向東門儀近後壁寬長皆一丈八尺前面左右有陛可循級而上護以雕欄鏤葉鍍金爲飾兩旁亦有雕欄刻各物或謂金裝或曰銀製然外悉金彩華麗中如佛龕有門二扇內即　寶座高二尺以貂皮爲褥　皇上盤膝而坐仰瞻　御容非必秀出人寰然視之令人忠愛之心油然而生黑睛奕奕有光隆準頭

微向上鬚黑而短頦下頗疎面多細麻身適中衣青緞袍藍青色褂出銀鼠風項挂珊瑚朝珠垂於胷腹冠貂冠紅絨結頂後被孔雀翎數層髮後結一辮無他金寶之飾足登元色絨韡　用膳時合殿寂然惟見各大臣以目下視皆若忘於言也次日　皇上特遣官二員帶領遊歷城內景勝並馬五十匹爲從人乘騎余即備馬同行隨至一處似是戲園房廊高大內一高臺上多雕彩各畫臺上正中有一方孔周圍有樓樓上有欄二官照料坐位款待茶酒戲之

佳不待言兼有劇法亦極敏妙有從空手變出香桃金橘蒲萄各鮮果又變飛鳥螃蟹各生物其餘亦有在西洋曾見者又一技人以玻璃圓數枚大者如人手壘置木梃梢頭橫飛竪舞無一落地眞妙絕也已而六人共舁一竹竿長約數尺直立地上一童猱升至頂匍匐其上轉運如輪盤旋不已既而以一手執竹梢徐蹋足立於梢上拍手騰空飛身而下此外之技不可枚舉劇佳甚聞此伶人皆供奉　內廷無怪藝之絕耳戲彩之衣悉金珠晃漾所演戲爲一英雄破敵還朝大似策勳飲至並有多神下界神內一人赤面如珠云是先皇帝也戲之中間忽出美婦二人曲眉秀項麗服靚妝各立二人肩上翩躚而舞應絃合拍如履平地又二童子衣奇異之衣奏技如果斯提克（此戲俄國今失傳矣其詳不聞）盡日所觀無不入妙曲終拜謝而回是日遵滿洲禮　上幸虎圈打虎即日

還宮內大臣提督索額圖請宴至其宅情款甚密從內書房攜手客令棹椅精潔上覆金絲滿繡各色生物棹單余另一席他官隔坐相陪案設細磁花

盆內植各色花朵皆以紫絨雜色綾絹爲之因時隆冬無鮮花故像生也前案羅列銀碟內焚沉香氣頗馥郁旁設文玩數寸小人木質金裝飾畫工細余及主人所坐椅上覆以虎豹之皮文采威重衆客皆先飲果茶杯放鉄匙一枚果有胡桃榛瓤之屬茶畢以瑪瑙杯奉酒此酒胥對淋水飲之隨上盤盞多道皆鑲切魚肉層層壘累上貼鮮細花草列於一旁又魚肉六品齊上食少許又珍品數道各種小食末上各種蜜餞如葡萄香桃金橘等物筵有優伶女妝演戲侑酒舞裙歌扇盛極一時有從旁窺容者朱簾半啟紅袖微呈則夫人及女公子也其妝飾則皆依其國服色極爲華麗在此開懷暢敘約有三鐘之久乃同隨員致謝散去靜息數日有管庫之石老爺相請因至其宅相待尤極豐盛客舍之制亦屬中國極富規模白石爲地室三隅皆設鉄梨木棹以漢白玉爲面石上自成山河樹木之形眞世間罕物上設極大銀鉼內插名花無數雖庭柱亦釆畫鮮明他可知矣席間招優伶演戲侑酒宴畢主人引余遊市廛所見紬

緞成衣金銀首飾及百種細貨鋪面有一官藥局因同下馬意欲購買數種試用店內藥材滿架主人款茶少坐卽有許多大夫藥方前來按方稱藥與西洋無二旁有古玩店余購數器因得覘其鋪後花園以盆植香桃及各種鮮花羅列殆滿中一玻璃缸水滿其中蓄魚數十頭長約一指色如眞金有脫鱗者內際紫色實爲天下所罕有從此又過數市門上悉懸木匾上書主人名字並所賣之物字甚整齊又過魚市見各色生魚如鯉鯽之屬並有水蛇心大詫異不

解中華何以食此又有木桶盛放蝦蟹旁輔鋪中有鹿兎山雞野羊及各野禽之類是年本國正月初七日爲中國元旦此節約過三禮拜之久從夜半新月初生時候陡聞　皇城內鐘鼓特起接連各寺院鼓聲不絕沿街勿論官民士庶門放各種花炮以示新年之意各鋪閉戶鼓樂敖曹庵觀僧道喇嘛各衆皆循其規矩擊鼓吹號從亥正起直至次午如兩軍對壘各領十萬之衆炮聲震天不絕白晝街市多有執事人等打擡佛像各處巡行喇嘛則提鑪拈珠伐鼓擊鈸吹號絡繹於道游人如蟻各鋪三日內不開市罪人停刑浹旬之間街市男女甚夥婦人或騎驢或乘車車乃二輪上作圓棚前面爲門使女坐後或吹或唱人共見其主婦外坐吸烟也蓋中國婦女向不出遊惟北城專係滿人居處不甚避忌漢人俱住城外市肆數日後　上遣官一員傳　旨以次日先黎明一時入朝覲行欽遵次日未黎明前一時之半有三員官來約並馬同行至下馬碑處步入三重門進一室坐仍有如噶霏之茶云是滿禮早晨所

食者見第四院內朱紫紛集悉滿洲衣冠風雅華麗俄黎明引入第四院坐百官之中侍臣皆按品秩或東或南兩處鵠立刻許聞　聖駕將出簫管悠揚如聞仙樂此殿又非前日　召見處所內設寶座鋪黃絨褥兩旁列二大鼓金彩煇煌鼓大約十八尺下有木座　皇上入座後　命一官從內出至衆官次朗宣數語惟聞末云起來叩頭如是者三各官卽行禮三次行禮時鐘鼓齊鳴絲竹外有一器音極清銳殊震耳有二大臣命我進從二丈

八尺外遂進至一丈八尺立二滿王之間行禮畢鐘鼓大作聲如發礮簫管備舉接連六次仍　賜坐復　賜如噶霏之茶一盞余捧而飲兩國公事畢余起身朝　上行禮　主起進西方門　還宮此院內鑾儀兵衣紅布衣上印如洋元花小帽黃領云黃色惟　御前用之又有腰佩刀手執長鎗上挂小旗之兵在院內排立去兵不遠有馬八匹一色純白鞍轡悉具應亦儀仗也第三院內象四隻內一白象背被文繡之衣轡頭等均以金銀爲飾背負細木

雕刻小亭內可容八人又有　御用轎輦皆以黃罩罩之又許多木椅木座爲鐘鼓及各　廟樂器所用下朝即登象輦送歸第象奴十人以大繩繫象頭左右牽之以行項坐一奴手執鉄鈎以爲約束指示象頗馴馭者走如飛似加意爲之恐其生事也又數日耶穌會教師奏請得　旨准本大臣前往其宇瞻視即有祈禱俾余同往堂外四圍皆高墉石碑二座門內廊舍悉仿意達禮亞國房式門內右設天地二球橫分大有八尺堂按意達禮亞國式極高

大內張琴瑟皆仿馬思教士所製並按西教典禮神像儘多（教分新舊西東俄國所奉者爲東教意法等國所奉者爲西教其新教即耶穌教無神像）神壇一切工緻無比寬廣可容三千人房上懸大鐘一小鐘無數交鳴時相合如樂聽仰畢隨入廣屋內貯西洋各色寶玩又延至寢室坐談食蜜餞諸果及西洋乾糧酒香美異常飲時不忘泰西禮各爲君上祝釐乃同飲款敘良久情懷頗暢始別同時復有一員自　內廷出相請游玩遂乘馬同至馴象所象共十四有白象一觀之不足命象呈技奴嗾之乃作虎

嘯聲震屋宇又有聲如牛馬又如南方小鳥尤奇者學吹號又命象向我請安就地作滾其滾時先舒前足徐舒後足腹重貼地臥而後起有一象尚未練習鎖前二足未經出戶地旁有深溝似防其變象體碩大有牙長至六尺者官謂余曰此暹邏所出每年其王入貢數頭顧其食惟以米草綑縛堆積其旁以鼻次第捲入口中也復出行街市恣意遊玩回館過一官第見門首數人捉一狗甚肥余問故答曰此肉最養人夏食尤妙以性涼之故不覺心爲少異余致謝

官乃去次日提督內大臣以神盛豹一頭送館看視又送猴人鼠戲各藝猴解戲人言做耍多異又以紅綠各采衣置木箱中令猴看視後呼取某采衣猴開取服之演戲一無所舛穿衣形狀頗奇復令就地翻觔斗又作踏繩之戲甚可解頤鼠人出二鼠於筒以索套鼠頸二鼠各負索盤繞幾疑成結後竟走出索仍挺直其妙乃爾耶穌會教師曰三年前東洋島中貢四異獸形大如馬頭有二角向上生頴頗銳置之苑囿約離京二三十里曾奉　旨往視並詢西洋有無此物看畢復　命觀畢並言西洋所無本大臣頗欲往觀惜路遠歸期在卽未經見也謝內大臣後並求如　皇上命我行時前句賜信爲感後得信余卽購買遠道所需各物　上仍賜宴一次於三十三年二月初八日余帶隨員出京衆大臣依依相送十四日抵長城至那龔城經過黑龍江各莊屯至蒙古沙漠邊界前寄存牲畜處昔入京至此余及隨帶人員俱食中國供給從此往爾古那河則本國地界矣資斧應自備惜牲之存者八百頭餘並因水草有毒物故小住幾日俟用物備齊乃謝沿途護送官員起身而去　以上出該使臣日記

外畫三頁今依樣畫出

第一頁爲　錫宴正中爲　寶座左立二人耶穌會教師也左下中坐爲俄使臣席前立者三人爲通官傳命者也

第二頁爲辭行正中爲　聖祖仁皇帝兩旁有二大鼓其立於右階者傳宣人也階左下列坐三人中有俄使

第三頁係　宮內所見第四院有象輦等物向門立者三人中爲俄使後有數十員俄隨員也

# 庸閒齋筆記卷六

海昌　陳其元　子莊

泰西各國最喜測量之法專門名家父死子繼不精其技不已其用志極爲專一每以極好千里鏡測月謂月中有山有川有海兼有火山三座獨不能見人物蓋彼以月亦爲地球也其說以我所處之地球亦是天內一星凡天內之百千萬億星皆地球也金木五星亦一地球人强名之金木水火土耳彼地球中人不知此名也月之地球與我處之地球最爲近故可以鏡測之又言日中本有一黑子以盆水照驗自得黑子之見不爲災異所論甚辨亦非無理也西國來往近時總用輪舟愈行取徑愈捷往往於海中新開一路則可近千里萬里蓋在繞山與不繞山耳庚午年一輪舟新闢一路忽遇大蛇追舟行行至三日夜不去舟人懼以羊飼之投三十七羊食之而追不已乃投二牛吞訖曳尾去自此此路不敢行西人不信有龍凡蛟螭之屬咸名曰蛇而已

咪唎堅國領事官西華嘗贈余古鳥獸圖一冊繪畫精絕大率獅象虎豹犲狟牛羊之類而狠狗之種尤多最奇者有猪首人身犬首人身螳螂首人身而足亦似螳螂者又有一無首人褒衣博帶手持一斧者其山海經所記刑天舞干戚者耶據西領事云彼國皆有之不足爲怪

宋之亡求援於占城明之亡乞師於日本皆不應宋史於帝昺厓山之後即書宋亡乃考廣志帝昺張世傑已死故將蘇劉義復求趙後名旦者立之都於順德縣之都寍山言都此而得寍久也山在縣東北三

十里高千餘丈久之仍爲元軍所滅殘明永曆帝入緬被殺之後明地盡亡矣然魯監國以海尚棲遲海外依鄭經以居諸遺臣多從之者惟經不奉以監國之號跡等寓公康熙壬寅以海病殁甲辰前兵部尚書張煌言散其軍明系遂絕此二事史皆不載故人不甚知之至元朝北都之亡順帝猶君於沙漠崩後有惠宗之謚壤地尚數萬里嗣君立九年卒廟號昭宗又傳六世皆仍擁帝號至建文朝有鬼力赤者篡立更號可汗稱韃靼而元之號乃亡然其苗裔稱王

於同部者尚夥較宋之崖山明之洱海地廣數十倍不可同年而語蓋無異晉元宋高之南渡顧明史不以北朝目之僅載之傳紀是以世亦莫得而考也

上海陸文裕公出入館閣前後幾四十年每抄錄國朝前輩事命子弟熟讀曰士君子有志用世非兼通今古何得言經綸今世學者亦有務爲博洽然問及朝廷典故經制沿革恍如隔世縱才華邁衆終爲俗學云云此說讀書人不可不知即如辛未三月中天氣頗炎恩方伯錫莅蘇藩任受事之時朝冠用皮人多訝之不知未換涼帽之前朝冠無不皮者也其用絨緣者乃官嬪之冠國家定制如此今直省文武各官朝冠大率皆以絨緣習而不察反以笑人亦可笑也

帽頂之有珊瑚寶石水晶硨磲自雍正四年始乾隆時有請知縣用窰蠟頂者未經議准自咸豐兵興以來各軍營保舉及事例捐納者夥於是知縣無不藍晶其頂即佐雜等官亦多水晶硨磲者鄉鎮分防之縣丞巡檢率皆紅纓矣同治乙丑余榷盛澤釐捐有

署縣丞某者未經加銜仍用靑纓鄉民觀之訝曰此官戴孝所以用此纓聞之不禁大笑

襄勤相國勒保嘉慶朝名臣也敭歷中外最久官四川總督時仁宗嘗詢以衙等爲督撫僚屬中何等人最便宜公對以能說話者上曰然工於應對則能者益見其善即不能者亦可掩不善而著其善雖事後覺察而當前已爲所蒙矣況政事不藉敷奏不能暢達往往有極好之事爲拙於詞令者說壞此聖門所以有言語之科也朕遇悃愊無華之吏嘗虛衷俾盡其言者以此公還以語家梅亭方伯其頌聖主之明余謂言語固然即公牘亦何不然昔人有詳文用毫無疑義四字致被駁詰往返改毫字爲以字乃已然所費已不貲時人謂爲一字千金也因思同治丁卯余權南滙縣時先與本道應敏齋方伯議掩埋暴露事方舉行而撫藩檄下飭辦余遂躬歷城鄉遠近督率董保經理閱時三月共勸葬及代葬四

萬二百餘棺境內塼灰爲之一空然尙有一萬餘具或以子孫在外或因方位不利不能盡葬須待來年者因據實具覆撫藩同時有一縣僅掩埋一千七百棺遂以境內悉數葬盡具報嗣奉某方伯通飭以葬一千七百棺者爲辦理認眞記以大功而余則以尙有一萬餘棺未葬被申飭焉彼時幕友原鋪張其詞以掩埋淨盡具稟余謂若是則下一年不復舉辦此萬餘柩終暴露矣事後乃信公事不可不作欺飾之語時上海經應方伯捐貲數千金葬至五萬餘具然亦不能葬盡故是役也上南二縣葬數最多而皆無功彼一縣之得奬厲者是能說話之類也

同治丙寅余總辦江蘇海運事三月中乘天平輪船赴津門於黑水洋忽見海中湧起一山高數十丈俄頃即沒舟人曰此大魚也後攝南滙見縣志載國初時有大魚過海口其高如山蠕蠕而行閱七晝夜始盡終未見其首尾辛未修刋上海縣志見一條云明嘉靖年間有一大鹿浮海而上縣官率衆拚船擊殺之秤之重五百餘觔

---

天下事不外乎數所謂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也余生平三事事後思之眞若有數存乎其間一是道光癸卯七月在杭鄉試得都中來信云余候銓之訓導已將到班囑將三代履歷寄都註冊便可選到云云時同門友陳星垞方任金華縣教諭往咨其履歷開式星垞爲草一單見付並笑曰現在本學訓導朱君欣甫方擬終養子其得此缺乎因指座間金華二生謂之謂此皆門下士矣乃十月中都門又來信謂前單舛錯不能註選否則九月分已選義烏矣乃更正再

寄至十二月朱君丁內艱余竟選金華縣訓導使爾時星垞之單不悞則早選義烏矣何金華之有一是庚戌之秋余以初次俸滿保薦到省遇海甯訓導錢君警石及富陽訓導吳君雪樵警石戲余曰子此番保薦必升富陽教諭余問其故警石曰子可詢雪樵雪樵乃言是縣最貧不特修羊甚瘠且衙署臨江每年水漲時堂階俱滿須登樓棲止宦此者無不苦之余曰何所見而必得富陽耶比方伯驗看不列薦牘余謂警石曰今不保薦不升富陽矣警石又曰子將

來不保薦則已保薦必仍升富陽彼此一笑而散越十年倅滿再保竟升富陽縣教諭一是壬寅之冬就長白聯蓮舫大令奎之聘館于南滙者二年後因選金華校官辭去縣人盛可園贇府鞠湘帆茂才送別河干訂後會之期余漫應曰俟作宰此邦乃來耳皆大笑別去至同治四年余以左爵相薦舉人才奉命以直牧發江蘇補用丁卯春檄攝篆南滙盛鞠二君均復健在郊迎話舊懽若平生余因作鶴砂重到圖以紀其事并題二絕句云雪鴻豔說舊因緣往迹重尋轉惘然不信讖言成讖語迴頭二十五年前人民城郭是耶非在我眞同化鶴歸昔日借乘今五馬勉將清白繼前徽一時和者如雲至今邑人傳爲佳話此二君及余皆一時漫言耳而應驗若此是非前定數耶

爲善不必求報而報施之理往往不爽福州廖封翁少時爲郡吏嘉慶年間海寇朱渥投誠得沿海居民通海册不下數百家廖詭寇既降矣則若輩亦不必究舉而投諸火俄官吏有按册誅求竟索之無有遂

已五子均登甲第應仕最幼者爲鈺夫先生鴻荃榜眼及第官至尚書廖年八十餘歿時異香滿室常州呂笠湖太守志恆官閩時臬使延之署中辦案閩省海禁甚嚴凡以穀粟出洋者均死漳泉二府貧人多以番薯爲糧俗呼爲地瓜故以地瓜出洋者准穀米例亦死每年所殺甚夥其實盜饜粱肉固不屑食地瓜也呂於地瓜下加一餅字咨部謂餅餌之屬較穀米有間請予減等部議從之自是全活無算呂年五十餘尚無嗣息後遂連舉丈夫子二人夫廖與呂其初不過一不忍人之心耳未嘗圖報也而報之彰彰如是作善降祥豈不信哉

甯都謝渭公性慷慨家素饒每約己利人而不欲人知之荒年則穀減其價而增其斛有士人貧且病而歲復窘之幾於袁安之僵卧渭公欲避其困而嫌於無名稔其家多花乃拉從弟某載酒共往觀之招主人劇飲謔懽徐出白金十兩市蘭數盆以歸花之値無幾而渭公於是物又非素所好陰以行其周急之意而陽復予以可受之名其誠心曲術可謂忠厚之

至矣記之以爲好善樂施者法

周禮有占夢之官吉夢噩夢所占不一惜其術今不傳矣余就枕卽夢一夜之中夢數數作毫無徵應先大夫則終年無夢偶作一夢其驗如響此不可以理解者咸豐丙辰先室聞淑人在金華病歿先大夫忽夢見先妣太夫人因告之曰若亦知媳婦死乎太夫人荅曰此是伊之福氣既醒謂余曰爾婦死爾母謂爲福氣吾恐兵禍之將及浙也越一年賊遂犯金華又兩年全浙淪陷室家流離顚沛死者九人皆草草殯殮不能成禮淑人之先死眞是福氣矣然此夢固不待占驗而知也江西謝向亭先生階樹嘉慶己巳榜眼嘗督湖南學政方鄉舉時貧甚無力入都時有同鄉程君爲貴州按察使因詣之謀館而程君之西席爲貴州某孝廉不無意計偕者忽夢見人送榜眼及第匾至館中孝廉心喜以爲應必在己遂辭程君進京會試程君因延謝塡其館缺孝廉會試失意而歸以爲妖夢所誤不再作春明之夢矣謝權館一年積有修金次年適遇

恩科亦遂入京榜發中式謝書法本佳殿試閱卷大臣取其卷入進呈十本中次在第五時江西戴蓮士相國久耳謝名謂同鄉與閱卷者曰本科江西有佳卷乎曰有次第五者當是江西謝某卷相國笑曰江西自某後二十年矣竟無大魁者可歎可歎蓋相國固以狀元及第者也諸大臣聞言心悟遂相約次第重檢其卷一人指謝卷曰此卷書法甚佳提上一名一人又曰此卷書法甚佳又提上一名如此數四遂次謝卷第二最後某大臣至一人以言挑之謂第二書法甚佳似可提起某大臣不喻其意笑謂書法果佳但在第二亦不爲低依次進呈謝遂以榜眼及第矣夫一榜眼某孝廉因其夢僥倖之而不能戴相國示意欲提拔之亦不得此固有命存乎其間也然某孝廉之夢又豈如別占驗而後能知也使此時而有占夢之官必有是說

山西栗恭勤公毓美由拔貢知縣官至太子太保東河總督爲治河名臣知縣事時善決獄嘗言讞獄宜旁敲側擊使之不得不供吐實情再察其神色度以

人情物理自然判斷平允若徒事刑求或將緊要供情先出自問官口中則案無枉縱亦難信於心矣曾至滑縣查災聞民間習教者多而匪徒復乘荒肆掠料其必將滋事勸知縣強公克捷嚴密防範並往白太守太守不以爲然未幾滑縣界果亂克捷死之治及畿輔天下震驚人乃服公之先見其治河也創造磚工議謂梱荍稭料備防不過二三年歸於朽腐實爲虛費錢糧購儲碎石不但路遠價昂而灘面串溝阻隔船運亦屬不易且石性滑入水易於滾轉仍不免引溜刷深磚性澀與土膠粘拋壩卽成坦坡卽能挑遠溜勢每方磚價不過六兩而石價則一方自八九兩至十一二三兩不等方價既多少懸殊而碎石大小不一堆垛半屬空虛磚則以一千塊爲一方平鋪計數堆垛結實並將與磚較量輕重石每方重五六千觔磚每方重九千觔一方碎石之價可購兩方之磚而拋一方之磚又可抵兩石之用經費尤多節省於是破除浮議不辭勞怨決計行之

天子深是其言諭地方大吏無掣其肘公遂連歲奏績歷遷優敘年六十三歲卒於河防工次

上聞震悼卹典綦厚河南人如喪考妣卽生祠處處祀之公歿之明年河決開封各官晝夜堵築當合龍之際河工忽來一蛇衆謂迎之蓋河將合龍河神必化蛇至有黃大王朱大王齊大王等神老於河工見蛇之色而知爲某某當稱其號以金盤迓之蛇卽躍入以河督肩輿迎之廟中祭賽數日俟龍合蛇乃不見是役也蛇作灰色非向所見者歷祝以某某大王均不爲動衆人大惑巡撫牛公鑑聞之至河濱一見咤曰是栗大人耶蛇遂躍入盤中越日下埽平安蕆事衆問巡撫曰何以識爲栗公耶曰栗公項下有白顛風周圍似玉我見此蛇頸有白圈疑是渠化身呼之而應渠眞作河神矣於是奏請以公列入河神祀典公六歲就外傳對句輒驚塾師九歲學爲文落筆灑灑如宿搆同縣某翁相似得之招至家令與子讀同室卧起者數年一夕盜殺翁子室局如故無跡可尋衆疑公公無以自明官亦不能爲之明已論抵矣女爲熊同里富人王某婚數日王醉告女曰吾慕汝

色以重貲募劍客本欲殺栗不意誤中汝弟也女聞之殊自若翌日歸甯則逕入縣署號呼官提王究不能置辯乃收王而出公於獄女見公泣語之曰吾所以忍爲此者以弟之仇君之怨非吾不能雪也今已白矣身旣他適不能復事君亦再無歸王理計惟一死耳遂對公自刎死合邑皆驚其節烈公感其義通顯後終身不置正室

咸豐十一年辛酉八月朔旦五星聚奎推七政日月土木水火俱躔張度在巳宮金星則躔軫在辰宮是月正値今上登極贊襄王大臣遂定明年紀元之號爲祺祥未幾三王及肅相得罪兩宮皇太后臨朝乃改明年爲同治元年仰見聖朝不侈符瑞之至意自是僭亂以次削平郅治之隆同乎開國中興事業振古鑠今斯實昊穹眷顧示休徵也考宋太祖卽位之年亦五星聚奎從此天下太平啓三百載文明之運天人相應

國家萬年有道之基肇於是矣

同治癸亥正月粵逆李世賢踞金華府城已二年矣時蔣方伯益澧方統師攻克湯溪縣將移兵向金華尙未起行賊忽於夜間見四山皆火光照耀殺聲震地以爲大兵百道並進大駭遽開城逃竄次日方伯師至不費一矢收復郡城人皆稱爲神助然自粵逆倡亂以來歷觀各省奏報稱神靈翊佑請賜封號及匾額者不一而足仰見天之助順百神效命具徵國家之無疆大歷服矣因記先大夫嘗言嘉慶五年阮文達相國撫浙時神風盪寇一事尤爲奇異用並識之先是乾隆末年安南國內亂有倫利貴者安南之總兵也以戰功封侯爵本係海賊出身故以巡海爲名私結閩盜來浙劫掠國王不知也其船巨砲巨船外蔽以牛皮網索使我砲彈不能入號安南艇橫海上者五六年往來閩浙瀕海地方縛人妻女繫人父兄以要人貨不如約則剖心臠肉慘不可言益禍極明之倭寇爲尤烈四年文達莅浙撫任嘗遣吏探

之賊飲之酒指艇大言曰吾駕大舶賚十月糧砲重數千觔來收稅耳爾大吏宜自計非我敵也當是時權衆寡强弱之勢浙師實不足以殲賊文達乃以賊情下詢諸官弁及士庶人採李巽占之言嚴保甲以絶盜糧用周鳳鳴之策滅土寇以斷賊路聽王鳴珂之計合防禦攻擊以壓匪勢而以造巨船鑄巨砲爲首務嚴號令警廢弛明賞罰期年而剿賊之具成賊情已窘遂擊之於三盤大陳石塘鬣殼等處皆有斬獲五年六月文達親督師至台州定海鎮李黃巖鎮

岳温州鎮胡皆會安南艇匪適連䑸進踞龍王堂松門之下艇船環於松門山計將撲岓月之癸酉文達檄李鎮之師赴海門攻賊復令胡鎮自楚門出與兩鎮會於金清是日日甫沒風大起且雨甲戌之夜風勢更甚乙亥文達遣使探兩鎮所在水阻不得達丙子有弁鳧水至言是夕風雨狂烈獨泊龍王堂雨中有火熱人賊艇撞擊皆破碎李鎮船在海門爲風水所舉絓於岓木乃無恙兩鎮兵船亦多損壞胡鎮師在黃華關風不之及完好如故是時賊奔竄海山我陸路兵乃由松門涉石塘剿賊賊乘破舟猶以砲拒皆就獲有一艇未壞者賊數百爭乘之亦沈沒其登岓攫食者皆爲我兵所擒前後俘馘八百餘賊淹斃賊約四五千人獄不足禁棧郡廳以拘之磔僞進祿侯倫利貴於市其餘首從各論如律艇賊盡平事聞

仁宗以爲誠感神應

敕建天后宫龍王廟於松門是役也文達之佈置已周賊固不難破滅然非神風助順斷不能一夕而悉數殲夷觀於蔡牽之平至嘉慶十四年則是舉不歸

功於神助不可矣

吳中賦額之重爲天下最自明迄今積困數百年

國初巡撫如韓世琦馬祐慕天顔湯斌科道如吳正治施維翰孟雄飛嚴沆任辰旦皆嘗特疏請減格於

廷議不果行近歲以來益不支而漕弊因之官與豪猾相持益畸輕重而良民獨受厄顧事關重大且自道光至咸豐二十餘年軍事日棘帑藏空虚中外諸臣無敢發言者同治二年相國合肥李公鴻章巡撫江蘇駐師滬上時蘇常尚爲賊踞公目睹吳民流離

困苦狀博訪周諮謂宜及此時乞恩乃可以維繫人心滋培元氣而挽回大局遂與督臣會侯上疏請減蘇松太浮糧公自屬疏草剴切詳明洋洋數千言盈廷讀之皆爲動色天子仁聖俞公所請會大理卿潘祖蔭御史丁壽昌相繼上陳並及浙江之杭嘉湖三府上乃特宣減賦恩詔而以各疏下所司戶部議蘇松太減三之一常鎮減十之一杭嘉湖三府如之奉旨如議

詔下江浙百姓懽聲雷動五百年民困一旦以甦自是奠定三吳肅清兩浙兵燹殘黎得以休養生息含餔鼓腹者李公之力也

主聖臣賢千載一會然是疏閭閻不經見今備錄之俾後之言田賦者有所考焉公疏曰竊惟大學理財之道於天下必曰平周官土均掌土地之征必曰均禹貢九等太宰九賦不外平均今天下不平不均者莫如蘇松太浮賦上溯之則比元多三倍比宋多七倍旁證之則比毘連之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鎮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更多一二十倍不等以肥磽而論則江蘇一熟不若湖廣江西之再熟以寬窄而論則二百四十步爲畝有繩無蕩不如他省或以三百六十步五百四十步爲畝而賦額獨重則由於沿襲前代官田租額也夫官田亦未嘗無例矣伏查戶律官田起科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畝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畝八升五合五勺沒官田每畝一斗二升是官田亦有通額也獨江蘇則不然考宋紹熙中朱子行經界法吳糧每畝五升耳厥後藉韓侂

胄等莊爲官田又賈似道廣買公田元代續加官田明祖平張士誠又復入諸豪族田皆據租籍收糧宣德中巡撫周忱知府況鍾奏減蘇松糧百萬石疏中稱蘇府秋糧二百七十餘萬石內民糧止十五萬餘石餘皆官糧二者並未合併官糧自七斗六升民糧自五升嘉靖中令各州縣盡括境內官民田裒益之分攤定額長洲縣官田最多故額最重他郡縣官田遞輕今長洲等縣每畝科平米三斗七升以次不等折實粳米多者幾及二斗少者一斗五六升遂過乎

律載官田之數此蘇松太重賦之源流也自明以來行五百年不改而其中升降盈縮則因時而異蘇州府志稱明臣周忱奏令輸布一匹準米一石輸銀一兩準米四石又稱課吏以催科六七分爲上考終明之世無徵至八九分者國朝康熙十三年前撫臣慕天顏疏有曰無一官曾經徵足無一縣可以全完無一歲偶能及額雍正中奏準江蘇漕米折徵每石銀一兩其時銀價每兩易錢七八百文以此觀之前明及

國初賦額雖重大都連欠準折有名無實而已嗣是承平百餘年海內殷富爲曠古所未有江蘇尤東南大都會萬商百貨駢闐充溢甲於寰區當是時雖擔負之夫蔬果之傭亦得以轉移職事分其餘潤無論自種佃種皆以餘力業田不關仰給之需遂無不完之賦故乾隆中年以後辦全漕者數十年無他民富故也惟是末富非本富易盛亦易衰至道光癸未大水元氣頓耗商利減而農利從之於是民漸自富而之貧然猶勉强支吾者十年迨癸巳大水而後始無歲不荒無縣不緩以國家蠲緩曠典遂爲年例夫癸巳以前一二十年而一歉癸巳以後則無年不歉且鄰境不歉而蘇松太獨歉此何理也謂州縣揑災此三十中督撫司道更數十人之多豈無一二不肯黨同欺妄之人而且聖主不加斥戸部不加駮科道不加糾此又何理也誠以賦重民窮有不能支持之勢部臣職在守法自宜一切不問堅持不減之名疆臣職在安民實因萬不得已爲此暗減之術始行之者爲前督臣陶澍前

撫臣林則徐皆一代名臣揣其意殆謂減額則永不能加災緩則後不爲例原冀民氣漸甦無難復初初不意年復一年且年甚一年而不可返也臣竊維前辦全漕之時間遇水旱辦成災者一辦帶徵者九帶徵後依然全漕故以年計爲減成以十年計非眞減成也今則年年辦災永無帶徵之日乃眞減成也又官墊民欠一款道光之初數僅分厘癸巳以後驟至一二成夫所謂墊者豈州縣之果能墊哉不過移雜墊正移緩墊急移新墊舊移銀墊米以官中之錢完

官中之糧將來或額免或攤賠同歸無著猶之未完也故歷年糧冊必除去墊欠虛數方得徵收實數以此數民固未嘗完也伏查蘇屬全漕一百六十萬歷後積漸減省蓋自道光中年始於今三十年矣禮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言綜乎三十年之大凡斯以後可知也今試以道光十一年起至咸豐十年止三十年中連分數計之辛卯以後十年共數一千三百餘萬除官墊民欠得正額之七八成辛丑以後十年共數九百餘萬除官墊民欠得正額之五六成咸豐

辛亥以後十年共數七百餘萬除官墊民欠得正額之四成而已自粵逆竄陷蘇常焚燒殺掠之慘遠接宋建炎四年庚戌金兀朮故事蓋七百有三十年無此大劫臣鴻章親歷新復各州縣向時著名市鎮全成焦土孔道左右蹂躪尤甚又各賊不能相統此賊所踞難免彼賊劫掠故賊境即不與官兵交界亦皆連阡累陌一片荊榛凡田一年不耕便爲荒田今已三年矣各廳縣冊報拋荒者居三分之二雖窮鄉僻壤亦復人烟寥落間於頹垣斷井之旁遇有居民無不鵠面鳩形奄奄待斃傷心慘目之狀實非鄭俠流民圖可比已復之松太如此未復之蘇常可知而欲責以重賦責以數倍他處之重賦向來暴歛橫徵之吏所謂敲骨吸髓者至此而亦無骨可敲無髓可吸斯即據情籲請全行蠲免四五年在

皇上如天之心必蒙

俞允推是

天庾正供停運三年軍糈浩煩度支仰屋其何以濟臣等所不敢出此也又荒田召種有順治年間各省

屯田之例可援然墾熟既遠升科更遲現報荒田三分之二已荒者議蠲未荒者議減將所存僅此一二成亦臣等所不敢出此者也至於辦災例案自七八成而五六成而四成咸豐三年聞警拋荒僅止三成若稍存苟且彌縫之見援拋荒之案減而又減約得二三成非不可以塞責但前督撫臣之所以爲此者尚或冀其復舊今則明知無望而狃於積習不以直陳是全無爲國之心徒有罔上之咎又臣等所不敢出此也臣等細覈歷年糧數咸豐十年中百萬以上

者僅一年八十萬以上者六年而皆有官墊民欠十
餘萬在其中是最多之年民完實數不過九十萬成
案如是民力如是積弊之後大難之餘催科一事棘
手尤倍臣等蒿目艱難悉心籌畫上體
宵旰憂民之切下維軍國待用之殷於萬難偏重之
中求兩不相妨之道似宜用以與爲取以損爲益之
一法比較歷來徵收各數酌近十年之通改定賦額
不許挪墊於虛額則大減於實徵則無減窮變通久
於此時爲正辦或者謂據此定額未免過少不知減

餘之數仍通省莫重之數尚非宋元舊額不得謂少
且不自今日始也咸豐十年以前歷年如是未嘗於
歷年
國用有減也彼時兵革未興生聚未改田園廬舍未
損非猶是完善之江蘇乎夫完善之江蘇僅有此數
則殘破之江蘇不應仍有此數今臣等於殘破之餘
請照完善之時定額且不援近年最少之數不假借
墊欠虛數誠不敢謂必有把握若仍執入置不用之
虛額斷景多寡欲求轉迴乎完善之時

皇上聖明洞鑒有是事乎有是理乎事理所必無即
刑法所必窮恐賢如劉晏李巽不賢如裴延齡李實
亦且束手無策矣又或者謂數既猶是何不仍夫舊
貫尚有冀於將來不知乾嘉之江蘇實千載一逢之
盛會不可爲例竊謂自茲以往如天之福東南無事
休養生息二三十年冀可復咸豐及道光末年之江
蘇更二三十年冀可復道光中年之江蘇而懸此虛
額數十年以待之無論無此政體恐異日之利未必
能復目前之害已不可支蓋臣等今日之辦所謂以

與爲取以損爲益者方將借減賦之名爲足賦之實
所以能照完善之時定額者其機括全在減賦二字
之中也何以言之蘇省辦綜權在胥役防弊雖有百
法舞弊奚啻千端止此地產不減賦之弊在多一分
虛數即多一分浮費減額之用在少一分中飽即多
一分上供減額既定胥吏無權民間既沾實惠公家
亦有實濟是爲轉移之善術一也吳民死亡之外大
半散之四方故鄉賦重望而生畏尋常蠲緩不足夫
重賦之名招之不來荒田愈久愈多何法以治之惟

聞減賦之令必肯爭先復業是爲勞來之善術一也往者諸城被陷官吏一空鄉團抵死拒敵鑼聲所達萬眾爭先小股賊匪見輒卻走以三百縣言之洞庭香山金市各相持至七八月之久而出

朝廷恩澤之至深亦徵愚賤天良之未泯此時減賦令下彼見

皇上於經費匱乏之時尚有此度越尋常之舉有不感生望外踴躍輸將者乎是又激勸之善術一也臣等所謂以與爲取以損爲益者此也現在蘇郡尚陷

賊中聞各鄉多爲暗團之約待時而動以應官兵即如常熟反正鄉民毀賊卡殺賊目者十餘處崑山克復沿湖居民截殺竄賊無數是其明証一聞減賦之令必當感激涕零望風增氣他日軍麾所指弩矢之驅更奮壺漿之意益誠又未始非固結招來之一法

臣等伏查順治八年三月奉

上諭凡故明仇怨地方或一處加糧甚重我朝並無仇怨何可踵行此等情由詳察具奏欽此於是江西瑞袁等府明初因陳友諒加糧倍重布政使莊應會

奏復舊額蘇松獨未及上又雍正三年三月十九日

怡親王奏請酌減蘇松浮糧奉

旨蘇松之浮糧當日部臣從未陳奏皆廑

皇考聖懷屢欲施恩議減令怡親王等悉心籌畫斟酌奏請朕體

皇考愛民寬賦之盛心准將蘇州府額徵銀蠲免三十萬兩松江府十五萬兩欽此又乾隆二年奉

上諭江省糧額尚有浮多之處着再恩免徵銀二十萬兩欽此部文照雍正三年例辦理仰惟

列祖

列宗當東南全盛之時猶復

軫念民依如此其深且厚況今日之兵燹孑遺流離瑣尾至於此極也乎漕糧爲惟正之供而蘇松獨曰浮糧曰浮賦見諸

列聖諭旨及郡縣志書不以爲嫌是知實有浮多應減之處留以待我

皇太后

皇上行之者也惟有籲懇

聖慈鑒察特沛
殊恩俯准減定蘇松太三屬糧額由臣等督飭司道設局分別查明各州縣情形以咸豐中較多之七年爲準折衷定數總期與舊額本輕無庸議減之常鎮二屬通融核計仍得每年起運交倉漕白正耗米一百萬石以下九十萬石以上著爲定額即以此後開徵之年爲始永遠遵行不准更有墊完民欠名目似此核實辦理不特酌十年二十年之通相較固無所絀即酌三十年之通相去亦不甚遠至官墊民欠本

屬弊政新復之地百畝皆空無可墊而欲其墊弊更百出宜永遠禁止嗣後非大旱大水實在荒歉者不准捏災著爲令伏願
皇太后
皇上俯念蘇松各屬爲十八省未有之重賦非他處被陷州縣可比又爲七百年未有之大難非歷年被歉例案可比去無益之虛額求有着之實徵下延億萬垂盡之生上繼
宸衷未竟之志民生幸甚

國計幸甚

家語言子路死輒難而左傳史記謂死孔悝之難雖所紀不同其忠義之氣炳千古矣惟子路之子名子崔爲父報仇事諸書佚不傳者府史孝義傳師覺授撰孝子傳八卷太平御覽兩引之云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子路仕衛赴蒯聵之亂衛人于黶（左傳作孟黶）殺之子崔既長欲報父仇黶知之曰夫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於城西決戰其日黶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見第三百五十二條）又云初子路仕衛赴蒯聵之亂

衛人狐黶時守門殺子路子崔既長告孔子欲報父仇夫子曰行矣子崔即行黶知之於城西決戰黶持蒲弓木戟而死（見第四百八十二條）今覺授之書久不傳而此兩引可以互證足見忠臣之後復有孝子可爲聖門生色亦大快人心也

任邱邊雪坡大令厚慶嘗言伊鄰村婦有走無常者一日晨起告人曰吾今退役矣昨夜奉祟赴前村郝傅家嫗見其寡媳獨守病榻淚下如雨屢跪竈神前喃喃絮禱願減壽十年以益姑筭吾牽嫗之魂將欲

出門媳一哭仆地其魂自頂門躍出張手來奪高不過尺餘而氣力絕大幾爲所仆因告以奉票傳人事非得已媳魂哀哭不放吾睹其情狀可憐不忍再促回稟城隍神神亦爲之太息謂此媳純孝我據情代求冥王當蒙憐恤或可挽迴又謂汝存心尚好此後亦不必充役矣當遣人至前村探視傳媼果已復甦越七八年尚康強無恙有人叩其媳魂出事答言仆地時一無所知但覺心窩如刺一錐耳此所謂孝弟之至通於神明雪坡爲人極篤實居官有惠政當非

妄言

今文昌之祀遍天下矣隆重幾與

文廟等然或謂爲星辰或指爲人神究莫能明也侯官鄭桐侯大令廷珪攝金華縣時與余同祭文昌謂余曰文昌在康熙雍正時僅奉部文以爲淫祀禁止蓋出漳浦蔡文恭公新之封翁部控所致也初閩人多祀文昌神不過另設廟貌耳時漳浦有紳士乃建閣於學宮而祀之蔡封翁止之不得遂控於官府皆不勝忿而控部部議以文昌之神不見經傳誠爲淫祀行文禁止其案牘大令曾親見之然文恭公乃登甲科位宰相爲理學名臣余考文昌之列入祀典則自嘉慶六年始當時蒞禮臣偶未之考也又按明史宏治時亦有拆毀文昌廟之令然宋人吳自牧夢粱錄載梓潼帝君廟在吳山承天觀此蜀中神專掌注祿籍凡四方士子求名赴選者悉禱之封王爵曰惠文忠武孝德仁聖王王之父母及妃及弟若子若孫若婦若女俱褒賜顯爵美號建嘉慶樓奉香燈云云是文昌之祀亦匪今斯今矣

余嘗見孟氏譜孟仲子名睪孟子之子也公孫子內有孟仲子問云云蓋曾師事丑耳趙氏註以爲孟子之從昆弟朱子采之誤矣

道光戊子余年十七歲應戊子鄉試順道往海寧觀潮並遊廟宮及吾家安瀾園時久不

南巡祇十二樓新葺此外臺榭頗多傾圮而樹石蒼秀奇古池荷簡柯香氣縱溢梅花大者大逾輪囷參天蔽日

高宗皇帝詩所謂園以梅稱絕者是也[illegible]窮中設

御座相傳數年前有一狂生被酒踞座而遺忽見一金甲神猝之撲地頭額破損扶歸大病幾死五十年來之虛位尚有神物呵護仰見

皇靈之遠同治癸酉重遊是園已四十六載矣經粵賊之亂尺木不存梅亦根撥俱盡蔓草荒烟一望無際殊有黍離之感斷壁上猶見袁簡齋先生所題詩一絶云百畝池塘十畝花擎天老樹綠槎枒調羹梅亦如松古想見三朝宰相家以後則墻亦傾頽不能辨識矣時大府方重修廟宮以祀海神奏明動帑六

萬不日當可煥然一新而斯園則零落與綠野平泉同其湮沒深可慨也

---

# 庸閒齋筆記卷七

海昌　陳其元　子莊

上海余見韋文榮晚年登第夢王十朋以侍生帖來謁時年已老私念豈能鼎甲乎後列三甲除縣令又夢十朋以治生帖來拜不解其故嗣選樂清始悟前夢至縣遂修其墓訪其子孫又夢十朋來謝未幾獵人以虎皮送云是十朋墓所獲也

同治十年冬大府奏開吳淞江合崑山新陽寶山嘉定華亭婁縣南滙川沙青浦上海九縣一廳之民以

赴役余時攝上海縣事江之濬起於青浦訖於上海共一萬一千餘丈而江之在上境者十之七故上海承派之工居十之四彼八縣一廳僅得工十之六耳上海啚止二百十有四田止六十八萬餘畝而承此大工民力困甚然自同治二年起已如此派法不能不照章辦理於是按啚分段按畝出夫搶撥一月有餘自十年十二月起至十一年正月初旬民夫始陸續赴工興挑遇雨卽停止雨止則戽水水盡再挑再雨再戽春日多雨戽水不勝其憊且一遇天雨夫卽

散歸雨止後或來或不來又須催提盍夫在本境近歸家易不若他縣長募之夫距家遠不能歸可坐守也他縣分地少夫常集雨止晴挑勢常逸故見功易上海分地多夫易散雨止而晴不能即挑勢常勞故見功難然同事一江他縣竣工而上海不能不隨之竣則追呼不可少緩也他縣地少皆併於一局而呼應靈且其財彙於一局而用度便上海地多啚自爲局二百十四啚則二百十四局意見不能無扞格即指臂已不能自如又往往有此啚之資已罄或歸取或商借紛紛擾擾不能歸一則約束不可不嚴也余自正月初即赴工督辦誘掖獎勸督責唇焦舌敝歷一百餘日居然不悞工且先他縣完工工程之寬深如式甲於他縣歷荷大府褒嘉雖由董事之經理得宜小民之赴工趨事此其中殆有天幸焉啚董中有文生張春沂者年八十六歲精力如少壯從事四閱月急公踴躍未嘗告勞且爲他啚排解一切絳縣老人不足多矣大工既蕆余因上海受丁太鉅民力不勝瀝陳本邑凋敝情形詳請大府以後開濬之役永

遠減去一成已荷批准立案余去任後聞啚民已將憲批及余詳文刊石垂永久庶幾民困少蘇余亦藉告無罪於吾民耳先是雍正六年家文勤相國奉世宗之命督開吳淞江時松江府知府周公中鋐勤其官而水死優旨贈太僕寺卿遺民感德私祀之屢著靈爽道光七年巡撫陶文毅公重濬此江以公陰佑奏奉特旨立廟江干春秋致祭方事之殷也余以公與先相國當日有共事之雅虔禱公祠半年之中聚民夫數萬人於河上風塵不驚疾疫不作工程克期是非神助曷先致此故於竣事後上一聯於神祠曰百四十年舊蹟重開念先人誼切同舟數典敢忘其祖萬一千丈鉅工告蕆慶此日江流順軌惟公所存者神以志神貺云

開河有鐵沙有陷沙又曰灩沙鐵沙不過費力開一層即深一層陷沙則今日挑去若干尺明日又漲出若干尺工費最重法當多集人夫一日挑竣放水壓之乃可不漲而挑至深處一日又不能竣工則須有

一一二九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3

烈日曬之亦可此外更無別法又有爛泥亦非易挑者挑遇泉眼水湧溢噴出一昔可以滿河法以木桶圍之而挑其旁則不致橫溢而水亦隨旁落更有黿窟之處則水不能戽乾是役也遇有二窟一在太僕廟上里許戽水一日黿自從去岈上見其足蹟次日遂涸一在太僕廟下四五里其窟最大集人夫數百戽之一日僅去水尺許一昔如故內中有老黿探首出窺頸大如甕復有大紅鯉魚長八九尺游泳其中戽數日人力窮而工不竟乃築防環其窟而於其外

施工焉從來築城築隄但以土方計工而開河則必兼水方如此次濬江先築壩戽水水盡乃施挑工每三十丈置一車以備戽水殊不知開挑既深先則需二車相接繼則三車相接終則四車相接四車不過抵一車之用而人夫倍蓰矣況三十丈之長一車斷不敷用則不能不添車此即啚賠矣初開不過去地一丈二人一日可得土一方受值裕如至一丈五尺四人竟日僅得土一方而水已橫溢四出又別需人運水其運水需樁需壩乃得運土運土定例又須出土於十丈之外而運者由下而上往返計二百三四十步人益勞既深至二丈則四人竟日尚不得土一方而所定土方之值不能增總局始事所計但及土方之工既束于成數欲稍為變通則土未及半帑銀已竭不能不聽各啚之自為籌畫此又啚賠矣啚安能賠不過按田貼費而已故上海素有開河田還債之謠此等情形余均瀝陳於應敏齋方伯之前方伯聞之亦深愴惻故減派一詳得以邀准計是役民間貼費不下五萬緡而克集余所貼僅千金而百姓顧

頌余不置良足愧也因詳記之俾後來有所攷焉

開河之先必須兩頭將壩築住而後可以戽水築壩前一日當事者先行祭壩而後施工祭過之後雖河面數十丈之廣河身數十里之長戽水之時一鱗不獲矣若仍有魚則壩必坍塌余在南滙開呂家浜上海開吳淞江皆是如是謂非有神之司可乎

咸豐辛酉之冬諸暨包立生初與賊拒時賊屢以萬眾環攻之立生率村眾出戰輒得大捷每一陣必斬刈千百賊多束手就戮者因相傳立生有異術得仙

靈護佑及壬戌之夏一敗塗地初無神奇人多不解其故因憶家梅亭方伯嘗言嘉慶初年三省教匪作亂之際方伯時爲縣佐解餉銀數萬赴大營中途猝與賊遇望見前山有一營官軍駐紮急走依之未及里許賊已蹙至乃推餉車入深草中潛匿己及人夫皆伏於草畔賊大隊從旁吹唇而過竟不之睹以爲山前必決鬬矣乃從草間遙望之但見賊至營內官軍並不接仗皆延頸就戮賊遂燒營而去始相慶幸不走入營盤得免死然官軍所以不鬬之故卒不能

知此教匪破敗時官軍數十人追賊可以斬殺數百千人無一人扞格者乃悟劫運使然前後皆是氣之所懾立生之勝敗亦此類也

上海五方雜處獄訟煩多訊鞫閩廣人之案不能不用通事俾傳達言語顧一省之中口音亦復各別即通事有不能盡解者每以爲苦嘗戲與友人言此時滬上華夷雜處死者魂歸東嶽恐冥王傾耳於侏離之音亦不能辨必須亦廣用舌人矣友人謂鬼神者二氣之良能既已神矣安有不解之理後閱乾隆中

上海人李巽廷明府心衡所著金川瑣記內載丙午春章谷城隍廟落成鋪戶中一銀匠某死半日復甦自言城隍招募差役十三名已有十人並我得十一人矣尚缺其二處無可充通事者（以通漢語夷人爲之）我舉通事某勤愼可用城隍已賜允我生前無大過惡幸不被譴責冥間與陽世無異戒妻子勿悲泣言訖長逝所謂某者小金川夷人充章谷屯通事有年矣强健無恙翌午覺心腹猝痛踰刻即死金川漢番錯處非通事不能達語言顧神無不格猶需狄鞮耶固知陰

陽一理事非偶然云云則余所謂今之冥王不能不廣用舌人非無稽之戲言矣

江蘇人尚文學習武者少然武科不能廢當歲試之年輒搜羅充數往往不及額而止無賴者幸博一衿不求上進每橫於一鄉不特閭里苦之即地方官亦苦之嘗聞前華亭令雲夢許君治鞫一事不禁爲之失笑許君爲政以廉幹名一日者有武生扭一鄉人至縣喧訴許訊其故則鄉人入城擔糞誤觸生汙其衣已經途人排解令代爲浣濯及服禮而生不可必

欲痛扶之而後已許詢悉其情亦拍案大怒曰爾小人乃粗心擅汙秀才衣法當重責鄉人惶恐乞憐許良久曰姑寬爾令生坐於堂側而飭鄉人向之叩頭百以謝罪叩至七十餘許忽曰我幾忘之爾之秀才文乎武乎對曰是武則又矍然曰我大誤文秀才應叩一百武則一半可矣今多叩二十餘頭爾應還之復令鄉人高坐而捉武生還叩生不肯則令皁隸挾持而抑其首叩還二十餘乃釋生大怒走出許撫掌大笑邑人觀者聞者亦無不大笑也是舉雖非正道然松人至今嘖嘖以爲美談詩云善戲謔兮不爲虐矣許君之戲毋乃近於虐哉

許君乾隆己未進士需次都門時夢歸太僕有光持名刺來謁曰廬舍遭鄰人削且盡祈公主持之寤而不解其故尋選崑山令抵任太僕後人適訴祖墓被佔事恍悟前夢立往經丈凡越佔者悉清還之並立碑定界焉同治庚午余代理新陽縣事墓又復蕪穢不治余捐俸修葺並爲建立墓門會歲試拔其十世孫祖英第一補博士弟子員俾世守太僕墓然余並無所謂夢兆也

耕耤之禮各直省屆期舉行江南諸縣皆以穀播上海則兼播棉子以其地產棉也記余道光壬辰歲在京師詣先農壇恭觀
皇上耕耤之所壇地遼濶約有數里龍鱗鳳隰隴畝縱橫居中爲太歲廟廟前爲祈穀壇後爲貯耤倉殿宇規制宏麗樹皆松柏卧者立者虬枝蟠結黛色參天大抵是數百年物當隴畝前起耕耤臺臺以板爲之地則耤之以櫻薦臺前搭山棚棚皆以五彩綢綾結成光燦奪目
皇帝躬耕之處地約一畝許兩旁分十二畦乃三王九卿扶犁之所時正值諸王公方演
御耕牛牛色正黃身被黃緞龍鞯以黃絲繩籠其頭頂豎金牌上嵌紅寶石一執鞭執便桶之農官隨行耕時兩旁立校尉執五色春旂者二十四人歌禾詞者二十四人依牛行上下三推畢存旂即退三王九卿之牛皆以黑緞紅緞爲韉襄事者俱風簑雨笠以象農事煌煌鉅典仰見

聖朝重農之盛意矣

余在京師嘗偹大駕郊祀又恭遇六飛謁陵鹵簿之盛觀之而不識其名問之亦不能盡悉頗以爲歉嗣閱吳江陸朗夫中丞鹵簿名物記始恍然若置身　屬車豹尾間因節錄之按鹵簿之別有曰大駕者郊祀用之曰法駕者朝會用之曰鑾駕者歲時出入用之曰騎駕者行幸所至用之大駕最爲備物尊天祖也法駕稍損其數文物聲明取足昭德而止鑾與騎又加損焉事非特典不敢同於所尊貴也凡爲蓋者五十有四九龍而曲柄者四色俱黃翠華紫芝兩蓋承之九龍而直柄者二十色亦黃皆以次序立花卉而分五色者十九龍而分五色者亦十每色各二其立不以次而以相間純紫與赤而方蓋者八爲扇者七十二壽字者八黃而雙龍者十六赤而雙龍者八黃與赤單龍者各八孔雀雉尾及鸞鳳文而赤且方者各八幢之屬十有六長壽也紫也霓也羽葆也各四旛之屬十有六信旛也絳引也豹尾也龍首竿也亦各四曰教孝表節曰明刑弼教曰行慶施惠曰褒功懷遠曰振武曰敦文曰納言曰進善八者各爲一偶凡旌之屬亦十有六於是有四金節四儀鍠氅四黃麾而繼之以八旂大纛二十四羽林大纛前鋒大纛其十六五色銷金龍纛其四十凡爲纛者八十旂取諸祥禽者儀鳳翔鸞仙鶴孔雀黃鵠白雉赤烏華蟲振鷺鳴鳶取諸靈獸者遊麟彩獅白澤角端赤熊黃熊辟邪犀牛天馬天鹿取諸四神者四取諸四瀆五嶽者九取諸五星二十八宿者三十三取諸甘雨者四取諸八風者八取諸五雲五雷者十取諸日月者各一其外有門旂八金鼓旂二翠華旂二五色銷金小旂各四出警入蹕旂各一旂之數共百有二十爲金鉞爲星爲臥瓜爲立瓜爲吾仗爲御仗各十有六又六人持仗而前導曰引仗自益至引仗其名一十有七紅鐙六二鐙之下鼓二十四金二仗鼓四板四橫笛十二又二鐙之下鼓二十四金二仗鼓四板四橫笛十二又二鐙之下鉦四大小銅角

各十六自紅鐙至銅角其名一十有六午門之內有金輦玉輦焉午門之內有五輅五寶象焉天安門之下則又有四朝象焉朝象雖非朝期率每晨而一至引仗以上在太和門之內銅角以上在端門之內其最近

御座者有拂塵有金鑪有香盒數各二沐盆唾盂大小金餅金椅金杌數各一執大刀者執弓矢者執豹尾槍者每事各三十人其立亦不以次而以相間荷殳戟者合四人侍殿前執曲柄黃蓋者一人殿下花

蓋之間執淨鞭者四人自黃龍以下諸蓋之間仗馬十掌騎者十人殿之下陛之上執戲（音麾）竹者二人計鹵簿所需千八百人

國朝制作之明備眞超越前古而上矣

軍興十餘載士大夫以身殉疆埸者指不勝屈膏塗原野莫相收恤者有之斷軀絕脰事不上聞者有之若阻撓百端獨嬰慘禍生前招苛議生後被餘責者則雲南何公桂珍爲最甚焉公以儒太道江南安撫福公濟之江北令之募勇剿賊無一金之餉一背之

---

甚得二百人率之而行集潰兵團勇合二千人以大破捻賊招降賊酋軍聲大振論者以爲必邀上賞矣乃以逗留不救廬江被劾免官其實檄救廬江之文尚未至公手而城已被陷大帥將欲卸己之責遂歸罪於公公旣褫職大帥又留公駐英山八月之中僅支銀三百兩而士卒三千人居無帳幕食無糧米徒以忠義相激日提飢軍轉戰賊中賊來益衆兵敗莫援已岌岌不可終日矣而大帥又寄書令其圖剿招降之賊書復落於賊手頃刻變作公遂粉骨碎身於

賊於是復以機事不密告公實則此書亦未抵公也公歿後

卹典不及其弟爲行狀尚不敢聲公之冤乃循彈章爲據吳侍郎廷棟發憤言之而事稍白越數年曾文正公復爲公作殉難碑記乃獲昭雪然當時雖正人君子亦未嘗不責公也余謂公事絕與明督師袁襄愍類袁斬毛文龍一時無不謂其冤者卽後世猶盛訾之洎乾隆年間紀文達公閱歷朝檔子始知文龍曾通款我

朝則文龍在明固萬死不足惜者也哉

太宗文皇帝之圍燕京也襄愍千里赴援自謂無罪莊烈帝以脫歸之太監告其引敵脇和遂執而剮之當是時衆議沸騰雖東林諸賢者亦無不欲食其肉也直至南都建立北來人傳

太宗之密謀乃知中反間計於是始有襄愍之謚而袁公則旣死矣合觀袁何二公之厄知古忠臣義士不逢表白含冤終古者當不乏其人也

古人之被寃者以余所見莫屈於晉之陶士行而枉

於唐之八司馬陶公匡輔晉室與郭汾陽不殊梅陶謂其忠順勤勞似孔明良非虛譽乃本傳中載或云侃少時漁時雷澤網得一梭以挂於壁有頃雷雨自化爲龍而去又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比都督八州據上流擁強兵潛有窺覦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云云史臣因之遂加悖矣之誣復引夫子曰人無求備以爲斯言之信嗚呼此等紀載評論何異於秦長腳莫須有三字獄哉使陶公而果有包藏之心則何以辭大將軍何以季年不與朝權何以未亡之前欲遜位歸國舉動光明若此乃以意志之曖昧誣之不能不爲之稱屈矣夫梭化爲龍事容或有夢生八翼未必盡誕然此亦皆尋常之事耳試問旣稱之曰潛則於何見之深探之曰志則於何知之曰思折翼之祥或代之思耶抑陶公自思耶陶公自思何人窺見其思若或人代思其思何足爲據凡物將起而人抑之固衆所共見也若意念之起而自抑之又豈衆所能見耶此等

之志與思使陶公果有之必不肯告人明矣陶公不言而人能窺之豈理也耶總之爲此謗者必庾亮之徒亮以元舅之尊挾膺下拜反被嘲誚則心懷之忿悒何如陶公甫亡卽表殺其子豈非報復之明徵哉史臣無識從而采之橫使忠臣被不忠之謗豈不令人氣阻

唐王叔文王伾侍順宗於東宮順宗旣卽位甘盤舊學擢在貴近亦事之常叔文與伾贊襄初政首罷宮市則䘏民也追陽城陸贄則進賢也拒韋皋之請兼兩川則持大體也辨劉闢之奸則有遠識也

至欲奪宦官之兵權尤是唐朝第一大事不幸而順宗之疾不瘳宦寺俱文珍等遂起而與之爲難太子急欲得帝位韋皐窺其意而請之文珍迎其意而立之於是八司馬敗矣然求實叔文伾之罪無有也乃加以陰謀秘計等語是亦莫須有之獄也鍛鍊周內無瑕可摘則以王伾之吳語亦舉以爲惡夫以伾吳人不許爲吳語豈晉人楚人一仕於朝即不得爲晉楚語耶宦官以此爲罪名史官據此定罪案豈不可恨不然八司馬中陸贄之經術劉禹錫之詞章柳宗

元之文章政事皆表表一時憲宗豈真一無所見特以文珍輩擁立之故遂低首下心一切任之卒之劉闢果反憲宗亦終弑於閹寺馴至甘露之變唐室遂以不振八司馬雖含冤於九原當不免竊笑於地下耳後來賢如范文正公已稱其材至我
高宗純皇帝御論亦辨白之八司馬者得後世賢相
聖君爲之昭雪當可無遺憾矣

少時讀明陳卧子先生制藝心即儀其人同治戊辰攝宰青浦縣縣境所轄之廣富林則公墓道在焉粤寇之亂祠堂被燬芊木無存余因捐俸集貲重建祠宇而以公同志夏考功父子配祠既成以公爲
高宗所褒卹曾賜忠裕特謚者遂詳請以公墓列入邑之祀典春秋遣官致祭總督馬公巡撫丁公會疏入奏己巳之春得
旨報可余因率同官親往致祭焉考公一生文章政事風義炳若日星殉節後子婦三世苦節具見明德之遠乃卒斬焉無後不能不有疑於天道然公大節大名昭垂宇內亦不在子孫之有無也公初生時母

夫人夢若龍者降室之東壁蜿蜒有光故名子龍後與陸子玄同祈夢于忠肅祠公夢負一虎謂必風雲會合之意子玄則忠肅授以瀋陽地圖一卷亦意其當官於此地也嗣公起義殉國難赴水死猶懸其首於虎頭牌上宛然虎負之象而子玄以丁酉科場竟流遼左事皆奇徵故余爲公詳請崇祀文內有曰生有自來夙著蟠龍之瑞死而後已果符負虎之徵蓋指此二事也夏考功彝仲謚忠節曾舉天下清官第一子舍人完淳字存古謚節愍年十六遭國難作大

哀賦論者謂不滅庾信之哀江南先役與公抗節死公豹目蜷髮又目上視爲盼刀眼與于忠肅同居恆攬鏡曰此頭終當爲誰所斫於順治丁亥竟得明夷五月逡遇難明史於公傳書華亭人而崇正三年南國賢書所列解元楊廷樞吳縣人而公則署青浦縣學生青浦於嘉靖時制華亭上海縣地所置史特仍其舊貫而書之耳楊廷樞字維斗亦殉國難

華亭古婁縣地屬會稽郡後改婁縣屬吳郡至唐始析崑山海鹽嘉興三縣地置華亭縣而吳郡改蘇州

後唐同光年分蘇州置秀州宋政和年又改爲嘉禾郡慶元年升爲嘉興府而華亭縣仍屬焉元至元年分嘉興路置華亭府復更名松江府又析華亭縣爲上海縣明再析華亭上海縣地置青浦縣

本朝雍正二年復析華亭上海地置南滙縣余五六年中歷攝南滙青浦上海三縣事實則尚不出古之華亭一縣地也嘉興府即古由拳城後城陷爲湖今青浦縣之澱山湖是明萬歷朝築青浦縣其磚石皆撈於湖內之故城由拳之陷而爲湖疑不在秦時特載籍無可考證余宰青浦時曾作峰泖蒓思錄秀水金邁生鴻佺爲題四絕句內一首云青龍鎮屬由拳地雖得雙鳧集此間若以宦途今視昔花封依舊在鄉關亦指由拳故城而言青龍鎮吳孫權造戰船處今隸青浦

合肥蒯蔗農觀察德標眞誠篤實古君子也督辦松滬釐捐總局余於丙寅冬奉李爵相委提調局務日夕共事最爲契合觀察言爵相家居時門前有一大池冬日涸水取魚於池底起得四五寸土偶萬計人

馬戈甲雕鏤精絕儼然如生哄傳遠近觀者日千百人不知何祥既爵相登第入詞館以爲應之矣今乃知爲弟兄總統師干削平羣盜之兆然水中之土何以能結成人物豈亦化工爲之耶觀察嘗爲余言作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蓋求免公罪即是私罪矣余在青浦一夜城內有來報盜者余亟率壯勇往捕則盜已遁矣細察情形盜先以軟梯越牆入撬門行竊事主驚起大呼盜乃以刀嚇制而開大門亡去故房門有撬損痕而大門無恙惟所失止洋銀壹

圓錢五百文布衣數件計贜不逾貫事主之兄則現充縣役者也次日補具呈詞又稱是竊余曰已經勘明臨時行强何故不言盜乃囁嚅曰贜數無多不敢累本官得處分余大笑曰一行作吏已置升沈於度外矣爾不知失盜其責輕諱盜其咎重我寍就公罪耳卒申報之後一年六月限滿無獲余得降一級調用處分人以余爲拘泥余則謂級雖降而心無愧乃愈於不降級者後讀陸清獻公年譜在靈壽縣時一宦家失盜吏白申文内不當用强劫字先生不欲以

隱忍含糊竟以刦盜報郡守恐其累己捉吏痛責先生不爲動未幾獲盜將成獄而中丞不欲上聞命改爲竊郡守急傳諭奉行先生寍以誠去官不欲以僞居位卒不改云云余事有與暗合者則觀察私罪不可有之說啓之也

英國總兵呋樂德克奉其國主之命駐防甯波以保衛國之商旅同治元年四月甯城之復呋與有力及九月中賊大隊攻撲甯郡呋率洋兵五十人入城助守出奇制勝嗣綠頭勇滋事呋復會同我官軍靖其難爲人恂恂儒雅和衆而識大體甯之官紳皆親愛之十二月我軍之洋將買忒勒攻紹興城中礮死李帥所遣之德克碑未來在紹之洋鎗隊無統帥史士良觀察請呋往權代之呋不可曰我國法駐防官不能出百里外觀察强之其國之領事繙譯等官亦相爲聳慂呋乃以打鳥報其提督而率衆行葢打鳥則可出百里矣既至與賊戰大破之俟德克碑至乃退明年正月紹城克復呋則因擅離汛地爲其提督劾罷甯人大戚公籲留之不可觀察與衆紳士籌商餽

白金萬以爲贐呋不受固與之則曰我國法人臣不能受鄰國贈賄也無已則留二千金以犒其軍士曰是從我與中國捍患者其八千金斷斷卻之矣臨別流涕謂觀察曰我與甯人相處久承相愛歸後雖死亦不忘甯人更有一言相告洋鎗隊勇丁訓練已成不可以賊平而遂撤之留之不特以自衛亦可備意外警須切記之遂揚帆去余以其事啓聞李帥帥復書謂此等舉動中國士夫所難不意得之島客可勝欽佩云云至今甯波人士言及呋總兵者未嘗不舉

然思也買武勒洸國人受中國總兵官銜臨陣奮不顧身遂殞於紹興城下頗讀華書吳春泉刺史冬日嘗往訪之會北風大作買執吳手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洋將也而頗有中土儒將風流

金匱縣孫文靖公爾準字平叔以翰林起家歷官至閩浙總督
賻太子太師入祀名宦祠公負經濟才任閩督興利除弊濬木蘭陂溉田數萬頃平臺灣張丙之亂善政指不勝屈閩人至今德之公身肥大健啖食雞子及饅頭可逾一百嘗閱兵至泉州府太守崇君福饌以饅首百捲蒸百一品鍋內雙雞雙鴨公盡食之告人曰我閱兵兩省惟至泉州乃得一飽耳幼年身肥夏日苦熱則以大缸滿貯井水身浸其中僅露口鼻以爲樂十八歲時自尊人廣西巡撫署中歸道錢塘江正遇秋汛大喜欲觀潮放舟江心以俟比潮至聞萬馬奔騰聲急出至鷁首視之舟人諫不聽立未定已爲潮頭捲入江中倉卒之間但覺浪壓肩背而過有千萬觔之重三四翻騰遂掀於江岸若有人舁之起者一無所苦公自言素來短視受此大驚卒未識潮爲何狀殊可笑也公生平以扶植善類自任巡撫安徽時安化陶文毅公澍爲方伯文毅陛
見論某官不法事聲色俱厲鬚髯翕張
宣宗疑之
密諭公履任後察其爲人公密疏保舉奏
硃批曰卿不可爲其所愚又具疏力薦其賢文毅公遂獲大用薦督兩江爲時名臣公之力也官閩臬時漳浦黃忠端公石齋先生墓旁地爲豪家所佔子孫力弱與爭不勝一夕天大雷雨徧山上下皆墳起成黃山字無慮數千萬豪大驚叩首還之公有詩紀其事於泰雲堂詩集中督閩後遂以忠端公之理學忠義奏請崇祀
文廟兩廡得
俞旨焉

余師仁和姚平泉先生諱光晉道光乙酉舉人以句股算術受知儀徵阮文達相國入試禮部不第與修

一統志得知縣先生不樂吏職改授教諭歸年七十餘始選上虞縣教諭訓諸生以經義每歲科試他廣文於新進諸生斷斷如也惟先生獨否故虞人雖婦人孺子無不知先生之賢者每言及不稱其官輒曰姚菩薩云先生於咸豐甲寅正月夢至一處四山若立壁上有瀑布屈曲下流有老僧出迎屬先生坐片石上醒而異之不識何處因繪一夢遊圖賦詩志之是年夏到上虞闖仙姑洞有瀑布往遊焉則依然夢境也乃自謂前生爲此山老衲復繪一獨立圖自題

其上云了他過去因緣偶然遊戲還我本來面目自在逍遙年八十一卒卒之上一日忽有兩鐙自中門入家人咸見之詰問誰何則無人焉鐙亦遂不見去來有自菩薩之名不虛得矣先生博學工詩文所著述甚富惟瓶山草堂詩曾刻以行世此外尚有古文捃逸周易貞字質疑四裔年表皆藏於家庚辛之亂付之劫灰而詩版亦成煨燼越十年辛未夏先生甥俞蔭甫太史樾出所輯瓶山草堂集見示文二卷詩二卷瑣談二卷蓋止六卷視原刻詩鈔十之五六耳因捐俸刻之而以板仍歸之太史焉

秀水金岱峰先生諱衍宗嘉慶庚申舉人與先伯雲伯公同年官溫州府教授咸豐己未重賦鹿鳴其女孫爲余家冢婦先生湛於經學著述甚多庚申之冬無疾而卒先數日自知死期時避地臨安命子孫屆期皆集集後令皆誦佛號遂瞑目而逝亦似前生由竺國來者先生之六世從祖爲忠節公正希先生明末在徽州與其弟子江天乙舉義兵敗被執殉節於南京公豐頤美鬚髯而兩眉倒向與陳卧子先生豹

日上視同爲姑布家所謂凶相者聞公少時有一寡嫂將殉其夫質諸公公曰千載一時也及授命時江天乙大呼公曰此千載一時也蓋其嫂殁之日即江生之日云公之曾孫檜門先生諱德瑛狀元及第官至總憲即岱峰先生之曾祖也

涫中丞德巡撫浙江時御下嚴吏胥恨之於元旦日投涫安德清烏程歸安四縣文書登號則涫德烏歸四字並列蓋以歸字之音同龜耳中丞覺之大怒皆予重責自此烏程歸安二縣祗稱程安矣偶閱南宋

龔明之中吳紀聞內載孫彥文郎中好以俗下語爲詩文秦師垣生於臘月二十五日孫獻壽詩云面臉丹如朱頂鶴髭鬚長似綠毛龜欲知相府生辰日此是人間祭竈時檜甚喜之是在宋時不特龜之號不忌即二十五日送竈之鄙諺亦無之矣使施此詩於今日其不遭詬怒者幾希

諸暨壽春亭先生于敘嘉慶庚午舉人道光年間官湯溪縣訓導時八十餘歲人極和藹健飲啖健步所到之處人爭迎之老稚婦女無不識壽老師也年逾

九十視聽不衰歷任督學使者皆引重之故不麗於計典先生善談尤喜詼諧同寮中座無車公不樂也向來府試監場例留校官二人皆以命年力強壯者爲便於稽察之故故先生從未監場頗以爲歉咸豐紀元太守和君齡府試忽以命先生先生大喜向上揖謝曰太尊知我尚屬有用之才不是全廢之物衆皆失笑於是端坐堂上者竟日不稍跛倚時先生已九十二歲人咸服其精神之健焉曾同寮公宴余與府教授蕭山蔡二風强先生飲酒食肉進一巨觥則侑以肉一大臠先生盡三十餘觥起而笑曰昔孔子厄於陳蔡飢欲死今我厄於陳蔡飽欲死古今人眞不相及也衆俱粲然

余最不信星命推步之說以爲一時生一人一日當生十二人以歲計之則有四千三百二十人以一甲子計之止有二十五萬九千二百人而已今試一大郡以計其戶口之數已不下數十萬人（如咸豐十年杭州府一城八十萬人）則舉天下之大自王公大人以至小民何啻億

萬萬人則生時同者必不少矣其間王公大人始生之時必有庶民同時而生者又何貴賤貧富之不同也每舉是說以詰談星命者多不能答近見海甯李善蘭所作星命論尤爲暢快其略謂大撓造甲子不過紀日而已並不紀年月與時也亦無所謂五行生剋也其並紀年月與時且以五行配之皆起於後代古人並無此意也而術士專以五行之生剋判人一生之休咎果可信乎且五行肇見於洪範不過言其功用而已言其性味而已初不言其生剋也是干支之配五行本非古人之意矣而謂人之一生可據此

而定是何言歟至五星皆地球同繞日而各不相關夫五星與地球且不相關況地球上之一人而謂某星至某宮主吉某星至某宮主凶此何與浙江之人在浙江巡撫治下他省之巡撫於浙江無涉也今試謂之曰某巡撫移節某省於爾大吉某巡撫移節某省於爾大凶有不笑其荒誕者乎五星之推命何以異是乎其論眞屬透闢足以啓發惑溺與余所見正合然此特論其理耳世之窮民遊士藉此以餬其口者幾千人矣若明著其論則將盡無告者而飢死之亦非仁人之用心矣存而不論可也

爾雅歲陽歲名月陽月名矜博衒者往往用之然每不得其解人或詢之則瞠莫對屢致譏誚第歲陽歲名郭景純雖無註而註見於鴻烈解月陽月名郭僅註月名正九十三月餘俱無註令人莫可探索近見明人葉秉敬所解頗爲詳晰因並錄之以詔學者

歲陽（郭景純無註註見鴻烈解）太歲在甲曰閼逢（萬物鋒芒欲出擁遏未通）在乙曰旃蒙（萬物遏蒙甲而出）在丙曰柔兆（萬物生枝布葉）在丁曰強圉（萬物剛盛）在戊曰著雍（位在中央萬物繁養四方）在己曰屠維（萬物各成其性屠別維離也）在庚曰上章（陰氣上升萬物畢生）在辛曰重光（萬物就成熟其煌煌）在壬曰玄黓（歲終包任萬物）在癸曰昭陽（陽氣始萌萬物合生）

歲名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格起萬物承陽而起）在卯曰單閼（單盡閼止陽氣推萬物而起陰氣盡止也）在辰曰執徐（執蟄徐舒伏蟄之物散舒而出）在巳曰大荒落（荒大也落落大布貌）在午曰敦牂（敦盛牂壯）在未曰協洽（協和洽合言陰欲化萬物和合）在申曰涒灘（涒大灘循萬物皆循其精氣）在酉曰作噩（作噩零落也）在戌曰閹茂（閹蔽茂冒萬物皆蔽冒也）在亥曰大淵獻（淵藏獻迎也大小深藏窟伏以迎陽）在子曰困敦（困混敦沌陽氣混沌萬物芽蘖）在丑曰赤奮若（赤陽色奮起若順陽奮物而起無不順其性）

月陽（郭無註葉秉敬補之）　月在甲曰畢（生物之氣畢聚於此）在乙曰橘（屈平橘頌曰深固難從更壹志兮則橘之性固不可改易者也在乙則物已旃蒙而出各正性命不可移易之謂）在丙曰修（修長也丙炳然宣明其光修也）在丁曰圉（圉卽強圉剛盛之意）在戊曰厲（說文旱石也徐曰相捍石則厲者卽磨礪之厲也戊在中央萬物皆在磨礪之中）在己曰則（萬物各成其性有法則也）在庚曰窒（窒者小塞之意太歲在庚曰上章取上升章明之義而此乃云窒者蓋以陽氣舒散發越非得陰氣翕闢收斂則不得凝聚則上章者正欲窒中得之也在辛曰塞義卽倣此）在辛曰塞（塞者大塞之意）在壬曰終（萬物胎孕於此終卽始之端也）在癸曰極（極卽終之極也極則必返本之畢自然蘊積而不容已矣）

月名（郭註止有正九十三月餘俱無註葉秉敬補之）　正月爲陬（郭註離騷云攝提貞

（於孟陬）二月爲如（說文如從隨也女子從父之敎從父之命故從口二月爲卯陽氣推萬物而出物從卯以生也）三月爲寎（宀音彌仙切說文交覆深屋也爿周伯琦說文字原曰判木之左半也片之轉注疾羊切牀牆壯將字从此夫丙者南方物炳然光起今方三月丙光將露而上有宀以蓋之旁有爿以障之故生氣之化將達而未達也寤寐字皆从爿正是夢覺交接時閉塞未通之狀）四月爲余（說文余詞之舒也此余亦取舒聲之義四月純陽氣大聲矣）五月爲皋（說文从白从本詩鶴鳴九皋皋澤也左傳御以如皋皋岸也澤者深遠之義岸者高聳之義五月氣露物生深遠而高聳也）六月爲且（且古俎字薦物之几也後世借爲發語辭七野切又語助辭子余切告於此女義不順當讀作俎言六月物茂如俎豆之森列也）七月爲相（息亮切親也助也七月物成造化於此若日覩之而手助之）八月爲壯（壯盛大也壯極則衰故在酉日作噩乃零

落之象）九月爲玄（郭註國語云至於玄月是也高誘註閻茂爲薇冒卽玄字之義）十月爲陽（郭註純陽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云）十一月爲辜（說文曰辠也从辛古聲有自新義十一月舊物收藏有更新之端矣）十二月爲涂（說文水名出益州牧靡南山西北入澠此云涂者亦取水從冬旺洋溢流行之義）

世以十二支配十二肖由來久矣殊不知古人一支有三禽蓋取六甲之數式經所用也支各三禽故稱三十六禽三禽於一時之中分朝晝暮則取乎氣之盛衰嵩子朝爲鷰晝爲鼠暮爲伏翼丑朝爲牛晝爲蟹暮爲鼈寅朝爲狸晝爲豹暮爲虎卯朝爲猬晝爲兔暮爲貉辰朝爲龍晝爲蛟暮爲魚巳朝爲蟮晝爲蚯蚓暮爲蛇午朝爲鹿晝爲馬暮爲獐未朝爲羊晝爲鷹暮爲雁申朝爲猫晝爲猨暮爲猴酉朝爲雉晝爲雞暮爲烏戌朝爲狗晝爲狼暮爲豺亥朝爲豕晝爲玃暮爲猪此等皆上應天星下屬年命三十六禽各作方位爲禽蟲之長領三百六十而倍之至三千六百並配五行皆相貫領云云見隋人蕭吉所撰五行大義內吉書在唐呂才宋子平之先不知何時乃專用十二禽也

# 庸閒齋筆記卷八

海昌　陳其元　子莊

司馬遷與李陵善陵生降隳其家聲故史記於其祖李廣之有功不侯三致意焉後人遂以廣殺降致族滅之報其實廣之十六世孫暠在晉霸有秦涼及薨國人謚曰武昭王又七世至唐高祖遂有天下子孫相傳三百年國祚與漢相等陵之子孫至唐爲戛黠斯稱可汗君於漠北亦垂百年是廣遺裔之蕃盛昌熾遠勝衞霍杜甫詩云李廣無功緣數奇奇於生前而昌於身後質固無遺憾遷亦不必代抱不平矣

古人姓字因避後世帝王之諱易以他音而尋復原稱亦有終不能復者漢明帝諱莊呼莊子爲嚴子莊助爲嚴助今復爲莊子莊助矣而莊光之爲嚴光至今不改唐高祖諱淵呼淵明爲泉明景祖諱虎呼虎林爲武林今泉明復爲淵明而虎林之爲武林至今不易鮑昭本名照以避武后諱唐人書之去下火字只用昭字後世但知鮑昭不復知有鮑照甚至有以鮑昭鮑照爲兩人者他若筆畫沿訛遂致音義俱失如孫傳庭之訛爲傳庭稍加考核者咸知之而皇甫暐之誤爲皇甫暉卽素稱淹博者亦未嘗不忽畧也

順治九年壬辰十二年乙未均分滿漢榜壬辰科漢狀元鄒忠倚滿狀元麻勒吉乙未漢狀元史大成滿狀元圖爾宸嗣後不分漢滿榜則滿人無狀元至同治乙丑科崇公綺始以蒙古人得大魁海內豔稱之

世俗豔稱泥馬渡康王事杭州白馬廟巷有白馬廟所祀之神卽此馬也馬作人象垂旒秉圭稱白馬明王考宋人張淏雲谷雜編所載靖康元年冬高宗發京師將至斡離不軍前議事及至磁州州有崔府君祠府君或云唐人其名不傳或云乃漢後崔子玉也封嘉應侯號應王上至州人擁神馬請應王出迎守臣宗澤請上謁其廟上謁廟出磁人力請上無北去乃還泊於相州明年遂卽大位初無泥馬渡江之事也再孝宗本生母張夫人一夕夢絳衣人自言崔府君擁一羊謂之曰以此爲識已而有娠及孝宗誕育之際亦光照天室中如晝時秀王方爲秀州嘉興縣丞郡人皆以丞廨遭火久之方知爲張夫人免身是

歲丁未其屬爲羊又有前夢之應故孝宗小字曰羊是崔府君實著靈於高孝兩朝而願舍之祀白馬何耶

杭人崇尚鬼神每廟之神必撰其姓名尊以官爵在廟從事之人皆具中好事者號曰廟鬼道光己丑余在外家讀書居十五奎巷巷中有施將軍廟即宋殿前小校刺秦檜者也是廟香火頗盛遂有積貲將欲賽會而苦神之官爵不高廟鬼乃遣人賫三百金至江西張眞人府爲神捐一伯爵得請之後乃大行出

會極儀從臺閣之盛計所費千金有餘他廟之鬼皆嘖嘖稱羨不置白馬明王亦曾出會本有王封故儀衞喧赫神無姓名撰爲趙駿二字所過之廟皆以愚弟帖拜之乃拜至一社廟其神爲宋康王於是康王廟鬼喿而出曰爾神乃我王所乘騎者安得稱弟無禮若此應行議罰旁人爲講解始免又出神會時遇他廟之神爵高於本廟者則多人擁神輿疾趨過之謂之搶駕云以示敬五月中關侯出會會中人以侯已封協天大帝其尊無對難過宗陽宮亦不搶駕宗陽宮所祀爲玉帝向來各神過無不搶駕者此局獨否廟鬼恥之乃連夜塑一諸葛武侯像坐於廟門口此會前導至止則遣人迎詰曰君侯未奉將令何往於是隨從之廟鬼相顧色沮曰軍師在此不能不搶駕矣大抵廟鬼所本皆小說家言慢神不經荒誕無理眞令人捧腹至關侯手中之扇款落雲長二兄大人屬愚弟諸葛亮書以及玉極紫微頓首愚妹觀音大士稽首等帖姑無論矣

今人重宋版書不惜千金數百金購得一部則什襲

藏之不特不輕示人卽自己亦不忍數繙閱也余每竊笑其癡崑山令王鼎臣刺史定安酷有是癖嘗買得宋槧孟子舉以誇余余請一睹則先負一櫝出櫝啓中藏一楠木匣開匣乃見書書紙墨亦古所刊字畫究無異於今之監本余問之曰讀此可增長知慧乎曰不能可較別本多記數行乎曰亦不能余笑曰然則不如仍讀我監本何必費百倍之錢購此也王恚曰君非解人不可共君賞鑑急收弆之余大笑去近觀雲谷雜記記東坡先生云近世人輕以意改書

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與易陰疑於陽禮使人疑汝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云云又記東坡集誤以幕容作慕容銀筆之僻作銀筆之譬從容作從容江表作士表李密作孝密諸本皆然遂至於不可讀坡集艱得善本如此此張淏之說也東坡在北宋所言如彼張淏在南宋所言若此是當兩宋之時善

本已自難得今人於宋版書不察臧否一概珍之貴之豈不過哉

安徽當塗縣舉人孫鋆年家有海忠介公手植梅樹壁上猶存忠介詩石刻咸豐年粵寇之亂府城夷爲平地此梅恐不存矣

世宗憲皇帝設立各官養廉銀所以保全服官者之操守也今佐貳等廉尚全給稍知自愛者均藉此銀以恪守官方獨州縣官之廉上官每扣以爲攤捐各項之用署事者僅領半廉一經扣存所得無幾非從前立法之意矣昔宋賈黯以廷試第一往謝杜祁公公無他語獨以生事有無爲問賈退謂其門下客曰黯以鄙文魁天下而謝公公不問而獨在於生事豈以黯爲無取耶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多顯宦亦不能不俯仰由是進退多輕今賈君名在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爲顯宦則又不問可知衍獨懼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之輕而不得行其志焉何怪之有賈爲之歎服司馬温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或不悟而問之公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

而輕去就耶二公惟灼見人情如此此其所以爲宋之良相哉

韓朝宗思復之子也其平生無顯顯可見之跡惟喜識拔後進爲荊州刺史日因李白投書有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之語因是韓荊州之名藉藉至今究竟當日白受荊州之存注與否不可知而荊州遂人以文傳矣我
朝優容禮士者惟德州盧雅雨都轉蘇州畢秋帆制府一時士之奔趨其幕府者如水赴壑大都各得其

意以去然二公晚節均淩替不知天下後世有引重之若荊州者否都轉之孫文肅相國克振家聲制府則後人偃蹇殊甚同治辛未余遊靈巖山經其墓道不禁爲之感喟云

同治戊辰冬十一月余在青浦赴章練塘勘爭蕩田案歸途颶風大作舟在蕩中顚簸不可泊乃沿湖滑行又被風吹向蘆葦中篙艣無所施任其飄泛良久見一小港遂努力循之入入里許遇叢莽而淺因繫纜焉隨從之船皆四散不可覓風稍定夕陽且啣山舟人方理篷索余覘灘際有小逕攝衣而登行數十步田疇綺錯麥已萌芽野鳥飲啄於隴畔見人不驚隨膝左右更數百步得一橋過橋升高岸覩炊烟數縷起木末縱步赴之約又里餘抵一村屋多茅茨編槿爲界計十餘家稻堆在場如比如櫛高下不一男子舂揄婦人織紝皆熙熙有自得之色顧見不速客至雞飛於桀犬吠於門數人雖然問客舟避風至此耶余應曰然因詢以此地去縣幾里皆相顧曰不知也詢其何以不知則曰我等皆佃人出者家無賦稅

又不負租何緣入城指一老者曰此人數十年前曾經到過城者言未既老者亦拄杖至前曰客自城中至此耶因言年二十餘時爲道光三年以水災曾偕里甲至城一次彼時巨浸滔天附舟至縣往返二日亦不能記其里數屈指計之將五十年矣因問城中此時較之昔年當益繁盛乎余曰兵燹之後偏地瓦礫所有房屋十存一二休養生息不知何日方復舊觀耳老者聞之亦復悵然顧謂諸人曰今生不要作入城想矣因言粵逆肆擾時村人將橋拔斷河中均釘木樁是以三年中賊未嘗到兼之連歲豐稔租賦蠲免閭里晏然無異承平時實不知城中遭此大劫也言訖方欲邀余入室獻茶適從者尋至天已昏黑遂辭之徐步而歸村人送至橋畔乃返究亦不識余爲何人余沿路歎息謂此亦今時之桃花源也

明末張獻忠踞蜀行肆殺掠江津縣民戚承勛與妻廖氏居於山村賊鋒駸駸將及承勛謀挈家亡去廖氏以荏弱懼不免誓以身殉謀未定見前村火起知賊至遂脫身走氏杜門待盡而賊顧不入惟鄰里付

一炬矣氏獨處歲餘食將盡幸甕中剩餘穀粒取以播種歲收所入饒有餘糧惟衣履穿敝無可購覓爰葺卉服以度寒暑如是者四十年承勛逃入滇中復娶妻生子年已六旬囊橐稍裕思歸故鄉時天下承平江津縣已成聚承勛至邑訪其里居人無知者遂獨往求之未至村十里餘則叢莽塞逕久無人迹不得已集衆伐木開道而進竭蹶兩日乃抵其村灌木野竹遮蔽道路大樹自屋中出亭亭若蓋乃揮衆持斧芟薙以入忽聞欹樓內人問曰爾等何人擅入我

室驟聞大驚戚乃厲聲應之曰我此屋主人戚承勛也氏竊視良久哭曰果我夫也遂自樓下頭如蓬葆面目黎黑草衣毿毿然殊不類人承勛審諦既眞乃相抱長慟歷述難後事又各大喜同行之衆聞之亦共驚喜相慰於是相挈至縣洗沐更易衣服復至滇迎其家而其處焉夫婦皆年逾九十卒江津人至今傳爲盛事夫守節尙不難難獨處榛莽中四十年蛇虎不害疾癘不侵完其節以待夫之至又得其享昇平者三十載是非天之哀其志而默相成就之不至此

家叔祖仲山先生嘗言近人詩文製器均不如古惟有三事遠勝古人一律例之細也一弈藝之工也一窑器之精也余於博弈不肯用心窑物不甚措意獨律例則數年州縣頗能極思研慮而歎其準情酌理湊乎精微平衡至當眞非古人所能盡也試舉一事言之在青浦日七寶鄉人獲送一拒捕傷事主之賊蓋鄉人家有布機布已織成尙未取下有遠鄉人窺見之夜入其室取剪剪布鄉人聞聲起逐賊棄布而

走追至河畔賊下水逸事主亦泅水執之賊惶遽以刀劃其臂皮破而手不釋遂就擒事主之狀曰賊以刃傷之賊則謂並未帶刀乃是機上主人之剪耳余驗其傷是刃非剪明甚而賊堅稱是剪非刃加之刑嚇矢口不移事主則必欲實其爲刃並聲稱若不審定是刃傷渠必上控云云蓋賊因攜刃傷罪重思避重而就輕事主則恨賊欲置之死地故不肯遷就其詞而認爲剪也余飭差弔取其剪比對傷痕實屬不符而賊刃則無有認之事主及鄰里皆云刃經賊擲

之河中撈不可得余因令事主及里鄰各具刃傷切結以衆供確鑿定案事主等均允服而退獨賊痛哭不已謂生平未慣行竊此是第一次懇求寬釋等情余詭若不聞促令收禁是案遂結矣比解府時賊又哭求謂是剪非刃余笑曰事主已救汝命汝何以自欲尋死乎查例載贓未入手而拒捕者絞監候逾年則減等贓已入手而拒捕者絞決歸於情實而不減等此案布尚未剪下則贓未入手也若攜事主之剪則贓已入手矣汝何必欲贓之入手乎乃悟而叩頭去然余嘗舉是案以詢人人皆謂刃重而剪輕告以例意乃復恍然此眞是例之細處若使爾日事主曉此例則必附會賊之詞而置之死地矣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鐘表上記時辰之洋字乃是羅馬國書一點鐘則一字也二點則二字也以次遞推至十二而止此是字而非中國之所謂碼子者

同治癸酉吳縣之海宏寺僧與益壽庵尼經人控其姦私邑令高君碧湄訊得實僧鞭一百遞解回籍尼

則勒令即還俗寺與庵均封閉入官寺改爲管糧通判署庵改爲清糧公局數百年琳宮梵宇一旦毀於淫汙僧尼之手可爲慨歎聞尚有牽涉高君不復追究嗟呼婦女入廟燒香久著明禁奈何甘於犯禁復市穢聲誠何心哉

福建有泰某者官莆田令正月署中宴客演劇演至雷峰塔許仙合鉢事泰忽大怒呼隸執許仙下堂笞之優人訴曰某戲子非許仙也泰曰吾原知爾戲子若眞許仙則笞死矣一時傳以爲笑江蘇同官某者攝太倉一令方審案突有一人上堂呼冤訴子業剃頭而忤逆者某以瀆擾叱令驅出案畢退堂忽憶有剃頭父呈忤逆事即令役速將在署剃頭之人縛至某一見大怒曰爾奈何忤逆其父叱令重責至一百其人昂首辨曰小人實係早年喪父者某始恍然滿堂書役皆匿笑而散因記黔中苗人稱天子爲京裡老皇帝稱大小官府皆曰皇帝其私稱官府則曰朦粵西猺人稱官府曰瞎噫朦瞎之稱殆春秋一字之褒貶竊謂若二君眞當之而無愧者也

又聞有北人任淮安令民有控雞姦者訴曰將男作女官不解其故叱曰江南下雨與爾江北何干衆爲哄堂大笑既詢知其故乃爲判斷此則語音之誤非二公之倫矣

海鹽徐小雲鴻臚用儀初官戸部主事困於場屋咸豐乙卯鄉試與錢子密吏部應溥同厲場事畢錢索閱其文小雲以屢次被落心志甚灰不復默出固索固弗予一日錢笑謂之曰子文靳不與吾閲今吾乃熟誦子之文矣因默背其起講提比無一字誤小雲

大驚固詢固勿告索盛享允之乃言曰吾前夕夢至一處宫闕巍峩大殿上設公座五氣象森嚴吾不敢登其對面一殿亦有公座三座上人皆絳衣紗帽前朝服色若閱卷然吾因歷階而升潛從其後窺之見中座者手取一卷卷面則君之姓名也閱者執卷吟哦吾亦將君文强記之閱竟見取筆圈點訖乃反其卷面上批曰第八名忽回顧見吾詢曰爾何人答曰亦鄉試者則曰爾不中指門外一處曰爾之卷在彼吾因下階至其處見卷皆以紅紙束之方欲取卷突有數人叱曰爾安得竊視吾因指殿上者曰是伊等命我來其人曰爾不必閙將來自當送與爾閲也遂揮吾出遂醒醒而君文歷歷在目君必售矣比榜發子雲果中式第八名按勘試卷圈點與錢夢中所見者無異錢則挑取謄錄其卷由禮部咨送吏部果是送來閱者亦奇矣哉小雲之弟次雲爲余姪壻咸豐己未鄉試第三場病甚不能入試乃頭場文已中解元因少一場不能取錄主司極爲惋惜刊其文於闈墨後焉子密夢事其姪伯聲太守爲余言如是

今世之姓代有變更如我海甯陳氏之出於高也

聖祖皇帝以文簡相國奏辯知之至

高宗皇帝遂命文勤相國與漢軍高文良公聯族誼焉嘉興錢文端公及鐸石宗伯本姓何近日合肥李相國本姓許則人知之者鮮矣然出海甯陳氏復承異姓者如杭州張簡松先生雲璈及道光丙午舉人戴陳常皆是㓜時嘗記先大夫言嘉慶年間需次東河遇南河河道總督司馬公自言是海甯陳氏於康熙初年承外祖姓爲司馬氏呼先大父爲姪余檢之

宗譜此一支竟無從攷今并公之籍貫而忘之將來更不可攷矣至取異姓爲後者蘇州吳修撰信中係給諫玉崧遊幕廣東途中所收養者修撰狀元及第歸給諫乃告之俾迎養其毋人稱給諫之盛德又聞乾隆時某相國其封翁官石門少尉乞養民家子帶歸後公以狀元提督浙江學政遣訪其家止有一兄爲杇工餬口人勸之往則曰彼自爲學政我自爲泥水耳人咸歎此人之高致爲不可及

外國之新報卽中國之邸抄也閲之可得各國之情

形卽可知天下之大局馮竹儒觀察令美國人金楷理口譯之歷城蔡錫齡筆述之彙爲一冊名曰西國近事彙編誠留心世事之學也余摘錄其事之有關係中外之大計者若干條登之於左

俄國太子以德意志國之强也而深惡之然亦無可制之也故欲與之和以爲利焉（按德意志卽布國）布世子朝於俄都俄王易布國衣冠郊迎五十里館於別宮酌酒上壽布世子避席舉手謝復以巨觴觴俄王酒酣情洽攜手同步度廊榭入園亭登樓倚檻東指而言曰俄前王於六十年前有法之師而奧與貴國皆有勞焉去年師丹之戰大功克成席捲餘威震於列國格士丹城之會約載歐洲諸王如有事侵掠謀并吞者二國共擊之用能邊警無聞與民休息俾海隅蒼生得享承平之福者皆賢王之德世子之功也世子遜謝而對曰西洋諸國俄爲大倘蒙加惠鄰封共成此志則受賜多矣願大王無忘此言拜辭而出

英國新報述瑞典國之新報曰布虎狠之國也非盡

天下之地臣各國之王其意不饜八年前與國助布國取丹麥國之地布已取地卽舉兵攻之今奥國無權聽布國之命矣六年前布攻奥之時法國不助奥國所以布得勝而强二年前布國攻法國亦取其地而英國與俄國未嘗助法國也後俄國駛兵船於黑海英國惡之然俄國之有兵船於黑海布實許之是俄受布之惠也布曰强矣不數年後俄布兩國必有戰爭之事俄國敗而布國更强矣當今之計莫如各國連和以拒布或可免滅亡之禍也

衎王擬裁戰兵議員德爾伯克曰增之不暇何減也

自古敗亡之禍多萌於全盛之時何則大捷之後其氣必驕驕則懈懈則無備君垂裳以受賀臣拜手以歌功或矜其謀或負其勇請田園市第宅侈聲伎之樂竭視聽之娛方且謂兵强地廣一世之雄也金城湯池萬世之業也左顧右盼以爲無敵於天下而孰知喪師失地者積憤生慮積慮生謀揀訓練之兵日伺其隙待時而發誓雪恥而甘心焉以彼之憤乘我之驕其不致敗壞決裂爲天下笑者幾何哉我軍入法都虜法王法人之怨深矣誓墨未乾而餉銀緩納悔約之情見矣願王以法爲戒勿爲所乘則幸矣

法德之戰德屬拜宴國王以師從累建殊勛現稽兵籍計戰歿者武員一百六十二人兵一千五百九十七人重傷者武員二百六十一人兵二萬五百九十八人被擒者武員二十二人兵一千零八十三人逃者武員二人兵三千三百六十三人失馬一千五百四十九匹註冊以上德王王顧謂左右曰甚矣兵之不可輕用也彼喪師失地者骸骨積如邱山肝腦塗

於原野殺戮之慘無論矣即戰無不克攻無不勝如我軍之入法都虜法王厥功甚偉而按軍藉以稽之損折之數人百而我亦十焉此猶僅爲戰陣言之也當夫兩軍相搏轉戰千里居民出走倉皇避兵呼號之聲顛連之狀眞有耳不忍聞目不忍睹者哀此黎元何辜一旦罹茲鋒鏑也自今以往非釁啓鄰封師先加我而妄談兵事爭尚武功者罪之

德國減境內賦稅其制分上中下戶以次遞減田愈少者則稅愈輕又築書觀千楹中建層樓方廣八百尺以每歲稅餘購各國古今書籍藏貯其中士人往觀概不之禁

法人署匿名榜於朝以譏時政意甚激昂內議天津一事其略曰民教相毆曲直姑置勿論而以華人二十顆頭顱僅償一領事之命猶以爲未足去年民叛其上童婦操戈官軍攻城互相屠戮五萬衆蒼生之命將欲何處索償耶中國聽其傳教而法君猶以保衞爲言意之逐布之禁何置若罔聞也

法人會議曰今之中國非復十年前之中國矣製造

皆宗西法而酌爲變通其林明致鎗隊操演純熟者計六萬人誠勁敵也遇有兩國交涉事務須揣度情理毋與爲難

法國兵額日增需餉甚鉅兵部之費倍於禮部布人嫉之相臣畢士麻克乃致書於首領曰大國一困於兵事再困於叛民內侮外侵噫甚矣憊爲執事計大兵之後宜招集流亡存卹孤寡舒民困則莫如蠲賦稅釋鄰疑則莫如裁戰兵胡計不出此惟增兵益餉之是務哉且國勢之强弱視乎人而不係乎兵力之多寡法當十餘年前兵額半近時而用以伐與國則割壤連城伐安南則闢地千里當是時也席捲餘威震於列國小國屬焉大國朝焉莫不謂法之强無敵於天下也於是增郡兵廣戍守前歲以睚眦之怨興問罪之師以强伐弱易與耳乃一戰而敗於茂士再戰而辱於師丹三戰而都城舉和議成矣昔者之兵力半於今而勝今者兵力倍於昔而敗自强之道或別有在歟更有請者償款一千兆期以三年限逾半矣而僅繳十之四餘款尙鉅今執事不綢繆於先事而軍旅之是求豈將以彈丸鋒刃踴躍相償哉外臣敢請首領報之曰欠繳巨款敢不剋期以償來書諄諄然以增兵益餉爲言敝邑已知罪矣引咎不遑何容置辯第隱忍不言罪戾更深將何以釋猜嫌而承明敎也夫布王恩德施於法者厚矣大矣我有故地布王復之我有叛民布王除之我有逋負布王緩之此恩此德苟有人心宜如何圖報敢萌異志而蓄陰謀哉境內額兵所以稍增廣而加訓練者良以餘燼重收國旣內空鄰將來伐布之所與鄰之所取若不預爲之備恐重以覆亡之禍貽大國憂彈丸鋒刃之償則吾豈敢云云

英國武員改水雷之制創而新之曰魚雷度敵船之遠近運以電氣能自行水底以擊之試以木筏信然頗自矜喜其僚友曰噫作法自斃矣我旣用以攻人人亦用以攻我則新造數十號鐵甲兵船恐不敷他國試魚雷之用耳

英美二國議員會議花旂船款於瑞士國美人曰當南北分爭時爾國不以輪舟轉售何至焚我商船滅

我稅額且兵連禍結何至四年之久哉夫船款之應償無論矣他如稅額之所虧餉需之所費苟不取諸大國則數百兆金錢之債將從何處索償哉英人不能對權擬約稾請命於朝英王報可署劵而歸君相交第慰勞曰先生休矣仍入議院視事如前浹旬忽召該院而責之曰所議者船款並無餉需稅額之是求也該員曰請命報可而後約成非敢專也於是衆皆譁然曰誰主是議者君相默然而罷茲約稾達於上院上院呈諸英相英相未經啓視遽進英王王復置之內寢翌日漫報之曰可追覽及已隔數旬矣因循悞事以致莫可挽回識者於以卜英政之衰

英駐上海領事默赫斯以事召回謁君相畢令赴講院敷陳中國近事以廣見聞茲摘譯其有關時事者二節一論中外之勢曰在昔通商往來互市止於外口自一千八百五十二年有粤東之盟西商遂通於內地事涉危疑兩情相賊紛然雜處垂三十年利歸於西怨起於華永爲相好之言恐未可恃也一論華英之交曰風俗迥殊異言異服雖西士無相猜之意而華人有非類之嫌我國官商偶出或車或徒咸背指而連呼曰洋鬼子洋鬼子言之者自鳴得意聞之者殊覺難堪蠢茲村愚取人以貌猶其末也曾見中國大臣出使外洋者行趁輪船至堅迅也不聞曰美哉舟乎但曰事機巧而已館以重樓至華美也不聞曰美哉室乎但曰事奢靡而已惡其人矣復憎其物安望其加惠遠人久托宇下乎寵之曰友邦稱之曰鄰國虛與委蛇特時未可耳其意以爲勢似合而實離交似親而實疏云

英國舊臣保兒令當一千八百五十八年曾爲駐華使臣茲刊舊時日記流布歐洲其略曰中國之治民也爲道甚大制禮甚嚴統之以尊親聯之以恩義上下相維不敢犯亦不忍犯非若西國導民以利徒以機械相傾心思愈靈風俗愈薄紛紛然羣斥華人之愚而不知華人正有以識其陋矣

英新報有論時勢者曰各國之志皆苦於用兵惟防海備邊通商修好之是務雖近歲布有破敵之功法有行成之恥而舊好克敦不爲已甚和議既成兵事

旋解此誠與民休息安養無事之時也鯨吞其志蠶食其謀所不可測者俄人耳何則俄之地倍諸大國而財僅埒於次國近膏腴之地而不能全爲己有也且俄非不欲侈其西封覬覦既久而不敢搆難於歐洲者祇以德奥新盟相爲唇齒倘擅搆兵端勝負尚不可知而況奥爲之助乎此俄之所以甘辭厚幣結德國歡而願爲永好也夫既不得志於西必將逞之於東矣印度物產富饒商民輻輳俄人久欲得之而甘心然必假道於華邊以圖進取現擬沿中國邊界營造火輪車路自滿洲而蒙古而甘肅輪路通則印度危無印度是無英國也我國必盟約歐洲自西而牽制之毋使滋蔓則幾矣

又曰俄人擬造火輪車路以達滿洲蒙古現遣其郡王暨世爵人員會議於境上俄人詳察中國山川形勢繪圖刊藏兵部布人購之與中國善本輿圖較猶不若其縝密而於邊省尤加詳焉於陸路則形之曲直也紆捷也險阻平坦也林木之疏密谿山之高深也於水則勢之順逆也向背也濶狹淺深也島嶼之縈迴灘港之出入也某水某山靡不撰說繪圖瞭如指掌夫然有以覘俄人之志矣

俄王諭外部函致駐華暨駐英使臣云俄壤東界滿洲西連印度互市其間者半係俄人近歲稍展其界便通商耳初無他意也鄰不加察疑懼日深遂目俄爲虎狼之國誣我甚矣希將此意咸使聞之

英議院於放院時議明年稅務云歷年各物所得之稅皆日有所增惟印度鴉片烟土稅向得銀八百萬磅茲漸減至六百萬磅蓋以中國四川河南等處廣種罌粟其製漸精食之者亦漸廣恐數年之後將無稅可徵矣

布王革教人掌各郡書院之例從相臣畢士麻克之議也其略曰國勢之强弱係乎民民心之邪正視乎學而學之從違向背則以蒙養爲基先入爲主自教人掌院之例與四方之民肄業於院者耳染目濡受其蠱惑所聞如是所見如是所行亦如是執迷不悟久假不歸知有教王而不知有君上誠人心風俗之大患也夫人之於身也無病則防之偶病則藥之敎

人病國獨不思所以去之何明於治身而昧於治國歟請即禁令專主改各郡書院統於禮曹云云布王復示禁通國各書院肄業諸生有陰習教事者逐之意王欲毀羅馬城教會堂若干所蓋天主教中會徒不少每會分建總會堂一區凡會中之長皆居於此以教王在羅馬城便於朝見也意王欲斥教人而先毀其會堂洵可謂正本清源法良意美矣而教王怒甚諭其相臣曰意大利國育國也王僞王也溯會堂起建之始已歷一千一百年教人之往來必於是辯論必於是耳目之所寄一旦廢之是聾瞽我也於私圖則便矣其如天下各國何

西國婚姻無禮教之防凡男女相悅父母允之乃同往謁諸神甫男曰願爲若夫女曰願爲若婦神甫雙執其手曰無悔曰謹受教遂偕歸而室家焉現意王既還都羅馬蔚然中興敕議院更定婚制革教人主婚之例由兩姓父母請於該管官教主惡奪其權而亦莫可如何也

英阿爾蘭島伯而法斯城耶穌教人與天主教人忿爭各聚衆數千人短衣巷戰互皆殺傷耶穌教人分其中隊升屋者數百人飛瓦下擊天主教人遂縱火焚之烟焰燭天歷三晝夜火光中聞風聲鼓聲戰鬭聲號哭聲椽瓦爆烈聲車馳馬逐聲雞鳴犬吠聲嘈嘈然一時畢集本境巡捕一千四百五十人馬步軍二千七百人竟不能彈壓馳告都省發兵鎮撫之

美國首領擬減稅以勸耕飭戶部查去年歲內賦稅正供計英銀錢三百八十三兆年終核對用款尚存八十六兆刻酌免三十六兆其餘五十兆暫徵以償民項茶稅每年例得銀錢二千萬員現盡免之並減各雜稅三千萬員賦稅既輕商民益富自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六月（即中國同治十年）至七十二年五月（同治十一年）增造火輪車路七千五百英里西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七月初三日歐洲各國派員會議律法於倫敦各處紳耆亦與焉計會議者日耳曼支派如英德奧各國羅馬支派如法蘭西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各國其派員三十七人有數人爲刑司數人爲議員數人爲學院

土耳其王委政相臣境內大治布與肯遣使與之修好茲復上言曰郡縣長吏俸錢太薄是導貪也宜遷增之俄王遣其弟偕世爵大臣聘於土京其大臣卡里拍沙致國王之意曰敝邑褊小介於大國之間昔惟法人是賴今敗於布勢難復振近聞俄布與爲伯盟之會修王業於歐洲倘邀三王之靈寵後惠敝邑共敦永好凡有征伐之事敢不悉率敝賦以從

俄德奧三主會次各稽本國軍籍合三國之兵數與歐洲各國相較則國之大小勢之强弱見矣俄國陸

兵計一百三十六萬二千三十四人所屬亞西亞境可薩克兵不與此數馬計三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匹砲計二千零八十四尊奧斯馬加國陸兵計九十六萬三千零五十一人馬計十三萬二千三百二十二匹砲計一千四百二十四尊德意志國陸兵計一百零五萬二千五百零六人而在籍聽調者不與焉馬計二十三萬九千三百二十四匹砲計二千零二十二尊法國陸兵計五十萬五千五百三十七人馬計十二萬三千九百三十九匹砲計九百八十四尊意國陸兵計五十萬零一千九百九十七人馬計四十三萬四百七十二匹砲計七百二十尊英國陸兵計四十七萬零七百六十九人馬計四萬二千八百五十六匹砲計三百三十六尊比國陸兵計九萬九千八百七十七人馬計一萬二千零三十四匹砲計一百二十尊荷國陸兵計六萬六千七百六十四人馬計八千五百匹砲計一百零八尊丹馬國陸兵計五萬一千八百七十二人馬計九千三百八十四匹砲計九十尊土國陸兵計五十四萬五千九百三十

八人馬計六萬八千八百三十四匹砲計七百三十二尊西班牙陸兵計二十一萬六千九百九十四人馬計三萬零二百五十二匹砲計四百五十六尊

俄人謂中國近畿各口守禦甚嚴大沽口增築炮臺駕克虜拍大砲六尊並開垣道以通天津十年前時西船至此不易今更因險設防聲援相應金湯之固洵足資拱衛矣

布報謂中國相臣大吏近時譯閱新報皆能深悉各國情形知法國新敗布國新合奧懼內變有分裂之

虞俄患內虛惟農桑是務英國之志祇在通商且與中國最親他國亦願結中國懽云云

右所錄各條皆關涉中外大局者方今外國以俄佈爲强大英則少懦矣故其計畫亦以保守疆圉爲亟而俄佈則頗以不肯用兵自明第英人謀國深遠終爲之備雖然當强鄰逼處之時豈特英人當備已哉有國家者固宜深長思也

折獄之難也余前記三江營眼線證廣勇一案以爲眼線不足恃然其所以必欲誣陷廣勇者其故終不

能明今年在蘇見應敏齋方伯乃知方伯平反此獄亦大費苦心蓋廣勇解赴江甯之後署制軍何公入吳鎮軍之言必欲誅之承審官孫觀察蔣太守均悉其冤而爲線勇所持終不能決方伯旣將上海前後縣及江甯承審各官所得冤濫之意一一剖陳制軍始悟令方伯再訊訊之而事益明白獨無如營弁執之堅線勇又證之力方伯乃謂之曰若輩必不肯已我將此案之實在情形一齊發露後再訊何如於是懼而輸服爰書乃定蓋方伯赴甯時先訪得砲船與賊戰敗時一船弁勇盡死其眼線之勇並非本船之人特營官思避處分而爲之冀獲數盜以自解吳鎮軍初不之知何制軍又安從知之方伯研訊眞情復得將一船兵勇害盡之實供旣兩得其情故一斥之而立解也方伯在廉訪任遇有命盜案件恆懼其枉靡不悉心研鞫州縣頗苦其駁詰然獄少冤民矣余嘗記其二事一爲上海縣案先是蘇州婦因避難攜其已嫁女至上海者賊退後女不歸蘇而另與一人爲夫婦卽俗所謂拼頭也婦利其貲而不之禁如是

者有年壻在蘇不知也久之其人資罄女出傭於巨室以自給然歸來則相處如故又久之婦以乏資厭其人遂聲言蘇壻來索將挈女去席捲所有登舟舟尚未發婦適以故上岸其人尋至爰攜女其逃婦歸女失覓之不得乃欲詐巨室謂其匿女索擾久之無所獲忿而服鴉片以往毒發遂斃縣讞謂婦死緣壻索女故女因姦致母自盡科以死罪獄上公細詢其情閱全案無壻家一詞疑之乃密飭吳縣令提其壻到則始終茫然不知有是事是婦自死於索詐矣於

是俾科女以姦罪完結一爲無錫盜案屢承屢翻而贓據鑿確卽發審局諸委員亦以爲眞盜也公親提研訊見事主則長而大盜乃矮而小究詰再四事主但認贓爲據公因取贓衣反覆覰之遽呼事主前指一馬褂曰此汝之服耶對曰然卽令衣之乃短小甚呼盜使服則卻稱其體盜乃泣而呼曰今日見青天矣此固我之衣也蓋無錫是年盜案層出一無破獲捕役懼比因獲一人强之承復囑事主强之認冀追其責耳後經事主歷歷供出公大笑重責捕役而取一長大之馬褂賜事主服之去曰以後終當爲爾得盜毋代捕誣人也公自言此二案案情均在目前承審官自不留心耳敢矜以爲神哉

淫書以紅樓夢爲最蓋描摹癡男女情性其字面絕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遊而意爲之移所謂大盜不操戈矛也豐潤丁雨生中丞巡撫江蘇時嚴行禁止而卒不能絕則以文人學士多好之之故余弱冠時讀書杭州聞有某賈人女明豔工詩以酷嗜紅樓夢致成瘵疾當緜綴時父母以是書貽禍取投之火

---

女在牀乃大哭曰奈何燒煞我寶玉遂死杭州人傳以爲笑此書乃康熙年間江甯織造曹練亭之子雪芹所撰練亭在官有賢聲與江甯知府陳鵬年素不相得及陳被陷乃密疏薦之人尤以爲賢至嘉慶年間其曾孫曹勛以貧故入林清天理教林爲逆勛被誅覆其宗世以爲撰是書之果報焉

同治壬申春余在上海縣任聞英國領事官某病卒適因公事出城過其門見洋人聚集甚衆以爲送殯也然外國例死者不弔因使人問之則曰領事以嗽疾死醫士以爲必嗽斷一筋所致故剖其胸腹視之人之聚觀以此也向來外國人身死若醫士不能悉其病源則必剖割視之察其病所在乃筆之書家人從不之阻亦並無以爲戚者余閱南史沛郡唐賜飲比村唐氏酒還得病吐蠱二十餘物賜妻張從賜臨終言剖驗五臟悉皆糜碎何書顧覬之議張忍行刳腹子副又不禁止論母子棄市劉勰爭之不能得詔如覬之議垂爲科例由外國觀之張氏母子豈非冤死哉

桐鄉沈茂亭司馬寶樾早歲乏嗣而好施不倦晚年得二子人稱作善之報嘗為余言伊叔曉滄先生炳垣作令時因公赴省會發審局有盜案未承太守命往鞫之盜一見先生即呼曰公非曾任新陽縣之沈青天乎曰然則哭曰吾家門首堆積稻草不知何時人以摺匣藏吾堆中今官以搶劫摺差指匣為憑入吾死罪夫吾果為盜搶得摺匣當藏之家中即不然亦且燬以滅迹安有置之門外草中示人共見之理先生研訊再四知為被誣即白之太守請為昭雪太

守以原問官張某持之堅不肯置力第曰子能平反斯獄甚善然嗣後不得眞盜當惟君是問先生遂謝去不復再審越一年先生在蘇適當午飯有僕人自外至曰今日市中決四搶摺差之盜犯已正法矣先生聞言不覺吐飯滿地次日乃知是日張某亦當午飯忽無故立起大呼撲地死

茂亭又言渠鄉富人精於權算有鄉人某借錢十二千已還而忘未取約遂重索之某不得已即再還之越十餘年富人死而某家生一猪甚肥腯將宰而貨其肉是夕屠人某夢富人哀訴云我不合重收某家錢十二千冥譴為猪償其債明日請君往殺之猪白質而黑章者即我也乞君勿殺而告我家往贖之感且不朽矣日某果邀屠殺猪屠至驗其猪之毛色果信遂不肯殺某彌前事忿且喜即牽猪呼其名而詢之猪人立而啼某大驚撲地病月餘始愈傳聞遠近富人子遂備價贖之歸

道光年間查禁鴉片烟甚嚴吸食者罪至繯首蓋此物在國初以能淫蕩人心貽患不淺蒙

世宗飭部議覆定例通行禁止興販者枷杖後發邊衞充軍罪名固綦重矣自通商開禁之後販烟者乃稱巨商且欲以捐款上邀議敘余任釐局提調時曾力拒之而其意未已也前數年復申此議丁雨生中丞不許乃止然已流毒海內雖十室之邑必有烟館遊手之人嗜之若命有心世敎者無不痛心疾首也近閱雍正七年福建巡撫劉世明奏稱漳州府知府李國治拏得行戶陳遠鴉片三十四斤擬以軍罪而陳遠於巡撫過堂時堅稱鴉片原係藥材必需並非

做就之鴉片烟當傳藥舖戶認驗供稱藥名鴉片熬膏藥用的又可製鴉片丸醫治痢疾這是並未做成烟的鴉片等語巡撫因謂鴉片爲醫家需用之藥品可療病惟加入烟草始淫蕩害人爲干犯例禁之物李國治以陳遠家藏之鴉片爲鴉片烟甚屬乖謬應照故入人罪列款題參云云閱之不禁失笑夫鴉片卽鴉片烟豈又須加入烟草乃成鴉片烟之事足見當時吸食者極少故倘不識鴉片烟爲何物耳

日本國所產之東洋參江浙諸省盛行之醫家或以爲勝於高麗者因其肥大也今閱其國人顯谷進宏日光從軫錄所記云會津七里村有參圃享保中所創種以日光高寒土必宜參乃求韓種以播焉根荄果茂仍徧種於北土諸侯官參之利遂溥天下等語則直是高麗之種參耳何足重哉記之以破世惑

世之論古者每以諸葛武侯不阻伐吳于忠肅公不諫易儲爲惜余謂世遠年湮簡編缺佚庸知二公當日之不諫阻者況陳志明載武侯言法孝直若在必能止主上此行是武侯曾經言之特不能止之耳至明史于忠肅本傳亦不詳公諫易儲事後世遂以爲疑天台齊次風侍郎未第時曾夢于公來謁與之抗禮謂曰昔英廟易儲某實有疏諫留中不發君他日幸物色之後侍郎預修明紀入皇史宬徧檢三日而不得曾作詩記其事然人猶以夢寐之事爲未足憑比邵二雲學士檢得通政使檔冊有于謙一本爲易儲事而公冤乃得白究恨未見公之諫疏也茲閱海甯吳槎客騫拜經樓詩話所載鄉前輩張侍軒先生跋仁和阮泰元氏讀于公旌功錄志感詩序斯錄在

壬午夏（嘉靖元年）先祖檜屏公永訣時手授泰元云予供事實錄獲睹諫易儲一疏憲宗簡及爲之流涕又有請復儲二疏英宗未及閱發爲人臣者當以蕭愍爲法云云按阮氏所云三疏人鮮知者獨惜阮泰元當時既有此本不卽以刊入公集中致久而遺佚爲可痛恨也然公之事於此益明故亟志之

# 庸閒齋筆記卷九

海昌　陳其元　子莊

余於同治壬申曾著筆記八卷德清俞蔭甫太史勸令付梓兩年來索閱者甚夥因之時時有人以新事來相告語余亦藉此破岑寂過而聽焉或過而忘之或過而存之皆付之無心而已今年長夏酷暑適姤微痾杜門不出者累月閒居無事秖以筆墨自娛追憶舊聞並參新得日或記數紙或數日記一紙投筆之餘隨手散棄不復再檢蓋不過以之消磨日月初

非欲再續前書也秋冬之間忽見案頭有一新冊閱之乃兒子德濬德嵩拾余所棄抄錄而成者讀之尙覺足資掌故因略加排檢又益以近事及偶記者補綴之復得四卷不更別爲名目仍續於前記之後自玆以往儻天假之年異日或再有所撰述則如近時紀文達之筆記五種前時洪容齋之夷堅十集也亦無不可光緒紀元歲在乙亥斗指丑哉生魄庸閒老人識於梧桐鄉佳晴喜雨快雪之堂時年六十有四

道光辛丑侯官林文忠公有新疆之役暫寓武林外舅閩盧樵先生家時余竊意經世之學以所撰籌邊策屯田議等作呈教公頗歎賞目爲賈生之才謂以海運衞海疆及墾荒土以資戰士皆他日所必行者後公督陝甘果興屯政惟今日以輪船運漕則公不及見矣公瀕行謂余曰

本朝有兩篇大文字子曾見之乎蓋指關中李天生檢討因篤之陳情表及南滙葉忠節侍郎映榴之殉難遺疏也天生之表余曾讀之較令伯之文更爲肫摯獨忠節疏遍訪不能得忠節爲余六世祖姑丈當

忠節殉義時我祖姑承遺命奉姑太夫人由竇而出得免於難歸家後上事邁姑下撫弱子仰承

天眷遂大葉氏之門家乘外傳豔稱之余於同治丁卯攝宰南滙忠節裔孫東軒廣文來謁以公遺稿相贈始得見其疏忠義之氣炳若日星洵爲昭代第一篇文字會丁雨生中丞巡撫江蘇興舉廢墜余因詳請以境內晉忠臣長合鄉侯袁山松南宋忠臣將軍鮑廉及忠節之墓列入祀典春秋遣官致祭中丞允行咨部立案從此三忠之祀永垂千古然忠節子孫

至今蕃衍袁鮑二公後裔無人則重賴此天家一瓣香矣

說詩者多言變風變雅宋金華王氏柏獨以魯頌商頌爲變頌其說蓋本之唐成伯璵毛詩指說夫風雅既有變則頌之有變亦理也況出於先儒之說乎

世重舉人進士謂爲科甲出身不知唐時始有舉人進士之目皆係未第者之通名天寶十二載敕天下舉人不得言鄉貢皆須補國子及郡學生廣德二年制京兆府進士並令補國子生其已及第者乃稱前

進士明初國子生有逕授藩臬大官者今則國子生極輕蓋以入貲者得之耳

遠鏡至今日之歐洲而精極矣用以測月月中顯有凹凸之形測日則見太陽邊體齟齬如鋸齒日面有浮游黑點大小多寡不一測金星則見有消長亦如月之上弦下弦此皆古人所未見者也然非在上海用西人之遠鏡亦不能知也

世俗譏人曰汝瞎字也不識此紇字之誤也魯臧孫紇及孔子之父叔梁紇皆音恨發反而世人多呼爲核唐蕭穎士輕薄同人誤呼武仲名因笑曰汝紇字也不識流俗傳訛遂以瞎字當之仍呼紇爲核兩失之矣

宋穆修負才使氣中年偃蹇嘗以柳子厚文集鏤版印數百部入都求售有儒生數人共來繙閱修就手奪取怒視曰賢若能誦一篇不失句讀者當以全部奉贈遂終歲一部不售或謂宋世儒生不應拚陋至此不知我輩幼時塾師所點句讀舛誤不少比壯年稍解文義自行改正者固多一時忽略遂致終身沿

訛者當必尚有特無人從旁指駁耳偶閱宋姚寛西溪叢話載左傳句讀二條詢之今世讀者大率錯誤因備記之俾知不特學問無窮盡即句讀亦未易明也故講事以度軌（句）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句）采謂之物聞晉公子駢脅欲觀（句）其裸浴（句）薄而觀之

今時詩文喜用借對以寓巧思蓋古人三十四格內之假對也如白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以赤對朱以子對耶狼狽獸名流離鳥名此假對之工者今尚學之若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以雞對楊蓋取

楊與羊同音天子居丹扆廷臣獻六箴白髮不愁身外事六么且聽醉中詞以丹對六蓋取六與綠同音蒼錄對諸姬以諸爲朱皇眷對紫宸以皇爲黃之類古人傳以爲工今則不取矣然其格不可不知也

詩文有三十四格又有二十四名元微之樂府古題序所謂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篇章操引謠謳歌曲辭調是也

解字當以說文爲正如董仲舒解仁義二字曰以仁治人以義治我此確論也原甫則云仁字從人義字從我則非造文之意矣許氏說歸字從堆從止從帚而以從堆爲聲林氏則云從追於聲爲近似長於許至哭字許則以從吅從獄省文林乃云象犬嘷不亦謬哉

今人作字省文以禮爲礼以處爲処以與爲与凡章奏及程文則不敢用其實皆說文本字也說文于礼字云古文処字云止也或從處与字云賜予也與與同然則避本字不用何哉

秦始皇諱政改正月爲端月漢宣帝諱詢改荀卿爲孫卿明帝諱莊改莊光爲嚴光司馬景王諱昭改昭君爲明妃晉簡文鄭太后諱阿春改春秋爲陽秋唐景祖諱虎改虎林爲武林太宗諱世民改民部爲戶部至今仍而不改非也

古人用書不必沾沾字面如班固文帝紀贊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草用論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意也而潘岳晉世祖誄則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蘭傳元四廂樂歌則曰上教如風下應如卉彼時無人指摘今則以爲杜撰不通矣

虞喜天文論漢太初歷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云歲雄在閼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觜日雄在子又曰甲歲雄也畢月雄也陬月雌也大抵以十干爲歲陽故謂之雄十二支爲歲陰故謂之雌宋玉風賦有雄雌風之說沈約有雌霓連蜷之說春秋元命包曰陰陽合而爲雷師曠占曰春雷始起其音格格其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音音不大霹靂者雌雷水氣也孝經雌雄圖出京房易傳亦曰星占相之書也是干支日月風雲旱雷皆具有雌雄而今之言

陰陽占候者皆無雄雌二字詢以雄雌之理亦復不知蓋久失其傳矣

今官文書凡數目字文單者取字畫茂密者易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作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是也然詩序鳲鳩刺不壹也孟子市價不貳周禮天官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則參與三伍與五通也肆則周禮注編懸之四八曰肆六六無考[illegible]傳今更其陸陸七則墨子周公夕見漆十士以此代七山海經剛山多柒木變漆爲柒是七之爲柒亦有所因俗捌玖拾三字並無出處爲借用耳

親迎之禮近代久不行矣惟嘉興尚遵古禮其奠雁也以鵞代之有杭客見而誚之曰此奠鵞耳豈禮也哉余解之曰今人呼鵞爲家雁其褐色者爲雁鵞而于雁之最大者則稱爲天鵞是鵞與雁本一種也客以余爲強辨不服余因取唐書所載太宗時吐蕃祿東贊上書謂聖功遠被雖雁飛于天無是速也鵞猶雁也遂鑄金爲鵞以獻云云示之客乃語絀而退

月忌爲初五十四二十三世俗相沿久矣術家謂爲廉貞獨火故以爲忌其說不經實乃洛書九宮數耳宮數起於一初一一宮初二二宮初三三宮初四四宮初五則入中宮中宮爲星位之極至尊之地在臣民當避忌故曰月忌初六六宮初七七宮初八八宮初九九宮而宮數盡至初十復至一宮循環數去十四日又入中宮二十三日又入中宮是以初五十四二十三爲月忌也再正五九不上官之說亦以月數當至尊之位人臣宜避耳非有所謂不祥也

昔在金華張太守處閱書院卷題爲宗廟之禮一節有用樹靈鼉之鼓者同事者笑謂抄懷挾誤寫鼉字余謂鼉本音駝皮可冒鼓字本不誤今俗本李斯上秦王書刻作靈鼉者乃眞誤也又有一卷用酒清人渴肉甘人飢閱者嫌其語似滑稽抹之旣乃悟爲禮記是知閱卷不可輕於勒帛也

唐以金紫銀青光祿大夫皆爲階官此沿襲漢制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之稱也漢丞相太尉皆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此三府官之極崇者夏侯勝曰經術苟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蓋謂此也自顏師古誤

以青紫爲卿大夫之服今人言取青紫如拾芥事多因之殊不知漢卿大夫蓋未有服青紫者也故言青紫當指綬不當指服

宋呂文穆公蒙正之父龜圖與其母不相能併文穆逐出之困甚龍門山利涉院僧識其爲貴人延致寺中鑿山巖爲龕居之文穆居其間九年乃出而應試遂中狀元又十二年爲宰相其後子孫卽石龕以作公祠名曰肄業富丞相弼爲之作記今人演劇名破窰記者蓋本此也

古人建功立名其傳者亦有幸有不幸焉蘇武于什門均以抗節著而人但稱蘇武王翠李冰共疏二江厥功相並冰廟食千秋威靈赫濯翠之勞則並無人知之者矣臾兒易牙皆齊之知味者也牙作亂負桓公人本不足道以孟子稱之遂流傳到今臾兒之名僅一見于淮南子而已豈非有幸有不幸哉

南史載劉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集求訴百端遠近咨禀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記耳行聽受口並酬對不相參錯悉皆贍畢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書籍其精力聰給自古未有如此者宋王楙疑之謂人心無二用安有五官兼應如此而事事皆當無幾微錯謬之理謬謂史言之過殊不知資禀之異世所恆有特顯晦有時無人爲表白之遂湮沒不彰耳家康齋弟其晉言伊本生祖寶摩公嘉慶年間自山陰教諭引疾歸里有山陰老友笠舫王君衍梅挐舟相訪公治具欸之延同里朱兹泉先生兆熊作陪王固名士朱亦才士也譚次公以一圖囑王題百韻詩時琴齋兄其

泰尙幼命之來背經書十餘本笠翁心維手寫耳聽背書口談經史遇兒从背或有訛處立卽指摘歷歷不爽可謂五官並用矣席閒二君各競所能王取是科鄉試同門錄閱一過自解元至榜末其人之年貌籍貫三代履歷背誦如流朱以本年歷本繙一周自元旦至除夕行下干支星建吉凶神煞亦默誦無一字訛因互相折服焉然王雖舉進士乃以知縣用復因微罪罷官落拓以死朱則僅中副貢官止龍泉教諭有兹泉文稾行世稾中邦畿千里二句題文他省

抄襲者兩中解元而先生不沾一第至其子仁山先生拭之乃中嘉慶戊辰解元道光壬午進士云

仁山先生爲玆翁長子亦稟異質生彌月後咿唔能讀堂中對聯四歲就學學師授以學庸甫讀即能背誦登進士授山東東阿縣知縣以不長吏治改京秩官禮曹二十年殫心文學各省名下士入都者大抵踵門執經問業門下士幾半天下而先生虛懷樂善愛才不啻若自口出余己亥科試列一等一名卷歸禮部磨勘先生見余文而賞之會琴齋兄以會試至都先生以余名詢誦其文如素習琴齋甚驚不知先生任東阿時縣試文三百餘首老年猶能記憶其過目不忘又如此年六旬病噎症夢數吏報升天曹官醇卽處分後事匝月而沒噫以玆翁之五官並用及二朱先生之過目不忘觀之則劉穆之亦未足多矣王君之見何其小哉

關侯蜀始謚壯繆宋謚義勇我朝高宗皇帝特謚爲忠義並敕於史書均改正焉道光年間又加仁勇二字至封號則明已加封三界伏魔大帝岳侯南宋始謚忠愍繼更武穆中改忠武又改忠文元加保義二字明萬歷亦加封三界靖魔大帝與關侯並焉

世之稱鑒別書畫大抵皆憑一己之見不必盡眞識也其識之精者不過能辨妍媸耳近年重錢唐戴文節公山水雖一扇一楮價抵兼金好事者爭收藏之世姪錢伯聲太守承其家籜石宗伯書法花卉妙一時初不以山水名也近以世重戴畫偶一臨摹輒覺逼肖因時時作小幅署戴名人爭購之伯聲時告余以爲笑前年消夏無事以文節名作冊頁十二幅裝潢交陳仙海司馬戲索廿四金時某廉訪備兵上海留意翰墨適欲購文節畫陳以錢作示之廉訪極爲賞鑒卽留不還陳懼以欺獲咎因以實告廉訪笑曰此子不忍割愛故造作此語耳亟取金如數予之伯聲得重值焉伯聲之畫爲張子青尚書賞識余偶舉是事告之尚書言咸豐年間偕祁春圃相國入直南書房蒙文宗召觀內府珍秘見一巨然畫手卷歷代名人題

畋無不精絕驚歎希有比出相國告以此卷前曾兩見之於今而三究之孰眞孰贋卻未能辨別也則收藏一事豈易言哉

自事例之開文武皆有捐納同治五年左爵相總督閩浙時奏請永遠停止武職捐例大略謂武營捐班太多流品混雜勢豪藉名右職藉爲護符劣弁巧蹴升階專爲牟利一且夤緣得缺竟敢靡惡不爲從前報捐之多實爲軍政之蠹至捐例原爲籌餉起見武職官階捐納例銀本屬無多實亦得不償失云旋奉

俞旨飭部永遠停止迄今十餘年來武官無復捐班營伍較前肅清實爵相一奏之力然自軍興到今以戰功得官者尚不勝其擁擠雖曾文正公奏請以大銜借補小缺（如提督補參遊總兵補都守之類）有功之人猶未能盡登仕版門生周廣才以花翎參將考補千總忻喜不置數年來究未得缺則以員數猥多大府亦實無疏通之善策也

國初宋牧仲尚書自謂精於鑒別凡法書名畫只須遠望便能辨爲某人所作自記於筠廊偶筆中人頗訝之余謂宋公閱書畫多能辨識其氣韻耳至其本之是否臨摹恐亦未必卽能審定也昔東坡初未識秦少游少游知其將過維揚作坡筆語題壁於一山寺中東坡果不能辨大驚及見孫莘老出少游詩詞數百篇讀之乃歎曰向書壁者豈此郎耶夫以東坡當時且不能辨少游之書爲已書則千百年後人乃能辨東坡之眞贋以爲必無一誤豈理也哉家宛廬宗伯書得香光神髓自少至老日有書課臨摹至千萬本人往往取公書截去某人臨數字卽以贋香光

書售得善價收藏家多不能辨

聖祖最喜香光字遇外吏進呈之本有疑似者輒爲沈吟曰其陳邦彥書耶

高宗嘗出內府香光眞跡數十軸

召公詢曰內中孰爲汝所書者公審視良久叩首謝亦竟不能自辨也

道光辛丑侯官林文忠公奉

命至鎭海軍營比遣戍新疆居恆常誦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二語不置不知是公自作抑

古人成何也然忠義之忱可想見矣後公以雲貴總督引疾家居咸豐初元奉
詔起討粵西賊海內欣望而公卒於途中
文宗震悼御製輓聯以賜云答君恩清愼忠勤數十年盡瘁不違解組歸來猶自心存軍國殫臣力崎嶇險阻六千里出師未捷騎箕化去空教淚灑英雄非常　知遇天下臣民讀之皆代爲感泣也

韓昌黎詩云春秋五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今本刻作三傳非也前漢藝文志序云春秋分爲五註

云左氏公羊氏穀梁氏鄒氏夾氏不知漢後此二氏何時亾佚倘至今尚存則古事可與三傳互証豈不快哉

冷齋夜話記蘇子由在齊安時夢與僧雲菴及聰禪師出城迎五戒和尚次日三人言夢皆同頗以爲異良久東坡書至云已次奉新三人大喜迎之建山寺而坡至因各繹所夢以語坡坡曰軾年八九歲時嘗夢其身是僧往來陝右又先妣方孕時夢一僧來託宿記其頎然而眇一目雲菴驚曰戒陝右人而眇一目暮年游高安終於大愚逆數蓋五十年而東坡時年恰四十有九其爲五戒後身無疑故坡恆自稱戒和尚是輪迴之說非釋氏之讏言矣桐鄉嚴芝生太史辰生於道光壬午八月三十日先數夕母王夫人夢遊冥間至一石坊下旁有二女僕扶持之旋來一僧年不甚高就與語語覼縷不可殫述既覺猶能舉其大略至生之夕則又夢見轉輪中出青煙數十道道各一僧四散去而前所夢之僧竟來相就驚而寤則太史生矣諦視之面目宛如夢中所見也太史幼

穎悟弱冠卽登賢書至咸豐己未捷南宮以朝元入詞林散館後不復赴補歸主桐溪講席者已十載矣性樂爲善遇善舉必創行之奔走勤勞不以爲苦余嘗戲目爲行腳僧今年出金粟後身圖囑余題之乃得悉其概太史有自題六絕茲並錄之磨人一第廿年功直與前生苦行同好事欲援儒入釋爲人說夢畫圖中披緇懺悔負君親未了緣當補後身四十平頭須努力談何容易再來人浮圖自昔有詩豪愧我耽吟格不高略有前生心性在每於名利淡相遭足

跡平生半九州想因行腳債須酬不知卓錫會何處可許東坡到舊遊潘家櫞夢久流傳私喜祥徵亦有緣（潘文恭公思補齋筆記載乾隆壬子江南闈中主司夢人送香櫞四枚是科果得兩狀元一會狀適符其數文恭即其一也余生時王夫人亦夢人送香櫞一枚而瑞不相符）想爲闍黎功行淺不教鰲頂作天仙沈迷仕宦與妻孥慧業三生記得無何日塵緣能擺脫依然覓我舊衣珠太史之妹壻歸安沈仲復廉訪自言前生爲瞿氏子出家於永年寺淸修數十年其聽經之鶴業已證果而已以一念不堅遂再入塵世其事亦奇惟坡公及廉訪皆知

前生僧之名姓而太史獨未印證此亦是一缺典然輪迴之說確有據矣

道光戊子鄉試余年十七闈前偕二三友人閑遊西湖行至蘇公祠見人在內扶鸞因入觀之其仙則呂祖也其人多應試者叩功名事仙答以儷語語在可解不可解之間余固不之信也第見人均肅恭致問姑長揖問己之功名乩忽奮迅大書曰爾甲子舉人也戊子距甲子三十六年衆皆視余而笑余亦笑而出曰不靈乩復書曰到期自知衆追而告余余又一笑置之然自是屢躓秋闈至同治甲子余年五十三矣時在甯郡總辦釐捐局務浙江甫經收復並不開科余偶憶乩言輒笑其誕至冬間左季高爵相薦舉浙江人才以陳魚門丁松生及余應　詔奉
旨以直隸州知州發往江蘇補用次年乙丑余在江蘇需次聞浙江補行鄉試余忽憶乩言乃請於中丞回籍應試比到浙江則格於例不能入闈廢然而返復笑乩言之誕至丙寅春奉檄總辦天津海運謁見劉崧巖中丞在坐有言乩仙不可信者余因述甲子

舉人一說以證之中丞沈思良久忽曰如子所言乩仙頗可信矣子非於甲子年薦舉人才乎明明道是甲子舉人何尚不悟乎余聞是論不覺恍然噫乩語誠巧或眞有仙降耶

金陵陳伯敏太守爵言京師秋航和尚工圍棋稱國手飲酒食肉無異平人同治甲子年一百二十歲始圓寂先是太守奉授衢州知府之命秋航心慕西湖與之同行來浙至次年正月徧辭同人云將西歸並促諸相知爲渠餞行諸人乃於十四日設席餞之酣

呼楊飲無異平時兼與某公對局局終云此會難再即此局棋亦是絕著猶手畫所下棋譜徜徉而去元宵早起忽報秋航已逝太守往視則見眼目趺坐雙垂鼻柱至膝其光亮如水晶云然此是釋子或疑其有坐功服氣之術康齋弟壬申冬遇紹城俞寶山老醫云頃有天台老友相訪年已一百十七歲渠之所以得此大壽者久服白朮之功耳叩其服法以鮮白朮四十斤切片冰糖四斤入瓦罐內煮乾曬之久蒸久曬約得八斤日嚼數片以供一年之需此人已服

至六十餘年其子八十餘歲亦服之甚健考神農本草經有朮作煎餌久服輕身延年之語洵不誣也

少敏堂兄元羲長余四歲道光丁亥與余同案入學少敏則縣府及院試均第一有小三元之目文名藉甚顧數奇不偶鄉試輒薦而不售歲科試曾列一等第一第二而不得食餼以增廣生終身晚年遊處州為滿洲恆太守記室賓主極相得太守守處州十八年少敏從之逾十載咸豐四年夏少敏患瘧甫止閑步於庭忽見一青衣踰垣入至後院疑為竊也促步遁之詰為誰其人曰我公差也曰爾即公差亦無踰垣入室之理則出票示之銜為陰府已名在焉知遇鬼乃亟懇之鬼曰奉票提人不能私為縱舍無已君其速出處州境容可免言訖遂不見記其票內共五十餘人第一名即處州鎮總兵文公第三名恆公之門丁某第五名恆公之錢穀友人胡仰山也少敏恍然自失遂立刻治任告歸時已薄暮太守苦留之至次日早外人傳報總兵文公病歿少敏驚遂促駕去行二日至縉雲又得某門丁猝死之信益懼連夜遄

行至金華託余覓舟告以故余謂其病後譫語耳少敏竟匆匆歸越數日得處州來信則胡仰山果又死矣余亦為之駭然然少敏歸後病良已年終亦無恙次年夏恆太守至省見之强拉以行謂事已逾年當可無患乃少敏到處未及旬日一病而逝其逝時曾見前鬼與否無人談及矣然越境乃免豈鬼神之靈其及一方耶不可解也恆太守名奎字聚之為人忠厚方正守處州十八年不調咸豐八年以病乞休去大府委福州鄭太守代之視事十八日粵賊竄陷處

城恆已歸鄭羅重典其遇亦奇

無錫華秋槎先生前浙閩總督孫文靖公之姑丈也嘉慶年間任福建浦下場鹽大使與先大夫同官相議嗣文靖觀察閩鹺華以迴避棄官歸自是不相聞問者二十餘年道光中葉先大夫閒居嘉興華忽訔夜相訪年已九十步履甚健精力如少壯兩目奕奕有光相與話舊甚歡詢其如何保嗇而致此華言自歸里後即講導引之術終日靜坐不以外事嬰心年來頗有所得夢寐間時有異人相接寤則不能見也

數日前夢人告曰子欲求仙嘉興之陳壽人乃眞神仙也因買棹來此尋訪則果有其人思投以名刺則不恭稱弟子則駭俗故持晚生帖謁之乃拒而不肯見固請固拒遂略窺其所居之園古木壽籐亭臺水石覺有五雲縹渺氣象眞是仙境白歎緣慳訪仙不遇頗深悵悵先大夫笑曰陳壽人我素識之飲酒食肉猶夫人耳華曰不然眞人不露相遂別去越日先大夫見壽人語以華君所說彼此鼓掌大笑後咸豐紀元粵匪亂作壽人歿久矣先大夫一日歎曰陳壽人眞神仙也座客問故先大夫曰古語有人專精事天神積久不倦神感其意現形而問所欲其人謂不求富貴但願一生無是無非衣食粗足居佳山水間妻賢子孝優游卒歲而已神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福非凡人所能企及爾欲求富貴則可耳壽人席先世遺業擁貲巨萬樂善好施與人無競所居則米岳珂之金陀別墅爲嘉禾第一名園日飲醇酒以法書名畫消遣子孫皆讀書入泮一家雍睦生平無一拂意事當此烽煙告警則業已化去謂非神仙而何座

客皆太息以爲然嗣二十餘年同治壬申余自蘇州歸過嘉興見德清戚曼亭先生問余此行有所遇否余戲應曰此行祗見一仙人戚愕然詢故余因述先大夫所言蓋戚亦當年座上客也戚曰是固然矣今子所遇爲誰余曰南皮張子青尙書少年以狀元及第歷中外官至一品勛業文章政事彪炳一時年逾六十夫婦齊眉兒孫繞膝門生故吏遍天下最難得者上有九旬之壽母此時以養親居於吳之拙政園極聲色園亭之奉以承歡一家之中太和翔洽洪

福清福兼而有之此又非陳壽人所能幾也謂非當代神仙而何先生亦撫手笑曰然

功令獲鄰境應斬梟盜犯三人者卽予升擢閩粵二省海盜頗多地方官緣是得超遷者指不勝屈然以殺人得官仁者固有所不忍也吾家宗人有官福建同安丞者獲盜三人遂擢江西樂平令期年而病見一盜在牀前索命二盜窺戶而笑禳禱無效未幾遂卒蓋笑者眞盜故不敢入門而索命者則寃鬼也後先大夫宰福建光澤縣亦獲鄰境夥盜數人友人或勸鍛鍊以邀功者先大夫舉是事以告曰吾非惟不忍亦不敢也乃論以爲從律均免其死嘗訓余弟兄曰此數人若果係盜首吾亦不願以此升官耳同治癸酉在蘇州與四明胡竹亭刺史壇譚及是事竹亭言其攝江都縣時獲金匱盜犯三名案定後上官將照例予以奏獎竹亭推其功以給同城前獲處分之縣尉及汛弁爲之開復頂戴而已不邀賞其用意與先大夫合然居今之世能如竹亭之存心者有幾人哉

南滙衛城本上海地雍正間析上海華亭二縣地置縣以本有南滙衛故遂名曰南滙縣自明以前之人物昔爲華亭上海者皆就其所處所生之地歸之南滙焉李辰山高士在明爲上海人而居於南滙衛城中故南滙縣志以爲南滙人高士生於明崇禎十年桂王時曾官于桂林及桂王事敗走歸託跡黃冠以醫藥自給後寓居平湖年七十病卒朱竹垞檢討爲志其墓所著有南吳舊話錄放鴨亭詩古文集均爲竹垞收存今曝書亭藏書散軼則高士之著作不知流落何所是否尚存于世不可知矣惟縣志載其放鴨亭詩二首爲吉光片羽耳高士之屋在南滙城中者曰濛波小築其南爲放鴨亭屋今已夷爲田畝惟亭則尚有遺趾余宰南滙時訪之不獲謝事越六年秀水金君老人亦攝宰事其叔蓮生學博鴻佺徵文考獻求得其地但見衰柳啼鴉荻蘆飛雪亭趾僅存于野水橫潦之中流連慨慕想其孤忠而悲其遭際亟思興復未及措手而君老人又調吳江去光緒紀元余渴蓮生于吳江蓮生手高士墓志并所作放鴨亭

懷李辰山先生長歌一首相示囑余函致南滙士人早爲修葺以存古跡嗣得覆書則謂邑小民貧一時不能集事不禁爲之慨然特將蓮生之長歌錄之庶他日有好事者爲之興舉焉未可知也高士許彥貞字我生後更延昰改字辰山

坤甯宮中驚戰鼓銜香金鶴沒敗堵（宣德年鑄香金鶴以定時刻見宣德鼎彝錄）危亭日落呌鵂鶹尙占官家乾淨土李郎矯矯人中龍隻手直欲擎蒼穹請纓年少苦無路悵煞冠佩假伶工福藩庸懦天奪魄半壁東南輕一擲靜

江重建小朝廷桂王繼起眞雄特荷戈萬里邁終童獻策驚倒瞿文忠飛書走檄愈頭風印懸肘後磨青銅是時諸臣同戮力天塹長江重開闢毁家紓難脫釵環況有英雄出巾幗（桂林戰守三月援兵索餉而譁瞿文忠夫人邵氏捐簪珥助之）朱絲掛頸悲烈皇可惜不繫西平王鑾邦手縛眞龍種猶是人阨非天亡歸來高隱茅亭宿閒放白鷴非行樂感憤時彈皐羽琴裹來惟向西臺哭我朝碩學薦鴻詞遺老聯翩趨

丹陛雖飛不羨冲霄鶴雖伏甘爲斷尾雞明知仙佛皆如夢破體黃絁示無用香積廚充義士薇何曾迷入桃源洞家亾國破臏閒身埋骨東湖塔尙存藏書奚必傳嬌女遺藁還同付故人我來弔古尋陳迹荒亭盡圮堆瓦礫長隄衰柳鳥呼風愁煞蘆花頭雪白君不見投荒窮老沈太僕吟魂飛墮澎湖曲（鄞沈太僕光文以遺民終老台灣）又不見遺民尙有葉與熊（兵部侍郎葉廷秀與吏科都給事中熊開元均爲僧以終）棄家削髮空王宮銷聲匿影將毋同

世以揚子江之中泠水爲天下第一

高宗皇帝嘗製一銀斗以品天下之水蓋以質之輕

重分水之上下遂定以玉泉爲第一而中泠次之惠泉虎跑又次之此外惟雪水最輕可與玉泉並然自天降非地出故不入品

鑾輅時巡每載玉泉水以供

御然或經時稍久舟車顚簸則色味或不免有變則可以他處泉水洗之一洗則色如故焉其法以大器儲水刻以分寸而入他水攪之攪定則污濁皆儲於下而上面之水清澈矣蓋他水質重則下沈玉泉體輕故上浮挹而盛之不差錙銖古人淄澠之辨良有

以也然以水洗水之法世鮮知之

常州丁少香太守喜詼諧出語成趣官金華府經歷時會當府試武童衆官皆集德清楊翰村學博宿儒也言坊行表人皆敬之丁適小遺於中庭楊謂之曰須避三光丁忽問曰天上視吾輩人有如何大楊笑曰不過猶人之視螞蟻耳丁曰然則君曾見螞蟻小遺乎衆爲哄堂楊乃默然丁後舉以告余余謂昔人登泰山詩有俯視齊州九點煙之句夫九州只九點煙又安能見人第君子戒慎所不睹恐懼所不聞當

無時無刻不將以敬耳丁亦默然

青蛙神杭俗稱之爲青蛙將軍或云金華將軍蛙不恆見見則視其色以占吉凶余於道光戊子在杭讀書三年習聞其說未之見也甲辰夏銓授金華縣訓導到杭領憑寓金剛寺巷金宅書館內是日杭人迎元帥會街衢充塞夜猶演劇未已余不往觀而與主人弈棋將三鼓矣忽僕人坌息至謂余臥室內青蛙將軍在焉於是金氏合宅老幼奔走往觀余諦視之只一青蛙踞於案頭余曰蛙耳衆曰不然身有金點

足分五爪此將軍也遂具香燭供以燒酒衆羅拜於下蛙略不爲動久之躍至杯畔以兩爪據杯沿若呼吸狀又久之身色漸變爲淡紅腹下則燦若金色衆皆曰將軍換袍矣乃舍杯緣案後所懸畫幅而上直至頂格踞坐良久時已將四鼓余倦甚擬睡金氏乃以盤承而下之盛以漆盒裹以錦袱男婦持香提燈送至巷口金剛禪寺中寺僧迎至佛前供定解袱啓盒視之則已渺矣此事爲余所目擊蛙亦靈異矣哉

嘉慶戊寅福建鄉試先外舅閒藍樵先生充同考官

題爲旣庶矣一節主司閱文合意者少至十八日猶未定元外舅適得一卷薦之主司大喜以爲獨得驪珠矣傳集諸房考示之合座傳觀咸嘖嘖贊賞內中一人獨曰文甚好記從何處見之主司駭曰是必抄刻不可中矣然此文君究從何處見來某凝思良久無以應外舅乃前謂之曰每科必有解元解元原無足奇各人房中必有一房元我房中即不得解元亦無所損然君無確據而以莫須有一言誤人功名未免不可耳某大慚因向主司力白謂其文劇佳讀之

有上句卽有下句故似曾經見過實則並未見過也主司又令各房官於刻文中再加搜索竟無所得遂定解元比放榜後某公於落卷內隨手䌷得一卷卽已前所見者與解元文一字不訛持以示外舅共相驚歎謂此君必有陰德繼乃知其母撫孤守節三十餘年子又甚孝其解元固天之所以報節孝也

新昌俞君煥模貧士也道光己亥科鄉試俞欲往而窘於貧因憶及往年曾爲某村息訟事姑往干謁至則村人歡迎爭爲設饌贈以二十餘金且作投轄之

留俞無事閒遊村市見破屋停十餘棺已將朽腐詢之皆無主者俞惻然盡舉所贈爲掩埋焉親視畚築至暮而歸歸途於小肆中見抄本文十餘篇以數文錢購得之槖裝旣罄踉蹌赴杭寄食友人處比入試闈題爲季康子問仲由一章適抄本內所有因稍加改削錄入竟得解元最奇者文係如題三比原本每比末句曰此官才之一法也俞以官才字音類棺材改作官人而不知卽是掩埋棺材之應自來作善獲報未有若斯之亟速者先琴齋兄是科中式第三與俞同年俞告之甚詳

前浙江學使吳和甫先生存義同治丁卯考優閱至仁和姚櫆卷忽假寐見羣鴨飛鳴座前似若乞恩者然醒而異之疑此君必有因果遂拔取之榜後來謁詢其所因云已三世不食鴨矣杭人羣傳爲鴨兒優貢云戒殺茹素近於佛教然未始非君子愛惜物命之仁心卽此一端姚君已食其報至癸酉又舉孝廉少年英俊前程正未可量也

憶三十年前與秀水汪鐵宋明府和梅同坐冉里草

堂有人入告曰某戚死矣家無一人鄰里殮之銕宋愴然良久曰吾今乃信天道因言其父故名諸生累試不第遂去爲小官官江蘇巡檢年已暮矣亟亟爲子孫計無惡不作無作不惡見銀錢卽作鸕鷀笑雖逆天理悖人倫勿顧也一日有父控其子忤逆者子大懼倩人關說許餽米十石免責某允之旣又謂其人曰若再能加米十石我爲杖厥父二十何如子大喜如命次日坐堂鞫訊觀者如堵牆先呼厥父上堂訊數語卽傳呼拿不孝子厥子喜父之將被杖已

早伺於門矣呼未已子卽趨而進某罵曰若不知父
之呈爾忤逆而敢來耶子對曰父年老獨行恐其傾
跌追隨而扶之來耳某遂霽顏曰始我以爾爲逆子
乃今而知爾爲孝子也然爾父控爾不孝也曷故子
因訴家貧父索奉養奢力不能盡供云云父在旁怒
斥其妄某不之聽婉謂其子曰我已知爾父之悖矣
然天下無不是底父母爾第盡爾子職爾父自能回
心以瞽瞍之惡舜盡孝乃能感格之況爾父之惡尙
不至如瞽瞍乎爾旣扶之來可仍扶之去因顧諭厥

父曰爾有如此孝子乃控以忤逆可謂老悖矣此後
當體恤爾子毋再蹈故轍天下未有父慈而子不孝
者也卽諭傳點退堂父怒極無可言將下堦子來扶
父揮之以肱口喃喃言世上顧有如此糊塗官觀者
皆笑某忽拍案大怒曰我好勸爾爾乃敢罵父母官
乎叱隸捉回笞二十逐出而白粲二十石積乃倉矣
其他行事類如此未數年以惡疾死死後妻媳相繼
歿所積貲蕩盡今其子又死遂致滅門可不令人警
懼哉先大夫嘗言福建同寅某公嚴於催科每比卯

輒流血滿地鄉民欠課者杖之盈千累百哀號之聲
有若鬼嘷故輸課輒報最而宦橐亦充裕焉然身歿
之後亦遂絕嗣貪與酷之報昭昭不爽也
願爲良臣無爲忠臣此古人對君之言然實確論也
先大父嘗爲余輩言我家自
本朝開國以來百八十年家門鼎盛躋八座入臺閣
者指不勝屈然賞戴花翎者僅一二人祀昭忠者止一
人足見世値昇平軍務不作天下乂安之故此國之
福亦家之福也乃不三十年粵逆搆亂江浙騷動咸

豐庚申余以軍功得保花翎人皆稱賀先大夫愀然
曰爾記乃祖昔日之言乎此非國之福亦非家之福
也未幾江浙淪陷余家流離轉徙疾病死亾幾無完
卵乃得花翎之
賜者續有四人入昭忠祠者竟有五人雖生榮死哀
仰邀
恩寵而家門凋謝一時難復舊觀今雖幸際
中興得安生處然痛定思痛回思我祖我父之言能
不慨然

咸豐四年粤賊據揚州諸將帥圍攻之賊守堅不能下乃奏請決湖水以灌之

文宗皇帝赫然批答曰愁不得揚州無并傷吾百姓也

聖主愛民之深眞與天地同廣大矣不十年而奏廓清之功有以哉

嘉慶三年先大夫在京邸見相國和珅家查抄賞告余等以爲私家之富較前明嚴氏天水冰山錄有過之無不及也近於陸定圃寓滬瑣記內見其籍沒單

一紙可謂洋洋大觀矣用特錄其金銀之數以作貪夫之鑒焉

銀號十處本銀（六十萬兩）當鋪七處本銀（八十萬兩）赤金（四萬八千兩）元寶銀（五萬五千六百个）鏡稞銀（五千三百八十萬个）蘇稞銀（三百十五萬个）番錢（五萬八千圓）制錢（一百五十萬串）

咸豐中以粤賊肆擾舉辦團練各省均設團練大臣以巨紳主之蘇則龐公鍾潞浙則邵公燦王公履謙後浙事敗王公獲遣戍之罪然團練大臣特有其名而不能節制諸郡縣也每縣各有練局委員紳董主其事第認眞舉行者少故賊所到之處勢如破竹不能支吾耳金華府屬辦團練者推金蘭二縣金紳則朱駕部允成生員方滋李璠賊至皆與之角戰久乃敗散蘭則諸葛一村拔貢令優貢壽燾爲之主各村皆附和之其初聲勢聯絡甚爲賊憚後則村董內良莠不齊於是施家灘等處藉盤查奸細爲名殺人奪貨行旅視爲畏途諸葛二君亦不能禁止王壯愍中丞委段臬使光清親往查辦竟不能戢大營兵勇非

數十人連檣而行即不得免甚至本地差委各官過之均遭擄掠示以冠服曰僞也驗以印文亦曰僞也幾至無理可喻余初以爲傳聞之過嗣因嚴州權臺公事舟經其地即有數人登舟口稱盤查搬動箱籠什物見余頂帽則譁曰此僞官也一時聚集至百許人各持刀仗勢已洶洶適有一武生鄭姓者來見之叱曰此金華陳老師也若等不可無禮乃皆散去鄭君來前慰藉謂此輩業已豺狼成性擄奪戕殺將來必致大禍某行且避去矣未幾張帥自金華敗退潰

兵過此憤其從前之阻梗登岸焚殺兩岸十餘里靡有孑遺此亦好還之報第未知鄭君已先避去得免於難否然蘭溪之團練遂散矣夫團練而至於爲暴此亦何異於作賊是蓋由前邑令某公遇逃散兵勇過境者不問是非概行殺戮人皆覩殺爲固然遂致尾大不掉從來莫可如何同治元年李爵相在上海軍中與余言及某公殺勇事深以爲非蓋爵相爾時過蘭溪寓唐副憲壬森家習聞其事也

庸閒齋筆記卷九終

---

# 庸閒齋筆記卷十

海昌　陳其元　子莊

張壁田軍門玉良四川人由行伍從向忠武公自廣西轉戰至金陵積官至廣西提督賞穿黃馬褂短小精悍驍勇善戰威名甚著咸豐庚申杭城被圍軍門奉檄來援至則杭城已失軍門以三十騎乘城而上既登則周麾而呼曰大軍至矣賊狼狽奔逃不費一矢杭城遂復於是聲望大振浙省倚之有若長城未幾金陵大營告急檄之回救杭人留之幾於攀轅臥轍時余從署布政使麟壯介公到省目睹將軍瑞公學政張公挽留之切竟至跪求而軍門以令嚴不敢少止遂率師去乃到中途大營已破常州蘇州均不能守仍返於杭所存親軍僅數百人巡撫王壯愍公招集潰散悉軍實以予之俾進規嘉興以固浙江門戶乃連戰失利軍械遺棄殆盡而所將之卒均是敗兵逃勇銳氣盡墮已不能軍不得已復歸於杭杭人已自輕之兼所部不能斂戢時有騷擾杭人恨之詈之至斥之爲通賊巡撫亦不加以

禮遇任其驅搖江渚庚癸頻呼無人過問較之前日跪盟之欵洽崇重若天壤矣未幾嚴州被陷巡撫檄令往援軍門率所部五千餘人至蘭谿之大洋鎮扼守蒐卒簡陣力圖攻取時余奉檄佐松百川太守辦理軍米糧台因時與軍門相見談次每以兵勇不能用命為恨余曰何不重賞罰以激厲之軍門曰此等屢敗之卒一言及賊即心膽墮地非獎勸所能振作因頓足痛恨何制軍棄常州不肯守不然同死於彼豈不光明磊落云云又言杭人謂我通賊我以一走卒蒙拔擢官至一品花翎黃馬褂皆邀異數就令降賊安能如此此時亦不必辨正當一死報國明吾心耳然其勇大卒驕悍擄掠不可制營官亦無如之何商民怨之切齒嗣後援金華復敗走攻嚴州克而守之旋又為賊破威名沮喪益甚久之杭州被圍奉檄回救駐師江干餉援俱絕人無固心軍門志氣愈厲每日出隊擊賊出必珊瑚冠黃馬褂以自表異時余避居富陽曾棹小舟往見之以高敖曹旗

蓋為戒軍門慨然曰力竭勢窮杭城必失我軍必潰與其草間求活孰若先死於行陣之得所哉會報賊出隊即麾衆持矛而去余知其志在必死太息而歸越數日果為賊礮攢擊折其左股舁至營以軍事屬總兵况文榜而瞑况統其軍逾月城破軍潰况闇行至上海投李爵相軍爵相用之擊賊有功竟以功名終聞軍門歿後三四日中夜士卒忽聞號令出隊殺賊一軍驚起開營欲出忽悟其死皆大驚痛哭其義憤之氣雖死猶生謚曰忠壯宜哉同時將帥援浙有名者曰江長貴李定太周天受皆不能成功異時江李著績他省周則戰死甯國

自咸豐軍興以來忠義之士奮身殉難不可勝計其被表揚蔭子孫者固不少然湮沒無聞并姓氏不傳者尤不少也王鼎丞刺史定安嘗言從曾文正公攻安慶時江邊有一賊壘諸軍環攻之一營官戰甚力所部死傷甚衆鼎丞念其勤當諸軍暫退尋食時親詣其營視之此營官力歸就食金瘡遍體部卒已亡其半忿怒大言不破此壘誓不生還云云比暮壘拔

文往視之則其人已陣亾殘卒亦幾盡矣至今言之猶爲慨然然此君姓名鼎丞不能記憶也咸豐辛酉四月十九日粵賊自湯溪撲金華時太守王君桐有楚勇五百駐於城上城大勇少不敷守陴乃令出守大橋余登城觀賊見一勇方據地蓐食一勇荷戈至謂之曰賊勢甚盛我與若走乎其人大怒目光如炬擲其碗起曰吃伊口糧此時可言走乎若與我往殺賊耳卽持一鎗疾馳而去余竊歎曰若兵勇盡如此賊不足平也乃此五百勇守橋力拒自卯至巳賊竟不能過而張軍門玉良率援軍由蘭溪至矣方忻慰間軍門一戰而北賊遂長驅入城金華立時失守此人計必死矣然其姓名并不能知也此爲余所目擊者乃談者謂賊以六騎至而金華卽失此五百人三時力戰之勤一人奮身之勇均抹煞不傳哀哉

江蘇淸河縣北四十里有鎭名徐家溜爲海沭往來通衢附近莠民每以年少婦女件宿行人名曰趕店卽北方茌平腰站等處之惡習也金烈女者乳名扣子農民金本玉之妹雖農家而姿質秀粹幽嫻貞靜有大家女軌範幼時卽許字明尙忠繼子鳳岐爲妻過門童養明尙忠係咸豐年閒大盜陳三虎漏網之餘黨也同治十年鳳岐年已十五歲尙忠貧無賴欲令烈女趕店女不可尙忠疑鳳岐主之日夜凌虐鳳岐不堪遂亾命不歸鄉里則傳爲尙忠活埋致死矣女亦心疑因歸甯不復返十二年六月尙忠夫婦至女家勢洶洶索女飾言鳳岐已有信且歸歸後當卽爲成婚女兄畏其橫聽攜之去乃抵家日卽促令趕店始以甘言繼以惡語終以鞭笞女拒之益堅尙忠等無如之何於是日夕磨難冀其或有轉志然女至是已無生意矣荏苒至十一月有過客見女豔其色啖以重金尙忠喜又過女女不肯箠之撻之女則以死自誓尙忠怒於是與其妻謀曰彼之所以固拒者以未失身也若強污之彼見節已毀事或可成乃女拒益力則以油捻紙灼其手臂繼及胸腹灼至糞溺滴瀝女絶無乞哀順從意夫婦咸怒決計殺之以滅口遂褫剝衣裩以繩三匝縛於木凳更益火灼其頭面至足膏黃焦黑血肉模糊女終嚙齒不出一聲而

死尙忠益怒復以刀斫其頭面數處並割其二乳以洩忿鄉里見者皆爲髮指事聞到官尙忠夫婦願狡供謂女有外遇尙忠妻疑尙忠亦有染故尙忠憤而致死而女兄懦不能白官亦不察遂據詞以獄上廉訪應公閱其牘疑之密訪研鞫乃得實情敬其貞烈哀其慘毒遂抵尙忠夫婦於死而詳請中丞專摺具

奏請

旌表並在徐家濔地方建坊立祠以快人心而伸正氣蓋向來請旌之件多歸　題本此案爲表揚奇烈

起見故不拘常格也嗟乎金扣子以農家女目未睹詩書身未習姆教且生長於盜賊之家而能堅持大節萬死不移此眞天地閒氣所鍾廉訪極力爲之彰癉豈徒爲維持風化之盛已哉

富陽蔣孝子元順余壻濟霖之曾祖也四歲喪父家貧借其兄樵采以養母兄夭母哭之瞽終其身得風痺疾孝子負以臥起食飲匕匙便旋牏厠躬進奉之勿稍懈妻朱亦賢食姑恆飽已則糠覈而已朱先姑歿元順躬兼婦職母不覺婦之亾也母患頭眩祈神籤須野猪腦鮮荷葉時隆冬二物不可得則求之餘杭越嶺冒風雪顚踣幾殞迄無有傷息呼天繼之以泣忽獵者攜一物至視之野猪首也長跽告之故獵者憐而以腦與之歸途見溪中浮一葉睇之乃鮮荷益大喜持以進母眩頓差有稱其孝者歎曰吾不能愈吾母身之疾天酷我天酷我奚孝云晚年家漸裕有三子七孫以上壽終咸豐五年得旌表並建孝子祠十一年粵賊陷富陽所過焚殺獨於孝子祠焫香而去嗟乎孝庸行也而乃感鬼神格盜賊如此乎人

子之於父母其可忽乎哉

旁觀者審當局者迷古語也富貴利達之地當局者夢騖於進取而不知已蹈危機紛華靡麗之場當局者茀樂其宴安而不悟早墮惡趣在旁觀者卽非明眼人亦能料其敗也獨有富貴紛華中之苦境則祇當局者自喻之旁觀者不能知之也昔金匱孫文靖公以閩浙總督來嘉興閱兵千夫擁護萬衆觀瞻聲勢赫奕一時先大夫謁於舟次公言三十年前以諸生攜一僕歸家犒舟泊此今雖風景如昔而意興轉

覺不如昔時先大夫對以封疆任重此心不免憂勞耳公曰非也因指中間供奉新到之廷寄曰外人觀總督如何榮耀而不知總督心中之苦惱此一件事令我措置萬分爲難矣然所爲何事公卒未明言也同治己巳余令青浦有洋人爲盜在澱山湖中拒捕殺礮船哨官都司一人礮勇七人百姓三人余往勘驗盜已遠颺屍骸狼藉無可如何姑令收殮再行緝兇歸時在輿中籌劃此案中心怏悶欲死然呵殿騶唱如故也中途遇二老嫗避於道傍指余嘖嘖相謂曰此不知前世如何修行乃能修到如此余聞之默念我方恨今生何以不修做此知縣而彼乃羨慕謂前世修來者何見解之相左耶忽憶孫文靖公事不禁爲之失笑則旁觀者審一言猶爲未的也

澱山湖之案其始有英屬國之流氓（即中國所謂光棍者）在上海糾合英國人二買一蘆墟船乘之雇上海人二爲服役雇寶山人二爲行舟至黃渡地方又雇一青浦人將至澱山湖舟行遲復於田間雇一人助之行至湖中適遇一地保錢糧船遂劫之乃船中僅有錢二十餘千耳地保跳而免適見橋畔有巡緝礮船在地保熟其人乃呼救哨官令起椗追賊顧勇數不足有鄉人三踴躍從之賊望見追至揚帆逃礮船追十餘里至崑山縣之千墩鎮日已落矣不能及爰發礮擊之一擊不中再發幾及之賊遂落帆洋人三立於船頭以手相招若將還物也者礮船遂駛近不爲備相距咫尺洋人突發手鎗哨官傷墜水死左右二勇斃於舟中餘勇方持械欲鬬鎗再發又殪內一勇佯死落水泅而逸於是洋人持刀過船將已傷及未傷者盡殺之悉擄舟所有推銅礮於水而去次日逃勇歸報信余即詣勘礮船已爲水營收回哨官及勇屍亦俱收訖惟同往之鄉民三屍在親屬號哭慘戚余亦掩涕不忍視乃捐廉俾其成殮而懸賞五百金以捕賊不越月先捕得上海寶山之四人又青浦之舟子一人其田中雇來人則因見賊殺人當即投水逃去不可究詰矣於是用上海人作眼線擒獲洋人二其一逃往廣東署上海道杜公文瀾又懸賞三百金捕

之末幾亦躧獲於廣東之香港余赴上海會審情眞事確中國人俱畫招而洋人狡賴不肯承受羈於英國之領事衙門蓋外國人不受中國羈禁也彼時只候香港之犯解到定案矣而香港之領事故濡滯之總督馬端敏公咨催廣督文內有札飭該洋官字樣香港領事乃謂中外不相統屬安得用該字以輕我遂將兇犯縱之去於是上海領事亦將兇犯釋放而礮船之弁勇暨鄉民十一人之死無從取償哀哉余迄今念之猶覺憤塡胸臆也

咸豐辛酉粵賊擾浙之際有蕭山某州牧自四川引疾歸以道路不通取徑上海雇岱山人劉某船數隻浮海至甯劉固岱之販私鹽者也行至橫水洋託言風色不順泊舟島嶼中數日乘夜取某之箱籠取其箱篋則十年宦橐盡羽化矣遣人至岱訪問其鄰里皆知之直言不諱某與甯道張觀察素識也亟往訴之觀察嚴檄拘提抗不能得乃遣弁勇捕獲之而劉頑獷甚堅不肯認方研鞫間而賊已薄至甯郡失守劉遂脫歸於是起華屋置良田弟若子姪均娶美婦添海船爲販私計岱人嘖嘖稱羨蓋所攘獲不下數萬金也壬戌之秋劉及弟若子姪各司鹽船六艘至蘇松海口售鹽易米滿載而歸歸至橫水洋陡遇颶風六舟盡沒無一生者家中諸婦聞之瓜分所有均別抱琵琶去頃刻之間灰飛煙滅此康齋弟寓岱時所目擊岱人於是咸嘖嘖以爲有天道焉第不知蕭山君於甯郡陷後何如也

道光二十年冬十一月江浙大雪平地積四五尺山坳處則丈許矣湖港俱凍至明年正月乃解湖州安吉山中有寺僧徒四人其一人於雪甫作時下山抄化爲雪阻於山下村中比雪消路通則寺內之僧皆餓死矣太湖中有一舟凍於中泓者匝月凍解船逐流下舟內之人已盡斃而甕中米尚存其半則以火種絕不能炊而致死也是年江浙二省均報雪災最奇者陳春噓明府祖宰奉天之錦縣有娶親人途遇大雪因相率入小路中古廟避之雪甚封山迷不得出到一月後男女兩家遣人四處覓之則新婦及送

迎之男女七十餘人皆餓斃廟中春噓往相驗爲之慘然至咸豐十一年十二月粵賊陷杭州四出擄掠天忽大雪深至六七尺賊不能行難民乃得乘間逃逸此又雪之救人而爲瑞者也

寶應朱武曹先生彬余師文定公之尊人也沈潛理學工詩古文於經史尤極研究舉孝廉官學博時文定公已通顯矣督學使者非年家子卽小門生先生於按試時趨官侍立唯謹學使固辭先生終不去學使踧踖深以爲苦雖老每會試必與計偕文定公官

至列卿同人咸勸先生可勿應試先生不肯道光癸未公放會試總裁示貼迴避親父某人都中傳以爲笑儒林中嘖嘖歎羨而先生懊喪特甚擬留京俟再試於是棘槐諸大臣咸勸公爲奏請一品封典俾致仕先生初不知也比
命下則大怒以爲阻其上進之路選大杖欲撻公公介戚友跪謝乃已乙酉公視學浙江先生偕來公持法嚴士子有過及文藝小疵咸夏楚不少貸其作奸犯科者無論矣故時比之雷部神有天君之稱焉賴

先生時爲訓解公因之少霽威嚴然承杜石樵尚書後以猛濟寬人多不堪歲試未竣飛謗已至京師吾鄉錢心吾給諫特疏劾之事下廷議謂學政奉公行法職也惟親父不應隨棚按臨各郡予公滿譴先生遂浩然歸去歸後以載籍自娛不問外事年逾大耋乃終先生瀕行時猶諄諄以覓爲勗余於次年科試入學文中訛一字比發落時心惴惴恐被責竟得邀免則先生之餘蔭也壬辰應京兆試至都謁文定公於邸第訓迪藹然如坐春風中與督學時氣象迥殊

矣時先生年八十新撰禮記訓纂成得寓目焉越四十年服官於蘇得晤先生曾孫綬伯太守以遊道堂文集見示細讀數過始知先生學問之醇行誼之厚實從敏求好古中得之以淑其身以啓其子孫有以哉有以哉

先大父嘗言高祖夢南公雍正丁未會試與仁和沈椒園先生共坐一車每日恆見一少年步隨車後異而問之自言桐城方氏子將省親塞外乏資故徒步耳二公憐其孝援令登車而車狹不能容於是共議

每人日輪替行三十里俾得省六十里之勞到京別去不復相聞問矣後二十餘年專南公以雲南守赴郡椒園先生時陳臬山左亦入覲途中忽有直隸總督差官來迓固邀至節署相見則總督卽方氏子歡然握手張筵樂飲十日稱爲車笠之交一時傳爲美談茲見武曹先生所記方敏恪公軼事有相類者用附錄之曰吾鄉喬堅木丈嘗歸自京師返道過保定時直隸總督爲方敏恪公喬方出也公留署累日一夕酒半喬自陳屢赴公車侘傺

不得志公曰甥得毋有飢不食耶喬作而對曰未也得毋有寒無衣耶喬作而對曰未也公笑曰噫是奚足怖吾方窮時將遊京師至寶應資已罄歲將暮寒風栗烈敝縕袍僅行線存中無裏衣束帶長尺餘兩端以貫續之納履則足之前後皆見將詣汝母丐數金北上甫抵門僕者衣冠甚都列坐於門之兩楹余逡巡欲入僕詰曰客奚爲者余曰將探吾戚僕笑曰是安得有若戚得毋爲行竊計耶余自顧寠人子欲吾之慼擬汝毋遲回久之終弗入迺信步折而東又

屈曲西行里許至盧家巷巷門爲南北通衢有屠門市者如爭屠每割必倩對宇列肆者書數往來甚煩列肆者頗厭苦之余倚柱而笑屠顧見曰客何爲者作字比不得切肉也余拱手曰非敢然也見長者行甚苦小子略識字幸不棄可代勞耳屠喜曰客乃能書卽借肆中紙筆置几旁屠者手切肉權輕重卽口誦數余奮筆疾書食頃已更數十紙屠笑曰客之書更速於我之切也會日暮屠者荷餘肉行顧余曰吾知客未飯盍從我於家余隨之數百步門臨河畔茅

屋三間一女應門可十八九許屠呼老嫗出曰吾幸延客速作飯叩其姓胡也亦返問余歎曰是縉紳官家子也坐余以堂少選提一壺酒命女溫之燭至命嫗女俱坐曰客幸不見外我老無子迫歲甚忙又無夥伴客能留卒歲當必有以將意余曰某窮途長者見收幸甚屠人喜酒至輒取盎中鹽菜爲副切肉置大槃是時余已餓竟日酣飲快意視今日之節制幾輔其樂十倍飯罷度門扇爲牀布草薦取布被覆焉天將明呼余起日記數以爲常除夕爲置酒肴羹肉

共食如初元日余攢衣起則非復故衣一藍布袍新布絮襖近身裏衣絮袴內外補綴完整布襪履各一余驚起拜謝屠笑曰客此去當作官人區區者奚足言開歲五日余欲去屠曰此間鎭事甚鬧幸更延十數日余心德之不能卻也望後迺辭以行屠者曰固知客不能留也又置酒肴爲餞翌日贈錢四千襆被囊一將所覆布被并錢納焉送至河干余拜屠亦拜附船至山東囊中餘錢數百有故交自北來身無一錢分半與之遭遇

聖恩以有今日皆胡長者賜也及爲直隸布政司時遣一介以千金報德且戒曰若肯來卽備輿馬迎至署中至則門巷蕭條胡夫婦身歿已久女適誰氏子亦不知所終言至此公泣數行下座客皆爲之改容喬恍然如有所失焉

家梅亭方伯任四川打箭鑪同知時彼處人偶見蟹稱爲瘟神打鼓鳴鑼而送之郊外方伯取而食之人皆大驚謂官能食瘟神四境聳服沈括夢溪筆談云陝西人家收得一乾蟹怖其形狀以爲怪物而病瘧者借去掛門上往往遂差黎士宏仁恕堂筆記謂甘肅人不識蟹疑爲水底大蜘蛛俄羅斯國人不知鰻鱔訛爲水蛇中國人何以食之蓋物之未經寓目者初睹之未嘗不以爲奇如山東張小海太守食鮮蚶連殼嚼之幾損其齒與蔡謨誤食蟛蜞吐下委頓皆可一笑也

上海自泰西通商後環北門外十餘里奏明給洋人居之洋人歲輸其租謂之租界租界爲英法美三國分踞一切公事歸華洋同知暨三國領事會同辦理

除命盜案外地方官不復與聞焉夷夏揉雜人衆猥多富商大賈及五方遊手之人羣聚州處娼寮妓館趁風駢集列屋而居倚洋人爲護符吏不敢呵官不得詰日盛一日幾於花天酒地矣余攝縣事時欲稍稍裁抑之而勢有不能嘗飭洋租地保密稽之蓋有名數者計千五百餘家而花煙館及鹹水妹淡水妹等等尚不與焉女閭之盛已甲於天下乃自同治紀元後外國妓女亦泛海而來搔頭弄姿目挑心招以分華娼纏頭之利於是中外一家遠近裙屐冶遊之

士均以夷場爲選勝之地彼洋人之漁中國財者亦可謂無所不至焉耳休甯余古香觀察本愚來滬總辦浙江海運局有遊泰西花園記一篇敘述詳盡筆致栩栩於板橋雜記秦淮畫舫錄外又闢一格因備錄之以見溱洧之風海外亦復沿波深可太息也

乙亥孟春匝月無旬日晴偶值天霽又須從事江干以故春到人間猶未覺也隆愷臣司馬由皖中來申假館於局局在邑南城外殊嫌湫隘愷臣每思北遊以海上精華咸萃於北遠方來者莫不耳逐神馳也

念八曉晴以事當至虹口予偕卿雲皖生并拉愷臣蔡閣同肩輿至老閘冀得翼甫與俱作嚮導耳翼甫當設饌餞客餞後各舍肩輿乘馬車縱轡以行約十餘里至虹口屯糧處時監兌爲陶叔南大令陳韻和少尹二君同寓洋樓樓三楹濱江而築輪船漕艘喧闐在浦無足留連因再登車隨翼甫轅駒西適自是則一望平原園林櫛比長橋跨水傑閣淩雲遠瞰春申江白舫烏篷亂如飛鳥陌上車塵馬跡華夷雜沓電掣星馳愷臣目所未經不禁拍掌叫絕忽於碧樹彎環處車爲之停下視同人皆踏莎而立一時香車寶馬錦簇花團華妓洋娼之外別有所謂鹹水妹淡水妹者蔡閣皆一一指名予與愷臣惟略認其梳妝服飾而已路旁有方井一又有靜安古寺以紆道不果游翼甫速客登車謂須及早一遊徐家匯外國花園遲則游人星散便無可觀再行數里到一籬落車數輛憩老槐樹下荊扉斜敞碎石成蹊翼甫入同人皆入翼甫曰左左之曰右右之曲折升階迴廊抱室有番婦粲齒迎門儼然酒家胡招客飲者一傭人導

客別舍冰盂晶盌几席橫陳予量不勝蕉衆以酒美勸姑冷飲半甌已微醺出巡簷走閘笑聲達戶外則兩番妹髻豔卉拖長裙自旁舍出嫋娜作態望之如畫圖中人惟鬢髮黃蜷秋波碧瑩與中國粉白黛綠不同時同人各穿細徑拾翠尋芳予適闖入一院於疏篁密棘中插鞦韆一架上貫雙繩挽棠木小舟中坐一少年客洋人推盪之以爲戲同人聞聲咸集兩番妹亦珊珊來相與狂笑以妙手空空兒之倏高而倏下者非他人即翼甫也洋人指一番妹笑令飛登

與翼甫相向坐於是推者推蕩者蕩雙飛雙落髩譁巾欹直視中外爲一家矣喧笑未已又有兩靑衣姝結駟來游四美相見喃喃似皆勾欄姊妹花舊相識者豈采蘭贈藥之遺泰西風猶近古歟夕陽旣墜輿人促歸爰循老閘㕓輿踏燈而返是日同游者爲隆君愷臣山潘君黎閣靑照王君卿雲維煜貝君皖生瀓朱君翼甫其詔并有姚君善民張君亦槎暨予共八人

浙江自庚申辛酉遭賊竄陷經左爵相轉戰數年至

甲子歲始行戡定百姓辛苦流離爲賊匪所殺爲飢寒所殺爲疾疫所殺者不知凡幾哀我人斯將無孑遺矣左爵相心乎愛民於入浙創立軍府時即首爲賑濟加意撫綏出水火而登衽席殘民始有更生之慶蔣薌泉中丞佐之興利除弊各事極意講求馬端敏公繼之勞來安集以養以教民乃得鶉其居今日我浙之得以熙熙攘攘漸臻富庶者三公之力也然當賊氛甫息之際凋弊之情形流亡之困厄鐵人見之亦不免下淚古香觀察有刪見篇四章古音古節眞不減杜老之哀江頭諸作因備錄之俾吾浙人無忘在莒時也　豬換婦朝作牧豬奴暮作牧豬奴冀得牧豬婦販豬過桐廬睦州婦人賤於肉一婦價廉一斗粟牧豬奴牽豬入市廛一豬賣錢十數千將豬賣錢錢買婦中婦少婦載滿船蓬頭垢面淸淚漣我聞此語生長吁就中亦有千金軀嗟哉婦人豬不如屋劈柴屋劈柴一斧一酸辛昔爲棟與梁今成樵與薪市兒訴價苦不就行行繞遍江之濱江風射人天作雪餓腹雷鳴皮肉裂江頭邏卒欺老人奪柴炙火

趨城闉老人結舌不能語逢人但道心中苦明朝老人無處尋茫茫一片江如銀　孃煮草龍游城頭梟鳥哭飛入尋常小家屋攫食不得將攫人黃面婦人抱兒伏兒勿驚孃打鳥兒饑欲食孃煮草當食不食兒奈何江皖居民食草多兒不見門前昨日方離離今朝無復東風吹兒思食稻與食肉兒胡不生太平時　船養姑月彎彎動高柳烏篷搖出桐江口鄰舟有婦初駕船亂頭粗服殊淸妍艣聲時與歌聲遶月彎彎照沙岸明星（[illegible][illegible]夜將半誰抱琵琶信手彈三聲兩聲摧心肝無窮幽怨江漫漫）

（或言婦本江山女名隸烟花第一部頭亭）巨艦屬官軍兩妹亦被官軍擄婦人無夫惟有姑有夫陷賊音信無富商貴胄聘不得婦去姑老將安圖嗚呼婦去姑老將安圖婦人此義羞丈夫

日本從古服屬中國自元世祖征之而敗始漸形崛强明初亦經封貢第羈縻耳至嘉靖時海寇藉其資以入盜東南諸省重罹倭毒實則仍是我民導之倭固無能爲役也

本朝監明之弊康雍以來絕不與通海疆晏然者二

百載今則以西洋通商彼亦聞風而至諱其先世服事之迹蕞爾小邦儼然抗衡上國矣然其先君神功皇后息長足媛於魏明帝時梯航入貢彼國史冊固大書特書焉茲特錄魏景初二年賜倭女王詔著於篇俾覽者知我

國家懷柔遠人同天之度爾　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

甚哀汝今以汝爲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其綏撫種人勉爲孝順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爲率善中郎將牛利爲率善校尉假銀印青綬引見勞賜遣還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絳地縐粟罽十張蒨絳五十匹紺青五十匹答汝所獻貢值又特賜汝紺地句文錦三匹細華斑罽五張白絹五十匹金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眞珠鉛丹各五十觔皆裝封付難升米牛利還到錄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

鄭重賜汝好物也

同治甲戌日本以臺灣生番戕殺琉球人爲詞舉衆數千突入臺境紮營築壘與生番攻戰蓄意叵測全臺震動事聞

上命福建船政大臣前江西巡撫沈公統師莅臺相機籌辦沈公怒其猖獗上疏請剿廷議久之不決倭勢益張將圖深入其議院有踏平我二百郡之說聞者髮指訛言繁興沿海皆警余前在上海頗悉倭情知其有瑕可蹈爰上書李爵相請發舟師分道徑擣

其國爲圍魏救趙之計爵相亦甚韙余言會倭與番戰不利且疾疫大起英國公使威妥瑪從中調處朝廷重惜民命允予撫卹銀兩倭人喜得息肩遂解而歸然其衆之死亾者已不少矣余頗以吾謀不用坐失此虜爲恨嗣見應敏齋方伯上張振軒中丞書與余意見相合且議論較余更爲暢達用錄存於右俾天下後世莫謂秦無人也方伯之書略曰日本介在東洋密邇中國其人狙詐多端素無信義近者一切效法西人妄思自强潛圖開闢蓋其意狡焉思逞

久矣今乃背約稱兵藉詞搆釁闖入我邊地虔劉我番民中國欲全舊好據理與爭不遽用武並許爲之建望樓塔表護彼商船可謂寬大極矣禮義著矣詎料彼之詭計卽以虛言欵我而久踞番社誘脅番人又運屋材攜農具爲築室屯耕之計羣番迫於凶燄勢必盡受羈縻則臺灣之地與我共之異日難保不驅羣番爲前導以與我爭臺灣夫臺灣雖小我聖祖皇帝勤勞二十年而得之者也臺灣有事則閩粵江浙處處戒嚴古人謂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今日臺灣番事之謂也且諸國通商以來所以猶就範圍不敢戎心者以其有條約在也今日本不守條約若令得志非惟爲日本所竊笑西人更將藐視中國爲今之計宜舉日本背約之罪布告諸國並援公法嚴捕倭人在臺諸軍分據險要務遏絕敵人接濟並其歸路勿輕與戰密諭番人伺間狙擊廈門一口未知能扼以舟師斷敵人往來之路否一月以後彼之糧餉煤火子藥必漸告罄番人見官軍相助亦必奮力抗拒彼前阻深山不能驟進又畏官軍相助其後臺

洋風濤險惡彼船雖利豈能久泊勢孤心怯宜無不退師之理所慮者既退而修怨必擾我沿海諸省設防之具自不可不預籌也現在本省防務業經督撫嚴密布置無可再贅惟以全局而論設防之法必使諸省各自爲戰則守禦有責成亦必使各省互相救援則氣勢方聯絡何以言之今之倭寇與前明之倭寇異明之中葉各島奸商乘明綱紀廢弛勾結莠民爲亂其迹同乎流寇故蔓延而害廣今日本兵士二千有奇工役二千有奇僱有西洋及中國人在

內乃其國王所遣戍卒以出志在開邊故力聚而勢專然竊料日本之兵力可以注我一路多亦不過兩路萬不能分擾各省今察地勢直隸可與奉天山東併力江蘇可與浙江併力廣東可與福建併力彼省有警則此省出兵以救之甚至一省有警則四五省酌度分兵以救之輪船迅疾固朝發而夕至也至中國輪船宜再陸續購備合之閩滬兩廠所造凡火輪戰艦須過三十號以外再得銅包戰船四五號分撥少許以扼最要之口此外共配精卒萬餘會合訓練昔年水師宿將如前陝甘總督楊宮保智勇兼備戰功卓著威名播於遐邇應請奏懇

皇上特召視師專督輪船大軍追逐寇蹤南則與之俱南北則與之俱北各省諸軍夾擊客主順逆之分勝負必有所在籌防之要當不外此雖然古之馭外夷者必能守而後和可恃亦必能戰而後守可完與其戰於內地不如戰於外洋與其戰於外洋不如戰於彼國竊觀今之日本有可伐者數端請陳其說往者日本國王不改姓者逾二千年國中七十二島島各有主列爲諸侯自美加多纂國廢其前王又削各島主之權島主失柄而懷疑遺民念舊而蓄憤常望一旦有事乘間蠭起彼昏不悟尚復構怨高麗使國中改西服效西言焚書變法於是通國不便人人思亂今宜師管子攻瑕之說乘中國寇平未久宿將多存勁旅未散有事東洋亦藉以練習船礮興起人材失此不爲後數十年彼基益固而中國承平日久民不知兵猝爲所乘悔將奚及此揆之於時而宜致討者一也昔年中國由普陀趨長崎水程四十更風浪巨險由廈門趨長崎水程七十二更商民渡海皆出之元代征倭會兵合浦大抵亦由南道今則往來者衆新道益開自上海至長崎水程不過千四百餘里輪船兩日夜可達斷無元代颶風之虞且中國所以屢絀於外人者以彼合從連橫協以謀我不得不防決裂含忍至今今幸泰西諸國未與合謀倘得用全力東注而日本之國小援孤亦斷非泰西諸國之比此酌之於勢而可致討者一也議者每以元代征倭喪師十萬用爲殷鑒不知元人以徵貢不至遽興無名之

師又用宋降將范文虎爲統帥一遇颶風遽自棄師潛遁蓋其理不直其用人又不當以至於敗使倭人至今有輕中國之心正宜因此折其驕鋒破其故見使之有所震懾古來兩國交兵苟能仗義執言則勝者常十八九反是則敗者亦常八九今日本敗盟棄約侵犯我疆彼國內反而自慚各國亦旁觀而竊議我之興師以奉辭伐罪爲主而初無耀兵域外之心以征撫降服爲圖而非存拓地開疆之見將所謂堂

堂之陣正正之旗於是乎在此質之於理而當致討者一也今中國海疆自瓊崖迄於遼碣迴環幾二萬里若欲處處設防中國勞費固已不支而又未能保處處無虞也誠選勁旅萬人徑擣長崎進逼倭都則彼先已奪氣將撤兵自救之不暇斷無餘力以犯我兵法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攻其所必救也夫是之謂以攻爲防以攻爲防則合數省之力萃於一路勞費省而防轉可恃以守爲防則竭數省之力分備諸路勞費繁而防且難恃此其得失不待明者而決之也且我軍戰內地一有失利則全省震驚即戰而

獲勝而內地之民被其荼毒受其誘脅者已無窮矣我軍戰倭地雖偶有挫失不過損傷軍士而已添募以往不難也若戰而勝則我可因糧於敵招彼民爲嚮導矣夫攻人之與受攻於人也豈可同日語哉此籌之國計與民瘼而尤不得不致討者一也凡此數端機不可失亟宜預爲布置速購船械以備訓練倘

若

廟謨早定以李伯相節制沿海軍務仍鎮天津拱衛畿甸楊宮保節制戰輪水軍直指長崎必可以內外

協力奮揚威武檄令高麗起師渡對馬島使震盪日本之北路以分其兵勢高麗本我屬藩必願乘時略地以洩舊憾我師宜禁止殺掠號召其前王之舊將與故臣遺民有願舉義匡復者俾求故王之後立以爲王許盡復其國之舊制各島主有挈地投誠者封以王號使各爲自主之國夫日本之人望變久矣臨以大兵萬有不瓦解者且事固有措注不勞而收效甚博者漢武帝時募良家子及有罪之戍卒得自請者從行叛藩止中選各省技勇數千人號勇健軍屯

巴里坤故地盜賊絕蹤道光回疆之役選南北路遣
犯二千爲死士屢挫賊鋒今宜遠仿漢制近法
先朝廣募沿海梟徒蛋戶漁丁及閩粵鬧械鬬之民
及哥老會中鷙悍之士許令投効軍前奮擊日本優
其廩餼凡合三千人鼓之以不次之官不貲之賞統
以健將濟以輪船用爲前驅此輩皆亾命犯法不畏
死之人正所謂以毒攻毒死固無損於中國不死亦
能建威於外國倘日本自知理屈勢窮遣使行成願
申舊約則必使償我兵費稱我東藩然後收師而退

東能如是非特令日本畏懷亦且使西人讋慄中國
之患少有豸乎然則綜而計之今日畀以番地曲全
和約兵端若可暫弭而後患無窮和亦難恃策之下
也決計驅逐待其入寇隨時禦之策之中也先爲非
常之舉以奮積弱之勢雖得失參半猶愈於坐而自
弱策之上也使彼或閒
天威赫怒知中國未可與爭願遵和約不戰自屈尤
善之善者也抑本司更有望者自來天下大事往往
敗於一二成於一旦在昔庚子辛丑之閒洋人初入
中國
朝廷未悉外夷情狀和戰迄無定局每變一議則罪
其前議之人於是當事者不敢任事局益變而勢益
不振迨剿辦粵匪堅持定見不稍改移卒能使賢才
勃興殲除巨寇此蓋斷與不斷之效也應請奏求
聖上博採羣議衷於一是然後
乾斷獨運默定至計俾中外大臣奉而行之用人則
愼之又愼方略則精益求精盡屏局外之浮言勿視
東洋爲過重此卽制勝之道也本司通計中國應購

船礮及水雷開花後膛洋鎗之屬爲費當逾千萬一
時無從籌措祗可商借洋欵由各海關分年籌還卽
使不戰而守前項船械亦須預備當此時事多艱但
望中外力節浮費數年之內償此要需則元氣不至
大損或尙可補救於萬一檮昧之見是否有當旣承
命妄參末議不敢不盡其區區之愚如蒙酌覈而俯
採焉幸甚

合肥蒯子範觀察德模以諸生起家居鄉時率團勇
擊賊英王陳玉成大破之遂以知兵名李少荃爵相

開府吳中檄之從軍用戰功洊保至牧守初令長洲當兵燹之後興利除弊不畏强禦有某軍門愛將擄難民女子範奪而還之軍門怒帥師來索子範責以大義軍門氣索而去某廉訪以公事意見相左請大府命嚴飭之子範終不爲動廉訪亦無如之何一時稱强項令顧於小民則慈愛如家人民亦父母視之不稱其官而稱之曰蒯三爺比去任邑人懷其惠建亭於滸墅關名曰蒯公亭歷署太倉州蘇州鎭江江甯諸府皆有惠政李爵相臚其治行以循良薦擧遂擢夔州府去吳民到今思之余長子範四歲性情契合同官時時以吏治相切磋而余之政治不能及子範遠甚馬端敏公總督兩江言循吏乃以蒯陳並稱余滋愧矣子範精於折獄恆手自判牘有電掃庭訟響答詩筒遺意一時傳誦外國人新聞紙多有載入者今特摘其判詞數則以見驥之一毛焉爾　此案姚新周控姚阿士僭占車基豈知姚新周已先占姚阿士田三尺以致挾嫌啟釁互有毆傷愚民無知每以纖小事故釀成禍端可勝浩歎此次傷旣驗明尙屬不重若再傳集鄰證聽候質訊書辦未飽其欲則壓之差人未飽其欲則又壓之小民終歲勤苦之皮血盡剝削於投到候審之日期迨至日久氣平並有兩造求息而不得者爲民父母其何以忍此當斷令姚新周與姚阿士將所互占之地均各讓還傷亦各自醫調減一分訟累卽培一分身家區區苦心爾小民其共體之而共諒之　梅徐氏乃徐傳生之妹嫁與梅近川爲妻近川早逝徐氏作未亡人已逾十載遺孤連生業已成立蘇城亂後寄居催下（卽管田莊人蘇俗呼爲催子）張瑞和家一屋相依非有感帨驚尨之虞三年於外保無瓜田李下之嫌而乃徐傳生者不爲同根之庇翻揚中冓之羞旣控張某之誘姦並串梅裕以作證莫須有之事何能據以爲憑不可道之言竟忍宣之於衆豈有此理是何居心迨伊母徐余氏以傳生不法出首縱謂婦人愛女斷無不愛其子之心就令該氏可詈亦不應詈於其兒之口一經庭訊盡吐實情乃知徐氏粗有衣食惡黨利其資財爲索黃金翻成白舌當各予以重懲梅裕占居梅徐氏之屋並

押令遷出　訊得陳太控張阿桂冒占伊妻彥氏一案據陳太供十年城陷張阿桂在賊中將伊妻擄去城復妻歸今張復求胥估而張阿桂又以彥氏本亂前媒娶被陳拐逃質之彥氏並其母彥陳氏皆謂陳實自幼婚聘張乃擄逼以從者也余細鞫張曰爾妻逃時出外乎由家乎曰去年在丁公館幫工郎未歸矣余乃召陳至曰爾當長隨乎曰然爾在何處曰丁公館爾與妻俱往乎曰未曰彥氏在彼爾亦在彼爾供未與妻往則彥氏之不爲爾妻可知矣爾與彥氏

因此苟合而逃又可知矣陳無辭張請辦陳而乞妻歸余曰爾亦非媒娶也若爲媒娶豈有妻逃兩載而不控官者乎張乃實吐其擄掠狀遂並懲之而以彥氏歸其母去　陳曾錫之姊許字於同邑之金元銓生方綺歲母不肯離養在深閨人多未識乃因避寇其父偕到剎宮將歸其家忽逢暴客是何意態霍霍怕人不識姓名卿卿呼我客何爲者直欲舁之以歸衆皆茫然竟至爭之不下當經陳某扭稟本縣查詢乃知爲金陵民人王正坤曾收某家之棄婢旋爲踰

里之逃人落花堆裏偶拾殘紅蔓草叢中又成野綠以致求之不得因恨成癡立而望之雖非亦是再三研詰堅執不移然而里居姓氏之不同亦笑貌聲音之弗類七年未字幽蘭尙傍萱居一去無蹤僵李何能桃代惟念癡情若夢積想成迷實霧眼之朦朧非色膽之敢大姑予杖遣以蔽其辜

韓昌黎云古之教者一今之教者三自唐迄今千有餘年又增二教曰回回教天主教天主教中復分爲耶穌教佛教中更析爲紅教黃教黃教創於宗喀巴

宗喀巴以明永樂年間生初習紅教既而自黃其衣冠囑二弟子世世轉生演大乘教一曰達賴一曰班禪皆死而不失其道自知所往生之地其諸弟子尋其地迎之歸而立之青海二十九旗喀爾喀八十一旗蒙古遊牧五十九旗滇蜀邊番數十土司皆敬奉焉哉

朝因而撫之爲長駕遠馭之畧置其徒在京師曰喇嘛者視其唪經每月及節日在內殿唪吉祥天母及無量壽佛等經

列聖列后忌日唪金剛經藥師經日食月食唪救護經具詳大清會典蓋三教之外又歧而增其五焉

---

庸閒齋筆記卷十終

# 庸閒齋筆記卷十一

海昌　陳其元　子莊

本朝攝政睿親王輔

世祖定天下有周公之功身歿未幾被誣削奪

高宗登極昭雪復封誠千秋

曠典也茲於

皇朝文典中見追復

封冊文敬錄於右

闡宗勛於故府典重睠親察往跡於遺聞義彰繼絕

念精白具徵信史兼偉伐以昭垂宜平反追覈爰書煥明綸而光復爾多爾衮造邦翊運作翰宣勞入關克展壯猷遂集勳以大定當軸更襄碩畫爰攝政以多年羣不逞怨積於生前莫須有反訴諸地下値沖歲未親幾務衆因矯命以除封詎深文竟指斂衣久令銜冤於沒世朕恭稽

實錄惻念純誠拒二王勸進之勤誓死力全

顧託成一統廓清之業奉迎式肇

基圖勗尊親則切誡羣工持法紀則嚴私同氣貞心

如揭軌事咸存昨以世封聿準勳藩之譽列之瑤牒仍延似續之常葺園寢而祀秩春秋侑廟廡而位循伯仲傳以表勸諭以褒忠茲復封為和碩睿親王世襲罔替錫之冊命於戲削除匪出於聖裁獄久成為不白功伐久彰於實與忱尤耿其如丹遠昭盈儀之誣篤棐期風百世載錫維城之命沈淪庶雪九原式慰爾靈垂休無斁先大夫年登八秩嘗言服官數十年閱歷數十年見官而貪墨者其終未有不潰敗者也然總無逾於倖賑報應之速而且顯也彼敗露而身嬰顯戮者王伸漢輩者無論矣即倖逃法網大都必以急病死以暴疾死子孫亦俱絕滅再不然而為盜為倡作眼前報者尤不少其人固可屈指數也蓋貪贓枉法害止一人一家侵賑則害及萬衆朘民以富而謂已身及子孫可長享之有是理乎其有於賑務能加意者享報亦必豐則畢二事可鑒焉廣東顏中丞希深乾隆時官平度知州因公事赴省適遇大水為災低區盡沒民皆登城以避顧無所得食哀聲嗷嗷太夫人聞而惻然因命盡發倉穀碾米賑濟全活者數萬人巡撫以不俟報聞擅動倉穀特疏參奏落職

高宗覽疏怒曰有此賢母好官為國為民權宜通變該撫不加保奏翻加參劾何以示激勸乎乃特旨擢希深知府母賜三品封為淑人天下翕頌聖天子之明焉後希深官至巡撫子檢由拔貢官直隸總督孫伯燾由翰林官閩浙總督其孫曾至今蕃衍登科第者甚多稱巨族矣湖南蕭狀元錦忠之封君道光時官直隸知縣會秋月被水已逾報災之期限不能奉准封君乃將徵存之銀悉以賑撫其未輸者亦焚串免其征民大感戴而封君則以虧帑監追上司憐其愛民被罪令通省官代為設法彌補比虧清出獄而錦忠狀元及第之報至矣此二事皆果報彰彰在人耳目前者天道甚邇可不感動警畏哉

同治元年冬甯波諸軍進攻粵賊於紹興三戰三捷將傅其城而洋火藥告罄史士良觀察令余赴上海向李爵相商借數千觔乃爵相亦以剿賊藥盡而洋船不至正在躊躇無可應付余乃遄返謂不如自己

仿照造之於是開局製配無機器則以手舂當之無洋硝則以土硝鎔淨抵之無藤炭則以柳炭及杉炭代之以意加樟腦等物舂配極細居然造成第力較洋藥少遜且發後有渣滓留存管底須時加刮洗耳然足以資救急之用爵相閱之亦飭余在甯局製造萬觔久之洋人之藥運到遂止然自是知藥可配造因從而推廣及洋鎗洋礟等類並仿造小火輪船二隻試之均能合用第以公費甚鉅無欵可籌且賊已將次勦滅乃置之不講至五年秋左爵相由廣東平賊歸遂決計開輪船局疏陳於朝朝議允之局將開爵相又奉陝甘總督之命率師西征奏保前江西巡撫沈公葆楨爲船政大臣莅其事者九年沈公擢兩江總督又命前江蘇巡撫丁公日昌繼之從此中國之輪船與外洋爭烈矣左爵相之疏剴切詳明籌畫周當今節錄載之俾後世言船政者有所考焉公疏謂竊惟東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陸自廣東福建而浙江江南山東直隸盛京以迄東北大海環其三面江河以外萬水朝宗無事之日以之籌轉漕則千里猶在戶庭以之籌懋遷則百貨萃諸廛肆匪獨魚鹽蒲蛤足以業貧民舵艄水手足以安游衆也有事之時以之籌調發則百粵之旅可集三韓以之籌轉漕則七省之儲可通一水匪特巡洋緝盜有必設之防用兵出奇有必爭之道也況我國家建都於燕津沽實爲要鎭自海上用兵以來泰西各國火輪兵船直達天津藩籬竟成虛設星馳飆舉無足當之自洋船准載北貨行銷各口北地貨價騰貴江浙大商以海船爲業者往北置貨價本愈增比及回南費重行遲不能減價以敵洋商日久銷耗愈甚不惟虧折貨本寖至歇其舊業濱海之區四民中商居什之六七坐此闤闠蕭條稅釐減色富商變爲窶人游手驅爲人役並恐海船擱朽目前江浙海運卽有無船之慮而漕政益難措手是非設局急造輪船不爲功從前中外臣工屢議雇買代造而未敢輕議設局製造者一則船廠擇地之難也一則輪船

機器購覓之難也一則外國師匠要約之難也一則籌集巨欵之難也一則中國之人不習管駕船成仍須雇用洋人之難也一則輪船既成煤炭薪工需費不貲月需支給又時須脩造之難也一則非常之舉謗議易興創議者一人任事者一人旁觀者一人事敗垂成公私均害之難也有此數難毋怪執咎無人不敢一紓籌策以徇公家之急臣愚以爲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師不可欲整理水師非設局監造輪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國不必安於拙也泰西有而中國不能傲以無也雖善作者不必其善成而善因者究易於善創如慮船廠擇地之難則福建海口羅星塔一帶開槽濬渠水清土實爲粵浙江蘇所無臣在浙時即聞洋人之論如此昨回福州參以衆論亦復相同是船廠固有其地也如慮機器購覓之難則先購機器一具鉅細畢備覓雇西洋師匠與之俱來以機器製造機器積微成鉅化一爲百機器既備成一船輪機即成一船成一船即練一船之兵比及五年成船稍多可以布置沿海各省遞衞津沽由此更添機器觸類旁通凡製造鎗炮炸彈鑄錢治水有適生民日用者均可次第爲之惟事屬創始中國無能赴各國購覓之人且機器良楛亦難驟辨仍須託洋人購覓寬給其值但求其良則亦非不可得也如慮外國師匠要約之難則先立條約定其薪水到廠後由局挑選內地各項之少壯明白者隨同學習其性慧夙有巧思者無論官紳庶士一體入局講習拙者惰者隨時更補西洋師匠盡心教藝者總辦洋員薪水全給如靳不傳授者罰扣薪水似亦易有把握如慮籌集巨欵之難就閩而論海關結欵既完則此欵應可劃項支應不足則提取釐稅益之又臣代函商浙江撫臣馬新貽新授廣東撫臣蔣益澧均以此爲必不容緩願籌集巨欵以觀其成計造船廠購機器募師匠須費三十餘萬兩開工集料支給中外匠作薪水每月約需五六萬兩以一年計之需費六十餘萬兩創始兩年成船少而費極多迨三四五年則工以熟而速成船多而費亦漸減通計五年所費不逾三百餘萬兩五年之中

國家捐此數百萬之入合雖見多分亦見少似尙未爲難也如慮船成以後中國無人堪作船主看盤管車諸事均須雇倩洋人則定議之初卽先與訂明教習造船卽兼教習駕駛船成卽令隨同出洋周歷各海口無論兵弁各色人等有講習精通能爲船主者卽給予武職千把都守由虛銜洊補實職俾領水師則材技之士爭起赴之將來講習益精水師人材固不可勝用矣且臣訪聞浙江甯波一帶現亦有粗知管駕輪船之人如選調入局船成卽令其管駕似得力更速也如慮煤炭薪工按月支給所費不貲及修造爲難之費則以新造輪船運漕而以雇沙船之價給之漕務畢則聽受商雇薄取其值以爲修造之費海疆有警專聽調遣隨賊所在絡繹奔赴分攻合剿剋期可至大凡水師宜常川住船操練俾其服習風濤長其精力深其閱歷然後可恃爲常勝之軍近觀海口各國所駐兵船每月操演數次儼臨大敵遇有盜艇卽踴躍攫擊以試其能所以防其惡勞好逸者如此且船械機器廢擱不用則朽鈍堪虞時加淬厲則晶瑩益出故船成之後不妨裝載商貨藉以捕盜而護商兼可習勞而集費似歲修經費無俟別籌也至非常之舉謗議易興始則憂其無成繼則議其多費或更議其失體皆意中必有之事然臣愚竊有說焉防海必用海船海船不敵輪船之靈捷西洋各國與俄羅斯咪利堅數十年來講求輪船之制互相師法製作日精東洋日本始購輪船折視仿造未成近乃遣人赴英吉利學其文字究其象數爲仿製輪船張本不數年後東洋輪船亦必有成獨中國因頻年軍務繁興未暇議及雖前次有代造之舉現復奉諭購雇輪船然皆未爲了局彼此同以大海爲利彼有所挾我獨無之譬猶渡河人操舟而我結筏譬猶使馬人跨駿而我騎驢可乎均是人也聰明睿知相近者性而所習不能無殊中國之睿知運於虛外國之聰明寄於實中國以義理爲本藝事爲末外國以藝事爲重義理爲輕彼此各是其是兩不相喩姑置弗論可耳謂執藝事者舍其精講義理者必遺其粗不可也謂我之長不如外國藉外國導其先可也謂

我之長不如外國讓外國擅其能不可也此事理之較著者也如擬創造輪船卽預慮難成而自沮然則治河者慮合龍之無期卽罷畚築治軍者慮蕆役之無日卽罷徵調乎如慮糜費之多則自前道光十九年以來所糜之費已難數計昔因無輪船致所費不可得而節矣今仿輪船正所以預節異時之費而倘容靳乎天下事始有所損者終必有所益輪船成則漕政與軍政舉商民之困紓海關之稅旺一時之費數世之利也縱令所制不及各國之工究之慰情勝無倉卒較有所恃且由鈍而巧由粗而精尚可期諸異日孰如羨魚而無網也計閩浙粵東三省通力合作五年之久費數百萬尚非力所難能彊臣誼在體國奉公何敢惜小費而忘至計至以中國仿製輪船或疑失體則尤不然無論禮失而求諸野自古已然卽以鎗炮言之中國古無範金爲砲施放藥彈之製所謂砲者以車發石而已至明中葉始有佛郞機之名

國初始有紅衣大將軍之名當時得其國之器卽被

以其國之名謂佛郞機者卽法蘭西音之轉謂紅衣者卽紅夷音之轉蓋指紅毛也近時洋鎗開花砲等器之製中國仿洋式製造亦皆能之砲可仿製船獨不可仿製乎安在其爲失體也臣自道光十九年海上事起凡唐宋以來史傳別錄說部及

國朝志乘載記官私各書有關海國故事者每涉獵及之粗悉梗概大約火輪兵船之製不過近數十年事於前無徵也前在杭州時曾覓匠仿造小輪船形模粗具試之西湖駛行不速以示洋將德克碑稅務司日意格據云大致不差惟輪機須從西洋購覓乃臻捷便因出法國製船圖冊相示並請代爲監造以西法傳之中土適髮逆陷漳州臣入閩督勦未暇及此嗣德克碑歸國繪具圖式船廠圖冊並將購覓輪機招延洋匠各事宜逐款開載寄由日意格轉送漳州行營德克碑旋來漳州接見臣時方赴粵東督勦未暇定議德克碑辭赴暹羅屬日意格候信彼此往返講論漸得要領日意格聞臣由粵凱旋擬來閩面訂一切臣原擬俟其來閩商妥後再具摺詳陳請

旨因日意格尚未前來適形購雇輪船寄諭應先將擬造輪船緣由據實馳陳伏乞

聖鑒

續又疏陳據日意格等稟呈保約條議清摺合同規約各件業經法國總領事官白來尼印押擔保臣逐加覆核均尚妥洽所有鉄廠船槽船廠學堂及中外公廨工匠住屋築基砌岸一切工程經日意格等覓中外殷商包辦由臣核定計共需銀二十四萬餘兩船槽尤爲通局最要之件應用法國新法購辦鉄板

運來船廠啟造成槽此外一切局中應用什物由護撫臣周開錫委員估置日意格德克碑俟廠工估定即回法國購買機器輪機鋼鐵等件並購大鐵船槽一具募雇員匠來閩一面開設學堂延致熟習中外語言文字洋師教習英法兩國語言文字算法畫法名曰求是堂藝局挑選本地資性通敏頴悟通文字義子弟入局肄習並採辦銅鐵木料一俟船廠造成即先脩造船身庶來年機器輪器運到時可先就現成輪機配成大小輪船各一隻此後機器輪機可令

中國匠作學造約計五年限內可得大輪船十一隻小輪船五隻大輪船一百五十匹馬力可裝載百萬觔小輪船八十匹馬力可裝載三四十萬觔均照外洋兵船式樣總計所費不逾三百萬兩惟採買物料一切有此月需多彼月需少者勢難劃一應將關稅每月協撥兵餉五萬兩劃提四萬兩歸軍需局庫另欵存儲以便隨時隨付而前後牽計仍不得踰每月四萬之數以示限制抑區區之愚有不敢不盡者玆局之設所重在學造西洋機器以成輪船俾中國得

轉相授受爲永遠之利也非如雇買輪船之徒取濟一時可比其事較僱買爲難其費較僱買爲鉅臣德薄能淺不足爲其難又去閩在卽不能爲其難當此時絀舉盈之際凡費宜惜鉅費尤可惜而顧斷斷於此者竊謂海疆非此兵不能强民不能富僱募僅濟一時之需自造實無窮之利也於是則雖難有所不避雖費有所不辭然而時需五載銀需二百數十萬兩事屬創舉成否未可預知幸而學造有成縱局外議論紛紛微臣尚有以自解設學造未能盡洋技之

奇即解造輪船不能自作船主由盡駕駛之法則費此五年之時日二百數十萬之帑金僅得大小輪船十六號機器一分鐵廠船槽船廠及各房屋雖所造輪船較尋常購買各色輪船精堅適用而估計所費多於買價一倍於大局仍少裨益責以糜帑咎何可辭凡此皆宜預爲綢繆而不能預爲期必者故此局之定愛臣者多以異時之咎責爲臣慮局外阻撓爲臣疑即日意格亦言此時局面既更勢難兼顧如欲停止願將已領之銀仍即繳回臣答以事在必行萬無中止之理但願一一謹守條約盡心經畫共觀厥成如有差謬當自請

朝廷嚴加議處而已察看情形尚可望其有成合將日意格德克碑合纂保約條議清摺合同規約照鈔咨呈軍機處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存案外謹臚舉船政事宜十條另繕清單恭呈

御覽謹會同兼署閩浙總督臣英桂恭摺具

奏伏乞

聖鑒訓示施行

李爵相既平粵賊後於同治四年先在上海開機器局以製造洋鎗洋礮及銅帽洋藥諸軍火比督兩江於金陵亦設製造局曾文正公再督兩江仍踵行之嗣福建創造輪船文正公亦令於上海兼造數年來已成八艘十二年又仿造鐵甲船一艘洋人所能者我盡能之矣十三年李爵相又奏開輪船招商局共集資一百五十萬（官給二十萬商集百三十萬）先購買外國輪船而以機器局所造之輪船益之以運江浙二省漕糧漕運既畢之後准商人雇載赴外洋及各海口銷售貨物以分洋船之利無事則運糧販貨取其資爲修購船隻之用有事則用爲戰船以之巡防以之攻擊蓋一舉兩得之術也光緒元年於招商局內又分設保險公司以保輪船先由商集資十五萬本局之船可以無須向外國保險而外國之船我轉可保之則保險之利亦分之矣李左二相國所以爲國計民生籌畫者至矣盡矣惟鐵甲船之造費較輪船十餘倍只能爲攻戰之用且船身太重時虞擱淺若海口以最巨之礮擊之亦不能抵禦此時英國已經停造計

數年之後各國未必踵行則我國亦似可不須效顰也

今之醫者多喜用重劑取效曰古方本重吾已減輕矣驗之古方誠然心竊疑之以爲古人秉氣素厚也嗣閱洄溪徐靈胎所著愼疾芻言一書內論制劑一篇始悟今醫重劑之悖乎古也洄溪之言曰古時權量甚輕古一兩今二錢零古一升今二合古一劑今三服古之醫者皆自採鮮藥如生地半夏之類其重比乾者數倍故古方雖重其實無過今之一兩左右者惟千金外臺間有重劑此乃治强實大症亦不輕用也若宋元以來每總製一劑方下必注云每服或三錢或五錢亦無過一兩外者此煎劑之方也末藥則用一錢匕丸藥則如桐子大者十丸加至二三十丸試將古方細細考之有如今日二三兩至七八兩之煎劑乎皆由醫者不明古制以爲權量與今無異又自疑爲太重爲之說曰今人氣薄當略爲減輕不知已重於古方數倍矣至於補劑要知藥氣入胃不過借此調和氣血非藥入口卽變爲氣血所以不在多也又今之醫者不論人之貧富人參總爲不祧之品人情無不貪生必竭蹶措置孰知反以此而喪其身其貧者致送終無具妻子飄零是殺其身而並破其家也云云靈胎爲乾隆時名醫學問駕於葉薛之上乃其言如此醫者當奉以爲圭臬也按人參誤服殺人在富貴家不一而足先曾祖通奉公在四川重慶府同知任內奉

旨馳驛入京視疾一時求診者充門塞戶至三鼓甫散忽儀親王以福晉病甚遣官來迎公以疲乏已極固辭不往使者傳王命謂卽以夜深不能至請先付丸藥服之俟質明再逕公旣不知爲何病又無從得藥適案上有萊菔子末一包遂以與之曰姑服此明日再診可也蓋取其服之無礙暫爲搪塞耳次日公尚未起聞馬蹄聲隆隆王親乘車來一見卽謝曰福晉正悶躁欲死靈丹一服頃刻霍然已安睡至今今請偕往覆診公至邸視之則風寒微疾誤服人參所致萊菔末適解之故見效如是之速然不敢明言致太醫官干譴乃定一祛風之劑而出數日後王厚酬

焉通奉公恆舉此以爲笑柄

祝由一科起於黃帝禁咒治病伊古有之其詞甚俚其效甚速不可解也今擇余所知而驗者錄之　治蜈蚣螫咒云止見土地神知載靈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以右手按螫處一氣念咒七遍卽揮手作撮去之狀頃刻痛止・治蛇纏咒云天蛇蛇地蛇蛇膳青地扁烏稍蛇三十六蛇七十二蛇蛇出蛇進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凡人影爲蛇所啄腰生赤瘰痛蔓延至心則不可救名蛇纏又名纏身龍治法以右

手持稻幹一枝其長與腰圍同向患處一氣念咒七遍卽揮臂置稻幹門檻上刀斷爲七焚之其患立愈　蠼螋溺射人影令人生瘡如熱痱治法畫地作蠼螋形取腹中泥以唾和塗二次卽愈或夜以燈照生瘡處之影於壁百沸湯澆影上神效　蜂螫痛甚治法向蜂來之方以右手中指空中草書帝字中豎直下至地卽以中指挖土塗螫處立卽止痛　又治蜈蚣螫方以手向花枝下泥書田字勿令人見取泥擦之　人被犬咬卽於土地上書一虎字口念咒曰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凡人被犬咬請土地揭起土來補念咒畢卽以口涎吐在土上揭土敷在患處以手擘之立愈　治難產方硃書語忘敬遺四字於黃紙上貼在產婦臥牀對面令人口念四字不歇立產

交阯古屬中國堯典宅南交此見於經文之最古者漢魏六朝及隋唐五代均設官置守至宋初丁氏始建國稱安南二世十三年亾於太宗時黎桓二世三十二年亾於眞宗時李公蘊八世一百二十年亾於理宗時陳日煚十二世一百七十年至明建文時爲

黎季犛所篡而亾明成祖發兵滅之交阯仍歸中國者二十年宣宗時復爲黎利所據傳十世至黎譓爲莫登庸所逐時嘉靖元年也世宗削其王封改爲安南都統使傳二世至神宗時又爲黎維潭所併維潭傳至裔孫維祈於我

朝乾隆時爲阮光平所滅光平傳子光垂至嘉慶年間又爲阮福映所奪稱臣入貢請改號爲越南江都蔣觀察超伯咸豐十年於京師琉璃廠市購舊書中夾公移二紙其末皆鈐安南國王之印硃色爛然其

文曰安南國王阮光平肅稟天朝御前大臣經筵講官太子太保內大臣議政大臣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廣東廣西軍務兼理糧餉鹽課一等嘉勇公臺前騰矚茲者接奉憲札內開欽奉上諭令故黎君維祁率同伊屬下人戶全行來京歸入漢軍旗下編一佐領又黎維祁窮蹙內投亦着一併送京安置俾小番撫有安南全境永無後患仰惟大皇帝興滅繼絕之意不忍黎氏故主擯於齊民且不欲其翱翔粵西使黎氏支庶及

舊日臣民藉此爲名訛言煽惑餘光爝火未絕星星故特令全行進京歸旗受職蓋其防微杜漸所以仁於黎氏者乃所以厚於小番聖恩體䘏新邦實屬無微不至其爲歡忻感激何可限量而親姪阮光顯陪臣阮有晭武輝璯等回國欽奉頒賜誥命敕印並綵幣珍品祇領帶回再奉御賜親書詩章稠疊寵榮實踰常格蓋自本國丁李陳黎覬幸之難而今日蒙害之易豈敢自謂恭順之至有加於前人實蒙大皇帝至仁洪慈將遐遠偏方悉歸覆載飡和沐澤報答何

階雖罄土地所有以旅闕庭曷足以對揚休命况海嶠之尺土寸民皆天朝之賜不腆篚包詎堪塵瀆惟是恪恭奉上之誠不能自已奉有謝恩表文一道謹遣陪臣黎伯瑺吳爲貴等隨表進京並賚遞貢品上進耑望尊大人收表轉奏今年八月祝釐大禮小番謹已點檢行裝先期詣闕匍匐稽拜區區之衷不遑啟居請以今年四月上浣赴闕候尊大人帶隨進京展覲竊思小番生於布衣賴天朝寵靈以克有國鄙陋荒遠禮制多所未嫺且小番深山綿構以來主臣

相聚有所跋涉咸執覊靮以從今萬里程途箇箇願帶隨偕往且此次瞻覲丹墀獻萬萬歲壽受臣子曠闊之奠遲覲生平未見之大觀鼓舞趨蹌乃衆情之同然者難爲峻卻如呈請多帶員役又恐於體制未合將來行時當得帶隨幾許員弁多少部曲從陸道起若干人馬或從水道作何備頓又冠帶衣服用何品色統祈早賜明示庶得預先備辦入覲以合禮儀且天朝諱避條禁下邦始奉內屬未得一一詳知竊願俯賜教明庶不致冥行徑進以重取戾又本國自

李陳黎氏都於昇隆城天朝恩命於此賁臨邇來地氣衰歇今本國富春以南疆界較前代稍廣設都建國惟义安爲土中已於其地之鳳凰山前置爲本國中都業經呈達左江湯道官知照向後一切公文往復比昇隆城日期义多一倍仰惟體照幸免稽延之咎家兒光垂方當學禮玉樹生庭之譽未敢披襟蒙貺吉祥如意錦緞多珍一家父子均沐恩波拜領之榮實深感佩至如家將吳文楚先後趍赴乃其職分內事並蒙綵幣之賜愛屋及烏頂戴又何如也再奉鈞諭本國初立事事草創一切服用有缺欠須備用之處刻摺呈達當爲採買送來竊惟衣服所以華躬中州服色彩章之美深所景慕所有龍蟒袍樣謹奉別摺開列希下織坊照樣織造工竣之後發付奉領爲小邦覲讌之服陳請爲瀆萬望鑒原臨紙向蘋翹瞻肫切肅稟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十日此上兩廣制軍福文襄函也又一紙是致粤西中丞之牘兩文皆婉委曲折亦可想見蠻夷大長書記翩翩矣董司農恂爲題安南阮氏遺牘六大字觀察自題二絕句云

黎氏凋零阮氏雄禾刀木落後先同可憐十道將軍印都付先游一令公斗大華閭古法鄉蝸涎犬跡總荒唐請看二阮須臾事又是南柯夢一場今安南已爲法蘭西所據其王僅擁虛位將來不知若何更變矣

扶鸞本干例禁然亦可佐政治所不及所謂神道設教也青浦新涇鎮有劉猛將廟每當報賽出會之時四鄉土地神皆昇其像來會鄉民聚至數萬諠譁雜沓不可禁止廟左近有一橋將坍損尚未修葺余恐賽會時人衆橋壞或有溺斃者因檄鎮之巡檢禁會不作而鄉民洶洶不聽勢且滋事巡檢不能遏飛稟來報余方擬親往曉諭旋又報事已安貼矣詢其故則有董事陸某扶乩假猛將語止之而定余笑曰此眞是劉公一紙書賢於十萬兵也猛將載在祀典而不知何神按怡庵雜錄云宋景定四年旱蝗上敕封劉武穆琦爲揚威侯天曹猛將之神蝗遂殄滅而畿輔通志載劉猛將軍名承忠廣東吳川縣人元末官指揮有猛將之號江淮蝗旱督兵逐捕蝗盡殛死後

因元亡自沈於河土人祠祀之二說不一豈神亦有更替耶然忠義之士生而護國死而佑民其爲神則一固不必辨其孰是孰非也

先大父臨終遺命子孫不許作佛事余家世遵守之或謂懺悔解冤事理彰著胡可廢也余曰子不讀佛書耶佛於過去生中曾爲盜殺人比成道後報至金鎗穿體佛飛至空中鎗亦隨之不勝其苦諸大弟子皆悲泣而莫能救夫以佛之功德不克解己之厄諸大弟子之法力不得解師之冤而謂今日之僧衆捧

數卷經文能懺一生罪業有是理乎人第當自省此身不作害人害物之事可耳其人無詞而退然僧家施斛請客一節卻甚有驗嘉慶年間先大夫在福建需次時舍館夙稱凶宅初不之信入居後家人時譁鬼祟病者接踵未幾先大夫亦病且甚先太夫人醫禱皆窮乃延僧施食是夕先大夫於矇矓中忽見男女數十人皆靑衣小冠結隊自牀後出時以憊甚不能詰也未幾又見此數十人連袂自門入每人皆至牀前叩首而去心甚疑訝然瘖不能言比先太夫人入告以故太夫人驚曰今夕延僧施食豈鬼來相謝耶然自後病良已宅亦從此清吉先大夫嘗與人言之故余家雖不禮懺而施食一事常舉行之茲閱南宋車若水腳氣集所論施食之說頗有相合者若水在宋爲講學家所見如此故採錄之大畧謂自先王之禮不行人心放恣被釋氏乘虛而入冠禮喪禮葬禮祭禮皆被他將蠻夷之法來奪了冠禮如他初削髮受戒之類喪禮則有七七百日之說葬是順火化是大逆今貧民無地可葬又被他說火化上天是喪

葬之禮亦被奪了施斛一節既薦祖先又與祖先請客而共享之夫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甚是理之必然者乃後世小人但知自己飢餓何曾有思親之心往往雖有子孫亦是若敖如此則施斛之說尚不失爲長厚也畢竟是一个祭祀以僧代巫而求達於鬼神請父母而又與請客致死致生之道容或有是理也予先室死曾施斛祭之友朋來問云君素不信佛老何爲施斛予曰我自不信我自施斛既而友人呂居中云鄭憢堂先生亦不信佛老亦不廢施斛曾

有所感也以僧代巫卻要擇僧云云其說於理甚明昔邵康節先生不廢紙錢其亦此義乎又福州梁茝林中丞退菴隨筆載康熙時韓文懿公菼病困時李文貞公往候之公曰正有一事欲仗大筆傳信病中見得幽冥之故灼然不爽吾初疾原非大症止因衆祟繞榻徹夜叫讙逮旬不能合眼以致病勢日增其日諸鬼忽相約於西河沿赴席甫晡相率而去吾竟得安寢達旦使人訪問則西河沿人果於是夜普度施食自是後諸鬼復還吾亦遂不寐以致於困李曰今諸鬼在何處曰見君在坐退處榻後矣此事向不以爲信今將紀錄示後病不能執筆故以相屬後文貞以此事載之語錄中夫文貞爲一代理學名臣目擊韓文懿之事而著之書則施食一節可無致疑矣若水又謂天下有貴物乃不如賤者只如眼前海菜以紫菜爲貴海藻次之海藻所謂大菜也昔爲下紫菜爽口乃發百病大菜病人可食昔之好者眞勝前兩菜且無渣滓本草謂能消食也貴公子只是吃貴物云云按紫菜此時並不貴重而海藻則稍貴於紫菜亦是常物非貴人所屑食者今之海菜則海參也魚翅也而推燕窩爲首佳者價至三四十金一觔較紫菜價百倍矣何古今食品之殊若此豈古尙儉而今愈奢耶

若水謂杜陵杜鵑詩云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殷勤哺其子禮若奉至尊其說不然杜鵑鵲屬梟之徒也飛入鳥巢鳥見之而去於是生子於其巢鳥歸不知是別子也遂爲育之既長乃欲噉母其說甚奇古人初無是說豈黃巖之杜鵑若是若水親見之而云然耶記之以俟世之博物者

關聖廟中除子平及周倉外無從祀者按吳志呂岱傳安成長吳碭中郎將袁龍首尾關雲長復爲反亂碭據攸縣龍在醴陵權遣魯肅攻攸碭得突走岱攻醴陵遂擒斬龍是龍碭皆蜀漢忠臣關聖心膂龍又殉節乃廟中不祀何耶又世傳侯生於戊午年五月十三日四柱皆是戊午故祀典於是日致祭一次然以長歷考之是年五月無戊午日是四柱戊午之說已不足憑又遂安余國楨所著劬庵類纂謂正史侯

殉義在建安二十五年歲在庚子年五十八歲則侯受生之歲是癸卯非戊午也余又考由戊午至庚子僅四十三年而獻帝初平元年侯已從先主討董卓以戊午年計之止十二歲耳有是理乎

邢凱坦齋通編謂易或益之（句）十朋之（句）龜弗克違（句）謂有十朋之益卽龜亦不能違也經傳釋詞謂論語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爲一（句）毋作不字解兩說雖與註不合而其論自通又湛淵靜語明夷六二用拯（句）馬壯吉（句）謂當明夷之時旣有所傷必用拯救

其所拯救必馬壯健而獲免之速則吉也論語子在齊（句）聞韶三月（句）不知肉味（句）必如是讀方得明白孟子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句）充類至（句）義之盡也（句）語意乃見圓澈此數說亦甚有味

教職當歲考之年定例亦須考試一場向來學使者優卹教官大都臨期散卷遲數日交卷教官年老者居多多不自作託學中能文者代爲之故考教一場僅爲具文矣咸豐癸丑江西萬藕舲尚書視學浙江忽改爲扃試於是年老荒疏諸公皆大驚恐先期於同寅中擇年少未荒者某代作某代書互相訂定庶時到不致曳白然此心總搖搖如懸旌也學使亦頗慮內中有不能完卷者無以下臺乃合優生與教官爲一場又下令曰若老師目昏手顫不能端楷者准將草稿交優生代謄於是歡聲雷動大半託優生捉刀矣金郡九學諭訓共十八人試之日人給方桌一張列坐堂上各優生則散坐廠內文成交卷教官尚得學使例宴飽餐而散可謂將軍不負腹矣余同事秀水陳星垞皋言文素敏捷一揮而就又作七律一

章奉呈諸君子讀之無不捧腹後學使微聞之亦一笑而已其詩曰接談散卷久通行誰料今番忽變更高踞考棚方桌子俯求優行老門生牢籠一日神都倦安枕三年夢再驚共說阿婆都做慣者回新婦禮難成

昔人有嘲內閣中書詩曰莫笑區區職分卑小京官裏最便宜也隨翰苑稱前輩好認中堂作老師四庫書成邀議敘六年俸滿放同知有時溜到軍機處一串朝珠項下垂余因星垞作考教詩亦戲將是詩改

之以呈諸君子云莫笑區區職分卑教官也最占便宜春秋兩祭分肥胙督撫同聲叫老師遇考可求優行代束脩不怕上官知（校官塡冊受贄相沿成例）有時保得京銜著（余以勸捐得保詹事府主簿銜）一串朝珠項下垂時知府事者爲崇厚庵觀察笑謂人曰陳子莊以督撫爲門生我等道府宜乎不在渠目中也

湖州郎蘇門觀察庶常留館後有七律三首亦可噴飯詩云自中前年丁丑科庶常館裏兩年過半歐半趙書雖好非宋非唐賦若何要做駱駝留種少（都人謂翰

林爲駱駝）但求老虎壓班多（散館授知縣爲老虎班）三錢卷子三錢筆四寶書雲帳亂拖幾人雅雅復魚魚能賦能詩又善書那怕朝珠無翡翠只愁帽頂有硨磲（散館主事換硨磲頂）先生體統原來老吉士頭銜到底虛試問衙門各前輩此中風味近何如糧船一搭到長安告示封條亦可觀有屋三間開宅子無車兩腳走京官功名老大騰身易煤米全家度日難怪底門公頻報道今朝又到幾知單

伯祖朝珍公廷獻乾隆辛卯舉人弱冠登科意氣豪邁十上春官不第選就蘭谿教諭在都中遇翰苑諸公必以論文數典困之拱稚存張船山太史均畏其鋒常自詫曰吾來會試狀元總在吾荷袋中無奈輒遇翦綹賊也官蘭諭三十餘年不問家人生產惟以飲酒賦詩爲事年踰八秩奉部推升國子監典籍門下士集資爲祝八十生辰樂飲十日而歸同官仁和沈秋河先生爲撰壽序用一百箇死字文極奇詭復撰一聯贈之曰不病故不勒休仙家亦稱上等又升官又添壽教官無此下臺歸之次年道光辛卯重赴

鹿鳴姪九皋是科亦登鄉薦爲吾宗盛事余年八歲時隨先大夫之官福建過蘭谿公登舟來視撫余首曰見好好讀書早早發達莫效老翁之吃苜蓿盤也嗣余於辛卯科乃薦而不售官校官者十八年僅得公歷俸之半耳

校官爲冷宦自撰楹聯或嘲或諷多有可發一噱者李時庵教授題大堂聯云掃雪呼僮眞認今朝點卯轟雷請客都知昨日逢丁傳芝堂學博則云百無一事可言教十有九分不像官此二聯早膾炙人口矣

屠依園教授所書則教無所教偏稱教官不成官卻是官自喻中卻有身分薩守園教授則云近聖人居大門徑享閑官福小神仙亦有味沈秋河司訓門聯云讀書人惟這重衙門可以無妨出入做官的當此種職分也要有些作爲則稜稜風骨讀之令人肅然起敬也

本朝五子登科者余前記之矣光緒元年乙亥恩科福建侯官郭𣪊齋觀察式昌長子曾矩與叔事昌弟曾珣同科中式祖父遠堂中丞方引年歸里一時傳

爲盛事後乃知中丞昆弟十三人皆登科膴仕觀察則與嫡弟元昌等五人先後登科家門之盛近代希有中丞歷中外清望交推觀察歷典劇郡循聲卓著世德作求振興未艾也賴容爲余言同鄉林氏科甲鼎盛有一科四進士三代五尚書之聯自謂不及余謂我家雍乾之際楹聯亦有一門三宰相四世五尚書二語似尚未足爲奇如近時吳門潘文恭相國狀元及第其弟世璜及孫祖蔭皆以探花及第此外登進士入詞林者指不勝屈合肥李相國爲題其門曰狀元宰輔祖孫父子伯姪兄弟翰林之家則極當代科名之盛亦見壽考作人之雅化也

不敢妄爲此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蓋以讀書者必明理不妄爲乃有所爲耳然世之奇節偉行多出於不讀書之人其故何哉杭州江小芸觀察濤嘗爲余言里中有錢塘人許大鏞者爲水師營卒餉不足以養母遂兼業雉工性極朴摯而不能識一字常往來觀察家執藝見壁間懸奚鐵生山水小幅愛之甚每

至必注視久之乃去心摹手追者累月忽縱筆成一畫顧不自信又憖於示人一日者見觀察悅怳顧者良久乃出所畫以相質觀察驚爲神似亟相許可復爲指其瑕處謝而去未數月復持一畫來則較前更工矣由是暇輒畫畫就必以質觀察不一年遂有畫名然業雉如故也母老矣思爲納婦則固謝不願蓋恐多一人則母之甘旨或缺也適有新寡者母廉其值不告於子而聘之大鏞大驚然不敢逆母命遂成禮禮成後詢知爲寡婦再醮則又大驚立與異室寢

而陽共侍母母不知也觀察聞而詢之則蹙然曰吾敢壞孀婦節哉未幾母病且甚大鏞齋禱並籲鄰有華陀廟百叩乞方終不效會遇陀誕辰里衆焚香者相屬爐火赫然大鏞忽插中指爐中衆驚問故曰吾將燃以救母火烈燄起指爆爆有聲衆相勸相憐股弁汗流大鏞齧齒默禱顏色不變頃之中指二節皆成炭則裹爐灰和指炭爲湯進母母飲之立愈衆皆嘆異以爲神不數月母猝以無疾逝大鏞醫救莫及稍絕者數四既殯其母乃謂寡婦曰我之娶爾者順

母命也我所以不與爾處者全爾節也今我母歿爾節全我行且逝矣請悉以家之所有予爾爾可保爾節以終身矣遂出門去自髡其髮爲僧於華陀廟中戒律甚嚴人咸敬之咸豐庚辛之變城破廟燬大鏞不知所終觀察決其必殉難以死特無人左證不能爲之請旌耳噫乎若大鏞之所爲有讀書士大夫所難爲者而大鏞顧率性爲之而不見其難然大鏞固一字不能識之人也悲夫

庸閒齋筆記卷之十一終

---

# 庸閒齋筆記卷十二

海昌　陳其元　子莊

自軍興以來仕途流品冗雜近年世道清夷於是大吏多以澄敘官方爲事前年福建巡撫劾長隨出身之同知何某上年湖南巡撫劾候補道劉某曾作門丁皆奉

特旨革職查辦此後濫厠冠裳未曾發覆者當稍知警惕矣然嘉慶年間有和尚太守一案最爲奇異和尚姓王名樹勛山西人揚州鹽賈王引長世僕汪重

光乳母之子始在木蘭院爲道士後至京師廣惠寺爲僧號明心和尚有口辯多技能兼挾異術一時名動公卿下而士庶商賈上而達官勛衛皆有皈依者蓄積饒多忽言塵劫且至當留髮畜妻子遂出都依所善者某中丞作幕友久之復入都會開事例乃捐通判分發湖北諸弟子左右之補善缺擢同知晉知府調補襄陽府知府其幼主王六聞信往投命爲姪乃留署中旋以卓異赴部御史石承藻發其奸下刑部訊得實諸弟子復左右之得從輕比奏上

仁宗震怒命發黑龍江編管先於刑部前枷號兩月再行發遣然其弟子總以爲神奇不可解也舒鐵雲孝廉有和尚太守謠一篇警鍊奇詭李長吉不足多也或他日和尚竟藉此獲傳則和尚之幸也詩云棄民爲僧如禿鶖棄僧爲官如沐猴官成黃鶴樓中住事敗黑龍江上去南來初寂寞騎上揚州鶴北去尤蕭條凍煞紇干雀無端忽慕竺法深有時化爲支道林碧紗籠邊鐘悄悄青蓮鉢底花沈沈石塔寺無一縷金輪會有萬衆央國銅瓶五色堅趙州布衫七斤

重借得如意影放下苕帚柄或現宰官身或佩國公印兩眼看天傷不疑五體投地霍去病豈知襄陽節度乃有敘勛僧正聚處禪師之關場佳處終南之捷徑君不見南州傳法唐慧能又不見西蜀入貲漢長卿料得清貧饞太守依然天竺古先生恆星不見宦星見不看僧面看佛面忽忽一曲雉朝飛啞啞三更烏夜啼州亦不可添詩亦不可改白銅鞮上春如夢黃金臺畔人如海珊珊者骨種種者髮不須笑整冠且與繇詣潑鄉在雁門關來師言石頭路滑鈴音云

何物禿當禪味如是乾屎橛贈君以繞朝之馬撾李斯之狗枷峩峩御史府堂堂司寇衙五百劫恆河沙二千石優曇花紆青拖紫波斯匿偎紅倚翠摩登伽於是乎始髡於是乎始鬀汝受諸苦惱何不出了家吁嗟乎天下雖大難容其身地獄之設正爲此人今我故我撫臣有臣束之高閣問之水濱初不若劉孝標典校秘閣上又不若楊法持戰勝邊庭壯爰有薛懷義行軍總管彼一將復逮李罕之中書門下此一相葦渠既工古樂府賈島亦登進士榜國子祭酒理

又玄闇門祇候言并詼焉延魯去空遁逃孫景元來會供養而況徐羨之受湯惠休阮佃夫薦茹法亮青吏十七部白髮三千丈既已追度牒何又進治狀君不見襄陽太守王和尚

同治六年余初任南滙縣時厲精圖治遇民間訟事一經控訴立即提訊隨到隨審隨審隨結三月之間除尋常自理之案外審結歷任積案三百八十餘起案牘一清民間頗著頌聲丁雨生中丞奏予獎敘余私心亦未嘗不自喜也洎調青浦仍不肯少怠擱輿

喊稟無不立爲了結甚至南滙舊部民訟獄者有不之本縣而來靑浦求余判斷心益喜自負至九年丁中丞以所刊牧令書頒發各縣內有南豐劉簾舫先生衡庸吏庸言一冊余受而讀之不禁悵然自失通身汗下自是不敢自詡精明輕受民詞矣先生之言曰尋常案件定於三八當堂收呈此外各日切勿濫收夫小民錢債田土口角一切細故一時負氣旁有匪人聳之遂爾貿貿來城忿欲興訟實則事不要緊所欲訟者非親卽友時過氣平往往悔之官若隨時收呈則雖有親鄰不及勸阻而訟成矣一經官爲訊斷曲直分明勝者所値無多負者頗失顔面蓄忿漸深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且官卽淸廉結案卽極神速訟者自田閒來入地生疏斷不能一無所費此官長任事太勇之過也若官非三八日斷不收呈則訟者欲告之日未必適逢放告之期此數日中有關愛之親戚鄰里爲之勸解則狀詞未[illegible]投欲告者舊情未斷爲所欲告者顔面無傷不難杯[illegible]釋憾矣夫如是則訟端漸少和氣所蒸可以兆豐[illegible]而釀厚俗又不僅惜民之財已也此愛民者所宜體諒及之者也倘自詡聰強收呈不以其時能則能矣毋亦不恤民隱乎況更有藉此巧取者吾烏乎知之至如命盜鬭傷搶親等案則應就地方情形擇其尤要者酌定十條或八九條刊刻宣示准其隨時喊稟則又不必具呈矣云云此眞閱歷有得藹然仁者之言嗣余宰上海卽遵其言行之上海五方雜處華夷交涉事件尤多聽訟不勝其煩嘗有攔輿控會項不還者余閱其呈曰爾理可准然細故可於明日告期上來明日其人不至又嘗於鞫獄時有呼冤入者詢其故則被人霸佔房屋不還之故亦令其俟告期來到期亦不至蓋俱有人相爲調息矣此等事不一而足不特民免訟累卽官亦省聽斷之煩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特記之以志吾過並諗後之有志恤民者

道光壬辰余應京兆試後至元氏縣省外舅縣城外民家畜一雞云能識字余往觀之見以千字文散置於地呼令取某字來則應聲啣至余戲令取雞田赤城四字而匿其城字則銜雞田赤三字列於前而側

首以覓城字不得若有躁急狀同人均大驚笑或云此亦教而成者如黃雀演戲烏龜算命蝦蟆教書螞蟻排陣之類皆不足奇最奇者錢梅溪先生所云蘇州楊方伯家畜一犬喜聽曲每遇人唱曲必搖尾至驅之不去曲若有誤則咿咿作聲若相正者犬能顧曲已自奇矣又蘇城新郭里有浙江慈溪人姜姓設小藥肆姜素知醫頗有聲家畜一犬甚馴姜每視疾犬輒隨之有患膈症者姜誤為虛症將投補劑犬向之長嗥乃改其方數劑而愈有孕婦腹巨而飲食減少姜目為蠱脹犬又向之呦呦作小兒啼乃悟予以安胎藥越月而孿生母子無恙嗣有鄉人患濕毒一腿紅腫不知其名姜審視未定犬忽突前嚙之血流滿地作紫黑色鄉人大號姜怒撻其犬既乃知毒蘊於中非開刀不能出也敷以藥遂愈於是犬醫之名大著然未幾逸去姜忽忽若有失焉犬能知醫尤奇之奇者也

杭州文風科第甲於一省自嘉道而後漸不如紹至咸同之際復不如寧錢唐丁松生丙謂為府學風水所致因於光緒乙亥科前期請於大府將門逕向畳稍為修改又將五魁亭飾而新之八月初八日士子入場之日適值工竣松生於亭前燃雙響炮三十枚以振文氣洎榜發杭人中式正副榜者恰三十人松生之姪立誠得亞元共以為奇堪輿之驗如此不可解也松生勇於為善其所為者不顧艱阻必底於成杭城善後之事多得其力左爵相薦舉浙江人才稱其見義必為居心懇惻而有條理若投以牧令之任必能撫循黎庶希蹤循良奉
旨以知縣發江蘇補用松生高臥不起其志趣可欽也

錢東平江者浙之歸安人也負才使氣跅弛不羈有俯視一世之概故無鄉曲譽薄遊廣東亦落落寡所合會林文忠禁煙英夷肇釁江心憤其事遂集眾舉義與夷為難所作檄文多所指斥大府惡之坐以法遣戍新疆當未至之先新疆諸人固已聞其名矣既抵戍所自將軍以下皆折節與交江口若懸河議論激昂慷慨同人皆推服之尊為上客未幾遇赦歸歸

後又遊京師出其縱橫捭闔之說遂名動公卿間或勸以仕江不應頻以魯仲連自命時值粵賊陷金陵世事孔亟江曰此吾錐處囊中脫穎而出之時也遂乘薄笨車出都出都日送者車數百輛極冠蓋之盛其時副都御史雷公以諴辦理糧臺開府邵伯埭江懷刺上謁抵掌而談雷公大悅辟至幕府幾於一則仲父再則仲父之契焉當是時江北屯兵數萬儲胥甚急公以轉餉爲職而各省協餉不至空手不名一錢庚癸頻呼行有脫巾之變焦愁仰屋莫展半籌江爲之畫策疏請空白部照千餘紙以勸捐軍餉隨時隨地即行塡給與從前繳銀累載奏獎不聞者逈然不同富人朝輸貨財夕膺章服歡聲載道踴躍輸將不旬日遂得餉十餘萬又創立抽釐法於行商坐賈中視其買賣之數每百文捐取一文而小本經紀者免居者設局行者設卡月會其數以濟軍需所取甚廉故商賈不病所入甚鉅故軍餉有資源源而來取不盡而用不竭不期月又得餉數十萬資用既裕兵氣遂揚江上諸大師倚雷公若金城而公亦視江如左右手矣當是時江之名聞天下然江恃功而驕使氣益甚玩同幕於股掌視諸官如奴隸咄嗟呼叱無所顧忌於是上下交惡譖毀日至雷公亦稍稍疏之膠漆而冰炭矣江愈怒即於雷公亦面加譏斥雷積忿日久第欽其才姑含容之一日飲次議論相左雷加詬讓江使酒大罵雷怒甚在旁者又慫恿之立即斬首乃以江跋扈狂肆將謀不軌奏焉冤矣使當日江稍委蛇必可不死使雷公左右有畧與周旋者亦不至於死小有才而未聞君子之大道不能爲局蹐之魯仲連轉同於殺軀之盆成括哀哉余初不識江故友戴禮亭孰其人爲余述其大概如此後雷公以他事褫職聞亦頗心悔其事流寓清江浦佛寺誦經自懺然而江則已死矣

錢江既創立釐捐法各直省皆仿照行之曾文正公尤以爲善謂軍餉無出與其病農不如病商蓋擇禍莫若輕之意非眞以釐捐爲必可行也軍興二十年以來不加賦不勒派而卒成勘定之功者釐捐之力居多余自咸豐初年奉檄餉局首則捐輸繼而助餉

又繼而米捐[illegible]耳聾異常困苦恨聲不絕所得無幾自釐捐法行商賈不無怨謗然一省之中每年或得數十萬或得百餘萬或得二三百餘萬而不甚費力余謂辦捐之道切不可過分此是國家不得已之政須體朝廷不忍人之心持已以嚴免招物議待人以恕用郵商情自然商賈願藏於其市行旅欲出於其途而捐數可以旺收聲名不致敗壞矣其有以刻為能者尺布斗粟併計起捐碎物零星忘報即罰此是關市

之暴客也其有營私為己者得費免捐公然賣放收錢不報塘地侵吞此是國家之盜臣也兼之設卡既多立法益密大小委員一局三四輩巡丁司事一卡數十人人數猥雜局用益大所入不敷則不得不加意搜求再入之貲者少而不肯者多查察不及弊端百出既為暴客又為盜臣而商賈徒耗其財餉需仍無有濟言之可為痛恨雖大吏時加檢攝有犯必懲而吞舟之漏者又不知凡幾此固非江創法之初心然江則為其濫觴矣故此時但願軍務早藏釐捐得停復睹嘉道承平之治斯為美耳然江以一匹夫創成天下釐捐之舉論平賊之資固屬功之首追思病商之源亦是罪之魁也

按釐捐之法實肇於宋陳亨伯之經制錢增酒價添商稅及公家出納每千收二十三文紹興時歲入共一百二十萬緡史稱其多江之釐捐實祖其意雖云每千取十其究也亦將至二十三文第以江浙二省計之每歲已三四百萬緡於軍餉實為大宗

朝廷雖屢有輕減之旨總以軍務未平未能已也

宋不用張元而元昊用之大為中國患人多咎宋之遺才而不然也此其中固有天存乎其間焉同治元年春二月上海中外諸軍攻克粵賊七堡逆壘獲蘇州諸　王畹上偽忠王書具陳攻取上海之策薛觀堂中丞閱之大驚疏聞於朝江南北大為警備幸賊不從其計卒以無事至四月後李爵相督師來滬以上海為關中戰勝攻取遂奏廓清之功然當畹獻策之時使賊稍聽其謀上海一有失事則後來爵相無駐節之所饟源斷絕不知又多費若干經營矣賊平

後畹遁入咪唎堅墨海書院以死不嬰顯戮三吳人有遺恨焉然畹先時亦嘗謁吳曉帆觀察陳書當事者不置意遂往從賊此亦張元之流亞也聞胙中與彼酋不用豈非天哉畹書余於薛中丞幕府中見之洋洋數千言今則不能記憶矣大略勸賊與洋人和而藉其勢以圖中原謂洋人遣使至金陵以各國貿易所在請無攻滬而賊酋不許洋人遂助中國城守爲失策此時宜亟許其不攻而要令不得以軍裝火藥資中國再遣舟師渡江分擾通泰裏下河完善之

區幷於海道劫掠華商使不敢載運貨物貿易不通釐捐斷絕官軍乏餉洋人坐困上海聚數百萬避難之人無所得食必且生變而洋人生理既絕亦必俯首來求修好然後脅之使獻上海策之上也若一時不能與洋人和而先欲得上海亦不必調集大兵也蓋洋人嗜利近以蘇浙二省避難人麕至滬地遂於夷場廣造房屋重收租息初不問人之來歷也宜遣精兵數千人僞作難民賃洋屋以居地係夷場中國官無從稽察中夜一呼應者四起縱火焚燒遇人斫

殺洋人計惟登舟逃遁而上海唾手得矣上海既得然後招回洋人而厚待之不攖其怒而仍可爲用策之次也云云其慮甚周其計甚毒故在上海者聞之無不髮指無不失色乃以梟雄之李秀城亦如陳叔寶之昏庸棄書牀下此眞國家之福也嗚呼豈非天哉

先大夫言福建莆田縣轄兩巡檢一迎仙寨一涵江司迎仙寨姓李涵江司姓繆二人皆紹興人交相得也初不之異繼乃知繆則李而李實繆蓋二人同爲

部吏繆以年滿選迎仙巡檢以部中尚有經手事難其行李乃頂名而往繆仍以李名在部越數年李之名年滿謁選適得涵江同在一縣相見啞然信造化之弄人也

聖門四科言語居一蓋出話稍不檢點即錯誤矣汪稼門先生志伊總督浙閩時性嚴厲僚屬進見者無不惴惴先大夫督造軍工廠戰船工竣例歸總督驗收鹽道麟公祥素謹愼恐先大夫辭有舛錯囑道庫大使逵泰曰子妙於語言可帮同陳君應對免致觸

忤也洎總督驗船見工堅料實頗爲嘉子達隨之行先意承志喋喋擬言總督色甚和鹽道心亦甚喜比驗及貯淡水之井總督笑曰井深甚恐小孩子跌下須淹死矣達遽對曰不然卽大人跌下亦要淹死同行之官無不匿笑總督色莊而去事畢麟公呼達至官廨痛責之曰好好一篇文字被汝鬧壞達俯首引咎而已次日衙參麟公見總督先謝不敏總督曰我亟不計較及此也麟公退又呼達告誡之遂同謁巡撫王畹香中丞紹蘭巡撫忽問及漳州鹽商王夢蘭虧課事麟公心恨此商卽對曰王紹蘭乃一奸惡之小人也不革王紹蘭鹽務無從整頓不辨王紹蘭鹽商無所畏懼娓娓數百言皆斥王紹蘭名而駡之藩臬兩司初以目示之不悟繼微曳其衣仍不悟巡撫乃微笑曰是王夢蘭也麟公始恍然大慚愧起立謝罪既出官廳中有傳其事者達乃合掌誦佛號曰報應如是之速哉合座大笑麟公後官至倉場總督

粵賊洪秀全之自廣西竄長沙也其妹洪宣嬌稱元帥常騎馬率粵之大腳婦出隊服五綵衣備極怪狀官軍望之奪氣然第炫人耳目其實不能衝鋒決鬬也其時唐縣李方伯孟羣有妹名素貞者知書工騎射熟孫吳兵法於天文占驗之學靡不窮究父兄皆奇之咸豐四五年方伯以知府奉楚撫胡文忠公檄督師討賊招女至軍中女戎裝往代爲畫策決勝累建奇功殺賊逾萬方伯常勦賊失利被圍十餘重他將軍皆不能救女怒馬獨出於鎗林礮雨中突圍而入手斬數十人護方伯歸甲裳均赤賊衆萬目注視驚爲天神後胡中丞攻漢陽城堅不能下女與方伯謀夜襲之孤軍深入中伏救兵不至遂血戰而死年二十餘耳報至舉軍皆哭後二載方伯亦於安徽戰歿女子從戎百戰捐軀軍興二十年來所僅見者也余有詩弔之曰（百騎廿宵襲賊營紅妝血戰獨捐生漢陽若舉褒忠祀先拜英雄李素貞）

仁和李方伯本仁開藩皖江時以千金至吳門聘一姬美而慧方伯寵之專房又於蘇州招一老伶工敎度曲花晨月夕檀板金樽極聲色之娛僚屬多竊議之安慶不守移省廬州軍事又急方伯誓以身殉姬請隨死不許請益堅則謂之曰汝欲死歸至家死可

也遂遣人護之出又陳金几上集家衆諭曰我受國恩自當城亡與亡爾輩願同我死者留否則各持金去於是衆皆懷金哭拜而散老伶奮然曰衆皆去誰侍主者擲金地上遂獨留方伯歎曰歲寒知松柏不圖於伶人遇之越二日城陷方伯戰死老伶掩其屍己亦吞金死時姬行尚未百里迴望城中煙焰燭天慟哭欲絶遂曉夜遄行不匝月抵家發喪成服衆方幸更生姬獨詣夫人前叩首請死夫人勸之曰若已脱難我亦善視若若何必死姬對曰主人命我到家乃死我不可負主人遂不食數日而卒於是向之竊議方伯者至是乃共哀方伯焉嗟乎慷慨赴死從容就義不圖於弱女子中見之惜不知姬之姓氏也即如老伶者亦人所難能也

曾叔祖雲巖公諱孝昇性慷慨喜交遊弱冠時手散萬金結客官甘肅平番令揮霍益甚置驛延賓有鄭當時風會有某都統以譴戍伊犁道出公境公憐其遇厚待之復贐其行都統感甚然公於此等事甚多不之記也作官十年虧帑鉅萬落職待勘適都統復起用涖攝陜甘總督未抵任即遣人往詣公公已忘前事驚不知所出司道各官聞之亦驚既悉其情乃爭出貲爲彌其缺總督既至待公如上賓屢加奏保隆隆驟遷不十年官至雲南布政使公自喜愈甚人有急難求之無不應者錢塘陳香谷中丞桂生時官某邑令欠課五千計無所出欲覓死公聞之召令入見呵之曰五千金細事耳若乃欲以性命易之乎袖出一紙給之則五千金藩庫實收也陳感激涕零以其曾祖勾山太僕與文勤公同朝通譜誼遂以叔事公公雖喜結納而獨不肯阿權貴時和相國珅勢張甚公不與通和頗銜之會福文襄郡王出師征苗以函取庫金二十萬公與之而文襄薨未及補牘大吏劾公并銷著賠和遂追公赴部對簿不得辯在獄兩年嘗受恩者餽贈盈萬公度所虧太鉅不能償則悉以所贈者周同繫之人其慷慨蓋天性也未幾沒於獄時和已敗乃得援赦免追後香谷中丞撫蘇招公子赴署中待之同於兄弟人亦重中丞之能報德焉此事余弱冠時見中丞親爲余言猶[illegible]人能如某總

督之脫公於厄爲歉也

勒襄勤相國保督四川時待僚屬以禮卽不歉意者亦未嘗不飲人以和也嘗告家梅亭方伯曰我始由筆帖式官成都府通判不得上官歡時遭訶譴同官承風旨置之不齒每衙參時無與立談者抑鬱殊甚又以貧故不能投劾去含忍而已會聞新任總督某來十年前故交也心竊喜而不敢告人總督將至身先郊迎辭不見愠矣抵城外上謁又不見更愠甚乃隨至行轅大小各官紛紛晉謁皆荷延接而我獨不

得見手版未下又不敢逕去天氣甚暑衣冠竚侍汗流浹背中心忿恨欲死正躊躇間忽聞傳呼請勒三爺不稱其官而稱行輩具見舊時交誼此一呼也恍如羈囚忽聞恩赦爰整衣冠捧履歷疾趨而入則見總督科頭衩衣立於簷下指而笑罵曰汝太無恥乃作此等形狀見余乎我稟請庭參則掖之起曰不要妆塩狗頭回顧侍者令代解衣冠曰爲勒三爺剝去狗皮至後院乘涼飲酒去我於斯時越聞罵越歡喜比至院中把酒話舊則此身飄飄然若登仙境較今日封侯拜相無此樂也時司道衆官猶未散聞之俱驚我飲至三鼓歸首府縣官尚伺我於署中執手問總督意旨從此遇衙參時逢迎歡笑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位而與右師言者矣而勒三爺之爲勒三爺如故也官場炎涼之態言之可歎故於今日待屬官有加禮以此而不肯輕意折辱屬官亦以此也方伯嘗舉以告人自謂一生歷官不敢慢易忽畧人者勒侯之教也

今世遇有條教禁約之事上官必曰出示曉諭曰多

出示曉諭於是匿示不張者有罰出示不遍者有罰上官以爲立法周密矣而屬吏之復於上官者亦不過曰已出示曉諭矣已多出示曉諭矣更有格外認眞者曰已勒石曉諭矣一曉諭而上官之心已盡屬吏之責亦卸庸詎知蚩蚩之氓固有一字不識者乎民不識字則不特出示無益卽勒石之示又復何益哉同治丁卯九月有英國商人載煤夾板船於大洋膠沙而沉煤遂散浮海面南滙海濱之民咸撈獲儲於家固不見洋船也但識爲洋煤而已未幾有洋人

挾適事來縣見余謂南民搶掠其煤焚燒其船索賠銀五萬兩余以其語涉狂誕拒之去而密遣人赴海濱察得其情因思我民斷無賠銀之理而洋人必不肯已若不查還其煤必致釁事閙總理衙門所傷實多則不賠而賠矣且庸知不飭令賠者不如先事圖之遂選幹差往沿海各村挨查而繕手諭數百張挨村遍貼剴切曉諭令將撈存之煤繳向公所免致拖累云云語極諄切又親自赴鄉督查乃沿海之地延袤計有百餘里一時不能周歷而英國領事官已

照會上海道札委華洋同知陳君寶渠暨伊國施繙譯官偕洋商來並令火輪船駛至海面遍巡開炮示威埶洶洶然民情震恐而洋商則仍力持賠銀五萬之說以相恫喝余大聲疾呼以理折之洋商氣稍沮然總執賠銀之說惟不言五萬耳余曰若爾以失煤之故乞我代爲查還我體兩國交好之情自然竭力查辦若言賠銀是訛詐矣訛詐則安有交情我官可去爾銀不可得於是陳君亦以正誼責之其繙譯官從而調停之只須查煤矣余於次日復偕施繙譯暨洋商到海濱審視一片汪洋無從究詰相顧無策余乘其意氣消沮之時因與約查得煤若干即以若干還之令其先歸聽信而自向最大之村落名泥城者集衆諭話附近各村之民聚觀者不下數萬人余先以夷情喻之又以拚一官保衞百姓之語告之更以手諭之意反覆開導數百言鄉人多有感動泣下者云實不知有此道理於是均願以所撈之煤送還余喜問曰爾等豈不見我手示乎則萬口同聲對曰雖經見示實無一人識得字也余不覺駭然疑因歷詢

保董諸人所言如一余又不禁慨然歎始悟古人懸書讀法之意懸書以治識字之人讀法以治不識字之人耳是役也共收繳煤十八萬觔皆以舟由內河運還之匝月竣事共費錢千緡悉余捐給不以累民民得晏然無事至次冬余遂於境內鄉鎮設立義學二十所俾之讀書識字海濱之人靡然從風即泥城左近亦自捐置義學二所不稟於官從此南邑四郊之內絃誦之聲相聞矣

制藝文字有特識者決之如響余生平見一二人焉一

爲任邱邊仲思太守寶誠一爲餘姚朱久香閣學蘭同治乙丑太守在甯波考試書院取前列三人決爲本科必售泊榜發中者二人而所取第一者竟無名太守訝之未幾北闈榜來則其人已中南元乃復大喜閣學督湖北學政府鄉試前決科於省中書院所取十名前皆得中式而解元即閣學之第一人也尤爲科名中盛事

久香先生固精於文其行誼尤爲醕篤與倭文端相國仁同年平時以道義相切磋遺文必軌於正咸豐

庚辛間賊陷浙江先生矢志討賊忠憤所激言發涕垂人或迂其行事妄加謗醜先生不顧也余與先生素昧平生於上海旅次一見即傾襟以待逢人說項不去口謬許余爲知兵李爵相欲委余浦東軍事先生貽書爭之謂余必須赴浙以顧桑梓爵相乃令偕史士良觀察到甯波甯波苦餉絀先生即在上海爲籌餉事每數日必致余一書論軍務機宜料敵出奇動中肯要余即以書呈觀察閱之戰勝攻取多用其策會彼

召用乃去然紹興之復終屬先生籌餉籌兵之力也泗門謝員外敬集黃頭義勇擊賊先生資以餉又恐敬恃勇不戒令高足弟子呂五峯茂才受豫參其軍事盡心擘畫屢著戰功會賊大至敬仍以輕敵敗沒受豫亦抗節死其宗人國恩接統其軍卒底於績先生以二人死事狀疏聞於

朝得專祠祀焉嗚呼若先生者文章經濟道學三者兼而有之矣

平湖朱茮堂先生爲弼先伯雲伯公庚申同年也與

先大夫最契服官恪守繩墨清絕一塵官順天府府尹時先大夫以轉餉入都有上閣督書託其郵遞先生驚曰私牘可擾驛站耶乃出己資由信局寄去而待收照謝先大夫其謹畏如此後官至漕運總督剔除積弊八省吏民咸頌之歿祀鄉賢焉先生猶子山泉觀察善張卓犖有奇氣道光二十年英人犯乍浦與余同事善後旋余司訓金華山泉以南河通判出山游擢江南淮海道髮捻煽逆保障淮揚屢著戰功文官而得巴圖魯勇號尤爲異數歿後追贈右副都

御史崇祀名宦山泉季弟楚卿別駕善寶咸豐庚申署江甯同知僑寓常州時粵逆破溧水句容甯道棄城走楚卿歎曰毗陵爲蘇浙門戶我雖無守土之責當與城存亡遂登陴拒戰而心知事不可爲賦詩曰狂風已斷悲笳曲落日空揮寶劍光惟有丹心終不改猶能殺賊死戎行城破巷戰死入祀昭忠祠余未及見茱堂先生而山泉楚卿則素習也竹林三人於鄉賢名宦昭忠祠中各專一席榮矣哉

富陽王君子和鑾今之高士也世席簪纓性恬淡不

樂仕進少年時隨祖若父宦遊四方行路萬里橫覽山川之勝遂善作畫墨法既妙設色更神鉛朱丹碧千崖萬壑沉雄奇秀兼而有之尤工花鳥見者驚歎名重一時因以畫自給筆墨外不妄受一錢人皆敬之咸豐辛酉賊陷富陽子和避難鄉間日三四徙一日者天陰雨雪忽聞賊至急起奔走倉皇中乃撞入賊隊遂被縛去賊會見其支弱目又短視驅行泥淖中屢趨屢仆憐而釋之謂曰速行遇他隊不汝活也子和既得脫不暇擇路竄身荊棘履穿襪破天既昏黑仍不敢息望前疾趨於雪光中忽睹一屋遂奮身入入其門聞其無人竊其室則似有聲響乃訴以被難之苦乞爲容留良久有婦人應曰我等麕聚室中子其入焉入則暗黑不能辨人遽踣於地既凍且餒身僵足痛喘息逾時乃問婦之姓氏則對曰我某之妻也某與子和本係遠戚聞之稍慰再與語則不答憊極亦不能復詰垂頭稍睡一時許忽聞婦呼曰天將明賊且至子可行矣子和遂捫戶而出走未數里天果明遇鄉人得脫於難又悔不挈婦同行恐其亦

罹於難也久之事定歸遇某戚告以故且詢其妻其人駭曰吾妻死已三年矣乃知遇鬼子和以爲奇今年因譚往事舉以告余余曰喪亂之際天道尤近善人終得保全子忠信篤敬自當有鬼神呵護離而遇救亦常理耳何奇之有

同治乙丑之秋郭遠堂中丞開藩蘇州余與同官諸人晉謁翌日中丞觴之酒酣中丞忽問元和令蕭山陶君肖農曰某人近日在家否陶對曰已遊庠且食餼矣中丞乃笑謂余等曰此係渠鄉人當金陵初復

時冐稱校官往謁曾侯高談雄辯議論風生有不可一世之概侯固已心奇之矣中間論及用人須杜絕欺弊事遂正色大言曰受欺不受欺亦顧在己之如何耳某盱衡當世畧有所見若中堂之至誠盛德人自不忍欺左公之嚴氣正性人亦不敢欺至如某某諸公則人雖不欺而尚疑其欺或已受欺而不悟其欺者比比也侯不禁大喜撫髀稱是因謂之曰子可至軍營中一觀我所用之人某諾而出次日遍謁諸文武歸而復命曰軍中多豪傑俊雄之士然某於其

間得二君子人焉侯驚問何人則舉涂方伯宗瀛及中丞名以對侯又大喜稱善乃待爲上客顧一時未有以處之姑令督造礮船未幾忽挾千金遁去所司以聞且請急發卒追捕侯默然良久曰止勿追也所司惘然退侯乃自循其鬚曰人不忍欺人不忍欺左右聞者皆匿笑不敢仰視中丞言至此又顧陶君曰此人既遊庠食餼當令人勉之務正如曾侯者難再遇也次日同官聚談舉爲笑柄或曰幸金數不多故侯大度置之耳或曰侯恐播受欺名故忍而不追也

余曰不然昔宋韓魏公總五路師經畧西夏有人以僞書干之得厚賂去已而事露諸將請捕之韓公曰此人敢於百萬軍中持僞書以欺我則其人之膽識必有過人者若迹之急必投入夏國是又生一張元也遂止後世論者共服韓公之深識遠慮當金陵甫復時髮逆未平捻勢正熾曾侯之見卽韓公之見也大臣謀國深遠豈惜此區區之金及受欺之名哉衆皆以余言爲然

余官金華縣訓導時府學訓導杏泉王君英瀾與余

同官交相得也杏泉長子繼本字根仙以髫齡食餼書法秀美尤工古文詞寅好中無不嘖嘖羨杏泉有子矣嗣余官江蘇與杏泉不通問者數年余家婦山陰錢塡庵太守女也嘗言其戚王孫氏殉節事心疑爲杏泉家事未暇細詢也今年杏泉郵寄其媳王烈婦傳讀之乃驚根仙以殀死其婦又以殉節死爲慘然者久之按傳烈婦爲會稽孫君悅祖女性孝友年十六歸根仙事舅姑如事親相夫以順御下以寬里黨無閒言甫三年而根仙以病死烈婦慟絕復蘇毀

面截髮誓不獨生悅祖痛愛壻死哭之哀遽遘疾卒烈婦衰絰號泣奔赴視斂畢歸謂家人曰吾今可以死矣初欲覓刀繯以殉其祖司訓公借廟體義諭之冀紓其死烈婦曰死所天非全歸乎乃絶粒翁姑百計解之不可得絶食七日瀕死矣司訓公又强飲以西瓜汁一杯復延七日乃終嗚呼其初殉也慷慨其卒殉也從容此眞所謂百折不回者也嗚呼有婦如此根仙可謂不死矣烈婦名留天壤與日月爭光烈婦亦何嘗死哉

余行年六十有四生平所覯豪傑俊雄之士甚多而善人則止得二人焉一爲金華金樂魚濠一爲無錫余蓮村治樂魚少讀書不應試家甚貧而爲善不倦邑中掩埋育嬰及一切諸善舉孜孜矻矻幾欲以身殉之人或笑其愚不顧也工書畫不肯多受人潤筆其廉介蓋出於天性咸豐元年邑人公舉應孝廉方正科力辭不獲然終不肯易六品服仍以布衣終身蓮村以諸生得保訓導藍翎然亦不求仕進遇善事必竭力成之勸人爲善舌敝脣焦不以爲苦遍遊江浙地方以因果戒人如溺女搶醮淫殺諸事諄諄誘掖勸化人苟允之即叩首以謝不以爲辱又自撰院本糾會數千金以忠孝節義事演劇名曰善戲使觀者興起感動然世俗習於浮靡聽古樂則惟恐臥故志不得行而蓮村不悔也第因之感化者亦復不少蓮村嘗於途中病甚僕人陸慶乃截指和藥救之則其感人之深可見也余攝南滙事蓮村來謁出小學諸書囑令分布又以保嬰恤嫠章程見勸余因於縣境設立義學多所又創立保嬰恤嫠等會均見成效

皆蓮村啟余也樂魚與蓮村皆規行矩步不苟言笑其樂善亦同出一轍惜二君相距遠不獲相見使苟相遇必有相視而莫逆者也樂魚歿已久聞蓮村今年始歿嚴芝生太史告余謂人傳蓮村已證眞人之位者余曰使天堂無則已有則若蓮村樂魚二人者必生天無疑矣

光緒元年三月蘇省招商局福星輪船裝運江蘇漕米七千石赴津內有江蘇海運委員補用知府蒯君等二十一人浙江海運委員石君一人暨董事僕從

等數十人行至山東烟臺地方天起大霧覿面不能見物猝過英國澳順輪船兩船相衝福星船竟被撞沉於是委員董事僕從人等共溺斃六十五人其遇救得生者僅江蘇候補知縣江君等三人而已事聞

李爵相據情入奏

朝廷震悼死事各員均加銜照陣亡例議卹廕子並

命於天津上海二處建立專祠董事僕從等咸得附祀江蘇大吏復籌庫款提出銀兩各予死者家養贍以十年爲期英國官員亦罰澳順輪船賠銀作卹死

事諸人既厚邀

國恩復得中外優卹計存歿均無遺憾矣惟內中有候補縣丞長琳一事最爲奇絕因特志之長君係滿洲人以佐貳需次蘇臺者久矣光景困甚上官憐之給予津運一差俾得薪水以顧其家長君奉委忻然別妻子而去去未旬日其妻晨粧竟出戶操井臼忽倒地大呼作長君語曰輪船失事我已死矣可速延我好友某某來其友至則縷述船破事始末時蘇城尚未得信也衆皆大驚長又曰我死後已得差使心念家貧子幼故曉夜奔馳而歸因囑某友曰我子年甫十歲無人養贍乞君念交情挈之去譬如家中多用一小僕耳言訖淚下某亦哭而允之長復曰我妻如此命苦在人世亦無好處當與之同赴冥間於是衆爭勸曰爾子尚幼若非有母撫育如何得以長大請勿作此想長思之良久乃應曰諾遂作謝辭別而去其妻乃霍然醒問以附魂諸事皆不能知第謂出戶之際覺冷風一陣吹向身上遂不省人事矣越二日乃聞噩耗時余薄遊蘇臺寅好中喧傳其事署方

伯應敏齋先生守程朱之學不信鬼神余舉所聞以詢方伯亦早有所聞共相歎異方伯曰子方作筆記可敘入之與神滅無鬼二論相辨也

富陽周芸皐觀察凱由進士歷官至福建興泉永道所至卓有政聲道光十二年臺灣民張丙作亂大府調觀察攝理臺灣道事戡定之際搜捕餘孽鞫訊犯供無枉無縱辦理善後事宜籌畫周密去任至今將四十年臺地疊遭東西夷外警而境內風塵不驚盜賊不起則措置之善也溯自康熙二十二年臺灣始

入版圖至道光十二年僅一百五十載耳而亂者凡十五起或請大兵剿之或以本省兵平之其亂之生也或數年或十數年輒一見其自相殘賊則間歲有也觀察精心運用力籌所以善厥後者條教章程規畫悉當海疆得以久安無事其功甚偉去歲日本竄臺東南吓食惜觀察久歸道山矣觀察文集中有記前陝甘總督楊侯逸事一則仰見疆臣養威重尊國體之至意讀之不勝佩服侯豈預知今日東夷之抗我顏行耶因亟錄之使後世知我朝廷之威德焉

回疆張格爾之亂戕大臣據喀什噶爾城圍和闐葉爾羌英吉沙爾三城上命大學士長公為揚威將軍往征之以陝甘總督楊侯參贊軍事抵七里河與賊夾河而軍侯以所部先濟賊見中流人馬高大殊於常驚為神侯擊之伏屍萬餘張格爾遁復喀什噶爾城三城圍解既而久不得賊或謂賊畏侯不敢出侯在軍不可得也上召侯回陝甘總督任總督駐蘭州控嘉峪關回疆出入要地也尋遣伯克伊薩克誘張格爾出獻俘京師回疆平上嘉伊薩克功加郡王銜伊薩克素強盛雄長諸伯克與二子分領三大城桀黠通華言道光十一年奉詔入朝自恃功高益驕侈弃分輿馬絫多所經回疆諸伯克盛其供張比入關猶盛甘肅府縣請於布政使白侯將迎諸郊侯曰毋須第視我行事明日將至侯以令箭招至數里外伊薩克乃單騎從數人來侯令自戈什哈以上有頂戴者冠帶華服不佩刀轅門平列至堂下皆肅伊薩克至轅門下馬步行見兩旁官屏息立無聲傴僂不敢仰視至堂側少許命入見堂以內虛無人焉一巡捕官導之行歷聽事數重侯見之便室居中高座常衣冠二童子侍旁於地施紅裀一伊薩克及門未踰限蹙足跪摘冠扣頭侯令一童子扶以入命坐伊薩克叩頭者再乃坐道溫語竟侯自拂其鬚曰吾老矣較在回疆時奚若曰更精神侯曰汝亦老鬢髮加白吾輩受大皇帝厚恩當思及時報稱為子孫計無妄想伊薩

克叩頭曰謹受教侯又曰
大皇帝念汝少往即行無多從宜往謁各官皆有食
物恣汝啖也令一童子扶之出伊薩克汗流竟體裏
衣皆濕上馬行數里神始定侯諭布政使下及府縣
官以外藩禮禮之明日伊薩克減騎從行或請故侯
曰蘭州爲入關第一省會俾知
天朝儀注他省加禮乃知恩矣同安令項廷綬時官
甘肅親見之爲凱言又曰凱旋兵初過州縣橫甚毆
知縣報聞皆告令侯意不謂然比至親臨堂皇就鞫

門捆責帶兵官各四十受責者五十餘人斬毆官者
一人以狥兵後無敢譁侯任固原提督三十年陝甘
婦豎識與不識皆畏愛侯及官總督見所屬益謙曰
吾鄉人公事儻有失幸助我然所策斷悉中度非人
所及凱嘗見侯於
乾清門外偉軀幹美丰儀頳面修目詞氣藹然髯長
三尺許覆胸白如銀文武威風天人也侯名遇春四
川崇慶人經大小二百八十餘戰無不以身當先未
嘗受創年八十有一以疾致仕未報次子國楨時巡
撫河南求解職侍養蘭州
詔許之在官受養中外以爲榮旋侯復請
命安車入都
召見數四
賜克什蕿幣無算侯初以平滑縣功封一等男至是
晉一等侯
敕各省地方官護送以歸食俸於家夫人年亦八十
子弟官文武二品者一門八人舊所部戈什哈官提
鎮者同時十餘人貴州果勇侯芳侯同姓繼侯爲固

原提督先侯而侯亦侯所拔也

# 白虎通疏證

光緒元年春
淮南書局刊

## 自序

緬惟端門化帛嬴秦肆破術之謡祕室談經漢氏開獻書之路時則意存罔括志切蒐羅下幣詔于平津坐安輸于申傳是以河間眞本競出民間東魯佚編間來壁下然而詩則魯韓各授書則今古攸區禮溯后蒼慶戴遞傳其緒樂原制氏常山竟絕其傳向歆則父子殊歸毛孟則師生異讀源其授受本異參商稽厥指歸殊淆黑白班氏位參元武生值東京待詔金馬之門珥筆白虎之觀臚羣言之同異衷師説之是非立學官者十有四家著藝略者三十八種桼經故訓雜出西州蝌字佚文仍遺東觀雖一尊之定説未伸而六藝之微言斯在今欲疏其指受證厥源由暢隱扶微有四難焉蓋以石渠典佚天祿圖湮汝南存異義之名中郎蝕熹平之舊董曹兵燹劉石憑陵南國淸談

欽崇元妙北郊戎馬滅絕典墳重以妄生異義橫裂聖經高才者庶肆雌黃末學者蜿求青紫而欲溯微文于旣汨尋佚論于久湮紹彼先民暢茲墜緒其難一也至若緯著七篇讖傳百首鑿度運樞之説推災考燿之文叙郊邱則旁徹禮經論始際則隱符風雅辨殷周文質而春秋義昭剖卦象盈虛而易爻指晰雖雜以古候未底于醇而徵諸遺經間合乎契故皆以讖斷禮以緯儷經內學之稱諒非徒爾迄乎莊老橫流康壺自寶僭僞謬託贋鼎雜陳遂禁絕于天監之年燔滅于開皇之世華容著錄片羽僅存候官集遺塵珠略見而欲旁搜星緯遠索苞符求鄭宋之絕學述曹史之元經其難二也昔班氏之入此觀也習魯詩者首重魯恭肄歐陽者并崇桓郁景伯則專精古義丁鴻則兼習今經共述師承咸資採析今則湑于之奏莫考舊聞臨

制之章無由資溯師守之源流莫覩專門之姓氏誰尋而欲綜七畧之遺文滙百家之異旨津逮殊迷淵源何自其難三也況其舊入祕書久同佚典毛公古義莫遇司農楊子元文誰爲沛國是以魯魚互錯亥豕交差同酒誥之俄空若冬官之闕畧雖餘姚校正畧可成書武進補遺差堪纘述然亦終非全璧祗錄羽琌而欲披精論于殘編捃微旨于墜簡其難四也立質賦顓愚學慚俗陋恥鄉壁之虛造守先儒之舊聞不揣檮昧爲之疏證凡十二卷祗取疏通無資辨難訪沖遠作疏之例依河間述義之條析其滯疑通其結轖集專家之成說廣如稜之師傳口傳耳剽固未究其枝葉管窺莛擊或有補于涓埃云爾

道光壬辰九月既望句容陳立譔于揚州寓宅之惜分軒

# 白虎通疏證一

句容陳立

## 爵

天子者爵稱也（此易說春秋今文說也周易乾鑿度云易有君人五號帝天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號也大君者與興上行異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曲禮疏引五經異義云天子有爵不易孟京說易有周人五號帝天稱一也說與乾鑿度文同是天子有爵古周禮說天子無爵同號于天何爵之有謹案春秋左氏云施于夷狄稱天子施于諸夏稱天王施于京師稱王知天子非爵稱也從古周禮說鄭駁之云案士冠禮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自周及漢天子有爵此有爵甚明云無爵失之矣是鄭氏以天子爲爵稱也初學記引尙書刑德放亦云天子爵稱也兩漢之世易孟京春秋公羊立于學官古周禮古左氏尙未盛行故與白虎通多異也案孟子序班爵之制云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以天子與五等之爵並稱安見天子非爵也顧氏炎武日知錄云爲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絕世之貴代耕而賦之祿故班祿之意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意則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知祿以代耕之意則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奪人之君常多于三代以下矣而禮記王制云王者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者蓋以王者之制言之則不數天子以作君作師之義言之則天子亦儕乎公侯也）

爵所以稱天子何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乾鑿度云天子者繼天理物改一統各得其宜父天母地以養萬民至尊之號也後漢書注引感精符云人主日月同明四時合信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宋注父天于圜丘之祀也母地于方澤之祭也董子繁露三代改制篇天佑而子之號稱天子故聖人生則稱天子蔡邕獨斷云父天母地故稱天子太平御覽引應劭漢官儀云號曰皇帝道舉措審諦父天母地爲天下主詩時邁云昊天其子之鄭箋天其子愛之何氏公羊成公八年傳注聖人受命皆天所生謂之天子御覽引保乾圖云天子至尊也神精與天地通血氣含五帝精天愛之子之也後漢李固傳云王者父天母地是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載謂之天子上法斗極鉤命決曰天子爵稱也（援神契鉤命決皆孝經緯篇名說苑修文篇天覆地載謂之天子御覽引佐助期亦云天子法斗諸侯應宿皆與孝經緯說同也）

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獨斷云上古天子宓羲氏神農氏稱皇堯舜稱帝殷周稱王稱謂不同明德有優劣也御覽引斗威儀云帝者得其英華王者得其根核霸者得其附支意林引新論云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三王由仁義五霸用權智阮籍通考論三皇依道五帝仗德三王施仁五霸行

（義強國任智蓋優劣之異厚薄之降也）以其俱命于天（古微書春秋緯演孔圖云天子皆五氣之精寶各有題序以次運相據起必有神靈符紀諸神扶助使開階立遂是以王者當置圖錄坐旁以自立也毛詩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箋云受命者受天命而王天下也詩疏引鄭氏六藝論云太平嘉瑞圖書之出必龜龍銜負焉黃帝堯舜周公是其正也若禹觀河見長人皐陶于洛見黑公湯登堯臺見黑烏至武王渡河白魚躍文王赤雀止于戶秦穆公白雀集于車是其變也故緯候皆載帝王受命之事詩疏引春秋元命苞云鳳皇銜圖置帝前黃帝再拜受古微書詩元命苞云堯游河渚赤龍負圖以出路史注引尚書中候考河命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鄭注言敬奉皇天之厤數御覽引中候握河紀云伯禹在庶四岳師舉薦之帝堯帝曰何斯若眞出爾命圖示乃天文又引中候洛予命云天乙東觀于洛降三分璧沈于洛水退立榮光不起黃魚雙躍出濟于壇黑烏以雄隨魚亦至正化爲黑玉赤勒曰元精天乙受神福伐桀克三年天下悉合詩疏引中候稷起篇云堯受河圖洛書后稷有名錄苗裔當王是黃帝堯舜夏商周受命于天事也）而王治五千里內也（此今文尚書說也王制疏引五經異義云今尚書歐陽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尚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案以今漢地考之自黑水至東海衡山之陽至于朔方經畧萬里鄭無駁與許同則許鄭并用古文尚書也易繫辭下云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王制疏引鄭注云一君二民

謂黃帝堯舜地方萬里爲方千里者百中國之民居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夷狄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是中國一夷狄二民共事一君二君一民謂三代之末以地方五千里一君有五千里之土五五二十五更足以君二十五始滿方千里之方五十乃當堯舜一民之地故云二君一民實無此二君一民假之以地廣狹爲優劣也鄭氏注易時以三代方五千里五帝時方萬里與今古尚書文并不合白虎通于易書詩禮春秋多用今文說于古文說間及之此用今文尚書說御覽引孫子云夫帝王處四海之內居五千里之中亦與今尚書同也）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周書洪範文引以證天子治天下之義也御覽引伏生大傳云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養之父能教之能誨之聖人曲備之者也能生之能食能教誨之也爲之城郭以居之爲之宮室以處之爲之庠序之學以教誨之爲之列地制畝以飲食之故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此之謂也）何以知帝亦稱天子以法天下也中候曰天子臣放勛（御覽引中候運衡篇云帝堯刻璧率羣臣東沈于洛書曰天子臣放勛德薄施行不元鄭注元善也放勛即堯典之放勳說文力部勳古文作勛又彳部徂字下引勛乃徂蓋孔壁之古文周禮司勳注故書勳作勛是勛乃古文書也案曲禮上云君前臣名據中候言堯告天自稱放勛則放勳者堯名也閻氏若璩四書釋地又續云古帝王有名有號如堯舜禹其名也放勳重華文命皆其號也

---

非史臣之贊詞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大戴帝系篇云少典產軒轅是爲黃帝又昌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又蟜極產高辛是爲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爲帝堯是放勳與軒轅同稱也漢書古今人表云黃帝軒轅氏帝顓頊高陽氏左傳亦稱高陽氏高辛氏軒轅高陽等既皆是氏則放勳當同案史記五帝本紀云黃帝者名曰軒轅虞舜者名曰重華以重華軒轅論之則堯亦當名放勳矣果如江氏據大戴禮爲信則當以堯舜等爲名然則黃帝亦爲名乎蓋古時尚質名號通稱淮南子原道訓則名實同居高注勢位爵號之名也周書諡法解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注名謂號諡故孟子滕文公注以放勳爲號于萬章注又以放勳爲名也）書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小字本元本俱无亡字亡字當是衍文案漢初伏生口傳二十八篇作書傳四十九篇後有歐陽大小夏侯并傳其學三家立于學官訖漢東京相傳不絕是爲今文尚書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增多得二十四篇遭巫蠱事未得立于學官爲中古文劉向父子校理祕書皆見之後漢賈逵父子孔僖衛宏徐巡馬融鄭康成并傳其學又兼通杜林漆書是爲古文尚書然孔壁之二十四篇馬融謂絕無師說漢人重師承無師說不敢强爲之解故東京之習古文尚書者亦第解伏生之二十八篇及河內女子所得之泰誓一篇耳其餘皆未之注釋故又稱逸書至二十九篇及二十四篇以外則謂之亡亡者并其文字盡亡之也逸者但逸其說也然則此所引逸篇當是孔壁之古文也董豐垣輯書大傳以此

句收入無佚篇蓋未考耳且無佚周書白虎通引以證帝亦稱天子其非周書可知）何以皇亦稱天子也以其言天覆地載俱王天下也故易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也（繫辭傳下文也今王弼本作庖犧氏集解引虞翻本亦作庖犧又引鄭注本作包犧與此不同惟易釋文引孟喜古文易本作伏戲氏之王天下也注伏服也戲化也又引京房章句本與孟氏同考京氏本從梁人焦延壽學易延壽常從孟喜問易喜死房以延壽易即孟氏學故京氏說易多與孟氏同先儒以孟京并稱此之故也白虎通蓋引京孟本也）

右論天子爲爵稱（舊無細目今依盧本）

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或法三光或法五行何質家者據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據地故法五行（公羊桓十一年注云質家爵三等者法天之有三光也文家爵五等者法地之有五行也王制疏引元命苞云周爵五等法五精春秋三等法三光注五精是總法五行分之則法五剛諸侯之臣則法五柔公羊疏引元命苞又云質家爵三等者法天之有三光也文家爵五等者法地之有五行也鄭注王制亦云象五行剛柔十日公羊家以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春秋緯以春秋爲質家也然則白虎通亦用今文春秋說也漢書袁盎傳殷道質質者法天周道文文者法地是質者據天文者

（法地也）含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禮緯篇名也大戴禮注引含文嘉又曰質以天德文以地德殷授天而王周據地而正王制疏引含文嘉云殷爵三等殷正尚白白者兼中正故三等夏尚黑亦從三等若然夏亦尚文而爵三等者文家五等質家三等是春秋家說不可通之于禮說也且五等之爵至周始備故下引王制五等之制爲周制則夏世不得有五等矣繁露三代改制篇周爵五等春秋三等春秋何三等曰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質一文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王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凡五等謂公侯伯子男也此據周制也（王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此則以公侯伯子男五字爲白虎通釋王制之詞與本經不同者白虎通引書多與本經異或所引不全或見本不同或寫字有訛也知據周制者以春秋緯及公羊家皆以殷爵三等又禮緯言夏爵亦三等故以五等爲周制也據字舊脫盧依御覽百九十八補）春秋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者伯子男也（公羊隱五年傳文也天子三公稱公者僖九年經公會宰周公是也注宰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也王者之後稱公者隱三年經書宋公和卒注宋稱公殷後也王者封二王後地方百里爵稱公客待之不臣也若然春秋之世杞不稱公者公羊莊二十七年杞伯來朝注云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當新王則公羊家等周于二王之後故杞不稱公也若左氏家杜預等以杞與滕薛并爲時王所黜與公羊不同其餘大國稱侯小者伯子男者彼注云大國謂百里也小國謂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鄭氏王制注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而子男則上統于伯并爲小國也王制疏引鄭志云張逸問殷爵三等公侯伯何書有微子箕子答曰微子箕子實是圻內采地之爵非圻外治民之君故云子也然則殷之世惟圻內得有子男之爵也舊脫天子三公句又其餘下間以人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所潤同十二字今依盧以隱五年傳文爲定）王制曰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萬章下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注凡此四等皆士地之等差也此以公侯爲一等伯爲一等子男爲一等與公羊說又殊先儒以爲夏制也）所以名之爲公侯者何公者通也公正無私之意也（公羊疏引元命苞云公之言公公正無私古公通同義後漢來歷傳注通共也禮運天下爲公注公共展轉相訓又釋名云公廣也惟廣故能通淮南原道訓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謂通見也修務訓何以爲公論謂通論也荀子解蔽篇此心術之公患也謂通患也私說文作厶云奸衰也韓非曰蒼頡造字自營爲厶于公字下注云八猶背也韓非曰背厶爲公左傳疏引環濟要畧云自營爲厶八厶爲公廣雅釋詁云公正也是公正無私之意也）侯者

侯也候逆順也（公羊疏引元命苞云侯之言候候逆順兼伺候王命孝經釋文引鄭注云侯者候伺周禮職方氏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注侯爲王者斥候也廣雅釋言侯候也侯候同音周禮小祝云侯禳禱祈之祝號注侯之言候也是也說文侯春饗所射侯以射義云射中則得爲諸侯故引伸爲諸侯之侯字至侯逆順之候則人部云候司望也是也所以名之以下至此舊在春秋傳曰上依盧校正）人皆千乘（禮坊記云故制國不過千乘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疏引司馬法云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司馬法又云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注小司徒云若通溝洫之地則爲十里若除溝洫之地則爲八里也又鄭注小司徒云井十爲通通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則千乘之國適得士萬人徒二萬人與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合漢書刑法志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圻圻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爲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林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爲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爲千乘之國天子圻外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論語學而道千乘之國何晏集解引馬融注云司馬法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兵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十六里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又引包咸注云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而井井十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宣十五年公羊注聖人制井田之法十井共出兵車一乘與包氏說同杜預注左傳謂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案以開方計之方百里者百則爲一萬井之地考以杜氏之說則六十四井出一乘六千四百井出百乘萬井之中三分去一止得六千四百井但能出百乘耳刑法志及馬融之說并謂千乘須得方十萬里與杜說同也惟何休包咸之說則以一萬井正得千乘然使十井出一甸之賦則其虐又甚于邱甲矣馬氏等據周禮包氏等據王制依周禮則百里千乘之制不合依王制則百里出千乘又嫌于非情而說多以千乘爲三百一十六里故并錄存之焉）象雷震百里所潤同（御覽引援神契曰二王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所潤雲雨同易蠱不事王侯集解引虞注震爲侯易象上傳親諸侯集解引虞注震爲諸侯易震云震亨詩疏引鄭注云震爲雷雷動物之氣也雷之發聲猶人君出政教之以動國中之人也故謂之震又云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儀禮）

（疏引鄭注云雷發聲聞于百里古者諸侯之象諸侯之出教令能警戒其國疆之內則守其宗廟社稷爲之祭主不亡其匕與鬯也梁氏同書校云周禮注同方百里疏謂之同者取象雷震百里所聞同易震疏雷之發聲聞于百里古帝王制國公侯地方百里故以象焉此既無雲雨字似當從周禮疏作所聞同爲是案下封公侯篇亦云地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所潤雲雨同或涉下文誤也）**伯者白也**（舊作百也盧改案古多以伯爲白食貨志有仟伯之得孟子滕文公或相什伯皆謂百也但以百訓侯伯之伯未安風俗通皇霸篇伯者長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元命苞云伯之言白明白于德見禮疏盧氏據之謂此下亦當有明白于德四字又以此句下當有伯七十里蓋以上下文互證之也獨斷云伯者白也明白于德其地方七十里當依盧氏校正）**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禮疏引元命苞云子者孳恩宣德獨斷云子者滋也奉天王之恩德其地方五十里史記注引張君相老子注云子孳也大戴禮本命廣雅釋言皆同宋書引詩推度災云子者滋也淮南天文訓子者茲茲益大也茲茲猶孳孳也茲茲言日大無已孳孳言相續無已時也下三綱六紀篇亦云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釋名釋親屬云子孳也相生蕃孳也子孳茲滋音義通）**男者任也人皆五十里**（禮疏引元命苞云男者任功立業皆上奉王者之政教禮法統理一國修身潔已矣獨斷云男者任也立功業以化民其地方五十里盧謂此亦當有任功立業四字孝經釋文引鄭注云男者任也職方氏注男任也任王爵古男與任通書禹貢二百里男邦夏本紀作任國男亦作南左傳昭十三年鄭伯男也疏引賈逵注云男當作南家語正論鄭伯南也王肅注南左氏作男古字作南南亦訓爲任下五行篇南方任養之方南夷之樂謂之南詩鼓鐘以雅以南是也亦謂之任禮明堂位任南蠻之樂是也此篇所釋公侯伯子男之義皆疊韻爲訓男南任通也盧云此人字當作子男）**差次功德**（禮疏引孝經云德不倍者不異其爵功不倍者不異其土故轉相半別優劣即差次之義也蓋孝經說語）**小者不滿爲附庸附庸者附大國以名通也**（禮疏引元命苞曰王者封國上應列宿之位其餘小國不中星辰者以爲附庸禮王制不合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注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于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孟子萬章不能五十里不達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注小者不能特達于天子因大國以名通曰附庸也此云不滿者亦不能五十里之義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不達于天子者春秋所謂未能以其名通也繁露爵國篇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書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昔齊人滅紀紀季以酅爲齊附庸酅者紀之采也然則附庸多亡國之後先世有功德者故追錄之使世食其采以臣屬于大國王三十里者其先公侯也二

十里者其先伯也十五里者其先子男也董仲舒正與書傳相合王制疏引元命苞云庸者通也官小德微附于大國以名通也若畢星之有附耳然故謂之附庸庸與通亦疊韻爲義也）**百里兩爵公侯共之七十里一爵五十里復兩爵何公者加尊二王之後侯者百里之正爵上有可次下有可第中央故無二五十里有兩爵者所以加勉進人也小國下爵猶有尊卑亦以勸人也**（公羊隱元年傳注公者五等之爵最尊者也然則公侯之位正同但以其爲二王後故特加以公之虛名表異之耳上有可次上舊衍一土字依盧校刪所以名之爲公侯以下皆依王制文通之）**殷爵三等謂公侯伯也**（此下皆今文春秋說也殷王制注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故此謂惟周爵五等）**所以合子男從伯者何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之義故上就伯也**（公羊桓十一年傳春秋伯子男一也詞無所貶注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詞無所貶王制注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鄭氏之意以子男皆上從伯稱與伯爲一故以伯與公侯爲三等此云上就伯也則與鄭氏義合蓋公羊先師舊有此義故班鄭二家并依而用焉與何氏微異）**尚書曰侯甸任衛作國伯謂殷也**（周書酒誥文也今本作侯甸男衛邦國男即任國即邦也惟賢一作字盧謂欲證子男之從伯似作字亦非衍文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邦伯當兼當州之牧并天下二伯而言若連屬卒恐不可名伯孫氏星衍尚書今古文疏云邦伯者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注伯帥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又云二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二伯此邦伯未必是二伯蓋即方伯皆不以伯爲侯伯之伯白虎通所據蓋今文尚書也酒誥本非完書法言問神篇云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故劉向以中古文較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俄空即脫簡之謂而大傳引酒誥王曰封惟曰若圭璧今無此句疑所脫即此等句白虎通所稱之作國伯亦此類也又彼書曰在昔殷先哲王下云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則爲殷制明矣若然周禮職方并詳侯甸男采衛之服制則侯甸任衛周制也而得謂之殷者王氏鳴盛尚書後案又云或殷本沿虞夏甸侯綏荒之名此特借周名以言殷制或周因殷禮但鄭謂殷時中國最小僅方千里必無九服之名此節必借周名以言之耳是也）**春秋傳曰合伯子男爲一爵**（即桓十一年公羊傳文也繫露三代改制篇春秋鄭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詞無所貶何以爲一曰周爵五等春秋三等是伯子男爲一自是春秋制也）**或曰合從子貴中也**（公羊先師異說也白虎通雜論經傳多以前一說爲主或曰皆廣異

（聞也何休公羊注曰合伯子男爲一詞無所貶皆從子夷狄進爵爲子是也合三從子者制由中也則何意以伯子男合爲一皆稱子也考休受學于羊弼本傳云休與弼追論李育意後漢儒林傳李育習公羊春秋建初元年衞尉馬廖舉育方正爲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于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爲通儒然則此蓋李育說也李育之義未知爲嚴氏春秋顏氏春秋然休序以二家并非又云依胡母子都條例則李育之說亦本之胡母子都也）以春秋名鄭忽忽者鄭伯也此未踰年之君當稱子嫌爲改伯從子故名之也（公羊何休注忽稱子則與諸侯改伯從子詞同於成君無所貶損故名也名者緣君薨有降既葬名義也此非罪貶也案此亦即或曰一說之義言未踰年之君當稱子春秋僖九年宋子是也忽稱子則嫌爲合三從子故降而稱名不然則伯與子同與成君不降無異不見在喪除喪之別故在喪降而稱名也改伯從子舊作改赴二字訛盧據公羊注校正）地有三等不變至爵獨變者何地比爵爲質故不變（禮王制注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知夏亦夏等地也以哀七年左傳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若非三等受地烏能容彼萬國故皐陶謨州十有二師疏引鄭注云言執玉帛則九州之內諸侯也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千二百國也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百七十里之國四百五十里之國八百共一千四百國除二百國爲名山大川不封之地餘有一千二百國八州得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以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之國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十有畸至于圻內子男而已禮疏引異義古左氏說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餘爲天子開田是左氏說以虞夏之制爲三等然則王制所謂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者虞夏制也唯異義所載左氏說以公百里侯與伯七十里爲異耳而虞夏之爵有五者堯典云輯五瑞史記注引馬注云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爲信也又云修五禮公羊疏引鄭注云公侯伯子男之禮也是也若殷家則王制云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又云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一五十里之國六十三凡九十三又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此其殷制亦土三等也至周制鄭氏則據周禮司徒之制謂武王時仍循殷制至成王周公大斥土境定爲公五百侯四百伯三百子二百男一百里是爵五等而土亦五等閻氏若璩釋地又績云孟子一則公侯皆方百里再則大國地方百里證以周公太公其封齊魯不過方百里耳而孟子時魯地且五倍之以爲有王者作魯必在所削安得成王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之說或爲此說者乃明堂位篇中多誣不可勝舉余嘗上稽周易雷聞百里公侯國制厥象取此下徵魯頌黃車千乘惟百里國數適相應子產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同方百里也今晉地多數圻矣皆侵小故管仲曰昔賜

我先君履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穆陵山名今在沂水縣無棣溝名今爲海豐慶雲二縣南北相距七百里亦應是後來侵小所至也白虎通于上云殷爵三等周爵五等于此又云爵變而土獨不變則班氏以周制亦三等定士古周禮說時未盛行王制當時正立學官又證以孟子故班氏從之爲蓋爵者所以業人故爲文地者所以食人故爲質焉）王者有改道之文無改道之實（漢書董仲舒傳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下三正篇亦云王者有改道之文無改道之實並用今文春秋說也）殷家所以令公居百里侯居七十里何也封賢極于百里其改也不可空退人示優賢之意欲褒尊而上之（王制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注立大國三十十三公也立次國六十十六卿也立小國百二十十二小卿也孟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以此推之知天子之上公視公然則公大國百里侯次國七十里伯小國五十里矣周氏柄中辨正云王制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與孟子不合當以孟子爲正案王制所言乃虞夏之制孟子所云與殷制合也改舊訛政依盧校改此語義不明蓋謂夏制公侯同百里殷改侯爲七十里因欲尊公而上之故退侯于下不可空退人故又改百里爲七十里也）何以知殷家侯不過七十里曰士有三等有百里七十里有五十里其地半者其數倍制地之理體也多少不相配（[illegible]）

## 右論制爵五等三等之異

公卿大夫何謂也內爵稱也（太宰一曰爵注爵謂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也喪服傳注爵謂天子卿大夫士也司儀注爵卿也大夫也士也士相見注異爵謂卿大夫士也是內臣亦稱爵也）內爵稱公卿大夫何爵者盡也各量其職盡其才也（廣雅爵量也量其職元年左傳未王命故不書爵疏引服注云爵醮也所以醮盡其材也醮亦訓爲盡荀子禮論篇利爵之不醮也注醮盡也醮與釂音

（義同曲禮長者舉未釂注盡爵曰釂是也案爵本酒器說文爵禮器也毛詩疏引韓詩說曰爵盡也足也亦取盡意因引伸爲爵秩之字以並取乎盡意也爵盡雙聲爲訓内爵稱三字舊作曰字盧據御覽改王制疏引作所以盡人才也）公之爲言公正無私也（義見上此謂天子上公也典命王之三公八命獨斷云三公者天子之相）卿之爲言章也章善明理也（章也二字舊脫據孝經疏補廣雅釋言卿章也說文卯部卿章也六卿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从卯皀聲卿章疊韻爲訓王制疏引作卿之言嚮也爲人所歸嚮亦取義于疊韻也）大夫之爲言大扶扶進人者也（舊脫一扶字盧據孝經御覽補下五行篇云大者大也嫁娶篇云夫者扶也廣雅釋詁云大夫君也大夫卽卿大夫之總號對文則卿爲上大夫大夫爲下大夫散則卿亦謂之大夫故春秋之例皆稱大夫也王制疏引作大夫者達人謂扶達于人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卿大夫（說苑修文篇進賢達能謂之卿大夫蓋當時書傳有此語故各引用也孝經云蓋卿大夫之孝也禮記疏引鄭注云張官設府謂之卿大夫）王制曰上大夫卿（大戴記盛德篇云三少皆上大夫也案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三少下于三太一等明指卿也王制又云諸侯之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大國之卿三大夫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下大夫之上卽爲卿故知上大夫卿也江氏永鄉黨圖考云案卿與大夫春秋皆謂之大夫分言之卿爲上大夫其大夫皆爲下大夫也諸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就三卿分之司徒執政爲一人爲上卿亦曰冢卿其餘爲下卿亦曰亞卿介卿總之皆爲上大夫如杜洩之言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故三卿并將經書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是其次也孔子爲司寇下大夫當時與上大夫言與卿言與下大夫言與其同列言也然魯自成襄以來有四卿叔肸之後爲叔氏皆書于經蓋三卿之外又有小卿亦上大夫也）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詩褰裳豈無他士祈父予王之爪士傳並云士事也繁露察名號篇士者事也祭統作率處士注士之言事也假樂百辟卿士箋云卿士卿之有事者北山偕偕士子傳士子有王事者說文士事也數始于一終于十从一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皆以士爲事也士又作仕曲禮前有士師注士或爲仕四月盡瘁以仕箋仕事也表記注仕之言事也文王有聲武王豈不仕傳亦云仕事也荀子修身篇好德而行士也注士事也謂能治其事也堯問注又云士謂臣下掌事者以士仕爲事皆疊韻爲訓也）故傳曰通古今辯然否謂之士（說苑修文篇辯然否通古今之道謂之士繁露服制篇夫能通古今別然否乃能服此也王篇士部引傳曰通古今辯然不謂之士）何以知士非爵（禮士相見喪服傳太宰司儀注并以士爲爵與此不同檀弓云士之有誄注殷大夫以上爲爵則周時以士爲爵也班氏所言蓋據夏殷制）禮曰四十強而仕不言爵爲士

（此曲禮文也何允中本仕作士古仕士字通疑班所據禮本亦作士蓋謂四十始仕爲士也況曲禮言五十始服官政則强而士異乎服官政明矣）至五十爵爲大夫（郊特牲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注言年五十乃爵爲大夫也曲禮五十曰艾服官政是大夫始爲爵也又王制云五十而爵注賢者命爲大夫以王制殷禮故也若然喪服小功章大夫爲昆弟之長殤五十爲大夫復有長殤之兄者蓋謂有賢德之人則不限常格得早爲大夫也舊天下衍一何字又誤置何以知士非爵何於此今依盧校正）何以知卿爲爵也以大夫知卿亦爵也何以知公爲爵也春秋傳曰諸侯四佾諸公六佾合而言之以是知公卿爲爵（隱五年公羊傳云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是也）内爵所以三等何亦法三光也所以不變質文何内者爲本故不改内也（此據諸侯臣卿大夫士爵三等言也若天子則公一等孤卿一等大夫一等士一等差於外爵止四等周禮序官所載有卿有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蓋以卿當上大夫也沈氏彤周官田祿考周天子具六官之爵六等曰公曰孤卿曰中大夫曰下大夫曰上士曰中士曰下士庶人在官者屬焉是也其實分言之則公一孤一卿一中大夫一下大夫一上士一中士一下士一凡八等合言之則公一孤卿一大夫一士一止四等也）諸侯所以無公爵者下天子也故王制曰上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此謂諸侯臣也（今王制上大夫下有卿字案彼鄭注云上大夫曰卿若正文已有卿字則注爲贅語疑鄭所據本與此同無卿字也諸侯之臣無公爵其自孤以下唯上公之國得備之故周禮典命有公之孤四命也而春秋晉爲侯爵有太傅陽子太師賈佗又有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者蓋亦三孤之職晉爲伯主多置羣友不能如禮也然春秋亦止稱大夫故晉殺陽處父經書大夫也何者孤卿同等故典命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不別言三孤命數則并孤於卿明矣大戴盛德篇云三少皆上大夫也）大夫但有上下士有上中下何明卑者多也（士有上中下五字舊脫盧補王制疏云士既命同而分爲三等者言士職卑德薄義取漸進故細分爲三卿與大夫德高位顯各有別命不復細分也而襄十一年公羊傳云古者上士下士者蓋周初侯伯國之制鄭焦氏循孟子正義云惟子男不當有中士耳若子男而有中士則田祿不正不皆以四爲差而國亦不足於用矣未知所據）爵皆一字也大夫獨兩字何春秋傳曰大夫無遂事以爲大夫職在之適四方受君之法施之於民故獨兩字言之（公羊僖三十年傳文也彼云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何注不從公政令也時見使如京師而橫生事矯君命聘晉故疾）

（其驕蹇自專之當絕是大夫之適四方俱宜受君之法非然則自專當罪也）或曰大夫爵之下者也稱大夫明從大夫以上受下施皆大自著也（此亦據夏殷制也周則士亦爲爵不得以大夫爲爵之下矣）

天子之子獨稱元士何士賤不得體君之尊故加元以別於諸侯之士也禮經曰士見於大夫諸侯之士也王制曰王者八十一元士（舊無於字盧據御覽補王制注云元善也善士謂命士也疏云天子之士所以稱元者異於諸侯之士也蓋周制天子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故稱元士公侯伯之士雖一命亦不得稱元也）

天子爵連言天子諸侯爵不連言王侯何卽言王侯以王者同稱爲衰弱僭差生篡弒猶不能爲天子也故連言天子也（以王者同稱盧云以猶與言諸侯與王者並稱則生覬覦之漸所以嚴名分之辨猶孤卿大夫朝天子東西面三公則抑之使北面猶不能爲天子也二句文有訛脫郎字疑誤）或曰王者天爵王者不能王諸侯故不言王侯諸侯人事自著故不著也（盧云侯不著也疑當作故不著王也案春秋之義貴賤不嫌同詞又王人雖微必序於諸侯之上所以別嫌明疑故諸侯不連言王侯或

說非也）

右論天子諸侯爵稱之異

王者太子亦稱士何舉從下升以爲人無生得貴者莫不由士起是以舜時稱爲天子必先試于士禮士冠經曰天子之元子士也（王制云諸侯世子世國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天子諸侯之制同已成君未賜爵猶同于士則未稱君者亦稱士明矣公羊僖五年傳注自王者言之以屈遠世子在三公下禮斬衰章曰公士大夫之衆臣是也是太子稱士焉）

右論王者太子稱士

婦人無爵何陰卑無外事是以有三從之義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列女傳母儀篇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飯羃酒漿以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无攸遂在中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也）故夫尊于朝妻榮于室隨夫之行故禮郊特牲曰婦人無爵坐以夫之齒（通典引五經異義云婦人以隨從爲義故夫貴于朝妻榮于室此篇及下謚篇並以夫人無爵無謚爲正解而附載夫人有爵謚之異說也）禮曰生無爵死無謚春秋錄夫人皆有謚何以知夫人非爵也論語曰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國人稱之曰君夫人卽令是爵君稱之與國人稱之不當異也（此據夫人有謚以難婦人無爵也舊作夫人何以知非爵也誤）

右論婦人無爵

庶人稱匹夫者匹偶也與其妻爲偶陰陽相成之義也（皇侃論語義疏引云匹夫匹婦者謂庶人也言其無德及遠但夫婦相爲匹偶而已詩文王有聲云作豐伊匹傳匹配也禮三年問云失喪其匹注匹偶也孟子梁惠王注匹夫一夫者以其與妻相對則訓爲偶以與衆人相對故匹又訓爲獨公羊僖三十三年匹馬隻輪無反注匹馬謂一馬是也）一夫一婦成一室（意林引風俗通云論語曰匹夫匹婦傳曰一晝一夜成一日一男一女成一室案古人作衣用二匹今人單衣故傳匹夫案匹止取匹偶之義應劭說傳會）明君人者不當使男女有過失時無匹偶也故論語曰匹夫匹

婦（毛詩序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又云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及時也周禮媒氏云使男女無夫家者會之郎不使男女失時之意也舊引論語連之爲誤也四字盧據禮器正義所引無）

右論庶人稱匹夫

爵人于朝者示不私人以官與衆共之義也（說苑叢談篇爵人于朝論人于市古之通法也御覽引司馬法云夏賞于朝貴善也殷戮于市威不善也周賞于朝戮于市勸君子威小人也則周之爵人亦宜于朝王制疏專以爵人于朝爲殷法恐非）封諸侯于廟者示不自專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舉事必告焉王制曰爵人于朝與衆共之焉詩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禮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必于太祖君降立于阼階南南向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禮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書洛誥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

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是封必於廟也盧云衆當據本書作士太祖本作太廟自專自一作敢詩見常武篇毛傳王命南仲於太祖與此合鄭氏以南仲爲文王時武臣云乃用其以南仲爲太祖者今太師皇父是也義似迂曲彼疏引孫毓異同評云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聞焉且古之命將皆於禰廟未有於太祖后稷之廟者箋義爲長然祭統明云爵有德必於太祖又如左傳隱十一年鄭伯授兵於太宮安見命將必於禰廟也

**右論爵人于朝封諸侯于廟**

**大夫功成未封而死不得追爵賜之者以其未當股肱也春秋穀梁傳曰追錫死者非禮也**此今文春秋說也通典引五經異義云春秋公羊穀梁說王使榮叔錫魯桓公命追錫死者非禮也死者功可追而錫如有罪又可追而刑邪春秋左氏說譏其錫篡弑之君無譏錫死者之文也此文所引穀梁傳今原書無此語蓋亦穀梁說也**王制曰葬從死者祭從生者所以追養繼孝也**今王制作喪從死者鄭注云從死者謂衣衾棺槨從生者謂奠祭之牲器本疏引盧植注云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故云從生者若喪中之祭虞祔練祥仍從死者之爵又引或說云在喪中祭當從死者爵至吉祭乃用生者祿耳盧與或說皆以祭從生者指除服之後鄭氏言祭從生者包有喪中之祭或據小記以難鄭氏云小記士祔于大夫則易牲又云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于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則是喪中之祭仍從死者之禮若生者有爵則祭從生者之法喪祭尙爾喪後吉祭可知案班氏所據王制本正作葬從死者是專指衣衾棺槨可知**葬從死者何子無爵父之義也禮中庸記曰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子爲大夫父爲士祭以大夫葬以士也**子無爵父之義春秋三傳家說各微異通典引異義云公羊說士庶起爲人君母不得稱夫人父母者子之天也子不得爵命父母至于妾子爲君得爵其母以妾本接事尊者穀梁說雖妾子亦不得尊其母稱夫人左氏則謂母以子貴許愼謹案舜爲天子瞽瞍爲士明起于士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于魯僖本妾子尊成風爲小君用公羊左氏義案葬從死者祗宜施于大夫士若天子諸侯但不得追爵祖父耳至喪葬之事亦宜從權曲禮下云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諡注子事父無貴賤令葬禮而從子如鄙父之賤然當亦謂公卿大夫也通典引鄭志云趙商以周追王太王以下與曲禮文違議而未決鄭答以周家王迹起于太王若禹湯則不追尊也是則天子不得追尊布衣之祖父故漢祖但尊父太公曰太上皇也至如諸侯但于入承大統亦不得追尊本親故師丹傳丹議定陶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

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于廟今欲立廟于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是也然至位爲天子諸侯若仍葬從死者之義則漢高即帝位而太上皇崩猶葬以士庶之禮似亦子孫所不忍臣下所不安也若然則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者葬時之不可直以士庶之制者禮之屈于情一時之權也至祭時乃人子之常事而尸則死者之所憑又不可服以天子之服則仍依父生時之制也

**右論追賜爵**

**父在稱世子何繫于君也**通典禮五十三引繫作厭非此以下皆今文春秋說也公羊僖五年傳曷爲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注解貴意也言當世父位時惠王在故襄王會諸侯稱世子凡經書陳世子款鄭世子華齊世子光皆父在之稱也世子之稱止可施于天子諸侯其大夫之長子不得稱世以大夫不世爵祿也大子則通乎大夫之子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大子嫡婦鄭注言妻見大夫已下亦爲此三人爲喪主嫡子則通于士凡嫡妻所生謂之嫡子士有一妻一妾故也又士有二廟亦取嫡嫡相承之義至冢子則通乎庶人內則冢子則太牢鄭注冢子猶言長子通乎下也喪服父爲長子鄭注不言嫡子通上下也通典引異義云未踰年之君繫于父否公羊說未踰年之君皆繫于父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未踰年之君猶繫于父則父在稱子爲繫于君明矣莊三十二年公羊傳君存稱世子注明當世父位爲君是也若然昭十一年楚滅蔡執世子有非父在而稱世子者彼注云稱世子不與楚之滅蔡也**父殁稱子某者何屈于尸柩也**莊三十二年公羊傳君薨稱子某注名者尸柩尙存猶以君前臣名也禮雜記君薨號稱子待猶君也注謂未踰年也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待如君矣春秋魯僖公九年夏葵邱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正義謂鄭用左氏之說案通典引五經異義云諸侯未踰年出朝會與不出會何稱春秋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是也未踰年以本爵譏不子也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詘于王事不得申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春秋不得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蕃衞之臣雖未踰年以王事稱爵然則左氏之義惟在國內稱子出朝會則稱爵鄭氏禮注既引宋子以證未踰年稱子之義則所據者公羊說也又左氏之義但別既葬與未葬未葬稱子出會亦稱子故僖九年凡在喪王曰小童諸侯曰子既葬雖未踰年則稱君孔氏蓋以雜記爲未葬之稱而鄭氏引宋子之事故謂爲用左氏也然通典又引鄭駁異義云昔武王卒父業既除喪出至孟津之上猶稱太子者是爲孝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矣春秋僖九年宋子即未踰年君也出與天子大臣會是非王事而稱子耶鄭駁異義既用公羊之說不應禮注獨宗左氏禮疏謂其用左氏之說非也若然宋桓公未葬襄公應稱子某而止稱子者何休注云宋未葬不稱子某者出會諸

（侯非尸柩之前故不名然則非出會而稱子某者爲屈于尸柩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皆是也）**既葬稱小子者卽尊之漸也**（通典無小子者字盧以爲衍文是也禮曲禮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注謙未敢稱一人生名之曰小子王死亦名之曰小子王也晉有小子侯是僭取于天子號也然則小子之稱唯施于天子此釋莊三十二年公羊傳語公羊無小字又公羊說諸侯之子稱謂則無小字明矣何休注云不名者無所屈也文十八年子惡卒經書子卒在葬文公之後是既葬稱子也以漸至踰年正卽位之禮然猶未成君故云卽尊之漸也齊昭公卒未踰年公子舍未成君而文公十四年書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者公羊傳云成死者而賤生者也注惡商人懷詐無道故舍舍之君號以賤商人之所爲若左氏之義未踰年卽稱君故舍書君與公羊義異也案後漢安帝崩立北鄉侯未踰年薨周舉傳永和元年災異數見省內惡之詔公卿中二千石尚書詣顯親殿問曰言事者多云昔周公攝天子事既薨成王欲以禮葬之天爲動變及更以天子之禮天卽有反風之應北鄉侯親爲天子而葬以王禮故數有災異宜加尊謚列于昭穆舉獨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降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彰聖德北鄉侯本非正統奸臣所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夭昏春秋王子猛不稱崩晉子野不書葬是亦用公羊立不踰歲不成爲君之義也若然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既葬矣而猶稱名者公羊傳云伯子男一也詞無所貶何注直以喪降稱名無餘罪致貶然則鄭本伯爵與子無異不嫌其降故仍稱名以見在喪也）**踰年稱公者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文九年公羊傳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于其封內三年稱子注俱繼體其禮不得異各信恩于其下鄭注坊記引春秋傳曰諸侯于其封內三年稱子至于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鄭用公羊之說則公羊家以踰年稱君者臣子之詞故奚齊于僖九年死時獻公卒未踰年故書殺其君之子奚齊卓子于十年死則稱君也若孝子未除喪則猶稱子故周襄王于文八年崩至文九年毛伯來求金頌王不稱使公羊傳云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卽位矣而未稱王也是也若然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時未踰年而已稱爵者賢季子故緣之也又內諸夏而外四夷不必備責之也若左氏以未踰年卽得稱爵則踰年後無論臣子稱君與君之自稱皆得稱爵矣桓十三年衛惠公稱侯成三年宋共公稱公衛定公稱侯此并先君未葬曲禮疏引服虔注云明不失子道論左氏之義則既葬出會當稱本爵而猶稱子故杜預云善其成父之志故上繫于父若公羊未踰年稱子正合在葬之正稱也莊三十二年何注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稱子某明繼父也但何指既葬稱子之時此指踰年稱公之時其大義則同文九年公羊傳云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是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公羊莊三十二年傳云既葬稱子何注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稱子也公羊文九年傳云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也舊衍一也字通典無）**故踰年卽位所以繫民臣之心也**（公羊文九年傳不可曠年無君注故踰年稱公莊二十三年傳踰年稱公何注不可曠年無君文九年何注又云故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明繼體以繫民臣之心則知踰年卽位之義亦同也凡卽位有二一則君薨之時卽嫡子主喪之位一則踰年卽人君之位也）**三年然後受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也**（公羊文九年傳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注孝子三年志在思慕不忍當父位故雖卽位猶于其封內三年稱子論語憲問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然則嗣君三年然後受爵故于封內三年稱子若左氏之義踰年已于封內稱君則不必三年然後受爵也繁露二曰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一日不可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爲君心之非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當而踰年卽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耶）**故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此公羊之義也新君踰年雖先君未葬卽得行卽位之禮故通典博士徐禪議曰案魯文公之書卽位也僖公未葬蓋改元之道宜其親告不以喪闕昔代雖受終亦在諒陰既正其位于天郊必告其位成命于父祖子莫大于正位禮莫大于改元傳曰元始也首也善之長也故君道重焉但公羊以王者然後改元立號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一統天下必奉正朔同軌同文安有諸侯改元之理卽曰國自有史亦必大書天子之年而分繫其事是也博士議以卽位爲改元與公羊說異）**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于天子**（此當是大雅韓奕章韓侯受命傳也以諸侯薨使臣歸瑞珪于天子故嗣君除喪之後上受爵命于天子也禮有受命無來錫命故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文公新卽位功未足施故春秋譏之也）**所以名之爲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絕也**（此亦屬韓詩內傳語文選注引韓詩內傳云所以爲世子何言世世不絕也則凡言世者皆取其相繼不絕之意荀子强國篇有天下者之世也注世謂繼也吳語吳國猶世注世繼世世也周語昔我先世后稷史記注引唐固注云父子相繼曰世言當世父子之位又取義于世世不絕也）**何以知天子之子亦稱世子也春秋曰公會王世子于首止**（禮文王世子云文王之爲世子也又云抗世子之法于伯禽是天子之子亦稱世子也上論諸侯稱世子之義恐人疑世子之名止于諸侯之子故此又言天子之子亦稱世子也所引春秋者僖五年經文公羊傳云曷爲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注言當世父位儲君嗣主不可以諸侯會之爲文故殊之使若

（諸侯爲世子所會也穀梁傳云世子世天下也引以證天子之子稱世子也）

或曰天子之子稱太子（此又一稱也曲禮下不敢與世子同名注世或爲太是諸侯之適子亦稱太子也僖五年晉太子申生是也古世與太通春秋之太字公羊皆作世如文十三年太室屋壞作世室衞太叔儀爲世叔儀宋樂太心爲樂世心春秋之鄭子太叔論語作世叔古世太音義同故通用也）尚書傳曰太子發升王舟（詩疏及後漢書注引書大傳曰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王舟史記周本紀云爲文王木主載以車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詩疏引中候我應云文王之戒武王曰我終之後但稱太子發河洛復告遵朕稱王御覽引中候云予稱太子發明愼父以名卒考注予我也父死曰考文王命我王我終之後恒稱太子者明愼文王之命也君存稱世子薨稱太子未葬稱子己葬稱公今踰年稱太子者父業未成不敢自專之意此天子之子稱太子也）中候曰廢考立發爲太子明文王時稱太子也（此十八字盧據御覽引補御覽引中候云文王廢伯邑考立發爲太子注定王業也又云日修我度遵德紀後恒稱太子發禮檀弓云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鄭注文王之立武王權也舊本有或曰諸侯之子稱代字則傳曰晉有太子申生鄭有太子華齊有太子光由是觀之周制太子代子亦不定也漢制天子稱皇帝其嫡嗣稱皇太子諸侯王之嫡稱太子後代咸因之共六十九字見初學記盧以爲徐堅說故避唐諱非白虎通正文也從之）

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于天子何明爵者天子之所有臣無自爵之義（舊畢下有必字明爵下有上字所有下有也字盧并據通典刪此亦韓詩說也禮記疏引韓詩內傳云上受爵命于天子乃歸自即位何明爵者天子有也臣民無自爵之義也公羊隱三年傳其稱武氏子何譏何譏爾父卒子未命也注時雖世大夫緣孝子之心不忍便當父位故順古先試一年乃命于宗廟武氏子父新死未命而便爲大夫薄父子之恩故稱氏言子見未命以譏之然則世子三年乃受爵者有二義一則不忍當父位二則無自爵之義也若然成四年鄭伯堅卒而冬鄭伯代許書爵者何休云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書其惡是背殯興師春秋誅其志也）童子當受爵命者使大夫就其國命之明王者不與童子禮也（謂嗣君未冠而即位者也舊受下有父字無者字盧從通典刪補）以春秋魯成公幼少與諸侯會不見公經不以爲魯恥明不與童子爲禮也（此今文春秋說也春秋成十六年公會諸侯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公羊傳曰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爲不恥公幼也注據扈之會失序恥盧云案公初即位數年與會盟者非一何至此十六年始言幼左氏成公四年傳云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公歸欲求成于楚得季文子諫而止其非年幼顯然又公衡爲質于楚在成二年杜預以爲公之子即以爲公之弟而已自能逃歸則其年亦非甚幼矣公羊之說未足信也今案左傳襄九年云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天子諸侯十二而冠定昏之時當在十四五歲成公以十四年始遣叔孫僑如迎昏于齊則成公即位時不過一二年計至十七年會沙隨之時當在十七八歲非公幼之明證乎杜以公衡爲成公之子可謂不考之甚且左氏之學漢時未盛兩漢重師承三傳之說各相矛盾盧氏不得據左氏以駁公羊也舊本作與諸侯會公不見云經不以魯恥通典作與童子爲禮者諸侯會公不見經以爲魯恥文皆并依盧校）

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故詩曰韎韐有艴謂世子始行也（禮曲禮既葬見天子曰類見注代父受國王制云諸侯世子世國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注列國及縣內之國也則世子未受爵命之時視士禮故衣士服也周語晉侯端委以入韋注昭謂此士服也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士服也典命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君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此已成君反服士服者周禮謂代父行禮故得比于卿故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賓之以上卿若父死繼位非代父從政不得繼于父又不忍安然自同于人君之禮故服士服也所引詩者小雅瞻彼洛矣文毛詩序云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箋云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軍將始代卿士將六軍而出是毛詩家亦以此爲諸侯世子上受爵命之詩也今毛詩年奭與此作艴異案艴字見于說文赤部新附當作赫說文赫火赤貌邶風赫如渥赭毛傳云赤貌今詩作奭亦當作赫采芑云路車有奭瞻彼洛矣韎韐有奭毛公二傳并訓爲赤貌奭字說文訓盛也釋訓云赫赫躍也釋文舍人本作奭蓋二字通用訓盛貌者奭爲正字赫爲假借訓赤貌者赫爲正字奭爲假借後人又因赫作艴廣雅釋詁艴色也釋器艴赤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艴赤貌文選注引通俗文作青黑曰艴義微異此以韎韐爲士服則爵弁服與鄭箋同鄭云韎韐祭服之韠爵弁服紂衣纁裳也是也韋氏以元端當士服者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故見天子則爵弁入己廟則端委也）

### 右論諸侯襲爵

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民臣不可一日無君也（舊民臣作士誤公羊春秋桓公元年公即位何注即就也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事畢而反凶服也南史沈文阿傳文帝即位魁日謁廟文阿議曰人物推移質文殊軌聖賢因機而立教公臨時而制宜夫千人無君不敗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父慮社稷之艱難逮乎末葉縱橫漢承其弊雖文景之刑措而國連兵或踰月即尊或崩日稱詔此皆有爲而爲之非無心

（于禮制也今國諱之日雖仰哀于璽紱之重猶未序于君臣之儀古禮朝廟退就正寢聽羣臣之政今皇帝拜廟還而御太極殿此即周康王在朝一二臣衞者也南齊禮儀志左丞蕭琛議稱見祇見厥祖義著商書朝于武廟事光晉策豈有正位居尊繼業承天而不虔敬祖宗格于太室毛詩序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鄭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于祖考告嗣位也又曰閔予小子嗣王朝廟也鄭箋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令政朝于廟也則隆周令典煥炳經記也然則自周以後天子大斂之後即告廟稱王以繫民臣之心亦但臣子稱之之詞其自稱于天下猶未得遠稱王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顧命文也以上云乙丑王崩又云越七日癸酉案曲禮生與來日死與往日注死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此士禮既于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然則天子以來日數矣計成王以乙丑崩自丙寅至于申則壬申爲大斂之朔故書疏引鄭注以癸酉爲大斂之明日王麻冕黼裳著文皆承癸酉之下是稱王在大斂之後也若即位之後則當在阼階文王世子云成王幼不能涖阼今下云由賓階是猶未忍崇王禮故知大斂之後也春秋繁露玉英篇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康王以子繼父非有但故而稱王者史臣之詞也然則大斂稱王暫時即吉令臣民之心皆知共戴史臣不得不以王稱之而王實未敢以王禮自居也先儒有以康王冕服見羣臣爲非禮者是執歷見以疑經文也麻冕黼裳者御覽引鄭書注云麻冕三十升布冠也績麻三十升布爲之鄭注周禮云袞之衣五章裳四章鷩冕之衣三章裳四章毳冕之衣三章裳二章孔穎達以黼裳當袞衣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以黼裳當毳衣未知孰是姑爾存焉）何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上迎子釗不言迎王也（舊作何以知王從死後加王也通典作何以知不是後加王也語意不明今依盧氏校正言何以知成王死後不即稱康王爲王也以顧命上云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迎子釗于南門之外不言迎王于南門之外也案上云元子釗元子太子也又云爾無以釗下云迎子釗則子非康王名與未殯稱子某之例同也時成王新崩故稱子釗大斂之後即稱王其義甚明盧氏以爲不可據以爲未殯稱子既殯稱王之實證非也）

王者既殯而即繼體之位何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顧命云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書疏引鄭注云御猶衞也王此時正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于殯西南隅讀策書以命王嗣位之事又曰皇后憑玉几說文后繼體君也是王者既殯而即繼體之位也繼體者公羊莊四年傳云國君一體也國君以國爲體諸侯世故國君一體也言先君既沒新君即位臣民于先君既不得見矣今見繼體之君亦如仍見先君也故爲繫民臣之心也舊脫也字盧據通典引通典無王者二字又何作者）故尚書曰

王再拜興對乃受銅瑁明爲繼體君也（亦顧命文也通典引作王再拜興祭嚌宅乃授宗人同案此方言世子即位不當遽引及授宗人同之文作銅者舊本皆爾盧氏改銅爲同非也吳志注引馬本作同云同者大同天下書疏引鄭本亦作同云同酒杯案馬鄭并習古文則作同者古文也吳志引虞翻別傳云今經益金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今經者今文也則作銅者今文也白虎通多據今文尚書作銅明矣今文作銅瑁蓋以爲二物說文土部璽王者印也所以主土籀文作璽王氏鳴盛以璽起秦漢周初安有此案御覽引大傳云湯伐桀而歸于亳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于天子之坐左復而再拜從諸侯之位左傳襄二十八年季武子璽書追而與公冶周禮掌節貨賄用璽節鄭注璽節今之印章也則璽于夏殷之際已有但古者上下通名至秦始以璽專屬天子獨斷云皇帝玉璽皆玉螭虎紐是也故今文家以銅爲副璽白虎通之義亦當然也作瑁者亦今文說文玉部瑁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圭以冒之似犂冠周禮曰天子執瑁四寸从玉冒冒亦聲古文从月段氏玉裁注云此蓋壁中顧命字是古文尚書作瑁也古文作同玥蓋以爲一物也文質篇云瑁之言冒也上有所覆下有所冒義取覆天下故爲大同也虞翻別傳又引鄭元解尚書違失事目以顧命康王執瑁古月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杯誤莫甚焉虞意蓋以經文本作上宗奉月瑁言月圭者瑁也月訓瑁也然文義迂回不可從古銅同二字通用周禮典同注故書同爲銅是也顧命先云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變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而後言王再拜興故知明爲繼體君也故宇王字盧據通典補俗間本作乃受銅瑁也小字本元字俱無瑁也二字然同既作銅則銅瑁明二物似未可刪去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尚書曰王釋冕喪服（亦今文顧命文也書疏引鄭注云王釋冕反喪服禮喪服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古文尚書有反字白虎通無者蓋今文也盧據通典補反字者從古文改也舊二君下有也字據通典刪終始舊倒從公羊傳）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顧命于受銅之上云王麻冕黼裳書疏引鄭注云麻冕三十升布也黼裳冕服之有文者是吉冕服也史記周本紀云太子釗遂立是爲康王康王即位偏告諸侯今文顧命又云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吉禮疏引熊安生說云天下不可一日無主今謂予一人者以麻冕黼裳即位受顧命從古暫稱予一人是稱王以接諸侯之義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書不言藏銅檀弓云古者君薨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則銅亦宜藏也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公羊傳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注當喪謂天子也未君者未三年也未可居君位稱使也文三年毛伯來求金公羊傳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也是未稱王也然則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斂後即稱王以明繼體緣孝子

（之心不忍安吉則雖踰年猶不稱王釋晃後猶不統事也舊無服字盧據通典補）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乃即位改元以名年年以紀事君統事見矣而未發號令也（春秋隱元年云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疏引春秋說云元者端也注云元爲氣之始如水之有泉泉流之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窺之不見聽之不聞又云王不上奉天文以立號則道術無由故先稱春後言王天不深正其源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起元後陳春矣故春秋五始之義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繫正月于王繫春于元年是元以名年年以紀事之義也國不可久無主故事必統之君又未忍儼然成君故未發號令也故孟子萬章云踐天子位焉史記注引劉熙注云天子之位不可曠年于是遂反格于文祖而當帝位可字盧據通典補又元以名年舊作名元年亦據通典正舊作君名其事矣亦訛盧依御覽改）何以知踰年即位改元也春秋傳曰以諸侯踰年即位亦知天子踰年即位也（公羊文九年傳文也舊知訛言又改元也訛謂改元位皆盧據通典改）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即事天地諸侯改元即事社稷（春秋桓文宣成襄昭哀元年并有其文案公羊家何氏無諸侯改元之說何休云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

春秋託新王受命于魯故因以錄即位明王者當繼體奉元養成萬物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天子爲天下共主五等諸侯出作屏藩入爲卿士依然臣也一統天下咸奉正朔同輒同文安有諸侯改元之理即曰國自有史亦必大書天子之年循分繫其事是用何氏說而孔氏廣森公羊通義則謂古者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各得紀元于其境內案班氏所用公羊說或與何氏異然春秋之世諸侯即位即改元故桓二年左傳云惠之二十四年文云惠之三十年是東遷之前諸侯已有改元者矣故玉海引樂資春秋後傳云惟王者改元諸侯改元汾王以前未之有也盖諸侯改元衰世之事公羊以春秋立法故定諸侯不改元之經也）王制云夫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鄭彼注云不敢以卑廢尊疏引鄭志答田瓊云天地郊社至尊不可廢故越紼祭之六宗山川之神則否其宮中五祀在喪內則亦祭之故曾子問云君薨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之自啟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既葬而祭之又答田瓊云五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爲越紼也天地社稷之祭殯卜時日今忽有喪故既殯越紼行事若遭喪之後當天地郊社常祭之日其敬殯至于反哭則避此郊社祭日而爲之案郊社尊故敬殯至反哭皆避其日若五祀之祭則廢未殯之先雖郊社亦不行故曾子問云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何孔子曰廢是指初崩時言也若然郊社以至尊故越紼而祭宮中五祀之神微故不必越紼

---

而自祭則宗廟諸祭不行矣杜預注僖三十三年左傳云新主既特祀于寢則宗廟四時常祀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于吉其說與禮乖不可從也繁露郊祭篇春秋之義國有大喪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是也）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通典引此文以此節即承上春秋傳曰節無上春秋曰至行事五十三字而以此作又曰蓋脫也所引春秋傳亦文九年公羊傳文也）尚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此古文逸篇說命文也儀禮經傳通解續引伏生大傳說命云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百官總己以聽于家宰而莫之違此之謂梁闇無逸坊記喪服四制繁露竹林家語正論論語憲問并引書文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之說或作亮陰或作諒陰或作諒闇鄭又改作梁闇史記注引鄭氏無逸注云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謂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然則諒闇即喪服傳之倚廬彼云居倚廬寢苫枕塊又云既虞翦屏柱楣鄭注云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又注既夕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蓋始喪時倚東壁爲廬戶北向簷著于地用草爲屏不翦至虞後乃以楣柱及地之簷令高翦其餘而西向開戶也釋宮云楣謂之梁是梁闇者倚廬而柱楣者也何晏論語注引孔安國訓諒爲信陰爲默以義爲之不可從也）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己聽于家宰三

年（憲問篇孔子語也此篇兩引皆無以字與後漢陳元傳所引論語所同集解引孔注云家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也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也檀弓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于家宰三年注家宰天官卿貳王事者三年之喪使之聽朝孟子滕文公上孔子曰君薨聽于家宰注國君薨委政家宰大臣嗣君但盡哀情是天子諸侯之制同也）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即位統事踐阼爲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即位終始之義乃備所以諒闇三年卒孝子之道故論語曰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聽于家宰三年（踐阼上舊又有即位二字作作祚盧據通典刪正通解續引書傳云以民臣之心則不可一日無君也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也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孝子之道備矣故穀梁隱三年傳云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注平王之喪未殯然則大斂之後天子即爵命大夫亦當家宰攝事假王令以命之矣）所以聽于家宰三年者何以爲家宰職在制國之用是以由之也故王制曰家宰制國用（王制注云制國用如今度支經用案周禮理財之官並屬家宰聘禮注云宰掌制國

（之用是也大德本俞本作大家宰家即大加大字非也）所以名之爲家宰何家者大也宰者制也大制事也（三禮目錄云家大也宰者官也天者統理萬物天子立家宰使掌邦治亦所以總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也釋詁云家大也天官序官乃立天官家宰後鄭注百官總焉謂之家說文家高墳也引申之爲大義故經傳之言家者多訓爲大內則家子猶大子也詩大雅乃立家土謂大社也是也廣雅釋言云宰制也小雅廣詁云宰治也公羊僖九年宰周公注宰猶治也書疏引周官馬傳云宰制也治制義通諸經說家宰職有尊卑取義則一也）故王度記曰天子家宰一人爵祿如天子之大夫或曰家宰視卿周官所云也（天官序官云家宰卿一人周書大匡云乃召家宰卿此蓋專言周制也至王度記所云則殷制曲禮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篇太宰太宗云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云云鄭君以爲殷制雖無明據然太宰非貴卿而止爲天官之屬則與宋官名合未承殷制其六卿之名見於左氏文七年十六年昭二十二年哀二十六年者其目則曰右師左師司徒司馬司城司寇無所謂家宰也唯成十六年於六卿之外復有向帶爲大宰于司寇之下其非上卿可知則殷制家宰爲天子之大夫明矣故下封公侯篇引別名記司馬順天天者施生所以主兵何兵者爲民除害所以全其生衛其養也故兵稱天以司馬爲天官則家宰非六卿之長其爵但如大夫耳其荀子王制篇本政教正法則兼聽而時稽之度其功勞論其慶賞以時慎修使百吏免盡而衆庶不偷家宰之事也又云故政事亂則家宰之罪也以家宰辟公並稱蓋亦據周制言之故仲長統傳法誡篇曰周禮六典家宰貳王以理天下是也）

右論天子即位攺元

商城楊鐸校

---

# 白虎通疏證二

句容陳立

## 號

帝王者何號也（御覽引漢官儀曰帝者德象天地言其能行天下號曰皇帝公羊成八年注王者號也天子爲爵故帝王爲號焉）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號令臣下也（周書謚法解號者功之表也崔駰傳章帝謚議曰臣聞號者功之表文選典引厥有謚號蔡注號功之表也類聚引五經通義云號者所以表功德號令臣下也問曰天子有天子大號諸侯有國大號乎曰天子居無上之位下無所屈故立大號以勸勉子孫諸侯有爵祿之賞削黜之義數賊之誅故無所有國之號也）德合天地者稱帝（詩商頌云古帝命武湯傳古帝天也繁露三代改制云明此通天地陰陽四時日月星辰山川人倫德侔天地者稱帝經義考載樊文琛七經義綱云孔子曰德合天地者稱帝文選注引稽耀嘉曰德象天地爲帝文選魯靈光殿賦粤若稽古帝漢祖宗張載注若順也稽考也言能順天地考行古之道者帝也公羊成七年何注云孔子曰德合天者稱帝河洛受瑞御覽七十二引無地字）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禮記謚法曰德象天地稱帝

仁義所生稱王（初學記引義綱云德合天地仁義者稱王文選注引稽耀嘉曰仁義所生爲王周書謚法仁義所在爲王公羊成八年傳其餘皆通矣注或言王或言天王或言天子皆相通矣又成七年注云仁義合者稱王符瑞應天下歸往也別優劣者曲禮下注云五帝德盛故生時稱帝至夏殷生稱王人庿稱帝殷本紀云周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是帝優王劣也故御覽引阮籍通老論曰三皇依道五帝仗德三王施仁五霸行義強國任智蓋優劣之異薄厚之殊也禮記謚法古逸禮篇名帝王號而得入謚法者上古質生前大號死即因以爲謚也周書所生作所在）帝者天號王者五行之稱也（類聚引刑德放曰帝者天號也曲禮措之庿立之主曰帝注云同之天神易說卦傳帝出乎震集解引崔注帝者天之王氣也荀子強國篇云百姓貴之如帝高之如天注帝天神也禮疏引中候勑省圖鄭注德合五帝座星者稱帝也五行之稱當是美行之稱乾鑿度云王者美行也曲禮疏引易孟京說王美稱二也由皇至王皆以五行德相次不宜王號獨爲五行之稱也）皇者何謂也亦號也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人之總美大之稱也時質故總稱之也（釋詁云皇君也詩正月傳皇君也獨斷云皇帝君也美者廣雅釋詁云皇美也詩烈文繼序其皇之傳皇美也大者詩楚茨先祖是皇又皇尸載起傳並云大也左傳定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哀二年傳敢昭告于皇祖文王注并云大也人字及

（次之字次稱字俱依盧校從御覽補）號之爲皇者煌煌人莫違也煩一夫擾一士以勞天下不爲皇也不擾匹夫匹婦故爲皇（獨斷云皇者煌也盛德煌煌無所不照古微書帝命驗云皇者煌煌也文選注引元命苞曰皇者煌煌也詩小雅朱芾斯皇傳皇猶煌煌也又皇皇者華傳皇皇猶煌煌也風俗通引運斗樞云皇者天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爲設言而民不違道德元舊有似皇天故稱皇皇者中也光也宏也含宏履中開陰陽布紀綱上含皇極其施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通煌煌盛美不可勝量案此言不擾一夫一士諸語則緯文之垂拱無爲也此言人莫能違則緯文之設言而民不違也）故黃金棄于山珠玉捐于淵巖居穴處衣皮毛飲泉液吮露英虛無寥廓與天地通靈也（莊子天地篇云捐金于山藏珠于淵後漢班固傳東京賦捐金于山沉珠于淵禮運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又云衣其羽毛此并神農前事蓋上古三皇也路史注引錦帶書云合雒四姓教人穴居有巢教人巢居韓子云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聖人有作構木爲巢以爲羣居號曰有巢氏則廛居穴處有巢前事也白帖云伏羲作布是以神農有不織之令路史引皇圖要覽云伏羲化蠶桑爲繐布則衣皮毛者伏羲以上也御覽引古史考云古之初人吮露精食草木實穴居野處山居則食禽獸衣其羽皮飲血茹毛又莊子

天道篇云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是皆與此節義同也易通卦驗云天皇氏之先與乾曜合元君有五期輔有三名注云君之用事五行更王者亦有五期三輔公卿大夫也天地初分亦即有君臣亦即有政治第年代綿邃無考也廖說文广部作廖今通用寥小字本元本棄并作弃書內皆同）號言爲帝何帝者諦也象可承也（御覽引元命苞云帝者諦也古微書援神契云帝者諦也崇獨斷云帝者諦也能行天道事天審諦說文上部帝諦也詩君子偕老胡然而帝也傳審諦如帝疏引運斗樞云帝之言諦也風俗通引書傳云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天道舉措審諦帝諦疊韻也）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乾鑿度云王者天下所歸往易曰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師者衆也言有盛德行中和順民心天下歸往之莫不美命爲王也韓詩外傳五王者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風俗通引書大傳云王者往也爲天下所歸往呂覽下賢篇云王也者天下之往也穀梁莊三年傳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古微書文耀鈞云王者往也神所向往人所歸落又元命苞云王者往也神之所輸向人之所樂歸荀子正論篇天下歸之謂之王王往雙聲疊韻爲訓也）鈞命決曰三皇步五帝趨三王馳五伯騖（古微書鈞命決又云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五伯遯七雄偃宋均注云道德隆備日月爲步時事彌順日月爲之驟勤思不已日月乃馳與此大同蓋謂世愈降德愈卑政愈促也御覽引論語撰考讖曰考靈羌德知堯步舜驟禹馳湯騖注德有優劣故曰行轉疾也亦謂愈下愈速之義也故後漢曹褒傳云三五步驟優劣殊軌也趨古驟同音故趨馬亦作趣馬亦作驟馬）

## 右論皇帝王之號

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爲接上稱天子者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稱帝王者明位號天下至尊之稱以號令臣下也（明位二字舊作得又之稱作言稱盧據類聚改此孝經說也御覽引鈞命決云接上稱天子明以爵事天接下稱帝王明以號令臣下也）故尚書曰帝曰諮四岳王曰裕汝衆（帝曰之文見堯典王曰文未詳何篇案盤庚有格汝衆之語格裕形近或相涉而訛又格裕同韻或聲近而誤也）

或稱一人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材能當一人耳故論語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或稱舊作或有依趙曦明校本改曲禮下君天下曰天子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注覲禮曰伯父寔來余一人嘉之論語文見堯曰篇墨子兼愛中云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墨子所稱傳曰蓋古尚書文論語所本當亦猶是也說苑韓詩外

傳亦有此二語又周語內史過曰其在湯誓予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予一人呂氏春秋九月紀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illegible]人然則此古帝王自罪之通語是余一人者謙詞亦猶孤寡諸稱也）臣下謂之一人何亦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故尚書曰不施予一人（舊無予字盧據王制正義補此一語兼兩義也所引尚書者不知何篇盧云疑即盤庚[illegible]）或稱朕何亦王者之稱也朕我也或稱予者予亦我也不以尊稱自也但自我皆謙（御覽引漢雜事曰漢有天下號曰皇帝自稱曰朕朕我也釋詁文案以朕專爲王者之稱此秦漢制也）

（斷云朕我也古者尊卑共之貴賤不嫌則可同號之義也堯曰朕在位七十載皐陶與帝舜言曰朕言惠可底行屈原曰朕皇考此其義也至秦天子獨以爲稱漢因之而不改也何休注公羊亦云諸侯之稱也曰寡人天子自稱曰朕蓋舉漢制以況古也或稱予者僖九年左傳云小白余杜注余身也湯誓云予其大賚汝是也）

右論王者接上下之稱

或稱君子者何道德之稱也君之爲言羣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故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法言道術篇云樂道者謂之君子荀子解蔽篇云類是而幾君子也注君子有道德之稱也管子侈靡篇云君子者勉于紂人者也注君子者德民之稱也廣雅釋言云君羣也韓詩外傳云君者羣也周書謚法云從之成羣曰君又太子晉云侯能成羣謂之君皆以羣訓君疊韻也論語學而云子曰集解引馬注云子者男子之通稱文選注引劉熙孟子注云子通稱也左傳昭十二年從我者子乎注子男子之通稱也小字本元本所以作下言孝經見廣至德章彼云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此節引彼文所以作下言亦通）何以知其通稱也以天子至于民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論語曰君子哉若人此謂弟子弟子者民也（易繫辭傳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集解引虞注云君子謂文王是天子稱君子也荀子大略篇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注君子在位者之通稱在位則兼及諸侯也儀禮士相見禮凡侍坐于君子注君子謂卿大夫及國中賢者也是卿大夫稱子也禮記玉藻古之君子必佩玉注君子士已上是士亦稱君子也詩東門之池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疏云妻謂夫爲君子又小戎云言念君子是庶人亦稱君子也是其通稱自天子至于民也詩見泂酌毛詩序謂爲召康公戒成王詩是謂天子也論語見公冶長篇爲孔子稱子賤語是謂弟子弟子卽民此上舉天子下舉民以見君子爲通稱也）

右論君子爲通稱

三皇者何謂也謂伏羲神農燧人也或曰伏羲神農祝融也禮曰伏羲神農祝融三皇也（風俗通引禮含文嘉曰虙戲遂人神農又引書大傳遂人爲遂皇伏羲爲戲皇神農爲農皇則此用禮說與今文書說同也但此列遂人于神農後禮記列遂人于羲農間書說列遂人于伏羲前路史注引命歷序云伏羲燧人則與含文嘉同禮疏引六藝論云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始作十二言之教路史注引世紀云燧人氏沒包羲代之又引古史考云燧人次有三姓乃至伏羲又引孔演明道經注云燧人謂人

皇在伏羲前風姓始王天下者諸書俱以燧人在伏羲前與書說同案遂人教民熟食去茹毛飲血之俗當在伏羲前其世次則荒渺難稽也風俗通引禮號謚記曰伏羲祝融神農則此所引禮曰號謚記也惟此引禮說祝融列神農後風俗通引禮說列祝融在羲農間又不同也路史注引宋仲子論三皇亦數祝融而出黃帝又引梁武帝祠堂畫像碑述先伏羲次祝誦氏次神農則介在羲農間案彼引梁武帝祠堂畫像疑武梁祠堂之譌路史注又引六韜云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此古之王者也則又在伏羲之前也案白虎通之例凡一說有數義者以首一義爲主餘則廣異聞則班氏以遂人與羲農爲三皇矣應劭之義亦然風俗通又載運斗樞云伏羲女媧神農是三皇也禮疏引鄭注中候敕省圖主之又引宋均注文耀鉤云女媧以下至神農七十二姓又引譙周云伏羲以次有三姓始至女媧女媧以後五十姓至神農農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以神農與炎帝爲二僞孔書傳序又以黃帝合羲農爲三皇帝王世紀亦同其說皆非白虎通義不備論也）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覆後（禮疏引皇侃云禮有三起禮事起于遂皇禮名起于黃帝諸書皆謂遂皇始有夫婦之道蓋始著其禮尚未有父子君臣之道是未有三綱六紀也路史引亢倉子云凡蓬氏之在天下也天下之人惟知其母不知其父鶉居鷇飲而不求不譽是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也書鈔引五經異義曰太古之時未有布帛人食禽獸肉而衣其皮知蔽前未知蔽後是能覆前不能覆後也）臥之詓詓行之吁吁飢卽求食飽卽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葦（莊子盜跖篇云神農之代臥則居居起則于于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同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荀子性惡篇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也茹毛飲血等詳禮運盧云葦或疑革或韋之譌與上毛血爲類似不指草衣卉服言）于是伏羲仰觀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下下伏而化之故謂之伏羲也（乾鑿度云於是伏羲乃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之宜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又云五氣以立五帝以行象法乾坤順陰陽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又陸賈新語道基篇云先聖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易繫詞傳昔者庖犧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路史注引含文嘉云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乃則象而作易又引六藝論云伏羲作十言之教以厚君臣之別又引古史考云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爲禮又引壺子云伏羲法八極作八卦風俗通引含文嘉說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成伏貢獻故曰伏羲也惠氏棟云當云畫八卦以治天下天下伏而化之）謂之神農何古之人民

皆食禽獸肉（禮運云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至於神農人民衆多禽獸不足於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也（孝經庶人章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唐元宗注引鄭注云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舉事順時此用天道分別五土視其高下各盡所宜此分地利也御覽引周書云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陶冶斤斧爲耒耜鉏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謂之燧人何鑽木燧取火教民熟食養人利性避臭去毒謂之燧人也（風俗通引含文嘉云燧人氏鑽木取火炮生爲熟令人無有腹疾有異于禽獸遂天之意故曰遂人論語陽貨篇鑽燧改火周禮疏引鄭注云周書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秋取桑柘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則取火之法始自遂人後世乃有明鑒取火法耳路史注引典畧亦云燧人鑽木取火免腥臊變熟食人事也管子輕重戊篇又以黃帝作鑽燧生火以熟腥臊民食之無腥胃之疾而天下化然管子下又云黃帝之王童山竭澤當是訛遂人爲黃帝也）謂之祝融何祝者屬也融者續也言能屬續三皇之道而行之故謂祝融也（詩干旄云素絲祝之鄭箋祝當爲屬屬著也鄭氏瘍醫注云祝當爲注函人注云屬讀加灌注之注祝屬注三字義通融爲續

者古文續作賡賡从庚得聲故庚亦訓續毛詩大東西有長庚是也庚亦得訓明故日旣入之明星謂長庚以融亦訓明也又融亦訓長與續義相近故路史注引鉤命決云祝融氏樂有祝續也案山海經大荒西經老童生祝融注祝融即重黎海內經又云戲器生祝融注祝融爲高辛氏火正鄭語亦云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焞燿焞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注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黎及吳回諸書皆以祝融爲帝嚳之臣者蓋古有天子祝融氏以火德王後世火官因以爲職故後世黎爲祝融回爲祝融皆以祝融爲官名也禮記月令南方其神祝融自指高辛火正非古天子也）

五帝者何謂也禮曰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五帝也易曰黃帝堯舜氏作書曰帝堯帝舜（風俗通皇霸篇易傳禮記春秋國語大史公記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也是五帝也禮疏引鄭注中侯勑省圖云德合五帝座星者稱帝則黃帝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是也實六人而言五者以其俱合五德座星故也僞孔書傳序帝王世紀并數少昊以下爲五帝與此不同所引易繫詞傳下文書虞夏書堯典文曰若稽古帝堯是帝堯也帝曰俞咨禹帝舜也）黃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萬世不易黃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萬世常存故稱黃帝也（禮郊特牲云黃者中也左傳昭十二年云黃中之色也風俗通引大傳云黃者中和之色德四季同功故

先王以別之也禮祭法云黃帝正名百物以命名共財易繫詞傳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路史注引合誠圖云黃帝立五始制以天道古今注載軒轅臣胡曹作衣容成作厤伶倫作律呂隸首作算儀狄作酒諸事皆黃帝作制度之事也故曲禮疏引皇侃說也禮名起于黃帝風俗通引大傳云黃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棟下宇以避風雨禮文法度興事刱業是也）謂之顓頊何顓者專也頊者正也能專正天人之道故謂之顓頊也（通典引五經通義云左氏說顓猶專也頊猶愉風俗通引大傳顓者專也頊者信也言其承易文之以質使天下蒙化皆貴貞愨也古顓與專同漢書賈捐之傳顓顓獨居一海之中師古注顓顓猶專專也漢書多以顓爲專諸侯王表云顓作威福食貨志云又顓山澤之利五行志顓斷于外是也頊者說文頁部頊頭頊頊謹貌是謹爲本義正與信爲引伸義也莊子釋文頊本作旭旭字訓明與信正義皆近禮祭法言顓頊能修黃帝之功通典引通義云顓頊者顓猶專頊猶愉幼少而王以致太平常自愉愉約自小之意故兩字爲謚也書鈔十五引能專正天人之道作專正人道）謂之帝嚳何嚳者極也言其能施行窮極道德也（風俗通引書傳云嚳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醇美嚳然若酒之芬芳香也說文學部嚳急告之甚也从告學省聲釋元應說嚳與酷音義皆同案急告者嚳之本訓引申爲窮極之

義史記三代年表管子侈靡篇作帝告集韻告通作嚳史記注引世紀作帝夋山海大荒經作帝夋生后稷注帝夋即嚳案俊爲才德極出之名故嚳亦訓極言道德窮極禮祭法帝嚳能序星辰以固民是其事也）謂之堯者何堯猶嶤嶤也至高之貌清妙高遠優游博衍衆聖之主百王之長也（廣雅釋言云堯嶢也廣雅釋詁及方言云嶢高也風俗通引書傳云堯者高也饒也言其隆興煥炳最高明也說文垚部堯高也从垚在兀上高遠也古文作㚖案說文垚土高貌又云兀高而上平也高之上又增以高是至高之貌也漢書楊雄傳注堯嶢嶢至高之貌說文堯焦堯山高貌也以嶤詁堯以高詁嶤皆疊韻訓也論語泰伯云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集解引包注云蕩蕩廣遠之稱廣遠即優游博衍之義也方言云巍高也楚辭遠遊注巍巍大貌與嶤義同也）謂之舜者何舜猶僢僢也言能推信堯道而行之（說文舛部作䑞云艸也楚謂之葍秦謂之藑[illegible]注云有虞氏以爲謚者堯高也舜大也[illegible]字山海經作帝俊是也[illegible]釋交趾云俗同川則僢馳周禮典瑞之兩圭有邸注僢而[illegible]淮南說山訓云分流舛馳僢爲相抵之義亦舜之从舛乃其象形則僢與舜義不叶與推信堯道之義亦不符也疑[illegible]之誤非疊訓也風俗通引書傳云舜者推也循也言其[illegible]

（緒也禮中庸注舜之言充也義皆通）

三王者何謂也夏殷周也故禮士冠經曰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也（風俗通皇霸篇載二說禮號謚記說夏禹殷湯周武王是三王也尚書說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詩說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春秋說王者孰謂謂文王也護案易傳稱湯武革命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于牧之野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詩云亮彼武王襲伐大商勝殷遏劉耆定武功由是言之武王審矣論語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尚臣屬何緣便得列三王哉經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王業始兆于此耳是應氏以禮緯之說爲然也白虎通多用公羊之說又下引詩曰命此文王之語則自以禹湯文爲三王也案三王之名定于後世周人尊文王爲受命祖故孝經聖治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文王親迎于渭卽以親迎爲天子之禮文王造舟爲梁卽以造舟爲天子之制是周人之尊文王在武王之上何得援論語服事之說以相難也詩文王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漢志引劉歆作三統歷考上世帝王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易乾鑿度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于天下受籙應河圖詩疏引我應說文王之戒武王曰我終之後恒稱太子河洛復告尊朕稱王又引云命蒼曰西伯既得丹書于是稱王改正朔詩棫樸云左右趣之箋左右之諸臣皆趣疾于事謂相助積薪唯天子祭天始燔柴繁露亦引此詩以說郊祭據諸經緯之文則文王在時固已稱王孟子告子下云三王之罪人也趙注亦以禹湯文王當之也士冠經當爲士冠記引者證夏殷周爲三王也）

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號以表功自克明易姓爲子孫制也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號也百王同天下無以相別改制天子之大禮號以自別于前所以表著己之功業也必改號者所以明天命已著欲顯揚己于天下也己復襲先王之號與繼體守文之君無以異也不顯不明非天意也故受命王者必擇天下美號表著己之功業明當致施是也所以預自表克于前也（盧云禮字衍公羊引元年注云唯王者受命然後改元立號繁露三代改制云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於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通以己受之於天也又楚莊王云王者必改制自僻者得此以爲詞曰古苟可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因世迷是聞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答之曰人有聞諸侯之君射貍首之樂者于是自斷貍首懸而射之曰安在于樂也此聞其名而不知其實者今所謂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業而無所改是與繼前王而王者無以別受命之君天之所顯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己物襲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易服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則白虎通用公羊家義也自克表克疑皆見之誤）

不以姓爲號何姓者一字之稱也尊卑所同也諸侯各稱一國之號而有百姓矣天子至尊卽備有天下之號而兼萬國矣（舊本此上有帝王者居天下之尊號也所以差優號令臣盧謂第一段之異文又有謚者行之迹也所以別于後代著善惡垂無窮無自推觀施後世皆以別善著戒惡明不勉也三十六字多舛誤盧謂疑亦下篇第一段之異文皆出于後人所錄耳通典引通義云天子居無上之位下無所屈故立大號以勸勉子孫諸侯有爵祿之賞削黜之意鈇鉞之誅故無所有國之大號也謂諸侯無大號非謂諸侯無國號也不以姓爲國號者如夏姓姒有扈斟鄩等亦姓姒商姓子微箕等國亦姓子周姓姬魯衛等亦姓姬是尊卑所同也孟子盡心下姓所同也是也）

夏者大也明當守持大道（夏大也釋詁文方言云夏大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物之壯大者而愛偉之謂之夏說文夊部夏中國之人也以其別于四夷而特大故引伸之爲大訓如詩權輿夏屋渠渠謂大屋也周禮鍾師奏九夏言樂之大也風俗通音樂云夏大承二帝也則禹樂名夏亦取義于大也）

殷者中也明當爲中和之道也聞也見也謂當道著見中和之爲也（殷中也釋言文說文㐆部云作樂之盛稱殷易曰殷薦之上帝由盛義引伸之爲衆又引伸之爲中故經典凡稱殷者皆爲中堯典以殷仲春釋文引馬鄭並云殷中也禹貢九江孔殷史記本紀作九江甚中是也書序云般庚五遷將治亳之殷地疏引鄭注云治于亳之殷地商家移徙自此而改號曰殷亳今偃師是也鄭商頌譜云商契所封地書疏引鄭書序注云契本封商國在大華之陽則湯定天下本從契所封之國號至般庚自耿遷于亳改號爲殷因名亳地爲殷元鳥箋云湯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是據改殷後追言之也書疏引束晳據汲冢古文以般庚自奄遷于殷殷在鄴南三十里漢書項羽傳云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有殷則以殷在河北不知殷商猶荊楚故書多以殷商荊楚并稱荊楚者荊州之楚殷商者商地之殷諸儒多以亳在偃師爲確則殷地亦卽偃師明矣聞也下十四字疑衍）

周者至也密也道德周密無所不至也（文選幽通賦負其黙而不周曹昭注周至也論語堯曰雖有周親集解引孔注周至也管子入國篇云人主不可不周注周謂謹密也說文口部周密也从用口引伸之爲密緻考工函人櫜之而約則周也注周密致也是也引伸之爲至義又引伸之爲徧義詩崧高周邦咸喜是也又引伸之爲匝左傳成二年三周華不注是也又引伸之爲備文三年左傳舉人之周是也）

何以知卽政立號也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改號爲周

易邑爲京也（此大明之詩也毛鄭于此句俱無訓毛于上曰嬪于京下傳云京大也疏引王肅申之謂爲大國鄭箋云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鄭于此句箋云君天下于周京之地則毛鄭之說與此並異此蓋魯詩說詩疏引孫毓以京爲京師蓋本此）春秋傳曰王者受命而王必擇天下之美號以自號也（蓋春秋說語）五帝無有天下之號何五帝德大能禪以民爲子成于天下無爲立號也（此用禮戴說也大戴記帝繫云少典產軒轅是爲黃帝黃帝產元囂元囂產蟜極蟜極產高辛是爲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爲帝堯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爲顓頊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蟜牛蟜牛產瞽瞍瞽瞍產重華是爲帝舜家語史記并同詩疏謂世本劉歆班固賈逵馬融服虔王肅皇甫謐等皆以爲然則此亦以五帝爲身相世及故無爲天下大號也至禮疏引命歷序云黃帝一曰帝軒轅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歲次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傳八世五百歲次曰顓頊則高陽氏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次曰帝嚳卽高辛氏傳十世四百歲鄭氏宗之則下所引或曰一說以五帝爲有文號是也）或曰唐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論語泰伯云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論衡正說篇云唐之爲言蕩蕩也文選七發浩唐之心李注唐猶蕩也說文口部唐大言也从口庚聲引伸之爲大義又引伸之爲蕩義又引伸之爲蕩失義莊子徐無鬼篇云其求唐子也是也今人猶謂失檢爲唐突矣唐訓蕩疊韻爲訓蓋一字兼美惡兩義也）虞者樂也言天下有道人皆樂也論語曰唐虞之際（周書卽謀篇三虞注虞樂也論衡正說篇云虞者樂也呂覽愼人篇許由虞乎榮陽注虞樂也說文虍部虞騶虞也白虎黑文尾長于身仁獸也食自死之肉段氏玉裁注云凡云樂也安也者娛之假借也凡云規度也者度之假借也案孟子驩虞如也音義引丁公著音云義當作歡娛古字通用耳文選張景陽詠史詩朝野多歡娛注引孟子霸者之民驩虞如也云娛與虞古通用又蘇武雜詩歡娛在今夕注孟子霸者之民歡虞如也是虞娛之假借也引論語泰伯文者見唐虞爲有天下之號也堯典曰虞舜疏引王肅注云虞地名水經漸水注上虞縣地名虞賓晉太康地記曰舜避丹朱于此故以名縣百官從之故縣北有百官橋書疏引世紀云堯以二女妻舜封之于虞今河東太陽山西虞地是也案諸說皆指升庸之後而言但四岳薦時已稱之爲虞舜則虞本其氏名國語鄭語云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與夏禹商契周棄并稱左傳昭九年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世本史記本紀大戴帝系又以舜爲顓頊之後上世質諸侯以國爲氏則舜固侯王貴胄非與匹夫同虞當其上世受封國名受禪以後以本國之氏爲有天下之號其子孫仍以虞爲國名故其後有虞思也太康地記世紀之說非）帝嚳有天下號曰高辛顓頊有天下號曰高陽黃帝

有天下號曰有熊（左傳文十八年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注高辛帝嚳之號又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注高陽帝顓頊之號案此亦以所封國爲有天下之號亦若帝堯之封于唐因以唐爲大號也路史注引帝系譜云帝俈年十五佐顓頊有功封爲諸侯邑于高高辛十道志襄邑有高辛城是也續漢郡國志亦之高陽城高陽氏之墟也九域志高陽氏佐少昊有功封于此路史注引帝王世紀云有聖德授國于有熊是五帝之號皆以國爲氏也有熊舊誤作自然依盧校改）有熊者獨宏大道德也（以獨訓有以宏大訓熊也坊記云父母在不敢有其身注有猶專也論語不能專對集解專猶獨也熊與雄通繫辭疏引世紀伏羲曰皇雄氏月令疏引作黃熊氏說文隹部雄鳥父也雄者鳥中之大引伸之凡物之大者謂之雄雄宏并从厷得聲訓大者當作雄作熊者假借耳熊乃山居冬蟄獸也）高陽者陽猶明也道德高明也（詩七月我朱孔陽傳陽明也說文阜部陽高明也引伸之以陽爲凡明之稱）高辛者道德大信也（訓辛爲信詳下五行篇）五霸者何謂也昆吾氏大彭氏豕韋氏齊桓公晉文公是也（古言五霸者凡五杜注左傳孟子注引丁注以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爲五伯與此前一說合者也趙注孟子風俗通引春秋說以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爲五霸與此末一說合者也顧氏炎武日知錄以桓文穆莊并勾踐爲五白虎通中一說則退宋襄而進闔廬荀子王霸篇又退秦穆而進勾踐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昆山顧亭林言五霸有二有三代之五霸杜元凱注左傳成二年者是有春秋之五霸趙臺卿注孟子五霸者是孟子止就東周之後言之而以桓爲盛如嚴安所謂周之衰三百餘歲而五霸更起者也然亭林欲去宋襄而進勾踐亦未允襄雖未成霸然當時以其有志承桓故并數爲五有是稱謂云爾豈唯趙氏卽董仲舒亦云然矣仲舒云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夫唯宋襄輩在仲尼之前故言羞稱不然勾踐之霸且不出仲尼後哉案呂覽先已篇五伯先事而後兵高注五伯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此統言三代之五伯也當務篇備說六王五霸注又云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以其承六王之下故以春秋之五伯當之也至荀子所說之五伯當是戰國時所定與左傳孟子不同白虎通之中一說或漢儒之異授也應劭說以昆吾大彭豕韋桓文爲主風俗通皇霸篇穆公受鄭甘言置戍而去違黃髮之計而遇殽之役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爲殉詩黃鳥之所爲作故謚曰繆襄公不度德量力慕名而不綜實六鷁五石先著其異覆軍殘身終爲僇辱莊王僭號自下僭上觀兵京師問鼎輕重恃強恣橫幾亡宋國易子析骸厥禍亦巨皆無興微繼絕尊事王室之功世之紀事者不詳察其本末至書于竹帛同之霸功或誤後生豈其然乎案五伯定論應如劭說故此亦以昆吾大彭豕韋桓文爲主餘惟博采異說而已）昔三王之道衰而五霸存其政帥諸侯朝天子正天下之化興復中

國攘除夷狄故謂之霸也（論語憲問云霸諸侯邢疏引鄭注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禮祭義至弟近乎霸義同）

昔昆吾氏霸於夏者也（國語鄭語云昆吾為夏伯矣韋注昆吾祝融之孫陸終第三子名樊為己姓封于昆吾昆吾衛是也其後夏衰昆吾為夏伯遷于舊許昭十二年左傳云楚之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也風俗通皇霸篇謹案春秋左氏傳夏后太康娛于耽樂不循民事諸侯僭差于是昆吾氏乃為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左傳昭十八年是昆吾稔之日也注昆吾夏伯也）

大彭豕韋霸於殷者也（國語鄭語云大彭豕韋為商伯矣注陸終第三子籛為彭姓封于大彭謂之彭祖彭城是也豕韋彭姓之別封于豕韋者殷衰二侯相繼為伯風俗通皇霸篇又云大彭氏豕韋氏復續其緒所謂王道廢而伯業興者也）

齊桓晉文霸於周者也（事具春秋風俗通皇霸篇齊桓九合一匡率成王至責強楚之罪復包茅之貢晉文為踐土之會修朝聘之禮納襄尅帶翼天子孔子稱民到于今受其賜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

或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吳王闔廬也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霸伯古字通論語疏引鄭注論語云故其字作伯或作霸漢書多以伯為霸論衡命祿篇云霸者王之樂也風俗通皇霸篇伯者長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也）

故聖人與之（此今文春秋義也莊三十年齊人降鄣傳紀之遺邑也不言取為桓公諱也又齊人伐山戎傳此蓋戰也不言戰何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傳言次不及事也邢已亡矣蓋狄滅之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二年城楚邱傳城衛也不言城衛滅也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九年宋公禦說卒傳不書葬為桓公諱也注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子之惡後有征齊憂中國尊周室之心功足以除惡故諱不書葬使若非背殯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傳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為文公諱也十七年滅項傳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王之心功故君子為之諱也二十八年陳侯欵卒注不書葬為晉文諱文十三年陳侯朔卒注不書葬盈為晉文諱也晉文雖會人孤以尊天子自補有餘故復盈為諱是皆聖人與方伯之義也）非明王云法不張（盧云此從程本定小字本元本作非明王云張法非也）

霸猶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王政（淮南人間訓陽虎將舉劍而伯頤注伯迫也論語疏引鄭注又云霸者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風俗通皇霸云霸者把也駁也言把持天子政令糾率同盟也一切經音義引賈逵國語注云霸猶把也言把持諸侯之權也禮記疏引中候云諸侯曰霸注霸把也把天子之事也案五霸之字當作伯霸其假借也說文月部霸月始生魄然也與迫把諸侯義皆不合）

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春秋曰公朝于王所于是知晉文之霸也（春秋見僖二十八年公羊傳云曷為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為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注時晉文公年老恐霸功不成故上白天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謂諸侯曰天子在是不可不朝迫使正君臣明王法雖非正起時可與故書朝因正其義也晉文當作桓文）

尚書曰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知秦穆之霸也（秦誓文文十二年公羊傳云何賢乎穆公以為能變也其為能變奈何惟諓諓善諍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史記秦本紀穆公三十三年敗于殽三十六年自茅津渡河封殽尸乃還誓于軍中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令後世以記余過書序敗殽歸作秦誓鄭注大學同與史記與此以秦誓之文明秦穆之霸則與史記同也）

楚勝鄭而不告從而攻之又令還師而佚晉寇圍宋宋因而與之平引師而去知楚莊之霸也（公羊宣十二年傳莊王伐鄭勝于皇門放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撝軍退舍七里子重諫曰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君子篤于禮薄于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祥案此用公羊義當云楚勝鄭而不有從而赦之告與攻字疑誤也傳又云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令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眾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注陸戰當舉地而舉水者大莊王閔傷水而佚晉寇是又令還師而佚晉寇事也又十五年傳云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使子反乘堙而窺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之子反曰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反于莊王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己也是圍宋宋因與之不引師而去事也宣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何注莊王行霸約諸侯明王法討徵舒善其憂中國又冬十月楚子殺陳夏徵舒傳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者臣弒君子弒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是楚莊之霸也）

蔡侯無罪而拘于楚吳有憂中國心興師伐楚諸侯莫敢不至知吳之霸也（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敗績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于南郢數年然後歸之于其歸焉用事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于是興師而救蔡是其事也新序雜事二楚不用伍子胥而破吳闔廬用之而霸是當時有此語也）

或曰五霸謂齊桓公晉

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莊王也宋襄伐齊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春秋傳曰雖文王之戰不是過知其霸也（僖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公羊傳何正爾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吾雖喪國之餘寡人不忍有也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爲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注陸戰當舉地舉水者大其不以水厄人也是其事也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公羊生名者著有罪爲襄公殺恥也又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傳不言君者爲襄公諱也二十一年執宋公以伐宋注不爲襄公諱者守信見執無恥又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傳不言捷乎宋爲襄公諱也注襄公求會楚欲行霸憂中國也二十三年宋公慈父卒傳不書葬盈乎諱也注至襄公身書葬則嫌霸業不成是春秋之與宋襄與桓文同是宋襄之霸也案伐齊疑誤此皆是戰泓語見左氏公羊二傳小字本元本此下俱有亂齊桓公四字盧云亂字屬上句下當作立孝公齊桓二字文鴻俗間本徑刪去非是）

右論三皇五帝三王五伯

伯子男臣子于其國中褒其君爲公王者臣子獨不得褒其君謂之爲帝何以爲諸侯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或稱公而尊或稱伯子男而卑爲交接之時不私其臣子之義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爲公也帝王異時無會同之義故無爲同也（此今文春秋說也公羊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注魯稱公者臣子心所欲尊號其君父公者五等之爵最尊王者探臣子心欲尊其君父使得稱公故春秋以臣子書葬者皆稱公穀梁隱三年宋公和卒注至于既葬雖邾許子男之君皆稱諡而言公各順其臣子之詞范氏說穀梁多援公羊家說則此亦公羊義也桓十七年葬蔡桓侯何注稱侯者亦奪臣子詞也有賢弟季而不能用反疾害之而立獻舞國幾并于蠻荊故賢季抑桓稱侯也然則五等之侯例皆稱公春秋以桓侯應貶故降而稱侯也）何以知諸侯得稱公春秋曰葬齊桓公齊侯也尚書曰公曰嗟秦伯也詩云覃公維私覃子也春秋葬許穆公許男也（何以至桓公舊作諸侯德公齊侯桓公脫九字訛一字衍一字依盧校春秋見僖十七年尚書見秦誓詩見衛風碩人又春秋見僖四年覃公維私今毛詩本作譚此與下宗族著

皆作覃者韓魯詩也古譚覃通詩生民實覃實訏釋文覃本或作譚者鄭之借字說文邑部鄿國也齊桓之所滅是也）禮大射經曰公則釋獲大射者諸侯之禮也伯子男皆在也（鄭三禮目錄云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其禮是大射諸侯之禮也經中凡主人皆稱公此節舉公則釋獲爲證也）

右論伯子男于國中得稱公

## 諡

諡者何也諡之爲言引也引列行之迹也所以進勸成德使上務節也（御覽五百六十二引務下有禮字通典引五經通義云諡者死後之稱累生時之行而諡之善行有善諡惡行有惡諡所以爲勸善戒惡也諡之言列陳列其行身雖死名常存也藝文類聚引說題詞云諡者行之節所以進勸成德使向務節說文言部諡行之迹也穀梁文十八年傳諡所以成德也御覽引禮外傳云諡者行之迹也累積平生所行事善惡而定其名也以諡爲引者引取伸長之義言其伸明詳列生前之行而爲之諡也釋名諡曳也物在後爲曳名之于人亦然引曳皆取長爲意也御覽引大戴禮云諡慎也詩文王箋崩諡曰文釋文諡慎也檀弓上其慎也注慎當爲

引禮家讀然聲之誤也音義聲轉亦得相通列舊作烈訛）故禮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此言生有爵死當有諡也（鄭彼注云古謂殷以前也大夫以上乃謂之爵死有諡也周制爵及命士雖及之猶不諡也然則生有爵死即當有諡自是前代之禮也御覽引禮記外傳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諡法周公所爲也堯舜禹湯皆後追議其功耳直以古絕無諡其說不可通周禮典命天子公侯伯子男之士皆有命數又檀弓云士之有誄自此始也是周初士有爵無諡之明證）死乃諡之何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人行終始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從可知也（詩大雅蕩文也詩云十字盧據御覽補又御覽無始字脫）士冠經曰死而諡今也（士冠經當爲士冠記今謂作記時也檀弓以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有誄則有諡男魯莊後士皆有諡也然則作儀禮記者其春秋時人歟）所以臨葬而諡之何因衆會欲顯揚之也（周書諡法解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之野終將葬乃制諡遂作諡法則武王將葬議諡時乃作諡法也御覽引大戴禮曰周公旦太公望相嗣王作諡法諡者行之迹也大戴文多與周書同如官人解是也戴記當亦有臨葬會諡之語所引文不具也）故春秋曰公之喪至自乾侯昭公死于晉乾侯之地數月歸至急

當未有諡也（見定元年傳昭公之葬在七月歸喪在六月此時尚未葬故無諡春秋于葬時書諡明葬乃諡也故左氏定元年傳季孫問于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諡使子孫知之在六月癸亥之後是未有諡之明證也）春秋曰丁巳葬戊午日下側乃克葬明祖載而有諡也（定十五年文也今本三傳並作昃何注公羊云昃日西也下昃蓋晡時禮坊記云祖于庭葬于墓所以示遠也儀禮既夕云有司請祖期曰日側注祖始也側昳也又云主人入祖乃載注乃舉柩郤下而載之束棺于柩車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祖與載皆葬時之事故祖載而有諡也）

### 右總論諡

黃帝先黃後帝者何古者質生死同稱各持行合而言之（禮疏引三禮義宗云古者帝王生死同稱生稱帝者死亦稱帝生稱王者死亦稱王案禮言死而諡周道也則殷以前有生號者即仍爲死後之稱故書堯典曰有鯀在下曰虞舜又曰伯禹作司空是生時名舜名禹也釋文引馬注云舜諡也禹則自禹以外未別有死後之稱則禹亦即諡也御覽引風俗通云自堯以上王者子孫據國而起功德浸盛故造諡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爲天子雖復制諡不如名著故因名焉則應氏以堯舜以前亦生死異稱案五帝之王未必及身相承顓頊帝嚳死後之美諡高陽高辛有國之大號未聞于諡號之外別有生前之名則應氏之說非也史記帝紀說帝堯者名放勳大戴禮五帝德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放勳又請問帝舜曰重華孟子滕文公注云放勳堯名書疏引中候注云重華舜名然則堯舜即生死同稱之號亦非幼名冠字之名也抱朴子上古無諡始於周家云黃帝諡盡後人追爲之諡取其法世行迹而已非黃帝羣臣之作也其實黃帝即生又時之稱非死後追諡也舊脫者字質譌順盧據通典補正云同稱舊本及通典並作之稱似是連下文爲義）美者在上黃帝始制法度得道之中萬世不易後世雖聖莫能與同也後世德與天同亦得稱帝不能制作故不得復稱黃帝（獨斷帝諡云靖民則法曰黃是黃爲美諡也通典注云黃者中和美色黃承天德最盛渲美故以尊色爲諡也周書諡法黃作皇當以獨斷爲正軒轅制法度得道之中故稱黃百王所不能同故獨美號在帝上也繁露三代改制質文云黃帝之先諡四帝之後諡何也曰帝號必存五代首天之色號至五而反周人之王軒轅直首天黃號故曰黃帝云帝號尊而諡卑故四帝後諡也董子以公羊家言王者之法必正號絀王謂之帝封其後以下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周人之王存杞宋爲三王存顓頊帝嚳堯舜並黃帝爲五帝黃帝直首天黃號以其德覩四帝爲大故獨稱黃帝美者在上也通典引通義云帝堯帝舜先號後

諡也帝者德盛與天同號諡雖美終不過天也亦斯義也舊本不易下有名黃自然也五字通典無聖通典作盛不能制作舊作不能立制作之時行三字）諡或一言或兩言何文者以一言爲諡質者以兩言爲諡故湯死後稱成湯以兩言爲諡也（通典禮六十四云或以名配者德薄因名配祖甲是也質家不連號諡生則爲號死則稱諡故不連號成湯是也文家連號欲但言諡不忍死之欲但言號又是實死故以號諡文王武王是也桀紂先號後諡者別誅絕不嫌也其文承合言文王武王下疑亦白虎通之佚文然則諡一言者配號以稱如文武配王以爲尊也諡兩言者則不連號如成湯是也然質家雖兩言爲諡而德卑者則亦一言諡但配名以爲稱耳如武丁即配丁以稱武祖乙即乙以稱祖是也）號無質文諡有質文何號者始也爲本故不可變也周已後用意尤文以爲本生時號令善故有善諡故合言文王武王也合言之則上其諡別善惡所以勸人爲善戒人爲惡也（通典引五經通義云善行有善諡惡行有惡諡所以勸善戒惡也此言號無一言兩言之別而諡有一言兩言之分也號生前即有故爲質諡在死後故爲文先質而後文也）帝者天號也以爲堯猶諡顧上世質直死後以其名爲號耳（書釋文引馬注云堯諡也又云舜諡也舜死後賢臣錄之臣子爲諱故變名曰諡然則生前即名堯舜死後取名爲諡耳）所以諡之爲堯何爲諡有七十二品禮諡法記曰翼善傳聖諡曰堯仁聖盛明諡曰舜慈惠愛民諡曰文剛強理直諡曰武（玉海載沈約諡法十卷序大戴禮及世本舊並有諡法而二書傳至約時已亡其篇唯取周書及劉熙諡法廣諡舊文仍采乘輿帝王世紀諡法篇之異者以爲此書案此引作諡法記當是太戴記文也獨斷帝諡載堯舜二諡與諡法記同又載桀紂之諡云賊人多殺曰桀殘義損善曰紂書釋文引馬注俗儒以湯爲諡然不在諡法故無間焉又云禹亦不在諡法故疑焉然則諡法原書本不載禹湯之諡也逸周書諡法則并無堯舜禹湯桀紂六諡而有文武二諡與此異也諡法記曰下四諡字御覽無剛強理直舊作強理勁直御覽作剛德理直德字亦譌盧據史記正義改定其注云剛無欲強不屈理忠恕直無曲又見北史于忠傳小字本元本俱脫剛字後人不攷乃添一勁字於直字之上非也）

### 右論帝王制諡之義

天子崩大臣至南郊諡之者何以爲人臣之義莫不欲褒稱其君掩惡揚善者也故之南郊明不得欺天也故曾子問孔子

曰天子崩臣下之南郊告謚之（穀梁桓十八年注云昔武王崩周公制謚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莫不欲勸善而懲惡禮天子崩大臣稱天命以謚之疏引公羊說天子謚于南郊通典引五經通義云大臣吉服之南郊告天還素服稱天命以謚之釋名釋典藝云王者無上故于南郊稱天以誄之禮曾子問注亦云春秋公羊說以爲讀誄制謚之南郊若云受之于天然則此今文說也禮曾子問又云天子至尊故稱天以誄之有誄必有謚故知天子謚于南郊也大臣舊作臣下通典御覽並作大臣曾子問疏引作大臣之南郊稱天以謚之者何襃稱舊作襃大通典御覽並作稱正義作爲人臣子莫不欲襃稱其君）

右論天子謚南郊

諸侯薨世子赴告於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謚之何幼不誄長賤不誄貴諸侯相誄非禮也臣當受謚於君也（公羊桓十八年葬我君桓公注禮諸侯薨天子謚之釋名釋典藝當春秋時周室卑微臣謚其君故諸侯之謚多不以實也古者諸侯薨時天子論行以謚之禮曲禮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疏引王肅說云請謚于天子必以其實爲謚類于生平之迹也又引何允疏類其德而稱之如經天緯地曰文也鄭注言謚者序其行及謚所宜其禮亡案說文言部讄禱也累功德以求福引論語曰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又誄謚也謚行之迹也則誄與謚相因也春官太史云小喪賜謚注小喪卿大夫也小史云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小喪之中亦容有諸侯在內也穀梁桓十八年注亦云諸侯薨天子謚之故公羊隱三年傳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亦以諸侯須請謚乃得葬故也幼不誄貴二語見禮曾子問若然左氏襄十五年傳楚共王卒子囊定謚定元年魯昭公薨季孫欲爲惡謚者春秋之世賜謚之禮不行于天子容臣子得謚之矣天子賜謚之禮漢世猶存通典引漢官儀云皇帝延諸侯王賓于諸侯皆屬大鴻臚故其薨奏其迹賜與謚及哀策文是也）

右論天子謚諸侯

卿大夫老歸死者有謚何謚者所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卿大夫歸無過猶有祿位故有謚也（公羊桓十八年何注云卿大夫受謚于君周禮小喪賜謚注小喪卿大夫也此謂王朝卿大夫故天子賜之也檀弓公叔文子卒請謚于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隱八年左傳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穀梁桓十八年注亦云卿大夫卒受謚于其君諸經言卿大夫賜謚俱多不分致仕與否明卿大夫無過歸老得與在位同也通典禮六十四引此節文下即云士冠禮生無爵死無謚卿大夫有爵故有謚士無

爵故無謚疑亦白虎通之佚文也死下者字盧據御覽補又云下文每舉士以相況則士之無謚豈容不見）

右論卿大夫老有謚

夫人無謚者何無爵故無謚（通典引五經通義云婦人以隨從爲義夫貴于朝妻榮于室故得蒙夫之謚或曰文王之妃曰文母宋共公妻恭姬是也又云夫人無爵故無謚案夫人無謚者謂不別作謚也但蒙夫謚也若絕無謚則當祔祭合食之時稱謂之下將何所別禮郊特牲云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注爵謂夫命爲大夫則妻爲命婦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周雖列士于六等之爵然猶不爲作謚是夫人之爵既從之君不得別有爵列則謚亦從之先君不得別作謚也故通典晉穆帝時彭城王爲太妃李求謚太常王彪之以爲婦人無爵既從夫爵則已無實爵以從爲稱也以從爲稱則無謚可知春秋婦人有謚者周末禮壞耳故服虔云聲子之謚非禮也杜注惠公仲子亦云非禮婦人無謚則魏晉之世猶有執典禮以爭者矣東漢之皇后并皆有謚然周之三妃殷之有娀并無謚號其有者亦非禮也）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則羣下亦化之故設謚以彰其善惡春秋傳曰葬宋共姬傳曰稱謚何賢也傳曰哀姜者何莊公夫人也（此今文春秋說也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何休云成風有謚今仲子無謚知生時不稱夫人然則稱夫人者有謚矣通典引通義又云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則下以化之故設謚以章其善惡公羊曰葬宋共姬稱其謚賢之也是亦備採今文家說也其文見公羊襄三十年傳何注據葬紀伯姬不言謚則公羊家凡諸侯夫人皆得有謚矣傳曰見僖二年公羊傳引者明設謚以彰善惡之義也後漢皇后紀論曰漢世皇后皆無謚因帝謚以爲稱中興明帝始建光烈之稱是後漢婦人有謚矣御覽則作即通典亦作以皆無羣字）

卿大夫妻命婦也無謚者何以賤也（命婦也三字者字以字盧據御覽補通典引通義亦云卿大夫妻命婦也無謚者以賤也）八妾所以無謚何亦以卑賤無所能豫猶士卑小不得有謚也（通典引通義又云妾無謚亦以卑賤無所能與猶士卑小不得謚也然春秋聲子成風敬嬴并皆有謚末世之失禮也八妾舊誤作公妾小字本元本俱作八妾謂左媵右媵嫡姪娣也御覽引亦同諸侯一取九女嫡之外則八皆妾也亦以二字盧據通典補豫舊譌務今從御覽通典避諱作與）太子夫人無謚何本婦人隨夫太子無謚其夫人不得有謚也士冠經曰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士無謚知太子亦無謚也（通典引賀循議瑯琊世子云謚者所以表功行之目也故古者未居成人之年及名位未備者皆不作謚）

（也是以周靈王太子聰哲明智年過成童亡猶無謚案謚者行之表也功之迹也太子位居儲貳有何善惡施之于人既無所章更有何謚可表故春秋傳五年公會王世子于首止何休注自王者言之以居遠世子在三公下引禮喪服斬衰曰公士大夫家臣也疏云何氏引喪服者欲言三公臣有為之斬衰世子則無是也世子卑于三公故卿大夫有謚而太子無謚也春秋未踰年之君不序于昭穆不列于廟祭且亦不得作謚是以子般子惡子野皆無廟謚不成乎君故也則太子無謚明矣然則太子死而臣子從服不杖期者所以重祖體而嚴嫡庶而太子之爵位則又一等之元士者不以私親妄誣名器也士冠經曰四字盧據通典補經亦宜作記）附庸所以無謚何卑小無爵也

王制曰古者之制祿爵凡五等附庸不在其中明附庸無爵也（禮王制云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附庸上不得同五等之爵下不得同之公卿大夫士是無爵也古無以卑謚尊之禮附庸以國事附于大國未能以名達天子則天子無賜謚之典而附庸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所附之大國又不得儼然以君自居行賜謚之禮一同之純臣是以附庸無謚也春秋之邾儀父郳黎來紀季者是也盧據御覽補古者之制四字又補附庸不在其中明七字無爵舊作本非爵亦從御覽改）

右論無爵無謚

后夫人于何所謚之以為于朝廷朝廷本所以治政之處臣子共審謚白之于君然後加之婦人天夫故但白君而已何以不之南郊也婦人本無外事何為于郊也禮曾子問曰唯天子稱天以誄之唯者獨也明天子獨于南郊耳（通典禮六十四引作后夫人謚臣子共于廟定之後注又引或曰出之于君然後加之婦人天夫故白君而已婦人無外事是故不于郊與此皆大同小異疑或曰以下亦白虎通之文則此當云后夫人于何所謚之以為于廟或曰于朝廷云云也此承婦人有謚義而申言之也天夫大注本俞本作大夫則婦人句逗矣）

右論謚后夫人

顯號謚何法號法天也法日也日未出而明謚法地也法月也月已入有餘光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生于己名生于人（御覽五百六十三引此有云號謚何法生稱大死稱炭也周書謚法解有其文晉書嵇紹傳謚號所以垂之不朽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後漢紀注引前書音義云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謚號官也案大行人小行人今并在秋官無掌謚之文也御覽引大戴云周公旦太公望相嗣王作謚法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案班氏當建初之世未必見逸周書當是用大戴成語也此段舊本脫三十三字盧據御覽通典補訂）

右論號謚取法

## 五祀

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所以祭何人之所處出入所飲食故為神而祭之（御覽引鄭駁異義云王為群姓立七祀一曰司命主督察三命也二曰中霤主宮室居處也三曰門四曰戶主出入五曰國行主道路六曰大厲主殺七曰竈主飲食此五祀中無司命大厲故但言人之所處出入所飲食也禮祭法天子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鄭注為周制曲禮大夫祭五祀鄭以月令五祀當之為殷制王制大夫祭五祀鄭以祭法五祀當之則以王制亦為周制與祭法不同者孔疏王制之文上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既有尊卑等級疑是周制故引祭法以明之蓋有地大夫祭五祀無地大夫祭三祀也通典引馬融說以七祀中之門竈戶行中霤為五祀卽勾芒等五官之神配食者勾芒食于木祝融食于火蓐收食于金元冥食于水勾龍食于土故月令五祀祭祀止是金木水火土行之祭也案禮疏引鄭駁異義祝融祭于四郊而祭火神于竈于禮乖也然則勾芒祝融五官之神自于迎四時氣時與太昊炎帝等祭于四郊而戶竈等則于廟門內外祭之馬氏之說非也）

何以知五祀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月令曰其祀戶又曰其祀竈其祀中霤其祀門其祀井（鄭本月令其祀井作其祀行通典引袁準正論以為火正祀竈而水正不祀井非其類也冬其祀行是記之誤秦靜云今月令謂行為井是以時俗或廢行而祀井高堂生云月令仲冬祀四海井泉祭井自從小類不列五祀禱家既以井列于五祀宜除井而祀行傅元云七祀五祀月令皆云祀行而無井月令先儒有直作井者既祭竈而不祭井于事有缺于情則有不類謂之井者是也杜佑云案漢諸儒戴聖聞人通漢等白虎通義五祀則有祀井之說蓋當時已行中間廢缺至魏武重修典而祀井焉案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行門內地冬守在內故祀之行或作井水給人冬水王故祀之鄭注月令云冬陰盛寒于水祀之于行從辟除之類然則祀行卽所以祀水與祀井之義合也兩漢魏晉之立五祀皆祀井隋唐參用月令祭法五祀則祭行及李林甫之徒復修月令冬又祀井而不祀行其實井行一也說者以行為道祭案荀子禮論篇郊止于天子社止于諸侯道及士大夫道為行神士亦得與祭五祀止及大夫故知行非道祭也高注所云或作井卽白虎通所見之本御覽引世本讖作五祀注徵者殷王八世孫五祀謂門戶及井竈中霤與此合魏晉以後鄭本盛行故諸儒聚訟焉）

右總論五祀

獨大夫已上得祭之何士者位卑祿薄但祭其先祖耳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此據禮戴說之殷制也故引王制證之若周制則祭法云天子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是也）曲禮下記曰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歲偏諸侯方祀祭山川五祀歲偏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有廢莫敢舉有舉莫敢廢非所當祭而祭之曰淫祀淫祀無福（有廢下十字盧據御覽補又非所當祭而祭之御覽作當祭而祭不當祭而祭）

右論大夫已上得祭

祭五祀所以歲一偏何順五行也（御覽引漢舊儀曰祠五祀謂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此據曲禮歲偏說中之也）故春卽祭戶戶者人所出入亦春萬物始觸戶而出也（獨斷云戶春爲少陽其氣始出生養祀之於戶其禮南面設主于門內之西）夏祭竈竈者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夏亦火王長養萬物（獨斷云竈夏爲太陽其氣長養祀之于竈其禮在廟門外之東先席于門奧西東設主于竈陘也）秋祭門門以閉藏自固也秋亦萬物成熟內備自守也（獨斷云門秋爲少陰其氣收成祀之于門其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冬祭井井者水之生藏在地中冬亦水王萬物伏藏（獨斷云以行當井謂行冬爲太陰盛寒爲水祀之于行其禮在廟門外之西軷壤厚二尺廣五寸輪四尺北面設主于軷上案設軷乃祖道之祭故祭行亦用之焉祭井同否無考生通典作主何本作深訛在舊作任盧據通典改小字本元本正作生）六月祭中霤中霤者象土在中央也六月亦土王也（獨斷云季夏之月土氣始盛其祀中霤設主于牖下也）故月令春言其祀戶祭先脾夏言其祀竈祭先肺秋言其祀門祭先肝冬言其祀井祭先腎中央言其祀中霤祭先心春祀戶祭所以特先脾者何脾者土也春木王煞土故以所勝祭之也是冬腎六月心非所勝也以祭何以爲土位在中央至尊故祭以心心者藏之尊者水最卑不

得食其所勝（盧云是字衍此與高誘說同呂氏春秋孟春祀祭先脾注春木勝土先食所勝也一說脾屬木自用其藏也孟夏祀祭先肺注肺金也用其勝也一說肺火自用其藏也孟秋祀祭先肝注肝木也祭祀之肉用其勝故祭先肝又曰肝金也自用其藏是皆取五行生尅爲義其所載或說乃古尚書說不可從若然冬宜用心季夏宜用腎以冬位水卑心又至尊故不限以生煞例焉鄭康成說則異五行大義引鄭駁異義云此文異事乖未察其本意月令五祭皆言先凡言先有後之詞春祀戶其祭先脾後腎夏祀竈其祭先肺後心肝季夏祀中霤其祭先心後肺秋祀門其祭先肝後肺冬祀行其祭先腎後脾四時之位及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卻故祭先肝腎脾俱在鬲下肺肝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得同五行之義案白虎通本今文尚書爲說月令所祀多用五行尅生之義不得祭先獨殊鄭說似迂）

右論祭五祀順五行

祭五祀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因四時祭牲也（祭字盧據通典補周禮小司徒云小祭祀奉牛牲注小祭祀王元冕所祭又司服云祭社稷五祀用元冕鄭注月令引中霤禮云凡祭五祀于廟用特牲此特牲謂特牛也天子諸侯並得用牛卿大夫不得用牛故用少牢也）一說戶以羊（月令孟春之月食麥與羊注羊火畜也時尚寒食之以安性也疏引五行傳曰視之不明則有羊禍注羊畜之遠視者屬視屬火則羊亦屬火知此說五祀所用當卽月令食畜之義推此說中霤用豚與月令異耳）竈以雞（月令孟夏之月食菽與雞注雞木畜時熱食之亦以安性疏引五行傳貌之不恭則有雞禍類聚引說題詞云雞爲積陽南方之象火陽之精物炎上故陽出雞鳴以類感也舊作竈以雉盧據通典改）中霤以豚（依月令宜用牛此用豚豚爲水畜或卽用其所勝也）門以犬（月令孟秋之月食麻與犬注犬金畜也）井以豕（月令孟冬之月食黍與彘注彘水畜也）或曰中霤用牛不得用牛者用豚（舊訛作餘不得用豚盧據通典改通典豚作豕月令中央食稷與牛注牛土畜也五行傳曰思心不容時則有牛禍不得用牛者謂大夫也或曰用牛與月令食畜義合）井以魚（儀禮疏引中候云魚者水精蓋以豚祀中霤故以魚祀井也案說郛載月令章句云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酉雞戌犬亥豕而已其餘龍虎以下非食也然則春戶木木勝土淮南時則訓注羊土畜也故以羊夏竈火火勝金故酉雞可以祀竈季夏土王中霤屬土亥豕可以祀中霤故用豚秋門金冬井水金勝木水勝火而虎兔蛇馬非可以爲牲故各以其類而祀之犬豕也豕既用祀井故得用牛者卽以牛祀中霤亦各以其類故也）

右論祭祀所用牲

商城楊鐸校

# 白虎通疏證三

句容陳立

## 社稷

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禮疏引三正記云大社爲天下報功王社爲京師報功也）人非上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穀之長故立稷而祭之也（御覽引援神契云社者五土之總神稷者原隰之神五穀稷爲長五穀不可徧敬故立稷以表名也禮郊特牲疏引五經異義云今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五土以爲社古左氏說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許君亦曰春秋稱公社今人謂社神爲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地示鄭君駁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但言上公失之矣又引異義云今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穀衆多不可徧敬故立稷而祭之古左氏說列山氏之子曰柱死後祀以爲稷稷是田正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謹案禮緣生及死故社稷人事之既祭稷穀不得但以稷米祭稷反自食鄭駁云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若是句龍柱棄不得先五岳而食詩信南山云畇畇原隰又云黍稷或或原隰生百穀稷爲之長則稷者原隰之神若達此義不得以稷米祭稷爲難然則許君用左氏此及鄭氏用孝經說也舊於此下有尚書曰乃社於新邑孝經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二十六字盧依續漢志注御覽刪去移孝經云云于後敬也舊作敬尊盧據續漢志注改）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續漢志引月令章句云稷秋夏乃熟歷四時備陰陽穀之貴者說文禾部稷齋也五穀之長也淮南時則訓食稷與牛注稷牛皆食土也土居中央故得中和之氣也而用尤多與續漢志注同御覽作而爲用又多）

### 右總論社稷

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之義也故月令仲春之月命民社仲秋之月擇元日命民社援神契曰仲春祈穀仲秋獲禾報社祭稷（秋報二字舊作穀盧據劉昭注改舊文多譌盧云今月令無仲秋之月擇元日命民社之文而御覽五百三十二引禮記月令仲春仲秋皆有之并注云賽秋成也元日秋分前後戊日此處無之乃于大夫有社稷條內出月令曰擇元日命人社正此處文而誤衍于後其作人社正與御覽同其仲秋之月四字則後人滅落耳又祈穀仲秋四字脫今補正案謂此處有脫文則可謂脫于後則非下大夫有社稷條內當亦引命民社之說以證大夫之社非衍文也莊二十三年公羊傳注社者土地之主祭者報德也生萬物居人民德至厚功至大故感春秋而祭之後漢建武二年立大社稷以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祠後魏天興二年立大社稷以二月八月日用戊北齊立大社每仲春仲秋以太牢祭隋開皇初立社稷仲春仲秋以太牢祭唐亦以仲春仲秋戊日祭是歷代皆一歲再祭也詩周頌序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又良耜秋報社稷也亦再祭之明證）

### 右論歲再祭

祭社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禮疏引援神契云報社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鄭注周禮掌客云三牲牛羊豕具爲一牢祭社稷三字盧補）尚書曰乃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召誥文何孔傳告立社稷用太牢也韋注楚語云太牢牛羊豕也召誥不言稷者省文也孔傳又以爲社稷共牢案社稷不同續豈得同牢焉）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俱少牢（公羊莊二十三年注天子用三牲諸侯用羊豕地官牧人云陰祀用黝牲注陰祀地北郊及社稷知天子以牛諸侯以羊大夫以豕皆當黑色牲也續漢志郡縣置社稷牲用羊豕是用周諸侯禮也）宗廟俱太牢社稷獨少牢何宗廟太牢所以廣孝道社稷爲報功諸侯一國所報者少故也孝經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十八字盧從上文移此）

### 右論祭社稷所用牲

王者諸侯所以有兩社何俱有土之君也故禮三正記曰王者二社爲天下立社曰太社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爲立社曰侯社（與祭法記文同舊文多脫盧據續漢志注補）太社爲天下報功王社爲京師報功太社尊于王社土地久故而報之（玉海引五經通義云大社在中門之外稷在西王社在藉田中在國中者爲天下報功在藉田者爲千畝報功也則諸侯國社亦立于中門外侯社亦立于藉田中矣晉書禮志傳咸引王肅說太社謂王者布下境內爲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之于京都案太社即小宗伯所云右社稷者何謂不在京都也傳咸又引王氏解置社爲今之里社是即人間之社矣而別論又以太社爲人間之社自相矛盾矣禮志又載摯虞說以大司徒設社稷之壝又曰以血祭祭社稷則大社

（也又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壝又有軍旅宜乎社則王社也大社爲羣姓祈報祈報有時主不可廢故凡被社釁鼓主奉以從則王社也義或宜也久疑大之誤而疑作兩）

## 右論天子諸侯兩社

王者諸侯必有誡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爲善者得之爲惡者失之（通典禮五引誡作柴繁露王道篇云周發兵不相期會于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共誅紂大亡天下春秋以爲誡曰蒲社災則作戒是也又禮書引韓詩傳曰亡國之社以戒諸侯前漢五行志哀四年六月亳社災向以爲亡國之社所以爲戒也天戒若曰國將亡不用戒矣即爲惡者失之之義劉向習穀粱故穀粱注引劉向云亳社災戒人君縱恣不能警戒之象何氏說以爲蒲者先世之亡國也戒社者先王所以威示數戒諸侯使事上也災者象諸侯背天子也與劉氏異也）故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奄其上柴其下郊特牲記曰喪國之社屋之示與天地絕也（哀四年傳文獨斷云亡國之社古者天子亦取亡國之社分諸侯使爲社以自儆戒屋之奄其上使不得通天柴其下使不得通地自與天地絕也面北向陰示滅亡也初學記引論衡曰亡國之社屋其上柴其下者示絕於天地夫春秋薄社周以爲戒記字舊脫示訛自盧據御覽正）在門東明自下之無事處也或曰皆當著明誡當近君置宗廟之牆南禮曰亡國之社稷必以爲宗廟之屏示賤之也（禮郊特牲疏或在廟或在庫門內之東則亳社在東也故左傳云間於兩社爲公室輔魯之外朝在庫門之內東有亳社西有國社朝廷執政之處故云間於兩社也所引或曰當穀粱家說也穀粱傳哀四年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與逸禮同注引劉向說立亳社于廟之外以爲屏蔽取其不得通天人君瞻之而致戒心是也其祭以喪祝掌之周官喪祝云掌勝國之社稷祝號以祭祀禱祠是也以士師爲尸秋官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是也盧云皆當二字衍又自疑衍）

## 右論誡社

社稷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何尊而親之與先祖同也不置中門內何敬之示不褻瀆也論語曰譬諸宮牆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祭義曰右社稷左宗廟（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注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諸侯三門庫雉路中門即雉門外門即天子之皐庫諸侯之庫也公羊桓二年注質家右宗廟尚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是尊親之與先祖同也玉海引通義亦云大社在中門外稷在西并壇是也所引論語見子張篇今本譬諸作譬之漢石經作譬語魯論語也皇侃本亦作諸）

## 右論社稷之位

大夫有民其有社稷者亦爲報功也禮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月令曰擇元日命民社論語曰季路使子羔爲費宰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禮郊特牲惟爲社事單出里注單出里者皆往祭社于都鄙二十五家爲里祭法注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如鄭此言則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社獨斷亦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云今之里社故禮疏引鄭志云月令祭民社謂秦社也禮疏引鄭駁異義云州長以歲時祭祀州社是二千五百家爲社也又云有國及治民之大夫乃有社稷是大夫與其民其立社不得自爲立社故引祭法及月令民社之制證之也若然鄭注月令自秦以下民始立社而此引以證周制者案漢書五行志建昭五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立社臣瓚注舊二十五家爲社而民十家五家共爲私社孔子世家楚昭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注二十五家爲里里各有社則民社不自秦時鄭自以月令秦書故指而言也然則古之民社其即如後世村聚所立之神祠歟盧以月令曰九字爲衍文非也且里對鄰州言則二十五家也里散則通如論語之里仁雜記之里尹不必限以二十五家也則凡民間所私立之社皆稱里社亦不必泥二十五家之社始稱里社也）

## 右論大夫有社稷

不謂之土何封土立社故變名謂之社別于衆土也（小雅疏引鄭志田瓊問周禮大封先告后土注后土社也前答趙商云當言后土神言社非也檀弓曰國亡大縣邑或曰君舉而哭于后土注后土社也月令命民社注社后土中庸郊社之禮注社祭地神不言后土者省文此三者皆當定之否答曰后土土官之名也死以爲社而祭之故曰后土社句龍爲后土後轉爲社故世人謂社爲后土無可怪也然則后土得兼社社不得兼后土故言社不言土也）爲社立祀始謂之稷語不自變有內外或曰社稷不以爲稷社故不變其名事自可知也（盧云疑當作爲社立稷即謂之稷語不變示有內外案此上下文亦不明多脫誤矣琯本詔不作語亦譌）不正月祭稷何禮不常存養人爲用故立其神（此文亦不明盧云義未詳疑禮或稷之訛）

## 右論名社稷之義

社無屋何達天地氣故郊特牲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北史引五經通義云天子大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也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示與天地絕也明當王之社不屋也）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望見卽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司徒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宜（周禮大司徒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注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所謂若松柏栗也又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注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是則社稷皆有樹矣蓋社稷樹皆封國時所樹故曰表功禮檀弓古之侵伐者不斬祀注祀神位有屋樹者莊子人間世云櫟無用則爲社淮南說林訓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枝韓非子外儲說說苑政理篇皆云君亦見夫爲社者乎樹木而塗之皆其證也故北史劉芳傳引五經通義五經要義皆以社稷有樹彼又引台朔儀注日有變以朱絲爲緾以繞係樹三匝此尤爲有樹之據若然亡國之社柴其下奄其上則諸社稷無樹矣其論語八佾篇宰我論社有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集解引孔傳謂社樹失之社取植樹義具於下所引尙書佚篇不專用一樹也論語之問社當依鄭氏以爲社主）尙書逸篇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此孔壁古文也孔壁古文雖見於漢時兩京諸儒但習其文字句讀而已故馬氏云絕無師說鄭康成于今文二十九篇古文十六篇外皆注曰亡于孔壁文則注曰佚言佚其說也續漢志注引馬氏周官注云社稷在右宗廟在左或曰王者五社大社在中門外唯松東社八里唯柏西社九里唯栗南社七里唯梓北社六里唯槐蓋皆佚古文說也北史劉芳傳亦引尙書逸篇大社唯松又郊特牲疏初學記引其大社唯松五句稱尙書無逸篇無字當衍文也）

## 右論社無屋有樹

王者自親祭社稷何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下之所王也尊重之故自祭也（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鼓人以靈鼓鼓社祭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是王者親祭社稷也郊特牲示社祭土而陰氣也續漢志注引王注云五行之主也能吐生百穀者也又引盧注諸主祭以土地爲本也又引荀爽問仲長統以社所祭何神也統答所祭者土神也周禮疏引孝經緯云社是五土之總神是地示之次祀之以其能助生百穀故特以爲地示之首舉以表地是以禮運云命降于社之謂殽地又曰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中庸以社與郊對舉也）

## 右論王者親祭

其壇大如何春秋文義曰天子之社稷廣五丈諸侯半之（舊作何如盧依通攷改文義通典作大義案漢志亦無春秋大義未知出何書盧疑爲亦出尙書逸篇御覽引作佚禮或可從也禮疏引稷作壇案此壇字當是脫文組珠引援神契云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則又疑本孝經說也獨斷云天子社稷壇廣五丈諸侯半之則社稷同制明矣）其色如何春秋傳曰天子有大社也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取青土苴以白茅各取其面以爲封社明土謹敬潔清也（周書作雒解云乃建大社於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釁以黃土也史記三王世家載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大社將封者各以其物色裹以白茅封以爲社則此之春秋傳卽史記所引之大傳也獨斷云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皇子封爲王者受天子大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東方受青南方受赤西方受白北方受黑他皆各以其方色藉以白茅歸國以立社稷謂之茅土書禹貢徐州惟土五色晉書引王肅注云王者取五色土爲大社封四方諸侯各剖其方色土者覆四方也文選注引尙書緯云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爲社周禮封人云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注封國建諸侯立其國之封亦謂割其社之方色以封諸侯也謹敬潔清中苴以白茅之意也取字各取以下十字盧據續漢志注補初學記引漢舊事曰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封諸侯者取其方面土苴以白茅授之各以其方色以立社于其國故謂之授茅土是漢時猶斯制也）

## 右論社稷之壇

祭社稷有樂乎樂記云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周禮大司樂云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注地示神州社稷也又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是社稷有樂也舊無稷字乎字依盧校舊金石下衍絲竹二字用下衍之字盧依續漢志注刪）

## 右論祭社稷有樂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如之何孔子曰廢臣子哀痛之不敢終于禮也（鄭彼注云亦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案王制云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諸侯聞天子喪得廢之者鄭答趙商云越紼行事喪無事時天地郊社有常日自啟及至反哭自當）

（辟之然則鄭意謂未殯之前是有事既殯以後未啟以前是無事故得越紼行禮若未殯之初亦廢則諸侯亦謂初祭時乍聞君喪不忍接祭故廢此後雖在喪中應祭亦不廢社稷祭禮也又案曾子問云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鄭氏謂既陳謂夙興陳饌牲器時與諸侯問王后之喪同然下文又云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聞王后之喪雖當祭亦不接祭明矣王后之喪重于太廟火則日食則牲雖至已殺亦廢矣宗廟之祭迎尸在殺牲前爲其行灌禮必先迎尸於奧灌畢然後出迎牲延尸於戶外行朝踐之禮然後退而合亨更迎尸入坐於奧行饋孰之禮若郊社五祀無灌禮則迎尸在殺牲之後故熊安生曰郊社五祀祭初未迎尸之前已殺牲也是殺牲之時猶須卽廢則不止陳饌牲器時矣）

右論祭社稷廢祀

## 禮樂

禮樂者何謂也禮之爲言履也可履踐而行（禮祭義禮者履此者也荀子大略篇云禮者人之所履也爾雅釋言履禮也注禮可以履行淮南齊俗訓注禮體也詩氓篇體無咎言禮坊記引作履無咎言禮履體音義兼通）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禮樂記文皇氏

以爲樂象之科此段舊刪于第九段後依盧移置此）王者所以盛禮樂何節文之喜怒（當作以節文喜怒禮樂記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注天子之于天下喜怒節之以禮樂義當本此）樂以象天禮以法地人無不含天地之氣有五常之性者（禮樂記樂由天作禮以地制注言法天地也又禮運云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五行之秀卽五常之性也）故樂所以蕩滌反其邪惡也禮所以防淫泆節其侈靡也（周禮大司徒云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節萬民之僞而教之和注禮所以節正民之邪僞使其行得中樂所以蕩正民之情思而使其心應和也）故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廣德要道章文漢書董仲舒傳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民也著故聲發于和而本于情）子曰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所以崇和順比物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和合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意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干戚習俯仰屈伸容貌得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焉也故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先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齊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並禮樂記文徵異孔氏以爲樂化篇記文荀子樂論篇亦有是語）聞角聲莫不惻隱而慈者聞徵聲莫不喜養好施者聞商聲莫不剛斷而立事者聞羽聲莫不深思而遠慮者聞宮聲莫不溫潤而寬和者也（此亦當是成語公羊隱五年注故聞宮聲則使人溫雅而廣大聞商聲則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聲則使人惻隱而好仁聞徵聲則使人整齊而好禮聞羽聲則使人樂養而好施說郛引五經通義湯作護聞宮聲則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羽聲使人恭儉而好禮韓詩外傳與通義同皆與此大同小異大都以角木仁故有惻隱之意徵火禮長養之

方故意取乎喜養商金義故意取乎剛斷羽水智故義取乎思慮宮中央土故意取乎溫和也）禮所揖讓何所以尊人自損也揖讓則不爭論語曰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故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謙謙君子利涉大川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屈己敬人君子之心故孔子曰爲禮不敬吾何以觀之哉（見論語八佾篇易謙象傳損象傳禮所盧云所疑有又揖讓則三字依盧校補）夫禮者陰陽之際也百事之會也所以尊天地儐鬼神序上下正人道也（禮喪服四制云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又禮運云禮所以尊天地儐鬼神皆與此意近正人道也御覽五百三十二作序上下之道也）樂所以必歌者何夫歌者口言之也中心喜樂口欲歌之手欲舞之足欲蹈之故尙書曰前歌後舞假於上下（釋名釋樂器云人聲曰歌歌者柯也所歌之言是其質也以聲吟詠有上下如草木之有柯葉南齊書引五行傳云歌謠口事也禮樂記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注不知手足舞蹈歡之王也孟子離婁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也不

（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詩關雎序云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並言樂之至也所引尙書今文書說也詩疏引太誓書傳云惟丙午王還師乃鼓譟師乃慆前歌後舞格於上天下土咸曰孜孜無怠注慆喜也衆大喜前歌後舞也鄭司農夏官注引書傳曰前師乃鼓鼓譟亦謂喜也蓋今文太誓語也）

禮貴忠何禮者盛不足節有餘使豐年不奢凶年不儉貧富不相懸也（孫志祖云案下文似忠當作中案忠與中通古文孝經引詩云忠心藏之見釋文今毛詩作中僞古文仲虺之誥建中本或作建忠漢張遷碑中謇於朝魏橫海將軍呂君碑君以中勇皆段中爲忠不必改中也且王者通三統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亦以酌質文之中故爲忠禮禮器云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也卽忠之義也禮孔子燕居云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乎子曰禮乎夫禮所以制中也是也）

樂尙雅何雅者古正也所以遠鄭聲也（論語陽貨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集解引包云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奪雅樂也風俗通音篇云雅之爲言正也荀子王制篇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注雅正音也論語衞靈公放鄭聲集解引孔注鄭聲佞人俱能惑人心與雅樂賢人同而使人淫泆危殆故當放遠之也是以禮樂記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衞之音則不知倦子夏對曰紀綱既正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是卽所謂雅樂也）

孔子曰鄭聲淫何鄭國土地民人山居谷浴男女錯雜爲鄭聲以相誘悅懌故邪僻聲皆淫色之聲也（論語衞靈公篇文此用魯論語也樂記疏引異義云今論語說鄭國之爲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氏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躑躅之音使淫過矣謹案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故鄭聲淫也白帖引通義云鄭國有溱洧之水會聚謳歌相感今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故鄭聲淫也又云鄭重之音使人淫故也則班許劉三家並宗魯說通義所引又曰一說特載以備異解耳盧校云鄭聲疑作躑躅之音案字衍文左氏下以鄭聲爲鄭衞之鄭故說爲躑躅之聲昭元年傳曰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和平謂之鄭聲是也公羊疏引古文家伏虔云鄭重之音鄭重卽躑躅樂記所謂及優侏儒獿雜子女注獿獮猴也言舞者如獮猴戲也是也班氏自用魯論說以鄭爲鄭衞之鄭本與左氏不同自不得雜引古文春秋以亂今文經師家法也盧又依漢地志改谷浴爲谷汲案作浴亦通後漢書注引韓詩章句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于溱洧二水之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也御覽引韋昭毛詩答雜問云國中俱役男女怨曠于是女風傷而思男故出游于洧之上託采芬香之草而爲淫泆之行今古詩家本無大異是其山居谷浴男女錯雜事也爾雅釋地云河南曰豫州疏引李巡云豫舒也國語言沃土之民泆泆則淫鄭居華夏之中左萃右河芣騩

---

溱洧九州上腴其民樂故其聲淫禮樂記鄭音好濫淫志又云鄭衞亂世之音也是也是鄭聲自指國名不必如左氏之迂解也若然鄭衞並淫而專惡鄭聲者衞地自師涓作靡樂之後皆習紂故俗其禍淺鄭之淫根於性成風土所致其害深故特惡鄭聲也）

### 右總論禮樂

太平乃制禮作樂何夫禮樂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飢寒何樂之乎（詩疏引書大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知我將小作恐不得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諸侯帥其羣黨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是太平乃制禮樂也蓋太平制作禮樂有二義一則太平既久民皆向化食貨志所云衣食足而知禮節倉廩實而知榮辱論語子路篇云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蓋至是始可導以禮樂也一則禮以防情樂以節作國語魯語云沃土之民佚佚則淫太平既久時和年豐熙攘之世故須制作禮樂以教之論語子路篇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是也孟子梁惠王云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人民飢寒自無樂可作矣御覽五百六十五引作樂所以防淫奢民飢寒何樂作之防）

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樂言作禮言制何樂者陽也動作倡始故言作（禮樂記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後漢書張奮傳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此卽釋樂記文也郊特牲云樂由陽來者也淮南本經訓云地載以陽注樂生也惟陽故生是樂陽之義也廣雅釋詁云作始也詩魯頌思馬斯作傳作始也是作有始義禮樂記云樂樂其所自生又曰樂者心之動也故樂稱作也漢書董仲舒傳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禮者陰也繫制於陽故言制樂象陽也禮法陰也（郊特牲又云禮由陰作者也易繫辭下謙以制禮虞注陰稱禮禮鄉飲酒義是以禮有三讓注禮者陰也是禮爲陰也凡陰皆繫制於陽樂陽禮陰故以繫制言之其實制作判文異散則通蓋樂者聲聲者虛故言作動用之意也禮者形形者實故言制裁斷之意也舊本多訛盧據樂記疏改正）

### 右太平乃制禮樂

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爲且用先代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稱殷禮記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漢書禮樂志王者未作樂之前因先王之樂以教化百姓說樂其俗然後改作以章功德又云王者必因前王之禮順時施宜有損益節人之心稍

（稍制作書見洛誥疏引鄭注云王者未制禮樂恆用先王之禮樂伐紂以來皆用殷禮非始成王用之也蓋始起之時草創初定未皇制作故一依前代無事變更論語堯曰篇湯告天之詞曰敢用元牡集解引孔注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蓋書古文家說亦如此殷周皆夏殷諸侯同軌同文宜遵朝制今雖革命故初猶仍舊不改也鄭注又云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卽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卽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春秋傳曰易爲不修乎近而修乎遠同己也可因先以太平也（此兼存今文家異說也公羊隱五年注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未制作之前取先王之禮樂宜于今者用之如何義則所取之禮樂不必專用勝朝也故漢書董仲舒傳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于世者而以深入致化于民與何義亦合又昭二十五年注大夏夏樂也周所以舞大夏者王者始起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樂與已同者假以風化天下天下大同乃自作樂取夏樂也與周俱文周書世俘解武王克殷薦於周庿籥人奏崇禹生開三終王定孔氏廣森巵言以崇禹生開爲夏歌也）必復更制者示不襲也又天下樂之者樂所以象德表功而殊名也（疑有訛脫禮樂記云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此互文見義也又云樂者所以象德也又云夫樂者象成者也宋書禮樂志東平王蒼總定公卿之議曰宗廟宜各奏樂不應

相襲所以明功德也是也禮之更制不可枚舉如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易器械別衣服皆是故下第就歷代樂名申言之）

禮記曰黃帝樂曰咸池顓頊樂曰六莖帝嚳樂曰五英堯樂曰大章舜樂曰簫韶禹樂曰大夏湯樂曰大濩周樂曰大武象周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疑禮逸篇文也初學記引叶圖徵云黃帝樂曰咸池顓頊曰六莖帝嚳曰五英堯曰大章舜曰簫韶禹曰大夏殷曰大濩周曰酌又曰大武周禮疏引叶圖徵載顓頊帝嚳之樂五六互異案樂記疏引宋注云五龍爲五行能爲五行之道立根莖故曰五莖爲六英者能爲天地四時六合之英華詳宋注之義則樂緯當以顓頊爲五莖帝嚳爲六英也風俗通聲音篇說與佚禮同獨斷以黃帝曰雲門而大司樂又曰大卷注家以二樂皆黃帝之樂而以大卷爲堯樂義具下節通典樂一雜引帝系譜孝經緯帝王世紀又有伏羲樂曰扶來亦曰立本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少昊曰大淵皆佚禮文所未及案此文當云周樂曰象以文武之樂俱有象名故也上大武二字衍文）

黃帝曰咸池者言大施天下之道而行之天之所生地之所載咸蒙德施也（此以大詁咸以施詁池也書鈔引劉向通義云黃帝樂曰咸池者何咸皆也池施也黃帝時道皆施于民也初學紀引宋均緯注云咸皆也池音施道施于民故曰咸池池取無不浸潤萬物故定以爲樂名漢書禮樂志咸池備矣注咸皆也池言其包容浸潤也故曰備矣大司樂注黃帝能成名百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出民得以有族類大咸咸池堯樂也堯能殫均刑法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案此亦言咸蒙德施似亦兼有皆訓但周禮大咸之上又有雲門大卷故鄭注以大咸爲堯樂而鄭又云大章堯樂也言堯德章明也周禮闕之咸池黃帝所作樂也堯增修而用之則大咸本黃帝之樂爲堯所因故周官卽以大咸爲堯樂東京賦咸池不齊度于[illegible]咬薛咸池堯樂注用周禮文也）

顓頊曰六莖者言和律呂以調陰陽莖著萬物也（廣雅釋樂作䪫漢書禮樂志六莖及根莖也風俗通同卽莖著萬物之意律呂數皆六故以和律呂言之御覽引樂緯注云道有根莖故曰六莖）

帝嚳曰五英者言能調和五聲以養萬物調其英華也（廣雅釋樂作韺漢志五英英華茂也風俗通同御覽引樂緯注云道有英華故曰五英）

堯曰大章者大明天地人之道也（初學記引宋均云堯時仁義大行法度章明故曰大章漢志大章章之也風俗通同）

舜曰簫韶者舜能繼堯之道也（禮樂記云韶繼也初學記引宋均云韶繼也舜繼堯之後循行其道故曰簫韶漢書禮樂志作招云招繼堯也論語疏引元命苞云舜之時民樂其紹堯業禮大司樂作大磬注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漢志韶作招云招繼堯也若然史記本紀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

說苑修文篇亦言禹作九招之樂者史記載皋陶謨篇於帝拜曰然往欽哉之下云于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德度數聲樂爲山川神主帝薦禹於天爲嗣十七年裴解引劉熙孟子注云若此則舜格于文祖三年之後攝禹使得祭祀歟案馬遷多從安國問故當多古文舊說則書古文家或以簫韶九成爲太室之祭禹爲主人故云禹興九招之樂其實招自舜樂也公羊疏載鄭注引或曰韶舜樂名舜樂也其秉簫乎以簫爲樂器案襄二十九年左傳作箾韶說文竹部箾字下引虞舜樂曰箾韶則讀簫爲簫管者誤矣）

禹曰大夏者言禹能順二聖之道而行之故曰大夏也（初學記引宋均云禹承二帝之後道重太平故曰大夏其德能大諸夏也大司樂注大夏禹樂也禹治水傳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漢書禮樂志夏大承二帝也御覽引元命苞云禹之時民大樂其騈三聖相繼故夏者大也注騈[illegible]類）

湯曰大濩者言湯承衰能護民之急也（初學記引宋均云殷承衰而起護先王之道故曰大濩濩音護大司樂注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漢書禮樂志濩言救民也御覽引元命苞云湯之時民大樂其救之於患害故樂名大濩）

周公曰酌者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初學記引宋均云周承衰而起斟酌文武之道故曰勺獨斷云勺一章九句告成大武言能酌文武之道以養天下也漢書禮樂志云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蔡中郎用魯詩

（說與毛詩同又左傳宣十二年傳引汋詩亦指武王之事蓋武王所作之樂名象周公攝政治定功成述文武之功而作樂或稱酌以其周公所作又或謂爲周公樂也其實周公人臣本無樂可作也）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禮文王世子下管象注象周武王伐紂之樂禮明堂位下管象注象謂周頌武也又祭統云下而管象注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墨子三辨篇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獨斷云武一章七句奏大武周武所定一代之樂所歌也維清亦稱象者以其同爲象功德故亦有象名也鄭詩箋以武爲周公所作者以周樂皆周公所定故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此謂合文武周公之樂統名大武也故襄二十九年左傳周樂謂之象箾南籥象者武王樂箾即汋周公樂南即文王樂也所引詩皇矣文孟子梁惠王云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天下樂文王之怒也大司樂疏引元命苞云文王時民大樂其興師征伐故曰武鄭箋赫怒意斯盡也五百人爲旅文王赫然與羣臣盡怒曰整其軍旅而出是也繁露楚莊王篇云文王作武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太平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又續漢志注引東觀書載東平王議云元命苞曰緣天地之所雜樂爲之文典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而詩人稱其武功皆足以相發明）周室中制象樂何殷紂爲惡日久其惡最甚斮涉句胎殘賊天下武王起兵前歌後儛剋殷之後民人大喜故中作所以節喜盛（斮涉刳胎見史記殷本紀禮祭統舞莫重於武宿夜注武宿夜武曲名也疏皇氏引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

右論帝王禮樂

天子八佾諸侯四佾所以別尊卑（今文春秋說也天子八佾下當據隱五年公羊傳補諸公六佾下引公羊傳可證穀梁同廣雅釋樂云天子樂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皆同今文通典引蔡邕月命章句云天子省風以作樂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樂容曰舞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說郛引章句又云問者曰子說月令多類周官左傳則古文家以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也御覽引禮記曰天子宮懸四面舞行八佾諸侯軒懸三面舞行八佾大夫判懸二面舞行四佾士特懸一面舞行二佾與左氏說同孔氏廣森春秋通義云天子之大夫覜諸侯故得通言

四佾又衆仲探公問羽數之類意僭諸公特詭詞以對耳案公羊家以春秋改文從質以公爲一等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左氏無此意不必強作調人也）樂者陽也故以陰數八風六律四時也八風六律者天氣也助天地成萬物者也亦猶樂順氣變化萬民成其性命也（隱五年公羊傳注云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法八風六人爲列六六三十六人法六律四人爲列四四十六人法四時獨斷云天子八佾八八六十四人八者象八風所以風化天下也公之樂六佾所以象六律也侯之樂四佾所以象四時亦用今文說也）故春秋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隱五年傳文所引詩傳魯詩傳語公羊注引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徹懸大夫士日琴瑟御疑即山有蓲章傳也）佾者列也以八人爲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諸公六六爲行諸侯四四爲行（公羊隱五年注佾者列也文選注引馬氏論語注佾列也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也公羊家以每佾人數即如佾數故此及何休蔡邕並以六佾爲三十六人四佾爲十六人左氏家服虔等則以諸侯六爲四十八人大夫四爲三十二人二佾爲十六人皆以八人爲列見左疏然左傳說晉悼公賜魏絳女樂二八二八十六人正合四佾之數律以左傳大夫四則正大夫之制律以公羊諸侯四則大夫無樂悼公以諸侯禮賜之更足著寵異功臣之意似人數當如佾數爲安又繁露三代改制云法商而王舞溢圓法夏而王舞溢方法質而王舞溢橢法文而王舞溢衡魯晉皆周制若皆以八人爲列則六佾四佾其方安在故杜預註左不取服說穀梁傳尸子曰初獻六羽始厲樂矣其意以天子至諸侯本皆八人爲列今殺爲六人似亦未爲定論也然以御覽所載禮記之說八佾六佾隨宮懸軒懸成列似又當八人爲佾矣）諸公謂三公二王後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公羊隱五年傳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若然天子三公亦北面之臣而得有樂者三公有分陝治民之責公羊所云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是也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天子三公稱公周公召公畢公毛公蘇公是也案春秋時之周公祭公虞公亦即天子三公也大夫士但琴瑟雖王朝之臣自三公而下皆無樂舞孔氏廣森謂天子大夫覜諸侯故得通言大夫四佾其說更不可通矣）

右論天子諸侯佾數

王者有六樂者貴公美德也所以作供養謂傾先王之樂明有法示正其本興己所自作樂明作己也（此文多譌脫盧改亡作正字己所下刪一

（以字又云傾字疑當爲因又或樂字之訛作己疑誤倒又疑當是明樂己也舊也下衍一樂字案昭二十五年公羊注王者舞六樂於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己之樂明有則也御覽引春秋釋例周用六代之禮樂故有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又引五經通義云樂者所以表德象功因事之宜受命而王者六樂也以太一樂天以咸池樂地以肆夏樂人以大夏樂四時以大濩樂五行以大武樂六律各象其性而爲之制以樂先祖大司樂所掌亦有雲門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六樂而享雲門祀天神大咸祀地示大磬祀四望大夏祀山川大濩享先妣大武享先祖是皆用六樂之事也貴公疑作貴功壘子三辯篇湯放桀環天下自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濩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是皆因先王之樂也盧云謂字雅何本有之各本俱無示正其本吳本作不亡其本）

## 右論王者六樂

所以作四夷之樂何德廣及之也（通典引通義云舞四夷之樂明德澤廣被四表也昭二十五年公羊傳注舞四夷之樂大德廣及之也周禮旄人云舞四夷之樂禮明堂位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詩鼓鐘云以雅以南文選注引韓詩傳云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毛傳亦云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文選東都賦四夷間奏德廣所及本此）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云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易豫象文也集解引鄭注各充其德而爲制祀天地以配祖考者使與天同享其功也故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也釋文引京房章句殷作隱漢時京氏不立于學官晁氏引孟喜作殷此蓋施孟梁邱本也殷隱古通用所引詩商頌那篇史記注引韓詩章句商頌美襄公韓詩家當以爲襄公祀成湯之詩也毛詩家即以此爲祀成湯之樂爲太宗時詩案國語魯語昔正考甫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爲首則以爲襄公詩者似未可從）樂元語曰受命而六樂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興其所自作明有制興四夷之樂明德廣及之也（自此盡順命重始也皆樂元語文漢書食貨志樂語有五均注鄧展曰樂語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又藝文志武帝時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則樂元語者河間獻王作也又云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者成帝時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浸微則班氏所見樂記己非獻王之舊矣案首句有脫當云受命而興六樂明有法者遵先代之法明有制者言自制作也故漢禮樂志云蓋樂己所自作明有制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是也）故東夷之樂曰朝離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味北夷之樂曰禁（舊本作故南夷之樂曰兜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東夷之樂曰離盧據明堂位疏所引次序更定與下文合案班氏東都賦僸昧兜離罔不具集通典引五經要義亦作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則舊本亦未爲不可從至下所說不同者或又載別說以此本非完書或有脫文也公羊注引樂緯云東夷之樂曰株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昧北夷之樂曰禁鞮鞻氏注云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東韎西離與樂緯文正反賈疏以爲鉤命決說也毛詩鼓鐘傳與孝經緯同而字小異詩疏引書傳東岳陽伯之樂舞侏離注株離舞曲名言象萬物生株離若詩彼黍離離是離亦有生意俞氏正燮癸巳類藁說云昧任等皆四夷本名名從主人單字還音故諸書有昧味韎侏任南朝株侏兜離僸禁僸之異今琉球謂樂妓爲侏離周煌琉球國志畧云土妓甚衆謂之侏倘賣爲傾城云土音則東夷樂株離西夷樂昧之名信矣）合歡之樂儛於堂四夷之樂陳於右先王所以得之順命重始也（盧據北堂書鈔作陳于門外之右案御覽引援神契云合忻之樂舞于堂四夷之樂陳於戶後漢陳禪傳尚書陳忠劾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于堂四夷之樂陳于門故詩曰以雅以南韎任朱離注云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之詩案當從書鈔所引作門外之右戶字當是右之誤御覽引通義云四夷之樂何以作之於廟陳之於戶亦誤蓋王者諸夏而外四夷合歡之樂陳於堂不應四夷之樂反陳於堂上之戶陳禪傳之陳于門亦謂大門也歡舊作觀誤）王者之樂有先後者各上其德也（類聚引通義亦有此文盧據補）此言以文得之先以文謂持羽毛儛也以武得之先以武謂持干戚儛也（先以武謂四字依盧補通典引通義云以文得之先文樂持羽毛而舞也以武得之先武樂持朱干玉戚所以增威武也戚斧干楯也玉取其德干取其仁明當尚德行仁以斷制也公羊宣八年傳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注干謂楯也能爲人扞難而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爲武樂吹籥而舞文樂之長案湯武以征伐得天下故萬舞有奕見於商頌方將萬舞見於邶風左傳莊二十八年楚子元振萬知皆先萬舞明矣周易集解引鄭氏易注亦云王者以文得之者作籥舞以武得之者作萬舞也）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戟舞助時煞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周禮疏引鉤命決云東夷之樂持矛助時生南夷之樂持羽助時養西夷之樂持戟助時殺北夷之樂持干助時藏皆於四門之外右辟通典引通義亦同惟西方持鉞爲異其羽矛戟干所以取四時之意書傳無說穀梁傳注徐邈說五兵亦以矛在東鉞在西盾在北揚子雲亦云木爲矛金爲鉞水爲盾）

（雅不言羽以羽非兵器也）誰制夷狄之樂以爲先聖王也先王推行道德調和陰陽覆被夷狄故夷狄安樂來朝中國於是作樂樂之南之爲言任也任養萬物（古男南皆得訓任故三字輾轉相通國語晉語鄭伯南也左傳昭十三年作鄭伯男也家語正論亦云鄭伯男王注古字作男亦多有作南者書禹貢男邦史記夏本紀作任國方言東齊海岱之間謂之戴南南猶爲也南任通韻故明堂位云任南蠻之樂也而四夷之樂或總名南者後漢書注引韓詩說以爲四夷之樂雅南可以和於雅者義或然也毛詩家則以周德先至南方故名南也御覽引通義云南方所以謂任者何陽氣盛用事萬物懷任故謂之任）味之爲言昧也昧者萬物衰老取晦昧之義也（諸書或作昧味昧音義兼通檀弓瓦不成味注味當作沬易豐日中見沬王注沬微昧之名或以爲東方樂名諸家訓釋皆望文生義以爲東方樂者則取萬物生於黃泉猶晦昧也或作韎或作侏義皆通取晦昧六字盧據正義補御覽引通義云北方物所以謂之昧何北方陰氣盛用萬物暗昧不見故謂之昧）禁者言萬物禁藏（張衡東京賦作傑御覽引通義云西方所以謂之禁者何西方陰氣用事禁止萬物不得長大故謂之禁）朝離者萬物微離地而生（或作侏離朱離御覽引尚書虞傳陽伯之樂舞侏離注象萬物生育離根株也侏朝一音之轉通典引通義云東方所謂侏離者何陽氣始通萬物之屬離地而生故謂之株離）一說東方持矛南方歌西方戚北方擊金夷狄質不如中國文但隨物名之耳故百王不易（舊中國二字重文下有章字衍）王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何以爲禮者身當履而行之夷狄之人不能行禮樂者聖人作爲以樂之耳故有夷狄樂也（行之舊作行也从明堂位疏改周禮疏引云禮者所以均中國也即爲夷禮恐夷人不能隨中國禮也故春秋于夷狄不備責諸夏有即夷禮者即夷之也又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公羊傳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注不能升降揖讓也即夷狄之人不能行禮意也）誰爲舞者以爲使中國之人何以言之夷狄之人禮不備恐有過誤也（周禮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享亦如之又旄人云掌教夷樂凡四方之舞以舞仕者屬焉又鞮鞻氏云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大享時祭皆當歌舞之明使中國人焉誰舊譌殊脫之字盧據詩正義補）作之門外者何夷在外故就之也夷狄無禮義不在內明堂記曰九夷之國東門之外所以知不在門內也明堂記曰納夷蠻之樂于太廟

言納明有入也（不在內上小字本元本有故字禮明堂位曰納蠻夷之樂于太廟言廣魯于天下也戎不亂夏夷不偏華故退之門外也東門上舊有在字朱據禮記及逸周書刪故漢陳禪傳陳忠劾禪云四夷之樂陳於門也納上舊衍禹字夷蠻倒並改正）曰四夷之樂者何謂也以爲四夷外無禮義之國數夷狄者從東故舉本以爲之總名也（旄人掌教舞夷樂注夷樂四夷之樂是四夷皆統名東也因夷之舞統名韎師亦舉本之意也）言夷狄者舉終始也言蠻舉遠也言貉舉惡也（公羊成十五年傳內諸夏而外夷狄論語八佾夷狄之有君是諸書多夷狄並舉夷東方爲始狄北方爲終舉夷狄統四夷也史記吳世家太伯之奔荊蠻注蠻閩也蠻閩亦同韻說文虫部閩東越蛇種也又云蠻南蠻蛇種是蠻閩同類而又或稱越越本有遠義襄十四年左傳而越在他境是也以三代而上皆都西北西南未通王化四夷來朝惟東南蠻方最遠故越裳氏重譯而至焉廣雅釋詁云貉惡也孟子告子下子之道貉道也說文豸部北方貉豸種也蠻遠貉惡皆疊韻爲訓）則別之東方爲九夷南方爲八蠻西方爲六戎北方爲五狄故曾子問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百姓之難至者也（此論四夷之數與明堂記同爾雅釋地作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職方氏作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彼蓋以貊當東夷也盧辯大戴禮注以周禮爲周所服四海之數明堂位爲朝明堂時所來之國數爾雅爲夏之所服殷之服國東方十南方六西方九北方十有三賈公彥亦以爾雅爲夏制案段校王制疏引李巡爾雅注八蠻一曰天竺二曰咳首三曰僬僥四曰跛踵五曰穿胸六曰儋耳七曰狗軹八曰旁脊六戎一曰僥夷二曰戎夷三曰老白四曰書羌五曰鼻息六曰天剛五狄一曰月支二曰識貊三曰胸奴四曰箄丁五曰白厚據此則李所注之爾雅本其夷數與明堂位合也彼不注九夷者詩疏引李本于謂之四海下又有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三句安知今所傳之郭氏本非有誤脫也邵氏晉涵正義以爾雅釋地多述殷制此言四海亦當指殷之摯域案爾雅雜採三代秦漢未必即定爲殷制周書王會解伊尹朝獻商書伊尹受命于是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偃翦髮文身孔注九十者東夷蠻越之別名翦髮文身因其事以名之也今案符婁一仇州二伊慮三漚深四九夷九種合爲一是爲五十蠻蠻之雜于夷方者是爲六越七漚八翦髮九文身十也又云正南區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注六者南蠻之別名又云正西昆侖狗國鬼親枳已闟耳貫胸雕題離邸漆齒注九者西戎別名正北雲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畧豹胡伐翟句奴樓煩月氏嫉犁其龍東胡注十三者北狄之別名盧氏蓋即本此禮疏引鄭志答趙商云職方四夷謂四方夷狄也九貉即九夷在東方八蠻在南方閩其別也戎狄之數或五或六兩文異案周書自是殷制職方五戎六狄蓋

（互訛七閩即八蠻之別其大數與明堂記同爾雅當以李本爲正則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之數亦即周制也所引曾子問今記無此語）何以知夷在東方禮王制曰東方曰夷被髮文身（論語憲問吾其被髮左衽矣史記趙世家翦髮文身甌越之民也又吳世家太伯與仲雍逃之荆蠻斷髮文身注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害案被當讀爲髲鬄之髲故少牢禮主婦被錫鄭君破爲髲鬄說文髟部髲鬄也鬄髲也轉注相訓是二字同意說文司馬遷傳其次鬄毛髮注鬄剃也與薙同故周禮秋官掌除草者爲薙人禮月令云燒薙行水剃是被髮剃薙皆通用故釋家除髮謂之剃髮淮南子原道訓于是民人被髮文身注被翦也是也東夷南接蠻越故其俗亦近焉）又曰南方曰蠻雕踶交趾（踶當依今王制本作題彼注云雕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交趾足相鄉小字本元本俱作題）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書禹貢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即敘疏引鄭注云衣皮之民居此昆侖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漢書匈奴傳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又云居北邊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詩緜云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毛傳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鄭箋復于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本其在邠時也）東所以有九者何蓋來過者九九之爲言究也德徧究故應德而來亦九也非故爲之道自然也（廣雅釋詁云九究也漢律厤志九者所以究極中和爲萬物元也蓋數窮於九故一變而七七變而爲九則止故得有究意其實四夷之數皆舉來服者言東夷適有九故又兼究訓舊作蓋來者過誤倒又脫九字今依盧訂正）何以名爲夷蠻曰聖人本不治外國非爲制名也因其國名而言之耳（左傳昭三十二年云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公羊成十五年傳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前漢匈奴傳蕭望之曰戎狄荒忽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即不治外國意也故漢匈奴月氐烏孫各國皆依其本所自名也）一說曰名其短而爲之制名也夷者傳夷無禮義（一作夷者蹲也言無禮義王制疏引風俗通云東方人好生萬物觝觸地而生夷者觝也論語憲問原壤夷俟集解馬曰夷踞也廣雅釋詁云夷跛也荀子修身篇云不由禮則夷固僻違注夷倨也皆爲無禮義之意案說文大部夷東方之人从大从弓因東方之人無禮義故引伸之凡無禮義者皆爲夷也）東方者少陽易化故取名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惟東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案大象人形夷篆从大與夏同義夏者中國之人也是東方之夷比諸夷爲易化也）蠻者執心違邪（書禹貢三百里蠻釋文引馬注蠻慢也通鑑注引風俗通蠻者慢也周禮職方蠻服注蠻用事簡慢大司馬注蠻縻也蓋以其執心違邪故直羈縻之也說文虫部蠻南蠻蛇種爲蠻之人蠻引伸蠻凡執心違邪者皆目爲蠻今人語猶然也蠻本删韻縻本麻韻古或可以互諧故得縻訓蠻也）戎者強惡也（王制疏引風俗通戎者兇也斬伐殺生不得其中方言戎拔也自關而東江淮南楚之間或曰戎案拔與跋通西京賦睢盱跋扈詩皇矣箋畔援猶拔扈也兇與拔扈皆強惡之義說文戈部戎兵也从戈从甲兵所以禦強惡引伸之亦有強惡意也）狄者易也辟易無別也（王制疏引風俗通云父子嫂叔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僻廣雅釋言狄辟也說文犬部狄之爲言淫辟也狄與辟易皆疊韻爲訓）北方太陰鄙吝故少難化（自故取名也至此皆多誤脫今依盧本移正）

### 右論四夷之樂

歌者在堂上舞在堂下何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御覽引五經通義歌舞同處耶異耶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故歌在堂舞在庭歌以養形歌者有聲舞者有形也禮鄉飲酒義工入升歌三終明歌者在堂也禮記孔子閒居云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初學記引張載舞賦蓋以歌以詠所以象德故左傳宣十二年楚子述武篇以論武有七德是歌者象德也又樂記始而北出再成滅商云云皆論舞時表綴是舞者象功也初學記引月令章句云舞者樂之容也有俯仰張翕行綴長短之制也若然樂記云觀其舞知其德者蓋功亦兼德對則異散則通也）郊特牲曰歌者在上論語曰季氏八佾舞於庭書曰下管鞀鼓笙鏞以間（記彼文云歌者在上貴人聲也論語見季氏篇聘禮注中庭者南北之中入門至階皆爲之庭也古者吹籥以節舞故管亦於堂下案周之樂節先升歌次或笙或管次間歌合樂著於儀禮而孔子閒居云下管象武夏籥序興明堂位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錫而舞大夏則舞當在下管之後故引皐陶謨下管鼗鼓證之明此爲舞時所用也鼗本所以進舞眾王制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鼗鼓柷敔木相比也儀禮大射儀鼗倚于頌磬西紘備舞今設之是也笙鏞以間則舞後所用儀禮疏引鄭書注東方之樂謂之笙西方之樂謂之鏞以間蓋即所謂間歌三終也御覽引通義又云何言歌在堂也以燕禮曰升歌鹿鳴以是知之何以言舞在庭也援神契曰合忻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于戶以是明之案堂當庭字之誤陳于戶當爲陳于門）

### 右論歌舞異處

降神之樂在上何爲鬼神舉也故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

詠祖考來格（宋書樂志荀萬秋議按禮祭天地有樂者爲降神也周官曰作樂于圜丘之上天神皆降作樂于方澤之中地祇皆出祭統曰獻之屬莫重于祼聲莫重于升歌是降神之樂宜在堂上也書見皋陶謨此今文書說也通鑑前編引虞夏傳以此爲禹之祭祀謂舜爲賓容而禹爲主人樂正進贊曰尚考太室之儀唐爲禹賓鄭注舜既使禹攝天子之事于祭祀辟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爲亞獻也太室明堂之位則今文以此爲禹攝位後祀明堂作樂之禮虞賓在位爲亞獻則來格上爲初獻降神明矣史記於帝拜往欽之下亦以爲此舜薦禹于天爲嗣而作樂與伏生合祀惟書疏引馬注以此爲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周禮疏引鄭氏以下管鼗鼓爲舜廟堂下之樂二家習古文與伏生史公異也鄉飲酒禮工人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相者援瑟又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則磬在堂下而云在上者以磬所以合堂上之樂故尊而進之也）所以用鳴球搏拊者何鬼神清虛貴淨賤鏗鏘也（儀禮通解續引書傳古者帝王升歌清廟大琴練絃達越大瑟朱絃達越以韋爲鼓謂之搏拊何以也君子大人聲不以鐘鼓竽笙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故欲其清也故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此之謂也禮樂記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即貫脊之義也鐘聲鏗故縣之也）故尚書大傳曰搏拊鼓裝以糠（舊作裝以秉依盧改周禮太師疏云白虎通引大傳拊革裝之以糠今書傳無

者在亡佚中又禮樂記注正作裝以糠書疏引鄭本注云搏拊以韋爲之裝之以糠形如小鼓所以節樂一名相樂記云治亂以相注相即拊也裝之以糠糠一名相是也蓋古糠爲康康形近秉故訛）琴瑟練絲徽弦（孫志祖云疑非大傳語小字本徽弦作朱弦是也案考索引書傳云大琴敬弦達越大瑟朱弦疏越初學記又引作大琴練弦達越大瑟朱弦達越是諸書所引雖殊要必爲大傳語也華嚴音義引珠叢云煮絲令熟曰練考索取引敬字疑亦練之誤）鳴者貫玉聲也（案當云鳴球者貴玉聲也周禮疏引鄭書注云鳴球即玉磬也磬懸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爾雅釋器云球玉也又釋樂注磬形如犁琣以玉石爲之是也）

右論降神之樂

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饒也（周禮膳夫職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以樂侑食注侑勸也大司樂王大食皆令奏鐘鼓論語微子篇亞飯三飯四飯周禮疏引鄭注皆舉食之樂）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食時舉樂（公羊隱五年注引魯詩傳曰天子食時舉樂此疑脫一詩字盧云時一作日）王者所以日四食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也四方不平四時不順有徹膳之法焉所以明至尊著法戒焉（周禮膳夫云大荒則不舉大禮則不舉天地有烖則不舉禮曲禮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是天子徹膳之義焉此依御覽作徹膳舊作徹樂亦通周禮大司樂云大禮大凶大烖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是也天子撫有四方故得備四食亦猶天子宮縣四面縣諸侯則軒縣三面縣也）王者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餔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淮南子天文訓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於曲阿是謂旦明至於曾泉是謂蚤食至於桑野是謂晏食至於衡陽是謂隅中至於昆吾是謂正中至於鳥次是謂小還至於悲谷是謂餔時至於女紀是謂大還至於淵虞是謂高舂至於連石是謂下舂至於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車至於虞淵是謂黃昏至於蒙谷是謂定昏按旦明蓋此之平旦食也晏食蓋此之晝食也餔時蓋此之餔食也黃昏蓋此之暮食也）論語曰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見微子篇說論語者皆以爲魯哀公時人禮壞樂崩人告去漢書注引鄭注以爲周平王時人案前漢古今人表列師摯以下於紂時禮樂志又云故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乃作淫聲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師古注引論語釋之則此引論語亦以亞飯干等爲紂樂官故引以證王者四食

之禮蓋當時魯論家有此說故班依用之但魯爲周公後等封于杞宋得備天子禮樂故朱干玉戚舞大武八佾舞大夏夫人副褘魯公龍章則魯亦得備四飯之樂官矣又孔子嘗語魯大師樂又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若是紂時無緣歌關雎之詩說論語者自當爲哀公時人焉）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弟子職曰暮食復禮士也食力無數庶人職在耕桑戮力勞役飢即食飽即作故無數（日字舊脫復禮舊作士偃禮盧訂補案管子弟子職云暮食復禮注謂復朝之禮也被首句云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故知爲士禮蓋亦再飯也食力無數見禮禮器注云食力謂工商農也疏引庾云食力力作以得食也食力即庶人盧於食力上增庶人二字衍文也若然被云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尊者反少卑者反多也者一彼云天畢告飽之禮尊者以德爲飽不在食味故天子一飧即告食須侑之乃更侑也此謂王侯常食之禮義各有取也故禮儀特牲有九飯少牢十一飯鄭云諸侯十三飯是亦尊愈尊食愈多焉）

右論侑食之樂

聲音者何謂也（周禮大師云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注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對文異散則通也音字舊脫盧訂補小字本者作音是也）聲者鳴也聞其聲即知其所生（呂覽過理篇臣聞其聲注

（聲名也名鳴通繁露深察名號云名之言鳴是也者字據初學記補）音者飲也言其剛柔清濁和而相飲也（賈子六術云是故五聲宮商角徵羽唱和相應而調和調和而成理謂之音即剛柔清濁和而相飲之意也聲鳴音飲者疊韻為訓）尚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者宮商角徵羽土謂宮金謂商木謂角火謂徵水謂羽月令曰盛德在木其音角又曰盛德在火其音徵盛德在金其音商盛德在水其音羽（書皐陶謨文案此文有脫當於五聲八音下又有五聲字漢書律歷志協之五行則角為木五常為仁五事為貌商為金為義為言徵為火為禮為視羽為水為智為聽宮為土為信為思也）所以名為角何角者躍也陽氣動躍（律志云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風俗通引鍾律書同諸書皆取角觸為義與此微異皆取疊韻為訓故各述所聞也下同角者何三字舊闕盧補）徵者止也陽氣止（律志云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鍾律書同案陽生于子止于午故徵取止為義）商者張也陰氣開張陽氣始降也（律志云商之為言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鍾律書同爾雅釋文引張作彊）羽者紓也陰氣在上陽氣在下（律志云羽者宇也物聚盛宇象之也鍾律書同爾雅釋文引紓作舒盧云紓當作紓）

（紓與舒同詩彼交匪紓荀子勸學篇引作匪交匪舒即其證）宮者容也含也含容四時者也（律志云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為四時綱也鍾律書同）八音者何謂也樂記曰土曰塤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曰弦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敔（今樂記無此文藝文志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著于別錄今樂記所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其名猶在則此樂記之文或出于十二佚篇中也禮疏引別錄佚文中有樂器第十三其樂器篇文歟國語周語單穆公曰金為羽石為角瓦絲尚宮匏竹尚義革木一聲則以瓦易土也考通典引世本云塤暴辛公所作亦不知何代人周圻內有暴豈其時人乎若如世本則塤作于後世唐虞或以鼓兼革土二音周禮籥章杜子春注土鼓以瓦為匡以革為兩面可擊是鼓可兼革土二音也樂記所說自是周制漢律志通典引通義五行大義引樂緯所說八音並與此同）此謂八音也法易八卦也萬物之數也八音萬物之聲也天子所以用八音何天子承繼萬物當知其數既得其數當知其聲即思其形如此蜎飛蠕動無不樂其音者至德之道也天子樂之故樂用八音（大戴本命云八者維綱也天地以發明故聖人以合陰陽之數也注八為方維八卦之數）

---

（也天地以之明聖人以之合陰陽九六大衍之數大義引樂緯之物以三成以五立三與五如八故音以八也淮南子本經訓覆露照導普汜無私蠉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樂記曰壎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弦離音也鐘兌音也柷乾音也（疑亦逸禮樂器文不言笙磬所屬以下文見之則管宜巽音笙宜艮音磬宜坤音也五行大義引叶圖徵云坎主冬至樂用管艮主立春樂用塤震主春分樂用鼓巽主立夏樂用笙離主夏至樂用琴瑟坤主立秋樂用磬兌主秋分樂用鐘乾主立冬樂用柷圉以樂記校之惟管塤互異大義又引樂緯一說云鼓主震笙主巽柷敔主乾塤主艮管主坎弦主離磬主坤鍾主兌亦與叶圖徵合錢氏大昕答問云問古以八音應八風說文鼓春分之音鐘秋分之音而冬夏至四立則未聞曰白虎通引樂記言鼓震音鼓主春分鐘兌音故主秋分與說文合而尚闕巽坤二音依白虎通所列十二音吹之籥當為巽音磬當為坤音矣然則壎冬至之音瑟夏至之音管立春之音籥立夏之音磬立秋之音柷敔立冬之音說文所未及可以意補也）壎在十一月壎之為言熏也陽氣于黃泉之下熏蒸而萌（釋名釋音樂云塤喧也聲濁喧喧然也壎即塤塤喧雙聲塤熏疊韻說文土部壎樂器也以土為之六孔小師注壎燒土為之大如雁卵風俗通聲音云塤燒土也圍五寸半長三寸半有四孔其二通凡為六孔又引世本云暴辛公作壎宋注為壎人矣此掌其官者也詩疏）

（引古史考云古者塤篪尚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篪記者以為作謬矣案小師所職有壎是周初已有斯器至詩言吹壎吹篪止取壎篪相叶喻朋友之投合以刺今暴公之不然耳而說者遂傳會至此謬矣三正篇云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即熏蒸而萌之義也淮南天文訓涼風至注坤為塤與下一說合）匏之為言施也牙也在十二月萬物始施而牙（禮郊特牲云匏竹在下釋文匏竹篪笛也則匏之中又有篪淮南時則訓注篪讀為池澤之池池有施音展轉相訓得釋為施也篪依說文當作䶵或作篪音施支歌二部多合韻也廣雅釋草云匏瓠也說文瓜部瓠匏也名異實同判之成物則為匏推其本質則為瓠瓠又段為壺詩七月箋壺瓠也是也壺牙同韻故匏又釋為牙也說文竹部管如篪六孔十二月之音物開地牙故謂之管其亦篪類與牙也篪二字舊脫又而牙誤而勞盧據初學記補正）笙者大蔟之氣象萬物之生故曰笙有七政之節焉有六合之和焉天下樂之故謂之笙（御覽引月令章句季春之月入學習吹笙所以通氣也又引五經析疑云夫笙者法萬物始生導達陰陽之氣故有長短也說文竹部笙十二簧象鳳之身也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謂之笙釋名釋樂器云笙生也竹之貫匏象萬物貫地而生以匏為之故曰匏也風俗通聲音篇謹案世本隨作笙長四寸十三簧象鳳之聲正月之音也物生故謂之笙淮南天）

（文訓條風至注艮爲笙案春爲陽中萬物以生引申之凡樂之在東方者皆名爲笙取義于生也書臯陶謨笙鏞以間疏引鄭注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若然樂記弦匏笙簧又此篇匏在十二月笙在正月則匏笙別者蓋笙介匏竹之間言笙不必兼匏之屬器也故曰以下宜成語蓋笙十三簧七象七政六象六合也七政者四禮疏引斗威儀云宮主君商主臣角主父徵主子羽主于少宮主婦少商主政是法北斗而爲七政也六合謂天地四方也御覽五百八十一引此下有云古之善吹笙者有王子晉見列仙傳周靈王之太子也係誤衍別書語初學記有之按故謂之笙下注云見列仙傳周靈王太子乃徐氏自爲別文御覽誤衍之耳）鼓震音煩氣也萬物憤懣震而出雷以動之溫以煖之風以散之雨以濡之奮至德之聲感和平之氣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神明報應天地佑之其本乃在萬物之始耶故謂之鼓也（易本義引九家佚象云震爲鼓易繫辭傳鼓之以雷霆虞注震爲鼓風俗通聲音云鼓者郭也春分之音也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說文支部鼓郭也春分之音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考工韗人凡冒鼓必於啟蟄之日是鼓震音也煩讀如憤氣有不平則聲故以貴論語先進小子鳴鼓而攻是也以仲春時陽尚未著伏于陰下故有憤懣震動之象餘見禮樂記易繫辭傳）鞀者震之氣也上應昴

星以通王道故謂之鞀也（釋名釋樂器鞀導也所以導樂作也初學記引纂要云樂之所成曰鞉鼓即此亦作鼗禮小師掌教鼓鼗注鼗如鼓而小持其柄而搖之旁耳還自擊說文革部鞀遼也鞀鞉鼗字同蓋鞀爲鼓之屬故同爲震氣卯非星名大德本作卯非禮疏引三統歷云清明日在昴八度以其於時屬春故也其上應昴星故未詳）簫者中呂之氣也萬物生於無聲見於無形勠也肅也故謂之簫簫者以祿爲本言承天繼物爲民本人力加地道化然後萬物勠也故謂之簫也（御覽引易說夏至之樂補以簫簫長尺四寸鄭注火數七夏數火用事二七十四簫之氣也易通卦驗云簫者夏至之樂鄭注簫亦管也形似鳳翼鳳火禽也火數也夏時又夏火用事與此中呂之氣義也說文竹部簫參差管樂象鳳之翼从竹肅聲釋名釋樂器簫肅也其聲肅肅然清也公羊疏引宋均說云簫之言肅肅勠義近簫訓肅訓戮皆疊韻爲訓也舊戮也誤僇也肅也誤簫也又脫呂字）瑟者嗇也閑也所以懲忿窒欲正人之德也（小字本閑也作閉也亦通釋名釋樂器瑟施弦張之瑟瑟然也詩淇奧瑟兮僩兮傳瑟矜莊貌說文珡部瑟庖羲所作弦樂也因瑟可以懲忿窒欲引伸之爲矜莊楚詞秋氣蕭瑟是又引伸爲肅義也詩旱麓箋瑟絜鮮皃是瑟之段借也嗇亦疊韻爲訓窒欲至下文之法十九字舊訛盧據御覽正）故

---

曰瑟有君父之節臣子之法君父有節臣子有義然後四時和四時和然後萬物生故謂之瑟也（故曰以下亦當有或文未知所出）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說文琴部琴禁也神農所作初學記引桓譚新論世本並同惟引琴操謂伏犧作琴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眞也廣雅釋詁云琴禁也風俗通音聲篇禁之爲言禁也文選注引七畧云雅琴琴之爲言禁也雅之爲言正也君子守正以自禁也風俗通引世本云神農作琴與說文同馬融琴賦琴伏羲所造二說不同初學記爾雅疏淫邪作於邪下有以字）磬者夷則之氣也象萬物之成也其氣磬故曰磬有貴賤焉有親疏焉有長幼焉（初學記引五經要義云磬立秋之樂也秋屬西西方成物故以象萬物之成也其聲磬者樂記石聲磬磬以立辨注磬當爲罄釋名磬罄也其聲罄罄然堅緻也史記樂書引樂記作石聲硜硜以立別說文石部硜古文磬字後以爲堅確之義論語憲問硜硜乎是也然則樂記之石聲磬者石聲硜也此之其聲磬者其聲硜也鄭氏破爲磬字說文磬器中空也又一義詩那云依我磬聲傳磬聲之清者也蓋卽此義釋名以磬爲堅緻蓋段磬爲罄也故曰以下當亦有成文樂記言磬以立辨卽此有貴賤親疏長幼之義也成舊作盛盧依御覽改大義引樂叶圖徵云坤主立秋陽氣方入陰氣用事昆蟲有穴欲蟄故聖人法之援

宮室度量又章制有宜大小有法貴賤有差上下有順故樂用磬與此取義相近）朝廷之禮貴不讓賤所以明尊卑也鄉黨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廟之禮親不讓疏所以明有親也此三者行然後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之故樂用磬也（之故樂舊脫盧依御覽補）鐘之爲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鐘爲氣用金爲聲也（御覽引風俗通云鐘者動也說文金部鐘樂鐘也秋分之音萬物動成故謂之鐘北堂書鈔引五經通義云鐘者秋分之聲是陰氣用事萬物動成也鍾者說文云酒器也義別今人或段鍾爲鐘風俗通聲音亦云謹案世本垂作鐘秋分之音也爲聲舊脫爲字盧據御覽補）鎛者時之氣聲也節度之所生也君臣有節度則萬物昌無節度則萬物亡亡與昌正相追故謂之鎛（說文金部鎛大鐘淳于之屬所以應鐘磬周禮鼓人以金錞和鼓注錞錞于也圓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御覽引阮禮圖云鎛鐘之大者也形如鐘而大耳儀禮大射儀笙磬東南其南笙鐘其南鎛頌磬西南其南頌磬其南鎛鐘磬編懸鎛特懸蓋淳于所以和鐘磬鎛所以應鐘磬故云節度之所生也大義引樂叶圖徵云兌主秋分天地萬物人功皆以定故聖王法承天）

（以定爵祿者不過其能宮爲君商爲臣商章也言臣章明君之功德尊卑有位位有物物有宜功成者爵賞功敗者刑罰故樂用鍾卽此君臣有節度之義也字當作鑮作鑮者叚借也說文鑮鱗也鍾上橫木上金華也一曰田器釋名鑮迫也亦鋤類鐘鑮之鑮田器之鑮皆取義于迫也鑮迫亦疊韻爲訓時之氣聲也語亦有譌）柷敔者終始之聲萬物之所生也陰陽順而復故曰柷承順天地序迎萬物天下樂之故樂用柷柷始也敔終也（書皋陶謨合止柷敔僞孔傳柷敔所以作止樂釋名釋樂器云柷如物始見柷柷然也敔止也所以止樂御覽引樂叶圖徵云乾主立冬陰陽終始故聖人承天以制柷圉使死者不恨生者不怨漢書志注柷與假同假始也樂作先鼓之故謂之柷書鈔引釋名柷始也說文攴部敔禁也一曰樂器椌楬也形如木虎段氏玉裁注以一曰以下爲後人妄增案樂記椌楬注柷敔蓋椌柷楬敔也楬卽取遏止之義與敔之訓禁同是柷敔者終始之音也敔樂音義同敔亦作圉圄又爲止罪人之所亦取義于止也釋名釋樂器敔衙也衙止也所以止樂也衙有止義故後世職員駐杙通謂之衙敔衙皆从吾故漢世掌焉天子清蹕禦暴者爲執金吾應劭注吾禦也是也又風俗通引禮樂記柷漆桶方畫木長方三尺五寸高五寸中有椎上用柷止音爲節小師職司農注柷如漆甯中有椎詩疏引鄭書注云合樂用柷柷狀如漆甯合之者投椎于其中動之雅釋名云柷狀如伏虎則以敔制爲柷制矣）

一說笙柷鼓簫琴塤鍾磬如其次笙在北方柷在東北方鼓在東方簫在東南方琴在南方塤在西南方鍾在西方磬在西北方（別錄異說也以樂記校之惟笙柷塤磬不合蓋笙生也陽生于子故北方柷敔者終始之聲易說卦傳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柷敔東北方也塤在西南與淮南注合磬象萬物之成西北亦金方故磬可西北方也錢氏大昕答問云鼓鍾二方與前說同其餘皆異說文以管爲十二月之音笙爲正月之音則前說近之琴舊作琵依盧改）聲五音八何聲爲本出于五行音爲末象八風故樂記曰聲成文謂之音知音而樂之謂之樂也（風俗通聲音云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由是言之聲本音末也又曰聲所以五者繫五行也音所以八者繫八風也）

右論五聲八音

問曰異說並行則弟子疑焉孔子有言吾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志之知之次也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天之將喪斯文也樂亦在其中矣聖人之道猶有文質所以擬其說述所聞者亦各傳其所受而已（並見論語志識通作志者魯論語也案此節疑崩薨卷末語錯簡在此穀梁哀十四年疏引論語云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文王既沒其爲文之道實不在我身乎二章文亦雜出豈其所見他論命有然耶）

右通論異說

大瑟謂之灑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弦（此舊脫御覽五百七十六引有之當是此篇佚文廣雅釋樂云伏羲氏瑟長七尺二寸上有二十七弦呂覽古樂云瞽叟乃拌以五弦之瑟作以爲十五弦之瑟舜乃拌瞽叟之所爲瑟益以八弦以爲二十三弦之瑟俱與此不同）

南城楊鐸校

# 白虎通疏證四

## 封公侯

句容陳立

王者所以立三公九卿何曰天雖至神必因日月之光地雖至靈必有山川之化聖人雖有萬人之德必須俊賢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順天成其道（此今文尚書今韓詩今文春秋說也北堂書鈔引五經異義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在天爲星辰在地爲山川繁露官制象天篇云元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備矣又禮昏義云天子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是漢世今文五經家並如此說古周禮古尚書則異書鈔引異義又云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又立三少以爲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謂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謂六卿之屬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萬二千許愼謹案周公爲傅召公爲保太公爲師無爲司徒司空文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者周之制也則許氏以古說爲周制今說爲前代制矣鄭駁無考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爲官名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焉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後居之似參用今古文家說案鄭注周禮卿老二卿則公一人云王置六卿則公有三人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致也而彼疏引鄭氏書傳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則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則三公即具六卿中矣然月令疏引鄭注書傳以三公領九卿爲夏制則必以古文說爲周制其於許叔重無駁可知矣漢人多尚公羊故續漢志注引漢官儀云王莽時議以漢無司徒官故定三官之號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世祖即位因而不改是也考周禮朝士職云建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則公與卿異似周制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三孤並六卿爲九卿焉故周禮疏引鄭答趙商云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詩大明云惟師尚父是太公爲太師也太公罷周公以太傅遷太師故書序云周公爲師是也顧命云乃同召太保奭是召公爲太保也則周有三公明矣而周禮無其職者禮文王世子曰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然則三公得其人則置失其人則弼不必常設亦猶漢之大將軍太傅之職也鹽鐵論相刺篇天設三光以照記天子立公卿以明治說苑君道篇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尹對曰夫王者得賢才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與此義同也）

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爲天地人之職故分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効其功（韓詩外傳八曰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或說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即用今文說云各主其一以効其功與古文家說不以一職爲官名者殊焉論衡引書大傳曰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風雨不時霜雪不降責之天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降水爲民害則責於地公御覽引書傳又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則責之司馬溝瀆壅遏水爲民害則責之司空蓋司馬主兵亦謂天公司徒主人亦稱人公司空主地亦稱地公也）

一公置三卿故九卿也天道莫不成於三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等君父師故一公三卿佐之一卿三大夫佐之一大夫三元士佐之天有三光然後能遍照各自有三法物成於三有始有中有終明天道而終之也（潛夫論考績云聖王之建百官也皆所以承天治地牧養萬民者也繁露官制象天篇天子自參以三公三公自參以九卿九卿自參以三大夫三大夫自參以三士類聚引書傳曰古者天子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說苑臣術篇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案說文王部云三天地人之道也左傳昭三十二年云不及四十年周禮保章氏疏引服注三者天地人之數天地人之道皆成於三故公卿大夫士亦自三以上也九者數之大終三者數之小終易師爻詞云王三錫命集解引荀注云三者陽德成也大元進云三咸不還注三者終也故以三明天道之終也舊本作而能遍照盧云而乃本字能是後人所注古人言能亦作而字）

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官下應十二子（公羊桓八年注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官下應十二子疏引元命苞曰立三台以爲三公北斗九星爲九卿二十七大夫內宿部衛之列八十一紀以爲元士凡百二十官焉下應十二子注此言天子立百二十官者非直上紀星數亦下應十二辰故曰下應十二子續漢天文志天者北辰星合元垂燿建帝形運機授度張百精三階九列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斗衡天微攝提之屬百二十官二十八宿非不列下應十二子亦斯義也）

別名記曰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別名記逸禮篇名也禮疏作辨名記辨別同也）天者施生所以主兵何兵者爲

謀除害也所以全其生衞其養也故兵稱天寇賊猛獸皆爲除害者所主也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荀子議兵篇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小字本謀字似民字稍模糊影鈔小字本元本俱作諸）不言兵言馬者馬陽物乾之所爲行兵用也不以傷害爲文故言馬也（南齊志引五行傳曰乾爲馬繫辭傳服牛乘馬集解引虞注亦云乾爲馬馬與龍同氣故龍馬並爲陽物也史記正義引虞喜志林云馬兵之首也漢馬援傳云馬者甲兵之本以兵者不祥之名故呂覽論威篇兵者天下之凶器故避兵傷害之名而第言馬也不言兵三字舊脫據書鈔補文舊作度據書鈔改）司徒主人不言人言徒者徒衆也重民衆（公羊昭八年傳簡車徒也注徒衆也僞孔周官傳云主徒衆教以禮義舊作重民書鈔有衆字）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尙主之何況於實以微見著（揚雄司空箴云乃立地官空惟是職即空尙主之之義也又云空臣司土敢告在側）

右論三公九卿

王者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足以教道照幽隱必復封諸侯何重民之至也（繁露諸侯篇云古之聖人見天意之厚於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爲其遠者目不能見其隱者耳不能聞於是千里之外割地分民而建國立君使爲天子視所不見聽所不聞朝夕召而問之也諸侯爲言諸侯也是封諸侯亦以教道照幽隱之意也）善惡比而易知故擇賢而封之以著其德極其才上以尊天子備蕃輔下以子養百姓施行其道開賢者之路謙不自專故列土封賢因而象之象賢重民也（知舊誤在故字下盧改正）

右論封諸侯

州伯者何謂也伯長也選擇賢良使長一州故謂之伯也王制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率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此殷制也王制注云殷之州長曰伯詩旄邱序云責衞伯也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也疏引鄭志答張逸云侯德適任之謂衞侯之德適可任州伯也以爲一州之長稱州伯故知伯長也王制注云凡長皆因賢侯爲之以既長諸侯非賢不可故於州內選一賢侯非於州外別立一長以爲州牧也其必千里之外者禮疏引鄭志又云張逸問曰九州而八伯者何答曰圻內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吏主之伯即牧也據此知王圻千里之外始設方伯也屬連卒州者鄭注云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亦長也知者國語齊語云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大司徒云五黨爲州周禮又有里正鄰長諸職雖有不同其取義則一也王制疏引元命包云陽成於三列於七三七二十一故二百一十國也又公羊桓二年注云古者諸侯五國爲屬屬有長二屬爲連連有帥三連爲卒卒有正七卒爲州州有伯與王制合疏以爲春秋說文）唐虞謂之牧者何尙質使大夫往來牧視諸侯故謂之牧旁立三人凡十二人尙書曰咨十有二牧（書堯典云覲四岳羣牧是唐虞謂之牧也周亦稱牧大宗伯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牧州牧也方伯二伯也故王制注云虞夏及周皆曰牧宣三年左傳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夏承唐虞故亦稱牧也禮曲禮云九州之長入於天子之國曰牧注云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爲之牧也漢書薛宣朱博傳何武與丞相方進俱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爲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廣聰明燭幽隱周時於牧之下又有二伯佐之故僖四年左傳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王制疏引服注謂五等之侯九州之伯邶風疏引鄭志答張逸春秋異讀云五侯侯爲州牧也九伯伯爲州伯也一州一牧二伯佐之太公爲王官之伯二人共分陝而治自陝以東當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九伯若五等之侯九州之伯是天子何異何夾輔之有也則左傳云九伯與王制之州伯異旁立三人者說苑君道篇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蓋一方三人四方故十二牧也盧云旁與方同謂四方方立三人尙書方鳩僝功說文引作旁逑僝功方施象形此書聖人篇引作旁施士喪禮注今文旁爲方也王制又曰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注使佐方伯領諸侯疏引崔氏云此謂殷之方伯皆有三人以佐之殷於方伯之下別立三人意唐虞時牧下亦然也堯時稱九牧舜稱十二牧夏時又稱九牧周時以伯爲牧下之伯以侯受八命者爲牧此歷代沿革之殊也）何知堯時十有二州也以禹貢言九州也（書堯典言肇十有二州在舜受終文祖之下而此言堯時者漢書谷永傳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二州蓋堯時分絕十二州至舜時始更爲之定界也史記注引馬注云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新置爲營州於是爲十二州又引鄭注云舜以青州越海而分齊爲營州冀州南北太遠分衞爲并州燕以北爲幽州新置三州並舊爲十二州也案通典　　　云黃帝方制天下立爲萬國顓頊之所建帝嚳所受制創立九州是九州之設由來已久至唐虞時乃肇爲十二自禹以後雖改制不定要皆以九州爲正故禹貢所載濟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荊衡惟荊州荊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並冀州爲九此夏時之九州也爾雅釋地云兩河

（閒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閒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詩疏引孫炎釋文引李巡皆以爲殷制也文選注引韓詩商頌云方命厥后奄有九域薛氏章句九域九州也毛詩作九有傳九有九州也是爾雅釋殷制也職方氏職云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荊州河南曰豫州河東曰兗州正東曰青州正西曰雍州河南曰冀州東北曰幽州正北曰并州此周制也）王者所以有二伯者分職而授政欲其亟成也王制曰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五經通義云王者已有州伯所以復有二伯何欲使絀陟也三歲一閏天道小備故二相絀陟也何以爲二伯乎曰以三公在外稱伯東西分爲二所以稱爲伯何欲抑之也三公臣之最尊者也又以王命行天下爲其盛故抑之也明有所屈也孔叢子居衛篇羊客問曰古者王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又云殷王公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瓚鬯之賜文王因得專征伐猶周召之爲伯也禮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謂爲三公者周禮九命作伯職主也是伯分主東西者案置二伯者殷周之制王制所載殷制也大宗伯云九命作伯是周制也史記注引鄭書注云始義和之時主四岳謂之四伯至其死後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詩崧高注云當堯時姜氏爲四伯至堯末分置八伯國語周語以四岳佐禹爲一王四伯則唐虞之時有四人後又爲八人故御覽引大傳云維元

祀巡守四岳八伯有陽伯儀伯夏伯羲伯秋伯和伯冬伯其一人鈌文蓋和叔之後也知八伯不爲八州之伯者以唐虞之時州伯稱牧又大傳於巡狩時已有兆十有二州之語故知非州伯也夏時則無文可知二人以下九字舊無今案下文曰當全引）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召南甘棠文也毛詩序曰甘棠美召伯也說苑貴德引詩傳曰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閒之人皆得其所故後世思歌詠之爲又鹽鐵論授時云故召伯聽斷於甘棠之下爲妨農業之務也是此詩爲召伯爲方伯時作矣召南疏引鄭志趙商問甘棠行露之詩美召伯之功箋以爲當文王與紂之時詩傳及樂記武王即位又分周公左召公右爲二伯文王之時不爵召公何得爲伯答曰甘棠之時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則甘棠爲武王分陝以後之詩明矣小字本元本俱作邵伯下同）春秋公羊傳曰自陝已東周公主之自陝已西召公主之（隱五年傳文也注陝在宏農陝縣師凌氏曙公羊問答曰郡國志陝縣有陝陌二伯所分括地志陝原在陝州陝縣西南二十里分陝從原爲界集古錄陝州石柱相傳以爲周召分陝所立以別地里御覽引十道志陝州陝郡禹貢豫州之域周爲二伯分陝之地即古虢國）不分南北何東方被聖人化日少西方被聖人化日久故分東西使聖人主

---

其難賢者主其易乃俱致太平也又欲令同有陰陽寒暑之節其法度也（此據虞夏之制分爲四伯故據以問焉論語泰伯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疏引鄭注云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荊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然則文王之時惟青兗冀未歸聖化以其在朝歌之東習紂惡俗王化未及達耳鄭詩譜云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是周公聖人召公賢人故周公主其難召公主其易也故御覽引樂動聲儀云召公賢者也明不能與聖人分職常戰慄恐懼故舍於樹下而聽斷焉勞身苦體然後乃與聖人齊是故周南無美而召南有之也魏書漢武帝問於李業興曰詩周南王者之風繫之周公召南仁賢之風繫之召公何名爲繫對曰鄭注儀禮曰昔太王王季居於岐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行今周南之教以受命作邑於鄷分其故地屬之二公武帝又問曰若是故地應自統攝何日分封二公業興曰文王爲諸侯之時所化之本國今旣登九五之尊不可復守諸侯之故地故分封二公）所分陝者是國中也若言面八百四十國矣（禮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凡二百一十國則八州共一千六百八十國二伯分東西之治是一面得八百四十國矣又公羊隱八年注東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專據一方言之四方八州則千六百八十國二公分治均各八百四十國也）

右論設牧伯

諸侯有三卿者分三事也五大夫下天子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大夫悉同禮王度記曰子男三卿一卿命於天子（此周制也漢書王嘉傳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爲擇臣立命卿以輔之鹽鐵論除狹篇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猶以爲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聽不能達故立卿大夫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禮疏引三禮義宗云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三卿之下則五小卿爲五大夫故周禮太宰職云諸侯立三卿五大夫也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也司馬之下以其事省故立一人爲小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孔子爲司空者小司空也小司空爲小司寇也公羊傳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注天子有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皆三公官名也諸侯有司徒司馬司空皆卿官也又襄十一年傳云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注說古制司馬官數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足以爲治則何氏畫以上卿爲卿下卿爲大夫亦合三卿五大夫之制

（周禮太宰施典於邦國設其參傅其伍注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是也詩雨無正云三事大夫箋云王流在外三公及諸侯隨王而行者皆無君臣之禮天子以三公爲三事故諸侯亦以三卿分三事也下天子者天子六卿二十七大夫故也王制以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此引王度記謂子男三卿一卿命於天子案鄭氏王制注云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引似脫誤耳或者欲見圻內之國二卿歟且王制又云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是圻外子男之國三卿明矣鄭又爲一說以圻內之國唯置二卿以殷時圻內惟子男故也後漢書仲長統傳法戒篇曰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爲政者亦謂當國惟一卿也）

## 右論諸侯卿大夫

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所潤雲雨同也（易震卦詞云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儀禮疏引鄭注云雷發聲於百里古者諸侯象諸侯出教令能警戒百里國內則守宗廟社稷爲之祭主不亡其匕鬯御覽引王注又云有靈而尊者莫若於天有靈而貴者莫若於王有聲而威者莫若於雷有震而嚴者莫若於侯是天子當乾諸侯用震地不過一同雷不過百里也後漢光武紀建武二年博士丁恭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於雷強幹弱枝所以爲治也舊無雲字盧據御覽百九十八引援神契文補）雷者陰中之陽也

諸侯象焉諸侯比王者爲陰南面賞罰爲陽法雷也（淮南天文訓云陰陽相薄感而爲雷古微書元命苞云陰陽合爲雷於易爲震震爲一陽生於二陰之下故爲陰中之陽也初學記引五行傳曰雷者諸侯之象集解引虞氏易注云震爲侯故雷爲侯象也）七十里五十里差德功也故王制曰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建百里之國二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小字本元本作差功德也王制疏引孝經說云德不備者不異其爵功不異者不異其土是也）天子所治方千里此平土三千并數邑居山川至五十里名山大澤不以封者與百姓共之不使一國獨專也山木之饒水泉之利千里相通所以均有無贍其不足（禮王制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是天子所謂方一千里也此處文有誤五十里宜作五千里王制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又鄭注凡九州下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是所謂平土三千即據王制說也并數邑居山川至五千里意謂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故并數之爲五千里除去止平土三千也鹽鐵論地廣篇古者天子之立於天下之中縣內方不過千里諸侯列國不及不食之地禹貢至於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百姓均調而繇役不勞也又前漢吳王濞傳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蓋防此矣即不使一國獨專之義也又鹽鐵論復古篇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爲下之專利也山海之利廣澤之畜天下之藏也後漢劉翊傳名山大澤不以封蓋爲民也）制土三等何因土地有高下中三等（末二字據書鈔補三等者小司徒云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五人又遂人亦有上地中地下地大司徒有一易之地再易之地不易之地彼俱言定賦授田之制然考鄭注大司徒云元謂食其半參之一四之一者土均均邦國地貢輕重之等其率之也公之地以一易侯伯之地以再易子男之地以三易即制土三等因土地三等之義也）

## 右論封諸侯制土之等

王者即位先封賢者憂民之急也故列土爲疆非爲諸侯張官設府非爲卿大夫皆爲民也（禮樂記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毛詩序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箋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侯有功者疏引皇甫謐世紀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是即位先封賢者事也潛夫論三式云然封疆立國不爲諸侯張官置吏不爲卿

大夫必有功於民乃得保位荀子大略篇天之生民非爲君也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國非以貴諸侯而已列官職差爵祿非以尊大夫而已漢書谷永傳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爲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爲天子列土封疆非爲諸侯皆以爲民也是也此爲疆亦當作封疆涉下兩爲字誤也）易曰利建侯此言因所利故立之（易屯卦詞也）樂記曰武王克殷反商下車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人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禮疏引別錄以此爲賓牟賈問章文鄭彼注云封謂故無土地者也論語堯曰篇周有大賚善人是富）天下太平乃封親屬者示不私也（昭二十八年左傳成鱄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封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案僖二十四年左傳云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然則兄弟姬姓之國周公既平武庚後乃封成鱄特推言其始故自武王克商時述之也後漢申屠剛傳剛對策曰王者承順天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爵私其親不敢以天爵輕其親是也）即不私封之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海內之衆已盡得使之不忍使親屬無短足之居一人使封之親親之義也（詩小雅北山文也詩作溥傳云溥大也說文水部溥大也）

（又日部普日無色也溥正字普假借也孟子萬章文亦作普詩作率土之濱傳率循濱涯也孟子萬章同濱是四畔近水之處言率土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言之此作濱者蓋謂率土之諸侯也或皆魯詩說與毛不同故後喪服篇小字本元本俱作資漢書王莽傳又梁釋僧祐宏明集載何尚之答宋文帝贊揚佛事亦俱作資盧云短足疑是託足之誤漢書賈山至言曰使其後世皆不得邪徑而託足焉班固漢書贊曰秦稱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無骨肉本根之輔外無尺土蕃翼之裔曹冏六代論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地是使親屬無託足之居也一人使封之人字疑衍言與功臣一並封之是親親之義故魏志注引魏氏春秋載宗室曹冏上書曰臣聞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是也）以尚書封康叔據平安也（詩疏引書大傳云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於衛是今文尚書以封康叔在平武庚後也故定四年左傳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分康叔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是也）王者始起封諸父昆弟示與己共財之義故可以共土也（喪服不杖期章傳曰夫死妻稺子幼子無大功之親注子無大功之親謂同財者也故凡言昆弟者皆大功以上親有同財之義其小功以下則爲兄弟小功以下疏故也）一說諸父不得封諸侯二十國厚有功象賢以爲民也賢者子孫類多賢（二十國字訛郊特牲云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蓋謂諸侯封國所以象賢諸父非賢者子孫雖其子孫不象賢無以治民也故下云始封諸侯無子死不得與兄弟何古者象賢也弟非賢者子孫亦其意也案左傳僖五年云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是周有天下封諸侯之事此兼載異說無足據也）又卿六世位爲其不子愛百姓各加一功以虞樂其身也（卿不世位義具下此就諸父不得封推言之也各加一功疑有訛）受命不封子者父子手足無分離異財之義（儀禮喪服傳父子一體也後漢呂傳世語云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是父子無分離異財之義也）至昆弟支體有分別故封之也以舜封弟象有比之野也（盧云吳本胡本皆作有北程本何本作有庳案小字六德本亦作有北俞本作有庳孟子萬章同史記武五子傳作有鼻漢鄒陽傳有有畀案鼻畀庳北皆音同得通也顧氏炎武日知錄云水經注王隱曰應陽縣本泉陵之北部東五里有鼻墟象所封也山下有象廟後漢東平王蒼傳注有鼻在今永州營道縣北袁譚傳注今猶謂之鼻亭舜都蒲阪而封象於道州鼻亭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誠爲可疑如孟子所論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又且欲源源而來何以不在中原近圻之地而置之三千餘里之外耶蓋上古之封萬國其時中原之地必無閒土可以封故也閻氏若璩釋地三續則云有庳之封蓋近帝都而今不可考也）

### 右論封諸侯親賢之義

封諸侯以夏何陽氣盛養故封諸侯盛養賢也封立人君陽德之盛者也月令曰孟夏之月行賞封諸侯慶賜無不欣悅（此依月令爲說也禮祭統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則祭統以封諸侯當在秋也鄭氏注月令據祭統以難之云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似失之通與引聖證論王肅云孟夏之月天子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悅故左傳賞以春秋是也是王氏則宗月令與白虎通同通典又引五經總論云月令所紀非一王之制凡稱古者無遠近之限未知夏封諸侯何代之典秋祭田邑夏乎殷乎而王據月令以非祭統鄭宗祭統以疑月令無乃俱未通哉莫若通以三代說也案書洛誥命周公後在烝祭歲之後鄭以烝祭絕句本疏約鄭義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以朝享之後告神以周公其宜立爲後者謂將封伯禽也是周之封諸侯或在周之正月於月令又爲仲冬與祭統又不合束皙以爲非一王之制似爲可信御覽引京房占易云夏至离王景風用事八君當爵有德封有功淮南子時則訓南方之極其令曰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出大祿行大賞起毀宗立無後封建侯立賢輔淮南所說五方之令皆依五時之令是亦以封諸侯在夏也）

### 右論夏封諸侯

何以言諸侯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潛夫論三式云先王之制繼體立諸侯以象賢也盧云何以言諸侯繼世下當有禮郊特牲曰繼世七字文脫耳鄭注禮云賢者子孫恆能法其先父德行郊特牲文云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注寓寄也寄公之子非賢者子孫不足尊也明寓公不繼世以不能象賢故也公羊莊四年傳云國君何以爲一體國君以國爲體諸侯世故國君爲一體也）大夫不世位何股肱之臣任事者也（此今文春秋說也隱三年公羊傳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宣十年傳同詩疏引五經異義云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位則權並一姓故經譏周尹氏齊崔氏也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爲大夫故子得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謹案易爻位三爲三公二爲卿大夫訟六三曰食舊德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尚書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論語曰繼絕世興滅國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制世祿也案三傳之說不甚抵牾公穀之譏世卿亦推指不世位言故有權并一姓之戒漢書樂恢傳夫政在大夫孔子所疾世卿持祿春秋以戒聖人懇惻不虛言也孟子告子云仕無世

（官注仕爲大臣不得世官賢臣乃得世祿也然則臣子有功自得世祿故禮禮運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孟子仕者世祿也若果有大功亦得世位故詩小雅序云刺絶功臣之世書盤庚世選爾勞詩疏引鄭箴膏肓亦云公卿之世立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絶是大夫亦有得世位者矣特不世位者其常也云股肱之臣任事者書皋陶謩臣作朕股肱又曰股肱良哉漢書魏丙傳贊曰君曰元首臣曰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書疏引鄭書注云動作視聽皆由臣也故以股肱諭臣也公羊隱三年傳注云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也故明云任事者也）爲其專權擅勢傾覆國家（公羊隱三年傳注云爲其秉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之威權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殺其君光君子疾其末則正其本也）又曰孫首也庸不任輔政妨塞賢路故不世位故春秋公羊傳曰譏世卿世卿非禮也（盧云此文有脫誤疑是又慮子孫庸愚不任輔政云云舊世位訛世世今改正大戴千乘云凡事向賢進能使知事爵不世能官之不愆孔氏廣森補注云古者有世祿無世位故春秋譏尹氏也大夫不世苟有能者始官之慮其有庸愚不任輔政故也）諸侯世位大夫不世安法以諸侯南面之君體陽而行陽道不絶大夫人臣北面體陰而行陰道有絶以男生內嚮有留家之義女生外嚮有從夫之義此陽不絶陰有絶之效也（禮王制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注選賢置之於位其國祿如諸侯不得世位外諸位有功乃封之使之世也然則王朝之大夫有二一則父死子繼在喪稱元士除服襲父爵與外諸侯之制同卽王制所載天子之縣內九十三國如春秋之周召劉單諸氏是也若圻內之公卿大夫止受采者父死子繼食其故祿不得繼公卿大夫之位卽王制所云大夫不世爵也亦得稱諸侯者王制云天子三公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其祿與諸侯同故亦得稱諸侯也）

### 右論諸侯繼世

國在立大子者防簒煞壓臣子之亂也（大戴千乘篇立子設如宗社洪氏頤煊注子嫡子也如宗社言無易樹子又云宗社先示威威明顯見注衆著其嫡庶之分是卽防簒壓亂義也）春秋之弑太子罪與弑君同春秋曰弑其君之子奚齊明與弑君同也（此今文家說也公羊僖九年經曰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傳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弑其君之子奚齊何殺未踰年君之號也注欲言弑其君子奚齊嫌無君文與殺大夫同欲言弑其君又嫌與弑成君同然則奚齊雖已卽君位不與君在之

太子同然獻公薨於九月至此尙未卜葬禮君未葬稱子某明未成君也君之名未成故與太子得同也春秋之例下殺上爲弑敵相殺爲殺左穀經皆作殺其君之子奚齊是古文春秋不以弑太子之罪與弑君同也繁露精華篇云春秋之法未踰年稱子至里克弑奚齊避此正詞而稱君之子何也驪姬一謀而三君死之蔽於所欲得位而不見其難也春秋疾其所蔽故去其位詞徒言君之子而已錄所痛之詞也然則經書君之子者痛奚齊之無罪書弑者罪里克之弑君也）君薨適夫人無子有育遺腹必待其產立之何專適重正也（左傳哀三年云季孫有疾命正常曰吾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杜注南孺子桓子之妻也明康子爲桓子之尊子故命待南孺子之子生而立之也盧云育字疑衍專字或疑尊之誤禮曾子問云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注攝主上卿代君聽國政然則君薨有遺腹子上卿代攝國政也）曾子問曰立適以長不以賢何以言爲賢不肖不可知也尙書曰惟帝其難之立子以貴不以長防愛憎也春秋傳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也（公羊隱元年傳曰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注嫡謂嫡夫人之子尊无與敵故以齒子謂左右媵及姪娣之子位有貴賤又防其同時而生故以貴也禮嫡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嫡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皆所以防愛憎也故後漢東海恭王傳詔曰春秋之意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荀悅漢紀論聖人之制必有所定所以防忿爭一統緒也春秋之義立嫡以長立子以貴是皆用今文家說也古文左氏家則異左氏昭二十六年傳云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何休膏肓難之云春秋之義三代異建嫡媵別貴賤有姪娣以廣親疎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王后無嫡明尊敬之義無所卜筮不以賢者八狀難別嫌有所私故絶其怨望防其覬覦今如左氏所言年鈞以德德鈞以卜君之所賢人必從之豈復有卜隱桓之禍皆由是興乃曰古制不亦謬哉舊脫傳字並曰下立字又貴訛作賢今悉補正尙書見皋陶謨爲賢不肖難知故書言知人則哲惟帝其難故不以賢也）

### 右論立太子

始封諸侯無子死不得與兄弟何古者象賢也弟非賢者子孫（禮郊特牲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又曰古者寓公不繼世以寓公犯誅絶之罪子孫無賢可繼故不世也儀禮喪服大

（功九月卑傳曰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蓋子之繼父猶臣之繼君同服斬衰今封君且不得臣昆弟又安得而子昆弟是以封君死不得與昆弟然則封君之子亦不得與諸父也若然宋世家微子死得立其弟微仲者鄭氏檀弓注以殷道親親立弟也案周制或以弟後兄甚至以諸父爲後俱一同臣子之例爲國體以祖廟爲重不得顧私親忘大義封君非受國於先祖本無所爲傳重不過己一日之功祇可與己之子孫爲太祖不得援尊同之昆弟屈之爲嗣足犯倫逆義之大者若微子之封非由微子本周人所封以奉商祀與黃帝堯舜及夏之後並爲三恪二王後故杞宋不得以東樓微子爲太祖則微仲之後微王與繼體之君無子得及親屬者同也）春秋傳曰善善及子孫不言及昆弟昆弟尊同無相承養之義（昭十四年公羊）

（傳文此下舊有以閔公不繼莊公也誤盧刪）昆弟不相繼至繼體諸侯無子得及（後漢宋意）親屬者以其俱賢者子孫也重其先祖之功故得及之（傳諸父昆弟無所不臣謂繼體諸侯也僖元年公羊傳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注僖公繼成君閔公繼未踰年君禮諸侯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其服皆斬故傳稱臣子一例若然公羊成十五年注云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彼自指大夫不得以兄弟爲後諸侯以國爲體緣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繼世不

立則旁枝子承統所謂社稷爲重君爲輕若大夫不得世故必取死者之子若昆弟之子以爲後不得取尊同之昆弟爲後故春秋譏仲嬰齊繼公孫歸父也其諸侯立廟則昭穆各以其世如隱桓閔僖當同爲一世故文二年公羊注云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自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各當爲兄弟顧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是以論服制自如子之繼父論廟制則一仍兄弟同例也此下舊接下條禮服傳曰云云盧刪出各爲一條相繼下舊又衍之義二字依盧刪）繼世諸侯無子又無弟但有諸父庶兄當誰與與庶兄推親之序也以僖公得繼閔公也（公羊疏引異義云質家立世子弟文家立世子子以此言之繼世諸侯當立子無子立母弟無母弟始立庶兄弟以及諸父從昆弟等此由親及疏之義也當誰與與庶兄舊作當誰庶與兄誤又僖公得繼閔公也此句舊本誤句案其文義訂補於此）

右論昆弟相繼

禮服傳曰大宗不可絕同宗則可以爲後爲人作子何明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故舍己之後往爲後於大宗所以尊祖重不絕大宗也春秋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爲之子舊作爲人子者盧訂正公羊

宣八年傳仲遂卒於垂注服加字者起娶齊所氏明爲歸父後大宗不可絕也案大宗不絕之說古有二義通典引石渠禮議云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嫡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否戴聖曰大宗不可絕言嫡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聞人通漢云大宗有絕子不絕其父宣帝制曰聖議是也然則戴氏以大宗不可絕寧絕小宗以後大宗聞人以小宗有庶子始可後大宗嫡子不得絕小宗以後大宗考儀禮喪服齊衰期傳云何以期也不二斬也何以不二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又斬衰章傳云何如而可爲人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通典引范甯亦云支子有出後之義而無廢嫡之文故嫡子不得後大宗傳所云嫡子不得繼大宗此乃小宗不可絕之明文也案禮傳所云自謂有支子者不得以嫡子後大宗耳禮傳明云大宗不可絕不云小宗不可絕也大宗百世不遷所以紀族人序昭穆小宗五世則遷服盡而後親如路人數典忘祖弊所自生若如聞人范氏所云則尊祖敬宗其義安在後世氏族之祭未必不由乎此且大宗所以收族合族以食序以昭穆禘之太祖殤與無後莫不咸在亦不至加寧所云生不敬養没不敬享也爲後本所以傳重傳重者傳所愛宗廟土地爵位人民之重也大宗百世不遷爲大宗有重可傳者也小宗五世則遷爲小宗無重可傳故祖易於上則宗易於下也天子以別子爲諸侯其世爲

諸侯者大宗也諸侯以別子爲卿其世爲卿者大宗也卿以別子爲大夫其世爲大夫者大宗也大夫以別子爲士其世爲士者大宗也天子建國則諸侯於國爲大宗對天子言則小宗未聞天子之統可絕而國統不可絕也諸侯立家則卿於家爲大宗對諸侯則小宗未聞諸侯之統可絕而卿之家統不可絕也卿置側室大夫二宗士之隸子弟等皆可推而著見也若然小宗既絕以後大宗則本宗之烝嘗之闕亦殊非情典故通典引鄭志劉德問以爲人後者支子可也長子不以爲後同宗無支子惟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絕後則違禮如之何田瓊答云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祭於宗子家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之祀如田所云亦可謂恩義兼備何又至如寧所云三干之罪無後爲重焉爲後亦有二一則大宗無子立小宗爲後斬衰章爲人後者是也爲後者則爲所後者三年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並如本親爲本親之父母則齊衰期章是也爲本親之昆弟則大功章爲人後者爲其昆弟是也爲本親之姊妹則小功章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是也皆降一等所以抑本親以尊其後也故宣帝追尊禰太子史皇孫下詔時有司議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哀帝欲爲定陶恭王立廟師丹議曰爲人後者爲之子爲所後服斬衰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恭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可復奉恭皇之祭也故魏文詔亦曰禮不可以父命辭王父命漢氏諸侯之

（入皆受天子之命而猶顧其私親僭擬天號豈爲人後之義是則宗法止於大夫士而爲後則通於王侯而其出降之義則無貴賤一也一則或祖有廢疾及他故不立或父若祖先死今君受國於曾祖若祖亦當伸其本服爲服三年故儀禮疏引雷次宗說云此文當云爲人後者爲所後之父闕此五字者以其所後之父或早卒今所後之人不定或後祖或曾或高故闕之也是也然己雖爲曾若高若祖服重服而己之曾若祖若父或死亦當仍從本服不得降雖父祖並未立而父先死亦當爲祖三年故齊衰期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長子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注此爲君也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爲君之子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是也若祖是庶而孫爲持重亦服斬通典引庾蔚之議云祖庶父嫡己承父統而不謂之繼祖則祖當誰祭之祖雖非嫡而是己之所承執祭傳統豈得不以重服服之是也若然嫡旣死得立旁宗爲後者卽所謂傳重而非正體者也）

右論爲人後

王者受命而作興滅國繼絕世何爲先王無道妄殺無辜及嗣子幼弱爲强臣所奪子孫皆無罪因而絕重其先人之功故

復立之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漢書外戚恩澤侯表云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滅繼絕修廢舉佚又功臣表云是以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至於不及下車德意深矣公羊昭三十一年傳大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之也主書者在春秋前見王者起當追有功顯有德興滅國繼絕世漢成帝詔曰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聖賢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世絕朕甚愍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義也後漢馮異傳安帝詔曰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據此兼二義一則因無道主妄殺無辜絕人之嗣一則爲强臣所奪致無罪而絕故有王者起必興繼之爲因字疑衍）誅君之子不立者義無所繼也諸侯世位象賢也今親被誅絕也春秋傳曰誅君之子不立（公羊昭十一年傳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不君靈公則曷爲不成其子誅君之子不立注雖不與楚誘討其惡坐弒父誅當以誅君論之故云爾又云非怒也無繼也注父誅子當絕以其諸侯世位本皆象賢誅君之子無賢可象理無繼嗣矣故定元年公羊傳定無正月者卽位後也注今無正月者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爲微詞然則諸侯犯誅絕之罪而先祖又有大功不可絕則宜立誅君之兄弟貴戚之賢者故武庚叛周公誅之立微子卽此意也是以前漢梅福傳匡衡曰春秋之義諸侯有不能保其社稷者絕正用公羊義也其大夫有誅絕之罪亦宜立其兄弟賢者但諸侯或兄弟輩無可立卽以叔後姪以孫後祖亦無不可其大夫則必取有罪者之兄弟輩以後有罪者之父故叔孫僑如有罪則立其弟豹臧孫紇有罪則立其弟爲諸侯奪宗大夫不奪宗也）

君見弒其子得立何所以尊君防篡弒也春秋經曰齊無知殺其君貴妾子公子糾當立也（此公羊春秋說也殺其君當爲弒其君莊八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九年公伐齊納糾傳納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注嫌當爲齊君在魯君前不爲臣禮又云齊人取子糾殺之傳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爲君者也注故以君薨稱子某言之者著其宜爲君然則公羊家以襄無嫡子子糾爲襄公貴妾子宜立爲君也故八年齊小白入於齊傳云曷爲以國氏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詞也然則桓公之立有奪宗之罪故經以入爲詞也又定元年傳云定無正月者卽位後也注雖書卽位於六月實當如莊公有正月然則諸侯以罪出奔則後君不得以繼體奉正爲詞齊襄公無故見弒義不得絕故魯桓見弒而莊公元年春秋得書其正月見其繼體守正故也）

右論興滅繼絕之義

大夫功成未封而死子得封者善善及子孫也春秋傳曰賢者

子孫宜有土地也（公羊昭三十一年云黑弓以濫來奔傳文彼云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公羊定四年葬劉文公傳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注禮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天子使大夫爲治其國有功而卒者當益封其子時劉卷以功益封故不以故國而以采地書葬起其事內恩以廣義也又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傳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故漢書王莽傳善善及子孫賢者之後豈有土地皆用今文家說也孟子梁惠王下士者世祿注云賢者子孫必有土地卽用公羊注義）

右論大夫功成未封得封子

周公不之魯何爲周公繼武王之業也春秋傳曰周公曷爲不之魯欲一天下於周也詩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周公身薨天爲之變成王以天子之禮葬之命魯郊以明至孝天所興也（此今文書說也所引春秋傳文十三年公羊傳文注云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迴心趣之故封伯禽命使遙供養死則奔喪爲主所以一天下之心於周也又曰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於前魯公拜於後書洛誥惟告周公其後周頌疏引鄭注云謂將封伯禽又云王命

（周公後作冊逸誥是封伯禽事也詩見魯頌閟宮書金縢云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又云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又云我國家禮亦宜之前漢書注引大傳云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周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子不及知乃不葬於周而葬於畢示天下不敢臣通鑑前編引大傳又云所以明有功尊有德故忠孝之道成在周公成王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禮周公也然則今文尚書以金縢風雷之變在周公既沒之後案僖二十年公羊傳曰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注云以魯郊非禮故卜爾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非正故卜史記魯世家云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論衡感類篇云開匱得書覺悟泣過決以天子禮葬公出郊觀變天止雨反風禾盡起漢書梅福傳云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變儒林傳谷永上疏曰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得正後漢周舉傳詔問曰言事者多云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爲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舉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彰聖德漢紀張奐上疏曰昔周公既薨成王葬不具禮天乃大風偃禾折樹成王發書感悟備禮改葬天乃立反風樹木盡起周舉傳注引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木拔乃成王悟金縢之策改周公之葬

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漢世今文甚行故此及諸家並依而用焉馬鄭等以爲金縢在周公居東時成王因發金縢乃迎公歸並古文家說白虎通所不取）

右論周公不之魯

王者京師必擇土中何所以均教道平往來使善易以聞爲惡易以聞明當懼慎損於善惡（孟子萬章篇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史記注引劉熙云帝王所都爲中故曰中國左傳哀六年引夏書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注唐虞夏同都冀州淮南地形訓正中冀州曰中土注四方之主故曰中土是王者必擇土中也御覽引要義云王者受命創始建國立都必居中土所以總天地之和據陰陽之正均統四方以制萬國也又引譙周法訓云王者居中國何也順天之和而四方之統也書康誥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本疏引鄭注云此時未作新邑基謀岐陽之域處五岳之外周公爲其於政不均故東行於洛邑四方民聞之同心來會樂即功成效其力焉史記周本紀云成王在豐使視洛邑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呂覽長利篇南宮适曰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詞曰惟予一人營居於成周惟予一人有善易得而見焉有不善易得而誅焉漢書婁敬傳敬曰成王乃營成周都洛以爲此天下中居諸侯四方

---

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損疑省之謂新書屬遠篇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將者不苦其勞繇使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其居士民皆有歡樂其土此天下所以能長久也皆均教道平往來之義也）尚書曰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召誥文周禮地官云日長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乃建王國焉李淳風尊經引馬傳云地中洛陽也論衡難歲篇儒者論天下九州以爲東西南北盡地廣長九州之內五千里竟三河土中周公卜宅經曰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雒則土之中也水經注引援神契曰八方之廣周洛爲中謂之洛邑博物志周在中樞三河之分風雨所起四險之國武王克殷定鼎郟鄏以爲東都御覽引世紀云周公相成王以鄷鎬偏在西方職貢不均乃使召公卜居洛水之陽以即中土是也）又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洛誥文相視也）

右論建國

周家始封于何后稷封于邰公劉去邰之邠詩曰即有邰家室又曰篤公劉于邠斯觀周家五遷其意一也皆欲成其道也

時寧先白王者不以諸侯移必先請從然後行（所引詩見大雅生民篤公劉小字本邰作台與下于邠斯觀皆與王伯厚詩考所引合盧云案吳越春秋后稷其母台氏之女台乃其本字也御覽引帝王世紀曰后稷始封邰今扶風是也及公劉徙邑於邠今新平漆之東北有邠亭是也故詩稱篤公劉于邠斯館至太王避狄循漆水踰梁山徙邑於岐山之陽西北岐城舊址是也故詩稱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南有周原故始改號曰周王季徙程故書序曰維周王季宅程是也故孟子稱文王生於畢郢西夷之人也暨文王受命徙都於鄷在今京兆之西是也故稱伐戎于崇作邑于鄷及武王伐紂營洛邑而定鼎焉今洛陽西南洛水之北有鼎中觀是也此皇甫所序周家五遷之事也今案武王遷鎬詩鎬京辟雍是也洛邑營於成王之世武王第遷鼎於是耳又引孟子生於畢郢亦誤文王生於太王之世故云生於岐周也然則周家五遷者邠也岐也程也豐也鎬也專指周初而言至後懿王遷於犬邱平王遷洛邑敬王遷成周赧王又遷居西周而失位皆因國小政闕追逐而徙無有欲成其道之故故不足數也于邠斯觀毛詩作館觀館通禮雜記公館復釋文館本一作觀春秋莊元年築王姬之館於外嫁娶篇引作觀白虎通所用多魯詩說作觀者或魯詩也史記司馬相如上林賦靈囿燕于閑觀漢書作館元后傳春幸繭館注引漢宮閣疏云上林苑有繭觀列女傳柘觀外戚傳作柘觀並同時寧先白王者舊作時寧先皇者誤盧云言必請之於王是也書序成王在豐欲宅洛

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又云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疏引顧氏說云周公既至洛邑乃遣以所卜告於王是也是則周公攝政先以白王之事也）

右論遷國

京師者何謂也千里之邑號也（前漢地里志雒邑與宗周通封圻爲千里詩元鳥云邦畿千里）京大也師衆也天子所居故以大衆言之（詩文王祼將于京傳京大也方言云京大也燕之北鄙齊楚之郊或曰京說文帀部云師從帀從𠂤𠂤四帀衆意也易彖傳曰師衆也堯典師錫帝曰史記作衆皆言於帝獨斷云天子所都曰京師京水也地下之衆者莫過於水地上之衆者莫過於人京大師衆也故曰京師也公羊桓九年傳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詞言之注地方千里周城千雉宮室官府制度廣大四方各以其職來貢莫不備具所以必自有地者治自近始故據土與諸侯分職而聽其政焉舊作以字盧據公羊補）明什倍諸侯法日月之經千里春秋傳曰京師天子之居也王制曰天子之田方千里（什倍二字舊脫盧據御覽百五十五補孟子萬章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是什倍諸侯也獨斷曰京師天子之圻內千里象日月日月躔次千

里王制注亦云象日月之大亦取晷同也疏引考靈耀云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夏至之景尺有五寸是半三萬里得萬五千里周禮司徒注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王制疏又引元命苞云日圓望之廣尺以應千里故云法日月之徑皆千里也春秋傳者公羊桓九年傳文也）

右論京師

或曰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師（兼採異說也案詩殷武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後漢書注引韓詩作京師翼翼四方是則然則京師之稱不推周然也白虎通所載或說與今文經師不合此類是也匡衡傳引詩商邑翼翼云云下云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紀異俗而懷鬼方也衡習齊詩與韓異）尚書曰率割夏邑謂桀也（書湯誓云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謂桀施害民之政于夏之都邑也）在商邑謂殷也（書酒誥云辜在商邑傳紂衆罪人在都邑而任之）

右論三代異制

祿者錄也上以收錄接下下以名錄謹以事上王制曰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士視附庸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以是爲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上大夫祿君十卿祿天子之縣內有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一五十里之國六十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節首十八字舊本無盧據王制疏所引補案此孝經說也周南疏引孝經援神契曰祿者錄也取上所以敬錄接下下所以謹錄事上也天官職幣皆辨其物而奠其錄注古書錄爲祿杜子春云祿當爲錄祿錄音義相兼也所引王制與孟子大同小異孟子萬章下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與王制不合鄭彼注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然則夏之公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殷則公視公卿視侯大夫視伯子男士並視附庸秩命差次適相比當以下文天子之縣內考之似王制爲得其實周禮典命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又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內臣之命降於外臣一等而爵祿禮秩則從乎外臣也鄭禮

注又云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磽有五等收入不同也呂覽士容篇云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制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案此亦夏殷制若周則九等受田故左傳疏載賈逵說自衍沃之地九夫爲井外又有二而當一以至九而當一者周禮小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注云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以至於十人爲九等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下地所養者寡也正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舉中而言然則七人六人五人是中地之三等四人三人二人是下地之三等八人九人十人是上地之三等與管子揆度篇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者管子所紀多與古經不合伯國之權制也趙岐孟子注云庶人在官者食祿之等差由農夫有上中下之次亦有此五等案王制一則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一則云下士視上農夫以府史胥徒差次之則府當同之上農夫史胥徒當以差視中下農夫矣王制又云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周氏柄中四書辨正云安溪李文貞曰諸侯之卿不命於天子者其祿秩與大夫等其命於天子者不論大小國皆四大夫也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故視大夫四倍次國二卿命於天子其一與大夫同祿則以三卿與三大夫總較惟三倍耳小國則一卿命於天子其二與大夫同祿則以三

（卿與三大夫相較惟二倍耳義或然也天子之縣內鄭禮注謂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方百里之國九者鄭注三公之田三致仕者副之爲六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注卿之田六有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注大夫之田二十七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其餘九亦待封王之子弟是則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適與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數相合則王制之確於孟子信矣）

右論制祿

諸侯入爲公卿大夫得食兩家采不曰有能然後居其位德加於人然後食其祿所以尊賢重有德也今以盛德入輔佐得兩食之故王制曰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今文春秋說也春秋定四年葬劉文公何休公羊傳注云舉采者禮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天子使大夫爲治其國有功而字者當益封其子時劉卷以功益封故不以故國而以采地書葬起其事因恩以廣義也是故諸侯入爲天子大夫得食兩家采也凌先生曙公羊禮說云采有二始封之時則有采地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地其始封所受者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弟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封之人紀季以酅入於齊酅即紀之采也此國滅而采不滅之證其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者詩所謂還予授子之粲兮傳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受采祿是也宋鄭本圻內之國而得舉以證諸侯入爲王朝公卿士者以鄭自武公得虢鄶十邑之地已列爲諸侯地及於圻外而猶爲司徒故得稱入也圻外諸侯受采之制亦有二有受而傳之子孫者公羊注所云是也召公封燕仍爲王朝太保食采於周其次子世受之春秋時周大夫有召伯亦其例也一則入爲大夫時食其采身沒之後仍歸采地於王朝王制所云內諸侯祿也注選賢置之於外其國之祿加諸侯不得世又云大夫不世爵注謂縣內及列國諸侯爲天子大夫者受采者但守其祿位而已不得據有其地故衛武公齊丁公並入爲卿士不聞有子孫世守采地於京師也其諸侯入爲大夫其命數仍加其故詩疏引鄭志答趙商云諸侯入爲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命數蓋加天子三公八命其由諸侯公爵入爲者自九命也舊本入訛人故訛何又脫得字及次之字悉依盧校補正其圻外諸侯以功德入爲王卿士則嫡子監國周禮典命職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一等是也）

右論諸侯入爲公卿食采

天子太子食采者儲君嗣主也當有土以尊之也太子食百里

與諸侯封同故禮曰公士大夫子子也無爵而在大夫上故知百里也（子子也盧云有誤舊脫知字依盧補案公士大夫文出儀禮喪服篇無云太子食采事未詳上下脫文若何周禮春官都宗人注都謂王子弟所封也左傳閔二年使太子主曲沃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公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似太子無食采事也未詳所本）

右論太子食采

公卿大夫皆食采者示與民同有無也（禮禮運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載師職云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疆地注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胡氏匡衷儀禮釋官云諸侯孤卿大夫之采地無明文可證惟雜記疏引熊氏云公大都采地方百里侯伯大都方五十里子男大都方二十五里中都無文小都一成之地方十里今案公之采地當三等侯伯子男采地當二等公之孤方百里卿方五十里大夫方十里侯伯之卿大夫亦如之子男之卿方二十五里大夫方十里以侯伯子男無孤故推二等不必有中都也公侯伯之卿采地同者以其命數同也子男之卿異乎公侯伯者以子男國小地狹也大夫仍方十里不降者以孟子大小國大夫之祿不殊而卿以上各異則知侯國之大夫其采地皆一成也）

右論公卿大夫食采

## 五行

五行者何謂也謂金木水火土也（淮南原道訓節四時而調五行注五行金木水火土也素問藏氣法時論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言爲天行氣之義也（書洪範初一曰五行永樂大典鑒字部載鄭書注云行者言順天行氣也釋名釋天云五行者五氣也於其方各施氣也漢書藝文志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欲言月令疏作言欲盧云書內欲言處甚多今俱從舊本不改御覽十七作猶言欲與猶本可通用）地之承天猶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其位卑卑者親視事故自同於一行尊於天也（易文言傳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大戴禮三朝記誥志曰天生物地養物管子霸言篇地大而不理命曰土滿此明土亦在五行中義也繁露五行之義篇云是故木已生而火養之金已死而木藏之火樂木而養以陽水克金而喪以陰土之事天竭其忠故五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御覽妻作婦舊其位上有謂字親下無視字盧據御覽刪補同舊作周誤）尚書曰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書洪範文也史記集註引鄭注云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易繫辭上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

（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月令疏引鄭注云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無偶陰無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於北與天為偶天七成火於南與地為配地八成木於東與天為偶天九成金於西與地為配地十成土於中與天為偶也）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陰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南齊五行志引洪範五行傳曰水北方冬藏萬物氣至陰也繁露五行對篇云水者冬藏至陰也御覽引書大傳云北方者萬物伏藏之方）水之為言準也養物平均有準則也（舊本誤準作淮梁本又誤改作濡今依盧氏校改養物平均二句舊作陰化沾濡任生木盧氏據月令疏引改正御覽引元命苞曰水之為言演也陰陽淖濡流施潛行也故其立字兩人交一以中出者為水一者數之始兩人譬男女言陰陽交物以一起也廣雅釋言云水準也釋名釋天云水準也準平也平物也說文水部云水準也北方之行象衆水並流中有微陽之氣也蓋水性平故周禮輪人為輪水之以祇其平沈之均又匠人建國水地以縣也爾雅疏引云水準也言水之平均而可準法也盧云準與准同見逸周書管子文子一莊子淮南子家語皆有此字）木在東方東方者陽氣始動萬物始生（淮南時則訓東風解凍注東方木母火也隋書五行志引洪範五行傳曰木者東方說文木部木冒也冒地而生東方之行从屮下象其根也御覽一百九十六引此作東方物所以生也類聚引書大傳云東方者動方也物之動也素問玉機眞藏論東方木也萬物之所以始生也舊本陽上有陰字衍）木之為言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舊脫此五字盧據月令疏引補御覽引元命苞曰木者陽精生於陰故水者木之母也木之為言觸也言觸地氣動躍也其字八推十為木八者陰合十者陽數爾雅釋木釋文引此文作木之為言踊也陽氣踊躍義同）火在南方南方者陽在上萬物垂枝（說文火部火燬也南方之行炎而上漢書五行志云火南方揚光輝為明者也繁露五行相生篇云南方者火也國語周語注南任也陰任陽事助成萬物也說文屮部南艸木至南方有枝任也从屮羊聲）火之為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為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初學記引元命苞曰火之為言委隨也故其字人散散者為火也火委隨火化皆疊韻為訓）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為言禁也（月令疏引作言秋時萬物陰氣所禁止南齊五行志引五行傳云金者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論衡物勢篇西方金也易隨云王用亨于西山虞注兌為西兌為少陰之卦故為陰始起釋名云金禁也素問天元紀大論注金主收斂應秋說文金部金者禁也陰氣始起萬物禁止）土在中央中央者土土主吐含萬物土之為言吐也（月令疏引作言土居中總吐萬物也）

（中央者土土舊本止有者字盧據御覽補御覽無各字漢書五行志土中央生萬物者也漢書杜欽傳土者中宮之部也釋名釋地土吐也能吐生萬物也書禹貢禹敷土鄭注能吐生萬物者曰土御覽引元命苞云土之為言吐也言子成父道吐也氣精於輔也陽立於三故成生其立字十加一為土說文土部土者吐生者也）何以知東方生樂記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繁露五行對篇云春主生夏主長秋主收冬主藏）土所以不名時者地土之別名也（廣雅釋地云地土也）比於五行最尊故不自居部職也（繁露五行對篇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又云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於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續漢志引王肅禮注云土者五行之主也）元命苞曰土無位而道在故大一不與化人主不任部職（土無位舊作土之為位又脫一字盧據御覽補正御覽引元命苞曰土無位而道在故太乙不興化人主不任部地出雲起雨以合從天下勤勞出於地功名歸於天注土以謙自正以卑自斂終不自伐生養之苦乃興雲雨以為功一歸於天中繁露五行對篇云地出雲為雨起氣為風風雨者地之所為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天命若從天命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禮月令神農將持功注言土以受天雨澤安靜養物為功引孝經緯云地順受澤謙虛開張含泉任萌滋物歸中與舊作預御覽作與盧定作與讀為預）

右總論五行

五行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陽也尊故上（風俗通引書大傳曰火者太陽也古微書春秋感精符云火者陽之精也）水者陽也卑故下（淮南天文訓陰氣為水論衡順鼓篇水陰也）木者少陽（公羊成十二年經雨木冰注木者少陽隋書五行志引劉向洪範五行傳云木者少陽易繫辭下蓋取諸豫荀注震為木震在東方亦為少陽之卦）金者少陰（繁露官制篇云秋者少陰之選也故金亦為少陰）有中和之性故可曲直從革（書疏引鄭書注云東宮於地為木木或曲或直人所用為器西宮於地為金金性從形為革人所用為器史記注引馬融書注云金之性從人而更可鎔鑠素問五常政大論火見燔焫革金且耗注革謂皮革亦謂革易也說文金部金從革不違西方之行然曲直似為二義則從革亦宜別解孫氏星衍尚書疏云曲直者言木可揉曲亦可從繩正直從革者言金可從順又可變革也是也中謂金和謂木中為陰和為陽以對太陽太陰言故云中和之性也舊曲下衍一可字盧刪）土者最大苞含物將生者出將歸者入不嫌清濁為萬物尚書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

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盧云爲萬物下疑脫一母字說文土部土地之吐生萬物者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土物出形也繫露五行對篇云土者五行最貴者也是土於五行爲最大也盧云家語困誓篇生則出焉死則入焉荀子韓詩外傳說苑並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之文將歸者人售上衍者字下脫入字今從朱校改荀子堯問篇云深掘之而得甘泉樹之而五穀蕃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得爲人下者猶土也卽此義也書見洪範）五行所以二陽三陰何尊者配天金木水火陰陽自偶（易繫辭兩儀生四象鄭注布六於北方以象水布八於東方以象木布九於西方以象金布七於南方以象火虞注乾二五之坤成坎離震兌震春兌秋坎冬離夏是卽金木水火陰陽自偶之義土者地不居部職故以配天也二陽三陰木水陽土金火陰也）

右論五行之性

水味所以鹹何是其性也所以北方鹹者萬物鹹與所以堅之也猶五味得鹹乃堅也（周禮瘍醫以鹹養脉注鹹水味水之流行地中似脉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水生鹹注凡物之味鹹者皆水氣之所生也又寶命全形論云夫鹽之味鹹注鹹謂鹽之味苦浸淫而潤物者也五行大義云北方鹹物所以堅之也猶五味得鹹乃堅也又引元命苞云鹹者鍊鍊濡也至鹹之氣故使之濡而鹹鹹與堅鍊又疊韻爲義也）木味所以酸何東方萬物之生也酸者以達生也猶五味得酸乃達也（瘍醫以酸養骨注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淮南時則訓其味酸注酸之言鑽也萬物鑽地而生呂覽注木味酸酸者鑽也萬物應陽鑽地而出大義云木所以酸者象東方萬物之生酸者鑽也言萬物鑽地而出五味得酸而達也又引元命苞云酸之言端也氣始生焉心自端也酸與鑽端亦疊韻爲訓也）火味所以苦何南方主長養苦者所以長養也猶五味須苦可以養也（瘍醫云以苦養氣注苦火味出入無形似氣素問五運行大論苦勝辛注苦火味又云火生苦注物之味苦者皆始自火之生化也大義云火所以苦者所以長養之五味須苦乃以養之又引元命苞云苦者勤苦乃能養也）金味所以辛何西方煞傷成物辛所以煞傷之也猶五味得辛乃委煞也（瘍醫以辛養筋注辛金味金之纏合異物似筋說文辛秋時萬物成而熟金剛味辛辛痛卽泣出大義云此味辛者物得辛乃委殺也亦云故新之辛也故物皆盡新物已成故曰辛又引元命苞云陰害故辛殺義故辛刺陰氣使其然也）土味所以甘何中央者中和也故甘猶五味以甘爲主也（瘍醫以甘養肉注甘土味土含載四者似肉繁露循天之道篇云甘者中央之味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注物之味甘者皆土氣之所生也繁露五行之義篇云甘者五味之本也淮南原道訓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大義云土所以甘者中央中和也甘美也元命苞云甘者食常言安其味也甘味爲五味之主猶土之和成於四行也）尚書曰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何孔傳鹹水鹵所生苦焦氣之味酸木實之性辛金之氣味甘味生於百穀此言五味專舉五行質性說與白虎通不合其說亦未備物之酸鹹者多不獨斥鹵木實而木實之味亦不盡酸胡氏謂洪範正論云此卽潤水等字仍當作水火等字解潤下作鹹言凡物之鹹者皆屬水焉餘仿此五行萬物立本無不具俱以氣言不必拘拘以質言也）北方其臭朽者北方水萬物所幽藏也又水者受垢濁故臭腐朽也（禮月令注氣若有若無爲朽論語集解包注朽腐也尚書洪範傳水受惡穢故有朽腐之氣五行大義云朽者水之氣也若有若無言氣微也亦云水者受垢濁故其臭朽腐也許愼云朽爛之氣北方氣同）東方木也萬物新出地中故其臭羶（呂氏春秋孟春之月其臭羶又淮南時則訓其臭羶注並云羶木香臭也說文作羴云羊臭从三羊或从亶作羶匡謬正俗云羶者脂氣春屬木凡草木所生其氣羶也故其字从羊）南方者火也盛陽承動故其臭焦（淮南時則訓注焦火香臭也素問金匱眞言論注凡氣因火變則爲焦說文作𤍠火所傷也洪範傳云火之氣味火燒物焦焦則味苦大義云臭焦者陽氣蒸動烟火之氣也許愼云焦者火燒物有噍殺之氣夏氣同也）西方者金也萬物成熟始復諾故其臭腥（說文肉部作胜云犬旁臭也一曰不熟也腥星見食豕令肉中生小臭肉也洪範傳金之氣味言金臭之氣則腥大義云西方殺氣腥也許愼云未熟之氣氣腥也西方金之氣象也萬物成熟始復諾句有訛脫）中央者土也土養故其臭香也（素問金匱眞言論注凡氣因土變則爲香說文香芳也从黍从甘洪範傳味甘生於百穀味甘則氣香大義云臭香者土之氣香爲主也許愼云土得其中和之氣故香也）月令曰東方其臭羶南方其臭焦中央其臭香西方其臭腥北方其臭朽（禮月令呂氏春秋十二紀淮南時則訓並有此文）所以名之爲東方者動方也萬物始動生也（漢書厤志云東動也陽氣動物類聚引書大傳云東方者動方也物之動也尸子東者動也震氣故動）南方者任養之方萬物懷任也（厤志云南任也陽氣任養物御覽引書大傳云南方者何也任方也任方者物之方任古南男任三字通家語正論鄭伯南也王注左氏作男禹貢二百里男史記夏本紀作二百里任是也懷任猶懷妊也）西方

者遷方也萬物遷落也（厤志云西遷也陰氣遷落物御覽引書大傳云西方者何也鮮方也匡謬正俗云西有先音案古韻西不與齊韻通詩小明我征徂西與明明上天叶班固西都賦洒涌其西與涇渭之川叶樂府雁門大守行安陽亭西與莫不欲傳叶故此云遷方亦義從諧聲出也）北方者伏方也萬物伏藏也（厤志云北伏也陽氣伏於下御覽引書傳云北方者何也伏方也伏方者萬物伏藏之方也尸子北伏也萬物至冬皆伏貴賤若一也）

右論五味五臭五方

少陽見於寅寅者演也（獨斷云春爲少陽其氣始出生養也易稽覽圖少湯時並而聲微注少陽謂泰卦用事於正月繁露官制象天篇春者少陽之選也是也淮南天文訓寅則萬物演演也釋名釋天云寅演也演生物也廣雅釋言云寅演也史記律書寅言萬物始生演然也說文寅部寅髕也正月陽氣動去黃泉欲上出尚彊象宀不達髕寅於下也古寅與先韻通故以演釋寅唐韻入六脂以脂切書寅賓出日寅餞納日徐仙民並音夷劉三吾固謂寅有二音釋巽其反者爲敬延知反者爲東方之辰然以史漢羣雅諸書證之則東方之辰不得切爲延知反也且寅訓爲敬亦義從諧聲出者尤不得有夷音也故大義引三禮義宗云寅引也亦無脂韻）律中太蔟律之

言率所以率氣令生也（禮月令孟春之月律中太蔟御覽引元命苞云律之爲言率也所以率氣令達也注率猶遵也又引月令章句云律率也續漢志律術也爾雅釋言律述也廣雅釋言率述也輾轉相訓義得通）盛於卯卯者茂也律中夾鐘（淮南天文訓木生於亥壯於卯史記律書卯之言茂也釋名卯冒也載冒上而出也說文卯部卯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故二月爲天門淮南天文訓亦云卯茂茂然也大義引義宗云卯茂也陽氣至此物生蕊茂古茂卯冒並同音禮月令仲春之月律中夾鐘）衰於辰辰者震也律中姑洗（說文辰部辰震也三月陽氣動雷電振民農時也物皆生從乙巳象芒達厂聲也大義云辰震也震動奮迅也又引義宗云此月之時物盡震動而長禮月令季春之月律中姑洗衰於辰者火行時生故木氣衰也）其日甲乙甲者萬物孚甲也（禮月令孟春之月其日甲乙釋名釋天云甲孚甲也萬物解孚甲而生也解彖傳曰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釋文馬陸坼作宅文選注引鄭注云木實曰果皆讀如人倦解之解解謂坼哱皮曰甲根曰宅是即萬物孚甲之義也說文甲部甲位東方之孟陽氣萌動从木戴孚甲之象史記律書甲者萬物剖孚甲而出也然則甲本木戴孚之象以其在春故春日亦引申爲甲也）乙者物蕃屈有節欲出（說文乙部乙象春草木寃曲而出陰氣尚彊其出乙乙也史記律書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釋名釋天乙軋也自抽

---

軋而出也案此以屈出詘乙聲軋亦同故得以軋解乙也易泰九家注震象解乙亦以震東方之卦故也）時爲春春之爲言偆偆動也（繁露陽尊陰卑篇春之爲言猶偆偆然偆者喜樂之象也偆蠢通漢書律志春蠢也禮鄉飲酒義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釋名釋天春蠢也蠢然而生風俗通祀典春者蠢也蠢蠢搖動也毛詩采芑傳蠢動也說文蚰部蠢蟲動也蓋萬物動於下故物蟲之動故春爲蠢也）位在東方其色青其音角者氣動躍也（爾雅釋文引劉歆注云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漢厤志外諸書無訓角爲躍者惟此及禮樂篇爾角與躍古不同韻似當改爲氣動觸也是）其帝太皞太皞者大起萬物擾也（孟子音義引張鎰云皞與昊同昊大也詩疏引異義今尚書說春曰昊天爾雅疏引李注亦訓爲其氣皞大之天也淮南時則訓注太昊伏羲有天下之號死託祀於東方之帝蓋伏義以木德王以太昊爲天下號後人因祀爲春帝故月令注云蒼精之君也）其神句芒句芒者物之始生芒之爲言萌也（呂氏春秋仲春紀注句芒少昊氏之裔子曰重位爲木德之帝死爲木官之神山海經東方句芒鳥身人面乘兩龍注云木神也方面素服墨子明鬼篇昔者鄭穆公常晝日處於廟有神人入門而左鳥身素服三絕面正方然則天神自有句芒爲木官後重爲木正有功於民取以配食句芒故重亦目句芒之稱許愼賈逵諸儒以五人官即五人神非也御覽引三禮義宗云木正曰句芒者物始生皆句曲而芒角因用爲官名太元元數神句芒注句取春句曲而生芒萌然則此文以物之始生解句字以萌解芒字也芒萌亦聲義相兼）

其精青龍陰中陽故（其精青龍舊在芒之爲萌也上今移此淮南天文訓其獸蒼龍注木色蒼蒼龍順其色也古微書元命苞云龍之爲言萌也陰中之陽也）太陽見於巳巳者物必起律中中呂（獨斷云夏爲太陽其氣長養易稽覽圖正陽者從二月至四月陽氣用事時也繁露官制象天篇夏者太陽之選也物必起者必讀如畢釋名釋天巳已也陽氣畢布施也說文巳部巳已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巳爲蛇象形大義引義宗云巳起也物至此時皆畢盡而起起巳皆諧聲爲義也禮月令孟夏之月律中中呂）壯盛於午午物滿長律中蕤賓（淮南天文訓火生於寅壯於午說文午部午悟也五月陰氣午逆陽冒地而出釋名釋天午件也陰氣從下上與陽相件逆也太元元數注午取其鄂布之也大義引義宗云午長也大也明物皆長大也是即物滿長之義也禮月令仲夏之月律中蕤賓）衰於未未味也律中林鐘（說文未部未味也六月滋味也五行木老於未象木重枝葉也大義引義宗云時物向成皆有滋味史記律書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亦訓昧淮南天文訓未昧也釋名未昧也日中則仄向幽昧也禮樂篇云味之言昧也輾轉相通也禮月令季春之月律中林鐘衰於未者坤貞於六月而二陰生故

（地二生火陰起則陽衰也）其日丙丁丙者其物炳明（禮月令孟夏之月其日丙丁注丙之言炳也說文丙部丙位南方萬物成炳然陰氣初起陽氣將虧史記律書丙者言陽道著明釋名釋天云丙炳也物生炳然皆著見也）丁者強也（史記律書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說文丁部丁夏時皆丁實廣雅釋詁云丁強也故人強壯之年亦謂之丁年李陵答蘇武書云丁年奉使是也丁強亦猶壯為義）時為夏夏之言大也（太元元數為夏注夏大也萬物皆長大也御覽引義宗云夏大也至此之時物已長大故以夏名）位在南方其色赤其音徵徵止也陽度極也（漢書律志徵祉也風俗通引劉歆鐘律書云徵者祉也物盛大而繁祉訓祉訓止皆聲義相兼者禮樂篇徵者止也陽氣止也）其帝炎帝炎帝者太陽也（淮南天文訓其帝炎帝注炎帝以火德王天下死託祀於南方之帝山海經注炎帝神農焉以火德王主南方故謂之炎帝小宗伯注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然則炎本火義神農以火德王故號之為炎帝也）其神祝融屬續也（屬續義見上號篇淮南天文訓其佐朱明注祝融也山海經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郭注火神也月令注火官之臣）其精朱鳥離為鸞故（淮南天文訓其獸朱鳥注朱鳥朱雀也後漢書章帝紀注鸞鳥者赤神之精鳳皇之佐雞身赤尾色赤被五彩鳴中五音易旅鳥焚其巢虞注離為鳥鸞為鳥之長故云離為鸞也）少陰見於申申者身也律中夷則（易稽覽圖注云少陰謂否卦也七月否用事於辰為申繁露官制象天篇秋者少陰之選也獨斷云秋為少陰釋名釋天云申者身也物皆成其身體各申束之使備成也大義引義宗云申者身也物皆身體成就也淮南天文訓申者呻之也史記律書云言陰用事申賊萬物義異禮月令孟秋之月律中夷則）壯於酉酉者老也物收斂律中南呂（淮南天文訓金生於巳壯於酉史記律書云酉者萬物之老也說文酉部酉就也八月黍成可為酎酒古文作丣丣為春門萬物已出酉為秋門萬物已入一閉門象也漢書厤志留孰於酉大義云酉者老也亦云就也萬物老極而成孰也並取物收斂成熟為義老就收皆諧聲為義禮月令仲秋之月律中南呂舊脫也字依盧補）衰於戌戌者滅也律中無射無射者無聲也（史記律書云戌者言萬物盡滅漢書厤志畢入於戌注戌威也九月陽氣微萬物畢成陽火入地也淮南天文訓戌者滅也考成從火戌聲言陽氣至戌而盡滅也五行大義亦云戌威也殺也九月殺衰物皆滅也又引義宗云此時物衰滅也禮月令季秋之月律中無射案此文上下皆未釋律義此無射者六字疑衍文）其日庚辛庚者物庚也（禮月令其日庚辛注庚之言更也御覽引義宗云庚更也釋名釋天庚猶更也說文庚部庚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也史記律書庚謂陰陽更萬物五行大義云一云庚者更也）辛者陰始成（禮月令注辛之

言新也釋名釋天辛新也物初新皆收成也說文辛部辛秋時萬物成也九月時於消息為剝剝五陰一陽故陰道始成至十月則純陰用事也）時為秋秋之言愁也（禮鄉飲酒義秋之為言愁也御覽引書傳云秋者愁也愁者萬物愁而入也又引義宗云秋之言揫縮之義陰氣出地始殺萬物也愁揫音同義微異舊愁下有亡字盧刪）其位西方其色白其音商商者強也（漢書律志商之言章也此蓋謂物至秋皆強故訓強也）其帝少皞少皞者少斂也（淮南天文訓其帝少昊注少昊黃帝子青陽也以金德王號曰金天氏死託祀於西方之帝周禮小宗伯注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禮月令注此白精之君案以少昊為少斂未詳）其神蓐收蓐收者縮也（呂覽注少昊氏裔子曰該有金德死祀為金神山海經云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兩龍注金神也晉語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公懼而走覺召史嚚而占之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是則蓐收為天神該為金正亦託祀也耳蓐收為縮者收有斂聚之義與縮意近也）其精白虎虎之為言搏討也故（淮南天文訓其獸白虎文選東京賦屯神虎於秋方辥注神虎金獸也易頤虎視眈眈漢上易引馬注兌為虎秋主肅殺征討不義故取於白虎以虎猛故言搏討也盧云故字衍）太陰見於亥亥者侅也律中應鐘（易稽覽圖注云太陰謂從否從臨也繫露官制象天篇冬者太陰之選也獨斷云冬為太陰也史記律書亥者該也言陽氣藏於下故該也廣雅釋言亥荄也釋名釋天亥核也收藏百物核取其好惡真偽也亦言物成皆堅核也說文亥部亥荄也十月微陽起接盛陰淮南天文訓亥者閡也漢志云該閡於亥案侅之本義為非常此或即荄閡之假借十月陰陽之於下萬物皆荄茲未達而該閡漢書儒林傳趙賓讀易箕子之明夷為荄茲言萬物方荄茲亦謂坤終於亥乾出於子也侅舊誤作仰盧云漢律志該閡於亥莊子盜跖篇侅溺於馮氣徐邈音礙五代反又戶該反今定為侅形相近史記律書作該也禮月令孟冬之月律中應鐘）壯於子子者孳也律中黃鐘（淮南天文訓水生於申壯於子律書子者滋也萬物滋生於下也此文茲于當讀如漢志三統厤孳萌於子之孳說文子部子十一月陽氣動萬物滋人以為稱孳古文子從巛廣雅釋言云子孳也五行大義云子者孳也陽氣既動萬物孳萌又引義宗云陽氣至孳養生滋茲孳于並音義兼通禮月令仲冬之月律中黃鐘）衰於丑丑者紐也律中大呂（淮南天文訓丑者紐也史記律書云陰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漢書律志紐萌於丑說文丑部丑紐也十二月萬物動用事象手之形時加丑亦舉手也釋名釋天丑紐也寒氣自屈紐也五行大義云丑者紐也紐者繫也續萌而繫長也又引義宗云言居終始之際故以紐結為名禮月令季冬之月律中大呂）其日壬癸壬者陰使任（禮月令孟冬之月其日壬癸注壬之言任也御覽引義宗云壬

（任也史記律書云壬之爲言任也說文壬部壬位北方也五行大義云壬者任也陰任於陽卽陰使任之義也）癸者揆度也（禮月令注癸之言揆也史記律書癸之爲言揆也釋名釋天癸揆也揆度而生乃出土也御覽引義宗云癸揆也說文癸部癸冬時水土平可揆度也太元注癸取其揆也五行大義云癸者揆也揆然萌芽於物也）時爲冬冬之爲言終也（漢書厤志云冬終也初學記引月令章句云冬終也萬物於是終也釋名釋天冬終也物終成也御覽引義宗云冬終也立冬之時萬物終成）其位在北方其音羽羽之爲言舒言萬物始孳（其音羽上脫其色黑三字羽舒亦諧聲爲義萬物始孳之孳疑誤風俗通引劉歆云羽者宇也物始藏宇覆之也漢書厤志羽宇也）其帝顓頊顓頊者寒縮也（義詳號篇淮南天文訓其帝顓頊注黃帝之孫以水德王號曰高陽氏死託祀於北方之帝也小宗伯注云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月令注此黑精之君頊縮蹙疊韻爲訓）其神元冥元冥者入冥也（呂覽其神元冥注元冥水官也少昊氏之子曰循爲元冥師死祀爲水神案山海經北方禹強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青蛇注元冥水神也莊子大宗師篇禺強立於北極則水冥亦天神楚詞大招冥凌浹行注冥元冥北方之神也又遠遊考元冥於空桑注元冥太陰之神主刑殺也然則循爲水正故因以託名焉訓入冥者亦望文生意無質證焉）其精元武掩起離體泉龜蛟珠蛤（淮南天文訓其獸元武龜蛟珠蛤當爲衆龜蛇蚌蛤皆甲蟲也後漢王梁傳元武水神之名注元武北方之神龜蛇合體又馮衍傳注元武謂龜蛇位在北方故曰元）土爲中宮（繁露五行對土者五行之中也月令中央土）其日戊己戊者茂也己者抑屈起（月令其日戊己注戊之言茂也己之言起也日之行從黃道月爲之佐至此萬物皆枝葉茂盛其含秀者抑屈而起也說文戊部戊中宮也象五龍六甲相拘絞也己中宮也象萬物辟藏出形也生長既極則應戊貿易前體也己紀也物既成有條紀也）其音宮宮者中也（廣韻引作宮之爲言中也風俗通引鐘律書宮者中也史記索隱引元命苞云宮之言中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淮南天文訓注黃帝少典之子也以土德王天下號曰軒轅死託祀於中央之帝小宗伯注黃帝含樞紐黃帝食焉月令注此黃精之君后土土官之神）

右論陰陽盛衰

月令十一月律謂之黃鐘何黃者中和之色鐘者動也言陽氣於黃泉之下動養萬物也（舊本陽氣下有動字盧氏據史記正義刪正義又引作黃者中和之色國語周語云故名之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韋注黃中之色也鐘之言陽氣鐘聚於下也十一月陽伏於下陰

始萌淮南天文訓黃鐘者鐘已黃也史記律書云言陽氣踵黃泉而出也漢書律志云黃者中之色君之服鐘者種爲又云黃五色黃盛焉故陽氣始種於前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獨斷三代建正之別名律中黃鐘言陽氣踵黃泉而出風俗通音樂篇鐘者動也五行大義引義宗云鐘應也言陽氣踵動於黃泉之下應養萬物萌芽欲出月令疏引元命苞亦云黃鐘者始黃注云始萌黃泉中義亦同也月令注黃鐘九寸天文訓云其數八十一國語周語注管長九寸徑三分圍九分律長九寸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黃鐘之數立焉蓋九爲老陽之數天開於子乾起於子月從消息言之乾之初九爲十一月故定爲黃鐘之律）十二月律謂之大呂何大者大也呂者拒也言陽氣欲出陰不許也呂之爲言拒也旅抑拒難之也（五行大義引三禮義宗云呂助也十二月陽方生長陰氣助之生育之功其道廣大也國語周語元閒大呂助宣物也注大呂助陽宣散物也漢書律志云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鐘宣陽而聚物呂覽注呂旅也所以旅陰卽義助其成功淮南天文訓注呂旅也萬物萌動於黃泉未能達見所以旅旅去陰卽陽助其成功故曰大呂案諸家之日呂皆與白虎通義異惟御覽引風俗通云呂之言拒也依卽拒難之也漢志又云呂拒也言與陽相承更迭而至也月令注云大呂者蕤賓之所生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天文訓云大呂之數七十六以蕤賓之數五十七三分之得十九以十九益五十七是爲七十六也續漢律厤志大呂律長八寸四分小分三弱）正月律謂之太族何太亦大也族者湊也言萬物始大湊地而出也（五行大義引三禮義宗云族者湊之義也正月之時萬物始大湊地而出國語周語二曰太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注太蔟言陽氣太族達於上也淮南天文訓作蔟云太蔟者蔟而未出也漢志作族云族聚也又云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獨斷云太蔟言萬物始蔟而生呂覽注太陰氣衰少陽氣發萬物動生蔟地而出淮南子時則訓注云蔟蔟也陰衰陽發萬物簇地而生故曰大簇簇族湊音義皆通月令注云太蔟者林鐘之所生上三分益一律長八寸天文訓云大蔟之數七十二其義同也）二月律謂之夾鐘何夾者孚甲也言萬物孚甲種類分也（五行大義引一說云夾者俠也言萬物爲孚甲所俠至北方解鐘應而出國語周語云二閒夾鐘出四隙之細也注鐘聚也細也漢志云夾助也言陰夾助太族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案志以夾助爲義與此不同淮南天文訓夾鐘者鐘始夾甲也蓋謂種類始孚甲與此同也古夾甲字通周禮射鳥氏則以並夾取之先鄭讀夾爲甲是也月令注夾鐘夷則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續漢厤律志云夾鐘律長七寸四分小分九微强）三月律謂之姑洗何姑者故也洗者鮮也言萬物皆去故就

第一一七九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8 版反內

其新莫不鮮明也（樂元語云史記正義引作沽洗定四年左傳石經及釋文並作沽洗易從之盧云說苑修文篇宋本俱作沽洗今文亦經後人改易矣五行大義引義宗云姑者枯也洗濯之義三月物生新潔洗除其枯也爾語周語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注姑潔也洗潔也言陽氣養生洗潔枯穢改柯易葉也漢書律志洗之言絜也言陽氣洗物姑絜之也淮南天文訓云姑洗者陳去而新來也又云音比姑洗注姑故也洗新也陽氣養生去故就生故曰姑洗時則訓注姑故洗新也是月陽氣養生去故就新呂覽注是月陽氣發生去故就新也雖訓洗爲新與訓鮮不同而義亦以說爲鮮者洗與先通易釋文洗京荀虞董張蜀才本並作先先鮮同音也月令注姑洗南呂之所生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續漢律志姑洗律七寸一分小分一微強此其整數也）

四月謂之仲呂何言陽氣將極中充大也故復中難之也（舊本將極二字倒下有彼字無中充大也四字皆盧據史記正義引補正五行大義引義宗云呂者距也難之義言陰欲出陽氣在於中距執之國語周語三閒中呂宣中氣也注陽氣起於中至四月宣散於外純乾用事陰閉藏於內所以助陽成功也漢書律志仲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案志亦訓呂爲旅也淮南天文訓律受仲呂仲呂者中充大也說文人部仲中也呂覽注云陽散在外陰實在中所以旅陽成功也故曰仲呂淮南時則訓注同月令注中呂無射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續漢律志云長六寸六分小分六）

五月謂之蕤賓何蕤者下也賓者敬也言陽氣上極陰氣始起故賓敬之也（五行大義引三禮義宗云蕤者垂下之義賓者敬也五月陽氣下降陰氣始起共相賓敬國語周語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錯也注蕤委蕤柔皃也言陰氣爲主委蕤於下陽氣盛長於上有似於賓主故可用之宗廟賓客以安靜神人行酬酢也漢書律志蕤繼也賓道也言陽氣始道陰氣始繼養物也淮南天文訓蕤賓者安而賓也史記律書者陰氣幼少故曰蕤蕤陽不用事故曰賓呂覽注是月陰氣萋蕤在下象主人陽氣在上似賓客也天文訓音比蕤賓注同此云賓敬亦謂賓敬陽也月令注蕤賓應鍾之所生三分益一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續漢律志蕤賓律六寸三分小分二微強）

六月謂之林鍾何林者衆也萬物成熟種類衆多也（五行大義引三禮義宗云林茂盛也六月之中物皆盛茂聚積於野故爲林也國語周語四閒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注林衆也言萬物衆盛也鍾聚也漢書律志林君也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樹盛也淮南天文訓音比林鍾注林衆鍾聚也陽極陰生萬物衆聚而盛故曰林鍾呂覽注陽氣衰陰氣起萬物宗聚而成淮南子云林鍾者引而止也義異月令注云林鍾黃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六寸）

七月謂之夷則何夷傷

也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大義引義宗云夷平也則法也七月萬物將成平均結實皆有法則德吉也國語周語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注夷平也則法也言萬物既成可法則也漢志則法言陽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史記律書云夷則者言陰氣之賊萬物管子四時篇德始於春刑始於秋陰氣刑物故謂之夷則淮南天文訓夷則者易其則也同訓則爲法則之則而義角異天文訓又云音比夷則注夷傷則法也陽衰陰發萬物彫傷應法成性故曰夷則時則訓注亦同月令注夷則者大呂之所生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續志三寸六分小分二弱）

八月謂之南呂何南者任也言陽氣尚有任生薺麥也故陰拒之也（五行大義三禮引義宗云南任也八月之中物皆含秀有懷任之象助成功之義律書正義引作陽氣尚任包大生薺麥也國語周語五閒南呂贊陽秀也注南任也陰任陽事助成萬物也漢書律志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淮南天文訓南呂者任包大也呂覽注南任也言陽氣收藏陰侶於陽任成其功也禮月令仲秋乃勸種麥疏引蔡邕章句云陽氣初始於酉故八月薺麥應時而生也月令注南呂者太蔟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續漢律志云五寸三分小分三強）

九月謂之無射何射者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也

（五行大義三禮引義宗云射厭也厭惡之義九月物皆成實無可厭惡漢書律志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已也淮南天文訓無射者無厭也義同又云音比無射注陰氣上升陽氣下降萬物隨陽而藏無有射出息也月令注無射者夾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續漢律志無射律四寸九分小分九強）

十月謂之應鍾何應者應也鍾者動也言萬物應陽而動下藏也（五行大義引三禮義宗云十月之時成功皆成陰氣之用應陽功收而聚積故云鍾也國語周語注言陰應陽用事萬物鍾聚淮南天文訓應鍾者應其種也漢書律志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也淮南天文訓注陰應於陽轉成其功萬物應時衆藏也月令注應鍾者姑洗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續漢律志四寸七分小分四微強）

右論十二律

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釋名釋天五行者五氣也於其方各施行也董子繁露五行相生篇云五行相五官也比相生而閒相勝也易說卦傳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即五

（行相生之位也五行大義引白虎通云木生火者木性溫煖伏其中鑽灼而出故生火火生土者火熱故能焚木木焚而而成灰灰即土也故火生土土生金者金居石依山津潤而生聚土成山山必生石故土生金金生水者少陰之氣溫潤流澤銷金亦爲水所以山雲而從潤故金生水水生木者因水潤而能生故水生木又引元命苞云陽吐陰化故水生木也）是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王所勝者死囚故王者休（盧云囚字上似脫勝王者三字又似脫王所生者相句案此春秋說也故王者休當作故生者休古微書春秋運斗樞云四時生者休王所以勝者死相所勝者囚假令春之三月木王水生木水休木勝土土死木生火火相王所生者相相所勝者囚也淮南地形訓木壯水老火生金囚土死火壯木老土生水囚金死土壯火老金生木囚水死金壯土老水生火囚木死水壯金老木生土囚火死五行大義云休王之義凡有三種第一論五行休王第二論支干休王第三論八卦休王五行休王者春則木王火相水休金囚土死夏則火王土相木休水囚金死六月則土王金相火休木囚水死秋則金王水相土休火囚木死冬則水王木相金休土囚火死支干休王者春則甲乙寅卯王丙丁巳午相壬癸亥子休庚辛申酉囚戊己辰戌丑未死夏則丙丁巳午王戊己辰戌丑未相甲乙寅卯休壬癸亥子囚庚辛申酉死六月則戊己辰戌丑未王庚辛申酉相丙丁巳午休甲乙寅卯囚壬癸亥子死秋則庚辛申酉王壬癸亥子相戊己辰戌丑未休丙丁巳午囚

甲乙寅卯死冬則壬癸亥子王甲乙寅卯相庚辛申酉休戊己辰戌丑未囚丙丁巳午死又論八節八卦休王囚死之說其意皆無異旨也）木王火相何以知爲臣（盧云四字上下有脫文案此下蓋覆論火相土死金囚水休之義也五行大義二云凡當王之時皆以子爲相者以其子方壯能助治事也父母爲休者以其子當王氣正盛父母衰老不能治事如堯老委舜以國政也所畏爲死者以其身王能制役之所克者爲囚以其子爲相能囚仇敵也然則木王於春木生火火爲臣子助君父治事故爲相也）土所以死者子爲父報仇者也（此論土死之義也木王則土死木克土也得有報仇義也土克水水生木木爲水子木又克土是爲父報仇也）五行之子愼之物歸母木王火相金成其火燋金（此節上下文疑有詭脫大旨論木王金囚之義金能克木木生火火燋金是亦有爲父報仇之義五行大義云五行之道子能極父之難故金位克木火復其仇莊子外物篇木與木相摩則燃金與火相守則流亦謂木生火火燒金之義也）金生水水滅火報其理火生土土則害水莫能而禦（五行大義二云火既消金水雪其恥此亦論水王火死之義以火克金金生水水爲金子爲金滅火也土王水死者亦以水克火火生土土復害水是皆爲父報仇者也）五行所以相害者天地之性衆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

---

火勝金剛勝柔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實勝虛故土勝水也（漢書藝文志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爲助者師古曰五勝五行相勝也淮南子主術訓夫火熯則水滅之金堅則火消之義皆同）火陽君之象也水陰臣之義也臣所以勝其君何此謂無道之君故爲衆陰所害猶紂王也是使水得施行金以蓋之土以應之欲溫則溫欲寒則寒亦何從得害火乎（抱朴子塞難篇云案河洛之文皆云水火者陰陽之餘氣也是火陽水陰也魏書房景先傳載五經疑問云問王者受命木火相生曰五精代感稟靈者顓相生之義有允不違至如湯武革命殺伐是用水火爲資蓋即本此五行大義引白虎通云陽爲君陰爲臣水以太陰之氣制太陽之火金以少陰之氣制少陽之木喻如失道之君若殷湯放桀武王伐紂此皆誅有罪也輕爲詳備若水得施行於火不害蓋如君臣得所如水不害火五行大義二云當衰氣者反而爲克者所制如鼎鑊中水爲火所煎取義微異）曰五行各自有陰陽木生火所以還燒其母何曰金勝木火欲爲木害金金者堅強難消故母以遜體助火燒金此自欲成子之義又陽道不相離故爲

兩盛火死子乃繼之（五行大義二云木中有火火還燒木此是生火方盛故能燒木取義亦微殊）木王所以七十二日何土王四季各十八日合九十日爲一時王九十日（何字衍文五行大義二引龜經云甲乙寅卯爲辰土丙丁巳午爲未土庚辛申酉爲戌土壬癸亥子爲丑土凡五行之王各七十二日土居四季季十八日並七十二日土有四方生死不同其論定位則止季夏之月禮月令中央土是也大義引元命苞言數成於三故合於三三月陽極於九故一時九十日也）土所以王四季何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榮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土扶微助衰歷成其道故五行更王亦須土也王四季居中央不名時（小字本榮作熒是也大義引五行傳及白虎通云木非土不生根柢茂榮火非土不融得木著形金非土不成入範成名水非土不停隄防禁盈土扶微助衰應成其道故五行更互須土土王四季而居中央輕此爲備亦本五行傳義也又引穎氏春秋釋例云五行生數未能變化各成其事水凝而未能流行火有形而未能炎光木精破而體剛金強而所土鹵而斥於是天以五臨民君化之傳曰配以五成案水數一得土而成六火數二得土而成七木數三得土而成八金數四得土而成九故月令四時皆言成數言金木水火皆須土而成也繁露五行之義篇土者天之股肱也其

（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時之事故五行而四時者土之兼也）五行何以知同時起丑訖義相生傳曰五行並起各以名別（此文有譌當云五行何以知同時而起託義相生大義二云五行同土而異時者土離其親有所配偶譬如一生亦同元氣而生各出一家配爲夫妻化生子息夫五行皆資陰陽氣而生故云藹氣生水溫氣生火强氣生木剛氣生金和氣生土故知五行得時而起託義相生傳曰五行並起各以名別也亦較爲詳備）陽氣陰煞火中無生物水中反有生物何生者以內火陰在內故不生也（易離爲火集解引崔憬云取卦陽在外象火之照也坎爲水集解引宋衷云卦陽在中內光明有似於水是也是卽火陰在內水陽在內之象也故大戴天圓云明者吐氣者也故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故曰內景故火曰外景而金水內景）水火獨一種金木多品何以爲南北陰陽之極也得其極故一也東西非其極也故非一也（淮南天文訓積陽之熱氣生火積陰之寒氣生水蓋南主夏爲太陽北主冬爲太陰故爲陰陽之極東主春爲少陽西主秋爲少陰故非極也易八卦金木土皆有二卦水火惟一卦亦此義也）水木可食金火土不可食何木者陽陽者施生故可食火者陰在內金者陰嗇忝故不可食（上云五行所以二陽三陰何二陽謂水木陽生故能食人三陰謂火金土陰殺故不能食人也）火水所以殺人何水盛氣也故入而殺人火陰在內故殺人壯於水也金木微氣故不能自殺人也（論語衞靈公子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左傳昭二十一年鄭子產曰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多則死焉是火殺人壯於水也）火可不入其中者陰在內也入則殺人矣水土陽在內故可入其中金木微氣也精密不可得入也（釋名釋天火消化物也亦言毀也物入則皆毀壞也大義三云如火陰在內無所堪容又云如水陽在內堪能容納故火入乃殺人水可入其中也淮南天文訓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水火不可加人功爲用金木加人功火者盛陽水者盛陰者也氣盛不變故不可加人功爲人用金木者不能自成故須人加功以爲人用也（御覽天部引孫卿子曰水火有氣而無生也）五行之性火熱水寒有溫水無寒火何明臣可爲君君不可更爲臣（五行大義引白虎通云火熱水冷有溫水無寒火何明臣可爲君君

不可爲臣火煎水爲湯者不改其形但變其名也水滅火爲炭者形名俱盡也亦如君被廢而不存臣有罪而退職也較詳又云五行相克木穿土不毀火燒金不毀者皆陽氣仁好生故也金伐木犯水滅火犯者陰氣貪好殺故也西京雜記董仲舒曰葶藶死於盛夏欵冬華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焰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取義與此殊）五行常在火乍亡何水太陰也刑者故常在金少陰木少陽微氣無變故亦常在火太陽精微人君之象象尊常藏猶天子居九重之內臣下衛之也藏於木者依於仁也（抱朴子木行爲仁爲青依於仁論語述而語）水自生金須人取之乃成陰卑不能自成也（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篇荊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舊唐書德宗紀謂邕州所奏金坑誠爲潤國語人以利非朕素懷其任人採砂官不得禁是金須人取也）木所以浮金所以沈何子生於母之義肝所以沈肺所以浮何有知者尊其母也（素問難經三十三難云肝青象木肺白象金肝得水而沈木得水而浮肺得水而浮金得水而沈何也肝者非爲純木也乙角也庚之柔釋其微陽而吸其微陰之氣其意樂金肺者非純金辛商也丙之柔釋其微陰始而就火其意樂火若然肝本乙木與庚合故從金肺本辛金與丙合故從火脾本己土與甲合故從木義相兼矣尊其母者水生木金生水木爲水子金爲水母肝木爲水子故沈肺金爲水母故浮浮爲尊沈爲卑也）一說木畏金金之妻庚受庚之化木者法其本柔可曲直故浮也肝法其化直故沈五行皆同義（盧云文有譌案大義三引白虎通云一說云甲木畏金以乙妻庚受庚之化木法其本直甲故浮肝法其化直乙故沈庚金畏火以辛妻丙受丙之化金法其本柔辛故沈肺法其化直丙故浮當據以補正妻之義引五行書云甲以女弟乙嫁庚爲妻丙以女弟丁嫁壬爲妻戊以女弟己嫁甲爲妻庚以女弟辛嫁丙爲妻壬以女弟癸嫁戊爲妻皆五行相雜之義也）

右論五行更王相生相勝變化之義

天子所以內明而外昧人所以外明而內昧何明天人欲相觸而治也（子字當爲衍文）行有五時有四何四時爲時五行爲節故木王卽謂之春金王卽謂之秋土尊不任職君不居部故時有四也（義並見上繁露五行之義篇是故木居東方而主春氣火居南方而主夏氣金居西方而主秋氣水居北方而主冬氣土居中央金木水火雖各職不因土方不立也）子不肯禪何法法四時火不興

土而興金也（子不肯禪語有訛此當謂不立子而立孫如爲孫之比者也）父死子繼何法法木終火王也（繁露五行之義篇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而使其子天之道也五行相代皆父死子繼之義此第舉火繼木爲喻也）兄死弟及何法夏之承春也（古微書樂稽耀嘉云兄弟之義生於火蓋火爲禮禮敘長幼與此取義微異）善善及子孫何法春生待夏復長也（公羊昭二十年傳文鄉飲酒義南方者夏養之長之假之仁也春生夏長物生於春待長於夏也）惡惡止其身何法法秋煞不待冬（亦公羊昭二十年傳文）主幼臣攝政何法法土用事於季孟之間也（禮月令中央土其日戊己在季夏孟秋閒也）子復仇何法法土勝水水勝火也（大義二云五行之道子能拯父難故金往克木火復其仇火既消金水雪其恥意謂火爲木克金水爲金克火與此土爲火勝水皆育子爲父報仇義也）子順父妻順夫臣順君何法法地順天也（易坤文言傳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又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御覽引說題辭云地之爲言婉也承天行其義也又引元命苞云土之爲言吐也言子成父道吐其精氣以輔也）男不離父母何法法火不離木也（古微書樂稽耀嘉云父子之仁生於木木爲仁木生火火不離木是猶男不離父母也）女離父母何法法水流去金也（古微書樂稽耀嘉云夫婦之別生於水取義亦殊此自以金生水水去金是猶女離父母也）娶妻親迎何法法日入陽下陰也（禮郊特牲男子親迎男先乎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易咸象傳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即陽下陰之義也）君讓臣何法法月三十日名其功也（日爲君月爲臣三十日統名月是爲名功於月故與君讓臣義合也）善稱君過稱己何法法陰陽共敘共生陽名生陰名煞（其敘當改爲其殺繁露陽尊陰卑篇春秋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臣有功歸功於君何法法歸明於日也（大義四云月爲陰精體自無光藉日照之乃明猶如臣自無威假君之勢乃成其威與此取義大同小異繁露保位權篇人臣分職而治而人君得載其中聖人由之故功出於臣名歸於君也）臣諫君何法法金正木也（樂稽耀嘉云君臣之義生於金金主義又御覽引漢含孳云臣法金位注金陰中之剛故喻臣位孝經諫諍章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木爲陽金爲陰陰正陽是臣諫君之象）子諫父何法法火揉直木也（孝經諫諍章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是也木生火火爲木子火揉直木是子諫父之象）臣諫君不從則去何法法水潤下達於上也（禮曲禮爲人臣者三諫而不聽則去）君子遠子近孫何法法木遠火近土也（禮曲禮君子抱孫不抱子木生火火生土木遠火而近土是昭穆相當象也）親屬臣諫不相去何法法木枝葉不相離也（盧云舊本木上有水字衍孟子萬章下論貴戚之卿云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是親屬臣無相去之義故詩疏引箴膏肓云楚鬻拳同姓有不去之恩又引論語鄭注云箕子比干不忍去皆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不道不忍去之也左傳文七年公族者公室之枝葉也故以親屬喻枝葉不相離也故莊公九年公羊注云禮公子無去國道也）父爲子隱何法法木之藏火也（野客叢書引春秋決事比曰甲無子拾道旁子乙爲己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匿乙甲當何論曰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己出春秋之義父爲子隱甲宜隱乙案春秋舉疏以見親乞養子隱則親子可知木生火火復藏於木是父爲子隱之象古微書樂稽耀嘉云父子之仁生於木）子爲父隱何法法水逃金也（書皋陶謨何憂乎驩兜史記集解引鄭注禹爲父隱故不及鯀是聖人法天爲父隱非其私也故論語子路篇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又鹽鐵論憂邊篇大夫曰爲人子者致孝以承業父有非則子逃匿之故父沒則不改父之道春秋譏毀泉臺爲其墮先祖所爲揚君父之惡也是也金生水水復逃金謂金沉於水不見如子爲父隱之象）君有衆民何法法天有衆星也（書洪範云庶民惟星傳星民象也）王者賜先親近後疏遠何法法天雨高者先得之也（□□□□□□□□□□□□□□□□□□□□□□□□□□□□）長幼何法法四時有孟仲季也（禮月令孟春之月仲春之月季春之月之類是也）朋友何法法水合流相承也（古微書樂稽耀嘉云朋友之信生於上與此取義亦殊）父母生子養長子何法法水生木長大也（古微書春秋元命苞木者陽精生於陰故水者木之母其字八推十爲木八者陰合十者陽數大義一云三言得火者火既主禮孝敬爲先不敢棄所生之德故其數三從木數也）子養父母何法法夏養長木此火養母也（繁露五行之義篇以子而迎成養如火之樂木也後漢書荀爽傳臣聞之於師曰漢爲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爲孝注火木之子夏木之位木至夏而盛故爲孝又御覽引荀氏家傳曰荀爽對策曰臣聞火生於木故其德孝漢之諡帝稱孝者其義取此也故漢制使天下皆誦孝經選吏則舉孝廉以孝爲務也較爲詳繁露陽尊陰卑篇爲人子者視土之事火也傳於火以和養然而其名者皆歸功於火火得以盛不敢與天分功美孝之至也亦謂子歸功於父故取象於土事火也）不以父

命廢王父命何法法金不畏土而畏火（此公羊說也哀三年傳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是父之得行乎子也御覽引帝命驗云土者金之父也金生於土土生於火金懼火爍是不以父命廢王父命之象）陽舒陰急何法法日行遲月行疾也（義見日月篇）有分土無分民何法法四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道也（此亦公羊說也）君一娶九女何法法九州象天之施也（義詳嫁娶篇小字本象作丞是也丞與承古通用御覽引異義云地有九州足以承天故天子娶九女法之也）不娶同姓何法法五行異類乃相生也（左僖二十三年云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是異類乃相生也）子喪父母何法法木不見水則憔悴也（繁露五行之義篇喪父加水之克金也與此取象異蓋水生木木無水則憔悴子喪母則毀瘠之象）喪三年何法法三年一閏天道終也（後漢書張純傳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父喪子夫喪妻何法法一歲物有終始天氣亦爲之變也（徐幹中論名之繫於實也猶物之繫於時也生物者春吐華者夏布葉者秋收成者冬是一歲物有終始之義也）年六十閉房何法法六月陽氣衰也（義具嫁娶篇公羊隱元年傳注男子年六十閉房是也）人有五藏六府何法法五行六合也（繁露人副天數篇內有五藏副五行數也）人目何法法日月明也日照晝月照夜人目所不更照何法法日亦更用事也（繁露人副天數篇乍視乍瞑副晝夜也）王者監二王之後何法法木須金以正須水以潤也（論語八佾云周監於二代水生木金生水木借正潤於金水是監二代義也）明王先賞後罰何法法四時先生後煞也（漢書董仲舒傳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右論人事取法五行

商城楊鐸校

# 白虎通疏證五

句容陳立

## 三軍

國必三軍何所以戒非常伐無道尊宗廟重社稷安不忘危也（說苑指武篇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又引易云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何以言有三軍也論語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詩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論語述而篇及詩大雅棫樸篇文毛傳天子六軍鄭箋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案本疏引鄭志趙商問此箋引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時又此征伐之事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又臨碩並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釋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鄭氏總言三文六師皆云六軍是鄭亦持疑未定也此引六師以證軍制當亦以六師爲六軍因諸侯之三軍並及天子之六軍也鄭司農亦並引詩三六師之文以證夏官之六軍後鄭無駮知與先鄭同也）三軍者何法天地人也以爲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也（並周禮夏官序官文注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族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國語齊語言萬人爲一軍者韋昭云萬人爲軍齊制也周則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三軍故三萬七千五百人也說文以爲四千人爲軍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亦以爲四千人爲軍與此異也五旅爲師下舊本作師二千五百人師爲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也盧據御覽二百九十八改正）傳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當百人必死千人不能當千人必死萬人不能當萬人必死橫行天下雖有萬人猶謙讓自以爲不足故復加二千人因法月數月者羣陰之長也十二月足以窮盡陰陽備物成功萬二千人亦足以征伐不義致天下太平也（後漢張宗傳宗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能當萬夫致死可以橫行蓋古傳有此語故張宗節引之也故說苑指武亦云故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弗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弗能待也萬人必死橫行於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疑待皆得之訛上二千舊本與御覽皆作五千訛盧據下文改正萬二千人萬字舊脫亦無天下二字並依盧據御覽補）穀梁傳曰天子有六軍諸侯

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穀梁襄十一年傳云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注然則此言天子六師凡萬有五千人大國三軍則三萬七千五百人諸侯制踰天子非義也總云諸侯一軍又非制也案此所引四句似皆穀梁傳文彼之天子六師即此之天子六軍古軍與師通稱故詩疏引鄭志謂春秋億萬之衆皆稱師也公羊隱五年傳注二千五百人爲師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公羊昭五年傳舍中軍者何復古也魯於春秋不得爲方伯而以二軍爲復古則是公羊家當云方伯三師諸侯二師古者一二皆積畫不無訛易也故三略聖王御世度得失而爲之制故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也然則周禮言大國三軍即何氏所云之方伯三師也周禮之次國二軍即何注之諸侯二師也何注雖未言小國從可知也但何氏以師與軍異其人數與周禮不合此以一軍爲萬二千五百人用古周禮說也考周以公爲大國惟二王之後及受九命爲方伯者稱公自侯伯以下皆稱諸侯故魯頌言公徒三萬魯爲二軍二萬五千人欲侈言師旅之盛故舉大數稱三萬也）諸侯所以一軍者何諸侯蕃屏之臣也任兵革之重距一方之難故得有一軍也（末也字舊本脫盧據御覽補）

右總論三軍

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幘何伐者凶事素服示有悽愴也伐者質故衣古服禮曰三王共皮弁素幘服亦皮弁素幘又招虞人亦皮弁知伐亦皮弁（詩疏引孝經援神契曰皮弁素幘軍旅也禮作素積鄭禮注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蹙其要中則不宜作巾幘之幘案天子諸侯大夫士行軍皆以韋弁服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鄭氏此注以裳亦用韋詩疏引鄭據雜問志則讀左傳之跗注爲幅屬謂韎韋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爲衣而素裳考裳與屨同色鄭氏禮注謂韋弁服用白舄青絇繶純則宜素裳也明矣韎是倩染之色毛詩瞻彼洛矣傳云一入曰韎是則韎近赤黃之閒故用黃狐裘裼以黃衣左氏襄四年傳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定九年傳皙幘而衣貍製是也又詩瞻彼洛矣云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箋此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見天子天子以其賢任爲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是以士冠禮三冠彌加有皮弁而無韋布亦以韋弁服以征伐兵凶事故也若皮弁則天子服以視朝詩頍弁箋天子之朝皮弁是也諸侯服以視朔論語鄉黨篇素衣麑裘詩疏引鄭注云諸侯視朔之服是也王朝之大夫亦用皮弁以朝以在朝君臣同服也諸侯之大夫亦從君視朔無服以行兵之事未知此與孝經緯所說何本也考左傳稱皙幘而貍製注皙白也幘齒上）

（下相値則春秋之世行軍者或用白冠色如皮弁與三王共皮弁素積語出士冠記注質不變此謂三代自天子至士皆用以再加對爵弁元端二服三代不同也服亦皮弁素幘盧云服上疑有諸侯視朔四字案此必指兵事引以證征伐必皮弁素幘也孟子萬章云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昭三十年左傳皮冠招虞人薛氏禮圖以皮冠即皮弁說者因以皮弁爲田獵之冠案天子田以冠弁諸侯田以韋弁惟諸侯射於竟其服或用皮弁服故襄十四年傳衞獻公射鴻於囿孫甯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孔疏謂敬大臣宜去皮冠又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狩于州來去皮冠而與子革言然則皮冠是加於田獵冠之上者若果皮弁則孫甯何爲怒獻公乎此以皮冠即皮弁亦與禮經不合）

右論王者征伐所服

王者將出辭於禰還格於祖禰者言子辭面之禮尊親之義也（禮曾子問出反必親告於祖禰注皆奠幣以告之又云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孔叢子問軍禮篇以齊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奉之無遷廟主則以幣帛告於祖禰謂之主命亦載齊車然則天子諸侯有遷主者必載遷主以行無則載幣帛以行出辭歸格皆下及於未遷之祖禰故王制云歸格于祖禰用特也禮曲禮凡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故王侯將出亦有辭面之禮不敢死其親

之義也其辭面之禮天子用特牲諸侯卑則否曾子問注云皆奠幣以告之是也）王制曰王者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禰（禮王制注云類宜造皆祭名春官大祝六祈一曰類二曰造是也說文示部類作禷造作𥛷案此節是言天子巡守之禮然其禮近故亦得引之也）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盧云此二十二字見巡守篇案此亦當載蓋辭告之禮先從卑至尊以至遷主故既告之後即載遷主以行故王制止言造乎禰明從禰始也歸則先反行主由尊及卑故王制云格于祖禰明由祖及禰廟故云至禰不嫌不至祖也王制疏載皇氏說云行必有主無則主命載於齊車書云用命賞于祖是也今出辭別先從卑起最後至祖仍取遷主則行也若前至祖後至禰是留尊者之命爲不孝也故曲禮曰己受命君言不宿于家亦其類也若還則先祖後禰如前所言也所以然者先應反行主祖廟故也）尙書曰歸格于藝祖（書堯典文釋文引馬注藝禰也案御覽引書大傳作歸格于藝祖又此下亦引尙書言歸格于藝祖禰多用今文書說知此亦宜作歸格于禰祖也作藝者後人據古文書改也）出所以告天何示不敢自專也非出辭反面之道也與宗廟異義（出所以告天下舊有至告祖無元后廟後告者示不敢留尊者之命也告天二十二字外誤難讀依盧氏刪去禮王制類乎上帝注帝謂五德之帝）

（所祭於南郊者孔叢問軍禮篇乃類于上帝柴於郊以出天子父天母地爲天之子故必告之以示無自專之義諸侯非天子命不得動衆起兵亦無敢自專之義也王制又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爾正釋天云是類是禡師祭也是出必告天之禮也）還不復告天者天道無外內故不復告也尙書言歸格（王制云反釋奠于學又說巡守禮云歸格于祖禰並無告）于祖禰不言告於天知不告也（天之文故孔氏彼疏亦引文解之也）

右論告天告祖之義

王者受命質家先伐文家先改正朔何質家言天命已使已誅無道今誅得爲王故先伐文家言天命已成爲王者乃得誅伐王者耳故先改正朔也（說郛載詩推度災云王者受命必先祭天乃行王事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此文王之祭天也又繁露郊祭篇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又云已受命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引詩上言奉璋下言伐崇詩疏引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又引帝王世紀云文王于是更爲受命之元年乾鑿度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考史記序伐崇在受命之六年是則改正朔布王號皆在伐崇之時明未伐殷時已改正朔布王號也）又改正朔者文代其質也文者先其文質者先其質故論語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天上帝此湯伐桀告天用夏家之牲也（堯曰篇文今論語作皇皇后帝此作皇天上帝魯論也集解引孔注云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詞若此又云用元牡者殷家尙白未變夏禮安國習壁中論語蓋參用古文說也禮明堂位夏后氏用黑驪殷白牡周騂剛殷當用白牡以質家先伐後改正朔湯爲諸侯當承夏家之制故仍用元牡也書疏引鄭注云用元牡者爲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皇天大帝之牲者鄭以天神有六圜丘之祭用蒼色牲夏正郊天始用當代之牲蒼與元近故以元牲爲皇天大帝之牲孝經疏引孔傳以郊即圜丘則孔氏不信六天之說也盧云此段以三正篇互參訂）詩曰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言文王誅伐故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明天著忠臣孝子之義也湯親北面稱臣而事桀不忍相誅也禮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荀子正論篇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君由此效之也湯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紂者民之怨賊也卽時義也）

右論商周改正誅伐先後之義

王法天誅者天子自出者以爲王者乃天之所立而欲謀危社稷故自出重天命也（孟子公孫丑云天吏也注天吏者天使也爲政當爲天所使誅伐無道故謂之天吏也繁露觀德篇時編於君君編於天天之所棄天下弗祐桀紂是也是則天之所立而欲違天故宜犯誅絕之罪故下云重天誅爲宗廟社稷也是以成王卽政淮奄又叛成王親往征之書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漢書吳王濞傳天子制詔數七國罪亦云爲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也）犯王法使方伯誅之（左傳僖四年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又公羊僖四年齊人執陳袁濤塗傳云執者曷爲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注有罪方伯所宜討故成十五年晉人執曹伯歸于京師注爲篡喜時又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衞侯歸之于京師又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傳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是皆諸侯犯王法使方伯誅之之事也）尙書曰命予惟恭行天之罰此言開自出伐扈也（書甘誓文也書序云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史記夏本紀謂啟立有扈氏不服啟伐之釋文引馬氏書注云有扈姒姓之國依世本之文國語楚語云夏有觀扈是其侍親而不恭者也然則扈爲啟之親屬謀叛夏室與周之三監相似故啟親滅之也作開者盧云避漢景帝諱改啟爲開也）王制曰賜之弓矢乃得專征伐謂誅犯王法者也（舊作犯王誅者誤周禮夏官序官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注諸侯有違王命則出兵以征伐之所以正之也春官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注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得征五侯故楚辭天問云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王逸云文王爲雍州牧是也）

右論天子自出與使方伯之義

大夫將兵出不從中御者欲盛其威使士卒一意繫心也故但聞軍令不聞君命明進退在大夫也（淮南子兵畧訓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謂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藉令國有將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之太廟主親操鈇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將已受鈇鉞答曰國不可以外制也君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說苑指武篇將帥受命者將帥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孔叢問軍禮篇故天子命將親潔齋盛服設奠於祖以詔之大將先入軍吏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天子當階南面命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東向西面揖之亦弗御也孫子謀攻篇云故君之所患於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退而）

（謂之退是謂之縻軍注縻御也又繫也君不知軍之形勢而欲從中御也故太公曰國不可以從外治君不可以從中御漢書馮唐傳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祖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御也後漢馮緄傳策曰進赴之宜權時之策將軍一之出郊之事不復內御是也君命御覽作天子命）春秋傳曰此受命于君如伐齊則還何大其不伐喪也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公羊襄十九年文出禮兵不從中御外臨事制宜當敵為師惟義所在漢書終軍傳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又後漢宋均傳均曰夫忠臣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出疆猶專將兵可專明矣古如與而通用）

右論兵不內御

天子遣將軍必於廟何示不敢自專也獨於祖廟何制法度者祖也王制曰受命于祖受成于學言於祖廟命遣之義也（左傳隱十一年鄭伯授兵于太宮淮南子兵畧訓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詩常武云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傳王命南仲于太祖故老子偃武篇云將軍有廟勝之策也反亦告於祖周禮宗伯師還獻愷於祖是也）

右論遣將於廟

王命法年卅受兵何重絕人世也師行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須其有世嗣也年六十歸兵何不忍並鬭人父子也王制曰六十不預服戎又曰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衰齊大功三月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此用易孟詩韓禮戴及古周禮說也王制正義引五經異義云禮戴說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古周禮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謹案五經說各不同是無明文可據漢承百王而二十三而役六十五已老而周復征之非用民意鄭駁之云周禮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周禮所謂征之者使為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衞耳六十不與服戎胥徒事暇坐息之閒多其五歲又何大違之云徒給公家之事云非用民意耶王制所云力政挽引築作之事所謂服戎謂從軍為士卒二者皆勞於胥徒故早舍之是許以周禮為非鄭以五經之說皆可通也舊本文多脫盧依御覽增補又御覽卅作四十案五經說皆云卅受兵漢高紀二年注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傳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役之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衞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漢制亦不得至四十受兵也且禮戴說以男子三十而娶始有繼嗣之端故未至三十不受兵者所以重絕人世也三十有子六十則子又三十應受兵故六十還兵者不忍並鬭人父子也鹽鐵論未通篇云十九年已下為殤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可以服戎事五十已上曰艾老杖於鄉不從力政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後漢班超傳曹昭上疏曰妾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者十五受兵謂據野外為言六十還之據中國為說也）

右論受兵還兵

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為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春秋曰宋人取長葛傳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穀梁隱六年宋人圍長葛傳曰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伐不踰時注云古者師出不踰時注云古者師出不踰時重民之命愛民之財乃暴師經年僅而後克無仁隱之心而有貪利之行又何氏公羊傳注云古者師出不踰時令宋更年取邑久暴師苦衆居外故書以疾之是二傳俱以踰時為譏也以三月一時天道小備踰而不歸則民興怨思也御覽三百六引禮記曰師出不踰時為怨思也踰時即內有怨女外有曠夫矣禮記或禮說之訛所引詩者小雅采薇文案此蓋用三家詩說也漢書匈奴傳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曰靡室靡家獫狁之故豈不日戒獫狁孔棘師古曰此采薇之詩也然則三家詩以采薇為懿王時詩故引以證踰時怨思也鹽鐵論備胡篇云古者無過時之師無踰時之役又引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故聖人憐世如此閔其久去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蓋亦用三家詩韓毛詩義詩杕杜云女心悲止征夫歸止傳室家踰時則思即為怨思義也故易林咸之渙云采薇出車上下役急毛詩序以此為文王時詩故鄭箋以此章為重敘其往反之情極言其苦以說之白虎通所不取）

右論師不踰時

王者有三年之喪夷狄有內侵伐之者重天誅為宗廟社稷也春秋傳曰天王居于狄泉傳曰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

天子也（此文有脫誤夷狄有內侵伐之者下不貫意謂王者有三年喪適有夷狄侵伐事即當從權出師所以重天誅爲宗社也禮曾子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蓋徐戎之難東郊不開不得已而征之正爲宗廟社稷故也所引春秋昭二十三年文公羊傳注云時庶孽並篡天王失位徙居微弱甚故急著正其號明天下當救其難而事之無夷狄內侵之說案此年上云晉人圍郊傳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乎不與伐天子也又云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傳此偏戰也曷爲以詐戰之詞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曷爲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注中國所以異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王室亂莫肯救君臣上下壞敗亦新有夷狄之行故不使主之然則經書天王其以晉入圍郊吳敗六國庶孽並起故特正天王之號以重宗廟社稷與此所據或亦公羊先師之說何氏未取入注故佚而無考焉繁露玉英篇春秋有經禮有變禮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物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焉即此義焉）

右論大喪作畔

## 誅伐

誅不避親戚何所以尊君卑臣强幹弱枝明善善惡惡之義也

春秋傳曰季子煞其母兄何善爾誅不避母兄君臣之義也

尚書曰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後漢梁統傳春秋之義誅不避親戚所以防患救亂全安衆庶者也又宋意傳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强幹弱枝者也所引春秋傳者莊三十二年公子牙卒公羊傳何以不稱弟殺也何以不言刺爲季子諱殺也又云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注以臣事君之義也惟人君然後得申親親之恩是即尊君卑臣强幹弱枝善善惡惡之義也故繁露精華篇云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是故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闔閭然則慶父闔閭同爲弑君之賊季子誅慶父則善之季札不誅闔閭而亦賢之者繁露玉英篇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襄十九年公羊傳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然則吳僚之得國不以正則闔閭弑君之罪亦差於慶父矣所引尚書大誥文也書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是此篇所述皆述周公誅管蔡之事書金滕云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僞孔氏傳訓辟爲法即誅不避親之義也以管叔爲公弟義詳下姓氏篇）

右論誅不避親

諸侯有三年之喪有罪且不誅何君子恕己哀孝子之思慕不忍加刑罰春秋傳曰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傳曰大其不伐喪也（今文春秋說也所引傳曰襄十九年公羊文傳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於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注禮兵不從中御外臨事制宜當敵爲師雖義所在士匄聞齊侯卒引師而去恩動孝子之心義服諸侯之君是後兵寢數年故起時善之漢書蕭望之傳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義足以動諸侯是也故襄二年傳遂城虎牢公羊傳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諱伐喪也繁露竹林篇春秋曰鄭伐許奚惡于鄭而夷狄之也曰衞侯速卒鄭師侵之是伐喪也伐喪無義故大惡之是皆譏伐喪之文也）

右論不伐喪

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衆起兵誅不義者所以强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古文書說也御覽引書大傳云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衆起兵殺不義者所以强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禮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故繁露王道篇桓公存邢衞杞不見

春秋內心予之行法絕而不予止亂之道也非諸侯之所當爲也又楚莊王云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公羊宣十一年傳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故公羊之例予方伯自專之事皆實與而文不與實予者其有功諸侯文不與者不與其無天子之命也故御覽引漢含孳云强幹弱流天之道注流猶枝也桓二年左傳云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公羊疏引文諡例云六輔者京師輔君諸夏輔京師春秋爲尊王而作故於擅自動衆起兵者皆無大辭焉故孟子盡心云春秋無義戰注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者是也）

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季氏篇文詩疏引鄭注云平王東遷諸侯始專征伐案雨無正云斬伐四國箋云天子諸侯於是更相侵伐沔水箋云諸侯出兵妄相侵伐然則諸侯專政自厲宣時已然平王後始卒無顧忌天子不能禁止耳）

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今文春秋說也公羊僖元年傳云實與而文不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子諸侯有爲無道者臣弑君子殺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此處文舊訛脫依盧據公羊文補）

論語曰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此憲問篇文哀十四年左傳云孔某三日

（齊而請伐齊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即公羊力能討之則討之義也）王者諸侯之子篡弑其君而立臣下得誅之者廣討賊之義也（隱四年公羊傳曰衛人殺州吁于濮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注討人者除也明國中人人得之討所以廣忠孝之路以此言之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即左傳所云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是也昭四年執齊慶封傳云慶封之罪何脅齊君而亂齊國也注稱侯而執者伯討也月者善義兵是亂國之臣鄰國力能討之者得討之亦春秋廣討賊之義也又襄三十一年蔡世子般弑其君而書葬蔡景公者公羊傳君子辭也爲臣下力不能討君子故恕之亦若魯桓弑於齊莊公力不能討亦書葬而恕魯之臣子也）春秋傳曰臣弑君臣不討賊非臣也（隱十一年公羊傳文穀梁亦云其不言葬何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注責臣子也公羊傳又云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不繫乎臣子也若然閔公被弑而賊討亦不書葬者何氏云不書葬者賊未討以慶父之死在閔公既葬後也桓公爲外所弑而亦書葬者以賊在外齊強魯弱臣子力不能討故春秋恕之是以桓十八年公羊傳云賊未討何以書葬仇在外也仇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是也穀梁之義亦與公羊說大同繁露王道篇春秋之義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仇非子也故誅趙盾賊不討者不書葬臣子之誅也許世子不嘗藥而誅爲弑父也）又曰蔡世子班弑其君楚子誅之（三傳皆作般班般通弑君在襄三十年楚子誅之在昭十一年傳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爲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然則春秋自譏其誘討不謂其賊不當討也盧云楚子誅之此自以意言之非傳文也）

右論討賊之意

王者受命而起諸侯有臣弑君而立當誅君身死子不得繼之者以其逆無所承也詩云毋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此言追誅大罪也或盜天子土地自立爲諸侯絕之而已（此今文春秋說也昭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不君靈公則曷爲不成其子誅君之子不立何休云靈公即般也不君不與靈公坐弑父誅不得爲君也不成其子不成有得稱子繼父也又云雖不與楚誘討坐弑父誅當以誅君論之是諸侯以臣弑君而立誅君身死子不得繼之也所引詩者周頌列文篇文毛傳封大也靡累也崇立也諸侯無大罪者崇之則有大罪於國者追而誅絕之明矣春秋之義得罪於天子者絕諸侯無天子命盜土地而自立故宜誅絕之也公羊莊二十五年衛侯朔卒注春秋篡明者當書葬朔書葬嫌與篡

同例身絕國不絕故去葬明犯天子命重不得書葬與盜國同又僖二十五年納頓子于頓注前出奔當絕還入爲盜國當誅楚納之與之同罪也又襄二十六年衛侯衎復歸于衛注衎名者起盜國盜國明則復歸爲惡剽出見矣是也）

右論誅大罪

父煞其子當誅何以爲天地之性人爲貴人皆天所生也託父母氣而生耳王者以養長而教之故父不得專也春秋傳曰晉侯煞世子申生直稱君者甚之也（僖五年公羊傳曷爲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注甚之者甚惡殺親親也春秋公子貫於先君唯世子及母弟以今君錄親親也今舍國體直稱君知以親親責之襄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何注痤有罪平公書葬然則太子母弟有大罪當誅者則去太子母弟之號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不言弟是[illegible]被誅則直稱君以著失親親之罪又[illegible]襄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昭十[illegible]若太子母弟無罪而君殺之則當從[illegible]晉侯僖九年不書晉獻公葬是也若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佞夫則又以王在二年喪中不能親[illegible]其重者書天王以罪之也後漢楊終傳春秋殺太子母弟直稱君甚惡惡之者坐失教也直稱君者七字舊訛作不出蔡三字依盧據公羊傳改正）

右論父煞子

佞人當誅何爲其亂善行傾覆國政韓詩內傳曰孔子爲魯司寇先誅少正卯謂佞道已行亂國政也佞道未行章明遠之而已論語曰放鄭聲遠佞人（莊十七年齊人執鄭瞻公羊傳云此鄭之微者何言乎齊人執之書甚佞也[illegible]）

右論誅佞人

冬至所以休兵不舉事閉關商旅不行何此日陽氣微弱王者

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扶助微氣成萬物也（自此至故大寒也當移在則預備之矣下初學記引五經通義云冬至所以休兵鼓商旅不行君不聽政事何冬至陽氣萌陰陽交精始成萬物氣微而下不可動洩王者承天理政率天下靜而不擾也御覽引麻義疏云冬至者極也太陰之氣上干於陽太陽之氣下極於地寒氣已極故曰冬至氣當易之是以王者閉門閭商旅不行類聚引通義又云夏至陰始動而未達故寢兵鼓不設政事所以助微氣之養也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后不省方以此助之而說者或以冬至夏至有異通典引劉退說曰陽寶君道是以微陽初興慶其方盛寢鼓息兵不欲震蕩遭尊無二君當助陰豈一之義又鄭瑤謂冬至少陽初發萌芽之漸欲省事順動以應至道是以不省方事安能鳴鼓後代擬議寢之非爲助陽也夏至少陰肇起殺氣自興否剌將至大成方來宜有鳴鼓開關興兵駭旅施命四方誥其逆兆以過小人方長之害二至之義否泰自殊休戚道異寢兵之教不宜同也然則諸家以夏至不宜閉關禁商旅矣此言扶助微氣成萬物又引孝經說文續漢志注引此文郎作至日所以休兵云云明白虎通不分冬至夏至也泰月令仲夏之月君子齊戒處必揜身無躁百官靜事無刑以待晏陰之所成又仲冬之月云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甯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二處文義正同又僖五年左傳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爲閉故也易復象辭亦第統言至日閉關未明分冬至夏至蓋以二至者陰陽升降之極萬物非陰不長非陽不生故聖人於其微時必寢事息兵以待其成所謂扶陽抑陰豈施於此也故後漢魯恭傳案易五月姤用事經曰后以施命誥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陽陰也盧云案通典軍禮三引通義冬至所以寢兵數云云又云夏至陰氣始動未達故亦寢兵鼓不設政事所以助養陰氣也似此亦當有夏至一段文脫耳續漢志注亦約而言之亦未可知）故孝經讖曰夏至陰氣始動冬至陽氣始萌（通卦驗以五月辟卦屬姤姤一陰生冬至辟卦爲復復一陽生故陰氣動於夏至陽氣萌於冬至）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復象辭也）夏至陰始起反大熱何陰氣始起陽氣推而上故大熱也冬至陽始起反大寒何陰氣推而上故大寒也（御覽引通義云夏至陰動於下推陽而上之故大熱於上冬至陽動於下推陰而上之故大寒於上易稽覽圖云冬至之後三十日極寒夏至之後三十日極溫通典引魏台訪議云冬至陽動於下推陰而上之故大寒於上夏至陰動於下推陽而上之故大熱於上是也）

右論冬至休兵

子得爲父報仇者臣子之於君父其義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義不可奪也（隱十一年公羊傳云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仇非子也注明臣子不討賊當誅故繁露王道篇故誅趙盾賊不討者不書葬臣子之誅也許世子不嘗藥而誅爲弒父是也是臣子一例也）故曰父之仇不與共天下兄弟之仇不與共國朋友之仇不與同朝族人之仇不共鄰故春秋傳曰子不復仇非子子夏曰居兄弟之仇如之何仕不與共國銜君命遇之不鬭（此約禮曲禮檀弓文也曲禮父之仇不與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遊之仇不同國檀弓云從父昆弟之仇卽此族人之仇曲禮云交遊之仇卽此朋友之仇故公羊莊四年傳諱與仇狩也注禮父母之仇不同戴天兄弟之仇不同國九族之仇不同鄉黨朋友之仇不同市朝與此同也若然謂人云父之仇辟於海外兄弟之仇辟諸千里之外從父昆弟之仇不同國君父之仇得辟者彼疏引趙商問云調人職稱父之仇辟諸海外君之仇亦然注使辟於此不得就而仇之商以春秋之義子不復仇非子臣不討賊非臣楚勝之徙猶言鄭人在此仇不遠矣不可見仇而不討於是伐之臣感君恩孝子思其親不得不報子夏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苫枕干不仕不與共天下遇諸市朝不反兵天下向不反兵海內何爲和之孔子曰仇若在九夷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乎子之所云偏於此義然則不共戴天止就臣子之義言之故鄭注曲禮云父者子之天殺已之天與共戴天非孝也行求殺之乃止是也若果在四夷之外則臣子亦勢有不能矣曲禮疏引五經異義公羊說復百世之仇古周禮說復仇可盡五世之內五世之外施之於彼則無罪施之於己則無義所復者殺者之身乃在被殺者子孫可盡五世得復之謹案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春秋不譏又定公是魯桓九世孫孔子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是不復百世之仇也鄭氏無駁穀梁注引何休廢疾云今親納仇子反惡其晚恩義相違莫此之甚此蓋駁莊九年傳譏當可納而不納之文也鄭氏釋之云於仇不復則怨不釋而魯釋怨屢會仇讎一貶其君一貶其臣亦足以責魯臣子其餘則同不復譏也至於伐齊納糾譏當可納而不納耳據鄭氏之義則以春秋于溺伐衞已貶其臣公及齊人狩于禚又貶其君自此以後不復有貶辭則夾谷之會及莊公會桓之事其不必有譏文明矣許氏據以難公羊其說非也此不言復仇遠近之世知亦與公羊復百世之仇同也其實公羊於伐齊納糾亦無譏莊公忘仇之文何休廢疾亦止深文難穀梁故鄭君從而釋之也）父母以義見殺子不復仇者爲往來不止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不復仇可也（曲禮疏引異義云凡君非理殺臣公羊說子可復仇故子胥伐楚春秋善之左氏說君命天也是不可復仇鄭駁之云子思云今之君子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

（亦善乎子胥父兄之誅隊淵不足諭伐楚使吳首兵合於子思之言是此及鄭氏皆同公羊說也定四年公羊傳又云父受誅子復仇推刃之道也注云父以無罪爲君所殺諸侯之君與王者異於義得去君臣已絕故可也然則父不受誅子復仇之義止通於諸侯也若然文姜弒父莊公不復仇春秋無譏文者誅不加上但宜絕之故公羊莊元年傳但譏其念母也然則文姜之罪天子誅之方伯誅之可也故僖元年善齊桓誅哀姜也此云爲往來不止者公羊定四年注子復仇非當復討其子一往一來曰推刃然則父既當誅子復仇仇復又討其子是往來不止也）

右論復仇

誅者何謂也誅猶責也誅其人責其罪極其過惡春秋曰楚子虔誘蔡侯班殺之于申傳曰誅君之子不立（舊脫首五字盧據御覽卷三百四補國語周語翟人來誅殺譚伯注誅責也荀子仲尼篇文王誅四注誅者討伐殺戮之名晉語小國敖大國入焉曰誅盧云于申下當并引執蔡世子有以歸方與下文合）討者何謂也討猶除也欲言臣當掃除弒君之賊也（公羊隱四年注討者除也又云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也）春秋曰衛人殺州吁于濮傳曰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公羊隱四年傳春秋例凡稱人者皆衆詞故下文衛人立晉傳亦云其稱人何衆立之辭也穀梁隱四年傳亦云稱人以殺殺有罪也注有弒君之罪者則舉國之人皆欲殺之又莊九年齊人殺無知傳亦云稱人以殺殺有罪也公羊雖無傳當亦以爲討賊之辭也故繁露王道篇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正也是魏志注引典論云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衛人討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討賊卽用二傳義也）伐者何謂也伐者擊也欲言伐擊之也尚書敘曰武王伐紂（說文人部伐擊也牧誓云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詩疏引鄭注云伐謂擊刺也一擊一刺曰一伐公羊傳莊十年云粗者曰侵精者曰伐注將兵至境以過侵責之服則引兵而去伐者侵責之不服推兵入竟伐擊之益深用意稍侵密則伐重於侵矣穀梁隱五年以爲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案文王伐崇高宗伐鬼方仁者之師豈有斬樹木壞宮室之事穀梁說非也左氏以爲有鐘鼓曰伐亦通所引書序周書泰誓篇序文也敘字舊脫盧據御覽補）征者何謂也征猶正也欲言其正也輕重從辭也尚書曰誕以爾東征誅祿甫也又曰甲戌我惟征徐戎（書序作成王政釋文引馬本作成王征注云征正也國語周語穆王將征犬戎注征正也上討下之稱孟子盡心下征之爲言正也說文辵部延正行也從辵正聲征輕辭正重辭聲意相兼也所引尚書大誥及費誓文也二文皆以上伐下故稱征孟子盡心云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戰者何謂也尚書大傳曰戰者憚警之也春秋讖曰戰者延改也（御覽三百四頻聚五十九引大傳作憚驚也御覽一百八引憚下又有也字廣雅釋言云戰憚也法言吾子云見豺而戰注戰悖也悖有驚意則訓憚者疊韻爲訓訓驚者輾轉相訓也又論語述而子之所慎齊戰疾則作警亦通延改也三字未詳何義蓋改是攻之誤呂覽上農篇上農不可以戰注戰攻也延攻者古延與誕通漢書古今人表報王延史記注作報王誕誕訓爲大言其大相攻闕也）弒者何謂也弒者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候閒司事可稍稍弒之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公羊隱十一年傳何隱爾弒也隸續載蔡氏石經弒作試蓋嚴氏春秋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殺言弒荀子議兵篇傳曰威厲而不試鹽鐵論作威厲而不殺殺音試古音同也卒讀如孟子卒然問曰之卒漢書成帝紀云興卒暴之作注卒急也又師丹傳卒暴無漸注卒讀如猝說文犬部猝犬從草暴出逐人也言不敢暴行此事也司讀如伺前漢高五王傳舍人怪之以爲物而司之得勃又灌夫傳太后亦已使候司言候其閒隙何其事也釋文云弒從式殺從殳不同君父言弒積漸之名臣下言殺卑賤之稱也所引易坤文言傳文）簒者何謂也簒猶奪也取也欲言庶奪嫡孽奪宗引奪取其位春秋傳曰其言入何簒詞也（史記衛青傳與壯士簒取之索隱簒猶劫也奪也說文厶部屰而奪取曰簒從厶算聲爾雅釋詁簒取也注簒者奪取也所引春秋傳莊六年九年公羊傳皆有此文）襲者何謂也行不假途掩人不備也（穀梁襄二十三年傳齊侯襲莒注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孟子公孫丑注密聲取敵曰襲左傳疏引釋例云掩其不備曰襲）春秋傳曰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爲夷狄之秦伯將襲鄭入國掩人不備行不假途人銜枚馬繮勒晝伏夜行爲襲也（僖三十三年公羊傳文入國以下皆白虎通釋襲義也彼注云輕行疾至不戒以入曰襲又云行疾不假途變必生淮南氾論訓注凡以兵伐國不擊鼓密聲曰襲是也周禮秋官序官銜枚氏注銜枚止言語讙囂也枚狀如箸橫銜之爲之繣結於項是人銜枚使人不得喧囂也馬繮勒使馬不得呼鳴也）諸侯家國入人家宜告主人所以相尊敬防并兼也（鄭氏聘禮注云諸侯以國爲家不敢直徑也若天子出則無假道之禮天子以天下爲家也若然國語周語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楚者儀禮疏引服氏說云是時天子微弱故與諸侯相聘問是也然則過竟假道一則使鄰國有禮一則使鄰國有備也故公羊恒六年實來傳化我也注行過無禮謂之化諸侯相過至竟必

（假途過鄙必朝所以崇禮讓絶慢易戒不虞也）春秋傳曰桓公假途于陳而伐楚禮曰使次介先假道用束帛（公羊僖四年傳文所引禮曰疑逸禮文也今所傳士禮周禮禮記俱無諸侯出軍假道之禮案儀禮聘禮載諸侯使大夫出聘之禮云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曰請帥奠幣注將猶奉也帥猶道也請道己道路所當由也此或即引聘禮文假以喻行軍假道之禮也）即如是諸侯貢王者道禮无往不反非謂所貢者也（盧云謂所二字疑倒以諸侯無專地之義故疑而問也）將入人國先使大夫執幣假道主人亦遣大夫迎于郊爲賓主設禮而待之是其相尊敬也（聘禮又云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明遣大夫迎于郊爲賓主也又云餼之以其禮上賓太牢積牲芻禾介皆有餼注凡賜人以牲生曰餼餼猶稟也給也是設禮而待之也）防并兼奈何諸侯之行必有師旅恐掩人不備士卒歛取恒遲先假途則預備之矣（左氏定四年傳云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故雖卿出聘問亦須假道亦以防掠暴也故聘禮又云賓南面上介西面衆介北面東上史讀書司馬執策立于其後注賓南面專威信也史於衆介之前北面讀書以勑告士衆爲其犯禮暴掠也又云司馬主軍法者執策示罰行軍假道之禮雖無明文意亦當同故穆公不假道伐鄭晉與姜戎要之殽而敗之也）

## 右總論誅討征伐之義

## 諫諍

臣所以有諫君之義何盡忠納誠也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孝經事君章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注進見於君則思盡忠節君有過則思補益又云將順其美匡救其過注君有美善則順而行之君有過惡則正而止之是盡忠納誠之義也論語見憲問篇吳志步騭傳太子登在武昌與騭書曰賢人君子所以興隆大化佐理時務也受性闇昧不達道數雖實區區欲盡心於明德歸分於君子至於遠近士人猶或未詳傳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斯其義矣豈非所望於君子哉是亦以愛忠斥人臣納善言與此合蓋魯論語鹽鐵論疾貪篇大夫曰縣官之於百姓也如慈父之於子也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能勿勞乎則以論語此章言爲父之事詩隰桑遐不謂矣箋謂勤也謂我心愛此君子雖遠在野其能不勤思之乎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則又爲忠賢之辭義皆與此異）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此諫諍篇文也家語三恕解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諍臣七人則主無過舉千乘之國有諍臣五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諍臣三人則祿位不替父有諍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陷無義注天子有三公四輔主諫諍以救其過失也諸侯有三卿股肱之臣有內外者也故有五人焉大夫之臣有室老家相邑宰凡三人士雖有臣既微且陋不能以義匡其君故須朋友之諫爭於己也孝經疏引王肅彼注又以諸侯五人指三卿內外史又引孔彼傳以天子所命及三卿與上大夫爲諍臣五人家相室老側室爲諍臣三人若並以意解說未知此同否也荀子子道篇則云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說各有本末可同焉）天子置左輔右弼前疑後承以順（孝經疏引書大傳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承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然則四輔亞於三公故視卿也以順下盧云疑有脫文）左輔主脩政刺不法（荀子臣道篇有能比知同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彊君撟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說苑臣術同大戴保傳篇明堂之位曰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彼充即此輔也故賈子保傳云充立於左是太公也）右弼主

糾紏周言失傾（盧云周當害字之誤紏廣韻居黝切與糾通說苑臣術篇有能亢君之命反君之事竊君之重以安國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弼大戴保傳篇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切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是主紏害言失傾之義也此下三句文義不屬似有訛脫）前疑主禮度定德經（大戴保傳作道謂篤行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德也）後承主匡正常考變失四弼興道率主行仁（承或作丞漢書百官表丞者承也大戴保傳云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丞丞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失舊作夫屬下讀疑當改爲失）夫陽變於七以三成故建三公序四諍列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杖羣賢也（此上並釋天子七人之義後漢書注引鄭注孝經云七人謂三公及前疑後承左輔右弼孝經疏引孔傳說亦同引文王世子以解七人之義是與此同也杖杖通）

## 右總論諫諍之義

諸侯之臣諍不從得去何以屈尊申卑孤惡君也（禮曲禮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注逃去也君臣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又云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墠孟子萬章下君有過則諫反

（覆之而不聽則去注諫君不從去而待放遂不聽之則去而之他國也公羊莊二十四年傳三諫不從遂去之注不從得去者仕爲行道道不行義不可素餐所以申賢者之志孤惡君也言屈尊者使納善而申卑者之志又以孤夫惡君也故說苑正諫篇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爲也）

去曰某質性頑鈍言愚不任用請退避賢如是君待之以禮臣待放如不以禮待遂去（孟子離婁篇諫不行言不聽膏澤不下於民即言愚不任用也公羊宣元年傳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是君待以禮則臣待放也若君不待以禮則不必待放即去如孟子離婁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所往之等是也如是下舊作之是待以禮爲盧從周訂正）

君待之以禮奈何曰予熟思夫子言未得其道今予不且畱聖人之制無塞賢之路夫子欲何之則遣大夫送至於郊（孟子離婁篇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彼謂有故而去者故郊送之出竟與此微異也檀弓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自去日至此似有成文）

必三諫者何以爲得君臣之義（公羊莊二十四年傳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注諫必以三者取月生三日成魄臣道就也）必待放於郊者忠厚之至也冀君覺悟能用之（孟子公孫丑予三宿而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亦卽冀君覺悟之意也）

所以必三年者古者臣下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復君恩（宣元年公羊傳文注重奪孝子之恩也君有三年之恩於臣故臣亦以三年之義復之復報也必三年者或亦取月三日成魄臣道就之意也者字依盧補）今己所言不合於禮義君欲罪之可得也（宣元年公羊傳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注三年者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易曰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是也自嫌有罪當誅故三年不敢去則待放之義一則復君恩一則恐有罪當誅故待之三年也）

援神契曰三諫待放復三年盡惓惓也（漢書劉向傳惓惓之義又賈捐之傳敢昧死竭卷卷卷卷猶惓惓懇至之意也御覽四百五十六作眷眷）

所以言放者臣爲君諱若言有罪放之也（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公羊傳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是則大夫本無罪而去又不可揚君之過故變出奔之例而言放引罪於己若爲君放然也禮坊記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孟子告子篇言孔子不欲以微罪行皆是故史記樂毅傳報燕王書云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又禮曲禮大夫士去國不說人以無罪注己雖遭放逐不自以無罪解說於人過則稱己是也御覽作若言有過而放矣）

所諫事已行者遂去不畱凡待放者

冀君用其言耳事已行災咎將至無爲畱之（此以上並援神契文也論語八佾篇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所以待放者本冀君之改過今過已行雖諫何益故下引孔子行事政之也舊本多譌盧據御覽改正已行御覽作遂以行）

易曰介如石不終日貞吉（易豫六二爻辭釋文引古文易作砎加石言象兩石相摩擊而出火之意集解引虞注讀爲纖介之介則此當用古文易也繫辭傳云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矣寧用終日）

論語曰三日不朝孔子行（論語微子文史記孔子世家云齊陳女樂季桓子微服往觀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燔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燔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無罪然則孔子以魯受女樂猶冀其覺悟及三日不聽政又不致燔俎於大夫是其過惡已行故不脫冕而行以無及諫也又不欲過在君故以微罪行趙注孟子云燔肉不至我黨從祭之禮不備有微罪乎）

臣待放於郊君不絕其祿者示不合耳（自此至重恥也亦援神契文禮曲禮下去國三世爵祿有列于朝出入有詔于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鄭注爵祿有列于朝謂君不絕其祖祀復立其族釋文引盧注云世歲也萬物以歲孟子離婁篇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注乃收其田萊及里居焉是三年待放不絕其祿也御覽耳上有故去二字）

以其祿參分之二與之一畱與其妻長子使得祭其宗廟（儀禮喪服經齊衰三月章云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又舊君傳曰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注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妻子自若民也然則大夫以道去君爲舊君服者有二後一條謂大夫三年待放君未絕其祿故爲服齊衰三月之服前一條謂大夫未至三年見君之過惡已著已去本國君仍未絕其祿留與其妻長子主宗廟故其長子爲舊君服又妻有歸宗之義故亦爲之服也若然齊衰三月章又有爲舊君君之母妻者傳曰仕焉而已者也通典引畱究宗云經前已有舊君今復有此舊君傳所以知前經爲仕焉而已後絰是待放未去者蓋以棄服小君知恩有淺深也仕焉而退君臣道足恩義既施恩及母妻今被放而去名義盡矣若君不能歸其宗廟則但不爲戎首而已以其祿未絕故得同於人適庶足以反服於君不獲及其親也是也）

賜之環則反賜之玦則去明君子重恥也（荀子大略篇絕人以玦反絕以環注玦如環而缺肉好若一謂之環環有還義國語晉語驪姬使奄楚以環爾雅釋言注環玉環環還也故賜之環則還也玦有決義晉語而玦之以金銑者寒甚矣注玦決也閔二年左傳注玦示當決斷故賜之玦則決而去也君臣以義合故得玦則

（去禮表記云事君三違不出竟則利祿也注違去也利祿言爲貪祿留也又云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是君子重恥之義也）王度記曰反之以玦其待放者亦與之物明有分土無分民也（此文疑錯當云反之以環其不得反者云云也）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詩魏風碩鼠篇文）或曰天子之臣不得言放天子以天下爲家也（桓八年公羊傳云女在其國稱女此其言王后何王者無外又僖二十四年傳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是則天子以天下爲家無可出故無可放故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不言出也若然成十二年書周公出奔晉者公羊傳云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注謂起諸侯入爲三公國者然則周公不事天子自其私土而出故絕其本國也）親屬諫不得放者骨肉無相去離之義也（盧改得作待誤上五行篇云親屬臣諫不相去何法法木枝葉不相離也骨肉無相離之義故不得放也故莊二十七年公羊傳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內難也君子辟內難不辟外難是則親屬有故不得去但宜辟之而已）春秋傳曰司馬子反曰君請處乎此臣請歸子反者楚公子也時不得放（得書作待誤宣十五年公羊傳文也彼云莊王使子反窺宋城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子反曰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反于莊王王曰吾今取此而後歸爾子反曰臣已告之矣莊王怒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莊王曰諾雖然吾猶取此而歸耳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是子反諫莊王不聽故卽引師而歸耳無云去而之他也明親屬不得放也子反名側成十六年云楚殺其大夫公子側知楚公子也）

右論三諫待放之義

士不得諫者士賤不得豫政事故不得諫也謀及之得因盡其忠耳禮保傅曰大夫進諫士傳民語（孟子萬章下云位卑而言高罪也注位卑不得高言豫朝事故但稱職而已不得豫朝事故不得諫君也若謀及之則因盡其忠者國語周語云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注獻詩以諷也是也大戴保傅篇云工誦正諫士傳民語與此所引異注工樂人也瞽官長誦謂隨其過誦詩以諷大夫諫足以義使於瞽叟是大夫進諫之義卽具於正諫中也周語又云庶人傳語注庶人卑賤見時得失不得達傳以語王也是民語不能自達須由士以傳之焉御覽四百五十七引作士民傳語）

右論士不得諫

妻得諫夫者夫婦一體榮恥共之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諫不從不得去之者本娶妻非爲諫正也故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此地無去天之義也（舊本無一體二字御覽夫婦作夫妻所引詩鄘風相鼠章文或習詩義與毛殊御覽夫婦四百五十七所引乃首章困學紀聞與此同列女傳貞順篇黎莊夫人旣往而不同欲所務者異未嘗得見甚不得意其傅母憫夫人賢公反不納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壹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終執貞壹不違婦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編詩卽地無去天之義也一與之齊二語見禮郊特牲）

右論妻諫夫

子諫父父不從不得去者父子一體而分無相離之法猶火去木而滅也論語事父母幾諫下言又敬不違（禮曲禮曰爲人子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又內則云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不悅與其得罪于鄉黨州里寧孰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注子從父之令不可謂孝也論語里仁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是子諫父父不從不得去也公羊傳定十四年衞世子蒯聵出奔宋注主書者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明君臣以義父子以恩故云父子一體而分無相離之法若然檀弓載晉太子申生事申生不去爲父所殺不得爲孝以親有小過當安處之隨宜諫諍若其父大爲無道若不迴避必當殺己是陷父不義而成其殺子之惡故閔二年左傳梁餘子養曰死而不孝不如逃之家語六本篇孔子謂曾子曰小則受大則走曾子曰孝子之諫有達善而無爭辨爭辨者亂之所由興是也待放去法舊作木依影鈔小字本元本改）臣之諫君何法法金正木也子之諫父法火以揉木也臣諫君以義故折正之也子諫父以恩故但揉之也木無毀傷也待放去取法於水火無金則相離也（見五行篇待放去以下疑有衍脫）

右論子諫父

諫者何諫者閒也更也是非相閒革更其行也（論衡譴告篇諫之爲言閒也聘禮記皮馬相閒注古文閒爲干干犯也言臣子干君之過犯顏而諫之也廣雅釋詁諫正也地官序官諫人注諫猶正也以道正人行更亦有正義舊本閒也有因也二字初學記及御覽俱無下亦無釋依盧刪去舊本此下多闕畧依盧據初

（學記補正）人懷五常故知諫有五其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闚諫四曰指諫五曰陷諫（公羊莊二十四年注家語辨正篇並有其文公羊注諫有五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直諫四曰爭諫五曰贛諫疏未明所出案何注之直諫即此之指諫何注之贛諫即此之陷諫惟彼爭諫與此窺諫小異家語辯政篇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二曰贛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風諫案彼之譎諫即此之窺諫彼之降諫即此之順諫與此文皆大同小異）諷諫者智也知禍患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諷告焉此智之性也（後漢書李雲傳論注諷諫者知禍患之萌而諷告焉出大戴禮案今大戴無此文文選甘泉賦序奏甘泉賦以風注不敢正言謂之諷公羊注一曰諷諫孔子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季氏自墮之是也初學記作睹其未然）順諫者仁也出詞遜順不逆君心此仁之性也（家語注卑降其體所以降也後漢書注出詞遜順不逆君心也說苑臣術篇從命利君謂之順公羊注二曰順諫曹羈是也案公羊莊二十四年傳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而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是出詞遜順也）闚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卻悅則復前以禮進退此禮之性也（後漢書注闚諫者視人君顏色而諫也家語有譎諫王注正其事以譎諫其君何氏公羊注有爭諫如子反請歸是也俱與此異）指諫者信也指者質也質相其事而諫此信之性也（指質同音論語皇疏質實也後漢書注指諫者質指其事而諫也公羊注有直諫引子家駒是也案昭二十五年傳昭公將殺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殺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是無所私隱直指其事也舊作指質相其事也盧據初學記補者質也三字據御覽補而諫二字御覽相作指）陷諫者義也惻隱發於中直言國之害勵志忘生爲君不避喪身此義之性也（後漢書注陷諫者言國之害忘生爲君也國語魯語上陷而不振注陷墜也見君有過明知身之墜不避斧鉞之誅而直陳其菑害也公羊注五曰贛諫百里子與蹇叔子是也案僖三十三年傳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是陷諫之事也）孔子曰諫有五吾從諷之諫（家語辨政篇惟度主而行之吾其從風諫乎注風諫依違遠罪避害者也後漢書李雲傳論云論曰禮有五諷諫爲上是也說苑正諫亦云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乎初學記作吾從於諷下又云諷也者謂君父有闕而難言之或託與詩賦以見於辭或假託他事以陳其意冀有所悟而還於善諫也者謂事有不善有指而言之上至君父下及朋友論之不疑必有所益故孔子稱君有爭臣

父有爭子士有爭友此之謂也疑皆節引白虎通文）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去而不訕諫而不露（進思盡忠二句孝經事君章文也韋注進見於君則思盡忠節退居私室則思補其身過又左傳宣十二年士渥濁諫曰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去而不訕二語疑亦有所本）故曲禮曰爲人臣不顯諫（繁露竹林篇且春秋之義臣有惡君名美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入告爾君于內而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爲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纖微未見於外如詩所刺也若過惡已著民蒙毒螫天見災變事白異露作詩以刺之幸其覺悟也（毛詩序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後漢書李雲傳論若夫託物見情因文載旨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貴在於意達言從理歸於正曷其絞詐靡上以衒沽成名哉是則纖微未著宜從諷諫若過惡已著則當據事直書冀有所儻也）

右論五諫

明王所以立諫諍者皆爲重民而求己失也禮保傅曰于是立進善之旌懸誹謗之木建招諫之鼓（賈子保傅云於是有進賢之旌有誹謗之木有敢諫之鼓淮南子主術訓故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鞀管子桓公問篇云黃帝立明堂之議堯有衢室之問舜有告善之旌禹立建鼓於朝湯有總諫之庭武王有靈臺之復皆與此互異）王法立史記事者以爲臣下之儀樣人之所取法則也動則當應禮是以必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賈子保傅云太子既冠免于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有徹膳之宰）禮玉藻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漢書藝文志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玉藻疏引六藝論同與此反案左是陽故記動右是陰故記言當以玉藻爲正）禮保傅曰王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讀之宰夫徹其膳是以天子不得爲非（賈子保傅云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又云食以禮徹以樂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讀之宰夫徹其膳）故史之義不書過則死宰不徹膳亦死（賈子保傅云天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書過則死而宰收其膳宰之義不得徹膳則死過字舊無盧據保傅補）所以謂之史何明王者使爲之也（漢書杜延年傳注史使一也或作使字是史使或通用言爲王者所使故謂之史亦諧聲爲義者也說文又部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中正也）謂之宰何宰制也使制法

度也（儀禮燕禮膳宰具官饌于寢注膳宰天子曰膳夫掌君飲食膳羞者也是膳夫亦謂之宰也廣雅釋言宰制也故呂覽不苟篇與良宰遺之注宰膳宰也以其俱主政教故亦得有宰名也故荀子王制篇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之宰數也）宰所以徹膳何陰陽不調五穀不熟故王者爲不盡味而食之（禮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周禮膳夫云王日一舉又云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烖則不舉是陰陽不調五穀不熟則王者不盡味而食不盡味猶左傳哀元年食不兼味也詩雲漢傳歲凶年穀不登則膳夫徹膳卽此）禮曰一穀不升不備鶉鷃二穀不升不備鳧雁三穀不升不備雉兔四穀不升不備囿獸五穀不升不備三牲（此疑逸禮文也雲漢疏引大戴禮有此文襄二十四年穀梁傳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韓詩外傳云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殺餘與穀梁同彼二文皆分析五種之名此則差次減殺食品之異也案內則記上大夫庶羞有雉兔鶉鷃四種又記諸物之不可食者有舒雁翠舒鳧翠是人君燕食百二十品宜兼備此諸物明矣囿獸蓋謂麋麃麢兔等也三牲謂牛羊豕也此處舊本文多脫盧據詩雲漢及禮曲禮疏補）人臣之義當掩惡揚美所以記君過何各有所緣也掩惡者謂廣德宣禮之臣

右論記過徹膳之義

所以爲君隱惡何君至尊故設輔弼置諫官本不當有遺失（禮表記事君欲諫不欲陳注謂言其過於外也又引詩曰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疏引皇氏以爲人臣中心包藏君惡不欲嚮人陳之也故春秋爲尊者諱公羊隱二年傳此滅也言入內大惡諱也注明皆臣子當爲君父諱是也孔子爲昭公諱知禮亦斯意也禮坊記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是也後漢范升傳子以人不閒其父母昆弟爲孝臣以下不非其上爲忠意亦以君之無非以臣能匡救故也）論語曰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此爲君隱也（述而篇文也彼又云某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集解引孔云諱國惡禮也聖人道宏故受以爲過）君所以不爲臣隱何以爲君之與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爲賞一善而衆臣勸罰一惡而衆臣懼若爲卑隱爲不可殆也（音義引論語鄭注適作敵莫謂貪慕也蓋謂君之於臣無敵無慕好惡皆不設以成心也則論語之君子宜斥人君言故風俗通十反篇蓋君人者闢門求賢得賢而賞聞善若驚無適也無莫也又詩杕杜箋云君子之人求至此國皆可來至君所君子之人義之與比後漢書劉梁傳梁著和同論曰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也又曰苟得其道則兄弟不阿苟得其義則仇讎不廢下引祁奚舉解狐周公誅二叔云云是舊解告指用賢言也）故尚書曰畢力賞罰以定厥功（詩疏引泰誓云予受先公戮力賞罰以定厥功明于先祖之遺史記周本紀作畢力賞罰以定其功抱朴用刑篇盟津之會畢力賞罰則此亦本泰誓語引以證上賞一善而衆臣勸罰一惡而衆臣懼也書顧命云畢協賞罰勘定厥功意與此同故說苑政理篇云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罰則惡不懼書曰畢協賞罰此之謂也）諸侯臣對天子亦爲隱乎然本諸侯之臣今來者爲聘問天子無恙非爲告君之惡來也（喪服傳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於天子此卽謂大夫奉君命聘問天子者也）故孝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孝經事君章文也注君有美善則順而行之君有過惡則正而止之下以忠事上上以義接下君臣同德故能相親疏以爲依王肅魏眞克說也蓋言君有過則諫不宜揚其惡於人也）君不爲臣隱父獨爲子隱何以爲父子一體榮恥相及故論語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喪服傳云父子一體也五行篇云父爲子隱何法法木之藏火也故漢律卽有親屬得相容隱之令鹽鐵論周秦篇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漢宣詔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殊死皆上請亦此意也今律亦有親屬得相容隱之條）兄弟相爲隱乎曰然與父子同義故周公誅四國常以祿甫爲主也（鹽鐵論周秦篇聞兄弟緩追以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也蓋兄弟同氣故亦爲之隱春秋爲親者諱是也四國謂三監及武庚也周公東征不及三監故大誥止言殷小腆更無及三監之文左傳僖二十四年云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常棣詩疏引鄭賈以二叔謂管蔡毛詩序云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類聚引韓詩序同是管蔡失道周公但閔之而已故詩譜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於文王之詩曰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若在成王周公之時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爲隱推而上之是則周公作詩猶不忍編於成王周公之世其相爲隱明矣）朋友相爲隱者人本接朋結友爲欲立身揚名也朋友之道有四焉通財不在其中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

之患則死之（御覽引劉欣新議夫交接者人道之本始紀綱之大要名由之成事由之立又家語困誓篇行修而名不章友之罪也後漢李燮傳所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名魏志胡質傳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故可終也是朋友相隱之義也朋友之道下疑亦成語初學記引魏文帝集論云同憂樂共富貴而友道備矣莊子人間世云凡交近則必相磨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皆與此義相成）夫妻相為隱乎傳曰曾子去妻黎蒸不熟問曰婦有七出不蒸亦預乎曰吾聞之也絕交令可友棄妻令可嫁也黎蒸不熟而已何問其故此為隱之也（盧云黎與藜通家語弟子行篇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蒸藜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蒸藜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與此小異然則曾子以其妻本犯七出慮彰其惡故借小過出之為之隱也新序雜事三云臣聞君子絕交無惡言去臣無惡聲亦與此義通）

右論隱惡之義

## 鄉射

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陽氣微弱恐物有窒塞不能自達者夫射自內發外貫堅入剛象物之生故以射達之也（漢書五行志禮春而大射以順陽氣孟子滕文公序者射也注射者三耦四矢以達物道氣也說文矢部䠶弓弩發於身而中於遠也禮射義射者男子之事也又內則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亦取由內達外之義也春下陽字舊脫盧據御覽七百四十六補）

右論天子親射

含文嘉曰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儀禮鄉射記云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畫以鹿豕注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鄉射及賓射當張采侯二正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由是云焉然則天子諸侯之燕射必行鄉射之禮但設獸侯之為異耳周禮梓人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注獸侯畫獸之侯也然則天子塗以白質諸侯塗以赤質大夫士不塗但於布上畫獸頭於正鵠之處也然御覽引禮圖云天子燕射熊侯諸侯卿大夫士虎豹侯諸侯燕射君亦熊侯卿大夫亦宜參侯士豕鹿卿大夫與其臣燕射君臣共射虎豹侯士燕射亦宜豹侯畫鹿豕焉圻內諸侯與外國同則又與各經殊焉其大射之禮則司裘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梓

人所云張皮侯而棲鵠是也鄭注司裘云王之大射虎侯王所以自射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諸侯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羣臣所射卿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共射然則天子三侯故分為三等圻內諸侯助射用熊侯故自射亦用熊侯大夫助射用豹侯故自射用麋侯麋豹等也圻外諸侯亦得用三侯但與天子異其獸大射所云大侯九十糝侯七十豻侯五十鄭彼注云大侯者熊侯也糝雜也豹鵠而麋飾下天子大夫也是也士無臣故無大射之禮其賓射則梓人云亦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是也周禮射人云王以六耦射三侯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五節二正注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一侯者二正而已畫五采者為五正中朱次白次蒼次黃元居外三正損元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皆居侯中參分之一鄉射亦與賓為射故宜同賓射也禮緯之說未必盡同鄭氏白虎通所引亦未知為賓射為燕也）天子所以射熊何示服猛遠巧佞也熊為獸猛巧者非但當服猛也示當服天下巧佞之臣也（列子黃帝篇熊羆狼豹貙虎為前驅注熊羆皆猛獸勇鬭者也遠巧佞也舊無遠字御覽作遠巧物也物字訛下巧佞作巧妙恐亦誤示當服疑是亦當服亞盧氏說者也）諸侯射麋何示遠迷惑人也麋之言迷也（說文鹿部麋鹿屬山海經中山經荊山其獸多閭麋注麋似鹿而大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麋以冬至日解角者也漢書五行志注麋之為言迷也又李奇注云麋迷也莊十七年多麋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注麋之為言猶迷也又引感精符云象魯為鄭瞻所迷惑也）大夫射虎豹何示服猛也（說文矢部天子䠶熊虎豹服猛也鄉射記注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義異）士射鹿豕何示除害也各取德所能服也（說文士䠶鹿豕為田取除害也）大夫士射兩物何大夫士俱人臣示為君親視事身勞苦也或曰臣陰故數偶也（儀禮鄉射禮注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偶之數也與或說合）侯者以布為之布者用人事之始也本正則末正矣（儀禮鄉射禮乃張侯注侯謂所射布也又記言獸侯大夫士皆言布侯明以布為之也說文矢部侯春享所䠶侯也從人從厂象張布矢在下也禮禮運治其麻絲以為布帛又郊特牲云太古冠布皆從人事之始也）名之為侯者何明諸侯有不朝者則當射之故禮射祝曰嗟爾不甯侯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爾（儀禮大射儀注尊者䠶之以威不甯侯卑者射之以求為侯故逸詩有貍首之篇儀禮大射注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不朝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蓋周衰禮廢諸侯不朝者衆惡其有射不朝之言故去而不錄也故漢書郊祀志云

（周靈王卽位時諸侯莫朝周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不來不來者諸侯之不來朝者也然則萇弘正行古禮而說者乃謂依物怪以致諸侯則誤矣所射引祝者與考工梓人大同小異彼云祭侯之禮以酒脯醮其詞曰惟若寧侯毋或若汝不甯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汝說文侯字下云其祝曰毋或不甯侯不朝于王所故抗而𨈖汝說文所引多古周禮說與此所見之本同也首句舊本作所以名為侯何故舊作以故天下失業衍五字並依盧校改考工記梓人故抗而射女下云彊飲彊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所以不射正身何君子重同類不忍射之故畫獸而射之（禮射義云射者內志正外體直注內正外直正鵠之名出自此或曰鵠鳥名正亦鳥名齊魯之閒名題肩為正正鵠皆鳥之捷黠者鄭以正鵠之名有此二義故於射義及大射儀並兩解之焉射人注亦云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也）

### 右論射侯

射正何為乎曰射義非一也夫射者執弓堅固心平體正然後中也（禮射義云內志外正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注內正外直習於禮樂有德行者也言內志正方能中正故射正也故說苑修文篇射者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然後射者能以中也此言賓射射正之義也）二人爭勝樂以德養也（御覽引作養德是也禮射義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注必也射乎言君子至於射則有爭也以射皆有耦有上射有下射鄉射儀曰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者子與某子射皆選其才之相近者為耦是二人爭勝也）勝負俱降以宗禮讓故可以選士（舊多訛脫盧據御覽補周禮大司徒云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注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也鄉射禮云乃射上射既發挾弓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卒射皆執弓不挾南面揖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是勝負俱降以崇讓也禮射義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大射禮目錄云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其禮是則觀其揖讓之禮卽可以選士之賢不肖也文選東京賦云因進距衰表賢簡能薛注進善也衰老也言因其進則舉而用之衰誠者距而退之謂擇賢以大射所以表明德行飭錄其能否也）夫射者發近而制遠也其兵短而害長也故可以戒難也所以必因射助陽選士者所以扶助微陽而抑其強和調陰陽戒不虞也何以知為戒難也詩曰四矢反兮以禦亂兮（詩齊風猗嗟文也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抑其強七字御覽舊作所以調助微抑強調和陰陽韓詩作四矢變兮見詩釋文）因射習禮樂射於堂上何示從上制下也禮曰賓主執弓請升射於兩楹之間（禮射義云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設侯于堂下設物于兩楹間自上射下是從上制下也所引禮曰約鄉射大射文）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明尊者所服遠卑者所服近也（大射儀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此圻外諸侯之制諸侯大侯大夫參侯士干侯以文差之則天子當百二十也鄭氏以九十七十五十皆謂弓數案鄭注云弓之下制六尺弓步數同也但鄭注司裘以天子亦九十弓與圻外諸侯同與此異耳御覽引禮圖亦云天子大射之時天子虎侯九十步諸侯熊侯七十步卿大夫豹侯五十步圻內諸侯大射熊侯九十步卿大夫參侯七十步士豻侯五十步與鄭注同遠近四等尊卑四節知就所服言之也）

### 右總論射義

所以十月行鄉飲酒之禮何所以復尊卑長幼之義春夏事急浚井次牆至有子使父兄弟使兄故以事閒暇復長幼之序也（鄭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將獻賢能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凡鄉飲酒禮有四一則賓賢能鄉飲酒禮是也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鄉飲酒義所云是也三則鄉射州長春秋習射于州序周禮州長職所云是也四則黨正蜡祭飲酒鄉飲酒義所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已十月行禮當為黨正飲酒擧周禮黨正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注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時建亥之月也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為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致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天子十月亦與羣臣鄉飲酒之禮月令孟冬之月云是月也大飲烝注十月農功畢天子與其諸侯羣臣飲酒于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燕其禮亡令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待之詩七月云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日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亦卽此禮也浚井次牆盧謂次與茨同謂苫蓋也案書梓材云惟其塗暨茨釋名釋宮室茨次也次比草為之也茨從次得聲義故亦得作次莊子徐無鬼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釋文一本作次是也小字本正作茨）

### 右論鄉飲酒

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者何欲陳孝弟之德以示天下也（後漢書注引援神契云天子尊事三老兄事五更樂記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

（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文王世子云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注天子以三老五更父兄養之示天下以孝弟也注又引援神契所謂諸侯歸各帥于其國大夫勤于朝州里騐于邑是教天下之事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禮祭義是故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其實天子諸侯俱有父事兄事之義禮特析舉之也）天子臨辟雍親祖割牲尊三老父象也謁者奉几杖授安車輭輪供綏執授兄事五更寵接禮交加客謙敬順貌也（續漢志注引援神契云尊三老者父象也謁者奉几安車輭輪供綏執事五更寵以度接禮交容謙恭順貌宋注安車安坐乘之車輭輪蒲裹輪供綏三老就車天子親執綏授之度法也度以寵異之也書傳畧說作乘車輲輪鄭注云言輲輪明其小也舊作濡輪盧云或輲輪之訛案說文車部軨蕃車下庳輪也車有蕃蔽而下爲卑輪故爲安車以輪卑則車安也輪下云無輻曰軨蓋喪車安車皆無輻取其安故喪車亦曰軨車鄭注周禮蚤車云禮記或作棲或作軨是也若輲車自爲喪車雜記大夫載以輲車是也然則輭輪當爲軨輪戴氏震云軨者輪之名輴者車之名是也今河南開封陳州等處猶有四輪車無輻而卑或其遺制與禮文王世子云天子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桓四年公羊注是以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食之於辟雍親祖割牲執醬而

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率民之至文大致與此同此制漢世猶行之故續漢禮儀志云乘輿先到辟雍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三老升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祖割牲執醬而饋祝鯁在前祝饐在後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是也供舊作恭盧據續漢志改）禮記祭義云祀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享三老五更于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文選注初學記藝文類聚引此並云禮三老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禮五更于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似得其實祭義享作食）不正言父兄言老更者老者壽考也欲言所令者多也（史記老子列傳注引張君相注云老考也七十曰老獨斷云老者舊也壽也）更者更也所更歷者衆也（獨斷云更者長也更相代至五也能以善道改更己也）卽如是不但言老言三何欲其明於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欲其明於五行之道而更事也（御覽引援神契云三者道成於三五者訓於五品其言能以善道改更己也續漢志注宋均注云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之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與緯義相足也又引漢官儀云三者道成於天地人老者久也舊也五者訓於五品更者五世長子更相代言其能以善道改更己也獨斷云破更爲叟則與老義不別矣）三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何以知之既以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文王世子注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續漢志注引盧植注以老三老爲選三公老者爲三老卿大夫者爲五更亦參五之也案漢世立三老五更皆一人則知各一人明矣）

右論養老之義

商城楊鐸校

# 白虎通疏證六

## 致仕

句容陳立

臣年七十懸車致仕者臣以執事趨走爲職七十陽道極耳目不聰明跂蹄之屬是以退老去避賢者路所以長廉遠恥也懸車示不用也（公羊疏引春秋緯云日在懸輿一日之暮人生七十亦一時之暮而致其政事于君故日懸輿致仕淮南子天文訓至於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懸輿二說皆以人年七十與日在懸輿同故云懸輿致政與此懸車示不用之義異也左氏桓五年傳冬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疏引何氏膏肓云左氏以人子安處父位尤非衰世救失之宜於義爲短鄭箴之云必如所言父有老耄罷病孰當理其政預王事也然則爲君者或年老廢疾亦得傳事於孫與命所云攝其君是也爲臣者無可傳故致其事於君也書無老字遠字盧據曲禮疏補）致事者致其事於君君不使退而自去者尊賢者也故曲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仕王制曰七十致政（曲禮疏不云置而云致者置是廢絕致是與人明朝廷必有賢代己也正用此意退而二字盧據禮疏補曲禮致仕作致事御覽三百八十三亦作致仕鄭注云致其所掌之事於君而告老與此說同）卿大夫老有盛德者留賜之几杖不備之以筋力之禮（曲禮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注謝猶聽也君必有命勞苦辭謝之其有德尙壯則不聽耳疏引熊氏禮疏云旣不聽致事則祭義七十杖于朝是也聽致事則王制七十杖于國八十杖于朝是也故漢書孔光傳光稱疾辭位太后詔曰俊艾大臣惟國之秉賜太師靈壽杖黃門令爲太師省中坐置几也是留賜几杖事也卿作鄉誤備上疑脫責字）在家者三分其祿以一與之所以厚賢也（前漢平帝紀元始元年令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參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蓋古有此說故莽依用焉然漢世石奮則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周仁則以二千石祿歸老張歐天子亦寵以上大夫祿歸老皆致仕給祿事也）人生七十臥非人不温適四方乘安車與婦人俱自稱曰老夫（禮王制云八十非人不煖此云七十微異又曲禮云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注婦人安車所以養其身體也安車坐乘若今小車矣疏引書傳略說云致仕者以朝乘車輲輪鄭云乘車安車言輲輪明其小也案喪大記君葬用輴注輴皆當爲載以輇車之輇輇車或作團車或作輲車則輲輪當亦如葬車之輪近地而行故鄭云明其小也鄭注又云老夫老人稱也亦明君尊春秋傳曰老夫耄矣）曲禮曰大夫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王度記曰臣致仕于君者養之以其祿之半（禮王制云八十杖于朝蓋年過七十不得致仕故許之几杖也王度記下別采異說也沈氏彤說云前說謂大夫以上後說謂元士以下義或然也）几杖所以扶助衰也故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儀禮有司徹云受宰几注几所以坐安體說文木部杖持也老人以筋力衰坐須以几行須以杖是助衰之義也禮祭義云七十杖于朝八十不俟朝王制疏云此謂大夫士年老聽致事者若不聽致仕則祭義云七十杖于朝是也案曲禮疏引熊氏說正如此下有孔氏駁文與王制疏不應矛盾則王制疏亦即熊氏義也）臣老歸年九十君欲有問則就其室以珍從明尊賢也故禮祭義云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禮王制云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注尊賢也鄭注祭義云老而致仕君或不許異其禮而已則王制所云君欲有問之禮亦指聽致事者也禮王制七十不俟朝注大夫士之老者君揖則退則亦指聽致事者也祭義所說指未聽致事者故須至八十始不俟朝也）大夫老歸死以大夫禮葬車馬衣服如之何曰盡如故也（諡篇云卿大夫老歸死有諡是與未老大夫同故知車馬衣服亦宜同也）

右總論致仕義

## 辟雍

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爲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學學經籍（公羊僖十年注禮諸侯之子八歲受之少傅教之以小學業小道焉履小節焉十五受太傅教之以大學業大道焉履大節焉賈子容經云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蹍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蹍大節焉業大道焉大戴保傅篇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注小學謂庠門師保之學也大學王宮之東者束髮謂成童禮書疏引書大傳云古之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公卿之大子大夫元士之嫡子十五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也案公羊義禮所說當是天子大子諸侯世子之禮書傳所云或是公卿大夫適子制也故後漢楊終傳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爲置少傅教之書計以開其萌十五置太傅教之經典以道其志也）學之爲言覺也以覺悟所不

知也（御覽引禮記外傳曰學者覺也論語學而時習之皇疏學覺也悟也說文斅悟也御覽引成伯璵禮注云學覺也學覺疊韻爲訓）故學以治性慮以變情故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說苑建本云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荀子正名篇云情善而心爲之擇謂之慮故禮學記云發慮憲言發慮必度於法故足以變情也玉不琢以下學記文荀子大畧篇云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故曲禮曰十年曰幼學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又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是以雖有自然之性必立師傅焉（各本俱作以致其事惟何允中本作成此通引諸書明人不可無學也故論語公冶長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也言雖有美質亦不可不學也所引子夏曰文見子張篇兩引論語見爲政季氏篇）論語讖曰五帝立師三王制之（論語無緯唯讖八卷見七錄宋均注古微書載此語爲比考讖文說苑君道篇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伯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侯也賈子官人云故與師爲國帝與友爲國者王與其臣爲國者伯與左右爲國者强與侍御爲國者若存若亡與廝役爲國者亡可待也）帝顓頊師綠圖帝嚳師赤松子帝堯師務成子帝舜師尹壽禹師國先生湯師伊尹文王師呂望武王師尚父周公師虢叔孔子師老聃（此疑亦論語讖文韓詩外傳云臣聞黃帝學乎大撓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湯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呂氏尊師云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支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贄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孔子師老聃潛夫論讚學云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師務成帝舜師紀后禹師墨如湯師伊尹文王師姜尚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聃新序黃帝學乎大塡撓顓頊學於綠圖帝嚳學於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虢叔皆與此互爲同異國先生蓋卽西王國路史作西王悝注云西王悝也悝當國字之誤務成子卽藝文志之務成子十一篇也綠圖兩字本作繆圖）天子之大子諸侯之世子皆就師於外者尊師重先王之道也故曲禮曰聞有來學無往教也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呂覽勸學篇疾學在乎尊師重先王之道也尊師則言信矣道論矣故往教者不化君師者不化註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故往教之師不見化從也童蒙當求師而反

召師亦不宜化師之道也又云自卑者不聽卑師者不聽註謂君師而學亦不聽師言也此段字句多從藝文類聚所引御覽百四十七畧同）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何休公羊桓元年傳註云質家右宗廟左社稷文家右社稷左宗廟是則文家尚左質家尚右夏周文故夏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殷質故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王制制以大學在西郊故鄭彼註以爲殷制也儀禮通解引書傳云古之王者必立大學小學鄭注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與此同也周則大學在宮之左小學在西郊王制疏引熊氏云文王時猶從殷禮故辟雍太學在郊也其實大學可移辟雍不可移以其觀天文四時及鳥獸魚鼈不便于國中也虞夏周皆二學周則五學王制云虞庠在國之西郊劉芳傳引作四郊又祭義云天子設四學註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是也然則周立當代大學於國中謂之東膠又立小學於西郊謂之虞庠後又立於東南北三郊故文王世子凡語于郊者註郊四郊也是也劉芳傳又引王肅禮註云天子四郊有學去王城五十里故蔡邕明堂論引易傳太初篇云太子旦入東學書入南學暮入西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又大戴保傳篇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貴爵帝入大學承師而問道蓋皆據周制也引此以見大子世子就師於外之義也）又曰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皆造焉（師氏云以三德教國子註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師氏教子而世子亦齒焉堯典教胄子史記註引鄭注云國子也說文胄允也禮謂嫡子爲胄子是也）小學經藝之宮大學者辟雍鄉射之宮（文王世子云春夏教干戈秋冬教羽籥皆於東序又云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是則餘子初入小學則習書於虞氏之學習禮樂於殷之學習舞於夏后氏之學是小學爲經義之宮也至入大學之時仍兼習四術故王制注習禮於大學明其餘亦習於大學也大雅疏引鄭駁異義云元之聞也王制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天子將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學然則大學卽辟雍也案鄭鄉射目錄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然則鄉射不於大學此云鄉射之宮者蓋謂天子諸侯大射必行鄉射之禮故亦得稱鄉射焉鄉射記云於郊則閭中注大射於大學是也）

右總論入學尊師之義

父所以不自教子何爲渫瀆也又授之道當極說陰陽夫婦變化之事不可父子相教也（此與孟子說異離婁上云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

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趙岐章指言父子至親相責離恩易子而教相成以仁教之義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古人文字簡須讀者會其意所指如君子之不教子也謂不肖子也猶左傳叔向曰肸又無子子謂賢子也不然當日楊食我猶存觀孟子直承曰勢不行也則知丑所問原非爲周公之於伯禽孔子之於伯魚一輩子言也若父不教子之語古人當有成語故公孫丑據以爲問蓋子之賢否未可遽知書稱知人則哲惟帝其難爲父者又何忍逆料其子之善與不善而始或教或不教之哉孟子又云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明子責父父責子皆可致賊恩也傳本吳本胡本諜作世譌何本作恐亦非盧云又授疑當作授受）

右論父不教子

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朋友自遠方來朋友之道也（論語學而文集解引包云同門曰朋即爲來受學者學記所云三年視敬業樂羣是也音義云有或作友又引鄭注云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是鄭本作朋友與白虎通合）又曰回也視予猶父也父子之道也（先進文也呂覽勸學云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夫無父而無師者餘若夫何言哉此言事師之猶事父也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女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淵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事父也古之賢者其尊師若此）以君臣之義教之君臣之道也

右論師道有三

天子立辟雍何辟雍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御覽引禮統云所以制辟雍何教化天下也說苑修文篇云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辟者璧也象璧圓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御覽引禮統云辟雍之制奈何王制曰辟雍圓以象璧雍以水內如復外如堰盤焉通典引五經異義云辟雍謂之土壅水外圓如璧故曰辟雍詩靈臺於樂辟雍傳水旋邱如璧曰辟雍詩疏又引盧氏禮注云圓之以水如璧漢崔駰傳注辟雍環之以水圓而如璧也周禮大宗伯注璧圓象天又水所以流行故取義於象天與教流行也類聚引新論云王者始作圓池似璧形實水其中以環壅之名曰辟雍言其上承天地以班教令流轉王道周而復始初學記引新論又云王者造明堂辟雍所以承天分化也）辟之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此言辟有二義也瑞贄篇辟之爲言積也古辟積互釋故士冠禮素積注積猶辟也疊韻爲訓）雍之爲言壅也天下之儀則故謂之辟雍也（漢書多以雍爲壅故武元帝紀

---

注並云雍讀曰壅雍壅通也又詩疏引韓詩說云言辟雍者取其雍和也是雍亦有二義儀則舊本作殘賊非依盧改）王制曰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外圓者欲使觀者均平也（獨斷云天子曰辟雍謂流水四面如璧以節觀者續漢志注引月令記曰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雍毛詩靈臺傳亦云以節觀者泮水箋云築土雍外之水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後漢光武紀中元元年建三雍明帝行其禮帝正坐自講諸儒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士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是無所壅隔故得圓門聽之也）又欲言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盧云以上俱從續漢祭祀志校正）不言圓辟何又圓於辟何以知其圓也以其言辟也（盧云文有誤案續漢志注引韓詩說云不言圓言辟何取辟有德此文當亦爾御覽引新論曰王者作圓池如璧形實水其中以圓壅之故曰辟雍言其上承天地以班教令流轉王道終而復始）何以知有水也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荇詩訓曰水圓如璧（通典引唐有司議云大戴禮及前代說辟雍多無水案蔡邕云水廣二十四丈四周於水外周隄又張衡東京賦造舟爲梁禮明堂陰陽錄水行左旋以象天水廣二十四丈恐傷於潤請減二十四步又東都賦辟雍詩曰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爲梁是則辟雍有水之證也所引詩訓者

蓋魯詩說也水也舊譌外也下衍一又字汪云又疑當作以案詩無薄采其荇句詩考引此亦作荇然作荇與二三章韻俱不合當仍作芹爲是）諸侯曰泮宮者半於天子宮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御覽引禮統云諸侯泮宮半有水半有宮也諸侯所化者少故半有宮也王制注云泮之言班者所以班政教也不取半爲義者此明其形彼釋其義故不同焉）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耳其餘壅之言垣宮名之別尊卑也明不得化四方也（詩泮水箋云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周禮大宗伯注云半璧曰璜天子如璧諸侯半之故象廣也泮水所以節觀者故缺其北面諸侯懸樂與國城皆缺其南面者示有所臣故不敢全同天子也御覽引五經通義云諸侯不得觀四方故缺以東南半天子之學故曰頖宮亦此義也）不言泮雍何嫌但半天子制度也詩云穆穆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所引詩亦魯頌泮水文案辟雍明堂太廟諸說不同詩疏引五經異義載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草取其潔清也又大戴盛德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者外水曰辟雍此以辟雍與明堂爲一也又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雍此以太廟與辟雍爲一者

（也詩疏引盧氏禮注云明堂即太廟也天子太廟上可以望雲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太廟圜之以水似璧故謂之辟雍古法皆同處近世殊爲三耳穎氏釋例云肅然清靜曰清廟行禘祫序昭穆曰太廟告朔行政曰明堂行饗射養國老曰辟雍占雲物望氣祥曰靈臺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蔡氏月令論賈服說左氏傳皆同此又以祖廟明堂辟雍爲一者也鄭君駁之以爲三靈辟雍同在郊太廟爲一地明堂爲一地案郊特牲云釋之於廟門之內周禮小宗伯右社稷左宗廟是宗廟在雉門之外若明堂則有在東都者有在方岳之下者若太廟同處則立祖廟於千里之外時享月祭將何以行辟雍王制明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詩疏引馬氏說以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其不得與辟雍爲一又明矣故袁準五經正論一宗鄭氏之說此雖不言其同異然引王制之文以證大學小學所在自以辟雍在西郊與鄭氏說同焉）

## 右論辟雍泮宮

鄉曰庠里曰序（御覽五百三十五曰作爲又引五經通義云三王教化之宮總名爲學夏曰學校校之言教也殷曰庠周曰序家人並用之故鄉爲庠里爲序家爲塾漢書食貨志云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庠者庠禮義序者序長幼也（說文广部庠禮官養老也鄭風詩序子衿刺學校廢也下傳云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其實庠不僅言禮義禮王制養國老於上庠孟子滕文公庠者養也是也序爲序長幼者周禮黨正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注引鄉飲酒義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證之知序長幼也其實序不僅序長幼州長言射於州序孟子滕文公曰序者射也皆緣詞生訓非必立名之本義但庠爲鄉學去國近故以禮義言之里近於民故序長幼言之也盧云御覽作禮儀也似上脫一字次庠字疑當作詳）禮五帝記曰帝庠序之學則父子有親長幼有序善如爾舍明令必須外然後前民者也未見於仁故立庠序以導之也（盧云以上文有脫）古者教民者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里右師其次爲左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悌仁義（此學記所謂家有塾是也舊多訛脫盧依學記疏補文獻通考引書傳云大夫七十而致仕老其鄉里大夫爲太師士爲少師又云年十三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十八始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是也此與書傳皆有尊於左蓋脫法也仁舊作行）立春而就事朝則坐於里之門餘子皆出就農而後罷夕亦如之皆入而後罷（此上舊脫亦依盧校改通引大傳云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輕任並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此之謂造士漢書食貨志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新樵輕重相分斑白不提挈是也）其有出入不時早晏不節有過故使語之言心無由生也（盧云此處文有脫）若既收藏皆入教學（通考引書大傳穫刈已藏新穀已入歲時事已畢餘子皆入學漢書食貨志是月餘子亦在於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是也黨正注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其有賢才美質知學者足以開其心頑鈍之民亦足以別於禽獸而知人倫故無不教之民孔子曰以不教民戰謂棄之明無不教民也（漢書食貨志其有秀異者移鄉學於庠序蓋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必有塾說文門部閭里門也爾雅釋宮門側之堂謂之塾是也上老庶老坐於此所以教之學里胥鄰長坐於此所以教之耕故古無不教之民也孟子滕文公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謂頑鈍之民也所引論語子路篇文知小字本元本作如與而同）

## 右論序庠之學

天子所以有靈臺者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陰陽之會揆星辰之證驗爲萬物獲福無方之元詩云經始靈臺（說苑修文篇云積恩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天地之本而爲萬物之始也是故文王始積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也德不至則不能文御覽引禮統云所以制靈臺何以尊天重民備災害預防未然也明王者當順承天地禦節陰陽也毛詩靈臺箋云天子有靈臺所以觀氛祲察妖祥也古微書援神契云靈臺考符居高顯神聖王所以宣德察微大雅疏引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臺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觀鳥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囿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莊三十一年公羊注禮天子有靈臺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則公羊以諸侯無靈臺也左氏僖五年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爲備故也又云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是亦有候四時之事也故左疏引服虔注云人君入太廟視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也御覽引禮統云夏所以爲清臺何明明相承太平相續故爲清臺殷爲神臺周爲靈臺何質者據天而王天者稱神文者據地而王地稱靈三代異制也案乾鑿度云伐崇作靈臺然則作靈臺時仍爲諸侯周公制禮文王所經始故即制之以爲天子禮故孟子梁惠王云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毛氏

（傳云神之精明者稱靈亦如造舟親迎皐應門冢土之類也夏殷無此名也若然僖十五年左傳言秦舍晉侯於靈臺者杜預以周靈臺故址焉哀二十五年左傳衞侯爲靈臺于籍圃者孔穎達謂借名之是也續漢志引文嘉云禮天子靈臺所以觀天人之際陰陽之會也揆星辰之徵驗六氣之瑞應神明之變化覩因氣之所驗爲萬物履福於無方之原即此所本也所引詩者大雅靈臺文此靈臺所處據鄭氏說當在國之西郊與辟雍同處詩疏引公羊說以靈臺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二十五里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此亦無正文未知所同也盧云證驗疑本作微驗避宋仁宗諱改續漢志注引援神契元作原）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顯有能褒有行者也（初學記引禮含文嘉云明堂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出教令崇有德重有道發有行續漢志注引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文選東京賦左制辟雍薛注于之班教曰明堂類聚引黃圖云明堂明天道之堂也所以順四時行月令隋書牛宏傳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魏書引蔡氏說云明堂者享功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是也白帖引云天子立明堂者所以正四時之序敦五教之本在國之南與此微異小字本靈作明又重有道與元本俱作章有道）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初學記引援神契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在國之陽案此禮戴說也玉藻疏引異義禮戴說禮盛德記曰明堂自古有之凡有九室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雍明堂月令書說云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宮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講學大夫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而祀之動陽位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中有五帝座星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東西九筵〻九尺南北七筵堂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謹案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說無明文以知之大戴注引韓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是其戶牖之制則取禮戴說言其所在則取詩韓說也隋書宇文愷傳引禮圖云建武三十年作明堂上圓下方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室法日辰九室法九州禮圖作於光武時其必覩見漢世九室之制故張衡東京賦云複廟重屋八達九房其時考工未行故遵戴禮爲典制當時儒生並依而用焉然則戴禮明堂之制中央太室居中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元堂青陽右个卽明堂之左个居東北合言之列爲九室析言之則爲十二堂也若鄭氏則用古周禮說禮疏引鄭駁異義云元之闈也禮戴所云雖出於盛德記及其下顯與本書異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室十二堂淳于登之言取義於援神契援神契說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

者上圓下方四闥八牖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帝於辰爲巳是以登云然今漢立明堂於丙巳蓋爲此也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於數是則鄭氏用古說班氏蔡氏等用今說但蔡氏以廟學明堂皆在一處此以明堂在國之陽與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合又引王制大學在郊以證辟雍之所在則與鄭同而蔡異也）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窗象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宮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續漢志注引桓譚新論篇天稱明故命曰明堂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窗法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隋書宇文愷傳引黃圖云堂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數也方象地屋楣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數也圓法天室九宮法九州大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極陰之變七十二牖法五行所行三日數八闥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法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面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黃圖所載蓋建武明堂之制也續漢志注引蔡氏說云員蓋方卦載九六之道也八闥象八卦九室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餘與黃圖同）

右論靈臺明堂

### 災變

天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譴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說苑敬愼篇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漢書谷永傳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改則禍消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繁露必仁且知篇云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天出災異以譴告之譴告之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害人也漢書董仲舒傳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乃傷敗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御覽作覺悟其過欲令悔愼思慮也）援神契曰行有點缺氣逆干天情感變出以戒人也（小字本元本干作于漢書李尋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於星辰日蝕地變於奇物震動盧云情疑精之誤）

右論災變譴告之義

災異者何謂也春秋潛譚巴曰災之言傷也隨事而誅（詩疏引五行傳害物曰災易釋文引子夏傳傷害曰災國語周語古者天降災戾注災謂水火蟲螟之類）異之言怪也先發感動之也（詩疏引五行傳云非常曰異公羊隱三年傳記異也注非常可怪也先事而至者異公羊定元年傳異大於災也詩疏引鄭駁異義與洪範五行傳皆云非常曰異害物曰災）

何以言災有哭也春秋曰新宮火三日哭傳曰必三日哭何禮也災三日哭所以然者宗廟先祖所處鬼神無形體曰今忽得天火得無爲災所中乎故哭也（所引春秋傳成三年公羊傳文注宣公之宮廟親之精神所依而災孝子隱痛不忍正言也痛傷鬼神無所依歸故君臣素縞而哭之穀梁傳亦云新宮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不敢稱謚恭也其詞恭且哀以成公爲無無訛矣注宮廟親之神靈所依居而遇災故以哀哭爲禮也禮檀弓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注哭者哀精神之有虧傷也故禮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入廟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太廟火注太廟始祖廟宗廟皆然主於始祖耳以太廟火與日食等並舉知其爲災大也周禮疏引鄭志林碩難曰凡邦有大災歌哭而請魯人有日食而哭者傳曰非所哭哭者哀也歌者是樂也有哭而歌是爲樂災咨曰日食異者也於民無困哭之非其所哉害不害數物故哭非禮也然則凡有大災害及於物皆哭明矣此舉新宮火見其災之甚者耳周禮疏引考異郵云集二十四旱志立服而緩雪刑理察挺罪赦過呼嗟哭泣以成發氣是也曰字疑衍）

變者何謂也變者非常也樂稽耀嘉曰禹將受位天意大變迅風靡木雷雨晝冥（詩七月序變云周公遭變素問注變謂易其常也古常變劉舉故非常則爲變宋書禮志引樂稽嘉曰禹時受位天意大變迅風雷雨以明將去虞而適夏也書鈔引書大傳云十有四祀鐘石笙筦變樂聲未罷疾風發屋天大雷雨帝沈首而笑曰明哉非一人之天下也乃見於鐘石通鑑前編又引書傳云蟜龍貢信于其藏蛟魚踴躍于其淵龜龍咸出其穴遷虞而事夏也皆受禹位天意大變之事也）

妖者何謂也衣服乍大乍小言語非常故尚書大傳曰時則有服妖也（續漢志引五行傳云貌之不恭時則有服妖言之不從時則有詩妖視之不明時則有草妖聽之不聰時則有鼓妖思心之不容時則有脂液妖說文虫部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妖故鄭子臧聚鷸冠晉太子申生衣偏衣劉向以爲服妖僖二十四年左傳云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是也言語非常如襄三十一年左傳趙孟語偷二十九年子容專司徒侈之類故前漢五行志君炕陽而暴虐臣畏刑而箝口則怨謗之氣發於歌謠故有詩妖是也妖有五歷代史志有其事此特舉服妖詩妖例之也）

孽者何謂也曰介蟲生爲非常尚書大傳云時則介蟲之孽時則有龜孽（五行傳有龜孽介蟲之孽保蟲之孽魚孽華孽龍蛇之孽等五孽於視聽言動思此亦特舉介孽龜孽明之也漢五行志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說文虫部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蠥漢五行志蟲豸之類謂之孽妖孽之孽當作蠥從虫辥聲孽庶子假借妖猶天胎言何微小孽則大於妖矣諸孽歷代史志亦有其事）

堯遭洪水湯遭大旱亦有譴告乎堯遭洪水湯遭大旱命運時然（繁露煖燠孰多篇云禹水湯旱非常經也適遭時氣之變而陰陽失平非禹湯之過毋以適遭之變疑平生之常則所守不失則正道益明易坤靈圖云震下乾上无妄天精起帝必有洪水之災天生聖人使救之故言乃統天也又御覽引文子云臣聞爲不善而災報得其應也爲善而災至遭時運之會耳非政所致也昔成湯遭旱因自責省云云即命運時然之意也）所以或災變或異何各隨其行因其事也（御覽引劉向五行傳云凡有所害謂之災無所害而異於常謂之異害爲已至異爲方來是名隨其所至名之也）

右論災異妖孽異名

霜之爲言亡也陽以散亡（御覽引考異郵云霜之爲言亡也物以終身也說文雨部霜喪也成物者釋名釋天霜喪也其氣慘毒物皆喪也喪亡並疊韻爲訓）雹之爲言合也陰氣專精積合爲雹（初學記引漢含孳云專一精并氣凝爲雹說文雨部雹雨冰也初學記引西京雜記鮑敞問董仲舒曰雹何物也仲舒曰陰氣脅陽也續漢志注引考異郵云陰氣之專精疑合生雹雹之爲言合也以妾爲妻大尊重九女之如關而不御生不離前無由相去之心同異參驪房社之內歆欣之樂專政失人施而不傳陰氣凝而見成古微書感精符云雹之爲言合也南齊五行志引五行傳雹者陰薄陽之象也漢五行志引劉向云盛陽雨水溫暖而陽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故月令注陽爲雨陰氣脅之凝爲雹也御覽十四八百七十八兩引作自上而下曰雨雹當是此處闕文又見初學記二）露者霜之始寒即變爲霜（文舊脫據御覽十二補又見初學記二禮月令白露爲霜御覽引蔡注露者陰液也釋爲露凝爲霜大戴禮曾子天圓篇云露陰陽之氣也夫陰氣盛則凝爲霜雪陽氣盛則散爲雨露）

右論霜雹

日食必救之何陰侵陽也（漢書孔光傳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又後漢丁鴻傳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象也故日食者臣乘

（君陰表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禮曾子問曰日食各以其方色與其兵注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疏引隱義云東方用戟南方用矛西方用弩北方用楯中央用鼓所以有所討者以日食陰侵陽所以助天子討陰也亦備非常穀梁莊二十五年傳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兵三鼓大夫擊門士擊柝充其陽也注凡有聲者皆陽事以壓陰氣又京氏易傳云日者陽之精人君之象驕溢專明為陰氣所侵則有日有食之災不救必有篡臣之萌隱三年左傳注云日行遲月行疾一歲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雖有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惟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故有伐鼓用幣之事是日陽月陰以月食日是陰侵陽之象若然日月交食自是天度之常而春秋書為災異者以日者太陽之精至尊之物不宜有所侵犯聖人因事設教假神靈以為鑒戒耳亦猶陽九百六之會雖亦時數使然然人君能改過修善雖災異即至禍亦可消所以重天變警人君也是以二至二分日食不為災而詩十月之交正夏之八月而亦為災鄭氏以為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是不必正陽之月始為災也故詩舉以刺幽王也）鼓用牲于社社者衆陰之主以朱絲縈之鳴鼓攻之以陽責陰也故春秋傳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公羊莊二十五年傳文也彼傳云日食則曷為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縈社故或曰脅之或曰為闇恐人犯之故縈之注脅與責求義同社者土地之主月者土地之精上繫於天而犯日故鳴鼓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縈之助陽抑陰也周禮大祝六祈四曰禜注禜讀如日食以朱絲縈社又曰五曰攻注攻如其鳴鼓然又云六曰說注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纖纖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侵尊是之謂說也鼓陽社陰朱亦是陽是皆以陽責陰之象焉故說文示部禜設緜蕝為營以穰風雨雪霜水旱厲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一曰禜衛使災不生然則古人穰爨之事皆有禜禮焉續漢志注引干寶周禮注云社太陰朱火色絲維屬天子伐鼓於社責羣陰也諸侯用幣於社請上公也伐鼓於朝退自攻也此聖人厭勝之法是也則用左氏之說）所以必用牲者社地別神也尊之故不敢虛責也（左氏穀梁皆以用牲為非禮則此公羊說也莊二十五年何注先言鼓後言牲者明先以尊命責之後以臣子禮接之所以為順也案此似指諸侯禮）日食大水則鼓用牲於社大旱則雩祭求雨非苟虛也助陽責下求陰之道也（繁露精華篇云難者曰大旱雩祭而求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為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也雖太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者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為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是則大水日食陰侵陽故鳴鼓大旱陽厭陰故但求之皆助陽責陰尊

君卑臣之義也莊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公羊傳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故說苑辨物篇大旱者陽氣太盛以厭於陰陰厭陽固陽其填也惟填厭之太甚使陰不能起也亦雩祭拜請而已無敢加也至於大水及日蝕皆陰氣太盛而上滅陽精故鳴鼓而懾之朱絲縈而劫之是則大水亦朱絲縈之故繁露止雨云以朱絲縈社十周是矣爾雅釋天舞號雩也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疏引董仲舒云雩求雨之術吁嗟之歌國風周南小雅鹿鳴鄉飲酒大射之歌又引考異郵云雩者吁嗟求雨之祭故繁露求雨篇載其祝詞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實敬請清酒膊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穀梁疏引考異郵亦有禱祠山川之辭是也案古雩祭有二有常祠之雩以建巳之月行之桓五年左傳龍見而雩注以為建巳月禮月令仲夏之月大雩帝注雩正當以四月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此祭雖不逢旱亦於正陽之月行之以角亢星見純陽用事故於此月祭之詩序絲衣篇高子曰靈星之尸也論衡明雩以為龍星漢書郊祀志高祖詔御史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是也其祭則有樂論衡說論語風乎舞雩章云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是也有因旱而求雨之雩周禮女巫云旱嘆則舞雩公羊桓五年注旱則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自責政不善與人失職與宮室崇與婦謁盛與包苴行與讒夫昌與使童男童女各八人而呼雩春秋之義周之六月不書雩祭以常事不書定元年穀梁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是也然則旱祭之雩止用童女各八人呼號而祭司巫云帥巫而舞雩是也常祭之雩則論語先進云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非直有男女巫也若天子有正雩之祭則公羊疏引春秋說云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是也）月食救之者陰失明也故角尾交日月食救之者謂夫人擊鏡孺人擊杖庶人之妻楔搔（後漢李固傳如近日者月食既於端門之側月者大臣之體也是陰失明亦宜戒也類聚引演孔圖云麟木精也麒麟鬭日無光事類賦引宋注云麟龍少陽精鬭於地則日月亦將爭於上淮南天文訓騏驎鬭則日月食御覽引許注騏驎獨角之獸故與日月相符此角尾疑亦獨角之誤周禮大庭氏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之御覽引馬注救日食則伐鼓北面體太陰救月食則伐鼓南面體太陽以此弓矢射之是月食救之也月食以陽侵陰不為惡故但救陰北面之失明也夫人擊鏡以下未知出何書御覽引荊州占曰月食后自提鼓階前北面擊鼓三中良人諸御者宮人皆擊柝救之自已食后乃齋服縞素三日不從樂以應其祥與此事所說相近楔搔似當爲搖楔說文木部楔櫼也爾雅釋宮棖謂之楔注門旁兩木扶謂以手搏楔猶穀梁莊二十四年所說士擊門門以救日也）太平之時時雨時暘不以恆暘而以時暘天地之氣宜也（舊脫據初學記二補書洪範云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又云狂恆

（雨若僭恆暘若卽休咎之應也）

右論日月食水旱

## 耕桑

王者所以耕親耕后親桑何以率天下農蠶也（續漢志注引要義云天子藉田以供上帝之粢盛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也藉踏也言親自履踏於天而耕之何氏桓十四年注天子諸侯親耕后夫人親桑以供粢盛祭服躬行孝道以先天下也周禮天官享人耕耨王藉後漢書注引干注古之王者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必私置藉田蓋其義有三焉一曰以奉宗廟親致其孝二曰以訓於百姓在勤勤則不匱焉三曰聞之子孫知稼穡之艱難無逸也）天子親耕以供郊廟之祭后親桑以供祭服（孟子滕文公云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桓十四年穀梁傳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祭義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大夫七推（今祭義無此文禮月令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無言七推者續漢志注引蔡氏章句云禮自上而下降殺以兩勞事反之諸侯以上當有孤卿七推大夫十二士終畝可知也此文似亦當補入國語周語王耕一墢班三之類聚引賈注云班次也三之謂公卿大夫王之下各三其上公三發卿六發大夫九發是又三三相乘者也）耕於東郊何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桑於西郊何西方少陰女功所成（桓十四年御廩災公羊傳注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疏以為祭義文蓋逸禮也禮祭統云天子親耕於南郊以供粢盛王后蠶於北郊以供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供粢盛夫人蠶於北郊以供冕服與此不同者祭統所云當是周禮故周禮天官內宰職以王后蠶於北郊與藉田對方則天子當耕於南郊周禮天子諸侯不同制則諸侯宜降為東郊南方太陽東方少陽也后夫人同北郊內宰注婦人以純陽為尊也夫人不蠶於西郊祭統注云婦人禮少變也此公羊注或是異代禮當時古周禮未行故所據之少異也）故曾子問曰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今曾子問亦無文蓋亦逸禮文也呂氏春秋孟春紀注禮以三為文故天子三推謂一發也卽三反之義也）周官曰后親桑率外內命婦蠶於北郊（此引古文禮說備異解也卽約內宰文內宰職云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是也）禮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外水為之築宮棘牆而外閉之者也（今祭義作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者盧改從元書鄭內宰注云郊必有公桑蠶室卽本此為說御覽引蔡氏月令章句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蓋亦本祭義為說）

右論王與后親耕親桑之禮

## 封禪

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報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日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報舊作教日舊作時盧依初學記類聚諸書改風俗通正失云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管子封禪篇云古者封太山禪梁甫者七十二家皆受命然後得封禪初學記引何圖眞紀曰王者封泰山禪梁甫易姓奉度繼興崇初也續漢志引袁宏後漢書云夫揖讓受終必有至德於天下征伐革命則有大功於萬物是故王者初基則有封禪之事蓋以其成功告於神明也大戴禮注引斗威儀云刑法格藏世作頌聲封於太山考績柴燎禪於梁甫刻石記功英炳巍巍功平世教是皆告太平功成之義也故東觀紀趙憙上言曰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宜登封告成為民報德也）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之始交代之處也（之始二字舊作所盧據王制疏改風俗通正失云所以必於岱宗者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書鈔引通義云泰山五岳之長羣神之主故獨封泰山告太平於天報羣神功也御覽引通義云一曰岱宗言王者易姓受命報功受成必於岱宗也東方萬物始交代之處續漢志注引袁宏云夫東方者萬物之始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基廣厚也（風俗通正失云必於其上亦增高也下禪梁甫禮祠地主去事之殺亦增廣也漢書武帝紀遂登封泰山應注封於其上亦增高也下禪梁甫祀地主示增廣也此古制也張注天高不可及於泰山立封又禪而祭之異近神靈也禮禮器云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注天高因高者以事也地下因下者以事也是卽封與禪之義也基上舊衍山字各書所引皆無）皆刻石紀號者著己之功迹以自効也（禮注引援神契云刻石紀功風俗通正失云刻石著己績也立石高一丈二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名以仁四守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下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許慎說文序云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卽謂刻石之文也今所傳李斯泰山石刻吳天璽紀功碑卽泰皇孫皓封禪時所刻石紀號者皆字舊無初學記有無者字又舊本跡下衍也字効作效做今俱據初學記改正禮器疏效作勸通典迹作積皆通）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明天之命功成事就有益於天地

若高者加高厚者加厚矣（漢書武帝紀注孟康曰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於天封崇也助天之高也服虔曰增天之高歸功於天禪闕也廣土地也是因高加高厚加厚之意焉初學記基作厚無於字基或作阯或作階皆避唐諱王制禮器疏御覽並作基天下舊有地字初學記御覽皆無就舊作遂亦依初學記御覽改）或曰封者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之以印璽（御覽引漢官儀曰傳曰封者以金泥銀繩印之以璽續漢志注引封儀云以金爲繩以石爲檢書鈔引漢官儀云以金爲繩以石爲泥南三檢東方西方各二檢檢中石泥及壇土色赤白黑各依如其方色又初學記引封禪儀注云壇上置石礙再累陷方五尺厚一尺置壇中刻礙上施十枚石檢東西各二檢南北二檢上有石蓋若今之隴子撅子是則金泥銀繩者古傳所說當是謂以前之制故風俗通正失亦云金泥銀繩印之以璽也石泥金繩或是漢制白虎通作于肅宗之世故多緣漢制以證經義也初學記類聚皆作封之以金印應劭漢書注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於天刻石紀號有金冊石函金泥玉檢之封焉）故孔子曰升泰山觀易姓之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君（御覽引漢官儀曰孔子稱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者七十有二韓詩外傳云孔子升泰山觀易姓之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氏不可得而數者萬數管子封禪云古者封泰山禪梁甫七十有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宓義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云云顓頊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是也）封者廣也（續漢志封者謂封土爲壇柴祭告天代興成功也詩烈文無封靡于爾邦傳封大也國語晉語引黨以封己注厚也厚大皆有廣義）言禪者明以成功相傳也（廣雅釋云禪傳也准南繆稱訓禪於家國注禪傳也續漢志注引袁宏云明其代興則謂之禪是也漢書服注則以禪爲廣土地項威亦謂除地爲墠變爲禪神之也與此異者取其除地而祭則取義於墠以其成功相代則取義於傳禪也）梁甫者泰山旁山名（漢書地理志泰山郡有梁父縣即以山名縣也）正於梁甫何以三皇禪於繹繹之山明己成功而去有德者居之繹繹者無窮之義也（正字疑衍風俗通正失云三皇禪於繹繹明己功成而去有德者居之繹繹者無所指斥也禮器疏作繹繹無窮之義禪於有德者而居之無窮已案方言一繹長也詩魯頌閟宮云保有鳧繹繹與嶧通爾雅釋山屬者嶧言駱驛相連屬然則繹繹之山其形必相續不絕宜取無窮之義也繹即左傳文十三年邾文公卜遷於繹之繹漢書地理志魯國鄒縣嶧山在北與禹貢之嶧陽不同漢志東海下邳縣葛嶧山是嶧陽之嶧與詩之繹自是二山孔穎達詩疏混而一之謬矣秦本紀說始皇刻石紀功之繹山即在騶縣者是廣雅釋詁云云遠也則云云亦即取以

遠之義此之繹繹或即管子之云云也御覽引逸禮曰三皇禪云云盛意也）五帝禪於亭亭之山亭亭者制度審諦道德著明也（風俗通正失云五帝禪於亭亭德不及皇亭亭名山其身禪於聖人案文選注亭定也即審諦之義也漢書地理志泰山郡鉅平有亭亭祠即此御覽引逸禮云五帝禪云云特泣於身也云云當亭亭之誤亭亭之山四字舊脫盧補提兩正義皆作諦道也道字舊脫依禮疏補）三王禪於梁甫之山梁者信也甫者輔也信輔天地之道而行之也（風俗通正失云三王禪於梁父者信父者子言父子相信與也案梁或作良孟子王良荀子正論作王梁是良有信義文選王仲宣詠史注良信也是也故梁亦得訓信此釋亭亭梁甫皆望文生義未必實有其義要皆取其美號耳不必如風俗通所云也御覽引逸禮云三王禪梁義速延不絕父死子繼也信輔舊脫行字兩正義有）太平乃封知告於天必也於岱宗何明知易姓也刻石紀號知自紀於百王也（禮禮器因名山升中於天續漢志注引盧注云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於天也禮疏引鉤命決刑罰藏頌聲作鳳凰至麒麟臻封泰山禪梁甫也是太平乃封也故續漢志注袁宏云然則封禪者王者之大務也德不周洽不得輒議此事功不宏濟不得彷彿斯禮是也續漢志司馬彪論曰自上皇以來封泰山者至周七十二代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襲也易姓相代則封於岱宗以岱有儀義故也）燎祭天報之義也（書堯典至於岱宗柴柴即燎也禮注引鉤命決禮疏引斗威儀並云封於泰山考績柴燎是也儀禮覲禮祭天燔柴禮祭法云燔柴於泰壇說文木部柴作柴云燒柴焚燎以祭天神續漢志注天高不可遠故燔柴以祭之庶高煙上達也以封泰山所以報天故用燎也）望祭山川祀羣神也（書堯典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詩疏引鄭注望者祭山川之名徧以尊卑次秩祭羣神若邱陵墳衍之屬公羊僖三十一年傳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泰山河海左疏引賈服注左氏以分野之星國之山川周禮疏引許氏異義謹案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國中山川故言三望是用左氏說鄭以分星不屬於望魯境又不及河以淮海岱爲魯三望然則天子於境內無所不通故於郊天時廣祭四方山川何注公羊云謂郊時所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雨師風伯五岳四瀆及餘山川三十六所是也故漢建武三十二年封禪山川百神皆從祀又燎祭天時四方羣神亦皆從也）詩云於皇明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泰山也（此與下皆周頌般文毛序以此爲天子巡守而祀四岳之詩或三家詩以此爲封禪之詩然獨斷亦以此爲巡守祀四岳河海之所歌蔡氏所本則魯詩也其實封禪亦因巡守告祭山川與封禪徧祭山川其禮本同也明周舊作時周盧據詩考所引改元本作明周與詩考合小字本作時周）又

曰墮山喬嶽允猶翕河言望祭山川百神來歸也（鄭箋云望秩于山川小山及高岳皆信按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下又云數天之下裒時之對卽百神來歸之義也）

### 右論封禪之義

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以爲王者承天統理調和陰陽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繁露王道篇云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天字舊脫類聚作承天順理）德至天則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御覽引援神契云王者德至於天則斗極明日月光降甘露）德至地則嘉禾生蓂莢起秬鬯出太平感（禮疏引援神契云王者德至於地則嘉禾生蓂莢起秬鬯出又古微書援神契云德至於地則華苹感華苹當爲華苹御覽引援神契王者德至於地則華苹盛宋書符瑞志云華苹其枝正平王者有德則生德剛則仰德弱則低漢章帝元和中華平生羣國是也是此太平亦當華平之誤後人不知華平爲物故謬改華爲太耳）德至文表則景星見五緯順軌（禮疏引援神契云德至八表則景星見漢書天文志五星不失行則五穀豐昌五星謂東方歲木南方熒或火西方太白金北方辰星水中央填星土也易坤靈圖云至德之萌五星若貫珠御覽引考靈耀云歲星得度五穀滋熒或順行甘雨時鎮星得度地無災太白出入當五穀成熟人民昌不言辰星蓋脫文也前漢天文志天下太平五星循度卽順軌之義也文表疑亦八表之誤）德至草木則朱草生木連理（後漢紀注引援神契德至草木則朱草生類聚引援神契云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德至鳥獸則鳳皇翔鸞鳥舞麒麟臻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見白烏下（論語疏引援神契德至鳥獸則鳳皇來類聚引援神契云德至鳥獸則鸞鳥舞山海經西山經女牀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翟而五采文名曰鸞鳥見則天下安寧郭注舊說鸞似雞瑞鳥也周成王時西戎獻之周書王會解云氏羌鸞鳥孔注鸞大於鳳亦歸於仁義者也左疏引援神契云德至鳥獸則麒麟臻占經引援神契云德至鳥獸則白虎動又云德至鳥獸則狐九尾注王燕嘉賓則狐九尾王褒四子講德論云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國歸周注引元命苞曰天命文王以九尾狐山海經大荒東經有青邱之國有狐九尾郭注太平則出而爲瑞也初學記引郭氏圖讚云青邱奇獸九尾之狐有道翔見出則銜書作瑞周文以標靈符御覽引援神契云德至鳥獸則雉白首注妃房不偏故白雉應案類聚引此亦作雉白首似宜從之古微書援神契云德至草木則白鹿來案白鹿非草木類宜卽鳥獸之訛也初學記引援神契云德至鳥獸則白烏下小字本烏作銜）德至山陵則景雲出

芝實茂陵出黑丹阜出萐莆山出器車澤出神鼎（禮疏引援神契云德至山陵則景雲出類聚引援神契云善養老則芝茂文選注引援神契云德至山陵則出黑丹御覽引援神契云王者德至山陵則澤阜出萐莆類聚引援神契云德至山陵則山出木根車文選注引援神契云德至山陵則澤出神馬案此多用援神契文當亦作神馬故類聚引此亦作澤出神馬也）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醴泉涌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江出大貝海出明珠（禮疏引援神契云德至深泉則黃龍見醴泉涌河出龍圖洛出龜書聖人則之路史注引握河紀云堯卽政七十年仲月甲日至於稷沈璧於河青雲氣回風搖落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自河而出御覽引中候又云舜沈璧於河黃龍負尾舒圖出水類聚引中候又云堯率羣臣東沉璧於洛赤光起元龜負書出於貝甲赤文朱字是皆河圖洛書之證也占經引援神契云德至淵泉則江出大貝古徵書援神契云德至淵則海出明珠初學記引援神契云神靈滋夜百寶用則珠丹見吐事神明得則大珠有光可爲鏡卽海所出明珠也）德至八方則祥風至佳氣時喜鍾律調音度施四夷化越裳貢（後漢書注引援神契云王者德至八方則祥風至佳氣時喜類聚引此文無此四字疑衍文也鍾律調二句宜亦援神契文但全書亡佚無考耳漢書禮樂志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應降故詩曰鍾鼓鍠鍠磬笙鏘鏘降福穰穰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是則鍾律調音度施之意也書鈔引援神契云周成王越裳獻白雉去京師三萬里王者祭祀不相踰宴食衣服有節則至是卽四夷化越裳貢也貢類聚作來）孝道至則萐莆生庖廚萐莆者樹名也其葉大於門扇不搖自扇於飲食清涼助供養也（說文艸部萐下云萐莆者瑞草也堯時生於庖廚扇暑而涼論衡指瑞作萐脯言廚中自生肉脯薄如萐搖鼓生物寒涼食物御覽引世紀云堯時廚中自生肉脯薄如萐搖則生風使食物寒而不臭名曰翣脯古微書引顧野王瑞應圖云萐莆者樹名也其葉大如門扇不搖自動一名倚扇壯如蓬枝多葉少根如絲轉而風生主於飲食清涼驅殺蟲蛇堯時冬死夏生舜時生於房右階左是大孝所應也孝道至至庖廚十二字舊多訛脫依類聚改、盧）繼嗣平則賓連生於房戶賓連者木名也其狀連累相承故生於房戶象繼嗣也（宋書符瑞志賓連濶達生於序室王者御后妃有節則生御覽引此賓連下亦有濶達二字此脫也由御后妃有節故得繼嗣平也舊本作樹其狀二字脫據御覽補）日厤得其分度則蓂莢生於階閒蓂莢者樹名也月一日一莢生十五日畢至十六日一莢去故夾階而生以明日月也（此節）

（舊本多訛盧據類聚改正大戴禮注引援神契云蓂莢堯時夾階而生以記朔也御覽引世紀云堯時有草夾階而生每月朔日生一莢至月半則生十五莢至十六日後日落一莢至月晦而盡月小餘一莢王者以是占厤惟盛德之君應和氣而生文選東京賦蓋蓂莢爲難蒔也薛注蓂莢瑞應之草是也）王者使賢不肖位不相踰則平路生於庭平路者樹名也官位得其人則生失其人則死（宋書符瑞志平露如蓋以察四方之政其國不平則隨方而傾路露通毛詩皇矣串夷載路孫毓本毛傳云路瘠也卽假露爲路也御覽引此卽作露類聚作不得其人卽死矣）狐九尾何狐死首邱不忘本也明安不忘危也必九尾者何九妃得其所子孫繁息也於尾者何明後當盛也（宋書符瑞志九尾狐文王得之東夷歸也又漢章帝元和中九尾狐見郡國）景星者大星也月或不見景星常見可以夜作有益於人民也（御覽引中候云帝堯卽政七十載比隆伏羲景星出翼鄭注景大也又引孫柔之瑞圖云景星者天腥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爲明王者不私人卽見案天腥蓋大星之誤史記天官書黃帝時景星見形如半月可以夜作）甘露者美露也降則物無不盛者也（禮運天降膏露御覽引中候云甘露潤液又引瑞圖云甘露者美露也王者施德惠則甘露降其草木）朱草者赤草也可以染絳別尊卑也（御覽引染絳下有則成黼黻之服列爲尊卑之差多九字三禮義宗朱草者赤草也可以染絳爲服以別尊卑王者施德有常則應德而生御覽引中候云朱草生郊注朱草可以染服者）醴泉者美泉也狀若醴酒可以養老也（禮運地出醴泉爾雅釋天甘雨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然則郭氏自以醴泉出於地爲甘雨之應也御覽引中候注醴甘也取名醴酒）嘉禾者大禾也成王之時有三苗異畝而生同爲一穟大幾盈車長幾充箱民有得而上之者成王召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爲一穗天下當和爲一乎後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來矣（所引成王事大傳文也史記注引書大傳云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王召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爲一穗天下其和爲一乎果有越裳氏重譯而來韓詩外傳五云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盈車長幾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意者天下殆同一也比期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說苑亦載斯語御覽引中候云嘉和滋連注嘉美也書序曰唐叔得禾異畝同穎是也大禾也御覽作大禾之爲美瑞者也異畝而生類聚亦作貫桑而生）

鳳凰者禽之長也（大戴記曾子天圓云羽蟲之精謂之鳳又云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爲之長論衡講瑞云鳳凰鳥之聖者也）上有明王太平乃來居廣都之野（呂覽開春云鳳凰聖人皆來至矣又淮南覽冥訓云鳳凰之翔至德也說文鳥部鳳神鳥也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昆侖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寧山海經南山經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凰首文曰德翼文曰義背文曰禮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然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雄鳴曰節雌鳴足足小音中鐘大音鼓遊必擇地飢不妄食（說苑辨物篇云夫鳳翼挾義衷抱忠足履正尾繫武小聲合金大聲合鼓延頸奮翼五光並舉是也）黃帝之時鳳凰蔽日而至東方止於東園食常竹實栖常梧桐終身不去（自鳳凰至此舊脫今據詩卷阿疏左傳昭十七年疏御覽五百十五補說苑辨物篇云黃帝冕冠黃紳齊於中宮鳳乃蔽日而降乃遂集東園食常竹實棲常梧桐終身不去）

右論符瑞之應

## 巡狩

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爲天下巡行守牧民也（孟子梁惠王巡狩者巡所守也文選注引逸禮云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謂天子巡行守牧也公羊隱八年注巡猶循也狩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詞疏以爲堯典文蓋書大傳也書疏禮疏引此並作狩者收也盧據通典改初學記引無下字盧云案詩時邁正義云本巡守爲天祭天所以告至也則此處不當有下字）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不得所者故必親自行之謹敬重民之至也（風俗通山澤云巡者循也狩者守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其所者故自親行之也公羊隱八年注王者所以必巡守者天下雖平自不親見猶恐遠方獨有不得其所故三年一使三公黜陟五年親自巡狩文選注引逸禮云王者以巡守之禮尊天重人也者字以下十四字盧據王制疏補）考禮義正法度同律厤叶時月皆爲民也（考禮義宜爲考禮樂禮王制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卽此義也）尚書曰遂覲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堯典文也）尚書大傳曰見諸侯問百年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

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改衣服制度為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禮王制有此文蓋伏生引以釋書也）尚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亦堯典文僞孔傳明試以言以要其功功成則賜車服以表顯其能用）

### 右總論巡狩之禮

巡狩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禮王制春祠夏禘秋嘗冬烝四時有宗廟之祭故不踰時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公羊疏引鄭書注云歲二月正歲建卯之月也舜以建子之月為歲首而以正歲二月巡守知歷世皆以夏之仲月也鄭小宰注云正歲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故也禮月令仲春之月仲秋之月並有同律度量鈞衡石角斗甬之文鄭注以為因晝夜等而平常平也若然二至非陰陽中亦得同律度者五月晝長夜短十一月晝短夜長處陰陽之極且南方北方又不得以二八月時巡故即就冬夏之中同之也王制疏巡守皆以夏仲月者律歷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故取四仲月也即本此）尚書曰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亦堯典文舊岱宗下有柴字衍盧云此言四時巡守所至其柴祀自於下文見之御覽引逸禮云所以至四嶽者盛德之山四方之中能興雲致雨也）

### 右論巡守以四仲義

所以不歲巡守何為大煩也過五年為大疏也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不歲舊作五歲據王制疏改）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三年二伯出述職黜陟（後漢張純傳引禮稽命嘉三年一閏天道小備五年再閏天道大備風俗通山澤云所以五載一出者蓋五歲再閏天道大備御覽引逸禮云所以五年一巡守何五歲再閏天道大備足也公羊隱八年注引書傳說云故三年一使三公黜陟五年親自巡守是三年一述職也孟子梁惠王述職者述所職也通典小備作少備五年舊作五歲據王制疏改三年下舊有小備二字衍）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方伯行國諸侯行邑疑亦成語）傳曰周公入為三公出作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公羊隱五年傳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說苑貴德篇引詩傳同蓋魯詩傳也周禮春官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周制一州一牧二伯牧以侯為之牧下之伯以伯為之殷則牧亦謂之伯王制所云州伯是也外有方伯一方伯統四州半僖四年左傳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詩疏引鄭答張逸以侯即牧伯即牧下之伯是也時太公入為太師出作方伯故有是命是周制二伯皆以二公為之故上公九命方伯亦九命也所引傳曰未知出何書周公下疑脫召公二字）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豳風破斧文毛鄭以此為周公東征管蔡時作舊說皆以為黜陟之詩公羊僖四年傳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注云此道黜陟之詩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是也揚子先知篇以昔在周公四國是皇與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對舉是亦以此為述職之詩也案儀禮疏引齊詩作四國是匡皇匡皆訓正故毛傳訓皇為匡荀子王制篇云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後漢書班固奏記亦有是語是則周公述職四方之國皆望其速來正己故有四國是皇之詠焉韓魯詩皆無考未知出何書魯語注周公時為二伯而東征則上公為元帥也）又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言召公述職親說舍於野樹之下也（召南甘棠文也說苑貴德篇云召公述職當蠶桑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舍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邑之人皆得其所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史記燕世家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漢書王吉傳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之詩是也漢書注引韓詩說云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政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劉習魯詩王習韓詩義並同也）春秋穀梁傳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莊二十九年傳文引以證諸侯行邑之義焉以作古之君民以時視民之勤改正）

### 右論巡守述職行國行邑義

巡狩必祭天何本巡狩為天祭天所以告至也尚書曰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也（禮郊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注所到必先燔柴有事於上帝又王制柴而望祀山川注祭天告至也公羊隱八年傳邴者何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太山諸侯皆從太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注有事者巡狩祭天告至之禮也當沐浴齋戒以致其敬故謂之湯沐之邑也此謂至五岳之下祭天告至之禮說文示部柴作祡云燒柴焚燎以祭天神火部尞祭天也因燔柴以祭因叚柴為祡字也文選注引逸禮云王者所以有巡守之禮尊天重

（人也孟子梁惠王引書曰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是則王者巡守助天以治民故所至必告祭也）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尚書曰歸格于祖禰曾子問曰王者諸侯出親告祖禰使祝徧告五廟尊親也（儀禮經傳通解續引書傳云天子遊不出封圻不告祖廟周禮方千里曰王圻通典禮十五引子思之言曰古者天子將巡守必先告於祖命史告羣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七月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孔叢子巡狩篇云古者天子將巡守先告於祖禰命史告羣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申命冢宰而後清道又云歸反舍於外次三日齋親告於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羣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是出辭反面之義也案天子諸侯雖親告亦不用牲禮曾子問曰凡告用牲幣注牲當爲制又云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於禰注皆奠幣以告之又云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是告廟不用牲也其大夫出聘亦告於禰儀禮聘禮云厥明賓朝服釋幣於禰是也皆出辭反面尊親之義也孫志祖云尚書作藝祖疑藝即禰之通釋文藝魚世反馬王云禰也僞孔傳訓藝爲文非）王者將出告天者示不專也故王制曰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于禰（鄭氏王制注云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御覽引異義今尚書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之奈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肆類于上帝告攝蓋非常祭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尚書說說文作禷謂以事類祭天神則亦用古說其實今古文義相近也周人夏正郊天於南郊然則類祭之天當是蒼帝靈威仰也）類祭以祖配不曰接者尊無二禮尊尊之義（公羊宣三年傳曰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周人以后稷配南郊不禷祭亦當配以太祖也此處文不明當謂禷祭以配祖不曰祖者尊無二禮云云也以此禷祭本爲告天天尊於祖故不及祖也）造于禰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周禮太祝六祈二曰造注杜子春云造祭於祖也說文示部祰告祭也禮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於禰諸侯相見必告於祖反必親告於祖是造爲告祭之名當是說禮家或有作祰者也餘詳上征伐篇）即祭告天爲告事也祖爲出辭也義異告於尊者然後乃辭出（此段文義與三軍篇相出入）王者諸侯出必將主何示有所尊故曾子問曰王者將出必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示有尊也無遷主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廟遂奉以出每舍奠焉蓋貴命也（舊作以幣

---

帛主依曾子問改孔叢子巡守篇以遷廟之主行載於齋車每舍奠焉路史注引書傳云古者巡守以遷廟之主行出以幣帛告於祖遂奉以載於齋車每舍奠焉然後就舍反必告奠卒歛幣玉藏於兩階之間蓋貴命焉天子出軍巡守必先由禰告于祖以及遷主故即載遷主以行書甘誓所云用命賞于祖是也僞孔傳天子親征必載遷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亦用伏義大傳牧之野設奠於牧室注奠告先祖是也無遷主謂始封君繼體未及五世後者故以皮幣代也其職以庶子守之禮文王世子云其在軍則守於公禰注謂從軍者公禰行主也遷主得言禰者在外親也言在軍則巡守亦然矣若然周本紀言武王伐紂載木主東征不載遷主者以伐紂本成文王業也冊府元龜載皇氏禮疏云惟載新遷一室之主則當載高祖之禰矣）必以遷主者明廟不可空也（禮曾子問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

右論祭天告祖禰載遷主義

王者巡守諸侯待於竟者何諸侯以守蕃爲職也禮祭義曰天子巡守諸侯待於境也（此釋祭義義也天子諸侯分土而治天子無事不得出圻內諸侯無事不得至封外故出則皆有告祭之禮知天子巡守惟待於竟焉若至方岳之下則一方諸侯皆宜出竟朝天子述職考黜也其天子巡守諸侯享禮則用牛禮禮器云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諸侯以天子爲天故以天子之事天事天子也又郊特牲亦云諸侯膳以犢注犢者誠慤未有牝牡之情周禮掌客云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是也）

右論諸侯待於竟

王者巡守必舍諸侯祖廟何明尊無二上也故禮坊記曰君適其臣升自阼階示不敢有其室也禮運曰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禮坊記家無二主尊無二上天子爲天下所尊無所避屈故必舍諸侯祖廟鹽鐵論禁耕篇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爲主焉賈子禮篇云天子適諸侯之宮諸侯不敢自阼階主之焉天子適諸侯諸侯不敢有宮不敢爲主人禮也以敵體相見賓西階主人阼階臣莫敢與君抗禮故不敢爲主天子升自阼階使若自主者然故禮器云天子無介注天子無介無客禮也鹽鐵論禁耕篇云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爲主也亦斯意也坊記云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注臣亦統於君）

右論巡守舍諸侯祖廟

王者出一公以其屬守二公以其屬從也（荀子大畧篇云使以其教出畢行使仁居守注使仁厚者主後事春秋傳一子守二子從此明諸侯出疆之禮又穀梁傳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則天子禮同也）

右論三公從守

王者巡守崩於道歸葬何夫太子當爲喪主天下皆來奔喪京師四方之中也（曾子問云君出疆有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也則凡自天子至士皆歸葬也左傳隱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知天子以下皆有奔弔之禮也故聘禮云賓入竟而死遂焉主人爲之具而殯歸介復命柩止於門外是也）即如是舜葬蒼梧禹葬會稽何於時尚質故死則止葬不重煩擾也（禮檀弓舜葬於蒼梧之野史記五帝紀舜踐帝位三十有九年南巡守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集解引逸禮云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呂覽安葬篇舜葬於紀市高注傳曰舜葬蒼梧九疑之山此云於紀市九疑山下亦有紀邑也山海經海內南經蒼梧山帝舜葬其陽注即九疑又海內經南方蒼梧之邱蒼梧之淵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郭注山今在零陵營道縣南其山九谿皆相似故名九疑者總名其地爲蒼梧也說文山部九疑山舜所葬在零陵營道紀年統箋引世紀云有苗氏叛南征崩於鳴條殯以瓦棺葬於蒼梧九疑山之陽是爲零陵案九疑在今梧州廣西湖南接壤處舜時南巡何復及此孟子離婁云舜卒於鳴條考書序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夏師敗績湯遂從之伐三朡績漢郡國志濟陰定陶有三朡亭則鳴條當亦去此不遠也呂覽簡選篇又謂殷湯登自鳴條乃入巢門巢即今巢縣若舜既崩於三朡巢門相近之地何必又遠葬零陵九疑之間則蒼梧或別有斯地近鳴條不遠也皇甫謚因制爲征苗之說誣矣史記夏本紀十年帝禹東巡守至於會稽而崩又秦本紀上會稽祭大禹越世家言少康封庶子於會稽以奉禹祀太史公自序亦言會稽有禹穴史記注引逸禮云禹冢在山陰縣會稽山上會稽山本名苗山在縣南去縣七里山海經南山經又東五百里曰會稽之山郭注今在會稽郡山陰縣南山上有禹冢及井漢書地理志會稽郡山陰縣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冢禹井知禹葬會稽也禮曾子問言入自闕注闕謂毀宗也柩毀宗而入異於生也殷柩出毀宗周柩入毀宗曾子問所言爲周禮知夏殷以前不備也）

右論道崩歸葬

王者所以太平乃巡守何王者始起日月尚促德化未宣獄訟

未息近不治遠不安故太平乃巡守也（此三十八字佚盧據大載禮注補禮器因名山升中於天注謂巡守至於方岳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疏引皇氏熊氏疏並云太平乃巡守蓋取此義也）何以知太平乃巡守以武王不巡守至成王乃巡守也（詩毛說春秋古文說皆以武王時即巡守以太平乃封禪巡守不必太平也故鄭詩譜云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宣十二年左傳時邁之詩曰昔武王克商而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毛詩序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箋武王既定天下時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毛詩左傳皆古文家白虎通多取今說故不同也）

右論太平乃巡守義

嶽者何謂也嶽之爲言捔也捔功德也（公羊隱八年注亦不可國至人見爲煩擾故至四岳足以知四方之政而已廣韻嶽捔也風俗通山澤云嶽者捔功考德黜陟幽明也捔較音義同舊捔誤捔左傳昭五年疏引作捔亦非）東方爲岱宗者何言萬物更相代於東方也（風俗通山澤云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爾雅釋山泰山爲東岳注在奉高縣御覽引義宗云東岳謂之岱者代謝之義陽春用事除故生新萬物更生相代之道故爲岱宗舊無何字下數句亦同或並無者字一據初學記白帖御覽爾雅疏補）南方爲霍山者何霍之爲言護也言太陽用事護養萬物也小山繞大山爲霍（御覽引義宗云南岳謂之霍霍者護也言陽氣用事盛陽之日護養萬物故以爲稱也此以霍山爲南岳今文家說也水經云霍山爲南岳在廬江潛縣西南爾雅釋山霍山爲南岳注即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因讖緯皆以霍山爲南岳故移其神於此釋山又云江南衡注衡山南岳者此周時五岳之制故職方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漢地志長沙國湘南縣衡山在東南是也然則白虎通自據漢制言也小山繞大山爲霍舊無此句御覽三十九引之宜繫此案釋山大山宮小山霍注宮謂圍繞之邵氏晉涵正義云今天柱山中峯小而四圍有大山以宮繞之則此文誤也太陽上舊衍萬物護也四字）南方衡山者上承景宿銓德均物故曰衡山（舊無此十七字據御覽補此兼明古制以衡山爲南岳之義也）西方爲華山者何華之爲言穫也言萬物成熟可得穫也（爾雅釋山華山爲西岳注在弘農縣西南風俗通山澤云西岳華山華者華也萬物滋然變化於西方也霍養雙聲華穫疊韻爲訓也說文作華又別出華字云榮也義異御覽引華山記云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曰華山因後段華爲華傳會爲此說耳初學記引此作西岳華山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蓋所見本殊也漢以前以華爲中岳以岳山爲西岳故也）北方爲恆山

者何恆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爾雅釋山恆山爲北岳風俗通山澤云恆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恆常古通用漢世避文帝諱改恆爲常故時有常山郡廣雅常山謂之恆山是也漢書地理志常山郡上曲陽縣恆山北谷在西北有祠初學記引作陰終陽始故其道長久故曰常山）中央爲嵩高者何嵩言其高大也中央之嶽獨加高字者何中央居四方之中而高故曰嵩高山（爾雅釋山嵩高爲中岳風俗通山澤云中岳曰嵩高嵩者高也詩曰嵩高維岳峻極于天在潁川陽城縣爲今登封治也文選注引西征記嵩高中岳也東謂之太室西謂少室總名嵩也漢書地理志潁川郡崈高縣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爲中岳是漢以前無以嵩高爲中岳也案嵩山亦謂之崇山國語周語融降於崇山是亦謂之崧山釋山山大而高崧是崇崧皆高義故取名焉中央下舊脫依初學記白帖補御覽作嵩者高也言峻大也處中以領四方）故尚書大傳曰五岳謂岱山霍山華山恆山嵩也（說文山部嶽東岱南霍西華北恆中嵩許氏多用古尚書說而與大傳同蓋當時諸儒皆緣漢制釋經故多合也鄭注大宗伯云五岳東爲岱宗南爲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恆山中曰嵩山而詩疏引鄭志雜問云周都豐鎬故以吳岳爲西岳是周家定以岳山爲西岳故以華山爲中岳以周都成周華山在其圻內故若周禮注自指言災異故以五

岳之正名言之其實周人不以嵩爲中岳也唐虞以霍大山爲中岳在冀州並泰華衡恆爲五故邵氏晉涵云冀州之霍山與泰華衡恆唐虞之五岳也華嶽泰恆衡周之五岳也泰衡華恆嵩漢初相傳之五岳也泰華恆嵩霍武帝所定之五岳也釋山末所言之五岳自後儒竄入之文爲得其實此及風俗通史記封禪書並沿書傳說也應劭又以霍一名衡案水經釋禹貢山水澤地以霍在潛縣衡在長沙湘南縣相去殊遠其爲二山可知）謂之瀆何瀆者濁也中國垢濁發源東注海其功著大故稱瀆也爾雅曰江河淮濟爲四瀆也（釋名釋水云瀆獨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也風俗通山澤云瀆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植五穀也水經河水注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達江水徑周通故有四瀆之名風俗通又引三正記及書傳並謂江河淮濟爲四瀆史記引古文湯誥云古禹皐陶久勞於外東爲江北爲濟南爲淮西爲河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也）

右論五嶽四瀆

商城楊鐸校

---

# 白虎通疏證七

句容陳立

## 攷黜

諸侯所以攷黜何王者所以勉賢抑惡重民之至也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此堯典文古文說也史記五帝紀云三載考一功三考黜陟史記多用古文說以黜陟絀句漢書李尋傳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是也儀禮集注引書大傳云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是今文讀至幽明爲句漢書谷永傳永對曰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也繁露考功名篇考績之法考其所積也考績之法大者緩小者急貴者舒而賤者促諸侯月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黜陟命之日計此三考黜陟之義也故潛夫論考績云故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蓋所以昭賢愚而觀能否也）

右總論黜陟

禮說九錫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鈇鉞弓矢秬鬯皆隨其德可行而次（說舊作記盧改汪繩祖云可行疑當爲所行此禮含文嘉文也曲禮疏所引與此同公羊

家說九錫之次則異曲禮疏載其說云一加服二朱戶三納陛四車馬五樂則六虎賁七弓矢八鈇鉞九秬鬯穀梁莊元年注引禮說之九錫惟七弓矢八鈇鉞爲異韓詩外傳引傳曰諸侯之有德者天子賜之一錫車馬二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其次又異蓋異人異說故文有差異也後世漢魏九錫文其次皆與禮說同自當以禮緯之次爲正詩疏引宋均注云九錫者乃四方所共見公侯伯子男所希望知諸侯皆得九錫隨其德行而次之耳）能安民者賜車馬能富民者賜衣服能和民者賜樂則民衆多者賜朱戶能進善者賜納陛能退惡者賜虎賁能誅有罪者賜鈇鉞能征不義者賜弓矢孝道備者賜秬鬯（三國志注引魏公九錫文以君經緯禮律爲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元牡二駟君勸分務本稽人昏作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少長有序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君翼宣皇風化發四方遠人革命華夷充實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官才任善羣賢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秉國之均正色處中纖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犯關干紀罔不誅絕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龍驟虎步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

（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君以溫恭爲基孝友爲德明允篤誠感于朕思是用錫君秬鬯一卣圭瓚副焉義與此同賜車馬已下七字舊脫又和民作使民和樂又賜下有以字盧據穀梁疏改正不義穀梁作不順）以先後與施行之次自不相踰相爲本末然安民然後富足富足而後樂樂而後衆乃多賢多賢乃能進善進善乃能退惡退惡乃能斷刑內能正己外能正人內外行備孝道乃生（富足舊作富貴譌又少疊二字依盧補此論九錫相次之義詩旱麓正義云按禮緯上列九錫之差下云四方所瞻侯予所望知緯文四方上當有九錫之差文今佚不可考矣案何休注公羊既引九錫之文卽云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其意以九錫卽是九命鄭氏宗伯注云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于諸侯則鄭意以九命之外別有九錫雖七命五命者皆得九錫與何義異此以先後施行之次相爲本末則亦以功德之厚薄差九錫之多少當與鄭說同也）

能安民故賜車馬以著其功德安其身（左傳僖二十八年傳王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戎輅杜注大輅金輅戎輅戎車案諸侯本得用金輅據當謂王輅也穀梁疏引舊說一曰輿馬謂大輅戎輅各一元馬二也蓋車馬所以安身故能安民者賜之故曲禮云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亦以卿大夫之子不受不敢以成尊者踰於不敢卽安之義也）

能使人富足衣食倉廩實故賜衣服以彰其體（周制七命鷩冕五命毳冕此以作伯賜服則所賜者上公袞冕九章之服焉穀梁疏引舊說二曰衣服謂元袞也是也故詩疏引鄭駁異義引王制云三公一命袞若有功則加錫袞衣之謂與以其使民衣食足故卽賜衣服彰其體漢書食貨志食足而知禮節倉廩實而知榮辱故富足然後樂也）

能使民和樂故賜之樂則以事其先也禮曰夫賜樂者得以時王之樂事其宗廟也（則字舊脫據公羊疏補樂主和故能和民者賜之也小胥職云掌正樂懸之位諸侯軒懸鄭司農云軒懸去一面也公羊隱五年傳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則所賜者軒懸之樂也）

朱盛色戶所以紀民數也故民衆多賜朱戶也（文選注引服虔云朱戶天子之禮也朱戶赤戶也穀梁疏引舊說云四曰朱戶謂所居之室朱其戶也）

古者人君下賢降階一等而禮之故進賢賜之納陛以優之也（文選注引漢書音義如湻曰刻殿基以爲陛以有兩旁上下安也孟康曰謂鑿殿基際爲陛不使露也孟說是也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故內之霤也穀梁疏引舊說五曰納陛謂得中階而升也似與白虎通義近）

既能進善當能戒惡故賜虎賁虎賁所以戒不虞而距惡（續漢志注引風俗通云虎賁國之祕兵孟

子盡心虎賁三千人注虎賁武士爲小臣者也虎賁本天子宿衞之臣所以戒不虞諸侯能距惡故賜之也穀梁疏引舊解六曰虎賁謂三百人也故左傳僖二十八年策命晉侯賜之虎賁三百人是也）

距惡當斷刑故賜之鈇鉞所以斷大刑（禮王制云賜鈇鉞然後殺文選注引倉頡篇鈇椹也質也鉞斧也諸侯無專刑之道故賜之鈇鉞然後行刑穀梁疏引舊說云八曰鈇鉞謂大柯斧賜之專殺也）

刑罰既中則能征不義故賜之弓矢所以征不義伐無道也（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諸侯不得專征故必賜之弓矢也書文侯之命平王賜晉文侯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僖二十八年左傳賜晉侯彤弓一彤矢百兹弓矢千是也兹卽盧謂黑色也）

圭瓚秬鬯宗廟之盛禮故孝道備而賜之秬鬯所以極著孝道（王制云賜圭瓚然後爲鬯以秬鬯所以祭祀故孝道備乃賜之也文侯之命云用賚爾秬鬯一卣孔叢子居衞篇云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于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是也穀梁疏引舊說九曰秬鬯謂賜秬鬯之酒盛以圭瓚之中以祭祀也）

孝道純備故內和外榮玉以象德金以配情芬香條鬯以通神靈玉飾其本君子之性金飾其中君子之道君子有黃中通理之道美素德金者精和之至也玉者德美之至也鬯者芬香之至也君子有玉瓚秬鬯者以配道德也其至矣合天下之極美以通其志也其唯玉瓚秬鬯乎（周禮玉人云大璋中璋九寸邊璋八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注射琰出者也鼻勺流也衡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詩旱麓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傳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是則瓚者盛秬鬯之器以金飾其中以圭爲柄是玉飾其本也禮書引此作王飾其末非秬鬯釀秬爲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其芬香條鬯故謂之秬鬯禮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灌以圭瓚璋用玉器也是鬯所以通神靈故用之也君子有玉瓚秬鬯下舊衍平車二字依盧刪）

車者謂有赤有青之蓋朱輪特能居前左右寢米也（盧氏從周廣改特能爲特熊寢米爲寢棨案能卽熊字昭七年左傳晉侯有疾夢黃熊入于寢門王制注引作黃能爾雅釋魚鼈三足能禮疏引先師說或以爲卽黃熊是特能卽特熊也通典引古今注武帝天漢四年令諸侯王大國朱輪特虎居前左兕右棨小國特熊居前棨皆居左右續漢志皇太子皇子皆安車朱輪飛軨青蓋蓋以漢制明古制也寢伏也米卽棨段借荀子禮論說天子制云寢兕持虎持卽特之訛蓋天子乘輿畫特虎居前二寢兕居輪左右與盧云寢者以其皮爲席下以曲禮上正義及

（公羊莊元年疏訂正本出宋均注含文嘉也）以其進止有節德綏民路車乘馬以安其身言成章行成規袞龍之衣服表顯其德長于教誨內懷至仁則賜時王樂以化其民尊賢達德動作有禮賜之納陛以安其體居處修治房內節男女時配貴賤有別則賜朱戶以明其別威武有矜嚴仁堅强賜以虎賁以備非常喜怒有節誅伐刑刺賜以鈇鉞使得專殺好惡無私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孝道之美百行之本也故賜之玉瓚使得專爲暢也（公羊疏引宋均禮緯注云進止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步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長于教誨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居處修理房內不泄賜以朱戶以明其別動作有禮賜以納陛以安其體勇猛勁疾執義堅强賜以虎賁以備非常其亢揚威武志在宿衛賜以斧鉞使得專殺其內懷至仁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其孝慈父母賜以秬鬯使之祭祀與此大同小異盧校本一改從宋注非也此德綏民當爲德可綏民節上疑脫以字民身規德仁民禮體別德强常刺殺傾征等並叶韻當是成文也）故王制曰賜之弓矢

然後專殺八曰賜圭瓚然後爲暢未賜者資暢於天子（今王制作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又暢經作鬯古暢鬯通）王度記曰天子鬯諸侯薰大夫茝蘭士兼庶人艾（盧引梁處素云鬯皆取草之有氣臭者兼乃葭葦之屬非其類案周禮疏引王度記曰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然則兼字誤當爲蕭也注云茝蘭疑當如內則作茝蘭芝或亦蘭芷之訛案廣雅釋天云天子祭以鬯諸侯祭以薰卿大夫祭以茝蘭士蕭庶人以艾蓋亦本王度記文也）車馬衣服樂則三等者賜與其物禮天子賜侯氏車服路先設路下四亞之又曰諸侯奉篋服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詩云君子來朝何錫與之雖無與之路車乘馬又何與之元袞及黼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朱戶納陛虎賁者皆與之制度而鈇鉞弓矢秬鬯皆與之物各因其宜也（以下別載異義論九錫分三等車馬衣服樂則爲一等朱戶納陛虎賁爲一等鈇鉞弓矢秬鬯爲一等也所引禮覲禮文也其文云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馬諸公奉篋服注賜車者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鸞也旄也凡君所乘車曰路路下四謂乘馬也亞之次車而東也舊作天子賜諸侯氏服車又亞作惡篋作選依盧據覲禮改正案亞惡古通用易繫詞傳而不可亞也荀爽本作亞云次也案覲禮注所云是諸侯入覲天子常賜也之典故仍其命數賜以車服若錫命方伯則當有加則車宜王輅服宜袞冕故僖二十八年左傳言周襄王賜晉文公以大輅卽王輅也所引詩書詩采芑書堯典文也大夫亦有賜車服樂則者曲禮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注三賜三命也凡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衣服三命而受車馬又鄉飲酒注大夫若君賜樂此雖非九錫之正然大夫自車服樂則而外吏無賜朱戶以上之禮知車服樂則爲一等也案說苑修文篇紀三賜之禮一賜以輿服弓矢再賜以鬯三賜以虎賁百人其先後之次與此微殊莊元年穀梁注云皆所以褒德賞功也德有厚薄功有輕重故命有多少各因其宜之義也）秬者黑黍一稃二米鬯者以百草之香鬱金而合釀之成爲鬯陽達于牆屋陰入于淵泉所以灌地降神也（詩江漢云秬鬯一卣傳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鬯之曰鬯箋云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暢也疏引孫毓異同評云鬱者草名今之鬱金煮以和酒者也鬱是酒名以黑黍一稃二米者作之芬香條暢故名爲鬯鬯非草名古今書傳香草無稱鬯者箋說爲長是亦以鬯非草名也蓋本此若然詩疏引禮緯有秬鬯之草中候有鬯草生郊者蓋卽謂鬱金之草也以其和

鬯故亦名草爲鬯或緯侯多言符瑞非常草也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又云蕭合黍稷臭[illegible]）玉瓚者器名也所以灌鬯之器也以圭飾其柄灌鬯貴玉氣也（[illegible]氣爲是）

右論九錫

所以三歲一攷績何三年有成故于是賞有功黜不肖尚書曰三載考績三攷黜陟何以知始攷輒黜之尚書曰三年一攷少黜以地書所以言三考黜陟者謂爵土異也小國攷之有功增土進爵後攷無功削黜後攷有功上而賜之矣（此蓋用古文尚

（書說也路史注引書大傳曰三歲小攷正職而行事九歲大攷黜無職賞有功也一之三以王九年天數窮矣陽德終矣積不善至於幽六極以類降故絀之積善至于明五福以類升皆所自取也然則今文以黜陟須至九年與此謂一攷輒黜之義殊也所引尚書三年一攷二語當是尚書古文經生說又引書三攷黜陟謂爵土之異者以三年一攷黜陟以地二攷則黜陟以爵故下云百里之侯一削爲七十里侯再削爲七十里伯三削地盡也然則諸侯有功者一陟以地二陟則以爵明矣　上小字本作止）五十里不過五賜而進爵土七十里不過七賜而進爵土能有小大行有進退也（周禮大宗伯云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器四命受位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氏以九錫與九命異曲禮疏引許慎鄭司農說皆以九錫即九命莊元年公羊注禮有九錫皆所以勸善助不能禮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穀梁莊元年注禮有九錫皆所以褒德賞功德有厚薄功有輕重故命有多少然則此以子男五賜侯伯七賜與鄭衆許慎何休范甯之說同也蓋亦古文家說）一說盛德始封百里者賜三等得征伐專殺斷獄七十里伯始封賜二等至虎賁百人後有功賜弓矢後有功賜秬鬯增爵爲侯益土百里復有功入爲三公五十里子男始封賜一等至樂則復有功稍賜至虎賁增爵爲伯復有功稍賜至秬鬯增爵爲侯（此以九錫分爲三等分授百里七十五十里蓋今文說也曲禮三賜不及車馬注三賜三命也凡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服三命而受車馬用周禮九命文當之而不以爲九錫之三則以九錫皆作牧作伯後始得受之也公羊疏引宋均說以諸侯有德當益其地不過百里後有功加以九錫與後鄭說同皆與此異也）未賜鈇鉞者從大國連率方伯而斷獄（儀禮集注引書大傳諸侯賜弓矢者得專征賜鈇鉞者得專殺賜圭瓚者得爲鬯以祭不得專征者以兵屬于得專征之國注謂七命以下不得弓矢賜者春秋傳曰魯賦八百邾賦六百以兵屬于晉是也又云不得專殺者以兵屬于專殺之國不得賜圭瓚者資鬯于天子之國然後祭然則鄭氏說書傳自以九賜分三等故七命不得有鈇鉞弓矢秬鬯是也王制亦云未賜圭瓚則資鬯于天子）受命之王致太平之主美羣臣上下之功故盡封之及中興征伐大功皆封所以褒大功也（褒舊作著無也字據御覽百九十八改正此謂以功封者也後漢祭遵傳范升疏曰昔高祖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著錄勳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疇其爵邑世無絕嗣丹書鐵券傳于無窮又云陛下褒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是褒大功之義也）盛德之士亦封之所以尊有德也以德封者必試之爲附庸三年有功因而封之五十里（末之字盧據御覽補此謂以德封者漢世祖封卓茂是也）元士有功者亦爲附庸世其位大夫有功成封五十里卿功成封七十里公功成封百里（禮典命職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注加一等襃有德也大夫爲子男卿爲侯伯鄭氏從周禮故以侯伯同命此以百里當侯七十里當伯五十里當子男其意大同也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附庸之君惟無爵命以此推之元士視附庸即出封亦附庸也故潛夫論班祿云天子三公采視公侯益方百里卿視伯方七十里大夫視子男方五十里元士視附庸方三十里功成者封也有功者封既同于圻外之侯故得世位王制云外諸侯嗣位是也）士有功德遷爲大夫大夫有功德遷爲卿卿有功德遷爲公故爵主有德封主有功也（王制云大夫不世爵此謂無世位之制以德進者也）九賜習其賜者何子之能否未可知也或曰得之但未得行其習以專也三年有功則皆得用之矣二考無功則削其地而賜自并之明本非其身所得也身得之者得以賜當稍黜之爵所以封賢也（自九賜至此文義難曉盧云習當與襲同習上當有不字案此蓋謂七十五十里之國加賜至九賜六賜者其子不得襲父所賜以其子之能否未可知也又引或說以爲得襲其賜但未得自行其所襲之專征專殺是也須三年一考有功後乃得專用其所襲之賜故孔叢子居衛篇羊客問子思曰周自后稷封爲王者之後至太王王季文王此爲諸侯矣奚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于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是此諸侯襲義所賜因而專用之事也若一考無功則絀爵並所襲之賜絀之也而賜自并之舊誤之爲知若已身以有功受九賜後即無功得以九賜當所糾之爵土也梁處素改予之爲予之句絕其說非也）三公功成當封而死得立其子爲附庸賢者之體能有一矣不二矣（賢者之體能有下有誤總謂賢者之後宜有土也公羊定四年劉卷卒注禮諸侯入爲天子大夫受采地于京師天子使大夫爲治其國有功而卒者當益封其子即此義也）百里之侯一削爲七十里侯再削爲七十里伯三削爲寄公七十里伯一削爲五十里伯二削爲五十里子三削地盡五十里子一削爲三十里子再削爲三十里男三削地盡五十里

男一削爲三十里男再削爲三十里附庸三削地盡所以至三削何禮成於三三而不改雖反無益矣尚書曰三考黜陟（潛夫論三式云大夫必有功于民乃得保位故有考績黜陟九錫三削之義蓋即此三削也路史注引書傳云一之三以至九年天數窮矣陽德終矣然則聖人無不欲人之自新但一而再再而三則論語衛靈篇云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先削地後絀爵者何爵者尊號也地者人所任也今不能治廣土衆民故先削其土地也故王制曰宗廟有不順者君絀以爵山川神祇有不舉者君削以地明爵土不相隨也（自百里之侯至此當亦書古文說儀禮集注引書傳云諸侯有不率正者天子絀之一絀少絀以爵再絀則絀以地三絀而地畢其說與此不同案孟子告子下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不言讓以地蓋省文也孟子言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則有讓是因不能治廣土衆民故先絀之以地也）或曰惡人貪狠重土故先削其所重者以懼之也（下文闕）諸侯始封爵土相隨者何君子重德薄刑賞疑從重詩云王曰叔父

建爾元子俾侯于爵（詩閟宮文後漢祭遵傳范升疏曰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昔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分功是皆爵土相隨也何本疑作宜）

右論三考黜陟義

君幼稚唯考不黜者何君子不備責童子焉（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何注尹氏貶子朝不貶者年未滿十歲未知欲富貴不當坐是春秋之義不備責童子故成十六年公羊傳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爲不恥公幼也是則王者不與爲禮諸侯不與盟會故無考黜之事焉是以漢書萬石君傳上以孤兒幼年未滿十歲而坐率爲責周禮司刺云壹赦曰幼弱亦即不備責童子義也）禮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舊作八十曰耄九十曰悼誤盧依曲禮文改正周禮司刺又云再赦曰老耄鄭司農云幼弱老旄若今時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即是悼與耄有罪不加刑之義也然則人君至八十九十以上亦無考黜之制此不言者人君至七十即傳家事于子孫故無庸考黜也）二王後不貶黜者何尊賓客重先王也以其尚公也罪惡足以絕之即絕更立其次周公誅祿甫立微子（續漢志注引通義云二王之後不考功鄭氏曾

---

頌譜云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又商頌譜云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之曰有之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是尊客重先王也以其尚公也舊作當公誤依盧校改二王之後不考黜示其法耳其有大罪則亦誅罰之故通議又云有誅無絕魯頌譜云周之不陳其詩爲優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示覺也是也僖三十三年杞子卒何注貶稱子者春秋黜杞不明故以其一等貶之明本非伯乃公也又因以見聖人子孫有誅無絕故貶不失爵也所以必立其次者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得立故也周書序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詩疏引鄭注云黜殷命謂殺武庚也武王投微子于宋因命之封爲宋公代殷後成湯祀即無絕世之義也）妻父母不削已昆弟削而不黜何非以賢能得之也至于老小但令得大夫受其罪而已（王者不臣篇云王者不臣妻父母封公侯篇云封君不臣諸父昆弟既不臣之故不削黜之也本以推恩得封無賢不肖之別故不得以黜陟之律責之也至于老小即上所謂君幼稚者以君年稚無所知識有過宜罪當國之臣故春秋譏尹氏不譏子朝以其當國也故後漢東平王蒼傳昔象封有鼻不以任政誠由愛深不忍揚其過惡是也）諸侯喑聾跛躄惡疾不免黜者何尊人君也春秋曰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曰甲戌之

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有狂易之病甚亡而死由不絕也（春秋桓五年文公羊傳曷爲以二日卒之悈也注悈者狂也齊人語君子謂孔子也以二日卒之者闕疑穀梁傳以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狂易者周禮閽人云怪民不入宮後鄭謂怪民爲狂易漢成帝綏和二年男子王褒入北司馬殿東門上殿入室曰天帝命我居此收縛考問狂易不自知入宮狀是也死而得惠氏棟古義說云死而得者言得其屍也古通用死爲屍字讀前漢陳湯傳云求谷吉等死是也春秋于陳驗之卒葬皆無譏文知不宜絕也由與猶同）世子有惡疾廢者何以其不可承先祖也故春秋傳曰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公羊昭七年葬衛襄公注云當時而日者世子輒有惡疾不早廢之臨死乃命臣下廢之儀禮喪服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注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今君受國于曾祖是世子未即位時有廢疾宜廢也是以婦人有惡疾者在七出之子亦爲其不可承事宗廟也所引春秋傳昭二十年公羊傳文注惡疾謂喑聾盲癘禿跛傴不逮人倫之屬也穀梁傳亦云然則何爲不爲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是惡疾不得立不可以承尊故也）

右論諸侯有不免黜義

## 王者不臣

王者所不臣者三何也謂二王之後妻之父母夷狄也（禮疏引鉤命決云天子常所不臣者三惟二王之後妻之父母夷狄之君也通典引義宗云三恪之義有三說焉一云二王之後更立黃帝堯舜後爲三恪一云二王之前更立一代爲三恪一云二王之後爲一恪妻之父母爲一恪夷狄之君爲一恪案前說本禮樂記文一說本左氏說末一說蓋用孝經說意以恪者敬也時王之所尊敬故王者三不臣亦通乎三恪之義焉）不臣二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尚書曰虞賓在位謂丹朱也（鉤命決云不臣二王之後謂觀其法度故尊其子孫也公羊隱三年宋公和卒注宋稱公者殷後也王者封二王之後地方百里爵稱公客待之而不臣也詩云有客宿宿有客信信是也毛詩序云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獨斷有客斥微子也左傳僖二十四年云宋先代之後也于周爲客是也所引尚書皋陶謨文周禮疏引鄭注云虞賓在位者謂舜以爲賓即二王後丹朱也鄭氏習古文蓋古文說也文選注引大傳說云舜爲賓客而禹爲主人注舜既使禹攝天子事于祭祀避之居賓客之位是今文說也與此異）

不臣妻父母何妻者與己一體恭承宗廟欲得其歡心上承先祖下繼萬世傳于無窮故不臣也春秋曰紀季姜歸于京師父母之于子雖爲王后尊不加於父母知王者不臣也又讖宋三世內娶於國中謂無臣也（並公羊說也鉤命決云不臣妻之父母者親與其女共事先祖欲其歡心公羊桓二年注紀稱侯者天子將娶於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月者明當尊而不臣所以廣孝敬也所引春秋桓九年文也公羊傳云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言我紀父母之于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注明子尊不加于父母也故禮服不杖期章公妾以及士妻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父母遂也推傳之意似正嫡體君者不得爲其父母遂矣與公羊之義不合是以鄭注駁之云然則女君有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于父母也此傳似誤矣然則君與嫡一體嫡既不得以尊降父母君亦不得以尊而臣妻之父母可知矣故僖二十五年云宋殺其大夫公羊傳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內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丈大夫名正其義也然則天子得娶庶人女以天子得專封也諸侯無專封之義故不得娶于大夫宋內娶是不臣大夫故絕去其名猶無臣也）夷狄者與中國絕域異俗非中和氣所生非禮義所能化故不臣也春秋傳曰夷狄相誘君子不疾尚書大傳曰正朔所不加即君子所不臣也（鉤命決云不臣夷狄之君者政教所不加謙不臣也隱二年公羊傳注王者不治夷狄錄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然則夷狄不臣者非尊而不臣直以不必責以君臣之禮故略而不臣也故漢呼韓單于來朝蕭望之議曰戎狄荒服言其荒忽無常至亦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又班氏漢書傳論云春秋內諸夏而外四夷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是以聖人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也是也所引春秋傳者昭十六年公羊傳文彼云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傳何以不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曷爲不疾若不疾乃疾之也注不日者本不卒不地者略也以非王化所加故春秋不備責之焉所引書傳宜屬嘉禾篇文詩疏引云越裳獻白雉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曰德澤不加焉則君子不享其質政令不行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焉又通典引又云周公辭不受曰正朔所不施則君子不臣也與此合）

### 右論三不臣

王者有暫不臣者五謂祭尸授受之師將帥用兵三老五更（禮疏引鉤命決云暫所不臣者五謂師也三老也五更也祭尸也大將軍也此五者天子諸侯同之）不臣祭尸者方與尊者配也（禮祭統云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全于君入廟門則全于臣全于子注尸神象也鬼神之尊在廟中又云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于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知祭尸不臣也）

不臣授受之師者尊師重道欲使極陳天人之意也故禮學記曰當其爲師則弗臣也當其爲尸則不臣也（禮學記云大學之禮雖詔于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注如武王東面而尚父西面疏引皇疏云王在賓位師尚父主位王庭之地若尋師徒之教則師東面弟子西面與此異也呂覽幼學云王公大人弗敢教焉上至于天子朝之而不慙注天子朝師尊有德故不慙又尊師篇云天子入太廟祭先聖則齒嘗爲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不臣將帥用兵者重士眾爲敵國國不可從外治兵不可從內御欲成其威一其令春秋之義兵不稱使明不可臣也（兵不中御義見上三軍篇孔叢子問軍禮篇介胄在身執銳在前雖君父不拜不拜則不臣之矣）不臣三老五更者欲率天下爲人子弟禮曰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義見上鄉射篇續漢志注引五經然否論云漢初或云三老答天子拜遣王莽之亂法度殘缺漢中興定禮儀羣臣欲令三老答拜校尉董鈞

（駁曰禮養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若答拜是使父答子拜也詔從鈞議是三老不臣之制漢初循行之又譙周論之云禮尸服上服猶以非親之故答子拜士見異國君亦答拜是皆不得視猶子也案譙氏說經多由聽斷其言未可據也通典職官二魏高貴鄉公幸大學命王祥爲三老鄭小同爲五更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又後魏孝文帝養老于明堂以尉元爲三老游明根爲五更帝再拜三老肅拜後周武帝亦行斯禮是不臣老更之儀後世又有行之焉）

右論五暫不臣

王者不純臣諸侯何尊重之以其列土傳子孫世世稱君南面而治凡不臣者異于衆臣也（者字于衆臣也四字舊脫盧校補此今文春秋說也詩疏引異義公羊說諸侯不純臣左氏說諸侯天子蕃衛純臣謹案禮王所不純臣者謂彼人爲臣皆非己德所及易曰利建侯侯者王所親建純臣也鄭駮之云元之聞也賓者敵主人之稱而禮諸侯見天子稱之曰客不純臣諸侯之義明文矣是鄭据周禮以從公羊與此同也案禮服斬衰章有臣爲君復又有諸侯爲天子明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恐人疑服制亦差于衆臣故先列諸侯爲天子制以見天子待諸侯雖異于王制衆臣而諸侯待天子則同于衆臣也故隱元年公羊傳注王者据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異姓謂之伯舅叔舅同姓謂之叔父伯父是其異于衆臣也）朝則迎之于著覲則待之于阼階升階自西階爲庭燎設九賓享禮而後歸是異于衆臣也（曲禮下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注諸侯春見曰朝受摯于朝受享于廟主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于廟殺氣質也朝者位于內朝而序進覲者位于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于依宁而受焉案爾雅釋宮門屏之間謂之宁注人君所宁立處禮疏引李注云正門內兩塾間曰宁宁著通齊詩俟我于著乎而是也禮疏又引崔氏皇氏書禮疏云崔以爲諸侯春夏來朝各乘其命車至皋門外陳介也天子平時在大門內傳詞既訖則乘車出大門下車若升朝時王但迎公自諸侯以下則隨之而入更不別迎也入至文王廟門天子還服朝服立于路門之外諸侯更易朝服執贄而入應門行禮故王當宁以待諸侯次弟而進故云序進熊氏則以朝無迎法唯享有迎諸侯之禮案春朝之禮經亡以削禮及諸家說徵之則朝亦宜迎蓋生氣文故于禮有加優焉覲禮云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衮冕負斧依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彼經直云伯父其入無迎之于階之文而夏官齊僕云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享食皆乘金路其法各以其等爲車送迎之節是覲禮亦有迎法也禮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明覲禮迎諸侯止阼階下也其燕見天子亦有迎禮詩蓼蕭云既見君子鞗革沖沖箋云此說天子

之車飾者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于門是以云然又燕禮云若四方之賓公迎之于大門外故秋官大行人說車迎步數知六服諸侯皆同也孔氏云鄭以秋冬一受之於廟殺氣質鄭又以覲禮不出迎則冬遇亦不迎然則秋冬燕見亦無出迎之法覲禮又云侯氏入門右坐奠圭注入門右執臣道不敢由賓客位也又云擯者謁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注侯氏坐取圭則遂左降然則侯氏得擯者之告遂向門左右堂塗升自西階故張氏惠言儀禮圖云蓋西階上北面致命乃進送玉是升自西階待之以賓禮也周禮司烜氏云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疏大事者謂若大喪紀大賓客則皆設大燭在門外是以詩庭燎云庭燎之光君子至止傳庭燎大燭君子謂諸侯也彼是宣王時諸侯來朝之事故知爲庭燎也禮郊特牲云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然則天子其百燎與設九賓享禮當作九食饗禮周禮大行人云上公之禮饗禮九獻食禮九舉是也按詩湛露厭厭夜飲箋云燕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疏引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燭於門外則爲庭燎以下當指燕時事與）

右論諸侯不純臣

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何不忍以己一日之功德加于諸父昆弟也故禮服傳曰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君之孫盡臣之（喪服大功九月章傳文也彼云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疏謂如典命云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其出封皆加一等者案喪服傳因國君大夫以尊降其親因廣說此義然則封君與其子所不得臣者亦尊所不降者矣周制天子諸侯絕旁期卿大夫降旁親絕緦麻尊同則不降若封君爲諸父昆弟與其子爲諸父仍服其本親期服則又所不敢降者也傳以經無明文故廣述以益之是以通典引虞喜釋滯云漢魏以來皆言大夫降其旁親爲士者一等自謂台禮喪服經傳始封之君尚不臣諸父昆弟而始爲大夫便降旁親尊者就重而卑者即輕輕重頗倒豈禮意哉此爲據諸侯成例包于大夫以相兼通然則異姓大夫以功德由土升者亦不得降其旁期矣若別子爲大夫爲其從父昆弟爲大夫者降在大功以其先君餘尊之所厭也其爲士者又降一等在小功也若別子雖身爲大夫中間廢退至其遠世始得爵命者自仍如邦人服從父昆弟期也至三世則得降之矣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注此謂卿大夫以下與尊者爲親輕服服之也雜記外宗爲君夫子猶內宗也注爲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其親服服至尊也此謂繼體之君凡在族屬皆依臣爲君斬之例若封君及封君之子死其從父昆弟若從父仍從本服也若諸侯尊同亦不降如周公康叔並爲侯則服期也）

右論不臣諸父兄弟

禮服傳曰子得爲父臣者不遺善之義也詩云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召公文王子也（今喪服傳無此文蓋逸禮也所引詩者大雅江漢文也蔡云昔文王武王受命召公爲之楨幹之臣是召公爲文王臣也穀梁莊三十二年燕周之分子也注分子謂周之別子孫也詩疏引皇甫謐說以爲文王庶子王充論衡氣壽篇以召公爲周公之兄史記燕世家以召公與周同姓詩疏引譙周古史攷又以爲周之支族案此自用穀梁說惠氏棟古義云分子猶別子禮大傳云別子爲祖注云別子爲公子然則繼體者爲世子別子世子者爲別子則召公其文王長庶歟）傳曰子不得爲父臣者闔門當和朝廷當敬人不能無過失爲恩傷義也（此又一說以子不得爲父臣也）

右論子爲父臣異說

王者臣不得爲諸侯臣以其尊當與諸侯同春秋傳曰寓公不世待以初（此今文春秋說也公羊隱四年傳南面之君勢不可復爲臣此所引春秋傳公羊無文公羊桓七年傳貴者無後待之以初蓋即本此也何注穀鄧本與魯同貴爲諸侯今失爵亡土來朝義不可卑故明當待之如初所謂貴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無後者施于所奔國也獨妻得配夫托衣食于公家子孫當受田而耕是也寓舊作許依梁校改注云不世疑亦當作不臣案郊特牲云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則不世不臣皆得通也）或曰王者臣得復爲諸侯臣者爲衰世主上不明賢者非其罪而去道不施行百姓不得其所復令得爲諸侯臣施行其道易曰不事王侯此據言王之致仕臣也言不事王可知復言侯者明年少復得仕于諸侯也（易蠱爻詞也李氏易傳引荀爽曰年老之事終不當其位體艮爲止故不事王侯是言致仕臣也又雜記云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諸侯之臣可臣大夫知天子之臣亦得臣諸侯矣）

右論王臣不仕諸侯異義

王者臣有不名者五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功于天下故尊而不名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新序臣術云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與蓋彼合貴賢與盛德之士爲一矣此與桓四年公羊傳注大同小異蓋亦今文春秋說也彼注云禮君于臣而不名者五又云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也曲禮下云大夫不名世臣姪娣注世臣父時老臣知王者世臣亦不名也所引尚書者堯典文史記帝紀作嗟伯夷史公用古文說是古文有夷字此蓋今文說也何氏謂宰渠伯糾者桓四年注云稱伯上敬老也何氏專說公羊故引不及伯夷也故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注稱字敬老也禮七十雖庶人王孝而禮之知老臣不得名矣）不名者貴賢者而已共成先祖功德德加于百姓者也春秋單伯不言名傳曰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也（盧以不名至姓者也二十一字爲衍文案不名者上脫上大夫三字下衍一德字公羊傳注云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以上大夫與己共成先祖功德故優禮之而不名故曲禮下云國君不名卿老注以卿老爲上卿王制云上大夫卿是也所引傳者公羊莊元年文彼云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也注以稱字也是傳此文正釋稱字不稱名之義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知命卿不名也何氏以爲如祭伯者隱元年傳云天子之大夫注天子上大夫字尊之義也是意與此同故隱九年俠卒公羊傳云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是未命者不字也）盛德之士不名尊賢也春秋曰公弟叔肸不名盛德之士者不可屈以爵祿也（公羊注云盛德之士不名叔肸是也所引春秋者宣十七年文何注稱字者賢宣篡立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身于貧賤故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之謂也禮盛德之士不名天子上大夫不名春秋公子不爲大夫者不卒卒而字起其宜爲天子上大夫也案孟子萬章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不得臣之知不得名之矣月令聘名士疏引蔡注名士者謂其德行貞純道術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不在位者也不名盛德之士十四字舊誤在下宜置此）諸父諸兄不名諸父諸兄者親與己父兄有敵體之義也詩云王曰叔父春秋傳曰王札子何長庶之稱也（公羊注云諸父諸兄不名經曰王札子詩曰王謂叔父是也所引詩者閟宮文載成王呼周公之詞故但稱以叔父不名也所引春秋傳者宣十五年公羊傳文彼注天子之庶兄札者冠且字也禮天子庶兄冠而不名所以尊之是也故後漢東平王蒼傳肅宗詔曰禮云伯父歸寧乃國詩云叔父建爾元子敬之至也昔蕭相國加以不名優忠賢也況兼親尊者乎其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贊皆勿名由此意也）故韓詩內傳曰師臣者帝友臣者王臣臣者伯魯臣者亡（盧云魯當與虜通詩攷同又云自春秋單伯至此舊本多舛誤凡改六字刪七字補二字荀子堯問篇引中蘬之言云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覇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趙注孟子公孫丑云王者師臣伯者友臣也案此亦宜在盛德之士不名節下）

右論五不名

蓍龜

天子下至士皆有蓍龜者重事決疑亦不自專（禮曲禮龜爲卜筴爲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喪禮士喪禮云卜日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有席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是則天子至士皆有蓍龜矣大元蠒焞于龜資注龜曰卜卜者所以決疑故國語晉語云決之以卜筮是也若然禮禮器云家不寶龜注大夫以下者彼謂不得以龜爲寶耳故家語好生篇臧氏有守龜孔子以爲僭也）尚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亹亹者莫善乎蓍龜（書洪範易繫詞傳文也正義本石經作莫大乎蓍龜釋文本定八年公羊注王肅家語注禮運注儀禮疏羣書治要及等方術傳注文選絕交論注鈔本書鈔埶文部皆作莫善與此同校勘記宋本正義亦作善）

右總論筮龜

禮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

龜陰故數偶也（漢書食貨志元龜岠冉長尺二寸注孟康曰冉龜甲緣也岠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又云公九寸侯七寸子五寸以志推之伯與侯同男與子同則五等之侯各有差降與此異也說文龜部龜字下云龜甲邊也从龜冉聲天子巨龜尺有二寸諸侯尺大夫八寸士六寸說文多用古逸禮也故初學記引繆襲皇覽逸禮云天子龜長尺二寸諸侯八寸大夫六寸士四寸是也御覽引逸禮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六寸大夫四寸士四寸恐有脫又云龜者陰蟲之老也是龜屬陰也此皆爲卜龜禮樂記云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公羊定八年傳龜青純皆爲寶龜與此異禮器所謂諸侯以龜爲寶是也）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蓍陽故數奇也（此亦三正記語類聚引逸禮云天子之蓍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故坐筮是也然則士以上當立筮故儀禮疏引三正記云大夫蓍五尺故立筮士之蓍三尺當坐筮較爲詳也說文艸部蓍蒿屬也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爲數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蓋亦古逸禮語也）

右論蓍龜尺寸

所以先謀及卿士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而不能知然後問于蓍龜（說苑權謀篇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于謀慮而後考之于蓍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洪範先謀卿士庶人後卜筮也御覽引書大傳云周公先謀于同姓同姓從然後謀于朋友朋友從然後謀于天下天下從然後加之蓍龜也聖人雖重卜筮必先求于人事天道遠人道邇故也）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蓍龜何示不自專也（禮中庸云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或曰清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尚書曰女則有疑謂武王也（程榮本清微作精微漢書五行志注應劭曰疑事明考之于蓍龜說文口部叶卜以問疑也洪範篇七稽疑疏引鄭注云言將攷疑事以事精微無端緒可求故問之蓍龜也洪範本箕子對武王語故知女謂武王也）

右論決疑之義

乾草枯骨衆多非一獨以蓍龜何此天地之間壽考之物故問之也龜之爲言久也蓍之爲言耆也久長意也（初學記枯骨作槁骨無非一二字此似衍又引書傳云龜之爲言久也千歲而靈禽獸而知吉凶者也蓍之爲言耆也百年一本生百莖此草木之壽知吉凶者也易繫辭云莫大乎蓍龜禮疏引劉向易繫辭義云蓍之爲言耆龜之爲言久龜千歲而靈蓍百年而神以其長久故能辯吉凶也論衡卜筮篇龜之爲言久也蓍之爲言耆也說文龜舊也書無逸舊爲小人史記舊作久龜久蓍耆皆音義同也故類聚引逸禮又云蓍千歲三百莖先知也又御覽引逸禮云龜三千歲上遊於卷耳上卷者先知故君子舉事必攷之也）

龜曰卜蓍曰筮何卜赴也爆見兆也筮也者信也見其卦也尚書曰卜三龜禮士冠經曰筮于廟門外（曲禮上云龜爲卜筴爲筮疏引師說云卜覆也以覆審吉凶筮決也又引劉向說云卜赴也赴來者之心詩大田釋文引韓詩曰卜報也赴報覆一音之轉易蒙彖初筮告注筮者決疑之物也惟決故信也所引書曰者金縢文所引士冠經文今無外字知于外者賈疏案下文云布席于門中閾西閾外閾外者卽是門外故特牲禮筮日主人卽位于門外西面此不言門外閾外之文可參故省文也然則此言門外者以義言之耳）

右論龜蓍卜筮名義

筮畫卦所以必於廟何託義歸智于先祖至尊故因先祖而問之也（禮士冠經筮與席所卦者注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易曰六畫而成卦筮法古用木畫地今以錢以三少爲重三多爲交兩多一少爲單兩少一多爲坼重爲九交爲六單爲七坼爲八是所以畫卦也易象辭云人謀鬼謀禮疏引鄭注云鬼謀爲謀卜筮于廟門是也冠義云行之于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又鄭注

（周禮天府云卜筮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是歸智先祖之意也）

### 右論筮必于廟

卜春秋何方以爲于西方東面蓋蓍之處也卜時西嚮己卜退東嚮問蓍于東方西面以少問老之義（士冠禮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布席于門中闑西閾外西面是筮位設于西方也又云筮人執筴抽上櫝兼執之進受命于主人宰自右少退贊命筮人許諾右還卽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卒筮畫卦以示主人然則筮人東西受主人命後又還卽席于門西西面而筮筮畢復左還東面以所筮告主人也又云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卽位于門東西面是主人之位在東故西面也士喪禮云卜人奠龜于西塾上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卜人及執燋者在塾西又云涖卜卽位于門東西面注涖卜族長也代主人命卜又云還卽席西面坐命龜是則卜與筮其位同也東方生西方成立門東西面問卜故爲以少問老之義也）

### 右論卜筮方向

皮弁素積求之于質也禮曰皮弁素積筮于廟門之外（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注元冠委貌也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筮必朝服尊蓍龜之道也又云有司加主人服又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占者皮弁又云如筮占者朝服注筮者筮宅也謂下大夫若士也則上文之卜宅與葬日謂上大夫矣其大夫家祭筮日則服朝服以朝服祭服爲祭而筮故服祭服故少牢饋食禮筮旬有一日筮于廟門之外主人朝服西面于門東史朝服東面受命于主人則祭者筮者皆朝服也喪服小記大祥吉服而筮尸則筮日亦服吉服可知吉服朝服也其士祭筮日筮尸則元端特牲禮及筮日主人冠端元子姪兄弟如主人服有司羣執事如兄弟服又士喪涖卜則元端士喪禮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注吉服元端也然則卜筮有皮弁朝服元端之異此統云皮弁未知何人之禮又所稱禮曰今三禮皆無此文而少牢饋食疏引孝經注亦云卜筮冠皮弁素積百王同之不改易則似指天子禮矣故瞻卬傳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抑卜用皮弁矣若祭事之卜則卜者宜皮弁君子服冕祭義易抱龜南面天子袞冕北面是也亦以爲祭而卜故服祭服也）

### 右論卜筮之服

或曰天子占卜九人諸侯七人大夫五人士三人又尚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此別一說以天子至士同用三人也筮人云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則天子諸侯卜時皆三龜筮時皆三易並用也所云書者洪範文儀禮疏引鄭注卜筮各三人太卜掌三兆三易從其多者故士喪禮云東面旅占注旅衆也友與其屬共占之謂掌連山歸藏周易者又占葬云占者三人注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原兆者也然則大夫士凡卜筮亦皆同三人矣左傳成六年云欒武子云善鈞從衆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是也然則天子九人諸侯七大夫五士三者其夏殷制與）

### 右論占卜人數

不見吉凶于蓍復以卜何蓍者陽道多變變乃成（鄭注周禮占人云將卜八事皆先以筮筮者蓋天子諸侯於大事卜筮並用先筮後卜大事者如大卜之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大祭祀凡出軍旅喪事及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皆是若久事則雖卜不筮故表記云若卜無筮小事無卜雖筮筮人所掌九筮是也若然周禮注筮凶則止不卜者禮疏引崔氏云凡卜筮天子皆用三代蓍龜若三筮並凶則止而不卜若一吉一凶雖筮逆猶得卜之也故洪範有筮逆龜從之象卽此也）

### 右論先筮後卜

龜以荆火灼之何禮雜記曰龜陰之老也蓍陽之老也龍非水不處龜非火不兆以陽動陰也（今雜記無此文蓋逸禮也御覽引三禮圖龜以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禮禮運龜以爲畜注龜北方之靈北方太陰是龜爲陰之老故月令冬其蟲介也李氏易傳引虞注云乾爲筮乾爲老陽故蓍爲陽之老也大戴天圓篇龍非風不擧龜非火不兆皆陰陽之際也又管子水地篇龜能伏闇能存能亡龜生于水發之于火于是爲萬物先爲禍福正是其萌也）必以荆者取其究音也禮三正記曰灼龜以荆（類聚引三禮圖云楚焞以荆爲然以灼龜正以荆者凡木心皆員而荆心方是以用之周禮華氏云掌共燋契以待卜事杜子春云燋讀如細木焦之焦或讀爲薪樵之樵謂所爇灼龜之木也故謂之燋後鄭引士喪禮云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楚焞卽契龜所用灼龜也是楚焞卽荆也以荆爲究音者盧云未詳案荆疑卽名究音如終葵爲錐之類文當爲荆者何究音也）以火動龜不以水動蓍何以爲嘔則是也（盧云未詳梁處素云嘔字從口疑揲蓍時以口嘔气其上蓋古人如此後世則以蓍薰于爐上矣案周禮華氏凡卜以明火爇燋遂龡其焌契以待卜師後鄭謂以契柱燋火而吹之也或古人用蓍亦用口吹氣其上也惠云漢時有露蓍之說是以水動蓍也未知何出）

### 右論灼龜

蓍龜敗則埋之何重之不欲人褻尊者也（禮曲禮上云龜筴敝則埋之注此不欲人褻之也埋之不知鬼神之所爲）

右論埋蓍龜

周官曰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此筮人文注卜先筮之即事之漸也于筮之凶則止不卜）凡卜筮君視體大夫視色士視墨（周禮占人文也彼視俱作占注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舊本卜筮作卜人誤）凡卜事視高揚火以作龜（卜師文也）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此龜人文也春舊作冬誤）

右論周禮卜筮及取龜義

## 聖人

聖人者何聖者通也道也聲也道無所不通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續漢志引五行傳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注聖者通也大戴哀公問云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荀子哀公篇亦有是語是聖有通道二訓也說文耳部聖通也从耳呈聲聖从耳得義故又得聲訓也是以書無逸此厥不聽唐石經作不聖也與天地合德下易乾文言傳文）禮別名記曰五人曰茂（梁處素云月令疏引蔡氏辨名記左傳疏引全此文亦作辨名記此作別疑訛案辨別通小宰注故書傳別作傳辨士師注故書別爲辨別名之爲辨名猶附定釋詁之爲釋故也五人曰茂禮運疏引辨名記左傳疏引辨名記俱作倍人曰茂周禮宰夫注茂才異等漢氏以秀才爲茂才知茂才爲傑異之才也）十人曰選（月令疏引同左傳疏引作千人曰選案下有千人曰英左傳疏所引誤也御覽引風俗通云十秭謂之選故才倍十人者亦曰選禮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是也繁露爵國篇以十人爲豪與此異）百人曰俊（禮疏左疏所引並作倍選曰俊繁露爵國篇千人者曰俊鶡冠子云德萬人者謂之俊淮南氾論注楚詞沈江注史記注引尹文子後漢書注引之馬鄭書注並作才德過千人者謂之俊與此異）千人曰英（禮疏左疏爾雅疏同荀子儒效注倍千人曰英禮運注英俊選之尤者是也淮南氾論注以才敵萬人者英鶡冠子以德百人者爲英亦與此異）倍英曰賢（禮運疏所引同）萬人曰傑（禮運疏所引亦同呂覽仲秋紀簡練桀俊注才過萬人曰桀史記注引尹文子孟子公孫丑俊傑在位注並同惟呂覽功名篇注千人曰傑繁露爵國篇百人曰傑皆異）萬傑曰聖（禮疏左疏所引並作倍傑曰聖蓋茂選英俊聖皆才德出衆之美稱本無定名故說各不同焉）

右總論聖人

聖人未沒時寧知其聖乎曰知之論語曰太宰問子貢曰夫子聖者歟孔子曰太宰知我乎聖人亦自知聖乎曰知之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並見子罕篇）

右論知聖

何以知帝王聖人也易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於是始作八卦又曰伏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文俱言作明皆聖人也論語曰聖乎堯舜其由病諸（所引易繫詞下傳說卦傳文文選注引含文嘉云伏羲德洽上下始畫八卦五行大義引含文嘉云神農氏作田道耕耒耜黃帝修兵革堯廣被四表舜修己以安百姓皆作者之事禮樂記云作者之謂聖故知文皆言作明俱聖人也論語見雍也由猶通惠氏棟古義云作謂著作作者之謂聖其語本諸易後借訓作爲起失之惠又以聖乎堯舜爲句其由病諸爲句由與猶通）何以言禹湯聖人論語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與舜比方巍巍知禹湯聖人春秋傳曰湯以盛德故放桀（所引論語泰伯篇又何本有也字漢書王莽傳晉書劉寔傳論衡語增篇引俱無也字與此所引本同宜晉論也）何以言文武周公皆聖人也詩曰文王受命非聖不能受命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湯武與文王比方孝經曰則周公其人也下言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詩見文王有聲篇易見革彖孝經見聖治章）何以言皐陶聖人也以目篇曰若稽古皐陶聖人而能爲舜陳道朕言惠可底行又旁施象刑維明（並皐陶謨文疏引鄭氏注以皐陶屬下讀江氏聲集注音疏云稽古之義爲同天惟天子得有是目皐陶雖聖必不可以同天目之斯則解爲順攷古道可也案鄭氏蓋古文說故史公本紀皐陶曰爲皐陶述其謀曰史公多從安國問故也此則用今文書說詩疏引擿雒戒云曰若稽古周公旦周公以有聖德云稽古故知皐陶稱古亦聖人也書序皐陶矢厥謨史本紀帝舜朝禹伯夷皐陶相與語帝前皐陶述其謀是爲舜陳道也朕言惠可底行亦今文書本紀謂吾言底可行乎是古文無惠字也新序節士篇書曰象刑旁

（施惟明與今本作方施者異蓋亦今文也目舊作自誤）

右論古聖人

又聖人皆有異表傳曰伏羲日祿衡連珠大目山準龍狀作易八卦以應樞（舊作表異依盧改舊脫日字次句作惟大目鼻龍伏依莊述祖校改所引傳曰蓋兼用元命苞援神契諸緯文路史引援神契云伏羲大目山準日角而連珠衡宋注太精之人日角額有骨表取象日所出房所立有星也珠衡中有骨表如連珠象玉衡星大義引援神契又云伏羲日角珠衡戴勝路史引元命苞云伏羲大目山準書鈔引元命苞又云伏羲龍狀然則此日祿卽日角也角古音祿也大義引含文嘉云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以烏獸文章地應以龜魚伏羲則象作八卦盧云本七字句珠與樞韻次句當脫一字）黃帝龍顏得天匡陽上法中宿取象文昌（御覽引元命苞云黃帝龍顏得天庭陽上法中宿取象文昌戴天履地秉數制剛注顏有龍象似軒轅也庭陽太微庭也戴天天文在首履陰陰字在足下也制綱紀也紀正四輔也大義引文燿鉤命云黃帝龍顏得天庭法中宿取象文昌）顓頊戴干是謂清明發節移度蓋象招搖（干舊作午依盧校改路史注引演孔圖云顓頊戴干是謂宗仁御覽引元命苞以此爲帝嚳之象宋注干楯也招搖爲天戈戈楯相副戴之者像見天下以爲表大義引文燿鉤又以此爲少昊之象案明與搖字不叶韻疑有誤盧云干楯也乾鑿度云泰表戴干宋書符瑞志首戴干戈卽此）帝嚳駢齒上法月參康度成紀取理陰陽（御覽引元命苞以此爲顓頊之象駢齒作駢幹康度作集時蓋互訛也宋注駢猶重也水精主月參伐主斬刈成功大義引文燿鉤亦以此爲顓頊之象又引世紀云帝嚳並齒有聖德能順三辰是也案參與陽韻亦未洽御覽引此駢齒作駢乾康度作集咸取理作成理路史康度又作秉度）堯眉八彩是謂通明歷象日月璇璣玉衡（大義引文燿鉤云堯眉八彩是謂通明歷象日月璇璣玉衡御覽引援神契云堯鳥庭荷勝八眉注堯火精鳥庭庭有鳥骨取象朱鳥八眉之彩色有八也書堯典云歷象日月星辰後漢李尋傳引此明之云此言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星辰行伍案此以璇璣玉衡當書之星辰史記注引文耀鉤云斗者天之喉若玉衡屬杓魁爲璇璣又引運斗樞云斗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瑤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天官書亦云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然則斗魁爲璇璣斗柄爲玉衡也續漢志注引星極則云旋璣北極星也玉衡斗九星也白虎通義亦當然蓋星謂斗建辰謂北辰也考大傳卽以璇璣爲北極蓋今文說如此與史記用古文不同）舜重瞳子是謂滋涼上應攝提以象三光（滋涼舊作元景一作承原一作愍掠盧據初學記宋注有滋液之潤清涼光明而多見也類聚引演孔圖云舜重童子是謂重明大義引元命苞云舜重瞳子是謂滋涼上應攝提以統三光又引文燿鉤文同御覽引文燿鉤云舜曰四童謂之重明承乾踵堯海內富昌四童卽重瞳也史記項羽本紀太史公曰吾聞舜目重瞳子是也爾雅釋天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史記注引李巡云萬物承陽而起故曰攝提格格起也易緯是類謀曰攝提招紀注天元甲寅之歲蓋舜以甲寅蔀之丙辰攝帝位故爲上應攝提也）禮說曰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決河疏江（自此至藏元通流皆含文嘉文路史注引演孔圖云禹耳三漏是謂大通又引元命苞文同淮南修務訓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疏河決江符瑞志云兩耳參鏤卽三漏也）皐陶馬喙是謂至誠決獄明白察于人情（舊作鳥喙誤依盧改類聚引元命苞曰堯爲天子季秋下旬夢白虎遺吾馬喙子其母曰扶始升高邱覩白虎上有雲感已生皐陶扶始問之如堯言微與語明于刑法皐文終始故立皐陶爲大理初學記引元命苞堯爲天子夢馬喙子得皐陶聘爲大理淮南修務訓皐陶馬喙是謂至信決獄明白察平人情論衡骨相篇作馬口）湯臂三肘是謂柳翼攘去不義萬民咸息（路史注引演孔圖云湯臂三肘是謂柳翼御覽引元命苞云湯臂四肘是謂神剛象月推移以殺四方論衡作再肘符瑞志亦作四肘）文王四乳是謂至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路史注引演孔圖云文王四乳是謂含良又引元命苞文同淮南修務訓文王四乳是謂大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書鈔又引元命苞云蓋法酒旗布恩舒惠注酒乳也能乳天下布恩之謂也）武王望羊是謂攝揚盱目陳兵天下富昌（書鈔引元命苞武王駢齒是謂剛強又御覽引元命送之取象參房承命誅害以順天心宋注房爲明堂主布政之宮參爲大長主斬殺兼此二者故重齒爲表宋書符瑞志武王駢齒望羊家語辨樂解云近黜而黑頎然長曠如望羊注望羊遠視也攝揚蓋遠視之貌史記荆軻傳吾嚮者目攝之注怒視以攝整之是也文選西京賦注引字林云盱張目也魏都賦劉注盱舉眉大視也方言二注盱謂舉眼也說文目部盱張目也謂張目陳兵孟子所云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周公背僂是謂強俊成就周道輔于幼主（說文人部僂尪也又云傴僂也禮問喪注傴背曲也國語晉語注戚施僂人也左昭四年注僂肓傴也穀梁成元年傳曹公子手僂莊子達生篇傴僂承蜩僂蓋曲背之疾淮南修務訓云西方高土其人面末僂修頸卬行昭公七年左傳一命而僂是也強俊當爲強後與下主韻叶古音後讀如戶也說文又云周公韈僂或言背僂荀子論衡亦云背僂則韈僂說非也荀子非相篇云周公之狀身如斷菑菑爲林木立死者斷菑亦宜與背僂義同也）孔子反宇是謂尼甫德降所興藏元通流（路史注引世本云反

（首張面言頂上窳也左傳桓六年以形生爲象注若孔子名邱爾雅釋邱四方而高曰邱是孔子首形象邱四方高中下故名邱爲孔聖全書引文燿鉤云首類尼邱山故以爲名甫與流韻不叶盧改甫爲邱案邱與流韻亦不叶邱古音去其反故易渙六四渙有邱與匪夷所思爲韻也疑有別字）聖人所以能獨見前覩與神通精者蓋皆天所生也（詩疏引韓魯詩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

右論異表

## 八風

風者何謂也風之爲言萌也養物成功所以象八卦（御覽引考異郵云風之爲言萌也又引禮統云風萌也養物成功所以象八卦也左傳隱五年云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疏引服注云八風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閶闔）陽立于五極于九五九四十五日變變以爲風陰合陽以生風也（玉海引考異郵云冬至十一月陽之氣也陽立于五極于九五九四十五日一變風以陰合陽故八卦主八風相距各四十五日立舊作生梁處素據保章氏疏引考異郵文改）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生也（考異郵云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達生也注自冬至後四十五日而立春此風應其方而來而生萬物淮南天文訓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注艮卦風一名融風國語周語瞽告協風即此生舊譌正盧據樂記疏改）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者迎衆也（考異郵云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者迎衆也注春分之後言庶衆也陽以施惠之恩德迎衆物而生之天文訓云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注震卦風）四十五日清明風至清明者青芒也（考異郵云四十五日清明風至清明者精芒挫收也注立夏之候也挫猶止也時齊麥之秀出已備故挫止其鋒芒收之始成實天文訓四十五日清明風至注巽卦風）四十五日景風至景者大也言陽氣長養也（考異郵云四十五日景風至景者強也強以成之注夏至之候也強言萬物強盛也一名颽風詩凱風自南傳南方長養之風一名巨風有始覽云南方曰巨風是也天文訓注離卦風者字言字盧據正義改）四十五日涼風至涼寒也陰氣行也（考異郵云四十五日涼風至涼風者寒以閉也注立秋之候也閉收也言陰寒收成萬物也天文訓注坤卦風月令孟秋之月涼風至有始覽云西南曰淒風是也舊作行陰氣也盧據正義改）四十五日昌盍風至昌盍者戒收藏也（考異郵云四十五日閶闔風至昌盍者當寒天收也注秋

分之候也昌盍盛也時盛收物蓋藏之天文訓注兌卦風史記律書昌者倡也盍者藏也有始覽云西方曰飂風是也正義昌盍作閶闔戒作咸）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言陰陽未合化也（考異郵云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陰陽未合化也注立冬之候也未合化言消息純坤無陽也月令曰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也天文訓注乾卦風有始覽云西北方曰厲風是也宋本正義與此同今本陽作氣譌）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大莫也開陽氣也（考異郵云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精太滿也注冬至之候也言冬物無見者風滿太滿無偏與此微異天文訓注坎卦風律書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故曰廣莫有始覽云北方曰寒風是也）故曰條風至地煖（御覽引禮曰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後五日蟄蟲始振後五日魚上冰是條風至地煖也夏小正二月時有俊風傳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又曰寒日滌凍塗傳滌也者變也變爲煖也凍塗者凍下而澤上易也即此地煖義也此下當爲成語）明庶風至萬物產（史記天官書明庶風居東方明庶明衆物盡出也其於十二子爲卯卯爲言萬物茂也其於十母爲甲乙甲者萬物剖孚甲而出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illegible]於氏言萬物皆至也即萬物產之義也）清明風至物形乾（十八御覽引作清明風至則黍稷滋禮月令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又孟秋之月農乃登穀注黍稷於是始熟明仲夏始滋也）景風至棘造實（說文朿部棘小棗叢生者从並朿淮南兵畧訓伐棘棗而爲矜注棘棗酸棗也楚詞愍命樹格棘與薪柴注小棗爲棘又詩魏風園有棘其實之食注棘棗也造者始也蓋至此始實未實則曰棘既實則曰棗故邠風八月剝棗也）涼風至黍禾乾（月令孟秋之月農乃登穀注黍稷之屬凡五穀熟則乾故此云黍禾乾也又云孟秋春令陽氣復還五穀無實注陽氣能生而不能成明涼風肅殺之氣與時宜也）昌盍風至生薺麥（御覽引作則種宿麥黍淮南天文訓陽生於午故五月爲小刑薺麥亭歷枯蓋薺麥生於秋成於夏也御覽引推度災云雄生八月仲節號曰太初行三節注節猶氣也太初氣之始也必知生八月仲者據此時薺麥以爲驗也陽注物行之節者須雖伏具行物[illegible]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薺麥始生由陽升也然諸家皆謂薺麥生於秋五行大義引　氏陰陽書說曰庚金在秋利以不氣是以薺麥當秋而生禮記疏引蔡氏月令章句云陽氣初始於酉故八月薺麥應時而生也）不周風至蟄蟲匿（月令仲秋之月蟄蟲坏戶注坏益也蟄蟲盍戶謂稍之也又季秋之月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呂覽在內作在文俯者垂首之謂季秋俯故至此匿也又云孟冬行夏令蟄蟲復出知此宜蟄蟲匿也）廣莫風至

則萬物伏（御覽引尸子北方伏方也是萬物冬皆伏貴賤如一）是以王者承順之條風至則出輕刑解稽留（通卦驗云王者順八風行八政卽此承順之義也又云立春條風至赦小罪出稽留淮南天文訓條風至則出輕繫去稽留注立春故出輕繫月令仲春之月命有司省囹圄何代之獄焦氏答曰月令秦書則秦獄也初學記引博物志云夏曰念室殷曰動止周曰稽留則此出輕刑卽禮去桎梏也此解稽留卽禮省囹圄也）明庶風至則修封疆理田疇（通卦驗云春分明庶風至正封疆修田疇天文訓云明庶風至則正封疆修田疇注春風播穀故正封疆治田疇也月令季春之月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理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卽修封疆理田疇之義也）清明風至出幣帛使諸侯（通卦驗云立夏清明風至出幣帛禮諸侯天文訓同此注立夏長養布恩惠故用幣帛聘問諸侯也月令季夏之月云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與此早差一節蓋異代制也）景風至則爵有德封有功（通卦驗云夏至景風至辨大將封有功初學記引京房易占夏至离王景風用事人君當爵有德封有功天文訓景風至則爵有位賞有功注夏至陰氣在下陽氣在上象陽布惠施賞有功封建侯也月令孟夏之月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又云行爵出祿必當其位亦與此差一節）涼風至則報土功祀四鄉（通卦驗文同天文訓涼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立秋節農乃登穀嘗祭故報地德祀四方神也詩甫田云以社以方傳社后土也方迎四方氣于郊也箋云秋祭社與四方以報其功也大司馬仲秋云遂以獮田羅弊致禽以祭祊注祊當爲方獮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是也舊作化四鄉御覽引作禮西郊與上下文背不叶）昌盍風至則申象刑飭囷倉（通卦驗云秋分閶闔風至解縣垂琴瑟不張天文訓閶闔風至則收縣垂琴瑟不張與此異月令孟秋之月命有司修繕囹圄具桎梏盧云飾飭同）不周風至則築宮室修城郭（通卦驗云立冬不周風至修宮室完邊城天文訓不周風至則修宮室繕邊城注立冬節士工其始故治宮室繕修邊城備冠難也月令孟冬之月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愼管鑰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徯徑是）廣莫風至則斷大辟行刑獄（通卦驗云冬至廣莫風至誅有罪決大刑月令孟秋之月戮有罪嚴斷刑者秦以十月爲歲首不便冬至後行刑故行于孟秋時也故後漢肅宗紀元和二年詔曰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四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鞫獄斷刑之政皆與易說殊也舊作獄刑盧据御覽）

**右論八風節候及王者順承之政**

## 商賈

商賈何謂也商之爲言商也商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說文商部商从外知內也从冏章聲廣雅釋詁商度也管子海王篇禺筴之商日二百萬注商計也是則商本度之訓引伸之爲商賈之商公羊成元年注通財鬻貨曰商考工記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賈之爲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廣雅釋言云賈固也）行曰商止曰賈（周禮大宰六曰商賈阜通貨賄注行曰商處曰賈司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注通物曰商居賣貨曰賈文選西京賦商賈百族薛注坐者爲商行者爲賈蓋互訛也）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此復象詞也引以證行曰商也集解引虞注巽爲商旅爲近利市三倍姤巽伏初故商旅不行）論語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論語子罕文引以證止曰賈也論語價作賈說文無價字王制命市納賈注賈謂貴賤也厚薄也漢書食貨志賈平則止注賈讀曰價是商賈之賈價值之價古皆作賈價俗字漢世多習魯論時隸書盛行故多俗字班氏蓋用魯論語後漢張衡傳逸民傳兩注皆作價也此引待價證止曰賈則亦讀賈爲商賈之賈故小雅廣言云賈價也是也文選琴賦經千載以待價同此御覽亦作價漢石經沽作賈）卽如是尙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何言遠行

可知也方言欽厥父母欲留供養之也（何舊作方依盧改盧云上言卽如是下言何乃難問之詞不方言疑是亦言或又言之譌欽字或是孝養之異文此仍是申止曰賈之義案今古文書皆無攷此以用屬賈讀蓋今文說也此引經言遠服賈用難止曰賈之義故復引留養父母以解之王氏鳴盛後案云據商賈之義本不同今以牽車遠行之商謂之賈者欲見留養父母之義也是也）

商城楊鐸校

# 白虎通疏證八

句容陳立

## 瑞贄

（舊作文質孫志祖云當卽說苑修文反質名篇之義莊述祖云文質自在下三正篇內具見此當爲瑞贄盧云文質所該者廣不僅當篇故從莊所改今仍之）

王者始立諸侯皆見何當受法稟正教也（獨斷下云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之所歌也是則新王卽位諸侯皆來朝故因以此祭也）尙書揖五瑞覲四岳謂舜始卽位見四方諸侯合符信（堯典文也史記五帝紀漢書郊祀志並作輯五瑞揖輯通也史記注引馬氏書注云揖斂也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爲瑞信也堯將禪舜使羣牧斂之使舜親往班之以彼文承受終文祖之下故知舜始卽位見諸侯合符信也）詩云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言湯王天下大小國皆來見湯能通達以禮義也（商頌長發文毛傳元王契也鄭箋云元王廣大其政治始堯封之商爲小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爲大國皆能達其政令與此異此蓋魯詩說也御覽引中侯洛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于洛黃魚雙躍化爲黑玉赤勒曰元精在乙受神福又詩疏引中候我應云元湯伐亂是湯亦稱元王也小國大國並指來朝諸侯言則下文小球大球小共大共亦卽爲大小國所執之瑞贄矣）周頌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會聚于京師受法度也遠近莫不至受命之君天之所興四方莫敢違夷狄咸率服故也（毛詩序蔡氏獨斷並以此詩爲成王卽政時所歌與此異此蓋亦魯詩說也）

右論諸侯朝會合符信

何謂五瑞謂珪璧琮璜璋也（說文玉部瑞以玉爲信也从玉耑管子君臣篇以瑞以稽之注瑞君所與臣爲信珪璧之屬也）禮曰天子珪尺有二寸又曰博三寸剡上左右各寸半厚半寸半珪爲璋方中圓外曰璧半璧曰璜圓中牙外曰琮（此約玉人職及聘禮記雜記文舊本牙字下有身立二字係衍文）禮王度記曰玉者有象君子之德燥不輕溼不重薄不橈廉不傷疵不掩是以人君寶之（說苑修文篇圭者玉也薄而不橈廉而不劌有瑕於中必見於外說文王字下云石之美有五德者潤澤以溫仁之方也䚡理自外可以知中義之方也其聲舒揚專以遠聞智之方也銳廉而不忮絜之方也管子水地篇夫玉溫潤而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堅而不蹙義也廉而不劌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初學記引通義云玉有五德溫潤而澤有似于智銳而不害有似于仁抑而不撓有似于義有瑕于內必見于外有似于信垂之如墜有似于禮俱與此大同然則燥不輕禮也溼不重智也薄不撓義也廉不傷仁也疵不掩信也是爲君子之德也橈舊作撓誤）天子之純玉尺有二寸公侯九寸四玉一石也伯子男俱三玉二石也（小字本無之字周禮玉人云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先鄭云全純色也龍當爲尨尨謂雜色後鄭云全純玉也龍瓚將皆雜名也卑者下尊以輕重爲差玉多則重石多則輕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說文仝完也从入从工篆文从玉作全純玉曰全龍四玉一石也瓚三玉二石也將作埒云埒玉石相埒則許氏以公四玉一石侯三玉二石伯子男玉石相半與鄭異許氏說多本賈逵逵作周官解多用古文義也周禮疏引稽命稽云天子純玉尺二寸公侯九寸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與此同禮疏引盈不足備云玉方寸重七兩石方寸重六兩是玉多則重石多則輕故玉多貴石多賤也）五玉者各何施蓋以爲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質信琮以起土功之事也（各本質信作信質從小字本改

公羊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傳寶者何璋判白注不言璋言玉者起圭璧璋琮璜五玉盡亡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詩云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是也禮圭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兵璜以發衆璋以徵召按傳言璋璜琮之所用與此互異）珪以爲信何珪者兌上象物始生見于上也信莫著于作見故以珪爲信而見萬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爲言圭也上兌陽也下方陰也陽尊故其理順備也位在東陽見義于上也（說文玉部珪瑞玉也禮禮器諸侯以圭爲瑞注瑞信也是珪以爲信故取以朝也莊子馬蹄篇孰爲珪璋釋文引李注銳上方下曰圭周禮大宗伯注禮神者必象其類圭銳象春物初生聘禮記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是圭者銳上爲象萬物之生也作兌者兌銳通珪之爲言圭者圭舊作潔盧依類聚改案圭卽具有潔義小雅天保吉蠲爲饎周禮蜡氏注引作吉圭爲饎云圭潔也考工記匠人注圭之爲言珪絜也是也上圓下方上圓法天下方法地故上兌陽下方陰也大宗伯以青圭禮東方東方少陽故陽上陰下故易益云告公用圭虞注乾爲圭圭桓圭也是也此諸侯之圭若天子所執之冒上無所屈卽無銳故說文諸侯朝天子執圭天子執玉以冒之似犁冠也御覽作爲圭之制上小下大狀如犁鍏至冒乃似犁冠御覽梨字誤矣荀子大畧亦云聘人以珪注謂使人聘他國以珪璋是也）璧以聘問何璧

者方中圓外象地地道安寧而出財物故以璧聘問也方中陰德方也圓外陰繫于陽也陰德盛于內故見象于內位在中央璧之爲言積也中央故有天地之象所以據用也內方象地外圓象天也（荀子大畧問士以璧注問謂訪其國事禮聘禮受享束帛加璧注君享用璧是璧以聘問蓋可兩用也說文玉部璧瑞玉圜也璧徑五寸尋繹諸經所載璧制無內方外圓之形爾雅釋器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注肉邊也好孔也程氏瑤田通藝錄云璧孔一寸則邊二寸合兩邊及孔爲徑五寸瑗孔二寸半則邊一寸又四分寸之一合兩邊及孔其徑亦五寸環孔一寸又三分寸之一則邊亦一寸又四分寸之一合兩旁及孔其徑亦五寸是肉及孔其形皆圓設好方肉圓則孔之四角侵及于肉何以得云倍與若一也此本逸禮爲說故與雅訓異逸禮以璧取象天地故以內方爲陰象地外圓爲陽象天也上辟雍篇亦云辟之爲言積也辟與璧通辟有積義故凡衣之結縫稱辟積故璧亦轘轉訓積也）

璜所以徵召何璜者半璧位在北方北陰極而陽始起故象半陰陽氣始施徵召萬物故以徵召也不象陽何陽始物微未可見也璜者橫也質尊之命也陽氣橫于黃泉故曰璜璜之爲言光也陽光所及莫不動也象君之威命所加莫敢不從陽之所施無不節也（淮南說林訓然非夏后氏之璜注半璧曰璜璜以發象是璜以徵召也文選注引字林云半璧曰璜說文玉部璜半璧也詩靈臺箋云古者天子辟雍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又泮水箋云泮之言半也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然則天子之辟雍似璧諸侯之泮宮似璜故段氏玉裁說文注云此黌字之所由來與周禮大宗伯云以元璜禮北方是位在北方也彼注云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十一月一陽始生之氣微未著故第取以象半陰也璜橫璜光皆疊韻望文生訓無明文）

璋以發兵何璋半珪位在南方南方陽極而陰始起兵亦陰也故以發兵也不象其陰何陰始起物尙凝未可象也璋之爲言明也賞罰之道使臣之禮當章明也南方之時萬物莫不章故謂之璋（周禮典瑞云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先鄭云牙璋瑑以爲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案漢書齊王傳魏勃給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又吳王濞傳弓高侯責膠西王曰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是周用牙璋漢用虎符先鄭舉漢以況周以其用同故是璋以發兵也但璋有牙璋瑑璋之殊此發兵專指牙璋也說文玉部琥字下云發兵瑞玉爲虎文未知何代之制或西方金兵者凶器亦得用西方玉也詩斯干載弄之璋傳半圭曰璋爾雅釋器璋大八寸謂之琡注璋半珪也大宗伯以赤璋禮南方注半珪曰璋象夏物半死是其位在南方也太元永云陰以取武注兵陰物也左氏哀九年傳可以興兵注兵陰類也是兵爲陰類陰生于夏又周禮司馬爲夏官故以夏所用之瑞發兵也璋明璋章亦疊韻望文生義無明訓故管子牧民篇不璋兩原則刑乃繁是假璋爲章而章又明訓也）

琮以起土功發衆何琮之爲言宗也象萬物之宗聚也功之所成故以起土功發衆也位在西方西方陽收功于內陰出成于外內圓象陽外直爲陰外牙而內湊象聚會也故謂之琮后夫人之財也（周禮大宗伯以黃琮禮地注琮八方以象地玉篇琮玉八角象地故以起土功也以琮宗亦望文生訓廣雅釋詁云宗聚也又云宗衆也故取象于萬物之聚用以發衆也大宗伯以白琥禮西方或以黃琮屬土土位西南故亦得爲位在西方也三禮圖引潘徽集禮云依漢世諸儒所論白虎通說琮外方內圓有好則此云內圓謂好外直謂肉說文玉部琮瑞玉大八寸似車釭蓋謂外八角而中圓故似車釭是琮有好也玉人云大琮尺有二寸射四寸注射其外鉏牙牙達于外則內相湊亦似輪輻注于轄中謂之轂轂亦聚義故說文謂形似車釭也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又小行人琮以錦注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玉人云駔琮五寸宗后以爲權大琮尺有二寸射四寸厚四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是后夫人之財也舊校改發衆作發聚宗也作聖也宗聚下有聖字並依盧校改正）五玉所施非一不可勝條畧舉大者也（五玉所施並詳周禮典瑞玉人職）

右論五瑞制度

合符信者謂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諸侯執圭以覲天子（說文玉部瑁諸侯執圭朝于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似犂冠古文作珇周禮玉人云天子執瑁四寸以朝諸侯詩長發云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箋云小球長尺二寸大球三尺[illegible]結定其心如旗旐之旒[illegible]合符信之義也）瑁之爲言冒也上有所覆下有所冒也（玉人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illegible]書大傳云古者圭必有冒言下之必有冒不敢專達也[illegible]）故覲禮曰侯氏執圭升堂尙書大傳天子執瑁以朝諸侯又曰諸侯執所受珪與璧朝于天子無過者復得其珪以歸其邦有過者留其珪能正行者復還其珪三年珪不復

少絀以爵，六年珪不復，少絀以地；九年珪不復，而地畢削。（玉人云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注命圭者王所命之圭焉朝覲執焉居則守之易益六二告公用圭集解引九家易云上公執桓圭九寸諸侯執信圭七寸諸伯執躬圭七寸諸子執穀璧五寸諸男執蒲璧五寸五等諸侯各執之以朝見天子也牲朝覲執以見王覲禮所云是也升堂致命天子受其玉堯典輯五瑞是也禮畢無過者反之堯典班瑞于羣后是也有過者留其珪以差黜削大傳說是也御覽引大傳云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注君恩覆之臣敢進又云故冒圭者天子所與諸侯爲瑞也諸侯所執受圭以朝于天子瑞也者屬也無過者復得以歸有過行者留其圭三年能改過者復之此諸侯之朝于天子也義則見屬不義則不見屬所引彼爲明備也說苑修文篇諸侯貢士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又云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彼言三黜之差與此合誣與不率正皆諸侯有過之一端也六年以下十八字舊脫盧據大傳補其邦舊訛作其拜）珪所以還何？以爲珪信瑞也。（書堯典班瑞于羣后卽謂班所輯之五瑞也禮聘義云已聘而還珪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是朝聘皆還珪也）璧所以留者，以財幣盡，輒更造。何以言之？禮曰：「珪造尺八寸。」有

造珪，明得造璧也。（此謂諸侯享天子[illegible]也若子男所執穀璧蒲璧亦無留義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璧以帛琮以錦注云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珪璋而特之然則二王後所享之圭璋亦受之不歸故得有造珪也小行人注云其大各如其瑞則二王之後造珪宜九寸若諸侯相享下其瑞一等則二王後所用之珪宜八寸此引禮文作尺八寸與諸經不合）公珪九寸，四玉一石。何以知不以玉爲四器，石持爲也？以尚書合言五玉也。（盧云持擬特字之誤四玉一石謂一珪之中石居四分之一也所引尚書堯典文今文伏生傳五玉作五樂此蓋古文也公羊疏引鄭注以五玉卽五瑞故知非玉四器石又別一器也）

右論合符還圭之義

臣見君有贄何？贄者，質也。質己之誠，致己之悃愊也。王者緣臣子之心以爲之制，差其尊卑以副其意也。（周禮大宗伯以禽作六摯注贄之言至所執以自致也御覽引異義謹案五玉摯自公卿以下執禽尊卑之差也贄說文作𡠗云𡠗至也一曰虞書雉𡠗蓋古文書也𡠗贄質疊韻爲訓故贄亦作質孟子滕文公出疆必載質注質臣所執以見君是也士相見禮云士相見之禮贄注贄所執以至者君子于所尊敬必執質以將其厚意是古人以卑見尊必有物以將其悃忱爲贄不敢襲尊之義也御覽何上有者字一作凡臣見君所以必有贄何）公侯以玉爲贄者，玉取其燥不輕，濕不重，明公侯之德全也。（公羊莊二十四年注凡摯天子用鬯諸侯用玉取其至清而不自蔽其惡潔白而不受汚內堅剛而外溫潤有似于備德之君子御覽引禮記外傳王者朝臣諸侯之朝臣非爲面之尊地不成國德不比玉故不執玉也是執玉者唯諸侯也）卿以羔爲贄，羔者取其羣而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阿黨也。（大宗伯云卿執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儀禮士相見禮上大夫相見以羔注羔取其從率羣而不黨也穀梁莊二十四年注同公羊注羔取其執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類死義知禮者也繁露執贄篇云羔有角而不任設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啼類死義者羔食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故卿以爲贄也說苑修文篇卿以羔爲贄羔者羊也羊羣而不黨故卿以爲贄）大夫以雁爲贄者，取其飛成行，止成列也。大夫職在奉命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大宗伯大夫執雁取以候時而行公羊注大夫用雁取其在人上有先後行列士相見禮大夫相見以雁注雁取知時飛翔有行列也說苑修文篇雁者行列有長幼之禮曲禮疏引作飛有行列也舊在下有以

字命下有之字疏無下句作動作當以正道事君也）士以雉爲贄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懾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耿介，守節死義，不當移轉也。（舊脫介字耿作威盧據御覽引改大宗伯士執雉注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公羊注士用雉取其耿介士相見禮冬用雉注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雉必用死者爲其不可生服也說苑士以雉爲贄雉者不可指食籠狎而服之故士以爲贄也）曲禮曰：「卿羔，大夫以雁，士以雉爲贄，庶人之贄匹。童子委贄而退。野外軍中無贄，以纓拾矢可也。」言必有贄也。匹謂鶩也。（大宗伯又有孤執皮帛工商執雞白虎通多用今禮故依曲禮通之也御覽引異義謹按周禮說五玉贄自孤卿以下執禽尊卑有差也禮不下庶人工商又無朝儀五經無說庶人工商有贄則說許氏不以周禮說爲然也然孟子萬章亦云庶人不傳贄爲臣不敢見于諸侯而此有庶人工商之贄者或自爲相見之禮贄漢郊祀志三帛二生一死爲贄堯典二生一死贄二生卽羔雁死卽雉也匹周禮作鶩曲禮注云說者以匹爲鶩鄭所云說者卽指此匹古訓偶訓雙非物名孟子告子云力不能勝一匹雛音義云匹周張如字則張氏意謂力不能勝一雙雞耳曲禮但云庶人之贄匹未知何物白虎通見周禮云庶人執鶩故申之云匹謂鶩也故鄭氏禮注因引以爲說非直以匹爲鶩之別名也陸德

（明音匹爲木孔疏直云匹鶩也皆非玉篇又有鳴字尤附會失寶大宗伯注鶩取其飛不能遷蓋謂庶人當循分安常故執鶩也說苑庶人以鶩爲贄鶩者鶩鶩也鶩鶩無他心故庶人以鶩爲執也）卿大夫贄古以麑鹿今以羔雁何以爲古者質取其內謂得美草鳴相呼今文取其外謂羔跪乳雁有行列也禮士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頭如麑執之明古以麑鹿今以羔也（說文鹿字下云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故麗爲旅行之義其字从鹿小雅鹿鳴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傳鹿得苹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于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禽獸得食則爭鹿見美草猶必旅行呼召義莫甚也故古卿大夫以爲贄是以北史裴安祖傳聞講鹿鳴而兄弟同食也鄭氏禮注載有二說一謂如麛執之者秋獻麛有成禮如之一謂麛古之贄也其禮蓋謂左執前足右執後足右執後足是今禮先師本有此說故班氏引以爲義也）卿大夫贄變君與士贄不變何人君至尊極美之物以爲贄士賤伏節死義一介之道也故不變（伏舊作仗非此明卿大夫有麑鹿羔雁之變君與士皆用圭與雉之義也）

右論見君之贄

私相見亦有贄何所以相尊敬長和睦也（御覽引禮記外傳贄幣相見相敬也士相見禮云相見之禮贄注贄所執以至者君子于所尊敬必執贄以將其厚意也又士相見目錄云士有職位相親始承贄相見是私相見亦有摯以相尊敬和睦也對臣見君故爲私又荀子堯問篇周公曰吾所執質而見者十人還質而相見者三十人則敵者見又有還贄之禮矣）朋友之際五常之道有通財之義振窮救急之意中心好之欲飲食之故財幣者所以副至意焉禮士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雁士冬以雉夏以腒也（以腒作脯仍士相見改此引士相見文當並引上大夫相見以羔下大夫相見以雁也鄭彼注云夏用腒備腐臭也周禮庖人云夏行腒鱐注腒乾雉然則士冬以鮮雉夏以薨雉故也御覽引禮記外傳夏執乾雉餘三時執死雉也）

右論私相見贄

婦人之贄以棗栗腶脩者婦人無專制之義御衆之任交接辭讓之禮職在供養饋食之間其義一也（儀禮昏禮婦見舅以棗栗見姑以脯脩公羊莊二十四年注禮婦人見舅以棗栗爲贄見姑以段脩爲贄見丈夫至尊並用之禮記曲禮云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莊二十四年左傳女摯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曲禮注婦人無外事見以脩物也又郊特牲云婦人從人者也詩斯干云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箋云婦人無所專于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婦人之事唯議酒食爾禮記內則女子十年不出觀于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是婦人之職在供養故不同羔雁等物也）故后夫人以棗栗腶修者凡內修陰也又取其朝早起栗戰自正也腶修者脯也（盧云朝字栗字衍正義無國語魯語云婦摯不過棗栗春秋譏宗婦用幣知后夫人亦同用棗栗諸摯禮記昏義云后聽內職以同修內陰故也魯語注棗取早起栗取敬栗又穀梁莊二十四年注棗取其早自矜莊栗取其敬業公羊注棗栗取其早自謹敬是皆取名爲義也釋名釋飲食脯又曰修修縮也乾燥而縮也周禮內饔云凡掌其羞修腶脯也儀禮有司徹云入于房取糗與腶修注腶修擣肉之脯公羊注取其斷斷自修正是亦取名爲義也）故春秋傳曰宗婦覿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腶修云乎（莊二十四年公羊傳文舊脫曷用二字依盧補）

右論婦人之贄

子見父無贄何至親也見無時故無贄臣之事君以義合也得親供養故質己之誠副己之意故有贄也（禮記禮器云至敬無文父黨無容故無贄也）

右論子無贄臣有贄

### 三正

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故大傳曰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也（宋書禮志引元命苞云王者受命昭然明于天地之理故必移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以明天心聖人之實質文再而改窮則相承周則復始繁露楚莊王篇今所謂新王必更制者非改其道非更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公羊隱元年傳王正月也注王者受命必徙居處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變犧牲異器械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大戴禮虞戴德云以小繼大也變民示也言王者不能修德諸侯以臣繼之必變易前制也大傳舊作袞服文傳脫下者字依盧改正）是以禹舜雖繼太平猶宜改以應天（書堯典云正月上日書疏引鄭注云帝王易代改正堯正建丑

（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宋書引推度災云軒轅高辛夏后氏漢皆以十三月爲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爲正高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爲正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是舜禹亦改制應天也惟魏志辛毗傳云時議改正朔毗以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于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則以舜禹皆未改朔篡亂之世經籍道消不足從也堯典云三帛史記注引鄭注云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通典引中侯云高陽氏尚赤薦玉以赤繒高辛尚黑薦玉以黑繒陶唐氏尚白薦玉以白繒此正古帝王通三統之明驗若自夏以前皆未改朔有何三統之通與三帛之異乎）

王者改作樂必得天應而後作何重改制也春秋瑞應傳曰敬受瑞應而王改正朔易服色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民也（樂字疑衍公羊疏引斗威儀云若尚天命以赤尚赤以白尚白以黑尚黑朱注赤者命以赤鳥故周尚赤湯以白狼故尚白禹以元珪故尚元是得天應而後改作也大義引感精符云帝王之興今從符瑞周感赤雀故尚赤殷致白狼故尚白夏錫元珪故尚黑此皆先兆氣王之符也所引易見革彖傳）

### 右論改朔之義

文家先改正質家先伐何改正者文伐者質文家先其文質者先其質論語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王后帝此湯伐桀告天以夏之牲也詩曰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言文王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又曰清酒既載騂牡既備言文王之牲用騂周尚赤也（說郛引詩汎厯樞云文王受命必先祭天乃行王事詩濟濟辟王左右奉璋此文王之郊春秋繁露謂文王受天命而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又云已受命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案文王以歲入戊午蔀二十九年改元即虞芮質成之年詩疏引大傳一年虞芮質成六年始伐崇孔穎達以六年乃稱王考棫樸箋云祭皇天上帝及三辰是以受命祭天又云周王于邁是已稱王豈有受命不稱王之理是文家先受命改正稱王然後乃征伐也此已見三軍篇微有同異）

### 右論改朔征伐先後

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敬始重本也（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詔曰春秋于正每月

書王者重三正愼三微也注引斗威儀云三微者三正之始萬物皆微物色不同故王者取法焉又陳寵傳奏曰三微成著以通三統注引義宗云故曰三微王者奉而成之各法其一以改正朔也）朔者蘇也革也言萬物革更于是故統焉禮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也（漢書武帝紀元年注應劭曰朔蘇也釋名釋天朔蘇也月死復蘇生也疊韻爲訓說文月部朔月一日始蘇也从月屰聲又屰月初生也讀如書哉生魄之魄故朔字从此轉平聲則並入魚韻也爾雅釋訓云朔北方也書疏引舍人注朔盡也北方萬物盡故言朔也惟革故盡故朔又有革義後漢書注引禮緯云正朔三而反文質再而復與三正記同也朔革亦疊韻爲訓）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黃泉動微而未著也（御覽三十九引作陽氣始施黃泉而未上也後漢魯恭傳孝章皇帝深求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注引前書音義云言陽始施萬物微而未著故曰微又章紀注引書大傳云必以三微之月爲正者當爾之時物皆尚微王者受命當扶微理弱奉成之義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爲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牙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尚黑尚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不以二月後爲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後漢書注引禮緯云十一月時陽氣始施於黃泉之下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爲天正色尚赤十二月萬物始牙而色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尚白十三月萬物孚甲而出其色皆黑人得加功展業故夏爲人正色尚黑又引三禮義宗云十一月陽氣始施萬物動于黃泉之下微而未著其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以天正爲歲色尚赤夜半爲朔十二月萬物始牙色白白者陰氣故殷以地正爲歲色尚白雞鳴爲朔十三月萬物始達其色皆黑人得加功以展其業夏以人正爲歲色尚黑平旦爲朔公羊隱元年注夏以斗建寅之月爲正平旦爲朔法物見色尚黑殷以斗建丑之月爲正雞鳴爲朔法物牙色尚白周以斗建子之月爲正夜半爲朔法物萌色尚赤盡皆本禮緯書大傳爲說也不以二月下御覽作不以二三月後爲正者以其萬物不齊莫有所立云云較多數字又引作萬物色皆赫赫然盛陽之氣也[illegible]又牙上有萌字）三正之

相承若順連環也孔子承周之弊行夏之時知繼十一月正者當用十三月也（大義四云孔子得天此謂得天道四時之氣應八節生殺之期也故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兼三代而爲法蓋取其可久者也御覽引書大傳三王之統若循連環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檀弓疏推鄭君義云伏羲以下女媧以十二月爲正神農以十一月黃帝以十三月少昊以十二月高陽以十一月高辛以十三月堯以十二月舜以十一月夏以十三月殷以十二月周以十一月是三王之相承若循環也後漢東平王蒼傳云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漢制法也公羊襄十四年注亦有聖人爲漢制法語則此蓋本公羊春秋爲說也）

右論三正之義

天道左旋改正者右行何也改正者非改天道也但改日月耳日月右行故改正亦右行也（天道左旋日月右行義具下天地篇日月篇）

右論改正右行

日尊于月不言正日言正月何也積日成月物隨月而變故据物爲正也（釋名釋天云四方各一時之期也物之生死各應積期而至止也積日成時皆據物變之義也故周書解歲者春秋冬夏各有孟仲季以名十二月月中氣以成時應也）

右論正言月不言日

天質地文質者據質文者據文周反統天正何也質文再而復正朔三而改三微質文數不相配故正不隨質文也（大戴禮注云含文嘉云質以天德文以地德殷援天而王周據地而王是天質地文也禮疏引三正記文質再而復始宋志引推度云三而復者正朔也二而復者文質也是文質正朔各自反復本不相配合也）

右論改正不隨文質

王者受命而起或有所不改者何也王者有改道之文無改道之實如君南面臣北面皮弁素積聲味不可變哀戚不可改百王不易之道也（鹽鐵論遵道云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禮大傳云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通卦驗不易者其信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繁露三代改制篇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堯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乎是其所不改者也荀子天論篇云百王之無變足以爲道貫一廢一起應之以貫卽此舊實作質非）

右論百王不易之道

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謹敬謙讓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行其禮樂永事先祖（今春秋說文也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疏引異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大三統之義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謹案治魯詩丞相韋元成治易施讎說引外傳曰三王之樂可得乎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鄭駁之云元之聞也所存二王之後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祭其始祖受命之主自行其正朔服色此之謂通大三統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殊異何得比夏殷之後是鄭與此並用公羊說詩疏引書大傳云王者存二王之後與己爲三所以通大三統鄭氏商頌譜云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于是矣又魯頌譜云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于王者之後然則夏之篇章旣已亡棄周人封魯等于二王之後故卽錄商魯二頌繫于周頌之後亦取通三統之義也左傳隱三年春王二月疏引服注云孔子作春秋于每月書王以統三王之正是則左氏經師亦不廢三統之義杜預范寧俗學故不識先師精意焉魏志青龍五年詔曰仲尼大聖之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制作春秋論究人事以百王之則此尊先王通天下三統之義時王肅輩未顯于世故猶得及此也谷永傳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通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又劉向傳云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又史記堯本紀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不臣示不敢專也是也）論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春秋傳曰王者存二王之後使服其正色行其禮樂（論語見八佾篇春秋傳當爲春秋說公羊隱三年春王二月注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道于是可得而觀矣）詩曰厥作祼將常服黼冔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于周也（大雅文王篇文彼上云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傳殷士殷侯也是毛詩家亦以此爲微子也故孟子離婁引此詩趙注亦云殷之美士執祼暢之禮將事于京師若微子者也毛傳冔殷冠鄭箋謂壯美而敏來助周祭其助祭自服）

（殷之服是服殷之冠助祭于周也漢書劉向傳孔子論詩至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之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何以戒慎氓民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周頌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此微子朝周也（詩有客文毛詩序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二王之後若有聖德受命而王當因其改之耶天下之所安得受命也非其運次者（盧云此有脫誤疑是當因其故抑改之耶下云天之所廢安得受命也且非其運次者蓋卽一姓不再興之義）

### 右論存二王之後

王者必一質一文者何所以承天地順陰陽陽之道極則陰道受陰之道極則陽道受明二陰二陽不能相繼也（公羊桓十一年注云王者始先本天道以治天下質而親親而不尊故後王起法地道以治天下文而尊尊及其衰也蔽其失也尊尊而不親故復反之于質易繫詞傳一陰一陽之謂道明二陰二陽不能相繼也若然表記言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者彼自謂夏家雖文比殷周之文猶質殷家雖質比夏家之質猶文故夏雖有文同虞夏質殷雖有質同周之文自謂一時民俗而言若王者取尚仍一質一文也）質法天文法地而已故天爲質地受而化之養而成之故爲文尚書大傳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禮三正記曰質法天文法地也（文選注引元命苞云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公羊桓十一年注天道本下親親而質省地道敬上尊尊而文煩是也說苑修文篇商者常也常者質質主天夏者大也大者文也文主地故王者一商一夏再而復者也）帝王始起先質後文者順天地之道本末之義先後之序也事莫不先有質性後乃有文章也（兩有字下論語疏並有其字天地舊作天下依盧據論語疏改）

### 右論文質

## 三教

王者設三教者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公羊桓十一年注王者起所以必改質文者爲承衰亂救人之失也漢書董仲舒傳對策云三王之道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三王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繼周尚黑制與夏同三者如順連環周而復始窮則反本（三正當改爲三王鹽鐵論錯幣云三王之時迭盛迭衰衰則扶之傾者定之是以夏忠殷敬周文庠序之教恭讓之禮粲然可觀也說苑修文篇云夏后氏教以忠而君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救野莫如敬故殷人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薄救薄莫如忠故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禮疏引元命苞曰三王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變夏人之立教以忠其失野故救野莫如敬殷人之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莫如文周人之立教以文其失蕩故救蕩莫若忠如此循環周則復始窮則相承是也案蕩疑亦薄之訛董仲舒傳對策曰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是則繼周而後當與夏制同尚忠矣淮南說林訓云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說苑君道篇孔子曰夏德不亡商德不作商道不亡周德不作周道不亡春秋不作皆與公羊家說同也）

### 右論聖王設三教之義

樂稽耀嘉曰顏回尚三教變虞夏何如曰教者所以追補敗政靡弊溷濁謂之治也舜之承堯無爲易也或曰三教改易夏后氏始（盧云尚當問字誤變字絕句意謂虞夏之受禪亦變否下乃夫子所答也禮記學記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董仲舒傳對策曰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夏因于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尚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變而守一道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然則堯教本所以救弊堯至禹以治相承無爲變異繼治世者其道同故也若然自堯以前亦三教相變矣故又引或說以三教改易自夏始爲別解也）高宗亦承弊所以不改教何明子無改父之道也何以知高宗不改之以周之教承以文也（乾鑿度云猶殷道中衰王道陵遲至于高宗內理其國以得民心扶救衰微又喪服四制云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是高宗亦承弊之君也何以舊誤何言依盧改）三教所以先忠何行之本也三教一體而分不可單行故王者行之有先後何以

言三教並施不可單行也以忠敬文無可去者也

右論三教

教所以三何法天地人內忠外敬文飾之故三而備也卽法天地人各何施忠法人敬法地文法天人道主忠人以至道教人忠之至也人以忠教故忠爲人教也地道謙卑天之所生地敬養之以敬爲地教也（盧云疑當有天教一段文脫耳）

右論三教所法

教者何謂也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民有質樸不教而成故孝經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論語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尚書曰以教祗德詩云爾之教矣欲民斯效（孝經見三才章論語見子路篇合本論語有以字前鄉射篇引有之穀梁傳僖二十三年云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此無以字與劉勰新論所引同後漢傳燮傳鄭太傳隋經籍志皆引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或唐時避民字諱改爲人也書見呂刑詩見角弓篇今本作爾之教矣民胥傚矣翻譯名義四引元命苞云教之爲言傚也上行之下傚之廣疋教效也一切經引義引三蒼云教誨也說文攴部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御覽引元命苞云天人同度正法所授天垂文象人行其事謂之教教之爲言效也上爲下效道之始也）

右總論教

忠形於悃忱故失野敬形於祭祀故失鬼文形於飾貌故失薄（表記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賤而蔽與此詳略互見）

右論三教之失

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何謂曰夏后氏教以忠故先明器以奪孝子之心也殷教以敬故先祭器敬之至也周人教以文故兼用之周人意至文也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故

---

有死道焉以奪孝子之心焉有生道焉使人勿倍焉故竹器不成用木器不成斲瓦器不成沬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簴懸示備物而不可用也孔子曰爲明器者善爲備者不仁塗車芻靈自古有之言今古皆然也（殷教以敬小字本殷下有人字當補入此檀弓上仲憲問曾子之言也彼文云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注示民無知所謂致死之示民有知所謂致生之示民疑言使民疑于無知與有知又云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此曾子以憲言爲非也本疏引崔靈恩云此王者質文相變也荀子禮論篇薦器則冠有鍪而無縱甕甒虛而不實有簟席而無牀第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笙竽具而不和琴瑟張而不均與藏而馬反告不用也具生器以適墓象徒道也略而不盡須而不功趨輿而藏之金革轡翦而不入明不用也象徒道又明不用也是皆所以重哀也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須而不用又家語子思解子貢問于孔子曰死者有知乎將無知乎孔子曰吾欲言死之有知將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之無知將恐不孝之子棄其親而不葬賜欲知死者有知與無知非人之急後自知之亦卽此意說苑辨物篇亦有此語）

右論三代祭器明器之義

## 三綱六紀

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繁露基義篇云陽兼于陰陰兼于陽夫兼于妻妻兼于夫父兼于子子兼于父君兼于臣臣兼于君君臣父子夫婦皆與諸陰陽之道又云天爲君而覆露之地爲臣而持載之陽爲夫而生之陰爲婦而助之春爲父而生之夏爲子而養之王道之三綱可求于天也）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漢書賈誼傳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爲所人之所設也六親卽六紀也此族人當謂五屬外者）故含文嘉曰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又曰敬諸父兄六紀道行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樂記疏引禮緯六紀道行作諸父有善當据改正占經引含文嘉云王者敬諸父有善則大角光明而揚諸舅有儀則軒轅東西角大張族人有序則宗人倚支正明王者序長幼各得其正則房心有德心應之王者敬師長有尊則攝提如列無則反拆文選注引含文嘉又云朋友有舊內外有差則箕爲之直月至風揚不言昆弟卽長幼得正容得兼之也）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

理也大者爲綱小者爲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爲化若羅網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詩云亹亹文王綱紀四方（詩棫樸文也鄭箋云張之爲綱紀之爲理毛詩作勉勉我王韓詩外傳引詩云亹亹我王知所據者韓詩也說文糸部綱維紘也紀別絲也書盤庚云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羅網有綱紀綱舉而紀不亂而萬目以張喻人三綱既舉而六紀自不亂而庶務亦舉也張理舊作疆理誤盧據儀禮經傳通解改正）

右總論綱紀

君臣父子夫婦六人也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謂之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六人爲三綱（一陽一陰謂之道繫辭傳文繁露基義篇云陰者陽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無合而各有陰陽是君父夫爲陽臣子妻爲陰也陽剛陰柔相配而成故易繫辭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左疏引鄭注云二五陰陽各有合然後氣相得施化行也天地數十而位止五猶君臣父子夫婦六人而止稱三綱也）

右論三綱之義

三綱法天地人六紀法六合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歸功天也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轉相生也夫婦法人取象人合陰陽有施化端也（山海經海外南經六合之間注四方上下爲六合是也下日月篇引感精符云三綱之義日爲君月爲臣是君臣法天取象日月也上五行篇云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以木生火火生金金生水水又生木亦如父生子子生孫也古微書漢含孳云木火交感陰陽以設夫婦象也是夫婦法人合陰陽也人合舊作六合譌）六紀者爲三綱之紀者也師長君臣之紀也以其皆成己也諸父兄弟父子之紀也以其有親恩連也諸舅朋友夫婦之紀也以其皆有同志爲己助也（占經引宋均禮緯注云師者所以教人爲君者也長者所以教人爲長者也師長所以成己故與君臣同也又引宋均云諸父伯仲叔季也爾雅釋親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是諸父爲父昆弟昆弟爲己昆弟故爲父子之紀也不及族人以宗族皆親恩所連而推故也釋親又云母之晜弟爲舅母之從父晜弟爲從舅又云妻之父爲外舅是諸舅之稱皆出母妻之黨而及故爲夫婦之紀下引禮記曰同志爲友夫婦亦同志相助故亦爲之紀也此謂六紀以紀三綱意三綱爲綱六紀爲緯也已舊作紀譌）

右論綱紀所法

君臣者何謂也君羣也下之所歸心也臣者纏堅也厲志自堅固也春秋傳曰君處此臣請歸也（廣雅釋言云君羣也韓詩外傳及繁露深察名號篇云君者羣也周書諡法解從之成羣稱君是羣下所歸心稱君也古微書載援神契云臣者堅也盧本刪纏字案廣雅釋言云臣繕也繕纏皆與臣同韻故得訓也然纏堅二字不當連疑纏下脫也字儀禮通解引此作臣牽也象屈法之形與說文同也堅本从臤臤得聲說文讀若鏗云古文以爲賢字案漢校官碑親臤寶智左傳四年鄭伯堅卒公羊作臤穀梁作賢是堅臤賢皆通用並從臣得聲臣堅君羣皆疊韻爲訓也所引春秋傳公羊宣十五年傳文）父子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也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于不義（說文又部父矩也家長率教者从又舉杖廣雅釋親云父者矩也以法度威嚴于子釋名釋親云父甫也始生己也義異又云子孳也相生蕃孳也孝經見諫諍篇）夫婦者何謂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婦者服也以禮屈服也昏

禮曰夫親脫婦之纓傳曰夫婦判合也（大戴本命篇夫者扶也廣雅釋親夫扶也古夫多讀如扶故亦訓扶也廣雅又云婦服也釋名釋親云婦服也服家事也大戴記又云婦人伏于人也案婦與服伏一音之轉訓也所引傳曰者喪服傳文）朋友者何謂也朋者黨也友者有也禮記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論語學而篇有朋自遠方來皇疏朋黨也朋古鳳字說文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爲朋黨字引伸之凡相比者皆爲朋詩七月朋酒斯享謂兩樽也詩菁莪錫我百朋爲五貝也禮疏引書傳云三鄰爲朋是皆因朋黨爲義者也釋名釋親云友有也相保有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古者謂相親爲有昭六年左傳宋向戌謂華亥曰女喪而宗室于人何有人亦于汝何有注言人不能愛汝也二十年傳是不有寡君也注有相親友也宣十五年傳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詩葛藟亦莫我有皆謂相親友也有猶友也小雅正月云洽比其鄰昏姻孔云箋云云猶友也廣雅釋詁云云有也又有友可通之證所引禮記蓋逸禮文論語學而與朋友交易疏引鄭注云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公羊定四年注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疏以爲出蒼頡篇漢書司馬遷傳上謂之曰李陵非汝同門之朋同志之友乎其實對文別散則通也）朋友之交近則謗其言遠則不相訕一人有善其心好之一人有惡其心痛之貨則通而不計共憂

患而相救生不屬死不托故論語曰子路云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又曰朋友無所歸生于我乎館死于我乎殯（避曉明云貨則當貨財之誤案小字本則作財皇侃論語義疏以與朋友共敝之爲句證以白虎通貨財通而不計故論語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則班氏引論語不以敝之屬下讀也詩無衣疏引王肅云豈謂子無衣乎樂有是袍與子爲朋友同共弊之是也包氏愼言論語古訓研云經言與朋友共敝本無爾我形骸車裘之或爲己有或爲朋友義自兼通不必過分畛域案如包說與此貨財通而不計尤爲義足檀弓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于我乎館死于我乎殯家語子夏問篇曰客至無所舍而夫子曰生于我乎館客死無所殯子曰于我乎殯敢問禮與仁者之心與論語鄉黨云朋友死無所歸于我殯通典引鄭志劉注問若此者迎彼還己館皆停柩于何所答曰朋友無所歸故呼而殯之不謂己殯迎之也于己館而殯之者殯之而不于西階也）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飢則白之于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則止故曰友飢爲之減餐友寒爲之不重裘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曲禮上云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往爲忌親也死爲報仇讐也周禮調人云主友之仇視從父兄弟公羊莊四年注鄉黨朋友之仇不同市朝禮記曲禮云交友之仇不同國是則朋友本有復仇之意但父母存不得行耳曲禮又云不有私財檀弓云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注不專家財焉稅謂遺于人是則朋友有通財之義但家事統于父兄不得自專故必稱父兄之命也禮坊記云父母在不可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注身及財皆當統於父母也有猶專也又云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注車馬家物之重者所引論語者先進篇文集解引包曰賑救窮乏之事包氏習張侯論兼采齊魯疑此所引魯論說也盧云滄即餐字吳志全琮以父命齋米數千斛到吳市易琮悉以賑贍士大夫空船而還裴松之引論語有父兄在之文謂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與此意合何本無也字義疏本有之與此同）

右論六紀之義

男稱兄弟女稱姊妹何男女異姓故別其稱也何以言之禮親屬記曰男子先生稱兄後生稱弟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爾雅釋親云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以女當外適故別其稱也親屬記逸禮篇名）父之昆弟不俱謂世父父之女昆弟俱謂之姑何也以爲諸父曰內親也故別稱之也姑當外適人疏故總言之也（釋親又云父之昆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又云父之姊妹爲姑是父之昆弟別稱父之姊妹同稱也郭注云世有爲嫡者嗣世統故也釋名釋親云父之兄爲世父言爲嫡統繼世也又曰伯父伯把也把持家政也父之弟曰仲父仲中也位在中也仲父之弟曰叔父叔少也叔父之弟曰季父季癸也甲乙之次癸最在下季亦然也釋名雖別仲父季父諸名然經典止統名爲叔父世父故儀禮喪服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以與尊者爲體故別之禮記檀弓云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也是姊外適人疏故喪服姑出室降大功亦從畧之義也世父舊作世叔謂曰字衍）至姊妹亦當外適人所以別諸姊妹何以爲事諸姑禮等可以外出又同故稱署也至姊妹雖欲有署之姊尊妹卑其禮異也詩云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可以二字疑衍欲有亦有誤字引詩者邶風泉水文也文不及妹見妹卑于姑姊也然古人稱姑亦有稱姑姊姑妹者襄二十一年左傳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疏引劉炫云古人謂姑爲姑妹此姑姊是襄公父之姊又列女傳云梁有節姑妹入火而救其子是父之妹爲姑妹但析言之爲姑姊姑妹統言之則皆姑也）

謂之舅姑者何舅者舊也姑者故也舊故老人稱也（舊作舊故之者老人之稱也盧據爾疋疏改釋親又云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詩疏引孫炎注云舅之言舊尊老之稱也姑之言古尊老之名也釋名釋親云夫之父曰舅舅久也久老稱也夫之母曰姑亦言古也）謂之姊妹何姊者咨也妹者末也（廣雅釋親云姊咨也妹末也說文女部姊女兄也妹女弟也女兄可咨問故謂之姊詩泉水問我諸姑遂及伯姊是也女弟末小于己故稱妹易歸妹注妹少女之稱也是也釋名釋親屬云姊積也猶日始出積時多而明也妹昧也猶日始入歷時少向昧也姊訓咨訓積妹訓昧訓末皆疊韻爲訓也妹末古亦通用桀妃妹喜荀子作末喜是也咨舊作咨講盧据廣雅改）謂之兄弟何兄者況也況父法也弟者悌也心順行篤也（廣雅釋親云兄況也古多假兄爲況桑柔云倉兄塡兮召旻云職兄斯引傳皆云兄滋也釋文即音兄爲況書無佚則皇是敬德漢石經皇作兄書疏引王肅本作況況從兄得聲兄況疊韻爲訓故漢書尹翁歸字子兄注兄讀曰況也況本訓大釋名釋親屬云況荒也荒大也故青徐人謂兄爲荒是其義通也但此取況父法爲說故不取大義廣雅釋親又云弟悌也字亦通用詩旱麓愷悌君子釋文本一作弟是也）稱夫之父母謂之舅姑何尊如父而非父者舅也親如母而非母者姑也故稱夫之父母爲舅姑也（儀禮喪服經婦爲舅姑傳曰何以期也以與其子判合故尊其

（父母如父母故從服也凡有父母之尊親者皆可稱舅姑是以釋親又云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亦以夫婦敵體故以此稱報之也禮記坊記云壻親迎見于舅姑是也）

右詳論綱紀別名之義

## 性情

性情者何謂也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也人稟陰陽氣而生故內懷五性六情（說文心部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御覽引援神契云性者魂之使情者魄之主情生于陰以計念性生于陽以理契論衡初稟篇性生于陽情生于陰淮南天文訓外景者施內含者化是性爲陽之施情爲陰之化也禮記禮運云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是人皆稟陰陽之氣而生也）情者靜也性者生也此人所稟六氣以生者也（廣雅釋詁云情靜也禮樂記則性命不同矣注性之言生也）故鉤命決曰情生于陰欲以時念也性生于陽以就理也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云達諸民之情注情謂喜怒愛惡之屬情者人之欲又云不可不知民之性注性爲仁[illegible]之等性者生之質漢書董仲舒傳亦云情者人之欲也是情陰故欲性陽故仁也又性从生得聲仁者好生故性有仁也就字舊脫古微書補）

右總論性情

五性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禮記中庸云天命之謂性注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土神則信大戴禮雜篇引詩緯文同漢書翼奉傳五性不相害晉灼注云五性肝性靜靜行仁甲己主之心性燥燥行禮丙辛主之脾性力力行信戊癸主之肺性堅堅行義乙庚主之腎性智智行敬丁壬主之是五性所本也五性舊作五常譌）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釋名釋言語云仁忍也好生惡殺也善含忍也古微書元命苞云仁者情志好生愛人孟子公孫丑云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下引入井事爲證是仁者不忍也施一作好）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記祭義云義者宜此者也又中庸義者宜也周禮大司徒云知仁聖義中和注義能斷時宜）禮者履也履道成文也（祭義禮者履此者也荀子大畧篇禮者人之所履也）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於事見微知著也（法言問道云智者知也釋名釋言語云智知也無所不知也）信者誠也專一不移也（詩九罭于女信處箋信誠也廣雅釋詁云信誠也惟誠故能專一也）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常仁義禮智信也（國語鄭語平八索以成人韋注平正也八索謂八體以應八卦也謂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離爲目兌爲口坎爲耳艮爲手是人應八卦之體也干寶搜神記云天有五氣萬物化成木清則仁火清則禮金清則義水清則智土清則信五氣盡純聖德備也）

六情者何謂也喜怒哀樂愛惡謂六情所以扶成五性（荀子正名篇云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又夫論篇云好惡喜怒哀樂臧焉夫是之謂天性禮記疏引賀瑒云性之于情猶波之于水靜時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性之欲卽情也）

右總論性情

性所以五情所以六何人本含六律五行之氣而生故內有五藏六府此情性之所由出入也樂動聲儀曰官有六府人有五藏（五行大義三云藏府者由五行六氣而成也藏則有五稟自五行是爲五性府則有六因乎六氣是爲六情）

右論五性六情

五藏者何也謂肝心肺腎脾也（五行大義三云五藏者肝心脾肺腎也自此至吐滋液宜從白虎通原文趙氏在翰輯七緯孫穀古微書並屬上官有六府人有五藏皆爲樂動聲儀語非也）肝之爲言干也（廣雅釋親云肝幹也釋名釋形體云肝幹也又云干幹也干幹肝音義通大義引作扞）肺之爲言費也情動得序（廣雅釋親云肺費也釋名釋形體云肺勃也太元注肺之爲言敷也肺費勃疊韻爲訓肺敷一音之轉）心之爲言任也任于恩也（廣雅釋親云心任也繁露深察名號篇云栣衆惡于內弗使得發于外者心也故心之爲名栣也大義引作任于恩也）腎之爲言寫也以竅寫也（釋名釋形體云腎引也腎屬水主引水氣貫諸脈也引腎同韻爲訓引寫義同故又轉訓寫又取形似爲義也廣雅釋親云腎堅也腎堅皆从臤得聲亦得相爲訓也）脾之爲言辨也所以積精稟氣也（釋名釋形體云脾裨也裨助胃氣主化穀也廣雅釋親云脾卑也古微書元命苞云脾之爲言附著也盧據御覽三百七十六改辨作併按大義正引作脾之爲言辨也所以積精稟氣按脾訓併訓辨皆一音之轉脾辨疊韻爲訓也大義又引元命苞云脾者并也心得之而貴肝得之而興肺得之而大腎得之而化案大義于此上引白虎通文于此下并引五藏肝仁云云則元命苞所云當亦白虎通所引之語也）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此今文尚書說也大義引異義今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肺金也腎水也脾土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

（水也謹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秋祭肝冬祭腎季夏祭心皆五行自相得則古尚書說是也鄭駁之云此文異事乖未察其本意月令五祭皆言先無言後者凡言先有後之詞春祀戶其祭也先脾後腎夏祀竈其祭也先肺後心肝季夏祀中霤其祭也先心後肺秋祀門其祭也先肝後肺冬祀行其祭也先腎後脾凡此之義以四時之位五藏之上下次之也如鄭此言則亦以今文說爲然也案段校本說文云肺火藏也博士說以爲金藏又脾木藏也博士說以爲土藏又肝金藏也博士說以爲木藏又心土藏也博士說以爲火藏彼所引博士說卽伏生說說文據古文尚書故以今說爲別解也太元云木藏脾金藏肝火藏肺水藏腎土藏心皆用古尚書與此不同然今醫家以五行配五藏多同今文故高誘注呂氏春秋于春祭脾云春木勝土先食所勝一說脾屬木自用其藏並先今文後古文則從今文爲主與鄭氏班氏義同也）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東方者陽也萬物始生故肝象木色青而有枝葉（大義引元命苞云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東方者陽也萬物始生故肝象木色青而有柔御覽引動聲儀云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東方者陽也萬物始生故肝象木色青而有枝葉）目爲之候何目能出淚而不能內物木亦能出枝葉不能有所內也（素問金匱真言論云開竅於目藏精於肝）肺所以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方亦金殺成萬物也故肺象金色白也（大義引元命苞云肺所以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能斷西方殺成萬物故肺象金色白也古微書引元命苞又云肺者金之精制斷立義素問刺禁論肺藏于右注肺象金王于秋也殺字盧據御覽補）鼻爲之候何鼻出入氣高而有竅山亦有金石累積亦有孔穴出雲布雨以潤天下雨則雲消鼻能出納氣也（素問金匱真言論云開竅於鼻藏精於肺）心所以爲禮何心火之精也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尊卑故心象火色赤而銳也人有道尊天本在上故心下銳也（大義引元命苞云心所以禮者何心者火之精南方尊陽在上禮有尊卑故心象火赤色而光古微書引元命苞云心者火之精上爲張星火成于五故人心長五寸也）耳爲之候何耳能徧內外別音語火照有似于禮上下分明（盧云徧與辨同荀子正名篇聲音清濁調竽奇聲以耳異素問金匱真言論開竅於耳藏精於心）腎所以智何腎者水之精智者進止無所疑惑水亦進而不惑北方水故腎色黑水陰故腎雙（大義引元命苞云腎所以智者何腎水之

精智者進而不止無所疑惑水亦進而不惑故腎象水色黑水陰故腎雙進下舊有而字盧據御覽刪）竅之爲候何竅能瀉水亦能流濡（素問金匱真言論開竅於二陰藏精於腎）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也土尚任養萬物爲之象生物無所私信之至也故脾象土色黃也（大義引元命苞云脾所以信者何脾土之精土主信任養萬物爲之象生物無所私信之至故脾象土色黃）口爲之候何口能啖嘗舌能知味亦能出音聲吐滋液（荀子正名篇云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素問九云五味入口藏于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素問金匱真言論開竅於足藏精於脾按淮南精神訓言肺主目腎主鼻膽主口肝主耳與此異俞氏正燮癸巳類稿云宋范鎮東齋紀事云杜杞繪五藏圖具所剖眇一目者則肝欹漏知素問言是已淮南又言膽爲雲肺爲氣肝爲風腎爲雨脾爲雷蓋古尚書說）故元命苞曰目者肝之使肝者木之精蒼龍之位也鼻者肺之使肺者金之精制割立斷耳者心之候心者火之精上爲張星陰者腎之寫腎者水之精上爲虛危口者脾之門戶脾者土之精上爲北斗主變化者也

（大義引援神契云肝仁故目視肺義故鼻候心禮故耳司腎信故竅瀉脾智故口誨腎信脾智當互易御覽人事部引援神契文可證也此制剖立斷當爲上爲昴畢之誤子華子北宮問篇云心之精爲火其神爲朱鳥肝之精爲木其神爲蒼龍肺之精爲金其神爲伏虎腎之精爲水其神爲元武脾之精爲土其神爲鳳皇案張星爲朱鳥之宿虛危爲元武之宿昴畢爲白虎之宿伏虎卽白虎也斗運中央故爲土之精）或曰舌者心之候耳者腎之候（子華子北宮問章云心其氣爲離其色赤其狀如覆蓮其竅上通于舌腎其氣爲坎其色黑其狀如介石其竅上通于耳餘與元命苞援神契說同卽或曰一說所本也大義引甲乙經云鼻爲肺之官目爲肝之官口脣爲脾之官舌爲心之官耳爲腎之官與或說同又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心生血血生脾心主舌脾生肉肉生肺脾主口腎生骨髓髓生肝腎主耳亦同）或曰肝繫于目肺繫于鼻心繫于口脾繫于舌腎繫于耳（此與子華子同但彼以舌爲心候口爲脾候爲異大義引道家太平經云肝神不在目無光心神不在脣青白肺神不在鼻不通腎神不在耳聾蔽脾神不在舌不知甘味與此合）六府者何謂也謂大腸小腸胃膀胱三焦膽也府者謂五藏宮府也故禮運記曰六情者所以扶成五性也（五行大義三云六府者大腸小腸膽胃三焦膀胱也膀胱爲陽小腸爲陰膽爲風大

（腸爲兩三焦爲晦胃爲明府者以其轉流受納故謂之府禮運記今無此語蓋亦逸禮文）胃者脾之府也脾主稟氣胃者穀之委也故脾稟氣也（御覽引元命苞云胃之主府稟氣胃者穀之委故脾稟氣也說文肉部胃穀府也釋名釋形體云脾裨也在胃下裨助胃氣主化穀也素問靈台祕典論云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又玉機眞藏論云五藏者皆稟氣于胃胃者五藏之本也又平人氣象論云人以水穀爲本故人絕水穀則死脈無胃氣亦死）膀胱者腎之府也腎者主瀉膀胱常能有熱故先決難也（御覽引元命苞云膀胱者肺之府也肺斷決膀胱亦常張有勢故膀胱決難焉以膀胱爲肺腑與此異案小字本作膀胱者肺之府也肺者斷決膀胱常能有熱故先決難也大義引河圖云腎合膀胱故膀胱爲津液之府膀胱亦爲腎府也說文肉部脬旁光也淮南說林訓膀胱不升俎注膀胱胞也釋名釋形體云胞鞄也鞄空虛之言也主以虛承水汋也或曰膀胱言其體短而橫廣也素問靈台祕典論云旁光者州都之官津液出焉）三焦者包絡府也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故上焦若竅中焦若編下焦若瀆（小字本作三焦者腎之府也腎者主瀉三焦亦以泰液吐瀉故下接上焦若竅云云素問靈台祕典論云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大義引河圖云三焦孤立爲中瀆之府盧云案內經云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此云若竅若編疑誤）膽者肝之府也肝者木之精也主仁仁者不忍故以膽斷焉是以仁者必有勇也肝膽異趣何以知相爲府也肝者木之精也木之爲言牧也人怒無不色青目脹張者是其效也（說文肉部膽連肝之府素問靈台祕典論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大義引河圖云膽合肝爲中精之府仁者舊作肝膽二者趣一作處）小腸大腸心肺之府也主禮義禮義者有分理腸亦大小相承受也（說文肉部腸大腸小腸也素問靈台祕典論云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顏氏急就篇注引此云大腸小腸心之府也心者主禮禮者有分理腸之大小相承受也小字本作大腸小腸心之府也心者主禮禮者有分理腸之大小相承受也案大義引河圖云肺合大腸大腸爲傳道之府心合小腸小腸爲受盛之府則以爲心肺之府者亦通）腸爲心肺主心爲支體主故爲兩府也目爲心視口爲心譚耳爲心聽鼻爲心嗅是其支體主也（小字本作腸爲胃記也心爲支體主故有兩府也案記字似誤白虎通自以小字本爲正與顏氏合今所謂心有兩府自指大腸小腸言也急就篇注引此云腸爲胃紀胃爲脾府心爲支體主故曰兩府則小字本記當作紀淮南原

道訓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四支流行血氣荀子天論篇云耳目口鼻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又呂氏春秋貴生云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於生則止在四官者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爲由此觀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注制制于心也又案御覽引火成于五故人心長五寸疑是此篇闕文）

右論五藏六府主性情

喜在西方怒在東方好在北方惡在南方哀在下樂在上何以西方萬物之成故喜東方萬物之生故怒北方陽氣始施故好南方陰氣始起故惡上多樂下多哀也（此齊詩說也漢書翼奉傳上封事曰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狠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狠必得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狠而後動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奸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翼奉習齊詩五際六情之說故知本齊詩也左氏昭二十五年傳云天有六氣在人爲六情又曰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疏引賈侍中注好生于陽惡生于陰喜生于風怒生于雨哀生于晦樂生于明詩疏又引賈服說云風東方雨西方陰中央晦北方明南方准天陽不變此古文春秋家說與此不同御覽引演孔圖詩含五際六情宋均注六情卽六義也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亦與齊義乖）

右論六情所配之方

魂魄者何謂也魂猶伝伝也行不休也少陽之氣故動不息于人爲外主于情也魄者猶迫然著人也此少陰之氣象金石著人不移主于性也（淮南主術訓云天氣爲魂地氣爲魄素問六節藏象論云肝者魂之所居居陰中之少陽故通春氣肺者氣之所居本魄之所居處陽中之少陰故通秋氣說文鬼部魂陽氣魄陰神也是魂爲少陽魄爲少陰也情生于陰當屬魄性生于陽當屬魂此情性二字宜互易也下同魂訓伝魄訓迫亦疊韻爲訓舊多誤脫盧據御覽正）魂者芸也情以除穢魄者白也性以治內（左疏引援神契云魄白也魂芸也白明白也芸芸動也形有體質取明白爲名氣爲噓吸取芸動爲義白也御覽亦作迫也）

右論魂魄

精神者何謂也精者靜也太陰施化之氣也象水之化須待任生也（國語周語致除其心潔也注精潔也潔有靜義易繫辭云精氣爲物華嚴經音義引劉瓛注云精靈也大戴天圜篇陰之精氣爲靈是精屬陰也水舊作大訛又無須待二字盧據御覽正）神者恍惚太陽之氣也出入無間總云支體萬化之本也（易繫詞傳陰陽不測之謂神注神也者變化之極是卽恍惚之義也易謙象傳鬼神害盈而福謙集解引虞注乾爲神論衡論死篇云陽氣導物而生故謂之神是太陽之氣也漢書楊王孫傳云精神者天之有也繁露循天之道篇云精神者生之內充也說苑反質篇云精神者天之有也是未有身先有精神故爲萬化之本也太陽舊作太陰盧改正）

右論精神

## 壽命

命者何謂也人之壽也天命已使生者也（御覽引元命苞云命者天之命也禮記中庸天命之謂性注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論衡骨相篇云命謂初所稟得而生者也）命有三科以記驗

有壽命以保度有遭命以遇暴有隨命以應行（此孝經說禮記祭法司命注司命主督察三命疏引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壽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讁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孟子盡心云莫非命也注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論衡命義篇云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稟己自得吉也性善習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于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是也成十七年晋士變祈死疏引何氏膏肓云人生有三有壽命以保度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讁暴末聞死可祈也是諸傳之說皆同惟趙岐所言隨命殊異當以此及緯說爲正）壽命者上命也若言文王受命唯中身享國五十年（御覽引元命苞云所受于帝行正不過得壽命壽命者正命也起九九八十一注帝天帝也八十一陽氣相乘之極此謂行善得善者也書無佚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疏引鄭注受命受殷王嗣位之命中身謂中年呂氏春秋制樂篇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地動改行重善無幾何疾乃止文王卽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韓詩外傳說亦同此）隨命者隨行爲命若言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矣又欲使民務

仁立義無滔天滔天則司命舉過言則用以弊之（御覽引元命苞云有隨命隨行爲命也注援神契曰隨者逆天道常善之行則隨其暴虐行以教之書甘誓說有扈云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史記注引鄭注以爲天地人之正道勦說文作劋云絕也廣雅釋詁云勦天也言廢棄正道則天天絕其命堯典說共工云象恭滔天詩蕩云天降滔德傳滔漫也故史記滔天作漫天漫與慢通高注淮南訓云天性也言欲使民務仁立義無慢天所付之性慢天則司命舉過言則弊之也弊者釋言云踣也釋文弊作斃一切經音義四云弊古文作斃敝二形是弊之猶斃之也立義下舊本有闕字蓋謂闕一字也後人正文誤）遭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天絕人命沙鹿崩于受邑是也冉伯牛危行正言而遭惡疾孔子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御覽引元命苞云有遭命遭命者行正不悞逢世殘賊君上逆禮辜負下流災譴並發陰陽散忤暴氣雷至滅日動地天絕人命沙鹿襲邑是注作錯也襲猶論也河水論沙鹿之邑殺人也沙鹿崩于受邑盧疑有疑訛案以春秋緯證之當是沙鹿崩水襲邑之訛也公羊僖十四年傳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注襲者嘿陷入于地中言崩者以在河上也是也）

右論三命之義

夫子過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門外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一人其頭似堯其頸似皋陶其肩似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儡儡然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喟然而笑曰形狀末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家語困誓云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或人謂子貢曰東門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目隆顙其頭似堯其頸似皋陶其肩似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纍然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欣然而歎曰形狀末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注喪家狗孔子生于亂世道不得行故纍然是不得意之貌也盧云此段疑不相類朱云似當在前聖人篇末孫云繫此者意蓋言孔子不遇亦命也卽上文遭命之說末二句舊皆作然哉乎今從家語改正）

## 宗族

宗者何謂也宗者尊也爲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詩公劉云君之宗之傳曰宗尊也禮服傳大宗者尊之統也音義引字林云宗尊也亦主也喪服小記尊祖故敬宗注宗者祖禰之正體也大

（宰五日宗以族得民注繼別為大宗收族者也是其為先祖主宗人所尊也次者字舊脫盧據通典補末者字舊作也亦譌）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此蓋佚禮文也詩湛露云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傳宗子將有事族人皆侍儀禮疏引書大傳宗于將有事宗人皆入侍也又經傳通解引書傳云宗室有事族人皆入侍終日大宗已待于賓奠然後燕私鄭注謂卿大夫以下宗室大宗子之家也蓋皆本佚禮為說通典禮三十三引此文微有增損又禮曰作毛萇曰案此多用魯詩說及書大傳豈反取毛詩說而轉遺佚說乎通典蓋因毛傳有此文遂傳會改之也）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其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禮大傳云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注收族序以昭穆也喪服齊衰期章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傳云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大宗不可以絕又世父母叔父母傳云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是皆通其有無紀理族人也古者舊譌聖者其舊作於盧據儀禮通解改正）宗其為始祖後者為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為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故曰祖遷于上宗易于下宗其為曾祖後者為曾祖宗宗其為祖後者

為祖宗宗其為父後者為父宗父宗以上至高祖皆為小宗以其轉遷別于大宗也（禮大傳云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通典引薛綜述鄭氏五宗圖云天子之子稱王子王子封諸侯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還自任食采于其國為卿大夫則子孫自立公子之廟謂之別子為祖則嫡嫡相承作大宗百代不絕大宗之庶子則皆為小宗小宗有四五代而遷已身庶也宗禰宗已父庶也宗祖宗已祖庶也宗曾祖宗已曾祖庶也宗高祖宗已高祖庶也則遷而唯宗大宗耳又引賀循宗義云古者諸侯之別子及起于是邦為大夫者皆有百代祀之謂太祖太祖之代則為大宗宗之本統故也其支子旁親非太祖之統謂之小宗小宗之道五代則遷當其為宗宗中奉之加子常禮死則服之齊縗有以義加也然則別子為祖別子之嫡子為大宗別子之庶子皆宗之至別于庶子之子則以別子之長子為宗所謂繼禰之宗並大宗是為大宗一小宗一別子庶子之孫則又以別子庶子長子之子為宗所謂繼祖之宗與從兄弟為宗者也而別子庶子之衆孫又各以親兄弟之長者為禰之宗是大宗一小宗二別子庶子之曾孫又以其長曾孫為繼曾祖之宗是與再從昆弟為宗者而別子庶子之衆曾孫又各以其從兄弟之長者為祖宗以其親兄弟之長為禰宗是大宗一小宗三至別子庶子之元孫又以其長元孫為宗所謂繼高祖之宗與

---

三從兄弟為宗者而別子庶子之衆元孫又各以其再從兄弟之長者為曾祖宗其從兄弟之長者為祖宗其親兄弟之長為禰宗是為大宗一小宗四故人備五宗者須至別子庶子之元孫至別子庶子之衆來孫自各以其三從兄弟之長者為高祖之宗則不宗別子庶子之長來孫所謂祖遷于上宗易于下是也喪服傳所謂婦人必有歸宗曰小宗者謂繼禰之宗也禰遷于上二句舊譌作高祖遷于上宗則易于下盧據通典改父宗舊不重亦據通典補）別子者自為其子孫祖繼別者各自為宗所謂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親所以備矣（禮大傳云別子為祖繼別為宗注別子之世嫡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但鄭以次句指繼別之大宗言此以指繼別之小宗言宗微異耳其實雖非別子其起于是邦而為大夫其嫡繼子亦百代不遷故禮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注太祖別子始爵者也雖非別于始爵者亦然是也又別子為祖無論庶弟母弟既別之後各為一宗之祖故通典引傅純問賀循曰王氏以別子為祖諸侯母弟則盡為祖矣杜氏以為始封之君別子一人為祖二家不同願聞其說答曰君之母弟與羣庶弟為別子其後俱為大宗則會之三桓鄭之七穆盡其人矣又引謝微注要記云母弟于妾子則貴于嗣子則賤于妾子同為庶故也既死之後皆成一宗之始祖是也若公子及身則亦各有一宗禮大傳云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

是也通典引王注謂君無嫡弟以庶昆弟為小宗者為有小宗無大宗大宗一子無小宗者為有大宗無小宗也無宗謂君一身者也亦莫之宗謂君有一弟為宗無宗之者也案大傳此文專論公子之身以其上不得宗君下未有後世之宗須人主之故有此三者之異王肅所釋下二句之義非也通典引賀循喪服要記云凡諸侯之嫡子繼代為君君之羣弟不敢宗君君命其母弟為宗諸弟宗之為大宗死則有齊縗九月案此則有大宗無小宗者也又云若無母弟則命庶弟之大者為宗諸弟宗之亦如母弟則必為之大功九月案此則有小宗無大宗者也所以必立一宗者以喪服無諸侯服庶子之例先君既不服子亦不敢相為服而兄弟之恩又不可同爨之不若故君必命長弟以為之宗宗立而後相服無嫌乎服庶兄弟也其無宗亦莫之宗者通典引范宣答殷浩云謂公子唯已而已上不敢宗君而下無昆弟宗已者也是也然則天子庶子始封就國未為一國太祖之時雖諸侯奪宗要亦宜有所主故孟子滕文公篇滕臣以魯為宗國猶是也但公子為宗子制服則微異喪服齊衰三月章云丈夫婦人為宗子宗子之母妻此謂五服之外者若五服內其月算如邦人皆用齊衰無大小功緦之別故公子為嫡昆弟服齊衰九月所以九月者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小宗則各如五服之親之服無所加減故公子為庶昆弟為小宗者服大功九月從其本服也若所宗嫡昆弟之母死則小君也自宜為之三年其妻則齊衰三月若所宗庶昆弟之母死則無服妻則兄弟之妻亦不得据齊衰三月之制服之也自

（爲其子孫祖舊作自爲其子孫爲祖繼別者二舊作也無所謂二字盧並據通典補改）諸侯奪宗明尊者宜之大夫不得奪宗何曰諸侯世世傳子孫故奪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奪宗也喪服經曰大夫爲宗子不言諸侯爲宗子也（此今文春秋說也公羊莊二十四年莊天子諸侯世以三牲養禮有代宗之義大夫不世不得專宗是也漢書梅福傳云諸侯奪宗聖庶奪嫡如湻曰奪宗始封之君尊爲諸侯則奪其舊爲宗子之事梅福習穀梁春秋說也天子諸侯絕旁期則不得與天子爲宗禮大傳曰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也詩公劉云君之宗之毛詩傳以爲大宗鄭箋故易之以宗爲尊也通典禮十二引晉建武初孫文上事宣帝支子不應祭豫章京兆二府君刁協云諸侯奪宗聖庶奪嫡而況天子乎自皇祚以來五十餘年宗廟已序而文攻乎異端宜加議罪是也喪服經齊衰三月章文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是則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自不得依尊降之例以大夫士尊不相絕以嫡爲重也禮記曾子問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注貴祿重宗也若宗子爲大夫庶子爲諸侯諸侯有繼世之道尊卑相絕上祭四代不可以諸侯之禮祭于大夫之家則別爲立廟以國體爲重故也）

**右論五宗**

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廣雅釋言族湊也又釋詁族聚也族湊聚皆疊韻爲訓）上湊高祖下至元孫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爲親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上湊高祖二十字舊脫盧據通典補書疏引異義今禮戴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與其子爲一族己女子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古尚書說九族者從高祖至元孫凡九皆同姓許氏謹案禮緦麻三月以上服恩之所及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九族不得但施于同姓此下詳述父族母族妻放則用尚書今文說也鄭駁之云元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爲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詞曰唯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歸也如此所云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緦麻禮雜記緦麻之服不禁嫁于娶婦是爲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如喪服小記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元孫昭然察矣則鄭氏自用古文說也）尚書曰以親九族族所以有九何九之爲言究也親疏恩愛究竟謂之九族也（書堯典文也廣疋釋詁云九究也說文九部九陽之變也象其屈曲究盡之形漢書律歷志九者所以究極中和爲萬物元也舊謂字在下無之九族三字盧據通典補）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四者謂父之姓爲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也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也身女子適人有子爲四族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爲一族也母之昆弟爲二族也母之女昆弟爲三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外親故合言之也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妻之親略故父母各一族（母之女昆弟舊作母昆弟子盧依通典改此與今尚書說大同唯彼以母之父母各爲一族爲異程氏易疇喪服足徵記云此釋九族與喪服通一無二案喪服自斬衰三年至齊衰三月自齊衰期服下殺之至于緦麻又旁殺之亦至于緦麻非所謂父之姓爲一族乎喪服姑之子緦麻非所謂父女昆弟適人者爲二族乎喪服甥緦麻非所謂身女昆弟適人有子者爲三族乎喪服外孫緦麻非所謂身女子適人有子者爲四族乎喪服爲外祖父母小功非所謂母之父母爲一族乎喪服舅與舅之子皆緦麻非所謂母之昆弟爲二族乎喪服從母小功從母之子皆緦麻非所謂母之女昆弟爲三族乎喪服妻之父母皆緦麻非所謂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乎然則族之爲言湊聚也者實乃生相恩愛死相哀痛先王因別其貴賤親疎之節而稱情立文爲之制喪服以飾羣焉使人覩于外而有以見其親心爲隆爲殺弗可損益焉盧氏疑此有誤謂當如歐陽說如母之父母各爲一族案喪服小功章爲外祖父母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然則外親不過緦麻禮四世而緦緦麻服之窮也則母之母姓已于身盡母之父姓中容有昆弟母之母姓中容更誰并且下云妻之親略故父母各爲一族則此所說母族自以母之父母合爲一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八字通典無）

禮曰唯氏三族之不虞尚書曰以親九族（昏禮記文也彼云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也唯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鄭氏以三族謂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此以禮之三族郎書之九族則三族郎謂父族母族妻族也案雜記下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外親不過緦麻加服不過小功有何不虞之慮則昏禮之三族自宜不兼異姓矣是作氏古是氏通用）一說合言九族者欲明堯時俱三也禮所以獨父族四何欲言周承二弊之後民人皆厚于末故與禮母族妻之黨廢禮母族父之族是以貶妻族以附父族也（與小字本元本俱作與盧云語不甚了大約謂二代之季民有厚母族薄父族厚妻

（族萬母族者故矯其弊損妻族三爲二增父族三爲四也喪服傳云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筭焉是厚于末之義焉則此一說意謂堯時父母妻皆三族合爲九周禮則父族四妻族二也所以必父族四者通典引雷次宗云夫二親恩尊而中表服異君子類族辨物本以性分爲判故外親之服不過於緦外祖有尊從母有名始得自此以加小功又引庾蔚之云傳云以名服及云以名加皆是先有其義故施以此名外親以緦斷者抑異姓以敬己族也若妻之父母則止服緦麻並不得以名加母妻之黨與宗族輕重之別昭然矣）或言九者據有交接之恩也若邢侯之姨譚公惟私也言四者據有服耳不相害所異也（爾雅釋親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二句見詩碩人篇案語亦不甚了大意謂有交接之恩者皆在族內故得有九其有服制者唯四耳然姨私皆指外姻之疏者言又屬妻族亦不得在父族之內蓋有脫誤不可曉矣小字本元本譚俱作覃與號篇所引同）

**右論九族**

商城楊鐸校

---

# 白虎通疏證九

句容陳立

## 姓名

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故紀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者皆爲重人倫也（紀世別類舊作故禮別類依小字本改者字舊闕通解有）姓者生也人稟天氣所以生者也詩曰天生蒸民尚書曰平章百姓（曲禮納女于天子曰備百姓注姓之言生也說文女部姓人所生也古之神聖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从女从生生亦聲春秋傳曰天子因生以賜姓是稟天氣以生爲姓也詩大雅蒸民文蒸詩作烝毛傳烝衆也此與孟子告子所引同也書者堯典文史記注引鄭注云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周語富辰曰百姓兆民注百姓百官也官有世功受氏姓也舊姓生也無者字又人下有所字據御覽剛補）姓所以有百者何以爲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紀其族人含五常而生正聲有五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異氣殊音悉備故姓有百也（繹史引是類謀云聖人興起不知其姓當吹律定聲以別其姓路史注引演孔圖云孔子曰上援律而吹命陰得羽之宮潛夫論卜列篇云古有陰陽然後有五行五行各據行氣以生世遠乃有姓名是故凡姓之有音也必隨其本生祖大昊木精承歲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角神農火精承熒惑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徵黃帝土精承壇星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宮少昊金精承太白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商顓項水精承辰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羽雖號百變音行不易故前漢京房傳云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考京氏所說律法與鄭氏諸家說異蓋古有此法今不可考矣周禮瞽矇云世奠繫鼓琴瑟注故書奠爲定杜子春云帝讀爲定惠氏士奇禮說云周語司商協名姓說者謂司商掌賜族受命之官非也司商樂官也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故繫世必鼓琴瑟以定焉又云太史掌同律以合陰陽之聲陰爲柔陽爲剛陰陽合剛柔分鼓瑟鼓琴以播其音易林曰剛柔相呼二姓爲家此之謂也殷之德陽以子爲姓周之德陰以姬爲姓姓有陰陽出于律呂不鼓琴瑟焉能定之正聲有五舊作聲有五音轉生四時下舊作故百而異也氣殊音悉備皆殊有也訛盧據御覽刪改）

**右論姓**

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貴功德賤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聞其

氏卽可知其德所以勉人爲善也（史記注引鄭駁異義云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也曲禮疏引干寶周禮注云凡言氏者世其官也御覽引風俗通云春秋左氏傳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蓋姓有九或氏于號或氏于諡或氏于爵或氏于國或氏于官或氏于字或氏于居或氏于事或氏于職以號則唐虞夏殷也以諡則戴武宣穆也以爵王公侯伯也以國曹魯宋衛也以官司徒司寇司空司城也以字伯仲叔季也以居城郭園池也以事巫卜陶匠也以職三烏五鹿青牛白馬也案古人氏姓別後世氏姓通左傳隱八年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因之爲族然則天子賜姓若舜賜姓媯禹賜姓姒伯夷賜姓姜之類也諸侯不得賜姓但賜氏者隱公賜無駭展氏是也無駭之後氏雖爲展其姓則仍姬故史記往引世本謂言姓則在下也故氏同而姓異者可以爲晉若齊之欒氏姓姜晉之欒氏姓姬衛之孫氏姓姬齊之孫氏則出自長孫修之後是也其姓同而氏異者則不可故齊之崔與東郭其氏不同崔杼欲娶于東郭偃而偃以君出自丁臣出自桓爲妨也及後子孫微弱如欒郤胥原降在皁隸則卽以祖父之氏爲姓則姓與氏通故楚語觀射父曰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特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是以氏通爲姓也賤御覽作下其德德字據通解補）

或氏王父字者何所以別諸侯之後爲興滅國繼絕世也王者之子稱王子王者之孫稱王孫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爲氏（公羊成十五年仲嬰齊卒傳爲人後者爲之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注謂諸侯子也顧興滅繼絕故紀族明所出首者字王者之子二句並盧據御覽補）故春秋有王子瑕論語有王孫賈又有衛公子荆公孫朝魯有仲孫叔孫季孫楚有昭屈景齊有高國崔以知其爲子孫也（春秋以下二十二字盧據御覽補魯有句舊作魯有仲孫季盧據通解改崔下舊有立氏三三字依盧刪公羊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注稱王子者惡天子重失親親王子瑕爲景王之親知王之子稱王子也廣頌引世本云衛有王孫賈出自周頃王之後王孫賈之子自以去王室久改爲賈孫氏是王孫賈周頃王之孫仕于衛者知王者之孫稱王孫也論語子路篇子謂衛公子荆又子張篇衛公孫朝問于子貢曰其所出無攷然稱公子公孫知爲衛之公族也魯之仲叔季楚之昭屈景齊之高國崔蓋皆以王父字爲氏者禮疏引世本云桓公生慶父慶父生穆伯敖敖生文伯穀穀生獻子蔑又云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戴叔兹兹生莊叔得臣得臣生叔孫豹又云公子友生齊仲齊仲生無逸無逸生行父行父生武子夙案慶父字共仲牙字僖叔友字成季故後世稱仲氏敖氏季氏也昭之所出不可考國策有昭衍昭陽昭奚恤皆是大臣又漢高祖遷山東望族昭亦與屈景並徙知昭亦楚之公族也屈者左疏引世本云穆王生王子揚揚生尹尹生令尹匄王子揚之字無考屈匄爲其孫卽以屈爲氏當卽揚之字也景之所出亦無考戰國策有景翠景鯉景舍漢高紀東陽人立景駒爲楚王文穎曰楚族知景亦楚之公族矣左疏引世本又云高氏本敬仲生莊子莊子生頃子頃子生宣子敬仲卽高傒又禮疏引世本云國氏本鬷伯生貞孟貞孟生成伯高父高國所出雖無考然左傳僖十二年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知宜爲齊之公族也崔者襄二十五年左傳東郭偃曰今君出自丁又公羊宣十年崔氏出奔衛以爲譏世卿知崔亦齊之公族明矣班氏時先秦氏繫諸書向存必有實據今並佚而無考矣）

王者之後亦稱王子兄弟立而皆封也或曰王者之孫亦稱王孫也（此語不了似與上複意其斥二王後歟）

刑德放曰堯知命表稷契賜姓子姬皐陶典刑不表姓言天任德遠刑（詩疏引中候握河紀云堯曰嗟朕無德欽奉丕圖賜示二三子斯封稷契皐陶皆賜姓號注封三臣賜姓號者契爲子姓稷爲姬姓皐陶未聞則與刑德放文異案鄭氏秦詩譜云堯時有伯翳者實皐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旣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列女傳皐子生五歲而佐禹詩疏引曹昭注云皐子皐陶之子伯益也然則皐陶本末賜姓至子伯益作虞官舜始賜之嬴姓故國語鄭語云嬴伯益之後不云皐陶之後也史記秦本紀云顓頊之孫女修吞元鳥卵生子大業大業生大費大費與禹平水土又佐舜調鳥獸是謂伯翳舜賜姓嬴氏是皐陶一名大費若大費己先賜姓舜無容復賜益矣故禮疏引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太昊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姒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書傳亦不言皐陶賜姓也中候蓋連及之耳）

禹姓姒氏祖昌意以薏苡生（大戴帝系篇云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顓頊又云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爲禹山海經注引世本文同皆以禹祖昌意案此昌意不當增御覽引含文嘉云夏姒姓以薏苡生吳越春秋鯀娶有莘之女年壯未孳嬉于砥山得薏苡而吞意若爲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腹而生禹史記注引斗威儀云禹母修己吞薏苡而生禹因生姒氏是則禹以母吞薏苡而生也薏苡者本草云薏苡仁開紅白花結實青白色形似珠而稍長後漢馬援傳南方薏苡實大是也小字本無昌意二字案班氏用感生之說則不信大戴記其不以禹祖昌意明矣）

殷姓子氏祖以元鳥子生也周姓姬氏祖以履大人跡生也（此用今春秋今詩三家說也詩疏引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案堯典以親九族卽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讖云唐虞五廟知不感天而生鄭駮之云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謂也商頌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謂娀簡乳子生契是聖人感生見于經之明文劉媪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

（有父毁神而生者獸是則許用古文鄭用今文也繁露三代改制篇天將授湯主天法質而王祖賜姓爲子氏謂契母吞元鳥卵生契天將授文王主地法文而王祖賜姓爲姬氏謂后稷母姜嫄履大人之迹而生后稷故帝使禹皐論姓知殷之德陽德也故以子爲姓知周之德陰德也故以姬爲姓也說文女部姓字下亦有聖人感天而生之語蓋異義從古文說文則又從今文也此條舊多譌脫盧據御覽補正）

## 右論氏

人必有名何所以吐情自紀尊事人者也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管子心術篇云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荀子正名篇云名者所以期累實也說文口部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自名國語周語有不貢則修名注名謂尊卑職貢之名凡人自稱皆名故士相見禮投壺皆云某是自紀以尊人之義也論語見子路篇）三月名之何天道一時物有其變人生三月目煦亦能咳笑與人相更答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故禮服傳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于祖廟（大戴本命注三月萬物一成以萬物閱時而小變故人亦隨之而變化也目煦盧氏疑當作眗玉篇眗左右視也又本命篇云三月而徹昀注昀精也轉視貌案眗

爲煦之省玉篇謂與䀏同說文䀏部䀏左右視也人生三月初轉睛左右視故爲䀏也禮記內則云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爲鬌是日也妻以子見于父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說文口部咳小兒笑聲謂三月之末子能咳笑故父以手承其咳而名之也所引禮服傳今無此文蓋逸禮也咳字盧據御覽補）於祖廟者謂子之親廟也明當爲宗廟主也（禮記曾子問云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太宰太宗从太祝而告於禰注告生也又云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偏告及社稷宗廟山川但曾子問所記是變禮謂君薨而葬時已祔廟故得有禰廟可告也此子字疑當己之譌謂父之親廟也御覽重名之二字）一說名之于燕寢名者幼小卑賤之稱也質略故于燕寢（卽下所引內則文是也卿大夫之禮同小舊作少又質作身俱據御覽改正）禮內則曰子生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立于阼階西南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嫡子執其右手庶子撫其首君曰欽有帥夫人曰記有成告于四境（所引與今本大同小異內則云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適子庶子見于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詞注無詞詞謂欽有帥記有成也然則君見世子之有詞矣故此約卿大夫見子之詞言之也告于四境內則無文）四境者所以過絕萌芽禁備未然故曾子問曰世子生三月以名告于祖禰內則記曰以名告于山川社稷四境天子太子使士負子於南郊（內則亦無此文曾子問記君薨而世子生之禮云三日太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注因負子名之喪于禮畧也是告于山川社稷自是變禮故不待三月卽名之與尋常世子生者異也若然天子之崩而太子生應告天地矣故使士負于南郊告之也）以桑弧蓬矢六射者何也此男子之事也故先表其事然後食其祿必桑弧何桑者相逢接之道也（內則云國君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注桑弧蓬矢本太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又射義云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志于有所事然後敢有穀者飯食之謂也月令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御覽引蔡邕章句云帶以弓韣當使得男也弓矢男子之事也）保傅曰太子生舉之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絻之郊見于天韓詩內傳曰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明當有事天地四方也（小字本作端絕乃端絻之誤絻與冕

通故大戴保傅篇云古之王者太子及生固舉之禮使士負之有司齊夙興端冕見之南郊見之天也注齊夙謂三月朝也然則天子太子既生既有告天地之禮則諸侯世子生雖非君薨之後亦宜有告山川社稷之禮或今內則文不備耳但不得告禰廟以無禰廟可告故也）殷以生日名子何殷家質故直以生日名子也以尚書道殷家太甲帝乙武丁也（易乾鑿度云孔子曰自成湯至于帝乙帝乙湯之元孫之孫也此帝乙卽湯也殷錄質以生日爲名順天性也元孫之孫外絕恩矣同以乙日生疏可同名注王者之初一質一文以變易从初殷錄相次質也殷家質質者法天甲乙丙丁爲名是殷尚質直以生日爲名也故禮記檀弓舍故而諱新注云天之錫命疏可同名也書君奭篇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又云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祖乙卽酒誥之帝乙故乾鑿度云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是也舊脫乙盤字盧據御覽補）臣亦得以甲乙生日名子何不使亦不止也以尚書道殷臣有巫咸有祖己也（盧云引巫咸無謂御覽般作巫[illegible]有祖己見高宗肜日篇[illegible]同名若同則曲禮云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白虎通得同君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云巫咸今文蓋作巫戊明白虎通用今文尚書故與古文不同後人但知古文之作巫咸而不知今文之作戊故改戊爲咸耳不然則咸非十日之名何白虎

（通引以爲生日名子之證乎古今人表亦當作戊漢書多用今文也今本作成亦後人所改）何以知諸侯不象王者以生日名子也以太王名亶甫王季名歷此殷之諸侯也（此字盧據御覽補此謂圻外諸侯也蓋臣子以甲乙生日命名不使亦不止故周家不以生日名子與）易曰帝乙謂成湯書曰帝乙謂六代孫也（此卽本易說也易泰與歸妹之六五皆云帝乙歸妹集解引虞翻注以爲紂父蓋本哀十一年左傳云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之說案漢荀爽傳云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于諸侯也困學紀聞引京氏章句云湯嫁妹之詞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以易說專以釋易各有師承較左氏爲可據故京荀等並依以爲說也書酒誥云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檀弓疏云先儒注皆以爲紂父案鄭注檀弓引易說之文是鄭不以帝乙爲紂父則先儒蓋賈馬等說也考殷本紀云湯至帝乙十六世帝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後獵于河渭之間爲雷震死然則武乙本非令主書不宜言其成王畏相易不應繫之父詞諸儒但見紂父名帝乙卽以易書之帝乙當之不知湯名天乙六世孫名祖乙紂父名武乙同以乙日生卽以乙爲名又同爲帝故並稱爲帝乙也舊脫書曰二字盧訂補）湯生於夏時何以用甲乙爲名曰湯王後乃更變名子

孫法耳本名履故論語曰予小子履履湯名也（書釋文引王侯世本云湯名天乙湯王後定尚質故以生日名爲子孫法所引論語堯曰文彼云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集解引孔安國云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詞若此上三軍篇云王者受命質家先伐然則湯伐桀時尚未稱王易制而稱子小子履明本名履可知若然殷本紀云微卒子報丁立卒子報乙立卒子報丙立卒子主壬立卒子主癸立則湯以前已有以甲乙爲名者蓋湯以前雖間以甲乙爲名未爲定制子孫或未盡然故湯又名履卽位後乃定爲一代之法也盧云子孫上脫一爲字）不以子丑爲名何曰甲乙者幹也子丑者枝也幹者本之質故以甲乙爲名也（爲名二字盧據御覽補幹者二字舊作爲亦據御覽改）名或兼或單何示非一也或聽其聲以律定其名或依其事旁其形故名或兼或單也（御覽示非一也作名字非一此卽禮疏引公羊說所謂二字作名者是也易是類謀云吹律卜名是以律定名也左氏桓六年傳云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于物爲假取于父爲類）依其事者若后稷是也棄之因名爲棄也（史記周本紀云棄之隘巷寒冰後收養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詩生民云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是其事也）

（後以后稷利民故但稱其官而不名焉）旁其形者孔子首類丘山故名爲丘（史記孔子世家顏氏女禱于尼邱得孔子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邱字仲尼索隱圩頂言頂上窊也路史注引世本云反首張面言項上窊也爾雅釋丘四方而高曰丘是孔子首四方高中央下有似于丘故取名焉又按說文丘部呢反頂受水丘从丘泥省聲右而名字相配孔子名丘字仲尼則尼當作呢矣）或旁其名爲之字者聞其名卽知其字聞字卽知其名若名賜字子貢名鯉字伯魚（禮疏引盧氏禮注云古者名字相配是旁其名爲之字也子貢當作子贛錢氏大昕養新錄云說文貝部贛賜也貢獻也兩字音同義別子貢名賜字當作贛論語作貢唯樂記一篇稱子贛餘與論語同左傳定十五年哀七年十二年作子貢哀十五年十六年二十六年二十七年作子贛其說本于臧氏琳經義雜記家語本姓解篇十九歲取宋幵官氏一歲而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賜故因以名曰鯉而字伯魚是鯉字伯魚也）春秋譏二名何所以譏者乃謂其無常者也若乍爲名祿甫元言武庚（此文有訛脫當云春秋譏二名何爲其難諱也或曰所以譏者乃謂其無常者也若作爲名祿甫元名武庚公羊定六年傳云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注爲其難諱也一字爲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

白虎通說春秋盡本公羊此必亦先以公羊說爲主或曰以下乃左氏古文說也禮疏引異義公羊說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是也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棄疾弒其君卽位之後改爲熊居是爲二名謹案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也然則左氏先師亦有譏二名之說但不以二字作名爲二名故有無常之譏也案公羊隱元年注于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于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用心九深而詳故崇仁義譏二名晉魏曼多仲孫何忌是也又定六年注云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太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爲譏雖有二名故譏之然則春秋撥亂世反之正于所見微其詞于所聞痛其禍于所傳聞殺其恩魯愈微而春秋之化益廣世愈亂而春秋爲之文益治假新王之法以治天下以致獲麟若果能行春秋之法則有獲麟之應若堯時之鳳凰來儀文王之鸑鷟鳴于岐山故何氏哀十四年注云麟于周爲異于春秋爲記瑞也二名之譏亦猶是也不然文王時有散宜生蘇忿生公羊豈不知之徒以二名者過之微至定哀之間無他惡可貶故但譏二名而已故注以爲春秋之制此公羊先師微言大義也繁露俞序云天之大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譏二名之意也是也許氏著說文多取古文家說宜其不譏七十子相傳之義矣）不以日月山川爲名者少賤卑己之稱也臣子當諱爲物示通故避之也（曲禮云名子者不以國不以官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左氏桓六年傳云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畜）

（牲不以器幣大戴保傅云然后卜名上無取于天下無取于地中無取于名山通谷無拂于鄉俗是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也少賤卑己之稱謂有少賤而卑乎己者不能無賤稱也）禮曰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父母則不諱王父母也君前不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郊廟中不諱（今曲禮有此文鄭注引檀弓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釋之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此當是士禮禮記檀弓云舍故而諱新然則天子諸侯須視蒸廟毀之後始不諱則卿大夫三廟無論逮事不逮事皆宜諱王父母矣今本不逮下有事字無郊字）又曰君前臣名父前子名謂大夫名卿弟名兄也明不諱于尊者之前也（鄭彼注云對至尊無大小皆相名）太古之世所不諱者何尚質也故臣子不言其君父之名故禮記曰朝日上質不諱正天名也（盧云禮記疑是禮說按大戴禮虞戴德云是故上古不諱正天名也所引禮記疑出此盧又云不言疑是得言小字本元本不字作牙惠云乃斥字之譌）人所以十月而生者何人天子之也任天地之數五故十月而備乃成人也（詩疏引元命苞云人十月而生繁露陽尊陰卑篇云天之大數畢于十旬天地之間十而畢舉生長之功十而畢成十者天數之所止也是故陽氣以正月始出于地生育養長于上至其功必成也而積十月人亦十月而生合于天數也大戴本命篇云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淮南精神訓云一月而膏二月而胅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易繫辭云天數五地數五左疏引鄭注天地之氣各有五二五陰陽各有合然後氣相得施流行也是天地之數合爲十故人亦十月生也）人生所以泣何本一幹而分得氣異息故泣重離母之義尚書曰啟呱呱而泣也（大戴保傅云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是人生而泣也所引書臯陶謨文）人拜所以自名何所以立號自紀禮拜自後不自名何備陰陽也（盧云未詳又云立號舊本作泣號一本作號泣皆譌）人所以相拜者何所以表情見意屈節卑體尊事人者也拜之言服也（禮記郊特牲注拜服也）所以必再拜何法陰陽也尚書曰再拜稽首也（周禮九拜七曰奇拜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拜也頓首空首皆有之鄉飲酒鄉射所謂一拜卽頓首之奇拜燕禮大射云答一拜卽空首之奇拜以頓首平敵相拜之禮空首君答臣拜之禮唯稽首皆再拜無一拜所以法陰陽故周禮九拜八曰褒拜鄭大夫云褒拜再拜是也頓首空首

亦有褒拜凡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所云再拜者是也）必稽首何敬之至也頭至地何以言首謂頭也禮曰首有瘍則沐（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注稽首拜頭至地也又云二曰頓首注頓首拜頭叩地也釋文作𩒨首說文首部𩒨下首也然則稽首者拱手至地頭亦至地而顙不必觸地與頓首之以顙叩地者異故吉禮以稽首爲至敬也諸侯于天子稽首故哀十七年左傳云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是也大夫士于諸侯及鄰國之君皆稽首郊特牲云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是則諸侯之臣稽首明矣君之于臣惟拜手而已稽从禾說文禾部禾木之曲頭止不能上也故書之稽古謂同天卽此意禮見曲禮彼云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此有譌）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名順其文質也尚書曰周公拜手稽首（名當是各字之誤此所云周制也禮記檀弓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注此殷之喪拜也又云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注此周之喪拜也然則殷之凶拜先拜手後稽顙則吉拜先稽顙後拜手周之喪拜先稽顙後拜手則吉拜先拜手後稽顙周禮九拜所謂吉拜凶拜是也推之禮拜則殷人宜先稽首後拜手周人宜先拜手後稽首矣故周禮九拜一曰稽首也所引書者洛誥文凡臣見于君皆然書洛誥云成王拜手稽首者此自成王特尊異周公並常禮亦如平敵相拜始用頓首而左傳文七年晉穆嬴乃頓首于趙宣子也）

右論名

人所以有字何所以冠德明功敬成人也（公羊僖九年傳冠而字之注字者尊而不泄所以遠別也顏氏家訓風操篇云字以表德次所以二字舊鈔盧據御覽補）故禮士冠經曰賓北面字之曰伯某甫又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禮無北面語此蓋約以成文禮經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注伯仲叔季長幼之稱甫是丈夫之美稱所以知北面者以上云冠者立於西階東南面賓字之則賓宜北面矣西階東謂西階下之東也冠而字之係記語注云名者質所受於父母冠成人益文故敬之也張氏爾岐儀禮句讀云敬其名敬其所受於父母之名非君父之前不以呼也）所以五十乃稱伯仲者五十知天命思慮定也能順四時長幼之序故以伯仲號之禮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乃稱伯仲論語曰五十而知天命（冠禮疏云殷質二十爲字之時兼伯仲叔季呼之周文爲字之時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故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檀弓疏云年二十有爲人父之道朋友等類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耳至五十者艾轉尊又拾其二十字追以伯仲呼之淩先生曙羣書問答云誠如孔說則徒以伯仲將何以區別人耶孔子生三日名之曰丘至

（二十則稱尼甫至五十去甫配仲呼仲尼豈有捨尼而稱仲者哉然則孔子生周時故從周制故五十乃稱伯仲也若然冠禮于二十而冠之時即云伯仲叔季唯其所當者盡兼二十後至五十之時言之不必冠時即呼伯仲也）

稱號所以有四何法四時用事先後長幼兄弟之象也故以時長幼號曰伯仲叔季也（上五行篇云長幼何法法四時有孟仲季也）

伯者長也伯者子最長迫近父也（爾雅釋詁伯長也疏引舍人注伯位之長也詩載芟云侯主侯伯傳伯長子也淮南人間訓陽虎將舉劍而伯之注伯迫也則伯亦有迫訓說文亦云伯長也从人白聲）

仲者中也（孝經開宗明義云仲尼居疏引張禹云仲中也一切經音義引韓詩說云仲中也言位在中也）

叔者少也（廣雅釋詁云叔少也又釋親屬同公羊隱元年注叔者長幼稱也）

季者幼也（詩采蘋有齊季女傳季少也詩陟岵云予季行役傳季少子也侯人云季女斯飢傳季人之少子也故穉材謂之季材山虞云凡服耜斬季材小指亦為季指特牲饋食挂于季指是也）

適長稱伯伯禽是也庶長稱孟魯大夫孟氏是也（此禮說也禮疏引含文嘉云嫡長稱伯庶長稱孟是也）

男女異長各自有伯仲法陰陽各自有終始也（禮記曲禮云男女異長注各自為伯仲也）

春秋傳曰伯姬者何內女稱也（公羊隱二年傳文也注以無所繫也隱七年叔姬卒即伯姬之娣知娣二人各自為伯仲也叔姬不稱仲者文家積于叔也）

婦人十五稱伯仲何婦人質少變陰道促蚤成十五通乎織紝紡績之事思慮定故許嫁笄而字故禮經曰女子十五許嫁笄禮之稱字（禮記內則云十有五年而笄注謂應年許嫁者女子許嫁笄而字之又曲禮云女子許嫁笄而字注以許嫁為成人也列女傳仁智篇魏曲沃負母云是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早成其諡號所以就之公羊僖九年傳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笄而字之大戴本命篇女七月生齒七歲而毀齒二七十四然後其化成內則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故至十五通織紝紡績也陽紓故男十六精通二十而冠陰促故女十四而精通十五而許嫁也所引禮經者婚禮記文若十五未許嫁則至二十笄而字內則注其未許嫁二十則笄喪服齊衰三月章傳注成人謂年二十已笄禮者是也喪服小記云男子冠而不為殤女子笄而不為殤女子雖未二十若十五許嫁即不為殤宜喪之如成人從出降之例也其女子為本親之服亦不得降一等所謂逆降故大功章女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是也）

婦人姓以配字何明不娶同姓也故春秋曰伯姬歸于宋姬者姓也（公羊隱元年傳云仲

子者何桓之母也注仲字子姓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也因示不適同姓又二年夫人子氏薨注子者姓也夫人以姓配號義與仲子同所引春秋傳成九年公羊傳文）

質家所以積于仲何質者親親故積于仲文家尊尊故積于叔（廣川書跋引含文嘉云文家稱叔質家稱仲公羊成十五年注叔仲惠伯者文質字積于叔叔仲有長幼故連諡之經云仲者明春秋質家當積于仲也舊本此下多訛脫今悉依盧校本）

即如是論語曰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不積于叔何蓋以兩兩俱生故也不積于伯季明其無二也（論語微子篇文集解引包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疏引鄭注以為成王時人又引馬融劉向以為宣王時人繁露五行變救篇云傳曰周國子多賢蕃至于駢孕男者四四產而得八男皆君子俊雄則所謂兩兩俱生者蓋本此末句有譌）

文王十子詩傳曰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此與列女傳母儀篇引同蓋魯詩思齊詩則百斯男傳文也後漢襄楷傳疏曰昔文王一妻誕數十男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管叔鮮次曰武王發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冄季載以管叔為周公之兄與此異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予所據大德九年刻雖舊本但訛脫甚多恐不足信究當以史記為正案誅伐篇云尚書曰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此語出大誥為周公誅管蔡而作是則白虎通自以管叔為周公弟也孟子公孫丑云周公弟也管叔兄也注周公惟管蔡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然則趙氏亦以為叔為周公弟列女傳母儀篇太姒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後漢書樊脩傳周公誅弟注周公之弟管蔡二叔流言于國又張衡傳思元賦云旦獲譴于羣弟兮啟金縢而乃信注成王立周公攝政其弟管叔等謗言魏志毋丘儉傳討司馬師表云春秋之義大義滅親故周公誅弟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徐書以次賢之仲兄及張南士亦云此事有可疑者三周公稱公而管叔以下稱叔一周公先封周又封魯而管蔡並無圻內之封二周制立宗法以嫡弟之長者為大宗周公管蔡皆嫡弟而周公為大宗稱魯宗國三趙氏所注非無據也周氏柄中辨正云鄧析子無厚篇周公誅管蔡此于弟無厚也傅子通志篇管叔蔡叔弟也為惡周公誅之又舉賢云周公誅弟而典型立古人固有以管叔為弟者不待邠卿作注也案當時蓋有二說以管叔為周公兄左傳序十六國加此史公從之此古文說也兩漢諸儒徒習今文並以管叔為周公弟則此今文說也故高誘注淮南汜論訓則與史記同注呂氏春秋開春篇察微篇則與白虎通同王氏執彼以廢此毛氏周氏執此以廢彼皆非通論也）

（成叔霍叔諸書皆以成叔名武霍叔名處唯列女傳與此同南季載卽聃季載定四年左傳聃季爲司空史記作冉季載春秋隱八年天王使南季來聘穀梁傳南氏姓也顧氏炎武日知錄以南非姓姓字衍案冉聃南皆同音得通用杜預定四年注以曹叔爲武王異母弟于五叔無官去曹叔而易毛叔聃案毛叔無可考蓋卽春秋毛伯之先然史記列女傳及此皆不及毛叔知杜說非也）所以或上其叔季何也管蔡曹霍成康南皆采也故置叔季上伯邑考何以獨無乎蓋以爲大夫者不是采地也（皆采也盧云疑當作皆采地按不是采地四字疑衍上其叔季意謂叔季在名上如叔鮮叔度季載之類管蔡等皆采地非名伯邑考爲大夫無采地故伯上無文也知伯邑考爲大夫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儲位早定明應封之大夫矣）

## 右論字

## 天地

天者何也天之爲言鎭也居高理下爲人鎭也（禮釋文引說題詞云天之爲言鎭也居高理下爲人經緯故其字一大以鎭之此天之義也爾雅釋文引禮統云天之爲言鎭也神也陳也珍也說文一部天顚也顚爲人首故臣以君爲天子以父爲天妻以夫爲天詩疏引元命苞云天之言瑱案瑱義無所取當或塡字之訛天與鎭顚神陳珍塡皆疊韻爲詞塡亦或借作鎭字類聚引作天者身也盧云天與身聲相近故天竺又爲身毒也）

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也（御覽引禮統云天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所自也案此地者十三字當脫一天字宜移置天者何也之上）地者易也萬物懷任交易變化（舊本如此類聚引元命苞云地者易也言萬物懷任交易變化含吐應節故其立字土力于乙者爲地又引說題詞云地之爲言媲也承天行其義也居下爲位道之經也山陵之大非地不制含功以收生爾雅釋文引禮統云地者施也諦也應施變化審諦不設盧氏據以改此又以萬物懷任二句合下節以御覽五行類所引爲據案御覽支離蹐駁恐不足以定此）

## 右釋天地之名

始起先有太初然後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劉仲達鴻書引鉤命決云天地未分之前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有太極是爲五運形象未分謂之太易元氣始萌謂之太初氣形之端謂之太始形變有質謂之太素質形已具謂之太極廣雅釋天太初者氣之始也生于酉中清濁未分太始者形之始也生于戍中清者爲精濁者爲形太素質之始也生于亥中已有素樸而未散也此三者皆在天地未分之前也）混沌相連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然後判清濁既分精曜出布庶物施生精者爲三光號者爲五行五行生情性情性生汁中汁中生神明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列子天瑞篇云氣形質具而未離故曰渾淪渾淪詩緯引推度災云三氣未分別號曰渾淪卽謂太初太素太始三氣未分混沌相連也推度災又云上清下濁號曰天地廣雅釋天云三氣相接至于子仲剖判分離輕清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中和爲萬物列子天瑞篇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爲天重濁者爲地沖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此是清濁既分精曜出布庶物皆施生也號者二字疑衍珠林引虞喜天文論云精者爲三光爲五行五行生情性情性生斗中爲神明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此作汁中未知何解舊本自始起至此多訛脫盧據御覽補正）故乾鑿度云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陽唱陰和男行女隨也（列子天瑞篇云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詩疏引推度災云陽本爲雄陰本爲雌物本爲魂雄生八月節號曰太初行三節雄雌俱行三節而雄含物魂號曰太素案詩緯之雄生八月節卽氣之始也雄含物魂卽質始也當脫雌生九月節號曰太始行三節之文卽形之始也舊本形下衍兆字）

## 右論天地之始

天道所以左旋地道右周何以爲天地動而不別行而不離所以左旋右周者猶君臣陰陽相對之義也（文選注引元命苞云天左旋地右動占經引元命苞云地所以右轉者氣濁清少含陰而起遲故右轉迎天御覽引宋注云地生于離既不取當陽動退日少陽則亦宜右行而迎陽者受其施育而成陽也）

## 右論左右旋之象

男女總名爲人天地所以無總名何曰天圓地方不相類故無總名也（左傳昭十七年傳猶能憑依于人注人謂匹夫匹婦說文人部人天地之性最貴者也此籀文象臂脛之形列子黃帝篇云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食者謂之人是男女總名人也周禮注引書考靈燿云天以圓覆地以方載是不相類也）

## 右論天地無總名

君舒臣疾卑者宜勞天所以反常行何以爲陽不動無以行其

教陰不靜無以成其化雖終日乾乾亦不離其處也故易曰終日乾乾反覆道也（易乾九三象詞文占經引靈憲曰天體於陽故圓以動地體於陰故方以靜動以行施靜以合化乃道之實也）

右論天行反勞於地

## 日月

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行何日月五星比天爲陰故右行右行者猶臣對君也含文嘉曰計日月右行也刑德放曰日月東行（書洪範云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占經引黃帝占曰兩角之間三光之道也南三度太陽道北三度太陰道日月五星出入中道天下太平出陽多旱出陰多雨是日月五星同行也凡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循天左行一日一夜一周天一周天之外更行一度計一年三百六十五周天四分度之一故漢書律歷志冬至之日在牽牛初度春分日在婁四度夏至日在東井三十一度秋分日在角十度是也日月五星則右行日一日一度月一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其五星遲速之數具見律歷志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是相對爲行故如臣對君緯書言東行猶言右行也）

右論日月右行

日行遲月行疾何君舒臣勞也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感精符曰三綱之義日爲君月爲臣也（書疏引考靈耀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日行一度則一朞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又云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周髀算經云日月俱起建星月度疾日度遲日月相逐于二十九日三十日間而日行天二十九度餘未有定分于是三百六十五日南極景長明日反短以歲終日影反長故知之也古微書載考靈耀云日行遲月行疾何君舒臣勞也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月行二十九度半餘月一月行天一帀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過而更行二十九度半餘而與日會所會之處謂之爲辰也左疏引感精符云日者陽之精月者陰之精日陽月陰故日君月臣也故詩柏舟篇日居月諸傳云日君象月臣象也）日月所以懸晝夜者何（周髀云日猶火月）助天行化照明下地故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于日月（猶水火則月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于日所照魄光生于日所蔽故就其明之所生則月生于日就其明之所指則日照晝月照夜也）

右論日月行遲速分晝夜之象

日之爲言實也常滿有節（說文日部日實也太陽之精不虧廣雅釋天云日實也釋名釋天日實也光明盛實也大義引汁光紀云日爲陽精故日實也占經引元命苞云日之爲言實也節也含一開度立節使物咸別故謂之日言陽布散合如一御覽引禮統云日者實也形體光實人君之象）月之爲言闕也有滿有闕也所以有闕何歸功于日也三日成魄八日成光二八十六日轉而歸功晦至朔旦受符復行故援神契曰月三日而成魄三月而成時（說文月部月闕也太陰之精釋名釋天月闕也滿則闕也大義引元命苞云月者陰精爲言闕也月初未正對日故無光缺月半而與日相對故光滿十六日已後漸闕亦漸不對日也故文選注引保乾圖云日以圓照月以虧全末注全十五日時是也御覽引推度災云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體就穴鼻始萌禮運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注一盈一闕屈伸之義也繫詞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李氏易傳引虞說云三日震象出庚八日兌象見丁十五日乾象盈甲十六日巽象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消丙三十日坤象滅乙即一盈一闕之義焉故謝靈運怨曉月賦昨三五兮既滿今二八兮時缺禮記鄉飲酒義月者三日則成魄書康誥云哉生魄釋文引馬注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光朏名曰魄說文月部作霸云月始生魄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案白虎通據緯書及諸家皆以月初生明爲魄漢書律歷志則引三統術曰死霸朔也生霸望也孟康曰月二日以往明生魄死故言死魄魄月質也與此異盧據御覽四補三日成魄四字刪去十六下一日字此六句出援神契皆有額而此下所引則見今鄉飲酒義）所以名之爲星何星者精也據日節言也（類聚引說題詞云星之爲言精也陽之榮也陽精爲日日分爲星故其字日生爲星淮南天文訓日月之淫爲精者爲星辰說文晶部曐萬物之精上爲列星从晶生聲史記天官書云星金之散氣也）一日一夜適行一度一日夜爲一日剩復分天爲三十六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徑皆千里也（大義引此下有日徑千里圍三千里下于天七千里似當補入書鈔引元命苞云日月徑千里徑一者其圍三故圍三千里也御覽引徐整長歷云日月徑千里周圍三千里下于天七千里占經一引陳卓等渾天論曰日月之體形如圓丸各徑千里也）

右釋日月星之名

所以必有晝夜何備陰陽也日照晝月照夜（太元經云日以昱乎晝月以昱乎夜）

（說文日部昱日明也）

日所以有長短何陰陽更相用事也故夏節晝長冬節夜長夏日宿在東井出寅入戌冬日宿在牽牛出辰入申（尚書堯典有日中日永日短詩疏引馬注云古制漏刻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短四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鄭注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又書疏引鄭注又云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不見之漏四十五刻則鄭以晝長六十五刻夜短三十五刻晝短四十五刻夜長五十五刻晝中五十五刻夜中四十五刻高注呂氏春秋大同漢書律歷志冬至之時日在牽牛初度春分之時日在婁四度夏至之時日在東井三十一度秋分之時日在角十度若日在東井則極長八尺之表尺五寸之影冬至日在斗則晝極短八尺之表一丈三尺之影一丈三尺之中去其一尺五寸餘有一丈一尺五寸之景是冬夏往來之景也占經引張衡渾儀注云春分秋分日在黃赤二道之交中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强出卯入酉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一百八十二度少强周髀引考靈燿云分周天爲三十六頃頃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十四長日分于寅行二十四頃入于戌行十二頃短日分于辰行十二頃入于申行二十四頃御覽引考靈燿云仲春仲秋日出于卯入于酉仲夏日出于寅入于戌仲冬日出于辰入于申其言四時短長之數與此同也又引物理論曰夏則陽盛陰衰故晝長夜短冬則陰盛陽衰故晝短夜長行陽之道長故出入卯酉之北行陰之道短故出入卯酉之南春秋陰陽等故日行中平晝夜等也）

右論晝夜長短

月有小大何天左旋日月右行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月及日爲一月至二十九日未及七度卽三十日者過行七度日不可分故月乍大乍小明有陰陽也（首句舊作自大小何天道左旋日月東行盧從御覽改正古微書考靈燿云凡九百四十分爲一日二十九日與四百九十九分爲一月御覽引范子計然日月行疾疾二十九日三十日間一與日合取日之度以爲月節以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日一月行二十九度餘月一月行天一帀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過而更行二十九度半餘是日月行不齊第取日所行以爲節故有大有小也）故春秋曰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此三十日也又曰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此二十九日也（襄二十一年及二十四年文也羅氏士琳朔閏異同表云九月庚戌顓頊殷魯術得一日黃帝夏周三統得二日十月庚辰殷魯術得一日餘五術得二日又云七月甲子朔殷魯術一日黃

帝顓頊夏周三統得二日八月癸巳朔顓頊殷魯得一日黃帝夏周三統得二日案此以二十一年兩日食皆月大二十四年兩日食皆月小考羅氏所推顓頊厤得八月大九月庚戌朔殷魯厤得九月大十月庚辰朔七月小八月癸巳朔其六月小七月甲子朔與七厤皆不合）

右論月有大小

月有閏餘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十二月日過十二度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明陰不足陽有餘也故讖曰閏者陽之餘（淮南天文訓云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六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爲月而以十二月爲歲歲有餘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歲而七閏堯典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續漢律歷志引杜氏長歷云書稱六日舉全數而言其實五日四分日之一日日行一度而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有畸日官常會集此之遲疾以考成晦朔錯綜以設閏月閏月無中氣而斗指兩辰之間所以異于他月也御覽無餘字日過十二度御覽四及十七兩引皆作不匝十二度）

右論閏月

## 四時

所以名爲歲何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萬物畢成故爲一歲也尚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御覽引元命苞云歲之言遂也宋注遂出也出行事于所直長也廣雅釋言云遂畢也爾雅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注取歲星行一次左疏引孫炎云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說文步部云歲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宣徧陰陽十二月一次是孫郭並取說文爲說與此不同書鈔引元命苞云冬至百八十日春夏成夏至百八十日秋冬成合三百六十日歲數舉注舉猶備也舉全數故言三百六十日也）

右論歲

歲時何謂春夏秋冬也時者期也陰陽消息之期也（舊止春夏秋冬盧據爾雅疏補禮記祭法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注時四時也管子山權篇云數時者所以記歲也釋名釋天云時期也物之生死各應節期而止也春夏爲陽秋冬爲陰陽息于冬陰消于夏是爲陰陽消息之期也論衡難歲篇云積分爲日累日爲月連月爲時紀時爲歲古無一日分十二時之說也）四時天異名何天尊各據其盛

者爲名也春秋物變盛冬夏氣變盛春曰蒼天夏曰昊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爾雅曰一說春爲蒼天等是也（此文有訛盧疏當作爾雅曰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一說春曰昊天夏曰蒼天周禮疏引異義今尚書歐陽說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總曰皇天爾雅亦然故尚書說天有五號各有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監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蒼天謹案尚書堯命羲和欽若曰昊天總勅四時知昊天不獨春春秋左氏曰夏四月己丑孔子卒稱旻天不弔時非秋天詩疏引鄭駁異義云元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六藝之言蓋不誤也春氣博施故以廣視言之夏氣高明故以廣大言之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至尊之氣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己情所求言之耳非必于其時稱之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蒼天蒼天求天之高明旻天不弔求天之生殺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爲當順其時也此言求天猶人之說事各從其主耳若察于是則堯命羲和欽若昊天孔子卒稱旻天不弔無可怪耳案今爾雅作春爲蒼天夏爲昊天詩疏引李注春萬物始生其色蒼蒼然故曰蒼天夏萬物盛壯其氣昊大故曰昊天秋萬物成熟皆有文章故曰旻天冬陰盛在上故曰上天然則李郭本作春蒼夏昊卽白虎通前一說所據之本也一說春曰蒼天蒼昊昊字之誤卽許鄭所見之本也說文日部旻秋天也從日文聲虞書曰仁覆閔下則稱旻天又云昦春爲昦天元氣昦昦從日夰夰亦聲與異義所據之本同也）四時不隨正朔變何以爲四時據物爲名春當生冬當終皆以正爲時也（禮記鄉飲酒義東方曰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南方曰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曰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以時殺守義者也北方曰冬冬之爲言終也終者藏也是四方皆取物以爲名故不隨正朔變周禮有正月正歲正月者周正建子之月正歲卽夏正建寅之月以正爲時蓋據正歲言也）

### 右論四時

或言歲或言載或言年何言歲者以紀氣物帝王共之據日爲歲（隱元年公羊傳注歲者總號其成功之稱釋名釋天歲越也越故限也）年者仍也年以紀事據月言年春秋曰元年正月十有二月朔有朔有晦故據月斷爲年（首十二字舊脫盧據御覽補春秋曰以下亦誤盧云春秋書朔者多矣書晦惟僖十五年九月己卯晦成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此引元年正月與本意不合爾雅釋天注年取禾一熟說文禾部年穀熟也春秋傳曰大有年仍與稔通穀一年一稔故稱仍也）載之言成也載成萬物終始言之也（獨斷三代年歲之別名云載歲也言一歲莫不覆載爾雅釋天注載取物終更始書疏引孫注年載取萬物終而復始小雅廣詁云載成也）二帝言載三王言年皆謂闕闕故尚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謂二帝也又曰諒闇三年謂三王也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知闕闕（闕闕二字疑誤爾雅釋天及獨斷三代年歲之別名並云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與此三王爲年通謂之歲意異其實年載歲對文異散則通故堯典言成歲則唐虞亦稱歲商頌言歲事來辟則商亦稱歲周禮太史正歲年以敘事則周亦稱歲周書言惟十有三祀知周亦或稱祀漢書律歷志引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朔知殷亦稱年也所引書者一堯典文一見論語憲問篇檀弓喪服四制所引也春秋傳公羊文二年傳又盧据御覽改首句二帝作五帝然此下明之謂二帝也則改五不必矣）

### 右論三代歲異名

日言夜月言晦月言朔日言朝何朔之言蘇也明消更生故曰朔日晝見夜藏有朝夕故言朝也（朔蘇義詳三正篇洪範五行傳云日之朝注平旦至食時謂之朝也）

### 右論朝夕晦朔

## 衣裳

聖人所以制衣服何以爲絺綌蔽形表德勸善別尊卑也（淮南主術訓人主好黼黻文章絺綌綺繡注白與黑爲黼青與赤爲黻絺綌葛也精曰絺粗曰綌五采具曰繡是絺繡卽絺綌之有文繡者則此之絺綌卽書之絺繡也案此以絺繡爲衣服皆有蓋用今文書說御覽引書大傳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繢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繢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又曰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繢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是伏生所說五服升降之文不言粉米黼黻絺繡意以粉米黼黻衣裳並剌故五帝紀言堯賜舜絺衣卽此也史公說有日月星辰自山龍至藻火謂之文自粉米以下謂之繡與今文說同惟書疏引鄭注讀絺爲黹讀曾爲繪謂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此繡與繪各有六衣用繪裳用繡案大戴五帝德篇黃帝黼黻衣大帶繡裳御覽引尸子云君天下者黼衣九種而堯大布是黼黻亦爲衣不必如鄭氏專以黼黻爲裳也孟子盡心篇云舜被袗衣注袗畫也被畫衣黼黻絺繡也孟子之袗衣卽

（史記之絺衣以絺爲之故或亦以紵衣爲單衣也以上古始制衣服以絺綌蔽形後人雖極文猶以爲飾亦始冠用布之義也別尊卑卽山龍等五章也故漢書董仲舒傳臣聞制度文采元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所以名爲裳何衣者隱也裳者彰也所以隱形自障閉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裳上應脫衣字廣雅釋器云衣隱也衣隱一音之轉故中庸壹戎殷注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冑與殷隱同聲釋名釋衣服云衣依也人所依以芘寒暑也說文衣部衣依也皆望文生義釋名又云裳鄣也所以自障蔽也所引易曰者易繫詞傳文）何以知上爲衣下爲裳以其先言衣也詩曰褰裳涉溱所以合爲下也（李氏易傳引九家易注衣取象乾居上覆物裳取象坤在下含物又虞注乾爲治在上爲衣坤在下爲裳乾坤萬物之蘊故以象衣裳續漢輿服志乾巛有文故上衣元下裳黃是上爲衣下爲裳也所引詩鄭風褰裳文以言涉知裳在下也）弟子職言摳衣而降也名爲衣何上兼下也（管子弟子職云已食者作摳衣而降又禮記曲禮云兩手摳衣又云摳衣趨隅摳衣卽論語鄉黨之攝齊是皆謂裳也得名之衣者以衣裳對別散則通故鄭風素冠云庶見素衣兮箋素衣者謂素裳也上得兼下故也）

右總論衣裳

裘所以佐女功助溫也（舊本盧據初學記補詩七月取彼狐狸爲公子裘箋云言此者時寒宜助女功也）古者緇衣羔裘黃衣狐裘禽獸衆多獨以狐羔何取其輕煖因狐死首邱明君子不忘本也羔者取其跪乳遜順也（舊本自禽獸衆多上亦脫盧據初學記補論語鄉黨篇云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詩疏引鄭注羔裘諸侯視朝之服狐裘溫裕而已案五冕之服同用羔裘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注大裘黑羔裘也天子以下田獵亦用黑羔裘司服云凡田冠弁服注冠弁委貌與諸侯朝服同知亦用諸侯視朝之服也其天子視朝諸侯朝天子卿大夫聘問並服狐白裘士則麛青裘禮記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云士不衣狐白是也卿大夫但不得用錦衣耳其兵事則服黃狐裘定九年左傳晳幘而衣貍製是也兵事服韎韋之衣裘象衣色知服黃也狐死首邱檀弓文羔跪乳養具上瑞贄篇但此下言天子狐白則諸侯而下皆不得服狐白裘矣與禮經異制）故天子狐白諸侯狐黃大夫狐蒼士羔裘亦因別尊卑也（淮南說山訓云夫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堂又云天子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掇之衆白也似唯天子得服狐白矣此亦宜爲成語晏子春秋景公時雨雪三日公衣狐白之裘又云景公賜晏子狐白裘晏子不受知當時諸侯亦僭服之矣又考論語述孔子之服云黃衣狐裘定九年左傳晳幘而衣貍製襄四年左傳臧之狐裘兵事用韎韋衣裘之色必相稱則黃衣明矣則黃狐不必諸侯也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褎注君子大夫士也則狐裘不必大夫也皆與禮文不同各有所授無庸強同皇侃引此文說玉藻宜爲正義所非大夫下狐字舊脫盧據玉藻疏補）

右論裘

所以必有紳帶者示敬謹自約整也續繒爲結于前下垂三分身半紳居二焉（說文巾部帶紳也男子鞶帶婦人鞶絲象繫佩之形必有巾從巾釋名釋衣服帶蔕也著于衣如物之繫蔕也禮記少儀葛絰而麻帶注帶所以自約束也喪服小記齊衰帶注帶所以持身也禮記玉藻云并組約用組又云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注三分帶下而三尺則帶高于中也以帶齊身中故此以爲三分身半也盧云身半疑誤當從玉藻作帶下）男子所以有鞶帶者示有金革之事也（禮記內則男鞶革注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詩云垂帶如厲左傳桓二年云鞶厲游纓注鞶大帶厲大帶之垂者禮疏引服注同此以鞶帶爲一物當與服杜義同也大元格云裳格鞶鉤渝注革帶曰鞶又廣雅釋器軒謂之鞶然則革帶以革爲之又法言寡見篇曰今之學者獨爲革藻也又從而繡其鞶帨知古正用革以示有金革之事後人則但存鞶之名而失其意矣）

右論帶

所以必有佩者表德見所能也（續漢輿服志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前漢五行志佩衷之旗也注佩所以表中心初學記引三禮圖云凡玉佩上有雙衡衡長五寸博一寸下有雙璜璜徑三寸衝牙蠙珠以納其間上下爲衡半璧爲璜中横以衝牙以蒼珠爲瑀周禮注引詩傳云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禮記玉藻古之君子必佩玉左徵角右宮羽注比德也又云故君子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是佩所以表德佩有二有德佩玉佩是也有事佩木燧大觿之屬是也故玉藻云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謂世子君在不敢以德自表故結左玉佩而設右事佩也卽此所云見所能也御覽六百九十二作表意見所能）故循道無窮則佩環（禮記玉藻孔子佩象環五寸注環取可循而無窮莊子齊物論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注是非反覆相尋無窮謂之環以環取義于還故也御覽六百九十二循作修）能本道德則佩琨（說文玉部琨石之美者從玉昆聲虞書曰揚州貢瑤琨或從貫作瑱文選思元賦獻環琨與琛納兮舊注琨璧也與環並稱知亦美玉可比德者也御覽本作）

（大與初學記同後漢書注琚作璜當從之）能決嫌疑則佩玦是以見其所佩卽知其所能論語曰去喪無所不佩（左氏閔二年傳玦離注玦示當決斷御覽引王隱晉書曰禮能使決疑者佩玦蓋皆古禮說也莊子故說苑修文亦云能治煩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韘能正三軍者搢笏衣必荷規而成矩負繩而準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容貌而行能得所定矣與此詳略互見儒者受佩玦者事至而斷說文玉部玦玉佩也九歌注先王所以命臣之瑞故與環則還與玦則去亦取其決斷也詩芄蘭童子佩韘箋韘玦也音義本又作決案此三句當有成語又舊本知其所能上三十三字脫盧據御覽補所引論語鄉黨文也）天子佩白玉諸侯佩元玉大夫佩水蒼玉士佩瓀文石（禮玉藻有其文小字本元本俱作諸侯佩山元玉與玉藻文合玉藻又有世子佩瑜玉句在士佩句上此亦脫去當補入）佩卽象其事若農夫佩其耒耜工匠佩其斧斤婦人佩其鍼縷亦佩玉也（末四字舊脫盧據初學記補此卽事佩也農夫以耒耜為事工匠以斧斤為事婦人以鍼縷為事故卽以之為佩也禮記內則婦人右佩箴管線纊施縏袠大觿木燧是也又云男女未冠笄者皆佩容臭注為近尊者給小使也又云子事父母左右佩用注必佩者備尊者使令也皆此以事佩禮記玉藻所云右設佩是也）何以知婦人

亦佩玉詩云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鄭風同車文也詩人述孟姜之事故知婦人佩玉也列女傳賢明篇禮樂師擊鼓以告旦后夫人鳴佩而去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見南子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通典引劉向說曰古者天子至于士王后至于命婦必佩玉尊卑各有其制是則自庶人而下始無佩玉以無德可象也）

右論佩

## 五刑

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何所以佐德助治順天之度也故懸爵賞者示有所勸也設刑罰者明有所懼也（周禮目錄云刑者所以驅恥惡納人于善道也繁露天辨在人篇云刑德之輔也後漢郎顗傳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又豫彖傳則刑罰淸集解引虞注坎為罰兌為刑是順天之度故刑以秋冬也莊子天道篇云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注賞罰者卽失德之報也御覽六百二十六又六百四十五兩引此文皆無佐德二字書鈔引刑罰作刑法）傳曰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明刑應世以五（周禮保氏疏引鉤命決之文也易繫詞傳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是三皇無文也初學記引書傳唐虞象刑而民不犯漢武紀元光元年詔曰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墨子云畫衣冠而民不犯是五帝畫象也三王明刑司圜疏引作肉刑荀子正論篇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漢書刑法志禹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薄于唐虞也是三王肉刑也）五刑者五常之鞭策也（書堯典象以典刑史記注引馬注云言咎繇制五常之刑周禮大司寇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鄭司農云任謂朋友是五刑者因五常而設也後漢虞詡傳刑罰者人之銜轡注刑罰者人之鞭策也）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大辟法水之滅火宮者法土之壅水臏者法金之刻木劓者法木之穿土墨者法火之勝金（大義引周書曰五行相剋而作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火能變金色故墨以變其肉金能刻木故剕以去其骨節木能剋土故劓以去鼻土能塞水故宮以斷其淫水能滅火故大辟以絕其生命御覽引禮統云劓刑法木勝土決其皮革也臏刑法金勝木去其節目也臏卽剕也以上盧據書鈔補唯少墨者法火之勝金一句御覽六百四十入墨取法火之勝金也金得火亦變而墨也今約其文從上例以足之御覽又引劓法木之穿土也去鼻亦孔見可知此處闕文甚多）五帝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

劓者以赭著其衣犯臏者以墨蒙其臏處而畫之犯宮者履雜扉犯大辟者布衣無領（此節舊脫盧據初學記後漢書注諸書補此今文書說也書鈔引書大傳云唐虞象刑犯墨者蒙皂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臏者以墨幪其臏處而畫之犯大辟者布衣無領白帖引書又云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人恥是也周禮疏引孝經緯云上罪墨幪赭衣雜屨中罪赭衣雜屨下罪雜屨而已其說畫象所用微異御覽引慎子云有虞氏之誅以幪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屨當刖以艾韠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鄭注周禮司圜云弗使冠飾者著墨幪若古之象刑歟知鄭氏亦信象刑之說也）科條三千者應天地人情也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屬二百宮辟之屬三百腓辟之屬五百劓墨辟之屬各千張布羅眾非五刑不見（孝經五刑篇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大義引刑德放云大辟刑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是此用尚書家說也若周禮說則不然司刑職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五五二千五百科蓋穆王去周初已百餘年故又有增損也江氏聲集注音疏云墨劓倍于其初宮與大辟皆減焉以是差之輕于周禮矣此穆王詳刑之意也其春秋說亦同呂刑公羊疏引元命苞云墨劓辟之屬各

（千腓辟之屬五百宮辟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是也又鄭注司刑云夏刑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則變焉然則鄭以呂刑序訓夏贖刑故以彼所據者爲夏刑周公承殷衰亂之季故變夏刑從重穆王承平既久又改就夏刑從輕焉小字本腓作臏下腓者亦作臏者與書鈔所引同又劓墨辟之屬各千小字本無辟字）劓墨何其下刑者也（盧云此下有脫文當以剕宮爲中刑大辟爲上刑又引鄭注大傳云上刑易三中刑易二下刑易一輕重之差又引鈞命決國上罪墨蒙赭衣雜屨中罪赭衣雜屨下罪雜屨此所謂易一易二易三之差理或然也此割宮當爲宮割本宮刑也列女傳貞順篇士庶人外淫者宮割鄭注文王世子曰宮割臏墨劓刖皆以刀鋸刺人體也又曰宮割淫刑也又注孝經曰科條三千謂劓墨宮割臏大辟男女不以義交者宮割皆甫刑也又云小字本作割宮在其中刑者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曰堯典正義引夏侯等書作猶宮劓割頭庶剠宮劓割當作宮割劓此甫刑正文也）墨者墨其額也（司刑注引書大傳云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言者其刑墨史記周本紀墨作黥說文黑部黥墨刑在面也重文作剠鄭注周禮司刑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刑德放曰豕鹿者笮人類也黥者馬羈笮人面也見御覽又引鄭注豕鹿黥皆先以刀笮傷人墨幣其中然則墨刑在面爲黥在額爲豕鹿也）劓者劓其鼻也（書傳云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奸宄盜攘傷人者其刑劓說文刀部劓刑鼻重文作劓鄭注司刑云劓截

鼻也）腓者脫其臏也（書傳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爾雅釋詁剕刖也說文作跀云跀斷足也史記周本紀漢書刑法志與書傳同作臏蓋本今文也說文骨部髕厀耑也然則脫其髕謂髕傷其厀耑之骨也公羊疏引鄭駁異義云皋陶改臏爲剕呂刑有剕周改剕爲刖又司刑注刖斷足也剕刖並輕于髕矣案鄭氏從古文作剕故以剕髕爲二此兼用今古文故文從古文而訓從今文孟康注漢志以爲刖左右趾則又以髕爲剕也）宮者女子淫執置宮中不得出也丈夫淫割去其勢也（大傳說男女不義處者其刑宮司刑注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于宮中漢書晁錯傳除其陰刑注張晏曰宮刑也宮即詩召旻之椓箋云椓椓毀陰也又呂刑述苗民之刑有椓書疏引夏侯等書作宮是也詩疏引鄭呂刑注云椓謂椓破陰椓即斀之假借說文攴部斀去陰之刑也引周書刖劓斀黥此古文也御覽刑法部引刑德放曰宮者女子淫亂執置宮中不出割者丈夫淫割其勢也故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云出也下亦當有割者二字此釋宮割二字之義皆同書緯文也後人以今本尚書有宮無割故刪割者二字也若然婦人有刑矣襄十九年左傳言婦人無刑者彼疏引服注云婦人從人者也故不爲制刑及犯惡從男子之刑也意謂女子自犯淫外皆從男子刑也）大辟者謂死也（大傳云降畔賊劫略奪攘竊虔者其刑死禮記文王世子云某之罪在大辟是大辟死罪也）

---

右論刑法科條

刑不上大夫何尊大夫（此今禮說也禮疏引異義云禮戴說刑不上大夫古周禮說士尸肆市大夫尸肆諸朝是大夫有刑謹案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無刑不上大夫之事駮曰凡有爵者與王同族適甸師氏令人不見是以云刑不上大夫則許氏從周禮說鄭氏合今禮古禮爲說也故易鼎其刑渥集解引九家鄭虞並作刑剭詩疏引鄭注云屋中刑之又司烜氏邦若屋誅鄭讀如其刑剭之剭也鄭意以刑不上大夫不過令人不見其刑所以尊有爵周人貴貴故也公羊宣元年注古者刑不上大夫蓋以爲摘巢毀卵則鳳皇不翔剝胎焚夭則麒麟不至刑之則恐俟刑賢者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故有罪放之而己所以尊賢者之類則今文春秋家直以大夫無刑與鄭氏說異此引今禮爲主而以刑爲譏答之刑爲或說知亦與何休說同也）禮不下庶人欲勉民使至於士（御覽引異義謹案周禮說五王摯自公卿以下執禽尊卑有差也禮不下庶人工商又無朝儀五經無說工商有摯此許氏用戴禮雖周禮蓋古禮以禮可及庶人但不必責其趨走之儀耳故曲禮注云爲其遽于事且不能備物是也）故禮爲有知制刑爲無知設也庶人雖有千金之幣不得服刑不上大夫者據禮無大夫刑（曲禮疏引云禮爲有知制刑爲無知設謂酬酢之禮不及

庶人勉民使至於士也故士相見禮云庶人見于君不爲容進退走是也盧云此段容有正義取增改案不得服下有脫文當是不得弗服刑也）或曰撻笞之刑也（此古說也漢書賈誼傳云故古者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穢汙姑婦姊姨母男女無別者不謂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其有罪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者聞譴訶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其罪爾上弗使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弗使人頸盩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之也是大夫有罪得加刑但不得撻笞以辱之又階級篇云廉恥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僇辱是以係縛榜笞髡刖黥劓之罪不及士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故儒行云士可殺而不可辱魯語薄刑用鞭朴以威民也是也曲禮疏引鄭答張逸云謂所犯之罪不在夏三千周二千五百之科不使賢者犯法也蓋輕[illegible]）禮不下庶人者謂酬酢之禮也（周禮大宗伯六摯庶人執鶩工商執雞又禮記曲禮云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然則庶人亦及禮矣儀禮士相見禮云庶人見于君不爲容進退走禮疏引鄭答張逸云非是都不行禮但以其遽務不容能備之故不著于

（經文三百三千耳其有事則假士禮以行之也是禮不下庶人止指酬酢之禮明矣蓋周禮止時王之制戴禮雜先代之制故說者各異焉）

右論刑不上大夫

夏曰夏台殷曰牖里周曰囹圄（據北堂書鈔引補意林引風俗通曰夏曰夏台殷曰羑里周曰囹圄與此名同初學記引博物志云夏曰念室殷曰動止周曰稽留則異又公羊疏引博物志以齊刑人之地曰因諸鄭志崇精問云獄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囹圄何代之獄焦氏荅曰月令秦書則秦獄名也漢曰若盧魏曰司空是也則說又不同）古者刑殘之人公家不出大夫不養士與遇路不與語放諸墝埆不毛之地與禽獸為伍（禮記曲禮云刑人不在君側注為怨恨為人害也襄二十九年閽弑吴子餘祭公羊傳閽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謂之閽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何注不言其君者公家不畜士庶不友放之遠地欲去聽所之故不繫國不繫國故不言其君然則公羊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何氏即據殷禮以譏吴子爾若周制則周禮掌戮云墨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是周家之畜刑人與夏殷異也鹽鐵論周秦篇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殛而辱後世故無賢不肖莫不恥也禮記王制云刑人于市與衆棄之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不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亦今禮說也此舊說盧據曲禮疏補）

## 五經

孔子所以定五經者何以為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陵遲禮樂廢壞強陵弱衆暴寡天子不敢誅方伯不敢伐閔道德之不行故周流應聘冀行其道德自衛反魯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經以行其道（史記孔子世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追述三代之禮序書傳禮記語魯太師樂禮樂自此可得而述又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卦文言又曰乃因史記作春秋十二公據魯親周約其文詞而指博漢書劉歆傳歆移書太常博士曰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論語子罕篇云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反魯後追定五經也）故孔子曰書曰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也（論語為政文漢石經乎作于蓋魯論舊皆以惟孝絕句集解引包注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詞初學記御覽俱述論語孝乎惟孝晉夏侯湛兄弟誥潘岳閒居賦梁元帝劉孝綽墓誌銘文選任獨孤及李府君墓誌銘王利貞石浮圖頌皆同又華嶠劉平江革傳序曰此所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也是古本政下有也字者小字本元本亦作以）孔子未定五經如何周衰道失綱散紀亂五教廢壞故五帝之經咸失其所象易失理則陰陽萬物失其性而乖設法謗之言並作書三千篇作詩三百篇而歌謠怨誹也（盧云設法謗以下文有訛脫意謂孔子未定之前書則設誹謗之言詩則歌謠怨誹之詞當更有禮樂失所之語）

右論孔子定五經

已作春秋復作孝經何欲專制正（公羊序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疏引鉤命決云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哀十四年疏引曰某以匹夫徒步以制正法以春秋屬商以孝經屬參御覽引鉤命決又云子曰吾作孝經以素王無爵祿之賞斧鉞之誅故稱明王之道石臺孝經序疏引孝經緯云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盧云正下當有法字）於孝經何夫孝者自天子下至庶人上下通孝經者（孝經者以下文有訛孝經疏引援神契云天子孝曰就就者成也諸侯孝曰度度者法也卿大夫孝曰譽譽之為言名也士孝曰究究者以明審為義庶人孝曰畜畜者含畜為養又孝經開宗明義章並載自天子至庶人之孝是其上下通也）夫制作禮樂仁之本聖人道德已備弟子所以復記論語何見夫子遭事異變出之號令足法（此處文亦多訛脫不可曉論語疏引鄭氏序云論語者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定書以八寸策漢書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荅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足舊譌作失小字本作之法案下條失為人法矣小字本失作足與此互譌故定作足法）

右論孝經論語

文王所以演易何商王受不率仁義之道失為人法矣已之調和陰陽尚微故演易使我得率至于太平日月之光明則如易矣（易繫辭傳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易疏引鄭注云文王囚而演周易又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集解引虞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矣故周之盛德紂窮否在上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終以焚死故殷之末世也又上九家注云西伯勞謙殷紂驕暴臣子之）

（禮有常故創易道以輔濟君父者也漢書藝文志至于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効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

右論文王演易

伏羲作八卦何伏羲始王天下未有前聖法度故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象萬物之情也（易繫詞傳文今本象作類據此知重卦不始於伏羲故御覽引帝王世紀曰庖羲氏作八卦神農重之爲六十四卦也）

右論伏羲作八卦

經所以有五何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孔叢子執節篇經者取其可常也可常則爲經矣詩小旻匪大猷是經傳經常也韓詩外傳引孟子云常之爲經經有五常亦有五故爲有五常之道也）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人情有五性懷五常不能自成是以聖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禮記樂記樂樂其所自生又郊特牲云樂陽氣也東方陽屬仁故樂爲仁也荀子勸學篇云書者政事之紀書中所載是非邪正讀之可決斷事故書爲義也荀子勸學篇云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書鈔引六藝論禮序尊卑之制崇敬讓之節故爲禮也管子山權數篇易者所以守吉凶成敗也禮疏引六藝論易者陰陽之象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生也讀之則可知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道故易爲智也管子山權數篇詩者所以紀物也荀子儒效篇云詩者言是其志也詩疏引說題詞云在事爲詩言志在心不可知發諸言則信而可知故詩爲信也）

右論五經象五常

五經何謂易尚書詩禮春秋也禮經解曰溫柔寬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詞比事春秋教也（以易尚書詩禮春秋爲五經與上異蓋兼存兩說也文選郭有道碑遂考覽六經注五經及樂經也又劇秦美新云制成六經注經有五而又有樂故云六經也是杳以易書詩禮春秋爲五經并樂爲六經御覽引說題詞則以詩書易禮孝經爲五經案古無六經之名自莊子有六經者聖人之糟粕之論後人言五經六經者紛紛焉蓋謂易書詩禮樂爲五經者此先秦之說以時春秋有二孔子未修之春秋則藏于祕府人莫能習孔子已修之春秋傳諸弟子亦未著于竹帛也自秦焚書樂經散亡因并春秋爲五經故漢世五經博士止易詩書禮春秋也御覽引云五經何謂也易尚書詩禮樂也古音以易詩書禮樂春秋爲六經至秦焚書樂經亡今以易書詩禮春秋爲五經又禮有周禮儀禮禮記曰三禮春秋有左氏公羊穀梁曰三傳與易詩書通數亦謂之九經案古者以下不類白虎通語恐誤衍他書語也又淮南泰族訓云溫惠滔亘者詩之風也純元敦厚者書之教也淸浮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揖讓者禮之爲也寬和簡易者樂之化也剌譏辨議者春秋之靡也與經解異周氏廣校云初學記引云五經易尚書詩禮樂也無春秋字有樂字其注云古以易書詩禮樂春秋爲六經至秦焚書樂經亡今以易書詩禮春秋爲五經據此則白虎通之五經不當有春秋字禮經解云云疑後人寫入書鈔所引與初學記同案初學記注郎御覽所誤引此下明言春秋何常也云云則白虎通自有春秋人五經也小字本寬作敦不避宋光宗諱也）

右論五經之教

春秋何常也則黃帝以來何以言之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理萬民以察後世聖人謂五帝也（盧云此明黃帝以來也有史記事故春秋爲常道何休曰古者謂史記爲春秋案墨子明鬼篇云吾見百國春秋又云著在周之春秋燕之春秋齊之春秋宋之春秋又國語晉語司馬侯云羊舌肸習于春秋又楚語申叔時論傳太子之法曰教之春秋禮坊記云魯春秋記晉喪曰莊七年公羊傳不修春秋曰昭二年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是皆孔子以前未修之春秋也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左史所記則尚書家是也右史記事則春秋家是也所引易者繫辭下傳文集解引虞注後世聖人謂黃帝堯舜知後世聖人謂五帝也）傳曰三皇百世計神元書五帝之世受錄圖史記從政錄帝魁已來除禮樂之書三千二百四十篇也（書璇璣鈐文也文選注引璇璣鈐云孔子曰五帝出受錄圖又書疏引璇璣鈐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史記注引作三千三百三十篇盧云豈未除禮樂之書故與）

右論書契所始

商城楊鐸校

# 白虎通疏證十

句容陳立

## 嫁娶

人道所以有嫁娶何以爲情性之大莫若男女男女之交人倫之始莫若夫婦易曰天地氤氳萬物化湆男女構精萬物化生（禮記禮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易序卦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集解引虞注泰已有男否三之上反而成咸艮爲男兌爲女故有男女咸反成恒震爲夫巽爲婦故有夫婦咸上復乾成遯乾爲父艮爲子故有父子是人倫之始莫若夫婦也故漢書匡衡傳匡衡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首也所引易繫詞傳文說文無氤氳字王本作絪縕說文作壹壺蓋孟氏易也虞氏易本亦作壹壺云謂泰上也先說否否反成泰故不說泰天地交萬物通故化湆泰初之上成損艮爲男兌爲女故男女構精乾爲精損反成益萬物出震一故萬物化生也或作烟煴蔡邕注典引云烟烟煴也陰陽和一相扶兒也張載注魯靈光賦云烟煴天地之蒸氣也思元賦舊注烟煴和貌是也鄭本構作覯詩疏引鄭注云覯合也男女以陰陽合其精氣故能化生是也倫舊作情從御覽改）

人承天地施陰陽故設嫁娶之禮者重人倫廣繼嗣也禮保傅記曰謹爲子嫁娶必擇世有仁義者（後漢曹世叔妻傳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宏義人倫之大節也禮記昏義云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大戴保傅云謹爲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仁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卽此所據文也）禮男娶女嫁何陰卑不得自專就陽而成之故傳曰陽倡陰和男行女隨（所引傳易緯乾鑿度文也鄭風丰序云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後漢荀爽傳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也）

### 右總論嫁娶

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何遠恥防淫泆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又曰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孟子滕文公云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禮記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注見媒往來傳婚姻之言乃相知姓名詩召南序野有死麕惡無禮也箋云無禮者謂不由媒妁也僖十四年公羊傳季姬及鄫子遇於防使鄫子來朝注禮男不親求女不親許魯不防正女乃使要遮鄫子淫泆使來請己與禽獸無異士昏禮云昏禮下達注達通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昏必由媒交接設紹介皆所以養廉恥也卽防淫遠恥之義也所引詩齊風南山文傳必告父母廟箋云議於生者卜於死者則父母在時告於父母父母沒則告於廟無廟則于寢矣孔叢嘉言云父母在則宜圖婚若已殁則己之娶必告其廟詩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禮坊記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注重男女之會所以遠別之于禽獸也有幣者必有媒有媒者不必有幣仲春之月會男女之時不必有幣注又云言取妻之法必有媒如伐柯之必須斧也取妻之道必告父母如樹麻當先易治其田故詩以蓺麻如之何喻娶妻也）

### 右論嫁娶不自專

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何陽數奇陰數偶也男長女幼者何陽道舒陰道促（此戴禮今文書說也詩疏引異義今大戴禮說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天子以下及庶人同禮又左氏說人君十五生子禮三十而娶庶人禮也謹案舜生三十不娶謂之鰥禮文王世子云文王十五生

武王武王有兄伯邑考在故知人君早娶所以重繼嗣鄭元不駁周禮疏引書大傳云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此未明天子諸侯之異知與戴禮說同也陽數奇陰數偶易繫詞傳下文集解引虞注陽卦一陽故奇陰卦二陽故偶也兩何字兩道字一也字盧據通典注及御覽補）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盈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故禮內則曰男三十壯有室女二十壯而嫁（周禮媒氏云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鄭注二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案易疏引鄭氏說卦傳注云天地之數備于十乃三之以天兩之以地而倚託大衍之數五十也大戴本命云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于五也注合于五十易繫詞傳大衍之數五十是也周禮疏引聖證論云王肅曰周官云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謂男女之限嫁娶不得過此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而行之所以奔者不禁前賢有言丈夫三十不敢不有室女子二十不敢不有其家家語孔子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血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聞禮男三十而有室女二十而有夫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亦不是過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道女子十五而許嫁有適人之道于此以往則自昏矣然則三十之男二十之女言其極法耳馬昭難曰禮記本命篇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於中節太古男五十而有室女三十而嫁何書大傳曰男

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通乎織紝紡績之事黼黻文章之美不如是則上無以孝於舅姑而下無以事夫養子穀梁傳曰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尹更始曰男三十而娶女十五許嫁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經有夫姊之長殤舊說三十而娶而有夫姊之長殤者關盛衰一說關畏厭溺而殤之盧氏以爲衰世之禮也案如馬說則中古上古各有升降國語越語以男二十而娶女十七而嫁爲極數則衰世人情澆漓故又早于中古也范甯穀梁文十二年傳注謂禮爲夫之姊妹服長殤年十九至十六此又士大夫之禮通典五十九男女婚嫁年紀議云三十二十而嫁娶者周官云掌萬民之判卽衆庶之禮也服經爲夫姊之長殤士大夫之禮也左傳國君十五而生子禮也義或然也說文巳部包象人裹妊巳在中象子未成形也元氣起于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于巳爲夫婦裹妊于巳巳爲子也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也又淮南氾論訓禮三十而娶注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分時俱生于子男從子左數行三十年立于巳女從子右行二十年亦立于巳合夫婦故聖人因是制禮使男三十女二十男子自巳數左行十得寅故人十月而生于寅女自巳數右行十得申亦十月而生于申是則兩漢經師皆以三十二十爲嫁娶正年家語乃王肅私造以難康成不足據也）七歲之陽也八歲之陰也七八十五陰陽之數備有相偶之志故禮記曰女子十五許嫁笄而字禮之稱字陰繫于陽所以專一之節也陽尊無所繫（說文七部七陽之正也從一微陰從中衺出也管子五行注七少陰之數易家以九七爲陽六八爲陰故七爲陽八爲陰也禮內則十有五年而笄公羊僖九年伯姬卒傳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笄而字之注笄者簪也所以繫持髮象男子飾也服此者明繫屬於人所以養貞一也又曲禮女子許嫁纓注女子許嫁繫纓有從人之端儀禮昏禮主人入親脫婦纓注婦人十五許嫁笄而醴之因著纓明有繫也蓋五采爲之又禮記內則云婦事舅姑衿纓注婦人有纓示繫屬也亦取陰繫于陽之義也）陽舒而陰促三十數三終奇陽節也二十再終偶陰節也陽小成於陰大成於陽故二十而冠三十而娶陰小成於陽大成於陰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也（政和禮引石渠禮議云偶數起于二終於二十陰數之偶也故二十而冠謂小成也又通典引禮議云戴聖云男子陽也成於陰公羊疏引異義禮戴說亦云男子陽也成於陰故二十而冠則此亦禮戴說借石渠全文無考耳）一說二十五繫者就陰節也春秋穀梁傳曰男二十五繫心女十五許嫁感陰陽也（二十五繫者九字舊衍在陽舒而陰促上案宜在此乃與上文說異所引穀梁傳今無其文蓋穀梁說也）陽數七陰數八男八歲毀齒女七歲毀齒陽數奇故三三八二十四加一爲二十五繫心也陰數偶故再成十四加一爲十五故十五許嫁也各加一者明其專一繫心所以繫心者何防其淫泆也（韓詩外傳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齠十六而精通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齔齒十四而精化是故陽以陰變陰以陽變大戴本命亦云故陰以陽化陽以陰變故男以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女七月生齒七歲而毀齒陽數三陰數二更加一爲繫心于一故男二十五繫心女十五繫心也此亦宜穀梁家說列女傳魏曲沃負篇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所以開善遏淫也）男子幼娶必冠女子幼嫁必笄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此文脫據御覽七百十八補此蓋別一說不拘男三十女二十者也如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故人君十二而冠是也禮曰文見禮記雜記儀禮昏禮記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先儒論笄禮有二賀瑒謂許嫁者主婦爲之著笄女賓以醴禮之未許嫁而笄婦人禮之無女賓賈疏謂未許嫁而笄無主婦女賓使婦人而已又謂許嫁者用醴禮之未許嫁者當用酒醴之蓋謂許嫁而笄主婦當戒外姻爲女賓使著笄而遂禮之未許嫁者則不戒女賓而自以家之諸婦行笄禮故鄭注昏禮記云使主婦女賓執其禮謂許嫁者也雜記所言執其禮明未許嫁者也）

### 右論嫁娶之期

禮曰女子十五許嫁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以雁爲贄納徵用玄纁不用雁也（此約昏禮文昏禮經曰納采用雁又云賓執雁請問名又云納吉用雁如納采禮又云請期用雁又云賓執雁從至於廟門揖入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是自納徵外皆用雁也又云納徵用元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是納徵不用雁也儀禮疏引鈎命决云五禮用雁是也）贄用雁者取其隨時而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時也（公羊莊二十二年注凡婚禮皆用雁取其知時候也昏禮注用雁爲贄者取其順陰陽往來也古微書說題詞云雁之言[illegible]陽動也）又是隨陽之鳥妻從夫之義也（書禹貢陽鳥攸居史記注引鄭注云陽鳥鴻雁之屬隨陽氣南北淮南時則訓云仲秋[illegible]候雁來注亦時候雁從北漠中來過周雒南至彭蠡也[illegible]陽之義也）又取飛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禮長幼有序不相踰越也（穀梁莊廿四年傳羔雁雉腒注取其知時飛翔有行列也士相見禮注同）又昏禮贄不用死雉故用雁也（昏禮云贄不用死皮帛必可制書堯典云二生一死摯公羊疏引鄭注云羔雁生也卿大夫所

（執雉死士所執也是雉爲死故昏禮不用也）納徵元纁束帛離皮元三法天纁二法地也陽奇陰偶明陽道之大也離皮者兩皮也以爲庭實庭實偶也禮昏經曰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雁納徵用元纁束帛離皮（昏禮注用元纁者象陰陽也束帛十端也周禮曰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儷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爲庭實皮鹿皮公羊莊二十二年注唯納徵用元纁束帛儷皮元纁取其順天地也儷皮者鹿皮所以重古也士大夫以元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是也庶人止用緇故周禮言純帛注婦人陰故用純是也隱元年公羊注亦云束帛謂元三纁二元三法天纁二法地也離儷通曲禮離坐離立注離兩也是也禮言納徵春秋言納幣者公羊莊二十二年注春秋質也路史注引離皮雙皮也婚禮薦皮爲可娶服不忘本也）納徵詞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離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上某者壻名也下某者壻父名也下次某者使人名也女之父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納采詞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對曰某之子蠢愚又不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皆納昏禮記文記云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注某壻名又云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注某壻名也某也使名也又云對曰某之子蠢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注對曰擯出納賓之詞某女父名也此納采之詞又云納徵也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盛氏世佐曰致命之詞宜在敢不承命之後按白虎通引無致命詞或班氏所見本在敢不承命後也禮記曲禮非受幣不交不親昏禮女子許嫁注許嫁已受納幣禮也是六禮皆以納徵爲斷也）

### 右論贄幣

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綏者何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心也（此今禮今春秋說也禮疏引異義禮戴說天子親迎春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禮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上卿臨之謹案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說詩疏引鄭駮之云太姒之家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親迎於渭即天子親迎之明文蓋天子雖尊其于后妃夫婦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乎此言親迎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社稷主非天子則誰乎是鄭駮與此同用今經師說也公羊隱二年紀履緰來逆女傳譏始不親迎也注禮所以必親迎者示男先女也禮記郊特牲云男子親迎男先於女也荀子大略篇云易之咸見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是陽下陰之義也易咸卦詞云取女吉集解引鄭注其於人也嘉會禮通和順於義幹事能正三十之男有此三德以下二十之女正而相親說娶之則吉是得歡心之義也下心字衍文授綏者儀禮昏禮云壻御婦車授綏注壻御者親而下之綏所以引升車者禮記郊特牲曰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昏禮注引曲禮僕人之禮必授人綏壻如僕人故爲陽下陰也）必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泆也（禮記昏義云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詩同車云有女同車鄭云女始乘車壻御輪三周御者代壻又韓奕云韓侯顧之毛傳顧曲顧道義也盧云防淫泆句疑案毛公云道義謂道之以義則此防淫泆之意也故禮記坊記云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注舅姑妻之父母也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父戒女曰夙夜無違母戒曰毋違宮事詩東門之楊序言親迎女不至又丰序云男行而女不隨皆淫泆之事也昏禮不言曲顧文未具也列女傳齊孝公迎華氏之長女孟姬於其父母三顧而出親授之綏自御輪三周曲顧姬是也說苑修文篇云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于堂拜諸母于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較爲詳備）詩云文定厥祥親迎於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詩大明文也傳天子造舟彼疏引王基說云自殷以前質畧未有造維方特之制周公制禮因文王敬太姒重初昏行造舟遂即制之以爲天子之禮尊卑之差然則文王前未有造舟之制因文王用造舟遂定爲天子之制亦猶皐門應門太王第用爲諸侯之門後世遂即制爲天子之禮也）禮昏經曰賓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房中降自西階壻御婦車授綏（今昏禮無房中二字注云賓升奠雁拜主人不拜答明主爲授女耳案隱二年公羊注夏人逆于庭殷人逆于堂周人逆于戶此時北面奠雁當在房戶之外當楣北面則此所據昏禮或有房中文也詩著云俟我於著乎而傳門屏之間謂之著箋云待我於著謂從君子而出至於著君子揖之時也又下俟我於庭乎而箋云待我於庭謂揖我於庭時下俟我於堂不言揖則堂上無揖矣蓋奠雁再拜後婦從壻降自西階故於時無揖主人不降送其升輿當在於著時也詩葛屨傳云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也士昏禮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是婦至門亦有夫揖禮也按說苑修文篇又云親迎其禮云何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日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腆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

（女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然則親迎時不僅奠雁矣又案此宜專謂士禮若天子則宜無北面再拜諸禮矣）

## 右論親迎

遣女於禰廟者重先人之遺體不敢自專故告禰也（公羊隱二年注于廟何告本也下引書傳又云夏后氏逆于庭殷人逆于堂周人逆于戶昏禮主人揖入賓執雁從至于廟門揖入下卽云壻御婦車是遣女于廟也穀梁隱二年傳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下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注祭門廟門也闕兩觀也在祭門之外禮記曲禮齊戒以告鬼神婚禮言納采之禮云主人筵于戶注筵爲神布席也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于廟也遺體舊作遺支體也盧從御覽節）父母親戒女何親親之至也父曰誡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父誡於阼階母誡於西階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竝約昏禮記文彼云在阼階上西面戒女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又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命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昏禮經又云賓再拜稽首降主不降送注主人女父桓三年公羊注禮女父母不下堂姑姊妹不出門是父母止誡于東西階上也若然孟子滕文公止言母命之者父尊母親孟子止舉其至親言之不詳述細目也舊無違命下有女必有帶繡衣若笄之九字文義不屬盧據御覽刪又小字本夙作宿下竝曰古通用又施鞶下舊有祭字下文視諸衿鞶作視衿鞶祭盧按穀梁桓三年傳云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何休云祭門廟門也然則此處祭字亦當在門字上惠云門內施衿鞶祭故云祭門此說未安又爾字小字本作宗案昏禮宗爾二字皆當有）去不辭誡不諾者蓋恥之重去也

## 右論遣女戒女

禮曰嫁女之家三日不絕火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感親年衰老代至也禮曰昏禮不賀人之序也（禮記曾子問文也公羊隱二年注禮男之將取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女之將嫁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韓詩外傳亦云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郊特牲云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義也注幽深也欲使婦深思其義不以陽散之也則昏禮不舉樂有二義一則以樂爲陽氣一則爲思嗣親也故通典禮十九晉升平元年八月符問迎皇后大駕應作樂不博士胡訥議臨軒儀注無施鼓吹所又無舉麾鳴鐘之條太常王彪之以爲昏禮不舉樂鼓吹亦樂之總名儀注所以無者爲婚禮也下引郊特牲曾子問文爲據是也下所引禮郊特牲文也曲禮賀娶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注不斥主人昏禮不賀皆以主人有嗣代之序故不云賀主人昏也故通典禮十九年晉成帝納杜后羣臣畢賀議者以爲非禮也又載晉穆帝永和三年納后議賀不王述案春秋娶者大吉非常吉又鄭子罕如晉賀夫人鄭國猶相賀況臣下邪王彪之案婚禮不樂不賀傳稱子罕如晉賀夫人既無明文又傳不云禮也庾蔚之議案禮文及鄭注是親友聞主人吉事故遣人送酒肉以賀之但婚有嗣親之感故不斥主人以賀雖云有客而已于時竟不賀是昏禮不賀魏晉猶行斯制卽成帝納后亦第羣臣上禮而時人已以爲失禮矣是以冠禮亦無樂大戴公冠注云成人代父始有宜盡孝子之感不可以歡樂取之政和禮引異義云公冠記無樂春秋傳說君冠必以金石之樂節之謹案人君饗有舉樂而云冠無樂非禮義也案周禮備詳樂事不及冠昏之樂左傳所述乃衰世之禮許氏之說非也）

## 右論昏禮不賀

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始親迎擯者請詞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使某將請承命主人曰某故敬具以須父醮子遣之迎命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子曰諾惟恐不堪不敢忘命（竝昏禮記文今本昏禮記脫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注姆教人者十九字嘉靖本有之荀子大略篇云親迎之禮父南向而立子北面而跪醮而命之往迎爾相成我宗事隆率以敬先妣之事若則有常子曰諾惟恐不能不敢忘命矣俱與記文同唯恐不堪小字本堪作欽）

## 右論授綏親迎醮子詞

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昏禮請期不敢必也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舅姑既歿亦婦入三月奠采于廟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然後可得事宗廟之禮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公羊成九年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注古者婦入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必三月者取其一時足以別貞信貞信著然後成婦禮書者與上納幣同義所以彰其潔且爲父母安榮之言女者謙不敢成禮也昏禮云舅姑既歿婦入三月乃奠采注三月一時婦道可成然則舅姑存則厥明見若舅歿姑存則厥明見姑三月後廟見舅若舅存姑歿婦

人無廟可見或更有繼姑自如常禮也即三月後亦宜告于祖廟示成婦也萬氏斯大禮記偶箋云昏禮記所謂三月然後祭行者歲有四時之祭卒三月一舉婦之廟見依於時祭時祭必有主婦薦豆且亞獻爲諸婦助祭所娶爲家婦也舅存則從姑舅沒則姑老而婦即爲主婦所要而爲衆婦也亦必從姑若宗婦故必於時祭之先擇日行之而後可以與於祭左氏隱八年傳云鄭公子忽先配而後祖疏引賈逵云配謂成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禮疏引服虔說云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又引成九年如未致女服注云謂成昏也是則賈服等皆以大夫以上當夕不成昏鄭氏之義則詩疏引駮異義云昏禮之暮枕席相連蓋以爲當夕成昏考昏禮于婦入三月止言祭行親迎之夕即言御衽于奧諸儀似不必三月後乃成昏也蓋士禮與故昏義云同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即此士昏禮之義也昏禮記又云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亦取三月一時天氣變人之賢否可得知也江氏承禮記訓義釋言云疏謂必待三月一時天氣改乃可以事神亦不然古人之意蓋欲遲之一時觀其婦之性行和於夫宜於室人克成婦道然後可廟見而祭稱大夫則有反馬之禮前此猶留其送馬有出道焉未廟見而死則有殺禮歸葬如下章之云豈止侯天時改故案此言娶妻不先告廟自謂親迎之夕非謂六禮皆不告廟也齊風南山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傳必告父母廟箋議于生者卜于死者此之謂告昭元年左傳楚公子圍將娶于鄭云圍布几筵告于莊

共之廟而來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娶妻必告士昏禮記納采納徵之詞兩言某有先人之禮則六禮者告廟可知但爲婦者必三月乃謁告廟耳韓詩外傳三月而廟見稱來婦故未廟見而死則歸葬于女氏之黨也詩葛屨云摻摻女手傳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箋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爲婦是也

右論不先告廟

嫁娶必以春何春者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詩云士如歸妻迨氷未泮周官曰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令男三十娶女二十嫁夏小正曰二月冠子娶婦之時也（此古周禮說及禮戴）

說也周禮媒氏云仲春之月令會男女鄭注中春陰陽交以成昏禮順天時也疏引聖證論王肅云吾幼爲鄭學之時爲謬言尋其義乃知古人可以于冬自馬氏以來乃因周官而有二月詩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毛傳曰男女失時不待秋冬三星參也十月而見東方時可以嫁娶又云時尙暇務須合昏因萬物閉藏于冬而用生育之時娶妻入室長養之秋亦不失也孫卿曰霜降逆女氷泮殺止詩曰將子無怒秋以爲期韓詩傳亦曰古者霜降逆女氷泮殺止士如歸妻迨氷未泮爲此驗也而元云歸使之來歸于己謂請期時來歸之言非請期之名也或曰親迎用昏而曰旭日始旦何用哉詩以鳴雁之時納采以昏時而親迎而周官中春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于是時奔者不禁則昏姻之期非此日也孔子家語本命解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禮殺于此又曰冬合男女秋班爵位也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春日遲遲女心傷悲綢繆束芻三星在隅我行其野蔽芾其樗倉庚于飛熠燿其羽詩商頌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月令仲春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元鳥生乳之月以爲嫁娶之候天子重之而祀焉凡此皆與仲春嫁娶爲候者焉夏小正曰二月冠子嫁女娶婦之時秋以爲期此逞奔之詩夏小正曰二月綏多士女交昏于仲春易泰卦六五帝乙歸妹舊說六五爻辰在卯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生育者嫁娶之貴仲春之月嫁娶男女之禮福祿大吉易之咸卦柔上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告說男下女召南草蟲之詩夫人待禮隨從在塗見采虌者以詩自興又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舊說云士如歸妻我尙及冰未泮定納其篇義云嫁娶以春陽氣始生萬物嫁娶亦爲生類故管子時令篇云春以會男女案自詩曰有女懷春下當屬爲鄭學者如馬昭等之語禮疏本誤並爲王肅說耳白虎通義與鄭同

右論嫁娶以春

夫有惡行妻不得去者地無去天之義也夫雖有惡不得去也故禮郊特牲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不得去也御覽作猶不可去也列女傳賢明篇）

女宗者宋鮑蘇之妻也養姑甚謹鮑蘇仕衛三年而取外妻因往來者請問其夫賂遺外妻甚厚女宗姒謂曰可以去矣女宗曰婦人一醮不改夫死不嫁且婦人有七去夫無一去義是夫惡行不得去也故夫有惡疾亦不得去列女傳貞順篇蔡人之妻宋人之女也旣嫁于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不改其意乃作芣莒之詩是也又黎莊夫人傳其傅母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女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壹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可以離于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禮服斬衰章妻爲夫傳妻夫至尊也通典引馬注云婦人天夫故曰至尊列女傳十三夫禮婦人未嫁則以父爲天旣嫁則以夫爲天其喪父母則降服一等無二天之義也妻天夫故不得去天也後漢曹世叔妻傳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御覽引郊特牲記齊作醮案列女傳兩引皆作醮又鄭彼注云齊一作醮是古本多作醮班氏所據之本必同後人誤依鄭本改此處作齊耳

悖逆人倫殺妻父母廢絕綱紀亂之大者也義絕乃得去也（去也御覽作去耳）

右論妻不得去夫

天子諸侯一娶九女者何重國廣繼嗣也（後漢書郎顗傳顗條便宜七事其四曰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主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至又劉瑜傳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娣姪有序河圖有嗣正在九房注公羊傳諸侯一聘三女天子一娶九女此夏殷制也國下一有家字）適九者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一娶九女亦足以承君之施也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王度記曰天子諸侯一娶九女（適字衍御覽引異義云地有九州足以承天施天子娶九女法之也故）春秋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謂之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女弟也（公羊莊十九年傳文也今本傳文無女字召南鵲巢江有汜齊南山大雅韓奕正義引皆有女字說文及士昏禮注並云娣女弟也）

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今文春秋說也成十年齊人來媵公羊傳注唯天子娶十二女疏以爲保乾圖文後漢荀爽傳衆禮之中昏禮爲首故天子娶十二女地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獨斷帝嚳有四妃以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三者爲次妃也九嬪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爲十二春秋天子娶十

二夏制也列女傳賢明篇宋鮑女宗云夫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大夫三士二皆用公羊說也周制則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昏義所載是也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故以一娶十二爲正法也必與畢同諫諍篇必力賞罰大傳作畢力崩薨篇同軌必至左傳作畢至也）必一娶何防淫泆也爲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之義也（公羊莊十九年傳云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注不再娶者所以節人情開媵路又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婁弗克納注時邾婁再娶二子母尊同體敵故經以爲訓也）

備姪娣從者爲其必不相嫉妬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己生之也（公羊莊十九年注必以姪娣從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嫉妬令重繼嗣也因以備尊尊親親也穀梁莊十九年傳一人有子三人緩帶注欲共享其祿亦此意也）不娶兩娣何博異氣也娶三國女何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脉相似俱無子也（左傳疏引膏肓云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何休以爲媵不必同姓所以博異氣今左傳異姓則否十年齊人來媵何以無貶刺之文鄭箴之云禮納女于天子曰備百姓于國君曰備酒漿不得云百姓是不博異氣也齊是大國今來媵我得之以爲榮不得貶也然則何氏以娶三國爲博異氣鄭所不取然當以何氏說爲正）姪娣年雖少猶從

---

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者未任答君子也詩云姪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公羊傳曰叔姬歸於紀明待年也（公羊隱七年叔姬歸於紀注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之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疏以爲書傳文穀梁注引異義云謹案姪娣年十五以上能承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詩曰韓侯取妻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娣必少于嫡知未二十而往也所引詩韓奕文也）

二國來媵誰爲尊者大國爲尊國同以德德同以色（公羊莊十九年傳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若然成十年伯姬歸宋而得衛晉齊三國媵之者公羊以爲錄伯姬之賢也故彼傳云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爲皆以錄伯姬之詞言之婦人以衆多爲侈也）質家爲天尊左文家法地尊右（左右二字宜互易公羊隱元年傳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注禮嫡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嫡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是質家尊右文家尊左故文家左宗廟右社稷質家右宗廟左社稷也春秋變文從質故何氏所據者質家之禮也）所以不聘妾何人有子孫欲尊之義不可求人

爲賤也春秋傳曰二國來媵可求人爲士不可求人爲妾何士卽尊之漸賢不止于士妾雖賢不得爲嫡（公羊莊十九年注言往媵者禮君不求媵二國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也公羊成八年衛人來媵注言來媵者禮君不求媵諸侯自媵夫人又九年晉人來媵又十年齊人來媵是三國皆書來媵也此二國當爲三國卽成十年傳文也禮內則云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奔者六禮不備之謂故春秋媵皆書來君不求媵卽不可求人爲媵之義也）

右論天子嫡媵

娶妻卜之何卜女之德知相宜否昏禮經曰將加諸卜敢問女爲誰氏也（昏禮記文經字誤彼云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下又云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皆娶妻卜之事也）

右論卜娶妻

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昏禮經曰親皆沒己躬命之（今文春秋說也隱二年紀履繻來逆女傳曰昏禮不稱主

（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詞窮也詞窮者何無母也注爲養廉遠恥也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詞窮故自命之自命之則不得不稱使繁露玉英篇云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爲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至有于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故昏禮不稱主人經禮也詞窮無稱稱主人變禮也是無父母有自要之禮也通典引鄭志劉德問曰失君父終身不得者其臣子當得昏否田瓊答曰昔許叔重作五經異義已設此疑鄭君駁云若終身不除是絕祖嗣也除而成昏違禮適權也則亦宜自定要矣若支子爲大夫自當以宗子爲主昏也其宗子無父有母自稱諸父兄師友故隱二年傳又云然則紀無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注婦人無外事但得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耳母命不通故不得稱母通使文所以遠別也故通典禮十八晉穆帝永和十年台符問六禮版文舊稱皇帝今太后臨朝宜何稱太常王彪之云三傳異義不可全據今太后臨朝稱制文告所達國之大典皆仰稟成命非無外事豈婚禮獨不通乎六禮版文應稱皇太后又問今太后還政不復臨朝當何稱彪之曰當稱詔王者之于四海無不臣妾雖復父兄師友皆純臣也夫崇三綱之始定乾坤之儀安有君父之尊而稱臣下之命以納伉儷安有臣下之卑而稱天父之名以行大禮又引咸寧納悼后之例爲據案儀禮疏引服虔注左氏云不稱主人母命不通故不稱使婦人無外事然則公羊左氏本無異說又昏禮記明云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殁己躬命之鄭注謂命之命使者母命之春秋紀裂繻來逆女是也又說苑修文篇云親迎禮奈何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腆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似有母命之禮子政通穀梁其即穀梁家經師語與案女主臨朝本後世之事然既文告所達皆仰稟成命自宜用皇太后之稱若太后還政則宜稱母命使者彪之有曹就之說不能用向以爲即稱皇帝是直等父母並殁之制矣所引昏禮經宜改爲昏禮記）

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詩大明文也毛傳以爲太姒有文德鄭箋則以問名之後卜而得吉則文王以禮定其吉祥謂使納幣也則鄭氏自以此爲文王自定娶疏引孫毓異同評昏禮不稱主人母在則命之此時文王纔十三四孺子耳王季尚在豈得制定求婚之事案鄭氏釋詩于毛意有不安皆本三家說正之白虎通多用魯說則此蓋魯詩也）

### 右論人君宗子自娶

大夫功成受封，得備八妾者，重國廣繼嗣也。（此謂天子大夫也）不更聘大國者，不忘本嫡也。故禮曰：納女於大夫曰備酒埽。（列女傳賢明篇晉趙衰妻云大得寵而忘舊舍義好新而慢故無恩于人勤于隘厄富貴而不顧無禮君棄此三者雖妾無以侍巾櫛詩

日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與人同寒苦雖有小過猶同死而不去況于安新忘舊乎又曰燕爾新婚不我屑以蓋傷之也）天子之太子、諸侯之世子，皆以諸侯禮娶，與君同，示無再娶之義也。（次諸侯上當有天子二字御覽一百四十七亦脫）

### 右論大夫受封不更聘及世子與君同禮

王者之娶，必先選於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多。詩云：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於渭。明王者必娶大國也。（詩大明文後漢順烈梁皇后紀云春秋之義娶先大國蓋今文家說也）春秋傳曰：紀侯來朝。紀子以嫁女於天子，故增爵稱侯。至數十年之間，紀侯無他功，但以子爲天王后，故爵稱侯。知雖小國者必封以大國，明其尊所不臣也。王者娶及庶邦何？開天下之賢士，不遺善也。故春秋曰：紀侯來朝。文加爲侯，明封之也。先封之，明不與庶邦交禮也。（亦今文春秋說也公羊桓二年紀侯來朝注稱侯者天子將娶于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重莫大也故封之百里月者明當尊而不臣所以崇敬漢書王莽傳信鄉侯終上書言春秋天子將娶于紀則襃稱侯安漢公國未稱古制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以重宗廟孝之至也終言應禮可許是皆今文說也是則春秋之義子尊不加于父母若禮服傳齊衰期章之義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案天子諸侯絕旁期其于本親正服亦無降禮王后夫人與君敵體亦不得一日之尊而降本親之服唯降其旁親而已故通典引田瓊云大夫女嫁於諸侯降其旁親一等亦不言降其父母之服故鄭氏以禮服傳文爲誤也然則士女嫁於大夫與大夫女嫁于諸侯諸侯女嫁于天子皆不降其父母之服而通典引射慈云傳曰尊同則得服其親服尊同者爲俱爲卿大夫則不降也諸侯女爲諸侯夫人不降父母昆弟之服及爲父後者然則射氏以大夫之女嫁于諸侯則父母亦在可降中矣其言非禮意也然王后雖不降本親之服而天子絕旁期則於自后父母無服故通典東晉王朔之問范甯曰至尊爲后之父母服否意謂雖居尊位亦當不以己尊而便降也甯答曰王者之于天下與諸侯之于一國無異可依準孝武泰元元年后父王蘊卒冀尅日舉哀而不成制服三日則大夫士之女嫁于諸侯大夫亦無服明矣而二王之後嫁于天子與諸侯大夫之女嫁與諸侯大夫似宜仍服其本服以尊同則不降也故天子之姊妹嫁于二王後仍服常服如邦人是也天子爲外祖父母其應服與否與此同通典引譙周說云外祖父母母族之正統妻之父母妻族之正統母妻與己尊同母妻則不降己亦不降直聽見耳）

女行虧

鈌而去其國如之何以封爲諸侯比例矣（易鼎六四爻利出否儀禮疏引鄭注云嫁于天子雖失禮無出道遠之而已則此所云去直去而遠之耳天子無出安得出道以封爲諸侯比例語不明盧云殆謂無貶黜之義也）

右論天子必娶大國

諸侯所以不得自娶國中何諸侯不得專封義不可臣其父母春秋傳曰宋三世無大夫惡其內娶也（今春秋說也桓二年公羊注蓋以爲天子得娶庶人女以其得專封也明諸侯不得專封故不與其內娶也所引春秋傳即僖二十五年公羊文彼作三世內娶也注三世謂慈父王臣處臼也內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又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強威權下流政分三門卒生篡弑親親出奔疾其末故正其本也是以春秋雖外娶夫女亦譏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公羊傳畧之也注賤非所以奉宗廟故畧之亦以大夫之義不得外娶亦不得外嫁以諸侯之尊而與外臣交禮是失禮之中又失禮焉）

右論諸侯不娶國中

不娶同姓者重人倫防淫泆恥與禽獸同也論語曰君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曲禮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今文春秋說也通典引異義公羊說魯昭公娶於吳爲同姓也謂之吳孟子左氏說孟子非小君也不成其喪不當譏謹案易曰同人于宗吝言同姓相娶吝道也即犯誅絕之罪言五屬之內禽獸行乃當絕公羊哀十二年傳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也注禮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爲同宗共祖亂人倫與禽獸無異昭公既娶諱而謂之吳孟子春秋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者諱之則今文家以妻妾皆不可娶同姓左氏則以爲非小君不譏許氏則以同姓指五屬之內案禮記大傳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于上而戚單于下昏姻可以通乎又云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又坊記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注吳太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娶焉去姓曰吳而已至其死亦畧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是鄭說與公羊同也國語鄭語史伯曰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若以同禆同盡乃棄矣故先王聘后于異姓又晉語胥臣曰同德則同姓同姓雖遠男女不相及異姓雖近男女相及焉禮記郊特牲云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于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注云同姓或則多相褻焉又曲禮娶妻不娶同姓注爲近禽獸也故春秋于婦人繫姓不繫國亦所以防娶同姓隱元二年公羊注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因示不適同姓是也所引論語述而文也曲禮注云妾賤或時非媵取之于賤者世無本繫引以見妾媵亦不娶同姓也案禮言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則夏殷以上有異故御覽引禮外傳曰夏殷五世之後則通婚姻周公制禮百世不通所以別禽獸也）

外屬小功已上亦不得娶也以春秋傳曰譏娶母黨也（通典引袁準正論云今之人外內相婚禮歟曰中外之親近于同姓同姓且猶不可而況中外之親古人以爲無疑故不制也今以古之不言因謂之可婚此不知禮者也是外屬不得爲昏也所引春秋傳今三傳皆無此語蓋公羊家嚴顏二氏莊公二十三年公至自齊說也孔氏廣森公羊通義云內逆女例月莊二十三年公如齊逆女成十四年僑如逆女皆不月容即以娶母黨失正故畧之與律禁姑之子舅之子相爲昏姻實春秋之義也又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孔氏說云娶聖姜之黨知不譏者禮妾子爲君母之黨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此於服術本徒從也聖姜既薨故不以娶功緦外屬爲譏矣又僖二十五年宋蕩伯姬來逆婦孔氏說云主書者譏娶母黨則三十一年之杞伯姬來求婦亦爲譏文可知按喪服外親之服皆緦惟外祖父母以尊加從母以名加至小功耳其不得娶自不待言則此語似爲贅設疑上或下之誤緦麻三月章有從母昆弟舅之子注云內兄弟又有姊之子注云外兄弟均不及姊妹敖氏繼公說從母昆弟云此服從母姊妹亦在焉然則姑與舅之子亦容或包有姊妹在內今律不禁姑之子舅之子爲婚孔氏所見其當時律與梁處素云春秋傳疑當作春秋說）

右論同姓外屬不娶

王者嫁女必使同姓主之何昏禮貴和不可相答爲傷君臣之義亦欲使女不以天子尊乘諸侯也春秋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於大夫使大夫同姓者主之（公羊莊元年文也注不自爲主者尊卑不敵其行婚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行君臣之禮則失昏姻之好禮尊者嫁女于卑者必持風旨爲卑者不敢先求亦不敢斥與之者申陽倡陰和之道天子嫁女于諸侯備姪娣如諸侯之禮義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路故易泰六五帝乙歸妹集解引九家注五者帝位震象稱乙是爲帝乙六五以陰居尊位帝者之姊妹五在震後明其爲妹也五應于二以下嫁二婦人謂嫁曰歸故言帝乙歸妹謂下居二以中和當道相承故元吉又困學紀聞引京氏傳載湯嫁妹之詞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即使女不以天子尊乘諸侯故詩禯衣序美王姬能執婦道也故使漢荀爽傳亦云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于諸侯也案此命諸侯主昏謂天子嫁女于侯伯下也

（于二王之後則不必同姓主昏知者莊四年公羊注譏天子諸侯絕朞天子唯女之適二王者恩得申又禮記檀弓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然則由諸侯嫁者則諸侯爲所主之女服姊妹之服天子不服可知今天子爲嫁于二王後者服知其不必就諸侯主之亦若諸侯嫁女于諸侯之例矣其諸侯嫁女于大夫諸內大夫也故亦使同姓大夫主之知者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公羊傳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是外大夫無娶道也）必使同姓者以其同宗共祖可以主親也故使攝父事不使同姓卿主之何尊加諸侯爲威厭不得舒也（莊元年公羊注故必使同姓有血脈之屬宜爲父道與所適敵體者主之又王姬歸于齊傳我主之也注爲父母道故恩錄又二年齊王姬卒傳外夫人卒我主之也注爲父母道明當有恩禮主其嫁則有兄弟之恩死則爲之服故書卒也是則天子之女由同姓諸侯嫁則主昏之諸侯有父子兄弟之恩宜爲之服大功之服故春秋書之比內女也攝父事即何氏宜爲父道之義也不使同姓卿謂天子不使內大夫爲主也）不使同姓諸侯就京師主之何諸侯親迎入京師當朝天子爲禮不兼春秋傳曰築王姬觀於外明不往京師也（公羊莊元年傳逆之者何我主之也注逆者魯自往之文方使魯爲父母主嫁之故與魯使自逆之穀梁傳亦云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是則齊侯親迎于魯故不就京師主之也觀三傳皆作館爲禮不兼句有譌脫）所以必更築觀者何尊之也不於路寢路寢本所以行政處非婦人之居也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故必改築於城郭之內傳曰築之禮也於外非禮也（公羊莊元年傳主王姬者必爲之改築何于路寢則不可于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穀梁亦云築之爲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於廟則已尊于寢則已卑爲之築節矣所引傳公羊文注必闕地於夫人之下羣公子之上也時魯以將嫁女於仇國故築於外是築館當於內但齊仇國故穀梁又以于外爲變之正也）

### 右論同姓諸侯主婚

卿大夫一妻二妾者何尊賢重繼嗣也不備姪娣何北面之臣賤勢不足盡人骨肉之親禮服經曰貴臣貴妾明有卑賤妾也（喪服緦麻章文也注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殊其臣妾貴賤而爲之服貴妾姪娣也禮記曲禮云大夫不名世臣姪娣案此謂或姪或娣耳非兼備姪娣也姪娣爲貴妾其餘爲賤妾則無服緦之制矣天子諸侯于貴妾無服禮記檀弓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明其非禮也）士一妻一妾何下卿大夫禮也喪服小記曰士妾有子則爲之緦（禮記曲禮云士不名家相長妾自謂妾之有子者非對賤妾爲長妾也儀禮士昏禮云雖無娣媵先注娣尊姪卑若或無娣猶先媵客之也天子諸侯以姪娣之外別有二媵卿大夫士即以姪娣爲媵故有娣者則以娣媵先於御即無娣亦以姪媵先於御所以客之也禮文恐人以娣尊姪卑疑姪媵不得先御餕食故明之也有娣則無姪有姪則無娣禮疏引熊氏疏以爲士一妻二妾非也列女傳賢明篇鮑女宗曰大夫三士二是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也）

### 右論卿大夫士妻妾之制

聘嫡未往而死媵當往否乎人君不再娶之義也天命不可保故一娶九女以春秋伯姬卒時娣季姬更嫁鄫春秋譏之（盧云不疑當作無案此節文義不可曉媵當往否乎疑爲媵當往何之誤蓋天子諸侯與大夫士異大夫士可以再娶故雖納幣有吉日而或遭親喪得更娶更嫁天子諸侯不再娶則嫡媵姪娣皆以納幣爲斷故禮家以納幣爲納徵徵成也言昏禮于是成焉故雖則嫡死媵亦當往也蓋即以媵爲嫡正以示無再娶之義也伯姬卒在僖九年公羊傳云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又十三年季姬及鄫子遇於防使鄫子來朝傳非使來朝使來請已也注使來請娶已以爲夫人十九年鄫子會於邾婁傳後會也注魯本許嫁季姬于邾婁季姬淫泆使鄫子請已而許之二國交忿襄公爲此盟欲和解之又云邾婁人執鄫子用之注曰者魯不能防其女以至於此明當痛其女禍然則傳文雖無季姬爲伯姬娣更嫁之事以此及何休說參之蓋公羊經師以伯姬本許嫁于邾季姬爲其娣伯姬未嫁而卒季姬自仍適邾後季姬淫泆魯不能防正其嫁于鄫故一譏于鄫子之來朝一譏于執鄫子用之也但春秋舉重畧輕故但責其淫泆而不及譏其更嫁耳）適夫人死更立夫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今文春秋說也公羊隱二年伯姬歸于紀又隱七年叔姬歸于紀注叔姬者伯姬之媵也媵賤書者後爲嫡終有賢行莊四年紀伯姬卒十有二年紀叔姬歸於酅二十九年紀叔姬卒注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初然則叔姬從嫁于紀伯姬以莊四年卒時紀尚未滅故立叔姬爲夫人及紀侯大去紀季請立五廟故又復歸于酅以其能執婦道故備志卒葬同于正嫡也又宣十六年郯伯姬來歸注嫁不書者爲媵也來歸者爲媵也亦不以嫡死立嫡爲譏也故莊十九年注不再娶者所以節人情開媵路以妾有爲嫡之望焉是也）自立其娣者尊大國也春秋傳曰叔姬歸於紀叔姬者伯姬之娣也伯姬卒叔姬升於嫡經不譏也（公羊隱元年注論立子法）

（云嫡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嫡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先立娣文家先立姪立子既然則立嫡之列何氏有宜以二媵先於娣姪與此所據之公羊說不同也包氏世臣無紀伯姬之媵經無文或皆附庸小國故立叔姬以魯爲大國而尊之其時周禮不盡行或班氏所自防也若然如何氏之說而叔姬得以娣先立者蓋何氏以伯姬卒時二媵先沒故其娣得升爲夫人故宣十六年郯伯姬來歸注謂伯姬以媵升爲嫡是何氏自以媵先于娣姪也）或曰嫡死不復更立明嫡無二防篡煞也

祭宗廟攝而已以禮不聘爲妾明不升（此古文春秋及禮家說也通典引鄭駁異義云禮喪服父爲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衆子則爲子周明無二嫡也女君卒貴妾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魯立妾母爲夫人者乃緣莊公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及庶子不仁不得配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非其比耶又云喪服緦麻章庶子爲後爲其母此義自天子下至大夫士同不得三年魯宣公所以得尊其母敬嬴爲夫人者以夫人姜氏大歸齊不反故也則子立母與君立夫人雖不同然律以無二嫡義則子既不能於嫡母後更事嫡母君亦不得於嫡妻而外更立嫡夫人矣禮記雜記主妾之喪則自祔至于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疏引崔氏云謂女君死攝女君也雖攝女君猶下正室故殯之不于正室雜記又云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

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然則女君在時妾本從女君服其黨喪服期章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注禮妾從女君而服其黨服是嫌不自服其父母故以明之是妾兼服女君之黨也女君死妾子不服君母之黨而妾未攝女君自仍如女君在時服其黨所以深抑妾也攝女君則較妾差尊于女君爲近若仍服其黨則是與女君自服其黨無異故又使之不爲服亦猶三公近于天子屈之北面以避嫌亦所以抑妾使終不得並于嫡也聖人嚴嫡庶之辨防覬覦之萌後世不明斯義宜漢有許霍之禍矣左傳隱元年孟子卒繼室以聲子注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杜氏說經雖無家法然必劉賈鄭服相傳之情義又昭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此繼室謂繼少姜也然昭二年晉少姜時士文伯已云非伉儷也是繼室不得同之正室矣若大夫士嫡死則更立嫡喪服齊衰三年章云繼母如母是也以天子諸侯位高恐其專恣奪嫡故先防于未然也雜記疏引虞喜說以攝女君爲後母君直隱說也所以必攝者以凡祭必夫婦親之故王后不得祭天而亞獻必以宗伯攝之也）

右論人君嫡死媵攝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何如孔子曰壻使人弔之如壻之父母死女亦使人弔之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叔父使人致命女氏曰某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不敢嫁禮也壻免喪女父使人請壻不娶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此與本經大同毛氏奇齡經問云既有吉日則昏義所云請期穀梁所云告期者皆已行訖而一旦遭喪則不得已而有壻家致命女氏有請壻家致命在既葬後蓋以解夫前此之告期者也然而女氏弗敢嫁謂不嫁此壻也至女氏之請在除喪後除喪可娶矣而哀尙未忘故又請壻弗卽娶謂前期已從儘可緩迎也蓋謙之也夫然後遲遲而嫁此壻焉其日使人請壻弗取者本是一句案鄭孔本無女氏別嫁之說而毛氏之解可詳所未備盡氏亦云壻不娶者哀未忘不卽圖娶也而後嫁之卽嫁於壻之既已納幣者）

右論變禮

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詩云言告師氏言告言歸昏禮經曰教於公宮三月婦人學一時足以成矣（禮記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又昏禮姆纚笄宵衣在其右注姆能以婦道教人者是婦人有師也所引詩周南葛覃文毛傳師女師

也古者爲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鄭箋我告師氏者我見教告于女師也教告我以適人之道重言我者尊重師教也昏義注云婦德貞順婦言詞令婦容婉娩婦功絲枲天官九嬪注亦然是學事人之道也女子自少至長皆有師傳故內則云大夫以上立師慈保三母子之初生已然至嫁前三月特就尊者之宮教成之耳昏禮經經字誤當作記也）與君有緦麻之親者教於公宮三月與君無親者各教於宗廟宗婦之室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而明於婦道者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大夫士皆有宗族自於宗子之室學事人也（儀禮昏禮記云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已毀則教于宗室祖廟女高祖爲君者之廟以有緦麻之親就尊者之宮教之以婦德婦容婦言婦功宗室大宗子之家然則與君有五屬之親者皆就天子諸侯女宮中教之莊元年公羊傳所云羣公子之舍是也若與君絕屬則當就繼別之大宗家教之以宗子收族者也昏義疏云大宗小宗之家悉得教之與大宗近者於大宗與小宗遠者於小宗然鄭氏無小宗之說故賈氏疏昏禮云不於小宗者小宗卑故也褚氏寅亮云異姓亦有宗子之室於彼教之其教成之祭則在廟故昏義祖廟既毀注云祖廟女所出之祖是也若在宗室與宗子屬遠者無所出之祖廟則立爲壇而祭故昏義注若其宗廟已毀則爲壇而告是也昏禮注云姆婦人五

（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知是無子而明于婦道者也故列女傳母儀篇傅母者齊女之傅母也女爲衛莊公夫人號曰莊姜始往操行衰惰傅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曰子之家世世尊榮當爲民法子之質聰達於事當爲民表式儀貌莊麗不可不自修整乃作詩砥厲女之心以高節以爲人君之子弟爲國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女遂感而自修君子善傅母之防未然也三月以上十四字盧從莊補）女必有傅姆何尊之也春秋傳曰傅至矣姆未至（襄三十年公羊傳文也彼云伯姬曰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姆未至也逮火而死注禮后夫人必有傅母所以輔正其行衛其身也選老大夫爲傅大夫妻爲母漢書張敞傳禮君母出門則稱輜軿下堂則從傅母後漢荀爽傳聖人制禮以隔陰陽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母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是以宋伯姬遭火不下堂知必爲災傅母不來遂成于灰春秋書之以爲高也是其事也）

右論婦人有師傅

婦人學事舅姑不學事夫者示婦與夫一體也（事夫舊作事己父母譌宣元年逆婦姜于齊公羊傳曷爲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小字本作不學事必父母者亦譌國語魯語云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正與此合）禮內則曰妾事夫人如事舅姑尊嫡絕妬嫉之原禮服傳曰妾事女君與事舅姑同也（儀禮喪服不杖期文所引內則蓋佚禮文也以婦爲舅姑期妾爲女君亦期是與事舅姑同也舅姑爲適婦大功爲庶婦小功而女君爲妾無服者鄭彼注云報之則重降之則嫌通典引雷次宗云今抑妾使同婦尊女君使同姑女君于妾不得同姑之降婦不降則應報所以不報者欲伸聖人抑妾之旨若復報之則並后之誠意無所徵是則尊嫡抑妾之意也）婦事夫有四禮焉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而朝君臣之道也惻隱之恩父子之道也會計有無兄弟之道焉閨閫之內袵席之上朋友之道焉聞見異詞故設此焉（此似明學事夫之義與上別一說也莊二十四年公羊注妻事夫有四義雞鳴縰笄而朝君臣之禮焉三年惻隱父子之恩也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也樞機之內袵席之上朋友之道不可純以君臣之義責之也詩雞鳴云雞既明矣傳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疏引列女傳魯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云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又云莊二十四年公羊注其言與列女傳同知本列女傳文也御覽引列女傳春姜召其女而笞之曰夫婦人以順從爲務貞慤爲尊故婦事夫有五義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必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寢席之交然後有夫婦之際與此微異）

右論事舅姑與夫之義

有五不娶亂家之子不娶逆家之子不娶世有刑人惡疾喪婦長子此不娶也（大戴本命篇云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不取亂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喪婦長子不娶逆家子者爲其逆德也亂家子者爲其亂人倫也世有刑人爲其棄于人也世有惡疾爲其棄於天也喪婦長子爲其無所受命也公羊莊二十七年注喪婦長女不取無教戒也世有惡疾不取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取棄於人也亂家女不取類不正也逆家女不取廢人倫也喪婦當爲喪父故閻氏若璩潛邱劄記云長子盖女子長成者而當嫁而適遭父喪故曰喪父長子故曰無所受命此即曾子問昏禮既納幣有吉日而女之父母死壻弗娶事耳說甚允洽然則何氏謂無教戒者亦謂昏禮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又庶母等申以父母之命今新遭親喪故無教戒也）

右論不娶有五

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君子絕愈于小人之交詩云薄送我畿（左傳莊二十七年凡諸侯之女嫁曰歸出曰來歸大戴本命篇云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爲其逆德也無子去爲其絕世也淫去爲其亂族也妬去爲其亂家也有疾去爲其不可與共粢盛也口多言去爲其離親也盜竊去爲其反義也何休莊二十七年注同是婦有出義也禮記雜記云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于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殁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詞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此凡人出妻之禮是接以賓客之禮也禮記內則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注表猶明也猶爲之隱不明其犯禮之過所引詩邶風谷風文毛詩序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是此爲出婦之詩故范甯穀粱傳注云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也毛傳以畿爲門內鄭云言君子與己訣別不能遠唯近耳送我畿于門內無恩之甚是詩意謂出婦之意當有送去之禮今乃止于門內之畿故譏之也惠氏棟詩古義云呂覽招蹷之機注機門內之位也引詩云不遠伊邇薄送我畿此不過蹷之謂畿機古字通也七出之義惟自大夫而下喪服傳所云婦人必有歸宗曰小宗是也若天子諸侯后夫人無子不出故儀禮引鄭注天子諸侯后夫人無子不出雜記下云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臣某敢告于執事謂犯餘六出者也天子后雖犯餘六出亦不出但廢之耳昏禮疏引鄭易注云嫁于天子雖失禮無出道遠之而已是也）

右論出婦之禮

天子之妃謂之后何后者君也天子妃至尊故謂后也明配至尊爲海內小君天下尊之故繫王言之曰王后也春秋傳曰迎王后于紀（禮記曲禮云天子之妃謂之后又云天子有后注后之言後也言以陰從陽後于天子也爾雅釋詁云后君也莊二十二年穀梁傳云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爲公配可以言小君也廣雅釋親云君妻謂之小君公羊注言小君者比於君爲小俱臣子詞也言其配至尊故亦稱君于君爲小故稱小君諸侯夫人爲一國之小君天子后故爲海內小君也舊多譌脫盧據初學記類聚曲禮疏御覽補）國君之妻稱之曰夫人何明當扶進八人謂八妾也國人尊之故稱君夫人也（曲禮云諸侯曰夫人釋名釋親云諸侯之妃曰夫人夫扶也扶助其君也獨斷云諸侯之妃曰夫人夫之言扶也八妾謂二媵娣姪娣二媵姪娣也此據元本舊作明當扶進夫人謂非妾也譌小字本作明當扶進八人謂八妾也當依改正今論語作邦君此作國蓋魯論也後同）自稱小童者謙也言已智能寡少如童蒙也（曲禮夫人自稱于其君曰小童注小童若云未成人也僖十年左傳凡在喪王曰小童注小童者童蒙幼末之稱亦謂智能寡少也）

論語曰國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國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謂聘問於兄弟之國及臣於他國稱之謙之詞也（論語季氏文也曲禮下自稱于諸侯曰寡小君注謂享來朝諸侯之時）

右論王后夫人

妻妾者何謂也妻者齊也與夫齊體自天子下至庶人其義一也（通典引雷次宗喪服注云妻明其齊所以稱夫也又云不直云至親而言妻者明其爲齊判合之親以明至極之稱而言禮記內則聘則爲妻注妻之言齊也詩十月之交豔妻傳敵夫曰妻是自天子至庶人同名妻也釋名釋親云士庶人曰妻妻齊也夫賤不足以尊稱故齊等言也是則對文則庶人曰妻曲禮所言是散文則通名爲妻也）妾者接也以時接見也（通典引雷次宗喪服妾爲君注云言妾以見其接禮記內則云奔則爲妾注妾之言接也釋名釋親云妾接也以見接幸也廣雅釋親妾接也）

右論妻妾

嫁娶者何謂也嫁者家也婦人外成以出適人爲家（方言一嫁往也自家而出謂之嫁由女而出爲嫁也公羊隱二年伯姬歸于紀傳婦人謂嫁曰歸易序卦傳故受之以歸妹集解引虞注嫁歸也是皆以夫家爲歸故孟子滕文述女子之嫁云往之女家也）娶者取也（說文女部娶取婦也古多假取爲娶詩南山取妻如之何孟子作娶易姤勿用娶女釋文一本作取是也娶本從取得聲故音義兼通）男女者何謂也男者任也任功業也（大戴本命篇云男者任也言任天地之道廣雅釋親云男者任也）女者如也從如人也在家從父母既嫁從夫夫殁從子也傳曰婦人有三從之義焉（大戴本命篇云女者如也言如男子之教而長成其義禮者也廣雅釋親云女者如也禮喪服齊衰期章傳曰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穀梁隱二年傳婦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爾雅疏引作言如人也御覽卷三百六十作如從人也）夫婦者何謂也夫者扶也扶以人道者也婦者服也服於家事事人者也（義詳綱紀篇）妃者匹也妃匹者何謂相與爲偶也（爾雅釋詁云妃媲也又云妃合也又云妃匹說文女部妃匹也從女己聲妃配通詩疏引某氏爾雅注引詩曰天立厥妃今詩作配是妃配匹媲並聲轉皆通也爲偶舊作偶爲誤）婚姻者何謂也婚者昏時行禮故曰婚（釋名釋親云婦之父曰婚言壻親迎用昏又恒以昏夜行禮也說文女部婚婦家也禮娶婦皆以昏時婦人陰也故曰昏從女從昏昏亦聲）姻者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云不惟舊因謂夫也又曰燕爾新婚謂婿也（說文女部姻壻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姻從女從因因亦聲釋名釋親壻之父曰姻姻因也女往因媒也所引詩小雅我行其野邶風谷風文也今詩作不思舊姻）所以昏時行禮何示陽下陰也昏亦陰陽交時也（鄭氏士昏禮目錄云必以昏者取其陽往而陰來又記云凡行事必以昏昕注用昏壻也謂親迎用昏也）

右論嫁娶諸名義

男子六十閉房何所以輔衰也故重性命也（公羊隱元年傳其爲尊卑也微注男子年六十閉房無世子則命貴公子將薨亦如之家語好生篇解毛詩傳皆云男女不六十不同居故六十無妻者則不娶故孝經不敢侮鰥寡鄭注云丈夫六十無妻曰鰥以陽道絕不復取故也惟宗子則不限常制以宗子收族昭穆事重凡祭必夫婦親之故曾子問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也）又曰父子不同椸爲亂長幼之序也（又曰有譌脫禮曲禮內則皆作男女不同椸枷父子不同椸未詳所出）禮內則曰妻雖老

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滿五十不御俱爲助衰也（內則注云五十始衰不能孕也妾閉房不復出御矣素問上古天眞論云女子七七任脈虛太衝脈衰少壬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壞而無子也蓋此御謂侍夜勤息也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取九女姪娣兩兩相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夜也天子十五日一御小雅采綠云五日爲期毛云婦人五日一御但五日一御鄭氏專指諸侯采綠爲庶人行役則毛公以五日之制同于下也但庶人無妾何得備有姪娣王肅申毛以爲大夫以下之制蓋大夫有功得備八妾者也妾至五十則不御故婦人五十無子卽在七出之科也）至七十大衰食非肉不飽寢非人不暖故七十復開房也（禮記內則云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注衰老無嫌）

右論閉房開房之義

## 紼冕

紼者何謂也紼者蔽也行以蔽前者爾有事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者爾舊作紼蔽者小盧據御覽刪正爾雅釋器衣蔽前謂之襜注云蔽厀也釋名釋衣服云韍韠所以蔽前也禮記玉藻注韠之言蔽也又云韍之言蔽也韍韠紱紼市並通用說文韋部韠所以蔽前者鄭禮注云古者佃漁而食之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也書鈔引要義云太古之時未有布帛人食禽獸肉而衣其皮知蔽前未知蔽後至舜冕服始備故復制之說文市部市字下云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是也紼蔽疊韻爲訓案紼說文糸部云亂糸也故采菽傳云紼繂也義異紼冕之紼當作韍卽市之重文也段借作紼耳易乾鑿度云韍者所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紼諸侯赤紼詩曰朱紼斯皇室家君王又云赤紼金舄會同有繹又云赤紼在股皆謂諸侯也書曰黼黻衣黃朱紼亦謂諸侯也並見衣服之制故這別之謂黃朱亦赤矣（御覽引要義云天子朱紱諸侯赤紱赤盛色也所引詩者小雅斯干車攻采菽文所引書者不知所出案顧命云皆布乘黃朱蓋今文布乘作黼黻解之者以謂黼黻衣黃朱紼也布黼聲近乘市形近因市轉黻卽轉韍成黻祭衣稱韍故黼黻之衣用朱紼也天子諸侯同用朱韍但天子純朱諸侯不純朱故斯干箋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也又采芑傳朱芾黃朱芾也黃朱次于朱則稱赤故斯干采菽並言赤芾乾鑿度云困六五文王爲紂三公故言困于赤紱也至于九二周將王故言朱紱方來不易之法也是也乾鑿度又云天子三公九卿朱紱諸侯赤紱朱紱者賜大夫之服也文王方困而有九二大人之行將賜之赤紱其位在二故以大人言之蓋天子與其臣純朱諸侯與其臣黃朱爲異與祭服

---

之外則稱韠采菽箋冕服謂之韍其他服謂之韠故禮記玉藻一命縕紱再命赤韍謂祭服也鄭注尊祭服故變韠言韍是也說文韋部于韠字下則云一命縕韠再命赤韠謂大夫常服也其實韠韍同制殊其名耳故說文于韠下云韍也于韍下又云韠也用轉注之例也盧云此段似有寫脫小字本無兩云字）大夫慈衡別於君矣天子大夫赤紱慈衡士韎韐（禮記玉藻一命縕紱幽衡再命赤紱幽衡三命赤紱慈衡是再命三命之大夫皆用赤紱但幽衡慈衡爲異耳說文芾字下云天子朱芾諸侯赤芾大夫慈衡謂三命之大夫也周制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此指天子大夫者蓋天子大夫未出封其制與外大夫同或所據禮說微異于古禮也周制公侯伯之士一命故用縕韍鄭注縕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詩瞻彼洛矣云韎韐有奭傳韐所以代韠也又說文市部韐字下云士無市有韐制如榼缺四角士冠禮注韐之制如韠則詩之韎韐卽玉藻之縕韍大夫以上祭服用元冕爵弁服其韠曰韍士與君祭用爵弁服其韠曰韐其制同故玉藻卽通名韍也）朱赤者盛色也是以聖人法之用爲紼服爲百王不易也（乾鑿度云赤者盛色也是聖人法以爲韍服欲百世不易也鄭注朱赤雖同而有淺深之差以赤朱同盛色但有深淺爲王侯異耳）紼以韋爲之者反古不忘本也上廣一尺下廣二尺法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人也（鄭禮注云王者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示不忘古也禮記玉藻注凡韠以韋爲之必象裳也案說文韋部云韋者獸皮之革以上古之世食肉衣皮故用韋以示不忘古也玉藻又云韠天子直四角又云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說文亦云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隋書禮志虞世基奏今依白虎通紼以蔽前上廣濶一尺象天數也下濶二尺象地數也長三尺象三才也）

右論紼

所以有冠者何冠者帣也所以帣持其髮者也（釋名釋衣服云冠貫也所以貫帣髮也說文冂部冠絭也所以絭髮弁冕之總名也汪氏繩祖云帣疑卽帣字帣從卷省聲此不省集韻帣古轉反斂衣袖也案汪說是也說文帣囊反絭帣或通用說文系部絭纕臂繩也史記淳于髡傳帣韝鞠䐻帣謂以韝約袖是絭或段作帣矣今說文以爲絭髮與此同則此宜作帣明矣帣貫音義通）人懷五常莫不貴德示成禮有修飾文章故制冠以飾首別成人也士冠經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論語曰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飾文章七字舊脫盧據御覽六百八十四補說苑修文篇云冠者所以別成人也修德束躬以自申飭所以檢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御覽引飾皆作

（飭士冠經當作士冠記論語見先進）禮所以十九見正而冠者何漸三十之人耳男子陽也成于陰故二十而冠曲禮曰二十弱冠言見正何以知不謂正月也以禮士冠經曰夏葛屨冬皮屨明非歲之正月也（公羊隱元年注禮年二十見正而冠說苑建本篇周召公十九而冠則可以爲方伯諸侯矣又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蓋見正而冠古禮有此語漸三十當作漸二十公羊疏以爲見正者欲道庶子不冠於阼階然周召非嫡子也士冠禮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注正猶善也亦不以爲正月之正則見正而冠或十九歲時遇歲月之善則亦可冠不必定俟二十與御覽引禮論曰王彪之以爲禮冠日卜日不必以三元也又禮夏冠用葛屨冬冠用皮屨明無定時也）

右總論冠禮

皮弁者何謂也所以法古至質冠之名也（御覽引三禮圖皮弁以鹿皮淺毛黃白色者爲之儀禮士冠禮皮弁注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呂覽上農云庶人不冠弁注弁鹿皮冠左氏僖二十八年傳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注弁以鹿子皮爲之是皆取其質也李善秋興賦注引云皮弁冠名蓋節此文也）弁之爲言攀也所以攀持其髮也（釋名釋衣服云弁如兩手相合抃持也士冠禮注弁名出于槃槃大也攀抃槃皆疊韻爲訓舊作樊非）上古之時質先加服皮以鹿皮者取其文章也（書顧命四人綦弁某氏傳綦文鹿子皮疏引鄭注青黑曰綦又引王注綦赤黑色詩鳲鳩其弁伊騏傳騏騏文也所謂取其文章此也）禮曰三王共皮弁素積責積者積素以爲裳也言腰中辟積至質不易之服反古不忘本也（素積者七字及下言字據續漢志注補士冠禮注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釋名釋衣服云素積素裳也辟積其要中使蹙因以名之也則經文素積專謂裳不兼衣矣又喪服注祭服朝服辟積無數蓋惟喪服裳幅三袧爲有數耳爾雅釋器裳削幅謂之襍注削殺其幅深衣之裳自冕弁服至元端皆爲帷裳前三後四不削幅也故非辟積則一丈四尺之要矣安能服之於身乎此云積素爲裳則衣不用素絲當用布也周禮司服注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是也史記禮書謂皮弁有裳者非也）戰伐田獵此皆服之（御覽引三禮圖云皮弁高尺二寸秋八月習大射冠之行事公羊宣元年已練可以弁冕注弁所謂皮弁爵弁也皮弁武冠又成二年傳衣服與頃公相似注禮皮弁以征又二十五年傳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注皮弁以征不義取禽獸行射公羊疏引韓詩傳亦有此語則此本今文春秋詩韓說也若古周禮則司服云凡甸冠弁服兵事韋弁服與此不同也故御覽引禮圖又云韋皮王及諸侯兵服也）

右論皮弁

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禮曰周冕而祭（禮記王制云周人冕而祭周禮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其諸侯非二王後皆元冕祭于己又玉藻云諸侯元端而祭注端當爲冕是也其諸侯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則侯伯鷩冕而下子男毳冕而下曾子問所云諸侯裨冕出視朝注爲將廟受謂朝天子時也其大夫則雜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是也是周人以冕祭宗廟也）又曰殷冔夏收而祭此三代宗廟之冠也（王制云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故詩文王述殷士助祭云厥作祼將常服黼冔亦謂殷後諸侯自服其祭服來助祭也故毛傳云冔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又王制注云皇冕屬畫羽飾也凡冕服皆元上纁下有虞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是毛鄭並以冔收當周之冕故史記注引太古冠冕圖亦曰夏名冕曰收也若然郊特牲及士冠禮皆云周弁殷冔夏收者周代文大夫以上皆用冕士以下用爵弁弁卽冕之次但飾不飾異耳夏殷質上下同冔收不備文飾卽類周之弁其在夏殷卽爲冕故詩以黼冔並稱黼卽冕章也然則王制以冕與冔收列冠禮以弁與冔收列名異實同也冠禮止就士禮言之故但據弁而推言二代之制也）十一月之時陽氣俛仰黃泉之下萬物被施如冕前俯而後仰故謂之冕也（後漢書注引三禮圖云冕以三十升布爲之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圓後方前下後高有俯仰之形故謂之冕欲人之位彌高而志彌下故以名焉釋名釋衣服祭服曰冕冕猶俛俛平直兒也兩俛字及如冕字也字俱盧據御覽補正）謂之冔者十二月之時陽氣受化詡張而後得牙故謂之冔（儀禮士冠禮注冔名出于幠幠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此以殷以十二月爲正氣始詡張故取名于冔無正文故各以意解也）謂之收者十三月之時陽氣收本舉生萬物而達出之故謂之收（士冠禮注收言所以收斂髮也釋名釋首飾收夏后氏冠名言收斂髮也此以夏以十三月爲正陽氣收故取名于收亦異）俛仰不同故前後乖也詡張故萌大時物亦牙萌大也收而達故前葱大者在後時物亦前葱也（語有譌脫）冕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功之始示不忘本也（古微書說題詞云麻之爲言微也陰精寢密女作織微也）卽不忘

本不用皮何皮乃太古未有禮文之服故論語曰麻冕禮也尚書曰王麻冕（禮記禮運衣其羽皮序于未有宮室火化之時知是未有禮文也又冠義云大古冠布當在後矣）冕所以前後邃延者何示進賢退不能也（禮記玉藻注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天子齊肩延冕上覆也御覽引通義云冕制奈何禮器曰冕冠長六寸廣八寸員前是其制也）垂旒者示不視邪纊塞耳示不聽讒也故水清無魚人察無徒明不尚極知下（用禮說也大戴禮云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塞耳所以揜聽也注引含文嘉云垂統坐旒爲閑奸聲弇惡色令不惑視聽隨志引含文嘉云冕而加旒以蔽明也加以黈纊不聽讒也續漢志引含文嘉云旒垂目纊塞耳王者示不聽讒不視非也淮南主術訓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黈纊塞耳所以蔽聽也家語入官篇云古者聖王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紘紞充耳所以掩聰又云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是也文選東京賦夫君人者黈纊塞耳薛注黈纊言以黃綿大如丸懸冠兩邊當耳不欲妄聞不急之言也）故禮云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禮器云天子麻冕朱綠藻垂十有二旒者法四時十二月也諸侯九旒大夫七旒士爵弁無旒（此引禮器文與原文不合彼云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考上大夫卿也下大夫大夫也周制則弁師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弁各以其等爲之則諸侯有九七五之不同內外卿大夫有八六四三二之不同故禮器注以爲夏殷制又周制士爵弁無旒故弁師注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也是也其唐虞之制則書大傳云天子服五諸侯服四大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此所言天子諸侯之禮與禮器合所謂夏殷禮也士禮與周制合其大夫之制則皆不合耳獨斷云漢明帝採尚書皐陶及周官禮記以定冕制皆廣七寸長尺二寸係白珠於其端十二旒三公及諸侯九旒卿七旒則此所引其當時之制與隋志引阮諶禮圖鷩冕天子九旒侯伯服以助祭七旒毳冕天子七旒子男服以助祭四旒絺冕天子五旒孤卿服以助祭四旒元冕天子四旒諸侯服以祭其宗廟三旒然則十二旒者其袞冕與子男助祭當五旒四旒與上下差降之制不合又御覽引阮圖云爵弁士助君祭之服以祭其廟無旒與此同也）

右論冕制

委貌者何謂也周朝廷理政事行道德之冠名士冠經曰委貌周道章甫殷道毋追夏后氏之道（御覽引三禮圖云元冠亦曰委貌今之進賢則其遺象也儀禮士冠禮元端注元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又云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注元冠委貌也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天子與其臣元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又周禮司服凡田冠弁服然則天子以元冠田獵故鄭周禮注冠弁委貌也諸侯以下以爲視朝之服故爲朝廷理政之冠也士冠禮注云三冠所常服以行道也周禮巾車象路以朝朝所以行道因謂象路爲道車司常道車載旞是也鄭止云行道此云行道德者周禮道右注云王行道德之車道僕注王朝朝莫夕主御于以與諸臣行先王之道皆可相證也）所以謂之委貌何周統十一月爲正萬物始萌小故爲冠飾最小故曰委貌委貌者言委曲有貌也殷統十二月爲正其飾微大故曰章甫章甫者尚未與極其本相當也夏統十三月爲正其飾最大故曰毋追毋追者言其追大也（荀子仲尼篇云委然成文以示天下注委然俯就之皃蓋委貌最小似委然卑下故曰委貌故後漢志委貌高四寸也禮記檀弓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注今冠橫縫以其辟積多然則殷質此辟積少故一前後直縫之周文故多作襵而並橫縫之即此所謂委曲有貌也其服朝服緇帶素韠左傳昭元年劉定公曰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昭十年晏子端委立于虎門外哀七年大伯端委以治周禮國語周語晉侯端委以入皆此端謂衣以其俱正服也委即委貌又獨斷珠冕謂緇布冠即委貌者蓋大古冠布齊則緇之以布爲之則爲緇布冠以繒爲之則爲委貌一名元冠士冠禮注或名委貌爲元冠是也又名冠弁周禮司服凡甸冠弁服先鄭注冠弁委貌是也朝服元端服皆委貌惟異其裳耳三代之冠殷章甫差大夏毋追爲最大云又莊子盜跖篇云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李云危高也知當時武冠高大與儒冠委下者異續漢禮儀志武吏布幘大冠猶存古也又釋名釋衣服云章甫殷冠名甫大夫也殷以之表章大夫也牟追牟冒也言其形冒髮追追然也取義微異其說委貌云其形委曲之貌上小下大則合故御覽引阮諶禮圖云元冠一曰委貌今之進賢則其遺義也夏曰毋追殷曰章甫周曰委貌後世轉以巧意改易其名耳）

右論委貌毋追章甫

爵弁者何謂也其色如爵頭周人宗廟士之冠也禮郊特牲曰周弁士冠經曰周弁殷冔夏收（御覽引三禮圖云爵弁士助君祭之服又引輿服志云爵弁一名冕廣八寸長尺二寸如爵形前小後大其上似爵頭色有收持笄所謂夏收殷冔者也儀禮士冠禮爵弁服注此助君祭之服禮記雜記曰士弁而祭于公是爲士之祭冠也其士之自祭則用元冠也然則夏殷質上下通用冔收周文尊者用冕卑者用弁以其所用同故此于爵弁麻冕皆引冠記之文也又儀禮士冠禮注云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

（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蓋赤多黑少故周禮巾車云雀飾鄭注亦謂雀黑多赤少之色也又鍾氏五入爲緅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士冠經亦當作士冠記）爵何以知指謂其色又作言爵弁作但言弁周之冠色所以爵何爲周尚赤所以不純赤但如爵頭何以本制冠者法天天色元者不失其質故周加赤殷加白夏之冠色純元何以知殷加白也周加赤知殷加白也夏殷士冠不異何古質也以士冠禮知之（續漢志引獨斷冕冠周曰爵弁殷曰冔夏曰收殷黑而微白前大而後小夏純黑而赤前小而後大皆以三十升漆布爲殼前又云古者以布中古以絲是三代制同但殊其色耳又聶圖引舊圖云周曰弁殷曰冔夏曰收三冠之制相似而微異俱以三十升布漆爲之皆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員後方無旒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前大後小殷冔黑而微白前小後大收純黑亦前小後大當是阮鄭舊圖元文也其以爵韋爲之者謂雀弁書顧命二人雀弁執惠釋名釋衣服云以爵韋爲之謂之爵弁是也以兵事韋弁服此爲執兵者故知宜用韋也爵弁爲士助祭服又爲天子卿大夫及公之孤自祭之服禮記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是也又爲王侯之先祖爲士者之尸服曾子問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注弁冕者君之先祖或有爲大夫士者然則爲大夫則尸服冕爲士則服爵弁也知爵弁者周禮守祧注云尸當服卒者之上服故也又諸侯始命亦服之詩瞻彼洛矣云韎韐有奭箋云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又云韎韐祭服之韠合韋爲之其服爵弁服也是也又爲天子之變服書金縢王與大夫盡弁疏引鄭注以爲爵弁又禮記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是也以爵弁爲士之上服故專言爵弁爲士之冠也夏殷士冠不異恐有謂士冠記太古冠布齊則緇之注太古唐虞以上蓋謂夏殷以前皆著白布冠將祭而齊則緇之古凶同服是士冠不異也士冠禮亦當作士冠記）

## 右論爵弁

商城楊鐸校

---

# 白虎通疏證十一

句容陳立

## 喪服

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明至尊臣子之義也喪服經曰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儀禮喪服傳曰天子至尊也通典引馬注天下所尊故曰至尊荀子禮論篇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僖元年公羊傳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注僖公者閔公庶兄據閔公繼子般傳不言子僖公繼成君閔公繼未踰年君禮諸侯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其服皆斬衰後漢李固傳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于牆食則見堯于羹是即舜居堯喪三年之事也通典引戴德變除云臣爲君不笄纚不徒跣始死深衣素冠餘與子爲父同又鄭氏變除云臣爲君不笄纚不徒跣則臣子之異唯纚笄徒跣也又臣爲君不禫故喪服小記列當禫之喪有四曰爲父爲母爲妻爲長子孔疏復補二條曰妻爲夫爲慈母無臣爲君也）天子爲諸侯（盧云周禮司服曰王爲諸侯緦衰禮記檀弓曰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衣疑此處文有脫案天子于諸侯無服故但服弔服既葬除之而已鄭司農云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故漢孔霸薨元帝素服臨弔鄭宏薨安帝服緦是也說者以鄭宏于安帝爲舅爲舅服緦案禮天子諸侯絕旁期況緦麻乎則安帝之服緦謂服緦衰耳）天子諸侯絕朞者何示同愛百姓明不獨親其親也故禮中庸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達乎天子卿大夫降緦重公正也（此據周制也莊四年紀伯姬卒公羊注禮天子諸侯絕期大夫絕緦天子唯女之適二王者諸侯唯女之爲諸侯夫人者恩得申故卒之是也禮記檀弓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注古謂殷時也上不降遠下不降卑又云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注伯文殷時滕君也是則殷之諸侯爲世叔父及昆弟之子皆服期矣周制降服凡有四鄭注喪服云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爲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案天子諸侯爲正統之親后夫人長子適婦適孫諸侯之昆弟爲諸侯雖期不降天子女諸侯女嫁于二王後若諸侯及諸侯爲所主之王姬止依出降降本服一等餘親則絕大夫唯正統之親嫡妻長子嫡婦嫡孫昆弟爲大夫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大大宗子宗子之母妻從父昆弟族昆弟之尊同者皆不降其出適者止依出嫁降一等其天子諸侯大夫始受命受封受爵者皆不降諸父昆弟至其子不降諸父若士女嫁於大夫亦降其家旁親一等與出降爲二等大夫女嫁于諸侯與諸侯

（女嫁天子則絕其家旁親之服唯正統之親不降不絕大夫士女嫁于諸侯大夫還爲其族之尊同者亦不以尊降唯昆弟之爲父後者並出降亦不敢降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亦不以出降大夫之妻爲大夫家之親亦隨大夫降一等傳所謂夫貴于朝妻榮于室是也天子諸侯絕旁親之朞其旁親爲天子諸侯則不敢服朞故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注此謂卿大夫以下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又禮記大傳云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戚戚君是也又雜記外宗爲君大夫猶內宗也注爲君斬夫人齊衰不敢以其親服服至尊也是內外宗爲后夫人亦不敢服以視服也此非聖王以貴凌下薄親親之仁以喪者不祭唯越紼而祭天地社稷吉凶不相干屈于私親而闕祭祀賓享之制顧私恩而忘大義非所以重國體又凡祭必夫婦親之故天子諸侯尊統國家則絕旁期大夫致身事君故但降旁期而絕緦其后夫人命婦亦隨夫而行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也舊本脫天子諸侯四字盧訂補達乎大夫舊作達乎諸侯亦誤）

右論諸侯爲天子

禮庶人爲國君服齊衰三月王者崩京師之民喪三月何民賤而王貴故恩淺故三月而已（儀禮喪服齊衰三月章云庶人爲國君注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謂工匠之屬天子圻內之民服天子亦如之是天子圻內諸侯封內皆服齊衰三月也其諸侯之臣服天

子則總衰喪服傳何以總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於天子則大夫之臣不爲諸侯服矣故通典引石渠禮論戴聖曰天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當總衰既葬除之大夫之臣無接見之義不當爲國君也聞人通漢曰大夫之臣陪臣也未聞其爲國君也又問庶人尚有服大夫臣食祿反無服何也通漢對曰記云仕于家者出鄉不與仕齒是庶人在官也當從庶人爲國君三月服制曰從庶人服是也然則王圻內食采之陪臣爲天子亦宜從庶人爲國君之服矣又襍記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注曰其無服而嫁於庶人從爲國君則內外宗女嫁於庶人亦如爲國君服齊衰三月矣小字本元本俱無而字）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者則民始哭素服先葬三月成齊衰期月以成禮葬君也（左傳隱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案此語不明意謂諸侯五月而葬初薨時民始哭素服爲之齊衰三月服除後期月而葬以死與往日諸侯五月并死者之月數是三月後僅期月也天子七月而葬則不止期月以成禮矣）禮不下庶人何以爲民制服何禮不下庶人者尊卑制度也服者恩從內發故爲之制也（喪服四制云其恩厚者其服重恩有淺深則服有差降喪服者所以飾哀即恩從內發之意也上何字疑所之誤）

右論庶人爲君

王者崩臣下服之有先後何恩有淺深遠近故制有日月檀弓記曰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鄭彼注云祝佐含斂先服官長大夫士國中男女庶人天下諸侯之大夫案禮記喪大記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又喪服四制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然則三日五日服杖兼七日三月則唯服而已而大記與四制所云士杖之期不同者孔疏引崔靈恩云喪大記據朝廷之士四制則邑宰之士也）

右論臣下服有先後

三年之喪何二十五月以爲古民質痛於死者不封不樹喪期無數亡之則除（易繫辭傳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集解引虞注坤爲喪期謂從斬衰至緦麻日月之期數无坎離日月坤象故喪期無數虞翻以後世聖人以黃帝堯舜則此伏羲神農世也亡疑當爲忘孔疏謂哀除則止无日月限數正即本此其三年問疏則謂無葬練祥之數與易疏不合）後代聖人因天地萬物有終始而爲之制以期斷之（禮記三年問云故先王焉爲之立中

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案禮記郊特牲云太古冠布齊則緇之[illegible]後聖有作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illegible]數矣蓋始於黃帝[illegible]時弗舉又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父至尊母至親故爲加隆以盡孝子之恩恩愛至深加之則倍故再期二十五月也（禮記三年問云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注言于父母加隆其恩使倍期也[illegible]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故後漢書陳忠傳云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服制二十五月也）禮有取於三故謂之三年緣其漸三年之氣也故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也（文二年公羊傳文注云所以必二十五月者取再期恩倍漸三年也御覽引援神契云喪不過三年以期增倍五五二十五月義斷仁示

（民有終緣喪絕情注期十二月也再期二十五月也萬物再終喪者彌遠故因殺以絕之巴郡太守樊敏碑云遭離母喪五五斷仁又堂邑令費鳳碑云菲五五衰杖其未除亦謂二十五月也）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言其期也期者復其時也大功已下月數故以閏月除禮士虞經曰期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今文春秋說也公羊哀五年傳云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曷爲以閏數喪數略也穀梁傳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趙商疑而不定公羊疏引鄭志答趙商云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于數也然則公羊所云以閏數者大功以下穀梁所云不以閏數者謂三年及期故何休注亦云謂喪服大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爲數又云以月數恩殺故并閏數也是以通典引射慈云三年期喪歲數殁閏九月以下數閏月也若死在閏月二傳之說微異襄二十八年楚子昭卒公羊注葬以閏數卒不書閏者正取期月明期三年之喪始死得以閏數非死月不得數閏則公羊以死月在閏得以閏數也通典引鄭襲難范甯云以閏三月死者當以來年何月祥何月忌日答曰謂之閏月者以餘分之日爲閏益月耳非正月也則吉凶大事皆不可以用閏月死既不數之禮十三月小祥二十五月大祥自然當以來年四月小祥明年四月大祥也然則穀梁家以死月在閏仍以後月爲斷也白虎通但言以不以閏數又多從公羊說蓋與何說同也）

右論三年喪義

喪禮必制衰麻何以副意也服以飾情情貌相配中外相應故吉凶不同服歌哭不同聲所以表中誠也（釋名釋喪制云三日不生生者成服日衰衰摧也言傷摧也喪服斬衰釋文云衰之言摧也所以表其忠實摧痛禮記雜記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謂哀有淺深又閒傳云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發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是皆所以表誠是以在胸前者謂之衰左傳襄十七年晏嬰粗衰斬注衰在胸前也又通典引雷次宗說云衰者當心六寸布也在衣則衣爲衰在裳則裳爲衰男子離其衣裳故衰獨在衣上婦人同爲一服故上下共稱也故荀子哀公篇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于酒肉注此言服彼于外亦所以制其內也）布衰裳麻絰箭笄繩纓苴杖爲畧及本經者亦示也故總而載之示有喪也（盧云布衰裳以下文有舛誤案此兼舉男女齊衰之服明之也儀禮喪服云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注削猶殺也太古冠布衣布後世聖人易之以此爲喪服然則唐虞以上吉凶通用布後世專以爲喪服也斬衰先斬布後作之疏齊先作之後齊之五服皆用布爲降殺也衰裳對舉謂上衰下裳也麻絰者喪服經云苴絰注麻在首在腰皆曰絰又傳曰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又云牡麻絰傳曰牡麻者枲麻也又云小功澡麻帶絰是則喪服之絰皆用麻但苴絰左本在下牡麻絰右本在上澡麻去其本爲異也箭笄者喪服注云箭篠竹也此妻妾女子子之服異于男子也繩纓者喪服云冠繩纓傳曰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注雜記曰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縫外畢者冠前後屈而出縫于武也苴杖者喪服傳曰苴杖竹也削杖桐也爲畧疑行文及本絰者謂不去本之絰也亦示也疑爲亦示誠也）腰絰者以代紳帶也所以結之何思慕腸若結也必再結云何明思慕無已（喪服注麻在首在要皆曰絰絰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爲制此服也首絰象緇布冠之缺項要絰象大帶又有絞帶象革帶齊衰以下用布又喪服小記麻者不紳注麻謂絰也紳大帶也喪以要絰代大帶也）

右論衰

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不食身體羸病故杖以扶身明不以死傷生也（喪服斬衰傳曰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禮記問喪云杖者以何爲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又檀弓云君

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又曲禮云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故不以死傷生也又喪服四制云杖者何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賈疏有爵之人必有德有德則能爲父母致病深故許其以杖輔病雖無爵故假取有爵之杖爲之喪主衆子雖非爲主子爲父母致病是爲輔病也敖氏繼公儀禮集說云傳意蓋謂此杖初爲有爵者居重喪而設所以優貴者也其後乃生擔主輔病之義焉）禮童子婦人不杖者以其不能病也（喪服四制云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又儀禮喪服傳云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蓋杖各齊其心賈疏病從心起故杖之高下以心爲斷也案禮記問喪云禮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注童子不杖不杖者不免當室則杖而免然則當室之嫡子雖童子亦不杖此不杖指童子而庶子者也故禮記雜記云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注未成人者不能備禮也亦指餘子言也又喪大記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授大夫世婦杖又云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而朝主人婦人皆杖則婦人成人者皆有杖而此云婦人者賈公彥以爲童子婦人也童子得偁婦人者小功章云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是未成人偁婦人也禮疏引賀循等以爲婦人不杖謂出嫁之婦人不爲主則不杖其爲不主而杖者唯姑在爲夫儀禮疏引雷次宗以爲此喪服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女子子嫁者反在父室爲父三年如傳所云婦人者皆不杖小記婦人不

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唯著此一條明其餘不爲主者皆不杖案小記明云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姑在猶不厭婦而雷氏何云妻爲夫不杖乎小記疏引雜鄭者又云鄭以婦人不杖謂童子婦人然童子未嫁何以得稱婦人又喪服傳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又云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明婦人非童子也案鄭氏于喪服注雖未明指童子婦人然於小記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注云女子子在室爲父母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爲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笄爲成人成人正杖也不明爲主不爲主之分則女子在室許嫁者皆得杖故喪大記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熊氏云經云子杖通女子在室者是也又喪大記士之喪婦人皆杖注謂主婦容妾爲君女子子在室者然則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在室與反在室爲父雖不爲主皆得杖矣小記又恐人疑姑在或厭婦不杖與母爲長子不杖故又云姑在爲夫杖母爲長子削杖也小記又特明童女而杖之一條則其餘童女不杖可知童女既不杖則不童女者皆杖可知矣

禮曰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一日不食小功緦麻一日不再食可也

小字本一日不再食可也作一不食再不食可也禮記間傳云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歛焉則壹不食按三不食即一日不食也喪大記云期之喪三不食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與此殊者皇氏云齊衰二日不食

謂正服齊衰喪大記三不食當是義服齊衰閒傳小功緦麻再不食喪大記分別壹不食再不食則是壹不食謂緦麻再不食謂小功也

所以杖竹桐何取其名也竹者蹙也桐者痛也

舊作以竹杖何盧據御覽五百四十八補正既夕記杖下本竹桐一也注順其性也竹蹙桐痛皆疊韻爲訓也

父以竹母以桐何竹者陽也桐者陰也

問喪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爲父苴杖苴杖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

竹何以爲陽竹斷而用之質故爲陽桐削而用之加人功文故爲陰也故禮曰苴杖竹也削杖桐也

儀禮喪服傳禮記喪服小記文也孔疏必用竹者以其體圓性貞履四時不改明子爲父禮申痛極自然圓足有終身之痛故也故斬而用之無所厭殺削殺也削奪其貌不使首也必用桐者明其外雖被削而心本同也且桐隨時彫落示外被削殺服從時除而終身之心當與父同也賈疏云父者子之天竹圓亦象天竹能貫四時而不變子之爲父哀痛亦經寒溫而不改故用竹也爲母杖桐者欲取桐之言同內心同之於父又引喪服變除云削之使八方者取母象於地故也徐氏乾學讀禮通考云敖引杜元凱說證削杖爲圓愚謂小記言杖大如絰形既圓則杖形亦圓可知況桐之言同謂其制同之於父也何必取天圓地方之說乎按王肅亦有削杖削爲四方之說又禮記喪服小記云杖大如絰記云如要絰也稽氏寅亮云小記兩絰字俱指要絰敖氏謂杖如首絰非也

## 右論杖

孝子必居倚廬何孝子哀不欲聞人之聲又不欲居故處居中門之外

儀禮喪服傳曰居倚廬又既夕記云居倚廬注云哀戚不在于安蓋在中門外者哀親之在外不忍安居內也此中門即殯宮門蓋寢門也士止二門大門在外寢門在內故爲中門也

倚木爲廬質反古也不在門外何戒不虞故也

鄭注既夕記云倚木爲廬在中門東方北戶三禮圖載唐大曆中楊垂撰喪服圖云凡起廬先以一木橫於牆下去牆五尺臥於地爲楣即立五椽于上斜倚東墉上以草苫蓋之其南北面亦以草屏之向北開門簾以緣布廬形如偏屋其間容半席廬間施出楊氏所圖廬舍之制最爲明晰喪服四制云書曰高宗諒闇鄭注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喪服傳云既虞翦屏柱楣注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禮記間傳云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芐翦不納然則初喪之時以草爲屏不翦向北戶卒哭後乃開西戶以殯哭之位在阼階下西面鄉殯故廬亦西面鄉殯楣不納明北戶向陰故未柱楣之時北向戶也故喪大記凡非嫡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注不欲人屬目蓋廬於東南角則嫡子當廬於其北近顯處以嫡子當應接弔

賓故不於隱者也又以見適子衆子皆居廬也程氏瑤田喪服足徵記云爾雅楣謂之梁又云杗廇謂之梁蓋言屋之上覆者倚廬者廬倚東壁但一片陂陀垂之西至于地不納明北戶而已楣也即梁也非如後世以持禮之橫木爲梁也案爾雅釋宮楣謂之梁而檐亦爲之楣釋宮云檐謂之楣郭注屋梠也衆經音義引書注云亦楣也說文木部云楣秦名屋櫋聯也齊謂之檐楚謂之梠釋名釋宮室云楣眉也近前若面之有眉也是楣在前端與門上之楣名同而實異此柱楣當指檐端之楣謂初喪廬時戶向北以楣去牆五尺臥於地卒哭以後則柱其臥地之楣而西向開戶不得如程氏之說以楣爲屋之上覆也不在門外此謂外門之外也

故禮間傳曰父母之喪居倚廬於中門外東牆下戶北向

間傳云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脫絰帶此於中門外以下則白虎通釋倚廬形制文也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凷與間傳文同記又云君爲廬宮之大夫士襢之既葬君大夫士皆宮之鄭注宮謂圍障之也襢袒也謂不障是父母之喪無貴賤皆居廬也

練而居堊室無飾之室

禮記間傳云期而小祥居堊室又喪大記既練居堊室孔疏堊白也楊垂喪服圖又云倚廬南爲堊室以墼壘三面上至屋如於牆下則亦如偏屋以瓦覆之西向戶室施廬木枕喪服傳云既練舍外寢注舍外寢于中門之外屋下壘墼爲之不塗堊所謂堊室以堊室在倚廬之南故對言爲外寢也大祥之後居黝堊之室喪大記既祥黝堊注云黝堊

（堊室之飾也地謂之黝牆謂之堊大祥所居之室既有飾明堊室爲無飾之室也案父母之喪居倚廬既練居堊室是其正耳亦有齊衰居堊室者間傳云齊衰之喪居堊室亦有翦衰居堊室天官宮正云大喪授廬舍注廬倚廬也舍堊室也襍記云朝庭卿大夫居廬士居堊室臣爲君並斬衰是士服斬衰而居堊室也）

又曰婦人不居倚廬（禮記喪大記云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是婦人不居倚廬喪大記文也揚氏圖云婦人次於西廊下是也襍記曰童子不廬則並亦不居堊室矣）

又曰天子七日公諸侯五日卿大夫三日而成服（蓋逸禮文也儀禮記喪禮既殯三日成服禮記喪服小記云主人未喪服注未喪服未成服也既殯成服是殯之後乃成服案禮記王制云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故知天子七日成服諸侯五日成服大夫三日成服也以士喪禮考之則士亦三日成服此不言者文不具耳）

居外門內東壁下爲廬（御覽五百四十八引作居門外東壁爲廬喪服疏居倚廬者孝子所居在東壁倚木爲廬是也孟子滕文公云五月居廬注居倚廬於中門之內即外門內也）

寢苫枕塊哭無時不脫絰帶（儀禮喪服傳斬衰寢苫枕塊哭晝夜無時歠粥寢不脫絰帶又既夕記云寢苫枕塊注苫編藁塊堛也又云不脫絰帶注云哀戚不在於安又云哭晝夜無時又注云哀至則哭必非朝夕問喪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按編藁者藁即草也謂編草爲苫故左傳釋文云苫編草也爾雅釋言塊堛也郭注土塊也說文土部云凷墣也或作塊則凷爲正字塊爲或體左傳釋文引王檢云夏枕凷冬枕草）

既虞寢有席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鄭氏三禮目錄云虞安也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反日中而祭之於殯宮以安之檀弓云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士虞禮既葬日中而虞王制云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又公羊傳云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大夫五虞士三虞既虞當謂九虞七虞五虞三虞後也寢有席對初居喪時寢苫枕塊言也喪服傳云既虞寢有席間傳謂既練之後始寢有席微異徐氏乾學讀禮通攷間傳此條寢有席句原在芐翦不納之下而記者脫誤歟疏食水飲對未虞時朝一溢米夕一溢米言也喪服傳既虞食疏食水飲喪大記云既葬疏食水飲不食菜果熊氏云既葬哀殺可以蔬食不復用溢米也程瑤田喪服足徵記謂疏食稷食也不食稻粱黍也案疏粗也論語飯疏食飲水孟子舜之飯糗茹草注草粗也不必專指稷食朝一哭夕一哭對虞時之哭無時也喪服傳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是也）

既練舍外寢居堊室始食菜果反素食哭無時（喪大記云練而食菜食喪服傳既練舍外寢按舍亦居也古者宮室之制正寢亦曰外寢禮記玉藻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是也謂中門之外寢爾記又云始食菜果以喪大記既葬主人蔬食水飲不食菜果故也記又

云飯素食哭無時鄭注素猶故也謂復平生故食也顏師古匡謬正俗說素食謂但食菜果糗餌之屬無酒肉也據禮家變節漸爲降殺安得練時便復平生之食以難鄭注案注指就飯而言並未包有酒肉何得據以難鄭也此亦文只素食即鄭氏所謂復故食也哭無時者與未虞之哭不同彼之哭無時謂晝夜無時哭此則或十日或五日思憶則哭也二）

十五月而大祥飲醴酒食乾肉（喪大記祥而食肉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間傳父母之喪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微有不同喪大記疏引庾蔚之云蓋記者所聞之異於練既可食菜果則亦可以食醯醬矣大祥既可鼓琴則亦可以飲酒食肉矣）

二十七月而禫通祭宗廟去喪之殺也（喪大記云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士虞記云中月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也亦不待禴月喪大記疏引熊安生曰不當四時祭月則待禴月也是通諸祭宗廟之義也案祥禫之月先儒不同鄭氏以二十五月爲大祥禫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終凡二十七月二十八月而作樂如平素檀弓疏載王肅注禮以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爲禫二十六月作樂又引王肅聖證論難鄭云若以二十七月禫其歲末遭喪則出入四年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案春秋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距僖公之卒已二十六月公羊何以猶譏其喪娶又襍記云父在爲母爲妻十三月祥十五月禫尚祥禫異月豈有三年之喪而祥禫同月乎且禮云中月而禫與學記之中年同耳不得遽如月中而禫說也檀弓疏引喪服變除云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白虎通用戴德禮之義鄭云大儒又依戴氏班氏之說者也禫文作導導禫雙聲也）

右論倚廬

喪禮不言者何思慕盡情也言不文者指謂士民不言而事成者國君卿大夫杖而謝賓財少恃力面垢作身不言而事具者故號哭盡情（禮記間傳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喪服四制同通典引陳鑒問喪服四制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注引孝經說曰言不文者指士民也案坊記高宗三年不言其維不言言乃讙者此則有言也又喪大記云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者天子諸侯俱有言矣而獨謂臣下者上句云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注云謂大夫士也孝經說言不文指士民也義似不同引之何明趙商答曰三年之喪天子諸侯不言而事成者冢宰有也雖亦有所言但希耳至于臣下須言而辨爲可謂言但不文耳各有所施不相妨也言臣下所包者廣孝經云士民注引之者欲微見其小異其大趣亦同也案喪大記云父母之喪非喪事不言又云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然則未葬與既葬有

別夫葬之前雖王事國事亦不言也若然既言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則但指諸侯言之耳不包天子矣孔氏喪大記疏云志在悲哀若非喪事口不敢言是喪禮不言者爲思慕盡情之意也雜記下曰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者疏云謂大夫士言而後事行者故得言但事不得語說也然則大夫士不能不言而事具故必言但不語耳則間傳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是也喪服四制云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與此大同鄭注云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面垢而已謂庶民也是也

右論喪禮不言

喪有病得飲酒食肉何所以輔人生已重先祖遺支體也（禮記檀弓云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味也又曲禮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注爲其廢喪事又曰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亦謂不可毀而滅性故檀弓下云毀不危身爲無後也注謂憔悴將滅性是也又喪服四制云老病不止酒肉又雜記下云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又云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注毀而死是不重親是以斬衰亦止三日不食亦爲其滅性也襄三十一年左傳云子野卒毀也卽此）故曲禮曰居喪之禮頭有瘡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禮記雜記又云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頭有瘡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爲病君子弗爲也）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襍記亦云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又荀子大畧篇云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存六十不毀舊脫依盧補）又曰父母有疾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琴瑟不御（鄭彼注云憂不在樂憂不在味憂在心雜變也曲禮琴瑟在御句在食內上此因居喪并及侍疾飲酒食肉亦所輔病但不得變味變貌耳故曲禮又云疾止復故明亦所以守身也）曾子問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彼注云爲彼哀則不專於親也爲親哀則是妄弔此謂弔與服皆虛故不弔也）禮檀弓曰曾子有母之喪弔子張子張者朋友有服雖重服弔之可也（禮記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注于朋友哀痛甚而往哭之非若凡弔又襍記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于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注功衰既練之服也諸侯服

新死者之服而往哭謂所不臣也又云練則弔注父在爲母功衰可以弔人者以父在故輕於出也然則五屬之親有服者雖居重喪皆得服其服而往朋友雖不在正服中然弔服加麻則亦有微服故得以重服弔之也鄭孔以此節爲記曾子失禮之事說與此異）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祭乎孔子曰斬衰已下與祭禮也此謂君喪然也（彼文又云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于昆弟大功以下者然則天子諸侯之喪祭嗣君不奠以士喪禮云主人不親奠也天子諸侯則命其臣下奠之禮臣爲君斬故曾子問云天子諸侯之喪祭嗣君不奠也若大夫辟正君不敢用臣下奠故取昆弟齊衰之服者奠曾子問云大夫齊衰者奠是也若親屬之喪則不得與祭故曾子問又云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于人雜記又云小功緦執事不與于禮注禮饋奠也是也）子夏問三年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者禮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周公伯禽則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不知也（亦曾子問文也公羊宣元年傳已練可以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注此說時衰正失非禮所當然又云禮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故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奪親也案檀弓云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注謂既練或時有爲君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又禮運三年之喪期不使然則三年之內不服王事經禮也期練之後時有兵革爲人臣者不顧私恩以權禮也檀弓禮運公羊所云是也若卒哭後時有急難則當以國體爲重故亦得服金革之事曾子問所記伯禽事及喪大記云君既葬王政入于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是也是以桓十二年三月葬衞宣公公羊注背殯用兵而月不危之者衞弱於齊宋不從亦有危故量力不責是人君居喪得從服金革也若僖三十三年公羊傳或曰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是晉襄強大之國與衞迫於齊宋者異而墨經從戎故春秋責其不子卽孔子所云從其利者吾不知也者是也曾子問注伯禽周公子封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費誓史記魯世家云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帥師伐之於肸作肸誓又云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王命興師作大誥是則伯禽伐淮夷在管蔡以殷畔之時故孔疏以爲伯禽居母喪也但父在爲母期而曾子問明言三年之喪下引伯禽事以爲據且伯禽封魯據洛誥命公後之文當在七年歸政之後烏有管蔡反之說史記之書雜用今古文故多矛盾考後漢東夷傳康王之時肅愼復至後徐戎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然則淮徐之戎屢服屢叛蓋踐奄時周公

（平之周公薨後徐戎又興故伯禽衰絰征之至康王時又叛宣王時則又叛江漢所云是也）

右論變禮

婦人不出境弔者婦人無外事防淫泆也禮雜記曰婦人越疆而弔非禮也（雜記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檀弓婦人不越疆而弔人注不通於外公羊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注婦人無外事外則近淫是也）而有三年喪君與夫人俱往（雜記云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注奔父母喪也而如古通又云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注謂夫人行道車服主國致禮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齊公羊注奔父母之喪也不言奔喪者尊內猶不言朝聘也故以致起得禮也是則諸侯夫人既在夫家終身不反唯奔父母喪乃可越竟春秋善其得禮故致之莊二年公羊注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繁露玉英篇云婦人無出竟之事經禮也母為子娶婦奔喪父母變禮也案通典引射慈喪服變除云徐整問曰婦人為君之服周則諸侯夫人亦為天子服此也其聞喪之儀衣麻之數哭泣之位變除之節知周制將復有異也射慈答曰其圻內諸侯夫人有助祭之禮則始喪之時悉當到京師復當還耳其圻外諸侯聞喪則於路寢庭發喪夫人當堂上也變除之節皆如周服之制然則婦人出弔更有圻內諸侯夫人為天子一節知亦君與夫人俱往也）禮妻為

父母服夫亦當服（禮大傳云六曰從服注若夫為妻之父母喪服緦麻章妻之父母傳何以緦從服也齊衰期章女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妻為其父母期夫從服緦以外親之服不過緦麻亦從重而輕者也小記云世子不降妻之父母注世子天子諸侯之嫡子然則庶子則不為妻之父母服故服問云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注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也是也大夫之庶子蓋大夫在則不為妻之父母服大夫卒則恩得伸如邦人也引此以明上君與夫人俱往之義也然則諸侯雖絕緦其妻之父母與己尊同者亦不絕與）

右論婦人不出境弔

有不弔三何為人臣子常懷恐懼深思遠慮志乃全身今乃畏厭溺死用為不義故不弔也檀弓曰不弔三畏厭溺也（定十五年注引春秋說云禮有不弔者三兵死厭死溺死檀弓注為輕身也）畏者兵死也（此下疑有脫文鄭氏禮注畏者人或以非罪攻己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是厭者行止危險之下溺者不乘橋船通典引盧注云畏者兵刃所殺也是盧鄭之義並根據班氏也通典引王肅聖證論以犯法獄死謂之畏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若如所雖則肅謂犯法獄死謂之畏古不有非其罪而在縲紲之中者乎欲異乎鄭賈乖舊義案鄭氏亦止就不能全身自守如輕冒白刃戰陳無勇者言王于死于王事以身赴難又不得同之三不弔矣其服制先儒等之三殤則較常服降一等小功殤五月章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為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之長殤通典引馬注禮言殤者關有罪若畏厭溺當殤服之又緦麻章夫之姑姊妹之長殤通典引馬注禮三十乃娶而夫之姊殤者關有畏厭溺者鄭氏於殤小功注大夫為昆弟之長殤小功謂為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知大夫無殤服也然則尊同者不降矣五十命為大夫禮之常其或少時有才德命為大夫而死在殤年亦不以殤服服之矣故大功章無大夫為昆弟之長殤之服也鄭氏此微破馬君舊說而於緦麻章則從而不駁馬氏深於禮說多源於高堂生故鄭氏以有先師說在不重駁也殤者傷也畏厭溺雖屬有罪亦覺可傷故同之夭折者降一等見其可傷也然先儒多不以馬說為然通典引陳銓曰夫未二十而娶故有姊殤然矣夫雖未二十則成人死殤之蓋以為逆禮早娶者制非施畏厭溺也徐整問射慈云古者三十而娶何緣當服得夫之姊殤服經文特為士作若說國君皆別言君若公慈答曰三十而娶禮之常例古者七十而傳宗事與子年雖幼未滿三十自得少娶故曾子問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此言宗子已老傳宗事與子則宜有主矣按早娶之義射說尤精也夫無服者不弔明其有罪也若如王氏之說則非罪致刑者尚不至於不弔有罪致戮者又不止於不弔也以罪而死有絕服之義也）

禮曾子記曰大辱加於身支體毀傷即君不臣士不交祭不

得為昭穆之尸食不得□昭穆之牲死不得葬昭穆之域也（通典引劉智釋疑云問曰骨肉昆弟以罪惡徒流死者諸侯有服否答曰凡以罪惡徒者絕之國君於兄弟有罪者亦絕也今曾子問亦無此語食不得下闕一字周禮冢人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注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則曲禮之死寇曰兵者即冢人所云凡有功者居前是也）

右論三不弔

弟子為師服者弟子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也故生則尊敬而親之死則哀痛之恩深義重故為之隆服入則絰出則否也（禮記檀弓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是弟子為師服也弟子為[illegible]射篇[illegible]人[illegible]皆絰而出鄭注尊師也出謂有所之適然則凡弔服加麻者出則變服故喪服記朋友麻鄭云朋友雖無親而有同道之恩相為服緦之絰帶也師友義同故鄭知弔服加麻其異者朋友出往入否檀弓所云羣居則絰出則否注羣謂七十二弟子相謂朋友服是也為師則雖出行猶絰所以尊師也今

（此謂入則經出則否誤矣孔叢子記義篇云聞諸老聃昔者虢叔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宮适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者爲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是朋友亦有服也至其除服之限通典引鄭稱答曹幷敏說云凡弔服皆加麻者三月除之師朋友嫂叔族姑姊妹嫁者皆弔服加麻者禮疏引禮論云爲師及朋友皆既葬除之以士三月而葬也檀弓云師吾哭諸寢奔喪又云哭諸廟門外異者禮疏引鄭答趙商以檀弓爲殷禮通典引徐邈答范甯亦以爲殷周禮異也御覽尊作竭無隱字）檀弓曰昔夫子之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也（鄭彼注云無服不爲衰弔服加麻也通典引賀循云無服謂無正喪之服者也師無君父之名而兼君父之義制重服則未冥造題榮之功制輕服則忘無犯無隱之義故喪服制朋友之服而不爲師制服但心喪三年也）

右論弟子爲師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並曾子問文此段舊多譌脫盧氏悉依本書訂正）諸侯有親喪聞天子崩奔喪者何屈己親親猶尊尊之義也春秋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者必其時葬也諸侯記葬不必有時諸侯爲有天子喪尚奔不得必以其時葬也（此今文春秋說也通典引異義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雖有父母之喪越紼而行大鴻臚眭生說諸侯踰年即位乃奔喪春秋之義未踰年君死不成以人君禮言王者未加其禮諸侯亦不得供其禮於王者相報也謹案禮不得以私廢公以卑廢尊如禮得奔喪今以私喪廢奔天子之喪非也又人臣之義不得校計天子未加禮于我亦報之不加禮也眭生之說非也鄭駁之云孝經資于事父以事君言能爲人子乃能爲人臣也服問曰嗣子不爲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于父也喪服四制曰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制義斷恩此言在父則爲父在君則爲君也春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時父未葬也子者繫于父之稱也言卒不言薨未成君也未成君猶繫於父則當從門內之治恩掩義禮者在于所處此何以私廢公以卑廢尊則鄭氏用眭生說也定元年穀梁傳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

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則穀梁說自以嗣子葬後始得奔喪也故通典引通義云凡奔喪近者先聞先還遠者後聞後還諸侯未葬嗣子聞天子崩不奔喪王者制禮緣人心爲之節文孝子之思不忍去棺柩故不使奔也劉氏習穀梁春秋故也所引春秋傳者隱三年公羊傳文尚奔宜爲當奔之誤案服問云世子不爲天子服謂君在之世子也父沒即稱子某自不得援爲世子不服之證曾子問云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又云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彼所記雖諸侯大夫之禮然君之父之義臣子之情上下一也大夫於諸侯薨既不敢以私喪廢公而謂諸侯于天子得晏然俟踰年後乎諸侯既殁以嗣子言之則父以天子言之則固臣也其視大夫之不世更殊矣然則嗣君于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而聞天子崩者自宜遂事而後改服括髮而往則凡未引在殯後者皆得奔喪明矣）大夫使受命而出聞父母之喪非君命不反者蓋重君也故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不反（公羊宣八年傳文也注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急行又爲君當使人追代之儀禮聘禮云若有私喪則哭於館衰而居不饗食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注私喪謂其父母哭于館衰而居不敢以私喪自聞於主國凶服干君之吉使故繁露精華篇云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又禮記奔喪云若未得行則成服而行注謂以君命有爲者也成喪服得行則行又云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注謂以君命有事不然者不得爲位是也）諸侯朝而有私喪得還何凶服不入公門君不呼之義也（公羊僖九年宋公禦說卒傳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注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子之惡又二十八年陳侯款卒注不書葬者爲晉文諱行霸不務教人以孝陳有大喪而強會其孤故深爲恥之是則諸侯有大喪朝會之事皆不得與故雖朝京師聞私喪得反也大夫出疆本有君命故必君命乃反諸侯朝天子進退出自諸侯故宋子會葵丘陳子會溫當喪出會王事春秋不書二國之葬以爲桓文諱諱之正所以刺之也）凶服不敢入公門者明尊朝廷吉凶不相干故周官曰凶服不入公門曲禮曰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論語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禮記曲禮云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注此皆凶服按苞屨者齊衰扱衽者斬衰厭冠者緦小功之冠也又云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注此謂喪在內不得不入當先告君耳又服問云唯公門稅齊衰注不杖齊衰也於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絰也熊氏云父之喪唯扱上衽不入公門冠絰衰屨皆得入杖齊衰則屨不得入其大

（功絰又不得入其小功緦又不得入皆所以尊朝廷故不得入也論語見述而篇所引周官今無此語惟閽人云凶服凶器不入宮注凶服衰絰凶器明器之屬）臣下有大喪不呼其門者使得終其孝道成其大禮故春秋傳曰古者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宣元年公羊傳文注重奪孝子之恩也說苑修文篇古者有親喪者不呼其門鹽鐵論未通篇古有大喪者君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君子之所自重而自盡者其唯親之喪乎繁露竹林篇云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後漢陳忠傳臣聞之孝始於事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其義一也夫父母之於子同氣異息三年乃免于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故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亦用今春秋說也若然曾子問喪大記並言卒哭服金革之事者自然變禮也門內之治恩掩義故三年不呼其門門外之治義掩恩故卒哭而服金革之事是以唐會要引虞潭殷仲堪云既葬公除廢祭者非也故其時公除者則行公除祭蓋大夫不敢以家事辭王事也師凌氏晞禮論駁之云公除者庾蔚之所云公家除其喪服以從公家之吉事也此衰世之事當時禮官不通春秋之旨而妄引以斷禮者也公羊不以家事辭王事自指人臣受命出疆而聞喪者非平居無事可比今服制未終卽公除而行公祭是吉凶相干也徐藻乃云外喪公除雖停殯可吉祭不待葬而公除宜爲庾氏所斥矣）有喪不朝吉凶不相干不奪孝子恩也（自此至並廢朝皆通典禮三十所引白虎通文案宜在此）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並廢朝（禮記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

### 右論私喪公事重輕

聞喪哭而後行何盡哀舒憤然後行（釋奔喪記文也奔喪云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注親父母也以哭答使者驚怛之哀無詞也雖非父母聞喪而哭其禮亦然也）望國境則哭過市朝則否君子自抑小人勉以及禮（奔喪云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注感此念親又云哭辟市朝注爲驚衆也又云望其國境哭注斬衰者也自是哭且遂行）見星則止日行百里惻怛之心但欲見尸柩汲汲故禮奔喪記曰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遂行曾子曰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奔喪云日行百里不以夜行注雖有哀戚猶辟害也晝夜之分別于昏明又云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注侵晨冒昏彌益促也言唯著異也又荀子大略篇亦云故吉行五十奔喪百里）既除喪乃歸哭於墓

何明死復不可見痛傷之至也謂喪不得追服者也哭於墓而已故禮奔喪記曰之墓西向哭止此謂違出歸後葬喪服以禮除（奔喪云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拜賓成踊注東東卽主人位如不及殯者也以墓北首主人故西面哭也奔喪又云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于家不哭奔喪記又云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卽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卽主人位絰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是不及殯亦先哭於墓也惟除喪後者於墓盡哀遂除於家不哭不及殯者哭墓後歸入門左仍袒括髮成踊東卽位也盧云傷之至也此下似有脫文小字本元本復字俱作者字）

### 右論奔喪

曾子與客立於門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曾子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檀弓記曰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外所知吾哭諸野（並檀弓記文也奔喪記曰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微異彼注引逸奔喪禮又云哭父族與母黨於廟妻之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壹哭而已熊氏云檀弓所云殷禮也此所云周法也皇氏云母存則哭於寢母亡則哭於廟熊氏又云哭於廟者是親母黨哭於寢者蓋慈母繼母之黨孔疏又云檀弓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若無殯則在寢與此不同者異代禮也並皆以意調停無實據也沈氏又云事由父者哭之廟事由己者哭之寢義亦得通）

### 右論哭位

養從生葬從死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爲周公踐阼理政與天同志展興周道顯天度數萬物咸得休氣充塞原天之意予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葬使得郊祭尚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義具上封公侯篇）

### 右論周公以王禮葬

## 崩薨

書曰成王崩（顧命文也彼云乙丑王崩釋文馬本作成王崩注安民立政曰成周禮司几筵注天府注先鄭旨引

（作成王崩是今文古文皆有成字也成王木生號死而因以為謚故酒誥至若曰諸本作成王若曰書疏引歐陽大小夏侯云王年長骨節成立釋文引馬註言成王者未聞也吾以為後錄書加之又注云或曰以成王為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為謚衛賈以為戒成康叔以慎就成就人之道也魯世家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曰周公不利于成王書疏云鄭書注亦云成王言成道之王為孔於二篇皆刪去成字非也）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死生也（天子稱崩下疑有脫文禮記曲禮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公羊隱三年傳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注皆所以別尊卑也此亦宜具述諸侯以下之稱禮疏引異義今春秋公羊說諸侯曰薨赴于鄰國亦當稱薨經書諸侯言卒者春秋之文王魯故書卒以下魯也古春秋左氏說諸侯赴于鄰國則書名稱卒卒者終也取其終身又以尊不出國謹案禮士虞尸服卒者之上服不分別尊卑皆同言卒卒終也是終沒之詞鄭駁之云案雜記上云君薨赴于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曲禮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今君薨而言不祿者言臣子之於君父雖有考終眉壽猶若其斷折然若君薨而赴者曰卒卒是壽終矣斯無哀惜之心非君子之詞鄰國來赴書以卒卒者言無老幼皆終成人之吉所以相尊敬然則亦用公羊說也故隱三年宋公和卒公羊注不言薨者死當有主文聖人之為文詞遜順不可言薨故貶外言卒所以褒內也然則公羊自以諸侯當稱薨大夫當稱卒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故外諸侯降同大夫也通典引石渠禮論聞人通漢問曰記曰君大夫赴于他國曰不祿大夫士或言卒死皆不能明戴聖對曰君死未葬曰不祿既葬曰薨又問尸服卒者之上服士曰不祿言卒何也聖曰尸所以象神也其言卒而不言不祿者通貴賤尸之義也聞人通漢曰尸象神也故服其服士曰不祿者諱詞也孝子諱死曰卒以越紼書卒者閭廬死也天子稱崩諸侯稱薨大夫稱卒士稱不祿閭廬諸侯也不稱薨而稱卒者當此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諸侯力攻強者為君南夷與北夷交爭中國不絕如綫於是孔子作春秋據魯以王故諸侯死皆稱卒不稱薨避魯之諱也崩薨卒死之別諸家皆無異說但說春秋者為異耳）天子曰崩大尊像崩之為言㥊然伏僵天下撫擊失神明黎庶殞涕海內悲涼（盧云此似緯書之文㥊字不見字書引梁處素云說文山部崩古從阜作𨻏集韻亦作𨻏疑㥊乃𨻏之誤案釋名釋喪制云天子曰崩崩壞之形也崩硼聲也御覽引說題詞云天子曰崩崩之為言殞也通典引作㥊然僵天下也）諸侯曰薨國失陽薨之言奄也奄然亡也（國失陽以上盧云此亦似緯文廣雅釋古薨亡也釋名釋喪制薨壞之聲也說文死部薨公侯殍也說題詞諸侯稱薨薨之為言奄然而亡）大夫曰卒精耀終也卒之為言終於國也（卒說文作殍衣部卒人給事者曰卒古以染衣題識故從衣一歺部云殍大夫死曰殍今皆叚借作卒說題詞大夫曰卒精燿終卒卒之言絕絕於邪也）士曰不祿不終君之祿祿之言消也身消名彰（下祿字上脫一不字曲禮注不祿不終其祿釋名釋喪制士曰不祿不復食祿也說題詞士曰不祿失其忠也不祿之言消名章也舊本作失其忠節不忠終君之祿文甚誤舛）庶人曰死魂魄去亡死之為言澌精氣窮也（曲禮注死之為言澌也精神澌盡釋名釋喪制人始氣絕曰死死澌也就消澌也檀弓云小人曰死注死之言澌也說題詞庶人曰死魂魄去心死之為言精爽窮也通典引此去亡亦作去心）崩薨紀於國何以為有尊卑之禮謚號之制即有矣（通典引通義云崩薨從何始乎曰從周何以言之尚書放勳乃殂落舜曰陟方乃死武王以前未稱崩薨也至成王大平乃制崩薨之義尚書王翌日乙丑王崩是也與此異）禮始於皇帝至舜堯而備易言沒者據遠也書言殂落死者各自見義堯見憯痛之舜見終各一也（舊本沒譌復遠譌遂易繫詞傳庖犧氏沒虞注沒終又下云神農氏殁蓋皆據遠詞也堯典帝乃殂落說文歺部殂往死也虞書曰勛乃殂許所稱者古尚書則此蓋今尚書說也繁露煖燠孰多篇御覽引通義皆引作放勳乃殂落蓋今文書說也師古注王莽傳引虞書放勳乃殂則唐所據之書尚有無落字者爾雅釋詁殂落也）

右論崩薨異稱

喪者何謂也喪者亡也人死謂之喪何言其喪亡不可復得見也（荀子禮論篇貳之則喪也注喪亡也淮南本經訓人之心有憂喪則悲注喪亡也說文哭部喪亡也從哭從亡）不直言死稱喪者何為孝子之心不忍言也（鄭氏喪服目錄云不忍言死而言喪也以喪是弃亡之詞若全存于此而亡棄于彼也喪者逃亡之詞春秋昭公出居曰喪人其何稱謂亡人也以死者精神澌盡名孝子不忍言父母者精神盡故諱之而言喪也舊本多脫盧據通典補入字）尚書曰武王既喪喪禮經曰死於適室知據死者稱喪也（書金縢禮士喪禮文也詩疏引鄭書注云既葬謂除喪服鄭氏以文王崩之明年生成王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將踐阼周公欲代之攝政羣叔流言周公辟之居東都故以既喪為除喪服案詩疏引書傳云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克奄四年建侯于衛又引畧說云天子十八日孟侯以此推之攝政時王年十四居東時王年十二十三在喪時王年十一十二是鄭氏據今文書說也此引尚書武王既喪證人死稱喪之意則讀喪為喪亡之喪案通典引譙周然否論古文尚書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推武王以庚辰歲崩周王以壬午居東癸未歲反然則古文以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歲羣叔卽流

（言周公即東征又史記本紀說金縢武王既喪作其後武王既崩史公多從安國問故則此亦用古尚書說也舊本禮經誄作終於誄爲）生者哀痛之亦稱喪禮曰喪服斬衰易曰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孝經曰孝子之喪親也是施生者也（文見禮喪服易繫詞傳孝經喪親章）天子下至庶人俱言喪何欲言身體髮膚俱受之父母其痛一也

右論天子至庶人皆言喪

天子崩赴告諸侯者何緣臣子喪君哀痛憒懣無能不告語人者也（語人文選作諸侯）諸侯欲聞之又當持土地所出以供喪事故禮曰天子崩遣使者赴告諸侯（穀梁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傳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即供喪事之義也）

右論天子赴告諸侯

王者崩諸侯悉奔喪何臣子悲哀慟怛無不欲觀君父之棺柩盡悲哀者也（今文春秋說也禮疏引異義公羊說天子喪赴者至諸侯哭雖有父母之喪越紼而行事葬畢乃還左氏說王喪赴者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爲得禮謹案易下邳甘容說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喪親親也容說爲近禮鄭駮之云天子爲諸侯無服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尊卑有差魯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毛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襄王崩叔孫得成如京師葬襄王天子於魯既含且賵又會葬爲得禮則魯于天子亦大夫會葬爲不得禮可知通典引鄭駮又云左傳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會葬之明文說左傳者云諸侯不得奔喪棄其所守自違其傳同姓雖在千里外奔喪又與禮乖是則今古文春秋皆以天子崩諸侯悉奔喪也案顧命成王之喪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下康王之誥云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衞非千里外諸侯奔喪之明證乎禮記檀弓曰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注使諸侯同姓異姓庶姓相從而爲位別于朝覲來時非異姓奔喪之證乎左傳隱元年亦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知左氏亦不專主千里內也惟杜預釋例云萬國之數至衆封疆之守至重故天子之喪諸侯不得越竟而奔修服於其國卿共弔葬之禮既葬卒哭而除預此義不特諸侯不奔喪爲悖本經之旨即其既葬而除之邪說亦與聖經喪服顯謬矣徐氏乾學讀禮通考云當天子喪而行聘禮當天子喪而受與國之朝聘當天子喪而修禮於他國春秋皆特書以誌貶諸儒論之甚嚴此諸侯爲天子奔喪制服之舊制也杜氏獨云諸侯可以修服于其國必不然矣）又爲天子守蕃不可頓空矣故分爲三部有始死先奔者有得中來盡其哀者有得會喪奉送君者七月之間諸侯有在京師親供臣子之事者有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哭痛思慕竭盡所供以助喪事者是四海之內咸悲臣下若喪考妣之義也（有得中疑宜爲殯中通典引通義云凡奔喪者近者先聞先還遠者後聞後還即此分爲三部也有號有字舊訛也盧從趙改）葬有會者親疏遠近盡至親親之義也（隱三年尹氏卒公羊傳天王崩諸侯之主也注時平王崩魯隱往奔尹氏主儐會葬諸侯文九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公羊傳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注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是天子崩宜諸侯會葬也）童子諸侯不朝而來奔喪者何明臣子於其君父非有老少也亦因喪質無般旋之禮但盡悲哀而已（通典禮載皇子廣陵王年十一孫爲祖服期當從臣服從本親服應琳議案禮喪服諸侯爲天子今廣陵王列土建國古之諸侯宜從臣制是童子諸侯既持斬服亦宜奔喪明矣）

右論諸侯奔大喪

臣死亦赴告於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聞之加賻賵之禮故春秋曰蔡侯考父卒傳曰卒赴而葬不告（今文春秋說也公羊隱八年夏六月巳亥蔡侯考父卒又八年葬蔡宣公傳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而葬從主人注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故從君臣之正義言也至葬者有常月可知不赴告天子故自從蔡臣子詞稱公又云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告注赴天子也緣天子哀傷欲其知之又臣子疾痛不能不具以告也是臣死告君之義也禮記雜記云凡赴於君曰君之臣某死注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是也公羊隱三年注記諸侯卒葬者王者當加之以恩禮故爲恩錄也又士喪禮乃赴于君主人西階東面命赴者拜送注赴告也臣君之股肱耳目死當有恩疏檀弓父兄命赴者是大夫以上士則主人親命之尊卑禮異也是諸侯至是皆有赴君之禮也禮疏引鄭釋廢疾云天子於諸侯含之賵之諸侯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臣襚之賵之天子於二王後含爲先襚則次之賵爲後諸侯相於加天子於二王後也故隱元年天子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公羊傳賵者何喪事有賵賵者蓋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

（隧注賵覆也賻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稱也末句舊作禮也誤盧依公羊傳改正）

### 右論臣赴于君

諸侯薨赴告鄰國何緣鄰國欲有禮也（禮記雜記云君赴于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疏引異義公羊說諸侯稱薨赴告鄰國亦稱薨經書卒者春秋王魯故稱卒以下魯也左氏說諸侯薨稱名則書明稱卒卒終也取其終身又以尊不出其國案如禮文則赴於鄰國稱不祿至稱薨稱卒自是史策之詞非赴告之稱也禮疏引異義又云公羊說諸侯之喪遣大夫弔君會葬左氏說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伯令大夫弔卿共葬事謹案周禮無會葬事知不相會葬从左氏義鄭駁無考文六年公子遂如晉注刺公葬不自行定十五年邾婁子奔喪傳非禮也注禮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此公羊之義以諸侯有會葬事案左傳于衛侯來會葬亦無譏文蓋同姓同盟則會葬故左氏隱元年云同盟至也若列土封疆輕棄所守數外適鄰國似非藩屏之正雜記記諸侯相弔之禮云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某使含又襚者曰寡君使某襚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是諸侯相於含爲先襚次之賵爲後天子于二王後同僖二十四年左傳宋於周爲客天子有喪拜焉故也）春秋傳曰桓母喪告於諸侯桓母賤尚告於諸侯諸侯薨告鄰國明矣（公羊隱元年傳文也

禮疏引異義諸侯夫人喪公羊說卿弔君自送葬左氏說士弔士會葬文襄之伯士弔大夫會葬謹案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君又會葬是其不遑國政而常在路鄭駮之云案禮君與夫人尊同故聘禮卿聘君因聘夫人凶時會弔主於相哀閔略於相尊敬故可降一等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也禮記雜記父母妻長子死曰君之臣某之某死注此臣於其家喪所主者然則夫人之喪尚告於天子其告鄰國明矣故秦人得歸成風之襚也）

### 右論諸侯赴鄰國

諸侯夫人薨告天子者不敢自廢政事亦欲知之當有禮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譏不及事（隱元年公羊傳文也彼云桓未立則諸侯曷爲來賵之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於諸侯注經言王者賵赴告王者可知雜記父母妻長子死曰君之臣某之某死是赴告天子之文也文四年夫人風氏薨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公羊注不從含賵言來者本不當含也以此言則天子於諸侯無含鄰國則含賵襚兼有矣）仲子者魯君之貴妾也何況於夫人乎（公羊隱元年傳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以仲子不得舉謚明未立爲夫人故不稱夫人也又云桓何以貴母貴也注據桓母右勝春秋之制右尊於左故仲子爲魯惠公之貴妾也）

### 右論諸侯夫人告天子

諸侯薨使臣歸瑞珪於天子者何諸侯以瑞珪爲信今死矣嗣子諒闇三年之後當乃更爵命故歸之推讓之義也故禮曰諸侯薨使臣歸瑞珪於天子（通典引異義左氏說諸侯踰年即位天子賜以命圭是則諸侯薨以所受圭璧還於天子嗣君即位天子賜之詩韓奕所云韓侯受命是也推讓之義者示新君即位不敢必得所以專其權於天子也御覽八百六引云諸侯薨使臣歸瑞圭於天子推讓之義也正節引此文也）

### 右論諸侯歸瑞圭

天子聞諸侯薨哭之何慘怛發中哀痛之至也（通典魏大司馬曹真薨王肅爲舉哀表云在禮大臣之喪天子臨弔諸侯之薨又廷哭焉）使大夫弔之追遠重終之義也（穀梁定元年傳周人有喪魯人亦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文九年夫人風氏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又云毛伯來會葬三傳皆無譏文知宜使大夫弔也杜預春秋釋例大夫卒篇云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疾則親問也死則親其大斂小斂愼終歸厚之義也）故禮檀弓曰天子哭諸侯爵

弁純衣又曰遣大夫弔詞曰皇天降災子遭離之嗚呼哀哉天王使臣某弔（今檀弓作爵弁經紂衣注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爲變也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麻不加于采此言經衍字也時人聞有弁經因云之耳周禮王弔諸侯弁經緦衰也然則諸侯薨在本國者天子遥哭之服以爵弁服其圻外諸侯人爲王朝之臣或外臣入覲而薨于王圻者天子則弔服加麻服弁經緦衰也此引檀弓記正無經字知鄭說非無本也天子于三公六卿諸侯大夫士皆弁經故司服云其首服皆弁經在成服後之弔服也諸侯惟于大夫弁經于士皮弁服問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注不當事則皮弁疏云若于士雖當事首服皮弁故士喪禮君視大斂注皮弁服襲裘是也蓋所以辟天子也服問又云大夫相爲亦然然則大夫相於亦當事弁經不當事則皮弁故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經是也士相於亦然喪服注士弁經皮弁之時如卿大夫是也其服則疑衰喪服注士以緦衰爲喪服其弔服則疑衰是也君爲士則有疑衰錫衰文王世子注云士蓋疑衰同姓則緦衰以弔之是也大夫于士則皮弁服問疏大夫于士士雖當事亦皮弁也是也若未成服之前則不服衰喪大記弔者襲裘加武謂皮弁服襲裘也疏云若士大斂之時有朋友之恩者及兩大夫相爲弁君于大夫皆皮弁服襲裘加弁經也不當事則皮弁諸侯大夫于士士無朋友之恩雖當事亦皮弁士喪禮注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明未成服往則皮弁服也又雜記大夫與

（殯亦弁絰疏君于士大夫士相於無朋友恩者視大斂則亦皮弁服襲裘無弁絰是也盧云純當作紂又曰疑是或曰遣大夫即使有司哭之之義若以遣大夫弔爲句則弔詞並不見於檀弓又案通典云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皆謂致命詞也雜記曰諸侯使人弔詞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施于生者也傷詞未聞說者有弔詞云云即指此其嗚乎哀哉亦作如何不淑誤也無下句案御覽五百六十一亦無下句臣字誤衍）

右論天子弔諸侯

臣子死君往弔之何親與之共治民恩深義重厚欲躬見之（周禮司服云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注君爲臣服弔服通典引後漢劉德問曰君弔其大夫迎於門外又拜送於門外大夫弔不迎於門外又引戴德變除云君弔於卿大夫錫衰以居不聽樂弔於士皆服弁絰發衰君弔臣疑衰素弁加絰明日主人衰絰拜謝於朝君若使人弔其服疑衰素裳素冠皆君弔臣之制也君於士既殯而往弔加恩則大斂而往喪大記於士既殯而往爲之錫大斂爲夫人於士妻同大夫則大斂而往弔加恩則小斂喪大記君於大夫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是也夫人于大夫妻同若卿則小斂而往弔加恩則襲而往故公羊昭十五年傳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是也夫人於卿妻同則天子於王朝之臣亦然也故御覽引射慈喪服圖曰天王弔三公及三孤弁絰錫衰弔六卿則弁絰錫衰弔大夫弁絰疑衰弔士弁絰緦衰弔圻內諸侯弁絰緦衰也）故禮雜記曰君弔臣主人待於門外見馬首不哭賓至主人先入君升自阼階西向哭主人居中庭從哭（禮記喪大記云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於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於阼若使人則必以其爵士喪禮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注使人士也禮使人必以其爵蓋喪不迎賓唯君弔及君使人弔則迎之君至則待于門外君使則于寢門外爲異也又云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亦與君升自階阼爲異也）或曰大夫疾君問之無數士疾一問之而已（禮記禮運云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荀子大略篇云君於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問一臨禮記喪大記云君于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焉與荀子說同又雜記下云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一問之孔氏云謂有師保之恩故問之無算則此與雜記謂有恩舊者之大夫同荀子喪大記自謂尋常大夫也）大夫卒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士比殯不舉樂（通典禮四十一引熊遠云案禮君于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此卒哭不舉樂惻隱之心未忍行吉事故也又

引賀循云古者君臣義重雖以至尊之義除而無服三月之內猶錫衰以居不接吉事故春秋晉大夫智悼子未葬平公作樂春秋譏之是也）元冠不以弔者不以吉服臨人凶示助哀也論語曰羔裘元冠不以弔（論語鄉黨文集解引孔注喪主素吉主元吉凶異服禮記檀弓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焉注哀素言哀痛無飾元冠吉服故不以臨凶事也案元冠不以弔據大斂後言也喪大記君大夫士小斂之節云弔者襲裘加武注始死事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御覽引賀循喪服要記云始死弔朝服元端之服也皮弁絰素弁而加環絰也始死而往朝服者主人未變賓未可以變也小斂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絰矣故檀弓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即襲朝服之裘而加絰于元冠也孔疏謂主人既變之後雖著朝服而加武與絰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也大斂以後則弁絰雜記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孔疏此謂未成服之前是也或皮弁士喪禮君若有賜爲則親斂注斂大斂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是也其服則皆皮弁服也若成服以後則衰麻喪服記朋友麻注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當事則弁絰否則皮弁辟天子也其士以緦衰爲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其弁絰皮弁之晦則如卿大夫是也若然檀弓言始死素裘元冠易之而已者彼自指主人之服故注云養疾者朝服蓋士養疾朝服親始死則易去朝服著深衣故云易之而已也故要記又云大夫弔於大夫始死而往朝服裼裘如吉時也當斂之時而至則弁絰服皮弁之服以襲裘也主人成服而往則皮弁絰而加錫衰也大夫與士有朋友之恩乃得弁絰耳）

右論君弔臣

崩薨三日乃小斂何奪孝子之恩以漸也（禮記喪大記小斂主人即位於戶內注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大夫以下以往日數天子諸侯以來日數通三日小斂也）一日之時屬纊於口上以俟絕氣二日之時尚冀其生三日之時魂氣不返終不可奈何故禮士喪經曰御者四人皆坐持體屬纊以俟絕氣（喪大記云疾病屬纊以俟絕氣注纊今之新綿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爲候又云廢牀注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是皆尚冀其生之意也所引見既夕記既夕本士喪之下篇此經當記之誤也）禮曰天子諸侯三日小斂大夫士二日小斂屬纊於口者孝子欲生其親也（所引禮曰或逸禮語禮記問喪云死三日而後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後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

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以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按定元年公羊注禮天子五日小斂七日大斂諸侯三日小斂五日大斂卿大夫二日小斂三日大斂唯所說天子禮與此異耳

**人死必沐浴於中霤何示潔淨反本也禮檀弓曰死於牖下沐浴於中霤飯唅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階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卽遠也奪孝子之恩以漸也**

（今檀弓無死於牖下二語）禮記喪大記云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衣挋衣如它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於坎案疾時處北牖下喪大記云寢東首於北牖下是也死則遷之當南牖下有牀衽既夕記所云設牀第當牖衽下筦上簞設枕遷尸注徙於牖下是也至小斂乃遷於戶內士喪禮云布席於戶內下莞上簞注有司布斂席是也其實戶內牖下同爲中霤之地記者欲推言自近及遠之義故以小斂爲在戶內浴尸爲在中霤也大斂則於阼階上既夕記大斂於阼注未忍便離主人位也是殯則於西階上士喪禮掘肂見衽注肂埋棺之坎也掘之於西階上檀弓周人殯於西階上則猶賓之是又離主位客之也至祖時則於庭既夕禮啟殯之後柩遷於祖重先奠從柩從升自西階正柩於兩楹間注是時柩北首盡將葬時朝於祖故柩北首徹啟奠後乃設遷祖之奠至日昃乃卻下載於階間

乘蜃車士喪注所云柩車在三分庭之北是也徹去遷祖之奠乃遷柩嚮外爲行時既夕禮云乃祖婦人降卽位於階間是也未祖時在兩楹間既祖則遷於庭是又由上而下也葬則於墓既夕記云柩至於壙卒窆而歸是也是皆由近而遠（之意子游以負夏之人既奠徹之後復推柩而反之故歷舉殯斂祖葬之制曉之也）

**所以有飯唅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唅**

（禮記檀弓云飯用米貝不忍虛也御覽引說題詞云口實曰唅）緣生象實孝子不忍虛其欲注不忍虛故以實其口儀禮士喪禮主人出洗貝執以入宰洗柶建於米執以從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於尸西主人由足西牀上坐東面祝又受米奠於貝北宰從立於牀西在右主人左（扱米實於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又實米唯盈）

**用珠寶物何也有益死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璧士以貝也**

（公羊文五年云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注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璧士以貝穀梁疏引禮稽命徵同說苑修文篇天子含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檀弓疏引稽命徵則云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卿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此與代制又以大載禮[illegible]貝彼諸侯言飯不言含[illegible]案周禮典瑞共飯玉含玉贈玉蓋天子飯用玉檀弓云飯用米貝又士喪禮洗貝執以入是士以貝也此以大夫用璧則與公

---

羊注合以諸侯用珠則又與禮緯同典瑞士喪禮自是周法禮緯所云或異代之制禮記雜記又云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注此蓋夏時制是也若周制則諸侯宜用璧雜記云含者執璧是也大夫當以珠左傳成十七年公孫嬰齊夢贈瓊瑰注食珠玉含象則大夫或用珠也璧舊作米梁處素云米非珠寶物檀弓下正義云飯用米天子黍諸侯梁大夫稷天子之士梁諸侯之士稻此何獨大夫以米正義引公羊注碧作璧御覽亦同故定作璧也

右論含斂

**贈襚者何謂也贈之爲言稱也玩好曰贈**

（廣雅釋詁云贈稱也御覽引說題詞云玩好曰贈決其意也說文貝部贈玩好相送也从貝曾聲荀子大略篇引傳曰玩好曰贈）

**襚之爲言遺也衣被曰襚**

（廣雅釋詁云襚遺也儀禮士喪禮君使人襚）說文衣部襚衣死人也从衣遂聲春秋傳曰楚使公親襚詩碩人說於農郊箋衣服曰襚今俗語猶然

**知死者則贈襚所以助生送死追恩重終副至意也**

（御覽引說題詞云知死者贈襚）既夕禮同公羊隱元年注荀子大略篇並云知死者贈襚

**賵賻者何謂也賻者助也**

（御覽引說題詞云賻之言助也貨財曰賻儀禮士喪禮若賻注賻之言補也助也）

**賵者覆也**

（御覽引說題詞云賵之爲言覆也四字舊脫盧補）

**所以相佐給不足也故弔詞曰知生則賻賵**

（公羊隱元年注知生者賻賵又云皆助生送死之禮說題詞及說苑修文篇並云知生者賻賵舊脫賵字依盧補）

**貨財曰賻車馬曰賵**

（荀子大略篇公羊隱元年注說題詞並有其文）

右論贈襚賻賵

**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何事有大小所供者不等故王制曰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卿大夫三日而殯**

（王制注云）尊者舒卑者速案殯之日數與葬之月數皆相當左傳隱元年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何氏膏肓云士禮三月而葬會左氏踰月於義爲短鄭箴之云禮人君之喪皆數來月士亦數來月而實不同士之三月卽大夫之踰月也則鄭以大夫士俱三月往日數往月往日尊卑相下日數以大夫與天子諸侯皆數往日白虎通於上小斂制則此當亦以大夫士同三日而殯也

右論殯日

**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何**

夏后氏教以忠忠者厚也曰生吾親也死亦吾親也主人宜在阼階殷人教以敬曰死者將去又不敢客也故置之兩楹之間賓主共夾而敬之周人教以文曰死者將去不可又得故賓客之也檀弓記曰夏后氏殯于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公羊莊公四年注云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若存殷人殯於兩楹之間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上賓之也說文歺部殯下云从歺从賓亦取賓之意也）

## 右論三代殯禮

禮稽命徵曰天子舟車殯何爲避水火災也故棺在車上車在舟中（禮記檀弓云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注菆木以周龍輴加椁而塗之天子殯以輴車畫轅爲龍又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注輴殯車也畫轅爲龍皆未言車在舟之制儀禮士喪禮云乃塗注塗之所以避火蓋車以避火舟以避水也）臣子更執紼晝夜常千二百人紼者所以牽持棺者也（禮記雜記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大夫執引者三百人注廟塗曰綍在塗曰引大夫士皆二綍周禮遂人云大喪帥六遂

之役而致之及葬帥而屬六綍注綍舉棺索也用綍旁六執之者天子其千人與綍與紼通禮記王制爲越紼而行事注紼輴車索蓋停位之時指其繩禮則謂之紼也千二百人皆作百二十二人廬據御覽改案以鄭氏遂人注校之則廬是也莊子紼謳所生司馬彪注紼引柩索也即此）故禮曰天子舟車殯諸侯車殯大夫攢塗士瘞尊卑之差也（此疑亦禮緯文禮記喪大記云君殯用輴攢至於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攢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注攢猶叢也幬覆也屋殯上覆如屋者也幬覆也天子之殯居棺以龍楯攢木題奏象椁上四注如屋以覆之盡塗之諸侯輴不畫龍攢不題奏象椁然則天子攢木通奏有四阿諸侯帷攢木題奏高似屋形故左傳成二年宋文公椁有四阿爲僭天子制也又天子畫龍諸侯不畫龍餘大畧相似喪大記注又云大夫之殯廢輴置棺西牆下就牆攢其三面塗之不及棺者言攢中狹小裁取容棺又注檀弓云大夫菆置西序然則大夫之殯以一面倚西壁三面攢之上不爲屋又無輴即此所云大夫殯攢塗也喪大記注又云士不攢掘地下棺又注檀弓云士掘肂見衽士喪禮云乃塗注木覆棺上而塗之然則士又不可木攢但穿地爲坎酌棺之深淺唯以棺上小要之衽出於平地以土塗之即此所云士瘞是也）

## 右論天子舟車殯

祖於庭何盡孝子之恩也祖者始也始載於庭也乘軸車辭祖禰故名爲祖載也禮曰祖於庭葬於墓又曰適祖升自西階（周禮喪祝云掌大喪祖飾棺乃載注祖爲行始也儀禮既夕記云遷於祖用軸則此指士制也彼注云遷徙也徙於祖朝祖廟盡象平生時出必辭尊者也軸輁軸也狀如轉轔刻兩頭爲軹輁狀如長牀穿程前後著金而關軸也大夫以上有四周謂之輴天子畫之以龍然則士之軸即王侯大夫之輴也天子諸侯殯與朝廟同用輴在塗則用蜃車遂師注蜃車柩路也是也至壙天子復載之以輴遂師注行至壙乃說更載以龍輴是也諸侯則即以輇車禮記喪大記君葬用輴鄭讀如載以輇車之輇是也大夫唯朝廟用輴以輁軸唯士用故也在塗亦曰輇喪大記云大夫葬以輴鄭讀亦爲輇是也葬不得用輴以檀弓云大夫廢輴故也士則朝廟用輁軸在塗亦用輇喪大記士葬用國車鄭破爲團是也團即輇輇即蜃團輇蜃輴皆同韻故輾轉相訛也在塗之車尊卑同耳故禮疏引皇疏云天子諸侯以下同用輇車其尊卑之差異在於棺椁耳鄭注周禮云蜃車禮記或作槫或作輇注士喪禮云載柩車周禮謂之蜃雜記謂之團或作輇或作槫聲讀相同耳未聞其正注雜記云輴讀爲輇或作槫注喪大記輇或爲團是鄭以蜃團輇傳輴爲一物也文選挽歌注引此云始載於庭輴車辭祖禰案說文無輴字當是輲字說文以輲爲喪車非載柩朝廟之車也通典引賀循云載柩於輴未明而

行遷於祖廟者乃將告辭於先君也登自西階正柩於兩楹間北首納輴車於階下載之以適墓然則輴車即蜃車也凡朝廟自祖始既夕記夷牀輁軸饌於西階東注夷牀饌於祖廟輁軸饌於殯宮其二廟者於禰亦饌輁軸爲是朝廟由禰至祖朝祖訖即下柩明日用蜃車載以行故以祖爲行始也盡御覽引作奪亦通）

## 右論祖載

所以有棺椁何所以掩藏形惡也不欲令孝子見其毀壞也（孟子滕文公云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蓋上古之世未有棺椁孝子仁人見其親爲歌蟲所食不忍見其毀壞故制爲棺椁以掩藏形惡故繫詞傳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是也）棺之爲言完所以載尸令完全也（說文木部棺關也所以掩尸从木官聲廣雅釋器云棺完也釋名釋喪制棺關也關閉也一切經音義引古文云棺完也關之也棺完關皆疊韻爲訓）椁之爲言廓所以開廓辟土無令迫棺也（釋名釋喪制槨廓也廓在表之言也廣雅釋器云槨廓也說文木部槨葬有木𩫏也案孝經喪親章疏引云棺之言完宜完密也椁之言廓謂開廓不使土侵棺也禮

王制曰天子棺槨九重衣衾百二十稱公侯五重衣衾九十稱大夫有大棺三重衣衾五十稱士再重無大棺衣衾三十稱單袷備爲一稱（今王制無此文蓋逸禮也莊子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與此唯天子制異然古禮降殺以兩公侯五重則天子當七重疑此所引或說七作九也檀弓云天子之棺四重注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意謂水兕革一重也杝棺一即喪大記之椑四寸二重也梓棺二即喪大記之大棺八寸屬六寸合爲四重也上公去水牛革棺不被餘兕椑屬大棺爲三重也侯伯又去革棺餘椑屬大棺三棺爲二重也大夫又去椑餘屬與大棺二棺爲一重也士則又去屬止棺外之棺爲不重也御覽引禮記外傳曰凡棺之重數從內向外數如席之重也兕革棺一棺三寸注內一重有水牛皮次兕皮二者合爲一重都厚六寸又云一名椑棺又名槐杝棺二厚八寸屬棺三其厚四寸大棺四厚六寸屬棺大棺皆用梓也上公用水牛皮侯伯以下去水兕卿大夫唯屬棺與大棺士不言重唯棺而已喪大記注又云抗木之厚蓋與梓齊天子五重上公四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一重然則此之重數蓋兼抗木言之天子棺四重抗五重合九重上公棺三重抗四重合七重侯伯以下棺再重抗三重合五重大夫棺一重抗再重合三重士雖不重餘棺一重抗一爲再重也則此所引記文其脫公七重與此所遺衣衾之制謂大斂也若一襲制則雜記云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元冕一又云公襲卷衣一元端一素積一纁裳一皮弁一元冕一褒衣一鄭氏推之云士襲三稱子羔襲五稱今公襲九稱則尊卑襲數不同矣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則鄭以子羔爲大夫制也若小斂則君大夫士皆十九稱喪大記云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是也其大斂則喪大記云君陳衣於庭百稱大夫陳衣於序東五十稱士陳衣於序東三十稱此云公百稱蓋舉上公全數言之也以鄭注雜記云大夫諸侯七上公九天子十二推之則天子宜十二稱也然則制記以公侯同制喪大記又以君同百稱或五等之爵大斂同九十稱也杜預注左傳云禪複具爲一稱知者士喪禮云明衣不在算注云明衣禪衣不成稱也是稱爲單袷備也百二十稱下舊有于領大度曰五字衍盧疑王制本是王度記乃十稱下又有士再重禮曰五字士再重無大棺舊作士無大棺二重悉依盧刪正）禮檀弓曰天子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柏槨以端長六尺（具見今檀弓）有虞氏瓦棺今以木何虞尚質故用瓦（禮記檀弓云有虞氏瓦棺注始不用薪也有虞氏上陶以上古時衣之以薪虞始用瓦棺以時尚質故也）夏后氏益文故易之以堲周謂堲木相周無膠漆之用也（檀弓云夏后氏堲周鄭注以爲火熟曰堲燒土

冶以周於棺也或謂之土周由是也弟子職曰右手折堲此以堲周爲堲木相周蓋謂以木爲裏無膠漆之用故燒土冶以周之禮記曾子問云下殤土周葬於園是也御覽引古史攷禹作土堲以周棺鹽鐵論散不足篇古者瓦棺容尸木板堲周足以收形骸藏髮齒而已蓋虞上用瓦棺夏則以木爲裏是較文也）殷人棺槨有膠漆之用（檀弓云殷人棺槨注椁大也以木爲之言椁大於棺也殷人上梓）周人牆置翣加巧飾（檀弓周人牆置翣注牆柳也凡此言後王之制文是後世漸文故至周極備也周禮縫人云衣翣柳之材注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禮記喪大記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荒帷荒所以衣柳言周人又於柳外設柳置翣扇也又檀弓云飾棺牆置翣注牆之障柩猶垣牆障家又注云牆柳衣翣以布衣木如攝歟是也喪大記注引漢禮器制度翣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卽置翣加飾也）喪葬之禮緣生以事死生時無死亦不敢造（禮記檀弓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爲也卽緣生事死之義也）太古之時穴居野處衣被帶革故死衣之以薪內藏不飾（禮記禮運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又云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易繫詞云上古穴居而野處又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皆謂黃帝前事也說文人部弔下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故人持弓會敺禽也吳越春秋陳音謂越王曰古者人民樸質飢食鳥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孟子所說相類也）中古之時有宮室衣服故衣之幣帛藏以棺槨封樹識表體以象生（易繫詞云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夏殷彌文齊之以器械至周大文緣夫婦生時同室死同葬之（卽上下文所載是也禮記檀弓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是周以前無合葬制也詩大車穀則同室死則同穴傳穀生也明緣生以事死也）

右論棺槨厚薄之制

尸柩者何謂也尸之爲言陳也失氣亡神形體獨陳（禮記曲禮在牀曰尸注尸陳也言形體獨陳也御覽引賀氏禮統云尸之爲言矢也陳也說文尸部尸陳也象臥之形小雅祈父云有母之尸饔傳尸陳也禮記郊特牲云尸陳也陳也上舊有失也二字盧據詩鈔御覽所引無案失也卽矢也之譌）柩之爲言究也久也不復變也曲禮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曲禮注柩之爲究也釋名釋喪制尸已在棺曰柩柩究也送終隨身之制皆究備也說文木部柩棺也从匚从木久聲故亦有久義變本）

（作章盧據曲禮疏初學記改）

右論尸柩

崩薨別號至墓同何也時臣子藏其君父安厝之義貴賤同葬之爲言下藏之也所以入地何人生於陰含陽光死始入地歸所與也（禮記檀弓葬也者藏也廣雅釋詁云葬藏也荀子禮論篇故葬埋敬藏其形也注葬也者藏也御覽引說題詞云葬尸下藏也人生於陰含陽充死入地所與也宋注人生陰謂胞胎中此光字疑當爲充字始字疑衍）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何尊卑有差也（禮記王制云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士三月而葬注尊者疎卑者速是尊卑之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必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必至所以慎終重喪也（公羊隱三年注云禮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左傳隱元年亦有此語何氏所據蓋逸禮文也）

右論葬

禮曰家人掌兆域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羣臣從葬以貴賤序（周禮家人云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注先王造塋者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子孫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處其前後而亦併昭穆此段舊譌盧訂正）

右論兆域

合葬者何所以同夫婦之道也故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又禮檀弓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所引詩大車文也列女傳以此爲息夫人所作蓋魯詩說也檀弓衞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又云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問於鄹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皆因時合葬明文也）

右論合葬

葬於城郭外何死生別處終始異居易曰葬之中野所以絕孝子之思慕也（孟子滕文公云則舉而委之於壑注壑路旁坑壑也又離婁云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注墦間者郭外家間也是葬於城郭外也）傳曰作樂於廟不聞於墓哭泣於墓不聞於廟（所引傳語不知出何書蓋論古不墓祭之義御覽引揚泉請詞曰古不墓祭于中原而廟在大門內不敢外其親平明出葬日中反虞不敢一日使神无依也周衰禮壞立寢于墓漢因而不改諸祭祀皆于宗廟及其末因寢之在墓咸往祭也夫死者骨肉歸於土神而有靈豈其守夫敗壞而繫於草莽哉）所以於北方者何就陰也檀弓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禮記檀弓又云之幽之故也注北方國北方也是鬼神當幽闇故就陰也檀弓載復制云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義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注鄉其所從來也禮復者升屋北面葬於北方亦即就陰之義也）孔子卒以所受魯君之璜玉葬魯城北（水經注引說題詞云孔子卒以所受黃玉葬魯城北檀弓疏引孫毓五禮駁云孔子墓在魯城北門外西墳四方前後上下形似臥斧高八九尺御覽引續述征記孔子家在魯城北便門外南去城十里家塋方百畝家南北廣十步東西十步高丈二尺壇方六尺與地平也舊本多訛盧改正）

右論葬北首

封樹者可以爲識故檀弓曰古也墓而不墳今邱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不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含文嘉曰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此引含文嘉文家人疏引作春秋緯文御覽引天子上有春秋之義四字又白虎通舊本於含文嘉之上有天子二字當是禮緯春秋緯並有其文也御覽引禮統云天子墳高三仞諸侯半之卿大夫八尺士四尺天子樹松諸侯樹柏卿大夫樹楊士樹榆尊卑差也御覽引白虎通云諸侯家樹柏士家樹槐王制疏引天子松諸侯柏大夫栗士槐然栗固是誤字徧檢諸書俱無庶人樹以楊柳之文說文木部欒下云禮天子樹松諸侯柏大夫欒士楊廣韻引五經通義云士之家樹槐然則士家或槐或楊不定後人因分爲士庶人之差耳又王制曰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注封謂聚土爲墳不封之不樹之又爲至卑無飾也周禮家人以爵等爲邱封之度與其樹數則士以上乃得封樹據家人之文既有爵等明有爵者乃有封數庶人無爵故鄭氏據之知庶人無封樹也檀弓云孔子合葬於防崇四尺注云周之士制其樹數則無文是士以上始有樹也又家人注引漢律云列侯墳高四丈闕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則漢制庶人有墳此云樹以楊柳異代制歟或以楊柳三字衍文許愼說文云天子樹松諸侯樹柏大夫欒士楊亦不言庶人所樹）

右論墳墓

商城楊鐸校

# 白虎通疏證十二

句容陳立

## 郊祀（此下闕文並莊氏述祖補）

王者所以祭天何緣事父以事天也（自此至一用夏正也據北堂書鈔九十補禮記曲禮天子祭天地不言地者从可知也爵篇曰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藝文類聚引五經通義云王者所以祭天何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故以子道也故云緣事父以事天也盧云一作緣祀父以祭天）祭天必以祖配何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推其始祖配以賓主順天意也（毛詩序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禮記郊特牲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注言俱本可以配是祭天必以祖配也自內出者四句公羊宣三年傳文注云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也）五帝三王祭天一用夏正何夏正得天之數也天地交萬物通始終之正故易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也（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鄭注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也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但郊丘之說古無定論鄭康成之義以圜丘之祭與郊爲二圜丘在冬至建子之月祀天皇大帝夏以黃帝殷周以嚳配之郊在建寅之月三代各祭其所出之帝以所出之祖配之如夏祀白帝白招拒以顓頊配之殷祀黑帝汁光紀以契配之周祀蒼帝靈威仰以稷配之禮記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是也王肅之義以郊丘爲一祭並在建子之月故郊特牲疏引聖證論云王肅難鄭云郊特牲曰郊之祭迎長日之至下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元以爲迎長日謂夏正也郊天日以至元以爲冬至之日說其長日至於上而妄爲之說又徙其始郊日以至於下非其義也元以祭法禘黃帝及嚳爲配圜丘之祀祭法言禘無圜丘之名周官圜丘不名爲禘是禘非圜丘之祭也元既以祭法禘嚳爲圜丘又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元又施之於郊祭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案爾雅云禘大祭也繹又祭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五年大祭非圜丘及郊周立后稷廟而不立嚳廟故知周大尊嚳不若后稷而元說圜丘祭天祀大者仲尼當稱昔者周公禘祀嚳圜丘以配天也又詩思文后稷配天之頌無帝嚳配圜丘之文知郊則圜丘圜丘則郊所在言之則謂之郊所祭言之則謂圜丘於郊祭泰壇象圜丘之形祭法云燔柴於泰壇則圜丘也此皆王肅難鄭之語彼疏又引馬昭申鄭云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則周天子不用日至郊也夏正月陽氣始升日者陽氣之主日長而陽氣盛故祭其始升而迎其盛月令正月天子迎春是也若冬至祭天陰氣始盛祭陰迎陽豈爲理乎周禮曰冬至祭天於圜丘不言郊明非郊也言凡地上之丘皆可祭也無常處故不言郊但郊丘大事鄭王各有悉據禮疏引聖證論張融謹案郊與圜丘是一又引韓詩說三王各正其郊則韓詩說以夏用建寅之月郊殷用建丑之月周用建子之月郊與易緯之說又不同也白虎通既以三王一用夏正用乾鑿度之說當以郊與圜丘是二與鄭說同也班氏必以爲二者孔穎達禮疏申鄭云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是玉不同也大宗伯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祭天用蒼犢而郊特牲言郊用騂犢是牲不同也大司樂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上又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是樂不同也案桓五年左傳云凡祀啟蟄而郊襄七年傳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月令孟春元日祈穀於上帝注謂以上帝郊祭天也是祈穀之祭即郊也律歷志初危十六度立春中營室十四度驚蟄中今日雨水是古歷以驚蟄爲正月中氣是郊在正月也月令注又云上帝者太微五帝以三王之郊各祭所出之帝不主一神故總云太微五帝是三王之郊並用夏正也通典禮二吳孫之云啟蟄向郊郊應在立春後何佟之議曰今之郊祀是報昔歲之功而祈今年之福故取歲首上帝不拘立春先後周之冬至圜丘大報天也夏正又郊以祈農事故有啟蟄之說帝曰圜丘自是祭天先農即是祈穀祭昊天宜在冬至祈穀必須啟蟄也周以寅月郊故命魯以子月郊明堂位云是以魯君孟春祀帝於郊配以后稷是也公羊宣三年云春正月郊牛之口傷傳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春秋但譏其不敬不譏其於正月郊也然則杞宋各郊其所出之帝亦與周同用建寅之月矣夏正得天百王所同王肅之說未可信也正月辟卦爲泰彼象傳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故易乾鑿度又云方此之時天地交萬物通所以順四時法天地之道也）

祭天必在郊何天體至清故祭必於郊取其清潔也（據文選東京賦注補郊特牲云於郊故謂之郊又云兆於南郊就陽位也禮疏引孝經緯云祭帝於南郊就陽位也毛詩疏引書大傳曰祀上帝於南郊所以報天德也案五時迎氣祭天亦在郊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鄭云春迎青帝於東郊夏迎赤帝於南郊季夏迎黃帝亦於南郊秋迎白帝於西郊冬迎黑帝於北郊及月令四時迎氣皆在於郊是也大雩祭天亦在郊論語先進風乎舞雩禮疏引鄭注沂水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是也九月大饗帝亦在郊大享在明堂禮疏引五經異義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南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鄭氏從之又明堂月令書說明堂在近郊近郊三十里雖說所在不同其以爲在郊則一也至郊禖之祭天亦在郊月令至之日以太牢祠於高禖詩生民毛傳云姜嫄從帝而祠於郊禖元鳥毛傳簡狄從帝而祈於郊禖禮疏引鄭志焦喬答王權云先契之時必有自禖氏祓除之祀位在於南郊蓋以元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其禋祀乃於上帝也是郊禖亦祭天於郊也至圜丘之所在書傳無文孔穎達禮疏云應从陽位當在國南故

（魏氏之有天下營委粟山爲圜丘在洛陽南二十里然則周家亦在國南但不知遠近若何然則圜丘之祭亦在郊矣是凡祭天者於皆郊祀之不獨夏正之郊天也直取絜清之義也）祭日用丁與辛何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皆可以接事昊天之日故春秋傳郊以正月上辛日尚書曰丁巳用牲于郊牛二（據續漢禮儀志注及書鈔九十補類聚引五經通義云祭日以丁與辛何丁者反覆丁寧也辛者自克辛也禮記郊特牲郊之用辛也南齊書引盧注云辛之爲言自新潔也以先甲三日辛後甲三日丁者易蠱云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李氏集解引子夏傳曰先甲三日者辛壬癸也後甲三日者乙丙丁也正義引鄭注云甲者造作新令之日先之三日而用辛也欲取改過自新之義後之三日而用丁也取其丁寧之意）祭天歲一何言天至尊至質事之不敢褻瀆故因歲之陽氣始達而祭之也（據舊唐書禮儀志補玉海引崔靈恩三禮義宗云鄭元謂天有六名歲有九祭王肅謂天惟一歲有二祭靈恩謂宜從鄭與此祭天歲一之說並不合禮疏引皇侃舊疏云天有六天歲有八祭冬至圜丘一也夏正郊二也五時迎氣五也九月大享八也雩與郊禖爲祈祭不入數崔氏以雩爲常祭并爲九案太微五帝一歲不止一祭五時迎氣祭之於郊四月大雩又祭之於雩壇九月大享又祭之於明堂而夏正又各祭所出之帝則此所謂祭天歲一者蓋謂天皇大帝疏引春秋緯曰紫微宮爲大帝又曰北極耀魄寶是也蓋太微五帝主五時生育之功爲民祈報故祭之者多禮記禮器云享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周禮小宗伯北五帝於四郊並是也而天皇大帝於人無功徒以尊極清虛之體故惟於日至之日祭之歲惟一祭也）祭天作樂者何爲降神也（據書鈔九十補周禮大司樂云凡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又云乃樂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二者不同鄭注於圜鍾爲宮注下云天神北辰也於奏黃鍾以下注曰天神謂五帝引孝經說曰祭天南郊就陽位也是郊丘之樂各不同也大司樂又云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也注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乃後合樂而祭之是樂所以降神也禮疏引皇侃舊疏云祭日之旦王立丘之東南西禋燔柴及牲玉於丘上升壇以降其神故韓詩說曰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詩又云圭璧既卒是燔牲玉也次乃奏圜鍾之樂六變以降其神天皇之神既尊故有再降之禮次則埽地而正祭然則祭五帝之神亦有再降之禮也但不奏黃鍾以下之樂耳此禮疏所載熊安生之說謂四時迎氣及諸神小祀等並有降神之樂則大司樂分樂而序之也是也若皇氏之說則以郊祭卽無降神之樂既無明文未知孰是故兩存焉）周官祭天后夫人不與者以其婦人無外事（據內司服疏補案宗廟之祭必夫婦親之禮運疏引三禮義宗天子諸侯大祫之祭並有后夫人酌齊之禮而周禮於祭天無后夫人之禮故知后夫人不與也其亞獻則宗伯行之以宗伯禮官其職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贊而薦徹豆籩故也禮疏載皇侃舊疏云鄭注周禮云大事於太廟備五齊三酒則圜丘之祭與宗廟祫同朝踐王酌泛齊以獻是一獻也后無祭天之事大宗伯次酌醴齊以獻是爲二獻也王進爵之時皆奏樂但不皆六變次薦孰王酌盎齊以獻是爲三獻也宗伯次酌醍齊以獻是爲四獻也次尸食訖王酌朝踐之泛齊是爲五獻又次宗伯酌饋食之醍齊以獻是爲六獻也次諸臣爲賓長酌泛齊以獻是爲七獻也以外皆加爵非正獻之數其尸酢王以清酒酢宗伯以昔酒酢諸臣以事酒其祭感生之帝則當與宗廟祫祭同唯有四齊無泛齊又無降神之樂唯燔柴升煙一降神而已王朝踐獻以醴齊宗伯亞獻以盎齊次饋孰王獻以醍齊宗伯又獻以沈齊尸食訖王獻以朝踐之醴齊宗伯獻以饋孰之沈齊諸臣爲賓長亦獻以沈齊不入正數其五時迎氣與宗廟時祭同其燔柴以降神及獻尸與祭感生帝同但二齊醴盎而已諸臣終獻以終盎齊也案諸侯祭社稷無祭天之禮自應夫人不與而云之者此蓋謂二王之後各祭所出之帝及魯以建子之月郊天夫人亦不與也諸侯無六卿以司馬攝宗伯之職則贊公獻爵者當司馬也後魏道武帝二年親祠上帝於南郊后率六宮及女巫皆預當時仍用夷禮用事者無通儒碩士故舊章多違焉至唐中宗景龍三年親祠南郊祝欽明郭山惲等諂悅中宮引祭統夫祭必夫婦親之妄傳聖經以皇后爲亞獻其時有唐紹之議不能用唐之禮臣不可問矣又考如崔義則祭天有尸矣曲禮疏引異義公羊說祭天無尸左氏說祭天有尸謹案魯郊祀延帝尸從左氏說案晉語晉祀夏郊董伯爲尸又禮疏引石渠論周公祭天太公爲尸則有尸明矣）

## 宗廟

王者所以立宗廟何曰生死殊路故敬鬼神而遠之緣生以事死敬亡若事存故欲立宗廟而祭之此孝子之心所以追養繼孝也（自此至居也據桓二年左傳正義書鈔八十七御覽五百三十一補）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也所以有室何所以象生之居也（毛詩疏引孝經鄭注云宗尊也廟貌也親雖亡歿事之若生若立宮室四時祭之若見鬼神之容貌室御覽作屋亦謂之寢釋名釋宮室云廟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寢寢也所寢息也御覽引王嬰古今通論曰周曰宗廟尊其生存之貌亦不死之也）

祭宗廟所以禘祫何尊人君貴功德廣孝道也位尊德盛所及彌遠（自此至合食於太祖也據藝文類聚三十八書鈔九十御覽五百二十八補）謂之禘祫何禘

之爲言諦也，序昭穆，諦父子也。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也。（陳氏壽祺五經異義疏證云禘祫之義先儒聚訟漢書韋元成傳劉歆以爲大禘則終王御覽禮引異義春秋左氏說禘及郊宗石室通典載晉博士徐禪議引春秋左氏傳曰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慎舊說曰終禘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也通與又引袁準虞喜說同鬯人疏引賈服以爲三年喪終禘遭烝嘗則行祭禮此以歲祫終禘爲一說也通典引賈逵劉歆曰禘祫一祭二名禮無差降王制正義云左氏說及杜元凱皆以禘爲三年一大祭在太祖之廟傳無祫文然則祫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通典引王肅曰曾子問當祫於太祖羣主皆從而不言禘臣以爲禘祫殷祭羣主皆合舉祫則禘可知也論語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所以特言禘者以禘大祭故欲觀其成禮也禘祫大祭獨言禘則祫亦可知矣王制正義載王肅論引賈逵說吉禘于莊公禘者諦也審諦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位又引禘于太廟逸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詞總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逸禮又云皆升合於其祖所以劉歆賈逵鄭衆馬融等皆以爲然此以禘祫爲一禘又是天下之祭又一說也御覽引白虎通曰禘之爲諦也序昭穆禘父子也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臧燾傳引白虎通曰禘祫祭遷廟者以其繼體之君持其統而不絕也此以禘祫分二祭而皆及遷廟此又一說也漢張純傳建武二十五年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爲禘祭續漢志引此下云父爲昭南嚮子爲穆北嚮父子不並坐而孫从王父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道大備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爲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此以禘祫分三年五年而祫則止及毀廟禘則總陳昭穆又一說也通典引王肅議云漢光武時言祭禮以禘者毀廟之主皆合於太祖祫者惟未毀之主合而已矣此以禘及毀廟祫惟存廟又一說也毛詩閟宮正義引禘祫志曰或云三年一禘五年再禘此又一說也公羊文二年傳五年而再殷祭何云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閔二年吉禘於莊公何云禮禘祫從先君數三年喪畢遭祫則祫遭禘則禘此以禘及功臣而喪畢禘祫先後無定又一說也通典引徐邈曰禮五年再殷凡六十月中分每三十月一殷也邈又曰五年再殷象再閏無取三年喪也祫三時皆可者喪終則吉而祫終服無常故祫隨所遇惟春不祫故曰特礿非殷事常也邈以前二後三二祭相去各三十月然禘在祫前則是三年而禘祫在禘後則是五年而祫故楊氏穀梁疏云禘既三年祫則五年此又一說也穀梁疏云或以爲禘祫同三年但禘在夏祫在秋此又一說也衆說不同今以鄭學爲折衷案公羊文二年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何注禘者諦也審諦昭穆無所遺失言昭穆則容有毀廟主矣通典引韓詩內傳云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廟然則白虎通用公羊春秋及詩韓說也陳氏以公羊與白虎通分爲二說異矣）

三年一禘。（此據唐書禮儀志開元二十七年太常議所引補莊氏未引據王制正義引左氏說禘爲三年大祭在太祖之廟鬯人疏引賈服以爲三年終禘遭烝嘗則行祭禮案禮儀志所載五經通義五經異義何休春秋賀循議並與白虎通同則所據者今古文春秋說也初學記引許慎謹案三歲一祫此周禮也五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陳氏壽祺疑此文有譌脫當作三歲一祫五歲一禘此周禮也三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是也若鄭氏之義則不然長發正義引鄭駁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此禮稽命徵文雖自周以前亦五歲一禘也許慎說文示部禘字下云周禮曰五歲一禘祫字下云周禮曰三歲一祫案叔重所引周禮者不一禾部秅字引周禮曰二百四十觔爲秉四秉爲筥十筥爲稯十稯爲秅四百秉爲一秅異義稱周禮有郊宗石室田稅第一又稱周禮國中園廛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而稅一遠郊二十而稅三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觔釜米十六斗不盡出周禮六篇文是當時周禮家說言周禮則夏殷之禮不同可知矣）

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后稷爲始，與文王爲太祖，武王爲太宗。（首一句據王制正義補下三句據舊唐書禮儀志補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鄭元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正義案禮緯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鉤命決曰唐虞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鄭據此爲說也若王肅則以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爲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爲七案漢書韋元成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元成等奏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之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有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文武之功皆當親盡而毀臣愚以爲高帝受命宜爲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太上皇孝惠文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後匡衡爲丞相又告謝毀廟曰往者大臣以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間歲而祫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

（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爲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莫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爲後則于子祭于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哀帝即位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議以爲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享也然則西漢諸儒之立異者特以特廟有毀有不毀爾其以周制況漢制以爲天子七廟爲四親廟及太祖及二祧則一也若劉歆等之義則不然永光五年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豫爲設數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云云然則歆雖建親廟有六之議要未以自周以前皆然也若王制疏引聖證論王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廟制篇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五廟大夫立三廟又曰遠廟爲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爲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曰先公之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主藏于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焉馬昭難王義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武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廟七尸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殊不同祭又不享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又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九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天子七廟尹更始說據周也漢書韋元成等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始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張獻謹案周禮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太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制云七廟无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爲本穀梁小記爲枝業韋元成石渠論白虎通爲證驗元說爲長隋禮儀志大業元年許善心褚亮等議曰案王肅以爲天子七廟是通百代之言又據王制之文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降二爲差是則天子立四親廟又立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并太祖而七周有文武姜嫄合爲十廟漢諸帝之廟各立無迭毀之義至元帝時貢禹匡衡之徒始建其禮以高帝爲太祖而立四親廟是爲五廟唯劉歆以爲天子

七廟諸侯五降殺以兩七者其正法宗不在數內有功德則宗之光武即位建高廟于洛陽乃立南頓君以上四廟就祖宗有爲七至魏初高堂隆爲鄭學議立親廟四太祖武帝猶在四親之內乃虛置太祖及二祧以待後代至景初間乃依王肅更立五世六世祖晉武受禪博議宗祀自文帝以上六世祖征西府君而宣帝非序于昭穆未升太祖故祭止六也江左中興賀循知禮至於寢廟之儀皆依魏晉舊事宋武帝初受晉命爲王依諸侯立親廟四即位之後增祠五世六世祖降及齊梁守而弗革郎崇迭毀禮無違晉云云然則自漢以前皆同鄭義蓋當世五經諸儒依守師訓故雖劉歆之難弗能違也故魏初猶遵鄭肅上于雜好與鄭立難又爲晉武之外族故魏晉以下一用王義尚宋齊梁陳師儒攸尙遂相沿不革然北人猶知務偷實學故魏書禮志王延業議曰案王制云諸侯祭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又小記云王者立四廟鄭云高祖已下與始祖而五明立廟之正以親爲限不過于四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鄭云實四廟而言五廟者容高祖爲始封君之子明始封之若在四世之外正位太祖乃得爲五廟之孫此先儒構義當今顯證也云云是北朝禮生猶守鄭說也）

禘祫及遷廟何以其能世世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絕由親及遠不忘先祖也（據宋臧燾傳及書鈔九十補公羊文二年傳大祫者何毀廟之主皆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註禘所以異于祫者功臣皆祭也然則禘祫皆及遷廟但祫則並祀于太祖禘則先公之主祀于後稷廟昭之遷主祭于武廟穆之遷主祭于文廟爲異耳）

宗廟所以歲四祭何春曰祠者物微故祠名之夏曰禴者麥熟進之秋曰嘗者新穀熟嘗之冬曰烝者烝之爲言衆也冬之物成者衆（據御覽五百二十六補文選東京賦于是春秋改節四時迭代蒸蒸之心慼物增思薛注感物謂感四時之物即春韭卵夏麥魚秋烝豚冬稻雁孝子感此新物則思祭先祖也案此與釋天名同皆論周制也春官大宗伯云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繁露四祭篇云古者歲四祭四祭者因四時所生孰而祭其先祖父母也故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其夏殷之制則春禴夏禘秋嘗冬烝王制所說是也詩疏引禘祫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度宗廟之祭春曰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祫爲大祭于夏于秋于冬周公制禮乃改夏曰禴禘又爲大祭祭義注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曰祠是也其四祭所取義祠爲物微故祠名之者說文示部云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詞也音義引孫炎雅註云祠食也何休公羊注云祠猶食也猶繼嗣也春物始生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也禴爲麥熟進之者何注公羊夏薦尚麥魚始熟可汋故曰禴以月令孟夏農乃登麥先薦寢廟也禮疏引孫炎云禴者新菜可礿郭注同則讀禴爲禴矣易既濟不如西鄰之禴祭鄭本作禴故訓爲夏祭王本作禴故以爲薄祭也嘗爲新穀熟嘗之者詩疏引孫炎云嘗嘗新穀

（郭注同何休云嘗者先祠也秋穀熟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薦故曰嘗也烝之爲言衆者何休云烝衆兒冬萬物畢成所薦衆多芬芳備具故曰烝禮疏引孫炎說作烝進也進品物也）禮王制曰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繁露祭義篇云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上机實冬上敦實豆實韭也春之所始生也尊實麩也夏之所受長也机實黍也秋之所先成也敦實稻也冬之所畢熟也王制以此爲庶人之禮鄭注庶人無常牲取與新時物相宜而已案天子至士所祭之時月不同鄭注王制以有田之大夫祭以首時薦以仲月鄭意以天子諸侯祭以孟月薦不限孟仲季侯王禮尊物熟焉薦之有地大夫則薦以仲月無田大夫當薦亦以孟月也服虔之意則不然禮疏引桓五年服注云魯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又引昭元年服注云祭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服意蓋以諸侯不祭天者則祭以孟月也禮疏又引南師解云祭以首時者謂大夫士也若得祭天者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其禘祫祭亦用孟月其餘諸侯不得祭天者大祭及時祭皆用孟月則南師宗服說也桓八年正月己卯烝杜注此夏之仲月非爲過時而書者爲下五月再烝見瀆也則杜與服說合案桓五年傳云始殺而嘗閉蟄而烝疏引服注始殺謂孟秋杜注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則烝嘗皆在夏時之孟月又公羊何休注屬十二月已烝今復烝也周之十二月夏之孟月是天子諸侯皆以孟月祭烝可知通典禮九魏初高堂隆云按舊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則四時之祭也三牲黍稷時物咸備其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也大夫以上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備三牲士以豚庶人則唯其時宜魚雁可也是亦用鄭說也故本疏引衛冀隆據以難杜而秦道靜釋之曰案周禮四時之祭皆以四仲之月不知周禮四仲之祭乃因田獵而獻禽非正祭也强會經文以合杜意耳鄭又知侯王之薦不限孟仲季者以月令四時新物皆先薦寢廟而後食如二月獻羔四月以彘嘗麥七月登穀八月嘗麻九月嘗稻十二月嘗魚之類是也）諸侯以月旦告朔于廟何緣生以事死故國君月朔朝宗廟存神受政也（據御覽五百三十八補公羊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傳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何注云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于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玉藻正義引五經異義曰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然則此以告朔朝廟爲一公羊說也若左氏之義則分爲二禮左傳文六年正義云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爲之也三朝記虞戴德云天子告朔于諸侯率天道而放行之以示成也洪氏頤煊釋曰玉藻曰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凡聽朝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然後頒于諸侯）祭所以有主者何言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係心焉（據曲禮正義類聚三十八書鈔八十

七補案此公羊說也禮疏引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以主繫心通典引義異亦云主者神象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事之是也）論語云哀公問主于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松者所以自竦動殷人以柏柏者所以自迫促周人以栗栗者所以自戰慄亦不相襲（自此至敬也據曲禮正義書鈔八十七通典八補案所引論語者魯論語也左傳文二年正義云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社爲木主者古論不行于世且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以張包周等並爲廟主故杜所依用張包周並習魯論是所用者魯論也公羊文二年傳虞主用桑練主用栗何注期年練祭埋虞主于兩楹之間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義也栗猶戰慄敬謹貌主天正之義也與此惟訓松字小異當亦本之公羊家說也祭法正義引五經異義云今春秋公羊說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古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以松爲主之事許君謹案从周禮論語所云謂社主也鄭氏無駮與許義同案周禮說專言周制公羊說並明三代之禮夏之練主以松殷之練主以柏周之練主以栗與禮說本無異義也）所以用木爲之者何本有終始又與人相似也蓋題之以爲記欲令後可知也方尺或曰長尺二寸孝子入宗廟之中雖見木主亦當盡敬也（通典引五經異義初學記引五經要義並云木主之狀四方穿中央以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尺諸侯長尺皆刻諡于其背公羊文二年注亦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說同許慎雷次宗本疏以爲皆孝經說文又御覽引禮記外傳廟主用木者木落歸本有始終之義注人之生也無不死木生于亥又落于亥是歸本也又云天子廟主長尺二寸諸侯一尺四向孔穴午達相通然則此云方尺者諸侯之制或曰長尺二寸者天子之制當亦據孝經之說或他書引白虎通有說文焉祭法正義案漢儀高帝廟主九寸前方後員圍一尺后主七寸穀梁文二年傳疏麋信引衞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其長短又異于此矣續漢志注引衞宏漢舊儀以八寸爲虞主下言皇后主長七寸高皇帝主長九寸者廟主與漢儀說同也案漢之九寸與周之尺二寸合王制云古者周尺八寸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王制作于漢文時則周尺當漢尺正得十分之八然則周尺尺二寸當漢尺九寸六分舉大數故止言九寸也若大夫士則無主通典引異義曰或曰卿大夫士有主否答曰案公羊說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无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菆許慎據春秋左氏傳衞孔悝反祏于西圃祏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爲主御覽又引許氏云謹案大夫以石爲主禮無明文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今山陽民俗祠有石主左傳哀十六年正義引鄭駮云大

（夫無主孔悝之反祏所出公之主耳是許鄭皆以大夫士無主祭法鄭注亦云惟天子諸侯有主通典引鄭志張逸問衞孔悝之反祏有主者何謂也荅云禮大夫士無主而孔獨有者或時末代之君賜之使祀其所出之君也諸侯不祀天而魯郊諸侯不祖天子而鄭祖厲王皆時君之賜也魏志清河王澤奏禮云重主道也此爲埋重則有主矣故王肅云重未立主之禮也士喪禮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孔悝反祏載之左使饋食設主著于逸禮又引公羊傳攝主而往爲大夫士有主之證其說本之徐邈案檀弓自據天子諸侯有主者言之其實大夫士則既虞埋重之後則東帛結茅以代主但不用木耳其安神之義則同焉故亦得總謂之主公羊之攝主與曾子問鄉大夫士從攝主北面之攝主同故何注云主謂已主祭者臣聞君之喪義不可以不卽行故使兄弟若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不廢祭者古禮也古有分土無分民大夫不世已父未必爲今君臣也是也）所以虞而立主何孝子既葬日中反虞念親已沒棺柩已去悵然失望彷徨哀痛故設桑主以虞所以慰孝子之心虞安其神也所以用桑練主用栗（據御覽五百三十一補御覽引禮記外傳人君既葬之後日中虞祭卽作木主以存神葬後孝子心目無所覩故用以主其神案此春秋今文說也檀弓正義引五經異義云公羊說虞而作主曲禮正義引異義云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柔日九虞者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祔死者于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許愼謹案左氏說與禮記同然則左傳言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公羊言虞已有主是此用公羊說也其實大同小異鄭注檀弓重主道也引公羊傳注曲禮措之廟立之主引左氏傳孔穎達云鄭君以二義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也案御覽引五經要義云主者神象也凡虞主用桑桑猶喪也喪禮取其名練主用栗栗者敬也祭禮取其恭何休注文二年傳云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蓋爲禘祫時別昭穆也虞主三代同者用意粗未暇別也穀梁傳曰立主喪主于虞吉主于練是虞已立主可知也御覽引此作所以用桑者始與神相接三王俱以桑較爲詳備）主祏納之西壁（據左傳昭十八年正義補穀梁文二年疏引納作藏案此公羊說也通典禮八引公羊說主藏太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陳氏壽祺云當本五經異義案通典魏代或問高堂隆曰昔受訓云馮君八萬言章句說正廟之主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于太祖太室北壁之中案逸禮藏主之處似在堂上壁中答曰章句但言藏太祖壁中不言堂室愚意以堂上無藏主當室之中也考隸續嚴訢碑治嚴氏春秋馮君章句則或所據者公羊說也文二年何注云期年練祭埋虞主于兩階之間然則公羊先師以正主藏于西壁遷主藏于北壁虞主埋于兩階之間易用栗也故檀弓正義引異義戴禮及公羊說虞主埋于兩楹之間一說埋之于廟北墉下左氏說虞主所藏無

明文鄭駁之云按士喪禮重與柩相隨之禮柩出則重倚于道左柩將入于廟則重止于門西虞主與神相隨禮亦當然練時既特作栗主則入廟之時祝奏虞主于道左練祭訖乃出就虞主而埋之如既虞埋重于道左續漢志引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墉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墉下已葬收主爲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埳中摯虞決疑云廟主藏于戶之外西墉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笥以盛主則漢時廟主猶藏之西壁也以西者長老之處地道尊右鬼神幽陰故也左氏之義則以廟主皆藏之北壁不分正主與遷主故莊十四年左傳正義云宗祏者慮有非常火災于廟之北壁內爲石室以藏木主故御覽引異義申左氏說言宗廟有郊宗石室所以藏栗主也是也通典引五經要義云虞主埋之廟北墉下北方无事虞主亦無事也則又以虞主埋于北墉下與遷廟主所藏同處卽檀弓正義所引異義一說是也案曾子問天子諸侯出以遷廟主行反必釋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則又以遷主埋於兩階間矣）祭所以有尸者何鬼神聽之無聲視之無形升自阼階仰視榱桷俯視几筵其器存其人亡虛無寂寞思慕哀傷無可寫泄故坐尸而食之毀損其饌欣然若親之飽尸醉若神之醉矣詩云神具醉止皇尸載起（據通典禮八補）曾子曰王者祭宗廟以卿爲尸射以公爲耦不以公爲尸何避嫌也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拜尸故不以公爲尸（此據詩既醉正義補通典禮八天子宗廟之祭以公卿大夫孫行者爲尸一說天子不以公爲尸諸侯不以卿爲尸爲其大尊嫌敵君故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蓋禮家異說卽就曾子問義而推之也詩既醉云公尸嘉告傳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然則諸侯以大夫可知矣故周禮朝士掌朝儀孤卿大夫皆東西向獨屈三公于北面亦以避嫌也）周公祭太山周召公爲尸（亦據詩既醉疏補曲禮疏引石渠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爲尸意此謂祭天地山川或得用三公爲尸也）

## 朝聘

所以制朝聘之禮何以尊君父重孝道也夫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欲全臣子之恩一統尊君故必朝聘也（大戴記朝事云朝聘之禮者所以正君臣之義也）聘者問也緣臣子欲知其君父無恙又當奉土地所生珍物以助祭是以皆得行聘問之禮也（公羊隱七年注聘者問也鄭氏聘禮目錄云大問曰聘諸侯相于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記曲禮諸侯使大夫問于諸侯曰聘公羊隱十一年大夫來

（曰聘是諸侯使人問天子問諸侯皆曰聘也禮三朝記虞戴德云諸侯內貢于天子率名斆地實也是以不至必誅穀梁傳曰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謂之朝何朝者見也五年一朝備文德而明禮義也因用朝時見故謂之朝言諸侯當時朝于天子（初學記引說題詞云諸侯執政尊卑有序各來朝講文德明禮義讓天下法制四方受度禮記王制云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白虎通說本此而禮家多用春秋家言各異禮疏引鄭駁異義云公羊說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以爲文襄之制錄王制記文襄之制耳非虞夏及殷法也左傳昭三年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鄭注王制據以爲說云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衞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朝用何月皆以夏之孟四月因留助祭（公羊桓元年傳諸侯時朝于天子何注云時朝者順四時而朝也緣臣子之心莫不欲朝朝暮夕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朝政故卽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二年使上卿大夫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孝經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是也王制疏引異義公羊說諸侯四時皆于天子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行禮卒而相逢于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謹案禮有覲禮詩曰韓侯入覲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知其朝覲宗遇之禮从周禮說鄭駮之云此皆有似不爲古昔案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朝通名是此及鄭氏皆宗公羊也）朝禮奈何諸侯將至京師使人通命于天子天子遣大夫迎之百里之郊遣世子迎之五十里之郊矣覲禮經曰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尚書大傳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于四方諸侯來朝迎于郊（桓元年公羊注云宿者先誠之詞古者天子邦圻千里遠郊五百里諸侯至遠郊不敢便入必先告至由如他國至竟而假途也皆所以防未然謹事上之敬也王者以諸侯遠來朝亦知殷勤之禮以接之爲告至之類當有所往止故賜邑于遠郊案何氏言不敢便入必先告至卽此所謂將至京師使人通命于天子也何氏謂王者以諸侯遠來朝亦加殷勤之禮以接之卽此所云使大夫太子迎之之禮也覲禮注云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周禮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圻則郊勞者行人也此引覲禮經以證天子使大夫迎之制則以覲禮之郊爲百里之遠郊與鄭不同矣賈公彥引書大傳太子出迎之文以爲此異代之制又引孝經鄭注天子使世子郊迎皆異代法非周制也案此明引書大傳則今文家說邶風疏引書傳畧說云天子之子年十八曰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是也御覽引書傳又云于郊

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地土所生美珍怪異山川之所有無父在時皆知之鄭注孟迎也十八嚮大學爲成人博問庶事唐冊太子文云盡謙恭于齒胄審方俗于郊迎蓋皆用今文說也古文家以孟侯卽康叔漢書地理志周公封弟康叔號曰孟侯師古注孟長也言爲諸侯之長史記言成王在縕褓周公攝政則不得有年十八郊迎之事史公从古文是古文不以孟侯爲成王也太子郊迎既爲異代之制而成王得稱孟侯者以周禮定于成王卽政之後故周官不載太子郊迎之禮攝政之時猶因殷禮也）諸侯來朝天子親與之合瑞信者何正君臣重法度也覲禮經曰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尚書曰輯五瑞（御覽引書大傳云古圭冒者天子所以與諸侯爲瑞也諸侯執所受圭以朝天子瑞也者屬也無過行者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改過者復其圭三年圭不復少絀以爵六年圭不復少絀以地九年圭不復而地畢削卽天子與諸侯合瑞信之制也王制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是正君臣重法度也覲禮云天子曰伯父其入予一人嘉之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又曰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又云侯氏升致命王撫玉此雖覲禮同爲朝天子之制故得取以爲證也所引尚書者堯典文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鎭邦國是天子諸侯所執以爲瑞也五帝本紀漢郊祀志並作揖五瑞史記集解引馬本亦作揖注云揖斂也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爲瑞信也堯將禪舜使羣牧斂之使舜親往班之鄭注檀弓亦云輯斂也揖輯字通）諸侯相朝聘何爲相尊敬也故諸侯朝聘天子無恙法度得無變更所以考禮正刑壹德以尊天子也（鄭氏三禮目錄云大曰聘問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小聘使大夫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於五禮屬賓禮大行人注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于殷朝者及而相聘焉襄元年左傳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又昭九年左傳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周禮司儀云諸侯相爲賓是諸侯相朝聘也禮三朝記小辨云諸侯學禮辨官政以行事以尊天子故禮記王制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穀梁隱十一年傳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攷禮修德以尊天子也）公執玉取其暢達也卿執羔取其跪乳有禮也書曰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禮記曲禮凡贄天子鬯諸侯圭卿羔案玉無暢達之義當是天子執鬯取其暢達也公執玉以下有闕文有禮也以下當並載大夫執雁士執雉之義義具上瑞贄篇所引書曰者古文尚書堯典也今文尚書大傳五玉作五樂漢書郊祀志亦作五樂史記本紀作五玉與此所引同也公羊隱八年疏引鄭注云五玉瑞節執之曰瑞陳列曰玉也三帛所以薦玉也受瑞玉者以帛薦之帛必三者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周禮改之曰繅二生一死

（贄者羔雁生也卿大夫所執一死雉也士所執史記注引馬注惟以三帛三孤所執爲異案大宗伯孤執皮帛自是周禮虞夏未必有三孤之贄也）至正月朔日乃執而朝賀其君朝賀以正月何歲首意氣改新欲長相保重本正始也故羣臣執贄而朝賀其君（自此以上皆據類聚三十九書鈔八十一初學記十四御覽五百三十八補襄二十九年公羊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注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贄存之鹽鐵論云正月存君在楚續漢禮儀志注引決疑要注曰古者朝會皆執贄侯伯執圭子男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漢魏儀制正日一大會諸侯執玉璧薦以鹿皮是其遺也）朝禮奈何君出居內門之外天子揖諸侯持揖卿大夫膝下至地天子特揖三公面揖卿略揖大夫士所以不拜何爲其屈尊也（此脫今據御覽五百四十三補曲禮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爾雅釋宮門屏之間謂之宁曲禮疏引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間曰宁謂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於門外而宁立是君出居內門之外也持揖疑特揖之譌案司儀載合諸侯之制云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又司士職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俱與此異此蓋有譌脫此之面揖卽周官之旅揖此之略揖卽周官之旁揖也膝下至地自是臣見君之禮也）

## 貢士

諸侯三年一貢士者治道三年有成也（據書鈔七十九補此今文書說也玉海引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于天子也三年一貢士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三朝記虞戴德云以其教士畢行是也禮記射義云古者天子之制歲獻貢士于天子注三歲而貢士舊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蓋用書傳文也）諸侯所以貢士于天子者進賢勸善者也天子聘求之者貴義也（自此至故聘之也據書鈔七十九初學記二十御覽六百三十二補勸善一作觀善一作稱善聘求一作射求貴義一作貪義一作天子聘取之者求賢之義也儀禮集解引書大傳云禮諸侯三年一貢士于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又云一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又云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儆三不適謂之誣是皆進賢勸善之意也潛夫論考績云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載適謂之尚賢三適謂之有功則加之賞其不貢士也一則黜爵載則黜地三則爵士俱畢故通典選舉漢元朔元年有司奏請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削地三則黜爵削地畢矣蓋漢時詔天下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卽古貢士之遺法也故董仲舒傳對曰請令諸侯列卿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于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是進賢勸善之義也）治國之道本在得賢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故月令季春之月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有貢者復有聘者何以爲諸侯貢士庸才者貢其身盛德者貢其名及其幽隱諸侯所遺失天子之所昭故聘之也（見禮月令季春紀正義引蔡注云名士者謂其德行貞純道術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不在位者也賢者名士之次亦隱者也名士優者加束帛賢者禮之而已是卽及其幽隱之意也然則聘者所以補貢所不及者也）

## 車所

路者何謂也路大也道也正也君至尊制度大所以行道德之正也（自此至飾車據類聚七十一補爾雅釋詁路大也舍人注路君車之大也詩遵大路云遵大路兮傳路道也離騷經既遵道而得路注路正也是路兼大道正三訓也）路者君車也（覲禮路先設注路謂車也凡君所乘曰路文選東京賦龍路充庭薛注路天子之車也釋名釋車天子所乘曰路詩韓奕乘馬路車箋人君之車曰路車也）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軒車士飾車（公羊昭二十五年注禮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大車士飾車疏以爲顧命文案今顧命無此語蓋亦逸禮文也禮記樂記云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文選東京賦天子乃撫玉路是天子乘大路也故周禮巾車玉路不以封諸侯惟魯君得有大路以成王封魯等二王之後也禮記明堂位云魯君乘大路是也巾車金路同姓以封象路異姓以封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其孤卿以下則用路車知諸侯用路車也對文則路爲諸侯之車散亦通故詩采薇云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是也左氏閔二年傳鶴有乘軒者注軒大夫車疏引服注車有藩曰軒御覽引通俗文後垂曰軒則軒車蓋如軒懸軒城之類故哀十五年傳服冕乘軒僖二十八年傳而乘軒者三百人也書大傳不得乘朱軒皆謂大夫車也士飾車者公羊疏引書傳曰士乘飾車兩馬庶人單馬木車是也）玉路大路也（據續禮儀志補書顧命大輅在賓階面周禮疏引鄭注大路玉路大戴朝事云乘大路建太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再就周禮巾車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旒是玉路卽大路也）名車爲輅者言所以步之于路也（據文選四子講德論注補又御覽引異義云大路左

（氏義以爲行於道路故以路名之釋名釋器云路亦車也謂之路者言所以步之于路也）車所以立乘者何制車以步故立乘（自此至鸞設衡者也據續漢輿服志注類聚七十二御覽七百七十二補禮記曲禮婦人不立乘注異于男子制車以步亦未明蓋謂制車以代步也）車中不內顧何仰卽觀天俯卽察地前聞和鸞之聲旁見四方之運此車教之道論語曰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禮記曲禮云顧不過轂注爲掩在後也又大戴保傅云古之爲路車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睹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巾車教之道也所引論語者鄉黨文集解引包咸云車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傍視不過輢轂釋文車中不內顧魯讀車中內顧則魯論無不字有者或古論也漢書成帝紀贊言成帝善修容升車正立不內顧與此同也包氏愼言論語古訓研云夫君人者黈纊塞耳車中不內顧薛注內顧不外視臣不之私也依薛氏此注不字宜衍平子蓋用魯論也李善既用薛綜而反引今魯論車中不內顧又引崔駰車左銘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之語則與薛說全相反風俗通過譽云升車必正立執綏內顧不掩不備不見人短亦魯論說今本亦多不字又云集解經用古論語而注仍取魯論包鴻臚說殊失于分辨矣）所以有和鸞者何以正威儀節行舒疾也（大戴保傅云行中鸞和步中采茨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鸞者在衡和者在軾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其聲鳴曰和敬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明得其和也故詩云和鸞雝雝萬福攸同魯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此用詩韓魯說禮戴說也大戴保傅云在衡爲鸞在軾爲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節也禮記經解注引韓內傳云鸞在衡和在軾是也毛詩蓼蕭傳在軾曰和在鑣曰鸞左傳錫鸞和鈴史記注引服注以爲鸞在鑣和在衡則毛詩說春秋左氏說皆以鸞在鑣毛詩疏引異義載禮戴氏詩毛氏二說謹案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又續漢志引許愼說云詩曰八鸞鎗鎗則一馬二鸞也又曰輶車鸞鑣知非衡也則許氏用毛氏說故于說文金部鑾字下云人君乘馬四馬鑣八鑾鈴象鸞鳥之聲說文多從古文說也鄭氏于玉藻經解周禮大馭注皆用今文說以鸞在衡故詩駟驖箋云置鸞于鑣以爲兵車異于乘車也至蓼蕭之和鸞亦乘車也而箋又不破毛傳鸞在鑣之說于商頌烈祖箋則又以鸞在鑣是鄭于此二詩復主古文故鄭于異義亦不駮也）禮記曰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傳曰天子升龍諸侯降龍（據覲禮疏補今禮記無此文蓋亦逸禮也易乾彖傳云時乘六龍以御天詩疏引易孟京說以爲天子駕六公羊疏引異義公

羊說引易經云時乘六龍以馭天也知天子駕六此蓋明今經家說故與春秋公羊易孟京同故以爲天子乘龍也周禮巾車云王建太常以祀又云建大旂以賓又司常云日月爲常交龍爲旂是載大旂象日月升龍也天子有升有降上得兼下且取下賢之義同姓諸侯得建龍旂但不得有升龍亦如天子袞冕升降俱有三公袞冕則止有降龍無升龍所以明下不得僭上也諸侯不得建太常惟魯以大功得同二王後用天子之禮故禮記郊特牲說魯祀天云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也）

## 田獵

王者諸侯所以田獵者何爲田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自此至冬曰狩據左傳隱五年疏御覽八百三十二補公羊桓四年注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已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亦防武備又以爲田除害也故續漢志引蔡邕月令章句寄戎事之教于田獵武事不空設必有以誠故寄教于田獵閑肄五兵馬）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桓四年穀梁注取獸于田左傳隱五年周禮大司馬並以春田名蒐與此異）夏謂之苗何擇去其懷任者也（周禮大司馬遂以苗田注夏田爲苗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也爾雅釋天夏獵爲苗左傳疏引孫炎注與鄭注周官同郭氏謂爲苗除害也案四時之田皆爲田除害何必專爲夏獵之名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公羊桓四年注蒐簡擇也簡擇幼稺取其大者穀梁注蒐擇之舍小取大）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大司馬注言守取之無所擇也國語周語云狩于畢注狩圍守而取之爾雅釋天冬獵爲狩詩疏引李注圍守取之無所擇也）四時之田總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春秋穀梁傳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公羊桓四年注田者蒐狩之總名古者肉食衣皮服捕禽獸故謂之田易曰結繩網以田魚以四時之田皆爲佃取禽獸故總名爲田又兼爲田除害之意也所引穀梁傳桓四年文案公羊無夏田之制彼注云夏不田者春秋制也以爲飛鳥未去于巢走獸未離于穴恐傷害于幼穉故于苑囿中取之故禮疏引何休廢疾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于義爲短鄭釋之云四時皆田殷周之禮詩云之子于苗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若所欲改則陰書于讖緯以傳後世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不足以繼穀梁也按禮記王制云則歲三田注謂夏不田也蓋夏時然則夏時不田者夏制孔子作春秋欲垂爲後王法古變周從古也此用穀梁家說故依而釋之也）王者祭宗廟親

自取禽者何尊重先祖必欲自射加功力也（自此至制也據書鈔八十九御覽五百二十六補穀梁桓四年傳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又周語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此謂祭射所用大牲王侯必親割詳見祭統諸篇其禽物亦必親取故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以充君之庖又穀梁桓四年傳曰四時之田用三焉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公羊注一者第一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于右髃中心死疾鮮潔故乾而豆之中薦于宗廟也釋詩內傳羣小獻禽其下天子親射之於禮給門也）禽者何鳥獸之總名明為人所禽制也（爾疋釋鳥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是別而言之飛者曰鳥走者曰獸曲禮疏云禽者擒也言鳥力小可擒捉而取之獸者守也言其力多不易可禽先須圍守是也散則禽獸通稱考工記梓人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是羽者亦稱獸也易比王用三驅失前禽說文禽走獸總名也月令命主祠祭禽于四方大司馬小禽私之未必專指羽鳥也是走獸亦得通謂之禽也禽獸本可通稱曲禮疏謂鳥不可曰獸非也水畜亦謂之禽國語魯語使水虞登川禽韋注鱉蟹之屬是也）王者不親取魚（據詩潛正義補左傳隱五年公矢魚于棠臧僖伯諫曰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又云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是諸侯且不得親取魚則王者不親可知矣禮記月令季冬乃命漁師始漁周禮漁師云掌以時漁春獻王鮪國語魯語云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于是講罛罶取名魚禮記月令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明薦廟始親行也蓋王者田獵必射親之本為講武治兵若親自取魚嫌與下民爭利也）囿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自此至囿草據周禮閽人疏補詩大雅靈臺云王在靈囿毛傳云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毛傳舉天子百里以證靈囿則文王之囿百里而孟子梁惠王下云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者考揚雄羽獵賦云文王囿百里民尚以為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大袁宏後漢紀樂松云宣王之囿四十里民以為大文王百里民以為小唐陸贄奏罷瓊林庫狀云周文王之囿百里時患尚小齊宣王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然則文王百里古有此說蓋先秦之世說者不一故七十里百里不同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案袁范漢書皆言文王囿百里宣王囿五十里楊疏引毛傳諸侯二十里三卽五字之誤古本孟子蓋作文王之囿方百里寡人之囿方五十里故毛公據之以分天子諸侯之制疑唐人所見孟子已作七十故孔氏楊氏疏李賢漢書注引孟子並作七十里也案孟子宣王自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正是大國諸侯之制故毛傳定為諸侯四十里楊氏引作三十里自是四字之誤臧氏乃據樂松之語改楊氏三字為五并改毛傳孔疏之本亦作五十里果何據定為五十里與樂松作五十里者亦約言之耳王楙野客叢書云僕觀世說舉樂松之語曰齊五十里乃知非五里也史又千五字下脫一十字蓋七十里近于百里四十里近于五十里樂松舉其大綱耳王氏之說是也閻氏若璩釋地云從來說者皆以文王七十里之囿為疑三輔黃圖云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王伯厚以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注于下余謂今鄠縣東三十里正漢地里志所謂文王作豐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者文王當日弛以與民恣其芻獵以往但有物以蕃界之遂名之曰囿云爾誠如是說則文王卽百里七十里亦未可實定其地域之數也齊為大國既四十里則次國小國地既狹小則其囿亦宜差降故班氏定為次國三十小國二十也公羊成十八年傳注云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疏以為孟子文司馬法亦云令孟子無其文或孟子外篇語也其說與白虎通及諸書又不同蓋以天子方千里故以百里為囿公侯地方百里故以十里為囿伯七十里故以七里為囿子男五十里故以五里為囿或據夏制言也焦氏循孟子正義云意者公羊傳注所指為離宮毛詩傳白虎通所指為御苑義或然也）苑囿所以在東方何苑囿養萬物者也東方物所以生也（一作苑囿在東方所以然者何非也說文艸部云苑所以養禽獸也口部云囿苑有垣也一曰禽獸曰囿淮南子本經訓云侈苑囿之大高注有牆曰苑無牆曰囿一切經音義引呂忱字林同呂覽重己篇高注畜禽獸所大曰苑小曰囿二注同出高誘之手當云大曰囿小曰苑以大故無牆小故有牆也說文言苑有垣明囿無垣互文以見義也天官閽人囿游亦如之注囿御苑也游離宮也地官囿人注囿今之苑又云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養鳥獸以宴樂觀之然則苑囿對文異散則通也東方所以生者禮記鄉飲酒義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也）詩云東有囿草（文選注引韓詩云東有囿草囿博也有博大之茂艸也則此所用者韓詩說也後漢書注引韓詩作東有囿艸義亦同水經注王逸楚詞注引詩並作囿草則亦用韓詩也毛詩作甫草毛公傳云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為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為門裘纏質以為樹閒容握驅而出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是不以囿草為地名也鄭箋云甫田者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則鄭氏亦據韓詩以訓毛詩也鄭所據者爾疋釋地文郭注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漢書地志河南郡中牟縣圃田澤在西豫州藪西周時屬于周在東都之地故詩云東有圃草東遷後屬于鄭故僖三十二年左傳鄭之有原圃釋地云鄭有圃田是也）鳥所以飛何為者陽也飄輕故飛也（據御覽九百十四補自囿天子百里至此盧氏皆附雜錄案此應屬田獵篇易旅鳥焚其巢集解引虞注離為鳥象傳其義焚也集解引侯果注離為鳥左傳昭五年云日之謙當鳥杜注離為日為鳥是鳥為陽也故南方之獸謂之朱鳥周禮小師疏引通卦驗注云鳥為大火成數七生數二書堯典日中星鳥是也淮南地形訓鳥魚皆生于陰陰屬于陽故鳥魚皆卵生魚遊於水鳥翔於雲也）

## 雜錄

黃帝作宮室以避寒溫（見初學記二十四引禮記禮運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下云後聖有作彼云後聖指黃帝也則黃帝作宮室明矣爾雅釋文引世本云禹作宮室案堯時茅茨土階尸子言黃帝作合宮繫詞傳說黃帝九事云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則非始于禹明矣）宮之爲言中也（見廣韻文選注引元命苞曰紫之言此也宮之言中也言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也）

天子之堂高九尺天子尊故極陽之數九尺也（自此至三尺皆見廣韻西京賦右平左墄薛注墄限也謂限齒也天子及高九尺階九齒）堂之爲言明也所以明禮義也（廣雅釋詁堂明也）禮記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此以上莊據廣韻補所引禮記禮器文也）

門四出何所以通方故禮三朝記曰天子之官四通（見御覽百八十三引所以通方當作所以通四方大戴禮虞戴德篇曰天子之宮四通正地事也洪氏頤煊注曰官當爲宮字之誤也是也古者明堂四門門四出諸侯各以其方來見以述地事堯典曰闢四門御覽引蔡邕明堂月令論曰禮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氏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及門子日昃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闇出北闈視帝績帝猷此所引亦有訛脫按禮記明堂位敘周公相成王朝諸侯之制九夷在東門外五狄在北門外六戎在西門外八蠻在南門外是四面有門又九采在應門外疑南方兩重門矣而明堂無論是九室五室亦皆四門取通四方之意故逸禮云夏則居明堂正廟南戶冬則居明堂後廟啟北戶正廟則月令之明堂後廟則月令之元堂也）

所以必有塾何欲以飾門因取其名也明臣下當見於君必先孰思其事也（見御覽一百八十五引爾雅釋宮門側之堂謂之塾書顧命云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儀禮士冠禮具饌於西塾注西塾門外西堂也又擯者元端負東塾注東塾門內東堂是東西塾門內外皆有塾矣說文作埻土部云射臬也讀若準後漢書齊王縯傳使長安中宮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于塾旦起射之注蕭該音義亦作埻引字林塾門側堂也東觀記續漢書竝作埻廣雅釋詁云埻的也說文土部又云垛堂塾也玉篇土部垛射垛廣韻云埻射的周禮或作準集韻埻于射堋又云堋射埒蓋塾即埻爲築土稍高之名故山海經埻于四海郭注埻猶隄也是也射準亦必高故又取爲射臬之稱門之兩旁築土高於中央故亦謂之埻禮記學記云家有塾正義引周禮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蓋塾在里門左右亦如路門廟門之塾相似也詩絲衣自堂徂基堂即兩塾基即中央平地者也）

天子曰崇城言崇高也諸侯曰干城言不敢

自專禦于天子也（見初學記二十四爾雅釋詁崇高也初學記引異義天子之城高九仞故崇城以言高也公羊定十二年注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疏以爲春秋說文疑于軒同音得通用干城即軒城也城闕一面即不敢自專之義禦者止也言爲天子所止也說文缶部缺也古者軒城闕其南方謂之缺故詩鄭風在城闕兮即此又云出其闉闍傳闉曲城也闍城臺也城上有臺謂之闍即靜女所謂俟我於城隅是也三面有臺而南方無臺故謂之缺是即軒城之制也）

門必有闕者闕者所以飾門別尊卑也（見水經穀水注公羊注引禮緯云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釋宮觀謂之闕禮運疏引熊安生云當門闕處以通行路釋名云在門兩旁郭璞云宮門雙闕考漢制近古漢書建章宮東西闕二十餘丈西都賦圓闕竦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是問所以飾門也別尊卑者即禮說所云天子諸侯之制是也亦謂之觀鄭風疏引孫炎云舊章懸焉使民觀之賈疏云以其有敎象可觀又或謂之象魏周官正月之吉乃懸法於象魏古今注闕觀也古者每門樹兩觀於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可遠觀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故謂之闕御覽引廣志闕缺也門兩邊中間缺然爲道也淮南本經訓巍闕注門闕崇高巍巍然也唐書載宋敬則楊炎俱以世孝義被旌門樹六闕冊府元龜言閥閱二柱相去一丈柱安瓦筒號烏頭染即謂之闕則後世闕亦施于士大夫矣故其制則釋名云在門兩旁故孫郭注爾雅皆云宮門雙闕故西京賦雙碣之相望漢制近古太室少室石闕猶可攷見闕制也中華古今注謂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蓋混於臺觀之制矣）

闕者何闕疑也（見禮運正義補水經注引潁容云闕者上有所失下得書之于闕所以求論譽于人中華古今注言人臣至者思其所闕故謂之闕義皆相近）

所以設屛何屛所以自障也示不極臣下之敬也天子德大故外屛諸侯德小所照見近故內屛（見御覽百八十五郊特牲注云天子外屛諸侯內屛是天子諸侯異也又云大夫以簾士以帷正義以爲並禮緯文南本及定本皆然或云大夫以簾士以帷誤也案公羊解詁引作大夫以帷士以簾廣韻引風俗通云屛卿大夫以帷士以簾則公羊注所引禮緯者亦未爲非也意林引風俗通云按天子外屛令臣下氣息是不極臣下之敬也釋名釋牀帳云帷圍也以自障圍也簾廉也自障蔽爲廉恥也則屛亦所以自障也荀子大畧篇亦云天子外屛諸侯內屛外屛不欲見外也內屛不欲見內也又文三王傳谷永曰臣聞禮天子外屛不欲見外也後漢齊武王傳詔曰蓋聞人君正屛有所不聽亦此義也釋宮屛謂之樹說文尸部屛蔽也廣雅罘罳謂之屛釋名釋宮室云屛自障屛也蕭墻在門內蕭肅也臣將入於此自肅敬之處也罘罳在門外罘[illegible]復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也義皆相近）

齊者言己之意念專一精明也（見書鈔九十禮記祭統云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其齊也又云定之之爲齊齊

（者精明之至也說文示部齊戒潔也从示齊省聲）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擇吉辰而後省事（見御覽二十八月令仲冬之月云是月也日短至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案月令仲夏之月亦有此語當是白虎通原書有脫文也）共工之子曰修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迹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見通典禮十一風俗通祀典篇謹案禮傳共工之子曰修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迹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祖者徂也詩云韓侯出祖清酒百壺左氏傳襄公將適楚夢周公祖而遣也是其事也詩云吉日庚午漢家盛于午故以午祖也則此所引亦出禮傳也儀禮聘禮又釋幣于行鄭注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者彼謂古人教人行道路者其人名字未聞與非謂祖神之名字也其實猶自有祖神即共工之子當亦配祀者如社之句龍稷之柱弃也案祖祭有二禮記月令冬云其祀行鄭注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軷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此則天子諸侯大夫並得祀之此則常祀也又檀弓上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鄭注行神之位在廟門之外此其因喪葬而祀者也二者皆在廟門之外聘禮記云出祖釋軷祭酒脯注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于軷爲行始也生民詩傳曰軷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軷涉山川然則軷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爲難是以委土爲山伏牲其上使者爲軷祭酒脯祈告也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于側禮畢乘車轢之而遂行舍于近郊矣禮記曾子問道而出注祖道也聘禮記曰出祖釋軷祭酒脯也詩泉水云出宿于泲飲餞于禰毛傳祖而舍軷飲酒于其側曰餞重始有事于道也詩生民云取羝以軷毛傳云軷道祭鄭箋云取羝羊之體以祭神自此而往郊又烝民云仲山甫出祖箋又云祖者將行犯軷之祭也又韓奕云韓侯出祖鄭箋祖將去而犯軷也祖于國門此等皆將遠行祭于國城門之外者之禮周天子則太馭掌犯軷之禮周禮太馭云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注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是也廟門外行神之軷與國門外祖祭之軷其禮不異但所祭之人有殊禮疏引崔靈恩義疏云宮門之軷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軷祭山川與道路之神也其牲則周禮犬人云伏瘞亦如之注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是天子用犬也詩生民云取羝以軷傳羝牡羊孔疏蓋天子諸侯異禮則諸侯用羊也聘禮云釋軷祭酒脯則卿大夫用酒脯也軷有主太馭注以菩芻棘柏爲主是也亦有尸詩生民箋燔烈其肉以爲尸羞是也）天子疾稱不豫諸侯稱負子大夫稱負薪士稱犬馬不豫者不復豫政也負子者諸侯子民今不復子之也負薪犬馬皆謙也（見御覽七百三十九天子疾曰不豫者書金滕既克商二

年王有疾弗豫史記作不豫釋文引馬融本作有疾不豫論衡死僞篇後漢禮儀志皆引作不豫說文引作不念又顧命云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漢書律歷志引作王不豫蓋今文作豫是天子疾稱不豫也諸侯稱負子者公羊桓十六年傳屬負茲注諸侯有疾稱負茲爾疋釋器蓐謂之茲郭注引公羊傳云茲者蓐席也史記周本記衛康叔封布茲徐廣曰茲者藉席之名諸侯疾曰負茲索隱曰茲公明草蓐取此草以織席繹諸家之說蓋謂有疾者則展轉床第惟與席相負而已而白虎通以爲今不復子之者金滕云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史記丕作負段氏玉裁云此文是有負子之責于天言背棄子民之告而將死也後漢隗囂傳囂告州牧部監等曰中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職亦謂民安其所乃無背棄子民之告則白虎通言不復子之者言自今以後背棄子民不復子之也大夫稱負薪士稱犬馬何休注公羊與此互異案孟子云有采薪之憂則大夫也曲禮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曰某有負薪之憂則又士也曲禮疏引射慈禮記音義隱云天子曰不豫諸侯曰不茲大夫曰犬馬士曰負薪蓋犬馬負薪大夫士可通稱也）夏稱后者以揖讓受于君故稱后殷稱人者以行仁義人所歸往（見禮記檀弓正義皇侃論語疏引作夏以揖讓受禪爲君故褒之稱后后君也又重其世故氏係之也殷周以干戈取天下故貶稱人也又曰夏得禪授是君與之故稱后也殷周從人民之心而伐取之是由人得之故曰人也義並通祭法疏引熊安生舊疏云夏云后氏者后君也受位于君故稱后殷周稱人以人所歸往故稱人也）夏法日日數十也日無不照尺所度無所不極故以十寸爲尺（自此至八寸爲尺見通典禮十五說文尺部尺十寸也又禾部十髮爲程一程爲分十分爲寸又曰律數十二十二禾秒而當一分十分而寸漢律志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寸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蓋皆據夏制言之夏制得中百王不易也）殷法十二月言一歲之中無所不成故以十二寸爲尺（蔡邕謂夏以十寸爲尺殷以九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惟述殷尺不同杜佑謂商尺十二寸本此爲說也蓋以殷一尺當夏尺二寸也）周據地而生地者陰也以婦人爲法婦人大率奄八寸故以八寸爲尺（說文尺部咫下云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則奄蓋謂手所掩也國語周語太子晉視道如咫韋注夫傳僖九年云咫尺注皆同說文言周制明周制之異於古也）人踐三尺法天地人（見爾雅釋宮疏王制言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司馬法則言六尺爲步夫一舉足爲跬再舉則爲步知人踐三尺也）

商城楊鐸校

## 釋常談序

常談者何蓋吾人平日之所常談者也在談之者見以為常則不究其原在聽之者見以為常則不詳其味此道聽塗說以譌傳譌甚有至於誤為引用者其弊蓋種種而不知矣然則常談果常談乎而可忽之乎脫有起而正之者又將何以對耶此常談之用釋也釋之者不知其人而重為梓之者則余也是書發經史之隱奧博今古之見聞即吾儒行且賴之至若面墻之士市井之夫寧不大有裨哉噫安於常談而忽於是書者終亦面墻市井也已雖彼釋之而余梓之何裨之有

峕

萬曆癸巳春仲錢唐胡文煥德甫序

序畢

---

## 釋常談序

仁和莊汝敬脩父譔

夫所謂常談者果談自里巷而家曉戶喻者乎抑日用為談而相忘習熟乎譚果如是即童稚解矣何以釋為然譚不同里巷而日用之固為常即非里巷日用能譚而里巷日用凡縉紳文學輩所為風生於促膝抵掌間者亦謂之常然則談果常乎非常乎是集假字借名或根自典故或摘自成語雖劇便捷而義則隱奧倘非句櫛而字沐之即王衍復起恐亦不能鼓頰於前而屬垣者且皆耳茅之矣然則名雖常而實則非常非常之常烏乎無釋噫盍之嗜侈譚者夥矣彼喋喋齷齪者固無足論即有一二雅脩口吻者恐於此談亦未盡迎刃也釋常談或者其所由作歟

序畢

## 新刻釋常談目錄

### 卷之上

投筆 甲第
醇醪 穰疾
右軍 小冠子夏
喋喋 泰山
渭陽 宅相
玉潤 東牀
有尺布斗粟之事 參商
元昆 義方之訓

絺綌 挾纊
倒載 張蓋
傾蓋 愛忘其醜
水竇 素領
銅臭 躍馬肉食
加籩 狐假虎威
周郎 蚌鷸相持
排闥 鼓盆
負荊 巨卿之信
鄧艾之疾 文過飾非
大宛 芻粟

### 卷之中

彈鋏 傭書
蒲鞭之恥 開東閣
東道 楊朱之泣
七步之才 八斗之才
膠柱鼓瑟 鬱壘
弊帷之歎 雪東門之恥
折券 分謗
棄繻之志 伐柯

王濛之僻 潤屋
修容 鬒髮皓齒
鮮粧帕服 么麽
持兩端 色莊
蹝步 匕筯
握髮吐餐 掛冠
陶朱公 商君
智囊 寘堇
膏肓 遏惡揚善
弧矢 姜維之膽

強項　便便之腹
手談　步履蹣跚
櫝楚　塞上翁失馬

卷之下

投轄　罍恥
無投杼之疑　登徒子
不速之客　憔悴
陸雲之癖　無鹽
擢髮之罪　伐善
盤庚　秋頭

上巳日　落帽之辰
喪明之慼　倨傲
微瑕　壘壘
以己方人　絕纓
哀王孫　掃門
俯拾地芥　歸遺細君
達於未萌　何日脂轄
有鴻鵠之志　掛劍之義
忠信獲罪　燕爾
于飛　自掇其咎

---

趙達　失飪
風流醞藉　六出
二毛　馳騖
風馬牛　鞋纊
圓規方矩　聾瞽
敗於垂成　靡惡不為
自媒　厚誣

新刻釋常談目

# 新刻釋常談卷之上

錢唐　胡文煥　德父　校

## 投筆

從文入武謂之投筆漢班超字仲叔家貧傭書以自給乃擲筆於地曰大丈夫當效張騫傅介子立功於異域以取封侯萬里之外安能文事筆硯乎時大將軍耿康用超為行軍司馬討西域有功封為定遠侯

## 甲第

好宅謂之甲第甲者首也漢書平恩侯許伯入新宅孟寬饒訪之入門仰視而歎曰富貴無常如此甲第

所閱甚多忽即易主

## 醇醪

好酒謂之醇醪吳書程據常以氣凌周瑜瑜未嘗有慍色承奉愈謹程據自慙遂投分於瑜曰與公瑾（公瑾周瑜字也）為友如飲醇醪不覺自醉

## 穰侯

見事遲謂之穰侯史記范雎自魏隨秦使王稽入秦在路逢秦相穰侯雎不欲見之乃匿於王稽車中穰侯問王稽曰莫載魏人來否無益於事虛亂秦國耳稽曰無人遂去范雎謂王稽曰適來偷見穰侯耳此人見事遲向來所問疑車中有人忘却搜索雎乃下車藏於草中穰侯行十里果廻使人搜車中不獲而去雎至秦果代穰侯為秦相

## 右軍

鵞謂之右軍晉書王羲之為右將軍善書時山陰道士獻鵞求寫經得鵞欣然為寫入會稽孤姥有一鵞善鳴右軍求之未得遂命駕與親知同詣觀之姥不察其意遂烹鵞以待右軍右軍知歎惜彌日

## 小冠子夏

患目者謂之小冠子夏漢書杜欽杜鄴俱有大名於世

兩人皆字子夏欽眇一目被人呼之盲子夏欽惡以盲字為號自作一小冠戴之時皆呼為小冠子夏

## 喋喋

多語話謂之喋喋漢文帝幸上林苑虎圈問上林尉虎圈中事尉一詞不措有嗇夫代奏對言語無窮應答不滯帝乃命與嗇夫官張釋之諫曰不可嗇夫利口捷給陛下若與之官即使天下之人唯事口舌喋喋而已帝遂納諫故周易云吉人之詞寡躁人之詞多

## 泰山

丈人謂之泰山玄宗開元十三年封禪于泰山張說為封禪使說女壻鄭鎰本是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轉遷一階一級惟鄭鎰是封禪使女壻驟遷至五品兼賜緋服因大酺次玄宗見鎰官位騰跳怪而問之鎰無詞以對優人黄幡綽奏曰此乃泰山之力也因此以丈人為泰山

### 渭陽

舅謂之渭陽左傳云魯康公之母即晉獻公之女也康公送晉獻公之子文公至渭陽曰見我舅氏如毋存焉（凡山以南面為陽水以北面為陽）是康公送舅至渭水之北因曰渭陽也

### 宅相

外甥謂之宅相魏舒字陽元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曰此宅合出貴甥魏舒聞之曰吾為外家成此宅相也舒後位至晉卿果如宅相者之言因呼外甥為宅相

### 玉潤

女壻謂之玉潤晉樂廣字彥輔衆皆呼為氷清女壻衛玠字叔寶並號為玉人故時為之語曰婦翁氷清女壻玉潤

---

### 東牀

女壻謂之東牀晉太尉郗鑒遣門生求女壻於王導家導命來使徧觀之王氏子弟咸自矜特唯一人於東牀坦腹而卧旁若無人郗太尉聞之曰東牀坦腹者佳壻也訪問乃是羲之遂以女妻焉

### 有尺布斗粟之事

兄弟不睦謂之有尺布斗粟之事漢文帝時淮南王長卿文帝弟也謀不軌文帝不忍戮謫於蜀在道不食而死時人謠言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之追悔不及

### 參商

兄弟不和夫婦不睦皆謂之參商也左傳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次曰寔沉居於曠林皆不相善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星（商人以長星為商星也）遷寔沉于大夏主晉星（唐人以晉星為參星）故謂之參商（商丘地大夏則今在未晉陽縣是也）

### 張蓋

戴席帽謂之張蓋春秋後語曰商君問趙良曰吾相秦何如五羖大夫良曰五羖大夫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及其薨也童子不謌謠舂者不相杵君下

如也

### 傾蓋

卸帽謂之傾蓋家語曰孔子之郯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甚悅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傾蓋駐車者也

### 愛忘其醜

人有相善不顧其過謂之愛忘其醜呂氏春秋曰陳有醜人名敦洽讎眉權額廣眼垂肩唇薄鼻昂皮膚皺黑陳侯悅之外使治國內使制身後楚兵所圍發言拙儕楚遂大怒促兵伐陳三月而滅人有言曰敦

洽貌陋足以駭人語拙足以喪國陳侯可謂愛忘其醜

### 水竇

溝渠謂之水竇左傳曰華門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又曰禮義著人情之竇大可通流也

### 素領

項後白髮謂之素領漢馮唐白首為郎官素髮垂領

### 銅臭

將錢買官謂之銅臭後漢崔烈有重名靈帝時入錢五百萬拜司徒烈名譽遂減乃問其子鈞曰外人議者以為何如鈞對曰人盡嫌大夫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服武弁而走烈曰撾不受而走豈為孝乎鈞曰舜事瞽叟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烈慚而止今以富者亦曰銅臭也

### 躍馬肉食

乘肥馬食珍味謂之躍馬肉食史記秦國蔡澤問善相者唐舉曰聞君相李兌百日內持國柄有諸乎舉曰有之請相予如何唐舉視之曰君揭鼻戾唇魋顏蹙頞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君更得四十三年矣蔡澤笑曰吾躍馬肉食更得

四十三年亦足矣後果代應侯為秦相

### 元昆

長兄謂之元昆周易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元則長也故論語曰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注云昆則兄也非長兄不得呼元昆也

### 義方之訓

教子弟謂之義方之訓左傳曰石碏云臣聞愛子敎之以義方也

### 絺綌

葛衫謂之絺綌論語曰當暑縝絺綌必表而出之注

曰單著葛衫而出非禮也（必表著須著上蓋也）

### 挾纊

著綿衣謂之挾纊史記楚與齊戰楚旣衆時值切寒楚王撫慰將士甘言勉之三軍皆知挾纊不覺寒也

### 倒載

沉醉謂之倒載晉山簡字季倫為荆州牧每出酣暢而歸人歌曰山翁住何處來往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

### 加籩

增添飯味謂之加籩左傳曰鄭伯享楚子加籩豆六

品矣

### 狐假虎威

託勢權者謂之狐假虎威春秋後語曰楚莊王問江乙曰寡人自以貽奚卹為相諸國不敢犯境豈非賢相之力乎江乙對曰王曾聞狐假虎威乎王曰何謂也對曰有虎捕得一狐欲噉之虎曰爾勿食我天帝使我為百獸之長爾若食我是違天帝之命必不祥矣爾若不信當隨我行百獸見之無不奔怕虎不知百獸畏己將謂畏狐遂不敢食今大王有甲馬五千強兵丶萬諸國畏大王之威不敢犯境非畏貽奚卹

---

王曰寡人知之矣

### 周郎

士流會音樂謂之周郎吳志周瑜字公瑾妙於音律每有筵宴所奏音樂小有誤失瑜必舉目瞪視時人曰曲有誤周郎顧初孫權兄名策與周瑜同征夏矦獲喬公二女策與瑜各納一人策謂瑜曰喬氏雖至流離得吾二人採納可謂佳壻矣吳國因此呼瑜為周郎也

### 蚌鷸相持

兩人相据拾謂之蚌鷸相持史記趙欲代燕蘇秦為

燕說趙王曰臣今來時水中見一蚌出曝其腹有鷸鳥啄其肉而蚌合其觜蚌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蚌鷸相持之際有漁父見併而擒之今燕趙相持為弊甚衆臣恐強秦有漁父之功願大王熟計之趙王乃止

### 排闥

推門入謂之排闥漢書曰樊噲沛人也以屠酤為業後從高祖征伐有功高祖旣定天下嘗卧疾於禁中不欲見人詔閽者不令放羣臣入噲乃排闥直入見高祖流涕曰陛下與臣等起於豐沛其何壯也今天

下已定又何憾也帝乃笑而起

## 鼓盆

喪妻謂之鼓盆莊周妻亡惠子往弔莊周不哭乃鼓盆而歌人問其故莊周曰哭且無益自損而已

## 負荊

人有過將謝罪謂之負荊史記秦昭王與趙王會于澠池秦王謂趙王曰寡人聞王善絲桐願聞之趙王乃為鼓琴秦王遂命史官書之趙將藺相如進秦王前曰寡君聞王善擊缶請擊之秦王不允相如按劒於前曰五步之內制在一夫大王豈可恃衆乎抽劒怒目欲刺秦王秦王驚怕乃為擊缶相如亦命史官書之會散各歸本國趙王以相如為將軍廉頗嫉之曰我有攻城野戰之勳相如徒有口舌之勞豈可位居吾上若逢見必當辱之相如聞之出入道路迴車避之相如下諸吏曰某等各辭親而仕君者慕君之高也今廉頗與君同列而君畏之如此某等雖不肖各請歸農相如曰吾尚不怕秦王豈怕廉頗乎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難吾二人在今若二虎相鬬勢不俱生吾豈可棄國之急而行私忿乎廉頗聞之乃負荊詣相如門謝曰頗言寡淺輕侮君子將軍弘雅乃

至於斯遂與相如為刎頸之交

## 巨卿之信

與人相約應時而至謂之巨卿之信後漢范式字巨卿與張元伯為友春別京師暮秋為期元伯至九月十五日殺雞炊黍以待之母曰相去千里何以審的元伯曰巨卿信士必不愆期言訖巨卿果至

## 鄧艾之疾

口吃謂之鄧艾之疾魏將鄧艾患吃晉文帝戲艾曰每稱艾艾不知有幾艾艾答曰假如孔子云鳳兮鳳兮亦只有一鳳耳

## 文過飾非

有過不改但說詞理謂之文過飾非論語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又魯哀公問孔子曰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即是不文過飾非也或云顏子有過不至兩度然論語內二字絕多唯不貳過字別何也貳者副也且周易云顏氏之子其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 大宛

馬謂之大宛漢書李廣為貳師將軍領兵伐大宛國得汗血馬武帝遂作天馬歌因號馬為大宛也

### 芻粟

馬料謂之芻粟後漢第五倫為會稽太守躬自斬芻爛粟以飼馬

新刻釋常談卷之上

---

# 新刻釋常談卷之中

錢唐　胡文煥　德父　校

### 彈鋏

譏諷主人覔食物謂之彈鋏史記馮驩在孟常君門下為客每給蔬飯驩乃倚柱彈鋏而歌曰長鋏兮歸去來食無魚孟常君知之乃依上客給與魚肉後果有市義三穴之功以報孟常君

### 傭書

受顧寫文字謂之傭書吳志闞澤字德潤會稽人好學家貧為人傭書以自給抄寫纔畢已誦在口後位至侍中

### 蒲鞭之恥

罪重而懲輕者謂之蒲鞭之恥漢書劉寬字文饒為南陽太守吏有過以蒲鞭決責示其恥也

### 開東閣

接待賓客謂之開東閣漢公孫弘起客舍謂之東閣招迎賢士後為丞相封平津侯

### 東道

接待賓客謂之東道史記秦欲破鄭鄭國君謂秦王曰若能捨鄭願為東道之主有賓客往來可以救接

其不逮者也

## 楊朱之泣

泣於途路謂之楊朱之泣淮南子曰楊朱見岐路而泣之曰何以南何以北高誘曰嗟其別易而會難也

## 七步之才

文章敏捷謂之七步之才陳思王名子建魏文帝親弟也有天才文帝嫉之令作詩限七步內須成子建詩曰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 八斗之才

文章多謂之八斗之才謝靈運嘗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獨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

## 膠柱鼓瑟

不見機而守舊規者謂之膠柱鼓瑟史記趙有名將趙奢能用兵奢既死趙王憐之使其子括將兵拒秦藺相如諫曰大王以其父之能而用其子者如膠柱鼓瑟耳括之用兵不及父者遠矣必敗大王之事王不聽為秦將白起坑趙軍者四十萬

## 鬱壘

桃符謂之鬱壘于寶續搜神記及應劭風俗通云東海之中度朔山山有盤桃屈曲三千里枝間東北有二鬼一名鬱壘一名神荼萬鬼皆怕之今歲首立桃符於門畫此文形以辟鬼也

## 弊帷之歎

馬死謂之弊帷之歎禮記曰弊帷不棄為埋馬也弊蓋不棄為埋狗也

## 雪東門之恥

堅心報怨謂之雪東門之恥越王句踐不納范蠡之諫興兵伐吳果大敗於吳之東門越王以餘兵五千退保會稽遂苦身勞思置膽於坐卧之所出入嘗之不忘其苦後果獲吳軍以雪東門之恥

## 折券

毀除文契謂之折券齊相孟嘗君受封邑於薛（薛名也）名門客往薛徵租時有下客馮驩請行驩至薛召欠租者悉至合其券（券今契也）既同詐稱孟嘗君令放欠租盡焚其券既歸孟嘗君訝其速問其故驩曰為君折券市義而歸何訝速也後孟嘗君失意罷歸薛之父老皆郊迎壺漿塞路乃馮驩之致也

## 分謗

救人行非事謂之分謗昔韓獻子將欲斬人郤獻子

往救之至則已斬訖郗獻子狥之曰吾為韓君分謗也

棄繻之志

人有決意求官者謂之棄繻之志史記終軍字子雲西遊入關關吏曰若還當合符繻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徒還遂棄繻而度關後為謁者持節出關關吏見之曰此前棄繻生也

伐柯

媒人謂之伐柯詩曰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王濟之僻

諳馬性謂之王濟之僻晉王濟乘馬度水馬不肯度濟曰必是惜錦鍵泥今之紫襜是也令解去之馬乃過水杜預謂晉帝曰王濟有馬僻和嶠有錢僻帝問曰卿有何僻對曰臣有左傳僻

潤屋

家富謂之潤屋曾子曰德潤於身富潤於屋

修容

重梳裹謂之修容漢馮黎字叔平為人矜嚴好修容儀動作可觀

鬒髮皓齒

女人髮黑齒白謂之鬒髮皓齒漢武帝幸平陽公主宅見歌者鬒髮皓齒悅而問之主曰姓衛字子夫帝遂納之即令升車從帝入宮後冊為皇后

鮮粧帕服

婦人施粉黛花鈿著好衣裳謂之鮮粧帕服李夫人別傳曰夫人久病武帝親往問之夫人面牆而卧都不迴顧默然不語帝垂泣而去延年已下責夫人曰帝既再三顧問合轉面一見帝屬託骨肉何乃略不迴顧夫人曰我以色事帝今且色衰愛移人情自古

如此今卧疾日久形狀枯悴若將衰貌見之又何益於骨肉乎我今不迴顧者我若不起此疾帝必追思我鮮粧帕服之時是深囑託也

么麽

身小謂之么麽春秋後語曰齊相孟嘗君入秦秦王留之不放歸本國君乃逃去至函谷關關猶未開秦法候鷄鳴關方開孟嘗君有門客詐作鷄鳴關乃開遂得出關徑往趙趙之人聞孟嘗君至觀者如堵及見乃曰向來聞孟嘗君之名將謂是魁梧之士此乃么麽丈夫耳孟嘗君聞之大怒手刃三十餘人遂歸

本國史記作眇小丈夫

### 持兩端

事有未決臨時看勢謂之持兩端史記魏信陵君之姊嫁趙平原君為夫人秦發兵圍平原君平原君遂遣使告信陵君令求魏王救之王曰欲救趙又恐秦國強大不救又與趙有骨肉之情遂遣晉鄙領兵五千於趙交境屯駐名為救趙寔持兩端平原聞之大怒遣使責信陵君信陵君乃用抱關之士侯嬴計竊虎符與屠者朱亥同往晉鄙軍前令朱亥袖三十斤鐵椎椎殺晉鄙信陵君矯詔自領軍救趙遂得解圍

### 色莊

面嚴毅謂之色莊論語曰君子色莊者乎

### 屣步

不乘鞍馬謂之屣步屣鞋也蔡邕雅重王粲屣步迎之

### 匕筋

匙筋謂之匕筋蜀志先主劉備從曹操歸許昌操因從容謂先主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食次不覺匕筋墮地蓋怕曹操此語恐相害也

---

### 握髮吐餐

不倦賓客謂之握髮吐餐史記周公輔政七年其子伯禽驕慢公誡之曰吾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於天下可謂貴矣猶一沐三握髮一食三吐餐以接賓客恐遭人怨恐遺天下賢士汝慎勿驕慢於四方

### 掛冠

休官謂之掛冠西漢馮萌字子康見王莽篡逆乃曰不去禍將及身遂解冠掛於城東門而去

### 陶朱公

能持生致富貴者謂之陶朱公昔范蠡為越臣助越王滅吳有功遂拜蠡為上相蠡曰大名之下難可久居乃乘扁舟泛五湖自號鴟夷子耕於海畔父子治生置產千萬齊王聞之乃拜為相蠡歎曰居家卽致千金拜官位至卿相此乃布衣之極矣久受尊榮恐後不祥解相印盡散家財與知友懷其寶貨行止于陶（陶卽陶縣）以為此地是天之中交易有無之通路於是自號陶朱公復父子耕蓄候時轉物居無何又生計巨萬

### 商君

為法自死者謂之商君史記秦孝公懸牓通衢招四方賢士共理秦國有衛人公孫鞅因官者景監得見孝公說以霸道孝公大悅遂立嚴條秦國法令大行人盡勇於公戰而怯於私鬬遂封鞅於商洛號為商君後孝公太子犯法不可施行遂黥其太子傅公子虔秦之大臣皆以法令不便盡怨商君數年之後孝公崩惠王立舉國欲害商君商君怕乃逃去至函谷關關吏不知是商君遂止之曰商君之法無符驗者坐之商君乃歎曰為法自弊一至於此

## 智囊

患癭者謂之智囊史記秦樗里子癭而多智時人號為智囊又杜預亦有癭也

## 寘堇

下毒藥謂之寘堇史記晉獻公後納驪姬為后姬譖其前太子申生於公曰妾夢申生之母從公求食公遂令申生往其陵祭之祭廻姬潛寘堇於酒食中申生欲上公所祭酒食姬曰妾聞食從外來先須試之公以酒酹地地墳以肉飼犬犬死公怒遂殺申生

## 膏肓

病重不可醫謂之膏肓晉悼公染疾醫療不獲乃遣使入秦名盧醫盧醫未至而悼公夢二豎子相謂曰秦醫若至我等必傷也一童子曰我居膏下子居肓上其柰我何及醫至謂公曰此病在膏肓之中藥餌不能到針灸不能及非臣不能醫也悼公曰眞良醫果如夢中之言

## 遏惡揚善

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謂之遏惡揚善論語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也

## 弧矢

弓箭謂之弧矢易曰剡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

以威天下

## 姜維之膽

人大膽謂之姜維之膽蜀志姜維字伯約膽大如斗

## 強項

不伏跪拜謂之強項後漢書云董宣字少平為洛陽令胡陽公主家僮白日殺人宣領佐吏於洛陽門侍之須臾公主出家僮亦侍衛而行宣遂令佐吏擒而殺之公主大怒還宮訴於光武光武欲殺宣宣曰陛下令公主縱奴殺良人何以理國遂以頭觸殿階血流被面帝令小黃門引宣謝公主宣拒之帝令捺

[illegible]宣竟不伏遂封宣為強項侯

### 便便之腹

人腹大謂之便便之腹後漢邊韶字孝先腹大以敎授為業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晝眠孝先聞而答之曰邊為姓孝先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晝眠思經義夢與周公言論寐與孔子通理弟子嘲師出何典記

### 手談

着碁謂之手談遇真傳云昔有樵人入終南山採薪忽見一石室中有二老人碁棋人迷路問碁者曰此是何處碁者不應樵者拱立移時候畢局又問之老人曰向來我方手談不暇對汝乃指樵人出路樵人得出遂告於居人居人驚異乃領樵人入山尋訪攀蘿引蔓無處不到已失其所

### 步履蹣跚

患脚謂之步履蹣跚春秋時平原君趙勝有愛妾登樓見一跛躄者於樓下蹣跚而行妾見之大笑躄者詣其門謂平原曰某不幸有足疾君家美人笑某請君斬其頭平原君許之而終不斬門下諸客聞之稍稍而去有一客謂君曰君許躄者斬美人而終不斬是君無信也平原君遂斬其妾而謝之諸客再至

### 檟楚

杖謂之檟楚禮記曰檟楚二物收其威也

### 塞上翁失馬

禍福相隨謂之塞上翁失馬淮南子云塞上翁有好道者家有走馬入胡地鄰人皆歎其失馬翁曰未必為禍居數日其馬引胡虜駿馬同歸鄰人又皆賀之翁曰未必為福既得駿馬翁之子墮馬折臂鄰人又來借問翁曰未必為禍居一年胡虜天下丁壯者皆控弦而戰翁之子以臂折得免

## 新刻釋常談卷之下

錢唐　胡文焕　德父　校

### 投轄

留客飲讌謂之投轄昔陳遵飲酒賓客滿座盡取客之車轄投於井中

### 罍耻

飲酒次酒盡謂之罍耻禮詑曰瓶之罄矣（雅）罍之耻矣（罍卽酒樽）

### 無投杼之疑

清慎之士被人讒毀謂之無投杼之疑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而參母方織有人來告其母曰曾參殺人母曰參必不殺人俄頃又有人來告其母曰曾參殺人母亦不信如此三度其母乃驚疑投杼出門而望復有人來其母問之答曰殺人者非母之子也

### 登徒子

男子好色謂之登徒子宋玉曰登徒子眞好色者也婦人有蓬頭垢面攣耳露齒者皆淫之

### 不速之客

凡筵宴有不屈命而自來者謂之不速之客周易曰包有魚不利于客有不速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 憔悴

人有失意瘦惡謂之憔悴春秋云屈原事楚懷王為三閭大夫為佞臣靳尚所讒王乃流放之原遂遊於江潭行吟澤畔形容憔悴有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何以至此原曰舉世皆濁唯我獨清衆人皆醉唯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故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原曰吾聞新沐者必拭其冠新浴者必振其衣孰能以身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江魚之腹遂投汨羅而死楚人以原五月五日死以竹筒貯米投水中祭之後有人逢之於長沙自稱是三閭大夫每蒙楚人筒粽見祭常為蛟龍所奪但以五色絲縛之蛟龍所畏無能奪也

### 陸雲之癖

愛笑謂之陸雲之癖晉陸機見司空張華華曰賢弟何不來機曰舍弟有笑疾不敢不先陳之張華鬚編遂以錦囊盛之雲見果大笑華終不怪又嘗縗絰上船水中見己之影大笑落水幾至于死

無鹽

女人醜陋謂之無鹽齊有醜女號無鹽臼頭深目埵胷隆腰肥項少髮皮膚如漆年四十嫁不售乃自干於齊宣王王置於漸臺左右見之皆掩口而笑時宣王至漸臺無鹽撫膺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怪而問之奏曰大王西有秦衛之患南有強楚之讐外有二國之難内有姦臣之衆衆賢不附王嗣未立此一怠也漸臺巍峩飾以金玉萬民疲極此二怠也賢者匿於山林讒者進於左右此三怠也躭酒淫湎以夜繼晝女樂倡優縱逸無度此四怠也宣王乃停漸

臺廢女樂退讒佞進忠直遂册無鹽為后自此齊國號為中興

擢髪之罪

罪犯深者謂之擢髪之罪魏大夫須賈譏范雎於魏王王使人敺雎折齒拉肋致於厠中雎求守厠者免死後遂改姓名稱張禄入秦為相須賈充使至秦范雎責於賈賈對曰某有湯鑊之誅請屏於胡貊之地雎問曰汝罪有幾何賈曰濯其之髪不足以贖其罪

伐善

凡人自衒其能謂之伐善論語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盤庚

五遷謂之盤庚尚書盤庚云殷帝五遷其國

杖頭

百錢謂之杖頭晉阮脩字宣子嘗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家獨飲酣醉而歸

上巳日

二月三日謂之上巳日漢書禮儀志三月三日士流祓禊飲酒於東流自魏但以三月三日不計上巳日

落帽之辰

重陽謂之落帽之辰晉孟嘉為桓溫參軍溫甚重之

重陽會飲於龍山嘉後至忽風起吹帽落而嘉不覺溫誡左右勿言以觀其舉止也

喪明之慼

子死謂之喪明之慼禮記曰子夏死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而問曰吾嘗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汝罪一也喪汝親使人來有聞焉汝罪二也汝子死而自喪其明汝罪三也子夏投其杖而拜之曰吾過也

倨傲

見人輕慢謂之倨傲漢酈食其（食音易其音基）謁高祖高祖

方使二婢洗足次令引食其入食其既入見高祖乃長揖而不拜問高祖曰大王欲助秦乎為復彼秦著擬破秦豈可倨傲見長者耶

微瑕

人有小過謂之微瑕史記曰趙王得卞和之璧秦王聞之使人至趙請以十五城換之趙王欲不與畏秦強盛與之又恐不得十五城遂與羣臣選擇有氣度者為送璧使有閣官繆賢舉藺相如可為使相如既受命齎璧入秦獻於秦王秦王得璧之後唯與宮嬪傳玩全無酬城之意相如乃詐云璧有微瑕請指示大王於是相如曰趙獲卞和之璧大王特發使許以十五城易之趙王不敢拒命遣臣齎璧至此大王受璧之後曾無割城之意相如遂睥睨柱礎曰大王若乃見逼臣請頭璧俱碎秦王恐損至寶遂令且歸館驛相如乃密遣使者懷璧歸趙後乃自請鼎鑊之誅秦王恐絕二國之好亦不加罪

亹亹

事有相續謂之亹亹亹亹者莫善乎著龜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亹亹即是相續不絕也

以己方人

人自所好而指與他人同者謂之以己方人謂以己身比方他人也論語云子貢方人子曰賜賢乎哉夫我則不暇今人多云以己方人也

絕纓

夜飲次忽燭滅謂之絕纓楚莊王與羣臣夜飲次燭滅有一人起牽美人衣美人告王曰有人牽妾衣已絕得其纓矣王曰飲人以酒而責人以禮吾不為也遂令左右盡絕其纓然後繼燭及楚王與晉戰晉軍圍楚數里楚將有一人登鋒冒刃用命交戰遂解晉圍楚王疑而問之對曰臣是昔者絕纓士也

哀王孫

見貧士與錢及食謂之哀王孫漢書韓信淮陰人也少時家貧嘗至下邳釣魚有漂母哀之將歸家致食因止信數十日信謂漂母曰異日必願報答母曰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爾報母

掃門

凡欲求事先施功力謂之掃門漢書魏勃欲見齊相曹參無人相導勃每日早來平明即往參之門掃淨街路參怪而潛問之乃魏勃也引而問之答曰願見丞相於是為之通達參遂納之擢為舍人

俯拾地芥

能修志業苦求身事謂之如俯拾地芥漢書夏侯勝字長公常云男子所患不明一經經術既明取朱紫如俯拾地芥

歸遺細君

從外將物歸與妻謂之歸遺細君細君卽妻也漢武帝因伏日賜東方朔肉太官不在朔乃自抽所佩劍割肉將歸太官遂錄奏帝帝令朔自責朔曰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義也帝笑曰卿自責乃自獎也

達於未萌

知未來事謂之達於未萌春秋後語云趙武靈王欲衣胡服公子成以不便奏之王問服之義公子成對曰愚者昧於成事智者達於未萌遂不納公子成之書卽日胡服

何日脂轄

問人何日遠行謂之何日脂轄詩曰巾車脂轄行在何日

有鴻鵠之志

人雖居貧而志大者謂之有鴻鵠之志史記陳勝字涉少時家貧為人傭耕忽謂同耕者曰他日富貴不忘汝等同耕者笑曰貧寒如此焉有富貴勝曰燕雀豈知鴻鵠之志哉後果先起於劉項舉大軍為楚王

掛劍之義

心許人物而不變移者謂之掛劍之義史記吳季札吳王最小子也王使札聘於晉帶寶劍以自衛北過徐君念札之劍雖不形言札心已測札以遠使未達心私許之及札迴徐君已死乃以劍掛墓樹而去

忠信獲罪

為事盡忠反招疑忌者謂之忠信獲罪史記蘇秦自

齊歸燕國人毀之於燕王曰蘇秦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王遂棄而不用蘇秦謂燕王曰王聞有忠信獲罪者乎王曰何也秦曰昔有人遠官者妻通於外人及夫還其妻致毒藥於酒中使其妾進之妾曰酒有毒言之則罪於主母不言又傷於主父是以佯仆覆酒於地主父不察乃笞其妾王於是稍悟

燕爾

新婚者謂之燕爾詩曰燕爾新婚（燕去聲）

于飛

夫妻同行謂之于飛詩曰鳳凰于飛

自掇其咎

公然為非自致其禍謂之自掇其咎周易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趙達

筯謂之趙達趙達吳國人也善將一筯而筭無不徵應吳國興亡之事並中其筭又嘗過故人之家故人曰勲無酒肉相待達乃將一筯再三縱横擲之謂故人曰君牀頭有一器酒北壁上懸一猪蹄何無酒肉之有故人笑曰知君善術故相試耳乃出酒肉以延之

失飪

飲食過熟謂之失飪論語曰臭惡不食失飪不食

風流醞藉

人有溫柔雅律謂之風流醞藉書廣德如此

六出

雪謂之六出草木諸花皆有五出唯雪花有六出

二毛

髮半白謂之二毛昔潘安仁年三十二歲鬢已二毛

馳騖

驅馳求名利謂之馳騖

風馬牛

人事不相干不相接謂之風馬牛

黈纊

聾謂之黈纊天子以綿擁其耳不聽入過

圓規方矩

指教謂之圓規方矩

聾瞽

不嚮好事謂之聾瞽

敗於垂成

凡事欲成却不成謂之敗於垂成

靡惡不為

不善之事並曾為之謂之靡惡不為

自媒

自稱己善謂之自媒

厚誣

枉人為非謂之厚誣史記吾雖小人不可厚誣君子

明鈔說郛收此種在六十八卷中取校一過改正若干字時丁巳八月二十六日天津大水寓中水入客居矣可歎　沅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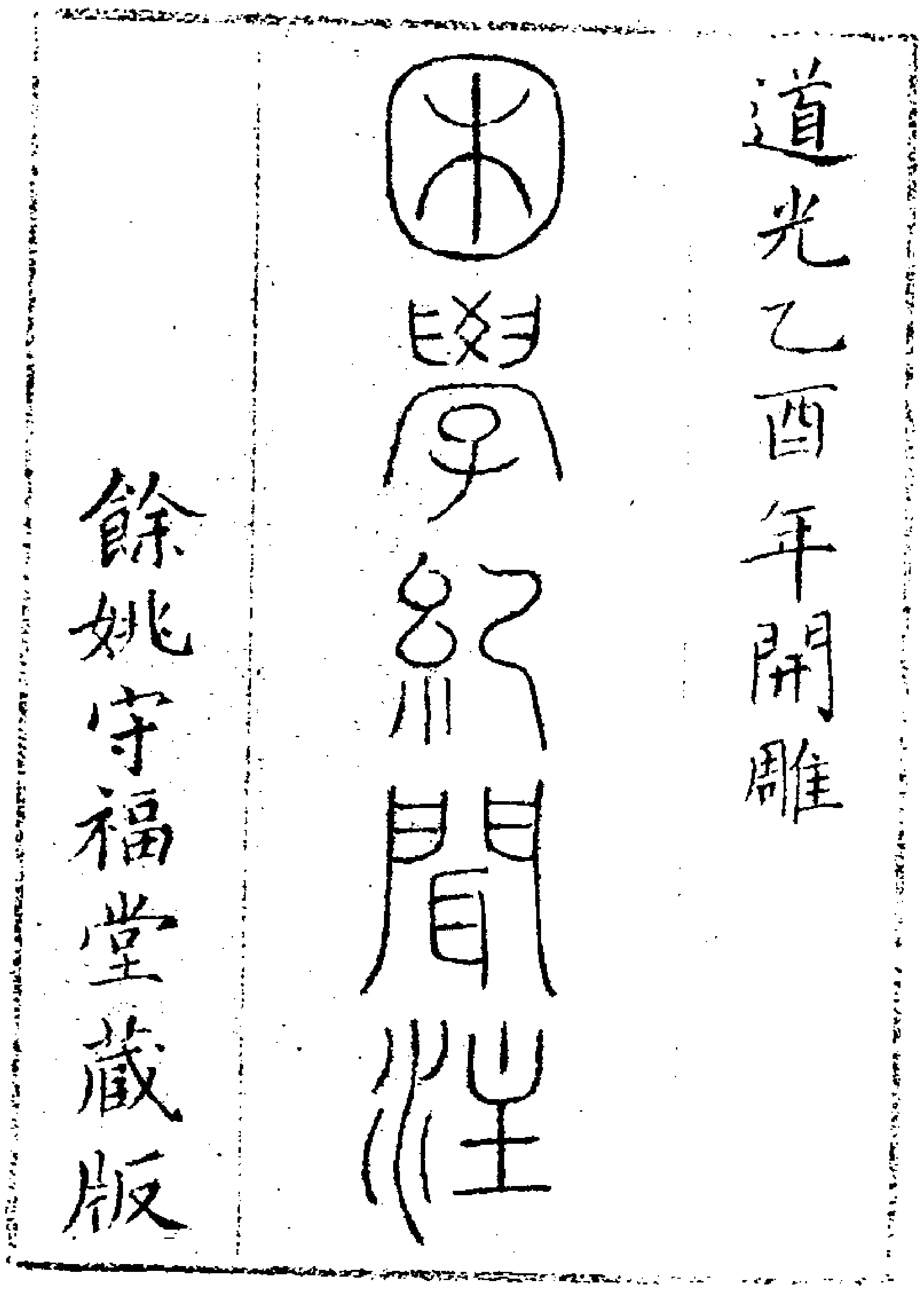
新刻釋常談卷之下　終

## 釋常談跋

夫曰常談畀之無甚高論矣又何以釋為哉自古邇言寓至理而愚夫之言聖人擇焉詎可以平常淺近者忽之也晉之術士譏何鄧曰常談者見不談後二人果如其言竟以事敗至今傳為美談若此帙搜羅日用切要之語而僉為之訓釋使讀之者即其理義而通其辭不致憒憒以取世之

嗤笑身心俱有裨益者矣寧術士常談比哉具目者毋亦曰此老生之常談而忽之也作之者不詳其名氏予叔祖偶以披閱之際有當於衷也命梓之時在癸巳春二月姪孫光盛百拜謹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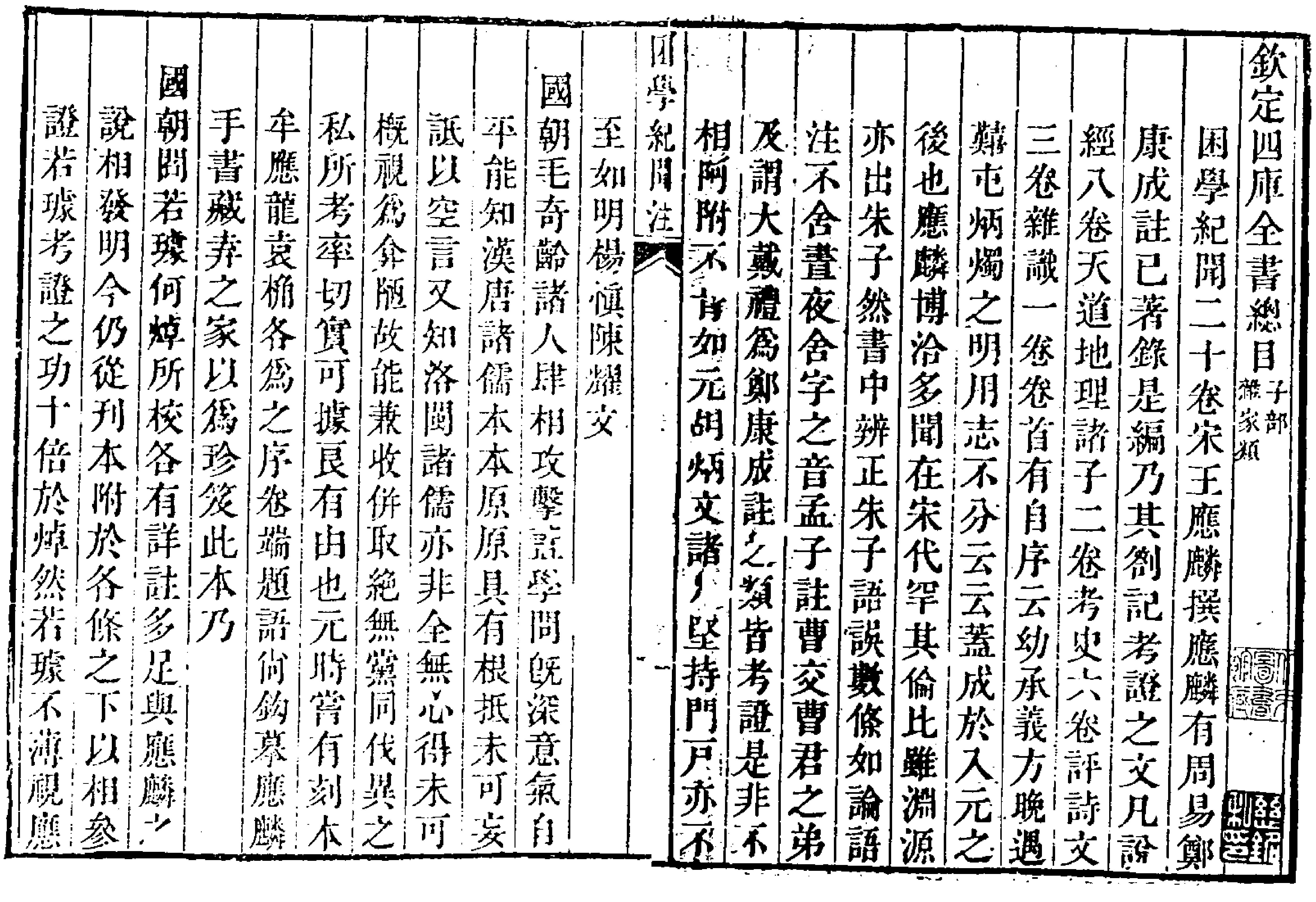
跋　畢



道光乙酉年開雕

困學紀聞注

餘姚守福堂藏版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子部　雜家類）
困學紀聞二十卷宋王應麟撰應麟有周易鄭
康成註已著錄是編乃其劄記考證之文凡說
經八卷天道地理諸子二卷考史六卷評詩文
三卷雜識一卷卷首有自序云幼承義方晚遇
艱屯炳燭之明用志不分云云蓋成於入元之
後也應麟博洽多聞在宋代罕其倫比雖淵源
亦出朱子然書中辨正朱子語誤數條如論語
注不舍晝夜舍字之音孟子註曹交曹君之弟
及謂大戴禮爲鄭康成註之類皆考證是非不
相阿附不肯如元胡炳文諸人堅持門戶亦不

困學紀聞注

至如明楊慎陳耀文
國朝毛奇齡諸人肆相攻擊蓋學問既深意氣自
平能知漢唐諸儒本本原原具有根柢未可妄
詆以空言又知洛閩諸儒亦非全無心得未可
槩視爲弇陋故能兼收併取絕無黨同伐異之
私所考率切實可據良有由也元時嘗有刻本
牟應龍袁桷各爲之序卷端題語尚鈎摹應麟
手書藏弆之家以爲珍笈此本乃
國朝閻若璩何焯所校各有詳註多足與應麟之
說相發明今仍從刊本附於各條之下以相參
證若璩考證之功十倍於焯然若璩不薄觀應

麟焯則動以詞科之學輕相詆厲考應麟博極羣書著述至六百餘卷焯所聞見恐未能望其津涯未免輕於立論是即不及若璩之一徵以其拾遺補缺一知半解亦或可採故仍並存之不加芟薙焉

## 困學紀聞原序

宋咸淳間厚齋先生尚書王公以博學雄文擅于時兩制訓辭爾雅深厚歎而服者皆曰非先生不能作奇傳異書賾微隱奧疑而問者皆曰非先生不能知晚歲飛遯未嘗一日去書不覯頗聞著述甚富恨未之見也忽其子昌世（闕按宋德祐丙子昌世甫十歲則此時年五十六）書來曰吾父平生書最多惟困學紀聞尤切於爲學者今以其書覩子幸爲序所以作之之意寘諸篇端蓋九經諸子之旨趣歷代史傳之事要制度名物之原委以至宗工鉅儒之詩文議論皆後學所當知者公作爲是書各以類聚考訂評論皆出己意發前人之所未發辭

約而明理融而達該邃淵綜非讀書萬卷何以能之連日夜披閱目力爲廢不意垂盡之年獲覩希世之珍序引固非晚陋所敢當然先祖光祿（闕按元史牟應龍傳祖子才仕宋贈光祿大夫謚清忠）與公之父吏部（闕按宋史王應麟傳父撝曾知徽州民稱爲清白太守）同年進士（闕按宋史牟子才傳嘉定十六年進士則撝亦癸未年登第）先父大理（闕按牟應龍傳父巘爲大理少卿）與公同朝者三相得益歡事分之厚不並它人況昭父閉門讀父書求己志又予所深敬者是用承命而不辭託名於不朽焉觀者毋以爲僭至治二年秋八月壬辰隆山（闕按牟應龍傳先世蜀之井研人後徙居吳興學者因其所自號曰隆山先生）牟應龍謹識

全云按深寧先生曾祖安道武經大夫保信軍承宣使始自浚儀定居於鄞蓋扈從南渡者也祖晞亮朝散大夫父撝嘉定癸未進士朝請大夫尚書吏部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弟應鳳同日生亦登宏詞科太常博士子昌世字昭甫以任受承務郎猶未及受官國亡昌世子

（厚孫字遂初亦有學行嘗爲教官次寧孫又云貢文獻公作昭甫墓誌述其辭徵辟之言曰士之大節嗣守爲難願讀父書求己志以畢此生不願乎外又云昌世卒於泰定四年年六十一閻氏以爲是年五十六歲者是也是書雕成於泰定二年昌世旋卒）

世之爲學非止於辭章而已也不明乎理曷能以窮大道德性命之蘊理至而辭不達玆其爲害也大矣是故先儒有憂之且夫子之言有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其品節備具見於禮之經解夫事不觸不足以盡天下之智物不窮不足以推天下之用考於史冊求其精粗得失之要非卓然有識者不能也若是其殆得之矣在易之居業則曰修辭立誠而畜德懿德必在乎聞見之廣旁曲通譬是則經史之外立凡舉例屈指不能以遽盡也揚雄氏作法言其亦有取夫是後千餘年禮部尚書王先生出知濂洛之學淑于吾徒之功至溥然簡便日趨偷薄固陋瞠目拱手

而牆背芒滔滔相承恬不以爲恥於是爲困學紀聞二十卷具（案具字闕本誤作其）訓以警原其旨要揚雄氏之志也先生年未五十諸經皆有說晚歲悉焚棄而獨成是書其語淵奧精實非細繹玩味不能解下世三十年（閻按王應麟傳後二十年卒則卒當於元成宗元貞二年丙申下至泰定二年乙丑整三十年　方回序小學紺珠在元大德庚子自稱同年七十四公長回六歲是王氏生於嘉定十四年辛巳）肅政司副使燕山馬速忽公僉事保定孫公偁濟川分治慶元振興儒學始命入梓桷遊公門最久官翰苑時欲悉以所著書進于朝廷因循不果今也二公謂桷知先生事最詳俾首爲序庸書作書之本旨亦以厲夫後之學者先生諱應麟字伯厚自號深寧居士泰定二年冬十月門人翰林侍講學士

奉政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袁桷敘（閻按元史袁桷傳至治元年遷侍講學士泰定初辭歸四年卒年六十一諡文清敘蓋作於泰定元年家居時）

（何云袁公於學蓋無所得者以法言況此書亦不類　全云清容絕不知學其爲史靜清作墓志竟不言其紹朱子之統其論東發先生亦但稱其清節而已今其集中亦有說經文字則襄點其固陋耳其實清容依附正獻正肅以爲先契又受業深寧門下而以甥舅得登靜清之堂乃懵然於此可惜也○元圻案錢氏大昕潛研堂集王厚齋生卒年月考云閻說厚齋生於辛巳歲卒於丙申歲年七十有六今考延祐四明志人物傳厚齋年七十四而陳本堂祭厚齋文首稱柔兆涒灘之歲孟冬甲辰其文亦云余八十三公七十四則厚齋卒於元貞丙申年七十四信矣推其生年當在嘉定十六年癸未非辛巳歲也本堂祭文又有季夏聞訃之語則厚齋之卒在是年六月袁清容挽伯厚先生詩云秋水孕雙蓮英英吐異芬詞章納雲夢禮樂訂河汾丹詔三軍泣清名四海聞西峯傾落日乘鶴叩蒼雲　晚歲艱難意衡門老病身蜀山迷望帝楚澤痛靈均皮弁終辭召深衣晚任眞蓋棺今已定千載有遺民　燕說經生濫齊諧學究輕微言空有意獨拍已無聲墨澤雞林貴青氊虎觀榮新銘前進士幽抱付誰明　再世登龍舊淵源可再窺西山遺正緒東澗結眞知腹笥名空在眉梨壽竟違重歌麥薄命寒泪滴塵編）

康熙戊午己未間家大人應博學鴻詞之薦入都時宇內名宿麟集而家大人以博物洽聞精於考據經史獨爲諸君所推重過從質疑殆無虛日或有問說部書最便觀者誰第一家大人曰其宋王尙書困學紀聞乎近常熟顧仲恭以演繁露並稱非其倫也由是海內始知尊尙此書其後家大人返里門遠近從游者各以此書來請丹黃大人皆應之不厭然其本特萬歷間刻者不如詠家所藏應元路本出尙書兩孫厚孫寧孫手最勝大人自壯至老手自校讎不啻五六過訛者正之遺者補之常謂詠曰苟無訛可正無遺可補天下之能事畢矣雖古人撰著臻此亦難歲丁丑大人閒游江陰從一故家得舊鈔本以歸較多二十七條其辭簡而義精非尙書萬萬不能爲也又檢王子充序水經歷引尙書言有云江水東逕永安宮南五十一字刊本鈔本都失去因知子充當日所見本尤完善亟爲增入歎惋者累日其用心之勤如此詠以端憂多暇請鳩工授梓大人復自矻矻者彌月乃手之而喜曰續古人之慧命啟來學之博聞其在斯乎夫校定書籍故非易自劉向揚雄方稱此職世豈有其人哉要事求有據不敢憑臆以決亦可矣小子紀其緣起庶以正世之君子詠遂拜

而書之康熙三十七年歲在戊寅六月望日男詠

謹識

---

幼承義方晚遇囍也炳燭之明用志不分困而學之庶自别于下民開卷有得述為紀聞深寧叟識（右三十八字乃尚書親筆常熟毛灝季扆以視徵君且曰盍摹勒諸卷首）

徵君欣然如其請蓋徵君嘗兩遣人至鄞縣訪其裔孫求行狀墓銘神道碑以補宋史列傳之畧不可得又欲繪其遺像亦不可得今存其手蹟猶前志也閻詠臨并記○元祈宋全謝山宋尚書王伯厚先生畫像記云同學萬君異亭爲予言鄞英部王氏有先生像亟喜往謁而觀之須眉樹悵端居不樂其當杜門謝客之際乎惜不令百詩見之也

## 困學紀聞三箋序

深寧先生文集百二十卷今世不可得見其存者玉海部帙最巨尚有附刻於玉海之後者十餘種而碎金所萃則爲困學紀聞顧其援引書籍奧博難以猝得其來歷太原閻徵君潛邱嘗爲之箋已而長洲何學士義門又補之斯二箋者

世宗憲皇帝居潛藩皆嘗充乙夜之覽近年祁門馬氏以閻本開雕而閻采何說以附之桐鄉汪氏又以何本開雕誠後學之津梁也潛邱詳於考索其於是書最所致意然筆舌冗漫不能抉其精要時挾偏乖之見如力攻古文尚書乃其平日得意之作顧何必

嘵嘵攙入此箋之內無乃不知所以裁之耶義門則簡核而欲高自標置晚年妄思論學遂謂是書尚不免詞科人習氣不知己之批尾家當尚有流露此箋未經洗滌者歲在辛酉予客江都寓齋無事取二本合訂之冗者刪簡而未盡者則申其說其未及攷索者補之而駁正其紕繆者又得三百餘條江西萬丈孺廬見之嗟賞以爲在二家之上予學殖荒落豈敢與先輩爭入室操戈之勝況莫爲之前予亦未能成此箋也胡身之謂小顏釋班史彈射數十家無完膚而三劉所以正小顏者正復不少是書雖經三箋然闕如者尚多有之又安知海內博物君子不有如三劉者乎予日望之矣乾隆壬戌二月既望後學全祖望撰

## 困學紀聞注序

姚江翁太常鳳西先生性嗜學不勌而於宋王厚齋尚書困學紀聞尤篤好之嘗輯閻何全諸家之說益以己所心得爲之注自通籍以至膴仕敭政之暇丹槧未嘗一日去手歸田後復與同鄉老宿往復商訂始付諸梓爲文凡八十五萬言可謂集大成矣敬弱歲亦嘗留意是編家貧既鮮藏書又厚齋所讀書今多不傳其所稱述之人非皆有專傳專集可以按錄稽者蓄疑於心積數十年無所質正得覯先生書而嚮之蓄疑不决者乃渙然冰釋砉然理解也卷帙既富竟月讀始一周其淹貫成一家言則李善之注文選也其疏證之旁見側出足與原書相輔而行則裴松之之注三國志也凡厚齋所引之書與其人靡不觸類引伸核其本文詳其貫履於書之已佚姓氏之就湮者則博采墜簡零篇力索冥搜期於必獲於諸說之不全不備踳駮抵牾者則下己意補之正之辭旨和平不務攻擊是眞能爲厚齋之學者也是眞能讀厚齋所讀之書者也厚齋之書由博而約擇之精著書之體宜然也先生之書由約而博語之詳注書之體宜然也厚齋積數十年之功成是書以霑漑後人先生積數十年之功注是書以表章絕學豈直是書功臣卽謂厚齋復生可也敬謭陋何足以知先生

惟是嚮所蓄疑藉以解釋師資在是雖已於言用敢附名青雲以誌向往之意云道光六年秋七月朔日

錢塘胡敬謹序

敘

古人學古入官而入官之後仍不忘學仕優則學尚矣顧有儒林之學有文苑之學一則主乎理學經術一則主乎詞章典故學之者宜何從然窮其源流究其義蘊二者非竟判然也鳳西先生敭歷中外垂四十年宦轍所莅宣上德抒下情而暇則說禮樂而敦詩書仍儒者風購書至萬餘卷卿雲輪囷覆護其上燕寢公餘手卷不釋而其生平所最注意者則尤在王氏困學紀聞一書王氏蓋得朱門眞氏之淵源者也是書非博物君子不能作亦非博物君子不能注況注於三箋及萬氏集證後也迺博覽羣籍見於是書有足證明闡發者輒手錄爲之條分件繫如肉貫弗約計各門增輯無慮二千餘條其用功專且久而所得若是是豈疏闊夫政事而與經生爭衡哉唯其優也又嘗借其書而觀之讀一書則如讀無數未見之書通一義則足通無數未聞之義前人以儒林而兼文苑後人以文苑而追儒林其有功於先哲而餉遺乎士林也豈徒爲文藝家所取資饜飫枵腹組織華蟲已耶鳳西以經術飾吏治所至政舉而民不擾本乎才而實恃乎學也因優而學因學而仕愈優也庶幾古之才全而學純者歟是用諗乎世之學而仕者道光五年八月望日姻愚弟黃徵乂敘

王厚齋先生紀聞一書蓋晚年所著也先生博極羣書入元後寓居甬上足跡不下樓者幾三十年益沈潛先儒之說而貫通之於漢唐則取其核於兩宋則取其純不主一說不名一家而實集諸儒之大成顧徵引浩博猝難探其本源雖以閻潛邱何義門全謝山三先生之淵雅尚未盡詳其出處蓋由宋人著述不能盡傳故也元圻幼嗜此書通籍後備官禮曹嘗質疑於中表邵二雲先生先生教之曰閻何全之評注略舉大意引而不發子盍詳注之使覽者不必繙閱四庫書而瞭然於胸中乎余對曰此非盡讀厚齋所讀之書者不能也以元圻之淺陋曷足以任此先生曰子姑詳其所可詳其未詳者安知不有好學者更詳之乎余諾之而未敢必其成也丁未之冬揀發雲南從此移黔移楚未嘗不攜此書自隨偶有所得卽細書於簡端顧行篋所貯卷帙無多兼簿書鮮暇不能專心從事然簡端已無餘地因另錄而編次之凡三易稿而仍多未盡庚辰四月改官京秩因得借書於收藏家稍有增補旋自京旋里就正於蕭山王穀塍同年又詳數十條穀塍力勸付梓自念用心數十年不忍棄之敝簏因刻之存於家塾惜二雲先生墓木已拱不及刪其繁而補其缺以至於無遺憾也道光五年春三月翁元圻自識於佚老之巢時年七

十有五

## 凡例

一是書有太原閻百詩先生長洲何義門先生鄞縣全謝山先生評注久已刊行卷中於閻氏全氏語皆全錄何氏注有與閻氏同者則存閻而刪何以省煩瀆

一閻注標閻按何注標何云從其舊也全注則於首一條標三箋本全云以後所云全氏皆三箋所載也其全氏另有所釋而不載於三箋者另標出處以清眉目

一三箋本兼載方朴山程易田方心醇屠繼序諸公之說雖不全錄亦標明姓氏

一近刻有黃岡萬氏集證卷中亦多採錄仍一一標明不敢掠美

一元圻自注見於句下者加案字以別之總注於後者加元圻案以別之仍於上加一○或於自注後更引他人之說者亦加○以別之

一徵引之書不能不刪節字句然有刪字無增字不敢妄竄古書也

一是書就正於同志如歸安葉中丞紹楏江西周孝廉邵蓮正定王刺史定柱上虞王孝廉煦間有論說亦一一附載仍標明姓氏

一元圻仲兄名元堂字緒昌號靜軒長余四歲幼從

之學嘗講授是書有所論說不幸困於場屋年僅四十四而卒今附載口授之語數則以識鴒原之感

南宋說部夥出向推洪野處容齋隨筆王勉夫野客叢書及此書為最而此尤傳於時蓋深寧所著玉海與三通抗行其隨時論見則書載斯編故所述皆元元本本甚足私淑凡之詩又多貫串其說以便學者　國朝何義門頻以詞科之學用之於其書實利於應舉業者儒俊共以長亦賴此余自十餘年前見而好之時惟得嘉定錢氏大昕校本內僅載何注又苦校漫漶勘讀難其間有論識沒由修姚翁方伯此本如為家人能不殊矣今來京師方伯曾孫巳蘭農部以出是編見贈因識之如此李蔭鈞

## 困學紀聞注目錄

卷一
易
卷二
書
卷三
詩
卷四
、周禮
卷五
儀禮　禮記
大戴記　樂
卷六
春秋　左氏傳
卷七
公羊傳　穀梁傳
論語　孝經
卷八
孟子　小學
經說
卷九
天道　歷數

卷十
地理　諸子
卷十一
考史　史記正誤（全云卷首二十八條乃論國策）
卷十二
考史
卷十三
考史
卷十四
考史
卷十五
考史
卷十六
考史（漢河渠　歷代田制　漕運　兩漢崇儒）
卷十七
評文
卷十八
評詩
卷十九
評文（何云此所評者應用之文故別爲一卷）
卷二十
雜識

# 困學紀聞注卷一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易（元圻案宋鄭耕老曰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　晁氏讀書附志曰石經周易十卷經註六萬六千八百四十四字）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道也處憂患而求安平者其惟危懼乎故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元圻案震以恐致福乃宋張魏公紫巖易傳語見泰九三象辭　唐開元初禮部侍郎張廷珪上疏曰臣聞古有多難興王殷憂啟聖者皆以事危則志銳情迫則思深故能自下登高轉禍爲福云云其知易者乎）

脩辭立其誠脩其內則爲誠脩其外則爲巧言易以辭爲重上繫終於默而成之養其誠也下繫終於六辭驗其誠不誠也辭非止言語今之文古所謂辭也（三箋全云易以辭爲重語意微有病○元圻案宋呂成公東萊易說曰辭之所發貴乎誠敬脩於外而不信於內此乃巧言令色　朱朱氏震漢上易傳曰上繫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下繫終於六辭語默一也朱子答蔡覺曰脩辭豈作文之謂哉設若盡如文言之本旨則猶恐此事在忠信進德之後而未可以遽及若如或者詩賦之所詠歎則恐其於修夕惕之意又益遠而不相似也厚齋今文古辭之語似與朱子意未合魏鶴山師友雅言迂叟有言今人所謂文古人所謂辭也古之所謂文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豈詞章之謂哉厚齋語實本於溫公）

履霜戒於未然月幾望戒於將然易貴未然之防至於幾則危矣（元圻案邵子觀物外篇下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未有姤而不夬者也防乎其防邦家之先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　司馬溫公易說曰履霜堅冰君子擾惡於未芽杜禍於未萌　楊龜山易說曰月幾望以爲明者也望則與日敵故幾望則不可過）

潛龍以不見成德管寧所以箴邴原也全身以待時杜襲所以戒繁欽也易曰括囊无咎无譽（元圻案三國志魏管寧傳注傅子曰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又杜襲傳襲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禮同郡繁欽數見奇於表襲諭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龍蟠幽藪待時鳳翔豈謂劉牧當爲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子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吾其與子絕矣　呂成

（公史說曰處危亂之際正不可露圭角邴原於干戈擾攘之區乃一一欲以清議格之自然招禍此不知與時消息之理坤之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六四處危疑之地與六五無相得之義正當如囊之括其口更無一毫露出若有分毫露出只是招怨）

貞者元之本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原注見韓非解老）可以發明貞固之說（元圻案朱眞西山大學衍義曰閟者闔之基貞者元之本　四庫全書目錄子部法家類韓子二十卷周韓非撰凡五十五篇其注不知何人作）

乾初九復也潛龍勿用卽閉關之義坤初六姤也履霜堅冰至卽女壯之戒（元圻案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乾初九注干寶曰陽在初九十一月之時自復來也又坤初六注干寶曰陰氣在初五月之時自姤來也　宋沈括夢溪筆談曰江南人鄭夬爲一書談易其間一說曰乾坤大父母也姤復小父母也　邵子八卦正位圖曰乾坤大父母也故能生八卦姤復小父母也故能生六十四卦）

淮南人間訓云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惟有道者能行之（案人間訓云今霜降而樹穀冰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易曰潛龍勿用云云）以陰陽言日夕易說所未及（閻按君子終日乾乾爲句夕惕若爲句厲无咎爲句證以下文言雖危无咎益驗句讀斷宜如此不意淮南子誤讀厲聯上至王輔嗣猶然今朱子本義正之　何云以惕爲息最爲淺陋先儒所以不之取妄辭人說經徒欲誇多鬬靡耳　全云據首條云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亦非以惕爲息者特有取其陰陽日夕之說耳又云漢人皆以厲字通上無異讀者如張竦班固張衡文不一而足是必田何以來句法如此不止淮南也但朱子更定於義爲協方樸山云書有怵惕惟厲之句從厲字絕亦有說○元圻案下繫注曰終日乾乾至於夕惕猶若厲也孔穎達正義曰夕惕者謂至向夕之時猶懷憂惕此卦九三所居之處實有危厲又文言云雖危无咎是實有危也據其上下文勢若字宜爲語辭諸儒並以若爲如如似有厲是實無厲也理恐未然蓋唐人已疑之矣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淮南子二十一卷漢淮南王劉安撰漢書藝文志雜家淮南內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師古注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今所存者二十一篇蓋內篇也）

蔡澤謂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反者也亦善言易矣澤相秦數月而歸相印非苟知之賈誼書（容經篇）云亢龍往而不能反故易曰有悔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易曰勿用龍之神也其惟蜚龍乎（案下文云能與細細能與巨巨能與高高能與下下吾故曰龍變無常能兩能章○全云蔡澤安知易澤以傾危之口乘范雎之急而奪之位是其進不以正也居位無所建白是其存不以正也不過巧於自全未久卽歸相印耳夷攷澤之生平慕以蘇張之術始以黃老之術終然於蘇張則已黜於黃老則尚粗又云賈生潛龍入而不能出之說非也潛蓋其時爲之○元圻案史記蔡澤列傳澤說范雎引易曰亢龍有悔云云應侯因謝病免相昭王新悅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　漢書藝文志儒家賈誼五十八篇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家類新書十卷漢賈誼撰崇文總目云本七十二篇劉向定爲五十八篇　深寧通鑑答問曰范雎鑒於穰侯主眷既衰亟思變計蔡澤倨見而不怒聞成功者去之言翻然謝事棄富貴如脫屣也澤也激辭譎說攘相印而得之然心邪而論正其自謀亦以爲雎謀也澤克踐其言纔數月而免歸見險能止居寵知退其全身非幸也蝂負而顛蝎升而枯彼富家覆餗者曾二蟲之無知張華李德裕之才猶失於不早退吾非取范蔡也觀此則深寧非竟許蔡澤以知易也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一崔憬曰君子韜光待時故曰勿用干寶曰此文王在羑里之爻也雖有聖明之德未被時用故曰勿用故全氏以賈生之言爲非）

越絕引易進退存亡之言曰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幾得有喪之理（案見外傳計倪篇）陸宣公（收復河中後請罷兵狀）云喪者得之理得者喪之端（下文云故晉勝鄢陵范燮祈死吳克勁越夫差致殃）其語本此（元圻案宋吳侍珍珠船曰越絕書崇文總目云子貢撰或曰子胥撰陳氏書錄解題云不知撰人名氏其書雜記吳越事下至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蓋戰國後人所爲而後人又附益之者子按篇末敍則意創越絕者爲會稽袁康而潤色之者乃同郡吳平耳明田藝衡留青日札曰篇末敘云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是經其姓與名也禹來東征死葬其疆文辭屬定自於邦賢是紀其地也　四庫全書總目史部載記類越絕書十五卷漢袁康撰其友吳平同定按王充論衡按書篇曰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術之箴銘君高之越紐錄長生之洞歷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所謂吳君高殆卽平字所謂越紐錄殆卽此書歟　唐房元齡諫征遼東表全用易進有退之義三語見唐書本傳文苑英華載此表三有字俱作者字　紫巖易傳曰進有退之道存有亡之理得有喪之幾蓋亦取於越絕　唐書陸贄傳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貞元八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班宏判度支卒官帝用裴延齡贄上書極諫貶忠州別駕順宗立召還未至卒諡曰宣）

坤之六五程子以爲羿莽媧武非常之變干寶之說曰柔居尊位若成昭之主周霍之臣也百官總己專斷萬機雖情體信順而貌近僭疑言必忠信行必篤敬然後可以取信於神明无尤於四海（案干寶說見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坤六五爻注）愚謂此說爲長（元圻案伊川易傳陰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黃裳之戒而不盡言也宋邵博聞見後錄曰女媧不見於書果有煉石補天之事亦非幾也周密曰伊川不滿宣仁故云爾毛伯玉易傳非之曰臣子於君父皆陰也羿莽是已何必以女媧武氏當之　晉書干寶傳寶字令升新蔡人平杜弢有功賜爵關內侯　朱竹垞經義攷干寶周易注隋志十卷佚今止存一卷鹽邑志林載之）

乾坤之次屯曰建侯封建與天地並立一旅復夏共和存周封建之效也匹夫亡秦五胡覆晉郡縣之失也（何云晉室八王構兵非不封建也終收瑯邪渡江之效則失中有得　全云封建兼有得失郡縣亦然如唐以藩鎮而亡宋以削除藩鎮而亦亡也典午封建之初原無先王之規制致其後日尋干戈而平吳以來遂蠲郡縣武備則天子之勢反弱此於封建郡縣直兩失之何說謬○元圻案皇甫謐帝王世紀帝羿有窮氏帝嚳以上世掌射正封於鉏及夏之衰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帝相徙於商邱依同姓諸侯斟灌斟尋不脩民事而信寒浞浞殺羿而有窮之號因羿之室生奡及豷使奡帥師滅斟灌斟尋殺夏帝相　哀公二年左傳后緡方娠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以收夏衆遂滅過戈復禹之績　史記周本紀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太子靜長於召公之家二相乃共立之是爲宣王二相輔之諸侯復宗周　魯連子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厲王奔彘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　呂氏春秋開春論共伯和修其行好仁賢而海內皆以來爲稽矣　竹書紀年厲王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　馬氏繹史曰莊子稱共伯得乎共首亦指此也諸書多言共伯和史記獨言周召共政未知孰是　眞西山論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一夫作難而七廟隳　史記陳涉世家勝雖已死其所置遣王侯將相竟亡秦　晉書載記前趙劉淵匈奴後趙石勒羯前燕慕容皝鮮卑前秦苻洪氐後秦姚萇羌爲五胡　漢書地理志秦以周制微弱終爲諸侯所喪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爲郡縣）

古者君臣之際分嚴而情通上天下澤履其分嚴也山上有澤咸其情通也不嚴則爲未濟之三陽失位不通則爲否之天下無邦（元圻案宋樓氏鑰攻媿集二十五論通下情疏曰臣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然天不以高爲貴而以下濟爲光明在易坤上乾下卦反爲泰其象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乾上坤下卦反爲否其象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此皆聖人之深意也故古之君子分甚嚴而道則同勢甚尊而情則通　宋何坦西疇常言曰分嚴則尊卑貴賤不逾情通則是非利害易達）

陰符經云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案此勝字與吉凶者貞勝者也勝字同義）愚嘗讀易之臨曰剛浸而長遯曰浸而長也自臨而長爲泰自遯而長爲否浸者漸也聖人之戒深矣（元圻案朱子語類天地間一陰一陽如環無端便是相勝的道理陰符經說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陰符經一卷舊本題黃帝撰太公范蠡鬼谷子張良諸葛亮李筌六家注又考異一卷朱子撰陰符經出於唐李筌晁公武讀書志引黃庭堅跋定爲筌所僞託朱子亦以爲然　宋李氏椿爲吏部侍郎上書孝宗曰臨剛浸而長將泰之時也遯小浸而長將否之時也不言柔不與其長也）

繫于苞桑三柔在下而戒之也繫于金柅一柔方進而止之也（元圻案否三陰在下姤一陰初生　否九五程傳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以循至於泰猶未離乎否也故有其亡之戒桑之爲物其根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聖人之戒深矣　姤初六傳曰姤陰始生而將長之卦制之當於其微而未盛之時柅止車之物金爲之堅強之至也止之以金柅而又繫之使不得進則陽剛貞正之道吉也）

蒙之剛中二也占而求之曰初筮比之剛中五也占而從之曰原筮（元圻案宋游氏酢易說蒙之初筮者致一以有求比之原筮者再思以有擇）

童蒙應於二之剛則吉養之早也童觀遠於五之剛則吝見之小也（元圻案周易集解蒙彖辭注虞翻曰童蒙謂五爻六五爻辭注虞翻曰艮爲童蒙處貴承上有應於二動而成巽故吉　觀初六象辭王弼注失位處下最遠朝美无所鑒見故曰童觀處大觀之時而童觀趣順而已小人爲之无可咎責君子爲之鄙吝之道　楊龜山易說蒙以養正聖功也若正以蒙養之則六失赤子之心矣　程傳觀初六以陰柔之質居遠於陽是以觀見者淺近如童穉然故曰童觀）

信君子者治之原隨之九五曰孚于嘉吉信小人者亂之機兌之九五曰孚于剝有厲（元圻案漢書楚元王傳劉更生上封事曰正臣

第一一三〇册　續修四庫全書第28反文句

（進者治之表也正厄陷者亂之機也）

鳴謙則吉鳴豫則凶鳴者心聲之發也未知獲戾于上下（湯誥）鳴謙者歟二三子亦姑謀樂（哀公五年左傳）鳴豫者歟（元圻案謙六二程傳二以柔居中是爲謙德積於中故發於外見於聲音顏色故曰鳴謙又豫初六傳初六以陰柔居下四豫之主也而應之是不中正之小人處豫而爲上所寵其志意滿極不勝其豫至發於聲音輕淺如是必至於凶也　呂東萊易說曰鳴謙是謙之發於聲音者也然而謙之鳴當觀其所發處其發也出於真心則吉使其不出於真心而發於聲音笑貌則有凶又曰鳴豫一爻備極小人之情狀小人一得意於上便志得意滿易傳輕淺兩字最好　楊誠齋易傳豫初六傳曰鳴謙則吉鳴豫則凶何謙可鳴也豫不可鳴也）

柔而剛則能遷善剛而柔則能順理復之六三柔而不中勉爲初之剛而屢失故頻復巽之九三剛而不中勉爲初之柔而屢失故頻巽（元圻案宋董用呂氏曰復之六三陷衆陰之中而未遠於陽不得已而求復故致於頻復巽之九三以陽居陽上於高亢而爲陰柔之所乘不得已而卑巽故至於頻巽）

小畜上九月幾望則凶陰亢陽也（案御纂周易折中引此條作陰疑陽也諸本作亢者誤幾望當同不至於亢也）歸妹六五月幾望則吉陰應陽也中孚六四月幾望則无咎陰從陽也曰幾者戒其將盈陰盈則陽消矣（元圻案小畜上九程傳月望則與日敵矣幾望言其盛將敵也不已則將盛於陽而凶矣歸妹六五傳曰六五居尊下應於二　中孚六四朱子本義曰六四居陰得正位近於君爲月幾望之象馬匹謂初與己匹四乃絕之而上信於五故爲馬匹亡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咎也）

同人之初曰出門隨之初曰出門謹於出門之初則不苟同不詭隨（元圻案晉羊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其知出門之義乎）冥於豫而勉其有渝開遷善之門也冥於升而勉其不息開進善之機也（元圻案豫上六程傳耽肆於豫昏迷而不知反故冥豫以成有能有渝則無可咎戒人發此義所以勸遷善也故不言豫之凶專言渝之无咎又升上六傳求升不已之心有時而用於貞正而當不息之事則爲宜矣）

大蹇朋來進君子之真朋也渙其羣退小人之僞朋也（原注泰言朋否言羣○元圻案歐陽公朋黨論曰小人之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君子進而衆賢聚故復朋來无咎衆賢盛而君子安故解朋至斯孚君子之志行而小人之心服故豫勿疑朋盍簪

易言密雲不雨者二小畜終於既雨者陽之極爲陰也小過終於已亢者陰之極爲陽也（原注畜極則通過極則亢○元圻案原注乃王弼注語）

謹乃儉德惟懷永圖（案愼作謹避孝宗諱）故甘節吉盜言孔甘亂

是用餤（小雅巧言）故甘臨无攸利（元圻案宋耿氏南仲曰節之九五以中正爲甘則吉臨之六三以不正爲甘則无攸利）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故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故曰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元圻案賁初九象傳郭氏雍曰初九以賤自居舍車而徒所謂窮不失義者矣頤彖傳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朱子語類曰只是說君子之所養養浩然之氣模樣）

召平董公四皓魯兩生之流士不以秦而賤也伏生浮邱伯之徒經不以秦而亡也萬石君之家俗不以秦而壞也剝之終曰碩果不食陽非陰之所能剝（閻按召平有三此必指爲蕭相國客者但秦時封東陵侯非士也伏生下浮邱伯上宜增高堂生高堂生亦秦之博士　全云東郭先生梁石君盜公齊士也甘公楚士也孔甲田何毛亨高堂生顏芝皆秦人而張蒼嘗仕秦　又云此深寧有感於身世之言據袁清容集言深寧當元初言遯俗）

（吏所畏其時而上故公相家子弟皆不免於折辱惟杜門用功而已久之始有稍稍致敬於深寧者會修學官求深寧作記然深寧杜門如故也士不以秦廢經不以秦亡俗不以秦壞言雖小而心則痛哉深寧序桃源世諸已有此數語○元圻案史記蕭相國世家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爲名也　漢書高帝紀董公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爲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　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　史記留侯世家上從擊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　後漢書鄭康成傳南山四皓注鬚眉皓白故言皓　史記叔孫通列傳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又儒林列傳伏生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乃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集解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　索隱紀年云字子賤　漢書楚元王傳楚元王交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注服虔曰浮邱伯秦時儒生　史記萬石列傳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溫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　閻云召平有三一見史記齊悼惠王世家爲齊相一見項羽本紀廣陵人爲陳王徇廣陵　漢書儒林傳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下陽舉而虢亡（左傳僖公二年五年）虎牢城而鄭懼（襄公二年九年）西河失而魏蹙大峴度而燕危故曰設險以守其國狄患攘而民怨結宗藩弱而戚黨顓柄臣擅而宦寺恣寇叛平而方鎮彊故曰思患而豫防之（全云姜維守漢樂諸城而魏得平行入蜀梁武帝不守采石而臺城坐困周德威失楡關而契丹收營平金人過獨松而笑宋之無備一也○元圻案史記商君列傳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　晉書載記慕容超傳劉裕帥師將討之超引見羣臣議拒王師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超不從王師次東莞超遣步騎五萬進據臨朐俄而王師度峴超懼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山東一穆陵關在青州府臨朐縣東南百有五里大峴山上一名破車峴其左右有長城書案二嶺峻狹僅容一軌故爲齊南天險　周宣王服犬戎平淮夷

北伐獫狁南征蠻荊以成中興之功其後敗於姜氏之戎料民太原不納仲山甫之諫於是沔水祈父白駒黃鳥我行其野諸篇怨刺興矣　漢景帝時鼂錯削地之議已致七國之叛誅夷削奪宗室日微至武帝時齊以有罪除趙南衡山以謀反誅觀中山靖王聞樂之對知景武二帝之於一本亦少恩矣其後田蚡驕侈於元鼎之間諸霍恣肆於元鳳之際至王氏顓政而漢祚中移戚黨之禍烈焉　後漢和帝用鄭衆誅竇憲而宦官始封侯順帝以中黃門孫程等定策繼統誅閻顯而宦官侯者十九人桓帝以中常侍單超等誅梁冀而侯者五人至靈帝時中常侍曹節等擅殺三公張讓等劫遷太后漢遂以亡　唐代宗時成德李寶臣魏博田承嗣相衛薛嵩盧龍李懷仙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梁崇義李正己皆結爲昏姻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

復曰朋來所以致泰泰曰朋亡所以保泰（何云兩朋字異義○元圻案唐仲友帝王經世圖譜卷二復欲朋來慮其无助也泰欲朋亡慮其絕物也朋來所以爲泰朋亡所以保泰　蹇之朋亡與復之朋同義）

陽大陰小而言陰陽闔而闢也朔先晦後而言晦朔終而始也（元圻案繫辭傳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彖傳曰終則有始天行也此復之所以次剝也此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

爾雅小罍謂之坎（釋器）大琴謂之離（釋樂）萬物之象無非易也（閻按又有轡首謂之革康謂之甈和樂謂之節○元圻案閻注上二句釋器文下一句釋樂文）

易之終始皆陽也始于乾之初九終于未濟之上九易於蠱終則有始於剝消息盈虛於復反復其道皆曰天行也然則無與於人事歟曰聖人以天自處扶陽抑陰盡人事以回天運而天在我矣（元圻案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天道之必至者也周公於泰之九三爻以艱貞扶陽抑陰以天自處也于食有福則天運在我矣）

言行可以欺於人而不可以欺於家故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元圻案東萊易說曰夫言之無物猶可以欺外至於在家之人則必究其實行之無常猶可以飾一時至於在家之久則必察）

復之初即乾之元碩果不食則生矣復之所謂仁也

乾爲木果在春爲仁（案此仁爲果中之仁）發生也在冬爲幹歸

根也終而復始（元圻案邵子曰木結實而種之又成是木而結是實木非舊木也此木之神不二也此實生生之理也元董眞卿周易會通剝上九載邵氏曰果中有核實也核中有仁仁也仁則生矣此自剝而復也）

張子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正蒙大易篇文）朱子謂聖人作易示人以吉凶言利貞不言利不貞言貞吉不言不貞吉言利禦寇不言利爲寇也（全云爲君子謀亦正所以爲小人謀○元圻案正蒙大易篇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人及繫辭其爻必諭之以君子之義　左傳僖二十年南蒯之將叛也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卽張子不爲小人謀之意　宋李氏衡周易義海撮要雜論守例云貞者皆專固之稱不可獨訓以正或專一固守而獲吉或不知通變不當固守之則凶　易言大貞凶者一貞凶者五貞厲者六貞吝者三或遇非其時或處非其位本有致凶致厲致吝之道故雖貞亦然否之彖不利君子貞言君子道消也蠱九二不可貞以幹母之蠱當巽以入之不可堅貞也恒之六五貞夫子凶以柔乃婦人之德不可常也節彖不可貞爲節過苦傷於刻薄物所不堪也小過九四勿用永貞言當隨時之宜不可固守也　朱子語類曰易中亦有時而爲小人謀如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言小人當否之時能包承君子則吉○明章楓山懋曰易不爲小人謀待不

爲之謀爲小人之求濟小人而欲爲君子易固未始不爲之謀也）

閩之前脩曰中庸誠敬自有乾坤卽具此理乾九二言龍德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坤六二言敬以直內（元圻案魏鶴山簡州四先生祠堂記曰一日有謁授於學官者曰伊洛之學以中庸爲宗以誠敬爲敎者也僕聞之瞿然曰吁自有乾坤卽具此理而謂伊洛云乎哉乾九二言龍德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坤六二言敬以直內然則中庸誠敬是乃天地自然之則古今至實之理帝王所以扶世立極聖賢所以明德新民無不由之者　朱氏震漢上易傳曰乾九二之動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者中之用也顏子擇乎中庸而勿失之夫子告之以爲邦九二柔德故也馮氏椅厚齋易學曰易者理學之宗而乾坤二卦又易學之宗也子思子言誠者天之道先儒謂誠敬者聖學之源皆本於此李氏舜臣曰乾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誠敬者乾坤之別也先儒誠敬之學起於此乾九二言仁坤六二言義仁義者陰陽之辨也先儒論仁義之用取諸此三說皆在鶴山之前）

復以自知必自知然後見天地之心有不善未嘗不知自知之明也（元圻案周易集解虞翻曰有不善未嘗不知故自知也　朱子語類曰今人只知知之未嘗復行爲難不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處　程伊川曰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至也知之至故未嘗復行他人復行知之不至也）

致命遂志命可致而志不可奪（案此何妥語見周易義海撮要）行法俟命命可俟而法不可變

下學而上達故大畜上九何天之衢亨

魏相以易相漢能上陰陽之奏而不能防戚宦之萌不知繫于金柅之戒也匡衡以詩相漢能陳關雎之義而不能止奄寺之惡不知昏椓靡共之戒也經術雖明奚益焉（方樸山云以魏相與匡衡竝論可云不膠者卓矣　全云魏相與匡衡不同科魏相有得有失至附和奄黨之匡衡則無足道矣然魏相原未能以易相漢○元圻案漢書魏相傳相字弱翁少學易宣帝卽位徵相入爲大司農於是韋賢以老病免相代爲丞相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戚宦蓋指許霍宏恭石顯之屬又匡衡傳衡字稚圭好學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建昭三年代韋元成爲丞相成帝卽位衡上書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孔子論詩曰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

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云云　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元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　楊龜山易說曰繫于金柅蓋於未壯而止之使勿行也　詩召旻毛傳椓夭椓也箋昏椓皆奄人也昏其官名也椓椓毀其陰者也王遠賢者而近任刑奄之人無肯共其職事者）

五陽之盛而一陰生（謂天風姤）是以聖人謹於微齊桓公七年始霸十四年陳完奔齊亡齊者已至矣漢宣帝甘露三年匈奴來朝而王政君已在太子宮唐太宗以武德丙戌卽位而武氏已生於前二年我藝祖受命之二年女眞來貢而宣和之禍乃作於女眞張芸叟曰易者極深而研幾當潛而勿用之時必知有亢當履霜之時必知有戰（閻按劉元城器之夏至日與門人論陰陽消長之理以爲物禁太盛者衰之始也門人因曰漢宣帝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稽侯狦來朝此漢極盛時也是年王政君得幸於皇太子生帝驁於甲觀畫堂爲世嫡皇孫爲新室代漢之兆此正夏至生一陰之時元城曰然王氏此條純從劉元城論來○元圻案馬永卿元城語錄先生曰今日夏至僕對曰

（然先生曰天道遠矣六陽至此而極萬物繁鮮可謂盛矣然一陰已生於九地之下他日天道返衆肅殺萬物盡從今日始正如齊自太公以來無盛於桓公之時桓公七年始霸而會諸侯至十四年陳公子完來奔是年歲在己酉而不知有齊國者由此人也又經三己酉至齊簡公之四年歲在庚申田常弒其君遂專齊國後二年楚滅陳自己酉至庚申一百九十三年其事始驗侯因對曰某觀漢宣帝時事正與先生之言合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稽侯狦來朝此漢極盛時也是年王政君得幸於皇太子生成帝於甲觀畫室爲世適皇孫此新室代漢之兆也豈不如夏至一陰生之類乎先生曰是則然矣然漢再受命已見於景帝生長沙定王發之時則其朕兆固已久矣　容齋隨筆十五秦始皇并六國一天下東游會稽度浙江傜然謂子孫帝王萬世之固不知項羽已縱觀其傍劉季起喟然之歎於咸陽矣曹操芟夷羣雄遂定海內日夜窺伺漢鼎不知司馬懿已入幕府矣梁武帝殺東昏侯殘齊祚而侯景以是年生於漢北唐太宗殺建成元吉遂登天位而武氏已生於并州宣宗之世無故而復河隴戎狄既衰藩鎮順命而朱溫生矣是豈智力謀慮所可爲哉　魯莊公九年齊桓公立左傳莊公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莊公二十二年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齊侯使敬仲爲卿　漢書孝元皇后傳皇太子所愛幸史良娣病且死太子悲恚發病忽忽不樂久之宣帝乃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娛侍太子者政君與在其中見丙殿得御幸有身甘露三年生成帝爲世適皇孫元帝崩太子立是爲孝成皇帝尊皇后爲皇太后以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案鳳是政君同母弟王氏之盛自鳳始　通鑑唐紀太宗貞觀十一年十一月上幸懷州還故荊州都督武士彠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後宮爲才人案武氏生於武德七年甲申）

（太宗以丙戌卽位至十一年丁酉入宮正十四歲是生於卽位之前二年也　宋李氏燾續通鑑長編二太祖建隆二年八月辛亥女眞國遣渦闍刺來貢名馬　晉以太康元年平吳而前一年劉淵爲左部帥　張芸叟名舜民自號浮休居士又號矴齋邠州人中進士第坐元祐黨籍謫商州復集賢殿修撰事跡具宋史本傳所著筆記名畫墁錄詩文名畫墁集　通考載畫墁集一百卷奏議十卷久已散佚　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中蒐輯僅得八卷內七八兩卷則郴行錄也其詩文蓋十不存一此條所引語不見今集）

易言積善曰家大學言興仁興讓曰家家可以不正乎

世之治也君子以直勝小人之邪易曰田獲三狐得黃矢世之亂也小人以狡勝君子之介詩曰有兎爰爰雉離于羅（元圻案東萊易說曰解之爲卦有四陰六五一爻是君位其餘三爻皆是小人今田獲三狐是盡去其三小人小人盡去則中直之道得　逸齋詩補傳曰兎狡而難取雉介而易羅兎則爰爰而自得雉則罹網羅之多君子不樂其生自比於雉也）

易者象也木上有水爲井以木巽火爲鼎上止下動爲頤頤中有物爲噬嗑小過有飛鳥之象焉餘卦可以類求王輔嗣忘象之說蒙莊緒餘爾（元圻案王弼周易略例明象曰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於意而存象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於象而存言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則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　宋王氏炎讀易筆記自序曰王弼棄象不論後人樂其說之簡且便也故漢儒之學盡廢而弼注獨行然木上有水爲井以木巽火爲鼎上止下動爲頤頤中有物爲噬嗑此四卦雖弼不能刪去其象也弼之言曰筌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言者象之筌也象者意之蹄也捨筌蹄無以得魚兎則捨象求意弼亦自知其不可而猶曰義苟在健何必乾始爲馬類苟在順何必坤始爲牛是未得魚兎先棄筌蹄之說也　宋郭氏雍傳家易說自序曰易之爲書其道其詞皆由象出未有忘象而知易者　莊子外物篇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又讓王篇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　三國志魏鍾會傳初會弱冠與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注易及老子　注弼字輔嗣）

左傳疏引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

艮兌消息朱子（全云漢上先生朱震）發以爲鄭康成之語（案漢上易傳引之謂是鄭六藝論之文羅泌路史後紀注亦云）思謂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見於易緯通卦驗漢儒皆謂之易則此所謂易云者蓋緯書也（何云差之豪釐謬以千里見於董子之論在緯書未作以前卽經解亦非哀平以後書也　全云緯書萌芽於春秋戰國之間秦穆公趙簡子紀夢二冊其始也降至始皇之際則有亡秦者胡之說故隋志云漢儒習於讖書惟孔安國毛公王璜諸人以爲妖妄然則矣至哀平之際始出乎張衡謂劉向校七畧尚無讖緯不知此係秘學不在羣書之列○元圻案左傳定公四年正義曰古者一字與二字而爲一言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是一字亦下出口乃得言之故謂之一言今則一字爲一言三字以上爲一句　大戴禮保傅篇小戴記經解賈子胎教雜事太史公自序說苑建本篇漢書東方朔傳皆引易曰正其本三句其文小有異同惟文選任彥昇竟陵文宣王行狀變受一謬差以千里句李善注引乾鑿度文與此條所引正同　後漢書王充王符仲長統傳論注引差以毫釐失之千里亦云易緯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易類漢上易十一卷叢說一卷翰林學士荊門朱震子發撰）

鄭康成詩箋多改字其注易亦然如包蒙謂包當作

彪文也（案今本鄭注兩包字俱作苞）泰包荒謂荒讀爲康虛也大畜豶豕之牙謂牙讀爲互（鄭注互作牙）大過枯楊生荑謂枯音姑无姑山榆（鄭注荑木更生謂山榆之實）晉錫馬蕃庶讀爲藩遮謂蕃遮禽也（以上俱見陸氏經典釋文　國朝惠氏棟九經古義曰管子侈靡篇云六畜遮育五穀遮熟則蕃遮猶蕃育也）解百果草木皆甲宅皆讀如解（閻按王氏集鄭注周易云解皆讀如人倦之解）解謂坼呼皮曰甲根曰宅（見文選蜀都賦注　九經古義曰古文宅作垞與坼相似故誤作坼馬鄭皆從古文非改坼爲宅也又引釋文云馬陸坼作宅云根也）困劓刖當爲倪仉（釋文荀王肅本劓刖作臲鼿云不安貌鄭云當爲倪仉）萃一握爲笑握讀爲夫三爲屋之屋（此條當在困劓刖之前夫三爲屋周禮小司徒致夫屋註文）繫辭道濟天下道當作導言天下之至賾賾當爲動說卦爲乾卦乾當爲幹（以上具見釋文）其說多鑿鄭學今亡傳釋文及正義間見之（元圻案鄭注周易異字俱見於厚齋所輯鄭注中其厚齋所遺而惠氏棟所增輯者附錄於此屯君子以經論謂論撰書禮樂施政事蒙擊蒙鄭作繫蒙師王三錫命鄭作賜命以上俱見釋文小畜視履考祥晁氏會通引鄭注云履道之終考正詳備豐日中則昃昃作仄見公羊疏麗澤兌麗作離云猶併也小過已上也上作尚云庶幾也說卦震爲龍龍鄭爲尨取日出時色雜也見漢上易巽爲繩直爲工工作墨俱見晁氏兌爲羊羊作陽云此陽謂養无家女行賃炊爨也今時有之賤於妾也見漢上易晁氏同　小雅賓之初筵酌彼康爵箋云康虛也大雅召旻我居圉卒荒箋云荒虛也是康荒二字皆有虛義不知鄭何以於包荒獨改讀爲康）

書序（漢孔安國作）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而賈逵以爲八王之法張平子以爲周禮八議之刑索空也空設之（全云尚書正義以九邱爲周禮數亦類此）唯馬融以爲八卦杜預但云古書名蓋孔安國書序猶未行也愚按國語史伯曰平八索以成人韋昭注謂八體以應八卦也（全云八索亦未必是八體）謂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離爲目兌爲口坎爲耳艮爲手此足以證孔馬之說（元圻案左傳昭公十二年正義曰孔安國尚書序云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賈逵云三墳三王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八王之法九邱九州亡國之戒延篤言張平子說三墳三禮禮爲人防爾雅曰墳大防也書曰誰能典朕三禮三禮天地人之禮也五典五帝之常道也八索周禮八議之刑索空空設之九邱周禮之九刑邱空也亦空設之馬融說三墳三氣陰陽始生天地人之氣也五典五行也八索八卦九邱九州之數也此諸家者各以意言無正驗杜所不信故云皆古書名耳　孔安國漢書無傳儒林傳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家逸書得十餘篇遭巫蠱未立於學官　隋書經籍志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方興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立國學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張平子名衡南陽西鄂人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後漢書皆有傳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晉書有傳韋昭字宏嗣吳郡雲陽人三國志本傳昭作曜注云史爲晉諱改之）

易正義云伏犧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案見卷首論卦辭爻辭誰作）朱子（本義）謂繫辭本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于卦

爻之下者上繫下繫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彖即文王所繫之辭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彖象上下傳者孔子釋經之辭也（案易正義曰周易繫辭凡有二說一說所以卦辭爻辭並是文王所作知者案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又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犧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準此諸文伏犧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易歷三聖只謂此也故史遷云文王囚而演易即是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鄭學之徒並依此說也二以爲驗爻辭多是文王後事案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爲王若爻辭是文王所制不應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又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說者皆云西鄰謂文王東鄰謂紂文王之時紂尚南面豈容自言己德受福勝殷又欲抗君之國遂言東西相鄰而已又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謗亦得爲憂患也驗此諸說以爲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績等並同此說今依而用之又繫辭正義曰謂之繫辭者取繫屬之義聖人繫屬此辭於卦爻之下則上下二篇經辭是也夫子本作十翼申說上下二篇經文繫辭條貫義理別自爲卷總曰繫辭分爲上下二篇）愚按釋文云王肅本作

繫辭上傳訖於雜卦皆有傳字本義從之漢儒林傳（敍）云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王肅本是也（何云揚子雲解嘲稱云伏犧氏之作易也綿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似與正義及朱子之說異顏師古儒林傳注亦云傳謂彖象繫辭文言說卦之屬○元圻案宋晁氏郡齋讀書志一周易正義十四卷唐國子祭酒孔穎達等撰序稱王弼之學獨冠古今以弼爲本采諸儒附益之義經典釋文三十卷唐陸德明撰釋易書詩三禮三傳孝經論語爾雅老莊頗載古文及諸家同異德明蓋博極羣書也　三國志魏王肅傳肅字子雍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傳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

阮逸云易者人事皆舉（案朱竹垞經義考引阮逸說舉作主）商周帝乙歸妹高宗伐鬼方箕子之明夷商事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王用亨于岐山周事也朱子發云革存乎湯武明夷存乎文王箕子復存乎顏氏之子故曰存乎其人（見漢上易繫辭傳上）朱文公（語錄）謂疑皆帝乙高宗箕子占得此爻（全云解存乎其人句頗附會○元圻案書錄解題經部易類易筌六卷太常丞建安阮逸天隱撰易筌今佚此條見宋李衡周易義海撮要泰六五）

明夷之象曰文王箕子者易洪範道統在焉用晦所以明道也象數相爲經緯皆演於商之季世（全云用晦所以明道微有語病易爲小人謀曰○元圻案晦地象明日象用晦所以象地也外晦而內明所以象日也）

桓譚新論云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夏易詳而商易簡未詳所據（元圻案後漢書桓譚傳譚字君山沛國相人哀平間爲郎世祖即位拜議郎給事中著書言當世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　新論已佚此二語見太平御覽六百八經義考引之並以夏易詳而商易簡爲桓氏之言似誤）

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原注呂氏春秋賁色不純也　何云何用更引○元圻案此條紀呂氏春秋慎行論壹行篇之文原注賁色不純也五字乃高誘注語　說苑反質篇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歎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歎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歎之蓋一事而傳之者異）

苕谿劉氏（上殿論用君子小人劄子）云夬以五君子決一小人不曰小人道消而曰道憂蓋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時然後小人之道不行若以五君子臨一小人徒能使之憂而已惟其有憂則將圖之無不至矣愚謂小人道消嘉祐是也小人道憂元祐是也（全云劉一止字行簡○元圻案宋王得臣麈史載李翔易說云自古小人在上最爲難去堯得位得權而勢不能擯斥以四凶歷堯至舜而後能去嘗玩易之夬一陰在上五陽並進以剛決柔宜若易然然爻辭俱險而肆蓋小人在上故彖辭曰剛長乃終是也與劉氏之說可以參看　嘉祐仁宗三十四年改元時文潞公富鄭公韓魏公同平章事趙清獻爲殿中侍御史包孝肅副樞密司馬溫公知諫院歐陽公參知政事衆正盈廷羣邪屏跡小人道消之象元祐哲宗初元魏鶴山奏疏曰哲宗踐阼崇慶垂簾於是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在相位呂大防韓維劉摯范純仁在政府鮮于侁孫覺蘇轍梁燾范祖禹朱光庭傅堯俞呂陶爲臺諫蘇軾在翰苑范百祿曾肇劉攽在詞掖而經筵講讀官則傅堯俞韓維范祖禹趙彥若崇政殿說書則程頤召而不至則范鎮也史官則陸佃黃庭堅自餘此類不可殫記又曰紹聖親政之後首相章惇舉以李清臣鄧溫伯蔡卞曾布登二府而司馬以下諸賢死者追貶生者竄於是熙豐之政事盡復元祐之黨人皆黜　方司馬文正當國之日惇京方假紹述之說以惑人主假朋黨之名以傾正人小人道憂之象惟其有憂則將圖之無不至矣此夬之爻辭所以有有厲之戒而姤之所以次夬也　呂成公己丑課程曰小畜九二象復吉易傳云二五皆陽剛爲陰所畜俱欲上復陽之復其勢必強二以處中故雖強於進亦不至於剛元祐諸賢似當深體此義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苕溪集五十五卷宋劉一止撰一止字行簡湖州歸安人宣和三年進士紹興初召試除秘書省校書郎以敷文閣直學士致仕事蹟具宋史本傳）

井之九三荊公解云求王明孔子所謂異乎人之求也君子之於君也以不求求之其於民也以不取取之其於天也以不禱禱之其於命也以不知知之井之道無求也以不求求之而已文意精妙諸儒所不及（何云是亦輔嗣清言之傳也　全云何氏以爲此特輔嗣清言之傳尚未盡其實荊公學術略具於此所謂以不求求之者即其初年屢徵不赴之術也以不取取之者即其不加賦而國用足之說也以不禱禱之者一變而遂爲天變不足畏之妄談矣豈特清言也已哉又

（云荊公作易解而不列於三經其後承其學者有耿南仲龔原諸家然南軒頗有取於荊公之說　元圻案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一王介甫易義二十卷龔原注易二十卷耿南仲注易二十卷王介甫三經義皆頒學宮獨易解自謂少作未善不專以取士故紹聖後復有龔原耿南仲注易三書皆行於場屋　荊公易解今佚此條見易義海撮要）

王輔嗣（復彖傳注）以寂然至无爲復又（復大象注）云冬至陰之復夏至陽之復蘇子美辨其非（何云子美復辨一篇出于程子之前其聰明非尋常才士所及　愚）謂先儒云至靜之中有動之端所以見天地之心與寂然至无之說異矣冬至陰之復蓋如周子（太極圖說）利貞誠之復就歸處言之荊公曰陽以進爲復初九是也陰以退爲復六二六三六四是也（元圻案王弼復彖傳注曰復者反本之謂也天地以本爲心者也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者也然則天地雖大富有萬物雷動風行運化萬變寂然至无是其本矣故動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見也復大象正義曰復爲反本靜爲動本冬至一陽生是陽動用而陰復於

靜也　蘇子美復辨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王弼解云復者反本之謂天地以本爲心寂然至無是其本也故動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見矣予竊惑焉夫復也者以一陽始生而得名也彖曰剛反又曰剛長安得謂寂然至無耶安得謂動息耶象曰雷在地中雷者陽物也動物也今在地中則是有陽動之象也輔嗣昧舉卦之體乃以寂然至無爲復斯失之矣又云冬至陰之復夏至陽之復何冬夏陰陽之不辨耶　元胡氏一桂易本義附錄纂注引朱子語錄鄭兄問程傳云先儒皆以靜見天地之心因舉王輔嗣寂然至无乃天地之心曰他說元是亂說若靜處說无不知下面一畫作甚麼又程子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動乃心之發處何故云天地之心曰此須就卦上看上坤下震坤是靜震是動十月純坤當貞之時萬物收斂寂然無蹤跡到此一陽復生便是動然不直下動了却云動之端端又從此起雖動而物未生未到大動處凡發生萬物都從這裏起豈不是天地之心　荊公說見周易義海撮要復六二　蘇子美名舜欽參知政事易簡之孫舉進士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宋史有傳歐陽公序其集曰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

薛氏曰易以初爻爲七日者舉前卦而云也復之七日來復震既濟之七日得皆舉初爻（元圻案此薛溫其之說也見易義海撮要震六二　朱竹垞經義考曰薛氏溫其易義散見周易義海其釋皆引唐事以爲之證當屬宋初人）

葉少蘊謂凡易見於有爲者皆言用用之者何體也而易不以體對用故別而論之曰易無體晁景迂曰體用本乎釋氏（閻按景迂名說之即後所云晁以道也　全云李二曲嘗暢此論○元圻案溧陽周孝廉柄中書李中孚答顧寧人論體用二字書後曰李中孚集中有答顧亭林三書謂體用二字出於佛經亭林遺書辨之云易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又曰顯諸仁藏諸用此天地之體用也記曰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又曰降與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又曰無體之禮上下和同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此人事之體用也經傳之文言體用者多矣未有對舉爲言者爾彼之稱我非我藉彼不得援儒而入于墨李答書云經傳之文拈體或不及用語用則遺夫體初未嘗兼舉並稱如內外本末形影之不相離有之實自佛書惠能始其解金剛經以爲金者性之體剛者性之用又見於所說法寶壇經既而禪宗咸主其說雖以吾儒賢者亦習見習聞藉以立論解書不復察其淵源所自矣又云體用二字相連並稱不但六經之所未有即十三經註疏亦未有也以之解經作傳始於朱子一見於未發節再見於費隱一貫忠恕章其文集語類所載尤不一而足又云朱子弱冠未受學延平時嘗從僧謙開善遊以故蚤聞其說愚按體用本乎釋氏晁以道已有此言而未明指其所本今李氏云爾不知易曰乾元亨利貞孔疏天者定體之名乾者體用之稱故說卦云乾健也言天之體以健爲用繫辭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韓康伯注聖人雖體道以爲用不能全无以爲體此非體用兼舉見於注疏者

乎孔疏始置勿論康伯晉人在惠能之前（自注惠能初唐人）是體用本出儒書彼之竊我信有徵已以之解經亦不始於朱子二程遺書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此明道之言也又云忠恕一以貫之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又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又云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既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義此伊川之言也至體用一源顯微無閒則見伊川易傳序中伊川生平不看雜書大儒立言闢道固不必有所本即云有本亦不於易注豈非本於其所不讀之佛書伊川之學三傳而爲李延平延平與其友羅博文書云元晦潛心於學今漸能融釋于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于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是延平教人亦標此二字朱子近師延平遠宗伊洛全體大用提唱發揮可以知其淵源所自矣今不考易注之文以爲出于惠能又不考程子之言以爲聞之謙開善亭林雖再三往復而引據未詳其說卒詘不得伸余病其張異學之幟而滋後世之疑也是以辨而論之・厚齋此條引葉晁之說而未有折衷蓋未信以爲然也嘉慶壬申在黔於狄觀察夢松處得見周㬎齋此說因詳錄之以補厚齋未申之旨　葉夢得字少蘊吳縣人清臣之孫紹聖四年進士高宗朝除尚書右丞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行宮留守居吳興弁山自號石林居士　經義考引晁氏世譜曰說之字伯以元豐五年進士累官徽猷閣待制生平慕司馬公之爲人自號景迂生李二曲名顒字中孚盩厔人康熙己未薦舉鴻詞以年老不赴四十二年
聖祖仁皇帝西巡召中孚入見中孚以衰老遣子慎言詣
行在
陳情以所著二曲集及反身錄奏進
御書操志高潔四字以獎之）

利貞者性情也王輔嗣注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

程子顏子好學論性其情之語本此（元圻案伊川顏子所好何學論曰覺者約其情始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時伊川始冠遊太學胡安定以是試諸生得此論大驚異之即請相見遂以為學職　唐李翱之著復性書三篇其首篇曰性與情不相先也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而明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以復性名篇亦即性其情之意）

君子道盛小人自化故舜湯舉皋伊而不仁者遠（案此朱子答陳文蔚語）

玉泉喻氏（全云名樗字子才龜山弟子）云泰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也化小人為君子也（元圻案全氏經史問答曰此言似新而實戾經旨小人道消是化小人而為君子然則君子道消是化君子為小人也可以知其說之詭矣須知小人或可化而為君子君子必不化而為小人不如舊說之為安　邵子觀物內篇曰唐堯之世非無小人也是難其為小人也故雖有四凶不敢肆其惡殷紂之世非無君子也是難其為君子故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經義考喻氏樗易義今佚王圻曰祥符人建炎進士　同年蕭山王穀塍宗炎曰玉泉喻氏之說見程迥周易古占法二）

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本義云郭璞洞林讀至彙字絕句下卦放此愚按正義曰以其彙者彙類也以類相從征吉者征行也上坤而順下應於乾已去則納故征行則吉亦以彙字絕句泰之征吉引其類以有為否之貞吉絜其身以有待（元圻案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彙類也初應四故拔茅茹以彙洞林正義蓋皆本於仲翔　晉書郭璞傳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為洞林　唐仲友帝王經世圖譜卷二泰不拔茅則君子无繼无以保泰否不拔茅則君子將盡於小人无以傾否拔茅於初九引其類而有為故曰志在外也拔茅於初六愛其身以有待故曰志在君也）

儉德避難朱子（本義）謂收斂其德不形於外（原注申屠蟠以之　全云原注是正文○元圻案後漢書申屠蟠傳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先是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主至為擁篲先驅卒有阬儒焚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閒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禍蟠確然免於疑論）

泰之三无往不復陽之極也而否將萌否之四有命无咎陽之復也而泰將至（元圻案宋項氏安世周易玩辭曰泰雖極治以命亂而成否否雖極亂以有命而成泰）

一許敬宗在文館唐為武氏矣一楊畏居言路元祐為紹聖矣嬴豕之孚左腹之入可不戒哉（元圻案唐書姦臣傳許敬宗杭州新城人高宗即位復官為宏文館學士帝將立武昭儀大臣切諫而敬宗陰揣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賸穫十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　宋高斯得恥堂存稿經筵進講云楊畏一來元祐變為紹聖　續通鑑綱目哲宗元祐八年楊畏上疏言神宗更立法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帝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潤甫李清臣等行義各加品題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惇為相帝深納之復惇惠卿官劉安世諫以為不可出知成德軍呂大防范祖禹范純仁相繼罷斥紹聖元年鄧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武王之道以開紹述故改元紹聖　姤初六王弼注羸豕謂牝豕也羣豕之中豭強而牝弱謂之羸豕孚猶務躁也　程傳羸弱之豕其心在乎蹢躅蹢躅猶跳躑也陰微而在下可謂羸矣然其中心常在乎消陽也又明夷六四傳小人之事君未有由顯明以道合者也必以隱僻之道自結於上右當用故為明顯之所左不當用故為隱僻之所四由隱僻之道深入其君故云入于左腹　高宗之立武氏始於李世勣成於許敬宗元祐之為紹聖始於楊畏成於鄧潤甫李許逢君之惡者也楊鄧長君之惡者也）

家聲之贖隴西以為愧城角之缺新平以為恥清議所以維持風俗也清議廢風俗壞則有毀宗澤而譽張邦昌者有貶張浚而褒秦檜者觀民風設教居賢德善俗可不謹哉（閻按通鑑晉孝武帝太元九年初新平人殺其郡將秦主堅缺其城角以恥之新平民望深以為病欲立忠義以雪之晉書載記又作質病作愧則此新平以為恥恥似當作愧蓋恥屬符堅愧屬新平人也新平今之邠州○元圻案史記李將軍列傳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善射愛士卒降匈奴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恥焉漢書司馬遷傳遷報任安書曰陵既生降隤其家聲　晉傅休奕舉清遠疏云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于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　宋劉時舉續編年資治通鑑一高宗建炎元年七月東京留守宗澤上表諫東南巡幸又請回鑾汴京不報澤每疏奏上以付中

書省黃潛善汪伯彥以釣狂　趙與旹賓退錄謂孫覿作吳幵墓誌極論屈膝求金之是僞言復讐之非又作韓忠武墓誌極詆岳飛作万俟卨墓誌極表其殺飛一事尤顛倒悖謬　汪藻爲張邦昌雪罪表云孔子從佛肸之召本爲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蓋將誑楚　周紫芝太倉稊米集有高宗中興頌歸美秦檜稱爲元臣良弼張嵲紹興復古頌用意亦然　朱子張魏公行狀云臺臣王珉徐秉哲有所彈劾語必及公謂公國賊必欲殺之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張邦昌僭位上書言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高宗即位陳興復大計金人聞其名常尊憚之稱爲宗爺爺汪黃輩語澤懷異圖召拜門下侍郎憂憤疽發於背臨卒猶大呼過河者三諡忠簡　張邦昌東光人欽宗即位拜太宰力主和議京師陷邦昌受金人冊寶即僞位僭號大楚）

齊德衰於召陵（閻按當作癸邱）晉志怠於蕭魚淮平而异鎛用

潞定而歸眞惑易曰日中則昃元曰月闕其摶不

如開明于西（全云以此衆職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已有寔而矜之意深寧之語不錯○元圻案召陵之會在僖公四年癸卯之會在僖公九年鄭康成謂癸卯之會桓德極而將衰　蕭魚之會在襄公十一年鄭人賂晉而悼公受之　朱子通鑑綱目唐憲宗元和十二年十月李愬夜襲蔡州擒吳元濟淮西平上浸驕侈判度支皇甫鎛鹽鐵使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由是有寵十三年七月以皇甫鎛程异同平章事又武宗會昌四年八月邢洺磁三州降潞人聞之大懼郭誼與王協謀使人說劉稹以兵授誼束身歸朝稹許之誼遂殺稹遣使奉表降是年三月以

趙歸眞爲道門教授先生　太元中次六月闕其摶不如開明於西晉范望注生明于西日以幾盛到十六魄闕于東方故不如開明于西也　漢書揚雄傳雄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

制官刑則具訓蒙士（伊訓）無彝酒則誥毖小子（酒誥）易曰

童牛之牿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

龜靈而焦雉文而翳是以衣錦尙絅蘭薰而摧玉剛

而折是以危行言孫此白賁素履所以无咎（元圻案黃山谷詩龜以靈故焦雉以文故翳　藝文類聚顏延之祭屈原文蘭薰而摧玉縝則折）

知止而後有定故觀身於艮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故

觀心於復

惟進賢可以正君故公仲進牛畜欣越而歌者之田

止孔明進攸之禕允而宮府之體一惟正己可以

---

格君故管仲有三歸不能諫六嬖之惑魏相因許

伯不能遏宏石之惡泰曰拔茅漸日進以正（何云滿朝皆霍氏之私人欲不因許伯得乎中書置自武帝不可以病弱翁也此等皆論只可任致堂輩不討論者爲之耳　全云欲發霍氏弒君之罪故因許伯此不甚爲弱翁病是也謂中書宦官自武帝則先朝敝政獨不可更革乎弱翁因是賢相然不能防宏石之惡先爲其中之服○元圻案史記趙世家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萬畝公仲曰諾不與番吾君自代來謂公仲曰公仲相趙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逌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烈侯謂公仲曰歌者之田且止　三國志諸葛亮傳建興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侍中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　史記管晏列傳正義曰三歸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　僖公十七年左傳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　漢書魏相傳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爲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　許伯名廣漢外戚傳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少時爲昌邑王郎從武帝上甘泉誤取它郎鞍以被其馬發覺吏劾從行而盜當

死有詔募下蠶室後爲宦者丞　宏恭石顯宣帝時宦官注見前十一頁　宋薛士龍都堂審察劄子曰公仲連賢相也不以正義拂君之心番吾君善諫也乃以賢易君之慮公仲用人如己烈侯改過不吝賢矣哉　袁絜齋管仲器小論曰管仲經營霸業八年而後成蓋亦勤矣然功業甫定而其心侈然娶三姓女官事不攝臺門反坫用國君禮已爲奢淫若是又安能止其君之縱欲乎）

乾文言曰寬以居之朱子謂心廣而道積程子易小

畜傳曰止則聚矣呂成公謂心散則道不積充拓

收斂當兩進其功（元圻案朱子語類人之爲心不可迫促也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一善第二般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　張子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必寬以居之則吾之所以學聚問辨者常見其與心爲一矣　呂成公名祖謙字伯恭謚曰成）

丹書敬義之訓夫子於坤六二文言發之孟子以集

義爲本程子以居敬爲先（案此二句亦南軒答李敬修語）張宣公（答李敬修書）

謂工夫並進相須而相成也（元圻案大戴禮武王踐阼篇太公道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

（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朱子答黃嵤曰敬而無義則做出事來便錯了只義而無敬則無本何以為義　龜山語錄曰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觀此則孟子程子非有二意　張宣公名栻字敬夫學者稱南軒先生諡曰宣）

艮者限也限立而內外不越天命限之內也不可出人欲限之外也不可入郭沖晦云（閻按沖晦郭雍所賜號　全云此條出白羊問答又云郭雍字子和父忠孝號兼山程子門人○元圻案宋史隱逸傳郭雍字子和其先洛陽人傳其父忠孝學居峽州放浪長楊山谷間號白雲先生乾道中旌召不起賜號沖晦處士後更封頤正先生　四庫全書總目載郭雍傳家易說十一卷與宋志合今聚珍版本無此一條郭子和又著卦辭旨要經義考引此條於卦辭旨要之下蓋原書已佚也　朱子語類吳伯豐問兼山所得於程門者云艮內外皆止是內止天理外止人欲又如門限然在外者不得入在內者不得出此意如何蓋兼山有是言而子和述之）

小畜上（案上當作下諸本皆誤）體乾復上體坤乾坤相應故小畜初九復自道九二牽復吉與復六四中行獨復六五敦復无悔義甚相類牽復中不自失敦復中以自考二五皆得中故也澹庵云（全云胡忠簡公銓字邦衡○元圻案書錄解題有澹庵易傳拾遺十卷大概宗主程氏而時出新意李泰發為之序今　四庫全書不著錄經義考云佚而引此條於後蓋即拾遺之說也　胡澹庵名銓廬陵人建炎二年進士抗疏詆和議謫吉陽軍孝宗即位召還以資政殿學士致仕諡忠簡宋史有傳）

同人于野公之大也艮其背止之至也皆見於彖明一卦之義也

里克之中立鄧析之兩可終於邪而已故隨之六二曰弗兼與也（全云宋建中靖國之說所以致亂○元圻案程傳曰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无兩從之理二苟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晉語優施曰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　列子力命篇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

虛美薰心（閻按路溫舒語）秦亂之萌浮文妨要（王羲之語）晉衰之兆故賁受之以剝（元圻案漢書路溫舒傳上疏曰虛美薰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　晉書謝安傳安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所宜）

廉恥國之脈也廉恥泯則國從之是以楚瓦好賄郢城危晉盈求貨霸業衰秦賂讒牧遷為虜漢金間增垓敗羽利之覆邦可畏哉大學之末七篇之始（孟子）所以正人心塞亂原也在益之屯曰莫益之或擊之（萬氏集證曰晉盈當作晉寅左傳定公四年合諸侯於召陵荀寅求貨於蔡侯不得遂辭蔡侯晉由是失諸侯晉寅即謂荀寅也若欒盈乃欒黶之子欒盈荀躒之子荀盈均無求貨事○元圻案左傳定公三年蔡昭侯為兩珮與兩裘以如楚獻一珮一裘於昭王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冬蔡侯與吳子唐子伐楚五戰及郢子常即囊瓦之字　戰國策李牧數破走秦軍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為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趙王使趙蔥及顏聚代將殺李牧史記李牧傳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蔥虜趙王遷遂滅趙　史記陳丞相世家陳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夫鍾離眛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

間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王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縱反間於楚軍項王果意不信鍾離眛等亞夫乞骸骨歸　項羽本紀亞夫者范增也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又孟子列傳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程傳利者眾人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illegible]夫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奪不饜聖賢之深戒也上九以剛而求益之極眾人所共惡故无益之者而或擊之　余友上虞王汾原貽曰益震下巽上屯震下坎上益第六爻變為益之屯則占本卦上六爻辭）

翰音登于天無實之名也殷浩房琯以之（全云殷浩與房琯有別○元圻案漢上易中孚上九傳曰巽為雞鳥之類聲聞于天者鶴也雞無是實虛聲聞于上雖登于天須臾則盡其可長乎　晉書殷浩傳浩字深源陳郡長平人也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三府辟皆不就于時擬之管葛朝廷欲遂蕩平關河以浩為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軍事既至許昌會張遇反謝尚又敗績浩還壽陽後復進軍次山桑而姚襄反浩懼棄輜重退保譙城史臣曰浩清徽雅量眾議攸歸及其入處國鈞未有嘉謀善政出總戎律唯聞蹙國喪師是知風流異貞固之才談論非奇正之要違方易任以致播遷悲夫　唐書房琯傳琯字次律河南人元宗狩蜀拜同平章事奉冊靈武見肅宗辭吐華暢帝為改容琯既有重名帝傾意待之琯請自將平賊詔琯持節招討西京得自擇參佐次便橋遇賊陳濤斜大敗殺卒四萬）

君子無斯須不學也黃霸之受尚書趙岐之注孟子

皆在患難顛沛中況優游暇豫之時乎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元圻案漢書循吏傳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爲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夏侯勝傳勝霸旣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善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　後漢書趙岐傳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亡本土也著孟子章句三輔決錄趙岐孟子題辭曰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儒家惟有孟子閎遠微妙緼奥難見於是乃述已所聞證以經傳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旨分爲上下凡十四卷　李泰發以論和議忤秦檜謫嶺南自號讀易老人著讀易詳說書爲胡邦衡易解序曰昔遷貶之士率多怨懟感憤邦衡流落摩鄉而玩意三書可謂困而不失其所亨非聞道者能之乎　後漢書崔駰傳駰子瑗曰事繫東都發干獄獄掾善爲禮瑗閒考訊時輒問以禮說其專心好學雖顛沛必如是）

連山首艮艮萬物之所終始也八風始於不周卦氣始於中孚冬至爲歷元黃鍾爲律本北方終陰而始陽故謂之朔方太元紀日於牛宿紀氣於中首而以罔冥爲元艮之終始萬物也虞仲翔云萬物

成始乾甲成終坤癸艮東北是甲癸之閒（見周易集解）沙隨程氏（全云沙隨先生逈字可久）云醫家難經爲百刻圖一歲陰陽升降會於立春一日陰陽昏曉會於艮時此說與易合又云北方之氣至陰而陽生焉象曰習坎重險也於物爲龜爲蛇於方爲朔爲北於太元配罔與冥所以八純卦中獨冠以習（元圻案程沙隨周易古占法卷一乾坤六爻新圖說曰連山首艮歸藏首坤今乾初在艮位坤初在坤位三易無異致也大明夷之謙初九變也左氏載卜楚邱之言以爲日一之日古人以寅配初其來尚矣醫家難經爲百刻圖云云　北方之氣至陰而陽生焉一條見周易古占法卷二　周禮春官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注杜子春云連山宓戲疏曰連山易其卦以純艮爲首艮爲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易正義鄭康成云夏曰連山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　史記律書不周風居西北廣莫風居北方條風居東北明庶風居東方清明風居東南景風居南方涼風居西南閶闔風居西方　按易緯通卦驗春秋緯考異郵淮南天文訓地形訓白虎通劉熙釋名言八風皆先條風惟左傳隱五年正義引服虔說始不周風與史記同孔穎達易疏七日來復云易稽覽圖卦氣起中孚故離坎震兌各主一方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別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每日分爲八十分五日分爲四百分日之一又分爲二十分是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別各得七分每卦得六日七分也　易緯是類謀曰冬至日在坎春分日在震夏至日在離秋分日在兌四正之卦卦有六爻爻主一氣　漢上易載李溉卦氣圖坎初六冬至九二小寒六三大寒六四立春九五雨水上六驚蟄中孚主蚯蚓結麋角解在冬至小寒之閒　漢書律歷志上黃帝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　春秋繁露陰陽終始天之道終而復始故北方者天之所始終也　李巡曰萬物盡於北方蘇而復生故曰朔方　京房易傳坎牛宿從位降戊子　太元八十一首第一首曰中范望注曰象中孚卦中者冬至之節日起牛宿一度斗建子律應黃鍾夏之十一月萬物萌芽於黃宮之中故首曰中　元文曰罔直蒙酋冥罔北方也冬也未有形也直東方也春也質而未有文也蒙南方也夏也物之修長也皆可得而載也酋西方也秋也物皆成象而就也有形則復於無形故曰冥范望注五者太元之德萬物因以生長四方以名北爲萬物之終始故冥罔重也罔無冥昧也司馬溫公說元曰易有元亨利貞元有罔直蒙酋冥　惠氏棟易漢學曰仲翔之意艮本東北之卦而消於丙當在南方乾十五日也坤三十日也艮在中距乾坤皆八日甲東癸北故云艮東北甲癸之閒　漢上易太元準易圖說曰律歷之元始於冬至卦氣起於中孚其書本於夏后氏之連山而連山則首艮所以首艮者八風始於不周實居西北之方七宿之次是爲東壁營室東壁者辟生氣而東之營室者營陽氣而產之於辰爲亥於律爲應鍾於時爲立冬此顓頊之歷所以首十月也漢巴郡洛下閎運算轉歷推步晷刻

以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而名節會察寒暑定清濁起五部建氣初分數然後陰陽離合之道行焉然落下閎能知歷法而止揚子雲通敏叡達極陰陽之數不惟知其法而又知其意故太元之作與太初相應而兼該乎顓頊之歷發明連山之旨以準周易爲八十一卦王氏此條似取於宋子發之說　三國志吳虞翻傳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翻與孔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覩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　程沙隨睢陽人浙江通志稱爲寧陵人靖康之亂徙居餘姚著易章句十卷周易外編一卷古易考一卷古易占法一卷　書錄解題醫家類難經二卷渤海秦越人撰漢志但有扁鵲內外經隋志始有難經唐志始題秦越人）

日月爲易一奇一耦陰陽之象也王介甫詩說云彼曰七月九月此曰一之日二之日何也陽生矣則言日陰生矣則言月（何云此說精審有味朱子謂變月言日者是月之日也則詩人何必變其辭哉）與易臨至於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同意四月正陽也秀葽言月何也以言陰生也陰始於四月生於五月而於四月言陰生者氣之先至者也李子思

（全云名舜臣）云復剛長以月云者幸其至之速臨陽消以月云者幸其消之遲沙隨程氏云陽極於九而少陰生於八陰之義配月陰極於六而少陽復於七陽之義配日（集證參同契坎戊月精離己日光日月爲易剛柔相當說文秘書說日月爲易象陰陽也虞氏曰虎翻易注引參同契亦云字從日下月說文所謂秘書者參同契之類也○元圻案晁氏讀書志新經毛詩義二十卷熙寧中置經義局撰三經義皆本王安石說毛詩先命王雱訓其辭復命安石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以取士云准南時則訓孟夏之月螻蟈鳴高誘注四月陰氣始動於下故鳴　介甫詩義已佚散見於李黄毛詩集解中按七月篇黄實夫曰先儒以一之日爲周正因謂周公以月記夏以日記周不知所謂日者特以一陽之復故以日言之豈謂周正乎其說與介甫合而不引介甫說何也　漢上易七日來復圖說王洙曰復初體震震居少陽其數七復則君子道長因慶之也慶在乎始其言速故稱日蓋用褚氏莊氏變月言日者欲見陽長欲速大同而小異李子思名舜臣隆州井研人宋史有傳書錄解題載其所著易本傳三十三卷經義考云已佚）

一卦變六十四六十四卦變四千九十有六六爻不

變與六爻皆變者其別各六十有四一爻變與五爻變者其別各三百八十有四二爻變與四爻變者其別各九百有六十三爻變者其別一千二百有八十朱子發謂需利用恒者需之恒也蒙六五順以巽者蒙之觀也乾九四乾道乃革者乾之小畜也小畜之中又有離兌故曰革是謂天下之至變（案此漢上易需初九傳文）張眞父謂易無所不變蒙曰困蒙小畜曰復自道又曰牽復履曰夬履離曰履錯然歸妹曰跛能履泰曰帝乙歸妹臨曰咸臨咸曰執其隨艮曰不拯其隨噬嗑曰頤中有物睽曰厥宗噬膚損曰勿損益之又曰或益之夬曰壯于前趾又

曰壯于頄遯曰執之用黄牛之革鼎曰鼎耳革兌曰孚于剝未濟曰震用伐鬼方皆有卦變之象小畜以一陽爲復兌以一陰爲剝變之變者也六十有四相錯而不亂張文饒（全云名行成）謂臨之初二皆曰咸臨有咸象也咸之用在兌之說也履之九五曰夬履有夬象也夬與履乾兌相易之卦也（元圻案錢塘厲氏鶚宋詩紀事曰張震字眞父號無隱居士蜀之益亭人慶元中知湖州除福建提刑四庫全書總目術數類宋張行成皇極經世索隱二卷觀物外篇衍義九卷易通變四十卷俱從永樂大典錄出行成字文饒臨邛人始末不甚可考玉海稱乾道二年六月以行成進易可採除直徽猷閣）

臨所謂八月其說有三一云自丑至申爲否一云自子至未爲遯一云自寅至酉爲觀本義兼取遯觀二說復所謂七日其說有三一謂卦氣起中孚六

日七分之後爲復一謂過坤六位至復爲七日一謂自五月姤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本義取自姤至復之說（元圻案周易集解荀爽曰十二月卦也自建丑之月至建申之月凡歷八月則成否也　易正義曰臨爲建丑之月從建丑至於八月建申之時三陰既成三陽方退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故八月有凶也　集解虞翻曰臨消於遯六月卦也於周爲八月故至于八月有凶又鄭康成曰臨自周二月用事訖其七月至八月而遯卦受之　易正義何氏云從建子陽生至建未爲八月朱子發曰王昭素胡旦從之　易正義褚氏云自建寅至建酉爲八月　朱子語錄問臨卦至于八月有兩說前說自復一陽之月至遯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後說自泰至觀觀二陽在上四陰在下與臨相反亦陰長陽消之時二說孰長先生曰前說是周正八月後說是夏正八月恐文王作卦辭時只用周正紀之未可知也　王弼注陽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正義曰易稽覽圖云卦氣起中孚故離坎震兌各主其一方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爻別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每卦得六日七分剝卦陽氣之盡在九月之末十月當純坤用事坤卦有六日七分坤卦之盡則復卦陽來是從剝盡至陽氣來復隔坤之一卦六日七分舉成數言之故輔嗣言凡七日也　易正義序康成曰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　漢上易七日來復圖說曰兩漢諸儒皆用六日七分之說故孔穎達述而明之又曰九月剝也有艮有既濟有噬嗑）

有大過凡五卦而後成坤十月坤卦也有未濟有蹇有頤有中孚凡五卦而後成復大綱而言則剝九月坤十月復十一月故京房曰剝復相去三十日別而言之復主冬至冬至中氣起於中孚自中孚之後七日而復故曰七日來復又曰以消息言之自立冬十月節至大雪十一月節坤至復卦凡歷七爻以卦氣言之自冬至十一月中氣卦氣起中孚至復卦凡歷七日案孔疏似併二說爲一至朱子發乃分明厚齋蓋據以爲說、周易集解侯果曰五月天行至午陽復而陰生也十一月天行至子陰復而陽去也凡歷七月故曰七日來復　漢上易卦氣圖說先儒褚氏莊氏云五月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凡七月而云七日者欲見陽長須速故變月言日）

易（賁象）傳正義云四月純陽陰在其中而靡草死十月純陰陽在其中而薺麥生漢和帝紀有司奏以爲夏至則微陰起靡草死可以決小事與月令不同張文饒曰陽雖生於子實兆於亥故十月薺麥生陰雖生於午實兆於巳故四月靡草死（原注參同契二月榆死八月麥生○見卯酉刑德章　元圻案後漢書和帝紀注曰月令孟夏之月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臣賢案五月一陰爻生可以言微陰起今月令云孟夏乃是純陽之月此言夏至與月令不同　董仲舒雨雹對曰建巳之月爲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薺麥枯由陰殺之也建亥之月爲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薺麥始生由陽升也其尤者葶藶死於盛夏款冬花於嚴冬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焰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

初六履霜陰始凝也見於魏文帝紀注太史丞許芝引易傳之言沙隨程氏朱文公皆從之（原注郭京本無初六字○元圻案項氏安世周易玩辭曰程子以此句堅冰二字爲衍文安世按魏書曹丕時許芝奏云易傳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則是時猶未有此二字明後人妄加也郭京徐氏本皆無此二字　讀書志周易舉正三卷唐郭京撰京當任蘇州司戶序稱京家藏王弼韓康伯手札周易本及石經校正一百三十五處二百七十三字蓋以繇象相證有闕漏處可推而知託云得王韓手札與石經耳）

龜山曰子見南子包承者也此大人處否而亨之道朱文公謂非所以爲訓若使大人處否而包承小人以得亨利則亦不足以爲大人矣（全云聖人非道斷之太邱○元圻案楊龜山易說曰上下不交而小人道長極矣故包承之吉君子見南子是也其爲言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則其見南子也是豈得已哉此大人處否而亨之道　朱子語類曰龜山以包承小人爲一句言否之世當包承那小人如此却不成句龜山之意蓋欲解洗他從蔡京父子之失也　龜山先生名時字中立將樂人受業程子著易說熙寧九年進士高宗朝官工部侍郎謚文靖）

頤初九王輔嗣注云安身莫若不競脩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至哉斯言可書諸紳（閻案宋李孟傳亦嘗取斯四言戒其子云）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傅元口銘也頤愼言語節飲食正義用其語（集證太平御覽三百六十七傅子口銘云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兆禍來有端情莫多妄口莫多言蟻穴潰河溜沈傾山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口與心謀安危之源樞機之發榮辱存焉　朱子語類或曰諺有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好曰此語前輩曾用以解頤之象　晉書傅元傳元字休奕北地泥陽人武帝時爲司隸校尉貴遊懾服臺閣生風諡曰剛）

聖人教人用蒙而不用復蓋復者去其不善而復於善之謂也若蒙則無不善亦未有所失也周南仲云（何云好語而無味各因其時與其人則蒙復兼施也　全云南仲謂人能養之於蒙則無須乎復耳此古人胎教與少儀之說若不得已而用復是兼施矣何說滯○元圻案劉屏山聖傳論曰學易者必有門戶復卦易之門戶也入室者必自戶始學易者必自復始得是者其惟顏氏乎觀此知南仲之說失之過高　周南字南仲吳郡人淳熙庚戌進士官至秘書省正字著周氏山房集）

趾所以行輔所以言艮其趾雖行猶不行也艮其輔雖言猶不言也故能時行時止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馮當可（何云名時行）云（原注艮六四艮其身象以躬解之偏指爲躬見背而不見面朱文公詩云反躬艮其背止其所不見止於至善也○元圻案反躬艮其背朱子感興詩句也止其所不見本程子語　經義考馮氏當可易論三卷佚程迥曰蜀人馮時行字當可號縉雲先生朱子曰馮當可字時行　馮椅厚齋易學間引當可之說）

帝乙歸妹子夏傳謂湯之歸妹也京房載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

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案漢上易傳以帝乙爲湯亦以前二說爲證）荀爽對策引帝乙歸妹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張說郎國公主銘亦云帝唐降女天乙歸妹（何云燕公文不足據以證經）若左傳（哀公九年）筮遇泰之需曰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虞翻亦云紂父（見周易集解）二說不同正義皆略之（繼序按易乾鑿度以易之帝乙爲成湯鄭康成引以注禮記檀弓又按白虎通姓名章亦同○元圻案馮椅易學曰商君有三乙成湯爲天乙一也祖乙圯於耿二也自成湯至於帝乙乃微子之父三也今湯嫁妹之辭見漢京房傳則非微子之父明矣　書錄解題曰隋唐志有子夏易傳三卷陸德明李鼎祚亦時稱引汝漢志初無此書孫坦周易析蘊言此漢杜子夏也　後漢書荀爽傳爽字慈明一名諝延禧九年拜郎中對策陳便宜云云註曰史記紂父名帝乙此文以帝乙爲湯湯名天乙也　唐書張說傳說字道濟或字說之洛陽人元宗召爲中書令封燕國公諡曰文貞　郎國公主銘載唐文粹　周易集解九家易曰五者帝位震象稱乙是爲帝乙虞翻又曰震爲帝坤爲乙朱汝作詁篇僞曰帝乙歸妹者言人君之德與帝者相甲乙故能正人倫又與諸說不同）

離言明兩作坎言水洊至起而上者作也趨而下者至也此陸農師之說朱文公（語類）取之（全云陶山陸佃字農師荊公之弟子而放翁之祖也○元圻案陶山集九八卦解上起而上者作也推而下者至也火炎上水潤下故離言明兩作坎言水洊至兩物相差爲二二物相敵爲兩于離言兩作者以重明相繼而作於上也文於象形鳥飛而下爲至于角意水洊而至爲洊于坎言洊至者以重險相繼而存於下故也　康成注作起也藍田呂氏曰水之走下繼至而不絕與農師之說合　陸佃越州山陰人熙寧三年擢甲科累官吏部尚書著陶山集已佚　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錄出次爲十六卷）

范諤昌證墜簡震彖辭脫不喪匕鬯四字程子取之漸上九疑陸字誤胡安定取之（全云范諤昌宋初隱士劉牧之易本於諤昌諤昌之易得於种放　方樸山云以陸爲逵謂於協韻可也注逵爲雲路則可疑　朱諡惠定宇曰按御覽一百六十六載王肅注云有遠而尊者莫若於天有嚴而貴者莫若於王有聲而畏者莫若於雷有政而嚴者莫若於侯是以天子當乾諸侯用震地不過一同雷不過百里政行百里則匕鬯不喪祭祀國家大事不喪宗廟安矣范諤昌王昭素謂彖辭也上脫不喪匕鬯四字按王肅注當如二人之說　讀書志一證墜簡一卷天禧中毗陵從事建溪范諤昌撰其書號類郭京易舉正如震卦彖辭內云脫不喪匕鬯四字程正叔取之漸上六疑陸字誤胡翼之取之自謂其學出於溢浦李處約廬山許堅○元圻案經義考范諤昌證墜簡一卷佚　漢上易圖說河圖劉牧傳於范諤昌諤昌傳於許堅堅傳於李溉溉傳於种放放傳於陳摶　胡瑗字翼之泰州如皋人仁宗朝以布衣召拜校書郎爲湖州學官學者稱安定先生著易傳十卷晁公武曰或云門人倪天隱所纂非其自著也）

釋文（全云陸德明作）引子夏傳云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故曰比周禮（夏官大司馬）疏謂坤爲土坎爲水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是水土和合故象先王建萬國親諸侯（元圻案周易集解引子夏傳作地得水而柔水得土而流今本子夏傳作地藏水而澤水得地而安　讀書志一周禮疏四十卷唐賈公彥撰公彥洛州人永徽中任至太學博士今併爲十二卷）

釋文引鄭注巽字然內則注明夷睇于左股猶有所遺（元圻案內則跛倚睇視註睇傾視也易曰明夷睇于左股正義曰明夷睇于左股者是明夷六二爻辭彼註云旁視爲睇六二辰在酉酉在西方又下體離離爲目九三體在震震東方九三又在辰辰得巽氣爲股此謂六二有明德欲承九三故云睇于左股引之者證睇爲旁視也按釋文夷于

左股釋文云夷如字子夏作睇鄭陸同云旁視曰睇亦作眱是未嘗遺也豈深寧所見之本與今不同耶）

朋盍簪簪疾也（王弼註）至侯果始有冠簪之訓晁景迂云古者冠禮未有簪名（閻按杜詩盍簪喧櫪馬注杜詩號爲詳博皆未知其從侯果來者侯果說見李鼎祚周易集解○元圻案集解侯果曰朋從大合若以簪簪之固括也又引虞翻曰盍合也坤爲盍盍聚會也荒舊讀作撍王弼注盍合也簪疾也朱子本義從虞王之說程傳郭兼山楊龜山俱從侯說義海撮要載劉牧曰簪所以固冠而總髮冠之危賴簪以固之猶君之危賴臣以安之則遂用侯說自牧始　朱新仲猗覺寮雜記云古冠有笄不謂之簪簪後人所名　程沙隨周易古占法二朋盍簪王弼曰簪疾也陸希聲本作捷所以爲疾晁以道云古冠服無簪故迴於豫傳占法中辨之卽弁服之笄也　明何氏楷周易訂詁曰鹽鐵論神禹治水遺簪不顧非簪而何晁說之說見易規謙詁條）

說苑（全云劉向作）周公戒伯禽曰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孔子曰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見敬慎篇）今易無此言又泄冶曰易曰夫君子居其室云云君子

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見君道篇）今易無末一句然泄冶在夫子之前而引易大傳之言殆非也（元圻案說苑君道篇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云云靈公聞之以泄冶爲妖言而殺之後果弑於徵舒）

鹽鐵論（遵道篇）文學引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恆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說文（目部相字注）引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今易無之疑易傳及易緯（元圻案漢書藝文志桓寬鹽鐵論六十篇師古曰寬字次公汝南人也孝昭帝時丞相御史與諸賢良文學論鹽鐵事寬撰次之　隋書志一說文解字十五卷漢許慎撰李陽冰刊定僞唐徐鉉再是正之又增加其闕字　錢氏大昕養新錄曰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蓋是釋觀卦名義巽上坤下木在地上之象其卦爲觀於文木旁目爲相相亦觀也）

後漢魯恭（上鄧太后奏議）引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嘘萬物養其根荄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又云易十二月君子以議獄緩死（案章懷注曰易中孚象辭稽覽圖中孚十二月卦也何本三萋本皆作十一月案卦氣圖坤十月卦在十一月復中腐未濟蹇頤中孚同卦則中孚正是十一月卦當從之）又（諫盛夏斷獄疏）云案易五月姤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又（諫擊匈奴疏）引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

吉已趙温曰於易一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漢儒說易可以參考（元圻案後漢書魯恭傳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其先出於魯頃公爲楚所滅遷於下邑因氏焉永元十二年代呂蓋爲司徒諸疏俱載本傳　趙温字子柔獻帝西遷代楊彪爲司空附見後漢書趙典傳温典之子也　三國志董卓傳注引獻帝起居注趙温與李傕書曰公前屠陷王城會不改悟而復欲轉乘輿於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爲過云云）

王肅注易十卷今不傳其注噬乾胏得金矢曰四體離陰卦骨之象骨有乾肉脯之象金矢所以獲野禽故食之反得金矢君子於味必思其毒於利必備其難見太平御覽（閻按宋史藝文志易類有王肅傳十一卷○元圻案王肅說見御覽八百六十二卷　唐徐堅初學記二十六膳類引王肅此注離陰作純陰故食之作以食之　易王肅注隋唐志宋史經典釋文叙錄皆著錄肅朗之子也三國志與父朗同傳陸德明曰肅字子邕東海蘭陵人魏衛將軍太常蘭陵景侯又注尚書禮容服論語孔子家語述毛詩注作聖證論難鄭康成　書錄解題類書類太平御覽一千卷翰林學士李昉等撰以前代脩文御覽藝文類聚文思博要及諸書參詳條次修纂本號太平總類太平興國二年受詔八年書成改名御覽）

漢郊祀志引西鄰之禴祭顏師古注瀹煮新菜以祭蓋以禴爲瀹王輔嗣云禴祭之薄者也沼沚之毛蘋蘩之菜可羞於鬼神亦與顏注同（何云顏師承輔嗣說何用蔓引炫博必應劭伏儼之徒乃兩漢經師緒言可舉以參考耳）鄭康成謂禴夏祭之名（元圻案鄭注見釋文　集解見虞翻曰禴夏祭也　周禮大宗伯以禴夏享先王詩毛傳亦謂夏曰禴禮作夏礿禮記注皇氏曰礿薄也　程傳橫渠易說郭氏傳家易說漢上易傳俱從王輔嗣說朱子本義略之）

離九三蔡伯靜（何云名淵西山長子）解云鼓缶而歌當衰（經義考引之衰作哀）而樂也大耋之嗟當衰（經義考衰作樂）而哀也盛衰之道天之常也君子之心順其常而已不樂則哀皆爲其動心而失其常者故凶此說長於古注（何云張子云悲衰暮故爲樂不

（為則復嗟年耋之不足明正將老離過於中故哀樂之不常其德伯靜之說蓋本於此○元圻案蔡淵字伯靜號節齋建安人西山先生之長子有周易經傳訓解四卷易象意言一卷　會稽茹先生敦和讀易日札曰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所謂今我不樂逝者其耋是也則以日昃之離故也）

京氏易剝牀以簠謂祭器（見釋文）澹庵云易於剝坎取象簠簋以精意寓焉

上天下澤履此易之言禮雷出地奮豫此易之言樂呂成公之說（見東萊易說）本於漢書（敘傳）上天下澤春雷奮作先王觀象爰制禮樂（元圻案太元樂陽始出奧舒疊得以和淖物咸喜樂注曰象豫卦禮陰在下而陽在上上下正體物與有禮注曰象履卦此又孟堅之所本也　崑山徐氏乾學曰東萊易說非有成書乃先生平時講說所及而門人記錄之者）

渙其羣蘇明允（仲兄字文甫說）云羣者聖人所欲渙以一天下者也本義取之謂程傳有所不及（元圻案程傳曰方渙之時用剛則不能使之懷附用柔則不足以為之依歸四以巽順之正道輔剛中正之君君臣同功所以能濟渙也天下渙散而能使之羣聚可謂大善之吉也　朱子語錄老蘇云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此說雖程傳有所不及如程傳之說則是羣其渙非渙其羣也蓋當人心渙散之時各相朋黨不能混一惟六四能渙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

充善端於蒙泉之始絕惡念於履霜之萌

坊記曰不耕穫不菑畬凶荀子（非相篇）曰括囊无咎无譽腐儒之謂也左氏傳（襄九年）穆姜以元亨利貞為隨之四德為是說者其未見彖象文言歟（元圻案漢書藝文志儒家孫卿子三十三篇名況趙人為齊稷下祭酒有列傳師古曰本曰荀卿避宣帝諱故曰孫卿）

易緯坤鑿度注云虞世南曰不讀易不可為宰相注者未詳其人亦天下名言也（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易類乾坤鑿度二卷隋唐志崇文總目皆未著錄至宋元祐間始出紹興續書目有蒼頡注乾鑿度二卷後以鄭氏所注乾鑿度有別本單行故亦稱此為巛鑿度　注文曰後漢王鳳舉曰不讀易經者不得登朝須道德二經與宰相剝勘批魏亦如此至唐虞世南舉曰不讀易不可為宰相）

乾乾夬夬皆九三重剛也謙謙初六居下卦之下也坎坎六三居重險之閒也蹇蹇六二陰居陰也諸卦之爻皆及卦名坤小畜泰大畜既濟六爻悉無之

八卦之象又有六焉巽曰木坎曰雲曰泉曰雨離曰明曰電（元圻案此專指大象之取象而言如屯震下坎上而象曰雲雷屯蒙坎下艮上而象曰山下出泉噬嗑震下離上而象曰雷電噬嗑大過巽下兌上而象曰澤滅木離之象曰明兩作晉坤下離上而象曰明出地上解坎下震上而象曰天地解而雷雨作　革彖傳曰革水火相息漢上傳曰兌澤離火而象曰水火何也曰坎兌一也澤者水所鍾无水則无澤矣坎上為雲下為雨上為雲者澤之氣也下為雨則澤萬物也故屯需之坎為雲小畜之兌亦為雲坎為川大畜之兌亦為川坎為水革兌亦為水又兌為金金者水之母此水所以周流而不窮乎坎陽兌陰陰陽二端其理則一知此始可言象矣　余友正定王椒園定柱曰大畜之兌亦為川大畜疑當是大過上六過涉即涉川之義）

曾子天圓篇火日外景金水內景薛士龍（全云名季宣號艮齋）詩云

嘗聞曾子書金火中外明圓方遞含施二景參黃庭（案此詩題曰遐邇釋言）愚按周髀云日猶火月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其說本於易之坎離坎內陽外陰故為水為月離內陰外陽故為火為日（元圻案淮南子天文訓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日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月內景與天圓篇說同　張子正蒙參兩篇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注火日陰質也故內暗而外光金水陽質也故外暗而內明　讀書志三曾子二卷考其書已見於大戴禮漢有禮經七十篇后氏戴氏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是時未有大小戴之分不知曾子在其中與否也　薛季宣永嘉人曾知常州故或稱薛常州著浪語集三十五卷　四庫全書著錄　陳振孫曰周髀者蓋天之書也稱周公受之商高而以句股為術故曰周髀）

繫辭正義云韓氏親受業於王弼承王弼之旨故引弼云以證成其義愚攷王弼終於魏正始十年韓康伯東晉簡文帝引為談客（事見晉書韓伯傳）二人不同時相

去甚遠謂之親受業誤矣（何云晁公武讀書志亦承正義之誤又云郭京亦爲此言又云晉書本傳不言其注繫辭惟隋書經籍志及陸氏釋文載之　閻按韓康伯名伯潁川長社人殷浩之外甥也官太常晉書有傳客謂唐李嘉祐詩輔嗣外孫還解易惠連羣從總能詩王輔嗣年二十四卒無子絕嗣見三國志晉張湛雖稱輔嗣女婿趙季子家有列子未聞季子之子能明易以傳其學此必殷浩外甥之誤記蓋詩人多不覈物或曰安知其不別有所據余笑而不敢答○元圻案三國志王弼見魏鍾會傳注引何劭弼傳曰正始十年秋遇癘疾亡年二十四無子絕嗣　魏王芳正始十年己巳晉簡文帝元年辛未相去一百二十三年　世說新語三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後慧注浩別傳曰浩善老易能清言康伯浩甥也甚愛之）

程子（伊川答張閎中書）言易謂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朱子（答鄭子上問）以爲先見象數方說得理不然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愚嘗觀顏延之庭誥（案本傳庭誥者施於閨庭之內謂不遠也）云馬陸得其象數取之於物荀王舉其正宗得之於心（何云馬陸當指馬融陸績荀則荀爽也　全云荀爽亦象數之學何說恐誤考隋志於王弼易下附注魏散騎常侍荀煇易十卷意者近王弼之學故附之顏氏所指或是煇耶）其說以荀王爲長李泰發亦謂一行明數而不知其義管輅明象而不通其理蓋自輔嗣之學行而象數之說隱然義理象數一以貫之乃爲盡善故李鼎祚獨宗康成之學朱子發兼取程邵之說（元圻案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宋書有傳本傳錄庭誥節此數語不載太平御覽六百八卷引之曰馬陸得其象數而失其成理荀王舉其正宗而略其象數四家之見雖各爲所志總而論之情理出於微明氣數生於形分然則荀王得之於心馬陸取之於物其無惡迨可知矣　李泰發名光上虞人諡莊簡自號讀易老人著讀易詳說宋史有傳　一行唐時僧也精於歷數其說見唐書歷志天文志唐書有傳晁說之曰唐一行尊明大衍之數著以七備卦以八用　三國志管輅傳輅字公明平原人注引輅別傳曰及成人明周易仰觀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自敘曰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蓋發明漢學者也　朱子發進易傳表曰馬鄭荀虞說雖不同要之去象數之源猶未遠也王弼盡去舊說雜之以老莊之言於是儒者專尚文辭不復推原大傳天人之道分裂而不合臣以程頤易傳爲宗和會雍洛之論上採漢魏吳晉元魏下逮有唐及今包括異同補苴罅漏庶幾道離而復合　晁說之曰易雜老莊而專明人事自王弼始江左祖尚元虛王學甚盛然晉專立鄭學宋元嘉王鄭兩立顏延之爲祭酒而黜鄭置王）

馮當可謂王輔嗣蔽於虛無而易與人事疏伊川專於治亂而易與天道遠又謂近有伊川然後易與世故通而王氏之說爲可廢（全云輔嗣亦頗誠有之然未嘗不近人事未可廢也）然伊川往往捨畫求易故時有不合又不會通一卦之體以觀其全（全云誠齋易傳亦然）每求之爻辭離散之間故其誤十猶五六晁子止（閻按晁子止名公武卽撰晁氏讀書志者）爲易廣傳當可答書曰判渾全之體使後學無以致其思非傳遠之道（元圻案書錄解題昭德易詁訓傳十八卷敷文閣直學士清豐晁公武子止撰乾道中上之其議論精博不主一家然亦略於象數沖之叔用其父也　經義考詁訓傳一名易廣傳佚）

呂元鈞云求於八卦之先而牽於數故謂坎離先天地得於六爻之後而惑乎氣故謂卦氣起中孚（元圻案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淨德集三十八卷宋呂陶撰陶字元鈞號淨德成都人皇祐中進士熙寧間復登制科事跡具宋史本傳宋志載陶集六十卷久無傳本今就永樂大典採掇裒輯分爲三十八卷案今本第十五卷載易論上中下三篇此條所引其中篇之文也　周易義海撮要亦載其全篇）

伏羲之易當以圖觀文王以後始有書艾軒（閻按艾軒林光朝號）云易不畫詩不歌無悟入處（案此三句見林希逸艾軒集序）誠齋（閻按誠齋楊萬里號）云卦者其名畫者非卦也此伏羲氏初製之字也愚按易緯乾鑿度以八卦之畫爲古文天地風山水火雷澤字（何云恐未必然觀左傳旣列卦象又舉卦名可見○元圻案誠齋語見所作劉文郁周易宏綱序誠齋易傳☰☷古之天地字也易由知之由坎離知之偃之爲☵☲立之爲水火若雷風山澤之字亦然故漢書坤字作巛八字立而聲畫不可勝窮矣豈待鳥跡哉後代草書天字作互卽☰也　今本乾鑿度無以八卦之畫爲古文之文見乾坤鑿度上卷　項氏安世家說說經篇曰說文益字從水從皿以水注皿故謂之益以此推之坎卦☵卽水字也初作八卦之時乾坤坎離震兌艮巽必皆以三畫爲字今巛尚爲坤川尚爲水餘可知矣　左傳正義

（曰今書有畫卦者當是後之學者自恐不識私畫以備忘然則卦象非左氏本文也　林艾軒名光朝字謙之莆田人謚文節弟子才艾軒謚議曰平生未嘗著書惟於易書詩禮精通默識間為章句口授學者　李舜臣隆山易本傳自序曰易起於畫捨畫無以見易）

上繫七爻起於中孚鳴鶴在陰下繫十一爻起於咸憧憧往來卦氣圖（案李溉卦氣圖見漢上易朱子發曰其說源於易緯）自復至咸（凡三十卦）八十八陽九十二陰自姤至中孚（亦三十卦）八十八陰九十二陽咸至姤凡六日七分中孚至復亦六日七分（乾四月卦也至五月姤中隔大有家人井咸四卦坤十月卦也至十一月復中隔未濟蹇頤中孚四卦并乾坤計之每卦得六日七分）陰陽自然之數也（全云卦氣之說起於漢儒十翼未必遂有此義）

龜山曰乾坤兩卦聖人釋其義於後是解易之法沙隨曰乾坤易之門文言於乾四致意焉坤則二而已舉乾坤之義則他卦可知上繫解七爻下繫解十一爻大略類文言學者可以三隅反（元圻案龜山語錄或勸解易曰某嘗觀聖人言易便覺措辭不得只如乾坤兩卦聖人嘗釋其義於後是則解易之法也乾之初九潛龍勿用釋云陽在下也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此一爻耳反覆推明至五變其說然後已今之說者其於他卦能如是推明乎若不能爾則一爻之義只可用之一事其於繫辭發明卦義尚多故某嘗謂說易須彷彿聖人之意然後可以下筆）

何以守位曰人釋文云（王肅卞伯玉）桓元明僧紹作仁（釋文）今本乃從桓元誤矣本義作人云呂氏從古蓋所謂非衆罔與守邦（元圻案文公易說守位曰仁釋文仁作人伯恭常欲據當此以為當從釋文　蔡邕釋誨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曰仁守位曰財聚人周易集解泰大象注引虞翻曰坤富稱財守位以人聚人以財然則漢魏以前從仁從人傳本互異耳　隋書經籍志晉桓元宋卞伯玉俱有周易繫辭注今佚　釋文敘錄桓元字敬道譙國龍亢人僞楚皇帝卞伯玉濟陰人宋東陽太守黃門郎明僧紹字承烈平原人國子博士徵不起並注繫辭經義考云俱佚）

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古用木畫地少牢云

卦者在左坐卦以木特牲云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原注卦者主畫地識爻六爻備乃以方版寫之）今則用錢以三少為重錢九也三多為交錢六也兩多一少為單錢七也兩少一多為拆錢八也見儀（閻按儀當作士冠）禮疏（元圻案項氏家說一今占家以三錢擲之兩背一面為拆此即兩少一多少陰爻也兩面一背為單此即兩多一少少陽爻也俱面者為交交者拆之此即三多為老陰爻也俱背者為重重者單之此即三少為老陽爻也蓋以錢代蓍一錢當一揲　錢氏養新錄曰賈公彥疏本於北齊荀虞隋李孟悊二家是則齊隋與唐初皆已用錢重交單拆之名與今不異但古人先揲蓍而後以錢記之其後術者漸趨簡易但擲錢得數不更揲蓍　朱子與郭沖晦書三多三少之說雖不經見然其實以一約四以奇為少以偶為多而已九八者兩其四也陰之偶也故謂之多五四者一其四也陽之奇也故謂之少奇陽體圓其法徑一圍三而用其全故少之數三偶陰體方其法徑一圍四而用其半故多之數二）

易者數之原也屯十年乃字需三人訟三百戶（案今本乾坤鑿度作戶三百）三褫師三錫比三驅同人三歲（今本多高陵二字）蠱先甲後甲三日（今本作蠱三日甲）臨八月復七日十年頤十年坎簋貳三歲晉三接明夷三日不食睽二女一車解三狐損貳簋三人一人十朋益十朋夬五剛萃一握困三歲革三就震七月漸三歲豐三歲旅一矢巽先庚後庚（今本無先庚後庚四字）三日三品既濟七日（今本無七日二字）三年未濟三年其數倒總釋于乾鑿度如月幾望已日乃孚皆陰陽氣數之變（閻按王氏云數亦多迨如乾萬物六位六龍萬國四德四時坤萬物一朝一夕四支蒙再三瀆師萬邦比萬國泰萬物否萬物謙萬民豫四時觀四時无妄萬物頤萬物萬民離百穀四方咸二氣萬物恒四時萬物從一明夷四國睽萬物解百果姤四方萃萬物革二女四時震百里九陵歸妹萬物節四時亦有誤三品遺於先庚後庚三日之下是也○元圻案王氏此條悉述乾坤鑿度之文閻氏謂有遺誤蓋易緯七種今　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錄出校刊閻氏不及見也又案乾坤鑿度此則標目曰總釋二十九卦數倒注曰其間有數無數假象假物今王氏所述止二十八卦案鑿度原文頤十年下有剝字注曰九月陽盡王氏未載所以卦數不符）

卦具四德者七乾坤屯隨臨无妄革也唯乾不言所利（元圻案此係述乾卦文言正義之文　張氏舜民畫墁集五易論曰卦具四德者有七乾坤屯隨臨无妄革也坤之利牝馬屯之利建侯至於諸卦各因其德唯乾不言所利孔子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以言天之道無所不利也　蔡氏淵易象意言曰乾坤屯隨臨无妄革皆有元亨利貞乾主造化全體无所不備坤承乾以成化故加牝馬字其餘卦則或主一時或主一事而已）

遏惡揚善所以順天休命內君子外小人所以財成天地之道

乾坤既位人居其中屯以建侯作之君蒙以養正作之師（集證引元胡炳文本義通釋曰有天地即有君師乾坤之後繼以屯主震之一陽而曰利建侯君道也又繼以蒙主坎之二陽而曰童蒙求我師道也君師之道皆利於貞）

大畜為學賁為文能止健而後可以為學文明以止而後可以為文止者篤實而已不以篤實為本則

學不足以成德文不足以明理（元圻案程傳曰大畜在人為學為道德充積於內乃所畜之大也藍田呂氏曰賁致飾以文也兼山易說曰健大德也能止天德其畜大矣龜山易說曰文明而麗乎止賁之所以為賁也漢上易傳曰艮為篤實也）

易立乎其中體也易行乎其中用也朱子謂行以造化言立以卦位言（元圻案朱子答鄭嵩卿書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以造化言之也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以卦位言之也　蔡氏淵易象意言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是言大極具於形器之中也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是言大極在形器之中復動而生物也）

旅初六斯其所取災王輔嗣注云為斯賤之役唐郭京（全云郭氏京著周易舉正）謂斯合作㪿愚按後漢左雄傳職斯祿薄注云斯賤也不必改㪿字（元圻案王氏定柱曰㪿當同廝養之廝與本卦童僕義合非泛訓為賤也以㪿為訓於其所二字文義不甚可通當從語助之長案旅六二得童僕貞九家易曰初者卑賤二得履之故得童僕則斯似當作賤義然陸績解初六曰斯其所取災也則語助之訓亦已古矣　郭京周易舉正新舊唐書皆不著錄惟見於崇文總目書錄解題於宋咸易補注條下稱咸得此書於歐陽修是天聖慶歷間乃行於世文獻通考云李燾以京為開元後人）

城復于隍其命亂也湯伯紀（全云東澗先生湯漢）云亂如疾病則亂之亂愚謂唐元宗極熾而豐泰之極也以李林甫楊國忠為周召以安祿山哥舒翰為方虎非命亂而何（元圻案韓昌黎平淮西碑云至於元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　司馬溫公稽古錄十五論曰明皇再清內難開元之初海內庶富四夷賓服淫泆於正觀之風矣及天寶以降自以功成治定無復後艱志欲既滿侈心乃生以娛樂為良謀以聲色為急務以李林甫楊國忠為周召以安祿山哥舒翰為方虎一旦變生所忽乘輿播蕩生民塗地安之不可恃治之不可保如此　唐書姦臣傳林甫長平肅王叔良曾孫林甫善刺上意時帝春秋高重接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自是深居燕適沉蠱衽席主德衰矣又外戚傳楊國忠太真妃之從祖兄李林甫死遂拜右相便佞專循帝嗜欲不顧天下成敗又逆臣傳安祿山營州柳城胡也本姓康隨母嫁安延偃乃冒姓安更名祿山李林甫嫉儒臣以戰功進尊寵間己乃請顓用蕃將故帝寵祿山益牢舉議不能軋卒亂天下林甫啟之也又哥舒翰傳哥舒翰其先蓋突厥酋長哥舒部之裔安祿山反拜太子先鋒兵馬元帥守潼關戰敗火拔歸仁執以降賊京師震動由是天子西幸　湯漢字伯紀饒州安仁人官端明殿學士謚文清）

漢郊祀志劉向引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愚按大戴禮本命篇誣鬼神者罪及二世易大傳豈即此篇歟（閻按凡書引易為今周易所無者顏師古曰蓋易家之別說者豈得謂即大戴禮記○元圻案本命篇大罪有五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誣鬼神者罪及二世殺人者罪止其身故大罪有五殺人為下　宋李心傳丙子學易編曰司馬談論六經要旨引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謂之易大傳此今繫辭下傳中語也故相承以繫辭為大傳然劉向封事引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此豈繫辭傳中語乎意者秦漢諸儒自為易大傳如伏生尚書大傳之比其間引繫辭之文而談不考詳誤以為大傳耳亦猶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本易緯之文而漢儒所引乃冠以易曰二字鹵莽類此要不足據也）

說卦釋文引荀爽九家集解得八卦逸象三十有一（朱子本義取之）隋唐志十卷唯釋文序錄引九家名氏云不知何人所集稱荀爽者以為主故也其序有荀爽

京房馬融鄭元宋衷虞翻陸績姚信翟子元爲易義注內又有張氏朱氏並不詳何人荀悅漢紀云馬融著易解頗生異說（案漢紀此下有及臣悅叔父故司徒爽八字）爽著易傳據爻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由是兗豫言易者咸傳荀氏學（何云荀悅漢紀約班書爲之又無自敘二字蓋誤　全云此在荀紀河平三年有此數語何氏讀荀紀不審而反以此爲誤）今其說見於李鼎祚集解若乾升於坤曰雲行坤降於乾曰雨施（雲行雨施天下平也注）乾起坎而終於離坤起離而終於坎離坎者乾坤之家而陰陽之府故曰大明終始（大明終始注）皆諸儒所未發（元圻案釋文敘錄荀爽九家集注十卷又京房章句十二卷京房字君明東郡頓邱人魏郡太守馬融傳十卷馬融字季長茂陵人南郡太守議郎荀爽注十卷荀爽字慈明官至司空宋衷注九卷宋衷字仲子南陽章陵人後漢荊州五等從事陸績述十三卷績字公紀吳郡吳人後漢偏將軍鬱林太守姚信注十卷姚信字德祐七錄云字元直吳興人吳太常卿翟子元不詳何人爲易義　三國志陸績傳注載姚信集請褒績女鬱生爲義姑表一篇　翟子元易義隋唐志皆不著錄　經義考十陸德明謂九家易內有張氏朱氏不詳何人按釋文敘有張倫本未審卽其人否又曰李鼎祚集解引諸家易中有朱仰之疑卽其人　四庫全書總目易類周易集解十七卷唐李鼎祚撰鼎祚唐書無傳惟據序末結銜知其官爲秘書省著作郎據袁桷清容居士集載資州有鼎祚讀書臺知爲資州人耳所採凡子夏孟喜焦贛京房馬融荀爽鄭康成劉表何晏宋衷虞翻陸績干寶王肅王弼姚信王廙張璠向秀王凱沖侯果蜀才翟元韓康伯劉瓛何妥崔憬沈驎士盧氏崔覲伏曼容孔穎達姚規朱仰之蔡景君等三十五家之說　陳振孫曰凡隋唐以前易家諸書逸不傳者賴此猶見其一二而所取於荀虞者尤多）

王昭素謂序卦云離者麗也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凡十四字晁以道古易取此三句增入正文謂後人妄有上下經之辯（案晁以道錄古周易自序曰如古者竹簡重大以經爲二篇今又何必以二篇成帙哉）吳仁傑亦從王晁之論沙隨程氏按繫辭曰二篇之策從韓康伯本張文饒（何云名行成）云序卦上經不言乾坤下經不言咸者天地人物之本必藏諸用也朱新仲（何云名希眞　集證曰名翌希眞乃朱敦儒之名）謂一行易纂引孟喜序卦曰陰陽養萬物必訟而成之君臣養萬民亦訟而成之然則序卦亦雜以經師之言歟（元圻案此亦沙隨易古占法下引新仲之語　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十稱荀爽傳夫婦人倫之始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常仁傑按王昭素謂易序卦云離者麗也諸本此下更有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凡十四字晁以道合人古易取此三句增入正文謂後人妄有上下經之辯故倒省云按荀卿書曰易之咸見夫婦故序卦始言天地而不言乾坤此言夫婦而不言咸蓋昭然已見不必申言之也仁傑編次古易十二篇於序卦正文止從其舊王氏此條似據此爲說然云仁傑亦從王晁之論何也書錄解題載吳仁傑古周易十二卷其篇第以彖傳象傳繫辭傳上下說卦上中下文言序卦雜卦并上下經爲十二篇其不從王晁實有明證萬氏集說謂亦從疑作不從或亦不字相近而誤也仁傑稱晁以道謂後人妄有上下經之辯據書錄解題載以道古周易八卷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篇卦象各爲一卷是經不分上下與仁傑之說合而晁公武讀書志又稱其先詹事公以道古周易十二卷依漢田何本分易經上下并十翼通爲十二篇並無取麗必有所感十四字增入正文之文公武述其家學不應舛誤如此當考　宋釋文瑩玉壺清話云王昭素酸棗人學古純直李穆師之詣於朝太宗召至便殿賜坐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奏曰此爻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引喻該證微含箴補賜國子博士上問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無若寡欲　讀書志一王昭素易論三十三卷以注疏異同互相詰難蔽以己意　經義考引崑山縣志吳仁傑字斗南一字南英其先洛陽人居崑山博洽經史講學朱子之門登淳熙進士歷羅田令國子學錄自號蠹隱　玉海三十六唐史一行撰大衍論三卷中興書目一行易傳十二卷　漢書儒林傳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也從田王孫受易　朱翌字新仲號灊山居士政和間進士南渡後居桐廬爲中書舍人卜居鄞自號省事老人有灊山集　朱敦儒字希眞洛陽人卽十九卷中所載作小雲行者）

劉夢得辨易九六論曰董生言本畢中和中和本其師師之學本一行朱文公曰畢氏揲法視疏義爲詳柳子厚詆夢得膚末於學誤矣（閻按子厚謂董生膚末於學非詆夢得　何云雖視義疏爲詳然亦非有別傳據孔氏而詳之耳柳譏之非過也○元圻案劉禹錫與董生辨易九六論曰乾之爻皆九而坤六何也世之儒者皆曰吾聞諸孔穎達云陽尊得兼乎陰陰不得兼乎陽也他日與董生言及易生曰吾聞諸畢中和云揲老而稱也因舉揲蓍變之所遇多少以明老陰老陽之

數以明二篇之策復取左傳國語昔人之筮以爲證　柳宗元與劉夢得書曰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爲畢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說異孔穎達疏而以爲新奇彼畢子董子何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而果以爲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者皆變用周易以變者占鄭康成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周備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視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　朱子答程泰之書曰畢氏揲法視疏義爲詳柳子厚詆夢得以爲膚末於學者誤矣畢論三揲皆掛一正合四營之義惟以三揲之掛扐分揩於三指間爲小誤然於其大數亦不差也其言餘一益三之屬乃夢得立文太簡之誤使讀者疑其不出於自然而出於人意耳

古易五家呂微仲晁以道睢陽王氏東萊呂氏九江周燔又有程迥吳仁傑二家而洪興祖以一行所纂古子夏傳爲正以諸書附著其下爲考異釋疑

全云一行所纂非舊本明矣但未知與張弧本若何○元圻案書錄解題一周易古經十二卷丞相汲郡呂大防微仲所錄上下經並錄爻辭彖象隨經

分上下共爲六卷上下繫辭二卷文言說序雜卦各一卷又古易十二卷出翰林學士睢陽王洙原叔家上下經惟載爻辭外卦辭一彖辭二大象三小象四文言五上繫六下繫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葉石林以爲此卽藝文志所謂古易十二篇者也案隋唐志皆無古易之目當亦是後人依倣錄之耳又古易十二卷音訓二卷著作郎東萊呂祖謙伯恭所定篇次與汲郡呂氏同音訓則其門人王莘叟筆受朱晦菴刻之於臨漳會稽益以程氏是正文字及晁氏說其所著本義據此本也又古易攷一卷沙隨程迥撰闕序雜卦又古周易十二卷國子錄吳郡吳仁傑斗南所錄以爻爲繫辭今之繫辭爲說卦其言十翼謂彖傳象傳繫辭傳上下說卦上中下文言序卦雜卦并上下經爲十二篇案漢世傳易者施孟梁邱京費費最晚出東京馬鄭皆傳之其合彖象文言於經蓋自康成輔嗣以來展轉相傳學者遂不識古文本經凡此諸家所錄雖頗有同異大較經自爲經傳自爲傳而於傳之中彖象文言亦各不相混稍復古人之舊宜並存之又有九江周燔所次附見吳氏書篇末視諸本爲無據　玉海三十六續書目云洪興祖謂漢以來諸儒各有師承唐陸德明著音義兼存別本諸儒各以所見去取今以一行所纂古子夏傳爲正而以諸書附著其下爲易古經考異釋疑一卷　宋稅氏與權校正古周易序曰呂汲公元豐壬戌昉刻周易古經十二篇於成都學官晁景迂生建中靖國辛巳并爲八篇號古周易總寫而藏於家巽嚴李文簡公紹興辛未謂北學各有師授經名從呂篇第從晁而重刻之逮淳熙壬寅朱文公表出東萊古文周易經傳音訓謂古易自晁生始豈二公或不見汲公蜀本歟然成公則譏晁生并上下經爲非而文公本義則篇第與汲公昭合邵公濟聞見後錄云子家藏大父手寫百源易貫古易也百源在蘇門山

下康節說易之地舊秘閣亦有本據此二說則古易又有邵李二家　洪興祖字慶善丹陽人政和中登上舍第南渡後歷知眞州饒州忤秦檜編管昭州宋史入儒林傳　唐劉肅大唐新語沙門一行俗姓張名遂郯公公謹之曾孫年少出家以聰敏學行見重於代

經說多依託易爲甚子夏傳張弧作也（何云本景迂語）關子明傳阮逸作也（何云本后山語）麻衣正易戴師愈作也（何云本之朱子○元圻案）

晁以道傳易堂記曰今號爲子夏易者崇文總目亦斥其非是而不知其所作之人予知其爲唐張弧之易也　四庫全書總目一按唐以前所謂子夏傳已爲僞本晁說之又稱爲張弧之易是唐時又一僞本朱彝尊經義攷證以陸德明李鼎祚王應麟所引皆今本所無然則今本又出僞託不但非子夏書亦並非張弧書矣　陳師道后山叢談何薳春渚紀聞邵博聞見後錄皆云阮逸嘗以僞撰關子明易傳示蘇老泉　朱子語類浩問李壽翁最好麻衣易與關子明易如何先生曰偶然兩書皆是僞書關子明易是阮逸僞作陳無已集中說得分明麻衣易乃是南康戴主簿作　師愈之名見朱子再跋麻衣易說後　書錄解題一正易心法一卷舊稱麻衣道者授希夷先生崇寧間廬山隱者李潛得之凡四十二章　麻衣易有戴師愈跋師愈字孔文　關子明名朗河東人　阮逸字天隱建陽人安定先生門人天聖五年進士皇祐中與胡安定同典樂事遷尚書屯田員外郎

越絕外傳（枕中第十六）范子曰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愚謂

先陰後陽卽歸藏先坤之義闔而闢靜而動也（元圻）

案禮記禮運說殷道吾得坤乾焉正義曰殷易以坤爲首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註杜子春云歸藏以坤爲首坤爲地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故名歸藏也　魏鶴山曰周易備三易之義闔戶謂之坤卽歸藏終萬物始萬物莫盛乎艮卽連山

鄭志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答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愚案康成有易贊所謂贊云者易贊也棘下卽稷下也劉向別錄談說之士會於稷門下（閻按齊亦有棘下爲城內）

地名見左傳定公八年水經注竟謂亦儒者之所萃焉恐誤○元圻案水經注淄水又東過利縣東注云系水傍城北流逕陽門西水次有故封處所謂齊之稷下也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鄒衍淳于髡田騈接子愼到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論議劉向別錄以稷爲齊城門名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門下故曰稷下也鄭志張逸問云云余按左傳昭公二十二年莒子如齊盟于稷門之外漢以叔孫通爲博士號稷嗣君史記音義曰欲以繼踪齊稷下之風矣然棘下又是魯城內地名左傳定公八年陽虎劫公伐孟氏入自上東門戰于南門之內又戰于棘下者也蓋亦儒者之所萃

（焉故張逸疑而發問康成釋而辯之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五經總義類鄭志三卷補遺一卷魏鄭小同撰小同鄭元之孫也元沒之後門人述其問答爲八篇小同編次爲十一卷原本久佚此亦好古者從諸書輯錄以存鄭學之崖略者也　易正義論易之三名曰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也變易者其氣也不易者其位也鄭元依此義作易贊　今本鄭志上載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云云又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人云云水經注引此條作張逸問書贊云今厚齋以爲易贊必有所據俟攷）

京氏易積算法引夫子曰八卦因伏羲暨于神農重乎八純聖理元微易道難究迄乎西伯父子研理窮通上下囊括推爻考象配卦世應加乎星宿局於六十四所二十四氣分天地之數定人倫之理驗日月之行尋五行之端災祥進退莫不因茲而兆矣故考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之情狀運氣生死休咎不可執一隅故曰易含萬象

（案惠氏棟易漢學內引此條曰如京說則今占法所謂納甲世應游歸六親六神之說皆始于西伯父子也此條今京氏易傳無之見困學紀聞）又引孔子云易有四易一世二世爲地易三世四世爲人易五世六世（惠氏棟曰八純俗作六世誤○案項氏家說一作五世及八純爲天易）爲天易游魂歸魂爲鬼易（陸績易說引孔子曰與此辭同）此占候之學決非孔子之言也張文饒言四易又異於是易有四體一用三伏羲先天體也連山天易歸藏地易周易人易用也（全云文饒之言亦无據桓譚所云先天中天後天三易尚不可信況出譚後之謬語云　四庫書簡明目錄術數類京氏易傳三卷漢京房撰房傳焦氏之學故言術數者稱焦京而房之推行災祥更甚於延壽其書凡十四種今佚十三惟此書以近正得傳今世錢卜之法實出於此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吾鄉觀物先生張行成文饒頗得易數之詳有通變經世述翼元元包通靈等凡七書）

京氏謂二至四爲互體三至五爲約象儀禮疏云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全云深寧於集鄭氏易注發明互體最精　集證王氏康成易注序康成學費氏易爲注九卷多論互體以互體求易左氏以來有之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是謂一卦含四卦繫辭謂之中爻所謂八卦相盪六爻相雜唯其時物雜物撰德是也惟乾坤無互體蓋純乎陽純乎陰也餘六子之卦皆有互體坎之六爻其互體含艮震而艮震之互體亦含坎離之六畫其互體含兌巽而兌巽之互體亦含離三陽卦之體互自相含三陰卦之體亦互自相含也王弼尚名理譏互體然注睽六二曰始雖受困終獲剛助睽自初至五成困此用互體也弼注比六四之類或用康成之說鍾會著論力排互體而荀顗難之○元圻案日知錄曰晉書荀顗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其文不傳此條所引儀禮疏今本無而莊二十二年左傳正義有之）

說卦虞翻曰乾坤五貴三賤故定位艮兌同氣相求故通氣震巽同聲相應故相薄坎戊離己月三十日一會於壬故不相射坤消從午至亥故順乾息從子至巳故逆（見李氏集解）蓋用納甲卦氣之說（元圻案京氏易傳陰從午陽從子子午分行子左行午右行　納甲卦氣之說項氏家說言之最詳文多不錄）

初九潛龍辭也有九則有六變也潛龍象也勿用占也輔漢卿（全云輔廣朱子弟子）謂易須識辭變象占四字（原注項氏曰不特乾爲馬而稱潛龍震動也乾之動自震始○元圻案魏鶴山答丁大監輔書曰曾親聞輔漢卿廣之說易須是識得辭變象占四字如初九潛龍云云此辭也有九則有六此變也潛龍即象勿用即占人謂本義專主占筮者此未識先生之意　原注引項說見項氏安世周易玩辭一　項氏周易玩辭自序曰易之道四其實則二象與辭是也變則象之進退也占則辭之吉凶也不知其象何以知其變不通其辭何以決其占）

陽爲大陰爲小大畜小畜大過小過取陰陽爲義（元圻案朱子語錄陽爲大陰爲小大過小過之類皆是以陰陽而言　宋蔡氏淵易象意言曰凡卦中陽爲大陰爲小陽利君子陰利小人大畜小畜大過小過皆取陰陽爲義又曰小畜者巽畜乾也大畜者艮畜乾也巽之主柔爻也艮之主剛爻也故小畜主四柔畜剛也大畜主上剛畜柔也又曰大者爲陽巽下兌上則兩陰包四陽陽數過焉故曰大過小者爲陰艮下震上則四陰包兩陽陰數過焉故曰小過）

六爻有得有失唯謙三吉三利家人一爻悔亡五爻皆吉（元圻案元曾氏道傳易學通變曰乾六爻不言吉無往而非吉也初九處之以勿用即初九之吉上九處之无悔即上九之吉二之見五

（五之飛三四之无咎皆然蓋位或過於中而聖人處之則無不中位或失於正而聖人處之則無不正所謂剛健中正純粹精者吉有大於此乎）

漢書敘傳六世耽耽其欲浟浟（原注音滌）注頤六四爻辭浟浟浟欲利之貌今易作逐逐子夏傳作攸攸顏注以浟浟爲欲利輔嗣以逐逐爲尚實其義不同（集證釋文逐逐如字敦實也子夏傳作攸攸志林云攸當爲逐蘇林音迪荀作悠悠劉作跾跾云遠也說文跾音式六反○元圻案今本子夏傳亦作逐逐　王弼易注其欲逐逐尚敦實也）

上蔡謝子爲晁以道傳易堂記後序言安樂邵先生皇極經世之學師承頗異安樂之父昔於廬山解后文恭胡公從隱者老浮圖遊隱者曰胡子世福甚厚當秉國政邵子仕雖不耦學業必傳因同授易書上蔡之文今不傳僅載於張積書文恭集後

康節之父伊川丈人名古字天叟（元圻案四庫書胡文恭集四十卷從永樂大典裒錄無張積書後文蓋已佚矣　胡文恭公名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天聖二年進士歷官樞密副使以太子少師致仕文恭其諡也宋史有傳　朱子上蔡語錄後序曰先生名良佐字顯道學於程夫子兄弟之門篤志力行於從遊諸公間所見最爲超邁　晁氏讀書志一邵古周易解五卷古康節之父也世本范陽治平初卒於洛年九十七其學先正音文云）

邵子觀物外篇曰天地之氣運北而南則治南而北則亂亂久則復北而南矣張文饒（觀物外篇衍義）謂先天圖（圖在邵子皇極經世）自泰歷蠱而至否自否歷隨而至泰卽南北之運數也聞見錄載邵子之言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蓋爲聞杜鵑聲（聲閣本作發）也

陳忠肅謂重南輕北分裂有萌則以人事知之（方樸山云以陰陽言　全云忠肅之說恐未然是時章蔡曾皆南人故重南是其私意然不必以南人用而遂致分裂也前此寇萊公以北人重北亦是私意若王文正竟謂南人不可作相則唐之陸象先陸贄非南人乎○元圻案晁氏讀書志易類邵康節皇極經世十二卷又有觀物篇繫於後其子伯溫解陳氏振孫曰觀物外篇康節門人張岷子望記其平生之言雖十幾一二而足以發明成書者多故名外篇岷登進士第仕爲太常寺主簿　聞見錄曰嘉祐末康節行洛陽天津橋忽聞杜宇聲歎曰北方無此物異哉不及十年其有江南人以文字亂天下者乎客曰聞杜鵑何以知之康節曰天下將治云云　聞見前錄二十卷邵伯溫子文撰康節子也南渡後官至利路轉運副使宋史入儒林傳　陳忠肅名瓘字瑩中沙縣人元豐二年進士徽宗朝歷右司諫權給事中紹興中賜諡忠肅彈蔡京疏曰絕滅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

歐陽公以河圖洛書爲怪妄東坡云著於易見於論語不可誣也（語見東坡易傳）南豐云以非所習見則果於以爲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爲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蘇曾皆歐陽公門人而論議不苟同如此（元圻案歐陽公廖氏文集序曰秦焚書六經中絕漢興蓋久而後出諸儒因得措其說於其間如河圖洛書其怪妄之尤甚者　曾子固洪範傳曰其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蓋易亦曰洛出書然而世或以爲不然原其說之所以如此者以非其耳目之所習見也天地之大萬物之衆不待非常之智而知其變之不可盡也人之耳目之所及亦不待非常之智而知其不能遠也彼以非其所習見則果於以爲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爲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爲是說者不獨蔽於洪範之錫禹至鳳凰麒麟元鳥生民之見於經者亦且以爲不然執小而量大用一而齊萬信臆決而疑經不知其不可亦可謂惑矣　蘇子由撰東坡墓誌曰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爲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爲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寘公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　蘇詩王注子固名鞏南豐人嘉祐二年永叔知貢舉子固兄弟四人同登科）

迂齋（閩按迂齋樓昉號　全云昉東萊弟子）講易謂伏羲未作易之前天下之人心無非易伏羲既作易之後天下之萬事無非易又策問謂种明逸以易學名而其後世衡至師道累葉爲名將郭逵以將帥顯而其後兼山（閩按兼山郭忠孝號）白雲（閩按白雲郭雍號）皆明易蓋易之爲書兵法盡備其理一也

愚聞之先君云（閩按王氏玉海易云有朱震之易易之理有既盡之易易之書[illegible]唐薛仁貴亦有周易新注本義十四卷）

（何云前語始宗後語率俠　全云丁寬及身爲名將何須至种郭而始悟○元圻案种明逸名放洛陽人自號雲溪醉侯康節之易出於李之才之才受之穆脩脩受之种放放受之陳摶世衡字仲平放兄子知環州以信結諸羌子古諤診皆有將材號曰三种世衡幼子誼知鄜州莅軍嚴整尋職末嘗負謗子朴朴弟師道字彝叔少從張子學金人南下加檢校少保靖難軍節度使聞命即行營汴大有經略致營金人斂游騎宗望軍閉增壘自衛建炎中追諡忠憲弟師中字端孺與金兵戰於榆次死之師中老成持重時稱名將諡莊愍　郭逵字仲通開封人治平二年以檢校太保領陝西宣撫使判渭州討平番部嵬介征等郭忠孝字立之逵之子受易中庸於伊川著易說號兼山先生郭雍字子和忠孝之子著傳家易說　薛仁貴撰易齋注本義唐藝文志著錄今佚諸家亦無引用其說者　漢書儒林傳丁寬字子襄梁人從田何受易學成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已東矣景帝時寬爲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

知識欲高明故效天操履貴篤實故法地（元圻案此眞西山讀書記中語　橫渠易說智極高故效天禮著實處故法地　朱子語類知識貴乎高明踐履貴乎著實又曰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實便是法地）

晁景迂述郭敏脩之言曰所以生生者智水不可不崇而禮火則卑之此卦之所以既濟也（原注養生之說陰升陽降）

史記春申君說秦昭王引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戰國策作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今易未濟曰小狐汔濟濡其尾（元圻案史記春申君列傳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爲辯使於秦上書說秦昭王云云）

高宗伐鬼方後漢西羌傳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克竹書紀年武丁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然則鬼方卽鬼戎與詩殷武奮伐荊楚朱子集傳云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愚按大戴禮帝繫篇陸終氏娶于鬼方氏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芊姓楚其後也可以證集傳之說（全云漢人以鬼方爲西戎則非荊楚也卽如楚世家以季連爲鬼方之所自出豈得遂襲其號朱子之說似誤○元圻案竹書紀年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荊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又武乙三十五年周公季歷伐西落鬼戎此係作武丁三十五年疑誤二事爲一　史記殷本紀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　詩小序殷武祀高宗也鄭箋殷武殷王武丁也　晉書束晳傳咸和七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古書七十五卷中有竹書紀年十三篇今本二卷梁沈約注　水經注二十二世本曰陸終娶于鬼方氏之妹謂之女隤是生六子）

未濟三陽失位程子得之成都隱者朱子謂火珠林已有蓋伊川未曾看雜書（元圻案宋朱鑑輯文公易說曰伊川說未濟男之窮也爲三陽失位以爲斯義也得之成都隱者張敬夫說伊川之在涪也一日讀易有箍桶人以此問伊川伊川不能答其人云三陽失位故伊川記之不知此語火珠林已有蓋伊川未曾看雜書所以被他說動了　朱子語類火珠林猶是漢人遺法書錄解題卜筮類火珠林一卷無名氏今賣卜擲錢占卦盡用此書）

虞翻夢吞三爻而通易陸希聲夢三聖人而捨象數作傳然翻未知言有序之戒希聲未知比之匪人之訓踐履與易相違（閻按陸希聲傳見唐書百十六陸質傳見唐書百六十八各爲一人希聲雖有在位無所輕重之文不似質黨韋執誼此云比之匪人似認陸希聲爲陸質不知一侍憲宗於東宮一相昭宗者　全云翻雖狂直不失爲貞士不似希聲由宦官而進用又云閻注誤希聲事不載唐書本傳別見楊文公談苑及葉石林避暑錄話蓋希聲嘗授釋誓光書法後誓光以書供奉得幸希聲因祈使援

己贈以詩有云筆底龍蛇似有神天池風雨變逡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當時洴澼人誓光遂以其名達於中貴因得召用深寧所謂比之匪人也豈得以陸質黨韋執誼而疑深寧之誤質爲希聲耶○元圻案三國志吳虞翻傳注別傳曰翻初立易注奏上曰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飮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又傳曰權與張昭論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論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　陸希聲易傳自序曰予在緱氏任右拾遺歲暮端居夢在大河陽曠野數百里有三人偃臥東首各長數丈有告者曰上伏羲中文王下孔子也三聖人皆無言意中其傍遼而歎欣然而思之河與天通圖之自來三聖衡列聯之象也天道無言示人以象天將以易道畀予乎由是考羲少小以來所集諸家註說貫以自得之理著易傳十篇　唐書陸希聲傳希聲通易春秋老子昭宗召爲給事中拜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無所輕重諡曰文　陸質傳質素善韋執誼方執誼時叔文竊威柄用其力召爲給事中憲宗爲太子詔侍讀質本名淳避太子名故改欲諭讓太子誠已專故以質侍東宮陰伺意解釋左右之　晁說之以道易規曰虞翻夢吞三爻而通易陸希聲夢三聖人而捨象數作傳意夫二子者可與言伏羲之易也翻乃蔽於互體希聲不出王輔嗣之藩籬惜哉　葉夢得避暑錄話上陸希聲所隱君陽山或曰頤山在宜興湖洑今金沙寺其故宅也方隱居時內供奉僧誓光以善書得幸嘗從希聲授筆法祈使援己乃以詩寄之云云誓光卽以名達貴倖乃得召誓光事亦見楊文公談苑國初去唐未遠猶有所傳聞文公之言宜信）

張緒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伏曼容云何晏疑易中九事思謂晏以老莊談易係小子覩果頭所不解者豈止七事哉（原注以老莊解易自王弼始何晏非弼比也清談亡晉者也非弼也范甯以王弼何晏並譏過矣　何云平叔自言不解易九事見管輅別傳皆陰陽之占○元圻案南齊書張緒傳緒字思曼吳郡吳人也長於周易見宗一時常云何平叔所不解易中七事諸卦中所有時義是其一也　梁書伏曼容傳曼容字公儀平昌安邱人少篤學善老易倜儻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　三國志曹爽傳南陽何晏鄧颺明帝以其浮華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復進敘任爲腹心晏等與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及壞湯沐地以爲產業承勢竊取官物晏何進孫也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注晏字平叔　晉書范甯傳甯字武子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以爲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曰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僞而辯行僻而堅其斯人之徒歟　王衍傳衍字夷甫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衍妙善元言唯談老莊爲事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累遷太尉洛陽爲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語衍因勸勒稱尊號勒使人夜排牆塡殺之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

上坎爲雲下坎爲雨虞翻之說也（案見周易集解乾彖傳注）郭子和從之（原注坎在上爲雲故雲雷屯坎在下爲雨故雷雨作解○原注卽郭雍傳家易說中語）女子貞不字謂許嫁笄而字耿氏（何云南仲）之說也朱文公從之（元圻案耿南仲字希道開封人欽宗時尙書左丞門下侍郎宋史有傳　經義考耿氏南仲易解義十卷存說文字乳也虞仲翔解作姙娠程傳從之葉給事紹撰云　正定王宏柱曰女子貞不字連貞字爲文當從笄而字之訓爲長）

咸之感无心感以虛也兌之說无言說以誠也堯之於變時雍孔子之綏來動和其感至矣文王靈臺之樂宣王雲漢之憂（閻按初刊本作喜）其說深矣

德非日新不足以言盛義非入神不足以言精

館閣書目周易元包十卷唐衛元嵩撰今按楊楫序（序作於徽宗政和元年結銜稱奉議郎知漢州什邡縣事）云元嵩益州成都人明陰陽歷算獻策後周賜爵持節蜀郡公武帝尊禮不敢臣之北史藝術傳蜀郡衛元嵩好言將來事不信釋教嘗上疏極論之（全云據隋書經籍志則元嵩沙門也而不信釋教異矣）書目以爲唐人誤矣（元圻案書錄解題易類元包十卷唐衛元嵩撰秘書少監蘇源明傳四門助教趙郡李江注其書以八卦爲八篇先坤次乾次兌艮離坎巽震又目錄類中興館閣書目三十卷秘書監臨海陳騤叔進等撰淳熙五年上之大凡著錄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　張行成元包數總義曰楊子雲太元其法本於易緯卦氣圖衛先生元包其法合於火珠林卦氣圖之用出於孟喜章句火珠林之用出於京房　唐李江衛氏元包序曰包者藏也言善惡是非吉凶得失皆藏乎其書也六五經而四三易雖太元莫之與京　經義考二百七載釋道宣曰衛元嵩本河東人遠祖從宦遂家於蜀梁末爲僧佯狂放蕩周氏平蜀因爾入關）

揚雄覈靈賦曰大易之始河序龍馬洛貢龜書劉牧一謂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何云子雲僻本自序止於四賦覈靈或出依託何足據乃欲持以斷此殊大公案耶○元圻案覈靈賦語見文選陸倕石闕銘注　晁氏讀書志劉長民易十五卷皇朝劉牧撰仁宗時言數者皆宗之田況爲序

又鈎隱圖三卷劉牧撰皆易之數也凡四十八圖并遺事九有歐陽永叔序而其文殊不類　漢書揚雄傳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嘗好辭賦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宏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揚雄之自序云爾　禮緯含文嘉曰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此劉牧之說所本）

曾子固爲徐復傳云康定中仁宗命講易乾坤既濟未濟又問今歲直何卦西兵欲出如何復對歲直小過而太一守中宮兵宜內不宜外仁宗嘉其言與林瑀同修周易會元紀今考侍講林瑀上會元紀推帝王卽位必週辟卦而眞宗乃得卿卦每開說皆諂諛之辭緣飾以陰陽賈昌朝奏瑀所學不經不宜備顧問遂絀之復與瑀同脩不經之書不可謂知易也荀子（大畧篇）曰善爲易者不占（元圻案曾子固徐復傳曰復字

（希顏興化軍莆田人博學於書無所不讀又曰歲餘因求東歸仁宗禮以束帛賜號沖晦處士因家杭州以周易太元授學者　葉石林曰萬松嶺復故居也　宋王稱東都事略曰復字復之與郭京同召對問以天時人事復與京房易卦推今年所配年月日時當小過剛失位而不中宜在强君德　李燾長編一百三十一仁宗慶歷元年四月建州布衣徐復賜號沖晦處士復初舉進士不中退而學易自筮知無祿遂亡進取意游淮浙間范仲淹過潤州見復問曰今以卦術占之四方無兵變乎復對西方當用兵推其日月後無少差於是與郭京俱召見帝問天時人事對曰以京房易卦推之今年所配年月日當小過也剛失位而不中其在强君德乎帝問變故與前世何若對曰如唐德宗居奉天時帝驚曰何至此復曰雖然君德不同德宗好功利欲以兵伏天下其德與內運會故奔走失國僅乃能免陛下恭儉仁恕不難居己容納西羌之變起自元昊陛下不得已應之時與德宗同而德與之異卦氣雖不祥無他也不久定矣帝稱善又一百三十五仁宗慶歷二年二月太常博士天章閣侍講林瑀落職通判饒州先是瑀奉詔撰周易天人會元紀其說用天子即位年月日辰占所直卦以推吉凶且言自古帝王即位必直乾卦若漢高祖及太祖皇帝皆是也書成上之及是瑀又言上即位其卦直需其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燕樂臣願陛下頻出宴遊極水陸玩好之美則合卦體當天心矣上駭其言賈昌朝劾奏瑀儒士不師聖人之言專挾邪說罔上聽不宜在經筵上乃謂輔臣曰人臣雖有材學若過爲巧僞終涉形跡遂罷黜瑀　王介甫賈魏公碑曰公諱昌朝字子明姓賈氏開封人天禧元年召試同進士出身節度鳳翔加僕射鳳翔尹進封魏國公諡曰文元　經義考易類徐氏復林氏瑀等周易會元紀佚閒書瑀莆田人舉天聖二年進士）

介于石古文作砎晉孔坦書曰砎石之易悟（何云說文下引易作砎○元圻案釋文古文作砎郎古八反云謂磨砎也馬作扴云觸小石聲　晉書孔坦傳坦字君平成康元年石聰寇歷陽王導爲大司馬討之請坦爲司馬會石聰遣使請降坦與聰書曰知將軍忿疾醜類翻然同舉承聞欣豫慶若在己何知幾之先覺砎石之易悟哉又桓溫傳砎如石焉所以成務　朱子語類云介于石言兩石相磨擊而出火之意蓋從古文作砎讀爲戛本義云其介如石則從侯果假如堅石不可移變之說　說文無砎字何注說文當是釋文之誤）

坤曰早辯解曰夙吉治之於未亂爲之於未有在周子謂之幾在張子謂之豫（元圻案周子通書誠幾德篇誠無爲幾善惡　張子正蒙神化篇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　周子字茂叔春陵人知南康軍解愛廬阜買田其旁築室以居號曰濂溪二程子師之　張子字子厚長安人學古力行篤學好禮爲關中士人所宗所謂橫渠先生者也）

程子易傳晚始授門人止齋（閻按止齋陳傅良號全云陳傅良字君舉）春秋後傳亦曰此身後之書劉道原（全云名恕）謂柳芳唐歷本皆不同由芳書未成而傳之故也（閻案晉書孫盛傳著晉陽秋咸稱良史諸子私改之盛初寫兩定本寄慕容儁役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太平寰宇記高句麗國書籍中有晉陽秋安得今日有人向彼國購得乎○元圻案楊龜山程子易傳跋曰伊川先生著易傳未及成書而先生得疾將啓手足以其書授門人張繹未幾繹卒政和之初予友謝顯道得其書示予乃始校定去其重復踰年而始完　樓攻媿止齋春秋後傳序曰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故中書舍人止齋陳公傳良之所著也鑰從止齋遊雖不得執經其門嘗深叩之同在西掖時始以隱公後傳數篇相示爲道春秋之所以作左氏之所以有功於經者其說卓然未幾去國而鑰亦歸朋友之來必以此書爲問雖親炙之者蘄以請則曰此某身後之書也既不幸卒於嘉泰三年而此書始出於蜀中　司馬溫公劉道原十國紀年序曰道原好著書其成者十國紀年四十二卷包犧至周厲王疑年譜共和至熙寧年略譜各一卷資治通鑑外紀十卷餘皆未成亦未以傳人曰今柳芳唐歷本皆不同由芳書未成而傳之故也期於瞑目然後傳　劉道原筠州人渙子舉進士官秘書丞與司馬溫公同修資治通鑑　唐書柳芳傳芳字仲敷蒲州河東人開元末擢進士第直史館坐事從黔中時高力士亦貶巫州因從力士質開元天寶及禁中事倣編年法爲唐歷四十篇頗有異聞　范甯穀梁傳敘曰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亦此意）

易緯辨終備曰煌煌之燿乾爲之綱合凝之類坤握其方雄雌咕吟六節搖通萬物孳甲日營始東六節蓋謂六子日營始東震也（三箋方心讀粹然云咕音匝張口也○元圻案　四庫全書總目易類易緯辨終備一作辨中備馬氏經籍志稱爲鄭康成注而著錄者一卷今永樂大典所載僅寥寥數十言已非完本）

東坡曰左氏論易唯南蒯穆姜之事爲近正（原注知莊子曰師出以律有律以如己也杜預注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亦格言也○元圻案南蒯事見昭公十二年穆姜事見襄公九年知莊子語見宣公十二年）

天地未嘗一日無陽亦未嘗一日無君子故十月爲陽純坤稱龍朱子曰復之一陽是坤卦積來一日生一分至十一月一陽始成（元圻案漢上易坤文言陰疑於陽必戰節傳十月純坤用事而稱龍者天地未嘗一日而无陽亦未嘗一日而无君子爲其純陰嫌於无陽也故稱龍也　詩采薇歲亦陽止箋云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於无陽故以名此月爲陽　朱子語類剝盡爲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是自坤中積來且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一）

日生一分則十一月半一陽始成也

困九五曰利用祭祀李公晦謂明雖困於人而幽可感於神豈不以人不能知而鬼神獨知之乎（原注愚謂孔子云知我者其天乎韓子云惟乖於時乃與天通不求人知而求天知處困之道也○元圻案吳西山讀書記三十三載李公晦困齋說曰困之為卦二五皆剛而得中為賢人君子成德於內之象而外為三陰所揜晉而不獲施言而不見信可謂困矣然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其身可屈而其志不可奪安於義命頹乎其處順也然明雖困於人而幽可感於神卦爻它皆無所利而獨利祭祀豈不以人不能知而鬼神獨知之乎　韓文公詩見送窮文　經義考九十四李方子禹貢解下引邵武府志曰李方子字公晦光澤人朱子高弟自號果齋嘉定七年進士第三寶慶二年眞德秀袁甫取所著禹貢解以進特授朝奉郎）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貳用缶在險之時用禮之薄（說本朱子）它爻之言酒者三需九五需于酒食困九二困于酒食未濟上九有孚于飲酒卦皆有坎文王周公

以酒誥戒其象見於易其言詳於書三爻皆陽剛制之意也（元圻案謝疊山易說曰坎為水為險為毒水之險毒者酒也）

莧陸夬夬項氏玩辭曰莧音丸山羊也陸其所行之路也猶鴻漸于陸之陸兌為羊在上卦有山羊之象愚按說文（艸部）莧山羊細角也從兔足苜聲讀若丸寬字從此徐鍇按本草注莧羊似麢羊角有文俗作羱（元圻案宋羅泌路史後紀注引孟喜章句曰莧陸獸名夬有兌兌為羊也周易集解引虞翻曰莧夫子莞爾而笑之莞　爾雅釋獸麢大羊郭注麢似羊而大角圓銳好在山崖閒又羱如羊註羱羊似吳羊而大角橢出西方　四庫全書總目易類周易玩辭六卷宋項安世字平甫松陽人事蹟具宋史本傳又小學類說文繫傳四十卷南唐徐鍇傳鍇字楚金廣陵人官至右內史舍人宋兵下江南卒於圍城之中事蹟具南唐書本傳）

聖人不以位為樂也（董子語）在易謂之虎尾在書謂之朽索深淵

先甲先庚吳祕注法言云周禮治象挾日而斂之鄭司農云從甲至癸謂之挾日是以易稱先甲三日先庚三日皆為申命令之義獨取甲庚者以甲木主仁示其寬令也庚金主義示其嚴令也（元圻案吳祕法言注今佚其說見於司馬溫公法言集注　周禮天官注作從甲至甲謂之挾日王義曰從甲至甲謂之挾日凡十日者破諸家從甲至癸謂之挾日通也若從甲至癸則有癸日不得通挾故以從甲至甲言之　鄭康成周禮注序曰世祖以來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名衆皆作周禮解詁　周易義海撮要鄭希聲曰甲者德政也蠱以四德創制象言其正曰先甲後甲所以原始要終也庚者刑政也巽以小亨申命故爻言其變曰先庚後庚所以信而審之也甲出也庚更也以庚變甲天之道也先後三日使知其意審其令也）

程子謂學易先看王弼余謂輔嗣之注學者不可忽也於乾九三曰乾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亢龍之

悔坤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龍戰之災上九（當作用九）曰夫以剛健而居人之首則物之所不與也以柔順而為不正則佞邪之道也故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貞於文言曰進物之速者義不若利存物之終者利不及義又曰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又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於坤曰方而又剛柔而又圓求安難矣初六曰陰之為道本於卑弱而後積著者也故取履霜以明其始陽之為物非基於始以至於著者也故以出處明之則以初為潛於小畜上九曰大畜者畜之極也畜而不已畜極則通是以其畜之盛在於四五

至於上九道乃大行小畜積極而後乃能畜是以四五可以進而上九說征之輻於大有六五曰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於豫初六曰樂過則淫志窮則凶豫何可鳴於觀上九曰觀我生自觀其道者（今汲古閣本無者字）也觀其生爲民所觀者也於賁六五曰賁于束帛邱園乃落賁于邱園帛乃戔戔用莫過儉泰而能約故必吝焉乃得終吉也於復曰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者也於頤初九曰安身莫若不競修已莫若自保守道則禍至求祿則辱來於家人初九曰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九三曰行與其慢寧過乎恭家與其瀆寧過乎嚴上九曰凡物以猛爲本者則患在寡恩以愛爲本者則患在寡威故家人之道尚威嚴也於睽上九曰見豕負塗甚可穢也見鬼盈車吁可怪也先張之弧將攻害也後說之弧睽怪通也往不失時睽疑亡也貴於遇雨和陰陽也陰陽既和羣疑亡也於蹇初六曰處難之始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覩險而止以待其時知矣哉於萃之象曰聚而无防則衆生心（今汲古閣本作心生）於漸上九曰進取高潔不巽於位无物可以屈其心而亂其志峩峩清遠（案唐史徵周易口訣義引作峩峩清奇）儀可貴也於中孚上九曰飛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之謂也於小過六五曰小畜尚往而亨則不雨也小過陽不上交亦不雨也（何云程傳中所取輔嗣之義甚多厚齋則但就其格言錄之　方偰山云程子不論象不論卦變皆刱說也○元圻案程子與金堂謝湜書謂易當先讀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

乾稱父（原注純陽）坤稱母（純陰）震長男（陽在初）巽長女（陰在初）坎中男（陽在中）離中女（陰在中）艮少男（陽在末）兌少女（陰在末）

知之崇必欲其效天義之精必欲其入神（元圻案此眞西山學友堂記文語）

蒙之養正察乎微頤之養正先乎近（元圻案眞西山爲南田王實之作養正堂記曰蒙之爲義取物之穉而言泉之涓涓始出於山其流未達在人則善端之萌有動於中不可以不養也養之以正天理於是乎周流一有閼之其不塞斷焉寡矣此學者作聖之功終身由之而不可斯須舍者若頤之爲義在天地則養萬物在聖人則養賢以及萬民功用至博大也而象獨以言語飲食爲言蓋已得其養然後可推以及人未有不先成吾身而能達之天下者也白圭有詩南容復之舍人有銘孔門識之可不謹乎三爵之過酒爲非禮萬錢之奉適以賈禍可不節乎即二卦而言則蒙之養也察乎微頤之養也先乎近始于學終于成德則微者著矣修之身被之萬物則近者遠矣）

家人卦辭曰利女貞男正易女正離二南之詩以化行閨門爲極致上九之象曰反身之謂也身正則家正矣（元圻案谷永曰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郭氏傳家易說曰齊家自夫婦始故舜觀厥刑于二女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然則利女貞者又家道之本也）

蒙之初曰發家人之初曰閑顏氏家訓教兒嬰孩教婦初來（元圻案顏氏語見教子篇司馬溫公家訓用之楊誠齋易家人初九傳婦訓始至子訓始孾蓋本於此　北齊書顏之推傳之推字介琅邪臨沂人也除黃門侍郎齊亡入周大象末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爲學士撰家訓二十篇陳直齋曰古今家訓以此爲祖　何云劉屏山云恕夫昧易十上曰易賢人玩易聖人忘易凡無得於心而摭其辭皆曰易也非獨能言而不能行之謂此卷其諸曰易乎○元圻案書錄解題屏山集二十卷通判興化軍崇安劉子翬彥沖撰父韐兄子羽子翬以蔭入仕朱文公其門人也　何氏所引屏山語在聖傳論第七篇　己未冬日謁曹侍郎秋岳先生於集福衚舍先生教之曰宋說家之書莫如洪容齋王伯厚爲優然困學紀聞條理尤爲秩然不可以不亟讀也退而謹識於硯匣至丙寅遊山陽乃於書肆中得之沽說之餘貝非一二可竟南北奔走亦未嘗不備也丙戌春爲故友閻百詩先生校此書付之剞劂因加重

閻記諸第一卷之尾何焯書

（全云何氏之言足以發世之讀易者然深究此卷當分別觀之其中有反復於陰陽消長治亂之故者是有得於上下千古而感慨於身世以出之者也安得謂之口易乎其中有無當於大義者則置之可耳何氏篤信其師傳之易以彼其師果能行耶果有得於心耶前輩未可輕議也）

男忠錫孫孝濬孝瀚校字

困學紀聞注卷一　終

# 困學紀聞注卷二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書（元圻案鄭畊老曰尚書今古文合二萬五千八百字　晁氏讀書附志曰石經尚書十三卷經注并序八萬一千九百四十四字）

周官（春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春秋傳（昭公十二年）所謂三墳五典是也前賢謂皋夔稷契有何書可讀理實未然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武王所以端冕東面而受于師尚父也少皞氏之紀官夫子所以見郯子而學焉也（案見昭公十七年左傳杜預注曰於是仲尼年二十八）孰謂無書可讀哉（全云趙清獻之言不過一時以之折荆公耳○元圻案宋邵氏博聞見後錄曰王荆公初參政事下視廟堂如無人一日爭新法怒目視諸公曰君輩坐不讀書耳趙清獻同參政事獨折之曰君言失矣如皋夔稷契之時有何書可讀荆公默然　大戴禮記武王踐阼篇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

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　昔人謂趙清獻何不曰孔光張禹何嘗不讀書乎）

呂氏春秋序意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不韋十二紀成於秦八年歲在涒灘上古之書猶存前聖傳道之淵源猶可考也（元圻案大戴禮帝繫篇少典產軒轅是為黃帝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謂帝顓頊　呂覽序意篇曰維秦八年歲在涒灘高誘注八年秦始皇即位之八年也歲在申名涒灘　是時尚未有挾書之禁　高誘注呂氏春秋序曰呂不韋者濮陽人也始皇帝尊為相國不韋乃集儒生使著其所聞為十二紀八覽六論訓解各十餘萬言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名為呂氏春秋）

書大傳（全云伏生作）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豈伏生亦見古文逸篇邪大傳之序有嘉

禾拚誥今本闕焉隋志有逸篇二卷出齊梁之閒似孔壁中書殘缺者唐有三卷徐邈注鄭漁仲（全云夾漈先生鄭樵字漁仲）謂書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校讎略）恐未然（元圻案鄭康成尚書大傳注序曰伏生至孝文時年且百歲歐陽生張生從學焉伏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其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向校書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　四庫全書總目書類附錄尚書大傳四卷補遺一卷舊本題漢伏勝撰勝所傳二十八篇無泰誓而此書有泰誓又九共帝告歸禾拚誥皆逸書而此書皆有傳蓋伏生畢世業書不容二十八篇之外全不記憶特舉其有完篇者傳於世其餘章斷句則偶然附記於傳中亦非理所有固不足以為異矣　隋書經籍志尚書逸篇二卷出於齊梁之閒考其篇目似孔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唐書藝文志書類徐邈注逸篇三卷　鄭氏樵通志校讎略秦不絕儒學論第二篇詩有六亡篇乃六笙詩本無辭書有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皆不因秦火、劉原父七經小傳曰九共當作九丘古文丘作亚與共相近故誤傳以為共耳九丘者鄭所謂八索九丘也　伏生名勝字子賤見後漢書伏湛傳湛其九世孫也）

漢初去聖未遠帝王遺書猶有存者賈誼書修政語引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功莫大於去惡而為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為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帝嚳曰緣巧者之事而學為巧行仁者之操而與為仁也故節仁之器以修其財（案財今本賈誼書作材）而身專其美矣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帝堯曰吾（吾說苑作堯）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眾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飢曰此我飢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說苑君道篇載此以為河閒獻王之言）帝舜曰吾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大禹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為驕乎朔日（今本賈誼書日下有士字）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為汰乎又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說苑作靜居獨思）譬其若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是以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與又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以上四句亦見說苑君道篇）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又引周文王武王成王問粥子武王問王子旦師尚父淮南人閒訓引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蹪於山而蹪於垤（黃帝巾几銘曰予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惕惕恐朝不及夕兢兢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蹪於山而蹪於垤與此戒略同）此帝王大訓之存於漢者若高帝能除挾書之律蕭相國能收秦博士官之書則倚相所讀者必不墜矣幸而緒言尚在知者鮮焉好古之士盍紬繹於斯（何云皆似戰國諸子之語）

（若上古之書必更而戲○元圻案史記楚世家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早卒　漢書藝文志道家鬻子二十二篇名熊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為楚始祖　修政語下篇鬻子對文王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既入其職暯暯然如日之正中既去其職暗暗然如日之已入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暯暯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對武王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得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對成王曰興國之道君思善則行之君聞善則行之君知善則行之又曰為人下者敬而肅為人上者恭而仁為人君者敬士愛民以終其身又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又曰聞道志而藏之知道善而行之上人矣聞道而弗取藏也知道而弗取行也則謂之下人也又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富可為也壽不在天乎鬻子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鬭閱不私相然也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君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為其所衣丈夫為其所食則民無凍餓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而民無夭遏之誅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又王子旦對武王曰凡有治心者必修之以道而與之以敬然後能以成也凡有戰心者必修之以攻而與之以義然後能以勝也凡有攻心者必結之以約而論之以信然後能以得也凡有守心者必固之以和而論之以愛然後能有存也又師尚父曰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

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處而久之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則不得而長也　呂成公大事記曰秦始皇三十四年所燒者天下之書博士官所職固自若也蕭何獨收圖籍而遺此惜哉　宋濂[illegible]曰李斯曰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則是天下之書雖焚而博士官猶有存者惜乎入關收圖籍而不及此竟為楚人一炬耳　漢書惠帝紀三年除挾書律注應劭曰挾藏也張晏曰秦律敢有挾書者族又蕭何傳沛公至咸陽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又藝文志儒家賈誼五十八篇）

墨子南使衛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相天下猶如此吾安敢廢此也（原注今本闕墨子七十一篇今止十三篇）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大訓在西序讀書百篇謂此類也（閻按今墨子七十一篇止闕其八墨子南使衛之文見貴義篇此云十三篇與陳氏書錄解題合　何云開之前雜七十一篇者出於道藏○元圻案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後隋書新舊唐書宋志皆作十五卷惟通志藝文略又別出三卷書一本蓋即陳氏書錄所載止存十三篇之本郡齋讀書志墨子五十卷七十一篇以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尚同為說云是宋時亦有完本厚齋未之見也）

---

釋文序錄云尚書之字本為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為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以上見序錄條例）然則今所傳古文尚書未必皆孔安國之本（案隋書經籍志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元為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宋景文筆記云楊備得古文尚書釋文讀之大喜書訓刺字皆用古文按國史藝文志唐孝明寫以今字藏其舊本開寶（宋太祖九年改元開寶）五年別定今文音義咸平（宋眞宗初元）三年孫奭請摹印古文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今亦不傳然漢至唐所謂古文者孔安國以隸存古非科斗書也今有古文尚書呂微仲得

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原注郭忠恕定古文尚書并釋文今本豈忠恕所定歟宣和六年詔洪範復從舊文以陂為頗然監本未嘗復舊也　閻按隸古定乃是一行科斗書一行眞書孔穎達所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為可慕以隸為可識故曰隸古也○元圻案漢書藝文志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隋書經籍志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遂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遂送之官府安國又為五十八篇作傳又梁有尚書音五卷孔安國鄭康成李軌徐邈等撰　陸德明曰漢人不作音後人所託　唐書藝文志今文尚書十四卷開元十四年元宗以洪範無偏無頗聲不協詔改為無偏無陂天寶三載又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　馬端臨通考經籍考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也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　玉海三十七唐陸德明釋文用古文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定古文刻板太祖命判國子監周惟簡等重修開寶五年二月詔翰林學士李昉校定上之詔名開寶新定尚書釋文咸平二年十月乙丑孫奭請摹印古文尚書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從之天聖八年九月十二日雕新定釋文　書錄解題雜家類宋景文筆記一卷翰林學士宋祁子京撰　祁諡景文　楊備字修之億之弟慶歷中為尚書虞部員外郎分司南京　孫奭字宗古博平人太宗端拱中九經及第仁宗時官至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　晁氏讀書志古文尚書孔安國以隸古定自漢迄唐行於學官明皇改從今文由是古文遂絕陸德明獨存其一

（二於釋文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校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　呂大防字微仲藍田人皇祐初擢進士第哲宗時拜尚書右丞封汲郡公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諡正愍　宋敏求字次道綬子賜進士第官龍圖閣學士　王欽臣字仲至洙之子文潞公薦試學士院賜進士及第官集賢待制　後漢書劉陶傳明尚書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　東都事略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太宗召爲國子監主簿令刊定歷代字書所定古文尚書并釋文並行於世）

吳才老書裨傳考異云伏氏口傳與經傳所引有文異而有益於經有文異而無益於經有文異而音同有文異而義同才老所述者今不復著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古文定作正開元誤作定（原注晁景迂云閻按開元當作天寶後並同）舜讓于德弗嗣班固典引作不台（原注史記自序唐堯遜位虞舜不台○案後漢書班固傳固作典引篇述敘漢德其辭曰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度宗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靡號師矢敦奮撝之容註典謂堯典引猶續也漢承堯後故述漢德以續堯典前書曰舜讓于德不台音義曰台讀曰嗣）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

史記（夏本紀）作來始滑漢書（律歷志）作七始詠忽又或作曶（原注鄭康成曰笏也○史記索隱曰古文尚書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先儒各隨字改之今此云來始滑於義無取蓋采來字相近滑忽聲相亂始又與治相似因誤爲來始滑今依今文音采政忽集解曰尚書滑字作曶音忽鄭元曰曶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　宋薛季宣書古文訓作丞亂曶）大傳大誥曰民儀有十夫（原注王莽作大誥曰民獻儀九萬夫蓋本於此）又康誥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今無俊字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漢歷志作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原注是朔旦冬至之歲○注語亦歷志本文）高宗亮陰禮記（喪服四制）作諒闇（原注註讀爲梁鵪）漢五行志作涼陰（師古注涼信也陰默也言居哀信默三年不言也涼讀曰諒一說涼陰謂居喪之廬也謂三年處於廬中不言涼音力羊反）大傳作梁闇（康成注闇讀如鶉鵪謂廬也）予若觀火周禮注謂今燕俗名湯熱爲觀（見夏官司爟）微子我其發出狂史記宋世家狂作往注引鄭康成曰我其起作出往也（此裴駰集解文）君奭天難諶王莽傳作天應棐諶（師古注天所輔惟在有誠）欽明文思安安考靈耀作晏晏（原注鄭氏注寬容覆載謂之晏馮衍顯志賦思唐虞之晏晏第五倫上書體晏晏之姿○後漢書馮衍傳注引尚書考靈耀曰放勳欽明文思晏晏第五倫傳注引考靈耀曰堯文塞晏晏陳寵傳注引考靈耀曰堯聰明文塞晏晏文多不同劉熙釋名曰安晏也然則文異而義同）無逸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石經曰肆高宗之饗國百年（宋洪适隸釋載蔡邕石經殘碑）漢杜欽亦曰高宗享百年之壽（見漢書本傳○閻按漢五行志劉向傳皆云高宗百年）費誓說文作粊誓史記作肸大傳作鮮（閻按一作獮○史記魯世家集解徐廣曰一作鮮一作獮）度作刑以詰四方周禮（大司寇）注云度作詳刑哀矜折獄漢于定國傳作哀鰥哲獄（原注大傳哀矜哲獄）折民惟刑漢刑法志作悊民天齊于民俾我一日楊賜封事作假我一日（原注賜通桓君章句即歐陽尚書）劉愷引

上刑挾輕下刑挾重說文顧畏于民嵒多言也（原注尼輒切○元圻案尚書大傳曰樂者人性之所自有也故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康成注曰七始黃鍾太蔟大呂南呂姑洗應鍾蕤賓也與漢律歷志曰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其義不同　漢書翟方進傳方進少子義王莽居攝義心惡之舉兵莽於是依周書作大誥曰粵其聞日宗室之儁有四百人民獻儀九萬夫注孟康曰民之儀表謂賢者　惠氏棟九經古義曰費誓說文云周書有粊誓從米北聲廣韻作粊從米比聲云粊東郊地名此據孔氏本言之則知古文本作粊裴駰謂尚書作粊粊字之誤也鄭氏注周禮雍氏禮記曾子問皆引作粊誓　楊賜震之孫秉之子後漢書本傳賜字伯獻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舉楊賜乃侍講於華光殿中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賜上封事引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注云天意欲整齊于人必假於君也今尚書文假作俾俾使也義亦通　釋文敘錄尚書伏生授千乘歐陽生生授倪寬寬又授歐陽生之子歐陽氏世傳業至曾孫高作尚書章句爲歐陽氏學濟南林尊受尚書於歐陽高以授平當授朱普沛國桓榮受尚書於朱普　後漢書劉愷傳愷字伯豫安帝初清和相叔孫光坐臧抵罪遂增錮二世愷獨以爲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注今尚書呂刑篇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謂二罪俱發原其本情須有虧減故言適輕適重此言挾輕挾重意亦不殊但與今尚書不同耳○萬氏集證曰今本說文嵒字凡兩見一品部嵒下云多言也從品相連春秋傳曰次于嵒北讀與聶

（同見顧切一山部嵒下云山巖也從山品讀若吟徐鉉曰從品象巖厓連屬之形五咸切皆不引書顧畏于民喦句惟石部喦下云磛喦也從石品周書曰畏于民喦讀與巖同王氏所引似誤不然所見本異也○元圻案書纂言題書裨傳十二卷太常寺丞建安吳棫才老撰首卷舉要曰總說曰書序曰君辨曰臣辨曰考異曰詁訓曰差互曰孔傳凡八篇攷據詳博經義考云未見又引王明清曰吳棫舒州人閩書作建安人　後有民之疾苦條引書作民喦則此條作嵒爲傳刻之誤）

書始二典猶詩之首二南取費秦之誓猶詩之有魯頌（元圻案呂成公曰二典如易之有乾坤）

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則伏生不以是爲虞書（閻按說文引五品不遜亦曰唐書其時舜典合於堯典內　三篆程易田云案說文引堯典八條舜典十一條皋陶謨一條益稷十三條只一條作尙書一條作周書轉寫誤也餘三十條並作虞書然則五品不遜一條作唐書者孤證也不可據之以爲論說　集證引顧寧人日知錄曰古時有堯典無舜典有夏書無虞書孟子引放勳乃徂落謂之堯典則序之別爲舜典者非矣左傳莊八年引皋陶邁種德僖二十四年引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賦納以言文七年引戒之用休襄五年引成允成功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兩引念茲在茲二十六年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哀六年引允出茲在茲十六年引官占惟先蔽志國語周內史過引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皆謂之夏書則後之目爲虞書者贅矣○元圻案大傳自九共以下題曰虞傳此舜典合於堯典之一證日知錄之說辨矣然孔穎達書正義曰莊八年左傳引夏書曰皋陶邁種德云云皆在大禹謨皋陶謨虞書而謂之夏書以事關禹故引爲夏書若洪範乃爲周書以箕子至周商人所陳而傳引之即曰商書也今按此以漢儒爲商書可乎況大傳自放勳以下題曰唐傳九共以下別題曰虞傳貢以下別題曰夏傳其總題則但曰虞夏傳馬季長鄭康成王子雍別錄題皆作虞夏書漢魏相傳未可輕議）

夏小正（大戴禮記）月令（禮記）時訓（逸周書）詳矣而堯典命羲和以數十言盡之天官書（史記）天文志（漢書）詳矣而舜典璣衡以一言盡之敘事當以書爲法（原注堯典以日中宵中爲春秋之別月令兩言日夜分無春秋之異○元圻案鄭漁仲六經奧論曰月令之記四時不如堯典至記日夜分亦不及堯典堯典以日中宵中四字記之自有春秋之別月令則兩言日夜分而不知孰爲春孰爲秋　曾子固作王回文集序曰敘事莫如書其在堯典述命羲和宅土測日晷星候氣揆民緩急兼蠻夷鳥獸其材成輔相備三才萬物之理以治百官授萬民興衆功可謂博矣然其言不過數十其於舜典則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堯之時觀天以歷象至舜又察之以璣衡聖人之法至後世益備矣曰七者則日月五星曰政者則羲和之所治無不在焉其體至大蓋一言而盡可謂微矣其言微故學者所不得不盡心能盡心然後能自得之也）

堯典日月星辰孔注謂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益稷日月星辰謂日月星爲三辰（全云當主前說）爲是五禮一也孔注於舜典以爲吉凶軍賓嘉於皋陶謨則曰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全云亦前說爲長○元圻案堯典正義曰四方中星者二十八宿布在四方隨天轉運更互在南方每月各有中者月令每月皆昏旦推舉一星之中辰日月所會者昭七年左傳士文伯對晉侯之辭也日行遲月行疾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與之會其必在宿分二十八宿是日月所會之處辰時也集會有時故謂之辰日月所會與四方中星俱是二十八宿舉其人目所見以星言之論其日月所會以辰言之其實一物故星辰共文　益稷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元云星謂五緯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鄭以徧祭天之諸神十二次亦當祭之故令星與辰別以云畫之於衣日月合宿之辰非有形容可畫且左傳云三辰即日月星也　皋陶謨正義曰王肅云五禮謂王公卿大夫士鄭元云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人也此無文可據各以意說耳）

史記（五帝本紀）索隱云春言東作夏言南爲（索隱云爲依字讀）皆是耕

作爲勸農之事孔安國强讀爲訛字雖訓化（爾雅釋言訛化也）解釋紆回（原注今史記作南譌○元圻案孔傳訛化也掌夏之官平敘南方化育之事　惠氏棟九經古義曰譌與訛古字通毛詩無羊曰或寢或訛韓詩作譌說文引詩云民之譌言今正月詩作訛無羊傳云訛動也薛夫子云譌覺也正月箋又訓訛爲僞僞亦與訛通故王莽傳又作南僞古文尙書作僞也索隱作爲者古僞字皆省文作爲見古文春秋左氏傳但此經訛字當與僞別淮南天文訓曰歲大旱禾不爲高誘曰爲成也禾不成於夏故云南爲索隱本是也案爾雅釋訓作造爲也詩王風兔爰尙無造毛傳造僞也大雅思齊小子有造毛傳造爲也索隱蓋本爾雅　唐書藝文志司馬貞史記索隱三十卷開元潤州別駕）

周禮（天官縫人）注引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案正義曰是濟南伏生書）虞翻云鄭元所注尙書古篆丣字反以爲昧古大篆丣字讀當爲柳古柳丣同字而以爲昧（見三國志虞翻傳注案注文無古篆丣字反以爲昧八字）裴松之謂翻言爲然（元圻案裴松之曰翻云古大篆丣字讀當言柳古丣柳同字竊謂翻言爲然故劉留聊柳同用此字以從聲故也　尙書大傳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焉康成注曰八月西巡守祭柳穀之氣于華山柳聚也齊人

（語　宋沈作喆寓簡柳穀柳之言聚也分命和仲典治西方之政而收聚百穀也度音宅古文度與宅相近而誤　惠氏九經古義曰今文尚書云度西曰柳穀伏生書傳云秋祀柳穀康成云柳聚也賈公彥曰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云柳穀今鄭注尚書从古文作昧谷故虞仲翔奏鄭解尚書違失事目云云　史記五帝本紀作昧谷索隱曰徐廣云一作柳卯亦日入處地名堯典正義曰夏侯等書昧谷曰柳谷　說文丣部丣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故二月為天門酉部丣古文酉從丣丣為春門萬物已出丣為秋門萬物已入一閉門象也丣莫飽切丣與久切段氏玉裁曰壁中古文尚書作昧谷鄭注尚書依之今文尚書作柳穀鄭注周禮取之今文古文斷難合一者也鄭本不誤而仲翔誤會謂其改丣為昧）

宅嵎夷釋文云尚書考靈耀及史記作禺銕今按史記堯本紀居郁夷正義郁音隅夏本紀嵎夷既略索隱云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並作禺鐵（原注古夷字）薛氏曰今登州之地（元圻案宋毛居正六經正誤云銕古鐵字也說文嵎字下注云嵎鐵蓋峡誤為鋏鋏轉為鐵也　釋文馬云嵎海嵎也夷萊夷也孔安國傳東表之地稱嵎夷正義曰禹貢青州云嵎夷既略青州在東界外之畔為表故云東表之地稱嵎夷也　薛氏季宣書古文訓云嵎夷海隅諸夷虞書暘谷之地今登州也　唐書藝文志張守節史記正義三十卷）

四岳孔注云卽上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按周語太子晉曰共之從孫四岳佐禹胙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左傳許太岳之允也杜氏注謂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隱公十一年）當從周語之說（原注迂齋云申呂齊許皆四岳之後堯裔許由亦其一也　閻按韋昭國語注共工諸侯炎帝之後姜姓也當顓頊之衰則四岳為共工從孫亦神農之後復何疑　何云迂齋說是○元圻案周語韋昭注共共工也姜四岳之先炎帝之姓也至四岳有德帝復賜之祖姓使紹炎帝之後呂以國為氏　周語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注申呂四岳之後商周之世或封於申齊許其族也　宋葉大慶愛日齋叢抄樓暘叔云從來人說莊周蓋是寓言卻不曾深考如堯讓許由依舊是有此人蓋申呂齊許皆四岳之後許由其一也以當時咨四岳觀之則堯有讓許由之事但周之言不無文飾過當處）

五典克從孔安國傳本於左氏程子解本於孟子左氏言五教不及君臣夫婦朋友天敍有典而遺其三焉惟孟子得之（元圻案舜典正義曰文十八年左傳曰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以此知五典是五常之教　伊川書說五典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言長幼則兄弟舉朋友則鄉黨賓客備矣孔氏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烏能盡人倫哉夫婦人倫之本夫婦正而後父子親而遺之可乎孟子云堯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五者人倫大典豈舜有以易之乎　漢書王莽傳五教是輔顏師古注亦從左傳　宋林氏之奇尚書全解曰左氏傳與孟子論五典指於舜典而其文不同竊謂左傳之言不如孟子之說為盡契為司徒教天下以人倫而君臣之義夫婦之別朋友之信豈有忽而不教者哉　書大傳曰五作十道孝力為右注五作五教也十道謂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良弟敬夫恕婦聽而不及朋友　漢書藝文志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　晁氏讀書志卷一上伊川書說一卷程正叔之門人記其師所談四十餘篇）

程子謂共兜之徒及舜登庸之始側陋之人顯居其上此凶亂之人所不能堪故其惡顯而舜誅之（何云程子崇政殿說書之召司馬呂薦之者殆遍矣既出而為當時魏科盛名之士所嫉此說其有為言之與　全云程子此說未必因蘇孔諸公而發且洛蜀之爭互有是非何氏過推伊川尚不脫時文識見）韓非曰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

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此可以證程子之說（原注韓非謂堯誅共鯀非也○元圻案程子說林少穎尚書全解引之　韓非說見外儲說右上又曰堯不聽舉兵而誅鯀於羽山之郊誅共工於幽州之都　呂氏春秋行論篇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為帝得地之道者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以堯為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舉其尾能以為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　宋王稱東都事略程子字正叔哲宗即位司馬光呂公著上其行事於朝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又以為秘書郎召至京師除崇政殿說書紹聖中黨論興坐貶官）

范蜀公正書曰舜之五刑流也官也教也贖也賊也流宥五刑者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劓刵剕宮大辟也皇王大紀（全云胡五峯作）之說本諸此而以墨劓剕宮大辟為賊刑之科目（元圻案史記堯本紀流宥五刑集解馬融曰流放宥寬也一曰幼少二曰老耄三曰蠢愚五刑墨劓剕宮大辟　書舜典孔傳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范蜀公之說實本於孔氏　皇王大紀十九論曰虞書曰象以典刑鞭作官刑朴作教

刑金作贖刑怙終賊刑此乃帝王正五刑也又曰流宥五刑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此正五刑皆有流宥之法也墨劓剕宮大辟賊刑之科目也後世止以是為五刑故肉刑一廢遂不可復非不可復也不行帝王正五刑而專以贖刑當天下之罪條莫甚焉　汪氏應辰題范蜀公集曰正書所得止一卷今分為二司馬溫公論正書其間有云舜無焚廩浚井之事今書無之　宋史藝文志儒家范鎮正書一卷　東都事略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歷官端明殿學士封蜀郡公謚忠文　書錄解題史部編年類皇王大紀八十卷胡宏撰述三皇五帝至周赧王前二卷自盤古至帝嚳年不可考信姑載其事而已自堯以後用皇極經世歷起甲辰始著年紀博採經傳時有論說自成一家之言

書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釋文云（下土絕句）一讀至方字絕句商頌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朱文公亦以方字絕句云楚辭天問禹降省下土方蓋用此語然書序已有此讀矣（元圻案書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汩作九共九篇槀飫孔傳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似以方字絕句孔疏云帝舜治理下土諸侯為各於其方置設其官居其所在之方而統治之遂以方字連下句讀朱子書序說方設居方逐方各設其居之道又從孔疏何也　商頌長發孔疏曰往者唐堯之末有大水芒芒然有大禹者敷廣下土以正四方京師之外大國於是畫其疆境令使中國廣大均平以方字屬下句至朱子集傳始正其讀）

鄭康成讀舜典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元圻案舜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孔傳舜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為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正義鄭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為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史記云舜年三十堯舉用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而踐天子位三十九年崩皆誤耳　帝王世紀舜以堯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甲午徵用七十一年壬午即眞百歲癸卯南征崩于鳴條與史記康成合）

大禹謨言念哉者二益稷言念哉者一皆禹告舜之辭心者治之本心斯須不存治忽分焉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於此見之（元圻案朱子感興詩曰放勛始欽明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戎褻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

臯陶曰彰厥有常吉哉周公曰庶常吉士召公曰吉士吉人帝王用人之法一言以蔽之曰吉舜所舉曰元曰愷吉德之實也所去曰凶吉德之反也議論相傳氣脈相續在春秋時謂之善人在西漢時謂之長者惟吉則仁所謂元者善之長為天地立心者也（何云可作人字說耳○元圻案文十八年左傳舜臣堯舉八愷八元流四凶族正義愷和也言其和於物也元善也言其善於事也傳又曰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　成十五年左傳晉三郤害伯宗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　漢書高帝紀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慓悍禍賊所過無不殘滅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　大雅卷阿之篇曰藹藹王多吉士又曰藹藹王多吉人逸齋詩補傳曰召公進戒曰求賢足矣必曰吉士吉人何也周公作立政以告成王亦曰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蓋憸利之人常近於薄吉善之士常近於厚人主用人必求吉善之士而信任之誠足以壽風俗之脈為國家之福也　宋葛洪涉史隨筆立政終篇又曰其惟克用常人常人者吉士之通稱其於國也猶食之穀粟衣之布帛不可一日而無者也　韓詩外傳楚有善相人者說莊王以吉人吉臣吉士之說蓋亦本之於書　長者之稱疑始於韓非子厚重自尊謂之長者）

儆戒無虞絜齋（閻按絜齋袁燮號）解云治安之時危亂之萌已兆漢宣帝渭上之朝是年元后生成帝新都篡漢已兆於極盛之日矣（注見卷一五陽之盛而一陰生條下）無虞豈可不儆戒愚謂凶奴衰而女戎興倚伏果可畏哉又解七旬有苗格云舜耕歷山之時祗見厥父惟知己之有罪而不見父之為頑所以底豫及其征苗也自省未嘗有過而惟見苗民之作慝所以逆命至班師之後誕敷文德無異負罪引慝之心而遂格焉滿損謙益捷於影響人心豈可以自滿哉愚謂仲虺之誥成湯召公之訓武王戒其滿而自矜也齊桓服楚魏武得荊州唐莊宗取汴皆以滿失之（元圻案絜齋袁

（七句有苗格一條元王與之書蔡傳引之　三國志魏武帝紀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劉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公到新野琮遂降孫權傳是時曹公新得表衆形勢甚盛諸議者多勸權迎之惟瑜肅執拒之議意與權同瑜肅爲左右督逆於赤壁大破曹公軍注江表傳載曹公與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得書以示羣臣莫不嚮震失色　歐陽公五代史唐莊宗本紀同光元年十月滅梁復汴州爲宣武軍十二月畋于伊闕二年二月求唐宦者九月幸郭崇韜第十一月畋于伊闕十二月及皇后幸張全義第三年聚鞠射雁射鴨不一書矣　書錄解題絜齋家塾書鈔十卷其子喬崇謙錄其家庭所聞至君奭而止今本作十二卷經義考云未見　四庫全書著錄　眞西山絜齋行狀曰燮字和叔慶元府鄞縣人淳熙進士官至大中大夫爵自鄞縣男再進爲伯學者稱曰絜齋先生）

九德知人之法三俊用人之法（元圻案東萊書說曰自皐陶以九德告禹夏后茲世守以爲知人之法　眞西山曰渾全而無弊然後爲成德此知人之法也　宋黄氏度書說曰三有俊辨論後來之俊可居此三宅者也克即俊就其所論定無不可登用也　書立政蔡氏集傳吳氏曰此書戒成王以任用賢才之道）

禹之告舜曰安汝止盡天理而無人欲得至善而止也尹之告大甲曰欽厥止去人欲而復天理求至

善而止也（元圻案眞西山大學衍義曰文王之宅厥心即大禹所謂安汝止也）

虞書作服天子自日月而下十二章鄭康成注周禮（春官司服）謂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注禮記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二禮之說自相背馳魯兼周禮用魯之禮其有異乎（元圻案書益稷孔傳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衮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正義曰天子服日月而下則三辰畫之於衣服又畫於旌旗也周禮司服云享先王則衮冕衮者卷也言龍首卷然以衮爲名則所畫自龍以下無日月星也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也又曰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鄭元云謂有日月星辰之章設日月畫於衣服旌旗也據此記文衮冕之服亦畫日月鄭注禮記言郊特牲所云謂魯禮也要其文稱王被服衮冕非魯事也或當二代天子衣上亦畫三辰自龍章爲首而使衮統名耳　林之奇書解曰舜觀古人之象畫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於衣繡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於裳以彰天子之盛德能備此十二物也歷代之制莫不皆然說者謂周登三辰於旗服惟九章何其異也蓋不過據左氏三辰旂旗之文左氏謂旗有三辰何嘗謂衣無三辰耶況又謂上公九章而王服亦九章何周公制禮乃至於無別與此云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則十二章備鄭氏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夫被衮以象天周制固然何魯之足云豈有周制止九章魯乃加以上二之禮乎　宋劉彝中義曰康成泥司常職日月爲常之文遂謂周人以日月星辰畫於旂旗而冕服止九章非也夫龍爲旂周之衣不去其龍熊虎爲旗周之裳不去其虎何獨日月爲常而去其衣服之日月星辰乎）

古文尚書及說文璪火黺米黼黻艾軒曰黺米黼黻當各爲一物璪當爲玉璪之璪璪圜物也意其爲璪之狀而以火旁飾之火因物而後見耳考工記謂火以圜得非指璪火爲一物乎鄭司農謂爲圜形似火此爲近之希冕謂黺米黼黻皆從黹同謂之希冕陸德明希與黹同蓋有由來也（元圻案書益稷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孔傳日月星爲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藻水草有文者火爲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爲兩己相背此孔注天子

之服十二章也孔以宗彝爲宗廟彝樽不在章數故以粉米爲二物分足十二之數鄭康成注周禮以宗彝爲虎蜼賈疏云宗彝者據周之彝尊有虎彝蜼彝因於前代則虞時有蜼彝虎彝可知若然宗彝是宗廟彝尊非蟲獸之號而言宗彝者以虎蜼畫於宗彝因號虎蜼爲宗彝其實是虎蜼也但虎蜼同在於彝故此亦并爲一章也鄭以宗彝爲十二章之一故析粉米爲一章林艾軒謂黺米黼黻當各爲一物蓋從孔傳說文玉部璪玉飾如水藻之文从玉喿聲虞書曰璪火黺米　禮記玉藻釋文本又作璪音早　考工記火以圜注鄭司農云爲圜形似火元謂形如半環然在裳　春官司服祭社稷五祀則希冕鄭注希讀爲絺或作黹字之誤也　說文黹部有黺字無黺字玉篇黹部亦無黺字黺字註云黺黻也　天官辨方正位句下正義曰鄭司農者鄭衆字仲師但周禮之內康成所存注者有三家司農之外又有杜子春鄭大夫者鄭少贛二鄭皆康成之先故言官不言名字　林艾軒名光朝字謙之莆田人事蹟具宋史儒林傳）

鳥獸蹌蹌馬融以爲筍虡七經小傳（全云劉原父作）用其說書禆傳以鳳凰來儀爲簫聲之和艾軒亦曰制器尚象（元圻案陸氏釋文鳥獸孔以爲鳥獸也馬云鳥獸筍虡也　劉原父書小傳曰古者制樂皆有所法或法於鳥或法於獸其聲清揚而短聞者皆法之鳥也其聲宏濁而遠聞者皆法之獸也則此言笙鏞之器各得其法而盡其聲則鳥獸蹌蹌然也　經義考書類馬氏融尚書注隋志十一卷佚）

（書錄解題三七經小傳三卷劉敞撰前世經學大抵祖述註疏其以意言經著書行世自敞創之惟春秋既有成書詩三禮論語見之小傳又公羊左氏國語三則附焉故曰七經）

古文箾韶今文作簫（原注左氏曰韶箾舜樂名也）諸儒誤以簫管解之（元圻案此蔡氏尚書集傳文　林氏尚書全解六謂之簫韶者孔氏曰言簫以見細器之備其說不然而說者又謂簫者不齊之管其聲清而細以象鳳鳳之聲故奏之而鳳凰來儀其說亦不然案古文尚書簫字從竹從削箾舞者所執之物箾與簫音雖同而義實異說文於管簫之簫注云參差管而從竹從削之箾注云舜樂名箾韶延陵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箾者其字從竹從削之箾以是知箾韶二字蓋舜樂之總名也今文作管簫之簫故諸儒皆曲爲之說）

說文奡嫚也引虞書若丹朱奡論語奡盪舟按書有罔水行舟之語則奡盪舟者恐即謂丹朱（閻按羿奡並篡夏之賊臣也丹朱未聞因終兆從不當　何云下云俱不得其死則不可云即丹朱也　集證按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曰陶唐夏后各有一羿二人俱嘗爲射官又皆不得其死而奡亦非所謂澆者奡在禹稷之前與堯時羿並世澆則浞之子因有窮后羿之室而生者也書稱毋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

作罔水行舟朋淫于家按此文上云丹朱傲下又云傲虐傲雖凶德一言豈以盡之何至申言之乎曰德明音義於丹朱傲又字又作奡乃知丹朱本爲兩人名顏注云皆指此兩人言之南宮括言奡盪舟則罔水行舟之事是已奡在禹前故禹舉之以戒舜此說近是）

古文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今文下畏字作威蓋衛包所改當從古（元圻案唐書藝文志今文尚書十二卷元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　大禹謨釋文畏如字徐邈音威馬融本作威據此則非衛包所改矣　漢書五行志威用六極作畏用谷永傳同林少穎曰古文畏威二字通用其義一也）

若稽古稱堯舜禹三聖而皋陶與焉舜以天下遜禹禹獨推皋陶孟子論道之正傳亦曰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子夏亦曰舜舉皋陶觀於謨而見皋陶之學之粹也（閻案舜以天下讓禹禹獨推皋陶此自出魏晉閒晚出書大禹謨余有辨見尚書古文疏證卷四第五十七條　何云皋陶之學之粹不以亦有若稽古之文而見也○元圻案大戴禮王言篇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伏生書大傳劉向說苑君道篇亦云　宋時瀾增修東萊書說曰虞廷之臣獨皋陶稱若稽古史臣將以是推皋陶而附之於三聖人之列皋陶與禹分位相去不遠皆亞聖也）

蠻夷猾夏明刑治之而有餘四夷交侵征伐制之而不足虞周之德天淵矣（全云史記不作兵書寓之於律書中漢書不作兵志寓之於刑志中舜舞干羽而有苗格則知以甲兵爲大刑尚非聖人意也世衰治兵且不足何況於律又何況於刑哉史記所見是第一義漢書所見是第二義然爲三代以後人言之則遠矣○元圻案漢書匈奴傳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後漢書西羌傳穆王西征犬戎遷戎于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於俞泉宣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

淮南子（主術訓）曰皋陶瘖而爲大理此猶夔一足之說也皋陶陳謨賡歌謂之瘖可乎司馬公（擿獄詩）詩云法官由來少和泰皋陶之面如削瓜然荀子非相之言亦未必然（元圻案淮南之言本於文子精誠篇瘖作喑　風俗通正失篇俗說夔一足而用專精故能調暢於音樂謹案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以夔爲樂正重黎又薦能爲音者舜曰夫樂天地之精得失之節故惟聖人爲能和樂之本夔能

和之平天下若夔一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行　荀子非相篇皋陶之狀色如削瓜楊倞注云如削皮之瓜青綠色　白虎通聖人皆有異表禮說曰禹耳三漏是謂大通皋陶馬喙是謂至誠　抱朴子外篇博喻皋陶瘖而與辯者同功晉野瞽而與察者齊明又云咎繇面如蒙倛伊尹形若槁骸　侯鯖錄曰司馬公言行俱高然亦好有詼諧嘗作詩曰由來法官少和泰皋陶之狀如削瓜）

史記秦本紀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爲柏翳索隱云尚書謂之伯益而陳杞世家謂伯翳之後封爲秦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則伯翳非伯益矣水經注（卷十九）偃師九山有百蟲將軍顯靈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隤敳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也（原注黃度文叔書說益即隤敳本於此　閻按伯益即伯翳辨非二人莫妙於金仁山前編王氏與仁山同時居亦近或未及見其論著乎　全云金仁山之言亦未確　集證金仁山通鑑前編曰伯益即伯翳秦聲以入爲去故謂益爲翳也字有四聲古多轉用如益之爲翳契之爲偰皋之爲咎君牙之爲君[illegible]也此古聲之通用也有同音而異文者如陶之爲繇垂之爲倕鯀之爲鮌陸之爲傿紂之爲受冏之爲臩是也此古字之通用也

太史公見書孟子之言益也則五帝本紀言益見秦紀之爲翳也則秦本紀從翳蓋疑而未決也疑而未決故於陳杞世家之末又言垂益夔龍不知所封則遂謬矣胡不合二書而思之乎夫秦紀不燒太史公所據以紀秦者也秦紀所謂佐禹治水豈非書所謂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者乎所謂馴服鳥獸豈非書所謂若作朕虞若予上下鳥獸者乎其事同其聲同而獨以二書字異乃析一人而二之可謂誤矣唐虞功臣獨四岳不名耳而姜姓則見於書傳甚明也其餘未有無名者夫豈別有伯翳其功如此而反不見於書又豈有馴服鳥獸者孰加於伯益雖朱虎熊羆亦以類見果又伯翳才績如此而書反不及乎夫以伯翳不得爲伯益則卨不得爲契咎繇不得爲皐陶倕不得爲垂鮌不得爲鯀他如仲灊不得爲仲虺受不得爲紂弃不得爲稷君雅不得爲君牙乎史記本紀世家及總敘之謬如此者多而羅氏路史因之直以益翳爲二人又以伯翳爲皐陶之子則嬴郾李三姓無據矣且楚人滅六之時秦方盛於西徐延於東趙基於晉使伯翳果皐陶之子臧文仲安得云皐陶不祀乎又以益爲高陽氏之才子隤敳至夏啟時則二百有餘歲矣夫堯老而舜攝舜耄期而薦禹豈有禹且老而薦二百歲之益以爲身後之計乎其非事實不可以不辨○元圻案漢書地理志秦之先曰柏益出自帝顓頊堯時佐禹治水爲舜朕虞養育鳥獸賜姓嬴氏歷夏殷爲諸侯古今人表列隤敳和益於上中而不列柏翳足以證金氏之說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七水經注四十卷水經舊題漢桑欽撰然說以書中地理資三國時人其注則後魏酈道元作　書錄解題二書說七卷禮部尚書會稽黃度文叔撰度篤學窮經老而不倦

鄭語史伯曰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注謂四岳之族大戴禮誥志篇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原注史記歷書引之而其文小異虞夏之歷爲昔自在古歷百草權輿瑞雉無釋爲百草奮興秭鳺先滜）（閻按尙書伯夷典舜三禮未聞佐堯且齊四岳之後茲又以爲伯夷後將齊有二祖乎　全云四岳旣爲伯夷之族則非二祖也閻說何憒憒　方樸山云愚按呂刑有言皇帝孔傳皆云帝堯康成以皇帝哀矜爲說顓頊皇帝清問乃說堯事未有指爲舜者指爲舜者自蔡氏一家言耳孔傳於乃命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一節直注云堯命三君正與國語脗合邱考之不詳○元圻案林少穎尙書全解伯夷臣名其氏族則不可知先儒引鄭語云姜伯夷之後此說不可信且國語旣以姜姓爲四岳之後矣而又以爲伯夷之後其說自相戾牽合遂謂卽四岳且經云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豈四岳以是自薦也揆之人情決不如此閻氏此注蓋本於此誥志篇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幽雌雄也雌雄迭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虞夏之歷建正于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權輿瑞雉無釋史記歷書昔自在古歷建正作于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奮興秭鳺先滜物乃歲具生於東次順四時卒于冬分時雞三號卒明撫十二節卒於丑日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者雌雄也雌雄代興而順至正之統也與大戴之文不同）

呂氏春秋（察傳篇）云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爲樂正（原注呂刑乃命重黎卽羲和也楚語堯育重黎之後重黎舉夔見於此　方樸山云先儒謂重黎卽羲和卽四岳則呂氏春秋所云重黎舉夔卽四岳舉夔耳○元圻案堯典正義曰與世重黎號同人別顓頊命重司天黎司地羲氏掌天和氏掌地其實重黎羲和通掌之也又孔傳曰四岳卽上羲和之四子）

漢董賢冊文言允執其中蕭咸謂此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班固筆之於史矣而固紀竇憲之功曰納于大麓惟清緝熙其諛甚於董賢之冊當憲氣燄方張有議欲拜之伏稱萬歲者微韓稜正色則無君之惡肆矣此固所以文姦言而無忌憚也倪正父駁昆命元龜之制有以也夫（閻按昆命元龜乃史彌遠拜右相制詞倪思時知福州讀之駭歎以爲用舜禹揖遜文請貼改　何云倪語非也蓋子瞻富公神道碑有重華協明之語亦將以爲非歟　方樸山云以此爲防後世猶

有來宗道祭崔呈秀之母稱在天之靈者　全云重華協明尙是泛言其德昆命則異倣矣且觀人當於其素富公君子也蘇公亦君子也其行文本無他意無可致疑者寶慶大臣卽不至萌無君之心而許之者不異班固之於竇憲矣時草制者爲陳晦又史氏之私人也何氏以倪語爲非强爲之辨豈知深寧於此固有深概也夫又云宋初趙中令制詞亦有此語陳晦援以細倪思之說以史氏之勢而倪敢論之其直節自不可沒○元圻案漢書佞幸傳董賢爲大司馬衛將軍冊曰建爾于公以爲漢輔往悉爾心匡正庶事允執其中蕭咸望之子也賢父恭欲與結昏姻咸曰董公大司馬冊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耶　後漢書竇憲傳憲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大破之降者二十餘萬人憲乘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功德令班固作銘　文選班孟堅封燕然山銘序云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明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　後漢書韓稜傳帝西祠園陵詔憲與車駕會長安憲至尙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韓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　宋周密齊東野語曰嘉定初元史忠定彌遠拜右丞相麻翰林權直陳晦之筆也有云昆命元龜使宅百揆之語時倪文節思知福州卽具申朝謂昆命元龜此乃舜禹揖遜之語見於大禹謨非僞書也據漢書董賢冊文云允執其中蕭咸謂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今昆命元龜與允執其中何異竊見曩之詞臣以聖之淸聖之和褒寵韓侂胄以有文事有武備褒聖蘇師旦然亦未敢用人臣不當用之語乞行鐫責時陳晦已除侍御史遂其奏之其詞內云茲方疑於論相顧無異於象賢昆命元龜使宅百揆此蓋演遂陛下卜相之意甚明而思乃以爲人臣不當用之語臣觀尙書所稱師

錫帝曰虞舜與乃言底可績者其上下文顯是揖遜授受之語而孫近行趙鼎制曰寬由師錫之公陳誅行洪适制云用符師錫之公陳誠之行沈該制云言皆可績僉曰汝諧從大禹謨之文今以本朝宰相制詞考之呂夷簡制曰或形求方獲或枚卜乃從富弼制曰遂膺枚卜實契具瞻王欽若制曰爾堂廉位亞蓍龜協謀曾公亮制曰拂龜而見兆端展而定制藉用師言之錫進呂台路之元陳執中制曰考蓍龜而惟茂質枚卜以僉同趙鼎制曰龜弗克違既驗詢謀之協陳康伯制曰尚於僉言斷自朕志無非用大禹謨此一段中語此類甚多不敢盡述唐人作韋見素相制曰爾惟不矜朕志先定本朝蘇軾草范純仁詔亦曰蔽自朕志文彥博詔亦曰朕命不再至於歷試諸艱蓋堯舜事軾於呂大防何宗愈詔變用歷試二字然臣不敢援此爲例恐未是命龜的證國初趙普拜相制曰詢于元龜歷選羣后又有甚的切者唐裴度拜相制曰人具爾瞻天方賚予且命元龜爰立作相云云古人與事無大小未嘗不命龜如洪範周禮左傳皆可考也今思乃以董賢冊文爲比以至上同之漢哀云云繼得旨閣臣援證明白無非可待倪思輕傳朝廷肆言誣罔可待降兩官其後文節作辨析一狀甚詳　顏氏家訓文章篇蔡邕楊秉碑云統大麓之重潘尼贈盧景宣詩云九五思飛龍孫楚王驃騎誄云奄忽登遐陸機父誄云億兆宅心敦敘百揆姊誄云俔天之和今爲此言則朝廷之罪人也　倪思字正甫湖州人謚文節宋史有傳

五行大禹謨以相克爲次洪範以生數爲次（案此大禹謨正義之文）

五德鄒衍以相勝爲義劉向以相生爲義（此唐封演聞見錄之說續）

博物志說同○元圻案丁氏六經大文編引馬氏曰水火木金土天地生五行之序也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之序也水火金木土五行相尅之序也天地之生五行也以數其相生也以氣其相尅也以形　漢書郊祀志自齊威宣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注如淳曰今其書有五德終始五德各以所勝爲行秦謂周爲火德滅火者水故自謂水德又贊曰孝武之世兒寬司馬遷等從臣誼之言服色度數遂順黃德彼以五德之傳從所不勝秦在水德故謂漢據土而克之劉向父子以爲帝出乎震故包犧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傳子自神農黃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

柔而立無立爲懦柔惠且直（大雅崧高）不直爲諂柔嘉惟則（大雅烝民）失其則非嘉也（何云亦是字說而較吉字一條爲勝○元圻案呂氏讀詩記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爲弱不得謂之柔嘉矣）

賈誼書君道篇引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此逸書也（元圻案賈誼書注見一卷第三頁）

禹貢釋文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隋唐志無此書太平御覽（一百五十七）引太一式占周公城名錄有此三句夾漈通志藝文略周公城名錄一卷城職字相似恐傳寫之誤（原注世說注云推周公城錄冶城宜是金陵本里抱朴子內篇登涉引周公城名錄　集證曰原注所引當是世說言語門王右軍謝太傅登冶城注今刪　抱朴子內篇登涉引城名錄曰天下分野災之所及可避不可禳居宅亦然山岳亦爾也）

大傳一曰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注謂四章皆歌禹之功所謂九德惟敘九德之歌於此猶可攷（集證曰金仁山通鑑前編尚書虞夏傳云惟十有四祀還歸二年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按此九功之歌也大訓大化其三事之歌與九功之歌舊矣禹言於帝比音而樂之後世守之以爲禹樂騷所謂啟九辯與九歌是也周官九德之歌九部之舞以享人鬼兼用虞夏之樂而說者以九歌爲部樂誤矣）

說文（日部旻字下）引虞書曰仁閔覆下（何本作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蓋虞書說也（元圻案詩王風黍離毛傳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疏曰以經傳言天其號不一故因蒼天而總釋之當有成文不知出何書又曰元之間也秋氣或生或殺故以旻下言之　王筠句讀亦作仁覆閔下故何本從之然王氏既引說文則當從說文今從閩本）

豫州滎波既豬古文云滎嶓既都職方氏豫州其浸波溠鄭注云波讀爲播禹貢曰滎播既都賈公彥疏云禹貢有播水無波然則漢唐書本皆作滎播也（原注史記夏本紀作播音波　全云波水出霍陽見水經汝水篇○元圻案禹貢孔傳曰滎澤波水已成遏豬正義曰沇水入河而溢爲滎滎是澤名洪水之時此澤水大動成波浪鄭云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馬鄭王本皆作滎播孔氏以滎波爲一水　蔡氏書集傳曰周職方豫州其川滎雒其浸波溠爾雅云水自洛出爲波山海經曰婁涿之山波水出其陰北流注於穀孔氏以爲一水非也　書錄解題二周禮疏五十卷唐賈公彥撰廣川藏書志云公彥此疏據陳邵異同評及沈重義疏爲之）

史記（夏本紀）引禹貢二百里任國（原注書男邦孔註男任也任王者事音壬）王莽封王氏女皆爲任（原注註任充也男服之義男亦任也）男任二字蓋通用（元圻案惠氏九經古義曰

（白虎通引書云侯甸任衞作國伯今酒誥作男古男與南通皆訓爲任外傳周語曰鄭伯南也先鄭司農注云南謂子男左傳昭十三年子產曰鄭伯男也賈侍中云男當爲南謂南面之君王肅家語亦載子產語云男南古字通用白虎通又云南之爲言任也今文尚書皆以任爲南太史公以詁訓易經文故亦爲任　大戴禮本命篇蔡邕獨斷皆曰男者任也禮記王制正義引春秋元命包男者任也任功立業也尚書大傳南方者何也任方也任方者物之方任是男任南三字轉相爲訓也）

揚州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東坡書傳云吳王夫差闕溝通水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則無之愚按吳之通水有二焉左氏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原注註云今廣陵韓江）此自江入淮之道也吳語夫差起師北征闕爲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左氏傳哀十三年會黃池（原注註云陳留封邱縣南有黃亭近濟水）此自淮入汴之道也（閻按此句從初刊本增補○元圻案禹貢孔傳曰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　韓江今本左傳杜注作邗江　宋樂史寰宇記一開封府封邱縣黃池在西南七里東南三里按春秋哀公十三年會晉侯吳子於黃池吳晉爭長又一百二十三揚州江都縣合瀆渠在縣東二里本吳掘邗溝以通江淮之水路昔吳王夫差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邗江亦曰邗溝自江東北入射陽湖今謂之山陽瀆　東坡書傳十三卷晁氏讀書志曰熙寧以後專用王氏之說進退多士此書駁異其說爲多）

百川東注弱水獨西故洪範弱爲六極弱與柔異柔如漢文帝弱如元帝（全云亦不因其獨西而爲極○元圻案弱水既西正義衆水皆東此水獨西　蔡氏書傳柳子厚曰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名曰弱地志云在張掖郡刪丹縣　林氏尚書全解引王安石曰柔者小人之剛也弱者小人之柔也　漢書文帝紀贊曰南越尉佗自立爲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又元帝紀贊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過九江至于東陵曾彥和（全云曾旼）謂東陵今之巴陵余按史記（禹本紀）正義岳州有巴陵蓋是東陵曾說本此（元圻案宋毛晃禹貢指南曰胡秘監旦晁參政說之皆以九江爲洞庭以巴陵爲東陵水經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江水又東逕北會于彭蠡澤又曰江水又東左得青林口即水出廬江之東陵鄉江夏有西陵縣故此言東一說巴陵與夷陵相爲東西夷陵一日西陵則巴陵爲東陵可知　宋史藝文志曾旼等尚書義三十卷今　四庫書不著於錄　朱子曰曾彥和書說精博其解禹貢林少穎吳才老甚取之）

朔南暨爲句下云聲教訖于四海史記註本如此（何云此本之鄭康成○元圻案史記夏本紀集解於朔南暨下引鄭元曰朔北方是以暨字截句也　孔傳以朔南暨聲教爲句疏引鄭元曰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　史記註本如此六字何本作小註今從閻本）

說苑（政理篇）子貢曰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脩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莊子（人間世）謂禹攻有扈國爲虛厲皆與書異楚辭天問云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斃于有扈牧夫牛羊又云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古事茫昧不可考矣呂氏春秋（仲春紀先己篇）曰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不（宋今本呂覽無不字）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修子女不飭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愚謂伐扈戰甘者夏后啟也誤以爲相然其事可以補夏書之闕（何云既非實錄何闕之補○元圻案書序曰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釋文扈音戶有扈國名與夏同姓案京兆鄠縣即有扈之國也　淮南齊俗訓曰有扈氏爲義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高誘註有扈夏啟之庶兄以堯舜與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亡之　墨子明鬼篇曰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大戰于甘　呂氏春秋召類篇曰禹攻曹魏屈驁有扈以行其教　蓋說苑之說所本　朱子楚辭集註曰該恐是啟字季少也斃戰而疲弊也啟少能秉德爲禹所善何有扈不服終疲其力而戰于甘以滅其國廢其後人爲牧豎而後得安其位乎　王逸注啟攻有扈之時親于）

（其將上舉而殺之言有扈將上何以禦敵而喪其命出而無所從乎呂氏春秋先己篇高誘註傳曰啟伐有扈書曰大戰于甘乃命六卿云云畢秋帆沅校勘本載孫氏星衍之言曰如果爲相注不應但據啟事爲証考御覽六十二帝啟事中引此作夏后伯啟乃知今本誤也然困學紀聞亦引作夏后相則南宋本已誤矣盧氏文弨曰伯古多作柏後人疑爲相因幷誤刪啟字　曾子固校上說苑序曰劉向所著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三篇與舊爲十六篇而叙其篇目）

甘誓予則孥戮汝孔傳謂辱及汝子王莽傳作奴顏（師古）注謂戮之以爲奴也泰誓曰囚奴正士豈及子之謂乎（元圻案顏師古匡謬正俗曰商書湯誓云予則奴戮汝孔安國傳云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奴戮權以脅之使勿犯也案孥戮者或以爲奴或加刑戮無有所赦耳此非孥子之孥猶周書泰誓稱囚奴正士亦謂或囚或奴也豈得復言并子俱囚也又班固漢書季布傳云及至困厄奴僇苟活蓋引商書之言以爲折衷矣　元吳氏澄書纂言二謂予則孥戮汝與上文辭意不屬或有脫簡或是下篇湯誓之文重出在此）

蔡邕銘論殷湯有甘誓之勒（元圻案此條疑有闕文或是前說苑子貢曰條小註　太平御覽五百九十蔡邕銘論曰黃帝有巾几之法孔甲有盤杅之誡殷湯有甘誓之勒毚鼎有丕顯之銘）

五子之歌其二章皆述禹之訓（案正義云其一曰皇祖有訓其二曰訓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

蔡氏（集傳）自予視天下以後謂予五子自稱也然予臨兆民之語恐非五子自稱（元圻案蔡傳又以萬姓仇予之予謂指太康林少穎曰陳博士云夫所以致禍者太康也而五子則曰予懷之悲虐民而民仇之者太康也而五子則曰萬姓仇予所宜憂所宜愧皆在太康而五子任之以爲己事者蓋仁人之於兄弟親愛之而已矣有邦則同其安榮失邦則同其危辱其危也可憂其辱也可愧五子之於太康可謂有仁人之心矣此言深得詩人之旨其說亦勝蔡傳）

周語單穆公引夏書曰關石龢鈞王府則有韋昭注云逸書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曰關衡也時未見古文故云逸書左思魏都賦關石之所和均財賦之所底慎蓋亦用韋說李善引賈逵國語註曰關通也

---

孔安國謂金鐵曰石未詳（元圻案均尚書作鈞林氏尚書全解十二五權之法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是鈞與石又五權之最重也關通也和平也關通其石和平其鈞守此法度與天下共守之而不敢失也後之說書者皆從之　朱子攷問諸子書問曰關石和鈞恐只是鈞石之名如周禮量之類曰恐是　釋文序錄曰古文尚書者孔惠之所藏也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之并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博士孔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二世孫受詔爲傳值武帝末巫蠱事起不獲奏上藏之私家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字仲眞汝南人奏上孔傳學徒遂盛　蔡氏集傳曰五子之歌今文無古文有　隋書經籍志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二卷韋昭注　三國志吳韋曜傳曜字宏嗣吳郡雲陽人也孫皓時爲侍中注曜本名昭史爲晉諱改之　李善文選注載臧榮緒晉書曰左思字太沖齊國人少博覽文史作三都賦構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紙筆偶得一句即疏之徵爲秘書賦成張華見而咨嗟都邑豪貴競相傳寫　唐書文藝傳李邕揚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故人號書簏顯慶中累擢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爲文選注敷析淵洽傳其業號文選學）

左氏（昭十年）傳夏有觀扈漢（地理志）東郡有畔觀縣（原注今開德府觀城）楚語士亹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韋昭注謂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水經注（九）亦云太康弟曰五觀愚謂五子述大禹之戒作歌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豈朱均管蔡之比韋氏說非也（元圻案全謝山經史問答二以有扈氏與觀並稱見于春秋內傳以朱均管蔡並稱見于外傳而東郡之縣名畔觀則其不良亦復何說惟是以五觀指爲太康之五弟而因指洛汭之地爲觀則古人亦已疑之厚齋曰五子述大禹之戒仁義之言藹如也豈若世所云乎但厚齋亦但以尚書詰之而即韋鄭之說其自相悖者未盡抉也夫東郡之畔觀非洛汭也觀既爲侯國則五觀者五國乎抑一國乎五國則不聚于一方一國則不可以容五子況五觀據國以逆王命又何須於洛汭之栖栖也是按之地與事而不合者也蓋五觀特國名猶之三朡今以太康之弟適有五而以配之則誣矣然內傳尚無此語外傳始以爲夏殷之姦子夫以追數太康之弟而反曰姦曰畔則必其從羿而後可矣蓋嘗讀續漢書郡國志曰衛故觀國姚姓乃恍然曰畔觀非夏之宗室也而況以爲太康之同母乎是足以轉厚齋之說者也愚謂左傳夏有觀扈杜注止云觀國今頓邱衞縣並不言爲啟子且趙孟舉三苗姺邳徐奄皆指畔國而言見諸侯之向背不常以諷楚之免叔孫耳不應於叛國之中忽雜以姦子今證以全氏之說信矣然外傳以五觀與朱均管蔡並

（言而明曰五王皆有姦子則韋注未可全非也竊謂內傳之觀扈是二國名外傳之五觀是啟子而非作歌以述大禹之戒者也案竹書紀年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於西河武觀以西河畔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則即楚語之五觀也然竹書曰王季子武觀明是一人不得為五或武五聲相近而誤否則以其為季子而以五系之歟書曰母弟則必有不同母者其武觀是歟或武觀是五子之一必承諱之後能率德改行如太甲之悔過也）

史記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索隱云一作俈從先王居故作帝告（元圻案史記正義括地志云今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湯都也　書序俈作告孔傳曰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邱遷故曰從先王居　惠氏九經古義曰告古文誥尚書大傳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此逸書之猶存者索隱據孔氏傳以為帝俈別無所見　案說文言部誥告也告部嚳急告之甚也史記三代世表帝嚳作帝俈玉篇收部亦古文告）

史記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閻按脫勉哉二字）勉哉（二字從何本補）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

湯征豈孔壁逸篇太史公亦見之乎後有補湯征者（何云白居易）蓋未之考（閻按補湯征乃白居易文載尚書古文疏證卷五第七十二條○元圻案白集有補湯征其略曰湯若曰惟葛伯虐於民侵於神惟社稷宗廟罔克尊奉暨山川鬼神亦罔禋祀予畀厥牛羊乃既於粢食予依厥孩槁乃困於仇餉予發於祀神震怒肆於虐民離心頃繩契以降賢於有代神怒民叛而不顛躋者罔我攸聞小子履以涼德欽奉天威肇征有葛咨爾有眾克濟厥功　金仁山曰史載湯征之辭不類蓋非湯征之舊也）

辰弗集于房大衍歷議云新歷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見唐書歷志）按皇極經世二十仲康元年壬戌征羲和五年丙寅與歷不同（閻按以授時時憲二歷推算仲康即位歲在壬戌乃五月丁亥朔日食非季秋月朔也食在東井亦非房宿在位十三年中惟四年九月壬辰朔日有食之亦與經文肇位四海不合且食在氐末度亦非房宿總之此出魏晉間晚出書允征篇○元圻案允征篇孔傳曰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食可知　通鑑前編按虞劇以季秋日食為仲康元年而唐傅仁均等新歷以為仲康五年癸巳之歲九月庚戌朔日食在房二度夫以歷術求之則晉歷殷歷周歷己自不同憑此以求豈無抵忤故以歷紀之經世紀年夏殷之年盈縮者二十有八歲焉蓋歷家之說有歲差之法久近各殊新歷以五十一年而差一度虞劇以百八十有六年而差一度盈縮之原其大致蓋由於此今從新歷則仲康五年歲非癸巳從虞劇則合於經世之年且以經言之則五年之說於經不同而元年之說於經肇位之義為合今從之以辰弗集房繫於元年之下　書錄解題易類皇極經世十二卷處士河南邵雍堯夫撰　唐書藝文志僧一行開元大衍歷一卷又歷議十卷）

君子之去畱國之存亡繫焉故夏書終於汝鳩汝方商書終於微子（全云深寧於德祐之末抗疏即出國門其亦有感而言此乎○元圻案書序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孔傳鳩方二人湯賢臣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　宋羅泌路史曰商書終於微子之命而夏書終於汝鳩汝方言賢人君子之去就社稷存亡之所繫也　謝枋得詩傳注疏白駒篇說曰夏書終于汝鳩汝方商書終于微子賢人盡去則宗社隨之此詩人之所憂也）

湯誓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孔安國以為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者權以脅之使勿犯（案與甘誓傳異）

酒誥予其殺安國以為擇罪重者而殺之呂居仁（全云呂文靖公本中字居仁好問之子）謂安國能明聖人未盡之意實有大功於聖人者（元圻案文靖乃呂東萊謚全注誤　案宋史呂本中謚文清全氏係筆誤）

鄭康成注禹貢九河云齊桓公塞之同為一詩（周頌般之篇）正義云不知所出何書愚按書（禹貢）正義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閼八流以自廣鄭蓋據此文（案此九河既道正義文）九峯蔡氏（書集傳）曰曲防齊之所禁塞河非桓公所為也（閻按尚書中候亦云齊桓之霸遏八流以自廣蔡傳謂非桓公之所為亦是尊好辭頭其實葵邱五命特以約束諸侯弱自紀者多矣奚有于河○元圻案水經河水又東北過黎陽縣南注引鄭康成曰齊桓霸世塞廣川居同為一河其文稍異）

鄭康成書注間見於疏義如作服十二章州十二師

孔注皆所不及（元圻案林氏尚書全解曰十二章說者不同當以鄭氏之說爲正其說以爲華蟲雉也宗彝虎蜼也粉米白米也絺讀爲黹紩也謂以爲繪紩以爲繡畫與紩皆有六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此六章者畫以爲繪施之於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章者紩以爲繡施之於裳此有虞氏之十二章也大勝孔氏之說蓋孔氏之說其失有二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爲句而曰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爲飾據此經云予欲觀古人之象而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汝明結之於後則是此言專爲作服而云畫登於其中雜入宗廟之彝尊者誤此其失一也又曰絺葛之精者凡葛非可絺之物自古未聞有以爲裳者孔氏云暑月則染絺爲繡而繡之以爲祭服豈暑月染葛爲服而冬月則弃而不用耶此其失二也又以華蟲爲二物粉米爲二物其說考之制度皆齟齬而不合不若鄭氏之說爲善又曰州十有二師者孔鄭之說不同孔氏以爲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薛氏云大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爲師此蓋兵制也禹之治水豈故用此師也蓋以是知孔氏之說爲不可用鄭氏云每州立十二諸侯爲之師以佐牧也此則正與下文外薄四海咸建五長相應其說爲長王氏此條蓋從林說今案少頡之說尙有未盡核者孔氏所數十二章與鄭不同者惟宗彝粉米耳孔以宗彝爲宗廟彝尊故分粉米爲二物以足十二章之數至於華蟲孔傳云華象草華蟲雉也正義云草木雖皆有華而草華爲美故云華象草華蟲雉也雉五色象草華也據正義之文孔特以草華象雉之文采耳若孔氏既以華蟲爲二物又以粉米爲二物則十三章矣）

呂氏春秋（有始覽諭大篇）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聖（今本呂覽無乃聖字）乃神乃武乃文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又（恃君覽驕恣篇）曰仲虺有言曰諸侯之德能自爲取師者王能自爲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已者亡又（孝行覽）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愼大覽）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其外異如此（元圻案宋洪邁容齋四筆五呂氏春秋諭大篇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又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高誘注皆曰逸書也廟者鬼神之所在五世久遠故於其所觀魅物之怪異也予謂呂不韋作書時秦未有詩書之禁何因所引訛謬如此高誘注文怪異之說一何不典之甚耶又孝行覽亦引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今安得有此文亦與孝經不合又引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注云周書周文公所作尤妄也又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爲舜作詩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爲子產答叔向之詩不知是時國風雅頌何所定也甯戚飯牛歌高誘注全引碩鼠三章尤爲可笑　荀子堯問篇云其在中蘬之言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又與呂覽不同　又容齋續筆十一唐楊倞注荀子乃元和十三年然臣道篇所引書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注以爲伊訓篇今元無此語致士篇所引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惟曰未有順事注以爲康誥而不言其有不同）

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皆見於商書（案朱竹垞曰四篇皆古文）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也（以上五句引魯語閔馬父之言）亦見於商頌孔子之傳有自來矣（何云必以孔子爲出於家學者眞宏詞人語　方樸山云契爲司徒敬以人倫故言教者商爲備○元圻案眞西山曰虞書好生之德安民則惠即仁也而未有仁之名至是而名始著又曰開萬世性學之源自成湯始又曰敬仁誠並言始見於此三者堯舜禹之正傳也又曰學之一字前此未經見也高宗與說始言之遂開萬古聖學之源　朱子曰經籍古人言學字自說命始有　呂成公雜說云孫弟最切便是堯之允恭舜之溫恭禹湯文武皆然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傳曰古先聖王之傳恭如此言古而曰在昔言人而曰先民傳恭二字最好如堯以是傳之舜）

孟子云伊尹萊朱注萊朱亦湯賢臣一曰仲虺是也

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爲湯左相是則伊尹爲右相（趙岐孟子注）唐宰相世系表仲虺爲湯左相臣扈祖己皆其冑裔也（原注未詳所據　全云原注闕字是正文　案謹按唐書宰相世系表黃帝孫顓頊少子陽封于任十二世孫奚仲爲夏車正禹封爲薛侯奚仲遷于邳十二世孫仲虺復居薛爲湯左相臣扈祖己皆其冑裔也）

孔安國謂湯始改正朔鄭康成謂自古改正朔葉少蘊云甘誓已言三正則子丑寅迭以爲正者尙矣（原注見夏正　林少穎謂革正之事古未嘗有蓋始於湯而武王用之○元圻案舜典正月上日正義曰鄭康成以爲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曰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故以異文先儒王肅等以爲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爲正此篇二文不同史異文耳孔意亦然　春秋隱元年正義曰鄭康成依據緯候以正朔三而改自古皆相變如孔安國以自古皆用建寅爲正唯殷革夏正而用建丑周革殷命而用建子杜無明說未知所從　英華四百六十三武后改正朔制曰伏羲高陽有周皆以建子之月爲正神農少昊陶唐有殷皆以建丑之月爲正軒轅高辛夏后漢氏皆以建寅之月爲正今推三統之正國家得天統當以建子之月爲正宜以永昌元年十有一月爲載初元年正

（月十有二月改殷月來年正月改爲一月　書錄解題石林書傳十卷尚書左丞吳郡葉夢得少蘊撰　四庫全書不著於錄蓋已佚林少穎之說見尚書全解十六）

漢律歷志引伊訓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說者謂祀先王於方明朱文公（語類）曰方當作乃郎所謂乃明言烈祖之成德（閻按此亦有辨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一第六條○元圻案律歷志下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注如淳曰覲禮諸侯覲天子爲壇十有二尋加方明于其上　儀禮覲禮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鄭注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上下四方之神者所謂神明也會同而盟神明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

鄭康成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見盤庚正義）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中篇下篇是盤庚爲君時事正義以爲謬妄書稗傳云鄭大儒必有所據而言（全云康成時亦有無據之言○元圻案盤庚序正義曰此以君名名篇必是爲君時事而鄭元以爲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何得專輒謬妄也　全仁山亦曰鄭氏當必有據至謂上篇作於陽甲之世則誤耳　殷本紀云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又與康成說異）

書序祖乙圮于耿孔氏注云圮于相遷于耿（案正義曰河亶甲居相祖乙即亶甲之子故以爲圮于相地乃遷都於耿　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殷本紀謂祖乙遷于邢（索隱云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皇極經世（十二）祖乙踐位圮于耿徙居邢蓋從史記（據此則索隱邢音耿之說非）以書序考之孔氏以圮于耿爲圮于相恐未通蘇氏書傳（全云坡公作）云祖乙圮于耿盤庚不得不遷以經世紀年考之祖乙以乙未踐位後有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而後盤庚立（原注祖乙曾孫　○史記殷本紀祖辛是祖乙之子沃甲是祖辛之弟祖丁是祖辛之子南庚是沃甲之子陽甲盤庚俱祖丁之子雖傳七君實止四代故盤庚是祖乙曾孫）盤庚之立以己亥自祖乙踐位至此一百二十五年若謂民蕩析離居因耿之圮不應如是之久也當闕所疑（元圻案書序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孔傳圮于相遷于耿正義曰古人之言雖尚要約皆使言足其文令人曉解若圮于相遷居于耿經言圮于耿太不辭乎且亶甲居于相祖乙居耿今爲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于耿耳非毀乃遷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亳囂相耿四處而已知此既毀于耿更遷一處又自彼處而遷于殷耳殷本紀云祖乙遷于邢馬遷所爲說耳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者蓋祖乙圮于耿遷于奄盤庚自奄遷于殷亳殷囂相耿與此奄五邦者此蓋不經之書未可依信也　林氏尚書全解十八案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是自湯至於盤庚之遷併而數之方及五遷今此言不常厥邑於今五邦則是盤庚之前所遷者既有五邦矣攷之前序但有亳囂相耿之四邦若併數盤庚之遷以爲五邦則不推其文勢不應如此而又所遷者乃復歸于亳謂之五遷則可謂之五邦則不可故太史公謂祖乙遷于邢而汲冢紀年亦謂祖乙遷于奄此皆與文相戾不可爲據意仲丁至于盤庚更有一遷而史家失之　惠案釋文曰馬云五邦謂商邱亳囂相耿也五邦係商邱數之亦足以備一解而康成謂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亦與序文祖乙圮于耿合　皇極經世十二乙未商王河亶甲崩子祖乙踐位圮于耿徙居邢巫賢爲相甲寅祖乙崩子祖辛踐位庚午祖辛崩弟沃甲立乙未沃甲崩國亂兄祖丁立丁卯祖丁崩國亂沃甲之子南庚立癸巳南庚崩國亂祖丁之子陽甲立諸侯不朝己亥陽甲崩弟盤庚立五遷復歸于亳改號曰殷史記以祖丁爲祖辛之子經世紀年以祖丁爲沃甲之兄則與祖辛爲兄弟世次不合）

盤庚之遷也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消息盈虛之運哲王其知之矣唐宋朴議遷都以觀天地興衰爲言謂關中文物奢侈皆極焉已盛而衰難可與也（何本作矣）而以襄鄧爲建都極選陳同父上書孝廟亦謂錢塘山川之氣發泄無餘而以荊襄爲進取之機其言與朴畧同朴不足道也豈亦有聞於氣運之說乎（何云陳同甫而用亦宋朴矣　李尋亦有此議其後光武果都洛陽　此等議論非不歷歷可聽然如畫餅之不可啖也）

（宏辭人華而不實尚新奇大約類此　全云李尋無此議乃翼奉也何氏誤又云唐經黃巢朱攻之亂安得尚有奢侈文物朱朴之言華言耳其時趙匡凝在襄陽貢賦於諸道中爲恭順故昭宗常欲往依之朱朴特逢迎而爲此說非有關於氣運也襄鄧之可都則昔人常言之卽宋初李忠定亦建此議不止同甫也又云陳亮無實際其始有不見曾覿之勇可謂賢矣然而垂老試策遂言不必一月四朝以爲京邑之美觀附和光宗不朝重華之惡則喪其生平矣使其見用直是朱朴何氏之言諒哉○元圻案唐書朱朴傳朴襄州襄陽人以三史舉上書言當世事議遷都曰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中文物資貲奢侈僭偽皆極焉襄鄧形勝之地沃衍之墟此建都之極選不報朴爲人木彊無他能所善方士許巖士得幸言朴有經濟才擢左諫議同平章事人人大驚　宋范晞文對牀夜話云龍川陳氏亮字同甫天下士也奏書孝宗謂錢塘一隅本不足以容萬乘鎭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發泄無餘請移都建業且建行宮于武昌以用荊襄以制中原上疏其議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宰臣王淮沮之不復召見）

大傳二　引盤庚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皆古文所無

論語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安國注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疏云尚書湯誓無

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惟墨子引湯誓其辭與此正同（閻按辨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二第十九條○元圻案墨子兼愛下篇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于上天后日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案墨子引湯曰無誓字且其文曰今天大旱下云不憚以身爲犧牲是湯禱雨之辭非誓衆之辭矣惟國語內史過引湯誓云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其辭相類孔氏遂併以墨子爲引湯誓與　孔安國論語注漢書不著錄隋志云有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出章句頗省與齊論不異唯分子張爲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孔安國爲之傳然亦不著於錄釋文序錄曰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氏鄭康成陳羣王肅周生烈之說并下已意爲集解此條所引孔註卽集解所載也）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漢昭烈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蓋得此意（元圻案三國志蜀先主傳章武三年夏四月癸巳先主殂於永安宮諡曰昭烈皇帝注云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敕後主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雜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夭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爲念射君到說丞相歎卿智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効之）

桑穀之祥大戊問伊陟韓詩外傳以爲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閻按呂氏春秋亦同）湯問伊尹誤也漢五行志劉向以爲殷道旣衰高宗承敝而起怠於政事故桑穀之異見又誤也書大傳謂武丁之時先王道虧刑罰犯桑穀俱生于朝武丁問諸祖已劉向蓋襲大傳之誤（閻按說苑記於太戊世又記於武丁世○元圻案書序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孔傳伊陟伊尹子太戊沃丁弟之子祥妖怪二本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罰贊告也巫咸臣名皆亡　韓詩外傳三有殷之時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曰何物也對曰穀樹也穀之出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廷殆不吉也臣聞妖者禍之先祥者福之先見妖而爲善卽禍不至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臻湯乃齋戒靜處夙興夜寐弔死問疾赦過振窮七日而穀亡　漢書五行志下書序曰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劉向以爲殷道旣衰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旣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師古注曰據今尚書及諸傳記桑穀自大戊時生涼陰乃高宗之事而

此云桑穀卽高宗時出其說與尚書大傳不同未詳其義也　呂氏春秋記湯事見仲夏紀制樂篇其辭與韓詩外傳略同惟伊尹曰爲卜者曰耳說苑記大戊事見君道篇又記武丁事曰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又敬愼篇引孔子曰昔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云云與大傳略同　書大傳高宗之訓湯之後武丁之前王道不振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不能言也問諸祖已曰桑穀野草也野草生于朝亡乎武丁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禮諸侯重譯來朝者六國案今本無先王道虧刑法犯七字而說苑有之厚齋或誤記爲大傳歟）

說築傅巖之野吳氏禆傳蔡氏集傳以築爲居愚按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閒當從古注（原注傅巖在陝州平陸縣北七○元圻案孔傳曰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　史記殷本紀說爲胥靡築於傅險正義曰地理志傅險卽傅說版築所隱之處所名聖人窟在今陝州河北縣北七里卽虞虢之界又有傅說祠　墨子傅說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說苑雜言篇傅說負壤土釋版築而立佐天子　後漢書張衡傳委輦築而據文軒注謂傅說也崔駰傳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皆與孟子合　通志殷紀按築者築室也依巖築室其隱者與懷才抱道應時而起非徒役也吳氏蔡氏之說蓋本於漁仲

一第一一5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　版

魯語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孔叢子（論書篇）引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蓋逸書也（閻按孔叢子眞僞書朱子所謂白撰出所引書乃襲展禽語耳○元圻案史記殷本紀契子昭明昭明子相土相土子昌若昌若子曹圉曹圉子冥冥子振振子微索隱皇甫謐曰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生子以日名自微始　竹書紀年武丁十二年報上甲微　四庫全書目錄子部孔叢子三卷舊本題陳勝博士孔鮒撰凡二十一篇末爲連叢子上下二篇題孔臧撰皆依託也然隋志著錄其來已久）

學立志而後成遜志而後得立志剛也遜志柔也

西伯戡黎孔注云文王貌雖事紂內秉王心豈知文王之心哉文王之德之純心與貌異乎（全云司馬遷嘗問尚書於孔安國西伯陰行善事之說蓋本於此○元圻案林少頴曰文王之所以爲至德者惟其未嘗有欲王之心也使其內秉王心而陽率諸侯以事紂則其與曹操司馬懿果何以異哉　孔傳云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內秉王心孔疏云貌雖事紂內秉王心此條所引乃唐孔氏語孔注當作孔疏　宋薛氏季宣書古文訓曰西伯武王也傳說以爲文王說苑膠鬲謂武王爲西伯武王亦嘗爲商伯也書序殷始咎周周人乘黎蓋商人咎周之不伐紂故武王有乘黎之舉泰誓觀政之語謂乘黎也詩稱密人不共敢拒大邦侵阮徂共故文王侵自阮疆以伐崇之事而無戡黎之說書次微子於戡黎之後戡黎之事有始咎周之語紂既可伐則非文王時矣呂東萊王文叔書說亦以西伯爲武王）

西伯旣戡黎祖伊恐商都朝歌黎在上黨壺關乃河朔險要之地朝歌之西境密邇王畿黎亡則商震矣故武王渡孟津莫之或禦周以商墟封衛狄人迫逐黎侯衛爲方伯連率不能救而式微旄邱之詩作脣亡齒寒衛終爲狄所滅衛之亡猶商之亡也秦拔上黨而韓趙危唐平澤潞而三鎮服形勢其可忽哉（全云只是知平原君之受馮亭非利令智昏也太史公以成敗論人耳長平之敗在易帥然非平原之過○元圻案西伯戡黎正義曰黎國漢之上黨郡壺關所治黎亭是也紂都朝歌王圻千里黎在朝歌之西　詩序式微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旄邱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春秋閔公二年十有二月狄入衛　史記白起列傳昭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爲三王齕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　唐書李德裕傳澤潞劉從諫死其從子稹擅留事以邀節度德裕曰澤潞內地非河朔比捨而不討無以示四方請使近臣明告以澤潞命帥不得視三鎮今欲誅稹其各以兵會乃以李回持節諭王元逵何弘敬皆聽命　通鑑唐紀武宗會昌三年秋七月上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鎮魏早平澤潞李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櫜鞬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

泰誓古文作大誓孔氏注大會以誓衆晁氏曰開元間衛包定今文始作泰或以交泰爲說眞燕書哉（原注或說謂漸遜以泰爲否泰之泰紂時上下不交天下無邦武王大會諸侯往伐以傾紂之否非經意也）大誓與大誥同（原注音泰者非○元圻案林少頴曰篇名用否泰之泰未必是古文如此或意其出於唐天寶中一時之所定也　惠氏九經古義曰顧彪古文尚書義疏云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太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彪字仲文隋煬帝時爲祕書學士當時已改爲泰非始於衛包　案正義曰經云大會于孟津知名曰泰誓者其大會以誓衆也是初唐時亦作泰　經義考晁氏公武尚書訓詁傳宋志四十六卷佚）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安國注論語言雖有管蔡爲

周親不如箕子微子之仁人與注尚書異（原注尚書傳云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朱文公集註從尚書傳　閻按此亦見古文尚書疏證第二卷第十九條）

論語釋文予有亂十人（下云本或作亂臣十人非）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亂十人（閻按今左傳有臣字○案昭公二十四年萇宏引大誓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亦有臣字）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理婦人蓋邑姜也（閩本無也字）然本無臣字舊說不必改（元圻案泰誓中正義曰論語引此云予有亂臣十人而孔子論之有一婦人焉故先儒鄭玄等皆以十人爲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也　劉原父七經小傳曰子無臣母之理或云古文無臣字如此則不成文武王即位已八十餘未知文母猶存否以義推之蓋邑姜必非文母　朱子論語注蔡氏尚書傳皆從劉原父之說林少頴曰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理誠是也而以邑姜爲亂臣亦恐此理不然然孔子所謂婦人者世既久遠蓋不可必其爲何人矣蓋經無明文闕其所疑可也　陽湖趙氏翼陔餘叢考四北史齊后妃傳論神武肇興齊業武明追蹤周亂武明即神武妻婁氏也則以亂臣爲邑姜唐人已有此解）

左氏（僖公五年）傳云太伯不從楚辭天問云叔旦不嘉與夷

齊之心一也此武所以未盡善（元圻案楚辭天問到擊紂躬叔旦不嘉王逸注云旦周公名也嘉善也言武王始至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到皆曰紂可伐也白魚入于王舟羣臣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故曰叔旦不嘉也洪興祖補注云武王東伐至於河上雨甚雷疾周公旦進曰天不祐周矣意者吾君德行未備百姓疾怨耶故天降吾災請還師太公曰不可天對云頭紂黃鉞旦孰喜之余謂武王之事太公佐之伯夷諫之佐之者以救天下之溺諫之者以懲萬世之亂武未盡善叔旦不嘉其意一也　天對柳子厚作）武成式商容閭正義引帝王世紀（金云皇甫謐作）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案世紀文臨衆下有仁惡而嚴是以六字王氏引從正義脫文悉補入）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愚按韓詩外傳二云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爲天子欲以爲三公商容辭曰吾嘗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史記（樂毅列傳）燕王遺樂閒書曰紂之時商容不達身祗辱焉以冀其變樂記釋箕子之囚使之

行商容而復其位鄭注乃謂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蓋康成不見古文武成故以容爲禮樂張良云武王入殷表商容閭（語見史記留侯世家）史記周紀云表商容之閭皆與書合（元圻案全謝山經史問答二問商容之言行孔叢引帝王世紀一條是其官歷孫引韓詩外傳一條是其行然世紀似可信外傳似不可信答者蓋去取之辭也夫商容仕於殷朝而欲伐紂是何異助桀止於愚又謂不爭而隱是無勇蓋七國荒唐之徒所爲說故早已見於燕王貽樂閒書中要之不足信商容不仕於周自是伯夷一流韓嬰之言適以汙之厚齋先生亦不審耳孔疏但引世紀正有斟酌也　樂記正義曰容爲禮樂故云視商禮樂之官知容爲禮樂者漢書儒林傳云孝文時徐生善爲容是善禮樂者謂之容也而武成篇云式商容閭則商容人名鄭不見古文故爲禮樂也　愚案康成雖不見古文而大傳其所注也伏生明云表商容之閭不應於注禮有異鄭以箕子爲周陳洪範而商容則但云式閭表閭蓋高蹈遠引武王不得而使之也故隨文爲義正義前一說得之　晉書皇甫謐傳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爲務自號元晏先生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等傳元晏春秋）

顏師古刊謬正俗云武成序往伐歸獸當依嘼字讀書序東郊不開案說文及古今字詁開古闢字闢訓開故孔氏釋云東郊不開不得徑讀開爲開愚按古文尚書師古之說是也（原注虞翻謂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元圻案匡謬正俗二武成序往伐歸嘼徐仙民音嘼爲始售反按武成書篇云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此與序意相承又說文解字云嘼犍也字林嘼音火又反獸字從嘼從犬斯則六畜之字本自作嘼於後始借獸字爲耳且嘼獸類屬不同嘼者人之所養獸是山林所育故爾雅論牛馬羊豕則在釋畜論麋鹿虎豹則在釋獸較然可知當依嘼字本音讀之不得以作獸一邊便謂古文省簡即呼爲獸又曰費誓序東郊不開孔安國注云徐戎淮夷並起爲寇於東故東郊不開徐仙民音開按說文解字及張揖古今字詁開古闢字但闢改訓開故孔氏釋東郊不開爾不得徑讀開爲開　惠氏九經古義案說文虞書闢四門闢作開从門从𢇁此經開字亦當從說文作開唐石經作闢者衛包改从今文也宋以來直作開字非也　虞翻說見三國志本傳注　唐書儒學傳顏師古字籀琅邪臨沂人祖之推自高齊入周終隋黃門郎遂居關中師古官秘書監宏文館學士諡曰戴其所注漢書急就章大顯于時永徽三年子揚庭表上師古所撰匡謬正俗八篇　匡謬作刊謬避宋太祖諱也）

大傳洪範曰不叶于極不麗于咎毋侮矜寡而畏高明史記宋世家亦云毋侮鰥寡（元圻案今本大傳無洪範曰不叶于極四句近刻大傳補遺諸補遺亦未之及）

周禮（春官）太卜注引洪範曰雨曰濟曰圛曰蟊曰尅詩齊子豈弟箋古文尚書以弟爲圛正義云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圛注云圛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圛鄭依賈氏所奏（原注說文引書圛圛升雲半有半無今按圛卽洪範曰驛其下乃注文）古文尚書曰涕曰圛與周禮注同（三箋譜序按說文口部引商書與毛詩箋周禮注同蓋許愼本從賈逵受古學康成治尚書亦淵源於衞賈馬故皆依賈氏所奏也自丁度集韻誤刻白字似圛圛升雲爲一句半有半無爲一句而容齋隨筆文獻通考等書遂以當尚書逸句非也○元圻案惠氏九經古義曰案曰驛傳云氣落驛不連屬驛古文作悌今文作圛史記作涕涕卽悌也古書篆字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誤从水見鄭氏易注太史公從孔安國問多得古文之說故作悌後人轉寫遂爲涕也說文曰圛讀若驛今尚書作驛是又襲今文而失之司馬相如傳昆蟲闓懌闓懌猶愷悌也亦發明之意　後漢書賈逵傳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

詩（小雅小旻）或聖或否或哲或謀或肅或艾莊子（天運篇）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皆爲洪範之學（元圻案小旻正義曰毛五事皆依附書爲說故箋引書曰以證之　朱子詩集傳曰爲此詩者亦傳箕子之學也與又曰周公解聰明文思參合洪範五事却是穿鑿如小旻詩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却合洪範五事）

曾子固（熙寧轉對）奏疏曰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要其所以爲始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脩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爲始者致其知也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得之於心者其術非他學焉而已矣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充之至於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學而積之至於從心不踰矩豈他道哉由是而已矣二程子以前告君未有及此者（閻按眞西山言韓愈李翺舉大學之說見其原道復性篇而立朝議論弗之及余謂自曾子固始及之○元圻案西山之說見所作大學衍義序）

韓非（有度篇）謂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無（全云無亦當作毋）或作惡從王之路蓋述洪範之言而失之也（元圻案惠氏九經古義曰尚書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呂覽引之兩有字均作或高誘曰或有也古有字皆作或商書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多士言時乃或言爾攸居傳皆云或有也鄭康成注論語亦云或之言有也韓非子曰無或作利云云文雖異然皆以或爲有韓呂皆在未焚書之前必有所據王伯厚以爲述洪範而失之未盡然也愚案王氏所謂失之者不僅在或有二字之不同是以不及呂覽惠氏似未會其意）

天命有德天討有罪故無作好惡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故無作聰明以天之德行天之權故惟辟作福威

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原注史記正義尸子云○元圻案陸德明莊子釋文大宗師篇箕子胥餘司馬云胥餘箕子名也見尸子崔同又曰箕子胥餘漆身爲厲被髮佯狂或云尸子曰比干也胥餘其名　又敍錄曰司馬彪注二十一卷五十二篇彪字紹統河內人晉秘書監　王氏所引史記正義見鄒陽傳）

巢伯來朝注云南方之遠國正義謂南巢李杞解曰成湯放桀于南巢巢人納之意者終商之世義不朝商乎誠如是亦足以見巢之忠商之盛德矣商亡而周興於是巢始來朝其說美矣然無所據（集證曰黃氏日抄云蔡氏謂其伯爵尚書嘗聞前輩言巢者殷同姓之國見堯舜皆與賢而啟乃繼禹巢不服一戰於甘自是終夏之四百年不臣夏至湯伐夏而後巢來臣於商故作臣巢之書成湯放桀於南巢巢國不義之終商六百年不來朝至武王伐商而後巢伯來朝於周故作旅巢命之書是說也）

嘗於經筵奏先皇理宗云錢時融堂書解亦云夏桀保走三朡湯伐之遂犇南巢南巢要險之地恃其險遠始不服而今來朝故俾命之○元圻案書序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水經二十九沔水又東北出居巢縣南注云古巢國也湯伐桀桀奔南巢卽巢澤也尚書周有巢伯來朝春秋文公十二年夏楚人圍巢巢羣舒國也舒叛故圍之　春秋楚人圍巢注廬江六縣有居巢城是卽南巢也　李杞字子材號謙齋著謙齋書解未竹垞云未見　李子材與東發錢子是皆同時人未知其說之孰爲後先也

金縢之書其異說有二焉魯世家云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梅福傳云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此皆尚書大傳之說蓋伏生不見古文故也蒙恬傳云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乃書而藏之記府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欲爲亂周公走而奔

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此又以武王有疾爲成王索隱曰不知出何書（閻按不知出何書索隱指恬引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證言非指成王事王氏亦微讀錯）魯世家亦與恬傳同譙周云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譙周語亦索隱所引）南軒曰至誠可以回造化若金縢策祝之辭則不無妄傳者（何云南軒曰以下當別爲一條　全云只是一）條何說非○元圻案漢書梅福傳注尚書大傳曰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之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案此條今本大傳佚盧學士文弨採師古注以補遺　史記魯世家載金縢事於武王時又載揃爪事於成王時、後漢書周舉傳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爲變動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卽有反風之應注引洪範五事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木拔及成王寤金縢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公郊而天立反風雨禾稼復起案章懷所引五行傳之文亦今本大傳所無雅雨堂大傳補遺抱經堂續補遺均未採入　三國志蜀譙周傳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也耽古篤學爲中散大夫凡所著述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之屬百餘篇　張南軒答俞秀才問曰周公欲代武王之死只是渾全一箇誠意至誠可以回造化有是理也若夫金縢冊祝之辭則不無妄傳者意者金縢之事則有之而冊祝之辭則不傳矣

我之弗辟朱文公謂當從鄭氏以辟爲避（閻按詩集傳乃謂居東爲東征）非入始得爲得而誅之何與○元圻案孔傳辟法也正義曰釋詁文鄭元以爲管蔡流言卽避居東都　釋文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　史記魯世家管蔡流言周公乃告太公召公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正義辟音避馬鄭之音蓋本於太史公　朱子與蔡仲默沈書曰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向董叔重書亦辯此一段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註說後來思之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便遽然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于王王亦未必見從當時事勢亦未必然　宋項氏安世家說曰孔氏謂辟者行法也信然則周公誅諭以滅口豈所以自明於天下哉鄭氏謂辟讀爲避居東則避之也予嘗反復本文則鄭說爲是

武成惟九年大統未集通鑑外紀引尚書大傳二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帝王世紀文王卽位四

十二年歲在鶉火更爲受命之元年（案世紀之說史記周本紀正義引之）周書文傳文王受命九年時惟莫春在鎬（今本周書作鄗）召太子發按史記秦惠王十四年更爲元年汲冢紀年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或有因於古也

閻按九年大統未集卽受命改元之妄說也辨見古文尚書疏證卷二第二十條○元圻案武成正義曰文王斷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故云大業未就也文王雖未稱王而得轉改元年者諸侯自於其國各稱元年是己之所稱容或中年得改矣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年漢初文帝二元景帝三元此必有因於古也　竹書紀年帝辛三十三年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沈約注云文王受命九年大統未集蓋得專征伐受命自此年始又帝辛四十一年書西伯昌薨與武成九年之數合蔡傳從之足證文王無改元之事矣且紀年於帝辛之四十二年分注云周武王元年逸周書柔武解維王元祀注云此文王卒之明年大開武解云維王一祀是武王卽位改元無因文王之年之說也　文王受命改元之妄歐陽公泰誓論辯之最詳　項氏家說曰說者以此爲文王受命之九年非也史記周本紀太公周公世家皆言武王卽位九年乃觀兵于盟津明此卽武王之九年也時已十一年矣何以謂之九年古者天子諸侯皆除喪之後始卽政事之位通初喪數之爲十一年但數卽位之年則九年耳項氏直以爲武王之九年亦足以

（備一解　書錄解題四通鑑外紀十卷目錄三卷秘書丞高安劉恕道原撰司馬公修歷代君臣事跡辟恕爲屬嘗謂史記不及包犧神農今歷代書不及威烈之前欲爲前紀而本朝爲後紀將俟書成請於公會道原病廢絕意後紀迺改前紀爲外紀云　四庫全書總目別史類汲冢周書十卷舊本題曰汲冢周書考隋唐志俱稱此書以晉太康二年得於魏安釐王冢中然晉書武帝紀及荀勗束皙傳載汲郡人不準所得竹書七十五篇具有篇名無所謂周書杜預春秋集解後序載汲冢諸書亦不列周書之目是周書不出汲冢也攷漢書藝文志先有周書七十一篇今本比班氏所紀惟少一篇陳振孫書錄稱凡七十篇敘一篇在其末京口刊本始以序散入諸篇數仍七十有一與漢志合又編年類竹書紀年二卷案晉書束皙傳晉咸和七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古書七十五卷中有竹書紀年十三篇今世所行題沈約注亦與隋志相符然反覆推勘似非汲冢原書）

文公賞雍季以義而不以謀襄子賞高共以禮而不以功故曰崇德報功（元圻案呂氏春秋孝行覽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僞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爲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　淮南子人閒訓夫咎

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貴也案雍季之事亦見韓非子晉文篇說苑權謀篇史記趙世家趙氏襄子行賞高共爲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惟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史記（魯世家）以丕爲負索隱引鄭元曰丕讀曰負（下云此爲負者謂三王負上天之責）隗囂移檄曰庶無負子之責（見後漢書本傳）蓋本此（本此謂本史記）鼂以道解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指武王也（元圻案朱子語錄云有丕子之責于天只有鼂以道說得甚好他解丕子之責如史傳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侍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侍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云以旦代某之身　書正義引康成云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釋文丕鄭音不與索隱所引鄭說異豈康成固有二說與）

唐叔得禾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今本書序作歸）餽字與史記（周本紀）以歸爲餽二字通用見論語（元圻案論語詠而歸歸孔子豚陸氏釋文並云鄭本作饋魯讀饋爲歸今從古　說文食部餽亦作饋）

三監孔氏謂管蔡商（大誥序孔傳）漢地理志殷畿內爲三國邶鄘衞是也邶封武庚鄘管叔尹之衞蔡叔尹之以監殷民（案詩正義曰王肅服虔皆依志爲說）唯鄭康成以三監爲管蔡霍蘇氏（書傳）從孔說林氏（全解）蔡氏（傳）從鄭說三亳孔氏謂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爲之立監（立政篇孔傳）康成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也皇甫謐以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二說俱見書正義）林氏從鄭說呂氏（東萊書說○閻按呂氏下當從前增蔡氏）從皇甫說（原注詩譜以三叔爲三監孫毓云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爲長　全云三山林之奇字少潁呂成公師也○元圻案康成邶鄘衞詩譜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

蔡叔霍叔尹而教之　逸周書作雒解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帝王世紀云自殷都以東爲衞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爲鄘蔡叔監之殷都以北爲邶霍叔監之與康成說合薛氏季宣書古文訓黃氏度書說亦從康成　三亳康成以阪尹即三亳之一皇甫謐曰阪險也言夷微盧之衆及三亳之地與夫阪險之地爲之尹者無不得人也薛氏書古文訓阪附之西界離阪也黃氏書說曰阪險也三亳皆平地井法最詳而其險阻則不以井法治之所謂山澤之農也尹長也東萊書說蔡氏書傳並曰阪未詳皆不以阪尹爲三亳之一林氏全解立政篇引皇甫謐於前引鄭說於後云唐孔氏以爲古書亡滅既無要證未知誰得此言最爲近古盤庚上篇亦引皇甫鄭二說云鄭說可信　原注引孫毓之說見詩正義）

民獻有十夫予翼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周公以賢人卜天意史失其名不獨魯兩生也（方楑山云書正義云十人史無姓名直是在彼逆地知後必敗棄而歸周周公喜其來降巢以告衆謂之爲賢未必是大賢也此可釋王氏之疑○元圻案大誥正義曰將伐叛而賢者即來言人事先應也　林氏全解曰此十夫者周公得之而其喜如此必非瑣瑣者惜其名氏不見於後世揚雄曰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愚於十夫亦云　程泰之演繁露入史記管蔡世家太史公曰管蔡作亂天下皆疑惟同母弟成叔聃季之屬十人爲輔拂是以諸侯凡十家故因附之世家夫此十人者

（卽大誥之謂民獻十夫者耶　元圻案陳氏櫟書集傳纂疏曰十夫馬融以爲十亂非也十亂周公在中不應自言又有婦人焉亦不可以稱夫）

周書作雒曰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注云東謂衛殷鄁鄘（案今本周書注在上文建管叔于東句下又注曰康叔代霍叔中旄父代管叔）詩譜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康叔宇于殷卽衛也注以殷爲邶鄘非是殷地在周之東故曰東征邶鄘衛皆東也康誥曰在兹東土中旄父其邶鄘之一歟（原注顧命有南宮毛）

法言謂酒誥之篇俄空焉（問神篇）愚按酒誥古今文皆有之豈揚子未之見歟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而大傳引酒誥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今無此句豈卽脫簡

歟（閻按揚雄謂酒誥之篇俄空此自雄校書時酒誥全亡與劉向時酒誥僅脫一簡不同一簡者一行也酒誥一行二十五字與召誥一行二十二字又不同詳余尚書古文疏證新刻新說　全云向雄相去幾時閻說非○元圻案法言問神篇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　漢書藝文志儒家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元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　揚雄傳曰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　藝文志書類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又曰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　陸氏釋文敘錄歐陽高作尚書章句爲歐陽氏學夏侯勝受詔撰尚書說號爲大夏侯氏學夏侯建師事夏侯勝及歐陽高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爲小夏侯氏學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成帝以向爲中壘校尉漢書有傳）

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荆公以違保辟絶句（案小雅祈父箋引書曰若疇祈父知古文以父字絶句也朱子詩傳引酒誥曰祈父薄違從荆公）朱文公以爲夐出諸儒之表洛誥復子明辟荆公謂周公得卜復命於成王也（此二說楊慈湖五誥解從之）漢儒居攝還政之說於是一洗矣山谷（和張文潛贈晁无咎詩）云荆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信夫（何本作信矣　元圻案朱子語錄人言荆公身繫只是好處亦須混他且如矧惟若疇止定辟古註從父字絶句荆公從違保辟絶句皆出諸儒之表　林氏尚書全解酒誥篇先儒以若疇繫於圻父言君所順疇薄違繫於農父言迫迴爲民若保繫於宏父言當順安之不如王氏以若疇爲汝之疇匹而於其下先舉其官名而後陳其所任之職也蓋君之於臣若股肱元首一體相須故三卿皆其疇匹也薄違者言司徒之迫逐違命者也農父若保言司徒敎民稼穡以順安之也宏父定辟言司徒闢地居民而定其法也又洛誥篇漢孔氏曰復子明辟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王氏破先儒之說可謂明君臣之大分而有功於名敎也王氏之說曰復如復逆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於成王謂成王爲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爲明辟者尊之也　葉少蘊曰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初無經見獨明堂位云爾明堂位非出吾夫子也蓋武王崩周公以冢宰攝政非攝其位　書錄解題書義十三卷侍講臨川王雱元澤撰其父安石序之雱蓋述其父之學王氏三經義此其一也）

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無隱張氏以爲此告者之詞云爾勸汝執而盡殺之也汝當思之曰是商之諸臣化紂爲淫湎者而可遽殺乎亦姑惟敎之而已若不敎而使陷于罪是

亦我殺之也周公戒康叔皆止殺之詞奈何以爲勸哉愚謂此說得忠厚之意（元圻案東坡謂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四篇之文反覆丁寧以殺爲戒以不殺爲德故周有天下八百餘年後之王者以不殺享國以好殺殃其身及其子孫者多矣而世主不以爲然小人又或附會六經陷醲鑄墜以勸之殺悲夫殆哉　經義考張震尚書小傳未見董鼎曰震字眞父）

梓材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周封建諸侯與大家巨室共守之以爲社稷之鎭九兩所謂宗以族得民公劉之雅所謂君之宗之此封建之根本也魯之封有六族焉衛之封有七族焉唐之封有九宗五正焉（俱見定公四年左傳）皆所以係人心維國勢不特諸侯爲然周公作皇門之書曰維其有大門宗子茂揚肅德勤王國王家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羞于

王所咸獻言助王恭明祀敬明刑用能承天嘏命先人神祇報職用休俾嗣在厥家（閣本校云厥家元板作王家）萬子孫用末被先王之靈光（此引逸周書皇門解節刪字句）然則王室之不壞繄大門宗子是賴自封建之法廢國如木之無根其亡也忽焉然古者世臣必有家學內有師保氏之教外有外庶子之訓國子之賢者命之導訓諸侯若魯孝公是也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鎮靜者脩之若晉公族大夫是也教行而俗美然後託以安危存亡之寄而國有與立矣（全云此有慨於宋宗室之不振又云晉無公族以卿子弟爲之是以有三卿之禍○元圻案大家孔傳謂卿大夫及都家也正義都家卿大夫所得邑又公邑而大夫所治亦是周禮有都官之家周禮大宰職九兩注兩猶耦也所以協耦萬民宗繼別爲大宗以收族者　周語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肅恭神明而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明於遺訓而咨於故實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　晉語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會文敏黶也果敢無忌鎮靖使茲四人者爲之夫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云云　宋陳氏傅良曰殷民七族實封康叔懷姓九宗實封唐叔蓋世族大家藩法足以齊其家恩義足以帥其族正有國者所以爲治也漢高帝都關中徙齊諸田楚昭屈武帝以六條詔察首以强宗爲言陵夷至於五代之亂元魏分析蔭戶而先王以族得民之意散而不可復收矣）

商之澤深矣周既翦商歷三紀而民思商不衰考之周書梓材謂之迷民召誥謂之讎民不敢有忿疾之心焉蓋皆商之忠臣義士也至畢命始謂之頑民（何云讎民釋文字或作酬如孔傳乃與百君子文義相屬以爲指頑民恐非○元圻案召誥經文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傳曰我小臣謙辭敢以王之匹民百君子治民者非一人言民在下自上匹之正義曰讎訓爲匹百者衆其成數言治民者非一人雖匹爲讎等故云民在下自上匹之）然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兢兢不敢忽也孔子刪詩存邶鄘於風黜商於頌吁商之澤深矣（何云詩書之義又自不同　全云康山未平時元人以告變之章大捕四明遺老以爲欲迎二王孫寧所以憤慨而言此○元圻案真蔡書說曰頑民人之所忿疾也周公以王命誥首呼之曰爾殷多士撫摩勞來之意見於言表無忿疾之氣亦可見聖人之心矣）

召誥正義引周書月令云三日粤朏漢律歷志引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顏注謂說月之光采思以書正義考之采字疑當作令（方樸山云魯語有少采夕月之文采字不必疑○元圻案朱子亦云是令字之誤　國語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韋昭注曰或云少采黼衣也昭謂朝日以五采則夕月其三采與　宋史繩祖學齋呫嗶曰余作補亡月采篇辨日月隨天左旋）

婁敬曰成王即位周公營成周以爲此天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見史記本傳）呂氏春秋（恃君覽長利篇）南宮括曰成王定成周其辭曰惟予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予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說苑（至公篇）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三說大意略同（全云此說非也周公營成周不過爲諸侯朝會之地未嘗令成王徙都之也果如呂覽說苑云云則王公設險之言皆贅矣○元圻案林氏尚書全解召誥篇曰夫人之愛其子孫天下之常情也先王之奄有天下以傳之子孫固宜緜緜延延於萬年而不絕雖其子孫之賢不肖歷祚之長短不可得而必然其創業垂統深根固蔕爲不可拔之勢以遺之者未嘗不盡也乃謂周公之心苟其無德則欲其易以亡必無此理愚謂林說誠然聖人惟望其子孫之賢不計其傳祚之長短子孫而賢自有無疆之休子孫而不賢堯舜且以天下與人矣婁敬又曰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郤能見周召二公公天下之意）

周公爲師召公爲保（此君奭篇序文）鄭康成不見周官之篇以師保爲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此君奭序正義文○原注師氏保氏注亦引書序云聖賢兼此官　閻按周官出晚出書二十五篇內康成何由得見其實周官從漢百官公卿表來）禮記文王世子

注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兩注自不同（何云大司成當爲宗伯之屬大司樂成樂之一終也○元圻案釋文馬云保氏師氏皆大夫官　大戴記賈誼書言師傅保與周官合）

有若散宜生孔氏傳云散氏宜生名愚按漢書古今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任上中）當以散宜爲氏（閻按大戴禮記帝繫篇堯娶於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

多方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案孔傳曰於惟有相長事小大衆正官之人正義曰胥相也伯長也顧氏以相長事即小大衆正官之人也）大傳云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惟有胥賦小大多政古今文之異如此

無逸大傳作毋逸毋者禁止之辭其義尤切（元圻案惠氏九經古義曰儀禮士昏禮云夙夜毋違命注云古文毋作無史記從古文故亦作無逸毋與無古今字非有兩義）

無逸中宗高宗祖甲文王之享國以在位言呂刑穆王享國百年以壽數言（元圻案劉歆曰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　呂刑正義曰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無逸篇言殷之三王及文王享國若干年者皆謂在位之年此言享國百年乃從生年而數言其長壽也）

祖甲孔安國王肅云湯孫太甲也（案王肅說見正義東坡書傳林少穎尚書全解東萊書說眞西山大學衍義從之）馬融鄭元云武丁子帝甲也（馬融說見史記魯世家正義薛季宣書古文訓從之）書正義以鄭爲妄史記正義按帝王年代歷帝甲十六年太甲三十三年明王孔說是王肅云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何云曲爲之說○王肅說亦見魯世家正義　孔傳云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爲先後故祖甲在下與王肅說合故先儒疑肅竊見孔傳也）蔡氏書傳從鄭說謂非太甲按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以太甲爲祖甲（何云邵子經世書豈足爲據而妄引之乎　閻按蔡傳謂祖甲非太甲尤快在據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非太甲也明甚○元圻案無逸正義曰鄭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爲不義逃於人間故云久爲小人案殷本紀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淫亂殷道復衰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世而殞享當舉之以戒無逸祖庚之賢誰所傳說武丁廢子事出何書妄造此語是負武丁而誣祖甲也　史記魯世家索隱曰紀年太甲惟得十二年此云祖甲享國三十三年知祖甲是帝甲明也　元陳氏師凱書蔡傳旁通曰考之經文則祖甲享國下即云自是厥後立王生則逸又云亦罔或克壽既以祖甲爲太甲則中宗高宗皆太甲後人安得云生則逸罔或克壽耶）

無逸多言不敢孝經亦多言不敢（言不敢者九）堯舜之兢業曾子之戰兢皆所以存此心也（元圻案董子對策曰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　項氏家說十自警雜說曰兢兢堯也業業舜也孜孜禹也慄慄湯也翼翼文王也一經之義經孚於此乎何此百聖相傳之心法又曰不泄邇不忘遠武王也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周公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孔子也既竭吾才欲罷不能顏子也死而後已曾子也不可須臾離子思也有終身之憂孟子也八聖四賢垂範如此學者合是將安師乎）

天命自度天與我一自作元命我與天一

民之疾苦常在目故曰顧畏于民嵒天之監臨常在目故曰顧諟天之明命（元圻案據此則本卷第七條引說文顧畏于民嵒作嵒乃傳刻之誤）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司馬公（知人論）曰人君急於知人緩於知事愚謂漢宣帝綜核名實非不明也而不能知宏石之姦唐宣宗抉擿細微非不察也而不能知令狐綯之佞明於小而闇於大也故堯舜之知不徧物而急先務（元圻案當子曰王道治近不治遠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　漢書左雄傳宣帝興于側陋綜核名實知時所病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又蕭望之傳初宣帝不甚重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宏恭石顯久典樞機　資治通鑑唐紀宣宗九年上聰察彊記宮中廝役給灑掃者皆能識其姓名才性所任呼召使令無差誤者度支奏）

（瀆汚名誤書瀆爲濤揭密承旨孫隱中謂上不之見輒兄成之及中書覆入上怒推按擿改章奏者罰譴之　唐書令狐綯傳綯字子直舉進士宣宗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輔政十年　通鑑宣宗十三年崩令狐綯執政歲久忌勝己者中外側目）

觀蔡仲之命知周所以興觀中山靖王之對知漢所以亡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方且封建親戚以蕃屏周（見僖公二十四年左傳）漢懲七國之難抑損諸侯以成外戚之篡心有公私之殊而國之興亡決焉（元圻案漢書景十三王傳中山靖王名勝孝景前三年立建元三年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而泣問其故對曰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卒謚靖　景帝紀三年春正月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舉兵反又諸侯王表序曰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

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見坊記注宅無所考傳有凡將邢茅胙祭（見僖公二十四年左傳）豈君陳其一人歟凡伯祭公謀父皆周公之裔世有人焉家學之傳遠矣（閻按禮記疏引鄭康成詩譜曰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今詩譜無伯禽君陳字　全云漢書王莽傳謂周公之子七人蓋合傳與凡將諸國則七人也不知王官之世襲周公者在七人之外是或即君陳之裔蘇氏疑君陳非周公子或云特如君奭君牙之類然周公之子八人則無疑矣又云宣王中興輔之者亦周公也案孔亦有識見〇元圻案林氏尚書全解曰君陳漢孔氏但曰臣名康成注坊記曰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案左傳有周公黑肩周公閱周公忌父周公楚蓋周公之子伯禽則封於魯繼世爲諸侯又其一子則食采於畿內繼世爲王朝之臣康成謂伯禽弟意者蓋指此也蘇氏陳少南俱以鄭氏爲非而陳少南爲詳謂周公命康叔成王命蔡仲父子之命著見於告戒之辭如是之審況周公叔父有大勳勞於成王今命其子以繼父事何無懿親之語若言他人然決無是理也）

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此君陳篇序文）鄭注周之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鄭以目驗知之（原注儀禮疏　閻按地理之學莫妙於目驗趙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康成戒子書言嘗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兗豫之域者也〇元圻案鄭注見聘禮）

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先儒謂成王失言蓋將順其美善則稱君固事君之法然君不可以是告其臣順之一字其弊爲諛有善歸主李斯所以亡秦也曾是以爲良顯乎閑慎之君誦斯言則歸過求名之疑不可解矣承弼昭事稱文武而不及成王其有以夫（閻按尚書古文疏證云君陳此六語引於坊記安知當日非大小臣工相告誡之辭未必爲君告臣只緣晚出書作成王語氣成王之寬於是且千餘年矣試看下文取證大誓六語爲人子之言則取證君陳亦必爲人臣之言例可知詳卷二第二十七條　全云此六語果有疵不可謂非成王之失言也若遂以此爲古文作僞之證則又過矣潛邱力攻古文尚書爲僞余未敢信　繼序按禮記坊記春秋繁露皆引此文則眞古文矣爾雅釋詁云順陳也即此順之于外之順不讀爾雅不明尚書此文不讀尚書亦不明爾雅所釋又按僞孔傳云順行于外驕與爾雅合而孝經注以順而行之訓將順則將順與諛絕不同推之禮記王制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亦可作陳字解〇元圻案蔡氏尚書集傳引葛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是言至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咎而聞善言則拜湯改

過不吝端不爲此言矣嗚呼此其所以爲成王歟陳氏櫟書集傳纂疏引呂氏曰王舉君陳前日之善也乎昔謀猷入告及旣施行邈然不有前日尚忘己之善而歸之君今日豈忘人之善而欲出於己又引眞氏曰美則稱君含美從王此義人臣自處者所當知君以是望臣則不可也漢高稱李斯善則稱君而王衛尉亦非之王之名不著然其言足爲萬世法呂氏亦回護之辭耳）

推誠以待士則樂氏之勇亦子之勇（事見襄公二十一年左傳）用賢以及民則田單之善亦王之善故曰有容德乃大（元圻案戰國策齊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巖下有貫珠者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　衛靈公曰苑春之言寡人行之大夫之善寡人之善也庸非德乎亦所以不喪之一端也）

史伯論周之敝曰去和而取同與晏子之論齊（事見昭公二十年左傳）子思之論衛一也西漢之亡亦以羣臣同聲故曰庶言同則繹（全云孔光劉歆之同豈眞同哉王舜且以此憂悸而死總之小人之同本不可謂之同所謂貌合者也〇

（元圻案周語史伯曰今王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　孔叢子抗志篇衛君言計是非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乎　漢書孫寶傳平帝立會越嶲郡上黃龍游江中孔光馬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不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　君陳孔傳凡衆言同則陳而布之禁其專蔡氏書古文訓曰衆言同乎爾者爾當繹而後行不可尚也蔡傳謂衆論既同則又紬繹而深思之而後行也其義各異王氏蓋從蔡傳）

周官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黜陟明而後封建定柳子（宗元封建論）謂天子不得變其君（何云得變之時少矣然而古之聖人初不欲以天下自私其子孫也）殆未考周制也（元圻案柳子厚封建論曰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

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儒以爲禮之變蘇氏以爲失禮（案以上潘子善問辭）朱文公（答）謂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如伊訓元祀十二月朔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卽位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朱子自注云韓文外集順宗實錄中有此事可考）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也（下云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蔡氏書傳取蘇氏而不用文公之說愚觀孝宗初上太上帝后尊號有欲俟欽宗服除奉冊者林黃中議唐憲宗上順宗冊在德宗服中謂行禮無害第備樂而不作可也（何云尤得之）劉韶美（閻按韶美名儀鳳普州人時官禮部員外郎）議曰唐自武德（高宗年號）以來皆用易月之制既葬之後謂之無服羣臣上尊號亦多在卽位

之年與本朝事體大相遠也觀韶美之言則文公語錄所云漢唐冊禮乃一時答問未爲定說也（何云朱子語錄特恥其說發自蘇氏耳　閻按蘇氏之說非是羅敦仁尚書是正正之曰案禮三年之喪越紼而行事者有四郊其一也夫郊必既葬大喪則三年之喪既成服亦有時釋之而卽吉矣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冕服乎嗟乎謂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卽吉無時而可而遂不行也于是乎以日易月之制起謂之權制不忍數刻之之微而安終身之痛不知其可也君子以是知冊書錄顧命之意深也○元圻案東坡書傳曰武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卽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爲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陳氏書集傳纂疏引陳氏傅良曰釋冕反喪服東坡疑之而不加察也召畢皆盛德又老於更事豈不知禮蓋身見周公以叔父之親擁輔太子而流言之變起於兄弟非周公之忠誠社稷岌岌乎殆哉矣故於康王之立特爲非常之禮迎之南門衛之干戈奉之冊書被之冕服而又率諸侯北面朝之以與天下共立新君使驩然知定向而無疑其意遠矣蓋自秦漢而下授受成於宮闈之曖昧而擁立出於一人之手奪禍天下國家不少然後知二公之老練坐鎮安危之機送往事居中外無間未易以泥常論也　韓文公順宗實錄貞元二十一年癸巳德宗崩丙申上卽位太極殿冊曰維貞元二十一年歲次乙酉正月辛未朔三十二日癸巳皇帝若曰云云二十四日宣遺詔上縗服見百寮癸卯朝百寮于紫宸門　宋史劉儀鳳傳孝宗受禪議上光堯壽聖尊號冊寶有欲俟欽宗服除者太常博士林栗謂服中不必避儀鳳獨上議乞俟終制議雖是其言竟用栗議　林黃中名栗福清人宋史有傳）

史記周紀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書序缺公字（元圻案孔傳以畢字斷句正義曰康王命史官作冊書命畢公使畢公分別民之居里令善惡有異於成周之邑成定東周之郊境）

畢命一篇以風俗爲本殷民既化其效見於東遷之後盟向之民不肯歸鄭（事見桓公七年左傳）陽樊之民不肯從晉（事見僖公二十五年左傳）及其末也周民東亡而不肯事秦王化之入人深矣（全云豈特春秋之世至七國時上黨之民猶不肯入秦）唐賈至議取士以安史之亂爲鑒謂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生焉蓋國之存亡在風俗

四維不張（閻按賈誼語）而秦歷促恥尚失所（閻按干寶語）而晉祚覆至其知本之言哉（元圻案呂成公左傳說三盟向之民不忍輕棄周而服鄭陽樊溫原之民亦不忍輕棄周而服晉以此見周之德澤結民深遠不肯捨周服諸侯如此　史記周本紀王赧五十九年秦昭王攻西周西周君奔秦盡獻其邑三十六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周君王赧卒周民遂東亡　唐文粹二十八賈至議楊綰條奏貢舉疏曰今試學者以帖字爲精通而不窮旨義考文者以聲病爲是非而務擇浮豔上失其源而下襲其流乘流波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由是生焉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者何謂忠信之陵頹恥尚之失所末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由取士之失也又曰近者趨仕靡然向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宏仁義之風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　賈至字幼鄰洛陽人曾之子唐書有傳肅宗寶應二年楊綰上條奏貢舉疏詔諸司通議李棲筠賈至嚴武並是綰議卽此疏也）

周之興也商民後革百年化之而不足周之衰也衞風先變一日移之而有餘（元圻案畢命曰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正義曰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　鄭康成邶鄘衞詩譜曰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衞七世之頃侯當周夷王時衞國政衰衞風先變）

雖收放心閑之維之孟子求放心之說也繩愆糾謬格其非心孟子格君心之說也

衞石碏以義厲一國（事見隱公四年左傳）而甯武子蘧伯玉之類萃焉晉趙衰以遜化一國（事見僖公二十七年左傳）而知莊子范文子之賢繼焉故曰樹之風聲（元圻案呂成公左氏傳說一衞之亂石碏以身徇國定亂討賊維持社稷而其後有史鰌蘧瑗之徒出來故季札有衞多君子之言發源蓋始於此又卷三晉國人材之盛皆出於狐趙初使狐偃將上軍則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則讓於欒枝先軫及先軫死復使先且居將中軍又佐之至臼季見冀缺於田野之間其夫婦敬相待如賓以此見非特朝廷如此相遜而田野之間亦莫不皆然一國皆有推賢讓能之風趙衰狐偃倡之也直至景公時范宣子讓其下皆讓其波流之及直至如此晉之霸業所以長久　唐薛登上疏曰冀缺以禮讓升朝則晉人知禮文翁以儒林獎俗則蜀士多賢亦此意）

齊太史之守官（事見襄公二十四年左傳）尙父之德遠矣魯宗人之守禮（事見哀公二十四年左傳）周孔（閻按孔當作公）之澤深矣故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

皇帝始見于呂刑趙岐注孟子（何云在盡信書下）引甫刑曰帝淸問下民無皇字然岐以帝爲天則非（閻按盧六以引孔傳君帝帝堯也以證非皇字○元圻案盧六以云云閻本孔傳誤作孔疏何本脫君字衍云字今校正　墨子尙賢篇中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淸問下民有辭有苗亦作皇帝）

兵以恭行天罰謂之天吏刑以具嚴天威謂之天牧中說（問易篇）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阮逸注云元命包易書也愚按春秋緯有元命包易書有元包薛收蓋謂自作元命其言見于呂刑阮注誤矣（元圻案書錄解題九中說注十卷太常丞阮逸天隱撰）

張子韶（全云張文忠公九成字子韶號無垢）書說於君牙冏命文侯之命其言峻厲激發讀之使人憤慨其有感於靖康之變乎胡文定春秋傳於夫叔之事亦致意焉朱子詩傳其說王風揚之水亦然（元圻案橫浦集冏命論曰余觀君牙伯冏之篇亦盡心於治道矣穆王其父昭王溺死於漢水略無恢復之志而馳騖四方與兩篇之言絕不相似然而余三復兩篇見其懇懃惻怛有足以感動人者何也曰德宗何人哉有陸贄作奉天詔書遂使山東父老爲之泣下則夫二篇之命亦必當時仁人君子憫穆王之無志故脩辭立誠以勸厲于臣下也或曰安知非出於穆王之自爲耶曰穆王無志如此以五十之年乃卽尊位而乃不以父恥爲念區區如兒輩務參馬力奔走四方此不才之主也安得有此至誠之言文侯之命論曰以史攷之是平王因申侯殺其父而得立也嗚呼何忍言之耶使平王知有父子方且痛傷求死之不給肯爲殺父者所立乎使平王懷以落事方且枕戈嘗膽以報父仇肯受命文侯而無一言以及幽王略無傷痛之辭何也豈初造國家未能勝之故爲此提攜將以有待耶而在位五十年略無設施是特不孝之子而已孔子存之蓋以著平王之罪與允征同也　春秋定公十四年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胡傳曰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于檇李會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於史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棲勾踐於會稽之上而史策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子光卒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

（己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然則夫椒之戰伍父讎也非報怨也春秋例而不書以爲常事也其旨微矣　揚之水朱子集傳曰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殺幽王則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讎也今平王知其立己爲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爲可怨至使復讎討賊之師反爲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嗚呼詩亡而後春秋作其不以此哉　史氏浩書講義說文侯之命亦深矣宜王之勤或復讎而傷平王之無志恢復　袁氏燮經筵講義式微稱大王句踐轉弱爲強而貶黎侯無奮發之心揚之水爲閔平王柔弱爲可恥皆援古以諷也　張子韶作書傳統論自堯典至秦誓各爲論一篇載橫浦集中　胡氏安國字康侯建安人謚文定著春秋傳三十卷其書於高宗時奏進多借以託諷時事）

子夏問金革之事無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鄭注云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柴誓（禮記曾子問注）後世起復者皆以伯禽藉口嘗考書多方王來自奄孔注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魯世家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淮夷徐戎並興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據此則伯禽征淮徐在周公未沒之時非居喪即戎也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殽之役晉始墨若伯禽行之則晉不言始矣禮記之言恐非謂費誓也（閻按孔穎達疏禮記伯禽卒哭者爲母喪也時周公猶在○元圻案費史記作肸今閻何本俱作肸說文無肸字誤也今據史記改作肸　曾子問正義曰周公致仕之後成王即位之時周公猶在則此伯禽卒哭者爲母喪也）

魏觴諸侯於范臺魯共公舉觴擇言以酒味色臺池爲戒漢高帝圍魯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見史記儒林傳）周公伯禽之化歷戰國秦楚猶一日也（元圻案戰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魯君避席擇言曰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　鮑彪註曰觀魯君之所稱說則周孔之澤深矣　史記項羽本紀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又曰項羽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

周益公（文苑英華後序）謂文苑英華賦多用員來非讀秦誓正義安知今之云字乃員之省文（秦誓若弗云來正義員即云也）愚按漢書韋孟諫詩顏師古注引秦誓雖則員然（原注古文作員　何云員來恐是員來之誤更以英華考　集證惠氏九經古義四正義員即云是偁書本作云衛包改古文始从員詩出其東門云聊樂我員釋文曰員本作云正月云昏姻孔云本又作員商頌景員維河鄭箋云員古文作云書古文以員爲云也）

文心雕龍（宗經篇）云書標七觀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皐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見大傳（原注孔叢子云帝典觀美大禹謨禹貢觀事皐陶謨益稷觀政泰誓觀義此其略異者　集證引大傳說孔子曰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皐繇可以觀治鴻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此條所引語句前後與今本大傳不同與太平御覽所引卻合○元圻案梁書文學傳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篤志好學除東宮通事舍人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引而次之）

春秋時郤缺之言九功九歌（文公七年左傳）穆姜之言元亨利貞（襄公九年左傳）子服惠伯之言黃裳元吉（昭公十二年左傳）叔向之言昊天有成命單穆公之言旱麓（俱見周語下）叔孫穆子之言鹿鳴之三（襄公四年左傳又見魯語下）成鱄之言皇矣之雅（昭公二十八年左傳）閔馬父之言商那之頌（魯語下）左史倚相之言懿戒（楚語上）觀射父之言重黎（楚語下）白公子張之言說命（楚語上）其有功於經學在漢儒訓故之先蓋自遲任史佚以來統緒相承氣脈未嘗絕也（元圻案周語韋昭注旱鹿詩作麓古字通　遲任見商書盤庚史佚見左傳國語說苑載成王問政於尹逸馬氏釋史曰尹逸即史逸亦曰史佚）

顏氏家訓云王粲集中難鄭元尚書事今僅見於唐元行沖釋疑（原注王粲曰世稱伊雒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粲竊嗟怪因求所學得尚書

（注退思其意意皆盡矣所疑猶未諭焉凡有二篇館閣書目粲集八卷詩賦論議垂六十篇　何云魏仲宣之難康成則建安才子尚有意於經學也○元圻案顏氏家訓勉學篇曰吾初適鄴與博陵崔文彥交遊嘗說王粲集中難鄭元尚書事崔轉為諸儒道之始將發口懸見排蹵云文集止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且先儒之中未聞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　元行沖釋疑曰子玄規元數十百件守鄭學者時有中郎馬昭上書以為肅謬又曰自此之後唯推鄭公王粲稱伊洛以東淮漢之北一人而已莫不宗焉咸云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粲竊嗟怪因求其學得尚書注退而思之以盡其意意皆盡矣所疑之者猶未喻焉凡有兩卷列於其集又王肅改鄭六十八條張融覈之將定臧否融稱元注泉深廣博兩漢四百餘年未有偉於元者然二郊之祭殊天之祀此元誤也其如皇天祖所自出之帝亦元慮之失也　唐書儒學傳元澹字行沖以字顯初魏光乘請用魏徵類禮帝命行沖與諸儒集議作疏上于官留中不出行沖疑諸儒間己因著論自辨名曰釋疑　隋經籍志王粲尚書釋問四卷唐藝文志云王粲問田瓊韓益正）

官師相規注謂官衆左傳（襄公十五年）官師從單靖公注天子官師非卿也漢賈誼傳官師小吏注云一官之長愚謂漢注得之周官皆有師（元圻案如天官甸師追師地官旅師之類余友王汾原煦曰祭法適士二廟官師一廟是官師又下於適士也）

王景文（全云名質）謂文章根本在六經張安國（全云名伯玉）欲記考古岡日宜用顧命遊廬山序所歷日當用禹貢（何云王景文語當考宋書本傳集之疑是宋字○元圻案王景文為張安國集序曰文章之根本皆在六經非惟義理也而其機杼物采規模制度無不備具者語未卒公出考古圖其品百二十有八日是當為記於經乎何取某曰宜用顧命公附掌變色曰吾得之吾得之歲丁亥追遊廬山之間記事將頁其所歷序之公曰何以某曰當用禹貢公益動　王景文名質興國人紹興三十年進士宋史本傳稱其博通經史善屬文與張孝祥父子遊深見器重質著雪山集四十卷今存十六卷　四庫書從永樂大典錄出　張安國名孝祥歷陽烏江人紹興二十四年廷試高宗親擢為第一宋史有傳安國著于湖集四十卷　四庫全書著錄　義門疑王景文為宋景文謝山誤以張安國為張伯玉皆因未見雪山集中于湖集序也張伯玉即蔡條鐵圍山叢談所稱張端公仁廟朝人也名退當時號張百杯又曰張百篇言一飲酒百杯一掃詩百篇也字公達不字安國建安人范文正公舉以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嘉祐中為御史）

伊尹之始終書序備矣陸士衡豪士賦序伊生抱明允以嬰戮蓋惑於汲冢紀年之妄說也皇甫謐云伊尹百有餘歲應劭云周公年九十九王充論衡云（氣壽篇）召公百八十故趙岐注孟子（妖壽不貳）云壽若召公（元圻案書序曰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正義曰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餘歲　水經注泗水又東過沛縣東句注皇甫謐云伊尹年百餘歲而卒大霧三日沃丁葬以天子之禮親自臨葬以報大德焉　竹書紀年太甲七年王潛出自桐殺伊尹沈約注謂此文後世所加　論衡氣壽篇周公武王之弟也兄弟相差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入百歲矣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時尚為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傳稱老子二百餘歲邵公百八十　文選注王隱晉書曰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吳平太尉楊駿辟為祭酒成都王穎以機為司馬參大將軍軍事晉書陸機傳曰齊王冏矜功自伐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　後漢書應劭傳劭字仲遠撰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又王充傳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

呂氏春秋孝行覽云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注商湯所制法也（原注三百商之刑三千周之刑其繁簡可見）

周禮大司馬注引書曰前師乃鼓鼖譟疏謂書傳說

武王伐紂時事（原注二禮疏引書傳略說皆書大傳也○元圻案大傳大誓惟丙午王還師前師乃鼓鼖譟師乃慆前歌後舞注鼖音符）

洪範五者來備史記（宋世家）云五是（閻按今本仍者字）來備荀爽謂之五韙李雲謂之五氏（何云韙其義氏其音當為是也）傳習之差如此近於郢書燕說矣（集證曰惠氏九經古義引此條云云棟案經文曰時五者來備時是也言是五者皆備至也孔氏以曰時二字屬上句與漢儒所受尚書異讀後人遂以五是為傳習之譌非也是又作氏者觀禮太史是右注云古文是為氏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云是或為氏漢書云造父後有非子至元孫氏為莊公小顏曰氏與是同古通用字上經云立時人為卜筮此云是五者來備皆訓為是○元圻案後漢書荀爽傳對策曰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韙咸備各以其敘注韙是也又李雲傳雲字行祖甘陵人延熹二年露布上書曰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注是與氏古字通用）

土氣為風水氣為雨（案水字宜作木字）箕屬東方木克土土為妃故好風畢屬西方金克木木為妃故好雨此鄭康

成說也吳仁傑謂易以坎爲水北方之卦又云雨以潤之則雨屬水漢志軫星亦好雨（閻按漢天文志及史天官書並云軫爲車主風蔡軫車之象與巽同位爲風車動行疾似之無好雨之說云好雨者蔡傳也蔡傳語足信歟○元圻案洪範正義鄭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知土氣爲風又鄭云箕星好風者箕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克土爲妻從妻所好故好風也畢星好雨者畢西方金宿雨東方木氣金克木爲妻從妻所好故好雨也　漢天文志曰巽在東南爲風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爲雨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　無軫星好雨之文不知蔡傳何以云漢志軫星亦好雨或雨字爲風字之誤　吳仁傑字斗南一字南英崑山人講學朱子之門登淳熙進士歷羅田令國子學錄所著有洪範辨圖一卷經義考云未見）

五福不言貴而言富先王之制貴者始富賤者不富也（閻按先師吳太易先生問余五福無貴子知其說乎對曰未也先生曰蓋福乃人生安享之物古者有一命則有一命之責任寒者與衣飢者與食凡不獲其所者與安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不遑暇其在位也如肩重負其去位也如釋重負[illegible]也比貴者以位爲恐雖乎故五福中不得有貴此論甚精　閻氏集證載游氏觀記辨曰五福不言貴而言富蓋三代之法貴者始富言富則知貴所謂祿以馭其富也後富貴殊轍而爲四起於後世不能制爵祿之失○元圻案曾子固洪範傳曰福極者人君所以考己之得失於民福言攸好德則致民於善可知也極言惡弱則致民於不善可知也視此以獨威者人君之事未有攸好德而非可貴者也未有惡弱而非可賤者也故攸好德則錫之福謂貴之所以勸天下之人使協于中固已見之皇極矣於皇極言之者固所以勉人於福極不言之者攸好德與惡弱之在乎民則考吾之得失者蓋矣貴賤非考吾之得失者也　孔氏武仲五福論曰貴者所以嚴天下之分也五福者聖人所以與天下之民共也均其勢亢其等使天下之民皆貴可乎哉此貴所以不錫於民也　元陳氏書集傳纂疏王氏曰福極不言貴賤者貴賤有常分使皆慕貴而不欲賤則凌犯篡竊何有終極又顧氏臨曰不言貴賤以嚴分然貴未必爲福賤未必爲極故桀紂貴爲天子而不得其死顏回原憲到今稱之　以上諸說所見不同而皆有至理可見先聖垂訓如天地之無不覆載後人尋味之而不能窮其際也故備錄之）

趙岐注孟子不見古文以其助上帝寵之斷句又我武惟揚注云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大誓也又帝使其子九男二女注云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又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謂皆逸篇之辭（原注又引書禹拜讜言　閻按說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二第十八條○元圻案今本趙注讜言仍作善言葢後人所改　尚書緯曰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故趙邠卿謂古尚書百二十篇也　案漢書儒林傳云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劉向校之非是後遂黜其書緯書出於東漢葢因張霸之百兩篇遂附會其說曰孔子刪書定取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也然則孟子之時尚書未必果有百二十篇矣）

葛伯仇餉非孟子詳述其事則異說不勝其繁矣（原注孟子之時古書猶可攷今有不可強通者）

易乾鑿度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名同不害以明功（原注帝乙湯元孫之孫也按史記湯至帝乙二十九王謂六世王未詳唐陳正節曰殷自成湯至帝乙十二君其父子世六易謂十二君亦未詳　閻按康成注禮記引易說末句作天之錫命疏可同名孔疏以帝乙即祖乙正湯之六世孫但未見何書○元圻案易緯乾鑿度孔子曰自成湯至帝乙帝乙湯元孫之孫也帝乙則湯殷錄質以生日爲名順天性也元孫五世之末外恩絕矣同日以乙天之錫命疏可同名湯以乙生嫁妹本天地之義順陰陽之道以正夫婦夫婦正則王教興易之帝乙爲成湯云云　唐書儒學傳陳正節潁川人語見本傳）

林少穎書說至洛誥而終呂成公書說自洛誥而始（原注朱子曰蘇氏傷於簡林氏傷於繁王氏傷於鑿呂氏傷於巧然其間儘有好處　全云成公爲少穎弟子其書蓋以續師說○元圻案　四庫全書目錄書類林之奇尚書全解四十卷其孫後序稱脫稿之初爲門人呂祖謙持去册得建安余氏所刻完本始知麻沙所刻自洛誥以下皆僞續也然之奇初稿爲祖謙持去則祖謙必見完書何以東萊書說始於洛誥以下云續之奇之書乃册又有所增修託之乃祖歟又呂祖謙書說三十五卷其門人時瀾所增修也原書始洛誥終秦誓其召誥以前則門人雜記之語瀾始刪潤其文成二十二卷又編定原書爲十三卷合成是編蓋之奇受學於呂居仁祖謙又受學於之奇本以終始其師說爲一家之學而瀾之所續則又終始祖謙一人之說也　陳氏書錄解題謂祖謙慮不克終篇故自秦誓以上逆爲之說然亦僅能至洛誥而止）

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泰之極則城復于隍既濟

之極則濡其首不于其未而于其既則無及矣伊尹以辯言亂政戒其君盤庚以度乃口告其民商俗利口其敝久矣邵子（觀物內篇七）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又曰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周公訓成王勿以憸人所以反商之敝也張釋之諫文帝超遷嗇夫所以監秦之失也周官曰無以利口罔命曰無以巧言此周之家法將相功臣少文多質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此漢之家法（何云意本蘇傳　全云此漢文景時家法武帝以後則一變矣試讀史漢文景兩朝列傳如張蒼申屠嘉周亞夫竇嬰皆少文多質循吏則文翁亦安靜者自是以後人才日出漢治日衰矣○元圻案史記張釋之列傳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乃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斅此嗇夫喋喋利口

捷給哉今陛下以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又周勃世家勃爲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趣爲我語其椎少文如此　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詔曰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注說文曰悃愊至誠也）

恭在貌敬在心書（洪範）正義之說也中心爲忠如心爲恕詩（關雎序）春秋（桓公六年左傳）正義之說也

堯舜之世名臣止任一事仲尼之門高弟皆爲一科故曰無求備于一夫

彊恕而行忍也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焉也（何云以原憲爲強恕誤讀伊洛書太滅裂厚齋固博雅其不免於侯子之隔壁聽與）一視同仁容也顏子之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也（原注忍言事容言德習忍則至於容　何云宰合不成理有忍有容申上無忿疾于頑之意非謂學之次第也○元圻案東萊書說君陳篇曰易動而輕發者常敗事故必有忍然後能濟忍固可以有濟然猶有堅制力畜之意焉至於有容則宏裕寬綽恢恢乎有餘地矣德之所以大也忍言事容言德淺深固有間進乎此者亦有序也　元王氏天與尚書纂傳引林氏曰彊恕而行者忍也人與己猶二也一視同仁者容也己與物渾渾乎爲一矣）

式和民則順帝之則有物有則動作禮義威儀之則皆天理之自然有一定之成法聖賢傳心之學唯一則字（元圻案眞西山大學衍義曰古人謂規矩準繩衡爲五則者以方圓平直輕重皆天地一定之法故也若爲人而不能全乎爲人之理是失其所以爲人之則而非人矣）

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故民生在勤則不匱（晉欒書語見宣公十二年左傳）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故君子能勞則有繼（公父文伯之母敬姜語見魯語上）

乃命三后先儒曰人心不正則入於夷狄（閩本無此三字）禽獸雖有土不得而居雖有穀不得而食故先伯夷而後及禹稷此說得孔子去食孟子正人心之意小

雅盡廢其祇烈於洚水四維不張其害憯於阻饑（元圻案呂刑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東萊書說曰自不知本者觀之平水土降播種當在所急而伯夷之降典若緩而不切然抑不知人心不正將相胥而入於夷狄禽獸雖有土安得而居雖有穀安得而食諸穆王首述伯夷之典先其本也）

周禮司刑五刑之屬二千五百穆王雖多五百章而輕刑增重刑減班固以周禮爲中典甫刑爲重典非也（元圻案呂刑正義曰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五刑惟有二千五百此經五刑之屬三千案刑數乃多於周禮而言變從輕者周禮五刑皆有五百此則輕刑少而重刑多此經墨劓皆千剕刑五百宮刑三百大辟二百輕刑多而重刑少變周用夏是則改重從輕也　漢書刑法志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國詰四方所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　案孔氏正義之說林少穎呂成公蔡氏集傳皆從之）

舜臯陶曰欽曰中蘇公曰敬曰中此心法之要也呂

刑言敬者七言中者十所謂惟克天德在此二字（元圻案東萊書說曰五刑天所以左右斯民而司刑者代天行罰作配在下奈何其不敬哉又曰中者呂刑之綱領也苗民罔是中者也皐陶明是中者也穆王之告司政典獄勉是中者也）

禹有典則貽厥子孫而有盤遊無度者湯有義禮垂裕後昆而有顚覆典刑者是以知嗣德之難也宋武帝留葛燈籠麻繩拂（閩本云繩拂元板作蠅拂）於陰室（案事見通鑑宋武帝紀大明七年）唐太宗留柞木梳黑角篦於寢宮（事見唐郭湜高力士傳）作法於儉其儆猶侈況以侈示後乎（集證按容齋續筆十四帝王創業垂統規以節儉貽訓子孫必其繼世象賢而後可以循其教不然正足取侮笑耳宋孝武大治宮室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挂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顗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上不答獨曰田舍翁得此以爲過矣唐高力士於太宗陵寢宮見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篦一草根刷子一歎曰先帝親正皇極以致升平隨身服用惟留此物將欲傳示子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明皇詣陵至寢宮問所留示者何在力士捧跪上上跪奉肅敬如不可

勝曰夜光之珠垂棘之璧將何以逾此即命史官書之典冊是時明皇嗣位未久厲精爲治故見太宗故物而惕然有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力不足以副其求尙何有於此哉宋孝武不足責也若齊高帝周武帝陳高祖隋文帝皆有儉德而東昏天元叔寶煬帝之淫侈浮於桀紂又不可以語此云）

因岱柴而封禪因時巡而逸遊因洛書而崇飾符瑞因建極而雜糅正邪因享多儀而立享上之說塞忠諫謂之浮言錮君子謂之朋比憸礉少恩曰威克厥愛遂衆妄動曰惟克果斷其甚焉者丕之奪漢託之舜禹衍之篡齊託之湯武邵陵海西之廢託之伊尹新都之攝臨湖之變託之周公侮聖言以文姦慝豈經之過哉（元圻案三國志魏文帝紀注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通鑑梁紀武帝天監元年旣禪位顏見遠不食而卒上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　三國志魏齊王芳紀嘉平六年九月司馬景王將謀廢帝以聞太后遣芳歸藩于齊注是日羣臣議曰昔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今日之事亦唯公命景王曰諸君所以望師者重師安所逃之及晉受禪封齊王爲邵陵公　晉郗超傳超謂桓溫曰明公旣居重任若不能行廢立大事爲伊霍之舉者不足鎮壓四海震服宇內溫深納其言又帝奕紀太和六年溫內諷太后以伊霍之舉廢奕爲東海王後降封爲海西縣公　漢書王莽傳永始元年封爲新都侯元始五年平帝崩世絕選宣帝元孫中最幼廣戚侯子嬰年二歲託以爲卜相最吉太后下詔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　唐書房元齡傳隱太子謀害秦王首謀謂長孫無忌曰今釁隙已成禍機將發其若遵周公之事無忌遽之入白秦王又隱太子傳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秦王入朝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遽回秦王隨呼之元吉惕慓引弓三射不能彀王一箭斃建成再中元吉）

蘇綽大誥近於莽矣太元（更之次五）所謂童牛角馬不今不古者歟蘇威五教綽之遺風也（何云大誥之作度越六代不可毁也　全云何氏過推蘇綽未免永嘉一輩人議論○元圻案周書蘇綽傳綽字令綽武功人魏侍中則之九世孫也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成風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自此之後文章皆依此體　漢書王莽傳居攝二年東郡太守翟義立劉信爲天子移檄郡國莽晝夜抱孺子告禱郊廟放大誥作策諭曰當反政孺子之意　揚雄太元更次五測曰童牛角馬發天常也范望注曰馬童牛角是其常也不合於今不合於古利用革矣　北史蘇綽傳綽子威字無畏隋文帝令持節巡撫江南江表自晉已來刑法疏緩代族貴賤不相陵越平陳之後牧人者盡改變之無長幼悉使誦

五教威加以煩鄙之辭百姓嗟怨　宋王氏安國曰文帝思文章浮薄使蘇綽爲大誥以勸而卒能變一時士大夫之制作故義門云爾）

史記秦紀繆公三十三年敗於殽三十六年自茅津渡河乃誓於軍中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爲垂涕曰嗟乎秦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書序云敗崤歸作誓與史不同邵子謂僭乎聖者秦穆之謂也（皇極經世觀物外篇四注云秦穆改過自誓得聖之事而已）穆公是霸者第一悔過自誓之言幾於王道此聖人所以錄於書末（全云以秦穆之悔過爲眞乎則彭衙之敗兵何也若謂自茅津以後作誓是謬爲悔過之言以鳴得意也度節竟爲僞說所欺不知聖人錄之以垂戒耳○元圻案林少穎曰穆公雖終不能踐其言而其一時悔過自艾之意誠合夫帝王之用心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其秦誓之謂乎　春秋僖公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崤胡傳曰書序專取穆公悔過主於勸善其辭恕春秋備書秦晉用兵之失兼於懲惡其法嚴故入晉君而以狄視秦也）

大傳（略說）太子年十八曰孟侯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康成注孟迎也）唐冊太子文云盡謙恭於齒胄寄方俗於迎郊思謁諸侯見康誥謂諸侯之長蓋方伯也大傳說非（元圻案唐高宗永徽七年正月冊代王弘為皇太子文云盡謙恭於齒胄寄方俗於迎郊春禮冬詩趨庭際博三遷六德勉志無怠　文苑英華載冊皇太子文云朕聞王者神器天之大寶震百里而崇孟侯照四方而建元子又史祥答隋太子廣詩云川澤之大汙瀆攸歸松柏之高蔦蘿斯託微心眷眷孟侯所知也皆以孟侯為太子　康誥正義曰鄭依略說以太子十八為孟侯而呼成王既禮無文義理難明豈周公自許天子以王為孟侯皆不可信也　漢書地理志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　詩地理攷衞伯鄭氏曰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為州伯也）

漢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隋唐志繫之汲冢然汲冢得竹簡書在晉咸寧（晉武帝年號）五年而兩漢已有周書矣

（何云此條實作然何與穆也當入攷史）太史公引克殷度邑（案史記周本紀武王射紂事本周書克殷解定商邑不寐事本周書度邑解）鄭康成注周禮（秋官大行人）云周書王會備焉注儀禮（鄭注覲禮）云周書（王會）北唐以閭許叔重說文（羽部翰字）引逸周書大翰若翬雉（今本王會作文翰者若皋雞）又（豕部豲字）引豲有爪而不敢以撅（今本周祝解爪作蚤）馬融注論語（鑽燧改火）引周書月令（原缺今本補）皆在漢世杜元凱解左傳時汲冢書未出也（杜注己成而汲冢書始出詳自撰左傳後序）千里百縣（哀公二年）譽之棻矣（襄公二十六年）皆以周書為據則此書非始出於汲冢也按晉束晳傳太康二年汲郡得竹書七十五篇其目不言周書（原注紀云咸寧五年左傳後序云大康元年當攷）左傳（杜預春秋傳後序）正義引王隱晉書云竹書七十五卷六十八卷有名題七卷不可名題其目錄亦無周書然則繫周書於汲冢其誤明矣（閻按王氏云當攷余因徧考一束晳傳王隱撰者曰太康元年房喬修者曰太康二年互異已如此當以當日目擊者之言為據晉武帝紀本起居注杜預為左傳後序皆其所目擊者也冢蓋發於咸寧五年冬十月官輒開知明年太康改元三月吳平預始得知又二年始見其書故序曰初藏在秘府余晚獲見之此與情事脗合○元圻案晉書束晳傳晳字廣微漢疏廣之後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因去疏之足遂改姓焉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邱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邱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歷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晳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　杜預春秋傳後序曰太康元年吳寇始平余自江陵還襄陽解甲休兵乃申抒舊意脩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藏在秘府余晚得見之所記大凡七十五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周易及紀年最為分曉　王氏此條本李巽

巖逸周書考）

書大傳（禹貢）載四海河江五湖鉅野鉅定濟中孟諸隧谷大都（案康成注隧讀如陊降之降或作隋谷今河南穀城西關山也大都明都）之貢物此禹時也周書（王會）載伊尹為四方獻令此湯時也王會載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自稷慎以下其贄物二十一（孔晁注稷慎肅慎也）自義渠以下其贄物二十（注義渠西戎國）自高夷以下其贄物十四（注高夷東北夷高句驪）自權扶以下其贄物九（注權扶南蠻也）此成王時也愚謂旅獒之訓曰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珍異之貢恐非三代之制

王會曰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唐公虞公樂記所謂祝陳也殷公夏

公欒記所謂杞宋也然則郊特牲云尊賢不及二代其說非矣（方愼山云先儒謂三恪不如二王之後故郊特牲云○元圻案郊特牲鄭注云二或爲三正義曰案異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夫三統之義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鄭云二王之後命使郊天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

周書史記篇穆王召左史戎夫取遂事之要戒（案孔晁注戎夫左史名遂成也集取要戒之言）言皮氏華氏夏后殷商有虞氏平林質沙三苗扈氏義渠平州林氏曲集有巢有鄶共工上衡氏南氏有果氏畢程氏陽氏穀平阪泉縣宗元都西夏績陽有洛之亡（原注國名多傳記所未見○元圻案竹書紀年帝不降三十五年殷滅皮氏　路史國名紀華氏六韜作辛氏又按九域志平林在隨縣東北即詩會伐平林後漢平林盜起又質沙帝魁所伐世本之夙沙也後有夙氏夙沙氏宿沙氏　紀年武乙三十年周師伐義渠乃獲其君以歸　路史國名紀義渠春秋之義渠戎秦昭滅之爲北地今慶州平州盟會圖疏平州在汾州介休西有林六韜林氏國山海經與鳥旗近須云中牟林亭非曲集今符陽郡有集云萬山所集六韜作西漢州氏伐之　路史前紀有巢注云或以爲夏商之間特起於一方者蓋上古有巢氏之後有鄶攻之潛夫論即祝融後也今鄶城六韜曰會氏南氏世本有男氏潛夫論作南周書之有南也有果今果州畢程長安志引孟子文王卒於畢程呂覽十八武王常窮於畢程陽氏大國以陽名者多矣如陝有上陽下陽晉陽鄧越皆有東陽南陽難可悉數穀平一作平氏阪泉姜姓其後蚩尤彊霸今懷戎涿鹿城東一里阪泉是縣宗六韜作縣原　紀年帝舜四十年元都氏來朝獻寶玉　路史國名紀元都少昊氏諸侯外傳云元都氏黎國或謂重黎非也西夏今鄜故大夏有夏水漢水也）

周書大聚篇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亦見文子（精誠篇）張文潛代范（堯夫）祭司馬公文冬暘夏冰赴者爭先蓋本於此（閻按淮南主術訓亦云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

周書謚法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發既賦憲受臚于牧之野將葬乃制作謚今所傳周書云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於牧之野終葬乃制謚與六家謚法所載不同（原注案今本缺誤文心雕龍云賦憲之謚出於此　呂成公策問旦以文名奭以康名閎夭以辭顯閎夭謚當攷○元圻案玉海五十四條定六家謚法二十卷判太常范鎮同判寺周沆等撰取周公春秋廣謚沈約賀琛及扈蒙六家別其同異去其重複刊謬補缺集爲一書　呂成公策問今本集不載）

文心雕龍（銘箴篇）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夏箴見周書文傳商箴見呂氏春秋名類篇（集證按文傳引夏箴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又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　名類篇引商箴曰天降災布祥并有其職○元圻案盧氏文弨曰御覽三十五引小人無兼年之食數語作夏箴疑誤墨子七患篇引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胡廣百官箴敘曰墨子著書稱夏箴之辭即謂此也　呂覽十三二日名類舊注云一作應同畢氏校本曰名類乃卷二十召類之譌今卽以應同名篇）

周書小開武篇周公曰在我文考順道九紀一辰以紀日二宿以紀月三日以紀德四月以紀刑五春以紀生六夏以紀長七秋以紀殺八冬以紀藏九

歲以紀終九紀與洪範五紀相表裏文選任彥升（宣德皇后令）日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注引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曰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九星即九紀也（元圻案小開武篇曰在我文考順明三極又曰三極一維天九星二維地九州三維人四左孔晁注九星四方及五星也是本篇之九星九紀當有分別盧氏文弨曰文選三十六所云乃九紀也孔以經緯釋九星甚當）

任章引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原注戰國策）蕭何引周書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見漢書本傳）此豈蘇秦所讀周書陰符者歟（閻按戰國策太公陰符之謀）老氏之言范蠡張良之謀皆出於此（原注朱子曰老子爲柱下史故見此書　閻按蘇秦傳引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其真出陰符可知○元圻案道德經微明章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彊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史記越王句踐世家吳王請成句踐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

（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　史記項羽本紀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項王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而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

三墳書無傳宓犧唯易存而商高所云周天歷度（原注周髀）管子所云造六峜以迎陰陽者不復見（原注管子輕重戊篇虙戲造六峜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峜行陰陽峜字未詳）許行爲神農之言鼂錯述神農之教列子稱黃帝之書陰陽五行兵法醫方皆託之農黃而大道隱矣今有山氣形之書謂之連山歸藏坤乾元豐中毛漸得之西京或云張天覺得之比陽民家非古也（原注列子引黃帝書即老子谷神不死章　閻按王元美云峜當讀如計以企有既音也辛文子範計研吳碑作峜研亦可證○元圻案周髀曰昔者周公問於商高曰古者包犧立周天歷度夫天不可階而升地不可尺寸而度請問數安從出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句廣三股脩四徑隅五既方之外半其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生也　漢書食貨志鼂錯上疏引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　列子天瑞篇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爲元牝元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illegible]篇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　漢書藝文志陰陽家黃帝泰素二十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或言韓諸公子之所作也言陰陽五行以爲黃帝之道也故曰泰素兵陰陽家神農兵法一篇黃帝十六篇圖三卷五行家黃帝陰陽二十五卷神農大幽五行二十七卷雜家黃帝內經十八卷外經三十九卷經方家神農黃帝食禁七卷　玉海三十七中興書目三墳之目見於孔序漢志不載元豐中毛漸奉使西京得之其書以山氣形爲別山墳謂之連山氣墳謂之歸藏形墳謂之乾坤與先儒言三易異晁氏讀書志曰古三墳書張天覺言得之於比陽民家墳皆古文而傳乃隸書七卷隋志皆無之世以爲張天覺僞撰　程子曰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使誠有所謂羲農之書乃後世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所謂神農之言及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爾　隋書經籍志天文家周髀一卷趙嬰注又一卷甄鸞重述周髀圖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天文算法類周髀算經二卷是書內稱周髀長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蓋髀者股也於周地立八尺之表以爲股其影爲句故曰周髀其首章周公與商高問答實句股之鼻祖　鄭漁仲曰三皇太古書亦謂之三墳一曰山墳二曰氣墳三曰形墳天皇伏羲氏本山墳而作易曰連山人皇神農氏本氣墳而作易曰歸藏地皇黃帝氏本形墳而作易曰坤乾）

---

有言遜于汝志艮之不拯其隨也惟學遜志謙之卑以自牧也遜一也而善惡異君體剛而用柔臣體柔而用剛君不遜志則爲唐德宗之彊明臣而遜言則爲梁邱據之苟同（元圻案洪範高明柔克孔傳曰愉臣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　唐書德宗紀贊曰德宗猜忌刻薄以彊明自任恥見屈于正論而忘受欺于姦諛）

周人乘黎祖伊恐（案此西伯戡黎序文）商受能如震上六之畏鄰戒則無咎矣蜀漢之亡也吳華覈詣宮門上表曰成都不守社稷傾覆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陛下至仁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謹拜表以聞吁華覈亦吳之祖伊歟（元圻案三國志吳華覈傳覈字永先吳郡武進人也以文學入爲祕府郎遷中書丞蜀爲魏所并覈詣宮門發表曰間聞隴抗表至成都不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昔衛爲翟所滅而桓公存之今道里長遠不可救振臣以草芥竊懷不寧云云）

學古入官然後能議事以制伯夷以禮折民（見呂刑）漢儒以春秋決獄（注詳第六卷）子產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見襄公三十一年左傳）荀卿始爲法後王之說李斯師之謂諸生不師今而學古太史公亦惑於流俗之見六國表云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文帝謂卑之無甚高論宣帝謂俗儒好是古非今秦既亡而李斯之言猶行也孟子曰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閻按余謂三代以下之天下非孟子治之乃荀卿治之何則孟子法先王荀卿法後王只觀文獻通考序發端便引荀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明太祖序其大誥亦曰俗儒多是古非今好更常舞文弄法滔滔者豈非皆李斯之徒也乎○元圻案荀子非相篇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褫故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　史記李斯列傳斯楚上蔡人從

（荀卿學帝王之術秦并天下以斯爲丞相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竝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臣請諸有文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　又張釋之列傳釋之補謁者朝畢因前言便宜事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　漢書元帝紀帝爲太子柔仁好儒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且俗儒不達時務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何足委任　劉原父草進唐書遜秩制亦云古之爲國者法後王爲其近於己制度文物可覩故也）

舜之克艱文之無逸心也後之勤政者事爲而已

勿以憸人立政之戒也爻辭周公所作師之上六既濟之九三皆曰小人勿用

左氏傳引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文公五年）洪範言惟十有三祀箕子不忘商也故謂之商書陶淵明於義熙後但書甲子亦箕子之志也陳咸用漢臘亦

然（元圻案洪範孔傳商曰祀箕子稱祀不忘本正義曰商曰祀周曰年釋天文此周書也泰誓稱年此獨稱祀故解之箕子稱祀不忘本也此篇箕子所作箕子商人故傳記引此篇者皆云商書　南史隱逸傳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尋陽柴桑人晉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弱年薄宦不絜去就之跡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　後漢書陳寵傳寵曾祖咸成哀間爲尚書莽篡位召咸爲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二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歸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

既獲仁人武所以克商也養民以致賢人興漢在於一言延攬英雄務悅民心復漢在於一言（元圻案漢書蕭何傳漢王謀攻項羽何諫曰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　後漢書鄧禹傳光武安集河北禹進說曰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

張文饒曰堯之歷象蓋天法也舜之璣衡渾天法也（何云此說恐是臆斷　集證按王氏六經天文編卷上引張氏曰蓋天之法如繪像止得其半渾天之法如塑像能得其全堯之歷象日星蓋天法也舜之璣衡渾天法也渾法密於蓋天創意者略述作者愈詳也）

李仁父宰相年表序曰孔氏序三代之書其稱相者獨伊尹伊陟傅說周公召公畢公六人耳（閻按書序傅說無相字孔傳有之耳○元圻案錢氏大昕曰李燾字仁甫有歷代宰相年表三十三卷尚書百篇圖一卷）

爾尙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若沈勁之於充張嵊之於稷李湛之於義府可謂能蓋愆矣（全云孫則若李玫毅之於勣○元圻案眞西山論語集編父在觀其志章沈充叛臣也其子勁以死節著李義府姦臣也其子湛以忠義聞若勁與湛可謂能蓋其父之愆矣　晉書沈充傳充知王敦有不臣之心因進邪說遂相朋構及敗歸吳興誤入其故將吳儒家儒遂殺之充子勁見忠義傳勁以五百人守洛陽爲慕容恪所執遂遇害　梁書張稷傳時東昏淫虐義師圍城已久稷乃使直閤張齊害東昏于含德殿遣范雲裴長穆等使石頭城詣高祖以功封江安縣侯子嵊別傳嵊爲吳興太守侯景圍京城賊行臺劉神茂遣使說嵊降嵊斬其使爲神茂所敗執以送景刑之於都市賊平謚曰忠貞子　唐書李義府傳武昭儀方有寵上欲立爲后畏宰相議未有以發義府叩閤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武后立進爵爲侯後流巂州以憤恚死子湛誅二張統禁兵后顧謂曰我待爾父

子不薄亦須是耶）

刑止於五而秋官條狼氏誓馭曰車轘（鄭注杜子春曰條當讀爲滌除之滌）此春秋時嘗有之（何云春秋時刑禮未改愈可徵周官非僞書但非常重典故不在五刑之內惟弒逆之賊乃偶一用耳）至秦用之豈成周之法哉

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此毛詩誰能烹魚傳文亂作散）故以叢脞爲戒器久不用則蠹政不常修則壞（集證求放曰器久不用而蠱生之謂之蠱天下久安無爲而弊生之謂之蠱）故以屢省爲戒多事非也不事事亦非也

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蘇氏雖以意言之考之書明于五刑以弼五教皋陶所執之法也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舜所操之權也皋陶執法于下而舜以其權濟于上劉頌所謂君臣之分各有所司

王制曰王三又然後制刑（原注又與宥同）則蘇氏之言亦有所本（元圻案陸放翁老學菴筆記東坡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有云皐陶爲士將殺人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梅聖俞爲小試官得之以示歐陽公公曰此出何書聖俞曰何須出處公以爲皆偶忘之然亦大稱賞及揭牓見東坡姓名曰此郎必有所據及謁謝首問之東坡曰何須出處與聖俞語合公賞其豪邁太息不已　晉書劉頌傳頌字子雅廣陵人又刑法志頌爲三公尚書上疏曰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制權）

格于皇天格其非心皆誠意感通而極其至事君如事天

玩物喪志志爲物所役也李文饒通犀帶賦曰美服珍玩近於禍機虞公滅而垂棘返（事見僖公二年五年左傳）壯武殘而龍劍飛先后所以聞義則服防患則微昭侯委珮而去（事見定公四年左傳）宣子辭環以歸（事見昭公十六年左傳）此可以爲

玩物之戒（元圻案穀梁僖公二年傳曰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晉雷次宗豫章記曰吳未亡恒有紫氣見牛斗之間張華聞雷孔章妙達緯象乃要宿屏人問孔章具言精在豫章豐城遂以孔章爲豐城令至縣掘得玉匣長八尺開之得二劍孔章乃留其一匣而進之後張華遇害此劍飛入襄城水中文選注引臧榮緒晉書曰張華封壯武郡公遷司空爲趙王倫所害）

好問則裕謂聞見廣而德有餘也中庸曰舜好問博學之必審問之學以聚之必問以辨之敏而好學必不恥下問老子亦云知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者勝（閻按問曰切問曰審問曰下問曰惡問曰無宿問　余嘗集陶宏景皇甫謐爲標牓曰一事不知以爲深恥遇人而問少有寧日亦可見其志云○元圻案老子語見文子自然篇　荀子大略篇無留善無宿問）

舜咨十二牧終於難任人命九官終於聖讒說孔子答爲邦之問終於遠佞人一也

南豐序南齊書曰唐虞爲二典者所記豈獨其迹邪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又曰方是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案子固說林氏尚書全解引之謂曾舍人此言可謂善觀二典矣）後山（閻按後山陳師道號）黃樓銘序云昔之詩人歌其政事則并其道德而傳之朱文公詩破斧傳云當是之時雖披堅執銳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爲心而不自爲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皆用南豐文法（元圻案陳後山集十七黃樓銘序曰熙寧十年河決澶州彭城當其衝守臣蘇某築二防於南門之外以安危疑明年元豐正月制誥諭意臣某乃作黃樓於東門具刻明詔使其客陳師道以爲之銘師道洪惟呂伋南仲內撫百姓外平諸侯詩美文武尹吉甫召虎南伐淮夷北伐玁狁功歌宣王君能使人以盡其才臣能有功以報其上古之義也又惟感而通之者道也行而化之者德也制法明教者政也治人成功者事也昔之詩人歌其政事則并其道德而傳之後王有作可舉而行願臣之愚何與於此　後山門人魏衍爲後山集記曰先生諱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己彭城人年十六謁南豐先生曾公鞏曾大器之遂業

于門元祐初蘇公軾與侍從列薦乃官之元符三年除祕書省正字）

虞之庭歌夏五子之歌此三百篇之權輿也洪範無偏無陂至歸其有極蔡氏（書集傳）謂此章蓋詩之體使人吟咏而得其情性與周禮太師教以六詩同一機伊訓以三風十愆訓太甲自聖謨洋洋而下亦叶其音蓋欲日誦是訓如衛武公之抑戒也故曰詩可以興（元圻案林氏尚書全解詩大序曰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雖其詳見於三百篇原其所由起實本於虞夏之世舜與皐陶賡歌言元首股肱實以成治其言安以樂蓋所謂治世之音也太康失邦五子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言怨以怒蓋所謂亂世之音也此二聲歌雖載於書實詩之淵源也）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凡兩言之或謂脫簡重出（案林少穎曰薛氏劉氏皆以爲益稷脫簡重出）東觀漢記王阜爲重泉令鸞鳥集學宮

（閻按東漢有學宮字北共一）皐擊磬而舞況舜樂所感乎（全云東觀漢記以下疑另爲一條　方樸山云舜典夔曰數語斷非脫重甚匪自言其功乃自任其事也必若有疑亭疑益稷篇不當疑舜典以益稷篇上文已有夔曰不應重贅夔曰也然總非脫誤宋人以後人文法律古人故云爾○元圻案劉原父七經小傳上謂舜典之末衍一簡也何以知之方舜之命二十二人莫不讓者惟夔龍爲否則亦已矣又自誇其能變必不爲也且爾時始命典樂不應遽已有百獸率舞之事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東觀漢記列傳十三王阜字世公蜀郡人補重泉令吏民向化鸞鳥集於學宮阜使五官掾長沙疊爲張雅樂擊磬鳥舉足垂翼應聲而舞翔翔復上縣庭屋十餘日乃去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別史類東觀漢記二十四卷是書於漢明帝初修後遞有增續至熹平中乃成書隋志題劉珍撰益失其實原本一百四十三卷久已散佚今以永樂大典所載補葺勒爲二十四卷　常璩華陽國志序意曰德政益州太守王阜字世公成都人）

湯之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武之誓曰惟人萬物之靈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子思所謂天命之謂性孟子所謂性善淵源遠矣（全云靈字稍淺）

文侯之命其歸視爾師寧爾邦此覲禮所謂伯父無事歸寧乃邦古者待諸侯之禮如此平王能存西周禮文之舊而不能雪君父之讎恥豈知禮之本乎（元圻案儀禮覲禮擯者謁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　史記周本紀幽王嬖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遂殺幽王於是諸侯乃卽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　東萊書說曰嗚呼周之所以終於東周者蓋於此章見之平王東遷之初大讎未報王略未復正君臣坐薪嘗膽之時也奔亡之餘僅得苟安乃君臣釋然遽自以爲足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兵已罷矣曰用賚爾秬鬯彤弓功已報矣曰柔遠能邇康惠小民教之平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勉之以本邦之治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周之君臣如此周其終於東乎）

洪舒于民古文作洪荼薛氏（季宣書古文訓）曰大爲民荼毒也（元圻案禮記玉藻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鄭注荼讀如舒遲之舒荀子大略篇諸侯御荼楊倞注荼古舒字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淵荼是徽索隱曰荼音舒又儒林傳瑕仲舒弟子呂步舒徐廣曰舒一作荼亦音舒是荼與舒通王氏存薛說蓋以廣異義耳）

宅西曰昧谷虞翻謂當爲柳谷（原注周禮注度西曰柳穀○見天官縫人）魏明帝

時張掖柳谷口水溢湧寶石負圖卽其地也（閻按隋地理志張掖郡張掖縣注曰有大柳谷今爲甘州衛○元圻案虞翻說見本卷正文三國志魏明帝紀青龍三年注引魏氏春秋曰是歲張掖郡刪丹縣金山元川溢湧寶石負圖狀象靈龜搜神記曰魏之初興也張掖之柳谷有開石焉漢晉春秋曰氏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涌溢其聲如雷曉而有蒼石立水中長一丈六尺其文曰大討曹帝惡其討也使鑿去爲計以蒼石窒之至晉初其文愈明）

周之盛也內諸侯爲伯爲周召畢公之任周之衰也外諸侯爲伯爲齊晉之霸三公行二伯之職以統諸侯則伯者安得而竊王命（元圻案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鄭注五官之長謂爲三公者周禮九命作伯二伯分主東西者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　衞湜禮記集說引呂與叔曰唐虞建官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王制所謂八州八伯卽唐虞之州牧也雖周亦謂之牧大宰所謂建其牧周官所謂六卿分職以倡九牧是也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謂之二伯二伯卽唐虞之四岳也愚案二伯以董正九牧九牧以董正諸侯推而至於東夷北狄西戎南蠻莫不選其賢者以爲之長而聽命於牧伯焉大小有序內外相維若網之在綱若輻之共轂內憂外患何從而生哉）

我生不有命在天得之不得曰有命一爲獨夫之言一爲聖人之言眞文忠公曰命一也恃焉而弗脩賊乎天者也安焉而弗求樂乎天者也此聖狂所以異（元圻案此條皆眞西山送張元顯序中語眞文忠公曰五字宜移在前　眞文忠公名德秀字景元更字希元浦城人學者稱西山先生）

聖王畏天畏民人有畏心然後敬心生謂天不足畏民不足畏爲桀紂秦隋

詹元善（全云名體仁朱子弟子）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此卽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也人能知此則知觀書之要而無穿鑿之患矣（原注呂成公已有此說○元圻案成公之說見東萊書說眞氏大學衍義取之　詹元善浦城人少從朱子學以存誠愼獨爲主眞西山早從之遊嘗問居官莅民之法告曰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

治梁及岐若從古注則雍州山距冀州甚遠壺口太原不相涉晁以道用水經注以爲呂梁狐岐（閻按余此仍遵古注以爲壁經之誤例且梁山與壺口止隔一河非不得謂甚遠）○元圻案禹貢孔傳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　史記夏本紀注引鄭康成曰梁山在左馮翊夏陽詩正義二引鄭康成曰岐山在右扶風美陽西北漢書地理志與康成說同蘇東坡葉少蘊呂東萊書說皆從古注　王氏天與書纂傳引晁氏曰梁山呂梁也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爾雅云梁山晉望也則是冀州之山若以爲雍州之梁山則當爲秦望而去冀遠矣春秋成五年梁山崩左氏穀梁皆以爲晉山則亦呂梁也岐山狐岐山也在今汾州介休縣山海經云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流注於汾則岐山亦冀州山若以爲雍州之岐山則與冀相去絕遠矣朱子曰晁說爲是　水經注三河水又左得湳水口水出西河郡美稷縣東北流湳水又東流入於河河水左合一水出善無縣故城西南八十里其水西流歷于呂梁之山而爲呂梁洪其山昔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蓋大禹所闢以通河也司馬彪曰呂梁在離石縣西至是乃爲河之巨險即呂梁矣　水經注四河水又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注曰昔者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即經所謂龍門矣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跡遺功尚存　水經注六汾水南與平水合水出平陽縣西壺口山尚書所謂壺口治梁及岐也其水東逕狐谷亭北春秋時狄侵晉取狐廚者也又曰文水又東南流與勝水合水西出狐岐之山　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地理類二水經注四十卷後魏酈道元撰道元字善長范陽人自晉以來注水經者凡二家郭璞注三卷杜佑作通典時猶見之今惟道元所注存水經作者唐書題曰桑欽然班固嘗引欽說與此經文異道元注亦引欽所作地理志不曰水經觀其涪水條中稱廣漢已爲廣魏則決非漢時鍾水條中稱晉寧仍曰魏寧則未及晉代推尋文句大抵三國時人今既得道元原序知並無桑欽之文則據以削去舊題亦庶幾闕疑之義云

困學紀聞注卷之二終

男忠錫孫孝溍孝瀚校字

甚録案漢書儒林傳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不言[illegible]大毛公小毛公[illegible]詩譜[illegible]所謂毛公者是小毛公藝文志[illegible]但云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illegible]大毛公若[illegible]

予不[illegible]毛詩源流而其說如此不可解也孫氏[illegible]傳云世傳毛傳爲毛萇作[illegible]宋書儒林傳云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及隋志毛詩二十卷漢河間太守毛萇傳[illegible]鄭康成詩譜及陸璣毛詩草木疏所云明作詩傳者毛亨非毛萇[illegible]於漢書[illegible]河間太守毛萇則又不知所據何書矣

# 困學紀聞注卷三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 詩

（元圻案鄭耕老曰毛詩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四字　晁氏讀書附志曰石經毛詩二十卷經註一十四萬六千七百字）

經典序錄河間人大毛公爲詩故訓傳一云魯人（原注失其名）初學記二十一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原注大毛公之名唯見於此正義云儒林傳毛公趙人不言其名後漢書趙人毛萇序錄亦云名長今後漢書作萇此小毛公也）程子（明道）遺書曰毛萇最得聖賢之意（元圻案鄭氏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　陸璣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曰孔子刪詩授卜商卜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　初學記之說似本於此　經義考卷一百毛氏萇詩傳下引葉夢得曰漢武帝時毛詩始出自以源流出於子夏今觀其書所釋鴟鴞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皇矣黃鳥與左氏合而序由

庚六篇與儀禮合當毛公時左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公之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於子夏可乎此說可以釋程子之意　書錄解題類書類初學記三十卷唐集賢院學士長城徐堅元固撰）

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即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以絲衣繹賓尸爲靈星之尸以小弁爲小人之詩則已失其義矣趙岐（孟子注）云高子齊人（原注謂爲之辭偁文王之聲亦高子也）

（何云但通其訓詁而不辨義理之是非漢儒之爲詩皆高子也　全云何說過矣程子何以稱毛公哉○元圻案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曰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大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其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又曰整字文操豫章人吳太常卿　詩序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正義曰高子者不知何人公孫丑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則高子與孟子同時趙岐以爲齊人此言高子則彼是也　李黃毛詩集解三十九李迂仲曰絲衣之詩繹祭之樂歌也高子謂祭靈星據繹祭行於廟門之外豈復祭靈星耶高子與孟子同時小弁乃孝子之詩也而高子以爲小人之詩若高子者非惟失之於小弁抑亦失之於絲衣矣竊謂靈星之祠無所經見惟漢高祖郊祀志云親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注張晏云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星見而祭之高子所謂靈星之尸豈謂此耶大抵高子之學失之固陋其見於孟子有二一則公孫

（丑所言是也其二謂禹之聲何文王之聲　余兄靜軒先生曰淮南子主術訓君人之道其猶靈星之尸也儼然元默而吉祥受福蓋本於商子　朱竹坨經義考卷一百書齊魯韓三家詩後曰定之方中注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正義鄭志答張逸問曰仲梁子魯人當六國時又維天之命注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趙岐云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則魯之說詩者不始於申培公也絲衣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趙岐注孟子以爲齊人則齊之說詩者不始於轅固生也）

序錄子夏傳曾申申傳李克讀詩記（全云東萊先生作）引陸璣草木疏以曾申爲申公以克爲剋皆誤（元圻案釋文序錄曰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　呂成公讀詩記論訓詁傳授引陸璣草木疏曰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剋李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孫卿傳魯人大毛公大毛公傳小毛公　漢書儒林傳申公少與楚元王交竝傳其太子戊安得親受詩於子夏其誤顯然二[illegible]讀詩記所引自可信今本陸草木疏後附四家詩源流則割裂正史儒林傳及釋文序錄爲之不知出何人手其語誠然然以讀詩記引之爲可信則偏矣　四庫全書總目詩類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宋呂祖謙撰其說以小序爲主陳振孫稱其博採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文義翦裁貫串加出一手魏了翁後序稱其能得詩人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旨　又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吳陸璣撰釋文序錄云字元恪吳郡人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末附四家詩源流而毛詩特詳困學紀聞議其誤以曾申爲申公王柏詩疑亦詆其所叙與經典釋文不合）

詩六義三經三緯鄭氏注周禮六詩及孔氏正義其說尙矣朱子集傳從之而程子（語呂與叔）謂詩之六體隨篇求之有兼備者有偏得一二者（案程子說呂成公詩說拾遺引之）讀詩記一謂風非無雅雅非無頌蓋因鄭箋豳雅豳頌之說然朱子（大田篇傳）疑楚茨至大田四篇爲豳雅（良耜篇傳）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爲豳頌亦未知是否也（原注呂成公云豳雅頌恐逸○元圻案周禮春官太師敎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注風言賢聖治道之遺化也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敎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爲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孔穎達詩大序正義曰六義次第如此者以詩之四始以風爲先故曰風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爲之辭故於風之下即次賦比興然後次以雅頌雅亦以賦比興爲之旣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同之　朱子曰太師之敎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節奏指歸皆將不待講說而直可吟詠以得之矣三經是風雅頌是做詩的骨子賦比興卻是裏面橫串的故謂之三緯　讀詩記一論六義張氏曰今一詩之中蓋兼有風雅頌之意賦比興亦然呂氏曰詩舉有此六義得風之體多者爲國風得雅之體多者爲大小雅得頌之體多者爲頌風非無雅雅非無頌也董氏曰崧高旣列於大雅然其詩曰其風肆好又言吉甫作誦　豳風七月箋以殆及公子同歸以上爲豳風以介眉壽以上爲豳雅萬壽無疆以上爲豳頌正義曰春官籥章云仲春晝擊土鼓吹豳詩以逆暑仲秋夜迎寒氣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吹豳頌以息老物以周禮用爲樂章詩中必有其事此詩題曰豳風明此篇之中當具有風雅頌也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鄭康成箋豳詩以應豳籥孔穎達疏之曰述其政敎之始則爲豳風述其政敎之中則爲豳雅述其政敎之成則爲豳頌此漢唐相傳之說而程子亦以爲然也至宋而解詩者衆或謂旣曰雅頌當非七月之詩豈若九夏亡之矣或謂以七月全篇隨其音節吹之以合於風雅頌或謂楚茨等篇是豳之雅思文等篇是豳之頌朱子謂數說皆通而未敢必也閒嘗考之楚茨專言廟祭甫田有祈雨之文似有合矣然周禮言龡豳雅擊土鼓而不言有琴瑟之樂大田詞主報賽非以言祈至思文爲配天臣工爲戒田官噫嘻爲成王後詩惟豐年載芟良耜止言農事可以通用然在周頌無文以證其爲豳朱子旣無定論則鄭箋引周禮以解豳詩似尙爲近古況周禮出於西漢鄭氏一門具有師承其說或非無本也　四庫全書總目經部詩類毛詩正義四十卷漢毛亨傳鄭元箋唐孔穎達疏鄭氏發明毛義自命曰箋博物志曰毛公嘗爲北海郡守康成是此郡人故以爲敬推張華所言蓋以爲公府用記郡將用箋之意然康成生於漢末乃修敬於四百年前之太守殊無所取案說文曰箋表識書也鄭氏六藝論曰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已意使可識別然則康成特因毛傳而表識其旁如今人之簽記積而成帙故謂之箋無庸別爲曲說也）

逸詩篇名若貍首（原注射義）驪駒（原注大戴禮漢書注）祈招（原注左傳○見昭公十二年）轡之柔矣（原注左傳周書）皆有其辭唯采薺（原注周禮）河水新宮茅鴟（原注左傳）鳩飛（原注國語）無辭或謂河水沔水也新宮斯干也鳩飛小宛也周子醇樂府拾遺曰孔子刪詩有全篇刪者驪駒是也有刪兩句者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是也有刪一句者素以爲絢兮是也愚攷之周禮（大宗伯）疏引春秋緯云月離于箕風揚沙非詩也素以爲絢兮朱文公謂碩人詩四

章而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蓋不可知其何詩然則非刪一句也若全篇之刪亦不止驪駒

原注論語唐棣之華之類○元圻案禮記射義諸侯以貍首爲節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　周禮春官鍾師諸侯奏貍首　大戴記投壺命弦者曰請奏貍首　鄭康成周南召南譜曰今無貍首周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　漢書儒林傳詔徵王式爲博士時博士共持酒肉勞王式江公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君爲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注服虔曰大戴禮篇客欲去歌之文穎曰其辭曰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　襄公二十六年左傳國子賦轡之柔矣注云逸詩見周書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　周書太子晉解王子曰故不爲夫詩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取予不疑　周禮春官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注鄭司農曰采薺肆夏皆樂名或曰皆逸詩又夏官大馭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　襄公二十八年左傳使工爲之誦茅鴟注逸詩名刺不敬之詩又昭公二十五年賦新宮正義曰康成曰新宮小雅逸篇也辭義皆亡　儀禮燕禮下管新宮注小雅逸篇又大射儀乃管新宮三終　僖公二十三年左傳公子賦河水注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宗于海海喻秦　晉語秦伯賦鳩飛韋昭注鳩飛小宛之首章也又公子賦河水韋昭注河當作沔字相似誤也　朱子斯干集傳曰或曰儀禮下管新宮春秋傳宋元公賦新宮恐即此詩然亦未有明證

周禮大宗伯注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正義曰春秋緯云月離于箕風揚沙故知風師箕也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是雨師畢也　歐陽公曰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章刪其句句刪其字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小雅常棣之詩夫子謂其以室爲遠害於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衣錦尚絅文之著也此鄘風君子偕老之詩夫子謂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此小雅節南山之詩夫子以能字爲意之害故句刪其字也　禮記檀弓原壤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鄭氏曰此其貍首之詩歟其所謂大小莫處御于君所其詩中間之詞蓋執女手之卷然上之所以接下御于君所蓋下之所以事上　邱光庭兼明書有補新宮三章茅鴟四章逸周書世俘解篇人奏武王入進萬獻明明三終奏崇尚生開三終孔晁注明明崇尚生開皆詩篇名案此三篇不知其爲逸詩耶抑夫子所刪也

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爲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未詳所出（元圻案宋范氏處義逸齋詩補傳曰關雎詠太姒之德爲文王風化之始而韓齊魯三家皆以）

爲康王政衰之詩故司馬遷劉向揚雄范蔚宗並祖其說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爲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畢公爲康王大臣欲規同其職也而張超蔡邕皆漢儒多見古書必有所據然則關雎雖作於康王之時乃畢公追詠文王太姒之事以爲規諫故孔子定爲一經之首　趙氏九經古義引王氏此條云案藝文類聚三十五卷載張超誚青衣賦云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不雙侶但願周公妃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古文苑云蔡伯喈作青衣賦志蕩詞淫故張子並作此以規之邕賦亦載集中無畢公作關雎語　後漢書文苑傳張超字子並河閒鄚人有文才又善草書

鶴林吳氏（名泳全云）論詩曰興之體足以感發人之善心（何云凡詩皆足以感發人之善心何獨興之一體也蓋必誤會興於詩之義而妄云者）毛氏自關雎而下總百六十篇首繫之興風七十小雅四十大雅四頌二注曰興也而比賦不稱焉蓋謂賦直而興微比顯而興隱也朱氏又於其間增補十九篇而摘其不合於興者四十八條且曰關雎興詩也而兼於比綠衣比詩也而兼於興頍弁一詩而比興賦兼之則析義愈精矣李仲蒙曰叙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託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

情謂之興物動情也（原注文心雕龍曰毛公述傳獨標興體以比顯而興隱鶴林之言本於此　閻按淮南泰族訓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乘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安與毛萇同時○元圻案朱氏經義考吳氏詩本義補遺宋志一卷佚困學紀聞載鶴林吳氏論詩云云　案宋史列傳一百八十二吳泳字叔永潼川人嘉定二年進士仕至起居舍人兼直學士院權刑部尚書寶章閣學士知泉州所著有鶴林集[illegible]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託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故物有剛柔緩急榮悴得失之不齊則詩人之情性亦各有所寓非先辨乎物則不足以考情性情性可考然後可以明禮義而觀乎詩矣　葉石林避暑錄話下有李仲蒙吳人馮當世榜第四人登第能爲詩性簡爾故官不甚顯亦少知之者）

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周道缺而關雎作艾軒（與趙子直書）謂三家說詩各有師承今齊韓之說字與義多不同毛公爲趙人未必不出於韓詩太史公所引乃一家之

說古文尚書與子長並出今所引非古文如祖飢惟刑之謐當有來處非口傳之失也（原注晁景迂曰齊魯韓三家以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騶虞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類皆爲康王詩王風爲魯詩）薛士龍曰關雎作刺之說是賦其詩者（閻按太史公從孔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見漢書儒林傳　全云毛公詩出荀子荀子趙人毛公魯人而韓嬰乃燕人也毛公何稱韓詩哉艾軒說謬○元圻案釋文序錄曰漢興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號曰魯詩齊人轅固生作詩傳號齊詩燕人韓嬰推詩之意作內外傳號曰韓詩　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安國授都尉朝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　史記五帝本紀黎民始飢集解徐廣曰今文尚書作祖飢祖始也惟刑之靜哉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謐哉爾雅曰謐靜也　歐陽公曰關雎齊魯韓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詩前漢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刺之瓚曰此魯詩也後漢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薛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朝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今內顧于色故詠關雎說淑女以刺時　鄭漁仲六經奧論云齊魯韓三家之詩皆以關雎爲康王政衰之詩揚雄曰周康之時關雎作于上楊賜曰康王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太史公曰周道衰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范蔚宗曰康王晚朝關雎作諷薛氏章句云關雎咏淑女以刺時皆謂作於周衰之文　薛士龍浪語集二十四答何商霖書曰來教謂詩之作起於教化之衰所引康王晏朝將以爲據爲詩所道可盡信哉求詩名於禮經非後世之作也又安知關雎作刺之說非賦其詩者乎）

艾軒謂詩之萌芽自楚人發之故云江漢之域詩一變而爲楚辭屈原爲之唱是文章鼓吹多出於楚也（全云附會不謂艾軒亦作此囈語○元圻案通志昆蟲草木略序曰周爲河洛召爲雍岐河洛之南瀕江雍岐之南瀕漢江漢之間二南之地詩之所起在於此屈宋以來騷人辭客多生江漢故仲尼以二南之地爲作詩之始　史記屈原列傳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上官大夫讒之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屈平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　艾軒與朱提舉書曰周召以南之國如江漢汝墳小國何數其風土所存之詩并見之二南則詩之萌芽楚人爲得之又一變而爲離騷耳與此條所引適同而辭異）

周南之詩曰公侯干城曰王室如燬當文王與紂之事於君臣之分嚴矣此周之所以爲至德（元圻案朱子曰兔罝之詩核其尊稱不過曰公侯而已亦文王未嘗稱王之一驗也　王氏安石曰汝墳前二章篤於夫婦之仁後一章篤於君臣之義　王氏詩地理考引段氏曰周民猶知商之爲王室文王之心可見矣）

朱子詩傳云傳說扶風雍縣南有召亭（案此左傳莊公二十七年正義引釋例及陸氏釋文之說）今雍縣析爲岐山天興兩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縣何本作國）愚按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召亭在岐山縣西南（閻按岐州岐山縣西南十里召亭者文王時召公食采邑絳州垣縣召亭者春秋時召公食采邑召亭有二○元圻案鄭康成周南召南譜正義曰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非復岐周之地晉書地道記河東郡垣縣有召亭周則未聞今爲召州是也　唐書藝文志正史類張守節史記正義三十卷又地理類括地志五百五十卷又序略五卷魏王泰命著作郎蕭德言祕書郎顧允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蘇勗撰）

橫渠策問云湖州學興竊意遺聲寓之塤籥因擇取二南小雅數十篇使學者朝夕咏歌今其聲無傳焉（案今張子全書不載此策問）

朱子儀禮通解有風雅十二詩譜乃趙彥肅（字子欽號復齋）所傳云即開元遺聲也（元圻案呂氏讀詩記一呂和叔寄劉凡伯壽書曰某近與鄉人講鄉飲鄉射之禮惟恐鄉樂音節不明雖傳得胡安定所定雅音譜有周南召南小雅十數篇而猶闕由庚由儀崇邱南陔白華華黍騶虞七篇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十四詩樂十二詩譜雅詩六鹿鳴四牡皇華魚麗嘉魚南山有臺黃鐘清宮俗呼正宮風詩六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無射清商俗呼越調朱子曰唐開元鄉飲酒禮其所奏樂有此十二篇之目而其聲今亦莫得聞矣此譜乃趙彥肅所傳云即開元遺聲也古聲亡滅已久不知當時工師何所考而爲此也竊疑古樂有倡有歎倡者發歌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疊字散聲以歎發其趣故漢晉之間舊曲既失其傳則其詞雖存而世莫能補爲此故也若但如此譜直以一聲叶一字則古詩篇篇可歌無復樂崩之歎矣夫豈然哉又其以清聲爲調似非古法然古聲既不可考則姑存之以見聲歌之仿佛俟知樂者考其得失云　四庫全書總目二十二經部禮類四儀禮經傳通解三十七卷續二十九卷宋朱子撰初名儀禮集傳集註朱子之修三禮劄子所云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即是書也其劄子竟不果上晚年修葺乃更定今名案今本卷數與書錄解題所載不同蓋直齋止載朱子本書今本所續二十九卷則黃榦楊復增修也　趙彥肅字子欽號復齋太祖之後常舉進士歷官寧海軍節度推官著復齋易說六卷）

詩正義曰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曹氏（全云曹侍講放齋名粹中李莊簡公壻）詩說謂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元圻案鄭詩譜序正義曰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樂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燕禮用樂與鄉飲酒文同又曰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札始倒或者草蟲有憂心之言故不用爲常樂耳　經義考曹氏粹中放齋詩說宋志三十卷未見紀聞引曹氏說詩三條皆其說也曹粹中字純老定海人所著詩說今　四庫書目不著於錄蓋已失矣）

馬永卿問劉元城曰王黍離在邶鄘衛之後且天子可在諸侯後乎曰非諸侯也周既滅商分畿內爲三國邶鄘衛是也序詩者以其地本商之畿內故在王黍離上（何云亦是曲說　全云馬永卿名大年劉忠定弟子○元圻案此條是紀馬永卿所著嬾真子第四卷中語　張南軒曰詩固有次敘然不可斷例惟二南之後次衛衛後王此有意者非以衛分之則王無異於正風也其他不必次　程子以諸國之風先後各有義言之殊詳以文多不錄）

新序（節士）篇云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魯詩出於浮邱伯以授楚元王交劉向乃交之孫其說蓋本魯詩然黍離王風之首恐不可以爲衛詩也（全云是因王風次衛誤以王之首章爲衛之卒章而謬撰此說者）韓詩云黍離伯封作陳思王植令禽惡鳥論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其韓詩之說歟伯封事唯見於此（元圻案不可以爲衛詩以上皆逸齋詩補傳之文　漢書楚元王傳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詩元王子富富子辟彊辟彊子德向字子政本名更生以父德任爲郎　曾子固曰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　太平御覽四百六十九韓詩黍離伯封作離離黍貌也詩人求亡不得憂懣不識於物視彼黍離離然憂甚之時又以爲稷之苗乃自知憂之甚也　藝文類聚二十四魏陳思王曹植令禽惡鳥論曰國人有以伯勞生獻者王召見之侍臣曰世同惡伯勞之鳴敢問何謂也王曰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游于田見鳥鳴于桑其聲噭然吉甫動心曰伯奇乎鳥乃撫翼其音尤切吉甫乃顧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輿非吾子飛勿居鳥尋聲而棲于蓋吉甫遂射殺後妻以謝之故俗惡伯勞之鳴言所鳴之家必有尸也此好事者附名爲之說而今普傳惡之其實否也案此文無其弟伯封以下十三字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三載此論有之　文選陸士衡君子行注說苑曰王國君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愛後母欲其子爲太子言王曰伯奇好妾王上臺視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衣領之中往過伯奇奇往視袖中殺蜂王見讓伯奇伯奇出使者就袖中有死蜂使者白王王見蜂追之已自投河中又馬融長笛賦注琴操曰尹吉甫周上卿人也有子伯奇伯奇母死更娶後妻生伯邦乃譖伯奇于吉甫曰見妾有美色然有欲心吉甫曰伯奇爲人慈仁豈有此也妻曰使置妾空居中君登樓而察之後妻知伯奇仁孝乃取毒蜂綴衣領伯奇前持之于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乃作歌感之於宣王宣王曰此放子辭吉甫乃收伯奇射殺後妻伯邦當是伯封之誤）

南豐謂列女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式微一篇又謂二人之作（元圻案曾子固列女傳目錄序曰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芣苢柏舟云云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　列女傳曰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凡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捋采之終於懷擷之況夫婦乎乃作芣苢之詩又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願請同庖夫人曰唯夫婦同庖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又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納息夫人於宮楚王出遊息夫人出見息君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之日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二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遂自殺又黎莊公之夫人既往而不同欲其傅母憐其失意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義一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可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項氏安世家說四按列女傳芣苢蔡人之妻作也行露申人之女作也女嫁於豐夫禮不備持義不往也柏舟衛宣公夫人作也式微黎莊公夫人作也碩人齊姜傅母作也莊姜操行衰惰而母收之也大車息夫人作也劉向父子世受魯詩故其作列女傳所載如此去古既遠獨毛詩存韓詩猶有外傳及薛君章句齊魯二家不復可識因此亦略見魯學之一二故備錄之以與今毛氏序必皆古之國史本文矣）

韓文公爲施士丐銘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唐語林云劉禹錫與韓柳詣士丐聽說詩曰甘棠勿拜如人身（案讀詩記引之無身字）之拜小低屈也勿拜則不止勿翦言召伯漸遠人思不可及讀詩記（甘棠）董氏引士丐說（全云唐人詩說無傳者今世祇存成伯璵指說數紙耳○元圻案唐語林曰劉禹錫與柳八韓七詣施士丐聽毛詩說維鵜在梁梁人取魚之梁也言鵜自合求魚不合於人梁上取其魚譬之人自無善事而竊人之美如鵜在人之梁毛注失之又說山無草木曰岵所以言陟彼岵兮言無可怙也以岵之無草木故以譬之又說甘棠之詩勿翦勿拜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上言勿翦終言勿拜明召伯漸遠人思不可得也毛詩拜猶伐非也　程泰之演繁露云翦者斷也勿拜則不止勿翦且不敢屈其枝而垂之敬之至也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類唐語林八卷宋王讜撰書錄解題云長安王讜正甫郡齋讀書志云未詳撰人讜之名不見史傳是書雖倣世說而所記典章故實嘉言懿行多與正史相發明　韓文公銘曰士丐官太學博士其字未詳　讀詩記三引王氏曰拜謂屈之而已作正文復引董氏曰施士丐曰拜如人之拜小低屈也作小註）

周有房中之樂燕禮注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漢安世房中樂唐山夫人所作魏繆襲謂安世歌神來燕享永受厥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謂房中爲后妃之歌恐失其意通典（一百四十五樂五）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下云漢代謂之三調○元圻案王肅曰自關雎至芣苢后妃房中之樂鄭氏周南召南譜曰周南召南爲風之正經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女史歌之故耳　漢書禮樂志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之樂至秦名爲壽人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　神來燕享禮樂志作神來燕娭師古曰娭戲也言神來燕娭庶幾聽此樂也　宋書樂志曰魏侍中繆襲奏安世哥本漢時哥名今詩哥非往世之文則宜改變案周禮注云安世樂猶周房中之樂也是以往昔議者以房中哥后妃之德所以風天下正夫婦宜改安世之名曰正始之樂自魏國初建故侍中王粲所作登哥安世詩專以思詠神靈及說神靈鑒享之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今思維往者謂房中爲后妃之哥者恐失其意方祭祀娛神登堂哥先祖功德下堂哥詠燕享無事哥后妃之化也自宜依其事以名其樂哥改安世哥曰享神哥奏可　三國志魏劉劭傳劭同時東海繆襲亦有才學多所述叙官至尚書光祿勳注文章志曰襲

---

字熙伯　唐書杜佑傳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建中十九年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謚曰安簡先是劉秩摭百家侔周六官法爲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才過劉向佑以爲未盡因廣其缺參益新禮爲二百篇自號通典）

白虎通諫諍篇妻得諫夫者夫婦榮耻共之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亦齊魯韓之說與（元圻案漢書班彪傳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子固字孟堅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

韓詩外傳（二）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元圻案下文曰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旣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不臧我思不遠　孟子小弁章趙岐注云高子齊人尹士章注云高子齊人孟子弟子是有兩高子也此高子當即孟子弟子非前十七條所稱高行子也　漢書儒林傳韓嬰燕人孝文時爲博士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殊然歸一也經典序錄曰今內傳已亡存者外傳十卷而已明王弇州曰外傳引詩以證事非引事以明詩）

晁景迂詩序論云序騶虞王道成也風其爲雅歟序魚麗可以告神明雅其爲頌歟解頤新語云文王之風終於騶虞序以爲王道成則近於雅矣文武之雅終於魚麗序以爲可告神明則近於頌矣（原注濁水李氏曰小雅雖言政猶有風之體大雅之正幾於頌矣○元圻案宋史藝文志一范處義解頤新語十四卷經義考云侁處義金華人紹興中登張孝祥榜進士　此條所引解頤新語之說見於逸齋詩補傳第十六卷中案四庫全書總目十五詩補傳三十卷舊本題曰逸齋撰不著名氏朱彝尊經義考云宋志有范處義詩補傳三十卷卷數與逸齋本相符明朱睦㮮聚樂堂書目直書處義名尚有詩據云云則此書爲處義所作逸齋蓋其自號也今證王氏所引解頤語互見於補傳中益可證爲處義一人之作矣　書錄解題十七別集類濁水集四十卷集英殿修撰長安李復履中撰元豐三年進士博學有氣節　經義考一百十九晁氏說之詩之序論一卷存）

歐陽公（詩本義定風雅頌解）曰霸者興變風息焉然詩止於陳靈在桓文之後（元圻案鄭氏詩譜序曰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正義曰懿王時詩齊風是也夷王時詩邶風是也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爲其臣夏徵舒所殺變風齊邶爲先陳最在後變雅則處其間故鄭舉其始終也）

入能之士見易緯通卦驗或調黃鍾或調六律或調五音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律歷或調陰陽或調正德所行（今本通卦驗作或調黃鍾或調六律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律歷或調陰陽政德所行與此文互異惟禮記月令正義所引與此條同）大夫九能見毛詩定之方中傳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元圻案月令仲夏之月正義曰調黃鍾者縣黃鍾於子其以大小之差展其聲調六律者六律管陽也又有六呂爲之合管有長短吹之以調樂器之聲調五音者金爲鍾革爲鼓石爲磬竹爲管絲爲弦皆有聲變舒疾也匏也木也土也不言調者舉少變故不調調五聲者宮商角徵羽聲之殺緩急凡黃鍾六律之聲五音之動與律曆之氣通人君聽之可以察己之得失而知群臣賢否調五行者五行謂五英調律歷者律歷謂六莖也調陰陽者謂雲門咸池調正德所行者謂之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鄘定之方中正義曰建邦能命龜者命龜以遷取吉之意若少牢史述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士喪卜日哀子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如此之類也建邦亦言其事以命龜但辭亡也田能施命者謂於田獵而能施教命以設誓若士師職云三日禁用諸田役誥云禁則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其類也大司馬職云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是也田所以習戰故施命以戒眾也作器能銘者謂既作器能爲其銘若栗氏爲量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是也大戴禮說武王盤盂几杖皆有銘此其存者也銘者名也所以因其器名而書以爲戒也使能造命者謂隨前事應機造其辭命以對若屈完之對齊侯國佐之對晉師君無常辭也升高能賦者謂升高有所見能爲詩賦其形狀鋪陳其事勢也師旅能誓者謂將帥能誓戒之若鐵之戰趙鞅誓軍之類山川能說者謂行過山川能說其形勢而陳述其狀鄭志張逸問傳曰山川能說何謂答曰兩讀或云說者說其形勢或云述者述其古事則鄭爲兩讀以義俱通故也喪紀能誄者謂於喪紀之事能累列其行爲文辭以作諡若子囊之誄楚恭之類故曾子問注云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以作諡是也祭祀能語者謂於祭祀能祝告鬼神而爲言語若荀偃禱河蒯聵禱祖之類是也）

定之方中傳引仲梁子（案仲梁子亦見檀弓）曰初立楚宮也鄭志（卷上）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答曰仲梁子先師魯人（四庫全書提要曰今本鄭志先師之下多一云字方見先師非指仲梁子）當六國時在毛公前（原注正義春秋時魯有仲梁懷故言魯人）韓非子（顯學篇）八儒有仲良氏之儒陶淵明羣輔錄云仲梁氏傳樂爲道以和陰陽爲移風易俗之儒（原注史失其名○元圻案韓非子顯學篇曰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某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分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　羣輔錄八儒即本韓非子惟孫氏作公孫氏）

劉孝孫爲毛詩正論演毛之簡破鄭之怪李邦直亦謂毛之說簡而深此河間獻王所以高其學也鄭之釋繁塞而多失鄭學長於禮以禮訓詩是案迹而議性情也綠衣以爲褖不諫亦入以爲入宗廟庭燎以爲不設雞人之官此類不可悉舉（閻按林艾軒亦嘗曰鄭康成以三禮之學箋傳古詩難與論言外之旨矣○元圻案宋章俊卿羣書考索別集經籍門載李清臣詩論曰鄭氏之學長於禮而深於經制夫詩性情也禮形迹也彼以禮訓詩是案迹以求性情也此其所以繁塞而多失者與綠衣之詩鄭氏以爲褖不諫亦入鄭以爲入於宗廟狼跋狀周公安閒自得於讒疑之中故有公孫碩膚赤舄几几之句而鄭謂之公遜庭燎見宣王有怠政之漸而鄭以爲不設雞人之官諸類此者不可悉舉　漢書藝文志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　邶風綠衣小序箋綠當爲褖故作褖轉作綠字之誤也大雅思齊箋文王之祀於宗廟助祭有孝敬之行而不能諫諍者亦得入小雅庭燎箋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爲期則告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　宋史藝文志一劉孝孫毛詩正論十卷朱竹垞曰佚　歐陽公詩本義賓之初筵論鄭氏長於禮學其以禮家之說曲爲附會詩人之意本未必然　李邦直名清臣大名人官門下侍郎書錄解題載淇水集八十卷歐陽公愛其文以比東坡　閻注所引林艾軒之說林希逸作嚴華谷詩緝序引之）

艾軒（與陳體仁書）云讀風詩不解芣苢讀雅詩不解鶴鳴此爲無得於詩者傳至樂讀詩至鴛鴦之二章因悟比興之體（元圻案朱子傳公行狀曰公諱自得字安道濟州濟源人中年讀詩至鴛鴦之二章因悟比興之體開爲子弟論說多得詩人本意　宋史藝文志傳自得至樂集四十卷）

江漢之女不可犯以非禮可以見周俗之美范滂之母勉其子以名節可以見漢俗之美（元圻案周南漢廣序正義曰作漢廣詩者言廣德所及也言文王之道初致洮天芣苢之化今被於南國美化行於江漢之域故男無思犯禮女求而不可得此由德廣所及然也　後漢書黨錮傳范滂字孟博爲清詔使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建寧二年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即自詣縣獄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

大雅之變作於大臣召穆公衛武公之類是也小雅之變作於羣臣家父孟子之類是也風之變也匹夫匹婦皆得以風刺清議在下而世道益降矣（何云此條可爲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之證○元圻案大雅小序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板凡伯刺厲王也箋凡伯周公之允也入爲王卿士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桑柔芮伯刺厲王也箋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小雅小序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箋家父字周大夫也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箋巷伯奄官寺人內小臣也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　經云寺人孟子作爲此詩）

騶虞騶吾騶牙一物也聲相近而字異解頤新語既以虞爲虞人又謂文王以騶牙名囿蓋惑於異說魯詩傳曰梁騶天子之田見後漢注與賈誼書同不必以騶牙爲證（全云牙字古與互通蓋因虞通吾因吾通互因互通牙仍作互音讀耳○元圻案後漢書班固傳制同乎梁騶注魯詩傳曰古有梁騶梁騶天子之田也文選魏都賦注引魯詩傳作梁騶天子獵之田也賈誼新書禮篇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　山海經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采畢具尾長於身名曰騶吾乘之日行千里郭璞贊曰怪獸五采尾參於身矯足千里倏忽若神是謂騶虞詩歎其仁　史記東方朔傳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　劉芳詩義疏曰騶虞或作吾又曰史之說有得騶而不知其名者東方朔識之曰此所謂騶牙者也則漢武時實有獸號騶牙者矣古者音聲之假借以牙爲吾故朔所謂騶牙則詩所謂騶虞者爾）

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鄭康成注云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周禮（大司樂）疏引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其說與射義合文選（李陵與蘇武詩）注引琴操曰騶虞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墨子（三辯篇）曰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吾豈即詩騶虞歟（全云此條上是一條誤分爲二○元圻案周禮春官鍾師凡射王奏騶虞注鄭司農云騶虞聖獸正義曰按異義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古毛詩說騶虞義獸白質黑文食自死之肉不食生物人君有至信之德則應之）

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上林賦揜羣雅張揖注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案此據漢書司馬相如傳注文選上林賦注三十作二十誤）愚謂八篇可歌者唯鹿鳴白駒在小雅貍首今亡鄭氏以爲射義所引曾孫侯氏之詩餘皆風也而亦謂之雅豈風亦有雅歟劉氏（原父七經）小傳或曰貍首鵲巢也篆文似之此有貍首又有鵲巢則或說非矣張揖言大雅之材未知所出（閻按小雅除笙詩自鹿鳴至何草不黃凡七十四篇大雅自文王至召旻凡三十一篇故曰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以篇數言也未知然否　程易田云聞之金輔之曰尋大戴原文間歌下有史辟史義史見史童史謗史賓拾聲叡挾十六字蓋可歌者鹿鳴以下八篇廢不可歌者七篇商齊可歌三篇間歌史辟以下八篇所謂凡雅二十六篇也厚齋似未審其句讀　繼序按文當云八篇廢不可歌史辟史義史見史童史謗史賓拾聲叡挾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也合二十六篇之數蓋大戴記投壺後半篇與帝繫篇如表如譜旁行斜上而投壺分上下二格上爲

（秦朔下爲投壺凡雅二十六篇云云分在下格有網有目子目字多溢在後行當三篇間歌句下元本以縣聯之傳寫脫去七篇可歌三篇間歌皆有子目間歌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可以意想皆脫去耳　又按伐檀即小雅伐木也意二家必有作伐檀丁丁者杜夔傳琴操仍其異文耳○元圻案大戴禮投壺原文與王氏所引同惟三篇間歌之下尚有史辟史義云云十六字即程氏所引是也　四庫全書校本云案史辟以下八篇之名當接於八篇廢不可歌句下誤列在後故程氏據以正讀　朱竹垞曰揖之言以一篇爲一人　鄭譜鹿鳴之什正義曰周禮小司徒職云五人爲伍五人謂之伍則十人謂之什也故左傳曰以什共車必克然則什伍者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爲別詩少可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不可混併故分其積篇每十爲卷即以卷首之篇爲什長卷中之篇皆統焉案卷首之篇命之爲什長則所統之篇例可謂之十人張揖之以一篇爲一人亦此意歟　張揖字稚讓清河人魏太和中官博士著埤蒼廣雅古今字詁今惟廣雅存）

無衣非美晉蓋閔周也自僖王命曲沃伯爲晉侯而簒臣無所忌威烈王之命晉大夫襲僖之迹也有曲沃之命則有三大夫之命出爾反爾也（何云曲沃以庶孽而奸大宗三大夫則以庶姓賊臣篡竊六百餘年之建國又豈得並論哉　全云深寧此說亦本朱子○元圻案詩序無衣美晉武公也朱子辯說曰此詩若非

武公自作以述其賂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隱刺之耳序乃以爲美之吾恐其獎亂賊而誨盜而非所以爲教也　史記晉世家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於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武公稱者先晉穆侯曾孫也曲沃桓叔孫也桓叔者始封曲沃武公莊伯子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爲諸侯又周本紀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韓趙魏爲諸侯　朱子綱目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　王氏通鑑答問曰有晉桓之命而後有曲沃之命有曲沃之命然後有韓趙魏之命王無天諸侯無王大夫無君其所由來者漸矣　武公晉穆侯之曾孫也晉侯緡穆侯曾孫之孫也武侯尚忍於晉侯緡則三大夫何有於晉君俱酒哉出爾反爾之戒深矣）

詩亡然後春秋作胡文定（春秋傳）謂自黍離降爲國風天下不復有雅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原注孟子集註同　全云此主變風終陳靈之說）呂成公謂蓋指筆削春秋之時非謂春秋之所始也詩既亡則人情不止於禮義天下無復公好惡春秋所以不得不作歟艾軒（與趙子直書）曰文中子（關朗篇）以爲詩者民之情性人之情性不應亡使孟子復出必從斯言（何云採詩之官廢則詩亡也不得以王疑孟　閻按沈約曰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則鄭康成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之說非文中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則邵康節自從删後更無詩之說非　全云上皇之世六義未備不得以沈疑鄭○元圻案詩大序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楊龜山先生經說曰春秋之時詩非盡亡黍離降爲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而無政春秋所爲作也詩亡適在平王之終而隱公之始春秋所以始隱此胡文定之說所本　歐陽公曰王通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采風樂官不達雅頌國史不明正變非民之不作也詩出於民之性情性情能亡哉職詩者之罪也通之言幾於聖人之心矣　沈約語見宋書謝靈運傳論康成語見詩譜序）

泉水云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說詩者未詳其地隋（地理）志邢州內邱縣有干言山（原注李公緒紀云柏人縣有干山言山柏人邢州堯山縣　集證李說見太平御覽四十五）魯頌徂來之松後漢注兗州博城縣有徂來山（原注一名尤來）新甫之柏傳注不言山之所在唯後魏

地形志六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原注通典漢汶陽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太史公（史記自序）聞之董生曰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則山川不可不攷也（何云此王氏詩地理攷所由作　集證詩地理攷地理志東郡有發干縣曾氏曰即此所謂干郡國志東郡衛國有干城故發干縣今開德府觀城水經注泜水又東南經干言山唐孔氏曰干泲在郊則言禰蓋近在國外衛女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見故思之又元和郡縣志徂來山亦曰尤來山在兗州乾封縣今奉符縣水經汶水條注鄒山記曰徂來山在兗州梁父奉高博城三縣界今猶有美松亦曰樊崇保此山自號尤來三老又九域志襲慶府有新甫山　又按今直隸順德府唐山縣漢之柏人縣西北有堯山山東東昌府堂邑縣西南有發干廢縣山東泰安府泰安縣宋之奉符縣泰安府新泰縣西北有宮山本名新甫山○元圻案隋書地理志中襄國郡開皇十六年置邢州內邱有干言山　王氏詩地理攷五卷今附刻於玉海中）

檜有疾恣之詩周語富辰曰檜之亡由叔妘（元圻案詩序隰有長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周語檜作鄶注鄶妘姓之國叔妘同姓之女爲鄶夫人唐尚書云亦鄭武公滅之不由女亡也昭謂公羊傳曰先鄭伯有善乎鄶公者通於夫人以取其國此之謂也）

豳風於十月云日爲改歲言農事之畢也祭義於三月云歲既單矣言蠶事之畢也農桑一歲之大務故皆以歲言之（元圻案曹氏粹中曰或曰夏曰歲歲星行一周也周曰年取禾一熟也此時豳人用夏正而於十月則言改歲者蓋其俗素以禾熟記歲功之成故歲雖未終而謂之改歲也　祭義鄭注歲單三月月盡之後也言歲者蠶歲之大功事畢於此也）

七月箋傳言幽土晚寒者二（傳一箋一）孫毓云寒鄉率早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豳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元圻案寒鄉寒來早則寒去必晚故孫毓云雖晚猶寒正得毛傳之意正義疑於鄭志晚寒亦晚温之語引毓說而非之以爲非是寒氷早明是寒來晚故温亦晚也王氏特取孫毓之說蓋所以破正義之曲守也　隋志毛詩異同評十卷孫毓撰長沙太守　釋文序錄曰晉豫州刺史孫毓字休朗北海平昌人爲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朋於王）

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此兩書經籍志文）詩七月正義吳志孫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答曰日永星火與中而言非心星也是鄭以日永星火與心星別今按康成答問蓋鄭志所載孫皓乃康成弟子後人因孫皓名氏遂改鄭志爲吳志康成不與吳孫皓同時吳志亦無此語（全云小同鄭康成孫○元圻案七月流火傳火大火也箋云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正義曰昭三年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火大火心也吳志孫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前受東方之體當作謂月令也盡以謂火星季夏中心也不知夏至中星名答曰日永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爲中故尚書云舉中以言焉季夏火中猶謂指心火也如此言中則日永星火謂大火之次非心星也是鄭言日永星火大火之次與此火之心星別　四庫全書總目五經總義類鄭志三卷補遺一卷案隋志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鄭記六卷鄭元弟子撰後漢書鄭元本傳則稱門生相與撰元荅弟子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劉知幾史通亦稱弟子追論師說及應荅謂之鄭志分受門徒各述師言更不問荅謂之鄭記其說不同然范蔚宗去漢未遠其說當必有徵隋志根據七錄亦阮孝緒等所考定斷無移甲入乙之事疑追錄之者諸弟子編次成帙者則小同也此本三卷與考其出自誰氏　康成本傳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自書戒子益恩曰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獻帝建安元年歲在丙子五年歲在庚辰故合辰巳之讖吳亡於孫皓在晉武帝太康元年庚子五年甲辰皓死于洛陽時年四十二當生於漢後主延熙六年癸亥距康成之卒四十年　成十二年左傳正義亦引鄭答孫皓問不云吳志則七月正義作吳志是傳刻之誤）

熠燿宵行傳云熠燿燐也（又云燐熒火也）朱子謂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集傳夜行下有喉下二字）有光如螢其說本董氏說文（火部）引詩熠燿宵行燿盛光也末章云倉庚于飛熠燿其羽其義一也（元圻案朱子詩傳遺說余正甫曰宵行自是夜光之蟲夜行於地熠燿言其光耳非螢也　東山箋云熠燿其羽羽鮮明也正義曰王肅云倉庚羽翼鮮明以喻嫁者之盛飾熠燿字同而訓異故朱子明其不然　呂氏讀詩記十六引董氏曰熠燿自是一種蓋蟲也夜行地上如蠶而喉下有光如螢故曰宵行朱子蓋取董氏之說而不盡從　書錄解題二廣川詩故四十卷董逌撰其說兼取三家不專毛鄭其所援引諸家文義與毛氏異者亦足以廣見聞續微絕　經義考云佚）

七月見王業之難亦見王道之易孟子以農桑言王道周公之心也（元圻案詩序曰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班孟堅曰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

風終于周公雅終于召旻有周召之臣則變者可以復于正（元圻案陳止齋曰風之終繫之豳雅之終繫之召旻豈非化之衰者必思聖人而正之與　逸齋詩補傳曰國風終于美周公二雅終于思召公聖人刪詩蓋傷衰亂之極非周召不能救也）

子擧好晨風黍離而慈父感悟周磬誦汝墳卒章而爲親從仕王裒讀蓼莪而三復流涕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何云北史）可謂興於詩矣李柟和伯亦自言吾於詩甫田悟進學衡門識處世（原注和伯弟樗迂仲呂成公所謂二李伯仲也）此可爲學詩之法（閻按北史裴安祖傳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曰鹿得食相呼而況人乎自此未嘗獨食○元圻案說苑奉使篇魏文侯封太子擊中山三年舍人趙倉唐緤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文侯召倉唐而見之曰子之君何業曰業詩文

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倉天此何人哉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乃出少子摯封中山而復太子擊　後漢書周磐傳磐字堅伯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　晉書孝友傳王裒字偉元痛父死非命隱居教授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詩　林少穎作李和伯行狀曰公讀書務求有益於吾心者而不爲空言每謂吾於甫田得爲學之道吾於衡門得處世之方　小雅甫田之詩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傳曰治其禾稼功至力盡則薿薿然而茂盛大學殖也不殖將落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故可以悟進學衡門之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齊之姜夫知足則不辱知止則不殆故可以識處世　呂成公祭林少穎文曰昔我伯父西垣公躬受中原文獻之傳載而之南先生與二李伯仲實來從師生之分

太史公（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謂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琴操鹿鳴周大臣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彈弦風諫（案見文選十八稽叔夜琴賦注）漢太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通典

樂六漢享宴食舉樂十三曲又樂七鹿鳴以下十二曲名食舉樂）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琴操曰古琴有詩歌五曲曰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見太平御覽五百七十八）蔡邕琴賦云鹿鳴三章鹿鳴在宵雅之首馬蔡以爲風刺蓋齊魯韓三家之說猶關雎刺時作諷也

原注呂元鈞謂陳古以諷非謂二詩作於衰周　全云原注呂氏說與蔡氏說合　又云太史公問古文尚書於孔安國安國亦爲魯詩學者也則太史公所傳當是魯詩中郎爲石經用魯詩則中郎所傳亦是魯詩○元圻案晉書樂志上魏武平荊州獲漢雅樂郎杜夔能識舊法使創定雅樂又曰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云云　三國志方伎傳杜夔字公良河南人　藝文類聚四十四蔡邕琴賦曰繁弦既抑雅韻乃揚仲尼思歸鹿鳴三章梁甫悲吟周公越裳青雀西飛別鶴東翔飲馬長城楚曲明光楚姬遺歎雞鳴高桑　逸齋詩補傳詩篇目論曰鹿鳴文武治內之政孔子自衛反魯雅頌各得其所不應以刺詩冠小雅篇首就如馬蔡之說其殆關雎之類雖作於文王之後實則文王之事也孔子讀鹿鳴見君臣之有禮則非刺詩明矣

宵雅肄三麗澤論說以爲夜誦此門人記錄之失讀詩記取鄭董二子以宵爲小則夜誦之說非矣

何云麗澤論說亦東萊緒言○元圻案呂成公讀記說曰舊說宵爲小大抵經書字不當改宵乃是夜何故夜誦蓋夜間從容無事諷誦吟詠善端良心油然而生此宵雅肄三之意故門人錄於麗澤論說中與讀詩記十七鹿鳴之什下引學記曰宵雅肄三宵其始也鄭氏曰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董氏曰古者宵小同故謂小人爲宵人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家類麗澤論說集錄十卷宋呂祖謙門人雜錄其師之說也前有祖謙從子喬年題記稱先君嘗所裒輯不可以不傳喬年祖謙弟祖儉之子

劉原父曰南陔以下六篇有聲無詩故云笙不云歌有其義亡其辭非亡失之亡乃無也朱子（詩集傳）謂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薛鼓之節而亡之

原注儀禮疏曰堂上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即亡　集證曰鄉飲酒禮疏○元圻案詩序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箋云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

耳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　劉原父讀亡爲無董氏逌廣川詩故李氏樗詩解黃氏櫄日抄皆從之張子則謂既無詩安得有此篇名必是有其辭所以亡者良由施之於笙非若詩之可習嚴氏粲詩緝從之朱子集傳謂鄉飲酒燕禮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遂爲定論元劉氏瑾詩傳通釋曰魯鼓薛鼓之節其譜見禮記投壺篇末蓋傳譯二國投壺燕射擊鼓之節也其圓者擊鼙方者擊鼓其節不同亦皆有聲而無辭也

詩芑有三薄言采芑（小雅采芑毛傳）菜也（案陸璣草木疏曰薄言采芑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蒸爲茹）豐水有芑（大雅文王有聲毛傳）草也維穈維芑（大雅生民毛傳芑白苗也）白粱粟也（爾雅釋草芑白苗註今之白粱粟正義大雅生民云維穈維芑　說文芑白苗嘉穀）禮記（表記）引豐水有芑鄭氏注芑枸檵也杞有三無折我樹杞（鄭風將仲子毛傳杞木名也正義曰四月傳云杞枸檵此直云木名則與彼別也）柳屬也（陸璣草木疏云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粗白色理微赤故今人以爲車轂）南山有杞在彼杞棘梓杞也（此三詩毛鄭無說）集於苞杞言采其杞隰有杞桋枸檵也（小雅四月毛傳文　嚴華谷詩緝詩有三

（杞將仲子無折我樹杞柳屬也南山有臺南山有杞湛露在彼杞棘山木也此詩集於苞杞北山言采其杞四月隰有杞桋枸杞也）茶有三

誰謂茶苦苦菜也（毛傳文陸璣草木疏誰謂茶苦茶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內則云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有女如茶茅秀也（鄭出其東門毛傳茶英茶也言女皆喪服箋云茶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釋文秀或作莠音同劉昌宗周禮音莠音酉正義曰釋草有茶苦菜又有茶委葉邶風誰謂茶苦即苦菜也周頌以薅茶蓼即委葉也鄭於地官掌茶注及既夕注與此箋皆云茶茅秀然則此言如茶乃言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茶草也言茶英茶者六月云白旆央央是白貌茅之秀者其穗色白言女皆喪服色如茶然吳語吳王夫差於黃池之會陳兵以齊晉萬人爲方陳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茶韋昭云茶茅秀亦以白色爲如茶與此傳意同）以薅茶蓼陸草也（周頌正義曰王肅云茶陸穢蓼水草然則所由川有原有隰故舉水陸穢草　嚴氏詩緝曰邶風誰謂茶苦唐風采苓云采苦采苦大雅緜堇茶如飴皆苦菜也良耜以薅茶蓼之茶委葉也鄭出其東門有女如茶英茶也鴟鴞予所捋茶傳云茶萑苕箋云薍之秀穗亦英茶之類）

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後漢西羌傳穆王西征犬戎遷戎於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

伐太原而戎至於俞泉（案夷王穆王之孫穆王征犬戎在三十五年夷王伐太原戎在三年）宣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蓋自穆王遷戎于太原而太原爲戎狄之居宣王僅能驅之出竟而已其後料民太原而戎患益深驪山之禍已兆於此其端自穆王遷戎始西周之亡猶西晉也（原注籍談曰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太原晉地○籍談語見昭公十五年左傳）書此以補詩說之遺（元圻案史記匈奴傳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集解晉灼曰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　後漢西羌傳穆王時戎狄不貢王乃西征犬戎獲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王遂遷戎于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厲王無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殺秦仲之族王命伐戎不克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爲戎所殺王乃召秦仲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卻後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　史記匈奴傳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　料民太原注詳後考之周語條　西晉之亡由成都王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監五部軍事將兵在鄴始江統徙戎論可謂先見）

史記周紀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漢匈奴傳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獫狁之故豈不日戒獫狁孔棘注云小雅采薇之詩也古今人表懿王時詩作（閻本校云元板作懿王時詩作）注政道既衰怨刺之詩始作然則采薇爲懿王之詩矣（顧注史記匈奴傳不云懿王）詩譜序懿王始受譖烹齊哀公夷王失禮之後邶不尊賢正義謂變風之作齊衛爲先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故先言此也愚謂采薇正雅當從毛氏若變風則始於懿王（元圻案詩序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正義引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文王受命四年昆夷氏侵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修德而不與戰尚書

傳四年伐昆夷注云犬夷昆夷也　周禮正義引伏生書大傳曰文王受命四年伐昆夷采薇爲伐昆夷而作　朱子集傳此遣戍役之詩蓋無由證其爲文王也　逸齋詩補傳曰班氏謂懿王時車歌此詩以勞士卒耳　史記齊世家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　詩譜序正義曰紀年公羊傳曰齊哀公烹乎周紀侯譖之徐廣以爲周夷王之時哀公母弟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譖烹人是衰闇之主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是周衰自懿王始明懿王受譖矣本紀言詩人作刺得不以懿王之時雞鳴之詩作乎衛世家云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命爲衛侯是衛頃公當夷王時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是夷王身失禮也柏舟言仁而不遇是邶不尊賢也）

史記匈奴傳周襄王與戎狄伐鄭戎狄逐襄王於是戎狄或居於陸渾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魯頌）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六月）出車（今本史記作輿閻本亦作輿）彭彭城彼朔方（出車）漢匈奴傳則曰宣王與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

日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以六月爲宣王詩是也以魯頌六月出車爲襄王詩以出車爲宣王詩而史漢又不同皆未詳（元圻案史記匈奴傳初周襄王欲伐鄭欲娶戎狄女爲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出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爲內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襄王而立子帶於是戎狄或居於陸渾云云　詩序出車勞還率也不言爲何王之詩王命南仲往城于方毛傳曰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故是篇詩序正義謂文王所遣伐玁狁西戎之將帥以四年春行五年春反述其行事之苦以慰勞之朱子止從序說六月詩序宣王北伐也朱傳同魯頌閟宮序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文王之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此周所以興也宣王之後爲幽王斯干之祥黍離之萌也太師皇父之後爲皇父卿士尹吉甫之後爲尹氏太師蹶父之後爲蹶維趣馬申伯之後爲申侯則與犬戎滅宗周矣君臣皆弗克紹周焉得不替乎（元圻案後漢書左雄傳襃豔用權七子黨進注七子皆襃姒之黨謂皇父爲卿士仲允爲膳夫家伯爲宰番爲司徒蹶爲趣馬楀爲內史稱爲師氏也　項氏安世曰幽王時爲亂者皆宣王時故家率犬戎以攻幽王者崧高之申伯也爲趣馬以亂朝者韓奕之蹶父也爲卿士而貪殘損政爲太師而迷民誤國者常武之皇父尹氏也）

吉甫作誦美詩以名著者也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刺詩以名著者也爲吉甫易爲家父孟子難（元圻案節南山正義曰詩人之情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氏此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焉寺人孟子亦此類也　魏了翁跋黃尚書子由與任千載遂詩曰節之詩尹氏以太師秉國鈞方茂惡怨正莫敢戲談周大夫既誦言之而其亂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巷伯之詩彼譖人者方幡幡其詞好好其容寺人旣深詆之而其亂曰寺人孟子作爲此詩詩中譏刺之詩率多微婉辭義隱匿姓名至於自狀其人甘於抵冒是詩如此類絕少以其時考之此何時也而是理亦不可泯）皇父孔聖自謂聖也（小雅十月之交毛傳曰皇父自謂其聖）具曰予聖（小雅正月毛傳）君臣俱自謂聖也自聖者亂亡之原光武詔上書者不得言聖大哉言乎（元圻案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七年詔曰百僚各上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者不得言聖　宋崔氏鶠唐明皇論曰開元天寶之間羣臣至六上尊號諛亦甚矣而明皇受而不辭蓋將自以爲聖歟其播越流離至於亡國非不幸也聖矣夫光武之爲君也詔天下上書不得言聖明矣哉顯宗之爲君也曰先帝詔書禁人言聖自今有過稱虛譽尚書宜抑而不省示不爲諂子嗤也　錢氏大昕養新錄曰王安石與子雱皆以經術進當時頌美者多以爲周孔或曰孔孟范鎮爲大學正獻詩云文章雙孔子術業兩周公安石大喜曰此人知我父子雱死安石題其祠堂云斯文實有寄天豈偶生才一日鳳鳥去千秋梁木摧是直以孔聖比其子矣安石在相位行新法舉朝交爭安石有詩云衆人紛紛何足競是非吾喜非吾病頌聲交作莽豈賢四國流言旦猶聖是亦以聖自許也小雅之詩曰皇父孔聖又曰具曰予聖古來迷國罔上之臣先後一轍云云王氏此條或亦有感於安石之事歟）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言天之勝人也藐藐昊天無不克鞏言天之終定也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人曷嘗能勝天哉天定有遲速耳詩所以明天理也故不云人勝天（全云厚齋惓惓包胥其卽鄭所南所望陳丞相自占城至之意與○元圻案小雅正月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朱子傳曰民今方危殆疾痛號訴於天而視天反夢夢然若無意於分別善惡者然此特值其未定之時及其既定則未有不爲天所勝者也申包胥曰人衆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疑出於此　大雅瞻卬藐藐昊天無不克鞏朱子傳曰惟天高遠雖若無意於物然其功用神明不測雖危亂之極無不能鞏固之者　史記伍子胥傳伍子胥掘楚平王之墓申包胥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已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　蘇子由詩傳曰方其未定也何所不至及其既定人未有不爲天所勝者申包胥曰人定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而老子所謂天網恢恢踈而不失不然天豈有所憎而禍之耶適當其未定故耳　逸齋詩補傳曰視天夢夢若無所見非無所見特以天未定故未勝人耳定則能勝之矣）

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荆公謂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爲惡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也（案荆公之說呂成公讀詩記取之）愚謂詩云周宗既滅哀痛深矣猶以敬畏相戒聖賢心學守而勿失中夏雖亡而

義理未嘗亡世道雖壞而本心未嘗壞君子修身以俟命而已（閻按王氏二十年杜門不出稿見於此　全云三不足畏之說何以與斯言相反○元圻案書錄解題二新經詩義三十卷王安石撰亦三經義之一也皆雱訓其辭而安石釋其義）

豈不欲往畏我友朋畏人也胡不相畏不畏于天畏天也不畏人則亦云可使怨及朋友畏天則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鄭用三良未可間衛多君子未有患季梁忠謀彊敵畏汲直守節亂萌弭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正先諫誅嬴運促李雲忠隕漢宗覆章華罹僇陳業褰昭圖嬰戚唐鼎移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何云章華見南史傳縡傳後○元圻案僖公七年左傳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又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

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又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鬭伯比曰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　漢書賈捐之傳贊之爭臣則汲直注汲黯方直故世謂之汲直汲黯傳黯字長孺濮陽人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宏等如發蒙耳又京房傳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注正先秦博士　後漢書李雲傳雲字行祖甘陵人也桓帝延熹二年誅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冀功封列侯雲露布上書曰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奴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帝震怒逮雲死獄中　南史傳縡傳時有吳興章華字仲宗後主時除大市令禎明初上書極諫其略曰陛下溺於嬖寵惑於酒色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埸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轍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後主大怒即日斬之　唐書僖宗紀中和元年七月田令孜殺左拾遺孟昭圖又宦者田令孜傳孟昭圖上疏曰昨昔黃頭亂火照前殿陛下惟與令孜閉城自守不召宰相不謀羣臣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陛下固九州天子非北司天子北司豈悉忠於南司廷臣豈無用於勑使疏入令孜匿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參軍使人沈于蟇頤津　錢易南部新書巳集孟昭圖爲田令孜矯詔沈蜀江裴相徹有詩弔之曰一章何罪死何名投水惟君與屈平從此蜀江煙月夜杜鵑應作兩般聲）

君子在下位猶足以美風俗漢之清議是也小人在下位猶足以壞風俗晉之放曠是也詩云君子是則是傚（元圻案後漢書陳寔傳論曰漢自中世以下閹豎擅恣故士遂以遁身矯絜放言爲高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故時政彌惛而其風愈往唯陳先生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所以聲教廢於上而風俗清乎下也　世說新語一注王隱晉書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遊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爲通次者名之爲達也）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羞惡之心未亡也不愧于人不畏于天無羞惡之心矣天人一也不愧則不畏（閻按高忠憲有言君子一點畏心至王安石滅盡一點耻心至馮道滅盡○元圻案黃梨洲先生明儒學案高攀龍字存之別號景逸常州之無錫人萬曆己丑進士官左都御史以東林邪黨逮先生書遺疏自沈止水崇禎初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諡忠憲　五代史馮道傳道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爲榮）

車攻東有甫草鄭箋云鄭有甫田謂圃田鄭藪也止齋周禮說云詩不以圃田繫鄭愚謂宣王封弟友

于鄭在畿內咸林（原注今華州鄭縣）圃田澤左氏謂之原圃（原注在今開封之中牟）宣王時非鄭地小雅安得繫於鄭乎爾雅（釋地）鄭有圃田蓋指東遷後之鄭言之（閻按詩集傳宣王時未有鄭國圃田澤屬東都畿內故往田余謂前漢志中牟縣圃田澤在西縣有筦叔邑筦叔爲畿外諸侯則此澤亦畿外地可知古者川浸澤藪名在職方不隸諸侯之版謂圃田爲筦叔之封非也謂宣在東都畿內者恐亦非也○元圻案詩序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東有甫草傳曰甫大也箋曰甫草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釋文曰甫毛如字大也鄭音補謂圃田鄭藪也正義曰以下云搏獸于敖敖是地名則甫草亦是地名不宜爲大故易之鄭有圃田釋地文也宣王時未有鄭國圃田在東都畿內故宣王得往田焉　史記鄭世家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二十二年友始封於鄭　鄭譜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　僖三十三年左傳鄭之有原圃杜注以爲圃田澤　邵氏爾雅正義曰鄭有圃田當云周有圃田今云鄭者爾雅不成於一人之手或七十子之徒據東周疆域改周爲鄭　止齋陳傳良號宋史有傳書錄解題二周禮說三卷中書舍人永嘉陳傳良君舉撰）

詩小傳云詩有夏正無周正七月陳王業六月北伐

十月之交刺純陰用事而日食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言暑之極其至皆夏正也而獨謂十月之交爲周正可乎漢歷幽王無八月朔食而唐歷則有之識者疑其傅會而爲此也（案今劉氏七經小傳無此文而王氏六經天文編上引此爲張行成之言）（案劉原父救日論曰幽王之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周之十月則二分矣安在其不爲災歟其說與此條所引正相反當從天文編作張行成之說詩記引之亦作什方張氏）愚按正義謂校之無術而大衍歷日蝕議云虞劇以歷推之在幽王六年（見唐書歷志下）虞劇造梁大同歷非始於唐也鄭箋謂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故歷家因之孫莘老（全云孫學士覺安定人）解春秋用鄭說謂八月秋之分日食秋分而詩人醜之安得日分至不爲災也蘇子由陳少南（全云陳侍郎鵬飛）皆以十月爲陽

月朱文公從之宋書禮志載魏史官之言曰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歷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疎密而已（原注大衍歷議云黃初已來治歷者始課日蝕疎密及張子信而益詳）嘗攷通鑑皇極經世秦始皇八年歲在壬戌呂氏春秋（序意篇）云維秦八年歲在涒灘（原注中）歷有二年之差後之算歷者於夏之辰弗集房周之十月之交皆欲以術推之亦已疎矣（何云辰弗集于房大衍歷作仲康卽位之五年癸巳九月庚戌朔交泛二十六日五千四百二十一分入食限見元史歷志距辛巳元三千四百八年　或詆古文尚書不可信以今西法推之不合者庚辰在保定賓之武進楊道昇先生以推大衍授時二歷皆合錄之左方　辛巳至戊辰三百四十七年　戊辰爲元上推仲康五年癸巳建戌月辰朔集房距年三千七百五十五算中積一百三十七萬一千四百八十四日四一八九六二七七五　冬至時酉九日六七四七九四二　四五閏餘十八日七九八六一二〇七七一乙　天正十一月朔時寅五十〇日八七六一八二一六七八九　交三日二八七〇六六五九七八九　九月朔時戌四十六日一八二乙〇一二二八五五九　入食限交泛二十六日四七〇七七六七八二五九　在陰歷交前九度牛弱）沈存中云日食正陽之月先儒止謂四月非也正謂四月陽謂十月子由詩說與存中同（閻按嘗以歷上推周幽王六年乙丑歲十月建酉朔日辛卯辰時正得日食非惟虞劇卽唐通士傅仁均僧一行亦步得是日日食乃知康成精於歷學本傳稱其始通三統歷注有乾象歷抑象緯解有不可驟拘以理者此類是也孔穎達疏漢世通儒未有以歷考此辛卯日食者不知康成考之方作箋云東州名儒豈欺我哉　又嘗以歷上推始皇八年壬戌歲是年秋恰有甲子朔與呂覽秦八年秋甲子朔之文合則歲作涒灘當作歲在淹茂爲是不然必以涒灘則維秦六年秋無甲子朔矣王氏似未詳歷法〇元圻案十月之交箋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日辰之義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之正義曰詩之言月皆據夏時而此知周十月夏八月者推度災曰十月之交氣之相交周之十月夏之八月緯雖不可盡信其言主以釋此故據之以爲周十月爲又曰此八月卽秋分之時也左傳曰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是亦分月而云孔醜者日太陽之精至尊之物不宜有所侵侵之則爲異左傳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用幣於社伐鼓於朝其餘則否以正月爲夏之四月純陽用事而日又爲陽於時最盛尤不宜爲陰所侵故爲最重而特用鼓幣也杜預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又曰古之歷書亡矣今世有周歷魯歷者蓋漢初爲之其交無遲速盈縮考日食之法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歷考此辛卯日食者而王基

獨云以歷校之自共和以來當幽王世無周十月夏八月辛卯交會欲以此會爲共和之前其在共和之前則信矣而校之無術　朱子集傳引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爲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純陰疑其無陽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　唐書歷志下夏后氏四百三十二年日卻差五度太康十二年戊子歲冬至應在女十一度　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劉炫曰房所舍之次也集會也會合也不合則日蝕可知或以房爲房星知不然者且日之所在正可推而知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爲文近代善歷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已在房星北矣　沈存中夢溪筆談曰先儒以日食正陽之月止謂四月不然也正陽乃兩事正謂四月陽謂十月日月陽止是也詩有正月繁霜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二者先王之所惡也　漢書藝文志歷譜黃帝五家三十三卷顓頊歷二十一卷夏殷周魯歷十四卷　唐書藝文志歷算類虞劇大同歷一卷　宋孫覺字莘老高郵人擢進士第官至御史中丞宋史藝文志載覺春秋經解十五卷春秋學纂十二卷春秋經社要義六卷今惟春秋經解十五卷列入通志堂經解　書錄解題詩集傳二十卷門下侍郎眉山蘇轍子由撰於序止存其首一言餘皆刪去又詩解二十卷陳鵬飛撰不解商魯二頌以爲商頌當闕而魯頌可廢　葉水心曰少南諱鵬飛溫州永嘉人其於經不爲章句之學晚而始得仕不及而斥逐以死　沈括字存中錢塘人嘉祐八年進士熙寧中官至翰林學士龍圖閣待制事蹟附載宋史沈遘傳中著夢溪筆談二十六卷夢溪在居潤州之別業也

元城（語錄）謂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朱子（集傳）曰第一二章皆十句增之則長短不齊又此詩正大夫離居之後暬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非是解頤新語亦云韓詩世罕有其書或出於好事者之傅會（元圻案范處義解頤新語已佚此二語見逸齋詩補傳十八其言曰說者多取韓詩爲證謂名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二句竊意韓詩世罕有其書或出好事者之附會正大夫乃詩中之語故欲以正大夫合之摭今序之文以求詩人之旨亦可見非所以爲政之意且與前篇弗躬弗親不自爲政之語相應不必立異也　通志堂刊本譌名雨無極句脫去極字當補）

鹽鐵論（未通篇）引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烏周師若荼荼謂商用少而周用老也（閻按今本作商荼周烏　全云亦屬附會）（○元圻案鹽鐵論未通篇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大學與小役二十冠而成人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脈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荼周師若烏注云荼苦菜也烏燕烏也白項而羣飛者也愚案若烏若荼蓋以物色之黑白喻人髮也此注以白項烏比周師之老似矣然烏之白在項而不在首故循人之髮黑者曰烏髻曰烏實若以苦荼比商師之少更非其類鄭風有女如荼箋荼茅秀也正義曰毛之秀者其穗白色則以荼喻老以烏喻少皆合王氏此條可正今本鹽鐵論之誤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家類鹽鐵論十二卷漢桓寬撰寬字次公汝南人昭帝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皆請罷鹽鐵榷酤與御史大夫桑宏羊等建議相詰難寬集其所論爲書凡六十篇後罷榷酤而鹽鐵則如故寬作是書惟以鹽鐵爲名蓋惜其議不獲行也明華亭張之象爲之注）

小弁趙岐（孟子注）謂伯奇之詩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全云此乃韓詩與黍離之說合）又謂鶡鴠之篇刺邪君（全云邪君即指成王誤以爲刺邪）蓋漢儒言詩多異說論衡（書虛篇）亦云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元圻案孟子仁則榮章趙岐注云言此鴟鴞小鳥猶尚知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綿牖戶刺邪君不如此鳥　逸齋詩補傳論篇目曰小弁之序曰太子之傅作是時太子宜臼見棄故有是詩而趙岐釋孟子乃以爲伯奇之詩中山王劉勝亦以爲伯奇蓋皆指吉甫之子伯奇也案詩曰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蓋哀周室之將亡賢太子體困之言若吉甫之子安得被棄而憂周室則趙岐劉勝之說非矣　後漢書王充傳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好論說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

韓詩菿彼甫田菿卓也爾雅釋詁菿大也郭璞注云菿義未聞豈未見韓詩故耶（原注疏引韓詩○元圻案釋文甫田倬彼陟角反明貌韓詩作菿音同云菿卓也　余友秦新周郘述曰說文有菿字無箌字玉篇菿箌兩收菿字注云都角反韓詩菿彼甫田毛作倬箌字注云豬效反捕魚具也與罩同是箌當从艸从竹者誤）

大東維北有斗或以爲南斗或以爲北斗朱子集傳兼取二說（元圻案小雅大東正義曰言南箕北斗者按二十八宿連四方爲名者唯箕斗井壁四星而已壁在室之外院箕在南則壁在室東故稱東壁鄭稱參傍有玉井則井星在參東故稱東井推此則箕斗並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　董氏廣川詩故曰斗四星爲斗三星爲柄　朱子集傳曰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或曰北斗常見不隱者南斗柄固在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

呂氏春秋（孝行覽慎人篇）謂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疑與咸丘蒙同一說而託之於舜（元圻案呂覽慎人篇曰舜之耕漁其賢不肖與爲天子同其未遇時也以其徒屬堀地取水利編蒲葦結罘網手足胼胝不居然後免於凍餒之患其遇時也登爲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盡有之賢非加也盡無之賢非損也時使然也）

袁孝政釋劉子曰魏武公信讒詩刺之曰營營青蠅止于藩豈弟君子無信讒言（傷讒篇文）此小雅也謂之魏詩可乎（元圻案逸齋詩補傳論篇目曰袁孝政釋劉子云云今據魏自有風若果爲魏詩聖人刪詩雅頌各得其所豈容以風爲雅袁氏亦豈惑於齊魯韓三家之說乎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劉子十卷隋志不著錄唐志作梁劉勰撰陳振孫晁公武據唐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序作北齊劉晝撰陳氏載其序曰晝傷己不遇天下陵遲播遷江表故作此書時人莫知謂爲劉勰劉歆劉孝標作云云不知所據何書故陳氏以爲終不知晝爲何代人惟北齊劉晝字孔昭渤海阜城人名見北史儒林傳然未嘗播遷江表與孝政之序不符）

朱子詩傳采菽天子所以答魚藻也黍苗宣王時美召穆公之詩皆非刺詩愚按國語（晉語文公在翟篇）注采菽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韋昭已有是說（元圻案詩序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晉語文公在翟篇明日燕秦伯賦采菽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子餘使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韋昭注采菽三章屬小雅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其首章曰君子來朝何以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黍苗亦小雅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其詩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鄭康成先通韓詩故註二禮與箋詩異（閻按二禮謂周禮禮記）如先君之思以勗寡人爲定姜之詩生甫及申爲仲山甫申伯又不濡其翼維禹敶之上天之載匪革其

猶汭阸之卽至於湯齊是也注禮記與注易異如東鄰西鄰是也（閻按康成註易東鄰爲日出東方象西鄰月出西方象見王氏集周易鄭注○元圻案後漢書康成傳云先從張恭祖受韓詩　禮記坊記注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此衞夫人定姜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爲獻公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釋文云此是魯詩正義曰邶風燕燕之篇衞莊姜送歸妾之詩鄭又以爲衞定公夫人定姜之詩按鄭志答炅模云註記時執就盧君後得毛詩乃改之凡註與詩不同皆倣此　孔子閒居鄭注見後第七條正文正義曰按詩崧高之篇甫侯及申伯甫侯謂呂侯也穆王之時訓夏贖刑謂呂侯與申伯俱出伯夷之後掌四岳之事又詩稱仲山甫之賢與崧高生甫及申分別此云仲山甫者按鄭志註禮在先未得毛詩傳然則此註在前故以甫爲仲山甫在後箋詩乃得毛傳知甫侯申伯同出伯夷之後故與禮別也　表記註鵜鶘汚澤也汚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其翼爲才正義曰言凡鳥居水中必濡溼其翼今鵜胡獨能不濡故爲才按詩註云鵜鳥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言必濡其翼也與此乖者註禮在前註詩在後故不同也　周禮地官稍人註云甸讀與維禹敶之之敶同正義曰毛詩云維禹甸之不爲敶者鄭先通韓詩此據韓詩而言　禮記中庸註上天之載載讀曰栽謂生物也大雅文王篇毛傳載事也　禮器注革急也猶道也正義曰文王有聲之詩革作棘猶作欲字異義同　周禮夏官職方氏註汭在豳地詩大雅公劉曰汭沇之卽正義曰按彼毛傳云芮水厓也箋云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芮鞫水之內外而居與此義違者按爲上云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故以芮鞫爲外內今爲水名者蓋周公制禮之時以汭爲水名汭卽皇澗名曰汭耳猶禹貢太嶽至周爲霍山也　孔子閒居註詩讀湯齊爲湯躋躋升也正義曰詩長發本註言天命帝此殷家世世不違至於成湯乃與天心齊此記註意與詩註稍殊商頌長發至於湯齊傳云湯與天心齊箋云至于湯而當天心釋文曰聖敬日躋傳云躋升也箋云聖敬之德日新釋文曰鄭注禮讀上爲湯躋讀此爲湯齊齊莊也　坊記註東鄰謂紂國中也西鄰謂文王國中也此辭在旣濟正義曰鄭註旣濟九五曰互體爲坎也又互體爲離離爲日坎爲月日出東方東鄰象也月出西方西鄰象也與此文異　錢氏大昕曰惠定宇云鄭箋宗毛然亦有从韓魯說者如唐風素衣朱襮以繡黼爲綃黼十月之交爲厲王詩皇矣侵阮徂共爲三國名皆从魯詩衡門可以樂飢以樂爲療十月之交抑此皇父抑讀爲意思齊古之人無斁斁作擇泮水狄彼東南狄作剔皆韓詩也）

亂離瘼矣爰其適歸（小雅四月爰當作奚）新經義云亂出乎上而受患常在下及其極也乃適歸乎其所出矣噫宣靖之際（宣和徽宗年號靖康欽宗年號）其言驗矣而兆亂者誰歟言與行違心與迹異荆舒之謂也（全云王荆公用意氣則有之言行心跡不至岐而爲二也章蔡之致亂不可竟以罪荆公○元圻案朱子楚辭後語謂安石致位宰相流毒四海而其言與生平行事心術無毫髮肖夫子所以有於予改是之歎　王安石初封

舒國公元豐三年改封荆崇寧中追封舒王）

單穆公曰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旣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周語）誦險哀二字此文中子所以有帝省其山之歎也天地變化草木蕃況賢者而不樂其生乎天地閉賢人隱況草木而得遂其性乎（元圻案大雅旱麓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毛傳干求也言陰陽和山藪殖故君子得以干祿樂易正義曰周語引此一章乃云夫旱麓之榛楛殖云云毛依此文爲義　中說立命篇遼東之役天下治船子曰林麓盡矣帝省其山其將何辭以對）

旱麓毛氏云旱山名也曹氏（名粹中著詩說）按漢地理志漢中南鄭縣有旱山沱水所出（閻按沱本作池卽沱字）東北入漢旱山在梁州之境與漢廣相近故取以興焉（元圻案王氏詩地理攷曰九域

（志輿元府有旱山寰宇記在南鄭縣西南二十里周地圖記云山上有雲即雨　嚴氏粲詩緝曰毛氏以旱爲山名不知山之所在或取漢地理志漢中郡南鄭縣之旱山以實之詩人託興皆取其在境內者何獨遠取漢中之旱山乎闕其所不知可也王氏以嚴說爲不然故曰與漢廣相近以正之）

鼉鳴如鼓新經之說也解頤新語取之鑿矣（集證陸佃埤雅釋魚詩曰鼉鼓逢逢先儒以爲鼉皮堅厚取以冒鼓蓋鼉鼓非特有取於皮亦其鼓聲逢逢然象鼉之鳴故謂之鼉鼓也臨安海物記鼉背鳴如桴鼓今江淮之間謂鼉鳴爲鼉鼓佃安石之客也故訓鼉鼓從王氏說○元圻案大雅靈臺篇毛傳鼉魚屬正義曰其皮堅可以冒鼓月令註亦云鼉皮可以冒鼓也逸齋詩補傳二十三鼉水蟲也樂作於辟廱鼉聞之而亦樂逢逢然和鳴以應之又是一義）

賈誼書容經篇諺云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趣也此即選左右之說爰延亦云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遊則日生邪情（元圻案新書保傅篇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大戴禮保傅篇文同惟太子作天子　後漢書爰延傳延字季平陳留外黃人也徵拜大鴻臚上封事曰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善人同處云云）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申甫之地爲形勢控扼之要甫即呂也呂刑一曰甫刑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呂（見鄭語）左氏傳（成公七年）楚子重請申呂以爲賞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蓋楚得申呂而始彊茲所以爲周室之屏翰歟漢地理志南陽宛縣申伯國詩書及左氏注不言呂國所在史記（齊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徐廣云呂在宛縣水經注亦謂宛西呂城四嶽受封然則申呂漢之宛縣也高帝入關光武起兵皆先取宛其形勢可見李忠定曰天下形勢關中爲上襄鄧次之（原注輿地廣記云蔡州新蔡古呂國今按新蔡之地屬蔡未嘗屬楚子重不當請爲賞田則呂國在宛明矣　閻按括地志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故呂城在鄧州南城縣西四十里故班固曰宛縣申伯國徐廣曰呂在宛縣詩集傳以申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亦非○元圻案尚書呂刑孔傳後爲甫侯故稱甫刑正義曰禮記書傳引此篇之言多稱爲甫刑故傳解之唐宰相世系表呂氏出自姜姓至周穆王呂侯入爲司寇宣王世改呂爲甫水經淯水注梅溪又逕宛西呂城東史記曰呂尚先祖爲四岳佐禹治水有功虞夏之際受封于呂故因氏爲呂尚也　漢書高帝紀秦三年六月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鼓遲明圍宛城三匝　後漢書光武紀莽地皇三年光武與李通從弟軼起於宛更始元年正月伯升破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於淯陽進圍宛城　王氏詩地理考引林氏曰漢與楚相持常出武關收兵宛葉閒光武起南陽以宛首事申即宛也　李忠定名綱字伯紀邵武人祖徙無錫登政和進士事跡具宋史本傳高宗即位拜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如姚崇疏上十事王氏所引其巡幸事中語也又言臣嘗議巡幸今縱未能行上策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係天下之心夫南陽光武所興西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荊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

禮記孔子閒居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鄭康成注言周道將興五嶽爲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爲周之幹臣（原注正義云按鄭志注禮在先未得毛傳）愚謂仲山甫猶儀禮所謂伯某甫也周語云樊仲山父蓋甫與父同若以仲山甫爲甫則尹吉甫蹶父皇父程伯休父亦可以言甫矣近世說詩者乃取此而舍箋傳愛奇之過也（原注權德輿集云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於周食采於樊　閻按漢杜欽傳仲山甫異姓之臣就封於齊注云齊詩康成其出此乎○元圻案詩烝民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毛傳仲山甫樊侯也正義曰言仲山甫是樊國之君爵爲侯而字仲山甫也六月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傳吉甫尹吉甫也韓奕蹶父之子傳蹶父卿士也常武南仲太祖太師皇父箋南仲文王時武臣也宣王命大將乃用其以南仲爲太祖者今太師皇父是也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正義曰楚語云重黎氏世敘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韋昭云程國伯爵休父名也按父宜是字而昭以爲名未能審之　崧高箋申申伯也甫甫侯也正義曰孔子閒居注以甫爲仲山甫按外傳稱樊仲山甫則是樊國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爲岳神所生注禮之時未詳詩意故

（耳　序云崧高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侯褒賞申伯焉故詩之稱申伯者十四申甫並稱者惟有此耳朱新仲猗覺寮雜記謂甫侯乃穆王時人去宣王時甚遠觀蒸民一篇專美山甫則崧高所美爲山甫不疑東萊呂氏實夫黃氏皆以康成遠取訓夏贖刑之甫侯爲非而黃氏謂申甫皆宣王時賢諸侯甫雖不見於經以文考之蓋嘗如此朱子集傳謂甫是宣王時人作呂刑者之子孫皆不從鄭箋之說李迂仲據史記言太公望其先祖掌四岳佐禹有功虞夏之際或封於呂或封之申周語曰齊許申呂皆姜姓也至於甫侯即穆王時訓夏贖刑者是也蓋皆出於四岳之後故傳言之言崧高之山其大極矣在穆王時則生甫侯在宣王時則生申伯此說是也詩人之美其人者多推本其先祖之德如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是也甫申皆四岳之後詩言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亦先以及其後言能世濟其美也又言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由後以及其先言能繩其祖武也若申甫爲同時之人何以下獨美申伯而不復更及甫之一語乎）

左氏傳（昭公二十六年）曰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雲漢之序曰內有撥亂之志非立志何以成中興之功（何云宋之孝宗豈伊無志哉惑於群小偷惰之言志不定故也○元圻案大雅雲漢序曰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　後唐之莊宗能繫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太廟而告成功亦以能立志故也及志得意滿而漸不克終矣）

宣王晏起姜后請愆則庭燎之箴始勤終怠可見矣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則沔水之規讒言其興可見矣（元圻案後漢書皇后紀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王晏起姜氏請愆註列女傳曰周宣王姜后齊侯之女也宣王常夜臥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起以見君王樂色忘德敢請罪惟君王之命王曰寡人之過夫人何辜遂勤政事成中興之名焉　小雅庭燎序美宣王也因以箴之逸齋補傳十七庭燎首章以夜未央而問次章以夜未艾而問卒章以夜鄉晨而問則宣王怠意已見視朝漸晚矣至令賢妃脫簪待罪詩人之規信於是乎著也　周語內史過曰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鄗韋昭註杜國伯爵陶唐氏之後周春秋曰宣王殺杜伯而不辜後三年宣王田於圃日中杜伯起於道左衣朱衣冠朱冠操朱弓朱矢射王中心折脊而死　說苑立節篇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於王九復而王弗許　墨子明鬼篇載杜伯事與韋註所引周春秋其辭略同疑皆非其實也唯說苑爲近正　小雅沔水序規宣王也逸齋補傳十七卒章有讒言其興之戒必宣王頗惑讒言不親諸侯故近臣規之也）

---

祈父傳謂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爲敗按通鑑外紀三十三年王伐太原戎不克三十八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四十一年王征申戎破之轉予于卹蓋謂此四役也（全云此二條乃亭林顧氏日知錄中論宣王所本○元圻案祈父正義曰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故言羌戎爲敗常武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爲大司馬則休父賢者也言職廢者蓋休父卒後他人爲之其人不賢故職廢也　後漢書西羌傳宣王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後五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後二年晉人敗北戎於汾隰戎人滅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年分與外紀不符）

尹氏不平（節南山赫赫師尹不平謂何）此幽王所以亡春秋於平王之末書尹氏卒（隱公三年）見權臣之繼世也於景王之後書尹氏立王子朝（昭公二十三年）見權臣之危國也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譏以此坊民猶有五侯擅漢三馬食曹之禍（元圻案隱公三年公羊傳曰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　漢書元后傳成帝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爲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司徒掾班彪曰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爲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群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　晉書宣帝紀魏武察帝有雄豪之志聞有狼顧相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於是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矣好讒慝暗昧近頑童窮固矣商之咈其耈長吳之播棄黎老與亂同事也（元圻案小雅正月箋云君臣在朝侮慢元老召之不問政事但問占夢不尙道德而信徵祥之甚　周語史伯曰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　吳語吳王還自伐齊申胥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以不陷于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

宣三十年有兔舞于鎬京而赫赫宗周有寖微之象

矣幽二年三川竭岐山崩而陵谷易處有將亡之形矣匪降自天職競由人致此者人也豈天所爲哉（元圻案有兔舞于鎬京見竹書紀年　周語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又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史記作幽王二年　小雅十月之交下民之虐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朱子集傳曰言所以致變異者由小人用事於外而嬖妾蠱惑王心於內以爲之主故也）

裳裳者華興賢者功臣之子孫世臣與國升降者也王朝則周召二公夾輔王室家父仍叔二雅舊人歷汾王之亂平王之遷猶在也（何云正義謂詩家父仍叔與見春秋桓公年者年月縣遠別人）侯國則翼之九宗遂之四氏與封建之法相維持彼漢之彧羣魏之充何江左之淵儉唐季之崔柳豈世臣之謂乎（閻按孔穎達辨詩家父仍叔與見春秋桓公年問者年月長遠頭應別人然王氏亦指其後人言○元圻案小雅裳裳者華序云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節南山序云家父刺幽王也正義曰桓七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桓十五年上距幽王之初則六十五年矣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未必是一人也雲漢序云仍叔箋引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仍氏或亦世字叔也自桓五年上距宣王之末七十六歲引之以證仍叔是周大夫耳未必是一人也　大雅韓奕韓侯娶妻汾王之甥箋云汾王厲王也厲王奔於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　隱公六年左傳翼九宗五正註翼晉舊都也唐叔受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遂世爲晉強家九宗一姓爲九族也　莊公十七年左傳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註四族遂之彊宗　荀彧陳羣注見後召公是似條　晉書荀顗傳顗字景倩魏太尉彧之第六子也魏時累遷侍中賜爵關內侯高貴鄉公立顗言於景帝曰今上踐阼權道非常宜速遣使宣德四方且察外志武帝踐阼進爵爲公　何曾字穎考父夔魏太僕陽武亭侯曾少襲爵武帝襲王位以曾爲晉丞相加侍中與裴秀王沈等勸進　南齊書褚淵傳淵字彥回父湛之尚宋武帝女淵復尚文帝女齊臺建淵白太祖引何曾自魏司徒爲晉丞相求爲齊官太祖謙讓不許又王儉傳儉字仲寶祖曇首宋右光祿父僧綽金紫光祿大夫儉數歲襲爵豫章侯拜受茅土太祖爲太尉引爲長史時大典將行儉爲佐命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淵唯爲禪詔文使儉參治之　唐書姦臣傳崔允字垂休宰相慎由子也允素暱朱全忠委心結之天復元年全忠已取河中進偪同華中尉韓全誨以允與全忠善恐導之翦除君側乃白罷政事求及免倉卒挾帝幸鳳翔允怨帝見脅不肯從召全忠以兵迎天子允出居華州全忠引兵還京河中允迎謁渭橋奉觴爲全忠壽自歌以侑酒全忠雖據河南頃強諸侯相持未敢決移國及允間內陰與相結得志其謀取隴據以成強大終亡天下

又柳璨字炤之公綽族孫也以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朱全忠圖篡弑宿衞士皆汴人璨一厚結之脅哀帝曰人望歸元帥矣陛下宜揖讓以授終璨請自行進拜司空爲冊禮使帥日進道）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周所以替也雖不能用吾憖寘之於耳楚所以亂也君且休矣吾將思之漢所以微也（元圻案小雅正月傳曰仇仇猶謷謷也箋云王既得我執留我其禮待我謷謷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　爾雅釋訓仇仇敖敖傲也註皆傲慢賢者　楚語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憖寘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也遂趨而退乃有乾谿之亂　漢書楚元王傳成帝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向遂上封事極諫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

擇三有事亶侯多藏貪墨之臣爲蟊賊小東大東杼柚其空聚斂之臣爲斧斤文侯之命所謂殄資澤於下民也是時虢石父好利用事而皇父以卿士爲羣邪之宗（何云此皆感歎公卿之事　全云宋之弊政始於趙與慤所呵之聚斂繼而爲史宅之趙汝楳之屬敝又繼而爲賈似道之公田深寧所以浩歎也何說未備○元圻案小雅十月之交傳曰擇三有事有司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箋云作都立三卿皆取聚斂之人言不知厭也　小雅大東箋云小也大也謂賦斂之多少也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　史記周本紀幽王以虢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爲人佞巧善諛好利　十月之交經曰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箋云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蹶楀皆氏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權寵相連朋黨於朝皇父則爲之端首兼擅衆職故但目以卿士云）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小雅伐木）朋友之信可質於神明（案程子曰鳥鳴嚶嚶以物情興朋友之好覩鳥如是豈人而不求友乎朋友之信久不渝可質於神明）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小雅小明上句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正直之道無愧於幽隱

楊泉物理論曰稻粱菽各二十種爲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爲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元圻案隋書經籍志儒家梁有楊子物理論十六卷晉徵士楊泉撰　物理論今佚此文見太平御覽八百三十七）

詩（大雅小雅）譜引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疏云未知此傳在何書（全云漢儒引緯書有易傳書傳之稱則此亦其類非三家詩傳也○元圻案正義曰此傳以作室爲喻也言周國之興譬如爲室文王始造其基武王鑿其楹椽周公內而架之乃成爲室猶言文王受命武王因之得伐紂定天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以成之大雅十八篇小雅十二篇爲正經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　讀詩記十七按屈原離騷謂之經自宋玉九辯以下皆謂之傳以此例考之鹿鳴以下小雅之經也六月以下小雅之傳也文王以下大雅之經也民勞以下大雅之傳也孔氏謂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善矣又謂未知此傳在何書則非也　北史魏李彪求復舊職表曰記曰善迹者欲人繼其行善歌者欲人繼其聲故傳曰文王基之周公成之）

三代之禮有損益而所因者未之有改也以公劉之詩攷之君之宗之宗法始於此其軍三單軍制始於此徹田爲糧徹法始於此周禮有自來矣（元圻案大雅公劉傳曰爲之君爲之大宗也朱子集傳曰宗尊也主也嫡子孫主祭祀而族人尊之以爲主也李氏樗曰周禮宗子有五大宗子一小宗子四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百世不遷者大宗也繼禰之宗繼祖之宗繼曾祖之宗繼高祖之宗五世則遷者小宗也皆所以主祭祀而統族人　箋云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單者無羨卒也正義曰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謂家之副丁也今言其軍三單則是單而無副故稱單也又箋云什一而稅謂之徹正義曰徹乃周之稅法公劉夏時諸侯而言徹者以其但是什一其名可以相通也大國三軍亦是周制而謂公劉之時已作三軍者以三代損益事多相因　逸齋詩補傳正君臣之位以統率於上立大宗之法以相維於下蓋古者建國必立宗統始於此立大軍之制以治兵爲徹田十一之法以儲糧凡周家軍制徹法皆始於此也）

咨女殷商猶賈山之借秦爲諭也周公戒成王無若殷王受又曰宜鑒于殷駿命不易人君常聞危亡之言則可保其安存矣（元圻案逸齋詩補傳蕩蕩上帝自二章以下皆設言商之過猶後世借秦爲諭也　漢書賈山傳山潁川人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名曰至言）

靡哲不愚司空圖之耐辱也善人載尸裴度之晚節也（元圻案大雅抑傳國無道則愚箋云王政酷虐賢者皆佯愚不爲容貌如不肖然　大雅板箋云王方行酷虐之威賢人君子則如尸矣不復言語　唐書卓行傳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咸通末擢進士昭宗在華召拜兵部侍郎以足疾固自乞聞本居中條山王官谷遂隱不出作亭名休休作文以見志自號耐辱居士其言詭激不常以免當時禍災云又裴度傳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擢進士第文宗時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時閹豎擅威天子擁虛器搢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午橋作別墅號綠野堂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　王安石曰善人載尸畏禍故也）

孔子於烝民加四字而意自明於緡蠻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此說詩之法韓子於菁菁者莪訓釋蕭少作也晚歲引詩言老成人重於典刑簡而當矣（何云若庸人不得不申重反覆非少作故全云既庸人矣何必與申重反覆以求一遇○元圻案昌黎集上宰相書曰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材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案年譜公時年二十八又論孔戣致仕狀曰七十求退人臣之常禮若有德及氣力尚強則君優而留之不必年過七十盡許致事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此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不可不惜而留之也公時年五十六　邵氏博聞見後錄曰退之於文不全用詩書之言如田公正先廟碑曰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賓命其史臣克作駉駜泮閟之詩使聲於其廟以假魯靈其用詩之法如此如上宰相書解釋菁菁者莪二百餘字蓋少作也　讀詩記一引謝氏曰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使人有得處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於正也只兩言而意已盡矣足以推廣王氏之說）

考之周語立魯公子戲則仲山甫諫料民太原則仲山甫又諫然聽之藐藐也當時公卿唯虢文公諫不籍千畝而他無聞焉此詩人所以有愛莫助之之歎（元圻案周語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甫諫曰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傚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王卒立之又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諫曰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

（帝又恐事無以賦令丁卒料之又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膳夫農正陳籍禮太史贊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乏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大雅烝民愛莫助之箋云愛惜也仲山甫能獨舉此德而行之惜乎莫能助之者）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鄭箋以燕爲燕安王肅云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原注見水經注）燕北燕國愚謂詩云奄受北國肅說爲長（閻按韓侯入覲入字使知韓國不在畿內遠與北燕爲隣肅說果長○元圻案大雅韓奕箋云溥大也燕安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　水經注十二聖水又東南逕韓城東詩韓奕篇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鄭元曰周封韓侯居韓城爲侯伯爲獫夷所逼稍稍東遷也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鄭康成以韓國在同州韓城縣則去北燕二千餘里必無遠役燕民往城之理故以燕爲燕安不以燕爲燕國惟王子雍以韓城在涿郡方城縣則與燕爲近則燕即北燕也不必迂其說爲燕安矣李迂仲黃實夫從鄭氏曹氏詩說逸齋補傳朱子集傳從王氏　釋文燕王肅孫毓並烏賢反云北燕國）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毛氏曰屠地名不言所在潏水

李氏以爲同州郃谷今按說文（邑部郃）有左馮翊郃陽亭（原注同都切）馮翊即同州也潏水之言信矣（元圻案朱子集傳屠地名或曰即杜也　金壇段玉裁曰屠郃古今字顧氏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作荼谷渡云在今陝西同州府郃陽縣東河西故城南）

漢恩澤侯表曰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後之寵外戚者率以是藉口自宣王褒申伯而申侯終以召戎亂猶可以爲萬世法乎外戚秉政未或不亡漢亡於王莽何進晉亡於賈謐唐幾亡於楊國忠石晉亡於馮玉（何云庾亮有賢名然終致蘇峻之亂　全云曹操篡漢而伏完死難司馬氏篡魏而張緝死難蕭道成篡宋而王蘊死難楊堅以外戚篡周而尉遲迥亦以外戚死難外戚非必皆不賢也漢之呂霍上官不可用矣而竇嬰則名臣王商馮野王傅喜三人元成哀若能大用之可無王氏之禍要之在知人耳然深寧則有感於賈妃而言○元圻案漢書恩澤侯表注應劭曰申伯周宣王元舅也爲邑於謝後世欲光寵外親者緣申伯之恩援此以爲諭也　後漢書何進傳進異母女弟選入掖庭靈帝立爲皇后皇子辯即位何太后臨朝進輔政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忿蹇碩圖己陰規誅之遂召前將軍董卓屯關中上林苑　晉書賈充傳充無嗣謐母賈午充少女也父韓壽謐好學有才思既爲充嗣繼佐命之後賈后專恣謐權過人主及還侍中專掌禁內遂與后成謀誣陷太子　案晉亡於賈謐謂西晉也當有西字　唐書外戚傳楊國忠太眞妃之從祖兄拜右相安祿山方有寵總兵于邊偃蹇不奉法國忠知終不出己下又恃內援獨暴發反狀國忠寡謀矜躁謂祿山計慮不足圖故數怒之使必反以取信於帝　五代史雜傳馮玉定州人晉出帝納玉姊爲后玉以后戚遷樞密使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出帝童昏馮皇后用事軍國大事一決於玉四方賂遺積貲鉅萬　晉書庾亮傳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明帝即位以爲中書監亮上書讓曰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婚姻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於重闈之內矣及遺詔輔幼主太后臨朝政事一決於亮蘇峻多納亡命亮知峻必爲禍亂徵爲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溫嶠亦累書止之皆不納峻遂與祖約俱舉兵反）

盜言孔甘寇攘式內（案大雅蕩箋云寇盜攘竊爲姦宄者而王信之使用事於內）皆孟子所謂民賊也有民賊則賊民與漢傅燮曰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唐裴度曰欲平賊當先清朝廷眞文忠公曰內有衣冠之盜而後外有干戈之

盜（元圻案後漢書傅燮傳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爲護軍司馬與皇甫嵩俱討賊張角燮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云云　資治通鑑唐紀穆宗長慶元年裴度討王庭湊元稹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己進取故度所奏畫軍事多與魏宏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以爲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　讀錄論文學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

大師維垣鄭箋以爲三公王介甫以爲大衆朱子集傳從王說（元圻案大雅板之七章大師維垣箋云大師三公也朱子集傳曰師衆呂成公讀詩記引王氏曰大師大衆也　鄭以大師爲三公故讀大爲泰呂從介甫爲大衆則大當依本音而亦音泰似誤集傳無音蓋讀如字）

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詩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原注仲子子思之弟子）閟宮傳引孟仲子曰是禖宮也序錄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原注孟子注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豈名氏之同歟　全云孟子學于子思已云時世斷絕況孟仲子乎○元圻案周頌維天之命

（正義曰孟子云齊王以孟子辭病使人問醫來孟仲子對趙岐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子共事子思後學於孟子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說又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此傳雖引仲子之言而文無不似之義蓋取其所說而不從其讀）

筆談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作彼岨者岐有夷之行今按後漢朱浮傳無此語西南夷傳朱輔上疏曰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注引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蓋誤以朱輔爲朱浮（案李黃集解引筆談而未正其誤）亦無岨字（元圻案夢溪筆談卷十四謂書之闕誤有可見於他書者如詩天天是椓後漢蔡邕傳作天夭是加與速速方穀爲對又彼徂矣岐云云　後漢書作都夷傳益州刺史朱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注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險阻而人不難　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毛詩作徂箋云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以矣字絕句集傳徂作岨朱子曰沈括云後漢書西南夷傳作彼岨者岐今按彼書岨但作徂而引韓詩薛君章句亦但訓爲往獨矣字作者如沈氏說然其注末復云岐雖阻僻則似又有岨意韓子亦云彼岐有岨疑或別有所據故今從之而定讀岐字絕句　書錄解題小說類夢溪筆談二十六卷沈括存中撰所云退居絕過從所與談者惟筆硯而已）

歐陽公（詩本義）時世論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謂二后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當是康王以後之詩執競不顯成康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當是昭王已後之詩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范蜀公正書曰昊天有成命言文武受天命以有天下而成王不敢以逸豫爲也此揚雄所謂康王之時頌聲作於下自彼成康奄有四方祀武王而述成康見子孫之善繼也班孟堅（兩都賦序文）曰成康沒而頌聲寢言自成康之後不復有見於頌也朱子集傳與歐范之說合（元圻案周頌昊天有成命箋云有成命者言周自后稷之生而已有天命也文王武王受其業施行道德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執競傳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此傳成王成是王事也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昊天有成命詩自古序以至漢唐諸儒皆以爲郊祀天地之樂歌文武受天命成其爲王業其詩作在周公成王之世宋諸儒亦遵其說惟歐陽修以昊天有成命之成王執競之成康噫嘻之成王謂成王誦康王釗也朱子初亦從毛鄭之詁後定集傳援國語從歐說以爲祭成王之詩蓋依經爲解辭無紆曲後儒遵之者固衆而騁議以申序說者亦不少其意謂周公制禮作樂頌之用於郊廟爲大孔子刪詩雅頌得所既以頌爲周公所作不應有康昭以後之詩若康昭之詩次於我將時邁及思文大武之前似非得所且禘祀大典文王何得無詩一疑也國語叔向引詩朱子作成王誦解亦可然而國語載穆叔聘晉樂及鹿鳴而後拜晉侯使人問焉對曰先樂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故不敢拜呂叔玉云樊遏執競也朱子取呂說其於集傳若從國語叔向之告以昊天有爲康王之詩則國語穆叔之對稱執競爲先王饗元侯所用又不可爲昭王以後詩矣二疑也然要皆未識朱子歐公之心爾頌首集傳云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到即鄭箋據周禮以說詩之說也又云亦或有成王以後之詩夫據經文以解詩而猶曰或曰疑者朱子何嘗輕視古昔哉宋黃震曰古注聯卷凡二說在學者詳之是矣又案朱子初注執競詩曰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此其所以成大功而安之見於呂祖謙讀詩記中後從歐陽修之說而定集傳始闢毛鄭）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朱子（集傳）引國語叔向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其爲祀成王之詩無疑愚觀賈誼書禮容語引叔向曰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其義尤明（元圻案讀詩記昊天有成命引朱氏曰天將祚周以天下既有服命矣文武受之將成其王業不敢康寧夙夜積德以爲受命之基者至深遠矣朱子初亦從舊說　又引蘇氏曰此詩有成王不敢康而執競有不顯成康世或以爲此言成王誦康王釗也然則周頌有康王子孫之詩矣周公制禮禮之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詩必從之故頌之施於禮樂者備矣後世無容易也且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也）

歐陽公詩論古今諸儒謂來牟爲麥者更無他書所見直用二頌毛鄭之說來牟爲麥始出於毛鄭而

二家所據乃臆度爲大誓不可知之言愚按劉向封事引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見漢書本傳）文選（班孟堅典引）注引韓詩貽我嘉麰薛君曰麰大麥也毛鄭之說未可以爲非（原注毛氏傳牟麥也鄭箋赤烏以牟麥俱來廣雅始以爲來小麥牟大麥以劉向說參攷當從古注　何云來字即麥字之牟歐陽公不識字耶　又云說文云周所受瑞麥來麰一來二縫象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詩曰貽我來麰與毛鄭合○元圻案周頌思文傳牟麥箋云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貽我來牟正義曰武王渡孟津至以穀俱來皆尚書文　惠氏九經古義案鄭鼎卿釐孫卬字指釐字从麰徐仙民讀與來同　歐陽公詩本義十二論曰思文曰貽我來牟臣工又曰於皇來牟毛以牟爲麥牟者百穀中一穀爾自漢以前已有此名故孟子亦言麰麥然言麰又言麥則明非一物蓋麥類也古今諸儒謂來牟爲麥云云其可信哉爾雅釋草載詩所有諸穀之名甚多而獨無來訓之來牟是毛公之前說詩者不以來牟爲麥可知矣）

陳少南不取魯頌然思無邪一言亦在所去乎（全云不取魯頌亦非無義○元圻案晁氏讀書志一陳氏詩解二十卷皇朝陳鵬飛少南撰直書錄解題謂少南不解商魯三頌以爲商頌當闕而魯頌可廢　陳氏詩解今四庫書不著於錄經義考云未見）

晉姜鼎銘曰保其孫子三壽是利魯頌三壽作朋葢古語也先儒以爲三卿恐非（集證宣和博古圖保其孫子三壽是利三壽者與詩人言三壽作朋同意葢晉姜欲其始特保我子孫而外之三卿亦冀壽考也○元圻案閟宮傳壽考也箋云三壽三卿也正義曰老者尊稱天下謂父事之者爲三老公卿大夫謂其家臣之長稱室老諸侯之國立三卿故知三壽即三卿也　張平子東京賦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乎三壽薛綜注三壽三老也　逸齋詩補傳二十七三壽謂大國三卿或曰三壽謂上中下上壽百二十中壽百歲下壽八十魯人頌僖公與三壽之人爲朋也　朱子集傳曰三壽未詳鄭氏曰三卿也或曰願公壽與岡陵等而爲三也）

商周之頌皆以告神明太史公（史記樂書）曰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悲彼家難至魯頌始爲溢美之言所謂善頌善禱者非商周之體也後世作頌倣魯而近諛又下矣（元圻案詩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毛詩李黃集解四十一李迂仲曰王氏曰周頌之辭約約所以爲嚴所美盛德故也魯頌之辭侈侈所以爲誇德不足故也此說盡之矣自古人君常患德之不足不患名之不揚使無其德而求其名則雖爲夸辭以誇示天下天下後世其誰信之乎）

或謂文之繁簡視世之文質然商質而周文商頌繁而周頌簡文不可以一體觀也

法言（學行篇）曰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司馬公注揚子謂正考甫作商頌奚斯作閟宮之詩故云然愚按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與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全云襄公最不道何足頌乎）注云韓詩章句美襄公（裴駰集解　今本史記作修行仁義欲爲盟主）樂記溫良而能斷者宜歌商鄭康成注謂商宋詩葢用韓詩說也考之左

傳正考甫佐戴武宣世本正考甫生孔父嘉爲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皆在襄公之前安得作頌於襄公之時乎（案宋穆公七年始入春秋穆公宣公之弟歷殤莊桓始及襄公孔父嘉見殺在魯桓公二年是年殤公被弒莊公立襄公即位在魯僖公十年）後漢曹褒傳奚斯頌魯考甫詠殷注引韓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正考甫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詩正義云奚斯作新廟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謂魯頌奚斯作謬矣然揚子之言皆本韓詩時毛詩未行也（原注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馮衍傳注引薛夫子韓詩章句即漢也　何云魏文帝呼薛夏爲薛君然魏略不言其傳詩定指薛漢也　閻按此止頌奚斯非正考甫作何不引魯語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益見非考甫作○元圻案鄭康成魯頌譜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正義曰文六年行父始見於經十八年史克名見於傳駉序云史克作是頌廣言作頌不指明篇則四篇

（皆史克所作閟宮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自言奚斯作新廟耳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之等謂魯頌是奚斯作之謬矣故王肅云當文公時魯賢臣季孫請于周而令史克作頌四篇以祀　商頌譜曰湯中宗高宗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武王伐紂封微子啟爲宋公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甫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大師以那爲首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　班固兩都賦序臯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　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序奚斯頌僖歌其路寢　漢時毛傳未行故多異說司馬貞史記索隱引薛氏答薛綜李巡集解皆有辨正其說與詩正義略同　三國志魏王粲傳注魏略曰薛夏字宣聲黃初中爲秘書丞帝每與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也每呼之而不名謂之薛君　惠氏九經古義曰薛君爲韓詩章句世謂淮陽薛漢撰而不知爲薛夫子也薛夫子名方邱字夫子廣德曾孫漢之父也見唐書宰相世系表　後漢書儒林傳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當世言詩者推漢爲長范蔚宗不著漢父名字蔡猶馬班史漢皆父子述作而成書於子也後漢書注文選注或引薛夫子或引薛君章稱薛君者皆漢說稱薛夫子者則方邱說耳　周錢公二老堂詩話下學者謂閟宮但曰奚斯所作而無作頌之文遂疑揚子爲誤以予觀之奚斯既以公命作廟又自陳詩歸美其君故入頌之中上自姜嫄后稷下逮魯公魯侯備極稱頌至末章始言作廟之功亦不爲過只如崧高詩亦云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是吉甫固嘗自稱矣何獨於奚斯而疑之揚子之言必有所據）

長發大禘（商頌毛傳）箋云郊祭天也雝禘太祖（周頌毛傳）箋云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鄭康成以祭天爲禘與宗廟大祭同名春秋纂例趙子已辨其失矣王肅以禘祫爲一祭亦非也禘與祫異祫則太祖東嚮毀廟及羣廟之主昭南穆北合食於太祖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嚮惟以祖配之今混禘於祫宗廟有祫無禘（元圻案長發序正義曰祭法云殷人禘嚳而郊冥注云禘謂冬至祭天於圜丘則圜丘之祭名爲禘也　雝序正義曰鄭志云禘大祭天人共之禘旣大祭而小於祫者以四時之外特爲此祭大於四時故云大祭但此大祭五年再爲一則合聚祭之一則各就其廟故以合祭爲祫就廟爲禘禘尙大祭祫大可知　春秋纂例曰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鄭康成注祭法云禘謂祀祭昊天上帝於圜丘也蓋見祭法所說文在郊上謂爲郊之最大者故爲此說爾祭法所論禘郊祖宗者謂六廟之外永世不絕者有此四種爾禘之所及最遠故先言之爾云祖之自出謂感生帝靈威仰也此何妖妄之甚此文出自讖緯始於漢平閒僞書也　文獻通考代宗寶應元年太常卿杜鴻漸等言禘者冬至祭天于圜丘周人配以遠祖高祖非始封之君不得爲太祖以配天而太祖景皇帝受封於唐即殷之契周之后稷也請以太祖配享諫議大夫黎幹以爲禘者宗廟之祭非祭天而太祖非受命之君不宜作配爲十詰十難以排之是禘之爲祭天祭宗廟唐時猶聚訟也宋衛湜禮記集說於祭法首節列鄭注於前次及孔氏熊氏皆從鄭學者也次及王制公十二家之說於後皆從王肅之說者也朱子注論語禘之說亦從趙伯循　本朝惠氏棟著明堂大道錄禘說尋明鄭義　書錄解題三春秋集傳纂例十卷辨疑七卷唐給事中吳郡陸質撰初潤州丹陽主簿趙郡啖助叔佐明春秋傳洋州刺史河東趙匡伯循傳從助及伯循傳其學助攷三傳舍短取長又集前賢注釋補以己意爲集傳集注又撮其綱目爲統例助卒質與其子異裒錄以詣伯循請損益爲質隨而纂會之）

范甯穀梁序孔子就太師正雅頌因魯史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然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已爲之歌王矣孔子至哀十一年始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得所則降王於國風非孔子也（元圻案哀公十一年左傳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晉書范汪傳子甯字武子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沈思積年爲之集解爲世所重）

隰有萇楚箋云人少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慾胡邦衡解學記取之（元圻案玉海三十九胡銓禮記傳十八卷經義考云佚今四庫全書亦不著錄衛湜集說學記大學之法節載廬陵胡氏曰易蒙卦初六發蒙則知未發猶童蒙之初也其志不分防之宜早康衡曰謹防其端禁於未然詩傳人少而端慤長大無情欲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年而通一經三十而五經立此皆學之時不陵節若學詩學禮之次）

呂氏春秋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高誘注以爲歌碩鼠不知何所據（原注三齊記載甯戚歌所謂南山矸白石爛者是也○元圻案呂氏春秋離俗覽舉難篇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注云歌碩鼠也其詩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云云　畢氏沅校本載孫云後漢書馬融傳注引說苑曰甯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與此正合梁仲子云今說苑善說篇云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窮也以上下文義求之顧見當是碩鼠之誤盧云案史記鄒陽傳集解引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而甯戚疾擊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此歌出三齊記藝文類聚又載一篇云滄浪之水白）

（石磔巾有緇魚長尺半䝹布單衣裁至骭清早飯牛至夜半黃犢上坂且休息吾將舍汝相齊國李善注文選成公子安嘯賦又載一篇云出東門兮厲石班上有松柏清且蘭麤布衣兮緼縷時不遇兮堯舜主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我當與爾適楚國三歌異辭不可知合之亦自成章法）

四月秀葽諸儒不詳其名唯說文（艸部葽）引劉向說以爲苦葽曹氏以爾雅本草證之知其爲遠志（元圻案爾雅釋草葽繞蕀蒬註今遠志也似麻黃赤華葉銳而黃其上謂之小草廣雅云邵氏正義葽繞一名棘蒬說文云蒬棘蒬鄭傳謂即遠志是也說文又云葽艸也詩曰四月秀葽劉向說此味苦苦葽也此說文別釋秀葽之義或遂謂詩言秀葽即今遠志非也本草云遠志一名棘蒬一名葽繞一名細草陶註云狀似麻黃而青圖經云遠志生泰山及寃句山谷今河陝京西州郡亦有之據此則曹氏之說非）

董氏（全云廣川董逌）舉侯包言衛武公作抑詩使人日誦於其側朱子謂不知此出在何處愚考侯包之說見於詩（大雅抑）正義隋經籍志韓詩翼要十卷侯包撰然則包學韓詩者也（元圻案大雅抑正義曰楚語云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捨我於是乎作懿以自儆韋昭云懿讀曰抑之篇也抑讀曰懿毛詩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如昭之言武公年老始作抑詩按史記衛世家武公者僖侯之子共伯之弟以宣王三十六年即位則厲王之世武公時爲諸侯之世子耳未爲國君未有職事善惡無豫於物不應作詩刺王必是後世乃作追刺之耳正經美詩有後王時作以追美前王者則刺詩何獨不可後王時作而追刺前王乎侯包亦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其意亦取楚語爲說與韋昭小異　朱子詩集傳曰董氏曰侯包言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然則序說爲刺厲王者誤矣　董逌廣川詩故注見前十五頁）

秦詩在其板屋西戎地寒故以板爲屋張宣公南嶽唱酬序云方廣寺皆板屋問老宿云用瓦輒爲冰雪凍裂自此如高臺上封皆然（原注漢地理志天水隴西民以板爲屋以南嶽觀之非獨西陲也　閻按高臺上封皆寺名并見朱子詩又案南史隱逸傳南嶽鄧先生郁隱居衡山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是南嶽上之有板屋舊矣○元圻案地理志云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屋故秦詩在其板屋小戎正義引之蓋從其義　朱子方廣板屋詩曰秀木千章倒層巒萬瓦差差無人似玉空詠小戎詩亦取山多林木之意又有自方廣過高臺次敬夫韻至上封用擇之韻賦上封諸老詩）

唐棣之華維常之華協車字黍稷方華協塗字隰有荷華協且字曹氏謂華當作荂音敷葢古車本音居易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來徐徐困于金車其音皆然至說文有尺遮之音乃自漢而轉其聲愚按何彼禯矣釋文或云古讀華爲敷與居爲韻後放此朱文公集傳並著二音而以音敷爲先（集證引顧氏唐韻正曰華古音敷易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來徐徐困于金車其音皆然爾雅華荂也注今江東呼華爲荂荂音敷陸德明曰古讀華如敷不獨江東也今十虞部有荂字西漢時司馬相如上林賦華與沙叶音娑東方朔誡子詩華與和多叶始入歌韻至說文又有尺遮之音陸氏釋文引韋昭云古皆尺遮反至後漢始有居音非也○元圻案朱子詩傳遺說曰叶韻恐當以頭一韻爲準且如華字叶音敷如有女同車是第一句則第二句顏如舜華當讀作荂然後與下文佩玉瓊琚洵美且都皆叶至如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是第一韻則當依本音讀而下文王姬之車鄒當作尺奢反如此方是今只從吳才老舊說不能又創得此例然楚辭紛余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能音耐然後與下文紉秋蘭以爲

佩叶若能字只從本音則佩字遂無音如此則又未可以頭一韻爲定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漙音團（釋文漙本亦作團徒端反）集傳叶上兗反顏氏正俗云（全云顏之推作）案呂氏（全云呂忱）字林作𩃬上兗反訓云露貌音與婉類（元圻案顏師古匡謬正俗一鄭詩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詩古本有水旁作專字者亦有單作專字者後人輒改爲之漙字讀爲團圓之漙按呂氏字林雨下作專訓云露貌音上兗反此字本作𩃬或作漙耳單作專者古字從省又上兗之音與婉相類益知呂氏之說可依本作團淺矣下云零露瀼瀼豈復亦論其從橫之貌乎　顏書本名匡謬正俗王氏舉正俗避宋諱也謝山先生云顏之推作蓋因顏氏家訓有音辭篇多辨音韻遂誤以師古爲之推耳　隋書經籍志小學類字林七卷晉弦令呂忱撰）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顏氏云禮今世衡縫衡即橫也不勞借音徐氏音橫失之矣（元圻案顏氏匡謬正俗之說見卷一　齊風南山篇釋文衡音橫亦作橫字又一音如字衡即訓爲橫韓詩云東西耕曰橫正義曰衡古橫字也　檀弓鄭注衡讀爲橫　徐邈字仙民東莞人東晉中書侍郎太

（子前衛寧者毛詩音晉衛有例鄭漁仲曰徐音雖亡然陸音多本於此）

于旄四馬至於五之六之猶緇衣之改爲也權輿四簋至於每食不飽猶醴酒之不設也君子之去就于其心不于其禮（何云五之六之鄭箋皆以爲見之數○元圻案程子詩說曰馬四至於五六馬之益多見其禮之益加也　朱子秦風權輿集傳引漢書楚元王傳曰元王敬禮申公白生穆生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申公白公彊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亦此詩之意也輔氏廣曰引穆生之事爲證者推原詩人之心蓋本於此不然則其所計者不過區區於安居飽歡之事而已恐非賢者之志也）

營謝戍申其篤於母家一也一美焉一刺焉宣王親親平王忘讎也（全云營謝本不足美美宣王之詩蓋多溢詞故此等城作皆歸揚扢之中○元圻案朱子王風揚之水集傳曰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弒幽王則申侯者王法所必誅而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讎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爲有德而不知

其弒父爲可怨至使復讎討賊之師反爲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　毛詩李黃集解八李迂仲曰以公存心則如采薇詩人美之以私存心則如揚之水刺之其遣戍則同而其美刺則不同也）

孝經言卿大夫之孝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謂曹交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聖賢之訓皆以服在言行之前蓋服之不衷則言必不忠信行必不篤敬中庸修身亦先以齋明盛服都人士之狐裘黃黃所以出言有章行歸于周也（元圻案毛詩李黃集解二十九李迂仲曰古之士有美行其所衣之服則狐裘也而狐裘之色黃黃然論其容貌則足以稱其裘之黃也其容貌則不改出言語則有文章所行之行則有忠信此下民所望而爲則傚也夫狐裘黃黃則是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出言有章則是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行歸于周則是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惟其如此此民之所以取法也又曰古者衣冠不正朋友之罪則是衣服之不正古人以爲甚耻蓋所以發其德者不在大也席不正不坐則以是席之不正而坐者必其心之不正也割不正不食則以其割之不正而食者亦以其心之不正也今衣服之無常者亦以德行之無常也）

召公是似南仲太祖世濟其美也逵有充超叛鑒蘇文忠慨焉（閻按鑒作慨焉作愾許旡切坡以愾字遂不用耳）或附曹羣忘漢朱文公愾焉（元圻案三國志魏賈逵傳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拜諫議大夫太祖崩鄢陵侯彰來赴問逵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　晉書賈充傳充字公閭父逵高貴鄉公之攻相府也充率衆拒戰賈充將成濟謂充曰今日之事如何充曰公等養汝正擬今日濟於是抽戈犯蹕又郗鑒傳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嘗謂王敦曰丈夫既潔身北面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靦顏天壤邪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耳及蘇峻祖約反進鑒爲司空本詔流涕奮擲慷慨三軍爭爲用命子愔字方回徙至孝徵拜司空固辭不起子超桓溫懷不軌欲立霸王之基超爲之謀超雖實黨桓氏以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　三國志魏荀彧傳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祖父淑字季和朗陵令當漢桓順之間知名當世父緄濟南相叔父爽司空彧從太祖太祖大悅曰吾之子房也又陳羣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寔父紀叔父諶皆有盛名羣參丞相軍事魏國既建遷爲御史中丞文帝踐阼徙尚書令　東坡戲作賈梁道詩曰嵇紹似康爲有子郗超叛鑒是無孫如今更恨賈梁道不殺公閭殺子元　朱子家學堂書贊曰彧乃附曹羣亦忘漢嗣字之難古今共歎）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周頌敬之小序）荀子云天子即位上卿進曰能除患則爲福中卿進曰先事慮事先患慮患下卿進曰敬戒無怠羣臣進戒始以敬三卿授策終以敬此心學之原也伊尹訓太甲曰祗厥身召畢告康王曰今王敬之哉皆以此爲告君第一義（元圻案荀子大略篇天子即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爲福不能除患則爲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注策編竹爲之後易之以玉焉　毛詩李黃集解三十九黃實夫曰書之所載皆帝王爲治之法曰奈何不敬曰其汝克敬德曰敬哉有土曰惟敬五刑曰敬授人時敬之一辭君臣言之不能自已誠以天下治亂之基皆在一念之敬與不敬也堯之所以欽明舜之所以兢業禹之所以孜孜湯之所以汲汲文王之所以雍雍皆自其敬心之所發耳曲禮論安民之道而先之以毋不敬中庸之所謂篤恭皆敬之充也大學之所謂正心誠意者此敬之本也爲人君者試以是思之）

葉氏云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魏黃初四年詔云曹詩刺遠君子近小人蓋詩序至此始行（全云毛詩蓋於是始列學官也陳氏魏志失紀○元圻案曹風候人序曰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焉　三國志魏文帝紀黃初四年夏五月有鵜鶘鳥集靈芝池詔曰此詩人所謂污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於下位乎否則斯鳥何爲至其博舉天下儁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　石林葉氏曰世人疑詩序非衛宏所爲此殊不然使宏鑿空爲之乎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爲之則雖宏有餘矣且宏詩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爲之者有雜取諸書之說而重複互見者有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書者序果非宏之所作乎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云云石林之說朱竹垞經義考亦引之惠定宇九經古義引之作鄭漁仲　錢氏大昕養新錄一謂紀聞引葉氏云云近儒陳啟源始非之云司馬相如難蜀父老云王事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逸樂此魚麗序也班固東京賦德廣所及此漢廣序也一當武帝時一當明帝時可謂非漢世乎吾友惠定宇亦云左傳襄廿九年此之謂夏聲服虔解誼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又蔡邕獨斷載周頌卅一章盡錄詩序自清廟至般一字不異何得云至黃初始行于世耶愚又攷孟子說北山之詩云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即小序說也惟小序在孟子之前故孟子得引之漢儒謂子夏所作殆非誣矣　黃氏曰緇衣公孫尼子作也其書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鄭注都人士小序文詩序蓋雜出於古之遺言也）

（陳啟源字長發吳江人著毛詩稽古編）

朱子詩序辯說多取鄭漁仲詩辯妄艾軒（與趙子直書）謂歐陽公詩本義不當謂之本義古人旨意精粹何嘗如此費辭（全云厚齋蓋亦不取鄭漁仲之學愚按漁仲最多武斷○元圻案書錄解題二詩序辯說一卷朱子撰以大小序自爲一編而辯其是非又夾漈詩傳二十卷辯妄六卷鄭樵撰辯妄者專指毛鄭之失　經義考云未見今　四庫全書亦不著錄　通考載樵自序略曰毛詩自鄭氏既箋之後學者篤信康成故此書專行三家遂廢今學者只憑毛氏且以序爲子夏所作更不敢擬議蓋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今作詩辯妄六卷可以見其得失　黃氏日抄曰雪山王質夾漈鄭樵始皆去序言詩晦菴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說頗驚俗雖東萊不能無疑焉　歐陽公本義詩譜補亡後序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於秦自漢以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譌謬得以粗傳於今者豈止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於去聖人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抵牾質諸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以徒爲異論以相訾也　林艾軒與趙子直書曰詩本義初得之如洗滌腸胃讀之三載覺有未穩處云云又一書駁本義關雎樛木兔罝麟趾諸解辨難甚力）

---

唐志毛詩草木蟲魚圖二十卷開成中文宗命集賢院修撰幷繪物象學士楊嗣復張次宗上之按名賢畫錄太和中文宗好古重道以晉明帝朝衛協畫毛詩圖草木鳥獸古賢君臣之像不得其眞召程修己圖之皆據經定名任意採掇由是冠冕之製生植之姿遠無不詳幽無不顯然則所圖非止草木蟲魚也（原注隋志梁有毛詩古賢聖圖二卷○元圻案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一文宗太和二年自撰集尚書中君臣事蹟命畫工圖於太液亭朝夕觀覽則毛詩圖之有古聖賢同一意也　南齊謝赫古畫品錄第一品晉衛協古畫之略至協始精六法之中殆爲兼善第五品晉明帝雖略於形色頗得神氣　夏文彥圖繪寶鑑二唐程修己冀州人時周昉任越州長史修己師事之盡得其畫人物口授之妙　杜荀鶴松窗雜記開元中有程修己者以善畫得進謁元宗修己始以孝廉籍召入故不甚以畫者流視之）

格物之學莫近於詩關關之雎摯有別也（案周南關雎毛傳雎鳩王雎也

鳥摯而有別）呦呦之鹿食相呼也（小雅鹿鳴毛傳鹿得苹呦呦然鳴而相呼）德如鳲鳩言均一也（曹風鳲鳩毛傳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德如羔羊取純潔也（逸齋詩補傳云羔之必用羔羔取羊之德純必用素亦取潔白之義也）仁如騶虞不嗜殺也（召南騶虞序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毛傳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鴛鴦在梁得所止也（小雅鴛鴦箋梁石絕水之梁鴛鴦休息於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自若無恐懼）桑扈啄粟失其性也（小雅小宛毛傳桑扈竊脂也箋竊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不能以自活）倉庚陽之候也鳴鵙陰之兆也（豳風七月毛傳倉庚離黃也鵙伯勞也箋陽溫也溫而倉庚又鳴可蠶之候也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正義陳思王惡鳥論曰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蒹葭露霜變也（秦風蒹葭毛傳蒹薕葭蘆也白露凝戾爲霜然後歲事成）桃蟲拚飛化也（周頌小毖毛傳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正義陸璣疏云今鷦鷯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鶵化而爲鵰故俗語鷦鷯生鵰　朱子集傳拚飛貌）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誠不可掩也（朱子集傳語）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道無不在也（黎本中庸）

南有喬木正女之操也（周南漢廣毛傳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正義木以高其枝葉人無休息者女出持其潔清人無求思者）

隰有荷華君子之德也（鄭風山有扶蘇箋荷華生于隰喻忽置美德者于下位　毛詩李黃集解十黃實夫曰山有扶蘇亦有橋松隰有荷華亦有游龍以見國人未嘗無君子亦未嘗無小人在人君能辨之耳）

匪鱣匪鮪避危難也（小雅四月箋非鶉鳶能高飛非鱣鮪能逃淵皆驚駭辟害耳）

匪兕匪虎慨勞役也（小雅何草不黃箋兕虎比戰士也正義言我此役人若是野獸可常在外今非是兕非是虎何爲久不得歸循彼空野之中乎）

蓼莪常棣知孝友也（小雅蓼莪序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蘇子由詩傳曰莪蘿可食而蔚不可食譬如生子者將賴其養也幽王之世孝子行役而遭喪哀其父母生己之勞而終不得養如采莪者之得蔚也　小雅常棣序燕兄弟也毛傳常棣棣也箋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　毛詩李黃集解李迂仲曰楊龜山爲國子祭酒嘗論此詩以爲常棣上承而下覆華則覆萼萼則承華兄弟之和睦當如此也）

蘩蘋行葦見忠信也（召南采蘩毛傳蘩皤蒿也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又采蘋毛傳蘋大萍也箋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故取名以爲戒　大雅行葦序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　隱三年左傳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葛屨褊而羔裘怠也（魏風葛屨序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檜風羔裘序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强於政治）

蟋蟀儉而蜉蝣奢也（唐風蟋蟀序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　曹風蜉蝣序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好奢而任小人毛傳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

爰有樹檀其下維穀美必有惡也（小雅鶴鳴毛傳穀惡木也正義以上檀蘀類之取其上善下惡陸璣疏云幽州人謂之穀荊揚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惡可爲美也（大雅緜箋廣平曰原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膴膴然肥美其所生之菜雖有性苦者甘如飴也）

黍以爲稷心眩於視也（王風黍離李迂仲曰說文黍稷屬而黏者也王氏曰視稷而謂之黍者憂而惛也　逸齋補傳六憂思亂於中則辨視眩於外閔周室者黍稷不分念父母者莪蒿莫辨此黍離蓼莪所爲作也）

蠅以爲雞心惑於聽也（齊風雞鳴正義常禮以雞鳴而起今夫人之在君所心常驚懼但恐傍晚故以蠅聲爲雞鳴）

綠竹猗猗文章著也（衛風淇澳序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

皎皎白駒賢人隱也（小雅白駒毛傳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

贈以芍藥貽我握椒芳馨之辱也（鄭風溱洧毛傳芍藥香草　陳風東門之枌毛傳椒芬香也　男女相會戲謔以此爲贈貽故曰芳馨之辱）

焉得諼草言采其蝱憂思之深也（衛風伯兮毛傳諼草令人忘憂嚴氏粲曰我欲樹之以銷憂今我思伯至於心痛恐非諼草所能療也　鄘風載馳毛傳蝱貝母也朱子集傳曰將欲升高望遠以抒憂想之情言采其蝱以療鬱結之疾）

柞棫斯拔侯薪侯蒸盛衰之象也（大雅緜柞棫拔矣箋柞櫟也棫白桵也皇矣柞棫斯拔箋天既顧文王乃和其國之風雨使其山樹木茂盛言非徒養其民人而已　朱子詩集傳拔挺拔而生不拳曲蒙密也　小雅無羊以薪以蒸箋麤曰薪細曰蒸正月侯薪侯蒸箋侯維也林中大木之處而維有薪蒸爾喻朝廷宜有賢者而但聚小人　非茂薪蒸柴燕之名）

鳳凰于飛雉離于羅治亂之符也（大雅卷阿箋鳳凰往飛翽翽然亦與衆鳥集於所止衆鳥慕鳳凰而來喻賢者所在群士皆慕而往仕也因時鳳凰至因以喻焉　王風兔爰逸齋詩補傳六謂兔狡而難取以喻作叛之諸侯雉介而易執周之君子自喻也兔則爰爰而自得雉則憂羅網之多故不樂其生者自比於雉也）

相鼠碩鼠疾惡也（衛風相鼠序刺無禮也　魏風碩鼠序刺重斂也畏人刺其君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采葛采苓傷讒也（王風采葛序懼讒也毛傳葛所以爲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　唐風采苓序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毛傳苓大苦也采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徵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有多識之益也

（何云絕佳賦）

誦詩三百不能專對不足以一獻（禮記禮器文）皆誦言而忘味者也自賜商之後言詩莫若孟子其述孔子之言以爲知道者二鴟鴞烝民是也如靈臺皇矣北山雲漢小弁凱風深得詩人之心以意逆志一言而盡說詩之要學詩必自孟子始（元圻案歐陽公詩本義麟之趾論曰孟子去詩世近而最善言詩推其所說詩義與今序意多同　宋周紫芝毛詩講義自序曰孔子聖人明乎詩之道者也子夏子貢則學乎孔子而明乎詩之義者也孟子則與孔子同道而明乎詩之志者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觀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之詩則知詩人之意在憫旱魃之爲虐而已果黎民之無遺也哉非略其辭以求其志則未有不以辭害志者故曰惟孟子能知詩之志也）

申毛之詩皆出於荀卿子而韓詩外傳多述荀書今考其言采采卷耳鳲鳩在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

得風雅之旨而引逸詩尤多其孔筆所刪歟（元圻案漢書楚元王傳元王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師古注孫卿姓荀名況漢以避宣帝諱改之曰孫　荀子解蔽篇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楊倞注采易得之物實易滿之器以懷人寘周行之心貳之則不能滿況乎難得之正道而可以他術貳之乎勸學篇曰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臣道篇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矣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王霸篇引詩曰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天論篇引詩何恤人之言兮　臣道篇引詩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解蔽篇引詩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又引詩墨以爲明狐狸而蒼正名篇引詩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法行篇引詩涓涓源水不雝不塞轂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大息注云皆逸詩　王霸篇如日月之光明句下有爲之則存不爲之則亡厚齋詩考并引之以爲逸詩蓋傳刻者誤入注逸詩三字於日月句下也當從詩考）

法言（寡見篇）曰守儒袁固申公二子無愧於言詩矣王式以三百五篇諫亦其次也彼譏詩解頤者能無愧乎（全云申公同門穆生其最高者也王式之徒有薛廣德廣德之徒有龔舍而齊詩有蕭望之師丹而韓詩亦有王式皆足以雪匡衡之耻者也○元圻案三箋本誤載謝山之說於前一條之下今改正　漢書儒林傳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又申公魯人也事浮邱伯受詩武帝迎申公問治亂之事對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又王式傳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式爲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　匡衡傳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衡代韋元成爲丞相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衡畏顯不敢失其意）

草木鳥獸蟲魚疏陸璣字元恪所撰非陸機也（元圻案經義考載崇文總目云世或以璣爲機非也機本不治詩今應以璣爲正　書錄解題云其書引郭璞注爾雅則當在郭之後亦未必吳時人也　四庫全書總目十五案書中所引爾雅注僅及漢犍爲文學樊光實無一字涉郭璞不知陳氏何以云然）

鄭氏詩譜徐整暢太叔裘隱（原注見釋文叙錄）隋志太叔求及

劉炫注古今書錄云徐正陽注館閣書目謂注者爲太叔求而不考叙錄徐正陽疑即徐整誤以整爲正暢爲陽也（原注整字文操吳太常卿　閻按徐整暢太叔裘隱謂整既暢演而裘隱括之也　集證隋志毛詩譜三卷吳太常卿徐整撰　玉海三十八國史志云詩譜世傳大叔求注不在秘府經典釋文叙錄所稱徐整暢太叔裘隱蓋謂整既暢演而裘隱括之求字譌也）

詩緯含神霧曰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又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主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以上俱見太平御覽六百九　宋均注曰集微揆著若緜緜瓜瓞人之初生揆其如是必將至著有天下也）汎歷樞曰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聽候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鴈在申金始也（以上見詩大序正義）翼奉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鄭箋曰四始之缺五際之厄五際本於齊詩四始與毛詩序異蓋習聞其說而失之也（三箋本附程瑤田云王氏言四始五際引據未審詩緯汎歷樞之言五際也見詩序是謂四始詩之至也下孔氏正義云鄭於六蓺論引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者鄭以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聽候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聽候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孔氏此釋殆能說五際之義然緯言辰在天門今曰亥爲天門疑不能明及考後漢書郎顗傳順帝時災異屢見公車徵顗顗條便宜七事其第七事中引詩汎歷樞曰卯酉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聽候言神在戌亥司候宋均注云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閒乾所據也据此始與孔氏所釋相應今孔疏所引詩緯恐後人據轉寫誤本而改之吾疑王氏所採已是僞本故不引孔氏亥爲天門云云以亥之與辰兩不相應而不知其辰爲神字之譌也卯爲改正亦當爲革正之譌郎顗傳所說甚明而宋均之注尤顯又按河圖括地象西北爲天門楊炯少姨廟碑崑崙西北之地天門也亦可與天門乾所據之說相發明且翼奉傳注

（孟康曰韓詩外傳云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卯酉午亥外加戌以定之是又與天門戌亥之說略合又五際推演據汜歷樞曰凡推其數皆從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陰陽氣周而復始萬物死而復蘇大統之始故王命一節爲之十歲也言之甚鑿鑿然其法未經講習終難了然而應劭之注翼奉傳則又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爲五際是又不承取詩緯之義至詩緯以卯酉午亥配天保祈父采芑大明四詩終亦疑不能明也璐田又按詩序之言四始指謂國風小雅大雅頌以爲王道興衰之所由而詩緯則謂亥水始寅木始巳火始申金始亦淺近無深義又配以大明四牡嘉魚鴻鴈諸篇夫周有所受之度亦不鬪爭要吾疑作詩時不當與十二子相應則毛氏之說允矣至章懷太子注郎顗傳云四始謂關雎爲國風之始鹿鳴爲小雅之始文王爲大雅之始清廟爲頌之始又以四詩之首篇爲始義亦淺近不若詩序王道興衰所由之義爲精深也璐田又按讖緯家言康成說經多引用之此亦一證其來有自故推演頗有徵驗未可盡非之然而儒者之道先難後獲責效望報非所敢知苟其通經致用其爲明效大驗可勝言哉鄭翁所謂四始之缺五際之厄其咎歸於不求賢則違天違人而災眚並作化不行由內衆漸變李固言若還變徵聘任以時政則可亟景光而致休祥然則災異屢見鄭曰天道豈非人事哉　纖序按程說甚覈但十二支可云上下子亦可云十二辰祇言辰則嫌于辰巳之辰耳韓詩外傳當改內傳○元圻案漢書翼奉傳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奉上封事曰臣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後漢書郎顗傳顗字雅光北海安邱人也順帝時災異屢見顗詣闕拜章曰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爲人不用之則違天統逆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呼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厄其咎如此　詩大序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正義曰四始者鄭答張逸問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爲興廢之則爲衰）

曹氏論詩云詩之作本於人情自生民以來則然太始天皇之策包犧罔罟之章葛天之八闋康衢之民謠愚按素問天元紀大論鬼臾區曰積考太始天元册文曰太虛寥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氣眞靈總統坤元九星懸朗七曜周旋曰陰曰陽曰柔曰剛幽顯既位寒暑弛張生生化化品物咸章蓋古詩之體始於此然伊川謂素問出於戰國之末（閻案鄒平馬公驌曰上古文字簡略而世傳素問灝煩數萬言如非軒后之舊矣然精微奧博語多至道其亦緩和摯扁之流依託以立言者乎　何云太虛寥廓以下直似東漢人語○元圻案隋書樂志伊耆有葦籥之音伏羲有網罟之詠　通鑑外紀太昊作葦籥歌扶徠詠罔罟以鎮天下之人命曰立基　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篇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　列子仲尼篇堯微服遊於康衢聞童謠云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三黃帝素問二十四卷唐王冰注漢志載黃帝內經十八篇無素問之名後漢張機傷寒論引之始稱素問晉皇甫謐甲乙經序稱鍼經九卷素問九卷與漢志十八篇之數合則素問之名起於漢晉間矣故隋志始著錄也然隋志所載止八卷全元起所注已闕其第七冰爲寶應間人乃自謂得舊藏之本補足此卷宋林億等校正謂天元紀大論以下卷帙獨多與餘篇絕不相通疑即張機傷寒論序所稱陰陽大論之文冰取以補所亡之卷理或然也）

文粹（二十六）李行修（請置詩學博士書）云劉迅說詩三千言言詩者尙之今考迅作六說以繼六經自孔氏至考亂凡八十九章取漢史詔書及羣臣奏議以擬尙書又取房中歌至後庭鬭百草臨春樂少年子之類凡三百四十二篇以擬雅章又取巴渝歌白頭吟折

楊柳至談容娘以比國風之流然文中子嘗續經矣朱子（雜著文中子續經說）謂高文武宣之制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豈有物則秉彝之訓況迅乎（元圻案唐李行修請置詩學博士書云書殘於古今論失於齊魯漢有毛萇鄭康成師道可觀逮聖朝劉迅者說詩三千言近代言詩者尙之　房中樂注見本卷　唐書樂志隋煬帝不解音律大製豔曲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萬歲樂藏鉤樂七夕相逢樂投壺樂玉女行觴神仙留客鬭百草泛龍舟還舊宮長樂花等曲　陳書後主張貴妃傳史臣曰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遊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採其尤豔麗者以爲曲詞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皆美妃嬪之容色也　李太白集古樂府有少年子一篇元蕭士贇補注云樂府遺聲遊俠二十一曲有少年子國初王琦輯注云郭茂倩樂府詩集以少年行少年子皆入雜曲歌辭中齊王融梁吳均皆有少年子　太白樂府有折楊柳王琦注文獻通考鼓角橫吹十五曲中有折楊柳　晉書樂志漢高祖自巴渝爲定三秦閬中范因率賨人以從爲前鋒高祖樂其猛銳數觀其舞後使樂人習之閬中有渝水故名曰巴渝舞　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　唐吳兢樂府古題要解以爲古詞一說司馬相如云云與雜記同　唐崔令欽教坊記踏謠娘以其且步且歌故謂之踏謠或呼爲談容娘　劉迅知幾第五子唐書本傳迅字捷卿歷京兆功曹參軍事迅續詩書春

（秋禮樂五說皆成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云　唐李鄴國史補劉迅著六說以探聖人之旨唯易說不成行於代者五篇而已識者服其精當　中說禮樂篇薛元問六經之致子曰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辨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讚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後王之說　李行修長慶中官殿中侍御史左司員外郎　朱子文集六十七王氏續經說曰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大畧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沈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勖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序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閒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

艾軒（策問）曰九德九夏雅頌之流也貍首風也豳之雅頌猶魯頌也薛士龍曰詩之音律猶易之象數（閻按貍首逸詩具載射義篇內則似二雅體非風也詳尚書古文疏證卷五第八十條　何云是二者蓋亦無當乎其不知也况强以臆說求之終亦不知而作而已○元圻案林艾軒集策問曰九德之歌九夏之奏貍首之節與夫豳雅豳頌皆曉然見之於經而求之三百篇之中無有也如九德九夏則雅頌之流也貍首則風也豳之雅頌猶魯頌也然豳一國之事不應有所謂雅者周公之所載仲尼獨缺而不取者又何耶　薛士龍浪語集答何商霖第三書曰詩家之音律猶易之象數聖人於易稱君子之道四則詩之聲又未可以一偏取孔子删詩絃歌合樂亦不爲無取于辭）

說詩者謂宋襄公作䪨鐘之樂按博古圖有宋公成䪨鐘大晟樂書應天得六鐘篆其帶曰莖鐘詔謂獲英莖之器於受命之邦此姦諛傅會之言宋公成亦非襄公用以說詩陋矣（集證博古圖錄䪨鐘六器銘文略無小異皆曰宋公成之䪨鐘考歷代之樂顓帝曰六莖䪨與莖通則䪨鐘者是爲顓帝之樂宋商之系二王之後得用天子禮樂則歷代之樂章固當有之蓋此鐘特其一樂之名耳宋自微子有國二十世而有共公固成又一世而有平公成又七世而有剔公成則所謂宋公成者不知其爲誰也惟太祖有天下實起睢陽故國號大宋是六鐘既出於宋地而銘文又有曰宋公成則其於受命之邦出爲太平之符者正其時歟由是作樂之初特詔大晟府取是爲式遂成有宋一代之樂○元圻案宋陳均皇朝編年備要二十七徽宗崇寧四年八月大晟樂成大觀初頒新樂於天下先是端州忽上銅器曰以驗欵識乃宋成公之時物而端州上興王之地故詔文有曰獲英莖之器于受命之邦　史記宋世家襄公名茲甫　陳氏書錄解題目錄類宣和博古圖三十卷宣和殿所藏古器物圖其形象而記其名物錄其欵識又音樂類大晟樂書二十卷大中大夫開封劉昺子蒙撰大晟者本方士魏漢津妄出新意以裕陵指節定尺律傅會身爲度之說昺爲大司樂精爲緣飾）

大學止於至善引詩者五齊家引詩者三朱子謂詠嘆淫泆其味深長最宜潛玩中庸末章凡八引詩朱子謂衣錦尚絅至不顯惟德始學成德之序也不大聲以色至無聲無臭贊不顯之德也反復示人至深切矣孝經引詩十引書一張子韶云多與詩書意不相類直取聖人之意而用之是六經與聖人合非聖人合六經也或引或否卷舒自然非先考詩書而後立意也六經卽聖人之心隨其所用皆切事理此用經之法（閻按張文莊贊言中庸尚絅章猶樂章之亂蓋一篇之總要也　全云陸文安公所云六經皆我注脚之意斯之謂也然深寧所言而後知其不足據○元圻案陸象山語錄曰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習習此也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瓴水矣學苟知本六經皆我注脚　張子韶名九成著孝經解四卷宋史藝文志著錄書錄解題云一卷）

束晳補亡詩循彼南陔釋曰陔隴也羣經音辨云序曰孝子相戒以養陔當訓戒鄉飲酒燕禮賓醉而出奏陔夏鄭氏注陔之言戒也以陔爲節明無失禮與詩序義協愚按春官樂師鄭司農注今時行禮於大學罷出以鼓陔爲節（全云相戒以養之說精矣然何以云南戒其義難通則恐束氏亦有所本○元圻案文選十九束廣微補亡詩六首一曰南陔李善注聲類曰陔隴也　五臣注呂向云南方養萬物之方此以戒養故取以爲名據此可釋謝山南戒之疑　束晳晉書有傳文選補亡詩注晉書曰束晳字廣微平陽陽平人也嘗覽古詩惜其不備故作詩以補之　書錄解題經解類羣經音辨七卷丞相賈昌朝子明撰　世說新語三夏侯湛作周詩以示潘安仁注湛集載其叙曰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故云周詩也其詩曰旣殷斯虔仰說洪恩夕定辰省奉侍朝昏宵中告退雞鳴在門孳孳恭誨夙夜是敦然則補亡不止束晳也湛與晳俱

（晉武帝時人）

荀子曰善爲詩者不說程子之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也董子曰詩無達詁孟子之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也（元圻案荀子大畧篇善爲詩者不說善爲易者不占善爲禮者不相其心同也　董子繁露精華篇所聞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　說苑奉使篇傳曰詩無通詁易無通占春秋無通辭）

曹子建表忍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詩無此句李善引毛詩曰何顏而不速死也今相鼠注無之（元圻案文選二十曹子建上責躬應詔詩表曰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忍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李善注云卽上胡不遄死之義明非别有胡顏之句也又云毛詩謂何顏而不速死也蓋釋毛詩胡不遄死之意非謂毛傳有此文也善注引毛詩箋傳甚多引箋則有詩曰有毛詩曰引傳則有毛萇曰毛萇詩傳曰今此獨作毛詩謂謂者釋其意也言詩人之意無禮而不速死則有覥面目耳）

說文敘云其稱詩毛氏者皆古文也以今詩考之其

文多異得此䵷鼀爲蟾蠩碩大且嫮爲重頤皆韓詩之說也（集證說文黽部䵷下䵷鼀詹諸也詩曰得此䵷鼀言其行䵷䵷式支切女部嫮下云嫮含怒也一曰難知也詩曰碩大且嫮五感切○元圻案王氏詩攷燕韓嬰作內外傳數萬言頗與齊魯閒殊又曰新臺得此戚施薛君曰戚施蟾蜍喻醜惡澤陂碩大且嫮薛君曰嫮重頤也五檢反並見太平御覽　一見九百四十九卷一見三百六十八卷）

蔡邕正交論云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是以正雅爲刺也（全云亦是魯詩○元圻案後漢書朱穆傳穆字公叔作崇厚論云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蓋谷風有棄予之歎伐木有鳥鳴之悲矣論曰朱穆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絕交之論蔡邕以爲穆貞而孤又作正交論以廣其志注邕論略曰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其所由來政之缺也邕之以伐木爲刺詩實本於朱穆）

春秋時諸侯急攻戰而緩敎化其留意學校者唯魯僖公能修泮宮衛文公敬敎勸學它無聞焉鄭有子衿城闕之刺子產僅能不毀鄉校而已（元圻案魯頌泮水序曰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鄭風子衿序曰刺學校廢也　其三章曰佻兮達兮在城闕兮　襄公三十一年左傳曰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

吳才老詩叶韻補音序曰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原文此下有以已見三字）定爲一家之學開元中修五經文字我心慘慘爲懆（原注七到反）伐鼓淵淵爲鼝（原注於巾反）皆與釋文異乃知德明之學當時亦未必盡用（元圻案陸德明經典釋文自序曰夫書音之作作者多矣漢魏迄今遺文可見或專出已意或祖述舊音各師成心製作如面加以楚夏聲異南北語殊是非信其所聞輕重因其所習後學鑽仰罕逢指要遂因暇景救其不逮研精六籍采摭九流搜訪異同校之蒼雅等音合爲撰集五典孝經論語及老莊爾雅等音合爲三十卷　敘錄曰爲詩音者九人鄭康成徐邈蔡氏孔氏阮侃王肅江惇干寶李軌　四庫全書總目經部小學類韻補五卷宋吳棫撰棫字才老書錄解題詩類有毛詩補音十卷註曰棫別有韻補一書不專爲詩作今補音已亡惟此書存　武夷徐蕆爲韻補序曰才老與蕆同里有連其祖後家同安才老登宣和六年進士嘗召試館職不就除太常丞忤時宰斥通判泉州　書錄解題三經解類五經文字三卷唐國子司業張參撰大歷中刻石長安太學）

取諸祭脂曰其香始升爲酒爲醴曰有飶其香古所謂香者如此韋彤五禮精義云祭祀用香今古之禮並無其文隋志曰梁天監初何佟之議鬱鬯蕭光所以達神與其用香其義一也（案隋書禮樂志一梁天監四年何佟之曰南郊明堂用沈香取本天之質陽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與人親宜加雜馥無此條所引數語）攷之殊無依據開元寶禮不用（元圻案宋史禮志一凡常祀天地宗廟皆內降御封香凡祈告亦內出香遂爲定制嘉祐中裴煜請大祀悉降御封香中小祀供太府香元符元年左司員外郎曾旼言周人以氣臭事神近世易之以香按何佟之議以爲南郊明堂用沈香本天之質陽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與人親宜加雜馥今令文北極天皇而下皆用濕香至於衆星之位香不復設恐於義未盡於是每壇各設香　長編三百十七神宗元豐四年十月詳定禮文所言宗廟之有祼鬯焫蕭則與祭天燔柴祭地瘞血同意蓋先王以爲通德馨於神明近代有上香之制頗爲不經按韋彤五禮精義曰祭祀用香今古之禮並無其文隋志云梁天監初何佟之議鬱鬯蕭光所以達神與其用香其義一也上古禮文未有此制今請南郊明

（堂用沈香氣自然至大示恭合質陽之氣北郊請用上和香地道親近雜芳可也臣等考之殊無依據今且崇祀宗廟明堂器服牲幣一因古典至於上香乃襲佟之議如曰上香亦祼鬯燔蕭之比則今旣上香而又祼燔求之古義已重複況開元開寶禮亦不用乎注云從違當攷據厚齋此條似議而未從也　唐書藝文志禮類韋彤五禮精義十卷又儀注類開元禮一百五十卷開元中張說請修貞觀永徽五禮爲開元禮命蕭嵩總之　書錄解題禮注類開寶通禮二百卷開寶四年命劉溫叟等以開元禮重加損益以成此書　梁書儒林傳何佟之字士威廬江灊人少好三禮時太尉王儉爲儒宗雅相推重高祖踐阼以佟之爲尚書左丞是時百度草創佟之依禮定議多所裨益　唐書儒學傳韋彤京兆人彤名治禮德宗時爲太常博士）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疏云種之必好似有神助呂氏春秋（士容論任地篇）后稷曰子能使子之野盡爲泠風乎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漢趙過曰后稷始甽田（元圻案任地篇注曰泠風和風所以成穀也又曰耜六尺其刃廣八寸古者以耜耕廣六尺爲畝三尺爲甽遂西之人謂之禮也　畢氏沅曰周禮廣尺深尺曰甽此云三尺黃東發謂於正文不合其言曰耜者今之犁廣六尺旋轉以耕土其塊彼此相向亦廣六尺而成一甽此之謂畝而百步爲畝絶畝之四圍總名其博八寸所以成甽者耜頭之刃遂塊隨刃而起其長竟畝其起而空之處與刃同其濶此之謂甽案此所云則與周禮相近檫字書無考　漢書食貨志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一畮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畮一畮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

興雨祈祈雨欲徐徐則入土鹽鐵論（水旱篇）云周公太平之時雨不破塊旬而一雨雨必以夜（集證曰西京雜記載董仲舒雨雹對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元圻案小雅大田傳曰祈祈徐也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徐徐然而不暴疾）

以按徂旅孟子作以遏徂莒韓非云文王克莒（元圻案韓非子二難篇文王侵盂克莒舉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以請解炮烙之刑　毛傳以阮徂共爲三國又以旅爲地名鄭以旅爲兵衆以孟子證之則毛義爲長孟子正義曰春秋魯隱公二年書莒子盟于密則莒者密之近地）

夏屋渠渠箋云設禮食大具其意勤勤正義王肅云大屋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文選靈光殿賦注引七依作蘧蘧（李善注音也）檀弓見若覆夏屋者矣注夏屋今之門廡其形旁廣而卑正義殷人以來始屋四阿夏家之屋唯兩下而已無四阿如漢之門廡（原注鄭康成於詩禮注異如此○元圻案秦風權輿傳曰夏大也箋云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人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正義曰夏大釋詁文屋具釋言文案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王肅云屋則立之於先君食則受之於今君故居大屋而食無餘義似可通鄭不然者始則大具今終則無餘猶下章始則四簋今則不能皆設飲食之事不得言屋宅也　法言云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爲帡幪也後人以夏屋爲屋宇蓋本於揚子雲　後漢書崔駰傳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少游太學與班固傅毅齊名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達旨酒警合二十一篇　文選十一王文考魯靈光殿賦序曰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　後漢書文苑傳上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子延壽字文考有儁才遊魯作靈光殿賦）

文王之治由身及家風始于關雎雅始于大明而思齊又關雎之始也家人之九五曰王假有家（原注不顯亦臨謹獨者齊家之本故家人之吉在于反身　何云此說從匡衡列女傳序中來○元圻案大雅第二篇大明序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又思齊序文王所以聖也正義曰作思齊詩者言文王所以得聖由其賢母所生文王自天性當聖聖亦由母大賢故歌詠其母言文王之聖有所以而然也　曾子固列女傳目錄序曰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于反身二南之業本于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所以然者蓋本于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　文中子曰予讀大明之詩而知人之求配不可不慎擇也蓋雖大聖賢而配非其人所生之子必不能全類其父詩稱文武之興各本其母而言有旨哉）

衛武公自警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古之君子剛中而柔外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隨會柔而不犯韓文公爲王仲舒銘曰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

爾土宇昄章必曰俾爾彌爾性務廣地而不務廣德者人君之深戒也不務德而勤遠略齊之霸所以

衰（僖公九年左傳）狄之廣莫于晉爲都晉之亂所以萌（莊公二十八年左傳　全云晉雖世有赤狄白狄山之禍然不因此而亡國深寧特有慨於宋室耳〇元圻案三略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强）風俗世道之元氣也觀葛生之詩堯之遺風變爲北方之强矣觀駟鐵小戎之詩文武好善之民變爲山西之勇猛矣晉秦以是强於諸侯然晉之分爲三秦之二世而亡風俗使然也是以先王之爲治威彊不足而德義有餘商之季也有故家遺俗焉周之衰也懷其舊俗焉（元圻案唐風葛生序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鄭氏詩譜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　秦風駟鐵序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小戎序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詩譜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又曰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　史記晉世家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盡并其地十八年哀公

卒子幽公柳立幽公之時晉畏反朝韓趙魏之君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又秦始皇本紀始皇崩於沙邱胡亥襲位爲二世皇帝元年七月戍卒陳勝等反二世齋於望夷宮趙高與其婿閻樂其弟趙成謀立公子嬰二世自殺賈誼曰秦爲天子二世而亡　詩大序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魯以稷配天周之東遷始僭禮矣夫子以爲周公之衰而史克何美焉齊百庭燎晉請王章習以爲常禮樂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元圻案魯頌閟宮篇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后稷　禮記禮運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衛氏集說引將氏君實曰前儒爲之說曰魯不得用天子禮樂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夫以伯禽受之爲非而成王之時禮典未壞固無有是用之之事乎議者又從而爲之說曰賜非成王是周之末王賜之也昔者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止之使成王之時而魯已郊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殆由平王以下也是說然矣自今言之聖人觀周道而傷幽厲捨郊禘而奚周公則孫祭賜魯豈盛時賢君事其出於衰世天子諸侯無疑也　魯頌譜曰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復魯舊制國人美之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正義曰駉頌序云史克作是頌虧言作頌不指某篇　禮記郊特牲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正義曰庭燎者謂於庭中設火以照燎來朝之臣又曰此數出大戴禮皇氏云作百炬列於庭也或云百炬共一束也　僖公二十五年左傳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

朱子發曰詩全篇刪去者二千六百九十四篇如貍首曾孫之類是也篇中刪章者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之類是也章中刪句者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云今石經論孟乃宋人所補盼誤爲盻然宋板四書集註已改正）素以爲絢兮是也句中刪字者如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是也（閻按此必無之事　全云深寧開卷不取月離于畢素以爲絢爲孔子所刪之說則朱子發之論亦非其所取此條必尚有辯正之說而今失之又云李淇水亦嘗有此說見象山集〇元圻案朱子發之說本於歐陽公　孔穎達曰經傳所引逸詩見在者多亡失者少不容孔子十去其九　朱子曰當時史官收詩時已各有編次但經孔子時已經散失故孔子重新整理一番未見得刪與不

刪　水心葉氏曰論語稱詩三百本謂古人已具之詩不應指其自刪者言之然則詩不因孔氏而後刪矣　李淇水即清臣也其說見陸象山語錄上卷）

止齋（答黃文叔書）曰國風作而二南之正變邶鄘曹鄶特微國也而國風以之終始蓋邶鄘自別於衛而諸侯浸無統紀及其厭亂思治追懷先王先公之世（案原文此下有匪風下泉四字）有如曹鄶然君子以是爲二南之可復世無周公誰能正之是故以豳終（閻按呂東萊於詩一說朱子於詩又一說故各解思無邪之旨前輩謂之未了公案王魯齋出則謂詩非聖人之原本余則然其說新安方回曰蓋嘗以上二說就內翰厚齋王公應麟一商略之今王氏詩說如此是亦未敢舍而從魯齋也因識於此〇元圻案詩譜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之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　鄶風終於匪風序曰思周道也曹風終於下泉序曰思治也）

# 困學紀聞注卷四

餘姚翁元圻載青

周禮（元圻案鄭晰老曰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　晁氏讀書附志曰石經周禮十二卷經註一十六萬三千一百單三字）

漢河間獻王得周官而武帝謂末世瀆亂不驗之書唯唐太宗夜讀之以爲眞聖作曰不井田不封建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人君知此經者太宗而已（何云太宗語出于文中子第十卷王福畤所錄未可以爲信也不封建下尚有不肉刑三字）劉歆始用之（漢王莽之王田市易是也）蘇綽再用之（後周書太祖本紀魏恭帝三年初太祖以漢魏官繁思革前弊大統中乃命蘇綽盧辯依周制改創其事尋亦置六卿官然爲撰次未成衆務猶歸臺閣至是乃命行之）王安石三用之（宋神宗之青苗均輸是也）經之蠹也（何云六官之法皆本蘇綽不得目爲經之蠹）唯文中子（中說魏相篇）曰如有用我執此以往程伯子（告呂與叔）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儒者知此經者王程二子而已（全云案唐太宗欲封建有世襲刺史之命則稱時之言未必妄雖然貞觀之治稍可觀而以言乎先王雎麟之意何有無論其父子兄弟事即如侯君集張亮反側於廟堂之間而謂其能封建乎太子承乾與魏王泰傾奪於嫡庶之際而謂其能封建乎衛公鄂公俱遺讒李君羨以疑似死即魏文貞公亦不保始終而謂其能封建乎然則太宗亦未必能眞知此經也又云何氏以蘇綽能開貞觀之治其實唐之治法亦不盡本於綽也○元圻案王福畤錄唐太宗與房魏論禮樂事曰太宗召房杜及魏俱入上曰朕夜讀周禮眞聖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人極誠哉深乎良久謂徵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　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畱其眞加金帛賜以招之所得皆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　唐賈公彥序周禮廢興曰周禮起於成帝劉歆而成于鄭元附離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唯有鄭元徧覽羣經知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跡故能答林碩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　鄭氏樵六經奧論周禮辨曰周禮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或謂漢儒附會之說或謂末世瀆亂不驗之書紛紜之說無所折衷予謂非聖人之智不及此惟見其所傳不一故武帝視爲末世瀆亂不驗之書而不知好也自成帝時雖著七略終漢迄唐竟不置學官博士文中子居家未嘗廢周禮太宗讀周禮謂眞聖作其深知周禮者歟若夫後世用周禮王莽敗於前荆公敗於後此非周禮不可行而不善用周禮者之過也　朱子語類北周宇文泰及蘇綽有意復古官制頗詳盡如租調府兵之類皆是蘇綽之制故義門云唐之立法皆本蘇綽爾　葉水心序黃文叔周禮五官說曰周官既晚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

漢志謂之周官經（閻案河間獻王傳亦曰周官）序錄云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意者周禮之名昉此乎然後漢書云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元元作周官注（案此儒林董鈞傳文）猶未以周禮名也隋志自馬融注已下始曰周官禮（原注隋志三禮目錄一卷鄭元撰今見于釋文○閻案鄭康成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鄭氏父子衛宏賈逵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周禮之名已見於此賈公彥曰以設位言之謂之周官以制作言之謂之周禮○程易田云案康成注開章第一條天官冢宰惟王建國下即云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冬官鄭目錄云古周禮六篇畢矣古周禮六篇者天子所專秉以治天下諸侯不得用焉康成序又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皆作周禮解詁然則王氏謂未以周禮名者言其時但稱周官經周官傳周官注尚未以周禮名其書也今六篇第目曰天官地官云云但稱官者是也　集證曰後漢盧植傳植上書曰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秕謬爲之解詁鄭康成傳所著有答臨孝存周禮難苗校云劉歆以周官六篇爲周禮王莽時奏以爲經置博士○元圻案漢書藝文志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師古曰即今之周官禮也　隋書經籍志周官禮十二卷馬融注又自鄭康成以下十三家皆曰周官禮　鄭康成序云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名衆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官解詁　葉夢得春秋攷二周官太宰以六典佐王治邦國此先王待五服諸侯之法也其爲之必有其目矣須句之滅成風猶能爲僖公言崇明祀保小寡爲周禮而襄王避子頹之難出居于鄭卜偃勸晉文公以爲周禮未改吾然後知周公之典其所以爲天下者大焉今之周禮蓋周官非周禮惜乎先王之六典不得而見矣蓋因其始但名周官經而爲此說）

五峯胡氏（皇王大紀十九）云周官司徒掌邦敎敷五典司空掌邦土居四民世傳周禮缺冬官未嘗闕也乃冬官事屬之地官程泰之（全云程文簡公大昌）云五官各有羨數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八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蓋斷簡失次取羨數（何云羨數凡四十六）凡百工之

事歸之冬官其數乃周俞庭椿（全云字壽翁象山弟子）爲復古編亦云司空之篇雜出於五官之屬九峯蔡氏云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冬官亦闕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閻案古者三公多係兼官惟六卿是實職周禮蓋載其實職者也其中有三公云何孤云何皆六卿職之所及亦莫或遺蔡氏說頗傅會○元圻案俞氏復古編自序曰周禮司空之篇反覆之經質之於書驗之於王制皆有可以足正者而司空之篇實雜出於五官之屬且因司空之復而五官之誤亦遂可以類考誠有確然當於人心者　四庫全書總目禮類一周禮復古編一卷宋俞庭椿撰庭椿字壽翁臨川人乾道八年進士官古田令是書宋志作三卷今本一卷復古之說始於庭椿厥後邱葵吳澄皆襲其謬說周禮者遂有冬官不亡之一派　鄭樵通志引孫處之言曰周公居攝六年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略俟其臨事而損益之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蔡氏以爲周公未成之書蓋本於此　胡宏字仁仲號五峯崇安人文定公安國季子　蔡沈字仲默號九峯建陽人西山先生子受業朱子之門）

考工記或以爲先秦書而禮記正義云孝文時求得

周官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馬融云孝武開獻書之路周官出於山巖屋壁漢書謂河間獻王得之非孝文時也序錄云（或曰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五篇失事官一篇取考工記補之六藝論（全云鄭康成作）云壁中得六篇誤矣齊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事見南齊書文惠太子傳）漢時科斗書已廢則記非博士所作也易氏（全云山齋易氏祓字彥章）云考工記非周書也言周人上輿而有梓匠之制言周人明堂而有世室重屋之制言溝洫澮川非遂人之制言旂旗旟旐非大司馬司常巾車之制胝周典大不類（閻案科斗書漢世盛行且著之功令見漢藝文志蕭何草律云云○元圻案禮記篇首正義曰六藝論云周官壁中所得六篇漢書說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冬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其闕漢書云得五篇六藝論云得其六篇其文不同未知孰是　周禮鄭氏目錄冬官考工記第六注曰司空之篇亡漢興購求千金不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疏曰冬官一篇其亡已久有人尊集舊典錄此三十工以爲考工記雖不知其人又不知作在何日要之在於秦前是以得遺秦滅焚典籍韋氏裴氏等闕也　漢書藝文志曰周衰樂尤微眇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如其時周官未出安知其爲大司樂章乎　後漢書儒林傳云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又與禮正義漢書之說不同　宋王與之周禮訂義第七十卷夫考工記之可以補周官者非三十工之制有合周之遺法也獨考工之序其議論有源委足以發明聖經之秘此所以取而爲補亡之書也如捨此而求於制度之末則論周人上輿奚及乎上梓上匠之制論周人明堂奚取乎世室重屋之制言溝洫澮川非遂人之制也言旂旗旟旐非司馬司常巾車之制也其他纖悉有不可盡信者槩以爲周家之制庶幾其然乎此說本於易氏　宋志易祓周禮總義三十六卷趙希弁讀書附志作三十卷經義考云未見今　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錄出　南宋館閣續錄載易祓字彥章潭州寧鄉人周密齊東野語謂祓諂事蘇師旦由司業躐擢左司諫其人不足道也　漢書藝文志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

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又以六體試之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　後漢書盧植傳植上書曰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是科斗書至東京猶行也古文尚書孔安國以隸古定是一行科斗書一行眞書孔穎達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爲可慕以隸爲可識然則其時之識科斗書者蓋亦僅矣）

禮器經禮三百鄭氏注謂卽周禮三百六十官漢（藝文）志禮經三百（案注韋昭曰周禮三百六十官也三百舉成數）臣瓚注云周禮三百是官名也禮經謂冠婚吉凶蓋以儀禮爲經禮也朱子從瓚說謂周禮乃設官分職之書禮典在其中而非專爲禮設也（元圻案禮記正義曰周禮見於經籍其名異者見有七處案孝經說云經禮三百一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爲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　朱子曰近世括蒼葉夢得曰經禮制之凡也曲禮文之目也諸儒之說惟與葉氏爲長）

鄭康成釋經以緯書亂之以臆說汩之而聖人之微

指晦焉徐氏微言謂鄭注誤有三王制漢儒之書今以釋周禮其誤一（何云以王制爲孝文時博士作者盧子幹一家之說以史記封禪書索隱所載劉向七錄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服制篇者參觀則非今禮記中王制也明矣　方樸山云案鄭氏每以周禮駁王制謂王制爲殷禮何嘗以釋周官徐氏妄說）司馬法兵制也今以證田制其誤二（方樸山云古兵農不分）漢官制皆襲秦今引漢官以比周官小宰乃漢御史大夫之職謂小宰如今御史中丞如此之類其誤三鶡山（全云魏文靖了翁字華父○瀘州贍軍田記）謂以末世弊法釋三代令典如以漢筭擬邦賦以莽制擬國服止齋（夏休井田譜序）謂以周禮爲非聖人之書者以說之者之過也（全云鶡山同時傳琴山之說與此畧同琴山名伯翼鶡山弟子○元圻案宋王氏炎曰康成之釋訓可謂有功於周禮然六官制度以康成而傳亦以康成而晦一則以釋音汩之一則以讖說參之是以學者不得不疑　經義考徐氏筠周禮微言宋志十卷未見江西通志徐筠字國堅清江人得之子孟𡌶擢第知金州紹中興書

目徐筠學周官於陳傅良記所口授成書十卷自謂聞於傅良曰周禮綱領有三務君德正紀綱均國勢鄭氏注誤有三云云　禮記王制正義曰王制之作蓋在秦漢之際知者按下文云有正聽之鄭云漢有正平丞秦所置又有古者以周尺之言今以周尺之語則知是周亡之後也秦昭王亡周故鄭答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時王制之作復在其後盧植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　漢書藝文志軍禮司馬法百五十篇　宋志魏了翁周禮折衷二卷周禮要義三十卷陳傅良周禮說一卷趙希弁讀書附志陳傅良周禮說三卷舊刊於止齋文集中曹叔遠別爲一書而刻之且爲之之說案以上三書今　四庫書皆不著錄）

張禹以論語文其誤（方樸山云未見的據）劉歆以周官文其姦猶以詩禮發冢也禹不足以玷論語而以歆訾周禮可乎（原注西山曰歆之王田安石之泉府直竊其一二以自蓋爾○元圻案漢書張禹傳永初元延之間吏民多上書言災異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乃至禹第辟左右問用吏民所言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謂上曰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　通鑑王莽始建國三年國師公劉秀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者也莽乃下詔曰周禮有賒貸樂語有五均傳記各有斡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斡者所以齊衆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洛陽邯鄲臨菑宛成都立五均司市錢府官司市常以四時仲月定物上中下之賈各爲其市平民賣五穀布帛絲綿之物不售者均官考驗用其本賈取之又民有乏絕欲賒貸者錢府予之每月百錢取息三錢又以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爲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爲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疋其不能出布者冗作縣官衣食之諸取金銀連錫鳥獸魚鼈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紝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他商販賈人皆各自占所爲於其所在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分之而以其一爲貢案通鑑此文本漢食貨志而有所增刪　莊子外物篇儒以詩禮發冢　漢書食貨志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　原注引西山語見所作王與之周禮訂義序）

易氏總義云府史胥徒通典（職官一）總言其爲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人愚致之通典周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員內二千六百四十三人（閻按文獻通考云此數未知何據據周禮當作二萬五千二百六十五人）外諸侯國官六萬一千三十二人（按通考又云此據王制殷時天下諸侯官數則合）此乃官數非謂府史胥徒也

嬪御奄寺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貨賄皆領於冢宰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膂侑皆領於宗伯此周公相成王格心輔德之法周之興也滕侯爲卜正呂伋爲虎賁氏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左右攜僕庶常吉士及其衰也昏椓靡共婦寺階亂膳夫內史趣馬師氏締交於嬖寵瑣瑣姻亞私人之子竊位於王朝至秦而大臣不得議近臣矣至漢而中朝得以詘外朝矣至唐而北司是信南司無用矣由周公之典廢也間有詰責宰臣如申屠嘉奏劾常侍如楊秉宮中府中爲一體（方樸山云此一語觀盡周官）如諸葛武侯可謂知宰相之職者唐太宗責房元齡以北門營繕何預君事豈善讀周禮者哉（全云此說是）我朝趙

晉於一熏籠之造亦制以有司之法李沆於後宮之立奏以臣沆不可（問按宣醫一事曰文彥博於疾勢增損責宦者必以報）趙鼎於內苑移竹責宦者罷其役庶幾古大臣之風矣五峯乃謂周公不當治成王燕私之事殆未之思也（元圻

案朱子曰古人立法無所不有天下有此一事他便立此一官且如女巫之職掌宮中巫祝之事凡宮中祈祝皆在此人如此便無後世巫蠱之事矣　史記李斯列傳李斯上書言趙高之短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　漢書佞幸傳元帝以石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　唐書劉蕡傳文宗即位宦人握兵橫制海內號曰北司蕡對策極言其禍曰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　漢書申屠嘉傳孝文時鄧通方愛幸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通詣丞相府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

後漢書楊秉傳桓帝五年代劉矩爲太尉中常侍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自殺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宜亟屏斥投畀有虎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　三國志蜀諸葛亮傳亮上疏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通鑑唐紀太宗貞觀十六年房元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讓元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元齡等拜謝案太宗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爲限制蓋誤認周禮世子不會之說與魏鄭公於房元齡之見責而謝也進曰元齡爲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是則當助成之非則當請罷之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可謂深知宰相之職何於太子取物之詔而不聞諫諍也其後張元素雖以用物過度諫止太子已無及矣　劉元城語錄太祖嘗令後苑作熏籠數日不至責怒左右對以事下尚書省本部本曹本局本局覆奏得旨依方制造乃進御太祖怒曰誰做這般條貫來約束我曰可問宰相普至對曰此自來條貫不爲陛下設乃爲陛下子孫設後世若非禮製造奢侈之物經諸處行遍必有臺諫理會此條貫深意也太祖大喜曰此條貫極妙無熏籠是小事後法壞自御前直下後苑作更不經由朝廷至今爲例　宋呂氏雜記下李文靖沆爲相時真廟常夜遣使持手詔問欲以某氏爲貴妃如何文靖對使者引燭焚詔口附奏曰但道沆以爲不可其事遂寢　東都事略文彥博傳仁宗御殿疾暴作扶入禁中二府俟於殿閣召內侍史志聰等問起居狀對曰禁中事嚴密不敢泄彥博怒叱之曰上暴疾繫國安危惟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邪自今疾勢稍有增損必白　王明清揮麈餘話一紹興中趙元鎮爲左相入朝見自外移竹栽入內奏事畢亟往視之方興工於隙地元鎮詢誰主其事曰內侍王彥飭也元鎮即呼彥飭詬責之曰頃歲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將復蹈前轍邪勒令罷役彥飭以聞翌日元鎮奏事畢諭之曰前日偶見禁中有空地因令植竹數十竿非欲以爲苑囿然卿能防微杜漸如此可謂盡忠爾後儻有似此等事勿憚以警朕之不逮也　胡五峯皇王大紀十九論曰陳平爲相尚不肯任廷尉內史之事况周公成文武之德相成王爲太師乃屑屑宮闈褻衣服飲食技藝之官以爲屬必不然矣　朱子答潘恭叔書曰周禮冢宰一官兼領王之膳服嬪御此最是設官者之深意蓋天下之事無重於此而胡氏乃屑詆之以爲周公不當治成王燕私之事誤矣）

李泰伯（全云盱江先生李覯○案盱江集周官致太平論內治第二）曰內宰用大夫士世婦每宮卿二人皆分命賢臣以參檢內事（原注漢世皇后詹事以二千石

爲之猶有成周遺意○元圻案天官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　王氏訂義引呂成公曰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風化並行故贊治之官皆曰宰內宰屬之太宰意其治家之道亦權衡審訂於大臣格心之所自出與　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二人中士二人注世婦后宮官也王后六宮漢始大長秋詹事中少府太僕亦用中士八人　後漢書宦者傳論曰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　宋鄭伯謙太平經國書曰漢大長秋爲后卿蓋內宰之意又曰前漢大長秋士大夫也猶可以節制後宮成帝欲許后減省用度后上書辯論悉官

史以謂書絶之猶有周家氣象後漢雖改用宦官而宮中財用尚付之有司章和以後不復傾於外朝及隋置殿中監唐置內諸司凡天子服食器用一切付之奄人大臣不敢問則成周設官之意無復存者矣　王與之曰南城李氏覯字泰伯有周禮致太平論）

漢食貨志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顏師古注周官太府玉府內府外府（皆天官之屬）泉府（地官）天府（春官）職內職金（秋官）職幣（天官）皆掌財幣之官故曰九府（東坡對策從顏注）愚按爾雅（釋地）醫無閭之珣玗琪會稽之竹箭梁山之犀象華山之金石霍山之珠玉崑崙之璆琳琅玕幽都之筋角斥山之文皮岱岳之五穀魚鹽是謂九府（淮南墬形訓引爾雅五穀下多桑麻二字）五峯胡氏皇王大紀（武王十九年）所述與爾雅同而繼之曰尚父立圜法輕重以銖通九府之貨又按史記（管晏）列傳吾讀管氏輕重九府劉向

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有（裴駰集解引）索隱謂其書論鑄錢之輕重鹽鐵論（輕重篇）文學曰管仲設九府徼山海通典亦云太公立九府之貨（案通典無此句惟食貨門錢幣上有太公立九府圜法句又錢幣下孝明帝熙平初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有太公立九府之法句則之貨二字當作圜法或作之法）然則九府太公立之管仲設之其名列於爾雅蓋即管氏書也大紀之說得之顏注恐非（原注曲禮天子之六府亦與大禹謨之六府異　何云九府當如顏注　集證引宋張淏雲谷雜記曰漢食貨志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李奇曰圜即錢也顏師古曰此非也周官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圜謂均而通之也今以周官考之天府掌寶器實春官之屬初無預於貨財之事而職內職歲職幣職金四者在周官皆爲掌財之官今師古乃略去職歲以三者附太府等爲九牽強特甚況太公立法之時周官尚未建也師古之不審亦甚矣又太公爲周立法之後退而復行於齊至管仲時其法猶存故仲著書有九府之篇乃齊猶用之則九府非周官決矣爾雅有九府云云予意太公所謂九府者即此爾雅九府所產不同故作圜法用金錢貨帛以均通之此說於理頗近不然則九府不過自爲掌財之一司耳亦不足容異說也予又得師古所作賢良策問有云九府之名欲知其九處師古亦自疑其未安因策賢良故以此詢之惜未見所答云何漢鹽鐵論云文學曰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榷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等各以鋒銳通利末之事析秋毫可謂無間矣非特管仲設九府徼山海也詳此則九府非周官又一證○元圻案趙希弁讀書附志云五峯先生所述皇帝王霸之事自堯以上六朗遂無紀堯之初載迄于赧王乙巳二千有三十年貫通經典採摭史傳又因事而爲之論所以述去取之原釋疑似之惑者至矣　通典九府之名亦從漢書顏注）

九嬪注引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孝經援神契之言也何休公羊傳序引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鉤命決之言也漢儒以緯書孔子所作（原注康成注中庸亦引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何云緯書中間亦有孔子精言在焉　全云聖人精言存於緯書者甚多如典禮逸文律歷積算尤可取惜以妖妄之語掩之○元圻案九嬪注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爲天使婦從夫放月紀疏曰孔子云以下者孝經援神契文但彼是孔子所作故言孔子云也云日者天之明者本合在天云月者地之理者本合在地今以陽尊而陰卑月乃爲天契制所使故云陰契制上屬爲天使是以月上屬於天隨日而行云婦從夫放月紀者解后已下就燕寢而御之意　公羊傳序正義曰案孝經鉤命決云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也）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案鄭注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漢諸侯子入宿衛齊王之弟章是也入京師受業楚王之子郢客是也其制猶古（元圻案漢書高五王傳齊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時外婦也高祖六年立十三年薨哀王襄孝惠六年嗣立哀王弟章入宿衛於漢高后封爲朱虛侯又楚元王傳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高后時浮邱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

奄止於上士抑其權也（案春官內小臣奄上士四人注奄稱士者異其賢也　東萊呂氏曰奄位極於上士先王防患之意蓋微）唐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不任以事然內侍並列于六省開閽尹與政之階與周典統於冢宰異矣（元圻案唐書宦者傳序曰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爲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廷內掃除稟食而已　六省曰尚書省門下省中書省秘書省殿中省內侍省詳唐書百官志）

八則禮俗以馭其民（案天官大宰以八則治都鄙六曰禮俗以馭其民注禮俗昏姻喪紀舊所行也）呂微仲謂庶民可參之以俗士以上專用禮此說非也大傳百志成故禮俗刑呂成公謂禮俗不可分爲兩事制而用之謂之禮習而安之謂之俗若禮自禮俗自俗不可謂之禮俗（元圻案周禮訂義引龜山楊氏曰五方之民皆有性其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不可推移先王修禮以節其性因之以達其志通其欲爲節文道之使成俗也以是馭之故無殊俗　案地官司徒之十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二曰以陽禮教讓三曰以陰禮教親四曰以樂禮教和五曰以儀辨等六曰以俗教安似分禮俗爲兩事然曰以俗教安則所以教之者亦惟以禮而已王昭禹周禮詳解曰凡習而安焉之謂俗先王亦各因其所宜而教之使安焉則民各從其所願而無苟且幸免之意偷薄之患無自作矣　呂大防字微仲京兆藍田人相哲宗謚正愍）

王之膳服雖不會而九式有羞服之式冢宰所均節也（案天官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四曰羞服之式鄭注式謂財用之節度）待王之膳服不過以闕

市之賦（天官大府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則其用簡矣（全云唐人誤會世子不會之說而啟承乾之僭越吾故曰唐太宗非能知周禮者○元圻案楊龜山與胡康侯第八書曰惟王及后世子不會特膳服之類而已若不如式雖有司不會冢宰得以式論之矣世儒以爲至尊不可以法數制之非正論也　止齋陳氏曰古者關譏而不征市廛而不征其歲入視地賦至薄也至不常獲也以富有四海而一人之奉特居經費之九一又取其至薄者不常獲者如是足矣　東萊呂氏曰膳服雖不會要不出關市之賦而已　易氏祓周禮總義曰經言不會者五裘與皮事惟王不會服與飲酒膳食之不會則后與世子亦不會又曰古者關市雖有征然凶荒札喪則關門無征而作布非常賦也以之待膳服足以見先生薄於自奉）

司徒掌教不言財司馬掌政不言兵鄉遂九畿兵財在其中井田封建足食足兵之本也周官之法不行無善教善政於是憂財用畏夷狄矣（全云古人原不言理財本常賦而範以定式故也大學言生財以賦式之禮壞也古人原不言治兵農即兵也論語言足兵孟子言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以軍禮壞也○元圻案王與之周禮訂義二十六引陳君舉曰地官掌敎所謂敎官者師氏保氏司諫調人司救鼓人不過六七而已謂之敎典何也先王敎民自經界始八家

爲井五五爲鄰市有廛居里有鄰比無非習民於正而寓之於道德之意俾之分定而慮不易業同而心威生厚而德俊易直而敎順以服從上令是爲敎典呂伯恭曰生養使是敎既富能敎養富能訓使他衣食足各保其生方敎以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義又四十七引孫偉夫曰夏官不曰掌邦兵而曰掌邦政政修則兵可不試陳及之曰班固漢志謂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兵車萬乘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統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爲五百一十二萬夫耕者五百一十二萬家以此大家之衆而供萬乘之賦蓋七家賦一兵則是甸出七十五人亦七家賦一兵如司馬法之言列國之賦皆同此數）

鄉有軍制無田制遂有田制無軍制（原注疏云鄭注互見其義○元圻案遂人疏曰小司徒註云鄉之田制與遂同在彼鄉中惟見出軍無田制此遂人惟見田制無出軍法故鄭彼註云鄉之制與遂同此遂之軍法追胥起役如彼六鄉互見其義明彼此皆有也但彼此雖相如細論之仍有稍異以其六鄉上制致民六遂下劑致甿六鄉上地無萊六遂上地有萊是其稍異也　王氏詳說曰六鄉所言伍兩卒旅師軍詳於軍制六遂所言遂溝洫澮川詳於田制然軍旅未始無田田制亦未始無軍要之互文見義也）

大司徒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案注土其地猶言度其地）匠人建國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考工記文）詩定之方中傳云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

愚按晏子春秋（內篇雜下）景公新成柏寢之室使師開鼓琴師開左撫宮右彈商曰室夕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公召大匠曰室何爲夕大匠曰立室以宮矩爲之於是召司空（原文此下有曰立宮何爲夕司空八字）曰立宮以城矩爲之明日晏子朝公曰先君太公（以營邱之封）立宮（本書作城）何爲夕對曰古之立國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公曰古之臣乎樞星即極星也公劉居豳既景迺岡然則尚矣（全云古人無葬經而有宅經此說最爲不易詳見胡仲子集○元圻案考工記匠人注日中之景最短者也極星謂北辰疏曰大司徒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以其在上當下故最短也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　詩定之方中傳定營室也方中昏正

四方箋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正義曰此度日出日入謂度其影也其術則匠人云水地以縣置槷以縣視以影爲規識日出之影與日入之影晝參諸日中之影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注云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眡之以其影將以正四方也日出日入之影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爲規以識之者爲其難審也自日出而畫其影端以至日入既則爲規測影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也日中之影最短者也極星謂北辰也是揆日瞻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事也如匠人注度日出日入之影不假於視定視極而東西南北皆知之此傳度日出入以知東西視定考極以正南北者考工之文止言以正朝夕無正南北之語故規影之下別言考之極星是視極乃南北正矣但鄭因屈横度之繩即可以知南北故細言之與此不爲乖也惟傳言南視定者鄭意不然何者以匠人云晝參諸日中之影不言以定星參之經傳未有以定星正南北者故上箋以定爲記時與於傳也　孫編修星衍晏子音義載王侍御念孫之說曰夕與邪語之轉也呂氏春秋明理篇是正坐於夕室也其所謂正乃不正矣高誘注言其室邪不正徒正其坐也夕又有西義周禮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鄭氏注不正東鄉不正西鄉故云國之西方以尊周也　大雅篤公劉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箋云既以日景定其經界於山之脊觀相其陰陽寒煖所宜流泉浸潤所及皆爲利民富國）

蔡邕明堂論曰王居明堂之禮南門稱門西門稱闈

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案此論見後漢書祭祀志中卷）朱子大學章句序王宮有學蓋謂此魯孝公之爲公子嘗入京師爲國子（注見卷二四十六頁）人稱其孝宣王命之導訓諸侯他書言國子者唯周語焉（全云魯孝公下另是一條舊本誤屬上文○元圻案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使其屬守王闈注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虎門路寢門也門外中門之外闈宮中之巷門疏曰師氏守中門外保氏守王闈門　爾雅釋宮宮中之門謂之闈邵氏正義曰劉昭所述以門與闈散文言之耳對文言之則闈爲小門故後漢書注引爾雅作宮中小門謂之闈左氏哀十四年傳公攻闈與大門是闈爲小門別於大門也　陶淵明列魯孝公於孝傳）

師氏三德朱子（周禮三德說）曰至德以爲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爲行本司馬溫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惡

趙無愧徐仲車之徒以之（案以之朱子集皆作是已○閻按趙無愧名君錫洛陽人事父良規至孝絕類徐仲車歷官神宗哲宗朝見宋史列傳第四十六）

叙誓顧命皆言師氏雲漢之傳曰年穀不登則師氏弛其兵文王世子大司成注以爲師氏而楀維師氏以刺匪其人九兩師以賢得民注謂諸侯師氏言賢者以身教也后妃亦有之葛覃云言告師氏（元圻案禮記文王世子鄭注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正義曰以其掌教故知爲司徒之屬以後言父師司成書傳大夫爲父師師氏爲大夫故知爲師氏　天官冢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鄭注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　東萊呂氏曰師言賢而不言道身即道也故王氏曰以身教　詩周南葛覃毛傳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穀梁傳宋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保母不在宵不下堂則后妃兼有保傅矣）

保氏九數鄭司農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釋文夕音的此二字非鄭注（案錢氏養新錄曰夕桀未詳何義疑是互乘之誤）愚按少儀正義引鄭司農云今有重差句股馬融于寶等更云今有夕桀各爲二篇未知所出則夕桀二字後人附益非鄭注信矣劉徽九章算經序云包犧氏始畫八卦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黃帝建歷紀協律呂隸首作數周公制禮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漢張蒼耿壽昌皆善算因舊文刪補故校其目與古或異而所論多近語（元圻案地官保氏注鄭司農云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疏曰方田以下皆依九章算術而言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者此漢法增之馬氏註以爲今有重差夕桀夕桀亦是算術之名與鄭異案今九章以句股替旁要則旁要句股之類也　禮記少儀正義曰今有重差句股者鄭司農指漢時云今世於九數之內有重差句股二篇其重差即與舊數差分一也去舊數旁要而以句股替之爲漢之九數即今之九章也先師馬融于寶等云今有夕桀各爲二篇未知所出　晉劉徽九章算術注序曰在昔包犧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暨於黃帝神而化之引而伸之於是建歷紀協律呂用稽道原然後兩儀四象精微之氣可得而效焉紀稱隸首作數其詳未之聞也按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往者暴秦焚書經術散壞自時厥後漢北平侯張蒼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皆以善算命世蒼等因舊史之遺殘各稱刪補故校其目則與古或異而所論者多近語也徽幼習九章長再詳覽觀陰陽之割裂總算術之根源探賾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頑魯爲之作注　四庫全書總目天文算法類九章算術九卷按九章算術爲周禮保氏之遺法不知何人所傳永樂大典引古今事通曰王孝通言周公制禮有九章之名其理幽而微其形秘而約張蒼刪補殘缺校其條目頗與古術不同云云舊本有注題曰劉徽所作考晉書稱魏景元四年劉徽注九章然注中所云晉武庫銅斛則徽入晉之後又有增損矣又有注釋題曰李淳風所作又海島算經一卷晉劉徽撰唐李淳風等奉詔注據徽序九章算術有云徽尋九數有重差之名凡望極高測絕深而兼知其遠者必用重差輒造重差并爲注解以究古人之意綴於句股之下據此則徽之書本名重差初無海島之目亦但附於句股之下不別爲書故隋志九章算術增爲十卷蓋以九章九卷合此而爲十也案二書皆從永樂大典輯錄　漢書張蒼傳蒼陽武人也自秦時爲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　又食貨志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爲算能商功利得幸於上）

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地官）注云耡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於此合耦使相佐助疏謂漢時在街

置室檢彈一里之民金石錄有中平（後漢靈帝十七年改元中平）二年正月都鄉正街彈碑在昆陽城中（朱以上皆黃山谷雜書語）趙明誠失於攷禮注而鄺氏注水經洪氏隸釋皆以街爲衛又誤矣漢食貨志言古制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里胥之塾其即里宰所謂勸者歟（元圻案金石錄十八都鄉正街彈碑在昆陽城中文字磨滅不可考究其歲月略可見蓋中平二年正月而其額題都鄉正街彈碑不知其何碑也○水經注二十九比水注瀙水逕平氏縣故城城内有南陽都鄉正衛彈勸碑又三十一淮水又東逕舂陽縣故城南城即劉累之故邑也有南陽都鄉正衛爲碑 隸釋十五水經注舂陽縣有南陽都鄉正衛爲碑平氏縣有南陽都鄉正衛彈勸碑此則其一也趙氏誤認衛爲街遂云莫曉其爲何碑 ○逸周書大聚解飲食相約興彈相庸抱經堂校本引趙云功作則互相勸是與游情則互相糾是彈惡云漢時尚有街彈之室蓋取則于古 書録解題諸牒類金石録三十卷東武趙明誠德甫撰明誠宰相挺之之子 四庫全書總目目録類隸釋二十七卷宋洪适撰适字景伯皓之長子紹興壬戌中博學宏詞科官至尚書左僕射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諡文惠）

庖人（天官）注青州之蟹胥（原注釋文胥息徐反劉音素字林先於反蟹醬也）集韻蝑蟹醢四夜切（原注當從集韻）遵人（天官）注鱐者析乾之出東海陸廣微吳地記云闔閭思海魚而難於生致治生魚鹽漬而日乾之故名爲鯗（原注讀如想 全云周時蟹胥尚青州而漢時則以吾鄉之奉化者爲尚漢律所載鮚醬是也亦見說文至今吾鄉尚有山名鮚埼蓋則以天台者爲貴二物皆浙東典故○元圻案書録解題小學類字林五卷晉弦令呂忱撰太乙山僧雲勝注其書集說文之漏略者凡五篇又録韻集韻十卷直史館宋祁鄭戩等修定學士丁度李淑典領字訓皆本說文說文所無則引他書又地理類吳地記一卷唐陸廣微撰郡人也多記古吳國事）

管子地員篇九州之土爲九十物每土有常而物有次羣土之長是唯五粟次曰五沃次曰五位次曰五蘟（宋玉篇音於謹切）次曰五壤次曰五浮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态（注态密也正字通音尨）次曰五纑次曰五壏（玉篇音檻彊壏堅大廣韻堅土也）次曰五剽次曰五沙次曰五塥（正字通音革）凡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下土曰五猶次曰五壯[redacted]次曰五殖次曰五觳（唐韻音斛）次曰五鳧次曰五桀凡下土三十物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按大司徒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以土宜之灋辨十二壤之物而知其種此篇亦古制之存者河圖（全云漢時所傳河圖皆係方輿之書宋人始撰爲五行生成之用）謂東南神州曰晨土（淮南墬形訓作晨土）正南卬州曰深土（淮南作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淮南作并土）正中冀州曰白土（淮南作中土）西北柱州曰肥土（淮南作台州）北方元州曰成土（淮南作濟州）

東北咸州曰隱土（淮南作薄州）正東揚州曰信土（淮南作申土○元圻案康振孫曰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列於道家隋唐志書之法家之首今篇數與漢志合 河圖之說見後漢書張衡傳注）

地員篇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葉下於蘩（集韻音樊芳草也）蘩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雚（唐韻音貫爾雅釋草雚芄蘭）雚下於蔞蔞下於荓（集韻音萍）荓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原注註衰卽差也衰謂草上下相重次也）按周官有草人此豈其遺制歟（元圻案管子注舊題房元齡晁公武以爲尹知章所託考唐書藝文志著録有尹知章而無房元齡知後人攺題也舊唐書知章絳州翼城人睿宗時官國子博士有孝經注老子注）

土圭度地之灋景一寸地差千里一分地差百里王畿千里以寸爲法五等諸侯之地以分爲法尺有

五寸者一萬五千里之景也天地相去三萬里（以上大司徒正義文）嘗考隋唐志宋（文帝）元嘉十九年測於交州何承天謂六百里差一寸後魏（宣武帝）永平元年測於洛陽信都芳謂二百五十里差一寸然宋之於陽城魏之於金陵皆踰度未可據也唐開元十二年植表浚儀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差二寸餘遂以舊說千里一寸爲妄（原注王朴曰陽城乃在洛之東偏開元得浚儀之岳臺應南北弦居地之中）司馬公日景圖云日行黃道每歲有差地中當隨而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潁川陽城唐在汴州浚儀濁水李氏云周於陽城測景說者謂地形西北高東南下極星在北斗亦在北極星乃天之

中也天之中則地之中（元圻案隋書天文志上考靈曜周髀張衡蔡邕及鄭元注周官竝云日影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宋元嘉十九年壬午使使往交州測影夏至之日影出表南三寸二分何承天遙取陽城云夏至一尺五寸計陽城去交州路當萬里而影實差一尺八寸二分是六百里而差一寸也又梁大同中二至所測以八尺表率取之夏至當一尺一寸七分强後魏信都芳注周髀四術稱永平元年戊子當梁天監之七年見洛陽測影又見公孫崇集諸朝士共觀祕書影同是夏至日其中影皆長一尺五寸八分以此推之金陵去洛南北略當千里而影差四寸則二百五十里而影差一寸也况人路迂迴山川登降方於鳥道所校彌多則千里之言未足依也　唐書天文志一開元十二年太史監南宮說擇河南平地設水準繩墨植表而以引度之自滑臺始白馬夏至之晷尺五寸七分又南百九十八里百七十九步得浚儀岳臺晷尺五寸三分又南百六十七里二百八十一步得扶溝晷尺四寸四分又南百六十里百一十步至上蔡武津晷尺三寸六分半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晷差二寸餘而舊說王畿千里影差一寸妄矣　五代史司天考一周世宗詔端明殿學士王朴撰定歲餘朴奏曰古者植圭於陽城以其近洛也蓋尚慊其中乃在洛之東偏開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北距橫野中得浚儀之岳臺應南北弦居地之中　大司徒鄭注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爲然　宋書何承天傳承天東海郯人也五歲失父母徐氏廣之姊也聰明博學承天幼漸訓義儒史百家莫不該覽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刪減并合以類相從凡三百卷又考定元嘉歷　魏書張淵傳時有河間信都

芳字王琳好學善天文算數

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與武成孟子之言不合子產曰列國一同（襄二十五年左傳）孟子亦曰魯方百里明堂位乃云魯方七百里或謂周官明堂位兼附庸而言職方氏疏云無功縱是公爵惟守百里地謂若虞公虢公舊是殷之公至周仍守百里國以無功故也愚按左氏傳（僖公五年）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皆周所封謂舊是殷之公誤矣（全云殷之公當是虞公夏公虢字乃夏字之譌虞公周非虞仲之虞也○元圻案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鄭司農云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屬天子　周禮訂義陳及之曰王介父以爲孟子據實封言之周官則兼附庸言之也其說是矣而辨未詳夫諸侯之得附庸必其有大功者也春秋時自齊晉之外魯有邾鄅鄭有費滑宋有蕭滕凡陳衛等盟會大國皆統屬諸小國愚按此說以孟子王制指實封之地周官兼山川附庸言之鄭司農陸農師呂東萊皆同）

歲終正治而致事注上其計簿疏云漢時考吏謂之計吏今按說苑（政理篇）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晏子治東阿事亦見晏子而無明年上計句）韓子外儲說西門豹爲鄴令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新序（雜事二）魏文侯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史記（范雎列傳）秦昭王召王稽拜爲河東守三歲不上計然則春秋戰國時已有上計非始于漢（元圻案大司徒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注正治明處其文書致事上其計簿疏漢時考吏謂之計吏計吏擕其使人也此言計簿據其文書也　大宰之職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註會大計也）

朱文公（答王南卿）曰讀曹公杜牧孫子見其所論車乘人數

諸儒皆所未言唯蔡季通每論此事以考周禮軍制皆合愚按孫子作戰篇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曹公注馳車輕車也杜牧注輕車戰車也古者車戰革車輜車重車也載器械財貨衣裝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爲一隊舉十萬之衆革車千乘校其費用支計則百萬之衆皆可知也（案司馬法云云亦杜牧註所引）左氏傳（宣公十二年）乙卯楚師軍於邲丙辰楚重至於邲呂成公謂凡戰兵車在前輜重常在兵車之後楚重次日乃至後

一日故無鈔擊之患（何云輜重雖在兵車之後然不相離也邲之役車馳卒奔以乘晉軍故晉軍於邲及明重乃至謂必後一日者非也方大軍稍遠則鈔擊彌易矣）唐說齋云儒者謂甸出七十五人不知賓出百人其七十五人戰車也其二十五人重車也（余云輜重有隨車而行者有相維接應者亦不可泥○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兵家類孫子一卷周孫武撰考史記孫子列傳載武之書十三篇而漢書藝文志乃載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杜牧謂武書本數十萬言皆曹操削其繁剩筆其精粹以成此書然史記稱十三篇在漢志之前不得以後來附益者爲本書牧之言固未可以爲據也又司馬法一卷舊題齊司馬穰苴撰今考史記穰苴列傳稱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然則是書乃齊國諸臣所追輯隋唐諸志皆以爲穰苴之所自撰者非也○呂成公左氏傳說云邲之戰楚既敗晉以乙卯日敗丙辰楚重方至以此知輜重皆後一日蓋楚之軍甚有法輜重不過後正軍一日若與正軍大相遠使有邀擊之患太過近時重兵才亂便亂了正軍　唐仲友帝王經世圖譜十二兵車攻守之圖注曰四閭爲族攻車一乘七十五人車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內爲卒守車一乘二十五人二兩合百人數兵謂之兵車以戰謂之攻車載任器謂之重車亦謂之守車　經義考唐氏仲友說齋六經解一百五十卷九經發題一卷佚先氏錄唐仲友字與政金華人紹興辛未進士復中宏詞科知台州抑奸扶弱發粟振饑創中津浮橋以濟涉政聲卓然既爲同官高文虎所忌構諸倉使屢疏劾之歸益肆力於經史百家以究其業　宋倉使謂朱子也劾仲友疏具載大全集中）

古者步百爲畝（案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古之百畝爲今四十一畝一百六十步古之一井爲今三百七十五畝賈儀曰小畝步百周之制也中畝二百四十漢之制也大畝三百六十齊之制也今所用者減之中畝（賈說玉海食貨門亦載之）鹽鐵論（未通篇）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先帝哀憐百姓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通典謂商鞅佐秦以爲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爲畝二說不同（何云意者鞅但行之西陲漢乃徧於天下○元圻案程子曰古之百畝止當今之四十畝今之百畝當古之二百五十畝　商鞅以二百四十步爲畝通典無此文玉海食貨田制引唐炎厥傳杜佑謂周制步百爲畝畝百給一夫商鞅佐秦以爲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給一夫　通典食貨田制下大唐開元二十五年令田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自注曰自秦漢

以降即二百四十步爲畝非獨始於國家蓋具令文耳然則賈儀之言亦祇據漢令文而云然非必以二百四十步不始於秦也　東都事略賈儀傳儀字望之幼能屬文舉廣順初拜中書舍人顯德四年冬上疏言桑棗以資下詔書勸民多種廣耕止輸舊稅及其墾種則有司履畝而增之故民皆疑懼而田不加闢）

禹貢之田九等蔿掩別楚地亦九等孟子王制爲五等而周官止三等解者謂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三等都鄙之制也小司徒上下中地三等六鄉之制也遂人上中下地三等有萊者六遂之制也大司馬上中下地三等諸侯之制也（元圻案此三山鄭氏諤周禮全解之說　襄二十五年左傳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杜註度量山林之材以供國用鳩聚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焚燎壞之欲以備田獵之處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爲冢墓之地淳鹵埆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閒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爲小頃町偃皋水厓下濕爲芻牧之地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爲

（井田王制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云云與孟子同鄭註田之肥墝有五等收入不同又正義曰案周禮地有九等故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註云自二人以至於十人爲九等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止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舉中而言以此推之下地之上家四人下地之中家三人下地之下家二人即上地之上家十人上地之中家九人上地之下家八人是有九等案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地惟有三等者大司徒言其大綱其實不易一易再易各爲三等則九等也）

遂人治野乃鄉遂公邑之制匠人溝洫乃采地之制鄭康成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朱文公（語類）亦云溝洫以十爲數井田以九爲數井田溝洫決不可合而永嘉諸儒（全云薛艮齋陳止齋輩）欲混爲一康成注分爲二是也愚按李泰伯平土書（第二十）云周畿內及（天下）諸侯（云云）

用貢法（稅夫無公田也）蓋泰伯已與康成異矣非始於永嘉諸儒也劉氏中義（全云劉彝字執中安定弟子）以匠人溝洫求合乎遂人治野之制謂遂人言積數匠人言方法然周禮考工各爲一書易氏謂匠人前代之制（元圻案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考工記匠人爲溝洫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鄭注此畿內采地之制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爲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爲其貪暴稅民無藝周之畿內稅有重輕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內外之法耳周禮訂義二十五陳及之曰周制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安有內外之異哉遂人言十夫有溝以一直度之也凡十夫之田田首必有一溝以瀉水以方度之則方一里之地所容者九夫其間廣四尺深四尺者謂之溝則方一里之內凡四溝矣兩旁各一溝中間二溝遂人云百夫有洫是百夫之地相連屬而同以一洫瀉水以方度之則方十里之成所容者九百夫其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則方十里之內凡四洫矣兩旁各一洫中間二洫至於澮亦然若川則非人力所能爲故匠人不爲川而云兩山之間必有川焉遂人爲夫有川亦大約言之耳大槩則經水瀉於溝溝水瀉於洫洫水瀉於澮澮水瀉於川其縱橫因地勢之便利遂人匠人以大意言之遂人以長言之故曰以達于畿匠人以方言之故止一同耳陳君舉曰溝洫之制無鄉遂采地之異遂人言夫者指實地言之山林川澤不在其數匠人以里言者溝洫減在其中所以用里數也薛士龍曰遂人言十夫有溝以旁加言之也匠人以九夫爲井井間謂之溝以實數言之也愚案遂人自十夫起數匠人自九夫起數井田之法推九夫共井未有十夫共井者此鄭氏所以謂遂人法與匠人不同也必欲合其說宜以大約計之不可拘也遂人所謂夫間有遂即匠人廣二尺深二尺之遂也遂人十夫爲溝即匠人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之溝也匠人謂九夫而遂人乃云十夫者遂溝以十夫之地約之耳而匠人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計一成之地乃是百井九百夫之地方有洫而遂人言百夫有洫蓋止言百夫之田始共一洫而成間有洫則總一成之內九百夫之田凡九洫矣匠人言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計一同之地乃是萬井九萬夫之地而遂人言千夫爲澮蓋止言千夫之田始共一澮而同間有澮則總一同九萬夫之田凡九十澮矣人力所爲止於澮此外則自然之川故遂人萬夫有川而匠人一同九萬夫之外亦曰專達於川要知一同之內自澮而達者已有川矣此皆以大約言之　康氏祥道曰遂人所言者積數也匠人所言者方法也積數則計其所有者言之方法則積其所開之內者名之其實一制也蓋與劉執中

之說同　易氏祓周禮總義曰遂人井田之法乃成周開方之數若匠人言井間之溝爲一里十倍之而爲十里之洫又倍之而爲百里之澮將言其而之長者而已盡匠人方十里之洫是一面各十井以開方而論則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是洫爲百井乃九百夫之地果何與於遂人百夫之洫匠人言方五百里之澮是每一面爲百井以開方而論則方百里者爲十里者百是澮爲萬井乃萬夫之地果何與於遂人千夫之澮鄭氏疑之而不得其說故曰此畿內采地之制其說無所依據或者欲以匠人溝洫求合乎遂人治野之制若必欲以一面而牽合其數則十夫之溝爲一里之井十倍之爲十里之成又十倍之爲百里之同以是推之自百里之同而至兩山之川得無太遼絕乎以是知匠人溝洫不可拘以成周之法或出於商夏之制未可知也何以明之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文王司馬法爲商末之制則有合乎十里百里之說盍稷之書曰濬畎澮距川是自然之川則有合乎兩山之間之說知此則匠人爲前代之制遂人爲成周之制明矣）

禹盡力乎溝洫濬畎澮距川遂人五溝五涂之制因乎古也以水佐耕者豐稍人掌之以水佐守者固司險掌之自鄉遂之法弛子駟爲田洫而喪田者以爲怨（襄十年左傳）子產作封洫而伍田疇以爲謗（襄三十年左傳）

晉欲使齊盡東其畝而戎車是利（成二年左傳）甚而兩周爭東西之流至商鞅決裂阡陌呂政決通川防古制蕩然矣古者内爲用廬外爲溝洫在易之師寓兵於農伏險於順取下坎上坤之象溝洫之成自禹至周非一人之力溝洫之壞自周衰至秦非一日之積先儒謂井田壞而戎馬入中國如入無人之境悲夫（何本載閻云陳龍揚亦言自溝洫廢而長城興○元圻案遂人溝洫注已見上疏曰五溝所以通水入川五涂所以通道入都及國城也　地官稻人掌稼下地以豬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　夏官司險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注五溝遂溝洫澮川也五涂徑畛涂道路也　史記商君列傳鞅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又蔡澤傳蔡澤曰商君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又秦始皇本紀三十二年刻碣石門其辭曰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又周本紀王赧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　戰國策東周欲爲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　○朱氏漢上易傳師大象傳或曰師至險於大而伏師旅於民衆非田之法也　漢書食貨志上周室既衰暴君汙吏慢其經界陵夷至於戰國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利之教國以富強及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王制遂滅　胡子知言五制井田所以制侯國也制侯國所以制王畿也王畿安强萬國親附四夷雖虎猛狼貪安得肆其欲而逞其志乎）

人耦牛耦鄭氏注合耦並言之疏謂周時未有牛耦耕至漢趙過始教民牛耕今考山海經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見海內經）周益公云孔子有犁牛之言（集證皇侃論語疏犁耕犁也）冉耕亦字伯牛賈誼書（春秋篇）新序（刺奢篇）載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何待趙過過特教人耦犁費省而功倍爾（元圻案地官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注考工記曰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此言兩人相助耦而耕也季冬之月命農師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是其歲時與合人耦則牛耦可知也疏曰周時未有牛耦耕至漢時搜粟都尉趙過始教民牛耕今鄭云合牛耦可知者或周末兼有牛耦至漢趙過乃絶人耦專以牛耦故鄭兼云焉　漢書食貨志上武帝末年以趙過爲搜粟都尉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畮一斛以上善者倍之　後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序曰趙過始爲牛耕實勝耒耜之利　周益公泰和曾氏農器譜序曰山海經曰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世以爲起於三代厥後王弼傳易以爲稼穡之資宋景文公闢之曰古者牛惟服車書牽車牛易服牛乘馬漢趙過始教牛耕蓋本賈誼齊民要術子謂輔嗣因失矣賈氏於文亦未爲得也竊疑牛耕起於春秋之間故孔子有犁牛之言而弟子冉耕亦字伯牛彼禮記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賈誼新書劉向新序俱載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大率在秦漢之際何待趙過云云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山海經十八卷晉郭璞註卷首有劉秀校上奏稱爲伯益所作案山海經之名始見史記大宛傳而未言爲何人所作列子稱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似乎即指此書而不言其名山海經王充論衡別通篇曰禹主行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所不至以所見聞作山海經　吳越春秋所說亦同惟隋經籍志云蕭何得秦圖書後又得山海經相傳夏禹所記其文稍異然似皆因列子之說推而衍之觀書中載夏后啓周文王及秦漢長沙象郡餘暨下嶲諸地名斷不作於三代以上殆周秦間人所述而後來好異者又附益之○周益公名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江西廬陵人孝宗時拜右丞相光宗立封益國公諡文忠自號平園老叟宋史有傳）

盬鹽引池而化山海經鹽販之澤穆天子傳至于鹽晉郇瑕氏之地而猗頓用是起者也散鹽煮水而成夏書青州之貢職方幽州之利齊之渠展燕之遼東而宿沙初作者也形鹽掘地以出之周公閱所云鹽虎形也飴鹽於戎以取之伊尹所云和之美者大夏之鹽也後周四鹽之政倣此古者川澤之饒與民共之自海王之篇祁望之守作俑于齊至漢二十倍於古攷之漢志鹽官三十有五（全云隋書祇載河東張掖西海三池鹽山巴東金山蜀四池餘不見○案今漢志所載實三十有六）唐有鹽之縣一百五（詳唐書地理志）本朝鹽所出者十二路爲池二（全云卽解州之二池而西夏鹽州四池靈州七池會州一池不與焉契丹亦有鹽池）爲監七爲場二十二（全云實止十六場蓋合六倉言之）爲井六百有九（閻按玉海作井八百二十三全云據會要作井七百五十五）法益詳而利無遺矣（全云盬鹽宋時謂之顆鹽散鹽宋時謂之末鹽或煮海或煮井而會要以煮醎者亦與焉其實煮醎是掘地以出者形鹽非散鹽也自生鹵地）

（故曰形又有出於崖者生於木者生於石者皆形也飴鹽末時無之煮取諸外國者○元圻案天官鹽人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注杜子春讀苦爲盬謂出鹽直用不湅治鄭司農云散鹽湅治者元謂散鹽鬻水爲鹽形鹽鹽之似虎形飴鹽鹽之恬者今戎鹽有焉疏曰杜讀苦爲盬者盬謂非苦故破苦爲盬見今海傍出鹽之處謂之盬戎鹽即石鹽是也　說文鹽部盬河東鹽池袤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百十六里　山海經景山南望鹽販之澤郭注即解縣鹽池也　穆天子傳乙酉天子西絕鈃隥乃遂西南戊子至於盬郭注盬池今在河東解縣　成公六年左傳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杜注猗氏縣鹽池是也　史記貨殖列傳序猗頓用盬鹽起　禹貢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絺　夏官職方氏東北曰幽州其利魚鹽　管子輕重甲篇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　魯連子古善漁者宿沙瞿子又曰宿沙瞿子善煮鹽使者潰沙雖十宿沙不能得也　說文鹽注鹹也古者宿沙初作煮海鹽　天官籩人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注鄭司農曰築鹽以爲虎形謂之形鹽故春秋傳曰鹽虎形元謂形鹽鹽之似虎者　僖公三十年左傳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呂氏春秋本味篇伊尹曰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越駱之菌鱣鮪之醢大夏之鹽注大夏澤名　通典食貨十後周文帝霸政之初置掌鹽之政一曰散鹽煮海以成之二曰盬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物地以出之四曰飴鹽於戎以取之　隋書食貨志物地作掘地　管子海王篇桓公問於管子曰吾何以爲國對曰惟官山海爲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　昭公二十年左傳晏子曰海之鹽蜃祈望守之注

祈望官名也正義曰海是水之大神有時祈望祭之因以祈望爲主海之官也山澤之利當與民共之言公立此官使之守掌山澤之利不與民共　漢書食貨志上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　玉海一百八十一國朝鹽四種一曰末鹽海鹽也其次顆鹽解州鹽澤及晉絳潞澤所出又次井鹽鑿井取之又次崖鹽生土崖之間故全云宋以盬鹽爲顆鹽散鹽爲末鹽案玉海唐會要八十八貞元十六年史牟奏澤潞鄭州多食末鹽請一切禁斷元和六年盧坦奏河中兩池顆鹽敕文祇許于京畿鳳翔陝虢河中澤潞河南許汝等十五州界內糶貨云云則顆鹽末鹽之名不始於宋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類穆天子傳六卷晉郭璞注按束皙傳云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得竹書穆天子傳五篇列子周穆王篇所載與此傳相出入蓋當時流俗有此記載故列禦寇得據其文耳　水經注三十三王隱晉書地道記曰入湯口四十里有石煮以爲鹽石大者如升小者如拳煮之水竭鹽成豈即全氏所謂生於石者歟）

玩物喪志召公以爲戒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恐非周公之典無逸曰惟正之供（元圻案胡氏皇王大紀十九論曰四方貢賦各有定制無非王者之財不可有公私之異大府乃以式貢之餘供玩好之用不幾於李唐之君受裴延齡之欺罔乎玉府乃有王金玉玩好兵器不幾如漢桓靈私置庫者乎內府乃有四方之金玉齒革良貨賄之獻而共王之好賜予不幾於李唐之君受四方羨餘之輕傳者乎）

---

外府注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韋昭注周語曰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二品之來古而然矣（元圻案天官外府掌邦布之出入註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後數變易不復識本制至漢惟有五銖久行王莽改貨而異作泉布多至十品今戴曰周景王已下皆漢書食貨志文　周語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韋昭注重曰母輕曰子以子貿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之以重者貿其貴以輕者貿其賤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又曰鄭後司農說周禮云錢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錢而有二品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二品之來古而然矣鄭君省之不熟耳）

古者以射御爲藝孔子曰執射乎執御乎詩曰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四黃既駕兩驂不猗御之善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射之善也學射者多矣造父之師泰豆氏（案列子湯問篇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　呂氏春秋有始覽

聽言篇造父始習於大豆）尹需之習秋駕（淮南子道應訓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私自苦痛常寢想之夜乃夢受秋駕於其師注秋駕御之術　呂氏春秋博志篇與此文同尹需作尹儒）皆學御者也說苑（說叢篇）謂御者使人恭射者使人端（閻按淮南說山訓射者使人端釣者使人恭）亦正心修身之法（閻按朱子言六藝之射猶略見鄉射大射篇御法則殿不可考矣余每讀其言而三嘆之鄭司農註云五馭曰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惟漢時猶流傳此名目恐後并名亦不能詳悉○元圻案樓攻媿答楊敬仲論詩解曰車攻不失其馳舍矢如破黃門曰四黃既駕兩驂不猗御者之善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射者之善也蓋不善射者必待御者爲之詭遇則獲故王良爲之範則雙禽不能獲一惟御者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方見射者之善不惟此詩意明孟子一段亦皆煥然　地官保氏正義鳴和鸞者和在式鸞在衡韓詩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先鄭依此而言逐水曲者馭車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也過君表者若車攻詩毛傳云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槷閒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春秋昭八年穀梁傳亦云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擊者不得入是也舞交衢者衢道也謂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也逐禽左者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君自左射故車攻毛傳云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爲上殺是也）

貨賄用璽節注今之印章也（案地官掌節疏曰節已下周法無文故皆以漢法況之）司市

注云如今斗檢封（疏曰漢法斗檢封其形方上有封檢其內有書）職金云楬而璽之（秋官職金註楬書其數量以著其物也璽者印也旣楬書揃其數量又以印封之疏曰楬即今之版書揃即今記錄文書謂以版記錄量數爲後易分別故也）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戰國策欲璽者段干子也蔡邕獨斷云古者尊卑共用之衛宏云秦以來天子爲璽又獨以玉爲之臣下莫敢用唐又改璽爲寳（原注五代史臣曰國以玉璽爲傳授神器遠古無聞運斗樞曰舜爲天子黃龍負圖世本曰魯昭公始作璽　何云季武子使公冶問在襄公二十九年而謂昭公始作璽可乎〇元圻案蔡邕獨斷曰璽者印也印者信也天子璽以玉螭虎紐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龍虎紐唯其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羣臣莫敢用也　唐書元宗紀開元六年十一月改傳國璽曰寳　後漢書蔡邕傳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所著獨斷勸學釋海敘樂女訓凡百四篇傳於世）司門正其貨賄正者禁其淫侈而歸于正也注讀爲

征非是（元圻案地官司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注正讀爲征征稅也　周禮訂義王氏曰正故書爲征如中度中數中量皆正也不物者既於出入之際而察之則貨皆可得而正矣王昭禹曰不物有所幾而後害者亡幾者識貨賄有所正而後亡者有利者乎）迹人（地官之屬註迹之言跡知禽獸處）春秋末宋猶有是官左氏哀十四年傳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麇焉

司祿闕（地官文）孟子云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趙氏注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諸侯皆去之故不復存（閻按欲以此補集註爲以經解經〇元圻案晁氏客語云呂晦叔謂王荊公曰周室班爵祿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故司祿之官闕）

稿人注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後漢蔡邕集所載百官會府公殿下者也古天子之堂未名曰殿說苑（反質篇）魏文侯御廩災素服辟正殿五日莊子說劍云入殿門不趨蓋戰國始有是名燕禮注當東霤者人君爲殿屋也疏謂漢時殿屋四向流水舉漢以況周然漢黃霸傳先上殿注謂丞相所坐屋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爲殿不必宮中也（元圻案地官槀人掌共外內朝冗食者之食注外朝司寇斷獄弊訟之朝也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焉　宋葉大慶攷古質疑唐徐堅初學記引蒼頡篇曰殿大堂也商周以前其名不載史記始皇紀始曰作前殿石林燕語謂初未有稱殿皆起於秦者其本于堅之所記而云乎大慶竊見高承事物紀原云禮記與白虎通俱曰天子之堂史記秦始皇作朝宮渭南先作前殿阿房商君書有言天子之殿則是秦自孝公已然矣大慶攷之通鑑外紀晉平公作蒺藜于殿下師曠刺足曰五鼎之具不當生藜藿人主堂殿不當生蒺藜齊景公怒有罪者縛至殿下家語楚王將遊荊臺司馬期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于殿下又齊有一足鳥下止于殿前景公使問孔子又史記楚莊王欲以棺槨葬馬優孟入殿門仰天大哭諸書殿之名已見于春秋戰國不始于秦也見六韜立將篇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命將[illegible]安危一在將軍此其來也蓋久矣又曰漢書梁王立謂傅相不以仁義輔翼大臣皆尚書刻宮殿之裏毫釐過失亡不暴陳而魯恭王靈光巋然議者不以爲僭御則人臣之堂亦謂之殿矣藝文類聚宮闕名曰蕭何曹參韓信並有殿

太平寰宇記河南道鄆州須城縣在東平憲王蒼之殿是知兩漢時不以殿爲僭也[illegible]而觀唐以前上下猶稱殿也至唐則不然顏師古注漢書[illegible]可見矣程大昌演繁露十五顏師古漢書黃霸傳注曰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爲殿不必宮中也[illegible]子制也[illegible]鄭司農注周禮朝士所掌外朝曰今司徒府有天子以[illegible]不大會殿亦古之外朝也按漢宮典儀司徒府與蒼龍闕對則亦不在禁中諸家謂古外朝在路門之外其地亦與古應也則是殿也雖立於司徒府非司徒可得而有也）

大宗伯疏星備云五星初起牽牛歲星一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熒惑日行三十三分度之一三十三歲而周天鎮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而周天太白日行八分度之一八歲而周天辰星日行一度一歲而周天馮相氏疏星

備云明王在上則日月五星皆乘黃道保章氏疏星備云五星更王相休廢其色不同王則光芒相則內實休則光芒無角不動揺廢則少光色順四時其國皆當也星備之書僅見於此隋唐志皆不著録（集證按隋五行家有易三備三卷鄭樵曰上備言天文中備卜筮下備地理疑星備即上備中之目也○元圻案馮相氏疏引星備之下有又云黃道占曰天道有三黃道者日月五星所乘問曰按鄭駁異義云三光考靈曜云日道出于列宿之外萬有餘里謂五星則差在其內何謂與日同乘黃道又問曰日何得在婁角牽牛東井乎答曰黃道路寬廣雖差在內猶不離黃道或可以上下爲內外一節保章氏疏有又云立春歲星王七十二日其色蒼白光芒角土王三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休則閉廢則內虛立夏熒惑王七十二日色赤角黃土王六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立秋太白王七十二日光芒無角土王九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立冬辰星王七十二日其色白芒角土王十二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是當王相不芒角其邦大弱強國取地大弱失國亡土也一節似亦星備之文）

周五禮之別三十有六（案大宗伯註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有五賓禮之別有八軍禮之別有五嘉禮之別有六）

唐五禮之儀一百五十有二唐（禮樂志）志云自梁以來始以當時所行傅於周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元圻案唐六典四凡五禮之儀一百五十有二一曰吉禮其儀五十有五二曰賓禮其儀有六三曰軍禮其儀二十有三四曰嘉禮其儀有五十五曰凶禮其儀一十有八　唐書禮樂志一唐初即用隋禮太宗時房元齡等因之增爲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是爲貞觀禮高宗又詔長孫无忌等增之爲一百三十卷是爲顯慶禮元宗開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疏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張說以爲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乃詔徐堅李銳施敬本撰述未就而說卒蕭嵩代說爲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邱撰定爲一百五十卷是爲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

九磬之舞注云當爲大磬（案春官大司樂疏云九磬讀當爲大韶者上六樂無九韶而有大韶故破從大韶也）愚謂九磬之名尚矣不必改字按說苑（修文篇）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齊景公作徵招角招蓋舜樂之存者劉原父云九招者九名子識其三焉所徵角之謂也（公是先生弟子記文）山海經夏后開得九辯九歌以下始歌九招於大穆之野（見大荒西經）帝王世紀啓升后十年舞九韶（原注竹書曰夏后開舞九韶）史記（夏本紀）帝禹乃興九招之樂索隱曰即舜樂簫韶九成艾軒謂勸之以九歌即九招之樂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篇）帝嚳命咸黑作爲舞（閻按舞字宜衍）聲歌九招六列六英帝舜命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高誘注招英列皆樂名也）然則九招作於帝嚳之時舜修而用之（原注秦雅韶舞二樂存　閻按後漢孔僖傳章帝幸闕里祠孔子作六代之樂疑此時安得備此樂蓋秦得天下唯餘韶武耳後讀玉海載劉子文武舊樂漢祖海內大定以文止戈召鄒魯儒生而制禮儀修六代之樂朝諸侯於

咸陽則闕里所作樂其漢祖之所遺與抑出於夸飾而史家沿之也　何云按此說不足信當據漢志○元圻案莊子至樂篇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陸氏釋文九韶舜樂名　淮南子原道訓耳聽九韶六瑩高誘注九韶舜樂　漢書禮樂志高祖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文始舞者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　宋書樂志一周存六代之樂至秦唯餘韶武而已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漢高祖改韶舞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

班固律歷志述劉歆之言以律爲下生呂爲上生（案漢書律歷志律呂唱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指顧取象然後陰陽萬物靡不條鬯該成故以成之數忖該之積如法爲一寸則黃鍾之長也參分損一下生林鍾參分林鍾益一上生太族參分太族損一下生南呂參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參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參分應鍾益一上生蕤賓參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參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參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參分夾鍾益一上生亡射參分亡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爲伍注張晏曰黃鍾長九寸以二乘九得十八以三除之得林鍾六寸其法率如此當算乃解晉灼曰蔡邕律歷記凡陽生陰曰下陰生陽曰上也）鄭康成以黃鍾三律爲下生以蕤賓三律爲上生（大司樂註天宮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中宮上生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不用林鍾上生大

（蔟大蔟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地宮林鍾林鍾上生大蔟大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人宮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辟之林鍾上生大蔟大蔟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辟之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合又辟之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地宮林鍾之陽也又辟之蕤賓上生大呂鄭曰凡音不用者卑之凡音辟之者尊之）梁武帝鍾律緯謂班固夾鍾中呂過於無調鄭康成有升陽而無降陽（隋書律歷志上梁武帝作鍾律緯論前代得失其略云按律呂京馬鄭蔡至蕤賓並上生大呂而班固律歷志至蕤賓仍以次下生若從班義夾鍾唯長三寸七分有奇律若過促則夾鍾之聲成一調中呂復去調半是過於無調仲春孟夏正相長養其氣斷不容短促求聲索實班義爲乖鄭元又以陰陽六位次第相生若如元義陰陽相逐生者止是升陽其降陽復將何寄就筮數而論乾主甲壬而左行坤主乙癸而右行故陰陽得有升降之義陰陽從行者眞性也六位升降者象數也今鄭乃執象數以配眞性故言比而理窮云九六相生了不釋十二氣所以相通鄭之不思亦已明矣）陳用之禮書謂自子午以左皆上生子午以右皆下生以鄭說爲是張文饒翼元曰十二月之律以候月六十日之律以候日月律當一下一上依次而生日律

當用蕤賓重上生司馬遷劉歆之法月律也呂不韋（呂氏春秋季夏紀音律篇大聖至理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風日至則月鐘其風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則生黃鍾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大蔟仲春生夾鍾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中呂仲夏日長至則生蕤賓季夏生林鍾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鍾天地之風氣正則十二律定矣）淮南（天文訓黃鍾爲宮宮者音之君也故黃鍾位子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林鍾林鍾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蔟太蔟之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鍾應鍾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鍾夾鍾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京房（後漢書律歷志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律之數上使韋元成問房對受學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晉志云稽漢志具載其六十律準度數其相生之次與呂覽淮南同）之法日律也晉志取司馬而非淮南（晉書律歷志上在六律爲陽則當位自得而下生陰在六呂爲陰則得其衡而上生於陽推算之術無重上生之法也所謂律取妻呂生子陰陽升降律呂之大經而遷又言十二律之長今依淮南九九之數則蕤賓爲重上又言五音相生而以宮生

---

角生商商生徵徵生羽羽生宮求其利用罔見通途）梁武是京房而非班固皆非通論（隋書律歷志梁武帝鍾律緯案京房六十準依法推選自無差房妙盡陰陽其當有以若非深理難求便是傳者不習　夢溪筆談漢志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爲伍八八爲伍者謂一上生與一下生相間如此則自大呂以後律數皆差須自蕤賓再上生方得本數此八八爲伍之誤也或曰律無上生呂之理但當下生而用濁倍二說皆通　玉海三十六張行成撰翼元十二篇　四庫全書總目禮類禮書一百五十卷宋陳祥道撰祥道字用之福州人李廌師友談記稱其元祐七年進禮圖儀禮註除館閣校勘用爲太常博士宋史則作官至秘書省正字祥道王安石客故多排斥舊說晁公武陳振孫皆稱其精博）

大卜三兆其頌皆千有二百夏后鑄鼎繇曰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于三國懿氏占曰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莊二十二年左傳）成季卜曰間於兩社爲公室輔（閔公二年）驪姬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莊公二十八年）衛

侯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哀公十七年）漢文兆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皆龜繇也（閻按漏齊世家西伯卜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晉語史蘇卜曰挾以銜骨齒牙爲猾戎夏交捽漢元后傳晉史卜曰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襄十年孫文子卜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哀九年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元折案春官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疏頌者卦繇之辭　墨子耕柱篇昔者夏后開採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是使翁難乙卜於白若之龜龜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臧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虛上鄉乙又言兆之由曰饗矣逢逢白雲云云　史記文帝本紀高后八年大臣謀召立代王丞相陳平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云云　沈存中夢溪筆談七古之卜者皆有繇辭周禮三兆其頌皆千有二百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間于兩社爲公室輔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之類是也今此書亡矣漢人尚視其體今人雖視其體而專以五行爲主三代舊術莫有傳者）

卜師四兆鄭氏鍔以理推之謂方兆占四方之事也

漢武帝發易占知神馬從西北來（事見史記大宛列傳）功兆占立功之事也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事見昭十七年左傳）義兆占行義之事也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事見昭十二年左傳）弓兆有射意後世有覆射之法（元圻案春官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注方功義弓之名未聞　周禮訂義四十二載鄭鍔曰方兆者占四方之事漢武帝發易占知神馬從西北來非占四方之事乎功兆者占立功之事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曰鮒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非立功之事乎義兆者占行義之事南蒯筮得黃裳元吉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非占行義之事乎弓兆者弓有射意故後世有覆射之法東方朔射守宮有跂跂脈脈之語非爲覆射之事乎又載薛士龍曰以意推之施於形者方也謂之方兆則言其上下陰陽之勢以力興造者功也謂之功兆則言廢興成敗之理度其宜者義也謂之義兆則言其吉凶禍福之宜能弛張者弓也謂之弓兆則言曲折長短之象　宋史藝文志鄭諤周禮解義二十二卷今四庫全書不著於録）

龜八六龜易十朋之龜（原注爾雅十龜）唐六典辨龜九類五色依四時用之（元圻案春官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

龜曰若屬各以方之色與其體辨之　劉執中中義曰命名以其形則經以其形之相類者爲之屬與易稱錫以十朋之龜爾雅釋魚曰神龜靈龜攝龜寶龜文龜筮龜山龜澤龜水龜火龜以爲十朋豈亦其屬哉　唐六典十四太卜令掌卜筮之法以占邦家動用之事一曰龜二曰兆三曰易四曰式凡龜占辨龜之九類五色依四時而用之注一曰石龜二曰泉龜三曰蔡龜四曰江龜五曰洛龜六曰海龜七曰河龜八曰淮龜九曰旱龜春用青靈夏用赤靈秋用白靈冬用黑靈四季之月用黃靈又曰欲知龜神骨白如銀欲知龜聖看龜千里徑正欲知龜志看龜十字分四府所灼之處而用之春灼後左足夏灼前左足秋灼前右足冬灼前右足　史記龜策列傳褚先生曰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

列子（周穆王篇）夢有六候與占夢同噩作蘁東坡曰高宗言夢文王武王言夢孔子亦言夢其情性治其夢不亂西山曰正夢不緣感而得餘皆感也（元圻案春官占夢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　東坡夢齋銘序至人無夢或曰高宗武王孔子皆言夢佛亦夢夢不異覺覺不異夢夢即是覺覺即是夢此其所以無夢也歟　眞西山劉誠伯字說曰正夢不緣感而得餘皆感也感者何中有動焉之謂也其動也有眞有妄夢亦隨之　容齋隨筆十五高宗夢得說周文王夢帝與九齡武王伐紂夢叶朕卜宣王考牧牧人有熊羆虺蛇之夢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左傳所書尤多孔子夢坐奠於兩楹）

大祝九祭九曰共祭注云共猶授也王祭食宰夫授祭孝經說曰共綏執授疏云孝經說孝經緯文共綏執授謂將綏祭之時共此綏祭以授尸愚謂疏謂綏祭非也後漢禮儀志注孝經援神契曰尊三老者父象也謁者奉几安車輭輪供綏執授宋均曰供綏三老就車天子親執綏授之永平二年養老詔亦有安車輭輪供綏執授之語（見後漢書明帝紀）蓋取孝經緯（元圻案儀禮少牢饋食禮上佐食取四敦黍稷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以授上佐食上佐食以綏祭注綏或作挼挼讀爲墮士虞禮祝命佐食墮祭注下祭曰墮今文墮爲綏特牲少牢或爲羞失古正矣疏曰鄭不從綏與羞之義也賈氏以共綏爲綏祭蓋據少牢爲說故王氏援孝經緯漢書以正之）

鄭司農（大祝）注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注又曰介者不拜故曰爲事故敢肅使者　按儀禮鄉飲酒賓客入門有揖入門之禮推手曰揖引手曰撎成十六年晉楚戰於鄢陵楚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郤至見客免胄承命又云不敢拜命註云介者不拜又云君命之辱爲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是軍中有肅拜禮）項氏（安世家說五）云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冑之士不拜故以肅爲禮以其不可折腰也其儀特歛手向身微作曲勢此正今時婦人揖禮也漢時婦人之拜不過如此或謂自唐武氏始尊婦人不令拜伏誤矣周天元令婦人拜天臺作男子拜則雖虜俗婦人亦不作男子拜也內則尚右手者言歛手右向非若今用手按膝作跪也男之尚左亦然（原注今考太祖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不跪普

（問上聞孫對曰古詩長跪問故夫婦人亦跪也唐武后時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所出對曰唐張建章渤海記備言之　閻按昔共胡朏明讀此條舉劉熙釋名云拜於婦人爲扶自抽扶而上下也證漢婦人之拜朏明爲解頤朱子曰古者婦人首飾盛多如副笄六珈之類自難以俛伏地上此解爲正確　又辨樂府只說長跪問故夫不曾說伏拜引者亦非余謂婦人拜之重者莫過於禮之扱地拜扱地拜以手至地猶首不至手首至手則皆所謂拜手大祝所謂空首矣婦人無此等〇元圻案王貽孫字象賢溥之子對趙普語見葉夢得石林燕語釋文瑩玉壺清話）

眡祲掌十煇（釋文煇音運）之法占日旁之氣也二鄭解其同者六其異者四太卜掌三夢之法其經運十其別九十謂占夢之正法有十也一運而九變十運而九十變（此鄭剛中解義文見訂義）注以經運爲十煇先儒謂日之煇光夢之變通其占不同不當改運爲煇（元圻案春官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叙九曰隮十曰想註故書彌作迷隮作資鄭司農云祲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烏也鑴謂日旁氣四面反鄉如煇狀也監雲氣臨日也闇日月食也瞢日月瞢瞢無光也彌者白虹彌天也敘者雲有次敘如山在日上也隮者升

氣也想者煇光也元謂鑴讀如童子佩鑴之鑴謂日旁氣刺日也監冠珥也彌氣貫日也隮虹也詩云朝隮于西想雜氣有似可形想疏此經上事先鄭皆解之後鄭從其六不從其四　鄭剛中解義曰案二鄭解十煇之說其同者六其異者四　春官大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　鄭註云運或爲緷當爲煇是眡祲所掌十煇也王者於天日也夜有夢則晝視日旁之氣以占其吉凶凡所占者十煇每煇九變此術今亡　王氏安石曰占夢以歲時日月占六夢之吉凶則此所謂經運蓋歲時日月星辰之運）

太史正歲年以序事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數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朔數三百五十四日漢歷志曰閏所以正中朔也（案賈公彥曰中朔大小不齊不置閏則中氣入後月）或謂周以建子爲正而四時之事有用夏正建寅者用建寅則謂之歲用建子則謂之年（原注洪範正義從冬至及明年冬至爲一歲〇元圻案春官太史疏一年之內有二十四氣正月立春節雨水中至十二月小寒節大寒中皆節氣在前中氣在後節氣一名朔氣朔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節氣有入前月法中氣無入前月法中氣匝則爲歲朔氣匝則爲年假令十二月中氣在晦則閏十二月十六日得後正月立春節此即朔數

曰年至後年正月一日得啓蟄中此中氣下此即是中數曰歲　周以建子爲正以下皆鄭剛中解義文見訂義余鄭注小宰正歲云謂夏之正月則剛中亦本之康成也　侯官林樾亭喬蔭三禮陳數求義云春官大史正歲年以序事蓋歲即夏正年即周正二者並用以序事事有當從正朔者則用周正以尊時王之典有宜從正歲者則用夏正以協天運之宜三統可以建子建丑而言歲必以建寅爲正時王之朔則不謂之正而謂之年矣歲以大歲所在得名由今歲寅月之中氣數至來歲寅月中氣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十二中氣一周是謂中數年以正朔得名由今年正月之朔數至來年正月之朔凡三百五十四日而十二月朔一周是謂朔數今歲之分以數術言之爲中朔之數以典則言之爲夏周之正注特據其一耳　林樾亭先生余甲午鄉試座師喬海先生之兄也兄弟同登解維乙酉科鄉試）

馮相氏（冬夏）致日（春秋）致月注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左氏（昭公二十一年）傳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正義云春分朔則日在婁望則月在角秋分朔在角望在婁婁角天

之中道故晝夜等冬至朔則日在斗望則月在井夏至朔在井望在斗斗井南北故晝夜長短極冬至古日在牽牛今在斗鄭注與孔疏異歷法歲差也（元圻案訂義引陳祥道禮記解曰黃道北至東井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婁夏至日在東井而北極近則晷短而表景尺五寸冬至日在牽牛而南極遠則晷長而表景丈三尺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中於極星則晷中而表景七尺三寸此四時致日之法也月之九行在東西南北有青白赤黑之道各二而出於黃道之旁立春春分月循行青道而春分上弦在東井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古之致月不在立而常在二分不在二分之望而常在弦者以月入八日與不盡八日得陰陽之正平故也）

保章氏星土按乙巳占（全云李淳風作）論十二次云北方之宿主吳越火午之辰在周邦天度均列而分野殊別一次所主或亘萬里跨數州或於家內不布一郡國語歲在鶉火有周之分野今豐鄗當秦宿而周

分隷豫州理實難詳至如熒惑守心宋景禳其咎實沈爲祟晉侯受其殃事驗時有相應賈公彦謂吳越在南齊魯在東今歲星或北或西不依國地所在此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國屬焉故也或云（集證六經天文編引之爲陳傅良之言） 十二次可言者一 其惟析木乎（原注尾箕艮維燕可以言東北　閻按保章氏星土之說康成尚襲舊聞然亦直至唐浮圖一行始闡發無遺見唐天文志余欲取以補鄭註之不逮○元圻案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註星土星所主土也其書亡矣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元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　唐天文志天雲漢自坤抵艮爲地紀北斗自乾攜巽爲天綱其分野與帝車相直皆五帝墟也究咸池之政而在乾維內者降婁也故爲少昊之墟叶北宮之政而在乾維外者陬訾也故爲顓頊之墟成攝提之政而在巽維內者壽星也故爲太昊之墟布太微之政而在巽維外者鶉尾也故爲列山氏之墟得四海中承太階之政者軒轅也故爲有熊氏之墟木金得天地之微氣其神治於季月水火得天地之章氣其神治於孟月故章道存乎至微道存乎終皆陰陽變化之際也斗杓謂之外廷

陽精之所布也斗魁謂之會府陽精之所復也杓以治外故鶉尾爲南方負海之國魁以治內故陬訾爲中州四戰之國其餘列舍在雲漢之陰者八爲負海之國在雲漢之陽者四爲四戰之國降婁元枵以負東海其神主于岱宗歲星位焉星紀鶉尾以負南海其神主于衡山熒惑位焉鶉首實沈其神主于華山太白位焉大梁析木以負北海其神主于恒山辰星位焉鶉火大火壽星豕韋爲中州其神主于嵩邱鎮星位焉近代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虞夏秦漢郡國廢置不同周之興也王畿千里及其衰也僅得河南七縣今又天下一統而直以鶉火爲周分則疆埸舛矣　書錄解題歷象類乙巳占十卷唐太史令岐陽李淳風撰起算上元乙巳故以名焉）

十有二歲（春官保章氏） 注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潏水云歲星在天歲陰在地天官書曰歲陰在攝提格歲星在星紀歲陰在單閼歲星在元枵自嘉祐丁酉驗之多差近年尤甚歲星常先月餘近年以來常先一百二十餘日愚考大衍歷議曰歲星自商周迄春秋之季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戰國後其行寖急至漢尚微差及哀平間餘勢乃盡更八十四年而超一次（見唐書歷律志五星議） 三山陳氏（全云即陳用之） 謂如左氏之說則寅而在卯午而在亥如史記之說則寅而在丑辰而在亥以次推之皆不同汲冢師春謂歲星每歲而成一分積百四十四年而滿本數則爲超辰之限（元圻案馮相氏疏曰云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者此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歲星爲陽右行於天一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爲一百四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十二辰帀則總有千七百二十八年十二跳辰帀以此而計之十二歲一小周謂一年移一辰故也千七百二十八年一大周十二跳帀故也太歲左行於地一與歲星跳辰年數同　師春汲冢書七十五篇之一也杜預春秋左氏傳後序云師春一卷則純集左氏傳卜筮事）

外史達書名鄭康成謂古曰名今曰字（原注字者滋也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於

策不及百名書於方○原注即賈疏文） 王文公云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而生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全云此引荊公字說） 夾漈謂獨體爲文合體爲字主類爲母從類爲子六書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也假借者文與字也（何云叔重既曰說文又曰解字文字二義鄭最分曉） 諧聲與五書同出五書尚義諧聲尚聲說文形也以母統子廣韻聲也以子該母字書眼學韻書耳學（全云此引漁仲象類書） 中庸或問曰司徒教民書居其一外史達書名於四方大行人又九歲一諭焉其制度之詳如此秦以小篆隸書爲法而周制始攺（集證說文敘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故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意林引王嬰古今通論云倉頡

（逆書形立罰之文舞具罰之字李登云物相雜故曰文文相滋故曰字）

鎛師注引春秋傳賓將趨今左傳作掫（昭公二十年）環人注引御下捕馬今作兩（宣公十二年）職方氏注引國語閩芊蠻矣今作蠻芊（案證左傳昭二十年賓將掫主人辭春官鎛師注夏官掌固注皆引作賓將趨掫趨古字通襄二十五年陪臣干掫史記齊太公世家作陪臣爭趨宣十二年御下兩馬夏官環人注引作御下捕馬按左傳釋文徐邈云兩或作捕音力掌反周禮釋文捕音兩又音亮是兩捕字通也鄭語蠻芊蠻矣職方氏注引作閩芊蠻矣按周禮釋文閩漢書音義服虔音近蠻）

司爟（夏官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鄭司農引鄹子與論語馬融引周書月令同（原注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季夏取桑柘秋取柞楢冬取槐檀○案司爟疏先鄭引鄹子書論語注引周書不同者鄹子書出於周書其義是一故各引其一言）王劭曰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火不數變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晉時有以洛陽火度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東漢禮儀志曰夏至浚井改水日冬至鑽燧改火（原注改水惟見於此　全云管子幼官篇亦有改水事○元圻案唐劉餗隋唐嘉話江寧縣寺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平陳已訝其古至今猶存　林艾軒育中行且說金陵佛屋何年燈晉分隋張猶青熒用此事也　隋書王劭傳劭字君懋太原晉陽人也高祖起為員外散騎侍郎劭以古有鑽燧改火之法於是上表請變火云云　管子禁藏篇當春三月鑽燧易火抒井易水　宋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曰雍畤舉權火史記漢書作權火而張晏注權火音爟火周禮有司爟許氏說文舉火曰爟司馬氏史記索隱作權火孟康注漢書云狀如井挈皋如淳曰權舉也）

水有疏導火有出納山林金錫之地皆為之厲禁時而用之先王財成輔相之妙也鹽鐵論（通有篇）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閻按丹謂丹揚章謂鄣郡　全云丹章謂丹揚豫章酈氏謂鄣郡非也）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阯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通萬物也管子（地數篇）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唐六典天下水泉三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有九（元圻案唐六典七水部郎中員外郎掌天下川澤陂池之政令以導達溝洫堰決河渠凡舟楫灌溉之利咸總而舉之凡天下水泉三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有九其在遐荒絕域殆不可得而知矣）

漏刻之法晝夜百刻（夏官挈壺氏註漏之箭晝夜共百刻）易氏（祓）云十二時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王昭禹（全云字光遠荊公弟子）云寅申巳亥子午卯酉八時各八刻辰戌丑未四時各九刻愚謂易氏之說與古法合司寤氏掌夜時注謂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戊疏云甲乙則早時戊亥則晚時愚按衛宏漢舊儀中黃門持五夜甲乙丙丁戊夜今謂之五更疏以戊為戌誤矣馬融以昏明為限鄭康成以日出入為限有五刻之差（史記正義文）蔡邕以星見為夜日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屬晝（月令正義文）鄭與蔡校一刻王伯照云晝夜長短以岳臺為定九服之地與岳臺不同則易箭之日亦皆少差（元圻案文選注衛宏漢舊儀曰晝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　初學記漏刻門衛宏漢舊儀曰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又梁漏刻經云至冬至晝漏四十五刻冬至之後日長九日加一刻以至夏至晝漏六十五刻夏至之後日短九日減一刻或秦之遺法漢代施用　邯鄲五經析疑曰漢制又以先冬至三日晝冬至後三日晝漏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先夏至三日晝夏至後三日晝漏六十五刻元嘉起居注曰以日出入定晝夜冬至晝四十刻夏至夜亦宜四十刻夏至晝六十刻冬至夜亦宜六十刻春秋分晝夜各五十刻今減夜限日出前日入後昏明際各二刻半以益晝夏至晝六十五刻冬至晝四十五刻二分晝五十五刻而已　堯典正義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為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為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為明日入後二刻半為昏損夜五刻以裨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校五刻　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曰秋官司寤氏掌夜時注夜時謂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戊疏又以甲乙則早時戊亥則晚時質其說獨蜀本作戊字稍謂戊字為是而疏則因傳寫之訛而曲為之說覆注意正指甲夜乙夜至戊夜也　王昭禹周禮詳解四十卷陳振孫曰未詳何等人其學皆宗王氏新說王與之作周禮訂義類姓氏世次列於龜山楊氏之後曰字光遠當爲徽欽時）

人（玉海十一書目紹興初太常博士王普撰官歷刻漏圖一卷并序言百刻分十二辰晝夜長短以岳臺爲定九服之地冬夏至晝夜刻數或與岳臺不同則二十四氣前後易箭之日亦皆少差　伯照蓋即王普之字）

職方氏漢樊毅修西嶽廟記作識方氏史通（內篇尚書家）云周書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元圻案歐陽公集古錄後漢樊毅華嶽碑云泰華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十仞廣十里周禮識方氏華謂之西嶽祭視三公者以能興雲雨產萬物通精氣有益於人則祀之跋尾云其字畫頗完惟以周禮職方氏爲識方氏其字畫分明非謬闕疑當時周禮之學自如此蓋識誌其義皆通也　周書職方解註此在周官大司馬下篇穆王使有司抄出之欲時省焉　趙明誠金石錄跋尾六余按袁逢華嶽碑亦引職方氏乃用職字蓋漢人借質字相近者輒假借用之初無意義耳　史通內篇一又有周書者與尚書相類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爲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甚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恒說滓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與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別錄者也）

兗州其浸盧維（閻按周禮作盧此從漢地理志○案逸周書石經亦作盧）注云當作雷雍字誤也顏師古（漢書地理志注）曰盧水在濟北盧縣說文（水部）濰

水出瑯邪箕屋山東入海徐州浸夏書濰淄其道鄭讀非也（集證按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西有盧縣盧水所出也濰水出今山東沂州府莒州西北九十里箕屋山即濰山也東流逕諸城縣西折而北至萊州府昌邑縣東北五十里入海○元圻案康成以禹貢無盧維故引禹貢雷夏既澤雍沮會同以證盧維爲字之誤　水經濰水出瑯邪箕縣濰山又北過平昌縣東又北過高密縣西又北過淳于縣東又東北過都昌縣東又東北入于海注濰水導源濰山許慎呂忱云濰水出箕屋山淮南子曰濰水出覆舟山蓋廣異名也　黃氏度五官說曰水經注盧水出密州諸城縣盧山即久台水也西北入濰杜佑通典盧水在濟陽盧縣因水而名盧縣今屬東平府非盧水所經其說誤）

王有三朝一曰治朝在路門之外宰夫司士掌之（案天官大宰王眡治朝則贊聽治註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灋　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註此王日視朝於路門外之位）二曰燕朝在路門之內大僕掌之（夏官大僕王眡燕朝則正位註燕朝朝於路寢之庭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　秋官朝士註周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在路寢門內者或謂之燕朝）三曰外朝在皐門之內庫門之外朝士掌之（原注內朝二外朝一○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註外朝在庫門之外皐門之內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哉）唐六典承天門古之外朝太極殿古之中朝兩儀殿古之內朝（閻按此則蔡氏書傳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應門之內之說全非○元圻案唐六典七宮城南面三門中曰承天若元正冬至大陳設燕會赦過宥罪除舊布新受萬國之朝貢四夷之賓客則御承天門以聽政注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焉注蓋古之中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焉注蓋古之內朝也　晁氏讀書志職官類唐六典三十卷唐元宗撰李林甫張說等注以三公三師三省九寺五監十二衛等列其職司官佐敘以品秩擬周禮六官云蓋唐極治之書也）

鄭康成因左氏三辰旂旗之文謂王與公同服九章之衮（春官司服註）攷之經無所見司服云公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則衮冕而上之章日月星辰也冕十二旒取法天數豈同服九章無君臣之別哉郊特牲王被衮以象天注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

豈有周服九章而魯乃服十二章者乎漢明帝采周官禮記尚書皐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備十二章得古制矣（元圻案後漢書輿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益稷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　此時康成之說猶未出也蔡郊祀之服皆以袀元漢承秦故至孝明始用東平王蒼之議初服旒冕衣裳元上纁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其以粉米爲二物宗彝爲宗廟彝樽蓋從安國書傳）

五刑之灋疏謂宮刑至隋乃赦崔浩漢律序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書（呂刑）正義隋開皇之初始除宮刑按通鑑西魏大統十三年三月除宮刑非隋也（閻按宮刑西魏雖除而於北齊天統五年猶有應宮刑者之詔不似隋開皇元年永行停止辭見尚書古文疏證卷四第六十三條○元圻案惠氏九經古義司刑注鄭司農云漢孝文帝十三年除肉刑疏云所赦者惟赦墨劓與刖三者其宮刑至隋乃赦也尚書正義曰漢除肉刑除墨劓耳宮刑猶在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崔浩漢律序曰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斐律注云以淫亂人族序故不易也棟案漢書鼂錯對策

曰除去陰刑張晏曰宮刑也則漢文亦除宮刑矣或後仍復之賈孔之說蓋本惟張晏案漢刑法志文帝詔曰今法有肉刑三注孟康曰黥劓二刖左右趾合一凡三也詔又曰其除肉刑有以易之丞相張蒼等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爲城旦舂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詔既不及宮刑而議亦不言所以易之此不除宮刑之明證又司馬遷下蠶室後漢安帝永初中陳寵子忠疏請除蠶室刑則崔浩之言爲可據也

孫君孚（閻按君孚名升高郵人坐元祐黨籍謫）談圃謂周官贊牛耳荊公言取其順聽不知牛有耳而無竅本以鼻聽有人引一牛與荊公辯（又云許詵謂鼠無牙荊公謂鼠實無牙不知鼠實有牙）今按（荊公）周禮義云牛耳尸盟者所執無順聽之說蓋荊公聞而知之（閻按尸盟者所執五字用鄭注　方樸山云知之當作改之　繼序按以埤雅證之則引牛與荊公辨者乃陸農師也順聽之說本之孔仲達禮記正義如何肯改今王氏訂義陳氏集說尚載荊公原文厚齋但就亡處覽之故以爲無其說耳○元圻案陸農師埤雅三戎有曰贊牛耳桃茢牛耳無竅以鼻聽也盟者聽於人神故執牛耳正以不聽爲戒焦氏易林曰牛龍耳聵聾不能亦聾者也先儒以爲面牛鼓簧爲聾故也世之學者以爲埤牛取順聽知其）

一而已（[illegible]謂曰牛牲至順用牛耳者取其順從以聽命也　張世南游宦紀聞三予友人胡子實嘗謂予曰牛以鼻聽蓋聞之先輩餘論而莫知所本一日覩庖丁解牛首剖至耳果竅塞無孔始信其言之不妄　書錄解題小說類孫公談圃三卷臨江劉延世錄孫升君孚所談升元祐中中書舍人坐黨謫汀州　蔡絛鐵圍山叢談王元澤奉詔爲三經義時王丞相介甫爲之提舉詩書蓋多元澤及諸門弟子手周禮新義實丞相親爲之筆削者）

萍氏幾酒猶妹土之誥也禹惡旨酒易未濟之終以濡首爲戒曷嘗導民以飲而罔其利哉初權酒酤書於漢武紀（天漢三年春二月初榷酒酤）其流害萬世甚於魯之初稅畝（元圻案秋官萍氏幾酒註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疏時謂若酒誥惟祀茲酒及鄉飲酒及昏冠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是其時也　東萊呂氏曰周公作酒誥其刑之重恐人沈湎浸漬傷德敗性至於周官之禁酒皆此意及漢文帝爲酒醴景帝以歲旱禁民酤酒蓋恐耗廢米穀民食不足此猶有重本抑末之意及宏羊建榷酒之利啟心大不同不過私家不敢擅利公家却自專其利耳古者惟恐人飲酒至後來惟恐人不飲酒）

大戴記（十二）朝事篇取周官典命大行人朱子儀禮經傳以爲朝事義（元圻案朝事篇古者天子之官有典命官掌諸侯之儀大行人掌諸侯之儀以等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朝事義在儀禮經傳通解王朝禮一之下篇中多取朝事篇之文　書錄解題大戴禮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梁戴德延君九江太守聖次君皆受禮於后蒼所謂大小戴禮者也今小戴四十九篇行於世而大戴之書所存止此公符篇全錄漢昭帝冠辭則皆出後人好事者采獲諸書爲之　又古禮經傳通解二十三卷集傳集注十四卷朱子撰以古十七篇爲主而取大小戴禮及他書傳所載繫於禮者附入之二十三卷已成書缺書數一篇其十四卷草定未刪改）

考工記貉踰汶則死先儒以汶爲魯之汶水列子釋文云按史記汶與嶓同謂汶江也今江邊人云狐不渡江說文貉狐類也踰越大水則傷本性（元圻案列子湯問篇釋文曰周禮貉踰汶則死鄭元云汶水在魯北先儒相因以爲魯之汶水皆大謬也案史記汶與嶓同武巾切謂汶江也非音問之汶案山海經大江出汶山郭云東南逕蜀郡東北逕巴東江夏至廣陵入海韓詩外傳云昔者江出於汶山其始也足以濫觴是也又楚詞云隱汶山之清江因可明矣且列子與周禮通言水土性異則遷移有傷故舉四瀆以言之案今魯之汶水闊不踰數十步源不過三百里揭厲皆渡斯須往還豈狐貉暫涉生死頓隔矣說文云貉狐類也皆生長邱陵旱地今江邊人云狐不渡江是明踰大水則傷本性遂致死者也　史記夏本紀汶嶓既藝集解鄭元曰地理志

岷山在蜀郡　又曰汶山導江　水經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大江所出注岷山即瀆山也水曰瀆水矣又謂之汶　列子釋文二卷唐當塗縣丞殷敬順撰近時興化任先生大椿得之於淮陰淮瀆廟中別爲專刻又取古今本之異同標其崖略附於書後）

有虞氏上陶（考工記）舜陶河濱器不苦窳周陶正猶以虞閼父爲之（方樸山云按考工記賈釋云此據升爲帝時所尚不得取陶於河濱解也則王氏此說公彥已先發之○元圻案史記五帝本紀舜陶河濱河濱器不苦窳　韓非子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碁年而器牢　襄二十五年左傳子產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　鄭註舜至質貴陶器甒大瓦棺是也疏喪禮兩甒醴酒明堂位云泰有虞氏之尊也檀弓云有虞氏瓦棺是也）

周人上輿（考工記）中庸或問軌者車之轍迹輿之廣六尺六寸其轍迹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至秦然後車以六尺爲度

輪人注箄讀爲紛容箄參之箄疏云今檢未得愚謂

郎上林賦紛溶箾蔘（集證日知錄上林賦字作蕭首篇宋玉九辨前櫹椮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瘀傷張衡西京賦橚爽櫹槮卽此異文）

冶氏注鋌讀如麥秀鋌之鋌表記注移讀如禾汜移之移六字未知出何書疏不釋其義或者農書所載歟（原注移呂氏反）

㮚水云㮚氏爲量鄭元以方尺積千寸此乃九章米粟法某家舊有一古銅敦乃周成王時物甘人侵扈命正人出師復扈邦賜有功師氏而敷亦皆備（元圻案考工記㮚氏爲量量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注鬴六斗四升也鬴十則鍾方尺積千寸於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其數必容鍾）

嘉量之銘（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祭侯之辭（注見下）皆極

文章之妙而梓人笱虡之制文法奇古有飛動之狀蓋精於道者兼物物而後能制器莊子（達生篇）謂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以天合天道與藝俱化豈物物刻雕之哉（元圻案考工記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繫辭傳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大戴記二十投壺篇云嗟爾不定（何本載閻云大戴記作寧）侯爲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此祭侯之辭也與梓人同而略異（原注蔡宏設射不來不來者諸侯之不來朝者也○案此注引漢書郊祀志文）侯者射埰也因祭寓意以爲諸侯之戒（元圻案梓人祭侯之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白虎通引禮射祝曰嗟爾不寧侯爾不朝于王所故抗而射爾蓋據大戴記）

司儀（秋官之屬）問君君問大夫君勞客注云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疏云（問君曰已下）未知所出何文或云是孔子聘問之辭亦未得其實愚按說苑（奉使篇）魏太子擊封中山遣倉唐（閻按說苑太子擊舍人趙倉唐趙字似不宜脫）使於文侯文侯召倉唐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鄭氏所述蓋古禮也（原注大行人注亦云問不恙○元圻案說苑奉使篇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舍人趙倉唐願奉使乃遣之文侯召而見

之曰擊無恙乎云云文侯頓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以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趙倉唐事亦見韓詩外傳惠氏周禮古義王伯厚曰司儀問君云云陳案襄廿七年春秋傳曰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此書漢時猶存故鄭引之或說非無據也）

周禮劉向未校之前有古文校後爲今文古今不同鄭據今文注故云故書朱子曰八灋八則三易三兆之類各有書屬民讀灋其法不可知如戰之陳其陳法不可見矣（何云朱子以下自爲一條○元圻案天官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二曰嬪貢注嬪故書作賓疏云言故書者鄭註周禮時有數本劉向未校之前或在山巖石室有古文考校後爲今文古今不同鄭據今文註故云故書作賓　釋文鄭六藝論云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

冥氏注鄭司農云讀爲冥氏春秋之冥按（漢書）儒林傳冥都傳顏氏春秋之學疏謂若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之

類非也（元圻案漢儒林傳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疏廣授琅邪筦路貢禹授泰山冥都都爲丞相史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師古曰冥音莫狄反　惠氏周禮古義秋官冥氏注王伯厚云云案夏本紀禹姒姓後有冥氏）

王肅聖證論譏短鄭康成謂天體無二郊丘爲一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圜丘及郊祖功宗德是不毀之名非配食明堂皆有功於禮學先儒難之聖證論今不傳正義僅見一二唐禮志（三）曰讖緯亂經鄭元主其說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元以爲天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寶也兆五帝於四郊此五行精氣之神也元以爲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顯慶（高宗七年改元顯慶）二年（禮部尚書許敬宗與）禮官議六天出緯書南郊圜丘

一也元以爲二郊及明堂祭天而元以爲祭太微五帝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而元謂周祭感帝靈威仰配以后稷因而祈穀皆謬論也（以上皆見唐書禮志三　元圻案禮記郊特牲正義先儒說郊其義有二案聖證論以天體無二郊即圜丘圜丘即郊鄭氏以爲天有六天丘郊各異今具載鄭義兼以王氏難鄭氏謂天有六天天爲至極之尊其體秖應是一而鄭氏以爲六者指其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以五配一故爲六天據其在上之體謂之天天以體稱因其生育之功謂之帝帝以德稱而賈逵馬融王肅之等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太皞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鄭註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正義案聖證論以此禘黃帝是宗廟五年祭之名故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謂虞氏之祖出自黃帝以祖顓頊配黃帝而祭故云以其祖配之鄭又以祖宗爲祖有功宗有德其廟不毀鄭又以郊與圜丘是一故肅難鄭云案易帝出乎震震東方生萬物之初故王者制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之所生五帝皆黃帝之子孫各改號代變而以五行爲次焉何太微之精所生乎又郊祭鄭註祭感生帝唯祭一帝耳郊特牲何得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又天唯一而已何得有六又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分四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是五帝之佐也猶三公輔王三公可得稱王輔不得稱天王五帝可得稱天佐不得稱上天而鄭以五帝爲靈威仰之屬非也鄭以圜丘祭昊天最爲首禮周人立后稷廟不立嚳廟是周人尊嚳不若后稷及文武以嚳配至重之天何輕重顛倒之失所郊則圜丘圜丘則郊猶王城之內與京師異名而同處又王肅孔晁云虞夏出黃帝殷周出帝嚳祭法四代禘此二帝上下相證之明文也詩云天命元鳥履帝武敏歆自是正義非讖緯之妖說此皆王肅難大略如此又云春秋緯紫微宮爲大帝又云北極耀魄寶又云大微宮有五帝坐星靑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黃帝曰含樞紐　陳氏汲周禮辨疑曰鄭氏惑六經緯書由是有六天之說後世莫能屈至唐許敬宗始立論非之近世學者亦知其誕　三國志魏王肅傳肅樂安孫叔然授學鄭元之門人肅集聖證論以譏短元叔然駮而釋之　隋書經籍志聖證論十二卷王肅撰）

古未有筆以書刀刻字於方策謂之削魯爲詩書之圉故考工記以魯之削爲良（何云筆則筆削則削當是既書而後削　全云筆削之削非此削何說非○元圻案初學記尚書中候曰元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曲禮云史載筆士載言此則秦之前已有筆矣蓋諸國或未之名而秦獨得其名案恬更爲之損益耳故說文曰筆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拂秦謂之筆是也　余友王煦曰古人以筆點黍而書誤則以刀削去之非謂筆即削也左傳宋向戌以賞示子罕[illegible]子罕削而投之是其證又考工記築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按其形製略如偃月必不宜於

刻也）

沙隨程氏曰禹貢冀州之北可以畫五服之地周官雍州之西不可畫九畿之地

師氏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司隸帥四翟之隸使皆服其邦服執其邦兵守王宮唐太宗擒頡利其酋長帶刀宿衛亦古制也然頡社率之變幾至危殆蓋先王德化之盛非太宗所能及慕冠帶百蠻之名而不虞後患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元圻案通鑑唐太宗貞觀四年李靖襲破突厥於陰山頡利可汗遁走張寶相擒突厥頡利以獻上御樓受俘館之太僕以突利爲順州都督頡利爲右衛大將軍其餘拜官有差後突利之弟結社率入朝爲中郎將久不進秩會上幸九成宮結社率陰結種人夜犯御營折衝孫武開率衆擊斬之）

遂師抱磨音歷史記樂毅書故鼎反乎磨室徐廣注磨歷也戰國策（燕）新序（雜事第三）作歷室蓋古字通用（元圻案惠氏周禮古義遂師及窆抱磨注云磨者適歷執綍者名也疏云天子千人分布六綍之上分布稀疏得所名爲適歷棟謂歷當作秝說文秝稀疏適也讀若歷秝疏適均故謂之適歷　史記樂毅傳索隱歷室亦宮名戰國策作歷室也　戰國策燕九韋昭注凡鼎以占休咎故鑄之律歷之室）

太史大師抱天時注云大出師則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時史記日者傳旋式正棊（集解索隱曰式之形上圓象天下方象地用之則轉天綱加地之辰故云旋式棊者筮之狀正棊蓋謂下以作卦）唐六典太卜令三式曰雷公太一六壬其局以楓木爲天棗心爲地六壬之說許叔重曰水者準也（水部　妻）生數一成數五以水數配之爲六壬也遁甲者推六甲之陰而隱遁也本黃帝風后之術孤虛者六畫爲孤無畫爲虛三畫爲實

以六十甲子定四方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原注吳越春秋計硯曰孤虛謂天門地戶也　集證漢志五行家泰一陰陽二十三卷風后孤虛二十卷　附志五行類遁甲孤虛記一卷伍子胥撰　唐志五行類雷公式經一卷六壬式經雜占九卷　後漢方術傳注遁甲推六甲之陰而隱遁也孤虛者孤謂六甲之孤辰若甲子旬中戌亥無爲孤對孤爲虛又趙彥傳彥爲宗資陳孤虛之法以討賊○元圻案唐六典十四太卜令掌卜筮之法凡式占辨三式之同異凡用式之法注一曰雷公式二曰太乙式並禁私家畜三曰六壬式士庶通用之周禮太史抱天時鄭司農云抱式以知天時也今其局以楓木爲天棗心爲地　同年王穀塍宗炎曰左傳襄十八年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孟子公孫丑下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皆出師抱天時之証得時失時以式所加之辰言杜左傳注不時謂觸歲月者術家所謂衝太歲犯月破也趙岐注孟子以天時爲時日干支五行孤虛王相之屬則宜言決辰不言環攻矣）

鄭剛忠（名誇　全云忠當作中）解義如冕服九章（元圻案王與之周禮訂義春官司服引鄭謂曰王之吉服九自大裘至元冕冕服六自韋弁至冠弁弁服三總而言之皆曰吉服大裘不謂之冕裘而謂之大裘者惟天體爲甚大故以名凡冕之制版廣八寸長倍之前員後方後仰前俛衮冕衮之爲言卷也畫升降二龍衮服自龍始其章九不用十二章享之何耶蓋凡奉祭之服從尸之所服周之先王追王也其尸服衮故服衮以享之鷩冕無山龍自華蟲以下以爲章則曰華蟲以名服則曰鷩冕蓋章取其五色之著冕卽實以名之也毳冕虎蜼二物不可以名偏言以其皆毛物故因名曰毳希冕惟有粉米黼黻三章其章爲字故其字用希本又作絺字粉米兩物共爲一章言粉其米以爲章其在裳則當繡及爲三章之首則當畫以在衣不可繡也元冕元者至幽之色衣既無文裳乃有黻取其兩已相背之形有爲物分辨之義韋弁服者爵弁也康成引左氏韎韋之跗注爲證韎者赤色以赤色之韋爲弁亦服赤色之衣裳皮弁服用白鹿皮以爲弁言皮則其毛存也鹿之爲物能求其類以是爲服見君臣類聚之意冠弁服不言韋不言皮但曰冠蓋承皮弁之下以皮爲冠也服則與服皮弁之服同皮弁白布衣冠弁緇布衣此其別也冠弁服者康成以爲委貌卽元冠也以形言曰委貌以色言曰元冠）

授田三等（小司徒職引鄭鍔曰說者謂受田有九等之法此以七五六爲三等者蓋因中以寄明上下之義余以爲此言六鄉受地之法學禮者見遂人頒田里自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至餘夫亦如之乃謂六鄉受田之法與六遂同特因中以寄明上下之義殊不知經之所載自王畿之鄉遂都鄙至於諸侯之邦國凡授田之法自有四節大司徒言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此一節也小司徒言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又一節也遂人言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此又一節也大司馬言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此又一節也卽是四節攷之大司徒言都鄙之制小司徒言六鄉之制遂人言六遂之制大司馬言諸侯國之制何以明之司徒言凡造都鄙而制以不易一易再易之地其爲都

鄙之制明矣小司徒言上地中地下地之制不與遂同又不與都鄙大司馬同非六鄉田制而何何則上地當食十人九人八人中地當食七人六人下地當食五人此固常法也六鄉在內不及十人九人但家有七人則授以上地家有六人則授以中地家有五人則授以下地所以然者將以強內故也若六遂所授則不可與鄉同故別言之曰上地夫一廛田百畝中地夫一廛田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見其如常法而已然又有萊五十畝萊百畝萊二百畝不與鄉同則以遂地遠而廣授之萊乃所以饒遠而已又以爵位攷之鄉大夫爵與遂大夫同鄉師爵與遂師同小司徒爵與遂人同遂人掌授遂田則小司徒掌授鄉田矣遂人言六遂之制則小司徒所言爲六鄉授田之制何疑之有若夫外造都鄙則大司徒事故都鄙之田於大司徒言之施政職於九畿之外而令其軍賦則大司馬事故邦國之田於大司馬言之以是觀之謂因中以寄明上下之義者妄說也）

治兵大閱旗物之互建（春官司常引鄭鍔曰軍旅之中所以一人之目者旗物也春官之司常與夏官之大司馬或頒之或辨之職雖不同所以一軍旅之目則一而已然王與諸侯或建或載不出乎太常與旂至於旜則孤卿建之矣師都又載之物則大夫士建之矣鄉遂又載之旗則師都載之矣軍旅又載之旟則州里建之矣百官又載之旐則都鄙建之矣郊野又載之變易不常何以一人之目耶余以爲司常所頒者冬之大閱也司馬所辨者秋之治兵也秋冬所教各不同則旗物所用宜不一蓋兵事多變應變不一則教之之術不可以不多變故秋而治兵用旗物則異乎冬冬而大閱用旗物則異乎秋使民於秋已知其一於冬又知其一秋冬所用各不同而民之所習亦不一有旗物建於上有徽識被於身旗物不同則徽識

（不同仰視其旗俯視其徽雖百戰而不亂矣患其不知所從乎又曰秋冬與致則旗物異用凡有職於軍中者可以互建今也所建所載之官吏互不一其說果可致乎余以爲凡教民者欲其易知耳軍吏也孤卿也師都也三者不同名致其實則皆孤卿而已乎曰爲孤卿有事則命爲軍將所謂軍將者非軍吏乎在朝爲孤卿食采皆在師都所謂師都者非孤卿乎孤卿可以謂之軍吏又可以謂之師都故所互建者旗也旜也所載者亦旗也旜也或曰軍吏或曰師都不過皆孤卿耳人習知其孤卿豈不易知哉鄉遂也大夫士也百官也州里也四者不同名致其實皆大夫士而已判而言之則曰大夫曰士合而言之則曰百官鄉則有州遂則有里曰鄉遂者總名也曰州里者各舉其一以名之其實則鄉遂也鄉遂州里之官皆大夫士爲之爲大夫士者乃所謂官也故所互建者物也旗也所載者亦物也旗也或曰鄉遂或曰州里或曰百官不過皆大夫士耳人習知其爲大夫士豈不易知哉郊野也縣鄙也二者不同名致其實則皆公邑之吏而已鄉遂餘地與夫封王子弟之餘地謂之公邑亦謂之閒田自其地言之名曰郊野自天子使吏治之名曰縣鄙夫公邑閒田之地既名郊野又名縣鄙何也蓋是四邑也有在六遂之縣者有在采地之縣者康成所謂一百里爲州四百里爲縣者謂此地耳故所互建者旐也所載者亦旐也或曰郊野或曰縣鄙不過皆公邑之吏耳人習知其公邑之吏豈不易知哉且夫周禮王畿之內官吏之衆大抵有三節曰朝廷之孤卿耳鄉遂之士大夫耳公邑閒田之羣吏耳民於每歲治兵大閱之時見聞習熟安其教訓一旦有軍事仰視其旗雖異其人易識安得不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耶）

六鄉六遂師都之異名（大司馬總論引鄭鍔曰成周法

制如藏之有經司常之大閱王也諸侯也孤卿也大夫士也不言可知若所謂師都者都鄙之長耳所謂州里者六鄉之吏耳所謂縣鄙者六遂之吏耳何以謂師都爲都鄙之長蓋四百里之小都五百里之大都皆衆所聚也自其有先君之主言之曰都自其人民爲甚衆言之曰師則師都者非六鄉六遂六大明矣何以州里爲六鄉之吏蓋一鄉者五州之積里者即民所居之稱州長言大致州里鄉師言受州里之役要皆指六鄉言之則州里非遂之官明矣何以謂縣都爲六遂之吏蓋一遂者五縣之積遂有縣正有鄙師故通縣鄙稱之遂爲縣鄙猶稱州里知其爲鄉也則縣鄙非鄉之官又明矣）

陰陽之祀有用牲之疑（地官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引鄭鍔曰祭祀用物必有其由其一以禮神其一以祀神祀神之物從其類故陽騂而陰黝禮神之物象其功故天蒼而地黃大宗伯言其禮神者故以禮言牧人言其祀神者故以祀言禮經之文本無牴牾也說者疑禮記祭法言燔柴於泰壇祭天瘞埋於泰折祭地其牲則俱用騂犢又與此用騂用黝之文不合余以爲此乃爲禮學者之過經之文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其下乃云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康成失其句讀以用騂犢之文連上讀其說曰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安有天地異位騂黝異色而於經文只連言耶注疏之學此類多矣）

九畿之國有朝貢之歲（秋官大行人引鄭鍔曰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司會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王朝所以仰給者諸侯之貢爲多若一歲來者始貢祀物二歲來者始貢嬪物以至六歲來者始貢貨物則王朝所須無時而可具又況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爲每歲之常安有如此之希闊乎先儒謂九州諸侯依服數來朝因有貢物與大宰九貢及小行人春入貢則彼二者是歲之常貢也余以爲先王制貢之法初無異也顧讀者不深考耳猶謂此行人言見與貢自是二事非雜之也侯服歲一見也其所常貢則祀物甸服二歲一見也其所常貢則嬪物男服三歲一見也其所常貢則器物采服四歲一見也其所常貢則服物衛服五歲一見也其所常貢則材物朝見因有歲數之不同若貢物則是其服每歲之常安可以爲來朝始有貢乎見者自其君之親來貢則每歲或遣使而入耳說者合而爲一茲所以紛紛也）

豆區鍾釜有多少之差（考工記旅人引鄭鍔曰攷諸家說豆區鍾釜數皆不同蓋始於經無爲豆之法梓人言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以爵一升觚三升攷之則一豆當十升字當爲斗豆此所謂豆諸不同此所謂豆乃俎豆之豆經只言豆實三而成觳不言豆之所容而康成以爲豆實四升者蓋用爾雅之文以謂掬二升二掬爲豆故曰豆四升也然則此豆容四升以之爲觳則觳容一斗二升矣不可以爲豆區鍾釜之法先王之爲鍾釜之法必不同俎豆之豆所容爲臨說者之異同蓋不攷其詳爾）

世室重屋非明堂之制（匠人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引鄭鍔曰周繼夏商之後制度加倍然亦因二代制作而增廣之記者欲言周人明堂之制故併述二代宮室之制以見其來之有漸）皆辯明使有條理（經義考一百二十三鄭鍔周禮解義二十卷中興藝文志周禮一經說者多穿鑿淳熙中鄭鍔爲解義詳制度明經旨學者宗其書　今四庫書不著錄　鄭剛中尉韓說王與之訂義所採獨多與之字次點樂清人淳祐初趙汝騰進其書於朝補一官終泗州通判卒年九

古者國有閒田田有餘夫夫有閒民民有羨卒不盡其財力也（閻按楚子重爲政猶曰大戶已實晉尹鐸爲晉陽請曰損其戶數則周官可知矣）至秦而自實田（案史記始皇本紀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至漢而覈墾田（後漢光武紀建武十五年六月詔下州郡檢覈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至隋而閱丁口（隋書食貨志高祖令州縣大索貌閱戶口不實者正長遠配而又開相糾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爲戶頭以防容隱）至唐而括逃戶隱田（唐書元宗紀開元九年正月括田通鑑元宗紀二月以宇文融充使括逃戶及籍外田唐書宇文融傳時戶版刓隱人去本籍浮食閭里詭脫繇賦豪弱相并融由御史陳便宜請校天下籍收匿戶羨田以融爲覆田勸農使諸道收沒戶八十萬田稱是）於是財殫力痡民無樂生之心矣

取士之制其塗有三諸侯三年一貢士侯國之士也鄉大夫興賢能王畿之士也大司樂教國子國之

貢游子弟也（元圻案禮記射義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射宮註三歲而貢士舊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疏以貢士之文在歲獻之下恐每歲貢士故云三歲而貢士也又知三歲者案書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歲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

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以飾器用而已舜造漆器羣臣咸諫防奢靡之原也種漆成林重其征所以抑末而返樸也（元圻案鄭剛中解義曰漆之爲物特爲器用之飾舜造漆器羣臣咸諫懼用漆而至金玉富民之道可不禁其奢乎植至於成林則奢意無極特重其征非不仁也　舜造漆器事見韓非子說苑　王明清揮麈錄太學生劉希範上書曰唐太宗嘗怪舜作漆器禹雕其俎諫者數十不止褚遂良謂諫者救其原不使得開横流則無復事矣當今庶政之行雖曰盡善事之若漆器雕俎者尚多也乃以非大政事而不言是不以舜禹事其君也深得防微杜漸之意）

男忠錫孫（孝濬　孝瀚）校字

困學紀聞注卷四

---

# 困學紀聞注卷五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儀禮（元圻案閻氏曰儀禮五萬六千六百二十四字）

三禮義宗（全云崔靈恩作）云儀禮十七篇吉禮三凶禮四賓禮三嘉禮七軍禮皆亡禮器注曲禮謂今禮也即指儀禮而儀禮疏云亦名曲禮（原注晉荀崧亦云）朱文公從漢書藝文志臣瓚注謂儀禮乃經禮也曲禮皆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所謂威儀三千也逸禮中霤在月令注疏奔喪投壺釋文引鄭氏云實曲禮之正篇又遷廟釁廟見大戴記（[illegible]）可補經禮之闕（全云草廬所輯儀禮逸經十八篇蓋本於此○元圻案經義考引崔靈恩曰儀禮者周公所制吉禮惟得臣禮三篇凶禮得四篇上自天子下自庶人其禮同等餘三篇皆臣禮賓禮惟存三篇軍禮七失嘉禮得七篇　禮器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註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　儀禮疏一儀禮一部之大名亦名曲禮者見行事有屈曲故有二名也　宋書禮志一太興初議置周官禮記鄭氏博士太常荀崧上書曰儀禮一經所謂曲禮鄭元於禮特明皆有証據宜置鄭儀禮博士　月令孟春其祀戶祭先脾註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奧祀戶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爲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又孟夏其祀竈祭先肺註祀竈之禮先席于門之奧東面設主于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又孟秋其祀門祭先肝註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又孟冬其祀行祭先腎註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軷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疏云皆中霤禮文又中央土其祀中霤祭先心註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復穴是以名室爲霤云祀中霤之禮設主于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爲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戶之禮祀中霤以下亦當是中霤禮文疏不註者以木祀中霤不言可知也朱子曰今按禮經威儀劉向作禮經曲禮而中庸以禮經爲禮儀鄭元等皆曰經禮即周禮曲禮即今儀禮臣瓚曰周禮三百特官名耳經禮謂冠昏吉凶蓋以儀禮爲經禮也而近世括蒼葉夢得曰經禮制之凡也曲禮文之目

也先王之世二者蓋皆有書藏於有司祭祀朝覲會同則太史執之以涖事小史讀之以喻衆而鄉大夫受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者亦此書也愚意禮篇三名禮器爲勝諸儒之說瓚葉爲長蓋周禮乃制治立法設官分職之書而非專爲禮設也至於儀禮則其中冠昏喪祭燕射朝聘自爲經禮大目亦不容專以曲禮名之也又嘗考之經禮固今之儀禮其存者十七篇而其逸見於他書者猶有投壺奔喪遷廟等篇其不可見者又有古經增多三十九篇而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數十篇及河間獻王所輯禮樂古事多至五百餘篇倘或猶有逸在其間者大率且以春官所領五禮之目約之則其初固當有三百餘篇亡疑矣所謂曲禮則皆禮之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篇所記事親事長起居飲食容貌辭氣之法制器備物宗廟宮室衣冠車旗之等凡所以行乎經禮之中者其篇之全數雖不可知然條而析之亦應不下三千有餘矣　梁書儒林崔靈恩傳靈恩清河武城人也徧通五經尤精三禮三傳制三禮義宗四十七卷書錄解題作三十卷蓋是書宋末猶存也　晉書荀崧傳字景猷潁川臨潁人太尉彧之元孫也元帝踐阼徵拜尚書僕射與刁協共定中興禮儀　元吳氏澄纂儀禮逸經八篇一投壺禮二奔喪禮三公冠禮四諸侯遷廟禮五諸侯釁廟禮六中霤禮七禘于太廟禮八王居明堂禮自識云其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氏注又纂儀禮傳十篇冠義昏義士相見義鄉飲酒義鄉射義燕義大射義聘義公食大夫義朝事義　漢書河間獻王傳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　周官不稱禮明是設官分職之書安得謂之經禮師古注曰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據此則儀禮之得爲經禮明矣

韓文公讀儀禮謂攷于今無所用愚謂天秩有禮小大由之冠昏喪祭必於是稽焉文公大儒猶以爲無所用毋怪乎冠禮之行不非鄭尹而怪孫子也

全云無所用者以其委曲細瑣諸節目耳非謂冠昏喪祭大綱也○元圻案韓文公讀儀禮曰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之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度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耶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揖讓進退於其間嗚呼盛哉觀此則於今無所用之言蓋文公之微辭耳鄭漁仲曰安得善讀儀禮如韓文公者與之論儀禮哉　柳宗元與韋中立論師道書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允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怪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

藝文志謂之禮古經未有儀禮之名張淳（全云張忠甫淳永嘉諸儒之一）云疑後漢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此張忠甫儀禮識誤序文）孔壁古文多三十九篇康成不注遂無傳焉（原注注謂古文作某者即十七篇古文也論衡以爲宣帝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佚禮恐非○案經典釋文敘錄曰古禮經五十六篇后蒼傳十七篇所餘三十九篇以付書館名爲逸禮）天子巡狩禮（王氏漢藝文志攷證二自注云內宰注）朝貢禮（聘禮注）王居明堂禮（月令禮器注）烝嘗禮（射人注）朝事儀（覲禮注）見于三禮注學禮見于賈誼書（新書保傅篇）古大明堂之禮見于蔡邕論（中郎集明堂月令論）雖寂寥片言斷圭碎璧猶可寶也

閻按孔壁古文禮三十九篇讀隋牛宏傳始知書亡於所以前故隋經籍志無其目　朝事儀見大戴禮記卷十二非逸經也　賈誼引學禮本禮記保傅篇古大明堂之禮蔡邕明言禮記皆非逸經○元圻案漢書藝文志禮家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后氏戴氏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王史氏二十一篇　阮孝緒七錄曰古經出魯淹中其書周宗伯所掌五禮威儀之事有五十六篇無敢傳者後博士侍其生得十七篇鄭注今之儀禮是也餘篇皆亡　後漢書鄭元傳凡所著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儀禮之名始見於此　漢書劉歆傳移讓太常博士書曰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天漢之末孔安國獻之　朱子語類魯共王得古文儀禮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鄭康成注此十七篇多舉古文作某則是當時亦見此壁中之書不知如何只解此十七篇而三十九篇不解竟無聞焉　周禮天官內宰出其度量淳制注故書淳爲敦杜子春讀敦爲純純謂幅廣也制謂匹長元謂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䄠與　儀禮聘禮釋幣制註朝貢禮云純四只制丈八尺　月令孟春迎春於東郊註王居明堂禮曰出十五里迎歲仲春祀高禖註帶以弓韣禮之禖下其子必得天材季春命國難註季春出疫于郊以禳春氣仲夏毋休于都註毋宿于國仲秋天子乃難註仲秋九門磔禳以發陳氣禦止疾疫仲秋穿竇窖註仲秋農隙民畢入于室曰時煞將至毋罹其災又水始涸註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仲冬農有不收藏積聚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註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牧牛馬季冬命樂師大吹而罷註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禮器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註仲秋乃命國醵以上鄭注所引皆王居明堂禮文　周禮夏官射人祭祀則贊射牲註烝嘗之禮有射豕者　儀禮覲禮天子拜日於東門之外註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繅藉尺有二寸搢大圭乘大輅建大常十有二旒繁纓十有二就貳車十有二乘帥諸侯而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　賈誼新書保傅篇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　蔡邕明堂月令論曰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門見九侯反問於相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闈視帝節猷

（案閻氏古文尚書疏證第二十一篇曰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孔壁所出多三十九篇謂之逸禮平帝時王莽立之旋廢猶相傳至東漢鄭康成註三禮曾引之凡二十五條爲篇名者八吳草廬逸經八篇僅及其三云云今將前説未及者附載於此春官司巫註中霤禮曰以功布爲道布屬于几秋官士師註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亦見大司馬有司表貉誓民註儀禮少牢饋食禮註禘于太廟禮曰日用丁亥禮記奔喪篇註逸奔喪禮説不及殯日於又哭猶括髮即位不袒告事畢者五哭而不復哭也又曰哭父族與母黨於廟妻之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壹哭而已不踊又曰凡拜吉喪皆尚左手又曰無服袒免爲位者唯嫂與叔凡爲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四庫全書總目三十儀禮識誤三卷宋張淳撰淳字忠甫永嘉人是書久無傳本故經義考以爲已佚今從永樂大典裒錄成編惟鄉射大射二篇隋書牛弘傳修立明堂議曰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説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故莫得而正）

六藝論五傳弟子謂高堂生之學蕭奮孟卿后蒼戴德戴聖也（全云康成所註是戴聖○元圻案禮記篇首正義曰周禮儀禮是禮記之書自漢以後各有傳授鄭君六藝論云案漢書藝文志儒林傳云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又案儒林傳云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事蕭奮以授戴德戴聖六藝論云五傳弟子者熊氏云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及戴德戴聖爲五也此所傳皆儀禮也　釋文叙錄曰蕭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同郡后蒼蒼授聞人通漢及梁戴德戴聖沛慶普自注云孟卿孟喜父戴德字延君號大戴信都太守聖字次君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

士冠禮注今之未冠笄者著卷幘頍象之所生滕薛名蔮爲頍（原注蔮古內反續漢輿服志簪珥集韻有蔮幗無蔮字疏云卷幘之類○案玉篇亦有蔮幗無蔮字）隷釋武榮碑云闕幘（元圻案武榮碑君諱榮治魯詩經韋君章句闕幘傳隷釋云闕幘者未冠幘之稱　後漢輿服志下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頍所以安物故詩曰有頍者弁此之謂也秦後稍稍作顏題名之曰幘幘者賾也頭首嚴賾也至孝文乃高顏題續之爲耳崇其巾爲屋合後施收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未冠童子幘無屋者示未成人也）

兄弟畢袗玄（士冠禮）注袗同也古文袗爲均疏云當讀如左傳（僖五年）均服振振（案今汲古閣註疏本脫當讀如左傳句近刻做宋本亦無此九字）按後漢輿服志秦郊祀之服皆以袀玄（阮芸臺儀禮校勘記曰說文無袀字均之爲袀猶玄之爲袗皆俗字也）蓋袀字誤爲袗釋文之忍反亦誤（集證惠氏九經古義袗元即漢之袀元司馬彪輿服志云郊祀之服皆以袀元淮南子云尸祝袀袨高誘曰袀純服袨黑齋衣也袗與袀相似古文作均故左傳云均服振振祭服上下皆元故謂之袀元戎事上下同服故謂之均服○元圻案均服振振漢書五行志引作袀服）

士冠禮有醮用酒注以爲用舊俗士喪禮云商祝夏祝則禮之兼夏殷者（元圻案士冠禮疏曰上文適子冠於阼三加訖一醴於客位是周法今云若不醴則醮用酒非周法故知先王法矣故鄭云若不醴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舊也云聖人者即周公制此儀禮用舊俗則夏殷之禮是也○儀禮篇首疏曰儀禮不言周者欲兼有異代之法故此篇有醮用酒燕禮云諸公士喪禮云商祝夏祝是兼夏殷故不言周）

二十爲字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此儀禮賈疏也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此禮記（檀弓）孔疏也朱文公曰疑孔疏是石林（閻按石林葉夢得號）謂五十爲大夫去某甫言伯仲而冠以氏如南仲榮叔南季之類然仲

山甫尹吉甫皆卿士亦以字爲重（元圻案士冠禮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疏殷質二十爲字之時兼伯仲叔季呼之周文二十爲字之時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故檀弓云五十以伯仲周道也　朱子語錄曰古者初冠而字便曰伯某父仲某父五十稱伯仲除下兩字今人不敢斥尊者呼爲幾丈之類今看儀禮賈疏卻云既冠之時權以此三字加之實未嘗稱到五十始稱此三字某初疑其不然取禮記看孔疏中正如前說疑孔疏是檀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石林葉氏曰或言士冠禮既冠而字曰伯某甫則固已稱伯仲何待於五十疑檀弓之誤此不然始冠而字者伯仲皆在上此但以其序次之所以爲字者在下某甫也如伯牛仲弓叔肸季友之類是也至於五十爲大夫尊其爲某某甫者則去之故但言伯仲而冠之以氏伯仲皆在下如召伯南仲榮叔南季之類是也檀弓言伯仲者非加冠之伯仲也去其爲某甫者而言伯仲耳孔子諸弟子相字未有以伯仲在下者蓋皆不爲大夫也然孔子雖爲大司寇而但稱仲尼哀公誄之曰尼父仲山甫尹吉甫皆周之卿士而山甫吉甫猶通稱或者亦以爲重歟　案葉氏夢得有禮記解今佚此說見於宋衛湜禮記集說中）

冠辭令月吉日吉月令辰互見其文（案此引賈疏之文）

論語迅雷風烈九歌吉日兮辰良相錯成文（元圻案士冠禮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

（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醮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再醮曰旨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　宋陳善捫蝨新語楚辭以吉日對辰良以蕙殽蒸對奠桂酒存中云此是古人錯綜其語以爲矯健故耳）

士昏禮目錄曰入三商爲昏疏云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故三光靈曜（案惠氏古義曰三光攷靈曜當作考靈耀）亦日入三刻爲昏不盡爲明按馬氏云日未出日沒後皆二刻半前後共五刻今云三商者據整數而言其實二刻半也（以上皆賈疏文）詩（齊風東方未明）正義云尚書緯謂刻爲商夏文莊（全云夏竦）蓮華漏銘五夜持宵三商定夕蓋取此（原注蘇子美亦云三商而眠高舂而起　閻按淮南天文訓日至於淵隅是謂高舂高舂乃戌時似誤認○元圻案士昏禮第二疏曰鄭目錄云士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爲昏昏於五禮屬嘉禮　蘇子美答韓持國書曰三商而眠高舂而起靜院明窗之下羅列圖史琴尊以自娛　夏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景德三年舉賢良方正官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諡文莊著文莊集三十六卷）

鄉飲酒疏曰卿大夫飲酒（案今注疏本卿作鄉）尚德也黨正飲酒尚齒也公是劉氏（全云劉敞原父）曰謀賓介於先生尚德也旅酬以齒老者異秩尚年也大夫爲僎坐于賓東尚爵也（元圻案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疏鄭引孟子天下有達尊三者證鄉大夫飲酒是尚德也黨正飲酒尊長尚齒也　公是先生弟子記曰或問鄉飲酒之禮劉子曰所尚三德也年也爵也俎豆之事則人知之矣敢問三者兼乎曰然如何曰謀賓介於先生尚德也旅酬以齒老者異秩尚年也大夫爲僎坐于賓東尚爵也三者天下之達尊也　鄉飲酒禮第四疏曰凡鄉飲酒之禮其名有四案此賓賢能謂之鄉飲酒一也又案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二也鄉射州長習射於州序先行鄉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三也案鄉飲酒義又有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用鄉飲酒四也阮氏校勘記曰卿大夫通解要義楊氏俱作鄉者非　禮記鄉飲酒義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鄭注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卿大夫也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陸氏釋文卿去京反王氏此條可以正今本作鄉人夫飲酒之誤　歐陽公劉集賢墓誌曰公諱敞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爲吉州臨江人舉慶歷六年進士官終集賢院學士　葉石林曰原父以博學通經自許弟貢父次其集私諡曰公是先生）

鄉射禮設豐燕禮有豐注豐形似豆而卑三禮圖云罰爵作人形豐國名也坐酒亡國戴盂戒酒崔駰酒箴豐侯沈湎荷罌負缶自戮於世圖形戒後李尤豐侯銘豐侯醉亂乃象其形（元圻案鄉射禮注設豐所以承其爵也豐形蓋似豆而卑疏曰燕禮君尊有豐注曰似豆卑而大彼承尊故言大此承爵不言大或小耳聶氏三禮圖說曰舊圖引制度云射罰爵之豐作人形豐國名其君坐酒亡國戴杅以爲戒張鎰引鄉射設豐注云豐側蓋象豆而卑據注燕禮義同制度之說何所據乎且聖人一獻之禮賓主百拜此其所備酒禍也豈獨於射乎而以亡國之豐爲戒哉恐非也　書錄解題三禮圖二十卷國子司業太常博士河南聶崇義撰自周顯德中受詔至建隆二年奏之悉用舊圖六本參定故題集註　後漢書崔駰傳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博學有偉才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又文苑傳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以文章顯和帝時賈逵薦尤有相如揚雄之風　此條所引崔李箴銘見太平御覽七百六十二）

燕禮疏四向流水曰東霤考工記之四阿上林賦之四注也兩下屋曰東榮檀弓之夏屋也（原注士冠禮注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爲夏屋○元圻案燕禮設洗篚于阼東南當東霤疏曰云當東霤者人君爲殿屋也漢時殿屋四向流水故舉漢以況周言東霤明亦有西霤對士大夫言東榮兩下屋也　宋李氏如圭儀禮集釋曰霤屋檐滴水處也殿屋四向流水所謂四阿故有東霤大夫以下無東霤洗當東榮耳　考工記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司馬相如上林賦高廊四注重坐曲閣）

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師古註云謂）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爲諱也唐之姦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卹一篇而凶禮居五禮之末五服如父在爲母叔嫂之類率意輕改皆不達禮意者五服制度附于令自後唐始（原注見五代史馬縞傳　閻按己未庚申在京師與汪鈍翁論喪禮不合鈍翁譏余曰闢渠有嚴親在奈何喋喋與人言喪禮豫凶事非禮也余對以此條徐原一宮贊曰於史有

（微矣於經亦有微乎君共思之余退而思得二事曰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案昔者孔子沒他日子張尚存見孟子子張死而是時曾子方有母喪則孔子在時曾子母在堂可知也既在堂胡忍以喪禮相往復若曾子問者乎宮贊類節曰雖百家亦不能解矣 舊唐書禮儀志高宗顯慶二年長孫無忌奏今律疏有舅報甥服制五服制度附于令不自後唐始五代史記誤○元圻案漢書夏侯勝傳勝字長公東平人爲學精熟所問非一師善說禮服蕭望之傳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爲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 柳子厚裴墀崇豐二陵集禮後序云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卹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典佚焉 唐書禮樂志五曰凶禮周禮五禮二曰凶禮唐初徙其次第五而李義府許敬宗以爲凶事非臣子所宜言由是天子凶禮闕焉至國有大故則皆臨時采摭附比以從事事已則諱而不傳 五代史雜傳馬縞不知其世家唐莊宗時權判太常卿縞言縗麻喪紀所以別親疏辨嫌疑禮叔嫂無服推而遠之也唐太宗時有司議爲兄之妻服小功五月今有司給假以大功九月非是廢帝下其議太常博士段顒議嫂服給假以大功者令文也令與禮異者非一而喪服之不同者五禮姨舅皆服小功令皆大功妻父母壻外甥皆服緦令皆小功禮令之不同如此劉昫等議曰令於喪服無正文而嫂服給大功假乃假寧附令而敕無年月請凡喪服皆以開元禮爲定下太常具五服制度附於令令有五服自縞始也 通典禮四十九周制父在爲母周屈也大唐前上元元年武太后上表曰父在爲母服止一周雖心喪三年服由尊降竊謂子之於母慈愛特深三年在懷理宜崇報今請父在爲母終三年之服從行焉垂拱初始編入格又禮五十二周制嫂叔不相爲服貞觀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同爨尚有緦麻之恩而嫂叔無服宜集學者詳議侍中魏徵等議曰嫂叔之不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則爲之周未嘗同居則不爲服又從母之夫舅之妻二人不相爲服或曰同爨緦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嫂叔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哉謹按嫂叔舊無服今請小功五月報制可 元行沖父在爲母及舅姨嫂叔服議父在爲母罷職齊周而心喪三年謂之尊厭者則情申而禮殺也今若捨尊厭之重虧嚴父之義略純素之嫌貽非聖之責則事不師古有傷名教矣又云嫂叔不服遠嫌疑也若引同爨之緦以忘推遠之跡旣乖前聖亦謂難從蓋議而不從也）

宋何承天傳云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刪減并合爲三百卷又王儉別鈔條目爲三十卷（閻按南史王儉傳作十三○何本三卷本亦作十三）梁孔子袪續一百五十卷隋江都集禮亦撮禮論爲之朱文公謂六朝人多精於禮當時專門名家有此學朝廷有禮事用此等人議之唐時猶有此意潘徽江都集禮序曰明堂曲臺之記南宮東觀之說鄭王徐賀之答崔譙何庾之論簡牒雖盈菁華蓋鮮杜之松借王無功家禮問喪禮新義無功條答之又借王儉禮論則謂往於處士程融處曾見此本觀其制作動多自我周孔規模十不存一今諸儒所著皆不傳蓋禮學之廢久矣（元圻案何承天注見四卷十七頁○南史王儉傳儉字仲寶何承天禮論三百卷儉抄爲八帙別抄條目爲十三卷朝儀舊典晉宋來施行故事撰次諳憶無遺漏者齊武帝永明三年開府儀同三司年三十八謚文憲 梁書儒林傳孔子祛會稽山陰人續何承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 南史儒林傳文同 隋書文學傳潘徽字伯彥吳郡人也晉王廣引爲揚州博士令與諸儒撰江都集禮一部令徽作序云云名曰江都集禮凡十二帙一百二十卷 唐文粹八十一杜之松答王績書曰蒙借家禮今見披尋儀而精簡誠經傳之典略閨庭之要訓也其喪禮新義頗有所疑謹用條問具如別帖又王績答書曰杜帖垂問家禮喪服新義五道度情振理探幽洞微誠非鄙人所敢酬析但先人遺旨頗嘗諳習謹因還使條申如左又於易方本口處承借王儉禮論門庭所書先無此書往於處士程融處曾見此本觀其制作動多自我周孔規模十不存一恐不足以塵大雅君子之視聽也○唐書隱逸傳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兄通隋末大儒也績大業中舉孝悌廉潔授祕書正字求爲六合丞解去著書自號東皋子杜之松故人也爲刺史請績講禮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 日知錄內宋元嘉末徵隱士雷次宗詣京邑築室於鍾山西巖下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齊初何佟之爲國子助教爲諸王講喪服陳後主在東宮引王元規爲學士親授禮記左傳喪服等義魏孝文帝親爲羣臣講喪服於清徽堂而梁書言始興王憺薨昭明太子命諸臣共議從明山賓朱异之言以慕悼之辭宜終服月自注梁陳北齊各有皇帝皇后太子王侯已下喪禮之書謂之凶儀）

禮特牲不言牢楚語天子舉以太牢注牛羊豕也卿舉以少牢注羊豕漢昭紀祠以中牢注中牢即少牢謂羊豕也（原注唐牛羊日曆牛僧孺楊虞卿有太牢筆少牢口之語然太牢非止於牛少牢非止於羊也 何云大戴禮天圓篇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此則牛羊日曆所由名也○元圻案書錄解題傳記類牛羊日曆一卷唐劉軻撰牛指僧孺羊謂虞卿漢公也是不遜甚矣 唐書牛僧孺傳僧孺字思黯奇章公宏之裔工屬文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楊虞卿傳虞卿字師皋宏農人李宗閔牛僧孺輔政引爲給事中虞卿佞柔善諧麗權倖倚爲奸利以口語軒輊事機故時號黨魁 漢公虞卿之弟）

歐陽公自云平生何嘗讀儀禮而濮議爲言者所詆

高抑崇（全云高憲敏公閌龜山弟子）於鄉飲考儀禮不詳而朱文公譏之禮學不可不講也（閻按蘇氏談訓曰歐陽公不甚留意禮經嘗與祖父說濮議云修平生何嘗讀儀禮偶一日至子弟書院中几案行之因取讀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齊衰杖期云云與修意合由是破諸異議自謂得之多矣然則濮議正從儀禮得來昔未讀今知之耳王氏語誤但儀禮在不杖期條內歐公云杖亦誤○元圻案續通鑑英宗治平二年詔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初知諫院司馬光以爲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言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司馬光議以爲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王珪議濮王於仁宗爲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范純仁呂大防以爲王珪議是劾修首開邪議妄引經據陷陛下於過舉　朱子曰紹興初行鄉飲酒禮其儀乃是高抑崇撰如何不看儀禮只將禮記鄉飲酒義做這文字是貽笑千古者也　朱子文集八十四有行鄉飲酒禮告先聖文云一昨朝廷行鄉飲酒之禮而縣之有司奉行不謹容節謬亂儀矩闕疏甚不足以稱明天子舉遺典興禮之意云云蓋謂此也）

布八十縷爲一升鄭謂升當作登登成也（喪服緖冠六升注文　疏曰云

八十縷爲升者此無正文師師相傳言之是以今亦云八十縷謂之宗宗即古之升也）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曰今織具曰筬以成之多少爲布之精麤大率四十齒爲一成而兩縷共一齒正合康成之說（原注衰三升其麤者緇布冠三十升其細者○元圻案爾雅釋詁下登成也登陞也邵氏正義曰陞當作升）

聘禮注君行一臣行二疏謂出齊語今按此晏子之言見韓詩外傳衛孫文子聘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曰子不後寡君一等（閻按韓詩外傳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既退孔子問焉晏子對曰夫一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受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至衛孫文子聘魯乃又一義王氏引亦非　集證曰左傳襄七年孫文子聘魯公登亦登正義曰聘禮公迎賓於大門內及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納賓賓入三揖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鄭元云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言君先升二等然後臣始升一等是禮登階臣當後君一等按左傳正義已引君行一臣行二以證孫文子事○元圻案晏子春秋內篇雜下晏子聘魯仲尼使門弟子往觀之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習於禮乎夫禮曰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晏子退見仲尼曰晏子聞兩楹之間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遬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　朱子語類曰君行步濶而遲臣行步狹而疾故君行一步而臣行兩步蓋不敢同君之行而踐其跡也國語齊君晏子行子貢怪之問孔子君臣交際之禮一段說得甚分曉）

皮樹注云獸名張鎰三禮圖云皮樹人面獸形（原注其書未見○元圻案儀禮十三鄉射禮君國中射則皮樹中註皮樹獸名今文皮樹爲繁豎　經義考通禮一張氏鎰三禮圖唐志九卷佚舊唐書張鎰爲亳州刺史撰三禮圖九卷）

詩禮相爲表裏賓之初筵行葦可以見大射儀楚茨可以見少牢饋食禮（元圻案小雅賓之初筵篇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傳有燕射之禮箋將祭而射謂之大射正義曰毛以此篇爲燕射鄭則爲大射因辨禮射之數言己不同之意也故云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大射者將祭擇士於射宮賓射者謂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燕射者因燕賓客即與射於寢大雅行葦篇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箋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爲賓正義曰禮稱將祭而射謂之大射養老與祭相類而亦射以擇賓則亦爲大射禮射燕射皆無擇士之義故知此射必大射也小雅楚茨篇以妥以侑傳妥安坐也侑勸也朱子集傳禮曰詔妥尸蓋祭祀筮族人之子爲尸既奠迎之使處神坐而拜以安之也侑勸也恐尸或未飽祝侑之曰

皇尸未實也　呂氏讀詩記二十二引少牢饋食禮尸升筵祝主人皆拜妥尸尸答拜遂坐尸告飽祝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告飽主人不言拜侑　案鄭註實猶飽也）

燕禮公與客燕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請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辭春秋辭命之美有自來矣

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陳宣帝大建十年立方明壇于婁湖以始興王叔陵爲王官伯臨盟百官此與蘇綽之六官蘇威之五教何以異（原注傳曰不協而盟無故而盟百官不幾於戲乎○元圻案陳書宣帝紀十年九月乙巳立方明壇于婁湖戊申以中衛將軍揚州刺史始興王叔陵兼王官伯臨盟甲寅輿駕幸婁湖臨誓乙卯

（分遣大使以盟誓班下四方上下相警戒也　王宮伯南史作王宮伯王汾原曰左僕射子爲王宮伯　通鑑梁紀敬帝紹泰元年初魏太師泰以漢魏官繁命蘇綽及尚書令盧辯依周禮更定六官又陳紀文帝天嘉二年周王班太祖所述六官之法　北史蘇綽傳綽字令綽武功人周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子威字無畏附尚書右僕射江表自晉以來刑法疏緩代族貴賤不相陵越平陳之後牧人者盡改變之無長幼悉使誦五教威加以煩鄙之辭百姓嗟怨）

士相見義（何云劉原父補）曰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閻按士相見義劉敞補亡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取之○元圻案公是集載公食大夫義士相見義二篇）

鄉先生謂父師少師教于閭塾也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書大傳謂之父師少師白虎通謂之右師左師（元圻案士冠禮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註鄉先生鄉中老人爲鄉大夫致仕者疏此卽鄉飲酒與鄉射禮先生及書傳父師皆一也先生亦有士之少師鄭不言者經云鄉大夫不言士故先生亦略不言士其實皆當有士也　書大傳略說大夫士七十致仕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新穀已入稷鉏已藏祈樂已入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十八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鄭注上老父師也庶老少師也　後漢書班固傳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注章帝建初四年詔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　白虎通辟廱篇古之教民者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里右師其次爲左師）

庠爲鄉學有堂有室序爲州學有堂無室有室則四分其堂去一以爲室故淺無室則全得其四分以爲堂故深（元圻案鄉射禮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註曰鉤楹繞楹而東也序無室可以深也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鄉飲酒義曰主人迎賓於庠門外是也庠之制有堂有室也今言豫者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凡屋無室曰榭疏曰云序無室可以深也者據立州序而言云庠之制有堂有室也者則此篇曰堂則由楹外是也論語云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室堂相將有室必有堂言此者見序則室堂俱有對榭則有堂無室也　玉海一百六十一宮室門古者爲堂自半已前虛之爲堂半已後實之爲室）

禮記（閻按壬子夏讀唐司業李元瓘上言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禮記在唐試士爲大經何以反少曾偏問之人不得實諸書未由蓄疑義者二十九載今八月朔晨起讀唐書選舉志云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爲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不覺渙然曰唐制通五經固讀大經卽凡通二經三經亦必讀一大經禮記大經僅九萬餘字左氏傳一十九萬餘字誰肯舍九萬餘字之經而誦習十九萬餘字者乎參以同時楊瑒奏今之明經習左氏者十無二三正合所謂禮記文少者特較少於左傳耳爲之快絕附識於此○元圻案鄭耕老曰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　唐李元瓘請令貢舉人習周禮等經疏曰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歷代宗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　殷侑請試三傳奏曰左傳卷軸文字比禮記多較一倍公羊穀梁比周易尚書多較五倍是以國朝舊制明經若大經中經能習一傳卽放冬集然明經爲傳者猶十不一二今明經一例冬集人之常情趨少就易三傳無復學者禮記字少於左傳唐人已明言之）

魏徵傳曰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太宗美其書錄寘內府藝文志云次禮記二十卷舊史（魏徵傳）謂採先儒訓注擇善從之諫錄（何云諫錄王方慶所集）載詔曰以類相從別爲篇第并更注解文義粲然（案元翟思忠魏鄭公諫續錄亦載此詔其詞同）會要云爲五十篇合二十卷（原注傳以卷爲篇　何云諫錄作二帙二十卷）元行沖傳開元中魏光乘（原注集賢注記）（魏哲）請用類禮列于經命行沖與諸儒集義作疏將立之學乃采獲刊綴爲五十篇張說言戴聖所錄向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罷（方樸山云請列於禮則戴記廢矣此議原非燕公駁之有見但類禮不傳亦可惜耳）魏孫炎始因舊書擿類相比有如鈔撮諸儒共非之至徵更加整次乃爲訓注恐不可用帝然之書留中不出行沖著釋疑曰鄭學有孫炎雖扶鄭義乃易前編條例支分箴石閉起馬伷增革向踰百篇葉遵刪修僅全十二（案下文云魏公病羣言之錯雜紬衆說之精深經文不同未敢刊正註理睽誤寧不芟礱成畢上聞太宗嘉賞賚縑千匹）魏氏采衆說之精簡刊正芟

章（原註集賢注記張說曰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徵因炎舊書整比爲注○案魏氏采衆說之精簡二句非釋疑原文乃從新唐書元行沖傳刪節之語）朱文公惜徵書之不復見（方楳山云此儀禮經傳之所以作也）此張說文人不通經之過也（何云不妨兩行若以新學舊惡乎可哉燕公未爲非）行沖謂章句之士疑於知新果於仍故（案釋疑原文章句之士堅持昔言特嫌知新欲仍舊貫此從新唐書本傳）比及百年當有明哲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觀文公之書則行沖之論信矣（原註隋志禮記三十卷魏孫炎注　閻按詩除韓毛外又有葉詩二十卷宋葉遵注郎行沖所云葉遵也○元圻案唐會要三十六貞觀十四年五月詔以特進魏徵所撰類禮賜皇太子及諸王并藏本于秘府初徵以禮經遭秦滅學戴聖編之條流不次乃刪其所說以類相從爲五十篇合二十卷上善之賜物一千段　張說駁行用魏徵類禮表云今之禮記是前漢戴德戴聖所編錄已向千年著爲經解不可刊削至魏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有同抄書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貞觀中魏徵因孫炎所修更加整比兼爲之注先朝雖厚加賞賜其書亦竟不行今行沖等解徵所注勒成一家然與先儒第乖章句隔絕若欲行用竊恐未可　釋文敘錄曰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又禮記孫炎注二十九卷字叔然樂安人魏秘書監徵不就葉遵注二十卷字長儒

燕人宋奉朝請　唐志作葉遵　唐書儒學傳下元澹字行沖以字顯後魏常山王素連之後封常山郡公又藝文志禮類司馬伷周官寧朔新書八卷又禮記寧朔新書二十卷並王懋約注　書錄解題典故類魏鄭公諫錄五卷唐尚書吏部郎中瑯琊王綝撰綝字方慶以字行所錄魏公進諫奏對之語又名魏文貞公故事又唐會要一百卷司空平章事晉陽王溥齊物撰初唐德宗時蘇冕撰四十卷武宗朝崔鉉續四十卷至是溥又採宣宗以降故事共成百卷又職官類集賢注記三卷唐集賢院學士京兆韋述撰敘置院始末學士名氏及院中故事　朱子偶讀漫記曰魏徵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今此書不復見甚可惜也）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至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見賈誼新書禮篇劉原父謂若夫坐如尸立如齊乃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之辭若夫二字失於刪去（何云鄭注以若夫爲讀）然則曲禮之所採摭非一書也（閻按大戴禮記若夫坐如尸立如齊之上曰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語精○元圻按鄭注若夫言欲爲丈夫也春秋傳是謂我非夫　劉原父七經小傳案曾子曰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疑曲禮本取曾子之言而誤留若夫不然則全脫一簡夫弗訊以下十五字　朱子答潘恭叔曰曲禮雜取諸書精要之語集以成編雖大意相似而文不連屬如首章四句乃曲禮古經之言敖不可長以下四句不知是何書語又自爲一節皆禁戒之辭也賢者以下六句又當別是一書臨財毋苟得以下六句又是一書亦禁戒之辭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劉原父以爲此乃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之辭若夫二字失於刪去鄭氏乃謂此二句爲丈夫之事其說誤矣此說得之禮從宜使從俗當又是一書）

恒言不稱老漢胡廣年已八十繼母在堂言不稱老（元圻案後漢書胡廣傳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靈帝立與太傅陳蕃參錄尚書事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注禮記曰夫爲人子者恒言不稱老　曲禮正義曰老是尊稱稱老是己自尊大非孝子卑退之情子若自稱老則感動其親故舜年五十而慕是也）

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說苑（奉使篇）晏子曰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漢桓榮詔賜奇果舉手捧之以拜（元圻案後漢書桓榮傳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也習歐陽尚書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後榮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皆懷之榮獨舉手捧之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眞儒生也以是愈見敬厚）

擬人必於其倫說苑（奉使篇）魏文侯封子擊中山倉唐奉使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何云魏之文若是子夏西河之化歟　全云子夏若用於魏其文豈勝爾哉○元圻案鄭注曰擬猶比也倫猶類也比大夫當以大夫比士當以士不以其類則有所褻）

列女傳孟母曰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將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曲禮闕二句（將入門問孰存二句禮記作將適舍求毋固）孟子曰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亦本於曲禮（元圻案漢書劉向傳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

在醜夷不爭唐沈季詮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爲怯季詮曰吾怯乎爲人子者可遺憂於親乎哉（元圻案唐書孝友傳沈季詮字子平洪州豫章人少孤事母孝云云貞觀中侍母渡江遇暴風母溺死季詮號呼投江中少選持母屍浮出水上）

古者王司敬民豈有獻民爵田以井授豈有獻田宅無總于貨寶豈有受珠玉記禮者周之末造也（元圻案正義曰古者田宅悉爲官所賦本不屬民或有功勳爲君上所賜故得有獻　呂氏大臨禮記解曰鄭伯假許田春秋譏之此必周衰變禮如采地授之君公傳之先祖亦非己可擅與人者一說如郈成子分宅以居之類其曰獻者假人使如有之也此說則得之）

張拱出曲禮注（原注室中不翔注行而張拱曰翔）葉拱出書大傳（原注子夏葉拱而進又家語師襄子降席葉拱而對注兩手薄其心○元圻案今本書大傳無葉拱語盧氏雅雨堂大傳補遺曰魏文侯問子夏子夏乃遷延而退見文選四十四盧氏文弨考異曰困學紀聞引大傳作子夏葉拱而進）

君子欠伸一章余在經筵進講謂君以自彊不息爲剛臣以陳善閉邪爲敬講經理討古今有夜分日昃而不倦者上無厭斁之心下無顧望之意是故學以聚之而德益進問以辯之而理益明蓋因以規諷云（閻按王氏在經筵爲度宗咸淳元年乙丑值人日雪帝問有何故事以唐李嶠李乂等應制詩對因奏春雪過多民生饑寒方寸仁愛宜謹感召）

古以車戰春秋時鄭晉有徒兵而騎兵蓋始於戰國之初曲禮前有車騎六韜言騎戰其書當出於周末（案正義曰古人不騎馬經典無言騎者今言騎是周末時禮）然左氏傳左師展將以昭公乘馬而歸（昭公二十五年）公羊傳齊魯相遇以鞍爲几（昭公二十五年）巳有騎之漸（閻按程大昌雍錄云古皆乘車今古公亶父曰走馬恐此時或巳變乘爲騎蓋避狄之遽不暇駕車余嘗戲題其端曰當時有姜女同行豈天立厥配亦善騎馬耶按樂師云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註王行於大寢之中則奏肆夏詩爲節趨於朝廷之上則奏采薺詩爲節行緩而趨疾故車之疾徐亦以二詩爲節也釋名疾行曰趨疾趨曰走車既可謂之趨則亦可謂之走　何云焯謂來朝走馬或參西戎之俗○元圻案衛氏禮記集說載陸氏佃曰古稱黃帝以車戰蚩尤以騎戰又齊魯相遇以鞍爲几則軍之有騎尚矣胡氏銓曰春秋時左師展以昭公乘馬而歸此騎之漸此言騎知禮記出周末漢世）

曲禮禮器內則疏引隱義云按隋志禮記音義隱一卷射（閻按今本作謝○隋志注梁有射慈射貞禮記音各一卷亡）氏撰（原注又音義隱七卷○元圻案唐書藝文志射慈小戴禮記音二卷　釋文序錄射慈字孝宗彭城人吳中書侍郎齊三傳禮記音一卷案齊三傳三字疑有誤蔣氏集說引之作齊王傅　經義考引冊府元龜射慈字孝宗爲中書侍郎撰喪服變除圖五卷禮記音一卷又禮記隱唐志二十六卷按陸氏釋文每引禮記隱義如云樂浪人呼容十二石者爲薮齊人以相絞訐爲掉磨鮐之大者魚須文竹以魚須飾文竹之邊使之爲移也符長符謂甘露醴泉之屬長謂麟鳳五靈之屬故隋志不載惟唐志有禮記隱二十六卷疑其脫去義字即是書也孔氏禮疏亦引之　案王氏謂禮疏所引隱義即經義考所據數條也據王氏似以此即射氏之文竹垞以射氏書名音義隱而孔疏及釋文所引曰隱義故疑爲唐志禮記隱之說而脫去義字案隋志又有禮記音義隱七卷無名氏而王氏自注并及之則王氏亦不能必其爲射氏之文也　禮器疏無引隱義之文王氏偶誤）

檀弓載申生辭於狐突曰伯氏不出而圖吾君澹菴胡氏謂狐突事晉未嘗去此云不出記禮者誤（案此蓋胡氏銓禮記傳之說見於衛湜禮記集說）愚考晉語申生敗翟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申生使猛足言於狐突曰伯氏不出奈吾君何胡氏蓋未考此非記之誤也（元圻案玉海三十九胡銓禮記傳十八卷）

檀弓筆力左氏不逮也於申生杜蕢（原注傳作屠蒯）二事見之

致堂胡氏曰檀弓曾子門人其文與中庸之文有似論語子思檀弓皆纂修論語之人也（閻按康成謂撰定論語者仲弓游夏等非檀弓○元圻案檀弓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檀弓者以其記人善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今山陽有檀氏此檀弓在六國之時知者以仲梁子是六國時人此篇載仲梁子故知也　釋文檀弓魯人）

家語終記云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仗喆人其萎吾將安放檀弓無吾將安仗四字或謂廬陵劉美中（名才邵字美中）家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蓋與家語同（元圻案　欽定禮記義疏謝枋得曰劉尚書美中家藏禮記梁木其壞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今案家語及高麗本皆有此五字應從之　羅大經鶴林玉露亦云爾）

九疑山在零陵而云舜葬蒼梧者文穎曰九疑半在蒼梧半在零陵（元圻案漢書武帝紀元封五年冬行南巡狩望祀虞舜於九疑注應劭曰舜葬蒼梧九疑山名今在零陵營道文穎曰九疑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師古曰文說是也）

曾子之子元申子張之子申祥子游之子言思皆見檀弓（閻按言思爲申祥妻之昆弟則子張與子游兒女姻家也○元圻案檀弓曾子寢疾病曾元曾申坐於足鄭注元申曾參之子又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鄭注申祥子張子又曾子曰子思之哭嫂也爲位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鄭注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

春秋繁露言爵五等其分土與王制孟子同又云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蓋公羊家之說（元圻案繁露爵國篇春秋曰荆傳曰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凡四等命曰附庸三代共之然則其地列奈何曰天子邦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附庸字者云云　春秋莊公十年荆敗蔡師于莘公羊傳曰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疏州不若國言荆不如言楚國不若氏言楚不如言潞氏甲氏氏不若人言潞氏不如言楚人人不若名言楚人不若言介葛盧名不若字言介葛盧不如言邾婁儀父字不若子言邾婁儀父不如言楚子吳子　四庫全書總目春秋類附錄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董仲舒撰繁或作蕃蓋古字相通其立名之義不可解中興館閣書目謂繁露冕之所垂有聯貫之象春秋比事屬辭立名或取諸此亦以意爲說也）

王制注小城曰附庸庸古墉字王莽曰附城蓋以庸爲城也（王莽曰以下十一字閣本作小註今從何本○集證大雅崧高因是謝人以作爾庸毛傳庸城也王制正義曰庸城也謂小國之城不能自通以其國事附於大國故曰附庸此不能五十里故爲小國之城若詩崇墉言言及易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是大國之城亦名墉也○元圻案漢書王莽傳上臣請諸將帥當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奏可於是封者高爲侯伯次爲子男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　項氏家說曰王莽封諸侯置附城則漢人蓋以城解庸也古文庸即墉字後人加土以別之不成國者謂之附城猶今言枝郡爲屬城也）

馬融云東西爲廣南北爲輪王制南北兩近一遙東西兩遙一近是南北長東西短（閻按鼂氏云近者言不滿千里遙者言不啻千里熊氏則以近者謂過千里遙者謂不滿千里此云長短用熊氏說　漢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隋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唐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三十八里宋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萬一千六百二十里元東南所至不下漢唐而西北則過之有難以里數限者皆南北長東西短也○元圻案王氏此條是周官大司徒賈疏文閻氏所引鼂氏熊氏說是王制正義文周官賈疏從熊說禮記孔疏陳祥道禮記講義方愨禮記解陳澔集說鄭鍔周禮解從鼂說　應鏞禮記纂義曰自秦而上西北袤而東南蹙自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古今之疆理天地之大運中外之消長大略可見）

范蜀公曰周兼用十寸八寸爲尺漢專用十寸爲尺（元圻案續通鑑長編一百七十二仁宗皇祐四年六月祠部員外郎直秘閣判吏部南曹范鎮上書曰按周禮鬴法方尺圜其外深尺容六斗四升方尺者八寸之尺也深尺者十寸之尺也何以知尺有十寸八寸之別按周禮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璧羨之制長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但以爲尺則八寸十寸俱爲尺矣又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八尺者八寸之尺也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同謂之周者是周用八寸十寸尺明矣　王敦睦曰蔡元定律呂新書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爲丈十丈爲引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爲尋倍尋爲常）

夏小正曰正月啓蟄月令孟春蟄蟲始振仲春始雨水注云漢始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左傳（桓公五年）啓蟄而郊（原注建寅之月）正義云太初（漢武帝三十七年改元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迄今不改（原注改啓爲驚蓋避景帝諱）周書時訓雨水之日獺祭魚驚蟄之日桃始華易通卦驗先雨水次驚蟄此漢太初後歷也月令正義云劉歆作三統歷改之又按三統歷穀雨三月節清明中（見後漢書律歷志）而時訓通卦驗

清明在穀雨之前與今歷同然則二書皆作於劉歆之後時訓非周公書明矣（閻按三統歷以武王元年三月二日庚申驚蟄三月者建寅之月與左氏啓蟄而郊月數同　時訓解雖未必周公書而先雨水後驚蟄則是傳寫人以後之節次上改古歷耳）是以朱子集儀禮取夏小正而不取時訓馬融注論語謂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其篇今亡（何云上林賦張揖注引月令云命榜人蓋周書月令之文○元圻案通卦驗雨水凍水釋猛風至獺祭魚鶬鴳鳴蝙蝠出驚蟄雷候鴈北春分明庶風至雷雨行桃始花日月同道　月令正義漢始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漢末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是劉歆作三統歷改之也案三統歷正月節立春雨水中二月節驚蟄春分中三月節穀雨清明中案通卦驗及今歷唯以清明爲三月節穀雨爲三月中餘皆同　熊朋來經說祝子經云驚蟄本在雨水之前考工記注冒鼓以啓蟄之日日孟春中氣也唐一行改在雨水之後太元卦氣亦以驚蟄在雨水前暫圖於雨水下注云律夾鍾今雨水在驚蟄前未知劉歆所改抑亦一行所改也觀太元卦氣舊說疑劉歆欲改而未能至後人始以其書改之○元吳氏萊二十四氣論天一生水人物之生皆始於水春屬木木生於水今歷立春後繼以雨水宜也卦氣正月爲泰天氣下降當爲雨水二月大壯雷在天上當爲驚蟄今歷先雨水而後驚蟄亦宜也　王氏此條與齊東野語辨說略同）

周書序周公辯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訓唐大衍歷議七十二候原于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自後魏始載于歷乃依易軌所傳不合經義今改從古（案見唐書歷志第十七上○原注李業興以來迄麟德歷凡七家皆以雞始乳爲立春初候東風解凍爲次候與周書相較二十餘日一行改從古義　集證曰元史歷志後魏李業興造正光歷北齊宋景業造天保歷後周甄鸞造天和歷隋張賓造開皇歷張胄造大業歷唐傅仁均造戊寅歷李淳風造麟德歷凡七家）漢上易卦氣圖說云夏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時訓乃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十日爲節二書詳略雖異大要則同易通卦驗所記氣候比之時訓晚者二十有四早者三當以時訓爲定故揚子雲太元二十四氣關子明論七十二候皆以時訓（何云訓下有脫字　又云今歷家謂某月無中氣者國家當有凶衰之應然則時訓未作以前將何如耶　全云中氣不至非謂歷本上無中氣也蓋失其氣耳何說謬○元圻案周書周月解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閏無中氣斗柄指兩辰之間　時訓解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魚上冰是五日爲候也三候即爲氣自立春之日至清明六十日凡十二候即爲節　漢上易卦氣圖說亦止於皆以時訓非此條有闕文也）

時訓月令七十二候鴈凡四見孟春鴻鴈來夏小正曰鴈北鄉呂氏春秋淮南時則訓曰候鴈北（原注月令注今月令鴻皆爲候而不言北蓋來字本北字康成時猶未誤故曰鴈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其後傳寫者因仲秋鴻鴈來誤以北爲來○案正義曰今月令鴻皆爲候者但月令出有先後入禮記者爲古不入禮記者爲今則呂氏春秋是也鴻字皆爲候也）仲秋鴻鴈來呂氏淮南曰候鴈來季秋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爲蛤（時訓作化爲蛤與淮南同呂覽無化字）小正曰九月遰鴻鴈呂氏淮南曰候鴈來高誘許叔重注以候鴈來爲句（原注賓爵老爵也棲宿人堂宇之間有似

賓客故曰賓爵○此呂覽高誘注文）季冬鴈北鄉小正在正月易說在二月（原注正義謂節氣有早晚○元圻案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淮南子陳振孫謂今本題許慎注而詳序文即是高誘殆不可曉然隋唐宋志皆許氏高氏二注並列陸德明莊子釋文引淮南子注稱許慎李善文選注殷敬順列子釋文引淮南子注或稱高誘或稱許慎是原有二注之明證後慎注散佚傳刻者誤以誘注題慎名也高誘後漢書無傳其淮南子注自序云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建安十年乃得思先師之訓爲之註解陳振孫曰盧君者植也則誘乃漢末人後漢許慎傳稱慎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則許慎在高誘之前數十年使慎先有淮南子注誘序何云覩時人少爲淮南者懼遂陵遲乎許慎傳稱言撰五經異義說文解字傳於世或慎本無注而後人誤以誘注爲慎注歟然呂覽之爲高誘注古無二說今呂覽注明以賓字連下讀而淮南注則又曰鴈以仲秋先至者爲主後至者爲賓不應互異如此殊不可解　月令正義曰鴈北鄉有早有晚早者則此月北鄉晚者二月乃北鄉故易說云二月驚蟄候鴈北鄉　夏小正鴈北鄉先言鴈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鴈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方爲居何以謂之居生且長焉爾九月遰鴻鴈先言遰而後言鴻鴈何也見遰而後數之則鴻鴈也何不謂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南鄉記鴻鴈之遰也如不記其鄉何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遰者也宋傅氏崧卿注遰音遞案唐韻遰遞去也避也　欽定禮記義疏鴈非中國之鳥也月令記鴈爲詳以生於陰而能從陽非中國而知有中國故重之重之故詳之十二月鴈北鄉則七月鴈南鄉可知鄉之未啓行也正月鴻鴈歸啓行未

（至北也八月鴻鴈來啓行未至南也九月則若賓之至矣九月來賓則三月至其鄉可知而詳於南其所見也略於北其所不見也於南曰來曰來賓客之也以鴈固非中國之鳥也爵亦號爵賓尙氏賓爵之訓不爲無據而春秋孟仲皆言鴻鴈來則詞複不若來賓之義正　楊升庵曰鴻鴈之鳥木落南翔冰泮北徂知時之鳥也然其行有先後八月鴻鴈來乃大鴈也鴈之父母九月鴻鴈來賓小鴈也鴈之子也十二月鴈北鄉亦大鴈也鴈之父母正月候鴈北亦小鴈鴈之子也此說出晉之干寶宋人述之以爲的論案呂覽季秋紀候鴈來高誘註是月候時之鴈從北方來南之彭蠡蠡以八月來者其父母也其子羽翼稚弱未能及之於是月來過周雒也然則干寶之說本於高誘）

魚上冰夏小正曰魚陟負冰（原注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案此夏小正戴氏傳文）淮南曰魚上負冰（原注注鯉魚應陽而動上負冰也　程易田曰淮南原注魚上無鯉字○高誘呂覽孟春紀注魚鯉鮒之屬也）鹽石新論（宋吳仁傑撰）謂小戴去一負字於文爲闕然時訓與月令同呂氏春秋亦無負字

仲冬虎始交易通卦驗云小寒季冬鵲始巢詩推度災云復之日雉雊雞乳通卦驗云立春皆以節氣有早晚也（元圻案月令季冬正義鵲始巢者此據晚者若早者十一月始巢故詩緯推度災云復之日鵲始巢是也雉雊雞乳者易通卦驗云雉雊雞乳在立春節與此同以立春在此月也通卦驗又云小寒虎始交豺祭獸此季冬不言者文不具也若節氣晚則季冬虎交若節氣早則在仲冬故仲冬虎始交　楊升庵曰予見王冰注素問亦引呂令七十二候與今世行呂氏春秋及歷中所載不同如桃始華爲小桃華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爲鴽下有牡丹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木槿榮蟄蟲坏戶下有景天華惟易通卦驗亦載節候而其書今亡類書所引若條風至而楊柳津景風至而博勞鳴蝦蟇無聲涼風至而鵲鳴閶闔風至而蜻蜓吟日至而泉躍泉躍卽水泉動也可考古今節候之異同備錄於此）

月令正義穹天虞氏所說不知其名按天文錄云虞昺作穹天論（隋書經籍志梁天文錄三十卷祖暅撰）晉天文志云虞聳立穹天論聳昺皆虞翻子也虞喜安天論云族祖河間立穹天聳爲河間相然則非昺也（閻按三國志虞翻傳裴第六子昺第八子也○元圻案月令正義曰凡說天地形狀之殊有六等一曰蓋天二曰渾天三曰宣夜四曰昕天昕讀曰軒是吳時姚信所說五曰穹天云穹隆在上虞氏所說不知其名也六曰安天是晉虞喜所論　宋書天文志晉成帝咸康中虞喜造安天論喜族祖河間太守聳又立穹天論云天形穹隆當如雞子幕其際周接四海之表浮乎元氣之上　太平御覽二虞喜安天論曰言天體者三家渾蓋之說具存而宣夜之說絕滅有意續之而未遑也近見姚元道造昕天論又覩族祖河間相立穹天論都意多嫌喜以爲天確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靜之體當相覆冒方則俱方圓則俱圓無方圓不同之義也　虞翻傳注會稽典錄曰聳字世龍翻第六子在吳歷清官入晉除河間相昺字子文翻第八子吳尚書侍中晉在濟陰抑強扶弱甚著威風　晉書儒林傳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專心經傳兼覽讖緯乃著安天論以難渾蓋　唐虞龢海潮賦序六曰穹天自注云虞聳作）

宿離不貸蔡邕曰宿日所在離月所歷（元圻案衛氏禮記集說山陰陸氏佃曰宿離不貸蔡邕曰宿者日所在也離月所歷歷非一度處之詞也躔象以初爲常而已其測驗與時盈縮有變存焉　鄭注離讀如儷偶之儷謂其屬馮相氏保章氏掌天文者相與宿偶當審候伺不得過差也唐邱光庭兼明書非之曰不顧經文妄爲穿鑿諸儒亦皆從鄭義者　顏師古匡謬正俗曰按易之離卦彖辭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今云宿離不貸卽星辰離則日月蓋覆上言星辰日月耳更無別義居然可曉何爲改離作儷若然者離卦亦可以變爲儷卦乎）

地氣上騰注農書曰土上（案今本作土長國語註作春土）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正義云氾勝之書也（正義曰農書九家百十四篇神農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國十六尹都尉十四趙氏五氾勝之十八王氏六蔡葵一篇此所引先師謂氾勝之書也氾音凡成帝時爲議郎教田三輔先置橛以候土才長冒橛則陳根朽爛可拔而去之耕者急速開發其地也）

唐中和節進農書按會要乃武后所撰兆人本業記三卷呂溫進表云書凡十二（案呂溫集作二十）篇館閣書目云載農俗四時種蒔之法凡八十事（閻按氾勝之漢成帝時爲議郎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書十八篇○元圻案閻注是漢書藝文志文　唐會要二十九貞元五年正月勅四序嘉辰歷代增置漢崇上巳晉紀重陽或說禳除雖因舊俗與衆宴樂誠洽當時朕以春方發生候維仲月勾萌畢達天地同和俾其昭蘇宜助暢茂自今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請分玉海食貨門引會要請令上有李泌二字文武百寮以是日進農書六年二月百官以中和節宴于曲江亭上賦詩以錫其年以中和節始令百官進太后所撰兆人本業記三卷　唐書呂溫傳藏代百寮進農書表云伏準故事每年二月一日以農務方興令百寮具則天大聖皇后所刪定兆人本業記奉進者云云案會要於貞元五年正月書勅百寮於二月一日進農書又於六年二月書勅令百官進太后所撰兆人本業記似是兩事而呂溫表則似一事蓋武后所撰本業記本刪定農家諸書而成意者貞元五年所進農書是氾勝之等所作六年所

（進則兆人本業記故會要書曰始令百官進太后所撰兆人本業記敷然則書䟽兩書而勸農之意則一也故呂溫表已宏我政本實惟農書　呂溫河中人字和叔一字化光渭之子從陸贄治春秋梁肅爲文章唐書附入渭傳有呂衡州集十卷劉禹錫爲之叙）

月令冬祀行淮南時則訓冬祀井太元數云冬爲井唐月令冬祀井而不祀行（元圻案太元數第十一一六爲水爲北方爲冬帝顓頊神元冥星從其位類爲介爲鬼爲祠爲廟爲井　大傳鴻範五行傳仲冬之月御元堂正室牲先腎設主于井祭祀于坎正　呂氏春秋仲冬紀高誘注行門內地也冬守在內故祀之一作井水給人冬水王故祀之　欽定禮記義疏楊雄蔡邕劉安皆謂冬祀井蓋井水避火皆功在養人而夏火冬水亦於義爲合行即井也易曰往來井井蓋祀井於汲道之旁故云行然若行道之神出祖則祭之無常時不當列於五祀中也　楊氏愼曰井即行也蓋行井間道也古者八家同井由家而至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也故井之爲字有八口角井埶亦八角祭井即祭行也月令與時訓互言之非有異也　王穀滕曰唐石經禮記第一郎御刪定月令十月之節其祀行開元禮明堂五時讀令冬月皆祀行唐六典祠部郎中條下冬享太廟兼祭行　唐藝文志禮類御刊定禮記月令一卷集賢院學士李林甫等注解）

鷹化爲鳩陰爲陽所化爵化爲蛤陽爲陰所化堇荼如飴惡變而美荼蕙爲茅美變而惡（元圻案禮記集說嚴陵方氏慤曰鷹好殺而摯以秋鼠好貪而出以夜皆陰類也鳩鴽皆陽類也卯辰者陽之中故仲春則鷹化爲鳩季春則田鼠化爲鴽蓋陰爲陽所化爵乳子而集以春雉求雌而雊以朝皆陽類也蛤蜃皆陰類也戌亥者陰之極也故季秋則爵入大水爲蛤孟冬則雉入大水爲蜃蓋陽爲陰所化物理如此　詩大雅緜堇荼如飴箋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膴膴然肥美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甘如飴也　離騷荃蕙化而爲茅注失其本性也以言君子更爲小人忠信更爲佞僞也）

曲禮隋王劭勘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粢一句立八疑十二證以爲無此一句（案此曲禮正義文○集說惠氏九經古義曰王劭勘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粢一句按周禮大祝六號五曰齍號注齍號爲黍稷皆有名號也曲禮曰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稻曰嘉蔬此注所引獨無稷曰明粢一句當在十二證之一也又獻帝宗廟祝嘏辭所薦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商祭明視香合嘉蔬鹹鹺豐本而不及明粢又蔡邕獨斷載祭宗廟禮牲之別名及粢號等皆與曲禮同獨無稷曰明粢一句○元圻案隋書王劭傳劭字君懋太原晉陽人秘書少監採擿經史謬誤爲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　陸氏釋文禮記音義一稷曰明粢音咨一本作明粢古本無此句　衛湜禮記集說十四引項氏安世曰古本無稷曰明粢一句或與黍同號耳）

公孫宏云好問近乎知今中庸作好學（闓按宋袁燮傳入對寧宗臣非勸陛下勸於好問而聖訓有曰問則明○元圻案惠氏九經古義說苑建本篇云中庸曰好問近乎智漢書公孫宏上書引禮記亦云好問師古曰疑則問之故成其智○集證曰後漢馮衍杜篤傳注引禮並作好問近乎知）

王制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保傅傳（大戴記篇名）謂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大國之惡不知風雨雷電之眚太史之任也愚謂人君所諱言者災異之變所惡聞者危亡之事太史奉書以告君召穆公所謂史獻書者也（元圻案王制鄭注簡記策書也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　胡氏銓禮記解曰諱惡謂人主所諱言而惡聞者賈山云人主惡聞其過是也故下云受諫賈誼新書傳職篇作不知日月之不時節與國之大忌）

曾子問於變禮無不講天圓篇（大戴記篇名）言天地萬物之理曾子之學博而約者也（闓按此有謂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者然歟　全云講變禮言天地萬物之理豈用心於外耶是告子義外之說也闓說謬）

禮運致堂胡氏云子游作呂成公謂蜡賓之歎前輩疑之以爲非孔子語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以堯舜禹湯爲小康是老聃墨氏之論朱文公（答呂伯恭書）謂程子論堯舜事業非聖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賢可爲恐亦微有此意但記中分裂太甚幾以帝王爲有二道則有病（元圻案呂成公與朱子書曰胡文定春秋傳多拈出禮運天下爲公意思蜡賓之歎自昔前輩共疑之以爲非孔子語蓋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以堯舜禹湯爲小康眞是老聃墨氏之論胡氏乃屢言春秋有意於天下爲公之世此乃綱領本原不容有差不知嘗致思否　王穀滕曰禮運正義曰自大道之行也至是謂大同爲明五帝時事自今大道既隱至是謂小康爲明三代俊英之事故朱子謂分裂太甚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嘗疑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近乎兼愛朱文公亦以爲然及見橫渠說推不獨親其親子其子故知能親親而子子與孟子老幼及人同意不費詞而義足）

夏時坤乾何以見夏殷之禮易象魯春秋何以見周禮此三代損益大綱領也學者宜切磋究之（元圻案禮運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衛湜集說五十四金華應氏鏞曰觀其義與等者聖人之觀異乎他人之觀也夫上天下澤所以爲禮而乾坤之書顧以坤爲首者有其義也陰陽循環更相爲始而夏時必以寅爲首者有其等也玩乾坤之自下而上則知禮之交際者無不通且又有卑法地之意焉玩四時之自始而終則知禮之秩序者不可紊且又有無窮之象焉　昭公二年左傳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杜注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　方氏愨禮記解易之所見者象禮之所形者器繫辭曰以制器者尚其象則觀易固可以知禮矣　史記太史公自序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白虎通（性情篇）云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原注今禮運無此語）五性仁義禮智信（何云三代兩漢之書所以可重）韓子（愈）原性與此合（元圻案真西山讀書記二白虎通論曰五常者何仁義禮智信也六情者何喜怒哀樂愛惡所以扶成五性也性所以五何人本含五行氣而生故內有五藏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五性之名始見於此韓子原性曰性也者與生俱生者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者也性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禮信義智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怒哀懼愛惡欲）

人者天地之心也仁人心也人而不仁則天地之心不立矣爲天地立心仁也（元圻案禮運故仁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正義王肅曰人於天地之間如五藏之有心矣人乃生之最靈其心五藏之最聖也　眞西山讀書記七程子曰心生道也乃是得天地之心以生生物便是天地之心）

內則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賈誼新書胎教篇懸弧之禮東方之弧以梧（下云春木也）南方之弧以柳（夏木也）中央之弧以桑（中央之木也）西方之弧以棘（秋木也）北方之弧以棗（冬木也）五弧五分矢東南中央西北皆三射其四弧餘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左內則國君世子之禮新書王太子之禮也（元圻案內則國君世子生云云故曰世子之禮新書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云云故曰太子之禮）

---

上帝降衷于民（內則）后王命冢宰降德于民降德所以全所降之衷也元后作民父母而作之師冢宰建六典而教典屬焉故曰周公師保萬民此君相之職也二南之化以身教內則之篇以言教（全云二南是道德內則是齊禮　集證朱子曰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而二曰教典則教民雖司徒之分職而冢宰無所不統故以其重者言之）

養老在家語則孔子之對哀公在書大傳則春子之對宣王記禮者兼取之（王制內則）宣王問於春子（案今本大傳作子春）曰寡人欲行孝弟之義爲之有道乎春子曰昔者衛聞之樂正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云云呂氏春秋（恃君覽驕恣篇）春居問於齊宣王曰今王爲太室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春居曰臣請辟矣趨而出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寡人之晚也此即大傳所謂春子但其名不同（原注大傳名衛呂氏春秋名居　○元圻案家語孔子曰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焉高年者貴於天下也久矣次於事親是故朝廷同爵而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則不仕朝君問則就之而悌達乎朝廷矣其行也肩而不並不錯則隨班白者不以其任於道路而悌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匱强不犯弱衆不犯寡而悌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役頒禽隆之長者而悌達乎蒐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悌達乎軍旅矣　大傳略說宣王問於子春曰寡人欲行孝弟之義爲之有道乎子春曰昔者衛聞之樂正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五十者杖于家六十者杖于鄉七十者杖于朝注朝當爲國見君揖杖者當爲夫八十者杖于朝見君揖杖也君曰趣見客毋俟朝以朝乘車輲輪御爲僕送至于家而孝弟之義達於諸侯九十杖而朝見君建杖君曰趣見毋俟朝以朝車送之舍天子重鄉養卜筮巫醫御于前祝饐祝鯁以食乘車輲輪胥與就膳徹送至于家君如有欲問明日就其室以珍從而孝弟之義達于四海此文王之治岐也　新序刺奢篇亦載春居諫齊宣王爲大室事與呂覽同春居作香居蓋因字相近而誤）

蒙以養正罔不在厥初生古者能食能言而敎之自天子至庶人一也愼子曰昔者天子手能衣而宰夫設服足能行而相者導進口能言而行人稱辭故無失言失禮也（愼子語見太平御覽七十六）淮南主術訓魏文帝成王論袁宏後漢紀論皆用其語通鑑（宋紀文帝元嘉元年）裴子野論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傅相之禮亦本於此（原注淮南云心知規而師傅諭導耳能聽而執正進諫魏文帝云相者導儀袁宏云身能衣今愼子存者五篇其三十七篇亡此在亡篇○元圻案內則子能食食則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　太平御覽八十九引魏文帝周成漢昭論云口能言則行人稱辭足能履則相者導儀　袁宏後漢紀安帝紀論曰昔王侯身能衣而宰夫設服足能行而相者導儀口能言而行人稱辭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愼子一卷周愼到撰趙人其書漢志作四十二篇唐志作十卷崇文總目作三十七篇書錄解題則稱麻沙刻本凡五篇已非全書此本雖亦分五篇而文多删削又非陳振孫之所見蓋明人捃拾殘剩重爲編次　晉書文苑傳袁宏字彥伯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撰後漢紀三十卷

梁書裴子野傳子野字幾元河東聞喜人曾祖松之祖駰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旣行子野更删撰爲宋畧二十卷約見而歎曰吾弗逮也）

六年敎數與方名數者一至十也方名漢志所謂五方也九年敎數日漢志所謂六甲也十年學書計六書九數也計者數之詳百千萬億也漢志六甲五方書計皆以八歲學之與此不同（元圻案內則註方名東西數日朔望與六甲也　漢書食貨志上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註蘇林曰五方之異書如今祕書學外國書也臣瓚曰辨五方之名及書藝也師古曰瓚說是也　衛氏集說七十二嚴陵方氏曰書卽周官保氏所謂六書也計卽所謂九數也慶源輔氏廣曰六年敎數一至十也十年學計百千萬億也計者數之積也）

四十始仕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內則文）古之人自其始仕去就已輕色斯舉矣去之速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故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元圻案眞西山曰色斯舉矣去之速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行魯受女樂而孔子去翔而後集者就之遲也伊尹俟湯三聘而後幡然以起太公伯夷聞文王善養老而後出後世如漢穆生以楚王戊不設醴而去諸葛武侯必待先主三顧而後從之皆有得乎此者也）

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案此劉向列女傳文）程子之母誦古詩曰女人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見伊川文集上谷郡君家傳　郡君姓侯氏程子之母也）唐時有不識廳屏而言笑不聞於鄰者其習聞內則之訓歟

張彥遠云鄭元未辯樝梨按內則注樝梨之不臧者（案樝何本三箋本作柤釋文柤音矩　明王象晉羣芳譜曰樝與柤同又作查本草云酢澀而多滓故謂之樝）謂之未辯可乎（閻按謂鄭公不識樝乃陶宏景　三箋本載何云樝是今之山查非梨之不臧者故譏其未辯耳○元圻案陸氏釋文樝側加反字亦作查本草註陶宏景曰禮樝梨鑽之謂鑽去其核也鄭元不識以爲梨之不臧者說文樝似梨而酢故康成云梨之不臧者宋景文筆記乃謂今樝與梨絕不相類恐鄭所指非今樝也何也　唐宰相世系表彥遠乃宏靖之孫官祠部員外郎著法書要錄十卷末載畫譜郭若虛圖畫見聞志晁氏讀書志俱

共字曰愛賓　續世說張敷從彭城遐傅亮下船與別張不起授手著船戶外傅遂不執手熟視張而云查故是梨中不殊者便去按南史張敷傳敷小名樝父邵小名梨文帝戲之曰樝何如梨敷荅曰梨是百果之宗樝何敢望之故傅亮云然此皆本康成之說陶宏景不知何以云然）

玉藻（士練帶率下辟句）注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繂（釋文繂音律）積如今作幧頭爲之也（原注幧七消反）後漢向栩著絳綃頭注字當作幧古詩（陌上桑）云少年見羅敷脫巾著幧頭儀禮注如今著幓頭自項中而前交額上卻繞髻也（元圻案後漢書獨行傳向栩字甫興河內朝歌人向長之後少爲書生性卓詭不倫好被髮著絳綃頭　字當作幧以下皆章懷注文也○萬氏集證曰幓說文云斂髮也又通作綃釋名云綃頭綃鈔也鈔髮使上從也類篇云或作幓儀禮喪服注如今著幓頭也又通作帩晉書五行志大元中不復著帩頭）

紫間色也孔子惡其奪朱周衰諸侯服紫玉藻云元冠紫緌自魯桓公始管子云齊桓公好服紫衣齊人尚之五素易一紫鄭康成以紫緌爲宋王者之

後服貢逵杜預以紫衣爲君服皆周衰之制也（閻按五素易一紫故蘇代書曰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元圻案玉藻正義鄭疑紫綬僭宋者以祭周公用入牲乘大路是魯用殷禮故疑紫綬僭宋後也衛湜禮記集說七十四引馬氏晞孟曰紅紫褻服在所不爲而紫尤君子所惡魯桓公以爲冠綬豈禮也哉鄭氏以僭宋王之後其說無據不可用也哀十七年左傳良夫紫衣狐裘註紫衣君服正義曰賈逵云然杜從之紫衣爲君服禮無明文要此云紫衣良夫不得服之玉藻云元冠紫綬自魯桓公始也鄭康成云蓋僭宋王者之後服也管子齊桓公好服紫衣齊人尚之五素而易一紫孔子云惡紫之奪朱蓋當時人主好服紫衣則臣不得僭故言紫衣君服也。閻氏引蘇代語見戰國策）

皮弁以日視朝（玉藻文）沙隨程氏云皮弁視朝明目達聰若黈纊塞耳前旒蔽明乃祀天大裘而冕專誠絜也（元圻案衛氏禮記集說沙隨程氏曰先儒相傳謂前旒蔽明黈纊塞聰亦習之誤此獨祭祀之袞冕爲然欲其專精神以饗神也若視朝則皮弁服何旒纊之有哉與此條所引意同而文異）

明堂位成王命魯公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春秋意

林（全云劉原父作）曰魯之有天子禮樂殆周之末王賜之非成王也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爲墨翟之學使成王之世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殆由平王以下乎惠公事見呂氏春秋仲春紀（當染篇）公是（閻按公是即前劉原父）始發此論博而篤矣石林（葉夢得號）止齋（陳傅良號）皆因之（元圻案劉氏春秋意林上大雩說者皆曰成王康周公故賜魯以天子之禮樂祀上帝禘文王吾未知其然成王者周之盛王也其亦謹於禮矣禮之有天子諸侯之別自伏羲以來未之有改也成王其惑歟然則魯之有天子禮樂殆周之末王賜之云云　葉氏春秋傳十一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葉子曰周公有勳勞於天下故成王賜魯以重祭使得用天子禮樂內祭則禘也外祭則郊也此記禮者之言也夫成王賢君也立國之道孰大於禮樂周公雖有勳勞可以人臣而僭天子之制乎開之宮不葬之詩曰此平王之末造惠公請於周而假寵於周公　陳氏春秋後傳五僖公四卜郊傳曰諸侯之有郊禘東遷之僭禮也故曰秦襄公始作西畤祠白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則平王以前未有也魯之郊禘惠公請之也自註記禮者以爲魯禮皆成王賜之以康周公案衛祝鮀之言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以昭周公之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則成王命魯不過如此隱公考仲子之宮問羽數於衆仲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周公以爲備物辭不敢受衛甯武子來聘宴之賦湛露及彤弓武子不答賦曰諸侯朝正於王王於是乎賦湛露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陪臣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假如明堂位之言得用郊禘兼四代器服官祝鮀不應不及況魯行天子之禮久矣則羽數何以始問於隱公昌歜形鹽以之饗天子之上公安用固辭湛露彤弓甯武子何以不答且致譏焉於以見魯皆未久上自天子之宰至於兄弟之國之卿苟有識者皆云魯逃謝而魯人並無一語及於成王之賜以自解乎　伊川程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以愚觀之成王未必賜伯禽未必受蓋魯人僭用天子禮樂耳　橫渠張子以爲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故以二王之後待魯而命以禮樂特伯禽不當受馬氏通考謂此說得之明堂位首言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犧象云云卽此二言觀之可見當時止許用郊禘之禮樂以祀周公未嘗許其遂行郊禘之禮亦可以備一解　書錄解題春秋傳十卷權衡十七卷意林一卷說例一卷清江劉敞原父撰又春秋傳十二卷攷十三卷讞三十卷葉夢得撰又止齋春秋後傳十二卷左氏章指三十卷陳傅良撰）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按春秋成

公六年立武宮武公非始封之君毀已久而復立蓋僭用天子文武二祧之禮春秋之所譏而記以爲禮乎（閻按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左氏明文○元圻案明堂位鄭注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也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元孫也名敖　公羊傳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穀梁傳亦以爲不宜立陸淳曰左氏云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啖子曰傳意以爲武軍之宮如楚子所立者非也　劉原父曰邱明以武宮爲武軍杜氏知其謬妄因復曰既立武軍又作先君武公之宮二說皆非是　衛氏禮記集說卷八十新安王氏曰季氏立已毀之廟有二煬公之廟毀而復立煬公以弟繼兄者也武公之廟毀而復立武公舍長立少者也二者皆季氏有不臣之心春秋書立武宮立煬宮以罪季氏鄭不考其故乃曰世室者不毀之廟比之於武之世室亦甚乖春秋之旨矣）

魯世家伯禽之孫潰弒幽公而自立周昭王之十四年也諸侯篡弒之禍自此始記謂君臣未嘗相弒不亦誣乎太史公（魯世家）曰揖讓之禮則從矣行事何

其戾也（元圻案明堂位鄭註春秋時魯三君弒又士之有誄由莊公始婦人髽而弔始於臺駘云君臣未嘗相弒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　禮記集說第八十石林葉氏曰禮記雖出漢儒其言未必盡實然桓宣之弒不應滅裂不知至此吾嘗證呂覽以周賜周公得用天子禮樂爲在平王之世魯惠公之所請以是質之則明堂位之作宜在桓公之前正當惠隱之際魯初得周公之賜故記禮者因緣而飾之所以不及弒事　案明堂位果作於惠隱之際則桓宣之弒誠在後而幽公之弒已在前乃曰未嘗相弒仍失之誣王氏所以不兼桓宣之事以證也）

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春秋屢書以譏其僭又書新作南門（僖公二十年）新作雉門及兩觀（定公二年）皆僭王制也若以王禮爲當用則如泮宮閟宮春秋不書矣（元圻案林少穎曰經書郊九或因卜不吉或因牲死傷先儒止罪其廢卜與養牲之不謹不知聖人乃惡其非禮之大未暇及此瑣瑣也漢儒不知道者但見春秋書魯祭祀多天子禮始妄設周賜之說雖周郊以冬至魯郊以啓蟄天子四望魯三望似乎稍降但竊郊望之名已有罪矣子謂春秋正以有故而不郊爲幸無故而郊爲罪也泰山不享季氏之旅肯上帝而享魯之郊乎至三卜四卜五卜不從可見天心之不享也春秋書乃不郊乃免牲其深矣乎其微矣乎）

少儀朝廷曰退進不可貪也燕遊曰歸樂不可極也（元圻案陸農師蔡州名還上殿劄子記曰朝廷曰退燕遊曰歸燕遊有出而無歸則淫朝廷有進而無退則爭　衛氏禮記集說八十六陳氏祥道曰朝廷曰退寵榮之地人所競進君子之道雖行而猶請退也燕遊之事人所樂爲而忘本者衆故曰歸者不忘反其本也）

學記以發慮憲爲第一義謂所發之志慮合於法式也（鄭註憲法也言發計慮當擬度於法式也）一年視離經辯志一年者學之始辯云者分別其心所趨嚮也（鄭註離經斷句絕也辯志謂別其心意所趨向也）慮之所發必謹志之所趨必辯爲善不爲利爲己不爲人爲君子儒不爲小人儒此學之本也能辯志然後能繼志故曰士先志（元圻案衛氏集說八十八慶源輔氏曰發慮憲謂所發之志慮合乎法式朱子曰辯志者自能分別其心所趨向如爲善爲利爲君子爲小人也）畿內爲學二爲序十有二爲庠三百諸侯之國半之王無咎（字補之）之言也陸務觀取焉天子諸侯有君師之職公卿有師保之義里居有父師少師之教（集證）（載陸務觀紹興府府學記周盛時天子所都旣並建四代之學而又黨有庠遂有序畿內六鄉鄉有黨百五十六遂遂有鄙如黨之數遂序黨庠蓋互見之則是千里之內爲序十有二爲庠三百何其盛也○元圻案書錄解題王直講集十五卷天台縣令南城王无咎補之撰无咎嘉祐二年進士曾鞏之妹夫從王安石遊最久將用爲國子學官未及而卒　王介甫誌其墓曰君深合常閉門治書唯與予言莫逆）

列子（湯問篇）云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張湛注云學者必先攻其所易然後能成其所難（元圻案學記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鄭注學者亦須先教小事操縵之屬然後示其業則道易成也記又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湛注蓋本於此　書錄解題道家類列子八卷鄭人列禦寇撰穆公時人注晉光祿勳張湛處度撰釋文二卷唐當塗縣丞殷敬順撰）

文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怵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此文子道原篇文）與樂記相出入古之遺言歟致堂云樂記子貢作（閻按文子明於人生而靜上繫以老子曰蓋古有是言而老子傳之記禮者亦傳之非必有取於老也　樂記載子夏魏文侯問答爲文侯二十五年事是時子夏年一百有八歲子貢尚存乎　何云張守節謂公孫尼子者猶有所受○元圻案　四庫全書總目道家類文子十二卷漢志道家文子九篇註曰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隋志文子十二篇史記貨殖傳有范蠡師計然語又因裴駰有計然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公子語北魏李暹作文子注遂以計然文子合爲一人案馬總意林列文子十二卷註曰周平王時人師老君又列范子十三卷註曰計然者葵邱濮上人姓辛名文子其書皆范蠡問而計然答是截然兩人兩書更無疑義　陳振孫曰默希子注文子以文子爲計然之字不可致信柳子厚亦辨其爲駁書而亦頗有取焉默希子晁公武以爲唐徐靈府自號　史記注徐廣曰計然范蠡師名研　史記孔子弟子列傳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故閻氏云然）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學記文）朱子曰古者唯習詩

書禮樂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則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閻按吳文正謂易者占筮之繇辭春秋者侯國之史記自夫子贊易修春秋後學者始以易春秋合先王教士之四術而爲六經余亦謂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此道樂正之常法至及門高弟方授以易春秋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六藝乃六經非周官之所云六藝也○元圻案子思語見孔叢子雜訓篇）

天理二字始見於樂記如孟子性善養氣前聖所未發也（元圻案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程子曰天理云者百理俱備元無少欠）

史記樂書引樂記而注兼存王肅說通典引大傳亦取肅注肅字子雍魏志有傳（原注集說以肅爲元魏人誤也有兩王肅在元魏者字恭懿不以經學名　閻按北史王肅與劉芳合傳肅嘗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禮在南諸儒亟共討論今聞卿釋頓祛平生之惑非不知經特不及劉石經之

精聰耳○元圻案書錄解題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直祕閣崑山衛湜正叔集諸家說自注疏而下爲一書著其姓氏　集說前載所引姓氏有元魏王氏肅而不及子雍　北史列傳王肅字恭懿琅邪臨沂人也少聰辯涉獵經史父奐及兄弟並爲齊武帝所殺自建業來奔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昌國侯尋都督淮南諸軍事卒年三十八謚宣簡　史記樂書注引王肅樂記注六十四條通典五十五引王肅大傳註一條七十五引四條）

禮主其減史記樂書作禮主其謙（原注王肅曰自謙損也○案肅又曰禮自減省所以進德修業也）禮有報而樂有反鄭注報讀爲褒孫炎曰報謂禮尚往來以勸進之（王孫二說俱見史記樂書集解）石聲磬鄭注磬當爲罄樂書作石聲硜（原注口鼎反）硜以立別（原注史記正義樂記公孫尼子次撰　集證按說文減損也王肅云謙自謙損也是減與謙皆有損義周禮春官太祝職九操八曰褒操注云褒讀爲報報拜再拜是也是報與褒通也說文硜古文磬何晏注論語硜硜云此硜硜者謂此磬聲也是磬與硜通也○元圻案漢書藝文志儒家公孫尼子二十八篇七十子之弟子　隋書樂志樂記取公孫尼子）

南風之詩出尸子及家語鄭氏注樂記云其辭未聞（元圻案鄭注南風長養之風也言父母之長養已其辭未聞也正義曰如鄭此言則非詩凱風之篇也熊氏以爲凱風非矣按聖證論引尸子及家語難鄭云昔者舜彈五絃之琴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鄭云未聞失其義也今按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又尸子雜說不可取證聖經故言未聞也　尸子綽子篇舜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文選琴賦注引尸子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均無南風之時二句惟家語辨樂篇有之　漢書藝文志雜家尸子二十篇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　四庫全書目錄儒家孔子家語二十一卷魏王肅註家語雖名見漢志而書則久佚今本蓋卽王肅所依託以攻駁鄭學馬昭諸儒已論之詳矣　琴操通典一百四十五引帝王世紀俱載南風之詩與家語同）

艾軒曰五音十二律古也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是琴之全體具五音也琴之有少宮少商則不復有琴樂之有少宮少徵則不復有樂以繁脆噍殺之調皆生於二變也（全云古旋宮法不用二變詳見梨洲黃氏律呂精義○元圻案詩名物疏琴有五絃文王增二絃曰少宮少商　唐書楊收傳時有安說問樂意收曰漢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宮以某律爲宮某律爲商某律爲角某律爲徵某律爲羽

某律少宮某律少徵亦隨月用比一均成則五聲爲之節奏此旋宮也　左傳昭公二十年晏子曰七音六律之論註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正義曰賈逵註周語云周有七音謂七律爲七器音也黃鍾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是五音以外更加變宮變徵爲七音也然則樂之有七音由來久矣）

三老五更按列子（黃帝篇）云禾生子伯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更亦老之稱也（全云月令章句以更爲叟觀於田更之說則不必改字也○元圻案殷敬順列子釋文田更作田叟西口切張湛注更當作叟橫渠張子曰更疑爲叟翁氏集證引蔡邕問答云三老五更子獨曰五叟何也曰字誤也叟長老之稱其字與更相似書者轉誤遂以爲更嫂字女旁瘦字从叟今皆以爲更矣立字法者不以形聲何得以爲字以嫂瘦推之知是更爲叟也）

雜記里尹主之注王度記曰百戶爲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正義按別錄王度記似齊宣王時淳于髡等所說也（元圻案王度記白虎通公羊傳疏周禮正義皆引之曲禮下正義引作大戴禮王度記雜記正義又云似淳于髡等所說其說互異案漢書藝文志王度記不著於錄而後漢輿服志上註引作逸禮王度記疑是大戴禮中之逸篇也）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東夷之子也（雜記文）唐扶餘璋之子義慈號海東曾子頡利之子疊羅支其母後至不敢嘗品肉孰謂夷無人哉（元圻案衛氏集說一百三引馬氏晞孟曰論語謂柳下惠少連言中倫行中慮少連之行可與柳下惠爲徒則豈特如孟獻子之流加人一等而已哉　唐書東夷傳百濟扶餘璋卒冊其子義慈爲柱國紹王義慈事親孝與兄弟友時號海東曾子又突厥傳頡利子疊羅支有至性既舍京師諸婦得品供羅支須焉其母最後至不得給羅支不敢嘗品肉帝聞歎曰天稟仁孝詎限華夷哉厚賜之遂給母肉）

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注司命主督察三命（疏引）孝經援神契謂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遺命以譎暴有隨命以督行（案疏又曰受命謂年壽也遺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孟子（盡心章趙岐）注云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遺命行惡得惡曰隨命孫子荊詩三命皆有極皆本援神契文（全云行善得惡豈可云遺命以遭暴乎當有誤　集證白虎通壽命篇命有三科以記驗有壽命以保慶有遭命以遇暴有隨命以應行論衡命義篇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稟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元圻案文選注臧榮緒晉書曰孫楚字子荊太原人也征西扶風王駿與楚舊好起爲參軍馮翊太守此詩在祖餞類）

祭義曰術省之賈山至言術追厥功（師古注術亦作述）術與述同（集證毛詩報我不述韓詩作術墨子非命篇翼人術之術與述同○元圻案祭義鄭注術當爲述聲之誤也正義術述也省視也術述而省視之反復不忘此孝子思念親之至也　漢書賈山傳山潁川人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名曰至言　熊朋來經說學記術有序注云術當爲遂聲之誤也月令審端徑術則本注直云周禮作遂愚按遂述古字通用春秋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公羊作遂明是文遂取吾邊城遂字皆作述術字從行述字從辵皆人所經行之地術述亦同義也）

孔悝鼎銘六月丁亥公假於太廟注謂以夏之孟夏禘祭正義哀十五年冬蒯聵得國十六年六月衛侯飲孔悝酒而逐之此云六月命之者蓋命後即逐之也愚按通鑑外紀目錄是年六月丁未朔則無丁亥當闕疑裴松之曰孔悝之銘行是人非（元圻案書錄解題史部編年類通鑑外紀十卷目錄三卷秘書丞高安劉恕道原撰　宋書裴松之傳字世期河東聞喜人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既成上善之曰此爲不朽矣）

經解以詩爲首七略藝文志阮孝緒七錄用易居前王儉七志孝經爲初（全云今世著錄皆從阮氏例以時世之先後次之也○元圻案釋文序錄曰禮記經解之說以詩爲首七略藝文志所記用易居前阮孝緒七錄亦同此次而王儉七志孝經爲初　大戴禮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吾聞夫子之教也先以詩　漢書劉歆傳歆字子駿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向死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語在藝文志　梁書處士傳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年十三徧通五經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所著七錄等書二百五十卷行於世　南齊書王儉傳儉字仲寶瑯琊臨沂人也祖曇首父僧綽儉上表求校墳籍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

坊記引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論語成於夫子之門人則記所謂子云者非夫子之言也（集證程子曰坊記不知何人所作觀其引論語曰則不可以爲孔子之言漢儒如賈誼董仲舒所言蓋得此篇之意或者其所作也）

坊記注引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今本云五十而慕康成注禮必有所據

孔子曰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行也（原注大戴禮家語　閻按大戴禮記作桐提此從家語）曾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興險（大戴禮曾子險俱作儉）行以僥倖（案見大戴禮記曾子本孝篇）中庸之言本此（元圻案阮芸臺曾子注釋曰臧鏞堂云儉與險通左襄廿九年傳險而易行史記吳世家作儉○元按困學紀聞引之作險康成中庸注險傾危也）

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

之言朱文公問呂成公相人偶此句不知出於何書疏中亦不說破（原注呂答未見嘗考禮記集說削此二句○案朱子書又曰所謂人意相存問者卻是說得著義有意思也）周禮（夏官弁師）注璂讀如薄借綦之綦（考工記注）轐讀如旃僕之僕疏皆以爲未聞（閻按鄭注大射儀揖以耦口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耦也聘禮每曲揖曰以相人耦爲敬也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以相人耦賈公彥疏亦屢曰以人意相存耦　全云薄借綦當是不借綦之訛　集說表記仁者人也注人也謂施以人恩也春秋傳曰孰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者何人也正義云施人以恩謂意相愛偶人也引春秋傳者成十六年公羊傳文傳稱欲人愛此行父故特言舍之引之者證人是人偶相存愛之義也定宇惠氏曰老子道德經如嬰兒之未孩河上公注云如小兒未能答偶人時也　又曰丹鉛總錄周禮疏云薄借之詞未聞按古今注云草履名不借漢文帝履不借以臨朝宋詩遊山雙不借取水一瓶持按儀禮喪服繩菲注今時不借也疏云周時人謂之屨子夏時人謂之菲漢時謂之不借又按說文系部緉字說云緉帛蒼艾色詩曰縞衣綥巾未嫁女所服一曰不借綥渠之切或从綦升庵之說不爲無據○元圻案劉熙釋名三齊人謂草屨曰扉扉皮也以皮作之不借言賤易有宜各自蓄之不假借人也　錢氏養新錄四說文人部偶桐人也桐借作相中庸仁者人也康成讀如相人偶之人此其證也鮑彪注戰國策全據說文爲訓其注齊策亦云偶相人也是鮑所見說文猶作相也）

期之喪達乎大夫呂與叔（全云藍田呂大臨汲公之弟橫渠弟子）之說詳矣朱文公（答潘子善書）謂古人貴貴之義然亦是周公制禮以後方如此故檀弓又云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元圻案禮記集說一百二十九藍田呂氏曰期之喪達乎大夫者期之喪有二有正統之期爲祖父母是也有旁親之期爲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昆弟之子是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敢降旁親之期天子諸侯絕服而大夫降所謂尊不同故或絕或降也大夫雖降猶服大功不加天子諸侯之絕服故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也如旁親之期亦爲大夫則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絕服旁親尊同亦不降所謂不臣者猶服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是也）

大經大本注大經春秋也大本孝經也蓋泥於緯書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言其說疎矣

衣錦尚絅書大傳作尚蘔注蘔讀爲絅或爲絺（元圻案今本大傳無此文盧氏文弨書大傳續補遺云頌人詩曰衣錦尚蘔見說文案今本說文艸部無蘔字系部絅字注急引也亦不引詩尚絅𣏟部檾枲屬从𣏟省聲詩曰衣錦檾衣又衣部褧檾也詩曰衣錦褧衣示反古也皆不作蘔不知盧氏何以云然）

朱文公答項平父書云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子靜（陸九淵之字）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問學上多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義理不細（全云蓋指吾鄉楊文元袁正獻舒文靖沈端憲及諸宗弟子序文一輩）而某自覺於爲己爲人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卽此書觀之文公未嘗不取陸氏之所長也太極之書豈好辨哉（元圻案朱子答陸象山論無極書略曰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更請子細著眼未可容易譏評也無極而太極如曰無爲之無非謂別有一物也非如皇極民極之有方可以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又云如有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遵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可望其必同也）

徐彥伯樞機論曰中庸鏤其心左階（閻按今本語作右階）銘其背中庸鏤心未詳所出但有服膺之語（閻按鏤心卽服膺彥伯澀體芻狗爲卉犬竹馬爲篠驂大抵如是○元圻案文苑英華七百四十五徐彥伯樞機論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也得之者江海比鄰失之者肝膽楚越故中庸鏤其心右階銘其背　唐書徐彥伯傳彥伯兗州瑕邱人名洪以字顯始武后時大獄興王公卿士以語言爲酷吏所引死徙不可計彥伯著樞機論以爲戒　全唐詩話徐彥伯爲文多變易求新以鳳閣爲鵷閣龍門爲虬戶金谷爲銑溪玉山爲瓊岳竹馬爲篠驂月兔爲魄兔進士效之謂之澀體）

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曰建櫜字或作建皐服虔引以解左傳蒙皐比（元圻案左傳莊公十年蒙皐比而先犯之杜注皐比虎皮正義曰僖傳胥臣蒙馬以虎皮今事與彼同知皐比是虎皮也樂記云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櫜鄭以爲兵甲之衣曰櫜櫜韜也而其字或作建皐故服虔引以解此）

緇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周書祭公

篇公曰汝無以嬖御固莊后汝無以小謀敗大作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恤其外（原注葉公嘗作祭公疑記禮者之誤　全云原注十二字乃正文　集證九經古義葉公之顧命注云楚縣公葉公子高也臨死遺書曰顧命棟案其辭有莊后大夫卿士非葉公之言也此周書祭公謀父之辭穆王時祭公疾不瘳王曰公其告予懿德祭公拜手稽首曰嗚呼天子女無以云云祭公將歿而作此篇故謂之顧命其事亦見汲郡古文又曰此傳寫之誤非傳禮之誤二禮如明堂位文王官人皆采自周書）

深衣方領朱文公謂衣領之交自有如矩之象續衽鉤邊者連續裳旁無前後幅之縫左右交鉤即為鉤邊非有別布一幅裁之如鉤而綴於裳旁也康成注鉤邊若今曲裾文公晚歲去曲裾之制而不用愚以漢史攷之朱勃之衣方領（見後漢書馬援傳）謂之古制可也江充之衣曲裾（見漢書本傳）謂之古制可乎此文公所以改司馬公之說（元圻案正義曰稱深衣者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　方氏慤曰經曰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傳曰庶人服短褐深衣則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服之也　衛氏集說一百四十五涑水司馬氏曰按漢書江充衣紗縠襌衣曲裾後垂交輸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賈逵謂之圭蘇林曰交輸如今新婦袍之袿全幅繒角割名曰交輸裁也釋名曰婦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然則別有鉤邊不在裳十二幅之數亦斜割使一端闊一端狹以闊者在上狹者在下交映垂之如燕尾有鉤曲裁其旁邊綴於裳之右旁以掩不相連之處案此說與朱子異　溫公又曰後漢馬援傳朱勃衣方領能矩步注引前書音義曰頸下施衿領正方學者之服也如此則於頸下別施一衿映所交領使之方正今朝服有方心曲領以白羅為之方二寸許綴於圓領之上以繫於頸後結之或者袷之遺象歟後漢儒林傳曰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乎其中注方領直領也春秋傳叔向曰衣有袷杜曰袷領會也工外反曲禮曰視不上於袷鄭曰袷交領也然則領之交會處自方即謂袷疑更無他物今且從之以就簡易）

大戴記投壺篇末云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隮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此命射之辭也（元圻案四庫全書本御車之旌作獲者之旌　宋熊氏朋來經說二貍首之詩古人以為射節小戴射義所記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此貍首之詩也大戴投壺篇所記上章本同而前一句曰孫侯氏為數句隔斷恐秦射張侯等語本以解說侯氏因亂入正文爾下文又換韻曰弓既平張四侯且良云云此亦貍首之詩也首章必有貍首二字故以名其詩此必第二章三章也貍首之詩不幸逸於詩家幸而略傳於禮家小戴得其一章而大戴尤詳）

哀公之問非切問也故孔子於問舜冠則不對於問儒服則不知（何云而史記乃以商羊楛矢為言豈不陋哉○元圻案家語好生篇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對公曰寡人有問於子而子無言何也對曰以君之問不先其大者故方思所以為對亦見荀子哀公篇楊倞註云哀公不問舜德徒問其冠故不對也　衛氏集說一百四十七陸氏佃曰某不知儒服猶問舜冠不對也）

儒行言自立者二言特立者一言特立獨行者一人所以參天地者其要在此如有所立卓爾（何云如有所立又別一義安詞人詩多故誤引也　全云如有所立卓爾深寧蓋以為卓然自立之謂不主舊說何氏譏其誤引非也）顏子言之立天下之正位先立乎其大者孟子言之

大學之親民當為新（案伊川程子曰親當作新言既自明其德而使人用此道以自新也）猶金縢之新迎當為親也（釋文新迎馬本作親迎）皆傳寫之誤（元圻案朱子大學或問曰親民云者以文義推之則無理新民云者以傳文考之則有據）

古之人文以達意非有意於傳也湯盤銘以大學傳虞人箴（襄公四年）祈招詩（昭公十二年）讒鼎銘（昭公三年）以左氏傳楚狂滄浪之歌以孔孟氏之書傳（元圻案東萊博議衛鼎銘篇曰天下不見湯之盤而能誦日新之銘者託於大學也天下不見周之量而能誦文思之銘者託於周官也）

知止而后有定章句云志有定向或問云事事物物皆有定理其說似不同當以章句為正（元圻案余兄靜軒先生曰大學

（大全載新安陳氏曰章句云知止則志有定向此云事物皆有定理合二說其義方備能知所止則此心光明見得事物皆有定理而志方有定向）

子罕卻玉（左傳襄十五年）韓起辭環（昭公十六年）有無窮之名季氏之璠璵（定公五年）向魋之夏璜（哀公十四年）有無窮之惡故曰惟善以爲寶

鄉飲酒義立三賓以象三光注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大辰焉公羊傳大火（原注心）伐（原注參）北辰（原注北極）爲大辰漢文帝詔上以累三光之明顏注謂日月星（見漢書文帝紀○集證鄉飲酒正義曰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公羊云大辰者何大火也北辰亦爲大辰故爾雅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北極謂之大辰是三大辰也　方愨禮記解從顏氏漢書注則旣曰設介僎以象日月又曰立三賓以象三光於義爲複）

春秋（宣公十五年）正義引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儁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桀倍桀曰聖

禮記（月令孟夏之月）正義引之以爲蔡氏白虎通（聖人篇）引禮別名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桀萬桀曰聖蓋禮記逸篇也

後漢崔琦對梁冀曰將使元黃改色馬鹿易形乎注言馬鹿而不言元黃按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注云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琦所謂元黃改色卽此事也（何云此條自當入攷史○元圻案後漢書文苑傳崔琦字子瑋涿郡安平人梁冀聞其才請與交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乃作外戚箴冀曰君何激刺之過乎琦對曰將軍累世台輔不能結納賢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元黃改色馬鹿易形乎）

荀子（大略篇）引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此卽聘義所謂輕財重禮也（閻按聘禮記多貨則傷於德幣美則沒禮荀子所引自本此於聘義無涉　集證大略篇引聘禮志楊倞注云志記也是聘禮志卽聘禮記也聘義云云亦卽多貨傷德幣美沒禮下義疏）

後漢東夷傳徐夷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檀弓載徐容居之對曰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然則駒王卽偃王歟濟河卽所謂西至河上也（元圻案鄭注駒王徐先君僭號容居其子孫也）

易乾鑿度水爲信土爲知中庸注水神則信土神則知服氏注左傳土爲信朱文公（孟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注）謂信猶五行之土服說是也（全云貞固足以幹事是知中兼信睿作聖是信中兼知理足以互備○元圻案乾鑿度孔子曰夫萬物始出於震震東方之卦也陽氣始生受形之道也故東方爲仁成於離離南方之卦也陽得正於上陰得正於下尊卑之象定禮之序也故南方爲禮入於兌兌西方之卦也陰用事而萬物得其宜義之理也故西方爲義漸於坎坎北方之卦也陰氣形盛陽氣含閉信之類也故北方爲信夫四方之義統於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維中央所以繩四方行也智之決也故中央爲智　天命之謂性正義皇氏云水神則信冬主閉藏充實不虛水有內明不欺於物信亦不虛詐也云土神則知者金木水火土無所不載土所含義者多亦所含者衆故云土神則知　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曰中庸天命之謂性注木金火水土之神水神宜曰知土神宜曰信乃誤以信爲水神知爲土神而疏義又從而附會之亦不敢改今按乾鑿度云水土二行兼信與知　易文言正義引乾鑿度文同）

儒行云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子路喜聞過善人能受盡言如諱人之面數則面諛之人至而曾子不當三數子夏矣（事見檀弓）以是爲剛毅焉得剛故程子（案程氏遺書第十七伊川）謂游說之士所爲誇大之說（元圻案禮記集說一百四十七呂氏大臨曰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此一句疑尚氣好勝之言於義理有所未合也所貴於儒者以見義必爲聞過而改也何謂可微

（辨而不可面數待人可矣自待則不可也子路聞過則喜孔子幸人之知過成湯改過不吝推是心也苟有過失雖怒罵且將受之況面數乎）

方愨解王制云爵欲正其名故官必特置祿欲省其費故職或兼掌愚嘗聞淳熙（閻按孝宗在位十二年甲午改元）中或言秦檜當國時遂於除授一人或兼數職未嘗廢事又可省縣官用度於是要官多不補御史中丞蔣繼周論之曰往者權臣用事專進私黨廣斥異己故朝列多闕今獨何取此朝臣俸祿有限其省幾何而遺才乏事上下交病且一官治數司而收其廩裴延齡用以欺唐德宗也以是觀之則兼職省費豈王者之制乎（元圻案唐書裴延齡傳延齡河中河東人德宗擢延齡司農少卿嘗請歛財以實府帑曰安得而實之延齡曰開元天寶閒戶口繁息百司務殷官且有缺者比兵興戶不半在今一官治數司足矣請後官闕不即補收其稟以實帑藏　經義考一百四十一方氏愨禮記解通考二十卷陳振孫曰政和三年表進自爲之序以王氏父子禮記獨無解義乃取所撰三經義及字說申而明之著爲此解　浙江通志方愨字性夫桐廬人注禮記解政和八年進士仕至禮部侍郎又一百四十二蔣氏繼周禮記大義七卷佚括蒼彙記蔣繼周字世修青田人紹興甲戌進士歷館職二十年仕至御史中丞禮部尚書卒贈太師諡文恭）

周官上公九命王制有加則賜不過九命伏生大傳謂諸侯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此言三賜而已漢武紀元朔元年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錫九錫始見於此遂爲篡臣竊國之資自王莽始禮緯含文嘉有九錫之說亦起哀平閒飾經文姦以覆邦家漢儒之罪大矣（集語曰韓詩外傳八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緯書起哀平閒而韓嬰文帝時爲博士已有九錫之說○元圻案後漢書荀彧傳注禮含文嘉曰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百人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謂之九錫錫與也九錫皆如其德）

表記殷人先罰而後賞漢武帝（建元元年賢良策問）謂殷人執五刑以督姦皆言殷政之嚴也書曰代虐以寬詩曰敷政優優豈尙嚴哉

仁右道左仁對道而言張宣公（答吳晦叔書）以爲言周流運用處右爲陽而用之所行也左爲陰而體之所存也（元圻案表記仁者右也道者左也鄭注右也左也言相須而成也）

國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司馬公曰禮別嫌明微

大夫貴近於君故推而遠之以防僭偪之端士賤遠於君雖與之同物無所嫌也（元圻案禮器君子之於禮有順而摭也正義曰摭猶拾取也謂若君沐粱大夫沐稷士用粱士卑不嫌是拾君之禮而用之也　長編一百九十七仁宗嘉祐七年冬十月時學士院新定後宮封贈父祖制度皇后與妃皆及三代諫官司馬光等上言大禮之所謹在于尊卑之分別嫌明微故國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蓋以大夫貴近於君云云無所嫌也皇后敵體至尊母儀四海六宮之內無與等夷妃品秩雖貴而皇后猶爲女君今封贈之典混而爲一臣實懼焉）

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弟子累其師李斯韓非之於荀卿也弟子賢於師盧植鄭元之於馬融也（元圻案史記老莊申韓列傳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　後漢書馬融傳融字季長扶風人有俊才坐高堂施絳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鄭康成盧植皆其弟子）

曲禮刑不上大夫家語（五刑解）冉有問刑不上於大夫孔子曰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

節也其言與賈誼書同（案新書階級篇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所以厲寵臣之節也）而加詳焉誼蓋述夫子之言也秋官條狼氏誓大夫曰鞭恐非周公之法（元圻案王氏周禮新說曰刑不上大夫此云鞭五百王氏以爲誓其大夫之屬）

文子（精誠篇）曰聖人不慚於影君子愼其獨也劉子（愼獨篇）曰獨立不慚影獨寢不媿衾（原注高彥先謹獨銘曰其出戶如見賓其入虛如有人其行無媿於影其寢無愧於衾因句並見劉子　集證曰晏子外篇云嬰聞之君子獨立不慚於影獨寢不慚於魂是又劉子所本○元圻案劉子注見卷三三十一頁　朱子文集七十九濟州州學高東溪祠記臨漳有東溪先生高公者名登字彥先靖康間遊大學與陳公少陽伏闕拜疏以誅六賊留种李爲請用事者欲兵之不爲動也紹興初召至政事堂與宰相秦檜論不合去爲靜江府古縣令有異政　書錄解題高東溪集十二卷今所存詩文僅數十頁而已厚齋所引之銘尚存集中其序曰靖康初高子以少故去賢關僦居景德僧寺兀兀終日咄咄書空因揭愼獨箴爲之銘云其出戶如見賓云云請事斯語無怠厥終）

大學章句咏歎淫液（集證曰四字本樂記）刊本誤爲淫泆

月令言來歲者二季秋爲來歲受朔日秦正建亥也季冬待來歲之宜夏正建寅也（原注月令作於秦雖用夏時猶存秦制淮南時則訓與月令同漢太初以前猶以十月爲歲首○元圻案季秋之月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鄭注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受此法焉　季冬之月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鄭注周禮以正月爲之建寅而縣之今用此月則所因於夏殷也）

理道要訣（全云杜佑作）云周人尚以手摶食故記云共飯不澤手蓋弊俗漸改未盡今夷狄及海南諸國五嶺外人皆以手摶食豈若用匕筯乎三代之制祭立尸自秦則廢後魏文成時高允獻書云祭尸久廢今俗父母亡取狀貌類者爲尸敗化黷禮請蠲革又周隋蠻夷傳巴梁間爲尸以祭今郴道州人祭祀迎同姓伴神以享則立尸之遺法乃本夷狄風俗至周未改耳以人殉葬至周方革猶未能絶（原注秦穆公魏顆之父陳乾昔）今戎狄尚有之中華久絶矣（閻按立尸乃古法外裔猶存耳　何云讀曾子問乃知君卿之論立尸誠謬朱子語類亦以君卿爲非乃不引經以折之何哉○元圻案唐書藝文志子部雜家類杜佑理道要訣十卷　書錄解題雜家類理道要訣十卷唐宰相杜佑撰凡三十三篇皆設問答之詞末二卷記古今異制蓋於通典中撮要以便人主觀覽）

少儀頴警枕也（鄭注文）謂之頴者頴然警悟也司馬文正公以圓木爲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集證范祖禹司馬溫公布衾銘曰公一室蕭然圖書盈几竟日靜坐泊如也又以圓木爲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馬氏叢書樓校本頴元板作穎）

舜葬蒼梧之野（案之閻本作山誤今從何本）薛氏（季宣）曰孟子以爲卒於鳴條呂氏春秋（孟冬紀安死篇）舜葬於紀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鳴條亭在陳留之平邱今考九域志

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閻按海州蒼梧山即山海經之郁州無舜葬於此之說　集證高誘呂覽安死篇注曰傳曰舜葬蒼梧九疑之山此云於紀市九疑山下亦有紀○元圻案畢氏沅曰墨子云舜葬南巳之市御覽五百五十五作南紀引尸子作南巳案路史注云紀即冀故紀后爲冀后今河東皮氏東北有冀亭冀子國也鳴條在安邑西北其地相近記謂舜葬蒼梧皇覽謂在零陵營浦縣尤失之梁伯子云困學紀聞五引薛氏言蒼梧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亦非　書錄解題地理類元豐九域志十卷知制誥丹陽王存正仲集賢校理南豐曾肇子開官制所檢討邯鄲李德芻等刪定總二十三路四京十府二百四十二州三十七軍四監一千一百三十五縣）

儒行言儒之異十有七條程子以爲非孔子之言（案二程粹言子曰禮記之文多謬誤者儒行經解非聖人之言也夏后氏郊鯀之篇皆未可據也）胡氏謂游夏門人所爲其文章殆與荀卿相類

古者無一民不學也二十五家爲閭閭同一巷巷有門門有兩塾上老坐於右塾爲右師庶老坐於左塾爲左師出入則里胥坐右塾鄰長坐左塾察其

長幼揖遜之序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所謂家有塾也（集證曰此段約尚書大傳漢書食貨志白虎通之文）閭之先儒曰先王之時其人則四民也其居則六鄉三采五比四閭也其田則一井二牧三屋九夫也其官則三吏六聯五侯九伯也其教則五典十義六德六行也其學則五禮六樂五射六（閻按六當作五）馭六書九數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閻按先王之時至其心安焉皆魏華父瀘州學記之文其田以下其官以上有其食則九穀六畜九牲三犧也其服則九文六采五服五章也二句王氏節去猶可獨原文其教則五事五典由人身而人倫最妙易作五典十義十義出禮運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等也不與五典複乎惜不及其時而問之○何云焯按恐王氏所見者初本傳於今者則華父又自改定也）正歲孟月之吉黨正社禜之會讀法飲射無非教也（集證此約周官之文）弟子之職攝衣沃盥執帚播灑饌饋陳膳執燭奉席無非學也（集證曰管子弟子職第五十九攝衣共盥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汎拚正席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堂上遂灑室中握手執箕膺揲厥中有帚入戶而立其儀不忒執帚下箕倚於戶側昏將舉火執燭隅坐敬奉枕席問所何趾）漢有三老掌教化父兄之教子弟之率（案漢書司馬相如傳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餘論未泯清議在鄉黨而廉恥興焉經學有師法而義理明焉吁古道何時而復乎

絜矩學者之事也從心所欲而不踰矩聖人之事也（何云非牽合此章所學者大學之道可僅以學者之強恕當之尚未圓融　全云矩固無二然平天下之大道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呂與叔曰孔子溫良恭讓其於鄉黨似不能言未聞拒人如是之甚疑不出於聖人特門人弟子逆料聖人之意而為此說將以推尊聖人而不知非聖人之所當言（原注此言可以厲浮薄之俗故表而出之○元圻案晁公武曰芸閣禮記解十卷呂大臨與叔撰與叔師事程正叔禮學甚精博經義考云未見　四庫全書亦未著錄蓋已佚矣衛氏禮記集說射義篇引藍田呂氏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互鄉難與言也猶與其進陽虎勸之仕則諾之以溫良恭儉讓之德行於天下未聞拒人如是之甚也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故矍相之事疑不出聖人聖人沒門人弟子欲阿所好而為此說將以推尊聖人而或不知其德雖逆料聖人之意或及於是而不知非聖人之所當言如記稱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固孔子之事也而謂孔子言之則非也）

大戴禮記（元圻案　四庫書簡明目錄云大戴禮記十三卷漢戴德撰周盧辯注戴德書為戴聖刪削之餘凡八十五篇隋志所錄已佚其四十七篇盧辯注亦僅存八卷）

大戴禮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無甚異禮察篇首與經解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而曾子書十篇皆在焉勸學禮三本見於荀子保傅篇則賈誼書之保傅傅職胎教容經四篇也漢書謂之保傅傳（元圻案宋韓元吉大戴禮記序云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德之書為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今立之學官者小戴書也然大戴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為四十三篇中間缺者四篇而重出者一篇其上不見者猶三十八篇復不能合於八十五篇之數豈但當為八十一邪其缺者或既逸其不見者抑聖所不取者也然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書無甚異禮察篇與經解亦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則聖已取之篇豈其文無所刪者也勸學禮三本見於荀卿子至取舍之說及保傅則見於賈誼疏間與經子同者尚多有）

大戴禮盧辯注非鄭氏朱文公引明堂篇鄭氏注云法龜文未考北史也（閻按盧辯傳辯字景宣以大戴禮未有解詁乃注之○元圻案　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禮類附錄大戴禮十三卷案朱子引明堂篇鄭氏注云法龜文殆以注歸之康成歟內徵引有康成譙周孫炎宋均王肅范甯郭象諸人下逮魏晉之儒困學紀聞指為盧辯注據周書辯字景宣官尚書右僕射以大戴禮未有解詁乃注之其兄景裕謂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纘前修矣王氏之言信而有徵　明堂篇者先儒於盛德篇明堂者古有之也以下別出為明堂篇也其文曰明堂凡九室又曰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注記用九室謂法龜文故取此數以明其制也　朱子文集八十四書河圖洛書後曰世傳一至九數者為河圖一至十數者為洛書考之於古正是相反而證之予於啓蒙辨之詳矣讀大戴禮又得一證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而鄭氏注云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此九數者為洛書矣）

易本命篇與家語（執轡篇）同但家語謂子夏問於孔子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云云大戴以子曰冠其首疑此篇子夏所著而大戴取以爲記（元圻案易本命篇自夫易之生人禽獸萬物昆蟲各有以生至篇終皆以爲夫子之言家語則作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至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皆子夏之言而多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三句又加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十四字下接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至王者動必以道動靜必以道靜皆子夏述山書之言而多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生謂之仁聖爲三句而下又有子夏言終而退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曰汝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一段）

踐阼篇載武王十七銘後漢朱穆傳注引太公陰謀武王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鏡銘曰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觴銘

曰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社稷爲危崔駰傳注引太公金匱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誡隨之以身几之書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熟惟二者必後無凶（集證几銘文選封禪文注引作太公陰謀）杖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咎太平御覽諸書引太公陰謀筆之書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太平御覽六百五）箠之書曰馬不可極民不可劇馬極則躓民劇則敗（御覽三百五十九）又引金匱其冠銘曰寵以著首將身不正遺爲德咎書履曰行必慮正無懷僥倖書劍曰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則福廢則覆書車曰自致者急載人者緩取欲無度自致而反書鏡曰以鏡自照則知吉凶（以上五銘並載御覽五百九十）門之書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御覽百八十三）戶之書曰出畏之入懼之（御覽百八十四）牖之書曰闚望審且念所得可思所忘（御覽百八十八）鑰之書曰昏謹守深察訛（御覽百八十四）硯之書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無得汙白（御覽六百五）書鋒曰忍之須臾乃全汝軀書刀曰刀利磑磑無爲汝開（並載王氏踐阼篇集解選注云出六韜）書井曰原泉滑滑連旱則絕取事有常賦斂有節（御覽百八十九）蔡邕銘論謂武王踐阼咨於太師作席几楹杖器械之銘十有八章（案蔡中郎集銘論曰春秋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昔肅慎納貢銘之楛矢所謂天子令德也黃帝有巾几之法孔甲有盤杅之誡殷湯有甘誓之勒毚鼎有丕顯之銘武王踐阼咨於太師作席几楹杖器械之銘十有八章周廟金人緘口書背銘之以慎言亦所以勸導人主勗於令德者也）參考金匱陰謀之書則不止於十八章矣書於篇後

俾好古者有考（閻按書於篇後謂踐阼篇也王氏嘗集解踐阼篇○元圻案王氏自書集解踐阼篇後曰有周盛時大訓在西序河圖在東序三皇五帝之書外史掌之丹書蓋前聖傳心要典也學記正義謂赤雀所銜丹書乃尚書帝命驗讖緯不經之言君子無取焉武王銘十有七章蔡邕以爲十八章豈有闕文與大戴禮有盧辯注今列於前其康成黃太史所嘗致其文之異者又采諸儒之說爲集解金匱陰謀載武王銘書附著於末　踐阼篇載武王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机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㖃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槃之銘曰與其溺于人也寧溺于淵溺于淵猶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于忿疐惡乎失道于嗜慾惡乎相忘于富貴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履屨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逃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牖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閒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金匱陰謀漢志不著錄隋志兵家太公陰謀一卷太公金匱二卷）

武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丹書之言（此踐阼篇文）皇氏

曰王在賓位師尚父在主位此王廷之位若尋常師徒之教則師東面弟子西面與此異（閻按古弟子北面郭隗曰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一曰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　集證皇氏說見禮記學記正義）山谷以太公所誦丹書及武王銘書於坐之左右以爲息黥補劓之方朱文公亦求程可久寫武王踐阼一篇以爲左右觀省之戒（原注儀禮經傳刪且臣聞之至必及其世大學或問因湯盤銘及武王之銘　集證曰玉海三十九紹熙五年閏十月戊子朱子侍講大學至盤銘日新因論武王有丹書一篇皆人主憂勤警戒之意上曰近有人進此書蓋黃庭堅所書也○元圻案黃山谷集題太公丹書後曰右太公所誦丹書之言故武王惕若恐懼書以爲戒於所起居服用皆勒銘如是余從事於俗甚漫意行不忌晚而待罪太史觀禮書得此銘以鑑小人之影去道遠矣乃書於坐之左右以爲息黥補劓之方見子曰秦人之炙亦吾嗜也書以遺我故書　莊子內篇大宗師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　朱子文集有求程可久寫踐阼篇書）

大戴記之夏小正管子之弟子職孔叢子之小爾雅古書之存者三子之力也（元圻案書錄解題時令類夏小正傳四卷漢戴德傳給事中山陰傅崧卿注此書本在大戴禮鄭康成注禮運夏時曰夏四時之書也其存者有小正後人於大戴禮鈔出別行　漢書藝文志孝經家弟子職一篇應劭曰管仲所作　朱子語類弟子職一篇若不在管子中亦亡矣此或是他存得古人的或是他自作俱未可知竊疑是他作內政時士之子常爲士因作此以教之　書錄解題小學類小爾雅一卷漢有此書亦不著名氏唐志有李軌解一卷今館閣書目云孔鮒撰蓋孔叢子第十一篇也曰廣詁廣言廣訓廣義廣名廣服廣器廣物廣鳥廣獸凡十章又度量衡爲十三章當時好事者抄出別行）

誥志篇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慈湖（閻按慈湖楊簡號）謂堯舜禹之時歷年多無日食至太康失邦始日食歷家謂日月薄食可以術推者衰世之術也而亦不能一一皆中一行歸之君德頗與孔子之言合一行之術精矣而有此論則誠不可委之數（元圻案此條全錄慈湖集家記中語記又云胡康侯於春秋謂解日食殊未讀大戴記孔子斯言世罕誦習故表而出之　唐書歷志第十七下一行日食議曰古之太平日不食星不孛蓋有之矣若過至未分月或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歷陽盛陰微則不蝕或德之休明而有小眚焉則天爲之隱雖交而不蝕此四者皆德教之所由生也四序之中分同道至相過交而有蝕則天道之常如劉歆賈逵皆近古大儒豈不知軌道所交朔望同術哉以日食非常故闕而不論黃初以來治歷者始課日蝕疏密及張子信而益詳劉焯張胄元之徒自負其術謂日月皆可以密率求是專於紀歷者也）

說苑（建本篇）引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與大戴禮荀子勸學篇略同隋唐志（小學類）又有蔡邕勸學篇一卷易（晉九四）正義引之云鼫鼠

五能不成一伎術（原注晉蔡謨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謂勸學篇也）荀子梧鼠大戴云鼫鼠螾六跪二螯大戴二螯八足（元圻案大戴禮勸學篇孔子曰吾嘗終日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吾嘗跂而望之不如升高而博見也升高而招非臂之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非聲加疾也而聞者著假車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檝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海君子之性非異也而善假於物也荀子勸學篇文與此同　晉九四正義曰晉如鼫鼠无所守也者蔡邕勸學篇云鼫鼠五能不成一伎王注曰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阮氏校勘記云不成一伎王技盧文弨云顏氏家訓作不成技術知王字誤也　荀子勸學云螾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無可寄託者用心躁也注跪足也韓子以刖足爲刖跪螯蟹首上如鉞者許叔重說文云螾六足二螯也謝金圃師校刊荀子案曰說文有二敖八足大戴禮亦同此正文及注六字疑皆八字之誤勸學又云螣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注梧鼠當爲鼫鼠蓋本誤爲鼯字傳寫又誤爲梧耳技才能也言技能雖多而不能如螣蛇專一故窮五技謂能飛不能過屋云云即晉六四正義所引之辭也　大戴禮勸學云螾二螯八足非蛇蛆之穴而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又曰騰蛇無足而騰鼫鼠五伎而窮　晉書蔡謨傳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也康帝時徵拜司徒謨初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詣謝尚而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

曾子曰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曾子疾病篇文）董仲舒之言本於此行其所聞則廣大矣（亦疾病篇文）仲舒云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元圻案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又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曾子制言曰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教如無與史記老子之言略同（元圻案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老子曰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公符篇載孝昭冠辭其后氏曲臺所記歟（原注後漢禮儀志注引博物記云）迎日辭亦見尙書大傳（原注三句與洛誥同　方樸山云按大戴禮是公冠非公符見儀禮士冠禮賈釋甚明今本符字因字形相近而誤刻耳此書潛邱勘之義門校之而於此等處畧不是正何耶○元圻案大戴禮公冠篇陛下擁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嘉祿欽順仲春之吉月遵並大道邠或秉集萬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稚免之幼志崇積文武之寵德肅勤高祖淸廟六合之內靡不息陛下永永與天無極孝昭冠辭案此四字題上文以別於成王冠辭後漢禮儀志注引博物記孝昭冠辭曰陛下擁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祿欽奉仲春之吉辰普遵大道之郊域秉率百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沖孺之幼志蘊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淸廟六合之內靡不蒙德永永與天無極　公冠篇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於郊注古者帝王以正月朝聘率有司迎日于東郊也　尙書大傳略說迎日之辭與公冠篇同　漢書儒林傳曰后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以授大小戴注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爲名）

哀公問五義（案　四庫全書大戴禮校本案依各本訛作義今據荀子哀公篇人有五儀訂正據此義當作儀）云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荀子云繆繆肫肫其事不可循蓋古字通用楊倞云繆當爲膠肫與諄同非也（集證曰禮記大傳序以昭繆注繆讀若穆史記魯世家太公召公乃繆卜注徐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繆是穆繆古字通也儀禮士昏禮肫肫不升注肫全也釋文音純詩召南白茅純束箋純讀曰屯是純肫古字通也○元圻案荀子哀公篇楊倞注繆當爲膠相加之貌莊子云膠膠擾擾肫與諄同雜亂之貌爾雅云諄諄亂也言聖人治萬物錯雜膠膠諄諄然而衆人不能循其事）

賈誼審取舍之言見禮察篇（元圻案漢書賈誼傳上疏曰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

四代篇引詩云東有開明（原注避景帝諱也）於時雞三號以興庶虞庶虞動（案　四庫全書大戴禮校本案各本重庶虞二字）蜚征作壽民執功百草咸淳（原注庶虞益山虞澤虞之屬馬融廣成頌用飛征　全云以下六條小註俱係正文○元圻案周禮地官山虞掌山林之政令澤虞掌國澤之政令　後漢書馬融傳融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其辭曰𥡴欽九藪之動物繯絜四野之飛征鳩之乎茲圃之中注飛征飛走也）

虞戴德篇昔商老彭及仲傀（今本作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原注仲傀當攷○元圻案仲虺史記殷本紀作仲𤳖荀子堯問作中蘬石經仲虺之誥作仲傀楊子注中蘬與仲虺同湯左相　四庫全書校大戴記云仲傀即仲虺）

小辯篇子曰綴學之徒安知忠信（原注劉歆書綴學之士本此○元圻案漢書楚元王傳歆移讓太常博士書曰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　班固典引亦曰綴學立制）

傳言以象反舌皆至（原注象者象胥舌人之官也　集證曰周語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注舌人象胥之官也　呂覽爲欲爲鞮夷反舌注夷語與中國相反故曰反舌○元圻案周禮秋官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

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注謂依於雅頌（原注張揖云即爾雅也爾雅之名始見於此○元圻案張揖上廣雅表曰昔在周公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傳于後學歷載五百墳典散落唯爾雅恆存禮三朝記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　晁氏讀書志小學類博雅十卷隋曹憲撰魏張揖嘗採蒼雅之文爲書名曰廣雅憲因揖之說附以音解避煬帝諱更之爲博云）

保傅篇靈公殺洩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從（原注鄧元事唯見於此當攷　閻按鄧元事亦見賈誼新書卷之十　何云焯謂此不必注前固云即賈誼書之四篇矣　集證曰鄧元事一見韓詩外傳七一見說苑尊賢篇外傳云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佯狂陳靈公殺洩冶鄧元去陳以族從自此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洩冶而失箕子鄧元也說苑語與大戴略同）

文王官人篇（閻按當作曾子立事）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原注此言可以儆學者　閻按荀子引孔子曰少而不學長無

（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余幾一日百誦之）

傅氏夏小正序鄭注月令引小正者八（集證曰正月啓蟄魚陟負冰農率均田二月丁亥萬舞入學三月妾子始蠶執養宮事四月王萯秀五月啓灌藍蓼六月鷹始摯九月丹鳥羞白鳥）今按月令孟冬講武注引夏小正十一月王狩凡引小正者九（原注詩七月箋引小正者一　集證曰四月王萯秀○案原注九字何校本亦作正文今從閣本）朱子發曰夏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至時訓乃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十日爲節豈時訓因小正而加詳歟（元圻案　四庫全書總目禮類附錄夏小正戴氏傳四卷宋傅崧卿撰崧卿字子駿山陰人官至給事中倣杜預編次左氏春秋之例列正文於前而列傳於下每月各爲一篇而附以注釋　朱子發漢上易書李溉卦氣圖後曰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見於周公之時訓呂不韋取以爲月令焉其上則見於夏小正夏建寅故其書始於正月周建子而授民時巡狩承享皆用夏正故其書始於立春夏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至於時訓乃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十日爲節二書詳畧雖異其大要則同豈時訓因小正而加詳歟）

孔子三朝七篇藝文志注孔子對魯哀公語也三朝見公故曰三朝（此師古注文）大戴禮記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閒凡七篇（集證曰漢志考劉向別錄云孔子見魯哀公問政比三朝退而爲此記凡七篇並入大戴禮史記兩漢書文選注所引謂之三朝記爾雅疏張揖引禮三朝記皆此書也○元圻案王氏著漢藝文志考）

樂（元圻案經義考一百六十七樂經隋志四卷佚漢書王莽傳元始三年立樂經應劭曰周室陵遲禮崩樂壞遭暴秦遂以闕亡按周官成均之法所以教國子樂德樂語樂舞三者而已樂德則舜典命夔教胄子數言已括其要樂語則三百篇可被絃歌者是樂舞則鏗鏘鼓舞之節不可以爲經樂之有經大約存其綱領然則大司樂一章即樂經可知矣樂記從而暢言之無異冠禮之有義喪服之有傳即謂樂經於今具存可也）

樂緯動聲儀顓頊之樂曰五莖帝嚳之樂曰六英（集證曰引見文選魏都賦注春官大司樂疏○案文選傅毅舞賦亦引之）漢（樂）志白虎通（禮樂篇）云六莖五英帝王世紀高陽作五英高辛作六莖（大戴禮帝繫篇昌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蟜極產高辛是爲帝嚳）列子（周穆王篇張湛）注以六瑩爲帝嚳樂淮南子（原道訓）注以六瑩爲顓頊樂通鑑外紀云漢志世紀放六樂撰其名故多異（元圻案通鑑外紀一孝經鉤命決云伏羲樂曰立基神農曰下謀祝融曰屬續帝系譜云伏羲樂曰扶來神農曰扶持帝王世紀云少皞樂曰九淵樂緯云顓頊樂曰五莖帝嚳曰六英漢禮樂志云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皆緯書帝系譜諸漢志世紀放六樂撰其名故多差異非本稱也　宋均釋云六英者能爲天地四方六合之英而五莖者能爲五行之道立根莖）

徐景安樂章文譜曰五音合數而樂未成文案旋宮以明均律迭生二變方協七音乃以變徵之聲循環正徵復以變宮之律迴演清宮其變徵以變宮爲文其變宮以均字爲譜唯清之一字生自正宮倍應聲同終歸一律（案唐書藝文志徐景安歷代樂儀三十卷玉海一百五引中興書目新纂樂書唐協律郎徐景安撰一名歷代樂儀共三十篇自一至十述聲律器譜自十一至三十述雅樂之儀樂章文譜其二十篇之目也其詞曰樂章者聲詩也章明其情而詩言其志文譜樂句也文以形聲而句以局言　唐書禮樂志祖孝孫以十二月旋相爲六十聲八十四調其法因五音生二變因變徵爲正徵

因變宮爲清宮七音起黃鍾終南呂迭爲綱紀黃鍾之律管長九寸王於中宮土半之四寸五分與清宮合五音之首也加以二變循環無間故一宮二商三角四變徵五徵六羽七變宮其聲繇濁至清爲一均　唐會要周禮旋宮之義絕亡已久莫能知之一朝復古自孝孫始）陳晉之（全云陳暘祥道弟）樂書謂二變四清樂之蠹也四清之名起於鍾磬二八之文二變之名起於六十律旋宮之言非古制也（案　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樂類樂書二百卷宋陳暘撰暘字晉叔閩清人紹聖中登制科官禮部侍郎事跡具宋史本傳此書引據浩博辨論精審惟排二變四清二條實爲紕繆自古論四清者以民臣相避以爲尊卑立說本屬附會暘則曰黃鍾至夾鍾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其意蓋爲夷則至應鍾四宮而設既謂黃鍾至夾鍾爲清又謂夷則至應鍾而設是兩四清也不知每均必具五聲夷則一均以南無無應爲次而闕角聲必須黃鍾清爲角南呂一均以南無應爲次而闕羽角二聲必須黃清爲羽太清爲角以調而論則謂夷南無應四律以聲而言則爲黃大太夾四清非有二也其不用正聲而用清聲者樂之高下以漸無驟高驟下之理以夷則一均言之如用夷南無應四正律則其聲以次而高而忽用黃鍾正律雖同在一均而高下不協故必以黃清協之也暘引李照十二鍾之說殊爲舛誤又論二變曰五聲者樂之指拇也二變者五聲之駢枝也五聲可益爲七音則五星五行五常亦可益而七之乎二變之說始於尚書而蔓衍於左傳國語書傳漢志是不知書之在治忽有五聲而無七始國語

（之七同有四宮而無徵也左氏爲七音之說蓋八音耳八音以土爲主而七音非土不和故書之益稷禮之樂記其言八者皆盡其一猶大衍虛其一也云云不知二變之生由於高下之次蔡元定相去二律則音節遼遠之說最有根據若不究其理之所由然而但以數相較則七較之五而多其二者將十二較之五而亦多其七是皆不得有其七而律亦不得有其十二乎且五聲二變有管律絃度之不同半太蔟與正黃鍾應半夾鍾與正大呂應此理尤爲賜所不知也）朱文公（答廖子晦書）曰半律通典謂之子聲此是古法但後人失之而唯存黃鍾大呂太蔟夾鍾四律有四淸聲卽半聲是也變宮變徵始見於國語注（周語王將鑄無射篇注黃鍾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後漢志乃十二律之本聲自宮而下六變七變而得之者非淸聲也凡十二律皆有二變一律之內通五聲合爲七均祖孝孫王朴之樂皆同所以有八十四調者每律各添二聲而得之也（原注正聲是全律之聲如黃鍾九寸是也子聲是半律之聲如黃鍾四寸半是）

（也宮與羽角與徵相去獨遠故於其間製變宮變徵二聲○案通典樂三危氏爲鐘以律計自倍半半者准半正聲之半以爲十二子律制爲十二子聲比正聲爲倍則以正聲於子聲爲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爲半　歐陽公五代史周臣傳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世宗顯德二年遷樞密使詔朴考正雅樂朴以謂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眞乃依京房爲律準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爲均樂成而和　玉海一百五會要顯德六年正月王朴上疏曰梁唐晉漢僅有七聲作黃鍾之宮一調其餘八十三調於是泯絕宜示古今樂錄令臣討論遂作律準十三絃用七聲爲均均有七調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所補雅樂旋宮八十四調并所定尺所吹黃鍾管所作律準並上進　原注正聲云云乃朱子答張仁叔語見文集五十八）

仁宗實錄敘皇祐新樂云古者黃鍾爲萬事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黃鍾至晉隋間累黍爲尺而以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遂用之唐興因其聲以制樂其器雖無法而其聲猶不失於古王朴始用尺定律而聲與器皆失之太祖患其聲高特減一律至是又減半律然太常樂比唐之聲猶高五律比今燕樂高三律失之於以尺而生律也其言皆見於范蜀公樂書實錄蓋蜀公之筆也（書錄解題起居注類仁宗實錄二百卷學士華陽王珪禹玉范鎭景仁知制誥常山宋敏求次道撰宰相韓琦提舉）房庶言以律生尺蜀公謂黃帝之法也司馬公謂胡李（全云胡瑗李照）之律生於尺房庶之律生於量皆難以定是非（宋史藝文志范鎭新定樂法一卷又房庶補亡樂書總要三卷　書錄解題音樂類景祐樂府奏議一卷皇祐樂府奏議一卷殿中丞致仕胡瑗翼之撰景祐廣樂記八十卷翰林院侍講學士馮元等撰景祐元年判太常寺燕肅建言鍾律不調欲以王朴律準更加攷詳詔宋祁與集賢校理李照共領其事照言朴律太高比之古樂約高五律遂欲改定大樂制管鑄鍾并引聶冠卿爲檢討官又詔元等修撰樂書爲一代之典三年七月書成然未幾照樂廢不用　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樂類皇祐新樂圖記三卷宋阮逸胡瑗奉勅撰仁宗景祐三年二月以李照樂穿鑿特詔較定鍾律考初置局時逸瑗與房庶等皆驛召預議詔命諸家各作鍾律以獻而持論互異司馬光主逸瑗之說范鎭則主房庶之說往反爭議卒不能相一　司馬溫公傳家集與范景仁第四書曰古律旣亡胡李之律生於尺房庶之律生於量皆難以定是非光爲景仁言之熟矣今不復云權量雖聖人所重又須更審法度修曆官

然後政行於四方恐未可專恃以爲治也又附裁景仁答書曰以律生度黃帝之法也以尺生律蔡邕及魏以來諸儒之誤也）蔡季通謂律度量衡言蓋有序若以尺寸求之是律生於度若以累黍爲之是律生於量皆非也故自爲律吹之而得其聲（原注蜀公父名度故以度量爲尺是然實錄不宜避私諱○元圻案　四庫全書總目樂類律呂新書二卷宋蔡元定撰元定字季通建陽人慶元中坐黨禁流道州卒事迹具宋史道學傳朱子序謂尤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

淮南子天文訓云律以當辰音以當日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京房六十律錢樂之三百六十律本於此（徵序按錢樂之三百六十律何承天劉焯已譏之而萬寶常爲百四十四律歐陽之秀申其說用百四十四律爲之體或變之又得二百一十六爲之用仍錢樂之法也杜佑十二變律蔡季通六變律亦皆從京房六十律得來○元圻案後漢書律歷志上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律之數上使韋元成試問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

（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而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宓犧作易紀陰陽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太蔟商姑洗角林鍾徵南呂羽應鍾變宮蕤賓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之類從焉　隋書音樂志宋元嘉中太史錢樂之因京房南事之餘引而伸之更爲三百律終於安運長四寸四分有奇總合舊爲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自黃鍾終於壯進一百五十律皆三分損一以下生自依行終於億兆二百九律皆三分益一以上生唯安運一律爲終不生）

考工記磬氏疏按樂云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尺八寸朱文公問蔡季通不知所謂樂云者是何書今考三禮圖以爲樂經（集說宋三禮圖引樂經與磬氏疏樂云語同）書大傳亦引樂曰舟張辟雍鶬鶬相從漢元始（平帝年號）四年立樂經（見王莽傳上）續漢志鮑鄴引樂經今其書無傳（閻按王充論衡陽成子長作樂經　全云樂經王莽所立作尚書大傳者豈及見之其即河間獻王所獻之雅樂伏生爲博士時嘗見而引之耳河間之樂存肄樂官而不御成帝時王禹宋曄等世傳其學能說其義則必有其書矣王莽時乃遂斷以爲經　樂證按論衡超奇篇陽成子長作樂經揚子雲作太元經對作篇陽成子張作樂揚子雲造元子張即子長也○元圻案大傳皋繇謨傳作大唐之歌其樂曰舟張辟雍鶬鶬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喈喈　後漢律歷志上注蔡邕曰上以太常樂丞鮑鄴等上樂事下車騎將軍馬防防奏言建初二年七月鄴上言王者飲食必道須四時五味故有食舉之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求福應也今樂官但有太蔟皆不應月律可作十二月均各應其月氣乃能感天地和氣宜應明帝始令靈臺六律候而未設其門樂經曰十二月行之所以宜氣豐物也月開斗建之門而奏歌其律誠宜施行願與待詔嚴崇及能作樂器者共作治　四庫全書樂類總說曰沈約云樂經亡於秦考諸古籍惟禮記經解有樂教之文伏生尚書大傳引辟雝舟張四語亦謂之樂然他書均不云有樂經大抵樂之綱目具於禮其歌詞具於詩其鏗鏘鼓舞則傳在伶官漢初制氏所記蓋其遺譜非別有一經爲聖人手定也又注曰隋志樂經四卷蓋元始四年王莽所立賈公彥考工記磬氏疏所稱樂曰當即莽書非古樂經也）

晉戴邈上表曰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蓋用阮籍樂論之語（原注樂論云吳有雙劍之節趙有挾琴之容○元圻案晉書戴邈傳邈字望之少好樂尤精漢史永嘉中凡百草創學校未立邈上疏云云又阮籍傳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高貴鄉公即位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　樂論本傳不載見白帖樂類　太平御覽五百六十五引樂論曰江淮以南其民好殺漳汝之間其民好奔吳有雙劍之節趙有挾琴之容氣發於中聲傳於耳手足飛揚不覺其駭也）

樂名周以夏宋以永梁以雅周隋以夏唐以和本朝以安（元圻案通典一百四十二周享神諸樂多以夏名宋以永爲名梁以雅爲名後周亦以夏爲名隋氏因之今國家多以和爲名　周禮春官鍾師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　宋書樂志一左僕射建平王宏議祠廟迎神奏肆夏皇帝入廟門奏永至皇帝詣東壁奏登哥初獻凱容宣烈之舞終獻奏永安送神奏肆夏詔可　隋書音樂志上梁天監元年國樂以雅爲稱雅者正也止乎十二則天數也衆官出入奏俊雅取禮記司徒論選士之序者而升之學曰俊士也皇帝出入奏皇雅取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也皇太子出入奏允雅取君子萬年永錫爾允也王公出入奏寅雅取尚書周官三公寅亮天地也上壽酒奏介雅取詩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也食舉奏需雅取易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也撤饌奏雍雅取禮記大饗客出以雍撤也牲出入奏滌雅取禮記帝牛必在滌三月也薦毛血奏牷雅取左氏傳牲牷肥腯也降神及迎送奏諴雅取尚書至諴感神也皇帝飲福酒奏獻雅取禮記祭統尸飲五洗玉爵獻卿今之福酒亦古獻之義也燎埋俱奏禋雅取周禮大宗伯以禋禮祀昊天上帝也其辭並沈約所製又音樂志中周建德二年十月六代樂成朝會則皇帝出入奏皇夏皇太子出入奏肆夏王公出入奏驁夏五等諸侯正日獻玉帛奏納夏宗人奏族夏食舉奏深夏又音樂志下開皇中牛宏等議周禮王出奏王夏尸出奏肆夏叔孫通法迎神奏嘉至今亦隨事立名皇帝入出皆奏皇夏羣官入出皆奏肆夏食舉上壽奏需夏迎送神奏昭夏薦獻郊廟奏諴夏宴饗殿上奏登歌并文舞武舞合爲八曲仁壽元年奇章公宏等創製雅樂歌辭其祀圜丘皇帝入至版位定奏昭夏之樂以降天神升壇奏皇夏之樂受玉帛登歌奏昭夏之樂皇帝降南陛詣罍洗洗爵訖升壇並奏皇夏初升壇俎入奏昭夏之樂皇帝初獻奏諴夏之樂皇帝既獻作文舞之舞皇帝飲福酒作需夏之樂皇帝反爵於坫還本位奏皇夏之樂武舞出作肆夏之樂送神作昭夏之樂就燎位還大次並奏皇夏　唐書禮樂志十一開元定禮始復遵用祖孝孫十二和其著於禮者一曰豫和以降天神二曰順和以降地祇三曰永和以降人鬼四曰肅和登歌以奠玉帛五曰雍和凡祭祀以入俎又以徹豆六曰壽和以酌獻飲福七曰太和以爲行節八曰舒和以出入二舞九曰昭和皇帝皇太子以舉酒十曰休和皇帝以飯以肅拜三老十一曰正和皇后受冊以行十二曰承和皇太子在其宮有會以行　通典樂二開元中又造三和樂共十五和祴和王公升殿會訖下階履行則奏豐和享先農則奏宜和孔宣父齊太公廟奏之　玉海一百五會要建隆元年竇儼上言改樂十二順爲十二安蓋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義祭天爲高安祭地爲靜安宗廟爲理安天地宗廟登歌爲嘉安皇帝臨軒爲隆安王公出入爲正安皇帝食飲爲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宮爲順安皇太子軒垂出入爲良安正冬朝會爲永安郊廟俎入爲豐安祭享酌獻飲福受胙爲

（釋奠文宣王武成王同用永安藉田先農用靜安）

傳元琴賦（宋據玉海一百十賦字下當有序字疑刊本脫去）齊桓曰號鐘楚莊曰繞梁相如曰燋尾伯喈曰綠綺宋書樂志曰世云燋尾伯喈琴以傳氏言之非伯喈也（宋書樂志一八音五曰絲絲琴瑟也齊桓曰號鍾楚莊曰繞梁相如曰燋尾伯喈曰綠綺事出傳元琴賦世云燋尾是伯喈琴伯喈傳亦云爾以傳氏言之則非伯喈也）今按蔡邕傳注引琴賦序相如綠綺蔡邕焦尾宋志恐誤（何云此唐人改琴賦以就傳非宋志誤○元圻案晉書傳元傳元字休奕北地泥陽人也博學善屬文解鍾律武帝爲晉王以元爲散騎常侍及受禪進爵爲鶉觚子卒謚曰剛　後漢書蔡邕傳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少博學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章懷注傳元琴賦序曰齊桓公有鳴琴曰號鍾楚莊有鳴琴曰繞梁司馬相如綠綺蔡邕有焦尾皆名器也文選張載擬四愁詩李善注引傳元琴賦序與蔡邕傳注同又搜神記曰吳人有燒桐以爨者蔡邕聞其爆聲曰此良桐也因請之削以爲琴而燒不盡因名焦尾琴有殊聲焉又初學記樂部琴類梁元帝纂要曰古琴名有清角鳴廉脩況藍脅號鍾自鳴空中繞梁綠綺注司馬相如琴燋尾注蔡邕琴是燋尾之屬伯喈頗有明證王氏引章懷注以證宋志之誤而義門謂唐人改琴賦以就傳似誤會）

嵇叔夜琴賦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李善注應璩與劉孔才書曰聽廣陵之清散傳元琴賦曰馬融覃思於止息明古有此曲（全云通考有廣陵止息譜○案李善注廣陵等曲今並存未詳所起又曰引應及傳者明古有此曲轉以相證耳非嵇康之言出於此也）韓皐謂嵇康爲是曲當晉魏之際以魏文武大臣敗散於廣陵始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今以選注考之廣陵散止息皆古曲非叔夜始撰也（原注魏揚州刺史治壽春亦非廣陵）顧況廣陵散記云曲有日宮散月宮散歸雲引華嶽引然則散猶引也敗散之說非矣（元圻案韓皐廣陵散解云妙哉嵇生之爲此曲也其當魏晉之際乎其音商主秋聲秋也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又晉乘金運商金聲也所以知魏云季而晉將代也慢其商絃而與宮同音是知臣奪君之義也此所以知司馬氏將篡也王淩謀立荊王彪毌丘儉文欽諸葛誕相繼爲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謀皆爲司馬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敗散於廣陵故名其曲爲廣陵散也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也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者且避魏晉之禍所以託之鬼神也　顧況王氏廣陵散記云衆樂琴之臣妾也廣陵散曲之師長也琅邪王淹兄女未笄忽彈此曲不從地出不從天降如有宗師存焉中散沒而王女生其間寂寥五六百年云云　夢溪筆談音樂一亦引韓皐之說而非之曰散自是曲名如操弄序引之類　宋何遠春渚紀聞八韓皐初不詳考漢魏時揚州刺史治壽春廣陵自屬徐州至隋唐乃爲揚州耳又劉潛琴議稱杜夔妙於廣陵散嵇中散就其子猛求得此聲按夔在漢爲雅樂郎魏武平荊州得夔甚喜因令論製樂事在夔已妙此曲則侵商之聲似不因廣陵興復之舉不成而製曲明矣　魏氏春秋止云康臨刑援琴而鼓旣而歎曰雅音於是絕矣惟嵇康別傳稱康臨終之言曰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韓皐遂曲爲之解　魏氏春秋別傳之說俱見三國志二十一王粲傳注　韓皐字仲聞太傅滉子穆宗以舊恩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唐書本傳稱其生知音律）

銅山西崩靈鐘東應世說注引東方朔樊英事樂纂又謂晉人有銅澡盤自鳴張茂先曰此器與洛陽鐘聲諧宮中撞鐘故鳴（集證按世說文學門注東方朔傳曰孝武帝時未央宮前殿鐘無故自鳴三日

三夜不止詔問東方朔朔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鐘先鳴後五日南郡太守上書言山崩延袤二十餘里樊英別傳曰漢順帝時殿下鐘鳴問英對曰蜀岷山崩山於銅爲母母崩子鳴非聖朝災後蜀果上山崩日月相應又云魏時殿前鐘忽鳴張華曰蜀郡銅山崩此說與東方朔樊英事相類而人各不同　太平御覽五百六十五樂纂昔晉有銅澡盤自鳴張茂先曰此器與洛陽鐘聲諧宮中撞鐘故鳴若以鑢之音殊其鳴可止後果如其言　此事亦見劉敬叔異苑）

朱子語錄云漢禮樂志劉歆說樂處亦好漢志無劉歆說樂此記錄之誤近思續錄亦誤取之（原注隋牛宏引劉歆鐘律書出風俗通○元圻案隋書牛宏傳宏字里仁安定鶉觚人也開皇九年詔改定雅樂宏上議曰劉歆鐘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　宏所引劉歆語與風俗通聲音篇同）

周無射之鐘至隋乃毀（何云詳見春秋正義）唐顯慶（高宗七年丙辰改元）之輅至本朝猶存物之壽亦有數邪（集證昭二十一年左傳正義景王無射之鐘在王城鑄之敬王居洛陽蓋移就之也秦滅周其鐘徙於長安歷漢魏晉常在長安及劉裕滅姚泓移於江東歷宋齊梁陳鐘猶在東魏使魏收聘梁收作聘遊賦云

（珍是淫器無射在懸是也開皇九年平陳又徙於西京置太常寺時人悉得見之至十五年敕毀之○元圻案沈括夢溪筆談大爲玉軫唐高宗時造至今進御自唐至今凡三至泰山登封其他巡幸莫記其數穩利堅久歷世不能壞其法世傳有神物護之）

徐氏之禮善盤辟之容而不能明其本制氏之樂紀鏗鏘之聲而不能言其義漢世所謂禮樂者叔孫通之儀李延年之律爾禮缺而樂遂亡徐氏之容制氏之聲亦不復傳矣（元圻案史記儒林列傳禮自孔子時其經不具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爲禮官　漢書禮樂志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　公是先生弟子記劉子謂楊巽曰鼓舞鏗鏘吾不知其異於樂也然而不知其義者是制氏之樂也所運進退吾不知其異於禮也然而不知其理者是徐氏之禮也　史記叔孫通傳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　又佞幸傳李延年善歌爲變新聲而上方與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其貴幸）

夏侯太初辯樂論伏羲有網罟之歌神農有豐年之詠黃帝有龍袞之頌元次山補樂歌有網罟豐年二篇文心雕龍（章句篇）云二言肇於黃世竹彈之謠是也（原注竹彈歌見吳越春秋○元圻案魏志夏侯玄傳元字太初　太平御覽五百七十一引辯樂論曰伏羲氏因時興利教民田魚天下歸之時則有網罟之歌神農繼之教民食穀時則有豐年之詠黃帝備物始垂衣裳時則有龍袞之頌　唐文粹元結補樂歌十篇網罟伏羲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伏羲能易人取禽獸之勞吾人苦兮水深深網罟設兮水不深吾人苦兮山幽幽網罟設兮山不幽　豐年神農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神農教人種植之功猗太帝兮其智如神分草實兮濟我生人猗太帝兮其功如天均四時兮成我豐年　隋書經籍志雜史類吳越春秋十二卷趙曄撰　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陳音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古之孝子古者人民朴質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宍之謂也）

韓文公琴操十首琴有十二操不取水僊壞陵二操（元圻案初學記樂部琴類琴操曰古琴曲有十二操一曰將歸操孔子所作孔子之趙聞殺竇鳴犢而作此曲二曰猗蘭操孔子所作傷不逢時三曰龜山操孔子作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作此曲喻季氏若龜山之蔽魯四曰越裳操周公所作五曰拘幽操文王拘羑里作此曲六曰岐山操周人爲文王所作七曰履霜操尹吉甫子伯奇無罪見逐自傷作此曲八曰朝飛操牧犢子所作七十無妻見雉朝飛感而作此曲九曰別鶴操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嫁之其妻聞之中夜悲嘯牧子感之作此曲十曰殘形操曾子夢一狸不見其首而作曲十一曰水仙操十二曰壞陵操並伯牙所作○集證按通志樂略十二操韓愈取十操以爲文王周公孔子曾子伯奇牧犢子所作則聖賢之事也故取之水僊壞陵二操皆伯牙作則工伎之爲也故削之）

范蜀公議樂曰秬一稃二米今秬黍皆一米楊次公（[illegible]傑）非之曰爾雅秬黑黍秠一稃二米（案此釋草文）其種異以爲必得秠然後制律未之前聞也（原注晁子止曰縱黍爲之則尺長律管容黍爲有餘子朴是也横黍爲之則尺短律管容黍爲不足胡瑗是也○元圻案玉海一百五皇祐四年范鎮上書曰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而發音生於無形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有形者秬黍也律也尺也龠斛算數權衡也鐘磬也十者必相合然後爲得今皆相戾詳慎云秬一稃二米今秬黍一米俟真黍至然後爲樂又楊傑言鎮有元祐新定樂法與樂局所議不同竊深其樂先經仁宗制作後經神考脩斷奏之郊廟朝廷久矣不可用鎮一家之說而遽改遽撰成元祐樂議七篇其第二篇議秬秠　楊傑字次公無爲軍人嘉祐四年進士元祐中歷禮部員外郎出知潤州除兩浙提點刑獄著無爲集　原注引晁子止語見讀書志房庶補亡樂書下）

新唐書樂志多取劉貺太樂令壁記（元圻案唐書劉子元傳子貺爲太樂令貺字惠卿好學多所通解子元卒有詔訪其後擢起居郎歷右拾遺　文獻通考經籍考十三太樂令壁記崇文總目唐協律郎劉貺撰分樂元正樂四夷樂合三篇）

呂才傳云製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同與律諧契尺八樂器之名（原注見摭言逸史）仙隱傳房介然善吹竹笛名曰尺八（元圻案唐書呂才傳才博州清平人貞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與音家王長通白明達更質難不能決太宗詔侍臣舉善音者溫彥博白才天悟絕人王珪魏徵盛稱才製尺八云云即召才直弘文館參論樂事○集證容齋四筆十五唐盧肇爲歙州刺史會客於江亭請目前取一事爲酒令尾有樂器之名肇令曰遙望漁舟不闊尺八有姚巖傑者飲酒一器凭欄嘔噦須臾即席還令曰憑欄一吐已覺空喉此語載於摭言又逸史云開元末一狂僧往終南回回寺一老僧令於空房內取尺八來乃玉笛也謂曰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謫在人間此常吹者也汝當回可將此付汝主僧進於元宗特取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孫夷中仙隱傳房介然善吹竹笛名曰尺八將死預將管打破告諸人曰可以同將就壙亦謂此云尺八之爲樂名今不

（後有呂才傳云云凡入之所出見於此無由曉其形製也爾雅釋樂亦不載）

文子（精誠篇）曰聽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卽知其俗見其俗卽知其化與樂記意同

呂氏春秋齊之衰也作爲大呂卽樂毅書所云大呂陳於元英者（集證按晏子春秋諫下篇齊桓公泰呂成謂晏子曰吾欲與夫子燕云云泰呂卽呂氏春秋所謂大呂也○元圻案呂覽仲夏紀侈樂篇高誘注大呂陰律十二月也畢氏沅曰此注非也貴直論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注云齊之鍾律也案史記索隱云大呂齊鍾名　史記樂毅傳樂毅報燕惠王書曰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邱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

孔子鼓瑟有鼠出游狸微行造焉獲而不得而曾子以爲有貪狠之志（何云事見韓詩外傳）容有彈琴見螳螂方向鳴蟬惟恐螳螂之失也而蔡邕以爲有殺心二事相類（元圻案韓詩外傳七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夫子瑟聲殆有貪狠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曾子

之言告子曰參其習知音矣鄉者某鼓瑟有鼠出游狸見於屋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某以瑟淬其音參以某爲貪狠邪僻不亦宜乎藝文類聚琴類引後漢書曰初蔡邕在陳留鄰人有以酒召邕者比往而有彈琴於屏邕至門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以蔡君至門而去邕素爲鄉邦所宗主人遂自追問其故邕具以告彈琴者曰我向見螳蜋方向鳴蟬蟬將去而飛螳蜋爲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唯恐螳蜋之失蟬也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笑曰此足以當之矣）

琴操曰聶政父爲韓王治劍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長入太山遇仙人學鼓琴七年琴成入韓（見太平御覽三百四十三）豈韓有兩聶政與（閻按琴操多不足辯○元圻案隋書經籍志樂類琴操三卷晉廣陵相孔衍撰　聶政其一見戰國策史記刺客傳）

范蜀公曰清聲不見於經唯小胥注云鐘磬者編次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簴謂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聲其聲愈高國朝舊有四清聲置而弗用至劉几用之與鄭衛無異（案此范蜀公樂議論鐘之文　玉海一百五元豐三年五月詔秘書監劉几乘驛赴詳定禮文所議樂六月同判太常王存乞召范鎭與几參考得失從之二十一日命知禮院楊傑同議大樂從劉几請也）今考皇祐二年王堯臣等言準正聲之半以爲十二子聲之鐘故有正聲子聲各十二子聲卽清聲也唐制以十六爲小架二十四爲大架今太常鐘垂十六（錢氏大昕曰宋人避諱改宮縣爲宮架其云鐘垂十六亦改縣爲垂也）舊傳正聲之外有黃鍾至夾鍾四清聲又樂工所陳自磬簫琴籥巢笙五器本有清聲塤篪竽筑瑟五器本無清聲（原注劉几用四清聲求可以爲非　全云原注是正文又云劉几言樂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此爲正論○元圻案歐陽公誌王堯臣墓曰公諱堯臣字伯庸應天虞城人也天聖五年舉進士第一嘉祐元年拜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謚曰文安）

西山先生曰禮中有樂樂中有禮朱文公謂嚴而泰

（案西山自注云此卽禮中有樂）和而節（此卽樂中有禮）禮勝則離以其太嚴須用有樂樂勝則流以其太和須用有禮（元圻案此條皆眞西山答問禮樂語）

致堂胡氏曰禮樂之書其不知者指周官戴記爲禮經指樂記爲樂經其知者曰禮樂無全書此考之未深者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詩與樂相須不可謂樂無書樂記則子夏所述也（閻按此又以樂記子夏作　全云致堂前以爲子貢作者恐是傳寫之訛）至於禮夫子欲爲一書而不果厥夏杞殷宋之嘆是也

魯雖賜以天子之禮樂其實與天子固有隆殺也樂有夷蠻而無戎狄也門有雉庫而無皐應也尊用四代之尊而爵無虞氏之爵也俎用四代之俎而

豆無虞氏之豆也其後魯公僭天子之制三家僭魯公之制陪臣僭三家之制然魯有郊廟之禮始於惠公之請在平王東遷之後（原注說見前　閻按小戴禮記原無明堂位祗係馬融增入遂紛紛至今○元圻案明堂位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正義曰唯言夷蠻則戎狄可知或云正樂既不得六代故蠻夷唯與二方也禮記集說嚴陵方氏曰夷樂有東南而無西北亦隆殺之義也　明堂位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正義曰此一經明魯門及廟制周公太廟制似天子明堂魯之庫門制似天子皐門魯之雉門制似天子應門制度高大如天子不必事事皆同也禮記集說清江劉氏曰明堂位所言蓋魯用王禮故門制同王門而名不同也　明堂位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又曰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又曰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嚴陵方氏曰周官司常日月爲常交龍爲旂此言日月之章謂之載常可也乃謂之載旂者大司馬天子載常諸侯載旂魯公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禮故雖有日月之章而止謂之旂此亦隆殺之微意也又經曰牲用白牡長樂陳氏曰以天子之禮禘於廟而牲用白牡者異乎周官牧人所謂陽祀用騂牲者言文王騂牛一者也蓋以周公之勳勞不必有於天下故推而上之以同乎王然無以別之則不足以辨君臣之分詩曰周公皇祖白牡騂剛乃其意

也

欽定禮記義疏曰大戴禮逸周書俱有明堂篇而文迥別大戴言營建之制小戴删之此篇取逸周書略加删改以爲周公生踐天子位建不世之功致用天子禮樂故魯得以侯國而用王禮殊不知周公輔王以踐阼未嘗自踐阼也此必周末魯陋儒爲之或以爲馬融所增但鄭玄親受業馬氏而不言孔疏言於別錄屬明堂陰陽是劉向前已有此篇或原小戴收入者）

鄉飲酒升歌三終（原注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三終（原注南陔白華華黍）閒歌三終（原注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樂三終（原注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周南召南燕禮謂之鄉樂（閻按周禮磬師謂之燕樂）亦曰房中之樂

大射歌鹿鳴三終（原注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管新宮三終（原注其篇亡）笙詩無辭則管詩亦無辭（原注左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則新宮有辭）

男忠錫　孫孝濂　孝瀚　校字

困學紀聞注卷五

---

# 困學紀聞注卷六

餘姚翁元圻載青

春秋（元圻案李氏燾作謝疇春秋古經序曰司馬遷言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秋才萬八千字誤也今細數之更欠一千四百二十八字　春秋說題辭曰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是張晏所本）

春秋之法韓文公謹嚴二字盡之學春秋之法呂成公切近二字盡之（元圻案韓退之進學解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　程子曰禮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聖人恐人之入於禽獸也故春秋之法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韓愈言春秋謹嚴深得其旨　呂成公左氏傳說十八論楚史皇之言半正半邪初間與子常說楚人惡子而好司馬數句便是李林甫盧杞一等人子常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到得子常不用他言出奔鄭便自死於軍後面一段便是張巡顏杲卿一等人於是知大段忤僞底人尚自知恥畏義這箇人平日不會克私意於愛憎勝負之閒消磨未盡前面教子常專司馬之功致於亡楚看他後面死於軍本是箇知恥畏義底人緣他愛憎勝負之閒不會克私意論其罪考其實與李林甫盧杞罪一等可爲學者深戒何況未有史皇之畏義於愛憎勝負安得不十分消磨學須是切近看這般事方會長進）

詩亡然後春秋作詩春秋相表裏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貶也小雅盡廢有宣王焉春秋可以無作也王風不復雅君子絕望於平王矣然雅亡而風未亡清議猶凜凜焉擊鼓之詩以從孫子仲爲怨則亂賊之黨猶未盛也無衣之詩待天子之命然後安則篡奪之惡猶有懼也更齊宋晉秦之伯未嘗無詩禮義之維持人心如此魯有頌而周益衰變風終于陳靈而詩遂亡夏南之亂諸侯不討而楚討之中國爲無人矣春秋所爲作與（何云精義先儒所未達　全云此亦是儒者之言聖人未必卽是此意魯莊公忘父讎與齊爲婚尚何責於諸侯之不討夏南○元圻案衛風小序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公是先生弟子記無衣之詩其惠足以得民其智足以使民其力足以兼國然而不自安也待天子之命然後安

鄭康成詩譜序曰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正義曰陳靈公卒宣公十年爲其臣夏徵舒所弑變風齊鄭爲先陳最在後變雅則處其間故鄭舉其終始也　宣公十年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孫氏復春秋發微曰言楚人者與楚討也徵舒弑君天子不能誅諸侯不能討而楚人能之故孔子與楚討也胡氏傳曰其稱楚人殺夏徵舒諸夏之罪自見矣　汪氏師韓韓門綴學一王迹熄而詩亡趙氏以頌聲不作爲亡朱子以無雅爲亡者范甯穀梁傳集解序曰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作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陸德明謂平王東遷政遂微弱詩不能復雅下列稱風孔穎達謂王爵雖在政敎纔行於畿內化之所及與諸侯相似也風雅繫政廣狹王爵雖尊猶以政狹入風然則降王於國風而雅亡其說固不自朱子始矣然雖無雅猶有風也且政衰何以謂之迹熄乎呂成公謂雅亡而風未亡清議猶凜凜焉變風終於陳靈而詩遂亡陳滌叡嘗取其說而言之不詳余於近代儒者得數說焉桐城方氏中履古今釋疑曰大一統之禮莫大乎巡狩述職之典今周衰矣天子不巡狩故曰迹熄不巡狩則太史不採風獻俗不采國風則詩亡矣春秋所以作也安溪李文貞公曰畿內之地亦有風謠雖周盛時豈能無風王朝卿士賢人閔時念亂雖既東之後豈盡無雅只可以正變分治亂不可以風雅分盛衰也蓋二南體製不逮於頌東遷後猶有魯頌況雅乎然西周不見所謂風東京亦無復雅者意畿內醇美之詩悉附於二南以爲正風而衰亂之音則別爲王風以爲變王雅之無東則序詩者失之也今觀所謂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周宗既滅今也日蹙國百里明是王畿有正風東遷有變雅之證況風詩是王

者命太史採陳而行賞罰之典於春秋所取之義尤切奈何專以無雅爲詩亡常熟嚴氏虞惇讀詩質疑曰詩何以作爲王迹作也文武成康之盛無論矣幽厲失道板蕩無章然而流風遺澤故在也東遷而後齊晉主盟猶戴共主方漢雖横尚貢包茅忠臣義士抒憤懣之詞思婦勞人陳危苦之語雖非一軌於正然猶莫知有王迹未熄詩未亡也桓文既沒中國無霸於是郢鄀大鼎發啟於荆尸溈汭遣封下夷於九縣雖有志士仁人無所施忠言讜論無所用迹既熄詩既亡矣詩以刺譏諷諫存王迹於未湮春秋以筆削褒誅扶王迹於已墜春秋所以繼詩亡而作詩不亡春秋不作可也蓋自楚莊入陳殺徵舒而夫子刪詩止此矣是之謂詩亡又顧氏日知錄曰邶鄘衛王列國之名其始於成康之世乎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而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采於商之故都者則繫之邶鄘衛其采於東都者則繫之王（王者周初太師之本名）其采於列國者則各繫之其國至驪山之禍先王之詩率已闕軼而孔子所錄者皆平王以後之詩此變風所由名也詩雖變而太師之本名則不敢變此十二國之所以猶存其舊也又曰二南也豳也大小雅也皆西周之詩也至於幽王而止（惟何彼穠矣爲平王以後之詩）其餘十二國風則東周之詩也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西周之詩亡也詩亡而列國之事迹不可得而見於是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出焉是之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也周頌西周之詩也魯頌東周之詩也成康之世魯豈無詩而今亦已亡矣故曰詩亡列國之詩亡也其作於天子之邦者以雅以南以豳以頌則固未嘗亡也此論與諸說互異而足以互相證明

春王正月程氏傳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胡氏傳曰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朱文公謂以書考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義亦在其中（案以上朱子答張南軒書）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考之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加此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意如胡氏之說則周亦未嘗改月而夫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月下所書之事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後月與事常差兩月恐聖人制作不如是錯亂無章也劉質夫說似亦以春字爲夫子所加但

魯史謂之春秋似元有此字（朱子答林擇之書云三代正朔以元祀十有二月考之則商人但以建丑之月爲歲首而不改月數以孟子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之說考之則周人以建子之月爲歲首而不改時以書一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之類考之則古史例不書時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考之云云　又朱子答胡平一曰凡此之類反覆推說儘有可通亦儘有可疑雖嘗遍問前輩亦未有決然不可移之說竊謂與其求必通而附於鑿似不若闕之之爲愈見文集五十八）石林葉氏（全云秉夢得著春秋三種）考左傳祭足取麥穀鄧來朝以爲經傳所記有例差兩月者是經用周正而傳取國史有自用夏正者失於更改也（劉原父曰穀鄧經書夏朝傳云春朝此傳所採者以夏正記事也石林之說蓋本於此）陳氏後傳（全云止齋作）曰以夏時冠周月則魯史也夫子修春秋每孟月書時以見魯史每正月書王以存周正蓋尊周而罪魯也張氏（全云清江張洽朱子弟子）集傳曰周官布治言正月之吉此周正也而以夏正爲正歲詩七月言

月皆夏時而以周正爲一之日可見兼存之法（朱子答吳晦叔書曰詩中月數又似不可改如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之類故某向者疑其並行也）沙隨程氏曰周正之春包子丑寅月呂成公講義於春字略焉蓋闕疑之意（閻按春秋爲魯史記之名孔子前已然年有四時不可偏舉四字以爲書號故交錯互舉取春秋二字耳此豈春秋特筆哉○元圻案石林春秋攷已佚　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裒輯得十之七八其統論二云左氏記事大抵先經一時如隱書冬宋人取長葛左氏以爲秋桓書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左氏以爲春僖五年春晉侯殺申生左氏記于四年十二月十年正月晉里克弑卓及荀息左氏記于九年十一月等疑皆從舊史之文舊史之序時亦皆本於夏正蓋既以正歲爲歲始則時有不得亂時不得亂則月亦不得易春秋所以易之者蓋編年以繫事而正朔王法之所謹不得不本周正也　陳止齋春秋後傳隱元年春王正月傳曰魯謂之春秋者其書法以四時冠月也以夏時冠周月非周之舊典也西周之史言時皆夏時也言月皆周月也言時皆夏時於周官見之季春出火非周三月季秋納火非周九月仲夏斬陰木非周五月仲冬斬陽木非周十一月之類言月皆周月於書見之康誥三月召誥二月不言夏洛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言冬之類未有以夏時冠周月者也惟詩以夏正數月至豳風於周正月則變文謂之一之日以夏時冠周月則魯史也云云　張氏洽春秋集傳春王正月傳曰按胡氏以爲商周雖改正朔而實未嘗改月故有夏時冠周月之說今按周人改月之證見於書傳坦然明甚但以當時兼存夏正故於經傳之閒互見迭出後人因此或迷而不覺至胡氏又惑於商書之說遽決而爲此言耳其實非也何以言之周官于布治言正月之吉此周正也而以夏正爲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此其證之尤章明者又如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此夏正也而以周之正月爲一之日觀此二者可以見其兼存之驗矣其兼存之何也周人雖以天統改用建子而以夏數之得天故未嘗廢而於因事當用之時每存之也　書錄解題春秋類春秋傳二卷伊川程子撰又春秋傳三十卷通例一卷通旨一卷徽猷閣待制建安胡安國康侯撰又春秋傳十二卷劉絢質夫撰二程門人其師亟稱之　劉質夫春秋傳程沙隨春秋傳張洽春秋集傳經義攷皆云已佚唯張洽集傳余近得抄本共二十六卷內缺十八至二十二二十三至二十六七卷　洽字元德清江人嘉定初進士歷官著作佐郎卒諡文憲）

胡文定（胡安國諡文定）春秋傳曰元卽仁也仁人心也龜山（與胡康侯第六書）謂其說似太支離恐改元初無此意（原注東萊集解亦不取　全云文定之說固腐甚然頗淵源於漢志○元圻案葉石林春秋傳曰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未有始卽位而不求其爲仁者也故不曰一年而曰元年與胡傳意同　董子對策曰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羅氏泌路史餘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天之所爲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此地之所爲用也然則稱元者直欲其奉元以養物而成德亦所以示正本謹始而已矣董從龍子　漢書律歷志一元典歷始曰元傳曰元善之長也共養三德爲善又曰元體之長也合三體而爲之原故曰元）

隱元年有正月後十年皆無正月陸淳（春秋集傳微旨卷二）曰元年有正言隱當立而不行卽位之禮十年無正譏隱合居其位而不正以貽禍（元圻案書錄解題春秋集傳纂例十卷辨疑七卷唐給事中吳郡陸質伯淳撰初潤州丹陽主簿趙郡啖助叔佐明春秋傳洋州刺史河東趙匡伯循質從助及伯循傳其學質本名淳避憲宗諱改焉　隱十一年穀梁傳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陸氏之說本此葉石林傳曰隱何以不書卽位將以治隱也隱受國於惠公則正私其志而欲以讓桓則不正非必曰是桓之位而非吾之所得居也故書正月以見正不書卽位以治其不正不書非不卽位也以爲有其位而不能居是以沒之以正其志也其說亦本穀梁）

春秋書侵者才五十八（閻按胡傳以爲侵六十）而書伐者至於二百一十三蘇氏謂三傳侵伐之例非正也有隙曰侵有辭曰伐愚謂孟子曰春秋無義戰非皆有辭而伐也（元圻案莊二十九年左傳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莊十年公羊傳曰觕者曰侵精者曰伐隱五年穀梁傳曰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東萊春秋集解取陸質纂例趙子曰凡師稱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之說王哲春秋皇綱論侵伐取滅篇亦取之石林葉氏傳曰聲其罪而討曰伐伐備鐘鼓不聲其罪而直討曰侵侵密聲有鐘鼓而不作罪大則伐小則侵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大司馬之法也天子在上諸侯不得擅相討春秋之世征伐自諸侯出雖無適而不爲僭然其名則竊取之矣蓋兼取左氏趙氏之說似與孟子意合　書錄解題春秋集傳十二卷蘇轍撰專本左氏不得已乃取二傳啖趙蓋以一時談經者不復信史或失事實故也）

金石錄鼎銘有云王格大室卽立按古器物銘凡言卽立或言立中庭（案立中庭諸本皆作中立庭今從閣本）皆當讀爲位蓋古字假借其說見鄭氏注儀禮秦泰山刻石猶如此（案此皆趙明誠古鼎銘跋尾文在金石錄卷十二）愚按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此下疑脫鄭氏注三字）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立

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蓋古字通用（正義曰古文春秋者漢藝文志云春秋古經十二卷是此古文經所藏之書文帝除挾書之律此本然後行於世故稱古文）詛楚文（歐陽公集古錄秦祀巫咸文一作秦誓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變輸盟刺卽渝字朱文公引以證公穀鄭人來輸平卽左氏渝平也（原注胡文定謂以物求平恐未必然○元圻案惠氏九經古義聘禮及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棟案立讀爲位史記周本紀云武王旣入立于社南今周書克殷解文也案其文云王入卽位于社是立字當作位也古鐘鼎文如周毛父敦銘及盄和鐘銘立字釋者皆訓爲位又周邠敦銘云毛伯內門立中庭周𢦏敦銘云蘇公入右散立中庭北鄉袁宏鬲許叔亟皆云列中庭之左右曰位明立字亦當作位釋者仍訓爲本字非也｜朱子語類鄭人來渝平渝變也蓋魯先與宋好鄭人押來渝平謂變渝舊盟以從新好也公穀作輸平胡文定謂以物求平也恐不然但言輸則渝之意自在其中如秦詛楚文云變輸盟刺若字義則是如此其意則只是渝字也｜詛楚文見古文苑一其文曰楚王熊相庸回無道淫邪甚亂宣侈競從變渝盟刺韓元吉校本云渝石作輸　變渝盟刺刺字不可解東坡詛楚文詩王注載詛楚文作變渝盟制當從之）

史記孔子世家文辭有可與人共者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宋程子春秋傳序曰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曹子建與楊德祖書（見文選四十二）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李善注引史記曰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今本無子游二字（元圻案孝經鉤命決曰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　文選曹攄思友人詩注引論語崇爵讖曰子夏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俱不及子游惟春秋說題辭曰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與文選引史記同）

公羊疏按閔因敘云昔孔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原注今經止有五十餘國通戎夷宿潞之屬僅有六十　閻案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莊七年傳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何氏曰不修

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劉原父譏何休以不修春秋百二十國寶書三禮春秋（閻案三禮二字疑不可曉反覆窮思似是修爲二字質諸公羊傳疏頗合因自笑曰邢邵言日思誤書更是一適　全云三禮二字當是三註謂其稿累易而成○案公羊傳首疏實作脩爲則閻氏之說爲有據）朱文公謂二書不傳不得聖人筆削之意（元圻案經義考閻氏因春秋敘伏按閻因未詳何時人徐氏公羊傳疏引之孔子得百二十國寶書其敘中之言也考春秋緯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咸有此文而徐氏獨據其敘或出於緯書之前未可定也　徐彥疏曰周史而言寶書者寶者保也以其可世世傳保以爲誡也又問曰若然公羊之義據百二十國寶書以作春秋今經止有五十餘國通戎夷宿潞之屬僅有六十何言百二十國乎答曰其初求也實得百二十國史但有極美可以訓世有極惡可以戒俗者取之若不可爲法者皆棄而不錄是以止得六十國也　史通六家篇曰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爲夏殷春秋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國語云晉羊舌肸習於春秋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又按竹書紀年其所記事皆與魯春秋同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則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皆指此也　朱子偶讀漫記云劉原父嘗病何休以不修春秋百二十國寶書三禮春秋而予反病二書之不傳不得深探聖人筆削之意也｜隋書經籍志春秋公羊解詁十一卷漢諫議大夫何休注　書錄解題春秋公羊傳疏三十卷不著撰人名氏唐志亦不載廣川藏書志云世傳徐彥撰不知何據然亦不能知其定出何代意其在貞元長慶後也　景德中侍講邢昺校定傳之　經義考曰公羊傳有不修春秋則魯之春秋也周燕齊宋皆有春秋載在墨子合以晉乘楚檮杌鄭志百國春秋之名僅存其八而已）

王介甫答韓求仁問春秋曰此經比他經尤難蓋三傳不足信也尹和靖云介甫不解春秋以其難之也廢春秋非其意朱文公（書臨漳所刊四經後）亦曰春秋義例時亦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自信於心故未嘗敢措一辭（全云祁寬所輯和靖語錄海陵周茂振謂荊公妒孫莘老之言不可復加而遂詆爲斷爛朝報乃爲刻薄今觀和靖此語可以釋然○元圻案臨川集答韓求仁書曰至於春秋三傳旣不足信故於諸經尤爲難知辭問皆不果答亦冀有以亮之　周茂振跋孫莘老春秋經解曰先君傳春秋於先生嘗言荊公初欲傳春秋而莘老之書已出忌之遂詆聖經曰斷爛朝報也　經義考一百八十一王氏安石左氏解一卷存林希逸曰尹和靖言介甫未嘗廢春秋廢春秋以爲斷爛朝報皆後來無忌憚者託介甫之言也韓玉汝有子宗文上介甫書請六經之旨介甫皆答之獨

（於春秋曰此經比他經尤難蓋三傳皆不足信也和靖去介甫未遠其言如此　楊龜山作孫莘老春秋經解序曰熙寧之初崇儒尊經訓迪多士以爲三傳異同無所考正於六經尤爲難知故春秋不列於學官非廢而不用也　陸農師答崔子方書曰荊公不爲春秋蓋嘗聞之矣公曰三經所以造士春秋非造士之書也學者求經當自近者始學得詩然後學書學得書然後學禮三者備春秋其通矣故詩書執禮子所雅言春秋罕言以此）

鶴山（李明復春秋集義序）曰春秋由懼而作書成而亂賊懼亂賊盡陷溺之深者而猶懼焉則人性固不相遠也其說本於呂成公講義（元圻案經義考呂氏祖謙春秋講義一卷存黃震曰成公講義亦少年之作但不主如傳議之太刻耳　汪藻作張根春秋指南序曰彼亂臣賊子者豈曉然知道理之人哉一見春秋而知懼焉非懼聖人之書也懼天下是非之公也）

書尹氏卒（案隱公三年左傳作君氏此從公穀）此尹氏立王子朝之始也（昭公二十三年）書齊崔氏出奔衛（宣公十年）此崔杼弒其君之始也（襄公二十五年）比事觀之履霜堅冰之戒明矣聖人絕惡於未萌必謹其微（何云迂遠無當○元圻案公羊隱三年傳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注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

世弒其君　王氏此條元程端學春秋本義引之　石林春秋傳曰尹氏卒貶世卿也春秋之世內諸侯之卿有如尹氏者其後卒以爭立君諸侯之大夫有如齊崔氏者其後卒以弒君故尹卒以氏書崔杼出奔以氏書以爲是世卿者所爲故各因其事而見法焉）

薛士龍春秋旨要序謂先王之制諸侯無史天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職於周之太史隱之時始更魯歷（案魯歷書錄解題作周歷）而爲魯史諸侯之有史其周之衰乎費誓秦誓列於周書甘棠韓奕編之南雅烏在諸侯之有史也晉乘始於殤叔秦史作於文公（史記秦本紀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王室之微諸侯之力政焉耳（文在浪語集卷三十）止齋後傳因之朱文公（語錄）以爲諸侯若無史外史何所稽考而爲史古人生子則閭史書之（見禮記內則）閭尚有史況一國乎（原注愚謂酒誥曰矧太史友內史友則諸侯有史矣　閻按成王封伯禽有史有典策春秋之制也○元圻案陳氏傅良春王正月傳曰古者諸侯無私史有邦國之志則小史掌之而藏周室魯人所謂周人御書晉人所謂辛有之二子董之晉于是有董史者也是故費誓繫于周書秦汝江沱至於譚大夫下國之詩皆編入于南雅自三史作而國自爲史矣自注本常州先生薛氏　楊氏簡春秋解自敘呂氏大圭春秋或問亦從薛常州說　隋書經籍志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紀言行夏殷以上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則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分掌其事而諸侯之國亦置史官　書錄解題春秋經解十二卷指要二卷知常州永嘉薛季宣士龍撰其序專言諸侯無史季宣博學通儒不事科舉陳止齋師事之　黃氏仲炎春秋通說一荀悅亦云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書於簡冊有二史）

春秋日食三十六有甲乙者三十四歷家推驗精者不過二十六（原注有月朔者二十六以周歷考之朔日失二十五魯歷校之又失十三）唐一行得二十七（原注朔差者半）本朝衛朴得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法（閻按春秋三十六日食有誤五爲三者莊公十八年僖公十二年是有誤三爲二者文公元年是有誤十爲七者宣公八年是有誤九爲六者昭公十七年是有以前月不應閏而閏先時者隱公三年桓公三年十七年莊公二十五年三十年是有以前月作後月應閏而不閏後時者宣公十七年成公十七年襄公十五年二十七年昭公十五年定公十二年是至僖公十五年五月之交宜

在四月然乃亥時月食非日食何誤至此蓋史失其官閏餘乖次從古未有過於春秋之世則雖信亦未有過春秋之書者也　衛朴以莊公十八年三月獨不入食法不知法推是歲五月壬子朔申時日食元史郭守敬曰蓋誤五爲三是也詳見余潛邱劄記○元圻案夢溪筆談十八淮南人衛朴精於歷術一行之流也春秋日食三十六諸歷通驗密者不過得二十六唯一行得二十七朴乃得三十五唯莊公十八年一蝕今古算皆不入蝕法疑前史誤耳自夏仲康五年癸巳歲至熙寧六年癸丑凡三千二百一年書傳所載日蝕凡四百七十五衆歷考驗雖各有得失而朴所得爲多）

漢月食五十三後漢七十二唐九十三歷法一百七十三日有餘一交會（案此隱公三年正義文）然春秋隱元年至哀二十七年凡三千一百五十四月唯三十七食是雖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是頻交而食也（原注漢高帝三年十月十一月亦頻食　閻按凡月頻食此理所絕無者歷家如姜岌一行皆言之鑿鑿不必西法爲然余嘗疑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之前之後必有某公某年爲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者又有爲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者脫其簡於彼而錯其簡於此事固有之理或一解案雲九頗以爲然○元圻案隱公三年左傳注日月動物雖行度

（有大虧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正義曰蝕因及秦歷紀全差漢來漸候天時始造其術劉歆三統以爲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日一食故得食日而不得加時漢末會稽都尉劉洪作乾象歷始推月行遲疾求月食加時後代脩之漸益詳密今爲歷者推步日食莫不符合但無頻月食法故漢魏以來殆將千歲爲歷者皆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始一交會未有頻月食者今頻月而食乃是正經不可謂之錯誤也注不能定故求之言又襄二十四年左傳正義劉炫曰漢末以來八百餘載考其注記都無頻月日食之事計天道轉運古今一也但其字則變古爲篆改篆爲隸書則縑以代簡紙以代縑傳寫致誤失其本眞也）

西疇崔氏（全云浩陵崔子方彥直）曰春秋桓四年七年無秋冬定十四年無冬桓十七年（案十七當作十四閣何本俱誤作七）書夏五而闕其月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而闕其事僖二十八年書壬申而不繫之月桓十年書五月而不繫之夏昭十二年書十二月而不繫之冬郭公仲孫忌與凡日食而不繫朔與月者皆闕也（元圻案桓公四年杜注國史之記必書年以集此公之事書首時以成此年之歲故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他皆放此　宋趙氏鵬飛春秋經筌桓四年七年無秋冬闕文也何休附會以爲桓無王故貶去二時此妄說也十二公之中惟桓一公最多闕文五年春正月甲戌之下闕事併甲戌己丑書陳侯鮑卒十二年十一月一月之中兩書丙戌十四年夏五闕月十月日食闕日　書錄解題春秋經解十六卷本例例要一卷浩陵崔子方彥直撰紹聖中罷春秋取士子方三上書乞復之不報遂不應進士舉居山谷稱之曰六合有佳士曰崔彥直其人不游諸公然則其賢而有守可知矣　經義考崔氏經解佚本例例要存　案今本題曰西疇居士春秋本例共二十卷書錄作一卷誤也王氏所引不見於本例蓋經解之文　西疇之說元程端學春秋本義引之）

孟子題辭（案趙岐作）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太史公自序聞之董生曰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繁露俞序篇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正義云此春秋緯文愚謂緯書起哀平間董生時未有之蓋爲緯書者述此語耳（元圻案隋書經籍志孟子十四卷趙岐注　後漢書趙岐傳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多所述作著孟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　程子曰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斷例則始見法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故曰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而著明）

公矢魚于棠（案隱公五年公穀經文俱作觀魚此從左傳）朱文公（語類）曰據傳曰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親射蛟江中之類按淮南時則訓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則左氏陳魚之說非矣（全云左氏之陳魚則竭澤淮南之射魚則取其大者畢竟不同王其云則君不射之射恐是不射其利耳○元圻案漢書武帝紀元封五年冬行南巡狩至於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灊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　葉石林春秋考古者祭必親射牲故各因四時之田而取之臧僖伯始言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武事未言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射之爲言蓋矢也豈隱公本以觀魚不因于狩而假射牲以爲之名乎則觀正當爲矢不當言陳　黃氏仲炎春秋通說一後世如秦始皇至瑯琊候大魚出射之漢武帝射蛟江中皆習之爲也不竹垞曰俞成宋慶歷中著螢雪叢說謂以矢爲觀非也引周禮矢其魚鱉而食之直作射解）

春秋正月書王者九十二二月書王者二十有三三月書王者一十九（原注元年不以有事無事皆書王）何休謂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以存二王之後（原注二月殷之正月三月夏之正月）先儒以爲妄（元圻案孫氏復春秋尊王發微隱公三年春王二月說曰隱公之年正月書王者九十二二月書王者二十三月書王者一十七春秋之法惟元年不以有事無事皆書王正月餘年事在正月則書正月事在二月則書二月事在三月則書三月　王氏與孫氏之說互異以書王之月總數計之王氏共得一百三十四孫氏共得一百二十九今春秋經公穀止於哀公十四年書王之月共得一百三十二左氏終於哀公十六年十五十六兩年皆書春王正月恰得一百三十四與王氏總數合蓋通志堂所栞尊王發微文有脫誤可稽以校正　伊川程子經說事在二月則書二月事在三月則書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　隱公三年公羊傳注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代之後使統其正朔所以尊先聖通三統　左傳隱公元年正義曰服虔亦云孔子作春秋於春每月書王以統三王之正謂周室之臣民尊夏殷之舊主每月書王敬奉前代採之人情未見其可杞宋不奉周正周人悉尊夏殷則是重過去而忽當今尊二國而慢時主其爲顛倒不亦甚乎）

紀侯大去其國（莊公四年）陳齊之（全云字長方王信伯弟子）謂聖人蓋生名之

（案記曰諸侯失地名）大名也若漢欒大是也愚按以大爲紀侯之名本劉質夫（何云國滅身竄故從卒例亦復近理　質夫名絢程門弟子○元圻案史記封禪書欒成侯上書言欒大欒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　漢書漢武帝紀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師古曰褚大也　儒林傳有蘭陵褚大　經義考陳氏長方春秋傳佚張辿曰長方字齊之其先長樂人居吳中步里紹興間以進士終江陰軍敎授　胡氏寧曰伊川先生以大者紀侯之名罪其不能死社稷也　呂氏集解常山劉氏曰大者紀侯之名也生名之著失地也）

魯哀公問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殺菽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此韓非書所載也（此內儲說上篇文）以魯論爲用殺之言觀之恐非夫子之言也法家者流託聖言以文其峭刻耳胡文定公春秋傳取之未詳其意（何云夫所謂焉用殺者蓋以上失其道蚩蚩之民罹于刑辟或非其罪當以敎化先之非縱捨姦慝宜殺而不殺也舜攝位而四凶伏其辜孔子攝相七日而誅少正卯殺一人而生千萬人何嘗非惟辟作威之道而迂儒以法家稱引故疑之乎　又云非之言自不足據○元圻案公羊經文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左傳穀梁傳皆作十月定公元年十月霣霜殺菽三傳同今韓非子云冬十二月霣霜不殺菽合二事而一之足證其說之無稽）

沙隨春秋例目云有蜮（莊十八年）或考隸古春秋作有蟘爾雅食葉蟘音特（原注爾雅蜚蠦蜰即負盤臭蟲劉歆曰負蠜誤矣江休復雜志唐彥猷有舊本山海經說蜚處淵則涸行木則枯疑春秋所書即此物若是負蠜不當云有謂之多可也○元圻案呂氏春秋任地篇又無螟蜮高誘注蜮或作螣食心曰螟食葉曰蜮兗州謂蜮爲螣音相近也邵學士晉涵爾雅釋蟲正義曰說文云蟘蟲食苗葉者左傳疏引李巡云食禾葉者言其假貸無厭故曰蟘也蟘通作螣月令云仲夏行冬令百螣時起鄭註螣蝗之屬是蜮螣蟘一也劉歆春秋傳以爲非中國之獸未詳所據又曰蜚又名負盤廣雅云負蠜蟅也孔穎達云本草曰蜚厲蟲也然則蜚是臭惡之蟲害人衣物故左氏傳曰有蜚不爲災亦不書也春秋經傳皆云有蜚則此蟲一名蜚一名蠦蜰而舍人李巡皆云蜚蠦一名蜰非也此蟲一名負盤漢書及左傳註多作負蠜以此下有草蟲負蠜故相涉誤耳今案說文亦云蜚臭蟲負蠜也是蜚亦有負蠜之名也　漢書五行志蜚劉歆以爲負蠜也性不食穀食穀爲災介蟲之孽　山海經東山經曰太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其名曰蜚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天下大疫　經義考程氏迥春秋顯微例目宋志一卷佚）

郎顗謂魯僖遭旱修政自勅時雨自降然春秋於僖公初書雨已而書雩已而書大旱公之德衰矣（閻按吾家甫傳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致旱此何休註也○元圻案後漢書郎顗傳顗字雅光北海安邱人也陽嘉二年顗詣闕拜章帝使對尚書顗對曰魯僖遭旱修政自勅下鍾鼓之縣休繕治之官雖則不雩而時雨自降注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三年春夏不雨於是僖公憂閔元服避舍釋更徭之逋罷軍寇之誅去苛刻峻文慘毒之教所蠲浮令四十五事雨大澍也　僖三年六月雨穀梁傳曰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僖十一年秋八月大雩十三年秋九月大雩二十一年夏大旱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曰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黄氏仲炎曰呂公弼告神宗曰願陛下不以今日得雨爲喜更以累年災異爲憂此可以言春秋矣）

名不可不謹也春秋或名以勸善或名以懲惡袞鉞一時薰蕕千載東漢豪傑恥不得豫黨錮慕其流芳也我朝鐫工之微不肯附名黨碑懼其播惡也名教立而榮辱公其轉移風俗之機乎（閻按鐫工安民李仁甫長編作李姓非余親至西安中碑林辨之　朱彝尊跋邵氏聞見前錄常安民以鐫字爲業崇寧二年蔡京又自書元祐姦黨爲大碑頒于郡縣令刻石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王明清揮麈錄九江碑工李仲寧刻字甚工黄太史題其居曰瑑玉坊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碑姓名呼使仲寧仲寧曰小人家舊貧窶止因開蘇內翰黄學士詞翰遂至飽煖今日以爲姦不忍下手議之者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元圻案後漢書皇甫規傳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拜度遼將軍及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雖爲名將素譽不高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

公如京師（成十三年）非禮也晉楚可以言如京師不可以言如於是朝覲之禮廢矣（何云精義○元圻案成十三年杜注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　胡氏傳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因會伐而行矣　張氏洽集註曰春秋以諸侯事周之禮久闕而因行於伐秦之役若沒而不書是盡廢其僅存之禮也若書以爲朝于京師則是舉百年之墜典亦非其實也故書如京師而不言朝以見其行禮之不專　趙氏鵬飛經筌曰凡諸侯相朝皆書如如公如晉如齊皆朝也）

（不曰朝而曰如尊天子也唯朝王則曰朝公朝於王所是也魯內則曰朝滕薛來朝是也）

仲子之賵宰書其名成風之賵王不書天正三綱也公羊氏乃有母以子貴之說謂之知春秋之義可乎漢章帝不以尊號加於賈貴人晉明帝不以尊號加於荀豫章君猶近古也（元圻案隱元年經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程子曰春秋之時嫡妾僭亂聖人尤謹其名分仲子繫惠公而言故正其名不曰夫人曰惠公仲子謂惠公之仲子妾稱也以夫人之禮賵人之妾不天亂倫之甚也然春秋之始天王之義未見故不可去天而名咺以見其不王王臣雖微不名況於宰乎　文五年經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程子曰天王成妾母為夫人亂倫之甚失天理矣不稱天義已明稱叔存禮也　劉原甫曰一則名其宰而見貶一則去其天以示譏　隱公元年公羊傳曰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後漢書皇后紀賈貴人南陽人建武末選入太子宮中元二年生肅宗而顯宗以為貴人帝既為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為外家故貴人不登極位賈氏親族無受寵榮者及太后崩追策書加貴人王赤綬安車一駟永巷宮人二百　晉書后妃傳豫章君荀氏元帝宮人也生明帝明帝即位封建安君王成帝咸康元年始別立廟於京都）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桓三年）荀子曰春秋善胥命程子胡文定皆善之劉原父（春秋傳）以為自相命非正也止齋（春秋後傳）亦以為相推長也於是齊僖稱小伯黎之臣子亦以方伯責衛宣（下云桓文之事其所由來者漸矣止齋自註本薛氏）愚謂齊衛胥命此伯者之始其末也齊魏會于徐州以相王（事見史記魏世家襄王元年註徐廣曰徐今薛縣）霜凝冰堅其來漸矣（全云春秋之末挽霸局者亦齊衛也於是齊景思更霸而率衛靈以伐晉○元圻案王氏此條本朱子語類問於張洽之說　荀子大略篇不足於行者說過不足於信者誠言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　桓公三年公羊傳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程子胡傳皆善其不盟詛與公羊荀子同　劉氏敞傳曰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古者有方伯有州牧有卒正有連率命於天子正也諸侯有相命非正也齊太公之後東州之侯也衛康叔之後北州之侯也又意林曰時齊僖公自以為小伯而狄人追逐黎侯黎之臣子亦以方伯連率之職責衛宣公故此胥命者以方伯之事自相命也　張氏洽春秋集傳曰蒲之胥命止齊桓非命伯而專征之權與春秋譏書之志王命不行列國擅霸從此階也下逮戰國諸侯欲稱王則齊魏會于笠澤以相王秦昭王欲稱帝則使人致東帝于齊僭竊交私百準一揆故知胥命者春秋謹霸政擅命之始也　朱子語類自相命而至於相王自相王而至於相帝勢必如此　國語及平王末而晉秦齊楚代興秦景襄於是乎取周土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齊莊僖於是乎稱小伯楚蚡冒於是乎始啟濮　施氏詩序狄人迫逐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書郊九皆卜不吉（僖三十一年成十年襄七年十一年）失時（成十七年九月定十五年五月哀元年四月）牛災（宣三年成七年）則書之書大雩二十一皆在午未申之月（桓五年秋雩十一年秋八月十三年秋九月成三年秋七年秋襄五年秋八年秋九月十六年秋十七年九月二十八年秋八月昭三年八月六年秋九月八年秋十六年九月二十四年秋八月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定元年九月七年秋是年九月十二年秋）建巳之雩常事不書（元圻案胡傳楊子曰天子之制諸侯庳節莫差於僭僭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諸侯而祭天其僭極矣聖人於春秋欲削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為後世戒悉書之乎則歲事之常有不勝書者是故因禮之變而書於策或以卜或以時或以牲或以牛於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　桓五年秋大雩左傳書不時也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杜注龍見建巳之月　程子曰大雩歲之常祀不能皆書也故因其非時則書之遇旱災則非時而雩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志旱也）

三書蒐於昭公之時兵權在大夫（昭八年蒐於紅十一年大蒐于比蒲二十二年大蒐于昌間）再書蒐於定公之時兵權在陪臣（定十三年十四年大蒐于比蒲○元圻案劉氏敞春秋傳曰曷為不言公公不得與於蒐爾公曷為不得與于蒐三家者專魯而分之政令出焉公民食焉爾　家鉉翁詳說蒐軍政也魯自宿意如盜竊兵柄舉國中邱甸卒乘皆為己之私有昭公不能君以是故也今意如死陽虎繼亂三家之勢少戢正魯君可以有為之日而定公庸且弱苟安目前而不能為魯國深長慮兵柄可收而不能收公室自是無復興之望矣）

定公六月即位而於春夏書元年（隱元年）正義謂漢魏以來雖於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即以元年冠之因於古也通鑑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即以為魏黃初元年朱文公謂奪漢太速與魏太遽非春秋存陳之意（何云是時昭公既薨不書元年則遂無君矣故定雖未即位而先以元年繫之又春秋之變例也漢魏之事惟光武建武之元以六月即位可從此例以更始失政天下亟望有君故也若延康黃初之予奪春秋之罪人也　全云溫公亦非奪漢與魏只

（是要書法一例其實書法何嘗不可變通○元圻案朱子與呂成公書曰溫公舊例皆以後改者爲正此殊未安如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太速與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以爲法　昭公九年公羊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穀梁傳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　書錄解題編年類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目錄三十卷丞相溫公司馬光撰初光嘗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傳體爲志八卷以進神宗悅之遂命論次歷代君臣事迹起周威烈迄乎五代詔設局神宗御製序賜名資治通鑑）

春秋三書孛（文十四年昭十七年哀十三年）而昭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史記天官書劉更生封事云春秋彗星三見則彗孛一也晏子春秋齊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騫禳之晏子曰孛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則孛之爲變甚於彗矣（原注齊有彗星見於傳而經不書　何云經不書益見彗小於孛矣　集說漢文紀有長星出於東方文穎曰彗孛長三星其形象小異孛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孛也彗星光芒長參參如掃彗長星光芒有一直指或竟天或十丈或一丈二丈無常也○元圻案後漢書天文志上孛之爲言猶有所傷害有所妨蔽所以除穢而布新也　晏子春秋曰齊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騫禳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爲民之亂見之又一日景公見彗星出而泣晏子問之公曰寡人聞之彗星出其所向之國君當之今彗星出而向吾國我是以悲晏子曰君之行義回邪無德於國穿實池則欲其深以廣也爲臺榭則欲其高且大也賦斂如撝奪誅戮如仇讎自是觀之孛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果如晏子之言孛之與彗相似匪同　史記齊世家亦載晏子之語孛作茀　今本晏子春秋內篇諫上景公睹彗星召伯常騫使禳去之晏子曰此天教也彗星之出天爲民之亂見之故詔之妖祥以戒不敬今君若設文而受諫謁聖賢人雖不去彗星將自亡今君嗜酒而并于樂政不飾而寬於小人近讒好優惡文而疏聖賢人何暇在彗茀又將見矣又外篇記彗見者二其文皆與後漢書所引晏子不同王氏此條據章懷注）

星孛東方（哀十三年冬）在於越入吳之後（哀十三年夏）彗見西方（史記六國表秦孝公元年）在衛鞅入秦之前天之示人著矣（元圻案綱目周顯王八年彗星見西方衛公孫鞅入秦）

齊桓之將興也恒星不見星隕如雨晉文之將興也沙鹿崩自是諸侯無王矣晉三大夫之命爲侯也

九鼎震自是大夫無君矣人事之感天地爲之變動故董子（對策）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元圻案呂氏集解莊七年恒星不見云云襄陵許氏曰王道將終而霸統方起之祥也又僖十四年沙鹿崩許氏曰恒星不見星隕如雨齊桓之祥也沙鹿崩晉文之祥也齊桓將興而天文變晉文將興而地理決王道之革也　史記周本紀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韓趙魏爲諸侯）

晉自武獻以來以詐力彊其國故傳曰晉人虎狼也（文十三年）晉人無信（僖二十三年）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宣十二年）春秋書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此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者君子與之義理之在人心不可泯也剝之上九一陽尚存春秋之作見人心之猶可正也（元圻案文十四年公羊傳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　陸氏微旨中趙氏曰弗克納言失之於初而得之於末也淳聞於師曰據三傳之說晉師皆有名氏則必非微者矣晉曰人何也曰貶進諸侯王者之事人臣專之罪莫大焉夫子善其聞義能徙故爲之諱也　襄十九左傳聞喪而還禮也公羊傳大其不伐喪也）

列國之變極於吳越通吳以疲楚者晉也（成七年巫臣之爲也）通越以撓吳者楚也（事詳國語）春秋於是終焉唐以南詔攻吐蕃而唐之亡以南詔本朝以女眞滅契丹而中原之亡以女眞女眞之將亡也吾國又不監宣和而用夾攻之策不知春秋之義也（全云端平之禍不在夾攻而在妄取三京或云元人志在并吞天下即無入洛之師未必不覬覦而動曰果隕則蹈不夾攻而元於滅金之後亦自加兵於宋況女眞之讐必無不報之理○元圻案左傳成七年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　吳語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句踐問焉曰吳國爲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爲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曰夫戰知爲始仁次之勇次之越王曰諾乃召五大夫曰王孫包胥既命孤矣　通鑑唐紀德宗貞元四年吐蕃發兵將寇四川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屯於瀘北韋皋知雲南計方猶豫乃爲

書遣雲南王敘其叛吐蕃歸化之誠使東蠻轉致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屯會川以禦雲南趣蜀之路雲南怒引兵歸國由是雲南與吐蕃大相猜阻歸唐之志益堅吐蕃失雲南之助兵勢始弱矣貞元十年異牟尋擊吐蕃大破之取十六城遣使來獻捷請復南詔號宣宗大中十三年南詔酋龍稱皇帝國號大理遣兵陷播州懿宗咸通元年南詔攻邕州陷之四年陷交趾五年寇巂州寇邕州十年陷嶲州十一年攻成都　岳珂桯史九宣和將伐燕用其降人馬植之謀由登萊航海以使於女眞約夾取遼地而分之子女玉帛歸女眞土地歸我　續通鑑徽宗宣和九年金主遣李善慶女眞散覩持國書來修好詔蔡京等論以夾攻遼之意七年遼亡欽宗靖康元年金師陷京城又理宗紹定五年時與蒙古兵合圍汴京蒙古所遣王檝來京湖議夾攻金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爲可遂復讐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從命嵩之報使許之　明張溥書馮琦宋史紀事本末三京之復後曰遼爲宋敵金爲宋仇敵者可以存可以亡者也仇者可以亡必不可以存者也八陵之辱二帝之慘懷而不報者百餘年矣會有可乘雖死不顧必欲鑒宣和之海上而忘靖康之北狩凡爲臣子其誰堪之故滅金之役正也三京之復亦正也其復而不果者失在進之太速守之不固非盡始謀者過也

邢有狄難已遷於夷儀三國之師城邢俾反其國都故列三國稱師以著其功（僖元年）淮夷病杞方伯不能

斥逐蠻夷使杞人安其都邑乃城緣陵使遷故書諸侯而不列序（僖十四年）狄入衛踰年齊侯方城楚邱以處文公故但書城楚邱而不著其城之者（僖二年）書愈略者功愈降也沙隨程氏云（元圻案春秋僖公元年春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僖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正義曰元年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傳稱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故具列三國之師詳其文以美之也今此總云諸侯不具書其所城之人爲其有闕也故總言諸侯以譏之　傳二年春王正月城楚邱胡傳桓公師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　呂氏集解曰先儒以謂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夫所謂專封者以此地界此人也則謂之專封固不可也如同時諸侯有相滅亡天子不能令方伯不能救天下諸侯力能救而復之則是爲仁而踐義也而以是爲專封是嫂溺援之以手而以爲罪也析義最精　經義考程氏迥春秋傳宋志二十卷佚）

齊桓之霸自盟于幽（莊十六年）至會于淮（僖十七年）凡十有二會而孔子稱九合諸侯（稽序按周秦漢魏以九合諸侯對一匡天下者數十處大戴記幷有再爲義王句管子又有三匡天子句證之周語又云一合諸侯者又證之左傳有云再合諸侯三合大夫者知與富辰所云糾合宗族展喜所云糾合諸侯不同也但管子國語云乘車之會三史記云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均與論語參差而鄭康成韋昭洪背顏師古陸德明司馬貞亦各以意說）劉氏意林曰始于幽終于淮合者九崔氏曰道其不以兵車而已莊十六年九國盟于幽二十七年五國又盟于幽僖元年六國會于檉二年四國盟于貫五年八國會王世子于首止七年五國盟于甯母八年王人與七國會于洮九年宰周公與七國會于葵邱十三年七國會于鹹凡九合諸侯也牡邱之盟（僖十五年）陽穀之會（僖三年）淮之會蓋有兵車矣（稽序按洮鹹是兵車穀梁傳有明文陽穀是衣裳范甯注有明文西疇失考○案崔西疇此說黃氏日抄九引之）胡氏通旨曰桓公霸四十二年會盟凡二十有一獨稱九合舉衣裳

之會爾穀梁傳衣裳之會十有一論語疏謂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史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其說不同朱文公謂九春秋傳作糾展喜犒師之詞云爾（方樸山云若以九爲糾則未可概曰不以兵車矣況九糾通用他亦無證　稽序按莊子禹九雜天下之川九糾亦有通用者故朱子註楚辭亦破九爲糾　集證曰論語釋文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一范甯註云十三年會北杏又會柯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止七年會甯母凡十一會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也愧按今本穀梁注十三年下無又會柯有僖九年會葵邱與邢疏所引皆同胡氏通旨因之然鄭康成注論語亦有柯無葵邱則釋文所引范甯注當有所本）李氏韶世紀（序晉伯文紀）云桓公會不過三川盟不加王人（案國語西周三川皆震注涇渭洛也　僖公五年經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註間無異事復稱諸侯者王世子不盟故也王之世子尊與王同齊桓行霸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世子　宋高氏閌集註曰此復舉諸侯者尊王世子不敢與之盟也會者辨上下之禮修和好之道而王世子與焉盟之可也盟者以不相信也若王世子亦與焉則是以所不信者加之王世子與約束

（諸侯無異故齊侯不敢盟世子而與諸侯自盟諸侯自盟所以定世子也僖公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公羊傳曰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爲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文公會畿內盟子虎矣（僖公二十八年傳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二十九年經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註翟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程子曰晉文連年會盟者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廷王城又與王人盟彊逼甚矣故諱公諸侯貶稱人惡之大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事見僖七年左傳）懼其獎臣抑君文公則爲元咺訴衛侯矣（事見僖二十八年經傳）此夫子所以有正譎之辨（元圻案經義考胡氏寧春秋通旨未志一卷未見吳萊後序曰胡氏正傳三十卷傳外又有忽其條例證據史傳之文二百餘章子寧集之名曰春秋通旨　李琪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自序其少稿妄意敘東周十有四王之統合齊晉十有三伯之目舉諸侯數十大國之系皆世爲之紀不失全經之文略備各代之實竊于韶爲之補緝其未成　黃虞稷曰琪字孟聞吳郡人仕國子司業書成於嘉定辛未）

春秋繁露曰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著（此竹林篇文）又曰易無達吉（何云吉疑作占　集證按說苑奉使篇引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如說苑所引則仍當作達吉）詩無達詁春秋無達例（閻按今繁露例兩作辭）陸農師稱之又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此俞序篇文）攻媿（閻按攻媿樓鑰號）謂眞得夫子心法（元圻案陸農師荅崔子方書曰夫經一而足春秋之傳不保舊史存否何如若聖人作經又待傳史而傳是二而足也故曰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著其設方立例不可以一方求亦不可以多方得譬如天文森布一衡一緯各有條理久視而益明易曰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豈獨易也哉故曰詩無達詁易無達吉春秋無達例要在變而通之耳　樓攻媿繁露後序曰仲舒對策爲古今第一余竊謂惟仁人之對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有言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此類非一是皆眞得吾夫子之心法蓋深於春秋者也　春秋繁露注見卷五十八頁）

董仲舒春秋決獄其書今不傳太平御覽載二事其一引春秋許止進藥其一引夫人歸于齊通典載一事引春秋之義父爲子隱應劭謂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三事（原注隋唐志十卷○案應劭語見後漢書本傳及晉書刑法志）今僅見三事而已（閻按藝文類聚亦載一事）御史中丞衆議薛況之罪孔季彥斷梁人之獄（集證按北堂書鈔聽訟門引孔叢子梁人娶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孔季彥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季彥曰昔文姜與弒魯桓春秋去其姜氏絕不爲親禮也且手殺重于知情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皆以春秋合於經誼終軍之詰徐偃則論正而心刻矣呂步舒使治淮南獄竊驗其事蓋仲舒弟子不知其師書者也公孫宏以春秋之義繩臣下（見漢書刑法志）張湯請博士弟子治尙書春秋補廷尉史（見本傳）是以春秋爲司空城旦書也胡文定公曰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斯言足以正漢儒之失（原注鹽鐵論文學曰呂步舒弄口而見戮　閻按文學當作丞相史○元圻案太平御覽六百四十載董仲舒決獄曰甲乙與丙爭言相鬭丙以佩刀刺乙甲卽以杖擊丙誤傷乙甲當何論或曰毆父也當梟首論曰臣愚以父子至親也聞其鬭莫不有怵悵之心扶伏而救之非所以欲詬父也春秋之義許止父病進藥於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誅甲非律所謂毆父不當坐　案甲乙與丙甲下疑脫父字　又曰甲夫乙將船會海盛風船沒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卽嫁甲欲皆何論或曰甲夫死未葬法無許嫁以私爲人妻當棄市議曰臣愚以爲春秋之義言夫人歸于齊言夫死無男有更嫁之道也婦人無專制擅恣之行聽從爲順嫁之者歸也甲又尊者所嫁無淫之心非私爲人妻也明於決事皆無罪名不當坐　通典六十九養兄弟子爲後後自生子議云東晉成帝咸和五年散騎侍郎賀僑妻于氏上表云董仲舒時有疑獄曰甲無子拾道旁棄兒乙養之以爲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斷曰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所生誰與子之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春秋之義父爲子隱甲宜匿乙詔不當坐又一事曰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後長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謂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勝其忿自告縣官仲舒斷之曰甲能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於義已絕矣雖杖甲不應坐　案通典本二事厚齋因同爲于氏所引故以爲一事也否則傳刻時誤二爲一并誤四爲三也　漢書薛宣傳哀帝初博士申咸給事中毀宣不供養行喪服不宜列朝省宣子況數聞其語賕客楊明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會司隸缺況恐咸爲之遂令明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事下有司御史中丞衆等奏況疑咸受修言（修宣之弟）以毀譖宣知咸給事中恐爲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追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不與凡民忿怒爭鬭者同臣聞敬近臣爲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君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上浸之源不可長也況首爲惡明手傷功意俱惡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況皆棄市廷尉直以爲律曰鬭以刃傷人完爲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疻者與痏人之罪鈞惡不直也咸厚善

（修而數稱宣惡不可爲直況以故傷咸計謀已定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趣明非以恐咸爲司隸故造謀也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民爭鬬無異今以況爲首惡明手傷爲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原況以父見謗發忿怒無它大惡陷死刑恐非法意明當以賊傷人不直況與謀者皆爵減完爲城旦上以問公卿議臣丞相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況竟減罪一等徙敦煌又終軍傳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事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己之宜今天下爲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臧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爲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爲辭何也又詰偃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勢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偃已前三奏無詔不惟所爲不許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此聖明所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偃自予必死而爲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偃窮詘服　漢書五行志使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顓斷於外不請又董仲舒傳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少藁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　史記酷吏張湯傳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

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　史記儒林傳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注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駰案漢書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爲急比之於律令謹月令正義引鄭志獄夏曰鈞臺殷曰羑里周曰圜土秦曰囹圄漢曰若盧魏曰司空　說文獄司空也　蕭山王紹蘭曰白孔六帖引決獄二事其一甲爲武庫卒盜強弩弦一時與弩異處當何罪論曰兵所居比司馬闌入者髡重武備貴精兵也弩蘗機郭弦軸異處盜之不至盜武庫兵陳論曰大車無輗小車無軏何以行之甲盜武庫兵當棄市乎（以上二論皆或發）曰此下仲舒所謂雖與弩異處不得弦不可謂弩矢射不中與無矢同不入與無鐵同律曰此邊部兵所贓直百錢者當坐棄市其一君獵得麑使大夫持以歸道見其母隨而鳴感而縱之君慍議罪未定君病恐死欲託孤幼乃覺之曰大夫其仁乎遇麑以仁況人乎乃釋之以爲子傅於議何如仲舒曰君子不麛不卵大夫不諫使持歸非也然而中感母恩雖廢君命徙之可也然則春秋決獄宋時猶有六事可攷厚齋何以但云三事乎又曰朱竹垞經義考亦云藝文類聚有引決獄君獵得麑一事今攷類聚卷六十六是引韓子孟孫獵得麑事非引決獄蓋朱閣與誤記六帖爲類聚耳○案經義考董子春秋決事十六篇漢志作公羊治獄七錄作春秋斷獄新舊唐書作春秋決獄崇文總目作春秋決事比）

劉原父深於春秋然議郭后祔廟引春秋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致者不宜致也且古者不二嫡當許其號而不許其禮張洞非之曰按左氏哀姜之惡所不忍道而二傳有非嫡之辭敞議非是然則稽經議禮難矣哉（元圻案僖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傳以夫人爲哀姜公羊以爲齊之媵女先至者公使立爲夫人者穀梁以爲言夫人而不以姓氏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　李仁甫長編一百九十仁宗嘉祐四年八月知制誥劉敞言伏聞禮官議欲祔郭氏於廟位竊謂之昔春秋之義夫人不薨於寢不祔於姑不反哭於廟則不言夫人不稱小君郭后之廢雖無大罪然亦既廢矣及其追復也許其號而不許其禮且二十餘年今一旦欲以嫡后之儀致之於廟恐其未安於春秋也禘於大廟用致夫人致者不宜致也不宜致者以其不薨於寢不祔於姑也古者不二嫡則萬世之後宗廟之禮豈臣子所能擬輕重哉禮官張洞駁議曰郭氏正位中宮母儀天下無大過惡陛下閔其偶失謙恭旋復位號既復則諡冊祔廟安得並停況引春秋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之例據左氏則哀姜之惡所不忍道考二傳之說復有非嫡之文以證本朝之事恐非其當若曰不薨於寢不祔於姑則郭后之沒不得其所責當歸於朝廷死者何罪而始譏宸極終不廟食耶　張洞師事劉子望孫明復見石守道上范文正公書周益公跋歐陽公與張洞書曰洞字仲通開封人晁无咎雞肋集有傳任潁州推官文忠實爲守甚重之官至工部郎中）

桓以許田賂鄭（桓元年）宣以濟西田賂齊（宣元年）身爲不義而

以賂免取宋郜鼎（桓二年）納莒僕寶玉（文十八年左傳）人欲橫流天理滅矣末流之黷貨范鞅而昭公不入矣（昭二十七年）竊寶弓而盜臣肆行矣（定八年）受女樂而孔子遂去矣三叛人以邑來（襄二十一年邾庶其昭五年莒牟夷三十一年黑肱）知利而不知義矣孟子是以有不奪不饜之戒（元圻案呂氏春秋集解張陵許氏曰桓公既弑以許田賂鄭宣公既弑以濟西田賂齊夫負不義於天下則所藉以行者惟利而已是以桓宣之計若出一軌　桓二年胡氏傳曰弑逆之賊不能致討而受其賂器寘于太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習爲夷狄禽獸之行也公子牙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

公如京師者一（成十三年）朝王所者二（案俱在僖二十八年時晉文以城濮之戰勝楚襄王勞文公于踐土已而狩于河陽也）卿大夫如京師者五（僖三十年文元年八年宣九年襄二十四年）其簡如是而朝聘於大國史不絕書（集證公如齊十一晉二十楚二大夫聘列國五十六）尊卑之分不明強弱之力是視記禮者以魯爲有道

一[illegible]二七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8　反正印

之國道焉在哉（元圻案禮記明堂位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天下以爲有道之國　王使來聘者八隱七年凡伯九年南季桓四年渠伯糾五年仍叔之子八年家父莊二十三年祭叔僖三十年周公宣十年王季子又錫命者三賵葬者四歸脤者一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二春秋之時天子之使交馳於列國而列國之君如京師者絕少夫子謹而書之固以正列國之罪而端本澄源之意其致責於天王者尤深矣唐之藩鎮猶春秋之諸侯也杜陵詩云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蓋與春秋同一筆　隱三年公羊傳何休注云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而不見於經故譏公果有奔喪之舉春秋必大書而特書之不知何休何據而云然）

衛人立晉（隱四年）不稱公子者宣公淫亂此狄入衛之兆也居中國去人倫變華而狄以滅其國東徙渡河終不復還舊封詩以鶉之奔奔在定之方中之前其戒深矣故於晉始立名之（何云此論甚嚴恐亦未必允也衛完州吁與晉其母皆賤故不稱公子　全云晉烝庶母於未立之前其不稱公子宜矣○元圻案朱子詩集傳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邶鄘之地至懿公爲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徙居楚邱　閔二年狄入衛胡氏傳曰衛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入乎　呂晉書謂何南劉奕曰史氏記繫而志姦[illegible][illegible]固緻諸王淫亂事盡削之可也奕曰必若此言仲尼刪詩如牆有茨鶉之奔奔桑中諸篇何以錄於國風而不刪乎臣不能答後以問楊時曰此載衛爲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是說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　宋高氏閌春秋集注曰晉桓公之孫先公之子于次當立春秋不與其立而去其公子以明先君之子孫苟不由天子之命皆不可立也蓋春秋別嫌明微以晉有可立之理故聖人特於疑似之間而發明不當立之義亦足以備一解）

書狄入衛（閔二年）書楚子入陳（宣十一年）不忍諸夏見滅于夷狄故稱入焉書吳入郢（定四年）楚昭出奔猶有君也申包胥求救猶有臣也故不言楚書於越入吳（哀十三年）國無人焉如升虛邑故言吳（何云其意甚深痛乎伯顏之入臨安也然于春秋之旨亦害○元圻案書吳入州來其懲子重子反之讒慝貪惏以致禍乎書楚人入鄆其懲莒之城惡而不爲備乎）

禮樂自天子出而獻六羽焉非天子不制度而稅畝焉故皆書曰初（穀梁傳曰初謹始也）史記表於秦書初立西時初租禾初爲賦取法乎春秋（元圻案隱公五年初獻六羽公羊傳曰譏始僭諸公也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　劉氏敞權衡曰魯隱公以前蓋未嘗舞六佾于羣公之廟今立仲子廟又當下羣公疑於所舞故問衆仲也衆仲不知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因天子八佾遂兼稱諸侯六佾致僭僭諸公之禮也此春秋所以書其初也　宣公十五年初稅畝杜注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秦襄公八年初立西時祠白帝六國表秦簡公七年初租禾秦孝公十四年初爲賦）

陳同甫春秋屬辭公會戎于潛公及戎盟于唐（隱二年　桓二年）曰聖人不與戎狄共中國故中國不與戎狄共禮文齊侯使其弟年來聘（隱七年　桓三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桓十四年）曰諸侯以國事爲家事聖人以國事爲王事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桓十五年）曰不能大復國于諸侯則力不足以君國不能公復國于諸侯則義不足以有國公如齊納幣（莊二十二年）大夫宗婦覿用幣（莊二十四年）曰父子之大義不以夫婦而遂廢（案杜預注公不使卿而親納幣母喪未再期而圖昏非禮也）夫婦之常禮不以強弱而有加鄭伯逃歸不盟（僖五年）鄭伯乞盟（僖八年）曰去就不裁於大義則舉動無異於匹夫（僖五年左傳正義釋例曰國君而逃師叛盟逆其與侯棄其齊服羣臣不知其謀社稷不保其安此與匹夫逃竄無異故例在上曰逃）宋公會于盂戰于泓（僖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曰與夷狄共中國者必不能與夷狄爭中國（公羊僖二十一年傳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　胡傳夫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攘夷狄尊王室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豈攘夷狄尊王室之義乎）盟于翟泉（僖二十九年）晉人秦人圍鄭（僖三十年）曰銳於合諸侯者必有時而惰工於假大義者必有時而拙（晉文）

（翟泉之會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鄭上年會溫朝王今一不預盟即加之兵晉秦同役而不同心卒不能得志於鄭也）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僖三十一年）衛人侵狄衛人及狄盟（僖三十二年）曰避夷狄之兵以見小國之無策要夷狄之好以見中國之無霸（胡傳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齊桓公攘夷狄封之而衛國忘亡今又爲狄所圍避狄難也而中國衰微夷狄強盛衛侯不能自強於政治晉文無卹四夷安諸夏之功莫不見矣）遂城虎牢（襄二年）戍鄭虎牢（襄十年）曰公其險於天下所以大霸者制敵之策（陸氏春秋集傳微旨卷下淳聞於師曰諸侯之大夫取他國之邑相與而城之非正也城虎牢以安中國息征伐故聖人許之而不繫之於鄭也）歸其險於一國所以成霸者服叛之功（蘇氏轍集解曰諸侯既成虎牢非鄭地矣而繫之鄭諸侯將服鄭而歸之故致其意也）城杞（襄二十九年）城成周（昭三十二年）曰大夫之於諸侯不自嫌（城杞之役合十一國之大夫）則列國之於王室何以辨（穀梁傳天子微故諸侯之大夫相率而城之　胡傳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與列國等矣）其發明經旨簡而當（元圻案葉水心書龍川集後曰同甫集有春秋屬辭三卷於今世經義破題乃昔人連珠急就之比而寄意尤深遠）

晉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之春秋皆在孔子前所謂乘檮杌也魯之春秋韓起所見（昭二年左傳）公羊傳所云不脩春秋也（方樸山云左傳正義周禮釋言之備矣○元圻案杜預春秋序正義按外傳申叔時司馬侯乃是晉楚之人其言皆云春秋不言乘與檮杌然則春秋是其大名晉楚私立別號）

康節邵子學於李挺之（全云李之才穆修弟子）先視以陸淳（全云陸伯淳啖助弟子）春秋欲以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終焉此學自春秋而始也橫渠張子謂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說見性理拾遺）朱子謂春秋乃學者最後事此學至春秋而終也（元圻案柳宗元陸文通墓表吳郡陸先生質與其師友天水啖助洎趙匡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著春秋集注十篇辨疑七篇微旨二篇　眞西山讀書記春秋類指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朱子答魏元履書曰春秋前輩以爲此學者最後一段事蓋非理明義精則止是較得失考同異心粗氣雜與讀史傳摭故實無以異）

孫明復（全云泰山先生孫復）春秋總論曰周禮九命作伯得專征諸侯孟子所謂五霸者伯也李泰伯常語司馬公迂書皆用此說通鑑謂王（案王閩本誤作五今從何本）霸無異道先儒非之愚按五伯見左傳成二年杜氏注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國語史伯曰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豕韋爲商伯矣）以霸爲伯可也而非孟子則過矣（溫公疑孟曰堯舜湯武之於仁義也皆性得而身行之也五霸則強焉而已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況能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邵子於五霸取秦穆晉文齊桓楚莊（閻按杜註五伯本服虔說見毛詩疏此三代之五伯也　集證按應劭風俗通五霸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趙岐注孟子五霸謂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顏師古漢書注異姓諸侯王表五伯則從杜預應劭之說同姓諸侯王表則又云齊桓宋襄晉文秦穆吳夫差白虎通並存二說其後一說謂齊桓晉文秦繆楚莊吳闔閭與前說三代之五伯當如杜氏之說言春秋之五伯則如趙氏之說可也○元圻案李氏覯盱江集卷三十二常語下或問自漢以來孰王孰霸曰天子也安得霸哉自王以上天子號也帝亦稱皇王亦稱帝霸諸侯號也霸之爲言伯也所以長諸侯也豈天子所得爲哉　司馬溫公迂書曰合天下而君之之謂王王者必立三公三公分天下而治之曰二伯一公處乎內皆王官也周衰二伯之職廢齊桓晉文糾合諸侯以尊天子天子因命之爲侯伯修舊職也而霸之語轉而爲霸霸之名自是興自孟荀氏而下皆曰由王道而王由伯道而霸道豈有二哉得之有淺深成功有小大耳　讀史管見卷二漢宣帝甘露元年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司馬氏曰王霸無異道三代之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謂之王天子微弱諸侯有能尊王室者則謂之霸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顧名位有尊卑德澤有深淺耳非若黑白甘苦之相反也王道霸雜正與夫王之與霸不可同年而語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今乃欲然著論謂王霸同道豈春秋之旨哉　朱子綱目取胡氏之說　邵子觀物外篇下秦穆公有功於周能遷善改過爲霸者之最晉文侯世世勤王遷平王於洛次之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又次之楚莊強大又次之宋襄公雖霸而力微會諸侯而爲楚所執不足論也　四庫全書總目春秋類宋孫復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考中興書目別有復春秋總論三卷今佚）

錫桓公命（莊元年）葬成風（文五年）王不書天（案陸淳纂例啖助曰不稱天王寵篡弒以瀆三綱也與葬

（成風引爲夫人使妾並嫡無以異故其文一施之　黃氏曰廿八孫氏曰不書天者脫之愚謂孫說是也豈有貶天子禮）桓四年七年去秋冬二時（公羊傳桓四年何休注云去二時者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故爲貶又桓七年注云去二時者桓公以火攻人君故貶　左傳杜注以爲史闕文他放此胡傳呂氏集解朱子皆從杜注）此天法也不書卽位名天子之宰貶諸侯討大夫此王法也孟子謂天子之事邵子謂盡性之書胡文定謂傳心之要典也（元圻案邵子觀物外篇下春秋皆因事而褒貶豈容人特立私意哉人但知聖人之筆削爲天下之至公不知聖人之所以爲公也如因牛傷則知魯之僭郊因初獻六羽則知舊僭八佾因新作雉門則知舊無雉門豈孔聖人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　胡文定春秋傳序春秋乃史外傳心之要典於以反身日加脩省及其旣久積善成德上下與天地同流自家型國措之天下）

明天理正人倫莫深切於春秋三忠臣書及（何云三忠臣書及嘉其能與君共存亡也○案桓二年宋孔父莊十二年宋仇牧僖十年晉荀息　伊川經說人臣死君難書及以著其節）而爲義者勸焉三叛人書名（注見前）而不義者懼焉書克段（隱元年）許止（昭十九年）而孝弟行矣書仲子成風而綱常立矣（注見前）書郜鼎（桓二年）衞寶（莊六年齊人來歸衞俘黃氏曰抄曰齊人主兵伐衞故分俘獲於衞侯俘二傳皆作寶諸儒多從之胡氏援俘厥寶玉爲說今以經文爲正）而義利辨矣書遇于清（隱四年左傳公與宋公爲會未及期衞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清之遇不能討州吁弒君之罪而宋公反聽州吁之言合陳蔡從衞以伐鄭故書以示貶）會于稷（桓二年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陳氏傅良後傳曰會未有言其所爲者其曰成宋亂弒君之禍接迹於天下於是焉始也向也合五國之君大夫以定州吁而州吁訖於討今也合四國之君以立華督督遂相宋莊弒君之禍接迹於天下四君爲之也）而亂賊之黨沮矣宣之於仲遂定之於意如以私勞忘大誼不若叔孫昭子遠矣晉文公以定襄王而請隧王弗許曰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又曰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事在僖公二十五年亦見周語）眞文忠文章正宗以此篇爲首其有感于寶慶之臣乎（謂援寶慶理宗初卽位乙酉改元之臣謂史彌遠）懍懍焉春

秋之法也（元圻案左傳文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杜注惡太子視其母弟　定公元年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公子宋先入戊辰公卽位　宋卽定公昭公之弟季孫意如立之　昭公四年叔孫卒牛立昭子而相之五年昭子卽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嫡立庶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　史彌遠字同叔浩之子嘉定元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寧宗太子詢薨復立宗室貴和爲皇子寧宗崩廢貴和擁立理宗皆彌遠主之朝廷初不預聞也寶慶六年改封魯國公拜太傅加爵會稽郡王獨相理宗九年擅權用事尚任僉壬　書錄解題總集類文章正宗二十卷參知政事眞德秀希元撰自序云以明義理切世用爲主其體本乎古而旨近乎經者然後取焉否則辭雖工亦不錄其目凡四曰辭命曰議論曰敘事曰詩賦）

晉陽以叛書聖筆嚴矣公羊氏乃謂逐君側之惡穀梁亦云以地正國漢之亂賊晉之彊臣唐之悍將假此名以稱亂甚於詩禮發冢者也（元圻案定十三年經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又曰晉趙鞅歸于晉公羊傳曰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　穀梁傳曰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貴其以地反也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其入無君命也　胡氏傳曰趙鞅之入拒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何也人臣專土與君爲市則是啓亂之階堅冰之戒豈無以有己之義乎後世大臣有因於讒說遂延居外不敢釋兵卒以憂死者亦未明人臣之義故爾故直書入於晉陽以叛入者不順之辭叛者不赦之罪）

平王之遷戎爲之也（注見卷三）襄王之出狄爲之也（僖二十四年）春秋之筆戎爲先狄次之其末也淮夷列諸侯之會（昭四年）天下之變極矣

春秋以道名分（莊子語邵子曰春秋爲君弱臣强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其特書皆三綱之大者曰成宋亂（桓公二年稷之會）以宋督弑而貨賂是取也曰宋災故（襄公三十年澶淵之會）以蔡般弑而細故是卹也曰用致夫人以嫡妾無辨而宗廟之禮亂也曰大夫盟（襄公十六年溴梁之會）以君弱臣彊而福威之柄移也吁其

嚴乎（元圻案劉敞春秋傳會者講禮正刑一德紀天下也蔡侯弒其君而不誅宋災而累之微矣　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公羊傳曰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以妾爲妻也其言以妾爲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

沈既濟書中宗曰帝在房陵孫之翰范淳夫用其例春秋公在乾侯之比也沙隨程氏謂三子不以敬王之例書居而引諸侯之在他國者其考春秋而未熟者歟（何云沙隨之引例可謂精辭其曰帝在東宮者於文義尤有疑又作史必從實錄嗣聖紀元僅一月耳今自甲申以至甲辰皆冠以嗣聖凡二十年是又採孫氏西齋錄之辭說而以無爲有孔子修春秋當不若是也）朱文公謂以爲范太史受說伊川然既濟之議乃其始也（閻按初吳兢撰國史爲則天本紀次高宗下既濟奏議以爲則天皇后進以僭有退非德讓史臣追書當稱爲太后不宜曰上中宗雖降居藩邸而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宜稱皇帝不宜曰廬陵王睿宗在景龍前天命未集假臨大寶於諡無名宜曰相王未容曰帝且則天改周正朔立七廟天命革矣今以周厠唐列爲帝紀考於禮經是

謂亂名中宗廢位在太后前而敘年製紀反居其下方之躋僖公是謂不智昔漢高后稱制獨有王諸呂爲負漢約無遷鼎革命事時孝惠已殁子非劉氏不紀呂后將誰與哉議者猶謂不可況中宗以始年卽位季年復祚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表年何所拘閡而列爲二紀魯昭公之出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請省天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必書孝和在所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其事改某制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名不失正禮不違常矣夫正名所以尊王室書法所以觀後嗣且太后遺制自去帝號及孝和上謚開元冊命而后之名不易今祔陵配廟皆以后禮而獨承統于帝是有司不時正失先旨若后姓氏名諱才藝智略崩葬日月宜入皇后傳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議不行今唐書則帝紀后傳所收則天殆亦參用其說焉○元圻案閻氏所引卽唐書沈既濟本傳文傳稱既濟蘇州吳人不載其字　孫氏甫唐史論斷上論曰武后僭稱位號唐史臣脩實錄撰國史者皆爲立紀纂后事于帝王之年列爲國于有唐之史名體大亂史法大失矣後史臣沈既濟奏議曰中宗以始年登大位季年復大業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云云此得春秋之法足正唐史之失也故從其議書武后事於中宗紀中武后改元俱是矣作今起嗣聖徵以景龍武后所改但存其名備證他事而不以表年焉所以崇帝統而黜僭號也　范氏祖禹唐鑑七書季氏出其君僭無君者八年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及其居乾侯也正月必書曰公在乾侯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自司馬遷作呂后本紀後之爲史者因之故唐史亦列武后於本紀其於紀事之體則實矣春秋之法則未周也故臣復繫嗣聖之年黜武氏之號以爲母后禍亂之戒竊取春秋之義雖獲罪於君子而不辭也　中宗卽位稱嗣聖元年二年武后遷帝於房州唐鑑自三年至十四年正月皆書帝在房州十五年復立帝爲太子十六年至二十一年皆書帝在東宮故義門云有疑　項氏家說程迥可久曰春秋書王在畿內曰居於狄泉出王畿曰出居于鄭諸侯在境內曰公居于鄆出境曰公在乾侯唐鑑用春秋書法中宗則宜曰帝居房陵不宜曰在　葉石林春秋攷十五昭公在鄆曰居于鄆在乾侯曰在乾侯居之與在別內外也居者操而有之之辭則在者止焉於是之辭鄆雖小我猶居之則在上而尊矣乾侯爲於他人之境國君而至此亦不足以敵矣此足以證沙隨之說　書錄解題史部編年類唐史論斷三卷天章閣待制陽翟孫甫之翰撰甫以唐書繁冗遺略多失體法乃修爲唐史用編年體自康定元年迄嘉祐元年成七十五卷爲論九十二首甫歿朝廷取其書留禁中今惟論存焉又唐鑑十二卷翰林學士成都范祖禹淳父撰祖禹修通鑑分主唐史元祐初上此書攷其治亂興廢之由爲三百六篇）

大雩大閱大蒐肆大眚凡以大言者天子之禮也書魯之僭月令曰大雩帝天子雩上帝諸侯雩山川經書大雩二十有一非禮也賈逵云言大別山川之雩（原註諸侯雩上帝於是季氏旅泰山矣○元圻案孫氏尊王發微桓六年大閱大蒐謂天子田莊二十二年肆大眚謂肆眚災肆赦易曰赦過宥罪此天子之事也　莊四年胡傳凡大閱大雩大蒐而謂之大者譏其僭也　宋趙鵬飛春秋經筌周冬教大閱以三軍盡舉而閱之所以必於

仲冬今六月耕耨之時其能無妨於農乎聖人書之以著其非時說者以大閱爲僭天子之禮愚謂大之爲僭惟大雩爲然大閱閱兵之名與治兵何異莊公治兵以爲常而桓公大閱以爲僭何邪又曰肆赦也眚過也赦大過也或者以爲僭天子故書大若然則當書曰大肆眚矣安得曰肆大眚邪、伊川程子曰大眚而肆之其失可知凡赦何嘗及得善人諸葛在蜀十年不赦審此則無僭天子之說然則趙氏之說爲可從）

湨梁之盟大夫無君申之會諸侯皆狄春秋之大變也有雞澤之盟而後有湨梁之盟有宋之盟而後有申之會君臣夷夏之分謹其微而已（程易田云此條與左傳異而大夫無君之義則公穀言之甚詳公羊傳曰諸侯皆在言大夫盟偏刺天下之大夫視君若贅旒然穀梁傳曰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漢書五行志論災異亦詳及之曰至於襄公晉侯爲湨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奪君政又曰襄公十六年五月甲子地震劉向以爲先是雞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是歲三月諸侯爲湨梁之會而大夫獨相與盟五月地震矣其言天戒與時政相應如此故穀梁傳曰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宋之盟在襄公二十七年申之會在昭公四年左傳於楚有褒無貶惟胡氏傳曰天下之大變也于湨梁無君臣之分于宋而無夷夏之辨及曰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諸侯皆爲夷狄之行王法所當斥持論極有關係王氏說蓋本此又按何休注公羊傳曰楚子主會行義故君子不殊其類所以順楚

（而病中國故廬陵李氏曰胡氏不殊淮夷說本何休但休以爲能行義爲齊誅慶封與胡氏異孫田謂何氏貶中寓褒云隕楚病中國語意深微論古不爲無所見而胡氏所見者大矣○元圻案孫氏尊王發微襄公三年雞澤之會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盟言諸侯之大夫十六年溴梁之會直曰大夫盟不言諸侯之大夫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政也迄於溴梁之會則又甚矣溴梁之會政在大夫也不言諸侯之大夫者大夫無諸侯故也又曰中國自宋之會政在大夫諸侯不見者十年昭四年書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者威文既死中國不振制在夷狄故也）

諸侯之主盟自齊桓始也北杏鄄之會魯不至及幽之盟而始會焉則魯不亟於從霸也夷狄之主盟自楚靈始也申之會魯不至及薳啟彊之召而後如楚焉（事見昭七年左傳）則魯不亟於從狄也故曰魯一變至於道（全云此亦未審情事之言齊襄殺魯桓而魯莊側從之安在齊桓之霸而反不從乎特以乾時長勺乘邱之怨未平故勿遽耳以楚師伐齊取穀魯僖從楚在從晉之先安在其不急於從狄申之會特畏晉不至耳○元圻案陳氏止齋春秋後傳莊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桓公所指汲汲者魯也苟不得伯不可以合諸侯宿師于郎將以誅魯爾而北杏之會不至鄄會不至則猶未得志於魯也不狃于從齊是人心猶有周也不狃於從楚是人心猶有晉也魯一變至於道孔子所以有志於魯也　左傳成四年欲求成於楚而叛晉若非季文子非我族類之言則魯之從楚久矣）

幽王之尹氏不能世吉甫之賢而秉國不平西周所以夷於列國也景王之尹氏又世太師之惡而私立王子朝東周所以降於戰國也（元圻案隱公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胡傳曰尹氏天子大夫世執朝權爲周亂階家父所刺秉國之均不平謂何者是也因其告喪與立子朝以朝奔楚皆以氏書者志世卿非禮爲後鑒也）

魯秉禮之國也大夫不止僭諸侯而旅泰山以雍徹僭天子矣陪臣不止僭大夫而竊寶弓祀先公（見定八年經傳）僭諸侯矣

左氏（元圻案鄭畊老曰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　此合經文計之）

三傳皆有得於經而有失焉左氏善於禮（何云左氏言禮多誤）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鄭康成之言也（此六藝論之文）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范武子之言也（此范甯穀梁傳集解自序文）左氏之義有三長二傳之義有五短劉知幾之言也（此史通申左篇文）左氏拘於赴告公羊牽於讖緯穀梁窘於日月劉原父之言也（原父語檢公是集及春秋傳權衡意林皆不載當攷）左氏失之淺公羊失之險穀梁失之迂崔伯直之言也（案崔伯直春秋經解十六卷本例例要一卷注見本卷十頁今惟例要刊入通志堂經解中左氏失之淺三句例要中無此文）左氏之失專而縱公羊之失雜而拘穀梁不縱不拘而失之隨晁以道之言也（此晁景迂三傳說）事莫備於左氏例莫明於公羊義莫精於穀梁或失之誣（何云誣亦當爲巫）或失之亂或失之鑿胡文定之言也（胡文定又曰左氏敘事見本末公羊穀梁辭辨而義精學經以傳爲案則當閱左氏玩辭以義爲主則當習公穀）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葉少蘊之言也（此葉夢得春秋傳自序文）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穀經學理精而事誤朱文公之言也（朱子曰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却詳於道理上便差經學者於義理上有功然記事多誤又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公穀考事甚踈然義理却精二人乃是經生往往不曾見國史　呂氏大圭曰左氏熟於事公穀深於理蓋左氏曾見國史而公穀乃經生也）學者取其長舍其短庶乎得聖人之心矣啖趙以後憑私臆決甚而閣束三傳（韓文公贈玉川子詩曰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是猶入室而不由戶也（方樸山云啖趙以後云云宋景文之言　全云公穀理亦未盡精）

呂成公（左氏續說）謂左氏有三病周鄭交質不明君臣之義

一也以人事傳會災祥二也記管晏之事則善說聖人之事則陋三也王介甫疑左氏爲六國時人者十一事（原注介甫左氏解一卷其序謂爲春秋學餘二十年僅開其目以爲依託○元圻案呂成公春秋左氏傳續說綱領左氏只有三般病除郤此三病便十分好所謂三病者左氏生於春秋時爲習俗所移不明君臣大義觀周室如列國如記鄫交質此一病也又好以人事附會災祥夫禮儀動作古人固是於此見人吉凶亦豈專係於此此二病也記管晏之事則盡精神纔說聖人便無氣象此三病也　書錄解題春秋類左氏解專辨左氏爲韓魏趙殺智伯事去孔子六七十年決非邱明　葉石林春秋攷三春秋終於哀十四年而孔子卒傳終二十七年後孔子卒十三年猶及韓魏知伯趙襄子之事而名悼公楚惠王夫以春秋爲經而續之知孔子者固不敢爲是矣以年攷之楚惠王卒去孔子四十七年悼公卒去孔子四十八年趙襄子卒去孔子五十三年察其辭僅以哀公孫于越盡其一世之事爲經終泛及後事趙襄子爲最遠而非止于襄子不知左氏後襄子復幾何時豈有與孔子同時非弟子而如是其久者乎以左氏爲邱明自司馬遷失之也唐趙氏雖疑之而不能必其說今攷其書雜見於秦孝公以後事甚多以予觀之殆戰國周秦之閒人無疑也　鄭漁仲六經奧論四啖助曰論語所引邱明乃史佚遲任之類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爲邱明非也趙匡曰公穀皆左氏之後人不知師資幾世左邱明乃孔子以前賢人而左氏不知出於何代今以左氏傳質之則知其非邱明也左氏終紀韓魏知伯之事又舉趙襄子之謚若以爲邱明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使邱明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旣沒七十有八年之後邱明猶能著書此左氏爲六國人明驗一也左氏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不更女父又云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及晉師戰于櫟秦至孝公時立賞級之爵乃有不更庶長之號明驗二也左氏云虞不臘矣秦至惠王十二年初臘明驗三也左氏師承鄒衍之說而稱帝王子孫案齊威王時鄒衍推五德終始之運明驗四也左氏言分星皆準堪輿案韓魏分晉之後而堪輿十二次始於趙分曰大梁之語明驗五也左氏云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案三代時有車戰無騎兵惟蘇秦合從六國始有車千乘騎萬匹之語明驗六也左氏序呂相絕秦聲子說齊其爲雄辨狙詐眞游說之士捭闔之辭明驗七也左氏之書序晉楚事最詳如楚師熸猶拾瀋等語則左氏爲楚人明驗八也據此八節可以知左氏非邱明是爲六國時人無可疑者或問伊川曰左氏是邱明否曰傳無邱明字故不可考眞知言哉　王介甫左氏解今不傳荊公集亦無此序其所疑十一事不可得聞矣故兼取石林漁仲之說以見其大概）

漢武帝好公羊宣帝善穀梁皆立學官左氏嘗立而復廢賈逵以爲明劉氏之爲堯後始得立不以學之是非而以時之好惡末哉漢儒之言經也（閻按賈逵雖明劉氏爲堯後止令逵選高才生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未嘗立學官立學官乃光武因陳元之言然旋立旋廢　全云得立學官在曹魏正始中○元圻案漢書儒林傳武帝時瑕邱江公與董仲舒竝仲舒通五經能持論江公吶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宏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旣通公羊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以問韋賢夏侯勝及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宜興穀梁時蔡千秋爲郎召與公羊家竝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議大夫　左傳文十三年正義傳說處秦爲劉氏尋討上下其文不類深疑此句或非本旨蓋以爲漢室初興損棄古學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劉氏從秦從魏其源本出劉累插注此辭將以媚於世明帝時賈逵上疏云五經皆無證圖讖明劉氏之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竊謂前世藉此以求道通故後引之以爲證耳　隋書經籍志一左氏漢初出張蒼之家本無傳者文帝時賈誼爲訓詁授趙人貫公劉歆考正欲立於學諸儒莫應建武中韓歆請立而未行陳元又上書訟之乃以李封爲左氏博士封卒遂罷其後賈逵服虔竝爲訓解至魏遂行於世）

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莊二十二年）其田氏篡齊之後之言乎公侯子孫必復其始（閔元年）其三卿分晉之後之言乎其處者爲劉氏（文十三年）其漢儒欲立左氏者所附益乎皆非左氏之舊也（何云以處者爲劉氏爲後儒所附益者孔氏正義已爲論之若使爲劉歆輩所附益則班固去歆不遠肯書之高帝紀乎）新都之篡以沙麓崩爲祥釋氏之熾以恒星不見爲證蓋有作俑者矣（元圻案呂成公左傳說二左氏所載敬仲畢萬之言蓋左氏之生適當戰國之初用魏始興故誇誕其祖以神下民當時民無有知者左氏惑於流俗之見故亦從而書之　宋董逌廣川書跋慶都碑劉尊者謂左氏稱在夏爲陶唐氏其處者爲劉氏非魯史本文乃漢儒欲其傳特爲此語以漢出堯後　漢書元后傳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莽自謂黃帝之後黃帝八世生虞舜曰嬀爲姓至周武王封舜後嬀滿於陳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奔齊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三世稱王至王建爲秦所滅項羽封建孫安爲濟北王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爲氏安孫遂生賀字翁孺徙魏元城委粟里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今王翁孺徙正値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卽沙鹿地也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云　文選王巾頭陀寺碑曰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注顧微吳縣記曰佛法未詳其始而典籍亦無聞焉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左氏傳曰莊公七年辛卯夜恆星不見夜明也瑞應經曰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墮地卽行七步）

正義云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上左氏始得立學遂行於世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

條（案此杜預春秋序正義文下云以誣公羊穀梁又與左氏作長義）愚嘗攷和帝元興止一年安得有十一年一誤也鄭興子衆終於章帝建初八年不及和帝時二誤也（後漢書鄭衆傳章帝建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八年卒官）章帝之子爲和帝後先失序三誤也釋文序錄亦云元興十一年皆非也（元圻案正義曰劉歆欲建立左氏春秋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於太常博士責讓之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及歆創通大義奏上左氏案前漢書王莽傳歆以地皇四年自殺安得於和帝時與鄭興父子奏上左氏耶鄭興傳興善左氏傳天鳳中從劉歆講正大義爲得其實新莽六年改元天鳳十二年改元地皇　後漢書興衆傳亦不書奏上左氏事）

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大戴禮孔子之言也（案杜預春秋序正義云大戴禮子張問入官學之篇有此文也）東方曼倩（客難）杜元凱（左氏傳序）皆用之（元圻案漢書東方朔傳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著論設客難己用位卑以自慰諭中用大戴禮語顏氏不注所出）

老泉謚論云婦人有謚自周景王穆后始（襄穆后見昭十五年傳）愚按僖惠公聲子已有謚（左傳隱元年正義曰謚法不生其國曰聲）在春秋之初（閻按文姜亦不從夫謚金仁山謂特謚爲文也計必有秀慧之質異常之才者方心醇云哀姜成風敬嬴皆不從夫謚文姜沒於莊公時以子謚母恐未必如所云也○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史部政書類謚法四卷宋蘇洵撰自周公謚法以後歷代言謚者有劉熙來奧沈約賀琛王彥威蘇冕扈蒙之書然皆雜糅附益不爲典要至洵奉詔編定六家謚法乃取春秋廣謚及諸家之本刪訂考證以成是書後鄭樵通志謚略大都因此書而增損之謚論又曰匹夫有謚自東漢之處士始宦官有謚自東漢之孫程始蠻夷有謚自東漢之莎車始　路史論謚法曰夫婦人之典周三后其著者也而穆王之盛姬亦有哀淑人之謚見於穆天子傳匹夫之典夷齊其著者也而齊之黔婁已謚曰康見於高士傳其來久矣）

衆仲對羽數服杜之說不同服虔云天子八八至士二八則當每佾八人杜預云天子六十四人至士四人（案隱五年正義曰何休說如此服虔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大夫四爲四八三十二士二爲二八十六杜以爲舞勢宜方行列旣減卽每行人數亦宜減故同何說）則人數如其佾數宋太常傅隆以杜預爲非謂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爲列（何云韋昭國語注云八人爲列佾備八音也）降殺以兩減其二列耳預以爲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傅隆語見宋書樂志一）劉原父（春秋權衡一）謂士無舞特牲少牢皆士禮無用樂舞之儀（閻按今本宋書樂志故必以八人爲列人誤作八列誤作例王氏所見本尙古○元圻案范甯穀梁傳注佾之言列八人爲列　通典樂五引蔡邕月令章句曰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佾舞列也每佾八人又樂七宋文帝元嘉十四年太常博士傅隆議夫舞者所以節八音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樂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耳杜以謂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按服虔注左傳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議甚允春秋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也若如議者唯天子有八則鄭應納晉二六晉應賜絳一六也　呂氏春秋先識覽察微篇曰翟于襄公之廟也舞者二八高誘注禮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六佾者四十八人　朱子論語八佾注雖兼載服杜之說而意主服氏）

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公羊傳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爲子口隱矣（俱見隱四年）荀子（堯問篇）周公曰成王之爲叔父穆天子傳亦云穆滿皆生而稱謚紀事之失也（閻按顧寧人歷引生而稱謚及魯語鮑國謂子叔聲伯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以成爲謚不知下文稱苦成氏晉語稱苦成叔子左傳苦成叔傲甯惠曰苦成家其亡乎則成非謚蓋亦邑名　集證日知錄二十三漢書張敖傳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故不宜有此劉敞曰史家記事或有如此追言謚者史記貫高與張敖言謂帝爲高祖公羊傳公子翬與桓公言吾爲子口隱矣皆此類傳記中如國語國策史記荀子呂氏春秋淮南子說苑諸書多是生時稱謚皆後人追爲之辭也自東京以下卽無此語文益謹而格益卑矣○元圻案穆天子傳六卷注見卷四二十五頁）

富辰言周公封建親戚凡二十六國（僖二十四年）成鱄言武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原注史記云文武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與此同○案成鱄語見昭二十八年史記語見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文武史記作武王）荀子（儒效篇）謂周公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漢（諸侯王）表謂周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後漢章和（章帝十二年改元章和）元年詔謂周之爵封千有八百姬姓居半（詔載阜陵質王延傳）嘗以

成鱄之言爲正皇甫謐亦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閻按當云首舉國名皆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明十六人何以言成鱄十五人當爲正○元圻案王氏謂以成鱄之言爲正蓋指封建親戚不止二十六國耳故廣引荀子史記漢表以證閻氏似誤規）

宋人請猛獲於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莊十二年）名臣之言可訓萬世謚祁子之學識見於不沐浴佩玉之時（見檀弓）衛多君子淵源有自來矣

原繁曰臣無二心天之制也（莊十四年）此天下名言萬世爲臣之大法西山讀書記取之博議貶繁恐未爲篤論（全云此有感於馮王之輩○元圻案博議曰原繁自莊公之世用事於朝歷忽亹儀突之變國四易主入則事之出則舍之視立君如傳舍觀原繁對厲公之辭曰苟主社稷國内之民其誰不爲臣信如是說則苟據君位者皆無所擇忽亦君也儀亦君也亹亦君也突亦君也爲臣者皆挾此心則人君將安所恃乎甚矣繁之姦也據此繁之爲人原有可議節取其言可也書錄解題左氏博議二十卷呂祖謙撰方授徒時所作自敘曰春秋經旨概不敢僭議而枝辭贅喻則舉子所資課試也　西山讀書記君臣篇於左傳取荀息狐突解揚箴尹之言而未及原繁當更攷）

鄭伯謂燭之武曰若鄭亡子亦有不利焉（僖三十年）觀魏受禪碑（載三國魏文帝紀注）唐六臣傳（五代史）利害而樂亡者有矣（元圻案六臣張文蔚蘇循楊涉張策薛貽矩趙光逢也歐陽修五代史曰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爲如此未嘗不爲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爲也　宋帝㬎德祐二年八月以王積翁爲福建招討使十一月王積翁叛降元先是積翁棄南劍州行都遣人款于元至是元軍侵福安積翁爲内應遂與王剛中同降留夢炎宋之狀元宰相甘心仕虜文天祥留燕王積翁請釋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等于何地天祥遂遇害張天如曰宋之逆賊前莫惡于劉整後莫醜于夢炎非苛論也王氏此二條皆有感而發）

君之於民亦曰忠季梁曰上思利民忠也（桓六年）子之於親亦曰慈內則云慈以旨甘聖賢言忠不顓於事君爲人謀必忠於朋友必忠告事親必忠養（内則）以善教人以利及民無適非忠也（元圻案董子繁露亦曰教以愛使以忠　真西山劉氏傳忠錄後序曰聖賢之言忠不顓於事君爲人謀必忠也於朋友必忠告也事親必忠養也至於以善教人以利愛民無適而非忠也）

素問立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注謂立首氣於初節之日示斗建於月半之辰退餘閏於相望之後此可以發明左氏正時（文元年）之義（何云回回歷有閏日而無閏月似本之此○元圻案素問六節藏象論曰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而有奇焉故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歲積氣餘而盈閏矣立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注端首也始初也表彰示也正斗建也中月半也推退位也言立首氣於初節之日示斗建於月半之辰退餘閏於相望之後是以閏之前則氣不及月閏之後則月不及氣故常月之制建初立中閏月之紀無初無中縱歷有之皆他月節氣也故歷無云某候某閏月節閏月中也素問注見後卷九第十四頁）

通鑑外紀目錄云杜預長歷（案王隱晉書曰杜預著春秋長歷至老乃成摯虞賞之經義考云已佚今四庫書從永樂大典裒集成書）既違五歲再閏又非歸餘於終但據春秋經傳考日辰朔晦前後甲子不合則置一閏非歷也春秋分記（全云程公說作）云長歷於隱元年正月朔則辛巳二年則乙亥諸歷之正皆建子而預之正獨建丑焉日有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彊以求合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劉羲叟起漢元以來爲長歷通鑑目錄用之（閻按春秋長歷論止有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二語是　集證大衍歷議列國之歷不可以一術齊矣而長歷日子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欲以求合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此杜預所甚繆也夫合朔先天則經書日蝕以糾之中氣後天則傳書南至以明之其在晦二日則原乎定朔以得之列國之歷或殊則稽於六家之術以知之此四者皆治歷之大端而預所未曉也○元圻案文五年正義曰春秋之世歷法錯失杜惟勘經傳上下日月以爲長歷若日月同者則數年不置閏若日月不同須置閏乃同者則未滿二十二月頻置閏所以異於常歷釋例云據經傳微旨考日辰晦朔以相發明爲經傳長歷未必得天

蓋春秋當時之歷也據杜此言正足爲合以驗天非順天以求合也　通鑑外紀注見卷五四十一頁四庫全書別史類提要曰恕是書據周威烈王以前事跡爲外紀又著目錄年經事緯上列閏朔天象下列外紀之卷數悉與司馬光通鑑目錄例同　書錄解題三春秋分記九十卷邛州教授眉山程公說伯剛撰以春秋經傳倣司馬遷書爲年表世譜歷天文五行地理禮樂征伐官制諸書自周魯而下及小國夷狄皆彙次之時有所論發明成一家之學公說積學苦志早年登科值逆曦之亂發憤以死年纔三十七　經義考云未見今　四庫書著錄　劉羲叟字壯輿恕之子陳振孫曰司馬公通鑑目錄倣史記年表年經國緯用劉羲叟長歷氣朔而撮新書精要散於其中

王貳于虢（桓五年）王叛王孫蘇（宣十六年）曰貳曰叛於君臣之義失矣不可以訓通鑑（周紀三赧王元年）書燕叛齊而大事記非之（方樸山曰公羊傳昭公將弒季氏亦類此然孟子明書燕人叛全云溫公於陳蜀先之攻王琳亦失書法○案大事記解題曰通鑑書燕人叛齊燕之於齊非叛也遂人殺齊戍春秋書曰齊人殲于遂不謂之叛也孟子非作史其曰燕人叛特因用齊人之語耳）書蜀漢寇魏（通鑑魏紀四明帝太和五年二月漢丞相亮帥諸軍入寇圍祁山又明帝青龍二年二月亮悉大衆十萬由斜谷入寇）而綱目非之書晉寇梁（通鑑後梁紀太祖開平元年十二月晉兵寇洺州）而讀史管見非之況天子之於臣乎（全云左氏之失極多其無君臣之辨亦不止此如王使王孫蘇訟于晉及晉人討萇宏之類○元圻案通鑑綱目十五漢後主建興八年發明曰諸葛孔明左右昭烈爲漢討賊聲大義於天下功雖不就名則正矣通鑑於孔明伐魏之舉反以入寇書之則是以討賊之人名之爲賊耳綱目於魏兵犯境書之爲寇然後名正言順而正僞之辨始明固非好爲立異也正前人之未正幸歸之是亦所以更相發明云爾　讀史管見二十七後梁紀司馬氏自以正閏之際非所敢知然蜀魏分據則書諸葛亮入寇是以魏爲正矣梁晉交爭而書晉兵寇洺州是以梁爲正矣孟子曰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先主武侯殺不爲興復漢室其人品高賢固自冠冕三國乃以曹氏壓之若河東雖出蕃戎然忠功義烈蓋唐末第一流而又顯然斥爲梁寇地雖數倍德則不倫是以成敗論事而不要義理之實豈所以訓哉然則如何以兩下相殺書梁晉之事以北伐魏賊紀蜀兵之出然後當於人心矣　洪景盧容齋三筆王貳于虢杜氏謂不復專任鄭伯也王叛王孫蘇杜氏曰叛者不與也夫以君之與臣而言貳與叛豈理也哉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不義晉范吉射趙鞅交兵劉氏范氏世爲昏姻萇宏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夫以天子之使出聘侯國而言拜成謂周於晉爲欺大國諸侯之卿跋扈於天子而言討皆於名分爲不正其他如晉邢侯殺叔魚兄叔向數其惡而尸諸市其於兄弟之誼爲勿篤矣而託仲尼之語云殺親益榮杜氏又謂榮名益己以弟陳尸爲兄榮尤爲失也　書錄解題四大事記十二卷解題十二卷通釋一卷呂祖謙撰自敬王三十九年以下采左氏傳歷代史皇極經世通鑑稽古錄斷而廣之及漢征和三年而止解題者略具本末或附以己意多所發明通釋者經典綱要孔孟格言以及歷代名儒大議論又讀史管見三十卷禮部侍郎胡寅明仲撰以通鑑事實而義少故爲此書議論宏偉嚴正間有感於時事其於熙豐以來接於紹興權奸之禍尤寓意焉）

晉假道于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杜氏以冀亭爲冀國（案僖二年杜注冀國名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嘗考之東漢西羌傳渭首有冀戎史記云秦武公伐而縣之漢天水郡之冀縣也（秦本紀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集解地理志隴西有上邽縣應劭曰即邽戎邑也冀縣屬天水郡）入顛軨者蓋冀戎（原注前此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蓋亦渭首之戎但秦之縣冀在晉假道于虞之前蓋其餘種也）晉自有冀邑（原注冀缺爲卿復與之冀　閻按杜注冀即晉之冀亭最是王氏以爲漢縣則今伏羌縣也距虞千有餘里○元圻案後漢書郡國志河東郡大陽有虞城有下陽城有顛軨坂皮氏有冀亭　水經河水又經大陽縣南注地理志曰北虢也孔安國傳傅說隱於虞虢之間即此地傅巖東北十餘里即顛軨坂左傳所謂入自顛軨者也穆天子傳南登于薄山寘軨之隥乃宿于虞是也又砥柱山亦謂之三門矣山在虢城東北大陽城東也　路史國名紀三冀并於晉郤芮封之漢之防縣今隸晉有冀亭在皮氏東北傳云冀爲不道者據此三說則閻氏說是也　路史國名紀四冀鄍也陝之平陸東北二十里有鄍城冀伐之者）

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僖二十七年）生之一字與樂記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孟子樂則生矣之生同溫公省試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以生爲活其說以爲民受天地之中則能活也朱文公謂此說好（元圻案溫公論今傳家集不載）

楚箴曰民生在勤（宣十二年）生如生於憂患之生蓋心生生不窮勤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怠焉則放放則死矣故公父文伯之母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全云思則善心生此生字稍別）

古者以德爲才十六才子是也（見文十八年）如狄之酆舒（見宣

（十五年）晉之智伯（晉語荀瑤有五賢而甚不仁瑤即智伯也）齊之盆成括（見孟子）以才稱者古所謂不才子也（元圻案范淳父唐鑑曰周公制禮作樂孔子以爲才然則古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辨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辟邪險詖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於世也　謝疊山曰唐虞以上無才德之分如皋陶九德皆才也舜舉元愷之才皆德也）

禹鯀之子也史克於鯀曰世濟其凶而於禹曰世濟其美論其世則鯀非美也於此見立言之難（方俟山云正義已言之○元圻案文十八年正義曰史克方欲盛談美惡說事必當增甚故其言美惡有太過之辭禹則鯀之子也說禹則云世濟其美說鯀則云世濟其凶與其餘亦有太過非其實也）

貴而能貧（案鄭伯張語見襄二十二年）張文節（全云知白○案知白字用晦滄州清池人在相位以盛滿爲戒謚文節）司馬公有焉能賤而有恥（晉郤缺語見文十三年）劉道原陳無已有焉（閻按當爲能臣見定十三年註能執臣禮○元圻案司馬溫公訓儉曰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

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歎曰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在身亡常如一日乎　蘇子瞻司馬溫公行狀曰公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　司馬溫公劉道原十國紀年序曰道原家貧至無以給旨甘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南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光以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褥贈之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而返之於光而不受於佗人可知矣　父渙字凝之歐陽永叔作廬山高以美之　王稱東都事略陳師道字無己徐州彭城人元祐中蘇軾傅堯俞孫覺薦於朝爲徐州教授除秘書省正字家素貧自飛歸彭城或累日不炊妻子慍見不恤也）

楚有夏州（案宣十一年杜注示討夏氏所獲也）以夏變夷衛有戎州（哀十七年）以夷變夏（閻按楚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夏氏也　何云夏州蓋志夏徵舒之伐也而豈用夏之謂乎戎州戎其地故有戎焉未可因其名而罪衛蘭避固云我姬也何戎之爲　全云深寧特有感言之耳秦有夏聲不必謂其變西戎之俗）

管子大正篇（案唐書藝文志丙部法家類尹知章注管子三十卷　大正原作大匡避宋太祖諱作正）管仲曰君會其君臣父子則可以加政矣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爲妻毋專殺大臣毋國勞毋專予祿士庶人毋專棄妻毋曲隄毋貯粟毋禁林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孟子所謂五禁略見於此呂成公曰如內政之類桓公於五命之戒亦未免有所犯故左氏隱而不書使後世不知桓公躬言之而躬自蹈之也說苑（反質篇）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政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亦五禁之意傳記不載

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僖二十五年）韓非子（外儲說左下）曰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饑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曰輕忍飢餒

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爲原令此卽趙衰事也

杜預解傳云諸侯諒闇國事皆用吉禮（文元年）議太子服云高宗無服喪之文唯稱不言而已（案事見晉書禮志中）飾經舞禮不可以訓（全云凡諸侯諒闇或天子有大慶則用吉禮謂國事用吉禮矣預之見猶於從祀未爲過也○元圻案隱元年正義曰晉泰始十年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預又作議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宴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此亦天子喪事見於古也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早則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案今晉書杜預傳無此文禮志有之文亦小異）

伯宗伐潞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宣十五年）樂毅伐齊曰待彼悔前

之非改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羊祜伐吳曰若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此皆兵家機謀惟恐人之遷善豈所謂以善養人者哉（集證按通鑑晉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皓死更立賢主則彊敵也與羊祜語同○元圻案通鑑周紀四赧王三十一年燕王以樂毅爲上將軍伐齊樂毅曰齊王伐功矜能謀不逮下廢黜賢良信任諂諛政令戾虐百姓怨懟今軍皆破亡若因而乘之其民必叛君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云云　又晉紀二武帝咸寧四年帝遣張華就羊祜問伐吳策祜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云云　晏子春秋景公欲伐魯晏子曰不可魯好義而民戴之伯禽之治存焉不若修德而待其君之亂也其君離上怨其下然後伐之則義厚而利多亦與伯宗等同意　宰嚭曰時者不可失殆亦有此意此先儒所以致疑于古文也周世宗謂南唐使臣鍾謨曰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爲子孫計庶幾盛德之言矣）

西陸朝覿其說有三服氏謂春分奎晨見東方杜氏謂三月奎朝見鄭氏謂四月昴朝見爾雅西陸昴也（釋天文）劉炫云鄭爲近之詩三星在天其說有二毛氏以爲參十月始見鄭氏以爲心三月見東方朱文公（詩傳）從鄭說（元圻案昭四年正義曰傳言西陸朝覿於傳之文未知何所說也服虔以爲二月日在婁四度春分之中奎始朝見東方以是時出冰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啟冰是也服虔又以此言出之即是仲春啟冰故爲此說案下句再言其藏其出覆此藏出之文言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即是班冰之事非初啟也安得以出之爲啟冰也如鄭元答其弟子孫皓問云西陸朝覿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夏班冰是也與杜說異禮亦通也劉炫云春分奎星已見杜注夏三月仍云奎始朝見非其義也杜鄭及服三說鄭爲近之　唐風綢繆篇毛傳三星參也在天始見東方也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矣箋云三星心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爲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於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正義曰漢書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毛以秋冬爲婚時故云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王肅云謂十月也孝經援神契云心三星中獨明是心亦三星也天文志云心爲明堂也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　毛詩李黃集解李迂仲曰鄭以仲春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已見在天非其時矣故詩人舉其昏姻失時而刺之故曰三星在天然三星一名大火衆以爲參火皆三星則知鄭說爲得矣以其所見之月候嫁娶早晚爲有理此言是也若以三星爲心星見失嫁娶之時則下文今夕何夕見此良人文意相屬也夫仲春之月心星未見至三月四月則見而在東方左氏曰火出於夏爲三月周官季春出火言三月之時已失其時矣況於在隅在戶乎在隅則四月之末五月之中在戶則五月之末六月之中月令仲夏之月昏心中是也）

---

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服虔云譽游也宣子游其樹下夏諺曰一游一譽爲諸侯度（原注孟子注引苑宣子豫爲苑字誤　集證按譽通作豫王元長曲水詩序優游暇豫李善注引孫子兵法曰人勞死而上能用之雖優游暇豫令猶行也○元圻案服說見昭二年正義　趙岐注見孟子雪宮章　杜注與其好也正義曰若是游其樹下宣子本自無言武子何以輙對故杜以爲譽其美好也）

宋伯姬先儒謂婦人之伯夷（案程氏遺書二十二下問獨宋共姬書首尾最詳何故曰賢伯姬故詳錄之昔胡先生嘗說伯姬是婦人中伯夷爲其不下堂而死也　呂氏春秋集解高郵孫氏曰伯姬之行蓋婦人之伯夷也）左氏謂女而不婦（襄三十年）非也陸淳又以爲非可繼可傳之道胡文定譏之謂以此下其貪生惜死不知命矣愚謂淳黨叔文而不羞由其不知命也（元圻案劉氏敞春秋權衡六如共姬之守禮死義不求生以害仁亦可免矣反謂之不婦乎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共姬恒之矣所謂婦也　陸淳春秋集傳微旨下淳聞于師曰聖人之教爲可傳也爲可繼也伯姬之行曠代而無一一人非可傳可繼之道經文既無褒異當從左氏之說　胡傳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而或以爲共姬女而不婦非也女德不貞婦道不明能全其節守死不回見於春秋者宋伯姬耳聖人冠以夫謚書於春秋曰葬宋共姬以著其賢發厲天下之婦道也　劉向列女傳曰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既嫁於恭公七年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伯姬嘗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俱夜不下堂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求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所記較三傳爲詳　陳振孫曰陸質本名淳以避憲宗諱改焉梁陸澄七世孫仕適願黨王叔文侍讀憲宗東宮會卒不及貶）

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昭二十年）是人臣生而謚也（何云杜氏注云皆未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而言之近得不全宋槧本作皆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言之少未字而義尤協意尤明似勝王氏所據之本　又云蓋出於湯自云吾武甚矣）魏明帝有司奏帝制作興治爲魏烈祖是人君生而謚也（閻按孫盛謂此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是也　何焯告余頃得宋槧本不全左傳恰有昭二十年衛賜北宮喜事杜注云皆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言之較近刻少未字而字意尤明義）

（尤協似勝王氏所據之本王氏本與吾輩今日同余乾節曰若果未死賜諡是豫凶事非禮也杜當以爲譏不應云終言之一字之啓何啻霄壤宋槧本眞賢眞也　方撲山云死而賜諡常事耳何以書且文承戊辰殺宜爰之下死似一時之事義門云云猶疑未可依據〇元圻案若賜諡與殺宜爰爲一時事則注不應曰傳終言之　三國魏明帝紀景初元年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爲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爲魏高祖樂用咸熙之舞帝制作興治爲魏烈祖樂用章武之舞三祖之廟萬世不毀注孫盛曰夫謚以表行廟以存容皆於既沒然後著焉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昔華樂以厚斂致譏周人以豫凶違禮魏之羣司於是乎失正）

蔡墨曰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昭二十九年）後漢有侍御史擾龍宗豈其苗裔歟（集證三國志董卓傳注英雄記曰卓欲震威侍御史擾龍宗詣卓白事不解劍立撾殺之通志氏族略四引風俗通云陶唐氏之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夏孔甲賜氏曰御龍氏擾龍氏劉累之後漢有侍御史擾龍宗）

甯殖愧諸侯之策（襄二十年）賈充憂謚傳其惡不可掩也是以知可欲之謂善（元圻案晉書賈充傳模字思範深爲充所信愛充年衰疾劇恒憂己謚傳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模是賈充從子）

左氏曰先二子鳴（襄二十一年）莊子曰子以堅白鳴（見德充符）昌黎送東野序言鳴字本於此

人生求富而子文逃之富人之所欲而晏子弗受（襄二十八年）庶幾乎無欲矣（元圻案楚語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僑不以防怨爲善而怨自弭（案蓋指襄三十一年不毀鄉校昭四年作邱賦事）故僑與鄭俱昌斯以分過爲忠而過益彰故斯與秦俱亡（元圻案史記蕭相國世家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爲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

韓非曰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案語見二柄篇）李斯曰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期年遂劫其君（語見史記李斯列傳）愚按襄九年宋樂喜爲司城以爲政即子罕也左氏載其言行（襄十五年十七年傳載子罕事皆賢之）檀弓亦稱之（檀弓載子罕哭陽門介夫事）賢大夫也宋世家無子罕劫君之事非斯乃與田常並言不亦誣乎（左傳襄六年子罕逐子蕩不言其奉君命豈因此而誣其專刑乎）戰國策謂忠臣令誹在己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子罕釋相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此即左氏分謗之事（見襄十七年）司城宋之司空也（左傳桓六年宋以武公廢司空注武公名司空廢爲司城）宋無兩子罕則非斯之言妄矣史記鄒陽曰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見本傳）漢書作子冉文穎注以子冉爲子罕皆所未詳（閻按韓非子外儲說右下兩載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伐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與田常事竟似自屬誣罔然王氏竟未讀此〇元圻案呂氏春秋異寶篇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爲之賜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爲寶我以不受爲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　又召類篇曰孔子曰夫脩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宋在三大萬乘之間子罕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且節歟　史記索隱曰左氏司城子罕姓樂名喜乃宋之賢臣也　韓非子言子罕必與田氏俱說疑篇曰齊田恆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衛子南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又曰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外儲說右下兩載司城子罕亦兩及田常李斯蓋踵其說耳韓詩外傳說苑稱子罕專政去君與韓非子略同　近仁和梁氏玉繩曰戰國時宋亦有昭公其時亦有子罕逐君擅政如韓非子韓詩外傳淮南說苑諸書所說耳）

臧文仲廢六關（文二年）家語（顏回篇）云置六關注謂文仲置關以稅行者故爲不仁（何云置之爲廢猶治之爲亂祈之爲與古人用字多如此〇元圻案宣八年公羊傳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注廢置也置者不去也）

氣志有交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道故君相不可以

言命多禍自我求哲命自我貽故聖賢可以言天天者理而已以萇宏爲違天（定元年）是人臣不當扶顛持危也以楚克有陳爲天道（昭九年）是夷狄可以猾夏亂華也（原注趙氏汸曰左氏之害義未有甚於記女寬之論萇宏也自昔聖賢未嘗以天廢人殷既錯天命王子則曰自靖自獻周天命不又大夫則曰黽勉從事治亂安危天之天也危持顛扶人之天也以忠臣孝子爲違天則亂臣賊子爲順天矣而可哉○元圻案全氏經史問答曰左氏喜言前知故於萇宏之死求其先兆而不得則以此當之其說在外傳爲尤詳然可謂誣妄之至假如其言則是人臣當國事將去必袖手旁觀方任命於明哲保身之旨而知其不可而爲之者皆有天殃宇宙豈無可支柱之理成敗論人之陋一至於此唐柳子厚呂化光牛思黯已非之矣柳子厚弔萇宏文曰愍成城以考功矣哀清廟之將墜嫉彪子之肆誕兮彌皇覽以爲漢呂溫古東周城銘序曰萇宏城成周晉女叔寬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萇宏違天必受其咎左氏明徵以爲世規俾持顛之臣沮其勝氣非所以勵尊王扶大順也牛僧孺論忠云萇宏之城成周也晉女叔寬謂宏違天不免也國語衛彪傒又云長叔支天有咎也支天壞違天也人道補天反常也誘人城周誣人也左邱明皆然其言若是則帝王不務爲政而務稱天命下不務弱忠而務別興衰矣必謂天壞不支自古無中興之君乎衰運不補自古無持危之臣乎　宋史藝文志趙震撰春秋類論四十卷朱竹垞經義考云佚按王氏困學紀聞載趙氏類論一條云云即原注所引是也其趙氏爵里竹垞亦不詳蓋已無可攷）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及皐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宏乃長衛侯於盟（定四年）考之春秋是年三月會于召陵蔡侯已在衛侯之上矣五月盟于皐鼬不序諸侯經無長衛之文傳未足信也（閻按盟與會不同盟較會之次爲重衛國云乃長衛侯於盟非會也會在召陵蔡在衛上盟在皐鼬衛則在蔡上異地復異事王氏于此析猶未精　全云宋虢二盟皆是楚先于晉而經仍以晉先楚蓋亦晉長于會而楚長於盟故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仍是趙孟爲客可證也左氏以爲先有信則妄矣　方樸山云閻按得之○元圻案僖二十八年經正義曰會之班次以國大小爲序及其盟也王官臨之異姓爲後故載書之次與會異也定四年召陵之會傳稱祝佗言於萇宏曰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萇宏說告劉子乃長衛侯于盟如彼傳文則踐土召陵二盟衛皆先蔡而經書諸國之序二會皆蔡在衛先者釋例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故踐土載書齊宋雖大降於鄭衛斥周而言止謂王官之宰臨盟者也其餘雜盟未必皆然踐土召陵二會蔡在衛上者因次之至盟乃正其高下者敬恭明神本其始也是言盟會異次之意也閻氏之說本此）

韓詩外傳（第八卷）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某命爾爲司寇（原注古重世族故命必以祖○元圻案常武之詩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亦此意）

文選補亡詩蕩蕩夷庚（案李善注引王隱晉書曰束皙字廣微皙覽古詩有其不備故作詩以補之）李善注夷常也（引毛傳）辯亡論旋皐輿於夷庚（李善注孫盛曰陸機著辯亡論辯吳之所以亡也論有上下二篇語見上篇）注引綦欽辨惑吳人以船檝爲輿馬以巨海爲夷庚庚者藏車之所（注又引孫綽晉書曰司徒王謐議曰夷庚未入皇輿旋館）愚按左傳成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正義謂平道也二字出於此選注誤（集證按李周翰補亡詩注夷平也蕩蕩平道萬物從之而生也呂延濟辯亡論注皐輿帝車也夷平庚道也五臣注與左傳正義同）

齊伐晉入孟門（襄二十三年）孟門山在慈州文城縣林成已

春秋論謂孟門即孟津誤矣晉裴秀客京相璠撰春秋土地名其說多見於水經注（閻按胡朏明曰唐文城縣即今山西平陽府吉州此孟門則近朝歌杜注以爲晉隘道非也文城河中之石槽山也余禹貢錐指冀州壺口下辨甚詳　集證史記齊太公世家上太行入孟門索隱曰孟門山在朝歌東北　隋志春秋土地名三卷晉裴秀客京相璠等撰唐志同水經第十六穀水條注京相璠與裴司空季彥修晉輿地圖作春秋土地名）

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襄四年）呂文靖（全云呂申公夷簡）於李宸妃之喪其意本於此（元圻案李宸妃仁宗生母也王鞏聞見近錄曰李太后薨未發喪將以妃禮葬之執政對呂文靖留身曰昨夕聞有宮嬪亡章獻皇后即引仁宗起過屏後獨坐簾下曰相公欲問諜人家子母耶文靖曰陛下爲劉氏血食計則早正典禮后默不語遂遷於皇儀殿以后禮葬之及章獻上仙聞言不入者文靖力也又曰仁宗初撤簾聽政一日遠出諸奉仙寺發李后棺視之其顏如生上慟而後改小由是孕毓悉亡）

衛公叔發（見襄二十九年）注謂公叔文子論語孔注作公孫拔集注云公孫枝蓋傳寫之誤（閻按鄭氏注檀弓亦云名拔或作發　集證按後漢吳良傳注亦引作公孫枝○元圻案錢氏養新錄曰予嘗見倪士毅四書輯說載朱文公論語注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又引吳氏桂曰拔皮八反俗本作枝誤乃知今所行集註本非考亭之舊厚齋所見亦是誤本）

史記仲尼弟子顏高字子驕（見仲尼弟子列傳）定八年傳公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邱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豈卽斯人與家語（弟子解）作顏刻孔子世家云過匡顏刻爲僕古者文武同方冉有用矛樊遲爲右（哀十一年）有若與微虎之宵攻（哀八年）則顏高以挽強名無足怪也（集證顏氏家訓誡兵篇顏氏之先本乎鄒魯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人焉春秋之世顏高顏息顏羽之徒皆一鬭夫爾　據此顏黃門不以春秋之顏高爲仲尼弟子之顏高也○元圻案全氏經史問答六厚齋考古最覈獨此條稍未審孔門之顏高少孔子五十歲見於家語然則生於定公之八年陽州之役蓋別是一顏高也史記家語之年多不可信惟是不問其生之年但以其死定公八年斃陽州而何以十四年尚能御孔子以過匡）

攻媿跋語用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迂齋引熙寧八年詹弼韓富文三公之對愚攷春秋釋例曰使以行言言以接事信令之要於是乎在擧不以怒則刑不濫刑不濫則兩國之情得通兵有不交而解者皆行人之勳也是以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原注見正義○襄十一年）攻媿之言本此（二語原注嘉熙庚子愚試胄闈王圖南發策亦用此　閻按王氏淳祐元年辛丑進士前一年爲嘉熙四年庚子故猶試國子監也○元圻案樓氏鑰攻媿集書魏丞相奉使事實曰隆興二年金以兵壓境右丞相壽春魏公時在淮東宣諭司議幕召對授使節敵勢方張事變叵測所謂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而公握節抗議動中事機氣勁詞直要約遂定迄今三十年邊境晏然厥功茂矣　續通鑑長編二百六十二熙寧八年四月蕭禧之再來上賜韓琦富弼文彥博曾公亮手詔問以待遇之要禦備之方弼言臣歷觀春秋洎戰國時諸侯兩兵已合飛矢在上走使在下其間雜說解釋遂各交綏而退却復盟好者比比皆是　蕭禧契丹使臣來請地界者）

釋例終篇云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蓋以母弟二凡其義不異故也隋志有春秋五十凡義疏二卷（元圻案書錄解題春秋釋例十五卷杜預撰預旣爲集解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唐劉蕡爲之序　春秋釋例久佚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錄出案提要曰是書以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於凡左傳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皆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因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亦有史所不書適合仲尼之意者仲尼卽以爲義非互相比較則褒貶不明故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先列經傳數條以包通其餘而傳所述之凡繫焉更以己意申之名曰釋例　此條所引亦見杜預春秋序正義　宣十七年左傳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正義曰此例再言凡者前凡明稱母弟之文適子及妾子之等後凡明[illegible]稱弟者皆母弟之義　馬氏繹史九十九春秋雜記總論曰春秋書法有典策之舊體全經之通例傳所稱發凡五十是也有一事之變例特起之新義傳所謂書不書稱不稱言不言先書追書故書書曰之類二百八十有五是也經有例而傳無凡者多矣又不止五十也又曰聖人之作春秋也有依凡之例有違凡之例有假史之例有參酌衆國之例有二百餘年之例有一時一事特起之例有人所共見之例有大義遠廣聖心獨斷之例云云分晰甚爲精審文多不能全載）

魏絳曰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襄四年）杜氏謂靡夏遺臣事羿者眞文忠辯之曰靡忠於王室如此考其本末乃事相非羿也豈有夏之忠臣而肯事羿者哉張宣公曰若靡可謂忠之盛者矣（閻按靡於后羿被殺後始奔有鬲氏故曰曾事羿詎非無因　全云夷羿雖篡帝相仍居商邱浞篡羿又二十年始弒靡前此仍事相至此始奔有鬲凡竹書所言皆不足信而此條較左氏爲覈以其情事當如此也若相在而靡已事羿尙得爲忠乎閻說非也然閻亦專據左氏而誤耳方樸山云常山顏杲卿初亦迎祿山衣紫袍後乃倡義亦何嫌也○元圻案帝王世紀曰初夏之遺臣曰靡事羿羿死逃於有鬲氏收斟灌二國餘燼殺寒浞立少康與杜注同　張南軒答李叔文書曰邵康節皇極經世以寒浞滅相係于壬寅少康克復舊物乃在癸未凡四十一年方少康在孺褓而夏之臣靡固有滅寒浞而立之之心經營許久乃遂其志若靡者可謂忠之盛者矣）

師曠驟歌北風又歌南風（襄十八年）服氏注北風無射夾鍾以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律是候氣之管氣則風也（元圻案服注云云見周禮二十三正義無射夾鍾作夾鍾無射襄十八年杜注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師曠唯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强弱正義曰律呂雖有十二其風有八八風者乾風不周坎風廣莫艮風調風震風明庶巽風清明離風景坤風涼兌風閶闔八方之風風別先有音曲揔吹律呂以詠八方音曲今師曠以律呂歌南風音微不與律聲相應故云不競服虔以為卯酉以北律呂為北風以南為南風與杜八風義違蓋即指周禮疏所引之說也周禮疏但曰注云不著名氏厚齋因左傳正義而知為服氏注）

讒鼎之銘（昭三年）服氏注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讒地名禹鑄九鼎於甘讒之地故曰讒鼎正義謂二說無據愚考韓子說林曰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贋往齊人曰贋也魯人曰眞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見說林下篇）新序呂氏春秋皆曰

岑鼎（新序節士篇呂覽季秋紀審己篇紀岑鼎事與說林略同惟樂正子春作柳下惠）二字音相近然則讒鼎魯鼎也明堂位魯有崇鼎服注不為無據（繼序按廣韻冬侵二部古音相通故崇讒岑可轉寫其收崇入東部收讒入咸者誤也）

謂之鄭志以明兄弟之倫謂之宋志以正君臣之分（元圻案隱元年左傳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襄元年左傳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杜注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登成也不與其專邑叛君故使彭城還繫宋）

宋人取長葛（隱六年）經以為冬傳以為秋劉原父謂左氏雜取諸侯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元圻案原父說見春秋權衡　朱子跋李少膺脞說石林葉氏考左傳所記祭足取麥穀鄧來朝三事以為經傳所記有例差兩月者是經用周正而傳取國史直自用夏正者失於更改也　日知錄四隱公三年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若以為周正則麥禾皆未熟四年秋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亦在九月之上是夏正六月禾亦未熟注云取者蓋芟踐之猶是可疑按傳中雜取三正多有錯誤左氏雖發其例於隱之元年曰春王周正月而閒有失於改定者文多事繁固著書之君子所不能免也）

公羊疏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乃興故謂之今學（何云以其中經古文故謂之古學公羊家已行於世以今文教授故謂之今學楊氏疏謬矣）是以五經異義云（全云許叔重作）古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鄭衆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賈逵作長義四十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以上俱見何休公羊傳序文正義）魏鍾繇謂左氏為太官公羊為賣餅家（元圻案後漢書儒林傳許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為五經異義又鄭興傳子衆字仲師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作春秋雜記條例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又賈逵傳字景伯尤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五十一篇上疏獻之肅宗立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詔逵入講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

八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已甚遠　三國志魏裴潛傳注魏略嚴幹特善春秋公羊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為太官而謂公羊為賣餅家故數與幹辯析長短　隋書經籍志一春秋左氏長經二十卷漢侍中賈逵章句○集證按太官北堂書鈔引魏略作太官廚）

權載之（全云文公德輿字）問左氏云夏五之闕（桓十四年）艮八之占（襄九年）名對也（元圻案唐書權德輿傳字載之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德宗聞其材召為太常博士自太常卿拜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諡曰文　四庫全書目錄權文公集十卷　試明經策問曰夏五之闕雖繫月而何嫌艮八之占於兼山而何義　襄九年傳注曰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為占故言遇艮之八正義曰遇八謂艮之第二爻不變者是也）

史趙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昭八年）魯語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韋昭注云幕舜之後虞思也為夏諸侯鄭語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注亦以為舜後虞思按左

氏則幕在瞽瞍之先非虞思也（闓按金仁山前編亦辨舜出於虞幕祖顓頊不祖黃帝之說頗悉○元圻案金仁山前編曰考之於書曰嬪于虞是虞者有國之稱也參之國語史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爲王公侯伯夫以虞幕並稷契而言則幕爲有功始封之君虞爲有國之號而舜所自出以王天下者也攷之左氏史趙之言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夫自幕至于瞽瞍則非自黃帝昌意顓頊窮蟬敬康句望橋牛以王瞽瞍也　楊升菴集羅泌云嘗見漢劉耽所書呂梁碑序虞舜之世曰舜祖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瞍質之史記蓋同）

穆有塗山之會（昭四年）注在壽春東北說文（山部）嵞會稽山一曰九江當嵞也民以辛壬癸甲嫁娶按漢地理志九江郡當塗應劭注禹所娶塗山侯國有禹虛蘇鶚演義謂宣州當塗誤也東晉以淮南當塗流民寓居于湖僑立當塗縣以治之唐屬宣州（集證唐志宣州宣城郡當塗武德三年以縣置南豫州八年州廢來屬）漢之當塗乃今濠州鍾離也（元圻案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十滕撫傳徐鳳築城于當塗山中注今宣州當塗縣山蘇鶚演義云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州三濠州四嵞山國禹娶之今宣州當塗也仁傑按書正義引左傳解云塗山在壽春縣則禹娶嵞山非宣之當塗縣隸太平州按圖經無所謂塗山者則四塗山之說亦自不審范蔚宗自于郡國志當塗注云徐鳳反于此章懷太子不悟何也蘇文忠濠州七絕有塗山詩云樵蘇已入黃能廟烏鵲猶朝禹會村自注云下有禹廟山前有禹會村又云仁傑按有兩當塗縣一在九江一在宣州九江之當塗以塗山得名故城在唐屬濠州是也宣之當塗則晉成帝時以當塗流人過江在于湖者僑立爲當塗縣大業十年屬宣州是也宣之當塗晉成帝始置東都固未之有）

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定五年）呂氏春秋云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案呂覽孟冬紀安死篇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容也主人以璵璠收孔子徑庭而趨云云高誘注喪季平子意如之喪也）說文（玉部璠字注）云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二則孚勝初學記（玉類）引逸論語曰璠璵魯之寶玉也（原註下與說文同）其即季孫之事歟

范武子之德本於家事治（襄二十七年）宣子不能守家法乃縱女祁之惡信子鞅之讒錮逐欒盈幾危晉國（襄二十一年）忝厥祖矣再傳而吉射亡（定公十三年）宜哉（元圻案孝經曰家事理故治可移於官）

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哀十五年）子贛之責公孫成也劉歆亦少愧哉（全云此爲趙孟傳謀殺袁鏞以降元而發○元圻案全註三箋本入於上條之下恐誤今改入本條　厚齋挽袁進士鏞詩云天柱不可折折勢莫撐九鼎不可遷遷鼎殺人莫扛袁公烈丈夫獨立東南方欲以一己力代冈相頡頏適遭宋祚移恥爲不義戕慨然抱志起誓欲掃攙搶拔劍奔前麾手回日月光賊勢愈猖獗山摧失忠良嗚呼絕餘志不得騁才長婁挈恐從溺枯骨誰爲襲忠烈動天地游魂爲國殤山水倍悽悲抱恨訴穹蒼穹蒼幸一息庶幾祀星霜西風白楊路哀猿號崇岡解劍挂墓柏泣下沾衣裳惜哉時不利抽毫述悲傷此詩載甬上耆舊詩第二卷）

猶秉周禮（閔元年）齊猶有禮（僖三十三年）觀猶之一字則禮廢久矣

呂向注雪賦（文選謝惠連雪賦曰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袤丈則表沴於陰德）曰隱公之時大雪平地一尺是歲大熟爲豐年桓公之時平地廣一丈以爲陽傷陰盛之證按左氏於隱公云平地尺爲大雪不言是歲大熟桓公事無所據其說妄矣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建酉之月而雪未聞其廣一丈也（元圻案書錄解題總集類六臣文選六十卷唐工部侍郎呂延祚開元六年表上號五臣集註五臣者常山尉呂延濟都水使者劉承祖男良處士張銑呂向李周翰也以李善注惟引事不說意義故復爲此注後人併與李善原注合爲一書名六臣注）

柳子晉問魏絳之言近實則公室乃貧按左傳成六

年此乃韓獻子之言（閻按東坡石鐘山記魏獻子之歌鐘[illegible]作斯　何云詩文中誤用事有自誤者有因古人之誤而亦誤者如晉問作魏絳乃出水經注非不記左傳故以示博此又一例也　方樸山云朱子註論語夏瑚商璉亦因舊註非不知與明堂位戾也　籤按包鄭註論語賈服杜註左傳皆云夏曰瑚○元圻案水經六澮水下注曰春秋成公六年晉景公謀去故絳欲居郇瑕韓獻子曰土薄水淺不如新田有汾澮以流其惡遂居新田　四庫全書校本案原本及近刻六年訛作元年晉景公訛作悼公韓獻子訛作魏獻子今據左傳改正若如義門所云直韓之訛作魏唐時本已然矣　晁無咎嘗取晉問以擬楚辭曰枚乘七發蓋以微諷吳王濞毋反晉問亦七蓋效七發以諷時君薄事役而隆道實云）

劉勰辨騷班固以為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洪慶善曰離騷用羿澆等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謂劉安說耳（元圻案楚辭卷一離騷經王逸序注班固離騷經章句序云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叙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真又說五子以失家巷謂五子胥也及至羿澆少康二姚有娀佚女皆以所識有所增損然猶未得其正也故博采經書傳記本文以為之解　文心雕龍辨騷篇曰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班固以為露才揚己忿懟沈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元圃非經義所載　書錄解題楚辭類楚辭十七卷漢護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集後漢校書郎南郡王逸叔師注知饒州曲阿洪興祖慶善補注逸之注雖未能盡善而自淮南王安以下為訓傳者今不復存其目僅見於隋唐志獨逸注幸而尚傳興祖從而補之於是訓詁名物詳矣　此條所引洪慶善語見楚辭卷一辨騷注）

列子載隨會知政羣盜奔秦趙襄子勝翟有憂色皆格言也而謂隨會時有趙文子又謂孔子聞襄子之言其先後差謬凡諸子紀事若此者衆（方樸山云了此則不必辨矣）說苑（善說篇）載祁奚救叔向以欒盈為欒逵（閻按欒盈史記作欒逞避惠帝諱也欒逵二字乃欒逞傳寫之訛非說苑本然王氏偶未契勘及此　何云蓋得之傳聞不見史冊故耳）范宣子為范桓子皆誤（元圻案列子說符篇晉國苦盜有郤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喜告趙文子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郤雍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郤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之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郤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又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常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　士會繼趙盾為政在晉景公七年趙文子乃盾之曾孫相去幾八十年孔子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元王元年趙襄子始立）

攷古編謂歐陽公論二帝三王世次差舛發端於杜佑通典（案今本攷古編無此語）按釋例世族譜已有此疑則發端乃杜預也（閻按晉魏時博士張融難王肅亦以五帝非黃帝子孫相續次者又前於預○元圻案通典四十二吉禮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注司馬遷五帝本紀云舜則黃帝九代孫嚳之曾孫禹帝元孫計不合如此之差懸恐馬遷之誤　歐陽公帝王世次圖序曰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因其說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同出於黃帝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壽百歲稷契於高辛為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為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為文王二世而為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謬哉文十八年正義世族譜取史記之說又從而譏之云按鯀則舜之五世從祖父也而及舜其為堯臣堯則舜之三從高祖而妻其女此史記之可疑者案今本世族譜無此文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考古編十卷宋程大昌撰論經義異同史傳繆誤多所訂辯）

雍熙中（太宗九年改元雍熙）校九經史館有宋臧榮緒梁岑之敬所校左傳諸儒引以為證孔維謂不可按據杜鎬引正觀勅以經籍訛舛由五胡之亂學士多南遷中國經術浸微今並以六朝舊本為證持以詰維維不能對（原注見談苑　全云楊文公億作）太平興國（太宗初元年號）中校漢書安德裕取西域傳山川名號字之古者改附近人集語錢熙謂人曰予於此書特經師授皆有訓說

豈可胸臆塗竄以合詞章（原注見晏元獻公書　案此二殊答樞密范給事書　見宋文鑑百十二）

觀鎬熙之言則經史校讎不可以臆見定也（閻按齊武帝賜晉安王子懋以杜預手所定左傳梁蕭琛得三輔相傳班固眞本漢書此二書當更奇　何云自靖康亂後北學益衰○元圻案書錄解題小說家類談苑十五卷[illegible]宋庠公序所錄楊文公億言論初文公里人黃鑑從公游錄其異聞奇說名南陽談藪宋公刪其重複分爲二十一門改曰談苑　南齊書高逸傳臧榮緒東莞莒人也惇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李釋教誡並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常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自號被褐先生傳言　大祖爲揚州徵榮緒爲主簿不到蓋宋人而隱於齊者故王氏仍以宋係之　陳書文學傳岑之敬字思禮南陽棘陽人也年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爲高第　南齊書武十七王傳晉安王子懋字雲昌世祖第七子也撰春秋例苑三十卷　世祖曰知汝常以讀書在心足爲深欣也賜杜預手所定左傳及古今善言　梁書蕭琛字彥瑜蘭陵人始琛在宣城有北僧南度惟賫一葫蘆中有漢書序傳僧曰三輔舊老相傳以爲班固眞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　孔維字爲則開封雍丘人九經及第淳化初官工部侍郎受詔校五經疏義　杜鎬字文周無錫人博貫經史舉明經解褐集賢校理歷官工禮二部侍郎　安德裕字益之一字師皐河南人開寶三年登甲科至道中知睦州還判太府寺　錢熙字大雅泉州南安人善屬文李昉深加賞重爲之延譽令與子宗諤游進登甲科）

前輩學識日新日進東坡詠三良其和淵明者與在鳳翔時所作（何云鳳翔所作本之康成）議論頓殊呂成公博議論公孫敖二子及續說則謂宗子有君道趙宣子使臾駢送賈季帑則謂古人風俗尚厚博議非是可以見進德修業之功（集證魏慶之詩人玉屑昔之詠三良詩有王仲宣曹子建陶淵明柳子厚曾無一語辨其非是者惟坡公和陶云殺身故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爲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眞孝愛三良安足希審如是言則三良不能無罪東坡一篇冠絕千古苕溪漁隱云東坡秦穆公墓詩意全與和三良詩意相反蓋是少年時議論如此至其晚年所見益高超人意表此揚雄所以悔少作也○元圻案文選曹植三良詩秦穆先下世三良皆自殘王粲詠史詩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隨注劉德漢書注曰黃鳥之詩刺秦穆公要之從死秦風黃鳥序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箋云從死自殺以從死東坡詠秦穆公墓云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蓋從自殺之說　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左氏傳續說十二卷宋呂祖謙撰是編繼左氏傳說而作以補所未及故謂之續說久無傳本今見於永樂大典者以傳文次第排比之猶可成帙其中如臾駢送狐射姑之帑孟獻子愛公孫敖二子兩條俱以博議所言爲非是則是書當成於晚年矣　呂成公左氏傳續說卷五文六年盡具其帑與器用財賄條云左氏詳書之者蓋見得纖悉周盡向博議論趙宣子特地遣臾駢送狐射姑之帑全不是蓋古人風俗尚厚抑不如此又卷六文十六年孟獻子愛穆伯二子條云獻子告季文子亦已信之矣二子皆死亦自愧不安而死孟獻子正是宗子宗子有君道博議所論此事非是）

齊晉楚之霸皆先服鄭范雎李斯之謀皆先攻韓蓋虎牢之險天下之樞也在虢曰制在鄭曰虎牢在韓曰成皐虢叔恃險而鄭取之鄭不能守而韓滅之韓又不能守而秦并之秦之亡也漢楚爭之在德不在險佳兵者好還信夫（閻按戰國策三晉既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曰分地必取成皐韓王曰成皐石溜之地也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百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果取成皐是成皐不待鄭亡而久入晉矣○元圻案莊公二十七年爲齊桓之十九年同盟于幽陳鄭服也僖公二十九年晉文公盟諸侯于翟泉謀伐鄭也文公十四年爲楚莊王之二年同盟于新城從于楚者服注從楚者陳鄭宋　戰國策范雎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爲秦害者莫大於韓王曰寡人欲收韓不聽爲之奈何范雎曰舉兵而攻滎陽則成皐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宜陽則其國斷而爲三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　史記始皇本紀李斯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　范雎曰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　漢書地理志成皐故虎牢亦名制　左傳所謂巖邑也正義括地志云成皐故縣在洛州氾水縣西南氾背似　鄭語史伯謂鄭桓公曰子男之國虢檜爲大虢叔恃勢檜仲恃險君若以周難之故而寄帑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　史記韓世家哀侯二年滅鄭因徙都鄭　秦始皇本紀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以其地爲郡　項羽本紀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皐漢王逃楚遂拔成皐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皐　吳起傳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又曰夫佳兵者不祥物或惡之）

欲治國者先齊家家之不齊莫甚於魯衛觀詩可見已衛不足言也魯自括戲之爭而桓宣皆篡兄矣自文姜之亂而哀姜襲其跡矣自成風事季友（哀姜成風事俱見閔二年）而敬嬴事襄仲矣（何云內言不踰閫成風閔季友之繇而事之非家法也然宋儒不察文義）

（遂使與共仲通於哀姜同科則誣古賢臣矣襄仲雖有弑君之大惡亦非烝于敬嬴也　全云厚齋亦未嘗指爲烝淫也）家法不修，故曰魯衛之政兄弟也。然衛多君子，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風化猶燬也，畏清議者亦曰何以見魯衛之士。（哀十四年）政治雖濁，風俗不衰，與漢之東都同。（元圻案鄁風雄雉鶉奔序皆以爲刺宣公宣姜也齊風敝笱載驅猗嗟序以爲刺文姜齊襄魯莊也　史記魯世家武公九年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王立戲爲魯太子武公歸而卒戲立是爲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弑懿公而立伯御爲君伯御卽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立稱是爲孝公　隱十一年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弑之文公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案桓六年正義曰自殷以往未有諱法諱始於周　方樸山云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釋文從名字句絕）曲禮注云：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昭七年衛侯惡卒穀梁傳曰鄉曰衛齊惡今曰衛侯惡此何爲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疏曰其在存者則不諱若卒哭而後無容得斥君名遂捨名而稱字耳）

理道要訣云：自古至商，子孫不諱祖父之名，周制方諱。（原注夷狄皆無諱）漢宣帝（三年）詔曰：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其更諱詢。則生而稱諱矣。（何云生而稱諱自漢宣始）博議謂名子者當爲孫地，出顏氏家訓。（風操篇　閻按孔疏引熊氏曰石字誤當作名字蓋大夫有名惡者君齊惡非石惡也）

河圖曰：崑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入中國，名爲河。（集證引見後漢張衡傳注）故晉文公投璧于河曰：有如白水。（僖二十四年　何云此不足憑宏詞入俗習如此　三劉載閻云崑字下當有崙字有如白水卽有如皦日也　集證御覽六十一引山海經曰崑崙山縱橫萬里高萬一千里去嵩山五萬里有青河白河赤河黑河環其墟其白水出東北取曲向東南流爲中國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曲）

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僖二十五年）苟彧以此勸曹操迎獻帝。（原注彧之言曰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　案荀彧語見通鑑漢獻建安元年）豈誠於爲義者，故曰譎而不正。淮南之書謂晉文得之乎閨內，失之乎境外。（繆稱訓）非也。辰嬴之事，（僖二十三年）閨內之法安在哉？詩如衛風木瓜猶美齊桓，而唐風不録晉文，亦以是夫。（元圻案詩序木瓜美齊桓公也衛有狄人之敗桓公救而封之衛人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宋王晳春秋皇綱論齊桓之定太子也不欲使惠王廢嫡庶之正是其本志故仲尼謂之一正天下首止之會是也晉文公之迎襄王也藉以求諸侯信義之名非其至誠而狐偃勸以繼文之業王城之師是也以其不本尊王之義故謂之譎而不正）

介子推曰：身將隱，焉用文之。（僖二十四年）君子之潛也，名不可得聞。先儒謂召平高於四皓。（何云召平嘗事秦晚年失侯爲漢相客惡得賢○案召平高於四皓乃朱子語）申屠蟠賢於郭泰。（集證按廣韻十六蒸應字下云漢有應曜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曜獨不至時人語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應劭其入代孫也召不當以應曜易之○元圻案胡致堂讀史管見五議者以郭泰申屠蟠不罹黨錮之禍比肩而譽之愚謂有道四賢矣而名在八廚未若蟠之以不見成德也及董卓擅朝收召名士蔡邕荀爽陳紀韓融皆畏卓暴戾無敢不至而蟠獨從容高臥竟以不屈其用蟠如愚風度高且遠矣）

邵子（觀物內篇四）曰：修夫聖者，秦穆之謂也。蓋取其悔過自誓。胡文定謂文四年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矣。尸子稱穆公明於聽獄，斷刑之日，揖士大夫曰：寡人不敏，（北堂書抄不敏下有教不至三字）使民入於刑，寡人與有戾焉。二三子各據爾官，無使民困於刑。（集證引見御覽六百三十六）此雖大禹之泣辜，無以過。以此坊民，猶有立威於棄灰者。（閻按書謂秦穆公曰其君實惡其民何罪楚共王曰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大哉二君之言可爲萬世法○元圻案尸子注見卷五南風之詩條　說苑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　吳越春秋禹到計於蒼梧而見縛人禹拊其背而哭曰天下有道民不罹辜天下無道罪及善人此吾德薄不能化民證也　韓非子仲尼說殷法刑棄灰說苑秦法棄灰於道者刑）

楚之典也篳路藍縷（宣十二年）其衰也翠被豹舄（昭十二年）國家之典衰視其儉侈而已（全云此有感於南宋湖山之華靡）

欒王鮒毀叔向（襄二十一年）以平公不好賢也梁邱據不毀晏子以景公好賢也二臣皆從君者易地則皆然（原注劉貢父詩云）顧子曰昔梁邱據之諫景公也於房晏嬰之諫景公也於朝然晏嬰之忠著於竹素梁邱之佞于今不絕（原注顧夷義訓唐志在儒家集類引見御覽四百五十七）梁邱據豈能諫景公哉斯言謬矣（全云梁邱據果能諫於房亦何佞之有　集證隋志儒家顧子十卷晉陽州主簿顧夷撰亡〇元圻案近刻三劉文集公非集祇存詩四首公是集有雜詩十首云齊有梁邱據君有欒王鮒讒能愛晏嬰鮒能讒叔嚮二臣雖兩朝事君爲悅據柰有尚賢志據逆以爲助乎失有善心鮒乃遠其去毋以據爲賢易地則同趣或本貢父詩而誤入原父集中　近得　四庫全書所輯公是集五言古詩多至十二卷獨不載是詩其爲貢父作無疑）

或求名而不得如向戌欲以弭兵爲名而宋之盟其名不列焉（襄二十七年）或欲蓋而名章如趙盾僞出奔（宣二年胡傳是盾僞出而實與聞乎故也）崔杼殺太史（襄二十五年）將以蓋弒君之惡而其惡益著焉推此類言之可見謹嚴之法求名非謂齊豹名章不止三叛也（元圻案杜預春秋序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正義曰齊豹衛國之卿春秋之例卿皆書其名氏齊豹忿衛侯之兄起而殺之欲求不畏彊禦之名春秋抑之書曰盜盜者賤人有罪之稱也邾庶其黑肱莒牟夷三人皆小國之臣並非命卿其名於例不合見經竊地出奔求食而已不欲求其名聞故書其名使惡名不滅）

孫郃論春秋無賢臣蓋諸侯不知有王其臣不能正君以尊王室此孟子所以卑管晏也（全云孫郃唐末拾遺吾鄉前輩也春秋無賢臣論以見當時藩府諸臣之無心王室　集證晁氏讀書志四孫郃文集一卷唐孫郃字希韓四明人乾寧四年進士好荀孟揚之書慕韓愈爲四十卷浙江志孫郃奉化人唐末爲左拾遺朱溫篡唐著春秋無賢臣論一卷歸越然沉遯著書紀年悉用甲子以示不臣之義〇元圻案孫郃春秋無賢臣論曰晉臣於諸侯君父也諸侯於周王亦君父也晉臣於周義猶大父也今春秋晉臣張公室侵王室弱周以强諸侯是弱祖而强父佐諸侯而敵周是佐父而敵祖遂使姬周倒弱祇號而已桓文雖以爲霸何能正之反有封殖請隧之僭管晏雖有其功何能諫之而有反坫毀孔之惡於是風教大壞海內焚如人不堪命何耶無賢臣也）

周之晉也自原伯魯之不說學（昭十八年）秦之亡也自子楚之不習誦（元圻案呂成公大事記周赧王五十八年十二月秦質子異人逃歸解題曰按戰國策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王后說其狀高其智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王罷之秦之焚書蓋兆于此　惜高祖素不說學亦二世而亡）

史墨對趙簡子曰天生季氏以貳魯侯又曰君臣無常位自古已然（昭三十二年）簡子在晉猶季氏在魯也史墨之對其何悖哉張雎陽責尹子奇曰未識人倫焉知天道（閻按張雎陽語以前惟郭璞嘗遇顧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

有性命無勞蓍龜皆理學精言　尹子奇按通鑑當作令狐潮〇元圻案通鑑唐紀肅宗至德元載令狐潮圍張巡于雍邱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　張雎陽詩曰不辨風雲色安知天地心忠義之至乃欲以人勝天）

今天或者大警晉也（宣十二年士伯之言）畏而能自修者也雖晉之彊能違天乎（宣十五年伯宗之言）怠而不自彊者也

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昭六年杜注辟邪也衷正也）王魏公之於寇萊公曰不可學他不是（集證朱子名臣言行錄引龜山語錄云王魏公在中書寇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了印寇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樞密亦用倒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公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公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

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適讎國所託也則隱（哀八年）斯言也蓋有聞於君子矣背君父以覆宗國者不狃之

非人也（全云斯言也爲呂文煥劉整范文虎諸人言之○元圻案張天如書宋史紀事本末文謝之死後曰景定以來劉整以瀘州叛呂文煥以襄陽叛陳奕以貴州叛呂師夔以江州叛范文虎以安慶叛數人者皆宋大將賈似道所親厚也金城湯池社稷所寄一朝反戈魚羊食人入寇招叛爲虎前驅呂文福昝萬壽紛起效尤亂莫制矣）

齊人歌曰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哀二十一年）春秋之季已輕儒矣至戰國而淳于髡有賢者無益之譏秦昭王有儒無益之問末流極于李斯（元圻案荀子儒效篇秦昭王問孫卿子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

申包胥似張子房天下士也楚破矣請秦師以却吳（定四年）韓亡矣借漢兵以滅秦其相似一也入郢之讎未報則使越爲之謀以滅吳（原注見吳語）韓王成之讎未報則從漢爲之謀以滅項其相似二也楚君既入而逃賞（定五年）漢業既成而謝事其相似三也自夏靡之後忠之盛者二子而已然楚國復興（案周敬王十五年楚昭復國歷十三君至負芻而爲秦所滅計二百八十三年）而韓祀不續天也子房之志則伸矣我思古人唯漢諸葛武侯可以繼之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此卽武侯後出師表語見三國志本傳注）其志一也若梁之王琳唐之張承業功雖不就抑可以爲次矣不當以功之成否論也春秋亡國五十二未見其人也遂之四氏僅能殲齊戍其亡而復存者唯一包胥豈不難哉太史公傳伍員而不傳包胥非所以勸忠也戰國策楚莫敖子華曰昔吳與楚戰于柏舉三戰入郢棼冒勃蘇贏糧潛行上崢山踰深谿蹠穿膝暴

七日而薄秦朝鶴（何云閩校作雀疑善本雀字之誤）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秦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原注左氏作蒲）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全云楚無濁水疑是溈水字相近而譌）大敗之棼冒勃蘇卽申包胥也豈棼冒之裔楚之同姓歟（嘉定錢氏大昕曰棼者楚之訛冒者胥之訛卽古文申字勃蘇與包胥聲相近○鮑彪戰國策注曰定四年以爲申包胥吳師道補注曰棼冒卽蚡冒勃蘇包胥聲相近）淮南修務訓云申包胥贏糧跣走（走疑當作足）跋涉谷行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犯津關躐蒙蘢歷沙石蹠達膝曾繭重胝七日七夜至於秦庭鶴跱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黴黑涕液交集以見秦王亦與子華之言同所謂莫敖大心深入吳軍而死（修務訓吳與楚戰莫囂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強敵犯白刃蒙矢石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遂入不返）以左氏考之卽左司馬戌也（見定四年）戌者葉公諸梁之父也諸梁定白公之亂不有其功而老於葉（事見哀十六年）其聞包胥之風而師法之歟（元圻案張良大父父五世相韓秦滅韓良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後從沛公西入武關說以破秦之策事詳史記項羽本紀留侯世家新序昭王復國而賞始於包胥包胥曰輔君安國非爲身也救急除害非爲名也功成而受賞是賣勇也遂逃賞終身不見史記留侯世家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強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閒事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　北齊書王琳傳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也梁元帝爲魏圍逼徵琳赴援師次長沙知魏平江陵已克梁王詧乃爲梁元舉哀三軍縞素陳霸先推立敬帝以侍中司空徵琳不從命陳武帝遣將侯安都周文育等誅琳琳乃受梁禪逆戰于池口禽安都文育初魏剋江陵之時永嘉王莊年七歲逃匿人家琳迎還湘中及敬帝立出質于齊請納莊爲梁主文宣遣兵援送拜琳爲梁丞相琳乃遣兄子叔寶赴鄴奉莊纂梁祚於郢州及陳霸先卽位琳乃輔莊次于濡須口陳遣吳明徹襲湓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大敗之屬陳氏結好於齊使琳更聽後圖陳將吳明徹進兵圍之城陷被執殺之琳故吏朱瑒致書陳尚書徐陵求琳首曰梁故建寧公琳當亂離之辰總方伯之任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徒蹈包胥之念終遘萇宏之眚　五代史宦者

（傳張承業字繼先唐僖宗時宦者也晉王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承業亦竭心不懈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諾諸將即皇帝位承業方臥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國家之讎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仇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爲天下大惡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舍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誤老奴矣不食而卒　班孟堅古今人表有申包胥而無棼冒勃蘇是一人也乃於中下列沈尹戌復於中中列莫敖大心則以一人爲二人矣）

邾文公之知命（文十三年）楚昭王之知天道（哀六年）惠王之知志（哀十八年）其所知有在於卜祝史巫之外者裨竈言鄭之將火或中或否子產謂焉知天道（昭十八年）梓慎言魯之將水昭子曰旱也秋大旱（昭二十四年）如昭子之言亦非知天者也故聖人以人占天（何云揚子語○元圻案法言五百篇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地若此則史也何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　呂氏春秋制樂篇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子韋曰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相公曰相所與治國家者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爲君乎寧獨死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饑民饑必死爲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已子無復言矣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是夕熒惑果徙三舍與邾文公之知命相類　文選張衡思元賦曰慎竈顯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訊）

沮麑之於趙宣子（宣二年）沐謙之於司馬楚之誠敬之感人至矣商君藏甲操戟李林甫重關複壁不亦愚乎（何云如費禕者又可戒也○元圻案魏書司馬楚之傳楚之晉宣帝弟馗之八世孫劉裕立楚之規欲報復劉裕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自來因欲殺之楚之聞謙病果自齎湯藥往省之謙感其意乃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楚之委身以事之其推誠信物皆此類也　史記商君列傳趙良曰君之出也後車十乘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　唐書姦臣傳林甫自見結怨者衆憂刺客竊發其出入廣騶騎先驅百步傳呼呵衛金吾爲清道公卿辟易趨走所居重關複壁絡板甃石一夕再徙家人亦莫知也　三國志蜀費禕傳禕字文偉延熙十五年命禕開府十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沈醉爲循手刃所害）

---

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所以訓寅畏防怠忽也災異古史官之職（何云周官馮相氏保章氏敘于太史小史之後內史外史之前則其職之相關可知矣）隕石六鷁宋襄以問周內史（僖十六年）有雲夾日楚昭以問周太史（哀六年）在漢則太史公掌天官張衡爲日官我朝舊制太史局隸祕書凡天文失度三館皆知之淳熙（孝宗在位十二年改元淳熙）中熒惑入斗同修國史李燾類次漢元鼎至宣和四十五事以進熒惑犯氐祕書丞蔣繼周言氐者邸也驛傳宜備非常不淹旬都進奏院災蓋每有星變館吏以片紙錄報故得因事獻言自景定（閻按理宗在位三十六年庚申改元）後枋臣（閻按枋臣謂賈似道）欲抹殺災異三館遂不復知甲子（閻按景定五年）彗星宮中見之乃下求言之詔則蒙蔽可見壬申（閻按度宗咸淳八年）地生毛明年失襄陽災異其可忽哉爲人臣不知春秋之義其禍天下極矣叔輒所以哭日食也（閻按馬貴與言古太史所職掌者察天文記時政蓋合占候紀載之事以一人司之故其時象緯有變而紀錄無遺○元圻案史記太史公自序曰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後漢書張衡傳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爲太史令設客問作應閒以見其志云有閒余者曰吾子性德體道篤信安仁約己博藝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矣曩滯日官今又原之注日官史官也左傳曰天子有日官　宋史李燾傳燾字仁甫眉州丹稜人淳熙十年太史言十一月朔日當食心八分燾保上古今日食是月者三十四事奏曰心天王位其分爲宋十一月於卦爲復方潛陽時陰氣乘之故比他食爲重非小人害政卽敵人窺中國　玉海三天文書下淳熙十年上奏熒惑當入斗李燾言天道遠惟正人事可以弭災類次漢元鼎至宣和四十五事以進此當是一事而傳之者互異）

宋襄求諸侯而敗于泓（僖二十二年）楚靈卜得天下而辱於乾溪（昭十三年）淮南子（詮言訓）曰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

求王者必喪其霸

臧孫於魯曰國有人焉（襄二十三年）師慧於宋曰必無人焉（襄十五年）襄仲於秦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文十二年）有士五人晉文所以霸也（昭十三年）有太叔儀有母弟鱄衛獻所以入也（襄十四年）有趙孟有伯瑕有史趙師曠有叔向女齊晉所以未可媮也（襄三十年）曰子無謂秦無人（文十三年）曰無善人則國從之（襄二十六年）國之存亡輕重視其人之有無而已（漢東方朔曰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梅福曰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舜有臣五人武王有亂臣十人殷有三仁周有八士之人也始可謂之有虞有宮之奇項有范增不能有其有矣（史記高祖本紀子房蕭何韓信此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擒也）魏之窺吳則曰

彼有人焉賈生言天下倒懸則曰猶爲國有人乎（賈生之語見漢書本傳陳政事疏）此皆以人爲盛衰也（何云以賈生之言終之深傷時無王導謝安耳○元圻案容齋隨筆十三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古之爲國言辭抑揚率以有人無人爲輕重晉以詐取士會於秦繞朝曰子無謂秦無人我謀適不用也楚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宋受鄭賂鄭師慧曰宋必無人魯盟臧紇之罪紇曰國有人焉賈誼論匈奴之嫚侮曰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後之人不能及此然知敵之不可犯猶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一士重於九鼎豈不信然）

隱公之大夫多不氏猶可言未命也宋昭公之大夫多不名則說者不一矣（元圻案宋王晳春秋皇綱論辨書名氏篇隱公之卿多不氏蓋隱公以庶長自嫌若同於攝故所用之卿亦不正命皆去族以別之傳曰隱不爵命大夫此說是也　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左氏無傳杜注曰其事未聞於例爲大夫無罪故不稱名公羊傳曰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左傳曰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公羊傳曰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穀梁傳曰稱人以殺誅有罪也文八年宋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左傳曰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馬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亦書以官皆貴之也正義曰死者不稱名無罪故也公羊傳曰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曷爲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穀梁傳曰司馬官也司城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　三傳之說已不同如此至宋儒或各從一傳或各自爲說不可殫述矣王氏論而不斷蓋闕疑之意）

春秋誅亂臣賊子左氏謂稱君君無道也（宣四年）穀梁謂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成十八年）安定先生曰是啟亂臣賊子之言也其爲害教大矣（元圻案宣公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傳曰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杜注稱君謂唯書君名而稱國以弒言衆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弒者之名以示來世　成公十八年正月庚申晉弒其君州蒲穀梁傳曰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疏曰於此發傳者以州蒲二年之間殺四大夫故於此發惡例也）

宗人釁夏之守禮（哀二十四年）聖人遺化也後世犯葵邱之禁者多矣漢之劉輔魏之棧潛我朝之鄒浩守經據古其有釁宗人之風乎（閻按劉輔諫成帝不宜立趙倢伃爲后棧潛諫文帝不宜立郭貴嬪爲后○元圻案漢書劉輔傳輔聞宗室也成帝欲立趙倢伃爲皇后輔上書諫曰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惑莫大焉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

人不可以爲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　三國志魏后妃傳文德郭皇后太祖爲魏王時得入東宮太子卽王位后爲夫人及踐阼爲貴嬪甄后之死由后之寵也黃初三年文帝欲立爲后中郎棧潛上書曰春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爲夫人之禮齊桓誓命于葵邱亦曰無以妾爲妻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　東都事略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也舉進士除右正言時章惇用事既已廢孟后遂立劉氏爲皇后浩上疏曰仁宗皇后郭氏與美人尚氏爭寵致罪仁宗廢后并斥美人選於貴族而立慈聖光獻所以遠嫌爲萬世法也孟氏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并斥美人以示至公固有仁宗故事存焉乞追停冊禮別選賢族）

夫差之報越（定四年）其志壯矣燕昭報齊似之取其大節而略其成敗可也慕容盛之討蘭汗其言曰免不同天之責凡在臣民皆得明目當世君子猶有取焉况吳乎（全云此爲天水諸宗子言之○元圻案戰國策燕昭王收破燕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報讎往見郭隗先生爲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以樂毅爲上將軍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　晉書載記慕容盛傳盛寶之庶長子也寶爲蘭汗所殺盛馳進赴哀汗妻乙氏泣涕請盛汗亦哀之遣其子穆迎盛舍之宮

（晉盛潛結大謀會穆討蘭難等斬之大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夜因如廁袒而踰牆入於東宮與李旱等誅穆衆皆踊躍進攻汗斬之通鑑晉紀安帝隆安二年載慕容盛告廟令曰賴五祖之休文武之力宗廟社稷幽而復顯不獨孤以眇眇之身免不同天之責凡在臣民皆得明目當世 慕容盛之言晉書不載而通鑑載之故曰君子有取）

周之大寶鎮河圖大訓列焉（見尚書顧命）易象在魯三墳五典在楚周不能有其寶矣然而老聃之禮萇宏之樂文獻猶存（何云此指趙復姚樞許衡之徒言之）及王子朝以典籍奔楚（閻按奔楚在魯昭公二十六年邪在倚相之後）於是觀射父倚相（何云左史倚相子朝以前人）皆誦古訓以華其國以得典籍故也區區一鼎與懷璧同其能國乎（閻按楚昭王失國猶賴蒙穀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中昭王反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非典籍之力乎○元圻案家語南宮敬叔與俱之周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宏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制孔子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 蒙穀事見戰國策）

古之謀國者知彼知己如良醫察脈如善奕觀棋德刑政事典禮不易楚自克庸以來此晉臣之知楚也（宣十二年）晉君類能而使之此楚臣之知晉也（襄九年）皆以紀綱風俗知之楚自邲之後（宣十二年）晉自蕭魚之後（襄十一年）精神景象非昔矣（元圻案呂成公左傳說宣公十二年晉楚戰于邲晉師敗績楚莊既勝晉不肯築京觀此不敢自居功之意既伐陳因申叔之言卽封之既入鄭因其君有禮復封其地退然不敢自滿引詩書之言宛有儒者氣象及其過周問鼎之輕重遽然陵轢天子蔑視不假道于宋聘晉不假道於鄭而又陵辱諸侯所謂儒者氣象已不復見又襄九年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止之子囊歷數晉國之德政自任賢使能至於工賈皂隸政事本末無不備知如親立於晉朝此一段當以邲之戰參看當時楚莊王方强如晉士會隨武子曉晉之臣而能歷數楚國之德刑政事卒乘軍旅之事如親立楚之朝晉楚兩國所以兩立百有餘年者蓋其國各有腹心之臣互觀兩國之政表裏洞見不敢輕略故如此一盛一衰一治一亂其腹心骨髓一一見得是以晉楚之霸業各至於百年又曰晉悼公之霸至蕭魚之會霸業成就與齊桓晉文同悼公自即位以來許多工夫積累到三駕而楚不敢與爭此悼公一時之盛處然極盛於蕭魚亦衰於蕭魚君臣之間志得意滿且以樂賞魏絳言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其君之驕可見如戚之會范宣子假羽毛於齊齊人有之已僭其悼公不能正其罪今宣子假而私有之以大夫而僭天子之禮則其臣之驕亦可知而悼公之衰盛亦可見霸業日衰不無自也 王氏此條似隱括呂成公諸說）

請討陳恒之年春秋終焉夫子之請討也將以見之行事請討不從然後託之空言（閻按馬公驌告余曰使孔子請討而得也經大書曰齊陳恒弑其君壬公伐齊殺陳恒春秋二百餘年一大快也請而不得春秋可以絕筆矣春秋之作以亂臣賊子之故其不作亦以亂臣賊子之故哉）

杜氏注云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見哀十五年）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夫子之言曰夫魯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此夫子之訓也（全云然則深寧之拜疏出關豈得已哉宋史不知本末書之曰遂使與曾淵子輩同科當改正）

仲子有文在手曰為魯夫人（隱元年）成季（昭三十二年）唐叔（昭元年）有文在手曰友曰虞正義云石經古文虞作炊魯作

表手文容或似之友及夫人當有似之者（閻按孫卿張文潛生而有文在手曰表故以為名而字文潛陸務觀云○元圻案歐陽公集古錄載楊南仲韓城鼎銘釋文條古作表與說文合而董逌廣川書跋云劉炫謂有文在手為魯疑不得若此其後得古文疑字傳模既久又改為表字李陽冰以文當如圖某為魯也秘閣有銅爵銘作圖公諸儒不能考定以為魯者非也以古文考之以圖為魯在漢猶然）

藝文志春秋虞氏微傳二篇（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按劉向別錄云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引見杜預春秋序正義）然則張蒼師荀卿者也左氏傳漢初出蒼家（許氏說文解字序北平侯張蒼獻左氏春秋傳書）亦有功於斯文矣浮邱伯亦荀卿門人申公事之受詩是為魯詩經典序錄根牟子傳趙人荀卿子荀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是為毛詩荀卿之門有三人焉李斯韓非不

能玷其學也（原注毛詩傳以平平爲辯治又以五十矢爲束皆與荀子同　全云張蒼本傳言蒼無所不通恐或過情然要其多學可知且賈太傅出其門則亦儒矣又云荀有高賢如穆生又鹽鐵論有苞邱子先高　繼序按苞邱子即浮邱伯○元圻案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與李斯俱事荀卿　荀子儒效篇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楊倞注詩小雅采菽之篇毛云平平辯治也議兵篇負服矢五十个　惠氏九經古義五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傳云頃筐易盈之器也荀卿子引此詩亦云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以貳周行大雅行葦云敦弓既堅傳云天子敦弓敦與彫古今字荀卿子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正義以天子彫弓爲事不經見非也）

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莊二十四年）古之格君心者必以儉董仲舒對策乃謂儉非聖人之中制公孫宏亦云人主病不廣大舒宏正邪雖殊而啟武帝之侈心則一（何云董子乃言不可無制度文章與宏言殊也○元圻案史記公孫宏列傳宏爲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　余元靜軒先生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伯宗好直言而不容於晉（成十五年）國武子好盡言而不容於齊（成十八年）小人衆而君子獨也漢士習於諂諛而以汲長孺爲戇（全云以爲戇猶可也以爲伎）朱游爲狂晉士習於曠達而以卞望之爲鄙君子之所守不以習俗移也（元圻案史記汲鄭列傳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　漢書朱雲傳雲字游魯人也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　晉書卞壼傳壼字望之濟陰冤句人也阮孚每謂之曰卿恒無閑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壼曰諸君以道德恢宏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

列國大夫之無君晉爲之也會于戚而不討孫林父會於夷儀而不討崔杼會于適歷而不討季孫意如君臣之義不明而大夫篡奪之禍晉自及矣晉語趙宣子曰大哉天地其次君臣然宣子能言之而躬自犯之（元圻案襄十五年經書衛侯出奔齊杜注諸侯之策書孫甯逐衛侯左傳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冬會于戚謀定衛也　襄二十五年經書崔杼弑其君光公會晉侯某某于夷儀呂氏春秋集解泰山孫氏曰齊人弑莊公以求成逆之大者晉侯不能即而討之以定齊國之亂是以宗諸侯宜乎大夫日熾自是卒不可制也　昭三十一年經書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唐陸淳春秋集傳微旨下淳聞於師曰意如逐君之臣也晉不罪之而反與爲會晉侯之爲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爲人臣可知矣　史記晉世家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靜公遷爲家人晉絕不祀　趙宣子趙盾之字也宣二年經書趙盾弑其君夷臯）

寺人披之斬袪（僖二十四年）芋尹無宇之斷旌（昭七年）其罪一也披請見而晉文讓之無宇執人於宮而楚靈赦之楚靈之量優於晉文矣（方樸山云晉文留披言亦遠見之矣此論未公）漢高帝之赦季布魏武帝之免梁鵠吳景帝之遣李衡皆有君人之量（全云一是英雄一是奸雄一是中主之寬大者○元圻案史記季布列傳朱家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

公曰布數爲項羽窘上故必欲得之朱家曰臣各爲其主項氏臣可盡誅邪滕公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　三國志魏武紀注衛恒四體書勢序曰梁鵠以攻書至選部尚書於是公欲爲洛陽令鵠以爲北部尉鵠後依劉表及荊州平公募求鵠鵠懼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　三國志吳孫休傳休權第六子權薨休弟亮承統徙休於丹陽郡太守李衡數以事侵休亮廢孫綝迎休御正殿大赦改元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鉤斬袪在君爲君遣衡還郡勿令自疑　休諡景帝）

楚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宣十二年）謂荀林父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定元年）謂范鞅也一以喪師（邲）一以失諸侯（定四年）書曰人惟求舊（閻按謂荀林父新從政在本月范鞅新從政僅十日新字奇確　何云新謂臣未久非驟居執政之謂○元圻案呂成公左傳說六宣公十二年晉楚戰于邲說曰荀林父以晉之名臣就元帥之權而不能制一先縠者蓋新進之徒威德未孚于人故如此楚嬖人伍參謂晉之從政者新論林父最切當大抵賢才處事或至敗事者未必其才之不足處事之不審特其素望之未熟於人以至敗事古之人所以四十而仕五十而爲大夫蓋欲使涵養積習威望在人已熟然後可以從政者是養之無素驟居人上鮮有不敗事者）

以近事爲鑒則其言易入申叔豫以子南戒薳子馮

是也（襄二十二年）告君亦然樊噲諫高帝曰獨不見趙高之事乎爰盎諫文帝曰獨不見人彘乎（元圻案史記樊噲列傳高祖嘗病甚惡見人噲乃排闥直入上獨枕一宦者臥噲見上流涕曰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又袁盎列傳上幸上林皇后愼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布席袁盎引卻愼夫人坐愼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盎曰妾主豈可與同坐哉陛下所以爲愼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上說召語愼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賈誼陳政事疏曰臣竊跡前事貫山至言曰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爲喻亦此意）

劉炫謂國語非邱明作（原注傳言鄢陵之敗苗賁皇之爲楚語云雍子之爲與傳不同傅元云國語非邱明作有一事而二文不同〇案劉炫語見襄二十六年正義傅元語見哀十三年正義〇方樸山云左傳哀元年年載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惟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於楚語則以懼吳爲子西語無患吳爲藍尹亹之言此亦互異之一　繼序按傳言鄢陵之敗晉語作苗賁皇與左傳同楚語異又按晉惠公卒左傳在九月國語在十月納公子重耳左傳在明年正月國語在是年十二月又按棠棣詩左傳云召穆公作國語云周文公哀十三年黃池之會吳語作吳公先歃左傳則先晉人）葉少蘊云古有左氏左邱氏太史公稱左邱失明厥有國語（見漢書本傳）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爲左邱氏則不得爲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左氏（原注王荆公以爲六國時人）蓋左史之後以官氏者朱文公謂左氏乃左史倚相之後故其書說楚事爲詳（原注鄭漁仲云左氏世爲楚史〇鄭漁仲語見所著春秋地名譜自述）司馬公謂左氏欲傳春秋先作國語國語之文不及傳之精也（閻按黃楚望書出極辨以左氏爲楚人之非蓋均載晉楚之事辭意間多與晉而抑楚是也　繼序按漢志有公羊外傳穀梁外傳〇元圻案韋昭國語解敘孔子發憤於舊史垂法於素王左邱明因聖言以攄意託王義以流藻其明識高遠雅思未盡故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誅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　葉少蘊春秋統論三司馬遷班固以邱明爲名則左爲氏矣然遷復言左邱失明厥有國語按姓譜有左氏左邱氏遷以左邱爲氏則傳安得名左氏耶）

臧文仲以玉磬告糴於齊見魯語容齋三筆書博古圖謂左傳無玉磬之說非也（元圻案書錄解題雜家類容齋隨筆續筆三筆四筆各十六卷五筆十卷翰林學士鄱陽洪邁景盧撰每編皆有小序五筆未成書　三筆十三再書博古圖曰予讀博古圖其謬妄不可殫舉當政和宣和間蔡京爲政禁士大夫不得讀史而春秋三傳眞束高閣故其所引用絕爲乖盾周雲雷磬曰春秋傳儀臧文仲以玉磬告糴于齊按經所書但云臧孫辰告糴于齊左傳亦無玉磬之說　國語四魯莊公時臧文仲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

晉語伯宗索士庇州犂得畢陽（案韋昭注索求也庇覆也州犂伯宗子伯州犂也）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畢陽實送州犂於荆畢陽之孫豫讓見戰國策（晉畢陽之孫章）祖孫皆以義烈著所謂是以似之者太史公不書於傳故表而出之（集證吳師道戰國策注豫讓義士也史遷列之刺客而蘇氏古史亦謂之非賢失之矣朱子綱目附見於三晉始命之下則以其事在前不得特書以表之爾大事記解題略見而記不書未知呂子之旨）

晉語知宣子將以瑤爲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弗聽知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原注通鑑取此）戰國策（知伯帥趙韓魏章）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智過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原注韓非子同云更其族〇案韓非子十過篇載智過事）智過即智果也（全云通鑑以二事屬知果）說之先後不同（集證古今人表知過繫於趙襄子之後從戰國策也師古曰知過即知果〇元圻案國語作知果國策作智過當云智過即知果也閻何本皆作智過即智果也蓋仍顏師古之誤）

楚語伍舉曰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原注騷愁也離畔也）伍舉所謂騷離屈平所謂離騷皆楚言也

揚雄爲畔牢愁與楚語注合（元圻案史記屈原列傳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　漢書揚雄傳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㠯爲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迺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㠯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㠯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注李奇曰畔離也牢聊也與君相

（離愁而無聊也）

皇王大紀共王二年（原注襄三十年）楚公子圍至晉晉趙武子鞅鳴玉以相按楚語王孫圍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蓋楚昭王時鞅者武之孫也今以王孫圍為公子圍以鞅為武之子皆誤（元圻案皇王大紀五十五景王二年冬楚王遣使聘于諸侯公子圍至晉晉趙武子鞅鳴玉以相晉侯曰白珩楚之寶也圍應曰楚有觀射父者能作訓辭以令於諸侯有左史倚相者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無忘先王之業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皮革羽毛之所出以備軍賦是則楚之寶矣鞅有慚色　皇王大紀注見二十一頁）

古者孫以王父字為氏（成十五年公羊傳文）子產子國之子國語謂公孫成子左傳謂公孫僑（原注子產之子始為國氏）致堂作子產傳曰國僑非也（閻按子產之子左傳謂之國參　集證左傳魯公子彄或云字子臧子臧孫達公子尾字施父子施伯見齊詩鄭子然子國之弟其子然丹是皆以父之字爲氏者又按文心雕龍才略篇國僑以修辭扞鄭舊唐書高宗本紀顯慶二年遣使祭鄭大夫國僑徐

彥伯傳存其家邦國僑之言也薛登傳子皮讓國僑史通採撰篇云左傳前稱子產則次見國僑皆以前皆稱子產爲國僑也○元圻案昭四年子產作丘賦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隱五年正義僖伯名彄字子臧世本云孝公之子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不得祖諸侯乃以王父之字爲氏計僖伯之孫始得以臧爲氏今於僖伯之上已加臧者蓋以僖伯是臧氏之祖傳家追言之也後漢書王充王符仲長統傳論國子流遺愛之體王當春秋臣傳子產鄭卿公孫僑也一字子美氏曰國）

鄭語依㮴歷莘史記鄭世家注莘作華水經注黃水逕華城西史伯曰華君之土也韋昭曰華國名秦白起攻魏拔華陽司馬彪曰華陽在密縣（案此水經洧水又東逕鄭縣南注文）括地志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南可以證今本之誤（原注按下文前華後河則上文當作華　閻按此證致精朱謍儀反以鄭注華字誤誤矣　何云明道本前華後河正作華　方樸山云據今本國語華字雖俱作莘字然其上云若克二邑韋昭註云二邑虢鄶其下云鄔蔽補丹依㮴歷莘君之土也注云言克虢鄶則此八邑皆可得也下又云若前莘後河左洛右濟注云莘莘國也按此上下註語則兩莘字明是兩地一爲邑一爲國不得合并且其注莘字係於前莘後河句下而又云莘華國也與酈氏所引亦不同酈氏改寫莘注割截國語以兩爲一而王氏從之恐亦有疑　集證鄭氏詩譜引史伯作依㮴歷華太平御覽一百五十九州郡部引鄭語亦作依㮴歷華今河南開封府鄭州周爲管叔封邑後爲鄭國漢置中牟縣隋置管城縣華陽城在今鄭州南○元圻案史記鄭世家虢鄶果獻十邑注虞翻曰十邑謂虢鄶鄔蔽補丹依㮴歷華也索隱曰國語云太史伯曰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㮴歷華君之土也可知國語古本華不作莘矣）

晉語竇犨對趙簡子曰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味其言見其賢矣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聞竇鳴犢之死臨河而歎索隱云鳴犢犨字通鑑外紀於周敬王二十八年書簡子殺鳴犢三十年書竇犨對簡子誤也（集證容齋四筆漢書劉輔傳谷永等上書曰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歎顏師古曰戰國策說二人姓名云鳴犢鐸犨而史記古今人表並以爲鳴犢竇犨蓋鐸犢及竇其聲相近故有不同耳余按今本史記孔子世家乃以爲竇鳴犢舜華說苑權謀篇云晉有澤

鳴犢犨其不同如此○元圻案索隱云鳴犢犨字孔子世家作竇鳴犢舜華是以鳴犢竇犨爲一人也師古劉輔傳注云今永等指舉殺鳴犢一人不論竇犨是以爲二人而班氏古今人表中上亦列鳴犢竇犨爲二外紀蓋從班氏）

江端禮（集證云字季恭）嘗病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非非國語東坡見之曰久有意為此書不謂君先之也然子厚非國語而其文多以國語為法（閻按東坡蒻楚語論鄭東坡非非國語　集證唐志柳宗元非國語二卷○元圻案柳子厚與呂溫論非國語書曰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尨好怪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悅焉思至比六經是聖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後世之訕怒乃黜其不臧救世之謬凡為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　經義考二百九江氏端禮非非國語佚又劉氏章非非國語佚黃玠曰劉章有文名病王充作刺孟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刺刺孟非非國語江端禮虞槃亦作非非國語是非非國語有三書也又曾氏于乾非非國語一卷佚案此則非非國語有四　宋徐度却掃編曰張嶬令人言柳子厚平生爲文章專學國語讀之既精因得擬拾其差失著論以非之　江端禮臨川人劉原父之甥也弟端本詩入江西宗派）

古以一句為一言左氏傳子太叔九言（定四年）論語一言

薇之曰思無邪秦漢以來乃有句稱今以一字為一言如五言六言七言詩之類非也（閻按戰國策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是古以一字為一言不為非又按盧六以日論語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亦以一字為一言是論語已有兩例也○元圻案東方朔自謂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亦誦二十二萬言何亦以一字為一言也）

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杜牧注孫子曰歲為善星不福無道火為罰星不罰有德嘉定中（閻按寧宗在位十四年戊辰）日官言五福太一臨吳分眞文忠公（除江東清朝辭剳子）奏漢之肇造以寬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聚井（漢書高紀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晉之卻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歲星之臨吳（元圻案孫子計篇曰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杜牧注左傳昭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註曰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也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

故反受其殃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歲也夫吳越之君德均勢敵闔閭興師志於吞越非為報怨故歲星福越而禍吳秦之殘酷天下誅之上合天意故歲星獨秦在漢熒惑罰星也宋景公出一善言熒惑移三舍而延二十七年以此推之歲為善星不福無道火為罰星不罰有德　書錄解題兵書類注孫子三卷唐中書舍人杜牧之撰）

子產鑄刑書（昭六年）趙鞅荀寅鑄刑鼎（昭二十九年）至鄧析竹刑則書於竹簡矣（定九年）然甫刑云明啟刑書其來已久漢杜周傳不循三尺法注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朱博亦云奉三尺律令以從事鹽鐵論（詔聖篇）乃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蓋律書以二尺四寸簡舉其大數謂之三尺曹褒新禮寫以二尺四寸簡漢禮與律令同錄其制一也（集證漢禮樂志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元圻案漢書朱博傳博字子元杜陵人遷琅邪太守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又曰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剽日久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　後漢書曹褒傳褒字叔通魯國薛人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為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奏上會和帝即位褒乃為作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

趙襄子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哀二十七年）說苑談叢云能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呂居仁謂忍詬二字古之格言學者可以詳思而致力（閻按呂覽尹鐸謂趙簡子曰斂顏而上色者忍醜　嘗戲謂韓信屈於市之少年步騭屈於郡之豪族何淮陰人偏能忍辱耶亦一異　何云杜有道妻嚴氏與有道從子預書云忍辱至三公　方楧山云陸遜亦云能忍辱負重　全云忍辱二字亦當別白杜詩之言易流於馮道○元圻案屈子離騷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

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此管子短語君臣下篇文）管子之言卽辛伯之諗周桓公也（桓十八年）然管子能言之而不能格齊桓之心

朱子（語類）曰左氏之失在以成敗論人愚嘗觀蔡邕獨斷引王仲任曰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閻按與論衡不同王氏所擇精矣○案論衡幸偶篇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韓文公（與衛中行書）謂君子得禍為不幸而小人得禍為常君子得福為常而小人得福為不幸亦仲任之意斯言可以正左氏之失

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襄二十七年）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正義謂孔氏聘辭不知事何所出（元圻案惠氏九經古義八司儀問君客再拜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注云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

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王伯厚曰此亦見說苑然其所述蓋古禮也賈疏云未知所出何文或云是孔子聘問之辭陳案襄廿七年春秋傳曰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此書漢時猶存故鄭引之或說非無據也）

是謂一終一星終也（襄九年）今俗語云一匝（匝閣本作帀）淮南子（詮言訓）以數雜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洪水之少泣而益之也（原注文子作數集　集證今本符言篇作數算白帖引作數集）注雜匝也人生子從子至亥爲一匝（原注俗語出於此　集證今本高誘注無人生子三字呂氏春秋圜道篇天道之圜也精氣一上一下圜周復雜無所稽留高誘注雜猶匝也廣韻二十七合雜字下注云雜匝也集也）

或以益爲皋陶之子列女傳睪子生五歲而贊禹曹大家注皋陶之子伯益也（原注李邕爲李思訓碑云睪子贊禹甘生相秦睪與皋同）林少穎謂伯益卽伯翳其後爲秦臧文仲聞六蓼滅曰

皋陶庭堅不祀忽諸（文公五年）使皋陶猶有後於秦則文仲之言不若此之甚也（原注列子夷堅聞而志之張湛注卽庭堅也　閻按伯益爲皋陶之子亦見高誘注呂氏春秋及鄭氏詩譜陸德明音義詳古文尚書疏證卷四第五十八條〇元圻案林少穎尚書全解三或以益爲皋陶之子是未必然伯益卽伯翳也其後爲秦在春秋之時浸以强盛使伯益果皋陶之子則秦乃皋陶之後而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使皋陶猶有後於秦則文仲之言不若是之甚也案史記云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卒封皋陶之後於六或在許而後舉益任之政以是觀之則益與皋陶不得爲一族也明矣　漢書藝文志儒家類載劉向所序六十七篇注曰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隋書經籍志雜傳類列女傳十五卷劉向撰曹大家注）

嫠不恤緯（昭二十四年）齊女有禮（成二年）漆室女憂君況委質爲臣者乎（原注列女傳魯漆室女韓詩外傳云魯監門之女嬰莒婦投紡復其夫之讐而不知其君與不恤緯者異矣　何云婦以夫爲天　集證列女傳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之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旁人聞之心莫不慘慘者鄰婦從之遊謂曰何哭之悲子欲嫁乎吾爲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吾豈爲君老而太子少也韓詩外傳二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爲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〇元圻案莒婦投紡事見左傳昭十九年）

漢世祖罷郡國都尉（何云讀後漢書深以此爲光武之失不謂厚齋同言之須詳爲注釋本末）晉武帝去州郡武備其害皆見於後唐穆宗之銷兵則不崇朝而變生焉故曰誰能去兵（何云厚齋蓋傷宋初防節鎮尾大之禍削其兵權卒致外患乘虛莫之能禦也　集證唐書蕭俛傳穆宗初兩河底定俛與段文昌當國謂四方無虞勸帝密詔天下鎮兵十之一歲限一爲逃死不補謂之銷兵既而籍卒逋亡無生業聚爲盜賊會朱克融王庭湊亂燕趙一日悉收用之朝廷調兵不充乃募市人烏合戰輒北遂復失河北〇元圻案後漢書百官志五每屬國置都尉一人比二千石不典兵禁備盜賊武帝又置三輔都尉各一人邊郡置農都尉又中興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劉昭補注古今注曰六年八月省都尉官應劭曰每有劇賊郡臨時置都尉事訖罷之又應劭漢官曰高祖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尚矣自郡國罷材官騎士之後官無警備實啟寇心一方有難三面救之一切取辦黔首囂然不及講其射御用其戒誓一旦驅之以卽彊敵猶鳩鵲捕鷹鸇豚羊弋豹虎是以每戰常負王旅不振張角儈妖僞遐邇搖蕩八州並發烟炎絳天牧守梟裂流血成川爾乃遠徵三邊殊俗之兵非我族類忿鷙縱橫多僵良善以爲已功哀夫民氓遷流之咎見出在茲不教而戰是謂棄之跡其禍敗豈虛也哉又劉昭注曰晉太康之初武帝詔曰上古及中

代或置州牧或置刺史置監御史皆總綱紀而不賦政治民之事任之諸侯郡守昔漢末四海分崩因以吳蜀自擅自是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一時之宜爾今賴宗廟之靈士大夫之力江表平定合之爲一當韜戢干戈與天下休息諸州無事者罷其兵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

劉知幾（史通書志後論）曰能言吾祖郯子見師（昭十七年）不識其先籍談取誚（昭十五年）鄧名世曰春秋時善論姓氏者胥有衆仲（見隱五年）晉有胥臣（原注見晉語〇案晉語四司空季子言黃帝之子二十五人云云韋昭注季子胥大夫胥臣臼季也後爲司空）鄭有行人子羽（見襄三十一年）皆能探討本源自炎黃而下如指諸掌（原注鄭漁仲曰世本公子譜二書皆本左傳　何云觀漁仲此論則世本雖亡未嘗亡也　全云公子譜尙存世本不可得但觀諸書所引亦不盡合於左傳公子譜出杜預手　集證玉海四十一紹興四年鄧名世上春秋四譜一卷以經傳國語參合援摭爲國譜年譜地譜人譜辨論譜說一卷三月二十五日引見九月六日賜出身充史館校勘　隋經籍志春秋公子譜一卷吳楊羅撰小公子譜六卷首杜預撰〇元圻案今本鄧名世栟櫚集明正德時所刊不載此條所引之語或卽春秋四譜序文中句也）

子皮曰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襄三

（十一年）程子（伊川）謂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不遑恤其身（見程氏遺書十）

莊公寤生（隱元年）風俗通云俗說兒墮地未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閻按周書寤儆解王曰今朕寤有商驚予註云言夢為紂所伐故驚史記解王召左司戎大曰今夕朕寤遂事驚予參以說文寤書見而寢夢也則莊公寤生乃夢中所生解較直捷　全云寤生者牾生也諸說皆以意為之○元圻案太平御覽三百六十一風俗通曰俗說兒墮地未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舉寤生子妨父母謹按左傳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因名寤生武公老終天年姜氏亦然安有妨其父母乎　余友曲阜桂未谷馥曰崔鴻前燕錄昔咸康二年公孫夫人晝寢生慕容德左右以告方寢而起慕容皝曰此兒易生似鄭莊公長必有大德遂以德為名三十國春秋前秦蒲洪父懷歸於部落小帥其母姜氏因寢產洪驚悸而寤余初疑寤當作牾謂刺產及得二事不敢復執前說矣）

黃池之會王孫雒曰必會而先之（見吳語）吳晉爭先雒之謀也然不能救吳之亡故呂氏春秋（仲春紀當染篇）曰吳王

夫差染於王孫雒太宰嚭然則雒亦嚭之流耳（閻按何紀瞻傳明道二年刊國語正作王孫雒與王氏當日所引本同今流俗本誤作雄　何云宋明道二年所刊國語亦作雒）

晉有四姬鄭子產有男女辨姓之言（昭元年）考之穆天子傳穆王有盛姬盡周禮之壞自王朝始諸侯何誅焉（全云穆天子傳不足據穆王尚不應至此○元圻案穆天子傳盛姬姬姓也盛伯之子也天子賜之上姬之長是曰盛門又曰天子舍于澤中盛姬告病天子憐之　列子周穆王西巡狩道有工人偃師獻所造能倡者王觀之趨步俯仰信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

叔向習春秋為平公之傅（案晉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　彪即平公之名）而不能諫四姬之惑何也曰正己則可以格君心之非叔向娶於申公巫臣氏違母之訓而從君之命（昭二十七年）無諸己而後非諸人自反而不縮其能正君乎先儒有言寡欲之臣然後可以言王佐（全云叔向晚節

尤衰平邱之會其辭無理甚矣○元圻案胡子知言曰寡欲之君然後可與言王道無欲之臣然後可以言王佐）

季武子曰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襄三十年）公室之卑私言於晏嬰（昭三年）杞田之治僅及於侵小（襄二十九年）師保固如是乎（全云叔向為趙文子傅言於宋是六卿之所用者安能當師保之任）

魯用田賦仲尼曰有周公之典在（哀十一年）晉鑄刑鼎仲尼曰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昭二十九年）周公之典唐叔之法度魯晉所以立國也是以漢循高祖之法則治（梅福語見漢書本傳）唐變太宗之制則亂（原注夏有典則商云成憲周云舊章○元圻案紹定六年十一月召魏了翁為華文閣待制了翁上章論十事乞復舊典以彰新化一復三省之典以重六卿二復二府之典以集眾議三復都堂之典以重省府四復侍從之典以求忠告五復經筵之典以熙聖學六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七復制誥之典以謹命令八復聽言之典以通下情九復三衙之典以彊主威十復制閫之典以黜私意故王氏云爾）

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昭十二年）或謂克己復禮古人所傳非出於仲尼致堂曰夫子以克己復禮為仁非指克己復禮即仁也胥臣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僖三十三年）蓋左氏粗聞闕里緒言每每引用而輒有更易穆姜於隨舉文言亦此類（閻按亦有辨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五第七十六條　張鑑惠氏棟曰論語觀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見逸周書官人解大戴文王官人篇參分天下有其二見逸周書程典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管子以為古語見小問篇聖人言述而不作推此言之聖人豈空作哉但經傳散佚不能一一舉之耳）

晉語欒氏之臣辛俞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原注注大夫稱主）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原注注大夫之妻稱主）左傳醫和謂趙孟曰主是謂矣（昭元年）魏戊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昭二十八年）此大夫稱主也（閻按盧六以曰魯語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

（之怒也此子稱母亦稱主也）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主君大夫之稱也（昭二十九年）史記甘茂傳樂羊拔中山魏文侯示之謗書樂羊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戰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魯君曰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魏以大夫爲諸侯故猶稱主君（閻按周禮主以利得民注云主謂公卿大夫是大夫稱主周之制也　全云閻說附會又云魏以主君爲稱未必如深寧之言蓋世降而名稱變耳　集證禮記坊記注大夫有地者稱之曰主周禮曰主友之讎視從父昆弟正義曰此據臣下自稱己大夫之君但得言主不得稱君若他人汎例言之大夫有采地者亦得稱君故喪服云爲其君布帶繩屨傳言君謂有采地者也若通而言之諸侯亦稱主曲禮執主器謂君也大夫自相命亦稱主左傳晉士匄謂荀偃事吳敢不如事主是也稱大夫之妻亦得曰主魯語季孫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乎是也）

男忠錫孫孝睿孝瀚校字

---

# 困學紀聞注卷七

餘姚翁元圻載青

## 公羊（元圻案閻氏曰公羊傳四萬四千七十五字）

漢武尊公羊家而董仲舒爲儒者宗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二言（案此董子對膠西王語見漢書本傳繁露作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得夫子心法太史公聞之董生者又深得綱領之正嘗攷公羊氏之傳所謂纖緯之文與黜周王魯之說非公羊之言也蘇氏謂何休公羊之罪人晁氏謂休負公羊之學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皆出於何氏其墨守不攻而破矣（全云西京公羊之學江都最著江都之言五行志最多亦不甚醇至何休則愈妄矣○元圻案漢書儒林傳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宏本爲公羊學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又五行志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　太史公史記自敘余聞之董生曰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公羊春秋哀十四年西狩獲麟何休注夫子素按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薪采者獲麟知爲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故麟爲薪采者所執西狩獲之者從東方王於西也東卯西金象也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疏云蓋見中候云卯金刀帝出復堯之常又註曰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烏化爲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卻觀未來預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后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疏云演孔圖文也又第一卷隱公第一下疏云問曰公羊以魯隱公爲受命王黜周爲二王後案長義云隱公人臣而虛稱以王周天子見在上而黜公侯是非正名而言順也答曰孝經說云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然則其微似之語獨傳子夏子夏傳與公羊氏五世乃至漢胡毋生董仲舒推演其文然後世人乃聞此言矣春秋藉位于魯以託王義隱公之爵不進稱王周王之號不退稱爲公何以爲不正名不順言乎　書錄解題三謂公羊訓詁傳其書多引讖緯其所謂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之類公羊皆無明文蓋爲其學者相承有此說也疏又曰何氏作文諡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

（辭二科六旨也又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是也七等者州國氏人名字子是也六輔者公輔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師輔君諸夏輔京師是也二類者人事與災異是也七缺者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爲夫之道缺也文姜淫而害夫爲婦之道缺也大夫無罪而致戮爲君之道缺也臣而害上爲臣之道缺也齊侯殺其世子申生宋公殺其世子痤是爲父之道缺也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蔡世子般弑其君固是爲子之道缺也桓八年正月已卯烝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郊祀不修周公之禮缺是爲七缺也矣　莊十年公羊傳曰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　後漢書鄭元傳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我室操我戈以伐我乎　蘇東坡曰三傳迂誕奇怪之說公羊爲多而何休又從而附成之　晁說之曰何休特負於公羊之學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之說何紛紛也既曰據百十二國寶書而又謂三世異辭何邪　呂大圭曰范甯穀梁之忠臣何休公羊之罪人　晉書王接傳接嘗謂何休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爲公羊疾病　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卷公羊傳何休解詁唐徐彥疏　按漢書藝文志公羊傳十一卷班固自注曰公羊子齊人顏師古註曰名高徐彥疏引戴宏序曰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胡母子都著於竹帛何休之注亦同今觀傳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宮子曰又有高子曰魯子曰蓋皆傳授之經師不盡出於公羊子定公九年傳正棺於兩楹之間二句穀梁傳引之直稱沈子不稱公羊是並其不著姓氏者亦不盡出公羊子且併有公羊子曰亦不出於高之明證知傳確爲壽撰而胡毋子都助成之耳舊本首署高名蓋未審也　後漢書儒林傳下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休爲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迺作公羊解詁）

筆談（全云沈括作）曰史記年表平王東遷三年魯惠公卽位纂例隱公下注云惠公三年平王東遷不知啖趙得於何書盬石新論以爲啖趙所云出何休公羊音訓當作平王東遷三年惠公立此休一時記錄之誤安定謂平王東遷孝公之三十七年也明年惠公立（翔自前竊從之）春秋不始於孝公惠公者不忍遽絕之猶有所待焉歷孝踰惠莫能中興於是絕之所以始於隱公也（元圻案夢溪筆談十四按史記年表周平王東遷三年魯惠公方卽位則春秋當始惠公而始隱故諸儒之論紛然入春秋開卷第一義也惟啖趙都不解始隱之義學者常疑之唯於纂例隱公下注八字云惠公三年平王東遷若爾則春秋自合始隱更無可論此啖趙所以不論也然與史記不同不知啖趙得於何書　唐書啖助傳助字叔佐爲春秋集傳復攝其綱條爲例統　經義考一百七十六載趙氏匡春秋闡微纂類義統十卷章拱之曰趙氏集啖氏統例集注二書及已說可以例舉者爲闡微義統十二卷第三第四亡逸）

漢以春秋決事如雋不疑引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蕭望之引士匄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丞相御史議封馮奉世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顓之可也皆本公羊雖於經旨有得有失然不失制事之宜至於嚴助以春秋對乃引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其謬甚矣（元圻案漢書雋不疑傳始元五年有一男子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莫敢發言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衛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　公羊傳定公二年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　漢書蕭望之傳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問望之計策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前單于慕化鄉善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師古曰春秋公羊傳襄十九年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大其不伐喪也　又馮奉世傳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歃盟畔漢奉世以爲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因發其兵進擊莎車王自殺傳首長安下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顓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　公羊傳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漢書嚴助傳助拜爲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問者缺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橫助恐上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　公羊傳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註不能事母罪大於不孝故絕之言出也）

左氏載曹劌問戰（莊十年）諫觀社（莊二十三年）藹然儒者之言公

羊乃有盟柯之事太史公遂以曹沫列刺客之首此戰國之風春秋初未有此習也（原注穀梁柯盟曹劌公羊作曹子然則沫即劌也　閻按虞六以曰索隱云沫宜音劌沫劌聲相近而字異耳）此游士之虛語而燕丹之用荆軻欲以齊桓待秦政不亦愚乎（元圻案公羊傳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莊公升壇曹子手劔而從之管子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　戰國策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荆軻曰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則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荆軻至秦奉樊於期之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

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莊四年）漢武用此義伐匈奴儒者多以公羊之說爲非然朱子序戊午（閻按高宗紹興八年）讜議（魏光扆叙次）曰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

亦有萬世必報之讎吁何止百世哉（元圻案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傳曰爲齊襄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齊哀公亨於周紀侯譖之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　漢書匈奴傳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迺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是歲太初四年也　周禮調人疏禮記曲禮正義引許慎異義曰公羊說復百世之讎古周禮說復讎可盡五世之內五世之外施之於己則無義施之於彼則無罪所復者謂殺者之身乃在被殺者子孫可盡五世得復之謹案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於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讎也）

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讎者無時焉可與通此三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係焉公羊子大有功於聖經（元圻案隱公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傳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云云　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郜傳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大譏　此二條皆有感於高宗之忘讎也）

以祭仲廢君爲行權范甯已譏其失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若祭仲者董卓司馬師孫綝桓溫之徒也其可褒乎（元圻案桓公十一年九月宋人執鄭祭仲傳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其爲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　范甯穀梁傳序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闚也　董卓廢漢靈帝爲宏農王司馬師廢魏主芳爲齊王孫綝廢吳主亮爲會稽王桓溫廢晉帝奕爲東海王）

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安定謂前則致王世子于首止今又致宰周公于葵邱其心盈亦甚矣穀梁以爲美非美也孟子以爲盛有激而云（何云盛桓公正所以衰五伯也　○元圻案僖九年傳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我若也　僖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穀梁傳

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爲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邱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

以衛石惡爲惡人劉原父非之曰董賢可謂賢乎又以仲孫何忌爲譏二名新莽之制其出于此歟東漢之士猶無二名者（閻按野客叢書後漢傳如蘇不韋字公先王延壽字文考謝夷吾字堯卿郭延年字公游此分明知其爲二名者安得謂絕無第倚沿王莽之禁寥寥耳　○元圻案襄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曷爲再言豹殆諸侯也曷爲殆諸侯爲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　劉氏春秋權衡十二此乃一事再見者前目而後凡耳何謂殆諸侯乎假令衛石惡實惡人者何至能變亂諸侯之盟乎衛此諸侯亦小國耳何至諸侯遂危懼之乎皆事之不然者且石惡名衛未必惡也謂名惡者行惡名善者則行善矣董賢可謂賢乎　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傳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註爲其難諱也一字爲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　漢書匈奴傳莽奏上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　禮記曲禮正義引許慎異義公羊說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棄疾弒其君即位之後改爲熊居是爲二名謹案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

（說非也從左氏說）

用致夫人公羊以爲妾氏譏以妾爲妻也董仲舒謂成風先儒或之仲舒說經蓋不泥於公羊也晉江彪曰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曾謂周禮在魯其臣無一江彪乎（元圻案僖八年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以妾爲妻也其言以妾爲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　宋張洽春秋集註曰穀梁傳言夫人而不以氏姓立妾之辭也劉向以爲成風而啖趙皆從之范甯謂欲尊其母實卑其母此言得春秋之旨　晉書禮志中興寧元年哀帝詔皇太妃薨帝欲服重江彪啓先王制禮應在緦服詔欲降朞彪又啓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於是制緦麻三月　董子治公羊春秋其說具在繁露亦見於漢書五行志攷志曰釐公二十年五月西宮災穀梁以爲愍公宮也以謚言之則若疏故謂之西宮劉向以爲釐公立妾母爲夫人以入宗廟故天災愍宮若曰去其卑而親者將害宗廟之正禮董仲舒以爲釐娶於楚而齊媵之脅公使立以爲夫人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爲居此宮誅去之意也據此則仲舒實主公羊之說而以夫人爲成風乃劉子政之說也故范甯穀梁注亦引作劉向厚齋先生以此說爲之董子不知見何書當攷）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仲幾之罪何不蓑城也注云若今以草衣城是也（定元年）漢五行志董仲舒以爲宋中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顏注云衰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按左氏傳遲速衰序於是焉在（昭三十二年）又云宋仲幾不受功（定元年）蓑字當從漢志作衰（原注音初爲反衰差也）與左氏合（方樸山云公羊釋文云蓑一或作衰一或音初危反此卽漢志之說然不衰城顏費解）

公羊子齊人其傳春秋多齊言登來（閒按見隱五年○公羊傳曰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註登讀言得來得來之者齊人語也齊人名求得爲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化我（按桓六年行過無禮謂之化則我字非齊語○傳曰曷爲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註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　化我字亦見哀六年傳）樵之（按見桓七年○經焚咸邱傳曰焚之者何樵之也註樵薪也以樵燒之故因謂之樵之齊人語也）漱浣（按見莊三十一年○經築臺于郎傳曰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註無垢加功曰漱去垢曰浣齊人語也）筍將（按文十五年齊俗名竹箯曰筍不與下將字連○傳曰脅物而歸之筍將而來也註筍者竹箯一名編輿齊魯以北名之曰筍將送也）踊爲（按僖十年踊豫也不與下爲字連○傳曰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爲文公諱也註踊豫也齊人語若關西言踊矣）詐戰（按僖三十三年詐卒也不與下戰字連○傳曰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註据不言敗績夕註爾文也詐卒也齊人語方樸山云詐戰卽乍戰）往黨（按文十三年黨所也不與上往字連○經公及晉侯盟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斐傳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斐故善之也注黨所也所猶是齊人語也）往殆（按襄五年殆疑不與上往字連○傳曰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註殆疑疑讞于晉齊人語）于諸（按見哀六年○傳曰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註于諸置也齊人語）累（按見桓二年○傳曰及者何累也註累累從君而死齊人語）怴（按見桓五年○經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曰曷爲以二日卒之怴也釋文怴呼述反狂也齊人語）如（按見隱元年○傳曰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註如卽不如齊人語）昉（按見隱二年○傳曰始滅昉於此乎註昉適也齊人語疏胡母生齊人故知之若鄭譜云然則詩之道放于此乎之類）棓（按見成二年○傳曰踊于棓而窺客註凡無高下有絕加躡板曰棓齊人語）脰（按見莊十二年○傳曰萬怒搏閔公絕其脰註脰脛也齊人語）之類是也鄭康成北海人其注三禮多齊言麴麸曰媒（按見媒氏○地官媒氏註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之和成者今齊人名麴麸曰媒）疾爲戚（按見考工記○考工記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註齊人有名疾爲戚者）

麇爲獐（按見畫繢○考工記畫繢之事山以章註章讀爲獐獐山物也齊人謂麇爲獐）漚曰涹（按見㡛氏○考工記㡛氏湅絲以涚水漚其絲註漚漸也楚人曰漚齊人曰涹）椎爲終葵（按玉人當作終葵爲椎○考工記玉人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註終葵椎也爲椎於其杼上明無所屈也疏云終葵椎也者齊人謂椎爲終葵故云終葵椎也）手足掔爲骹（按見弓人○考工記弓人今夫茭解中有變焉故校註茭讀如齊人名手足掔爲骹之骹疏時齊人有名手足掔爲骹取弓隈與簫角相接名茭也）全菹爲芋（按見士喪禮○儀禮士喪禮其實葵菹芋蠃醢註齊人或名全菹爲芋疏云周禮醢人註云細切爲齏全物若臡爲菹若然凡菹者全物不得芋名此云齊人名全菹爲芋者芹菹苗短四寸者全之若長於四寸者亦切之則葵長者自然切乃爲菹但喪中之菹葵雖長而不切取齊人全菹爲芋之解也）祭爲墮（按見士虞禮○士虞禮祝命佐食墮祭註下祭曰墮墮猶言墮下也齊魯之間謂祭爲墮）題肩爲擊征（按見月令○月令季冬之月征鳥厲疾註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或名曰鷹）滑曰瀡（按見內則○內則堇荁枌榆兔薨滫瀡以滑之註秦人溲曰滫齊人滑曰瀡也）相絞訐爲掉磬（按見內則○內則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註雖有勤勞不敢掉磬釋文隱義云齊人以相絞訐爲掉磬崔云北海人以相激爲掉磬也）無髮爲禿楬（按見明堂位○明堂位夏后氏以楬豆註楬無異物之飾也齊人謂無髮爲禿楬）穊爲相

（按見樂記○樂記弦匏笙簧會守拊鼓註拊者以韋爲表裝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今齊或謂糠爲相疏云相卽拊也所以輔相於樂故謂拊爲相也）殷聲如衣（按見中庸○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註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今姓有衣者殷之胄與）祈之言是（按見緇衣○緇衣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註資當爲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祈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之類是也方言之異如此則書之誥誓其可彊通哉（閻按王氏引何休註爲齊語者已見上矣猶有遺者莊四年怨莊二十年疾莊二十四年僂莊二十八年伐又伐宣八年廢宣十八年墠昭二十一年因諸皆齊人語也　三禮註遺者尤多司尊彝云獻讀爲摩莎之莎齊語又云齊人命浩酒曰滌圉師云齊人言鈇質之椹蟈氏云曰齊魯之間謂鼃爲蟈考工記云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廬人云齊人謂斧柯爲柄士冠禮云齊人名蒨爲韎韐聘禮云萊陽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爲筥者檀弓云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間語助也禮器云齊人所善曰麃內則云齊人呼佩巾爲紛又云紀莒之間名諸爲濫又云東海鰫魚有骨名乙在目旁樂記云齊語稱裂爲殈雜記云齊人呼卷爲武喪大記云齊人謂棺索爲緘繩緇衣云資當爲至齊魯之語○元圻案莊四年傳今紀無罪此非怨與註怨遷怒齊人語也莊二十年傳大災者何大瘠也註瘠病也齊人語也莊二十四年經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傳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約然後入註僂疾也齊人語夫人稽留不肯疾順公不可使卽入公至後與公約定乃入故爲難辭也莊二十八年傳春秋伐者爲客註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又傳伐者爲主註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宣八年傳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註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宣十八年傳墠帷註埽地而祭曰墠今齊俗名之云爾昭二十一年傳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註因諸者齊故刑人之地公羊子齊人故以齊喻也疏舊說云卽博物志云周曰囹圄齊曰因諸是也　周禮春官司尊彝鬱齊獻酌凡酒脩酌註獻讀爲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脩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而泲之今齊人命浩酒曰滌夏官圉師射則充椹質註杜子春讀椹爲齊人言鈇椹之椹椹質所射者習射處秋官蟈氏掌去鼃黽註齊魯之間謂鼃爲蟈考工記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注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廬人句兵椑註椑讀爲鼓鞞之鞞齊人謂柯斧柄爲椑則椑隋圜也　儀禮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註韎韐緼韍也士緼韍而幽衡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爲韎韐聘禮四秉曰筥註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筥穧名也若今萊陽之間刈稻聚把有名曰筥者　禮記檀弓何居註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禮器君子祭祀不祈不麃蚤註麃之言快也祭有時不以先之爲快也齊人所善曰麃蚤云蚤謂先時也釋文齊人謂快爲麃內則左佩紛帨註紛帨拭物之佩巾也今齊人有言紛者又或以酏爲醴黍酏漿水醷濫清白羞糗餌粉酏註以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校之則濫涼也紀莒之間名諸爲濫又魚去乙註乙魚體中害人者名也今東海鰫魚有骨名乙在目旁狀如篆乙食之鯁人不可出樂記卵生者不殈註殈裂也今齊人語有殈者雜記委武元縞而后蕤註委武冠卷也秦人曰委齊人曰武疏云委武皆冠卷也秦人呼卷爲委齊人呼卷爲武也喪大記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註今

齊人謂棺索爲緘繩咸或爲棫）

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爲吉者主於己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案春秋繁露玉杯篇按經文公乃四十一月乃娶娶時無喪何以謂之喪娶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也）公羊子之言天理民彝之正也左氏以爲禮以爲孝其害教最甚杜氏謂諒闇既終嘉好之事通於外內其悖理又甚焉中庸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孟子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左杜而忘諸乎杜預在晉議太子之服謂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此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司馬公以爲巧飾經傳以附人情（原注預但知春秋喪世之禮而未知先王制禮之本也公羊長於左氏此其一端也○元圻案范甯穀梁傳敘左氏以文公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　杜預議服見晉書禮志通鑑晉武紀泰始九年八月葬元皇后于峻陽陵帝及群臣除喪卽吉博士陳逵議以爲今時所行漢帝權制太子無有國事自宜終服杜預議云云又曰子之於禮存諸內而已禮非玉帛之謂喪豈衰麻之謂乎臣光曰規矩主於方圓然而工無規矩則方圓不可得而制也衰麻主於哀戚然庸人無衰麻則哀戚不可得而勉也杜預巧飾經傳以附人情辯則辯矣臣謂不若陳逵之言質略而敦實也）

穀梁（元圻案閻氏曰穀梁傳四萬一千五百十二字）

穀梁傳序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晉范甯作）孝經序襲其語（元圻案唐明皇帝孝經序傳以通經爲義義以必當爲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翦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　四庫全書總目春秋穀梁傳注疏二十卷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士勛疏稱穀梁子名俶字元始一名赤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

桓五年傳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注冀州則近京師按鄭之始封在今京兆其地屬雍州東遷之後徙新鄭在今河南其地屬豫州謂近京師則可謂在冀州則非或曰冀州中州也淮南子（墬形訓）正中冀州曰中土（閻按墬形訓少室大室在冀州泰族訓周既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又中土高誘注曰冀州皆足爲證　集證曰知鈞古者天子常居冀州後人遂以冀州爲中國之號楚辭九歌覽冀州兮有餘淮南子有媧氏殺黑龍以濟冀州路史云中國總謂之冀州穀梁傳曰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按穀梁疏引鄒衍書云九州之內名曰赤縣赤縣之畿從冀州而起故後王雖不都冀州亦得以冀州言之○元圻案中土之稱冀州猶今之稱京師爲長安京尹爲京兆尹也但祗可用之於辭章耳釋文云鄭本京兆鄭縣爲雍州之域後徙河南新鄭爲豫州之境冀在兩河之間非鄭都也糜氏云韓侯滅鄭韓都冀州故以目鄭）

秦自殽之敗卽楚見呂相絕秦故穀梁曰秦之爲狄自殽之戰始（僖三十三年）止齋（陳氏傅良）曰楚之伯秦之力也自

滅庸以後秦爲楚役（閻按僖二十五年秦囚楚申公鬬克以歸三十三年有殽之敗使鬬克歸楚求成此秦楚修好之始事也○元圻案陳止齋春秋後傳左僖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傳曰外相敗不書此何以書惡晉也晉之霸秦有力焉自城濮以來無役不從也文公未葬襄公墨衰及姜戎要秦師于殽敗之秦晉之構怨自此始更三君交兵無虛歲晉不十年晉遂不競而楚霸是故外會師而不及特書及而晉侯貶稱人晉不競而楚霸秦亦與有力焉耳　文公十六年經書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伯宗攘輦者之善穀梁子非之（案成五年傳孔子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註取輦者之言而行之非已之功　余友王汾原煦曰無績無後也尔疋云績繼也後伯尊子州犂奔楚州犂孫嚭奔吳是其證）董公遮說漢王（註已見前）趙涉遮說條侯繫天下興亡安危之大幾用其言而不用其人何哉（何云李文饒平澤潞頗採用杜牧之說而反出之于黃州　全云高宗航海劉相如力勸張浚迎敵蓋董公之亞而其後相如亦斥遜○元圻案漢書周亞夫傳東擊吳楚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殽黽阨陿之間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直入武庫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

隱九年俠卒俠者所俠也（案范甯註俠名也所其氏疏徐邈引尹更始云所者俠之氏麋信以爲所非氏所謂所也）所氏見于史者漢有所忠（原注食貨郊祀志石慶司馬相如傳）後漢有所輔（原注獨行劉茂傳）風俗通所姓宋大夫華所事之後（後漢劉茂傳註引之）魯有所氏非但出於宋也然無駭翬挾柔溺宛先儒謂大夫未爵命於天子不氏（此孫覺尊王發微之說呂氏集解襲陵許氏曰凡大夫未爵命於天子不氏春秋之初尚譏此也無駭挾柔溺及宛之見隱桓莊篇是也）則俠之氏爲所非也（集證史游急就篇所不侵師古注云所所斫木聲也古有虞衡之官因主伐木遂以爲氏又通志氏族略亦云所者伐木聲本虞衡主伐木之官聞聲以爲氏○元圻案宋有所淑熙寧間人鄭虎臣編吳郡文粹載所淑常熟縣新建顧氏倉記）

公羊傳於襄二十一年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於二十年十月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賈逵注經云此年仲尼生昭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定以孔子爲襄二十一年

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生杜注從史記（案以上皆襄二十一年左傳正義文）臧榮緒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然以年則公穀史記有一年之差以月則公穀有一月之差今不可考（閻案王氏後宋景濂有孔子生卒歲月辨一篇生主公穀歲已酉卒主左氏歲壬戌相距則七十四年與歷所傳孔子年七十三者不合辭雖辨實不通歷法近黃太沖以歷上推斷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建酉之月二十七日庚子與羅泌路史所合余亦推以歷欵爲定論○元圻案南史隱逸傳臧榮緒東莞莒人也隱居京口教授齊高帝爲揚州刺史徵爲主簿不到惇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李釋教誡並有禮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常以宣尼庚子日生其日陳五經拜之自號披褐先生）

侯國不守典禮而使宰咺歸賵（何云隱元年）侯國不共貢職而使石尚歸脤（何云定十四年）經書天王以是始終蓋傷周而歎魯也穀梁謂石尚欲書春秋會是以爲禮乎（元圻案劉氏敞春秋權衡十七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穀梁曰尚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不知石尚欲書孔子之春

（秋乎魯國之春秋乎若孔子之春秋也孔子是時未作春秋石尙安得詳知魯國之春秋王人至則書之矣何足以爲榮邪是殆不然）

文中子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盍杜預屈經以申傳何休引緯以汩經唯甯之學最善（全云六朝淸言成俗甯獨能罪王何以救世道眞儒也　集證晁公武曰三傳之學穀梁所得最多諸家之解范甯之論最善日知錄宋黃震言杜預註左氏獨主左氏何休註公羊獨主公羊惟范甯不私於穀梁而公言三家之失今考集解中糾傳文者得六事莊九年公伐齊納糾傳解云惡內之言傳或失之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挐傳解云季友令德之人豈當舍三軍之整佻身獨鬭以決勝負者哉僖十四年季姬及繒子遇于防傳解云左氏傳近合人情襄十一年作三軍傳解云周禮司馬法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總云諸侯一軍非制也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傳解云般弑父之賊人倫所不容王誅所必加禮凡在官者殺無赦豈得惡楚子殺般乎哀二年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傳解云經稱蒯聵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矛楯之喻也皆能糾正傳文之失〇元圻案中說天地篇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

穀梁言大侵之禮與毛詩雲漢傳略同言蒐狩之禮與毛詩車攻傳相合此古禮之存者（元圻案襄二十四年傳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小雅雲漢傳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祀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修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正義曰此當先有成文故傳引之左右總謂諸臣不修者無所修作穀梁傳曰百官布而不制是也馳道不除者曲禮註云爲妨民取蔬食也穀梁傳亦云道不除言祭祀不縣則有事但不縣樂穀梁傳又曰禱而不祀然則此云祭者正謂祈禱祭不用樂也徹膳者天子日食太牢今減損之也穀梁云君食不兼味昭八年傳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小雅車攻傳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槷閒容握驅而入轚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正義曰穀梁傳曰艾蘭以爲防以葛覆質以爲槷與此不同毛傳又曰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爲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于右䯚爲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正義曰此有成文書傳穀梁傳與此略同）

左傳正義云漢代古學不行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義因穀梁之文爲之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爲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總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案見隱五年）今白虎通義十卷無此語豈亦有逸篇歟然章帝會諸儒於白虎觀正義謂明帝亦誤（元圻案袁宏後漢紀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講五經同異曰白虎通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二白虎通義四卷隋志載白虎通六卷不著撰人唐志始題班固之名崇文總目載白虎通德論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亦作十卷今本僅分四卷朱翌猗覺寮雜記稱荀子注引白虎通天子之馬六句今本無之則轉輾傳寫或亦有所脫佚　近陽湖莊氏有輯白虎通闕文）

某或作厶出穀梁注鄧厶地（集證老學庵筆記今人書某爲厶皆以爲俗從簡便其實古某字也穀梁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范甯註云鄧厶地陸氏釋文曰不知其國故云厶地本又作某）

穀梁子或以爲名赤或以爲名俶（何云小顏藝文志注云名喜）秦孝公時人今按傳載尸子之語尸佼與商鞅同時故以穀梁子爲秦孝公時人然不可攷（原注漢書但云魯學　閻按名赤見風俗通名俶字元始見阮孝緒七錄趙氏損益義云然慮六以云宜補入　集證晁氏志應劭風俗通稱穀梁子名赤子夏弟子糜信則以爲秦孝公同時人阮孝緒則以爲俶字元始皆未詳也又按論衡案書篇又云穀梁寘是穀梁子有四名也然名赤始自桓君山新論說最先後人多從之）

論語（元圻案鄭耕老曰論語一萬三千七百字）

或問論語首篇之次章卽述有子之言而有子曾子獨以子稱何也曰程子謂此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也（集證豫章先生集二程語錄伊川曰論語曾子有子弟子論撰所以知者唯曾子有子不名）曰柳子（名宗）

（元著論語辨二篇其上篇）謂孔子之沒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此避而退則固常有師之號是以稱子其說非歟曰非也此太史公采雜說之謬（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既沒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他日弟子進問曰商瞿年長無子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之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朱子京蘇子由辨之矣孟子謂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朱子云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豈謂貌之似哉（趙岐孟子注謂有若之貌似孔子此三子者思孔子而不可復見故欲尊有若以作聖人朝夕奉事之禮如事孔子以慰思也）曰有子不列于四科其人品何如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此孟子之言也蓋在言語之科宰我子貢之流亞也曰有子之言可得聞與曰盍徹之對出類拔萃之語見於論孟而論語首篇所載凡三章曰孝弟曰禮曰信恭尤其精要之言也其論晏子焉知禮則檀弓述之矣荀子（解蔽篇）云有子惡臥而焠掌可以見其苦學曰朱子謂有子重厚和易其然與曰吳伐魯微虎欲宵攻王舍有若與焉可謂勇於爲義矣非但重厚和易而已也曰有子曾子並稱然斯道之傳唯曾子得之子思孟子之學曾子之學也而有子之學無傳焉何歟曰曾子守約而力行有子知之而已智足以知聖人而未能力行也家語（弟子解）稱其彊識好古道其視以爲得之者有間矣曰學者學有子可乎曰孝弟務本此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聖人之學莫先焉未能服行斯言而欲凌高厲空造一貫忠恕之域吾見其自大而無得也學曾子者當自有子之言始曰檀弓記有子之言皆可信乎曰王无咎嘗辨之矣若語子游欲去喪之踊孺子慕之喪哀公欲設撥以問若若對以爲可皆非也唯論語所載爲是（閻按嘗謂此條因悟有若不可屈兩廡當於廟庭上廣而爲十二哲德行有三人焉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亦三人焉宰我子貢有若政事亦三人焉冉有季路公西華文學亦三人焉子游子夏子張或曰公西華政事之才實並由求既聞命矣而子張之列文學也何居余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他日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皆孟子言也前以孟子斷升有若則此以孟子斷屬文學於子張也何疑○元圻案　四庫全書總目經部四書類論語拾遺一卷宋蘇轍撰前有自序稱少年爲論語略解其兄軾謫黃州時撰論語說取所解十之二三大觀丁亥閒居潁川與其孫籀等講論語因取輒說之未安者重爲此書　書錄解題別集類王直講集十五卷天台縣令南城王无咎補之撰无咎嘉祐二年進士曾鞏之妹夫從王安石游最久）

春秋（文二年）正義云哀公問主於宰我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張包周等並爲廟主今本作問社集解用孔氏說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何晏集解）亦不言社主然正義必有據（元圻案魏何晏論語集解叙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二十二篇魯恭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爲宮壞得古文論語二十一篇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爲張侯論爲世所貴苞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說而世不傳漢末大司農鄭元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以爲之注梁皇侃義疏曰苞氏苞咸也周氏不悉其名也　苞咸後漢書儒林傳作包咸　皇侃疏曰鄭論本云問主也○集證按公羊文二年傳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注云期年練祭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以栗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疏云出論語而鄭氏注云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故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以爲廟主耳據此則唐時今文論語作問主又按釋文云問社如字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則春秋正義社主之說不爲無據）

張衡思元賦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注引論語里仁爲美宅不處仁焉得知里宅皆居也（集證）（後漢張衡傳注文選注並同）石林（宋經義考載此條石林下有論語釋言四字）云以擇爲宅則里猶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爲擇而謂里爲所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爲正致堂云里居也居仁如里安仁者也（全云致堂說本穆○元圻案何晏集解引鄭康成曰里者民之所居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爲善也　劉敞七經小傳曰里猶居也言人爲身謀居當居於仁爲美　書錄解題論語釋言十卷葉夢得少蘊撰致堂論語詳說二十卷禮部侍郎建安胡寅明仲撰文定之子也　九經古義按釋名宅擇也擇吉而營之是宅有擇義或古文作宅訓爲擇亦通孟子亦作擇趙岐云擇擇不處仁爲不智）

商爲起予理明辭達也回非助我默識心通也

說苑（善說篇）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集註取之（元圻

案何晏集解包氏曰三歸者娶三姓女也婦人謂嫁爲歸　趙順孫纂疏或問三歸之爲臺名何也曰說苑謂管仲築三歸之臺而韓非亦曰桓公使管仲有三歸之家是其證也曰然則婦人謂嫁曰歸三歸云者一娶三姓而歸九女如諸侯之制也且以臺名安知不因是人而名之乎曰若此則爲僭上失禮與塞門反坫同科矣今夫子但以爲不儉則亦但爲極奢靡之侈而未至於僭也）

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孫季和（全云餘姚燭湖先生孫應時象山弟子）謂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原注若諸家解何用加二諸字　閻按此尤與舜有天下選于衆舉皋陶不言錯四凶引證合　集證經義考孫應時論語說今佚僅存說舉直錯諸枉一條於困學紀聞○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燭湖集二十卷附編二卷宋孫應時撰應時字季和自號燭湖居士餘姚人登淳熙乙未進士知常熟縣移判邵武軍考楊簡作應時壙志及張淏會稽續志均稱其紹熙初嘗應蜀帥邱崈辟預料吳曦逆謀其言果驗）

王景文云孔子見起證而知其末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孟子見進證而知其極故曰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邵氏見困證而知其窮故曰苟有命世之人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惜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時難人難不其然乎（原注邵子之言見觀物篇○元圻案王質字景文紹興三十年進士官至樞密院編修出通判荊南府改吉州著雪山集王阮序其集曰聽其論古如讀酈道元水經注名川支川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其集久佚今本從永樂大典錄出分爲十六卷而此條所引不載集中）

默而識之朱子謂不言而存諸心屢空不取虛中之說恐學者流於異端也（元圻案何晏集解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矣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朱子集註取其前說）

申棖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以上論語釋文之文）今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以棠爲黨家語（弟子解）以續爲績傳寫之訛也後漢王政碑云有

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見宋洪适隸續）亦以棖爲棠則申棠申棖一人爾唐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棖魯伯（案通鑑唐元宗紀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追謚孔子爲文宣王追贈弟子皆爲公侯伯註祇載申黨而不及申棖）本朝祥符封棖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明薛應旂宋元通鑑宋真宗紀祥符二年五月追封孔子弟子顏回爲兗國公閔損以下九人爲郡公曾參以下六十二人爲侯命文臣爲贊）俱列從祀黨即棠也一人而爲二人失於詳攷論語釋文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棖申棠（今本史記作堂）今所傳禮殿圖有申黨無申棖（閻按至明嘉靖始存棖去黨以合論語　宋本申棠元板作申堂　集證隸續郎中王政碑有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盤洲云鄭司農注魯論申棖蓋孔子弟子申續家語申續字周史記申棠字周此碑所用有自來矣　又按棖與堂通許子之昌分[illegible]扠子堂分棠云棠當爲棖堂又與棠通魯峻碑棠棠忠惠令德孔彪碑作堂堂○元圻案明世宗時從張璁之議始改稱孔子爲至聖先師并罷弟子公侯伯爵稱先賢左邱明以下稱先儒申棖申黨存棖去黨）

甘羅曰項橐七歲爲孔子師（案見戰國策史記甘羅列傳淮南子漢書古今人表獨不列項橐）董仲舒對策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孟康注人項橐也（見漢書董仲舒傳）隸釋載逢盛碑以爲后橐（案隸釋逢盛碑漢靈帝光和四年立文曰才亞后橐當爲師楷洪氏曰趙岐漢傳術者之辭者項后聲相類猶有項音故借后爲頊又借託爲頊也淮南脩務訓論衡實知篇皆作項託新序雜事五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又以項橐爲秦人皮日休文藪雜著云無項託）孟康之說未知所出論語註疏無之（元圻案文選顏延之皇太子釋奠詩注引嵇康高士傳孔子問項橐曰居何在曰萬流屋注曰言與萬物同流匹也）

師摯之始鄭康成謂魯太師之名（案見何晏集解）太史摯適齊孔安國以爲魯哀公時人（集解太師摯適齊章註孔安國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摯干其名也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康成以爲周平王時人（漢書古今人表太師摯等八人註師古曰八人皆紂時奔走分散而去鄭元以爲周平王時人非也）班固禮樂志謂殷紂作淫聲樂官師

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董仲舒曰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智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班氏之說蓋本於此）古今人表列太師摯以下八人於紂時與斗南（全云宋子弟子）云按商本紀紂世抱樂器而犇者太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二人於師摯八人之後（八人在紂時列上下二人武王時列上中）誤合兩事爲一（吳說見兩漢刊誤補遺第四卷樂師條）石林云司馬遷論周厲王事曰師摯見之矣（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諜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則師摯厲王時人也諸說不同橫渠（正蒙）從孔安國注（何云洋洋盈耳蓋所謂吾猶及見之者也當以孔注爲正）

考其所爲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亦見大戴禮文王官人篇（集證按逸周書官人解考其所爲觀其所由無察其所安句）

老彭鄭注云老聃彭祖（何云老聃之生在彭祖之後不應反居其上故朱子定從包咸之說○案禮記曾子問鄭註老聃古壽考者之號也與孔子同時正義曰鄭註論語云老聃周之太史何晏論語集解包曰老彭殷賢大夫好述古事正義曰老彭即莊子所謂彭祖也李云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世本云姓籛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籛音翦一云即老子也王弼云老是老聃彭是彭祖○陸德明論語釋文包云老彭殷賢大夫也案大戴禮云商老彭是也鄭云老老聃彭彭祖　大戴記虞戴德篇昔商老彭及仲傀　朱子論語集註從包氏大戴禮）龜山（答胡迪功）曰老氏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朱文公（答汪尚書）曰以曾子問言禮證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蓋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或古有是語而傳之列子（天瑞篇）引黃帝書即谷神不死章也聃雖知禮謂行之反以多事故欲滅絕之禮運謀用是作兵由是起亦有此意致堂（讀史管見卷十）曰仲

尼問禮或以證舊聞（案本文問字下倘有或以析疑似五字）或以（以字下有老子兩字）絕滅禮樂之故振而作之使於問答之際有啓發非以爲師也（集證楊升菴丹鉛總錄愼按佛經三教論曰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子爲尹談蓋述而不作又按莊子引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外無內則容成氏固有書矣老子述而不作此其明證○元圻案呂氏希哲雜記上老子曰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記曰明明德於天下老子曰報怨以德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老子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蓋孔子未嘗師老子也）

王無咎云鹿邑之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互鄉童子見孔子者此處也前代因立互鄉縣其城猶存（原注在鹿邑屬亳縣　閻按宋地理志亳縣當作亳州　集證鹿邑縣今屬河南歸德府）

不舍晝夜釋文舍音捨集註亦云上聲而楚辭辨證云洪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

辨證乃朱子晚歲之書當從之（元圻案梁皇侃義疏川流迅邁未嘗停止與朱子此說合　宋洪興祖字慶善丹陽人政和中登上舍第事迹具宋史儒林傳著楚辭補註十七卷　四庫全書總目楚辭類楚辭集註八卷辨證二卷後語六卷宋朱子撰以後漢王逸章句及洪興祖補註二書詳於訓詁未得意旨乃檃括舊編定爲此本其訂正舊註之謬誤者別爲辨證二卷　周密齊東野語記紹熙內禪事曰趙汝愚永州安置至衡州而卒朱子爲之註離騷以寄意焉　此條明胡爌拾遺錄竄爲己說）

龐涓孫臏同學兵法蘇秦張儀同學從衡李斯韓非同學刑名始也朋而終也仇故曰小人同而不和比而不周（元圻案史記孫吳列傳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事魏爲將軍自以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臏至斷其兩足而黥之齊使者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進孫子於威王遂以爲師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伏兵龐涓果至齊軍萬弩俱發龐涓自剄　張儀列傳儀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　太史公曰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　韓非列傳喜刑名法術之學與李斯俱事荀卿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毀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

思欲近近則精慮欲遠遠則周

因教以文爲先自博而約四科以文爲後自本而末

互鄉童子則進之開其善也闕黨童子則抑之勉其學也

草廬一言而定三分之業一言之興邦也夕陽亭一言而召五胡之禍一言之喪邦也（全云蕭公一言遂興漢李勣一言幾亡唐○元圻案三國志蜀諸葛亮傳先主詣亮凡三往乃見亮曰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晉書賈充傳侍中任愷進說請充鎮關中充既出外自以爲失職深銜任愷計無所從將之鎮百僚餞于夕陽亭荀勗私於充以憂告勗曰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　邵子西晉吟禍在夕陽亭一語）

唐太宗文學館學士許敬宗與焉裴晉公淮西賓佐李宗閔與焉以是知佞人之難遠（元圻案舊唐書太宗紀高祖武德四年太宗擒竇建德王世充降海內漸平太宗乃銳意經籍開文學館以杜如晦等十有八人爲學士與之討論經義　唐書褚亮傳太宗作文學館以杜如晦房元齡于志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元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達蘇勗並以本官爲學士天下萃向謂之登瀛洲　又姦臣傳許敬宗高宗將立武昭儀大臣切諫而敬宗陰揣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賸穫十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　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十二年秋七月以裴度充淮西宣慰處置使以司勳員外郎李正封都官員外郎馮宿禮部員外郎李宗閔皆兼御史爲判官書記從度出征　又李宗閔傳宗閔字損之宗室鄭王元懿之後裴度出征吳元濟奏宗閔爲彰義軍觀察判官　唐書李宗閔傳宗閔性機警始有當世令名初爲裴度引拔後度薦李德裕可爲相宗閔遂與爲怨韓愈爲作南山猛虎行規之而宗閔崇私黨薰熾中外卒以大敗）

尹和靖云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東潤（閻按東澗湯漢號）謂如言父慈子孝加一則字失本義矣（元圻案宋志尹焞論語解十卷又說一卷經義考云未見　尹氏之說朱子集注取之或問尹氏之說朱子曰尹氏之說則爲君而言之爾若爲臣而言則君之使臣雖不以禮而臣之事君亦豈可以不忠也哉　皇侃論語義疏曰君能使臣得禮則臣事君必盡忠也尹氏之說蓋本此　湯東澗名漢字伯紀安仁人度宗時官刑部侍郎以端明殿學士致仕諡文清）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顏子和風慶雲之氣象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元圻案程氏遺書謂孔子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鄭注純黑繒也側基反而釋文以鄭爲下音今讀者從上音如字非也按儀禮（士冠禮）疏古緇紂二字並行緇布之緇本字不誤紂帛之紂多誤爲純周禮（地官媒氏）純帛注純實緇字古緇以才

爲聲（原注釋文純側基反依字從糸才詩行露箋紂帛釋文云紂音緇依字糸旁才後人以才爲屯因作純又丰詩箋云士妻紂衣儀禮純衣釋文無音亦非也集解純絲也取說文　集證說文糸部純字下云絲也从糸屯聲論語今也純儉常倫切　祭統以供純服正義凡言純者其義有二一糸旁才是古之緇字二是糸旁屯是純字但書文相亂雖是緇字皆作純鄭氏所注於絲理可知於色不明者即讀爲緇即論語云今也純及此純服皆讀爲黑色若衣色見絲文不明者讀純以爲絲也○元圻案釋文純順倫反絲也鄭作側其反黑緇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孔氏注一入曰緅（案見何晏集解）石林云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緅在纁緇之間爾雅一入爲縓（釋器文今本入作染）禮檀弓練衣黃裏縓緣（儀禮喪服）練冠麻衣縓緣蓋孔氏誤以緅爲縓則緅不可爲近喪服（以上葉夢得論語釋言之文）集註謂緅絳色以飾練服亦用孔注（原注正義曰一入爲緅未知出何書又云三年練以緅飾衣似讀緅爲縓當以石林之說爲正○元圻案爾雅一染謂之縓郭註今之紅也再染謂之赬註淺赤三染謂之纁註纁絳也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緅鄭註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是不得爲近喪服也

今孔註云一入爲緅是皇疏云緅者淺絳色夫三染爲纁纁是絳色五入爲緅則近於緇不得謂之淺絳色矣孔註又云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今檀弓及喪服皆曰縓緣而不曰緅緣是孔註誤以縓爲緅故原注以石林爲正）

馬融注論語云所因三綱五常（案見集解）大學衍義謂三綱之說始見於白虎通愚按谷永傳云勤三綱之嚴太元永次五云三綱得于中極天永厥福其說尚矣禮記正義引禮緯含文嘉有三綱之言然緯書亦起於西漢之末（元圻案白虎通三綱六紀篇三綱者何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又曰三綱法天地人六紀法六合　漢書谷永傳永字子雲長安人也元延元年爲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永當之官上使衛尉淳于長受永所欲言永對云云師古曰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也　漢書揚雄傳雄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永次五三綱得乎中極天永厥福范望注五爲君位君臣父子夫婦道正則三綱得綱得則得其正故爲中極極得其中故天長其福也　樂記正義引禮緯含文嘉曰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與白虎通同）

---

太平御覽（八百四十九）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齊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子路請禱可以參觀

仁者靜孔安國云無欲故靜（原注與太極圖說同　何云周子蓋用其語爾其云日進故動亦名理也○元圻案日進故動包咸語俱見集解今本皇侃義疏作自進故動疏云智者何故如水耶政自欲勤進其識故云智者動也邢疏作日進）

石林解執禮云猶執射執御之執記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蓋古者謂持禮書以治人者皆曰執周官太史大祭祀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凡射事執其禮事此禮之見於書者也解雅頌各得其所云季札觀魯樂以小雅爲周德之衰大雅爲文王之德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楚莊王

言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爲首而武次之賚爲第三桓爲第六以所作爲先後（案宣十二年左傳注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正義曰今頌篇次桓第八賚第九也）以此攷之雅以正變爲大小頌以所作爲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論攷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爲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所告者爲先後者刪詩之序也其說可以補注義之遺（方樸山云此解善矣然季札觀樂國風之次亦異今序夫子何獨不言而以雅頌爲得所稱意上文言樂正此言雅頌非指詩篇乃指樂音耳樂記云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此正得其所之義史記孔子世家亦云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也○元圻案皇侃疏曰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從衛還魯而刪詩書定禮樂故樂音得正所以雅頌之詩各得其所也雅頌是詩義之美者美者既正則餘者正亦可知也[illegible]石林樸山二氏之說而國風之次得所亦在其中矣　宋史藝文志載方[illegible]論語釋言朱氏經義考云未見而附載前釋以宅爲擇及此條於後豈其說之僅存者歟）

呂氏春秋（仲春紀當務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此卽葉公所云也（原注致堂曰直躬猶曰正己而呂氏春秋以爲人姓名妄也　何云呂書字於下則呂覽未始以爲人姓名致堂自誤也　全云論語以直躬爲人名未必不因呂覽而誤何氏亦攷之未審　集證淮南子氾論訓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高誘注直躬楚葉縣人也躬蓋名其人必素以直稱者故稱直躬陸德明論語釋文直躬鄭康成本作弓云直人名弓）

周生烈子云舜嘗駕五龍以騰唐衢武嘗服九駮以馳文塗此上御也（太平御覽八十一引之）謂五臣九臣（元圻案何晏集解叙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之義說邢疏周生烈敦煌人七錄云字文逸本姓唐魏博士侍中○集證按意林引周生烈子四條自序云張角敗後天下潰亂哀苦之間故著此書以堯舜作辭植仲尼作凡誡云又按抱朴子云舜駕五龍湯致六騶楸燧用夷齊文云五刃不竭於武庫九駮伏轅於文塗皆本於此）

文子曰人皆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博奕之日問道聞見深矣（此文子符言篇文）可以發明無所用心之戒（原注言無所用心之害非以博奕爲賢也讀此章者當以韋昭之論陶侃之言參觀　集證吳志韋曜傳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爲無益命曜論之其略云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技非六藝用非經國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晉書陶侃傳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朴）

曹操祭橋元文曰仲尼稱不如顏淵注引論語孔子謂子貢吾與汝俱不如也按包氏解云吾與女俱

不如（何云撰又云夏侯淵虎步關右所向無前孔子所謂吾與爾俱弗如也○元圻案後漢書橋元傳元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操嘗感其知己經過元墓輒悽愴致祭自爲文曰操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質見納君子增榮益觀皆由獎助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　九經古義十六吾與女弗如也論衡問孔篇引云吾與女俱不如也陳鱣文曰鄭元別傳元從馬融學季長謂盧子幹曰吾與女皆不如也）

周有八士包氏注云四乳生八子（包注見集解）其說本董仲舒春秋繁露（原注記四產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所以興周國○案注語節取繁露郊祭篇文）周書武寤篇（閻案當作和寤解）尹氏八士注云武王賢臣晉語文王詢八虞賈逵云周八士皆在虞官（韋昭註引）以仲舒與周之言考之當在文武時（閻按楊升菴以周書克殷解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爲卽仲忽命南宮百達遷九鼎卽伯達則八士者南宮氏也康成註成王時四人者近之亦一解　魏書靈徵志高祖延興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後山叢談鄴城民妻有二十一子而雙生者七載八士更多三乳　集證邢疏云鄭元以爲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爲宣王時陶潛羣輔錄云周八士見論語賈逵以爲文王時按漢古今人表載周八士在中上列成叔武霍叔處之前二人皆文王之子則謂在文武時其說似允）

東坡解孟莊子之孝爲獻子石林謂以獻子爲穆伯之子以惠叔爲惠伯讀左氏不精二者皆誤（原注致堂取蘇說而不辨其誤　閻按穆伯卽公孫敖乃孟獻子之祖獻子父文伯名穀叔服所謂穀也食子者惠叔名難公孫敖次子叔服所謂難也收子者至惠伯爲叔仲氏父公孫茲祖叔牙與惠叔係從祖昆弟小功服非一人也　集證魯有兩惠伯一叔仲惠伯與惠叔爲從祖昆弟一子服惠伯名椒孟獻子之孫於惠叔爲從曾孫○元圻案陳氏書錄東坡論語傳十卷文獻通考作論語解　四庫全書不著錄）

呂氏春秋不苟論曰孔某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注引論語夢見周公（原注孔墨並稱始於戰國之士其流及於漢儒雖韓退之亦不免）

逸民各論其行而不及朱張或曰其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也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何云孔子云我則異於是謂與逸民異也安得朱張乃同乎輔嗣注尤無稽　集證隋志論語釋疑三卷王弼撰荀子非相篇非十二子

爲儒效篇皆以仲尼子弓並言注云子弓蓋仲弓也言子者著其爲師也楊倞注荀不以子弓爲朱張○元圻案皇侃疏王弼曰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今序六人而闕朱張者明取舍與己合同也

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氏注放置也不復言世務（見何晏集解）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見左傳僖二十四年）中庸曰其默足以容古注亦有味

論語（邢昺）疏案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諡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諡也少陽篇未詳何書（原注真宗問陳彭年墨允墨智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案陳彭年事見道山淸話　少陽篇漢隋唐志不著錄）胡明仲曰少陽篇以夷齊爲伯叔之諡彼已去國隱居終身尙誰爲之節惠哉（禮表記子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于行也）諡如伯達仲忽亦名而已矣

元圻案論語不念舊惡章皇侃疏孤竹之國是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日所封其子孫相傳至夷齊之父也父姓墨台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伯夷大而庶叔齊小而正父薨兄弟相讓不復立也皇疏不言出於少陽篇亦不以夷齊爲諡又云姓墨台叔齊名致皆不與邢疏同邢疏蓋據陸氏釋文　史記伯夷列傳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索隱曰其傳蓋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也其傳云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云云其文略與皇侃疏同　元陶宗儀輟耕錄載吾衍閑居錄云孤竹君姓墨音眉名台初音怡見孔叢子注中子名伯遂見周曇詠史詩注伯當作仲若如吾說則夷齊是名非諡矣　經義考胡氏寅論語詳說未見

沮溺荷蓧之行雖未能合乎中陳仲子之操雖未能充其類然唯孔孟可以議之斯人淸風遠韻如鸞鵠之高翔玉雪之不汙視（視閩本作眎）世俗徇利亡恥饕榮苟得者猶腐鼠糞壤也小人無忌憚自以爲中庸而逸民淸士乃在譏評之列學者其審諸（全云此言亦必有感於當時之爲孔光馮道者○元圻案趙順孫論語纂疏引三山黃氏榦曰接與沮溺丈人此四人者若律以聖人之中道則誠不爲無病然味其言觀其容止以想見其爲人淸風高節猶使人起敬起慕恨不得識其面而躬拜之彼於聖人猶有所不滿於心如此則其視世之貪利慕祿而不知止者眞不啻若犬彘求欲爲之奴隸而不可得也是亦豈非當世之賢而特立者歟惟夫子然後可以議其不合於聖人之道未至於夫子者皆未可以妄議也貪利慕祿之徒求以自便其私亦借四子而詆之欲以見其不可以不仕多見其不知量也厚齋之說似本於此）

呂氏春秋云子路揜雉得而復釋之（集證季秋紀審己篇注云所得者小不欲夭物故復釋之）蓋因子路拱之而爲此說朱文公集註引晁劉兩說共字當爲拱執之義（元圻案邢疏以共爲供具晁氏說之依石經嗅作戛謂雉鳴劉氏勉之依爾雅嗅作狊古闃反謂張兩翅則共字當爲拱執之義朱子疑此章有闕文故兼採其說而未決所從張南軒從邢說蔡氏集說節謂共拱手也嗅疑作嘆子路聞夫子時哉之言拱手而起敬感雉之去就得時所以三嘆而作也未敢輕於改經故闕之）

上蔡云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本王無咎之說（元圻案陳氏書錄謝氏論語解十卷上蔡謝良佐顯道撰經義考云未見今　四庫書亦不著錄）

陸務觀（跋呂端門銘）云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此聖門一字銘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聖門三字銘也

爲力不同科馬融解云力役有上中下三科（原注五峯謂此說是何云五峯誤矣不主皮句當作何解○元圻案馬融說見何晏集解陳氏書錄四五峯論語指南一卷胡宏仁仲撰詳論黃祖舜沈大廉之說宏文定之季子也　經義考云未見今　四庫書亦不著錄）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五峯曰草木生於粟粒之萌及其長大根莖華實雖凌雲蔽日據山蟠地從初具乎一萌之內而未嘗自外增益之也（原注用樂記區萌字音勾）朱文公曰林少穎亦說與黃祖舜如此（集證玉海四十一紹興三十二年刑部侍郎兼侍講黃祖舜進論語解義○元圻案五峯語見五峯集卷五論語指南評黃祖舜繼道沈大廉元簡之說）

漢藝文志小道可觀蔡邕傳致遠則泥以子夏之言爲孔子唐孔穎達傳以能問於不能以曾子之言爲孔子（元圻案漢書藝文志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後漢書蔡邕傳上封事曰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　顏師古東平思王傳注引小道可觀亦以爲孔子語唐書孔穎達傳穎達字仲達冀州衡水人太宗平洛授文學館記室貞觀初封曲阜縣男帝問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邵博聞見後錄七蔡邕以致遠恐泥爲孔子之言李固以其進銳者其退速爲老子之言皆引用之誤）

卞莊子之勇或問云事見新序愚按荀子大略篇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此可見其有勇也（全云東方朔上奏牘云以卞莊子爲衛尉　集證新序義勇篇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齊與魯戰莊子請從見魯將軍曰昔與母處是以三北今母死請塞責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又按韓詩外傳載卞莊子事與新序同）

史記（伯夷傳）正義首陽山有五顏師古注漢書云伯夷歌登彼西山當以隴西爲是石曼卿詩曰恥生湯武干戈日寧死唐虞揖讓區謂首陽在河東蒲坂乃舜都也余嘗攷之曾子書以爲夷齊死於濟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又云二子居河濟之間則曼卿謂首陽在蒲爲得其實（原注濟水名左氏所謂汾澮○元圻案王貢兩龔鮑傳注師古曰馬融云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高誘則云在雒陽東北阮籍詠懷詩亦以爲然今此二山並有夷齊祠耳而曹大家注幽通賦云隴西首陽縣是也今隴西亦有首陽山許愼又云首陽山在遼西諸說不同致有惑而伯夷歌云登彼西山則當隴西者爲近是也　石曼卿首陽詩云遂同來訪聖謨適逢爭國誓師徒恥生湯武干戈日寧死唐虞揖讓區大義充身安是餓清魂有所未應無始終天地亡前後名皆雖雙此行孤自注云夷齊在孟津諫伐紂而死於首陽其山在蒲蒲乃舜都也　大戴禮曾子制言中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今本濟澮作溝澮案下有河濟之文則上不應復出濟澮蓋王氏所見本誤余同年丁小山杰曰宋諱亦避溝字或厚齋有意改之　歐陽公石曼卿墓表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家於宋州之宋城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　陳氏書錄二十卷石曼卿歌詩集一卷）

水一也孔子觀之而明道體之無息孟子觀之而明爲學之有本荀子（成相篇）亦云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其觀於水也亦亞於孔孟矣於此見格物之學（何云錯會卻格字　全云以此證格物亦隔一層○元圻案荀子山川頌謂水似力似持平似察似智似知命似善化似勇似武似有德）

呂成公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終身無暴怒（見朱子語錄）絜齋見象山讀康誥有感悟反己切責若無所容前輩切己省察如此（元圻案魏鶴山作呂成公讀詩記後序稱其能得詩人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旨成公於夫子一言蓋終身矣　宋袁燮字和叔慶元府鄞縣人絜齋其自號也受業於陸象山之門登進士第歷官寶文閣直學士諡正獻宋史有傳）

孔庭之教曰詩禮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案孔叢子雜訓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云云）荀子勸學亦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原注經謂詩書○元圻案原注四字即楊倞注文）

四勿九思皆以視爲先見弓以爲蛇見寢石以爲伏虎視汩其心也閔周者黍稷不分念親者莪蒿莫辨心惑其視也吳筠心目論以動神者心亂心者目　陰符經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蔡季通釋其義曰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西方論六根六

識必先曰眼曰色均是意也（集證朱志吳筠心月論一卷般若經六根者謂眼耳鼻舌身意根六塵者謂色聲香味觸法也眼見爲色耳聞爲聲鼻臭爲香舌嘗爲味塵身染爲觸塵意著爲法塵合爲十二處也復次六識者本自一心過由六根門頭而成六識謂從見爲眼識從聞爲耳識從觸爲鼻識從嘗爲舌識從染爲身識從分別爲意識如是根塵識三事合爲十八界若知自性皆空是爲能學六根六塵六識○元圻案伊川曰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　風俗通予之祖父彬爲汲令以夏至日見主簿杜宣賜酒時北壁上有懸弩照於杯形如蛇宣畏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胸腹痛切攻治不愈後於故處設酒杯中故復有蛇因謂宣此壁上弩影耳宣遂解　史記李將軍列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　詩王風彼黍離離彼稷之苗小序閔宗周也小雅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小序孝子不得終養也　吳筠心目論云動人者心亂心者目失眞離本莫甚於茲故假心目而發論庶幾遣滯清神而已　陰符經一卷傳爲黃帝所作唐李筌稱於嵩山石室得之晁氏讀書志定爲筌所僞託朱子以其時有精語非有道者不能作嘗考定其文）

古者士傳言諫其言責與公卿大夫等及世之衰公卿大夫不言而士言之於是有欲毀鄉校者有謂處士橫議者不知三代之盛士亦有言責也（何云三代之士

在後世則一命之小臣也方爲秀民而以言責自任是侵官矣此漢宋太學諸生析理不精過乎中而不自知）

夫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而不及士其指微矣（原注乙酉二月夢前宰輔以太學所上書來余跋語夢中作此語而識之　閻按乙酉爲元世祖二十二年宋亡已九載猶感夢如是與靠孟夢爭王室何異　何云前宰輔似謂陳宜中　全云陳宜中在太學嘗上書攻史嵩之）

非帷裳必殺之鄭康成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謂深衣（何云集註用其餘若三字尤該括）削其幅縫齊倍要見春秋正義（原注集解不取集註用鄭說　集證爾雅釋器裳削幅謂之纀註削殺其幅深衣之裳又按鄭說齊倍要取玉藻縫齊倍要之文集註復取深衣要縫半下之文意更完備○元圻案集解引王肅曰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殺也與鄭義不背故皇侃仍引鄭注以釋之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也非者謂餘衣也殺之者削其幅使縫齊倍腰者也　鄭註亦見左傳昭元年正義）

孔門弟子唯言偃吳人而澹臺滅明南游至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史記正義蘇州南五里有澹臺湖（又云洲北有澹臺）儒林傳澹臺子羽居楚（元圻案水經注二十二引土地名云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冢縣人也）

韓非曰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飡（飡閩本作飧下同）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飡之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飡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此外儲說右上篇文）此雖與論語史記不同然亦夫子去魯之一事也（原注攷左氏傳郈叔孫之邑也　全云此不足據然王氏小註已知其非矣蓋既爲叔孫氏邑則季孫何預焉　集證按水經濟水注濮水又東逕蒲城北故衛之蒲邑孔子將至衛子路出於蒲者也引韓子曰魯以仲夏起長溝子路爲蒲宰以私粟饋衆孔子使子貢毀其器焉據此則子路爲蒲宰非郈也然攷北堂書鈔縣令類引韓子亦作子路爲郈令則訛蒲爲郈唐時已然）

申屠嘉不受私謁則可以折幸臣董仲舒正身率下則可以事驕王魏相以廉正霍氏不能誣袁安任隗以素行竇氏無以害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全云申屠嘉事見袁盎傳魏相事見霍光傳○元圻案漢書申屠嘉傳嘉梁人也爲丞相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因言曰陛下幸愛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通通至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爲禮又董仲舒傳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義匡正王王敬重焉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宏迺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又霍光傳光薨會魏大夫爲丞相數燕見言事時霍山自若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於是霍氏甚惡之絀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　後漢書袁安傳憲景等日益橫盛樹其親黨賓客於名都大郡皆賦斂吏人更相賂遺安與任隗舉奏竇氏大恨然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　漢書袁盎傳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盎還媿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乃見謝盎謂申

（附嘉事見袁盎傳蓋指此也案傳又云盎說以文帝止輦受言嘉乃再拜引盎入坐爲上客盎未嘗爲嘉折也故注仍引嘉本傳）

君子不因小人而求福孔子之於彌子也不因小人而避禍叔向之於樂王鮒也（事見左傳）朱博之黨丁傅福可求乎賈捐之之諂石顯禍可避乎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元圻案呂氏春秋慎大覽貴因篇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淮南子泰族訓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此皆戰國策士誣聖之言故孟子辭而闢之　漢書朱博傳贊曰博馳騁進取不師道德已亡可言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權世主已更好惡異前復附丁傅稱順孔鄉事發見詰遂陷誣罔辭窮情得仰藥飲鴆又賈捐之傳時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而長安令楊興新以材能得幸與捐之相善曰顯鼎貴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爲薦顯又共爲薦興與石顯聞之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捐之竟坐棄市）

朱子以無垢（閻按無垢張九成號）爲雜學論語集註獨取審富貴安貧賤之語（元圻案朱子雜學辨辨無垢中庸解云無垢本佛語而張公子韶之別號也張公以佛語釋儒書其跡尤著故

正其名如此　論語富與貴章集註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語類云張子韶說審富貴而安貧賤極好　書錄解題云張九成論語解二十卷孟子解十四卷　四庫全書載其孟子傳二十九卷論語解不著錄按朱子辨則尚有中庸解也提要曰九成其先開封人徙居錢塘紹興二年進士第一人授鎭東僉判歷宗正少卿兼侍講權刑部侍郎忤秦檜謫居南安軍檜死起知溫州謚文忠事蹟具宋史本傳）

陳仲猷曰逝者如斯夫道體無窮借水以明之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道體無不在借鳶魚以明之集仲圭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常人之心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豈常人之所無哉昏與明異而已矣仲猷仲圭皆余同年（全云仲猷仲圭八字係小注宜雙行寫）

王充云浴乎沂涉沂水也風乎舞雩風歌也仲長統云諷於舞雩之下愚謂（閻本脫謂字）以風爲諷則與詠而歸一意矣當從舊說（集證論衡明雩篇浴乎沂涉沂也象龍之從水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後漢仲長統傳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注引論語淡川誤補遺十浴乎沂風乎舞雩說者以爲風乾身時尚寒安得風乾身乎充說與統合包氏諸家讀如本字誤矣○元圻案集解包氏曰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夫子之門也吳斗南因仲長統之語而證以論衡王氏此條蓋兼而正之）

上蔡論語解引元澤云（原注王元澤○案元澤名雱安石之子）敎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本史記趙良之言（原注商君傳　全云王元澤論語注嘗以襲原之請頒學宮○元圻案經義考二百十三王氏雱論語口義通考十卷佚陸游曰元澤之殁詔求遺書荆公親從中得論語孟子解皆細書於策之四旁遂以上之然亦非成書也又二百十四謝氏良佐論語解宋志十卷未見）

集註蘧伯玉於孫林父甯殖放弒之謀不對而出按左氏傳甯殖當爲甯喜（何云出獻公孫林父甯殖皆爲之弒剽而獻公復入則甯喜一人之爲然亦殖之遺謀也）

史記循吏傳孫叔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與令尹子文之事相類恐是一事（閻按孫叔敖爲令尹於楚莊十六年癸亥後七年莊王即卒叔敖死莊王時必無三相三去之事○元圻案淮南道應訓亦云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三去令尹無憂色皆本於莊子山木篇呂氏春秋恃君覽知分篇）

范伯崇曰溫故而不知新雖能讀墳典索邱足以爲史而不足以爲師（集說朱子答范伯崇云此論甚佳　全云亦說得粗）

劉子謹獨篇曰顏回不以夜浴改容顏氏家訓（勉學篇）曰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皆未詳所出（集證劉晝新論蘧瑗不以昏行變節顏回不以夜浴改容又按宋祁筆記曾子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非老而學也然所出則未詳）家語（弟子解）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非老而學者（元圻案劉子十卷注見卷三第三十一頁劉晝字孔昭渤海阜

城人見北史儒林傳

蘧伯玉史記謂孔子所嚴事不當在弟子列禮殿圖有之而唐宋皆錫封從享公伯寮非孔子弟子乃季氏之黨致堂胡氏之說當矣家語不列其名氏蓋自史記失之家語有縣亶字子象史記索隱以爲縣豐唐宋封爵皆不及焉禮記檀弓有縣子豈其人與（閻按檀弓明著縣子之名曰瑣　全云晉有縣氏檀弓有縣子左氏有縣賁父若仲尼弟子乃鄡亶非縣氏也鄡即鄡字故一作鄡亶蓋以地爲氏者　繼序按史記有鄡亶而無縣亶　集證史記弟子傳有公伯僚字子周正義曰家語有申繚子譙周古史考云公伯僚是譏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命非弟子之流也家語弟子解有縣亶字子象索隱作縣豐廣韻註作縣亶父魯人史記無之或云即史記之鄡單也）

柳子厚與太學諸生書曰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按荀子法行篇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

何其雜也（原注非以狂狷爲譏　全云六字係正文　集證荀子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檃栝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又按尚書大傳略說作東郭子思說苑雜言篇作東郭子惠其辭略同）

無可無不可致堂（讀史管見）謂以五字成文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世之通儒不泥者幾足謂之無不可爾馬援以此稱高帝亦稔於常談（閻按元稹亦稱杜子美詩爲無可無不可○元圻案後漢書馬援傳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隗囂問以京師得失援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才明勇略非人敵也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

夫子之割之席曾子之簀一於正而已論學則曰正心論政則曰正身（元圻案曾子易簀事見檀弓）

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善人周公所謂吉士也有恒周公所謂常人也

徵生高漢古今人表作尾生高（原注蓋即莊子所謂尾生東方朔曰信若尾生然尾生之信非信也　集證莊子盜跖篇尾生釋文云一本作微生戰國策作尾生高誘注以爲魯人又按尚書鳥獸孳尾史記五帝紀作字微釋名云尾微也承作之末稍微殺也是微尾二字古通○元圻案人表尾生高列中中論語作微生高）

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原注釋文　集證釋文載魯讀云傳不習乎鄭注云魯讀傳爲專今從古治其賦鄭云軍賦梁武云魯論作傳崔子魯論讀崔爲高無誨魯讀爲悔學易魯讀易爲亦正唯魯讀正爲誠蕩蕩魯讀坦蕩爲坦湯冕衣裳者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爲絻今從古鄉黨篇問下如授魯讀下爲趨瓜祭魯讀瓜爲必鄉人儺魯讀爲獻賜生魯讀生爲牲車中不內顧魯讀車中內顧仍舊貫魯讀仍爲仁詠而歸鄭本作饋魯讀饋爲歸折獄魯讀折爲制小慧魯讀慧爲惠謂之躁魯讀躁爲傲歸孔子豚鄭本作饋魯讀爲歸矜也廉魯讀廉爲貶天何言哉魯讀天爲夫而窒魯讀窒爲室殆而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魯論無此篇今皆從古又按論衡云仕宦爲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揚雄將作大匠箴云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皆從魯讀也○元圻案何晏集解敘魯論二十篇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元成等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之古文論語凡二十一篇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說而世不傳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苞氏周氏章句出焉漢末大司農鄭元

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以爲之注）

陳自明（集證名著紹熙元年登科）以子見南子爲南蒯以傳攷之昭公十二年南蒯叛孔子年方二十有二子路少孔子九歲年方十三其說鑿而不通矣（集證按晉書夏統傳子路見夏南憤恚而忼愾又誤以南子爲夏南）

聖人毋必而鄉黨言必者十有五（閻云五當作七何本作七）記必爲之事也其傳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陰疑於陽必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皆必然之理也（全云不必如此牽合分析）

孔門受道唯顏曾子貢（原注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伯越是以戰國說客視子貢也又列于貨殖傳以論語一言而斷其終身可乎子貢聞一以貫之之傳與曾子同貨殖何足以疵之　集證史通雜說上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貨

（史則不言冉有季路之政事至於貨殖爲傳獨以子貢居先成人之美不其缺如）

過則勿憚改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勿欺也皆斷以勿蓋去惡不力則爲善不勇

孔門獨顏子爲好學所問曰爲仁曰爲邦成己成物體用本末備矣

唐棣與常棣不同致堂謂偏其反而卽詩常棣篇孔子刪而不取恐誤（元圻案爾雅釋木唐棣栘郭註今白栘也似白楊江東呼夫栘常棣棣郭註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邵學士正義詩疏引舍人云唐棣一名栘唐棣與常棣異而詩攷引韓詩序云夫栘燕兄弟閔管蔡之失道也藝文類聚引三家詩云夫栘之華萼不煒煒誤以唐棣爲常棣兼明書引孔氏論語解唐棣棣也又誤以常棣爲唐棣也　邢疏郭註無今白栘也四字邵氏據詩疏補之）

闕黨之童游聖門者也夫子抑其躁是以知心之易放（何云心易放何嘗非本病）互鄉之童難與言者也夫子與其進是以知習之可移

孝經（元圻案鄭耕老曰孝經一千九百三字　桓譚曰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

孝經序六家異同今攷經典序錄有孔鄭王劉韋（全云孔安國鄭康成王肅劉炫韋昭）五家而無虞翻注（原注有虞槃佑東晉處士也　全云見隋志晉虞槃佑孝經注一卷○元圻案唐明皇御製孝經序曰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註在理或當何必求人今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約文敷暢義則昭然分註錯經理亦條貫正義曰六家卽韋昭王肅虞翻劉邵劉炫陸澄也）

致堂謂孝經非曾子所自爲也曾子問孝於仲尼退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而成書晁子止（讀書志）謂何休稱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則孔子自著也今首章云仲尼居則非孔子所著矣當是曾子弟子所爲書馮氏曰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語乃稱字是書當成於子思之手（全云馮氏說誤○元圻案錢氏大昕曰馮椅有古孝經輯注一卷　孝經序正義曰按劉炫述義其略曰炫謂孔子自作孝經本非曾參請業而對也假使獨與參言言畢參自集錄豈宜稱師字者）

古文孝經漢志書序謂出孔壁而許沖上其父說文曰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其說不同（元圻案漢書藝文志孝經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　孔安國尚書序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虞夏商周之書及左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　許沖上其父說文曰愼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

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荊公謂當不義則爭之非責善也晁子止讀書志乃謂介甫阿其所好蓋子止守景迂之學以孟子爲疑非篤論也朱文公於孟子集注取荊公之說（元圻案晁氏讀書志孝經解一卷王安石介甫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不諍於父而孟子謂曰父子之間不責善夫豈然哉今介甫因謂當不義則諍之非責善也意不爲不義卽善矣阿其所好以巧慧侮聖人之言君子疾夫　四庫全書總目目錄類郡齋讀書志四卷後志二卷宋晁公武撰公武字子止鉅野人沖之之子官至敷文閣直學士臨安少尹又儒家類儒言一卷晁說之撰說之字以道少慕司馬光之爲人光晚號迂叟因自號景迂元豐五年進士建炎初擢徽猷閣待制高宗惡其作書非孟子勒令致仕）

是何言與司馬公解云言之不通也范太史說誤以言之不通也五字爲經文古今文皆無朱文公集所載刊誤亦無之（原注近世所傳刊誤以五字入經文非也○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孝經類古文孝經指解一卷不著編輯者名氏以宋司馬光范祖禹之說合爲一編案宋中興藝文志曰自唐明皇時議者排毀古文以閨門一章爲鄙俗而古文遂廢至司馬光始取古文爲指解又范祖禹進孝經劄子曰仁宗朝司馬光在館閣爲古文指解表上之臣妄以所見又爲之說書錄解題載光書祖禹書各一卷胡爌拾遺錄嘗譏祖禹所說以光注言之不通也句誤爲經文今證以朱子刊誤爌說信然又朱子孝經刊誤一卷取古文孝經分爲經一章傳十四章刪

育文二百二十三字

孝經鄭氏注陸德明云與康成注五經不同今按康成有六天之說（見禮記郊特牲正義）而孝經注云上帝天之別名（見史記封禪書集解）故陸澄謂不與注書相類（元圻案經典序錄世所行鄭注相承以爲鄭元按鄭志及中經簿無中朝穆帝集講孝經云以鄭元爲主檢孝經注與康成注五經不同未詳是非案書錄解題載康成孝經注一卷陳振孫曰世傳秦火之後河間人顏芝得孝經藏之以獻河間王今十八章是也相承云康成作注而鄭志目錄不載故先儒疑之及唐開元中詔議孔鄭二家劉知幾以爲宜行孔廢鄭諸儒非之卒行鄭學周顯德中新羅獻別序孝經卽鄭注者而崇文總目以爲咸平中日本國僧奝然所獻未詳孰是乾道中熊克子復從袁樞機仲得之刻于京口學宮　南齊書陸澄傳澄字彥淵吳郡吳人也時國學置鄭元孝經澄與王儉書曰世有一孝經題爲鄭元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元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　孝經序正義曰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荀昶者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爲宗晉永和以來多有異論陸澄以爲非元所著請不藏於祕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　蕭山王穀塍曰孝經鄭注久佚武進臧鏞堂輯錄爲一卷日本國岡田字挺之於其國所傳羣書治要中得不完本亦輯爲一卷臨海洪頤煊復採釋文邢疏爲補證一卷凡三本鮑氏廷博

並刻於知不足齋叢書第二十一集　又曰聖治章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鄭注上帝者天之別名也臧鏞堂按正義引禮無二尊旣以后稷配郊天不可又以文王配之五帝天之別名也因享明堂而以文王配之大致本鄭注）

荀子述孔子之言曰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國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輟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爲不義（案今本荀子子道篇百乘之國因作家不輟作不毀家語三恕篇四人作七人三人作五人二人作三人）與孝經稍異

彭忠肅（閻按忠肅名龜年字子壽清江人嘗從朱子質疑五致錄見宋史本傳）公以致敬致樂致憂致哀致嚴哀集格言爲五致錄司馬公家範亦以五致類事忠肅之言本於此（元圻案樓攻媿彭忠肅神道碑曰公于內艱執喪盡禮以致敬致樂致憂致哀致嚴哀集格言類爲一書名五致錄　四庫全書總目儒家類家範十卷宋司馬光撰首載周易家人卦辭及節錄大學孝經堯典詩思齊篇語以爲全書之序其後自治家至乳母凡十九篇皆雜採史事可爲法則者亦間有光所論說）

國史志云孝經孔安國傳古二十二章有閨門篇爲世所疑鄭氏注今十八章相承言康成作鄭志目錄不載通儒皆驗其非開元中孝明纂諸說自注以奪二家然尙不知鄭氏之爲小同（據玉海四十一此條乃全錄國史志之文　閻按鄭氏乃小同注孝經非康成也說頗有徵○元圻案唐會要開元七年詔曰孝經德教所先頃來獨宗鄭氏孔氏遺旨今則無聞其令儒官詳定所長令明經者習讀劉知幾議曰今俗所傳孝經題曰鄭氏注皆云鄭康成而魏晉之朝無有此說有荀昶者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爲宗自齊梁以來多有異議陸澄以爲非元所注請不藏於祕省而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然孝經非元所著其驗十有二條云云行孔廢鄭於義爲允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河間王所得顏芝本劉向定爲一十八章其注相承云是鄭元所注而鄭志及目錄等不載往賢共疑焉推荀昶范蔚宗以爲鄭注其古文二十二章元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緣遭巫蠱代未之行近儒妄作此傳假稱孔氏又僞作閨門一章其文云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兄妻子臣妾繇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已下別爲一章仍加子曰二字然故者連上之詞卽爲章首不合言故是古

文旣亡後人妄開此等數章以應二十二章之數今議者欲取殘經缺傳而贊鄭注理實未可請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　唐志鄭氏孝經注一卷經義考云未見又附載劉肅曰梁載言十道志解南武山引後漢書云鄭元遁黃巾之難客於徐州今有孝經序相承云鄭氏所作蓋康成允孫所爲也　程大昌演繁露十八元宗開元中親注孝經并製序八分書之立於國學以層樓覆之自注云秦再思洛中記異　後漢書鄭元傳元子益恩有遺腹子元以其手文似巳名之曰小同）

王去非云學者學乎孝教者教乎孝故皆從孝字（原注慈湖何云楊簡蒙齋何云袁甫謂古孝字只是學字閻按古文斆學字古孝子作孝郭昭卿字指作爻　全云袁正肅公甫字廣微號蒙齋正獻之子集證隋志雜字指一卷後漢太子中庶子郭顯卿撰○元圻案說文斈效也从子爻聲郭忠恕汗簡云出字指　嘉定錢氏大昕養新錄曰王伯厚引王去非云云又引慈湖蒙齋說古孝字只是學字案古文學作斈斈从爻孝从老省然兩字不可傳會爲一　王去非名遂一字潁叔金壇人嘉泰二年進士理宗時擢工部尚書謚正肅）

不敢毀傷至不敢失於臣妾言不敢者九管子（勢篇）曰賢者行於不敢而立於不能詩於文王仲山甫皆

曰小心翼翼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孝經緯之言也（原注見東漢韋彪傳注○元圻案孝經緯揚名章孔傳能孝於親則必能忠於君矣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也鄭注欲求忠臣出於孝子之門故可移於君）

劉盛不好讀書唯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不行乎（案匡衡亦曰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蘇綽戒子威云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爲愚謂梁元帝之萬卷不如盛綽之一言學不知要猶不學也（何云蘇威屈膝於王世充虧體辱親也至矣安能讀此一卷書哉○元圻案通鑑晉紀懷帝永嘉四年漢安昌王盛少不好讀書惟讀孝經論語云云胡氏讀史管見曰劉盛胡奴耳所嗜好乃爾又知行之爲要言之無益與中國專門名家講誦談說而不能行者一何遼哉　隋書儒林傳何妥性勁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時納言蘇威嘗言於上曰臣先人每誡臣云惟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治國何用多爲妥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從訓是其不孝若無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誠又蘇威傳大唐秦王平王充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王遣人數之曰公見李密王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也）

范太史（全云范祖禹字淳甫諡正獻）孝經說曰能事親則能事神眞文忠公（泉州守）勸孝文曰侍郎王公（原注蓋梅溪也）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蓋謂人能奉親即是奉佛（元圻案王十朋字龜齡號梅溪溫州樂清人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一官龍圖閣學士諡忠文事迹具宋史本傳）

嚴父莫大於配天神宗聖訓云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爲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原注自唐代宗用杜鴻漸等議明堂以考肅宗配上帝一時誤禮非祀無豐昵之義○元圻案玉海四十九起居舍人林虙編集神宗大猷至訓爲一百門二十卷上之名元豐聖訓　通鑑唐紀代宗廣德二年正月禮儀使杜鴻漸奏自今祀圜丘方丘請以太祖配所穀以高祖配大雩以太宗配明堂以肅宗配從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二百四十神宗熙寧五年十一月上問今明堂乃配先帝如何王安石曰此乃誤引嚴父之說故以考配天夫孝經所謂嚴父者以文王爲周公之父周公能述父事成父業得四海懽心各以職來助明堂宗祀得嚴父之道故也若言宗祀則自前代已有此禮上曰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爲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

孝子之事親終矣此言喪祭之終而孝子之心昊天罔極未爲孝之終也曾子戰兢知免而易簀得正猶在其後信乎終之之難也（元圻案樓攻媿季公古文孝經指解後序曰孝子之事親終矣此爲喪祭之終猶未爲孝之終也若所謂孝之終與孝無終始之終蓋謂立身行道死而後已者也故雖曾子既啓手足以其能全而歸之自以謂知免矣而易簀一節猶在其後諸大夫之簀猶非其正也嗚呼聖人之言可謂深切而能有終者亦豈易易乎）

男忠錫孫（孝濬　孝瀚）校字

# 困學紀聞注卷八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孟子（元圻案趙岐孟子題詞曰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　經義考載陳士元曰七篇二百六十章實三萬五千四百一十字趙蓋誤算也）

孟子集註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爲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謂史記近是而滕文公首章道性善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詞又第四章決汝漢注曰記者之誤（以上皆吳伯豐問語）吳伯豐（全云朱子弟子○案黃與卿曰伯豐名必大臨江人）以問朱文公文公答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元圻案風俗通曰孟子去齊又絕糧於鄒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　韓退之答張籍書曰孟軻之

書非軻自著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耳　朱子語類論語多門弟子所集故言語時有長短不類處孟子疑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門弟子集則其人亦甚高不可謂軻死不傳　晁公武曰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如齊宣王梁惠王襄王滕定公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謚軻著書時所見諸侯不應皆死故予以愈言爲然）

趙氏孟子章指（何云章指二字始於邠卿）引論語曰力行近仁誤以中庸爲論語無垢孝經解誤以臨深履薄爲衛武公之詩致堂無逸傳誤以不解于位爲泂酌（原注吳才老書裨傳亦誤誤以晉侯重耳爲申生誠齋易傳後序誤以韓宣子爲季札○元圻案趙注滕文公爲世子章章指曰言人上當則聖人秉仁行義高山景行庶幾不倦論語曰力行近仁蓋不虛云　楊誠齋易傳後序曰季札聘魯見易傳而言曰周禮盡在魯矣札之所見者羲文之易而已未見夫子之易也見羲文之易其言已如此使見夫子之易其言又當何如哉　後漢書趙岐傳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故土也著孟子章句　書錄解題孝經解一卷張九成撰又書裨傳吳棫撰又誠齋易傳楊萬里撰　案無垢孝經解吳才老書裨傳致堂無逸傳今四庫書皆不著錄蓋已佚矣）

---

文選陳孔璋爲曹洪書云有子勝斐然之志注引墨子曰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爲仁猶跂（墨子公孟篇作跂）以爲長偃（墨子作隱）以爲廣不可久也勝蓋告子之名豈卽孟子所謂告子歟（全云古註以浩生不害爲告子則謬然告子名勝亦別無所見○元圻案全氏經史問答曰告子名不害見趙注亦見國策注而文選引墨子則又曰告子勝或有二名否則其一爲字也）

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今本作放踵（原注注無致至也三字　何云孫宣公作音義時所見之本已作放踵○元圻案文選任彥昇彈曹景宗文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趙岐曰放至也正與孟子作放踵合又江文通上建平王書注引孟子作致於踵劉熙曰致至也王氏此條若據任彥昇文注則致至也與原注不合若據江文通書注則注作劉熙而非趙岐或王氏所見之本互異歟劉孝標廣絕交論云摩頂至踵李善無注　隋志儒家有劉熙孟子注七卷）

元和郡縣志（十）齊雪宮故趾在青州臨淄縣東北六里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于雪宮（閻按今晏子春秋無李吉甫所引語　何云焯按此則晏子春秋非完書矣○元圻案文選雪賦注引劉熙云雪宮離宮之名也　四庫全書總目地理類元和郡縣志四十卷唐李吉甫撰吉甫字宏憲趙州人官至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謚文懿前有吉甫原序稱起京兆府盡隴右道凡四十七鎮成四十卷輿記圖經之存於今者惟此書爲最古）

孟子以齊王由反手也趙岐注謂譏管晏不勉其君以王業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注謂殷祿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王無咎非之曰岐名通孟子而實汩之（元圻案太史公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旣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趙注似本於此　王安石王補之墓誌曰君南城人諱无咎字補之嘉祐二年進士嘗爲天台縣令以與予共學）

琴張注謂子張善鼓琴蓋未知左傳有琴張（元圻案昭二十年正義曰）

（琴張賈逵鄭衆皆以爲子張卽顓孫師服虔云七十子傳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賈鄭之說不知所出○孟子正義曰家語有衛人琴牢字張開此與左傳所謂琴張者琴牢而已非顓孫子張尊鼓琴也集注從孫宣公又曰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　邵氏晉涵南江札記曰趙注所據者賈鄭之說也王氏譏趙氏不知左傳有琴張豈知趙氏正用左傳耶）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注云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事也而伏生大傳云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春夏秋冬其說陋矣（元圻案今本大傳無此文雅雨堂本引此條以補遺）

滕定公文公按趙氏注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麋元公宏卽定公文公也世本今無傳此可備參攷（元圻案趙岐滕文公爲世子注曰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宏與文公相直似後世避諱改考公爲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　班固謂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藝文志春秋家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黄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則世本之亡在漢以後）

志曰喪祭從先祖注引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愚謂邦國之志若周志史佚之志鄭書楚書秦記之類（全云卽乘檮杌之類○元圻案正義曰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志之屬也）

孟子疏謂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喜鄒忌鼓琴安知與衆樂樂愚考之史記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非宣王也唯南郭處士吹竽乃宣王時見韓非內儲說（元圻案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爲成侯而受相印又老莊申韓列傳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黄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　韓非內儲說上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

說苑（政理篇）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叔向聞之曰景子爲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况人乎此卽孟子所言子產以乘輿濟人之事也叔向之時鄭無景差當以孟子爲正（元圻案水經注二十六引戰國策曰田單爲齊相過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出不能行坐沙中單乃解裘於斯水之上也事亦相類）

曾西注以爲曾子之孫集註因之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原注曾西之學於此可攷○案杜預春秋敍疏劉向別錄云左邱明授曾申）楚鬭宜申（見左傳僖二十六年）公子申（見左傳哀六年）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爲曾申無疑（閻按此足正集註之誤以齊桓爲兄亦然○元圻案檀弓云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鄭註曾子曾參之子名申序錄蓋本康成）

郅惲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爲忠量其君之所

不能爲賊與今孟子語小異（元圻案後漢書郅惲傳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太守歐陽歙欲請爲功曹鄭敬素與惲厚見其言忤欲相招去曰道不同者不相爲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之乎惲曰孟軻云云惲業已彊之矣障君於朝既有其直而不死職罪也）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愚按書大傳（略說）云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傅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頒白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此之謂造士漢書食貨志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云云入

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斑白不提挈孝悌之義當以是觀之

棄禮捐恥（閻按賈誼語○案見漢書本傳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秦所以敗恥尙失所（閻按干寶語○見晉書本傳晉紀總論曰晉之創基立本異於先代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恥尙失所）晉所以替恥之於人大矣

陳蕃諫校獵曰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爲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嚬眉之感景公爲之不行此以孟子二章爲一章（全云管子又以觀海爲桓公事○元圻案後漢書陳蕃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蕃上疏諫云云書奏不納）

梁惠王西喪地於秦七百里酈水李氏曰初北地郡屬魏後盡爲秦并喪於秦不止七百里也（閻按魏無北地郡當作上郡正義云今鄜綏等州也秦本紀惠文君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卽魏世家襄王七年盡入上郡于秦事在孟子適梁後八年當梁惠王語時地止喪七百里仍是實錄　全云酈水蓋亦主竹書云然）

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孟子無此語其在外書歟（元圻案趙岐孟子題詞孟子退而論集所與高弟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似似非孟子本眞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　漢藝文志孟子十一篇蓋併外篇計之　宋宋咸注法言序曰法言者蓋時有請問于雲用聖人之法以應答之也　修身篇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有意哉孟子曰云云注有意謂志於道）

周子靜（原注名端朝）爲學官小司成龔蓋卿以守氣不如守約命題子靜曰氣不與約字對兩守字著器點晦翁注甚明豈可破句讀孟子（全云永嘉周子靜官至侍郎卽慶元六君子之一龔蓋卿亦晦翁弟子○元圻案朱子語類今人把守氣不如守約命做題目此不成題目氣是實物約是半虛半實字對不得守約只是所守之約言北宮黝之守氣不似孟施舍守氣之約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所守之約也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甲集趙忠定橫遭遷謫去國之日天爲雨血京城人以益恐盻之殷殷然太學諸生上封事明辨正其忠侂胄欲斬其爲首者寧皇只從聽讀當時同銜上書六人世號爲六君子曰周端朝張衜徐範蔣傅林仲麟楊宏中皆併出惟周受禍略備　周端朝字子靜永嘉人從朱子學嘉定進士官至刑部侍郎謚文忠　元蕭眞卿曰龔蓋卿字夢錫衡陽人）

尸子引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案見馬總意林）金樓子曰曾生謂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孟子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斯言亦有所本（何云宏詞人陋習　全云何說無謂○元圻案四庫書簡明目錄雜家類金樓子六卷梁孝元皇帝撰原本十五篇久已散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尙存十四篇所徵引者多周秦古書非今所及見　第十四篇自序曰余年十四苦眼疾沈痼比來轉暗不復能自讀書三十六年來恒令左右唱之曾生所謂云云茲言是也）

命不可委故孟子言立命心不可委故南軒以陶淵

明委心之言爲非（方橫山云淵明原不講學）

仁曰仁術儒曰儒術術卽道也申不害以術治韓鼂錯言術數（何云六字闕按抄本補）公孫宏謂智者術之原君子始惡乎術矣故學者當擇術（元圻案史記老莊申韓列傳申不害學術以干韓昭侯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　漢書鼂錯傳錯上書言人主之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又公孫宏傳宏對策曰智者術之原也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　朱子語類曰術字本非不好底事只緣後來把做變詐看了便道是不好却不知天下事有難處須著箇巧的道理方得）

致堂曰楊朱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前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以爲楊墨出於師商考之不詳甚矣朱文公曰莊周之學出於老子韓子始謂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此退之送王秀才序文）以其書

之稱子方者考之則子方之學子夏周之學子方者皆不可見愚謂觀此二說則異端之學非孔門弟子傳流之差也（閻按史記儒林傳序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故曰子夏之學有田子方子方侍坐魏文侯自稱其師曰東郭順子為真人為天人正莊周所宗尚者矣得謂非其傳流易繫語皆有本○元圻案列子楊朱第七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于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殷敬順釋文曰楊朱或云字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葢德明云楊戎字子居恐子居非楊朱也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思按墨子親士篇及越王句踐吳起則史記在孔子後之說近是又淮南子要略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亦在後之一證　史記老莊傳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　案呂氏春秋當染篇又謂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　韓子衍其空文朱子徵其實事故立論不同）

莊子（內篇養生主）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案郭象注曰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又（外篇山木）曰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此子莫之執中也

楊之學似老墨之學似佛（原注楊朱書唯見於列子○元圻案此條是述胡致堂論王何之罪深於桀紂語見讀史管見八　道家之清淨取諸老佛家之慈悲取諸墨）

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劉原父云仁字從人義字從我豈造文之意邪（以上是江都繁露志語）愚謂告子仁內義外之說孟子非之若以人我分仁義是仁外義內其流為兼愛為我矣（何云言各有當董子不過謂自治宜嚴人不求備耳　全云深寧之說亦防附會加誅公者又云董子之言此類甚多不止於此如謂設誠於內而致行之誠亦豈待設耶是外鑠矣太支離○元圻案春秋繁露仁義法篇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又曰愛在人謂之仁義在我謂之義仁主人義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又曰以仁治人以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此之謂也）

孟子引費惠公之言謂小國之君也春秋時費為魯季氏之邑史記楚世家有鄒費郯邳葢戰國時以邑為國意者魯季氏之僭歟（閻按呂氏春秋亦有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焉日知錄所道　集證閻氏四書釋地續齊乘云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魯季氏邑王伯厚據楚世家有鄒費郯邳意戰國時魯季氏以邑為國而僭稱公同時金仁山註孟子與之不謀而合亦以為季孫氏僭引曾子書有費君費子之稱余更考之呂氏春秋慎勢篇言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說苑尊賢篇言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鄪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魯世家言悼公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六國表並同則為季氏之強僭以私邑為國號殆無復疑）

仁人心也求其放心此孟子直指本心處但禪學有體無用（何云乃指仁之為本心非直指本心為仁也　全云葢以時文家當辨聖學耳）

曹交注謂曹君之弟按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葢以國為氏者（閻按曹亡久矣余有辨見四書釋地續　集證戴釋地續說曰楚簡王十四年越滅郯後八十四年楚滅越郯實為楚所有乃頃襄王十八年有鄒費郯邳則郯蓋重封者薛任姓雖未知為誰所滅而齊湣王三年以封田嬰故紀年稱薛子嬰來朝其子文戰國策並稱薛公後中立為諸侯無所屬非薛滅之後復有薛乎又中山本鮮虞國一滅於魏文侯十七年癸酉再滅於趙惠文王三年乙丑相距百一十三年中雖未詳何年復國要中山之後有中山故世家列傳者班班也安知曹滅於宋在春秋哀八年下到孟子居鄒時已一百七十餘年不更有國於曹者交為其介弟觀其言陋因鄒君假館舍儼然踞更挾貴之風故趙岐以為曹君之弟朱子從之非無謂也）

老泉三子知聖人汙論誤以汙字為句趙岐謂孟子知其言太過故貶謂之汙下亦非孟子之意（閻按何屺瞻曰今刊本趙注非全文為疏每章之首總舉大意其語多協韻者皆刪趙注為之毛斧季從真定梁氏借得宋槧本影鈔者具在安得好古之士重刊以復趙注之舊也閻所未聞○元圻案容齋隨筆十趙岐注云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汙下也言三人雖小汙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而空譽之詳其文意足以識聖人是一句汙下也自是一節葢以下訓汙也而老蘇先生乃作一句讀故作三子知聖人汙論謂三子之智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絕之境徒得其下焉耳此說竊謂不然程伊川云有若等自能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為阿好而言其說正與趙氏合　趙注全文今曲阜孔繼涵安邱韓岱雲皆有刊本）

史記六國表注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此張守節正義所引）今無此語（元圻案晉書皇甫謐傳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自號元晏先生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元晏春秋並重於世）

孟子字未聞（何云趙氏題辭云然）孔叢子（雜訓篇）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輿疑皆附會（原注聖證論云子思書孔叢子有孟子居即是軻也傅子云孟子輿○元圻案漢書藝文志儒家孟子十一篇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師古曰聖證論云軻字子車而此志無字未詳其所得　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李善注引傅子云昔仲尼既沒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子輿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　宋莊綽雞肋編曰趙岐謂孟子字則未聞而李翰注蒙求引史記云字子輿今觀史記則未嘗有劉孝標云子輿困臧倉之訴五臣註爲孟軻是也　唐林寶姓纂曰孟子字子居　孔叢子漢志不著錄隋志論語家有孔叢子七卷陳勝博士孔鮒撰陳振孫謂孔光傳孔子八世孫鮒魏相順之子而其書記鮒之沒安得以爲鮒撰朱子語類以爲文氣軟弱不似西漢文字蓋其後人集先世遺文而成之者　三國志魏王肅傳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集聖證論以譏短元　晉書傅元傳元字休奕北地人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名爲傅子爲內外中

篇凡數十萬言案今祇存一卷）

孟子正義云唐林謹思續孟子書二卷謂孟子七篇非軻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與韓文公之說同（全云林謹思書今尚存偽甚然謹思死節其人足重○元圻案　四庫全書總目儒家類續孟子二卷唐林慎思撰慎思字虔中長樂人咸通十年進士守萬年縣令黃巢之亂抗節不屈死崇文總目載慎思之言曰孟子七篇非軻自著書而弟子共記其言不能盡軻意因傳其說演而續之慎作謹避宋諱也）

正義序云孫奭崇文總目館閣書目讀書志（案晁氏志止載孫奭孟子音義二卷）皆無之朱文公謂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其書不似疏（何云僞疏直取宣公音義之序稍竄數語豈有爲之正義體大力艱反襍同附贅者于其人益見固陋師之下者議論多依附王氏新學熙寧以後人也　今刊本趙岐注非全文僞疏每章之首總舉大意其語多拗繳者皆刪絕趙注爲之毛斧季從眞定梁相公借得宋槧本影鈔者具在安得一好古之士重刊以復趙氏之舊也方樸山云宋槧本亦有疏誤如不動心章脫去經文曰不同道四字並趙注十四字亦無之余又從義門所藏小字板補正又云眞定梁氏所藏是北宋槧本今在侍郎王公之孫家其本篇有篇序章有章指即義門云僞疏所刪者並諸經注亦往往與今刊本異余在京師曾於同年王虛舟處閱之因以校正譌謬○元圻案書錄解題三孟子音義二卷龍圖閣學士侍讀博平孫奭宗古撰舊有張鎰丁公著爲之音俱未精當奭方奉詔校定撰集正義遂討論音釋疏其疑滯備其闕遺又載孟子正義十四卷孫奭撰蓋不辨其僞也朱子語錄孟子疏乃邵武士人假作蔡季通識其人其書全不是疏體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繞纏趙岐之說耳　近日阮芸臺中丞倣宋板十三經重刻於豫章趙氏孟子注遂復還舊觀）

呂氏春秋（離俗覽上德篇）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此可以證孟子引孔子之言（元圻案高誘注孟門太行之險也太行塞在河內野王之北上黨關也畢氏校云之險也疑是皆險也）

墨之治喪以薄宋書禮志引尸子禹治水爲喪法曰桐棺三寸制喪三月蓋墨家託於禹也（元圻案尸子曰禹葬會稽桐棺三寸葛以緘之　宋書禮志五案尸子禹治水爲喪法曰毀必杖哀必三年是則水不救也故使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

日集證謂韓非顯學篇云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高誘淮南注云三月之喪是夏后氏之禮也三日當作三月）

好樂好勇好貨色（閻按好樂當讀如從樂之樂莊暴此章惟鼓樂之樂讀如字宋陳善捫蝨新話實云詳見余潛邱劄記）

齊宣王所以不能用孟子也文帝好清靜故不能用賈誼武帝好紛更故不能用汲黯（元圻案史記賈誼列傳賈誼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初即位謙讓未遑也　又汲黯列傳黯學黃老之言好清靜　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乘上閒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宏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宏等）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光武封一卓茂而節義之俗成太宗誅一德儒而諫爭之門闢信乎如風之偃草也（閻按晉傅元疏言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霸國且然況大一統之君哉○元圻案後漢書卓茂傳字子康南陽宛人哀平間爲密令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部丞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先訪求茂茂時年八十餘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

（以戊爲太傅封褒德侯　范忠文唐鑑一高祖發西河郡執郡丞高德儒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爲誅佞人耳臣祖禹曰太宗始起兵而戮一佞人民知所好惡矣如是則誰不欲爲忠而不爲佞）

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秦皇以不仁得之矣二世而失猶不得也（何云即集註中語○元圻案錢氏大昕曰秦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始并天下至二世元年壬辰陳涉起兵計混一者歷十二年較之王莽尤促）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故湯曰天吏尹曰天民

孟子學伊尹者也（全云孟子只是伊尹一路上人若顏子便近乎時雨了氣象近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是亦聖之任（閻云案孟子自云學孔子○元圻案此注閻本不載而何本載之疑本義門語而何本誤作閻也）

仁在乎熟之而已矣子路未熟之五穀管仲已熟之

荑稗楊墨五穀之螟蟘（元圻案呂成公孟子說曰子路所學乃聖門根本之學若使成就豈管仲之所能及管仲之功雖成不過是功利之學蓋管仲如已熟之荑稗子路如未熟之五穀）

照乘之珠和氏之璧戰國之君以爲寶故曰諸侯之寶三（元圻案史記田敬仲世家梁惠王與齊威王田於郊惠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若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　戰國策周有砥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天下名器　史記藺相如傳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

爲天吏則可以伐燕於楚漢見之董公未說漢王之前以強弱角勝負所謂以燕伐燕也三軍縞素之後則爲天吏矣仁義之言齊梁以爲迂闊者董公一言而漢楚之興亡決焉（注見上卷）可謂豪傑之士（閻按董公之言賴漢書始得聞○元圻案史記高帝本紀但云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漢書高帝紀二年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云云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兵皆縞素）

弱而不可輕者民也古先哲王曰敬民曰畏民石守道（全云徂徠先生石介孫泰山弟子）謂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民可不畏乎故曰民爲貴（原注太史公以陳涉與湯武並言涉豈能爲湯武哉蓋楚漢間豪傑之餘論也　閻按趙威后對齊使者言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戰國時猶有此論○元圻案歐陽公石介墓誌曰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舉進士甲科召入國子監直講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　石守道對策曰民之叛也雖以百里雖以匹夫猶能亡國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是也書曰可畏非民）

善推其所爲此心之充拓也求其放心此心之收斂也致堂曰心無理不該亡而不能推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痒痾疾痛之不知存而善推則潛天地撫四海致千歲之日至知百世之損益此言充拓

之功也西山曰心一而已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違禽獸不遠此言收斂之功也不闔則無闢不涵養則不能推廣（元圻案致堂之所謂存即易之寂然不動也西山之所謂發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朱子曰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在內者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無非此意西山曰收之使入者大本之所以立推之使出者達道之所以行）

守孰爲大守身爲大有猷有爲矣必曰有守不虧其義矣必曰不更其守（不虧其義不更其守禮記儒行語）何德將歎習曰入時愈深則趨正愈遠以守身爲法以入時爲戒可謂士矣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諸葛武侯謂漢賊不兩立（出師表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其義正矣然取劉璋

之事可謂義乎（閻按朱子曰三代而下以義爲之只有一箇諸葛孔明郭汾陽功名愈大而心愈小易傳及諸葛次及汾陽　全云昭烈不取劉璋則益州必歸曹氏其取之宜也但其失有二始之不宜以同盟之昔欺孫權使其後有索還荊州之事繼之不應與劉璋結好而反攻之若毅然取之不妨聲劉璋之昏亂而討之也○元圻案通鑑漢紀獻帝建安十六年三月操遣鍾繇討張魯十二月法正說劉璋曰曹公兵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誰能禦之劉豫州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矣魯破則益州彊曹公雖來無能爲也璋然之遣法正迎備備入益州璋增備兵使擊張魯備北到葭萌十七年十二月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備貽璋書求益兵及資璋但許兵四千其餘僅及其半張松書與備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之去乎松兄肅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敕關戍諸將文書皆勿復與備關通備怒勒兵進據涪城璋遣劉璝等拒備皆敗劉璝與璋子循退守雒城備進軍圍之十九年四月雒城潰進圍成都諸葛亮引兵來會備使簡雍入說劉璋出降備領益州牧　袁絜齋孔明論曰劉璋本以好逆而乃爲譎計以取其國璋固漢賊也孔明爲漢除殘璋誅之可也然既與之合矣而又襲之得無虧于信乎　宋陳長方謂劉先主滅劉璋取蜀爲行不義殺不辜故不能有天下）

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日無再中之理而新垣平言之日無漸長之理而袁充言之漢文隋文皆以是改元漢文悟平之詐而隋文終受充之欺此存亡之判與（閻按漢文帝改後元元年隋文帝改仁壽元年○元圻案史記封禪書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又曰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　通鑑隋紀文帝開皇二十年太史令袁充表稱隋興以後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於舊三寸七分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行外道則去極遠謹按元命包日月出內道璇璣得其常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伏惟大隋啟運上感乾元景短日長振古希有上謂百官曰景長之慶天之祐也今太子新立當須改元宜取日長之意以爲年號自後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以日長故也丁匠苦之仁壽元年春正月大赦天下改元　隋書袁充傳充見上雅信符應因希旨進曰比觀元象皇太子當廢上然之後果廢太子勇而立晉王廣卒亡天下是其受充之欺不特改元之小失也）

夫道一而已矣爲善而雜於利者非善也爲儒而雜於異端者非儒也（元圻案爲善而意在求名卽是利爲儒不務實踐卽是異端）

堯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學所以明人倫舜察於人倫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孟子道性善稱堯舜莫大於人倫此正人心之本原也

晏子春秋曰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見內篇諫下）孟子謂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蓋古有此言也

孺子滄浪之歌亦見於楚辭漁父攷之禹貢漢水東爲滄浪之水則此歌楚聲也文子（上德篇）亦云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元圻案葉石林避暑錄話下禹貢導漾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滄浪地名非水名也孔氏謂漢水別流在荊州者孟子記孺子之歌所謂滄浪之水可以濯纓者楚辭亦載之此正楚人之辭　酈道元曰余按尚書禹貢言導漾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沔自下有滄浪通稱耳纏絡鄢郢地連紀郡咸楚都矣漁父歌之不違水地）

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古之士所以異於民也蘇秦無二頃田而奔走游說（案史記蘇秦列傳秦喟然歎曰使我有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豈所謂士乎哉水心葉氏（全云龍泉葉適東萊弟子）云周衰不復取士孔孟不以其不取而不教也孔孟之徒不以其不取而不學也道在焉故也（全云此亦因賤儒之世而鼓勵弟子耳○元圻案水心語見所作信州重修學記）

不得志修身見於世上蔡謝子曰天下皆亂而己獨治不害爲太平蜀士楊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

（原注文子符言篇亦云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全云文子之語稍有病）

鹽鐵論（論儒篇文學）、引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又（孝養篇文學）云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閻按鹽鐵論皆罪人也下有皆逢其意以順其惡句不宜漏）又（刺權篇大夫）云王者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與今本不同（元圻案程大昌攷古編七孝經曰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後漢詔引其語除去不字或疑東漢近古其語近是今觀鹽鐵論文學所引孟子乃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與今孟子文意皆大異蓋當時借其語爲說或不盡循其故不可便謂鹽鐵論爲漢語而非今孟子之傳也　漢書藝文志儒家桓寬鹽鐵論六十篇師古曰寬字次公汝南人也孝昭帝時丞相御史與諸賢良文學論鹽鐵事寬撰次之）

民心之得失此興亡之大幾也林少穎云民之思漢則王莽不能脅之使亡民之忘漢則先主不能彊之使思唐與政（閻按與政宋唐說齋之字名仲友金華人）云民心思漢王郎

假之而有餘民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全云江陵之行荆楚從之者至十餘萬人鄗山之出寵右謂應非民心去之也天命之移民亦無如之何○元圻案漢書王昌傳昌一名郎詐稱成帝子子輿李育張參等共立郎以百姓思漢故詐稱之以從人望　通鑑漢紀淮陽王更始元年故趙繆王子林素任俠於趙魏間王莽時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邯鄲卜者王郎緣是詐稱眞子輿林等信之立爲天子分遣將帥徇下幽冀移檄州郡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望風響應　四庫全書總目類書類帝王經世圖譜十六卷宋唐仲友撰仲友紹興中登進士第復中宏詞科後守台州與朱子相忤爲朱子所論故宋史不爲立傳其與朱子相軋蓋以陳亮之証搆觀周密齊東野語所載唐朱交奏始末一係台妓嚴蕊一係事迹甚明未可以是病仲友也）

論語終於堯曰篇孟子終於堯舜湯文孔子而荀子亦終堯問其意一也（元圻案楊子法言終以孝至篇亦及堯舜禹湯周孔子其以孝至名篇蓋以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孔子曰吾志在孝經自謂得與於斯道之傳與荀子一也也然何辨於語焉不精擇焉不詳哉）

利與善之間君子必審擇而明辨焉此天理人欲之幾善惡正邪之分界也孟子之言公不夷不惠可否之間（案法言淵騫篇或問子蜀人也有李仲元者是夷惠之徒與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材與不材之間（莊子山木篇語詳別見）揚莊之言私

若將終身焉窮不失義若固有之達不離道能處窮斯能處達

養心莫善於寡欲注云欲利也（趙注）雖非本指廉者招福濁者速禍亦名言也道家者流謂丹經萬卷不如守一愚謂不如孟子之七字不養其心而言養生所謂舍爾靈龜觀我朶頤也（閻按眞西山跋亦云臣竊謂仙經萬卷不若誦無邀之一篇道家千言孰如玩晉詩之兩語　集證宋史皇甫坦傳召問以長生久視之術坦曰先禁諸欲勿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

呂氏春秋開春論（愛類篇）云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飢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

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管子（揆度篇）引神農之數文子（上義篇）亦引神農之法此即許行所爲神農之言歟漢藝文志農家有神農二十篇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商君所說（集證按漢藝文志攷孟子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食貨志鼂錯引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管子引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呂氏春秋氾勝之書引神農之教劉子文子引神農之法淮南子曰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爲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入說○元圻案藝文志攷證原書所著今附刊於玉海之後　賈誼疏引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但曰古人之言非必出於神農可知）

孔子孟子皆不之秦荀子嘗入秦而譏其無儒孔子順曰秦爲不義義所不入其志如魯仲連（閻按嘗謂人知齊威王之朝周而不知後有趙肅侯之朝天子知魯仲連義不帝秦不知先有孔子順義不入秦○元圻案荀子彊國篇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

（秦類之矣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　子頎孔子七世孫史記作子慎孔叢子論勢篇子順相魏陳大計輒不用人謂子順曰子其行乎答曰吾將行如之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　史記魯仲連列傳秦兵圍邯鄲趙王恐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說趙王曰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魯仲連適游趙見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卽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　通鑑周紀烈王六年齊威王來朝天下以此益賢威王　史記趙世家肅侯四年朝天子）

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於南山之上盜亦衰息見陳後山談叢岳州田鼠害稼雍明遠曰迎貓之祭不修也命祭之鼠隨以斃見范蜀公集孟子有變置社稷禮記有八蜡皆謂古制不可行於今乎（元圻案陳后山談叢卷三葉表爲句容令縣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故多盜近歲遷社稷於南山之上盜亦衰息　禮記郊特牲八蜡以祀四方注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子部小說類後山談叢四卷宋陳師道撰所記皆宋代雜事　范蜀公東坡爲作墓誌稱著諫垣集十卷奏議二卷攷陳氏書錄解題止載奏議二卷今　四庫書目併奏議亦不著錄豈二書俱散佚耶）

求在我者盡性於己求在外者聽命於天李成季曰與其有（案閩本脫有字）求於人曷若無欲於己與其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呂居仁亦以見人有求爲非（閻按魏冰叔亦言能無求者天不能賤○元圻案李成季上劉莘老書曰夫犯分而進不若知守而退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徒勞歲月未嘗一走門下者其志亦如此而已　朱子李伯玉墓誌曰公諱纂字伯玉濟州巨野人贈太子少師洪山之曾孫贈少師璨之孫贈太師那之嗣子也自少傅之第四子樂靜先生諱昭玘者文甚高而廉靜樂道不求人知嘗誦其先訓曰與其有求於人曷若無欲於己與其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厚齋所引成季語蓋據朱子之文　樓攻媿集趙伯樞墓誌曰公嘗教子弟曰仕宦蓋其在我不可苟求妄進與其有求於人不若無欲於己與其取賤於人不若以賤自安蓋趙伯樞述成季之言也　書錄解題別集類樂靜集三十卷起居舍人鉅野李昭玘成季撰元豐二年甲科所居有樂靜堂故以名集其姪邴漢老爲序其後）

宿於畫水經注（二十六）云澅（閻按今本水經注作濾）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謂澅中也俗以澅水爲宿留水以孟子三宿出澅（原注或云當作畫後漢耿弇進軍畫中史記畫邑人王蠋通鑑作晝邑○元圻案宋邢凱坦齋通編曰晝當作畫字之誤也史記田單傳聞畫邑人王蠋賢劉熙注畫音獲齊西南近邑也後漢耿弇討張步進軍畫中遂攻臨淄按之卽此可證　周密齊東野語以爲前輩老儒費袞利爲此說未知與邢凱孰爲後先）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邵子之論秦曰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元圻案邵子觀物內篇八古今之時則異也而民好生惡死之心不異也自古殺人之多未有如秦之甚天下安有不厭之者乎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而況以刃多殺天下之人乎）

商鞅富強之術誘三晉之民力耕於內而使秦民應敵於外（閻按商鞅四句出杜氏通典爲君卿語）使梁王用孟子之言施仁政於民秦焉得誘之仁勝不仁如春融冰泮故曰仁者無敵（何云所謂仁義未嘗不利也　集證通典食貨門秦孝公任商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之事而務本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外故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數年之間國富兵強）

蓋大夫王驩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西北（集證漢地理志泰山郡蓋縣臨樂子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池水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續漢郡國志泰山郡蓋縣沂水所出　按今山東沂州府沂水縣西北有廢蓋城　四書釋地蓋大夫王驩與陳仲子兄戴蓋祿之蓋同音集註卻於前云齊下邑後云陳氏食采邑當是一蓋以半爲王朝之下邑王驩治之以半爲卿族之私邑陳氏世有之然則當時蓋亦大矣）

趙氏春秋論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謂其三代而春秋之也齊桓其作俑也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謂其春秋而戰國之也晉定其作俑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謂其戰國而七國之也晉之韓趙魏其作俑也（元圻案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公羊傳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是時晉定不振中國無伯）

（強侵弱衆暴寡諸侯恣行遂爲戰國　三代之所以爲春秋以政自諸侯出也春秋之所以爲戰國以政自大夫出也）

止齋曰人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師古以壽昌爲權道豈知常平葢古遺孟子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李閻本從漢志作莩）而不知發今文作檢班氏食貨志作斂是也夫豐歲不斂飢歲不發豈所謂無常平乎（閻按古雖豐穰未有以人食供狗彘者狗彘食人食二語即下庖有肥肉四語意集注所謂厚斂於民以養禽獸亦然不必泥班志　何云班志引孟子固謂壽昌之法有所自來止齋蓋即據傳贊駁顏注耳○元圻案陳止齋與王德修書曰今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秘書且以爲權道不知常平乃古法周官司稼所謂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則減價糶斂則增價糴是非常平乎孟子亦曰狗彘食人食云云食貨志作斂是也　羅大經鶴林玉露十三惠民之法莫善於常平司馬溫公曰此三代聖人之法非李悝耿壽昌所能爲也陳止齋曰云云其說與厚齋所引同由此言之三代之時無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特廢於衰周耳　漢書食貨志上耿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贊曰孟子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野有餓莩而弗知發故管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糴宏羊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從徠　義門云止齋據傳贊駁顏注傳字疑衍或當作志贊）

陳烈（全云字季慈）讀求其放心而悟曰我心不曾收如何記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然後讀書遂一覽無遺（原注古人之讀書如此○元圻案陳烈事見朱子語類　呂氏希哲雜記卷上福唐有陳烈季甫周希孟公闢鄭穆閎中陳襄述古翁經若節以古人相期故當時有四先生之號章望之表民作四賢銘行於世又其友人劉彝執中方佐胡安定先生典學校於蘇湖間及其歸也鄉人謂之五先生　葉石林燕語十謂陳烈尤爲蔡君謨所知嘗與歐陽文忠公共薦於朝由是知名）

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孟子言戰國之民也周之盛時以井牧授田以鄉遂設教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士亦田野之秀民也不惟士有常心民亦有常心矣故曰文武興而民好善

## 小學

爾雅（釋獸）注漢武帝時得豹文鼮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文選注引竇氏家傳（案文選任彥升表鼮鼠李注引三輔決錄今王氏言文選引竇氏家傳當更查）以爲竇攸世祖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二說不同（全云水經注穀水篇世祖得鼮鼠于靈臺○元圻案宋王楙野客叢書曰郭璞注爾雅謂豹文鼮鼠終軍知之其後知崔慥從劉士元之徒皆從其說僕考前漢諸書不聞終軍有此事讀後漢竇氏家傳光武宴百寮於雲臺得豹文之鼠問羣臣莫知之惟竇攸曰此鼮鼠也詔問所出曰見爾雅驗之果然賜絹百匹詔公卿子弟就攸學爾雅是以徐陵謝啟曰雖冑遠之頌神雀竇攸之對鼮鼠方共寵錫獨有光前得非即此事而誤以爲終軍乎摯虞三輔決錄亦謂竇攸　國朝武進臧氏琳經義雜記一謂鼮鼠者爾雅郭注以爲終軍案廣韻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並引竇氏家傳以爲竇攸李善注文選任彥升爲蕭揚州作薦士表引摯虞三輔決錄亦作竇攸又水經注穀水云靈臺漢光武所築世祖嘗宴於此臺得鼮鼠於臺上案漢書終軍傳無辨豹鼠事諸書皆言竇攸而郭氏屬之終軍蓋傳聞之誤玉篇承襲其說又說文鼠部云鼮豹文鼠也則讀鼮鼠豹文爲句鼮鼠屬下與此異　玉篇鼠部鼮鼠名漢武帝時有此鼠文如豹終軍識之賜絹百匹）

爾雅西至於邠國謂之四極朱文公曰邠國近在秦隴非絕遠之地恐按說文（水部）引爾雅曰西至汃國謂四極汃西極之水也（原注府巾切○元圻案爾雅釋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鉛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注皆四方極遠之國）

爾雅（釋詁）疏按尸子廣澤（澤同釋）篇云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何云疑脫一不字）已皆弇於私也天帝皇后辟公弘廓宏溥介純夏憮冢晊昄皆大也十有餘名而實一也若使兼公虛均衷平易別囿一實則無相非也（郭註尸子曰此皆大有十餘名而同一實故邢疏引之）仁意篇述太平之事云燭於玉燭飲於醴泉暢於永風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元英四氣（今本氣作時）和正光

照（閣本云元板作四氣和爲光正）此之謂玉燭甘雨時降萬物以嘉高者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謂醴泉其風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方盛冬爲安靜（太平御覽十九引尸子作秋爲收成冬爲安寧與爾雅本文同）四氣和爲通正此之謂永風（見釋天　何云此從閣校更考甚本○元圻案疏又引君治篇云舜南面而治天下天下太平燭於玉燭息於永風食於膏火飲於醴泉宋邢昺爾雅疏敘云爲注者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各名家猶未詳備惟郭景純最爲稱首其爲義疏者惟俗間有孫炎高璉皆淺近今奉勅校定以景純爲主共其事者杜鎬而下八人）

爾雅疏引舍人云按經典序錄爾雅有犍爲文學注二卷（今本作三卷）一云犍爲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全云其時爾雅未甚盛行漢文雖嘗置博士不久即罷乃蜀人有道之者文翁之化可謂盛矣　集證按犍爲文學諸書多引作犍爲舍人李善文選羽獵賦儲積共偫注引作郭舍人移珍來享注引作犍爲舍人即一人也又按犍爲舍人爾雅注賈思勰齊民要術引二條其一作斯斯爲之定注云斯斯羽也一名宗其一菥蓂大薺注云薺有小故言大薺○元圻案齊民要術二又引舍人釋草注蘡薁是伯夷叔齊所食首陽山草也　舍人說書詩處春秋流水經注經典釋文說文繫傳太平御覽皆引之陸璣毛詩疏下引文學云螟蛉桑上小青蟲也）

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引親屬記即爾雅釋親也通典顏延之曰伯叔有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從母有母名則姊妹之子不可言甥且甥姪唯施於舅姑耳雷次宗曰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及從母（案文見通典禮二十八甥姪名不可施伯叔從母議）劉共父（名珙）刊二程先生集改姪爲猶子朱文公（答劉共父書）謂古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爲姪亦無云猶子者（原注記禮者言猶己之子）但云兄之子弟之子然從俗稱姪亦無害於義理也（閻按顏氏家訓云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並是對姑之稱晉世以來始呼叔姪余謂呂氏春秋黎邱部有奇鬼焉喜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先秦已稱兄弟之子爲姪見於此方㦗山云史記武安侯列傳蚡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漢書子姪作子姓○元圻案杜君卿曰姪之言實也甥之言生也女子雖出情不自絕故於兄弟之子稱其情實男子居內據自我出故於姊妹之子言其出生伯叔本內不得言實從母俱出不得言甥甥字似當作生故謂吾伯叔者吾謂之兄弟之子謂吾從母者吾謂之姊妹之子　朱子答張欽夫書曰稱姪固未安則猶子亦不典禮有從祖從父之名則亦當有從子從孫之目以此爲稱似得穩當又曰爾雅云女子謂兄弟之子爲姪注引左氏姪其從姑以釋之而反覆考尋終不言男子謂兄弟之子爲何也以漢書考之二疏乃今世所謂叔姪而傳以父子謂之則是古人直謂之子雖漢人猶然也蓋古人淳質不以爲嫌降及後世則必有以爲不可不謂之者於是假其所以自名於姑者而稱焉雖非古制然亦得別嫌明微之意而伯父伯叔與夫所謂姑者又皆吾父之同氣也亦何害於親親之義哉猶子出於檀弓之文止爲喪服兄弟之子與子同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與下文嫂叔之無服也姑姊妹之薄也之文同耳猶曰如也其義繫於上文不可殊絕明矣若單稱之即與世俗歇後之語無異若平居假借稱之猶之可也豈可指爲親屬之定名乎通典注見卷三第十頁　四庫全書總集類二程文集十三卷此本出自胡安國家劉珙張栻嘗刻之長沙安國於原文頗有改削珙等所刻以安國爲主朱子深以爲不可以書抵珙及栻辨之甚力）

傳負版（釋蟲文）郭璞注未詳即柳子所爲作蝜蝂傳者也（原注西京賦戎葵懷羊爾雅蘉懷羊璞亦曰未詳○元圻案邵氏爾雅正義曰傳一名負版柳宗元蝜蝂傳云蝜蝂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卬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爲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止至墜地死案宗

元所說似寓言然負重之蟲所在有之特未聞有負版之名耳玉篇云蝜蝂蟲也則當云傳負一名蝂又釋草正義蘉一名戎葵西京賦云戎葵懷羊其形狀未聞玉篇蘉作[illegible]）

陸璣爲詩草木疏劉杳爲離騷草木疏（見隋書經籍志集部唐志入楚辭類）王方慶有園庭草木疏（見唐書藝文志農家志云二十一卷）李文饒有山居草木記（集證通志藝文略平泉山居草木記一卷唐李德裕撰　文饒德裕之字）君子所以貴乎多識也然爾雅不釋蘮蒘字書不見栮榿學者恥一物之不知其可忽諸（閻按蘮蒘璞注雖云未聞其實爾雅以蔜釋蘮蒘即上文之蕿蒘璞注今蘩蔞或曰雞腸草是也王氏丁度亦有一失○元圻案邵氏正義案玉篇蔜蔌子菜而蕿蔜亦名蔜菜是一物也　栮集韻類篇並忍止切亦作栭木須蕈卽食物之木耳也　山海經狐岐之山多機木郭注似榆可燒以糞田楊用脩以爲卽榿也益部方物記民家樹榿不三年材可倚常杜詩飽聞榿木三年大蘇詩榿木三年已足燒毛詩鳥獸草木蟲魚疏二卷陸璣撰注見卷三第三頁　梁書文學傳劉杳字士深平原人也少好學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多所著述撰離騷草木疏一卷）

檟苦荼（釋木文）注（樹小如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今呼早采者爲荼晚取者爲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說文茗荼芽也東坡（問大冶長老乞桃花茶栽）詩周詩記苦荼茗飲出近世（閻按三國志韋曜傳初見禮異或密賜荼荈以當酒茶事見史始此○元圻案邵氏正義曰釋文云荼埤蒼作䒾今蜀人以作飲音直加反茗之類案晏子春秋有茗茶之文然無以定其爲即今茗飲漢人有陽羨買茶之語則西漢已尚茗飲）

急就篇注牡蒙一名黃昏後山詩黃昏湯疑即此也（元圻案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小學類急就篇四卷漢史游撰或稱急就章故其字謂之章草凡三十四章其字略以類從而不立門目文詞古雅始終無一複字隋曹憲以下注者不一今惟顏師古之註存　急就章二十四牡蒙甘草菀藜蘆師古注牡蒙一名黃昏厚齋補曰本草吳名白功草楚名王孫齊名長孫一名黃孫一名海孫一名蔓延葉對有牡蒙此一物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曰後山贈二蘇公詩末云如大醫王治膏肓外證已解中尚強探囊一試黃昏湯一洗十年新學腸任子淵註云圖經本草曰合歡夜合也一名合昏韋宙獨行方胸中甲錯是爲肺癰黃昏湯主之其說最爲牽合無義沙隨先生晚年因閱本草王孫味苦平無毒主五藏邪氣吳名白功草一名黃昏生海西川谷蓋指當爲癰身爲五藏邪氣耳取義精深如此）

終軍之對鼮鼠盧若虛之辯鼫鼠江南進士之問天雞劉原父之識六駮可謂善讀爾雅矣蔡謨不識彭蜞人謂讀爾雅不熟田敏不知日及（閻按木槿花朝開暮落故名日及不知日及改爲白及見宋史儒林敏本傳）學之陋也（元圻案終軍事已見前　唐書盧藏用傳弟若虛多才博物隴西辛怡諫爲職方有獲異鼠者豹首虎臆大如拳怡諫謂之鼮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愼所謂鼫鼠豹文而形小一座盡驚　宋鄭文寶南唐近事後主壬申張佖知貢舉試天雞弄和風佖但以文選中詩句爲題未嘗詳究有進士白云爾雅螒天雞鶾天雞未知孰是佖大驚不能對亟取爾雅檢之一在釋蟲一在釋鳥果有二因自失　爾雅釋蟲螒天雞郭注一名莎雞又曰樗雞釋鳥鶾天雞郭註鶾雞赤羽逸周書曰文鶾若彩雞成王時蜀人獻之　說文翰天雞赤羽也一名鵫風　歐陽公劉原父墓誌曰至和二年奉使契丹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公曰此所謂駮也爲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　爾雅釋畜駮如馬倨牙食虎豹　蔡謨事注已見卷五　爾雅釋魚螖蠌小者蟧註螺屬見埤蒼或曰即蟚蜞也似蟹而小　邵氏正義曰古今註云蟛蜞小蟹也生海邊塗泥中食土嶺表錄異云蟚蜞吳人呼爲彭越蓋語訛也　爾雅釋木櫬木槿櫬木槿注別二名也似李樹花朝生夕隕可食或曰日及亦曰王蒸　劉原父七經小傳秦風六駮毛傳引爾雅駮如馬倨牙陸璣詩疏云檀木皮正青滑澤與檕迷相似又似駮馬梓榆故里語曰斫檀不諦得檕迷檕迷尚可得駮馬是別有樹名駮非爾雅所云駮也王氏云原父識六駮蓋兼指歐陽公本傳及小傳二事　宋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八劉禹錫謁往賦題日及之榮集作日反按廣志日及木槿也今成公綏潘尼俱有日及賦　田敏淄川鄒平人歷仕五代入宋卒後唐明宗長興三年敕勘雕印九經書籍其進印板書奏云守官膠庠職司較定蓋在梁爲國子司業在晉爲祭酒時也）

唐元度十體書曰周宣王太史籀始變古文著大篆十五篇秦焚詩書唯易與史篇得全逮王莽亂此篇亡失建武中獲九篇章帝時王育爲作解說所不通者十有二三按說文多引王育說如（乚部）天屈西北爲无（禿部）蒼頡出見禿人伏禾中因以制字（云何育之言太誤多不經○元圻案宣和書譜唐元度不知何許人也精於小學作九經字樣又爲十體書曰古文曰大篆曰小篆曰八分曰飛白曰薤葉曰垂針曰垂露曰鳥書曰連珠書錄解題經解類九經字樣一卷唐沔王友翰林待詔唐元度撰補張參之所不載開成中上之　唐文宗太和十年改元開成）

說文敘尉律試八體（原注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亡新使甄豐等

改定古文時有六書（原注古文奇字篆書佐書繆篆鳥蟲書佐即隸也）書（孔安國尚書序）正義亦云秦有八體亡新六書（原注大篆刻符殳書署書加古文奇字）藝文志謂漢興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以六體試之（原注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書蟲書）律即尉律（尉律漢律篇名）也六體非漢興之法當從說文敘改六爲八（閻按說文序漢興試八體八字實誤辨見余潛邱劄記）（程易田云說文序言周有六書秦并天下李斯等同文乃改省史籀作小篆以別大篆又初有隸書自爾秦有八體漢興有尉律以八體試之者即承用秦八體然則漢初蕭何但草律未定書體之數及亡新居攝使甄豐等校文書自以爲應制作始有六體許氏敘之甚詳安得漢興便以六體試學童耶藝文志試用六體自是班氏之誤然漢志已列六體之目亦不得從許文敘改六爲八也○元圻案唐張懷瓘書斷曰古文者黃帝史蒼頡所造也籀文者周太史史籀之所作也甄豐定六書二曰奇字是也其跡有石鼓文存焉隸書秦下邽人程邈所造也甄豐定六書四曰佐書是也　魏書江式傳式上表曰古史倉頡別創文字以代結繩周禮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是史頡之遺法也及周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秦丞相李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

（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以趣約易隸卽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漢興有尉律學以八體試之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書幡信也　後漢書儒林傳許愼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愼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　愼自敘曰今敘篆文合以古籀稽譔其說分別部居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其建首也立一爲耑引而伸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

急就篇長樂無極老復丁顏氏解爲鬭其子孫之役非也卽參同契所謂老翁復丁壯（原注朱文公詩自慶樽前老復丁黃庭經亦有此三字　集證羅願記急就章後云顏註以慈姓爲祖於宜慈惠和之才子審姓爲出於害曲而謗者名忠敢與愛君而必以爲蔡趙盾翳桑解距虛卽蛩蛩以繼車騎爲膠人之目謂老復丁爲鬭其子孫之役亦不皆是乎　元圻案書錄解題神仙類周易參同契三卷後漢上虞魏伯陽撰其書因易以言養生後世言修鍊者祖之　參同契二十全功章老翁復丁壯老婦成姹女又明辨邪正章能存能亡長樂無憂　朱子次亭字韻呈秀野丈兼簡王宰詩入言洞衷眷長在自慶樽前老復丁）

董彥遠（閻按彥遠名逌東平人徽猷閣待制卽撰廣川書跋十卷畫跋六卷者）除正字謝啟敘字學涉獵該洽（何云獨董斯張吹景集所載與其像增闕　元齋合注此啟其詞其實亦非異書也）其略云殘經不悟於郭亡（萬疏莊公二十有四年郭公胡傳曰此郭公也先儒或以爲郭亡郭亡之說本新序○案新序雜事四齊桓公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爲何墟曰是爲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爲墟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去是以爲墟也　孫莘老曰管子載郭亡之跡蓋亦曰郭自亡耳）闕文徒存於夏有（閻疏成二年衛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如戰也夏有杜註闕文失新築戰事）馬不足一者既失其全（閻疏漢石建傳建爲郎中令書奏事事下讀之曰誤書馬者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虎多於六者自乖其數（閻疏顏氏家訓後漢書酷吏樊曄爲天水郡守民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而江南書本穴皆誤作六夫虎豹穴居事之較者所以班超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寧當論其六七乎）書殘武殪（閻疏宣六年周書曰殪戎殷讀卽壹衣卽殷也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鄭注衣讀如殷齊人言殷聲如衣某按壹戎衣武成文殷指爲殘似誤康誥）頌亂湯齊（閻疏長發至于湯齊毛傳齊如字禮記孔子閒居註音躋詩孔疏言三家詩有讀爲躋者下文聖敬日躋閒居躋作齊音齋故曰亂）烏寫混淆（閻疏海錄碎事古詩云字經三寫烏焉成馬則本文寫字或有誤並疏寫當作

馬）魚魯雜糅（閻疏張參云經之與魚魯溷淆莫辨抱朴子云以魚爲魯以帝爲虎）增河南之邑爲雒滅漢東之國爲隋（閻疏事文類聚漢以火行忌水故洛字去水而加佳隋以周齊不遑寧處故隨字去辵而從隋）避上則皐不從辛（閻疏說文辠字從辛從自言辠人蹙鼻辛苦之狀秦以辠似皇字改爲罪）絕下則對因去口（萬疏右對字本從口說文云漢文帝以口多非實改從士）聚合而棘氏微足省而踈姓絕（閻疏晉書束皙傳本姓疏其先避仇改爲束皙傳漢疏廣之後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踈之足遂改姓焉　何云足當爲疋）定文於六穗之禾訓同於導（閻疏顏氏家訓封禪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此導訓擇光武詔云非徒有預養導擇之勞是也說文云䆃禾名引封禪書爲證無妨自當有禾名䆃但非相如所用禾一莖六穗於庖豈成文乎縱強爲此語則下句當云麟雙觡共抵之獸不得云犧也某按史記作此書道下從禾漢書文選俱從寸顏注導擇也）分序於八寸之策孰異爲宗（萬疏北史徐遵明傳見鄭元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因而爲之說其僻也皆如此）丁尾亂眞（萬疏莊子云丁子有尾李頤注夫萬物無定形形無定稱在上爲首在下爲尾世人謂右行曲波爲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按說文丁字作巾是無尾也故曰亂眞）鉤須失實（閻疏荀子不苟篇鉤有須註卽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爲鉤須與尾皆毛類是同也萬疏按說文鉤曲也丁之曲者爲鉤今鉤曲而丁直故曰失實）書立晉省而既謬國名（閻疏劉向戰國策序本字多誤脫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爲卷爲端而遂乖服制（萬疏玉藻龍卷以祭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註卷或作袞字之誤也孔疏禮記本或作袞字其正經司服及覲禮皆作袞字故鄭註王制云卷俗讀其通則曰袞是也又註端當爲冕字之誤也孔疏知端當爲冕者以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元端聽朔則是聽朔之服卑於視朝與諸侯不類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爲冕也）篆形誤僞誰正雲興之祁祁（閻疏顏氏家訓詩云有渰萋萋興雲祁祁毛傳渰陰雲貌萋萋雲行貌祁祁徐貌按渰已是陰雲何勞復云興雲祁祁耶雲當爲雨俗寫誤耳　何云此漢篆形無與）隸體散亡共守鸞聲之鉞鉞（閻疏說文鉞車鑾聲從金戉聲呼會切詩曰鑾聲鉞鉞俗作鐬以鉞作斧戉之戉非是按今庭燎作噦噦）鎖定銀鐺之名（閻疏顏氏家訓後漢書囚司徒崔烈以鋃鐺鎖鋃鐺大鎖也世多誤作金銀字武烈太子亦是數千卷學士嘗作詩云銀鎖三公腳　何云余銀併對謂定銀爲銀也又云新刻已改鎖字）車改金根之目（閻疏事文類聚退之子昶開分爲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悉改根字作銀字）知一束二縫之爲來（閻疏說文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一來二縫象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

指二首六身之爲亥郡章立信救時惟正於四羊（閻按東觀漢記馬援上書成皋令印皋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曰可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國史傳疑考義其惑於三家（閻疏家語卜商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已亥）傳會作九禾之秀離析爲三刀之州（閻疏事文類聚光武生濟陽縣舍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曰秀晉王濬爲廣漢太守夜夢三刀懸于臥室梁上須臾又益一刀主簿李毅曰三刀爲州字又益一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果然董疏按說文秀字從禾從乃不從九也州字從川不從刀也故曰傳會曰離析）合樂之奏妄加文武之爲斌（閻疏魏明帝太和初公卿奏歌以詠德舞以象事于文文武爲斌請製樂舞名章斌之舞董疏說文本作彬文質備也從文配武過爲鄙淺故曰妄加）定經之名誤合日月之爲易（閻疏易蜥易蝘蜓守宮也象形從勿祕書說日月爲易象陰陽也徐曰謂下爲月字也見說文及韻補董疏吾衍謂說文引祕書易字象蜥蜴形蜥善變則知古人託之以喻其變不疑也虞翻曰日月爲易不可從）字失部居改白水眞人之兆（閻疏光武帝紀王莽以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爲白水眞人董疏說文

泉字象水流出成川形不從白亦不從水也故曰字失部居）背忘形象作非衣小兒之謠（閻疏朝野僉載裴炎爲中書令時徐敬業欲反令駱賓王爲謠曰一片火兩片火緋衣小兒當殿坐教炎莊上小兒誦之并都下小兒皆唱炎遂與合謀內應又唐書裴度傳張權輿欲傾度作僞謠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董疏按非字似用張謠但以緋白不類推加系旁始失裴字形象對又較精董疏非當作緋）四十八安取於桑（閻疏事文類聚蜀何祗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壽恐不過此祗後至犍爲太守四十八卒董疏何祗事見益部耆舊傳俗桑字從四十八按說文從叒從木不從十從八也故曰安取於桑○案唐鄭綮開天傳信記開元末於弘農古函谷關得寶符白石赤文正成桑字識者解之云桑者四十八所以示聖人御極之數也及帝幸蜀之來歲正四十八年）三十七未足語世（閻疏秦始皇紀會稽碑俱四字何獨三十有七年多一字亦申屠駉家藏傳刻世有七年三十爲卅速遝反退之自謂識字故孔戣志銘亦云孔世卅八世字世字俗俱作世董疏說文世字從卅三十并也音颯三十年爲一世從一世旁作七似七字乃從卅而曳長之不從七也故曰未足語世 何云三十七句閻董仍無確證）梁父七十二家名雖俱在（閻疏漢郊祀志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董疏桓譚新論泰山之上有八百餘處而可識者僅七十有二）尉律四十九類書蓋已亡（閻疏

尉律見說文敘徐鍇曰尉律漢律篇名閻疏藝文志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作訓纂篇凡八十九章四十九疑作八十九未知是否）誤存舟二間之爲航（閻疏顏氏家訓亘從二間舟詩云亘之秬秠是也今之隸書轉舟爲日何法盛中興書乃以舟在二間爲舟航字謬）安識門五日之爲閏（閻疏襄九年晉復伐鄭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注此年無閏月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閏爲門字閏內王爲五字月爲日字晉攻鄭門門各五日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日凡十五日也）學者徧觀異書而求其事之所出亦多識之一也彥遠有古文集類敘云孔安國以隸古易科斗故漢人不識古字開元又廢漢隸易以今文故唐人不識隸古（原注今按書序爲隸古定正義謂就古文體而從隸以定之雖隸而猶古蓋存古則可慕爲隸則可識非謂隸書爲隸古也 閻按今按書序一段似王氏後自較其說者 余晚而得董斯張吹景集載與其僚壻閔元衡合疏彥遠此段曰困學翁所不能詳其出者吾兩人以數年排纘力始語語分疏之寧非曠世一大快余故錄之於逐句下惟見數十年傳者不錄斯張字遐周元衡字康侯並烏程人爲胡䏲明鄰邑前輩䏲明嘗稱其學貪奇炫博云 何焯云閔董果淹雅其引海錄碎事事文類聚而不舉本書微染俗學與胡

傳纂古編並後出書 全云王氏引彥遠之序而未嘗有說故於小註發之非自駁其說也乃駁彥遠耳閻說非 程易田云尉律四十九類二句瑤田按漢書刑法志云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藝文志云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言小學之課載在尉律中者非謂律有九千字也律蓋九章耳今曰尉律四十九類豈於九章中又析其類爲四十九耶議改以揚雄作訓纂篇凡八十九章疑四十九爲八十九之誤以訓纂當尉律其謬甚矣揚雄訓纂篇乃元始中所徵通小學之百餘人令記於庭中之字取其有用者而作之其非尉律甚明藝文志載揚雄訓纂篇云順續蒼頡八十九章是中有蒼頡五十五章以建首乃以訓纂順續之訓纂止三十四章耳班固又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據韋昭註彼時所見一百二章通名蒼頡分上中下三篇每篇三十四章而五十五章之蒼頡則漢閭里書師所合李斯之蒼頡趙高之爰歷胡毋敬之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者也凡此皆小學之書與尉律不相涉也證埤雅爲九爲而爲鳥虎三爲而爲帝按字書藏古諺云書經三寫烏焉成馬按閻校作焉埤雅則仍當作爲河南之邑爲雒漢書地理志注引魏略漢東之國爲隋徐鍇說文繫傳三家見呂覽察傳篇文武爲斌見宋書樂志何祗事見蜀志楊洪傳注○元圻案董彥遠東平人王明清玉照新志載宋齊愈獄牘稱司業董逌在坐則靖康末官司業也又揮麈錄云宣和中蔡居安提舉秘書省夏日會館職于道山食瓜居安令坐上徵瓜事各疏所憶每一條食瓜一片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爲優欲畢校書郎董彥遠連徵數事皆所未聞悉有據依咸歎服之識者謂彥遠必不能安後數日果出外蓋博洽之士然丁特起孤臣泣血錄記其受張邦昌僞命則其人品殊可議）

宋景文公（乞集須俗字統）云蕭何自題蒼龍白虎二闕後世署書由何始說文（册部）扁署也从戶册戶册者署門戶之文也（元圻案玉海小學下羊欣筆陣圖云昔蕭何善篆籀爲前殿成何書蒼龍白虎二闕以題其額）夾漈金石略云祀巫咸大湫文李斯篆愚按方氏跋詛楚文以爲秦惠文王二十六年石湖（閻按石湖范成大號）亦謂嘗惠文王之世後百餘年東巡泰山刻石則小篆非出於李斯（何云殆至李斯而後成遂大行於世　集證董逌廣川書跋書詛楚文後云秦自文世有三石初得大沈湫文於郛又得巫咸文於渭最後得亞駝文於洛其辭盡同惟所用以質於神者則隨其號以異書最奇古間存鐘鼎遺制亦或雜有秦文蓋籀書始變者也）

古器銘云十有三月十有四月（集證宣和博古圖周南宮中鼎銘云惟十有三月庚寅周盤公誠鼎銘惟十有四月旣死霸）十有九月云正月乙子或云丁子（集證呂與叔考古圖商兄癸彝云十九月惟王九祀世昌設敄云惟正月乙子王格于太室商兄癸彝云丁子王錫脩）呂與叔考古圖謂嗣王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乙子卽甲子丁子卽丙子世質人淳取其同類不然殆不可考曾子固謂古字皆重出此文作三者特二字耳（元圻案歐陽公集古錄商雒鼎銘者原甫在長安時得之上雒其銘云惟十有四月旣死霸王在都下雝公誠作尊鼎用追孝于皇且考用气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雝公不知爲何人原甫謂古丁寧字通用而蔡君謨謂十有四月者何原甫亦不能言也　曾子固跋桂陽周府君碑云以余考之古字如亦作奕人作仌之類皆重出如此者甚衆則此文作三者特二字耳永叔原父君謨皆博識而亦有所不知故并見之於此　宋黃長睿東觀餘論周史伯碩父鼎說銘之首曰惟六年八月初吉己子以己配子則於十日剛柔若弗類然三代鼎彝銘則若此者甚多有之商元癸彝文曰丁子周戠敦文曰乙子是也或曰戊與己同類古尚未分則所謂己子乃戊子也或曰易之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以配十日若甲與己合古亦未分則所謂己子乃甲子也丁子乙子義亦如之其說未知孰是　董逌廣川書跋云蓋以剛日柔日相配而制器之日用剛以柔配之用柔則亦以剛爲之配五行之用然也戊己爲土戊爲土生己爲土滅剛日不用而以己配者蓋用其剛必用柔以成之今術家猶然在甲子六年正月朔辛未則八月一日朔當戊子　趙明誠曰余嘗

考之古人君卽位明年稱元年蓋無踰年不改元之事又余所藏牧敦銘有云惟王十年十有三月以此知呂氏之說非是蓋古語有不可曉者闕之可也　四庫全書總目譜錄類考古圖十卷宋呂大臨撰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元祐中官秘書省正字事蹟附載宋史呂大防傳圖成於元祐壬申在宣和博古圖之前而體例謹嚴不似博古圖之附會）

毛伯敦祝下一字劉原父以爲鄭曰文武時毛叔鄭也（案集古錄毛伯敦銘原父爲予考按其事云史記武王克商毛叔鄭奉明水則此銘謂鄭者毛叔鄭也銘稱伯者爵也史稱叔者字也敦乃武王時器也）而呂與叔以爲邾（考古圖邾敦邾周大夫也有功錫命爲其考作祭器也　趙明誠曰今究其點畫殊不類鄭字呂氏釋爲邾皆莫可考）簋銘中上一字歐陽公以爲張曰宣王時張仲也（集古錄原父歸自長安以二器遺余其一曰伯冏之敦其一曰張仲之匜二子名見詩書伯冏周穆王時人張仲宣王時人）而與叔以爲弡（考古圖弡仲作寶匜）周姜敦伯下一字歐陽公以爲冏曰穆王時伯冏也而與叔以爲百（集證考古圖百下一字爲首卽首字也此作百誤）古文難攷幾於郢書燕說（元圻案宋薛尙功鼎彝款識釋文於毛伯敦祝下一字作邾簋銘中上一字作張集古錄并載之　趙明誠曰呂與叔以偏傍推之其字從巨不從長以隸字釋之當爲弡弡字雖見玉篇然古文與隸書多不合未知果是否　宋黃長睿東觀餘論曰弡音其勿反原父誤釋爲張字遂以爲張仲之器　歐陽公從而文之以叡百字蓋失之矣古器中又有弡伯敦豈張仲之兄乎　容齋續筆三燕說出於韓非子曰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又引其事曰郢人有遺燕相國書夜書火不明謂持燭者曰舉燭已而誤書舉燭二字非書本意也燕相受書曰舉燭者尙明也尙明者舉賢而用之遂以白王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

博古圖晉姜鼎銘用蘄綽綰眉壽伯碩父鼎銘用祈匃百祿眉壽綰綽孟姜敦銘綰綽眉壽石湖（范文穆公成大字致能）云似是古人祝延常語愚謂漢書安世房中歌云克綽永福顏氏注綽緩也亦謂延長（集證爾雅釋詁綽綽爰爰緩也）○元圻案東觀餘論周史伯碩父鼎說祈天永命俾弗中絕故曰綰綽後是俾昌而大故曰綽與萬年子孫永寶同意皆善禱之辭　四庫全書總目譜錄類宣和博古圖三十卷按晁公武讀書志稱爲王楚撰而錢曾讀書敏求記稱元至大中重刻博古圖凡臣王黼云云都爲削去殆以人廢書[illegible]矣

（書實王親拔楚字爲傳寫之訛矣）

張燕公謝碑額表云孔篆吳札之墳秦存展季之壠言孔子篆者始見於此（元圻案集古錄謂吳季子墓銘據張仲紳記云舊石堙滅開元中元宗命殷仲容摹搨其書以傳至大歷中蕭定又刋于石按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以其名傳之久故錄之　宋劉昌詩蘆浦筆記六京口有十字碑世傳爲孔子書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而季字作爵子攷篆文皆無之得曾收元豐中編刪世類集乃曰君子之墓後湖居士李仲殊題季子廟詩亦曰溪邊君子墓始悟爲君字非季字也　戰國策顏斶曰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　唐書張說傳說字道濟或字說之其先自范陽徙河南更爲洛陽人官中書令封燕國公說嘗自爲其父碑帝爲書其額曰嗚呼積善之墓此文卽其謝表也）

金石錄（全云趙明誠作）汲縣太公碑云晉太康二年得竹策之書其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參考年數蓋壽一百一十餘歲今按書顧命云齊侯呂伋則成王之末伋已嗣太公爲齊侯矣（何云竹書不可據大率類此○元圻案周公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或呂伋亦先就封亦未可定但太公若至康王時始卒則成王大漸時正顧命元老何以無一言一事是竹書固不可信至太公之年蓋已八十歷武王成王當有百十餘歲史記亦曰太公之卒百有餘年　書錄解題目錄類金石錄三十卷東武趙明誠德甫撰其所藏二千卷蓋倣歐陽集古而數則倍之本朝諸家蓄古器物款式其考訂詳洽如劉原甫呂與叔黃長睿多矣大抵好附會古人名氏惟此書則不然好古之通人也明誠宰相挺之子其妻易安居士李氏爲作後序頗可觀）

潏水李氏云古印有文曰祭尊非姓名乃古之鄉官也說苑載鄉官又有祭正（集證今本說苑無）亦猶祭酒也（元圻案朱子曰關中人李復字履中及識橫渠先生紹聖間爲西邊使者博記能文今信州有潏水集者卽其文也　史記荀卿列傳齊宣王時荀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注禮食必先祭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耳後因以爲官名故吳王濞爲劉氏祭酒是也）

秦詛楚文作於惠文王之時所詛者楚懷王也懷王遠屈平邇靳尚而受商於之欺致武關之執非不幸也然入秦不反國人憐之如悲親戚積怨深怒發於陳項而秦亡也忽焉六國之滅楚最無罪反爾好還天人之理也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吁秦詛楚耶楚詛秦耶（閻按此亦見王氏懷抱何云其有爲言之也全云陳項之假名於楚亦猶吳曰韓劉之託名於宋也○元圻案集古錄秦祀巫咸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者以其言楚王熊相之罪也史記世家楚自成王以後王名有熊疑熊頁大熊商熊槐熊元而無熊相詛文言穆公與成王盟好而後云倍十八世之詛盟則秦自穆公十八世爲惠文王也又按秦本紀與楚世家自楚平王娶婦於秦其後累世不以兵交至宣王熊良夫時秦始侵楚及惠文王時與楚懷王熊槐屢相攻伐則秦所詛者楚懷王也但史記以爲熊槐者失之爾槐相二字相近蓋轉寫之誤　洪氏寬西溪叢語上秦誓文有三本岐陽告巫咸朝那告大沈要冊告亞駝其言述秦穆公與楚成王遂及熊相背十八世詛盟之罪以史記世家攷之秦十八世當惠文王與楚懷王同時縱橫爭霸此詛攷爲懷王也　史記屈原列傳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上官大夫讒之王怒而疏屈平又張儀至楚又因厚幣用事者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復釋去張儀又楚世家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使張儀南見楚王曰王爲儀閉關而絕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楚王大說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張儀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又秦昭王遺楚王書曰願與王會武關于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於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遂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又曰懷王卒於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又陳涉世家陳三老豪傑皆曰將軍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之社稷功宜爲王陳涉乃立爲王號爲張楚項羽本紀梁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又范增曰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

徐楚金說文繫傳有通釋（宋三十卷以許氏原本十五篇每篇析而爲二）部敘（二卷）通論（三卷）祛妄類聚錯綜疑義系述（各一卷共四十卷）等篇呂太史（全云成公祖謙）謂元本斷爛每行滅去數字故尤難讀若得精小學者以許氏說文參繹恐猶可補也今浙東所刊得本於石林葉氏蘇魏公本也（全云蘇魏公頌○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小學類說文繫傳四十卷南唐徐鍇撰鍇字楚金廣陵人官至右內史舍人宋兵下江南卒於圍城之中事跡具南唐書本傳此書本出蘇頌所傳篆文爲監察王聖美翰林祗侯劉允恭所書卷末題子容者卽頌字也乾道癸巳尤袤得於葉夢得家寫以與李燾詳見袤跋）

說文（皀部爵字下）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宋符瑞

志鳳凰其鳴雄曰節節雌曰足足然則爵卽鳳凰歟（集證論衡講瑞篇引禮記瑞命篇云雄曰鳳雌曰皇雄鳴節節雌鳴足足宋志所採蓋禮記佚篇也）

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木簡于罋字皆章草檄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廿日丙寅朱文公答吳斗南書謂東漢討羌檄日辰與通鑑長歷不同蓋指此也今考通鑑目錄漢安帝永初二年六月乙未朔（原注後漢紀五月有丙寅七月有戊辰恐當以長歷爲正　何云後漢紀二十字非閻注○元圻案黃長睿東觀餘論曰近歲關右人發地得古瓮中有東漢時竹簡甚多往往散亂不可攷獨永初二年討羌符文尙完皆章草書其詞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得車騎將軍莫府文書上郡屬中二千石守丞建義十月丁未到府受印綬發夫討畔羌急急如律令）

漢西域傳安息國書革旁行爲書記顏氏注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書皆橫行不直下法苑珠林云

造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夾漈六書略云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集證按法苑珠林梵佉盧居於天竺黃史蒼頡在於中夏梵佉取法於淨天蒼頡因華於鳥跡文畫誠異傳理則同翻譯名義佉盧虱吒此乃大仙人名○元圻案唐書藝文志道家類釋氏元惲法苑珠林集一百卷元惲本名道世　四庫全書總目釋家類法苑珠林一百二十卷唐釋道世撰道世字元惲上都西明寺僧是書成於高宗總章元年朝散大夫蘭臺侍郎隴西李儼爲之序）

韓文公（李陽冰科斗書孝經後記）曰凡爲文辭宜略識字杜子美（漫成詩）曰讀書難字過字豈易識哉李衡識字說曰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孔光張禹許敬宗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字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此可爲學者之戒（元圻案漢書孔光傳衍光經術光明凡爲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壹爲大司徒太傅太師見王莽威權日盛憂懼不知所出而不能辭去位故曰不知進退張禹傳禹經學精習帝車駕至禹第視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則謂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由此不疑王氏故曰不識剛正　唐書姦臣傳許敬宗幼善屬文父善心爲宇文化及所殺敬宗舞蹈求生又陰揣高宗將立武昭儀卽妄言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故曰不識忠孝　柳宗元傳贊曰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宗元等橈節從之一僨而不復宜哉彼若不附匪人自勵材猷不失爲名卿才大夫惜哉故曰不識節義　李衡字彥平號樂菴紹興二年進士歷官秘閣修撰致仕居崑山其初成樂菴詩云老子平生百不足菴成那管食無肉終朝閉戶只讀書四面開窗都見竹可以見其人品矣）

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以爲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此知隸書乃今眞書趙明誠謂誤以八分爲隸自歐陽公始（原注庾肩吾云隸書今之正書張懷瓘云隸書者程邈造字皆眞正亦曰眞書千文云杜藁鍾隸王羲之傳尤善隸書）

（何云隸書似在八分之前行書似在草書之後郭氏五季人未足據也○元圻案趙明誠金石錄跋尾十二東魏大覺寺碑陰題銜書光祿大夫臣韓毅隸書蓋今楷字也庾肩吾曰隸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六體書論亦云隸書者程邈造字皆眞正亦曰眞書自唐以前皆以楷書爲隸至歐陽公集古錄誤以八分爲隸書自是舉世凡漢時石刻皆目爲漢隸因覽此碑毅自題爲隸書攷誌之以祛來者之惑　書斷曰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或云後漢時人隸書秦下邽人程邈所造也又曰八分則小篆之捷隸亦八分之捷則八分似在隸書前而書苑曰蔡文姬言割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於是爲八分書則八分似在隸書後未知孰是書斷又曰章草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行書者後漢潁川劉德昇所作也草書者後漢徵士張伯英之所造也按張芝本以善章草得名則草書在行書之前無疑　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著汗簡三卷佩觿三卷東坡爲作小傳所謂恕先在焉呼之欲出者也　書錄解題藝術類書品七卷梁度支尙書庾肩吾撰六體論一卷唐昇州司馬張懷瓘撰古今法書苑十卷主客郎中陳循周越撰）

康節邵子之父古字天叟（何氏本作瞍）定律呂聲音以正天下音及古今文謂天有陰陽地有剛柔律有闢翕呂有唱和一陰一陽交而日月星辰備焉一剛一

柔交而金木水火備焉一闢一翕而平上去入備焉一唱一和而開發收閉備焉律感呂而聲生焉呂應律而音生焉觀物之書本于此謂闢翕者律天清濁者呂地先閉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也冬則閉而無聲東爲春聲陽爲夏聲此見作韻者亦有所至也銜凡冬聲也（見觀物外篇下○集證按皇極經世二注鍾氏過曰邵子經世聲音圖天之體數四十地之體數四十八天數以日月星辰相因爲一百六十地數以水火土石相因爲一百九十二於天數內去地之體數四十八得一百十二是謂天之用聲於地數內去天之體數四十得一百五十二是謂地之用音凡日月星辰四象爲聲水火土石四象爲音聲有清濁音有闢翕遇奇數則聲爲清音爲闢遇耦數則聲爲濁音爲翕聲皆爲律音皆爲呂以律唱呂以呂和律天之用聲別以平上去入者一百十二皆以開發收閉之音和之地之用音別以開發收閉者一百五十二皆以平上去入之聲唱之）

橫渠張子曰商角徵羽皆有主出於脣齒喉舌獨宮聲全出於口以兼五聲也（此張子全書理窟中語）

夾漈鄭氏曰聲爲經音爲緯平上去入四聲也其體縱故爲經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七音也其體橫故爲緯（元圻案通志藝文略三十六字母圖一卷僧守溫撰切韻之學起於西域舊所傳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音博謂之娑羅門書然猶未也其後又得三十六字母而音韻之道始備中華之韻只彌四聲然有聲有音聲爲經音爲緯云云）

七音三十六字母出於西域（詳見上條）豈所謂學在四夷者歟司馬公以三十六字母總爲三百八十四聲爲二十圖夾漈（六書略五）謂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華則一音該一字梵則一字或貫數音（原注鳩摩羅什曰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弦爲善凡覲國王必有贊德佛經中偈頌皆其式也○元圻案晁氏讀書志曰切韻者上字爲切下字爲韻其學本出西域今其法類本韻字各歸於母幫滂並明非敷奉微脣音也端透定泥知徹澄孃齒音也曉匣影喻牙音也來日半商半舌也凡三十六分爲五音天下之聲總於是矣切韻本母韻韻本等者謂之音和本等聲盡泯入別等者謂之類隔變也中國自齊梁以前此學未傳至沈約以後始以之爲文章近時始有專門者矣　四庫全書總目切韻指掌圖二卷附檢例一卷宋司馬光撰其檢例一卷則邵光祖所補光書以三十六字母科別清濁爲二十圖首獨韻次開合韻每類之中又以四等多寡爲次故高爲獨韻干官爲開合韻之首　鄭夾漈論華梵曰華書制字極密點畫極多梵書比之實相遼邈故梵有無窮之音而華有無窮之字梵則音有妙義而字無文彩華則字有變通而音無鎖鍊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故曰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我昔三菩提盡從聞中入有目根功德少耳根功德多之說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故天下以識字人爲賢智不識字人爲庸愚　鳩摩羅什天竺人見晉書藝術傳原注所引天竺國甚重文制云云皆本傳文也）

諧聲六書之一也聲韻之學尚矣夾漈（六書略三）謂五書有窮諧聲無窮五書尚義諧聲尚聲釋文序錄云古人音書止爲譬況之說（案如鄭康成注經謂某讀如某某之某）孫炎始爲反語（閻按音書止爲譬況三句出顏氏家訓○何云韋昭國語注中間有反音亦叔然同時人也）攷古編謂周顒始有翻切非也（元圻案南齊書周顒傳汝南安城人入齊官中書郎兼著作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物最勝答曰春

初早韭秋末晚菘又文學陸厥傳永明末盛爲文章沈約謝朓王融以氣類相推周彥倫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不言其始爲翻切也　書錄解題雜家類考古編十卷績溪程大昌泰之撰上自詩書下及史傳世俗雜事有可考者著筆之　四庫書著錄無續編○集證引顧氏炎武音學五書音論曰按反切之語自漢以上即已有之宋沈括謂古語已有二聲合爲一字者如不可爲叵何不爲盍如是爲爾而已爲耳之乎爲諸鄭樵謂慢聲爲二急聲爲一慢聲爲者焉急聲爲旃慢聲爲者與急聲爲諸慢聲爲而已急聲爲耳慢聲爲之矣急聲爲只是也愚嘗考之經傳蓋不止此如蒺藜爲茨瓠盧爲壺鞠窮爲芎丁寧爲鉦俾倪爲陴奈何爲那和同爲降句瀆爲穀邾婁爲鄒明旌爲銘終葵爲椎大祭爲禘不律爲筆蕵蕪爲須子居爲朱窗籠爲聰蝸蝓爲奄卒便爲倩令丁爲鈴鶺鴒爲鵙螔蠡爲座蔽膝爲韠側理爲紙扶淇爲濰狻猊爲獅以此推之反語不始於漢矣○案余兄靜軒曰勃鞮爲披勃澥爲海皐居爲擊螮蝀爲虹又鄭氏詩箋韎茅蒐染也茅蒐韎聲也韋氏國語注急疾呼茅蒐成韎也尤二聲合爲一字之證）

隋陸法言爲切韻五卷（案隋志不著錄唐藝文志小學類陸慈切韻五卷慈蓋法言之名）後有郭知元等九人增加唐孫愐有唐韻（唐志五卷）今之廣韻則本朝景德祥符（宋真宗七年甲辰改元景德十一年戊申改元大中祥符）重脩今人以

三書爲一或謂廣韻爲唐韻非也（集證引顧氏音論曰切韻隋陸法言撰本劉臻顏之推魏淵盧思道李若蕭該辛德源薛道衡八人同撰集唐長孫訥言箋註郭知元拾遺緒正更以朱箋三百字是十人今云九人者長孫訥言但箋注而未增加也〇元圻案書錄解題小學類廣韻五卷隋陸法言撰唐初有劉臻等八人同詳法言其爲撰集長孫訥言爲之箋注唐朝轉有增加至開元中陳州司法孫愐著成唐韻本朝陳彭年等重修今　四庫全書校本按陸法言本名切韻孫愐修之爲唐韻陳彭年等修之爲廣韻雖相因而作實各自成書）鶴山魏氏云唐韻於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後繼以三十先三十一僊（閻按曾親見吳彩鸞所書唐韻次第校鶴山亦不合）今平聲分上下以一先二僊爲下平之首不知先字蓋自眞字而來愚考徐景安樂書凡宮爲上平商爲下平角爲入徵爲上羽爲去則唐時平聲已分上下矣（案魏鶴山作吳彩鸞唐韻後序曰是書號唐韻與今世所謂韻略皆後人不知而作者也然其部敘於一東下注云德紅反濁滿口聲自此至三十四乏皆然於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後繼之以三十先三十一仙上聲去聲亦然閱其聲音之道區分之方隱然見於述作之表也今之爲韻者既不載聲調之清濁而平聲輒分上下自以一先二仙爲下平之首不知先字蓋從眞字而來學者由之不知而隨聲雷同古人造端立意之本失矣）

米元章云五聲之音出於五行自然之理沈隱侯（隱沈約之謚）只知四聲求其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爲二然後魏江式曰晉呂靜放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龣徵羽各爲一篇（見魏書本傳）則韻分爲五始於呂靜非自沈約始也約答陸厥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見南齊書文學陸厥傳）沈存中云梵學入中國其術漸密（何云米元章云以下當自爲一條〇元圻案隋書經籍志上聲類十卷魏左校令李登撰韻集六卷晉安復令呂靜撰　長許說東齋記事曰古者字未有反切故訓釋者但曰讀如某字而已至魏孫叔然始作反切其實出於西域梵學也宋周彥倫作四聲切韻行於時梁沈約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歲而不悟而獨得胸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繼是若夏侯該四聲韻略之類紛然各自名家矣至唐孫愐始集爲

唐韻諸書遂廢本朝眞宗時陳彭年與晁迥戚綸條貢舉事取字林韻集韻略字統及三蒼爾雅爲禮部韻凡科場儀範悉著爲格又景祐四年詔國子監以翰林學士丁度修禮部韻略頒行初賈昌朝言舊韻略多無訓解又疑混聲與重疊字不別義理致舉人詩賦或誤用之遂詔度等以唐諸家韻本刊定其韻窄者凡三十處許令附近通用疑混聲及重出字皆於字下注解之此蓋今所行禮部韻也　唐書藝文志樂類徐景安歷代樂儀三十卷今四庫書不著錄）

潛虛以蒐爲天古文也見廣韻而集韻不載（原注古文韻蒐字碧落文〇元圻案　四庫全書總目小學類集韻十卷舊本題宋丁度等奉敕撰考司馬光切韻指掌圖序稱仁宗皇帝詔翰林學士丁公度李公淑增崇韻學自許叔重而降凡數十家總爲集韻而以賈公昌朝王公洙爲之屬治平四年余得旨繼纂其職書成上之嘗因討究之暇科別清濁爲二十圖云云則此書成於司馬光之手非盡出丁度等也　書錄解題小學類前漢古字韻編五卷侍郎宜城陳天麟季陵撰取漢書所用古字以今韻編入之又景祐集韻十卷直史館宋祁鄭戩等修定學士丁度李淑典領字訓皆本說文說文所無則引他書爲解又儒家類潛虛一卷司馬光撰言萬物皆祖於虛元以準易虛以準元　潛虛曰一六置後二七置前三八置左四九置右通以五十五行叶序卯而斃之宿躔從度卯則爲蒐類則爲墨卯得五宮類得十數睪音蒐古文天字）

廣韻言姓氏甚詳然充字有充虞（原注見孟子）歸字有齊歸（原注見左傳）其遺闕多矣賁育謂孟賁夏育也廣韻以賁爲姓古有勇士賁育謬矣（閻按賁氏爲姓者音肥　全云漢有賁赫〇元圻案又有汝南賁生師古曰賁音肥見前書儒林傳　寰宇記充國故城在閬中西南九十四里蓋以國爲姓）

顏魯公在湖州集文士摭古今文字爲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以包荒萬彙其廣如海自末尋源照之如鏡崇文總目僅存十六卷今不傳（閻按宋藝文志顏眞卿韻海鏡源亦僅十六卷鏡爲鑑避翼祖嫌名〇元圻案唐書顏眞卿傳元載以爲誹謗由檢校刑部尚書貶峽州別駕改吉州司馬遷撫湖二州刺史又文藝蕭穎士傳子存能文辭顏眞卿在湖州與存及陸鴻漸等討摭古今韻字所原作書數百篇）

韓非五蠹曰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說文（八部）云自營爲厶（厶部）背厶爲公（元圻案錢氏大昕曰古音背如

瑕

宋元憲寶藏佩觿（全云郭忠恕作）三篇蘇文忠每出必取聲韻音訓文字置篋中晁以道晚年日課識十五字（元圻案歐陽公歸田錄二宋丞相庠晚年尤精字學嘗手校郭忠恕佩觿三篇寶玩之　邵博聞見後錄二十七李方叔云東坡每出必取聲韻音訓文字被置行篋中　羅大經鶴林玉露十一西漢諸儒揚子雲獨稱識字韓文公云凡爲文者宜略識字則識字豈易乎哉晁景迂晚年日課識十五字楊誠齋云無事好看韻書　李燾平介甫平甫歸飲詩註云晁景迂晚年嘗語人云日課識十五字景迂博學多識未見其比晚年衰病尚勤如此可以爲法也　書錄解題小學類佩觿三卷國子周易博士洛陽郭忠恕恕先撰觿者所以解結也）

夾漈（通志六書略五）謂說文定五百四十類爲字之母然母能生而子不能生誤以子爲母者二百十類（元圻案下文云且如說文有句類生拘生鉤有鹵類生㮚生𣡌有半類生胖生叛有菐類生僕生䗼拘當入手類鉤當入金類則句爲虛設㮚當入木類𣡌當入米類則鹵爲虛設胖當入肉類叛當入反類則半爲虛設僕當入人類䗼當入臣類則菐爲虛設蓋句也鹵也半也菐也皆子也子不能生是爲虛設此臣所以去其二百十而取其三百三十也）

吳孫休自制名字以命其子武壆劉龑因之（因之閩本作及因）皆字書所無（原注梁四公記亦然○元圻案三國志吳孫休傳注吳錄載休詔曰孤今爲四男作名字太子名𩅦𩅦音如湖水灣澳之灣字䨂䨂音如迄今之迄次子名𩃎𩃎音如兕觥之觥字𩃏𩃏音如玄礥首之礥次子名壾壾音如草莽之莽字昷昷音如舉物之舉次子名𡨥𡨥音如褒衣下寬大之褒字𠅨𠅨音如有所擁持之擁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故抄舊文會合作之　五代史南漢世家劉龑初名巖又更曰陟九年白龍見南宮三清殿改元白龍又更名龑以應龍見之祥有胡僧言讖書滅劉氏者龑也龑乃採周易飛龍在天之義爲龑字音儼以名焉　唐書藝文志雜傳記類盧詵四公記一卷一作梁載言　太平廣記梁四公記云天監中有蜀闖䦛杰𪏆𩡭仉督四公謁武帝帝見之甚悅　通鑑唐紀則天皇后天授元年鳳閣侍郎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獻胡三省註照爲曌天爲𠀑地爲埊日爲◎月爲囝星爲〇君爲𠺞臣爲𢘑人爲𤯔載爲𡕀年爲𠡦正爲𠙺　裴松之孫休傳注曰造無況之字制不典之音違明詰於前修垂嗤駭於後代不亦異乎　通志六書略五武后造字圀代國）

隋志以蒼頡訓纂滂喜爲三蒼說文繫傳以蒼頡爰歷博學爲三蒼并訓纂爲四篇（閻按三蒼之名以隋經籍志爲定蓋趙高所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并於李斯蒼頡篇已久而不復可別識矣訓纂揚雄作滂喜賈魴作　集證玉海四十四元魏江式曰李斯發大篆爲小篆造蒼頡九章趙高造爰歷六章胡毋敬造博學七章後人分五十五章爲上卷至哀帝元壽中揚子雲作訓纂爲中卷和帝永元中賈叔郎援記滂喜爲下卷故稱爲三蒼○元圻案隋書經籍志六藝經緯類三蒼三卷郭璞注秦相李斯作蒼頡篇漢揚雄作訓纂篇後漢郎中賈魴作滂喜篇故曰三蒼　玉海所引江式語魏書北史本傳不載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引梁庾元威論書云云正與此文同　張懷瓘書斷昔李斯作蒼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漢興閭里書私合之總謂蒼頡篇斷六十字爲一章凡五十五章至平帝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未央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作訓纂篇二十四章以纂續蒼頡也班固乃復續十三章和帝永初中賈魴又撰異字取固所續而廣之爲三十四章用訓纂之末字以爲篇目故曰滂喜篇言滂沱大盛凡百二十三章文字備矣）

急就篇（第十五章）沐浴揃搣寡合同莊子外物篇皆𡟰可以休老亦作揃搣（元圻案顏師古急就篇註揃搣謂鬋拔眉髮也蓋去其不齊整者寡合同者言其妍醜少對偶也　厚齋急就篇補註曰莊子外物篇皆𡟰可以休老皆子斯反音谷亦作揃三蒼云揃猶翦也搣亦作𡟰說文字林云批也　厚齋補註本陸德明莊子釋文）

不字本方久反凡書之不字皆點入聲其字本音箕（原注夜如何其）凡書之其字皆點平聲（原注攻媿集○元圻案樓大防攻媿集歐陽蘇三家家詩押韻序云叔祖字元應於六經句讀點法悉有定規如不字本方久切凡書之不字皆點入聲其字皆點平聲惟夜如何其則不點蓋本是以箕字而借爲語也）

李瀚蒙求以平聲與上去入相間（原注近世續蒙求者不知此攻媿云　全云此註是正文）

○元圻案　四庫全書總目類書類蒙求集注二卷晉李瀚撰瀚始末未詳考李匡乂資暇集稱宗人瀚作蒙求則亦李勉之族又五代史桑維翰傳稱初李瀚爲翰林學士好飲而多酒過晉高祖以爲浮薄當即其人也其注不書撰人名氏宋陳振孫書錄解題曰補註蒙求徐子光撰　晁氏讀書志曰李瀚纂經傳善惡事實類者兩兩相比爲韻語取蒙卦童蒙求我之意以名其書蓋以教學童云　書錄解題類書類本朝蒙求三卷范鎮撰十七史蒙求一卷題王先生不著名氏或云王令也案此二書蓋即攻媿所云近世之續蒙求者○集證按蒙求共七十五章章八句末一章四句前四十二章以平上平去平入相間後三十三章以平上去入相間

## 經說

六經始見於莊子天運篇（原注孔子曰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以禮樂詩書易春秋爲六藝始見於太史公滑稽列傳（原注孔子曰六

（藝於治一也。案下云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或云七經（原注後漢趙典學孔子七經蜀秦宓謂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　全云七經者蓋六經之外加論語東漢以後則加孝經而去樂）或以六經六緯爲十二經（原注莊子天道篇）或以五經五緯爲十經（原注南史周續之）或云九經（原注釋文序錄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唐谷那律傳九經庫始有九經之名）樂經既亡而有五經自漢武立博士始也（全云景帝已以胡毋子都爲春秋公羊博士而董子亦爲博士則景帝已置二博士矣。立五經博士在武帝建元五年）邵子（皇極經世）定以易書詩春秋爲四經猶春夏秋冬皇帝王伯（閻按吳文正謂經焚於秦而易獨存經出於漢而樂獨亡。元圻案莊子天道篇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試往因焉往見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陸氏釋文十二經者六經加六緯一說云易上下經並十翼爲十二又一云春秋十二公經也南史周續之傳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數年通五經五緯號十經名冠同門稱爲顏子　後漢書趙典傳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也博學經書弟子自遠方至注謝承書曰典學孔子七經河圖洛書靡不貫綜　三國志蜀秦宓傳宓與王商書曰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　唐書儒學傳谷那律魏州昌樂

人淹識羣書褚遂良嘗稱爲九經庫　邵子觀物內篇曰觀春則知易之所存乎觀夏則知書之所存乎觀秋則知詩之所存乎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注易者三皇之事業也三皇之時如春書者五帝之事業也五帝之時如夏詩者三王之事業也三王之時如秋春秋者五伯之事業也五伯之時如冬）

漢藝文志云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故無訓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白虎通（五經篇）云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二說不同然五經兼五常之道不可分也（元圻案白虎通五經篇經所以有五何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人情有五性懷五常不能自成是以聖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

後漢翟酺曰文帝始置一經博士（閻按今本作五此云一於事則合於文則改　何云非改也今所見者誤本耳。案翟酺傳初酺之爲大匠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章懷注武帝建元五年始置五經博士文帝之時未遑庠序之事酺之此言未知何據豈當時本已誤一爲五耶）攷之漢史文帝時申公（閻按此出楚元王傳）韓嬰皆以詩爲博士（原注所謂魯詩韓詩）五經列於學官者唯詩而已景帝以轅固生（閻本脫生字）爲博士（原注所謂齊詩）而餘經未立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經博士（見武帝紀）儒林傳贊曰武帝立五經博士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立五經而獨舉其四蓋詩已立於文帝時今并詩爲五也（閻按孟子題辭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朱子謂此事在漢書無考余謂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孝文皇帝尚書初出屋壁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非歧說之所本乎第史文不備耳　全云據儒林傳則張生歐陽生並受業於伏生而張生爲博士歐陽生未得爲博士也歐陽生之曾孫高始爲博士夏侯氏則出張生者。元圻案漢書藝文志易楊氏二篇名何字叔元菑川人書歐陽章句三十一卷歐陽說義二篇不著其名案儒林傳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倪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高孫地餘長賓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又志曰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說孝宣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　儒林傳后蒼字近君東海郯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又曰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又志曰春秋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師古曰名高　儒林傳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

石經有七漢熹平則蔡邕魏正始則邯鄲淳（全云正始石經不出邯鄲淳之筆詳見衞恒筆勢攷又云晉史則云稽康所書）晉裴頠唐開成中唐元度後蜀孫逢吉等本朝嘉祐中楊南仲等中興高廟御書（原注後蜀石經於高祖太宗諱皆缺畫唐之澤深矣　集證玉海四十三紹興十三年二月內出御書左氏春秋及史記列傳宣示館職六月內出御書周易既而尚書委知臨安府張澄刻石頒諸州學十四年正月出御書尚書十月出毛詩十六年五月又出御書春秋左傳又書論語孟子皆刊石立于大學首善閣及大成殿後三禮堂之廊廡。元圻案後漢書蔡邕傳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註引洛陽記碑有尚書周易公羊傳禮記論語寶五經　晉書衞恒傳恒善草隸書爲四體書勢曰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　魏書江式傳式上表言魏初邯鄲淳特善

（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　晉書裴頠傳頠字逸民博學稽古時天下暫寧頠奏修國學刻石寫經　國朝萬斯同季埜石經考云觀漢世石經肇始於熹平四年乙卯告成於光和六年癸亥實歷九年之久則當裴公時晉主尸位海內大亂其事之未成可知矣愚案裴頠傳奏刻石寫經在楊駿既誅之後駿之誅在永平元年辛亥頠之被害在永康元年己未相距九年內憂外患迄無寧歲爲而未成爲得其實　舊唐書文宗本紀開成二年冬十月宰臣判國子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覃奏置五經博士依後漢蔡邕刊碑立于太學刱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元度覆校字體　宋范成大石經始末記後趙清獻公成都記僞蜀相毋昭裔捐俸金取九經琢石于學宮而或又云毋昭裔依太和舊本令張德劍書　國朝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穀梁二傳然後十二經始全至宣和間席文獻又刻孟子書參焉孝經論語爾雅廣政廣政蜀後主僞號甲辰歲張德劍書周易辛亥歲楊鈞孫逢吉書尚書周德正書周禮孫朋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而詳觀其字畫亦必爲蜀人所書　萬氏斯同石經考載宋史趙克繼傳克繼秦王廷美曾孫善楷書尤工篆隸　仁宗時詔與朝臣分隸石經謝倪傳倪字不疑丹陽人舉進士爲上元主簿會國子監立石經以倪善篆召爲直講宣和書譜章友直傳友直字伯益閩人工玉箸篆法嘉祐中與楊南仲篆石刻于國子監時人稱之宋史藝文志楊南仲石經七十五卷按宋代石經不大彰於世或疑其未必成書何當時稱述者寥寥耶　歐陽集古錄韓城鼎銘載楊南仲曰馮依有得鼎韓城者摹其款識于石樂安公以南仲職典書學命釋其字嘉祐壬寅冬十月太常博士知國子監書學章楊南仲識　晁氏讀書志云後蜀石經凡孟氏未叛唐時所刻於唐諱闕畫僭位以後則不闕）

唐儒學傳序文宗定五經鑱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

按文粹（七十二）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初大歷（代宗四年改元）中名儒張參爲司業始詳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廂之壁序以參爲文宗時誤矣參所定乃書於壁非鑱石也（閻按今關中唐時石刻張參五經文字具在南渡後榷場中無榻本故厚齋未之見耳　全云深寧特謂張參作書時乃刊壁非鑱石耳蓋以正儒學傳序之謬非不見陝本也又云宋時石經貴蜀本而賤陝本故學宮及儲藏家皆蜀本不特南渡後榷場無陝本也又云陝本石經有論語無孟子陝本在金時嘗補之但整完其殘闕非竟失數經而補之也陝本原無孟子近日曲沃賈撫軍始補之又云蜀本今難得予僅見毛詩殘闕一本　繼序按賈撫軍名漢復康熙七年事）

舊史（文宗）紀云開成二年十月癸卯宰臣判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案舊唐書鄭覃傳覃故相珣瑜之子長於經學稽古守正累遷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開成初奏起居郎周墀水部員外郎崔球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郎孔溫業等校定九經文字旋令上石）會要載是年八月覆定石經字體官唐元度狀今所詳覆多因司業張參五經字爲準藝文志（唐書）參有五經文字三卷元度有九經字樣一卷文宗時是正訛文乃元度非參也（元圻案書錄解題總集類唐文粹一百卷兩浙轉運使合肥姚鉉寶臣撰鉉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第三人又正史類唐書二百卷五代晉宰相涿郡劉昫等撰又典故類唐會要一百卷司空平章事晉陽王溥齊物撰又經解類五經文字三卷唐國子司業張參撰大歷中刻石長安太學　唐元度九經字樣序表曰大歷中司業張參掇衆字之繆著爲定體號曰五經文字臣今參詳頗有條貫傳寫歲久或失舊規今刪補冗漏一以正之又於五經文字本部之中採其疑誤舊未載者撰成新加九經字樣一卷凡十六部四百二十一文）

皇覽冢墓記曰漢明帝時公卿大夫諸儒八十餘人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元上言秦昭王與呂不韋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冢皆以黃腸題湊處地高燥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冢視未燒詩書（見太平御覽五百六十）愚謂儒以詩禮發冢莊子譏假經以文姦者爾乃欲發冢以求詩書漢儒之陋至此（閻按嘗持論此塚未行秦漢後遂不獲見六經全文爲終古之恨頗爲世人所怪　昭襄王葬芷陽括地志云在雍州藍田縣西六里不韋冢皇覽云在河南洛陽北邙道西大冢是魏地形志云在陽翟縣恐非○元圻案史記索隱曰皇覽書名也記先代冢墓之處宜皇王之省覽故曰皇覽是魏人王象繆襲等所撰漢書霍光傳注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　劉更生諫成帝起昌陵疏曰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邱壟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然則昭王冢在西漢時已遭發掘矣何因明帝時尚有此論皇覽之言似非實錄閻氏所引皇覽語見史記裴駰集解莊子外物篇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若何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郭象註曰詩禮者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夫儒者乃有用之爲姦則迹不足恃也）

歐陽文忠公筆說云安昌侯張禹曰書必博見然後識其眞僞當攷所出（元圻案歐陽公筆說曰學書當自成一家其模倣他人謂之奴書安昌侯張禹曰書必博

（見然後識其眞僞余實見書之未傳者　此條似不當入經說）

艾軒云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腳此卽象山六經注我之意蓋欲學者於踐履實地用功不但尋行數墨也（元圻案林艾軒與楊龜山之孫次山書曰古人之所言皆求之日用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腳須見得日用處注腳自可曉　陸象山語錄曰學苟知本六經皆我注腳或問先生何不著書曰六經注我我注六經）

虞溥厲學（閻按晉虞溥傳學徒既至溥乃作誥以獎訓之厲學當名曰學誥）曰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學者不好也及至朞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知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任子曰學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不勤學無以爲智不勤教無以爲仁（任子語見

太平御覽六百十三）愚謂此皆天下名言學者宜書以自儆（方樸山云此學而時習之一章義疏○元圻案晉書虞溥傳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也除鄱陽內史大脩庠序廣招學徒乃作誥以獎訓之云云　又曰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諸生若絶人間之務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耶　隋書經籍志道家任子道論十卷魏河東太守任嘏撰　金樓子戒子曰任嘏有獻忠言輒手懷草自在禁省歸書不封何其美乎）

文中子（王道篇）言聖人述史三焉書詩春秋三者同出於一陸魯望（復友生論文書）謂六籍之中有經有史禮（文粹載此書無禮字）詩易爲經書春秋實史耳（原注禹臯陶之謨五子之歌皆載於書則詩與書一也文中子之言當矣○元圻案唐書隱逸傳陸龜蒙字魯望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居松江甫里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後以高士召不至　唐文粹載其復友生論文書曰記言記事參錯前後曰經曰史未可定其體也案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別之則詩易爲經書與春秋實史耳）

王微之云觀書每得一義如得一眞珠船見陸農師詩注（元圻案陸農師佃和孫勉教授詩仲舒王杯足瑕類中散珠船不光彩自註云中散謂王微之）

古未有板本好學者患無書桓譚新論謂梁子初楊子林所寫萬卷至於白首（此條所引見太平御覽六百十九）南齊沈驎士年過八十手寫細書滿數十篋梁袁峻自寫書課日五十紙抱朴子所寫反覆有字金樓子謂細書經史莊老離騷等六百三十四卷在巾箱中後魏裴漢借異書躬自錄本（閻按後魏書無裴漢當作後周）其勤與編蒲緝柳一也國史藝文志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閻按考之冊府元龜吳蜀皆有之蜀中始有板本文選亦見王明清揮麈錄）後唐詔儒臣田敏校九經鏤本于國子監國初廣諸義疏音釋令孔維邢昺讎定頒布（元圻案後漢書桓譚傳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初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　南齊書高逸傳沈驎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好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驎士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以火故抄

寫火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爲養身靜默之所致也　梁書文學傳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　晉葛洪抱朴子自敘曰抱朴子者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遭兵火先人典籍蕩盡乃負笈徒步行借就營田園處以柴火寫書常乏紙每所寫反覆有字　金樓子聚書篇得細書周易尙書周官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各一部又使孔昂寫得前漢後漢史記三國志晉陽秋莊子老子肘後方離騷等合六百三十四卷悉在一巾箱中書極精細　周書裴寬傳寬弟漢字仲霄聰敏好學借人異書必躬自錄本至於疹疾彌年亦未嘗釋卷　宋史田敏傳敏鄒平人後唐天成中奉詔與馬縞等同校九經　南史衡陽王傳鈞字宣禮高帝第十一子嘗手寫五經置巾箱中賀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索何須蠅頭細書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檢閱旣便且更手寫永不忘諸王效之巾箱五經自此始　唐書柳仲郢傳嘗手鈔六經司馬遷班固范曄史皆一鈔魏晉及南北朝史再鈔又類所鈔書凡三十篇號柳氏自備　朱子曰今人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耳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彼時書猶難得）

春秋正義云傅咸爲七經詩王羲之寫（案昭二十六年左傳咸黜不端正義曰詩本咸或作減王肅云咸皆也傅咸爲七經詩其左傳詩有此句王羲之寫亦作咸杜本當然）今按藝文類聚初學記載傅咸周易毛詩周官左傳孝經論語詩皆

四言而闕其一（集說初學記文學部載傅咸周易詩曰卑以自牧謙尊而光進德修業既有典常暉光日新照于四方小人勿用君子道長毛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顯允君子大猷是經聿修厥德令終有俶勉爾遁思我言維服盜言孔甘其何能淑讒人罔極有靦面目周官詩曰惟王建國設官分職進賢興功取諸易直除其不蠲無敢反側以德詔爵在紀其極辨其可任以告于正掌其成禁治其政令各修乃職以聽王命左傳曰事君之禮敢不盡情敬恭德義樹之風聲昭德塞違不損其名死而利國以爲己榮孜孜心不後忠而能力不爲利諂古之遺直威黜不端勿使能植孝經曰立身行道始於事親上下無怨不致惡人孝無終始不離其身三者備矣以臨其民以孝事君不離令名進思盡忠不義則爭臣救其惡災害不生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論語曰守死善道磨而不磷直哉史魚可謂大臣見危授命能致其身克己復禮學優則仕富貴在天爲仁由己以道事君死而後已○元圻案明楊升菴曰此乃集句之始晉書傅咸傳咸字長虞北地泥陽人也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好屬文論潁川庾純常歎曰長虞之文近乎詩人之作矣官司隸校尉諡曰貞）

鄭康成註二禮（閻按二禮亦謂周禮禮記）引易說書說樂說春秋說禮家說孝經說皆緯候也河洛七緯合爲八十一篇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七經緯三十六篇（集說隋經籍志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授本文又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七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合爲八十一篇　後漢張衡傳河洛六藝篇錄已定注引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六藝四九謂八十一篇也）易緯（何云凡六）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書緯（何云凡五）璇璣鈐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詩緯（何云凡三）推度災汜歷樞含神務禮緯（何云凡三）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樂緯（何云凡三）動聲儀稽耀嘉汁圖徵孝經緯（何云凡二）援神契鉤命決春秋緯（何云凡十三）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攷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以上七經緯見後漢書方術樊英傳注）又有尚書中候論語讖在七緯之外（集證太平御覽總目內又有書緯帝驗期禮緯稽命曜春秋緯命歷序孝經緯左方契威嬉拒等皆七緯所無）按李尋有五經六緯之言蓋起於

哀平（張衡謂圖讖成於哀平之際）至光武篤信之諸儒習爲內學隋焚其書今唯易緯存焉正義多引讖緯歐陽公欲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其言不果行（何云魏書孝文帝太和元年春正月戊寅詔圖讖秘緯及名爲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至隋而江左之緯書皆盡○全云先乎魏孝文者有秦苻堅○元圻案漢書李尋傳尋字子長平陵人治尚書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曲陽侯王根厚遇尋尋說根曰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云云注孟康曰六緯五經與樂緯也　後漢書張衡傳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桓譚傳譚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　隋書經籍志宋大明中始禁圖讖及高祖受禪禁之愈切煬帝即位乃發使收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自是無復其學　四庫全書於永樂大典中錄出易緯七種附於易類之後案曰儒者多稱讖緯其實讖是讖緯是緯非一類也讖者詭爲隱語預決吉凶史記秦本紀稱盧生奏錄圖書之語是其始也緯者經之支流衍及旁義史記自序引易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漢書蓋寬饒傳引易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注者均以爲易緯之文是也蓋秦漢以來去聖日遠儒者推闡論說各自成書與經原不相比附如伏生尚書大傳董仲舒春秋陰陽核其文體即是緯書特以顯有主名故不能託諸孔子其他私相撰述漸雜以術數之言既不知作者爲誰因附會以神其說迨彌傳彌失又益以妖妄之辭遂與讖合類讖之內學河洛之書謂之讖籍胡應麟亦謂讖緯二書雖相表裏而實不同則緯與讖別前人固已分析之後人連類而譏非其實也　歐陽公請刪正義中讖緯劄子曰唐太宗始詔名儒撰定九經之疏號爲正義然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怪奇詭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云云　呂氏雜記下云時執政者不甚主張之事竟不行）

朱文公（語類）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書易爲下愚考之隋志王弼易孔安國書至齊梁始列國學故諸儒之說不若詩禮之詳實（閻按朱子又謂儀禮疏不甚分明余謂左氏疏肆詳亦略○元圻案隋書經籍志易梁陳鄭元王弼二注列於國學齊代唯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鄭學浸微書孔安國之傳齊建武中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

司馬文正（論風俗劄子）曰新進後生口傳耳剽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

官爲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爲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方樸山云皇甫持正云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書字未識偏旁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伏鄭司馬公語意本此）朱文公曰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惠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讀繫辭此皆躐等之病（何云溫公以記誦言朱子以爲學言　全云何氏蓋溺於元人道學儒林之說溫公豈徒記誦者○元圻案游定夫與友人帖曰不能博學詳說而遽欲反約不能文章而遽欲聞性與天道猶之欲立數仞之牆而浮埃聚沫以爲基絲分縷分而欲溫吸風飲露而欲飽無是理矣）宋符瑞志云孔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于天曰孝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矣（原注見援神契）是以聖人爲巫史也緯書謬妄而沈約取之無識甚

矣（何云癸闕人乃有此言　集證太平御覽五百四十二引孝經援神契云孔子制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簪縹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云云○元圻案梁書沈約傳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博通羣籍著宋書百卷）家語齊太史子餘歎美孔子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董仲舒對策云見素王之文賈逵春秋序云立素王之法鄭元六藝論云自號素王盧欽公羊序云制素王之道（以上諸說俱見春秋序正義）皆因家語之言而失其義（案正義曰彼子餘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爲此言耳非是孔子自號爲素王先儒蓋因此而謬）所謂郢書燕說也莊子（天地篇）云元聖素王之道辭符中論孔子爲元聖後避聖祖名改至聖（方樸山云康成未見家語）自漢儒至於慶歷間（宋仁宗十九年辛巳改元慶歷）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經小傳出（何云劉原父作）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集證晁氏讀書志七經小傳三卷劉敞原甫撰七經者毛詩尚書公羊周禮儀禮禮記論語也○元圻案史官謂慶歷前學者尚文辭多守章句註疏之學至敞始異諸儒之說後王安石修經義蓋本於敞公武觀原甫說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之類經義多勦取之史官之言不誣）古之講經者執卷而口說未嘗有講義也元豐間（宋仁宗十一年戊午改元元豐）陸農師在經筵始進講義自時厥後上而經筵下而學校皆爲支離曼衍之詞說者徒以資口耳聽者不復相問難道愈散而習愈薄矣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歷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按謂歐陽公永叔）毁周禮（按謂歐陽永叔蘇軾蘇轍）疑孟子（按謂李覯司馬光方樸山云甚有鄭友之之藝圃折衷　全云又有晁說之○案實始於王充之刺孟）譏書之胤征

顧命（按謂蘇軾）黜詩之序（按謂晁說之　全云又有鄭樵）不難於議經況傳注乎斯言可以箴談經者之膏肓（閩按陸佃傳崇政殿說書進講周官神宗稱善始命先一夕進藁孫游謂商集按實錄元祐五年二月邇英殿閣講畢無逸篇詔詳錄所講以進今後凡講義次日別進是哲宗又嘗命之講義果始農師矣方樸山云農師自是學者雖爲王氏學而遠勝程門）西山先生大學衍義後序謂有進姦言於經幄者嘗以問西山之子仁甫答云講易乾之文言知進退存亡爲姦言以罔上（全云時袁正肅公蒙齋言其鄉家老嘗歸政于是小人有講進退存亡之說而巧詆之者○元圻案真西山集有得聖語申省狀曰某奏昨來諸臣皆是欺罔陛下是時講筵官亦爲欺罔之言臣記得一日講官講易嘗以爲姦言云云臣是時不能平欲關之又恐紛爭於陛下之前有傷事體）泰有誓而書亡魯有頌而詩亡魯郊禘泰僭時（案史記六國表序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而禮亡大夫肆夏三家雍徹而樂

亡（何云秦誓魯頌孔子存之于經安得謂詩書由此而亡哉魯頌猶可曰孔子魯臣不容不存若秦則何所回互是未可輕於立論　全云存於經者正以見詩書之由此而亡）

法言（寡見篇）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蓋劉歆七略取法言之語）

男忠錫孫孝濬孝翰校字

---

# 困學紀聞注卷九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 天道

三五歷紀（案唐書藝文志雜史類徐整三五歷紀二卷）天去地九萬里（見藝文類聚一）淮南子（天文訓）以爲五億萬里春秋元命包陽極於九周天（周天上今本有故字）八十一萬里洛書甄曜度（本文有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句不宜濫引）一度千九百三十二里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後漢書王符傳注引洛書甄曜度無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十二字）孝經援神契周天七衡六閒相去萬九千里（太平御覽無里字）八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合十一萬九千里從內衡以至中衡中衡以至外衡各五萬九千五（據周髀疑脫一百字）里（見太平御覽周髀算經七衡周而六閒以當六月節六月爲百八十二日八分日之五君卿注節六月者從冬至至夏至日百八十二日八分日之五爲半歲六月節者謂中氣也不盡其日也又曰是故一衡之閒萬九千八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即爲百步君卿注此數夏至冬至相去十一萬九千里以六閒除之得矣法與餘分皆半之又曰春分秋分日在中衡春分以往日益北五萬九千五百里而夏至秋分以往日益南五萬九千五百里而冬至周髀音義七衡者七規也謂規爲衡者取其衡運則生規規者正圓之謂也六閒兩衡相去之閒也）關令內傳天地南午北子相去九千萬里東卯西酉亦九千萬里四隅空相去九千萬里天去地四十千萬里天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里地亦如之各以四海爲脈（見太平御覽二）論衡（說日篇）天行三百六十五度積凡七十三萬里天去地六萬餘里靈憲（後漢張衡撰）自地至天一億萬六千二百五十里垂天之晷薄地之儀皆千里而差一寸（後漢天文志注引張衡靈憲曰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於八極

（則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則是渾已將覆其數用重鉤股懸天之景薄地之儀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得之與此文不同王氏所引蓋據太平御覽）周髀天離地八萬里冬至之日雖在外衡常出極下地上二萬里周禮疏按考靈曜從上臨下八萬里天以圓覆地以方載河圖括地象西北爲天門東南爲地戶天門無上地戶無下（周髀注天不足西北是天門地不滿東南是地戶）極廣長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今本周禮疏作三千周髀注引括地象亦云三千）五百里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周髀注引作二億二萬三千五百里）廣雅（釋天）天圜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東西短減四步周六億十萬七百里二十五步從地至天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半下度地之厚與天高等天度云東方七宿七十五度南方七宿

百一十二度西方七宿八十度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四方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二十八宿間相距積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里（以上皆周禮大司徒職正義所引之文　廣雅天圜作天圜闕又案天圜闕至天高等一段言天度也東方七宿以下言宿度也天度云當作宿度云王氏引正義而未正其誤）月令正義考靈曜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何云句讀未詳　程易田云某分里之某句讀甚明白而義門云句讀未詳蓋不知古人紀數命分之句）周天百七萬一千里是天圓周之里數也以圍三徑一言之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二十八宿周迴直徑之數也然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爲四遊之

極謂之四表（周髀曰欲知北極樞璿周四極以夏至夜半時北極南遊所極冬至夜半時北遊所極冬至日加酉之時西遊所極）據四表之內并星宿內總三十八萬七千里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是地去天之數也安定胡先生（周易口義）云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此天形也（晉書天文志上吳時中常侍王蕃傳劉洪乾象歷依其法而制渾儀立論考度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覆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彊）一晝一夜之間凡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謂之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八十餘里人之一晝一夜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是故一晝一夜而天行九十餘萬里（安定之說周易義海撮要朱子語錄釋天行健取之　元史伯瑤論天地云胡氏云一息天行八十里則萬三千六百息當有一百八萬八千

里今但云天行九十餘萬里豈一時計算之未審耶抑後人傳寫之有誤耶）致堂胡氏（讀史管見）謂天雖對地而名未易以智識窺非地爲（何云閩校地下無爲字）有方所可議之比也（元圻案隋書經籍志雜傳類周令內傳一卷鬼谷先生撰晉書天文志上周髀者即蓋天之說也其本庖犧氏立周天歷度其所傳則周公受於殷商周人志之故曰周髀　四庫全書總目天文算法類周髀算經二卷音義一卷案隋志天文類首列周髀一卷趙嬰注又一卷甄鸞重述是書內稱周髀長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蓋髀者股也於周地立八尺之表以爲股其影爲勾故曰周髀其首章周公與商高問答實勾股之鼻祖舊本題云漢趙君卿注其自叙稱爽瞀即君卿之名然則隋志之趙嬰殆即趙爽之訛歟又小學類廣雅十卷魏張揖撰揖字稚讓清河人太和中官博士其書因爾雅舊目博採漢儒箋註及三蒼說文諸書以增廣之於揚雄方言亦備載無遺隋秘書學士曹憲爲之音釋避煬帝諱改名博雅故至今二名並稱實一書也　宋王偁東都事略胡瑗字翼之泰州如皋人以布衣論樂拜校書郎嘉祐中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以太常博士致仕）

河圖括地象云天左動起於牽牛地右動起於畢（見周禮大司徒疏）尸子云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畢昴

（原注爾雅注牽牛斗者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元圻案尸子說見太平御覽三十七郭璞注見釋天邵氏正義曰左傳疏引孫炎云星紀日月五星之所終始也故謂之星紀郭註本孫炎逸周書周月解云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進一次而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歷舍于十有二辰終而復始是謂日月權輿漢書律歷志云斗綱之端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

揚倞注荀子云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其說本於張湛列子注謂自地而上則皆天矣故俯仰喘息未始離天也（元圻案楊倞注見荀子不苟篇張湛注見列子天瑞篇　陳振孫曰楊倞唐大理評事張湛字處度晉光祿勳）

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案葛洪釋渾天亦引此三句）又曰地太虛之中大氣舉之（皆見晉書天文志上）道書謂風澤洞虛金剛乘天佛書謂地輪依水輪水輪依風輪風輪依虛空虛空無所依風澤洞虛者風爲

風輪所爲大氣舉之也澤爲水輪所謂浮天載地也金剛乘天者道家謂之剛風岐伯謂之大氣葛稚川（名洪）云自地而上四千里之外其氣剛勁者是也（案抱朴子去地四千里風力猛壯有剛風世界）張湛解列子湯問曰太虛無窮天地有限朱文公曰天之形雖包於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則風輪依虛空可見矣（元圻案魏鶴山師友雅言黃帝書云地在太虛之中大氣舉之又云天在地外水在天外表裏皆水兩儀運轉乘氣而浮載水而行又云地乘氣載水氣無涯水亦無涯水亦氣也二程與康節論及六合之外以爲惟聞之周茂叔者恐是此　文苑英華八百六十四顧況廣陵白沙大雲寺碑曰地輪依水水輪依火火輪依風風輪依虛空虛空無所依佛體也變佛體爲金色界地輪是也金色界中有香水海水輪是也香水海水中有光明藏火輪是也復有寶林香花瀰漫周遍佛土風輪是也　四庫全書總目道家類抱朴子內外篇八卷晉葛洪撰抱朴子者洪所自號因以名書內篇論神仙吐納符籙尅治之術外篇則論時政得失人事臧否）

三禮義宗天有四和崑崙之四方其氣和暖謂之和天道左轉一日一夜轉過一度日月左行於天而轉一日一夜帀於四和愚按周髀云天地四極四和注謂四和者謂之極子午卯酉得東西南北之中義宗之說本此（元圻案周髀注四和者謂之極子午卯酉得東西南北之中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然則百物阜安草木蕃庶故曰四和）

白虎通（日月篇）曰日月徑千里徐整長歷曰大星徑百里中星五十小星三十（見太平御覽七）晉魯勝正天論謂以冬至之後立晷測影準度日月星按日月裁徑百里無千里星十里不百里未詳其說（元圻案晉書隱逸傳魯勝字叔時代郡人也著正天論云云　徐整長歷曰日月徑千里周圍三千里下於天七千里　顏氏家訓歸心篇曰一星之徑大者百里）

月令正義引前漢律歷志二十八宿之度不載四分度之一愚謂天度列爲二十八宿唯斗有餘分續漢志（全云司馬彪作）斗二十六（原注四分退二○案後漢書作四分退一）晉志斗二十六（原注分四百五十五）皆有餘分唐一行（大衍歷議）謂太初歷今赤道星度其遺法也續漢志黃道度與前志不同賈逵論云五紀論日月循黃道南至牽牛北至東井率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七今史官一以赤道爲度不與日月行同（見後漢書律歷志）而沈存中（全云長與沈括○夢溪筆談八）謂二十八宿度數皆以赤道爲法唯黃道度有不全度者蓋黃道有斜有直故度數與赤道不同（同閣本作等誤）蔡伯靜（名淵西山先生長子朱子門人）亦謂歷家欲求日月交

會故以赤道爲起算之法月令正義引赤道度其以是歟（原注淮南子天文訓箕十一四分一與漢晉志不同○元圻案前漢律曆志二十八宿之度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東七十五度斗二十六牛八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壁九北九十八度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二參九西八十度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張十八翼十八軫十七南百一十二度本不敍四分度之一故正義亦不敍　後漢律曆志斗二十四牛七女十一虛十危十六室十八壁十北方九十六度四分一奎十七婁十二胃十五昴十二畢十六觜三參八西方八十三度井三十鬼四柳十四星七張十七翼十九軫十八南方百九度角十三亢十氐十六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東方七十七度右黃道度三百六十五四分一與前志不同晉書律曆志從後志　沈括夢溪筆談七曆法步歲之法以冬至斗建所指至明年冬至所得辰刻衰秒謂之斗分故歲文從步從戌戌者斗魁所抵也　宋章俊卿山堂考索曰古人所以注意於斗分之疏密者日月初躔星辰之紀也　日月合朔於斗以紀一歲之星辰一陽生於此萬物萌於此律歷起於此也　唐書曆志僧一行日度議曰四分法雖疏而先賢議於天事其遷革之意俱有效於當時故太史公等觀二十八宿疏密立晷儀下刻漏以稽晦朔分至躔離弦望其赤道遺法後世無以非之故雜候清臺太初投密　劉向總六曆別是非作五紀論　後漢律曆志賈逵論云其斗牽牛與鬼赤道得十五而黃道得十三度半行東壁奎婁軫角亢赤道十度黃道八度或月行多而日月相去反少謂之日卻案黃道值牽牛出赤道南二十五度其直東井與鬼出赤道北五度赤道者爲中天去極俱九十度非日月同道而以遙準度日月失其實行故也　周髀算經月度疾日度遲日月相逐於二十九日三十日間日行天七十二周月行天千一十六周及合於建星　山堂考索曰赤道天度也黃道日度也東漢以前黃道赤道之度混而爲一　班志之所紀者是也東漢以後始分爲二故赤道之度差多黃道之度差少　范志一行之所紀者是也　書錄解題正史類後漢志三十卷晉秘書監河內司馬彪紹統撰梁剡令平原劉昭宣卿補注蔚宗本書未嘗有志劉昭所註乃司馬彪續漢書之八志爾序文固云范志今闕乃借舊志注以補之其與范氏紀傳自別爲一書其後紀傳孤行而志不顯乾興初孫奭始建議校勘但云補亡補闕而不著其爲彪書也）

日右轉星左轉約八十年差一度漢文帝三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唐興元（德宗五年改元興元）元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九度九百六十一年差十三度見李肇國史補（案今本國史補三卷中無此條）裴胄問董生云正觀（貞觀作正觀避宋諱）二年己丑冬至日在斗十二度每六十年餘差一度此李淳風之說也漢太初（武帝三十七年改元太初）元年丁丑冬至日在斗二十度至慶曆甲申崇天曆冬至日在斗五度八十四分每八十五年退一度（原注每年不及者一分差）見武經總要歲差之說不同賈逵云古曆冬至日在建星即今斗星（見後漢律曆志）太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初何承天（上新曆法表）云堯冬至日在須女十度太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初四分景初曆在斗二十一祖沖之（請改元嘉曆疏）云漢初用秦曆冬至日在牛六度太初曆日在牛初四分法日在斗二十二晉姜岌以月蝕（案宋書志南齊書祖沖之傳月蝕下俱有檢日二字當補入）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參以中星課以蝕望冬至日在斗十一通而計之未盈百載所差二度（以上見宋書曆志下）沈存中云顓帝曆冬至日宿斗初

今宿斗六度堯典日短星昴今日短星東壁（元圻案前漢律曆志注皆約日賈逵論太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初者牽牛中星也古曆皆在建星建星即今斗星也太初曆斗二十六度史官舊法冬夏至常不及太初曆五度四分法在斗二十一度與行事候法天度相應　夢溪筆談七正月寅二月卯謂之建其說謂斗杓所建不必用此說但春爲寅卯辰夏爲巳午未理自當然不須用斗建也緣斗建有歲差蓋古人未有歲差之法顓帝曆冬至日宿斗初今宿斗六度古者正月斗杓建寅今則正月建丑矣又歲與歲合今亦差一辰堯典日短星昴今乃日短星東壁此皆隨歲差移也　山堂考索曰歲差之說有以五十年差一度者虞喜曆是也有以百八十六年差一度者梁虞劌曆是也有以四十五年差一度者祖沖之大明曆是也有以八十三年差一度者唐開元之大衍曆是也有以五十年差一度何承天謂百年差一度皆未得其實宋朝紀元曆以七十八年差一度最爲密率　朱子語類曰天行至健一日一夜一週天必差過一度日稍遲一度月又遲十三度有奇天只管差過故曆法亦只管差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堯時似差及四分之一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卻在斗　明王可大象緯新篇曰漢鄧平改曆之後洛下閎謂八十年後當差一度當時史官考諸上古中星知太初曆已差五度而閎未究至晉虞喜始覺其差乃以天爲天以歲爲歲立差法以追其變之約以五十年日退一度然失之太過宋何承天倍增其數以百年退一度而又不及至劉焯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爲近之然亦不甚密至唐僧一行乃以大衍曆推之得八十三年而差一度自唐以來曆家皆宗其法然猶

（末也至元朝郭守敬算之約六十六年而差算已往減一算算將來加一算而歲差始爲精密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類唐國史補三卷唐李肇撰其官尚書左司郎中時所作也歐陽修作歸田錄自稱以是書爲式　晁氏讀書後志兵類武經總要四十卷曾公亮丁度撰康定中朝廷恐羣帥昧古今之學命公亮采古兵法及本朝計謀方略凡五年奏御制度五卷邊防五卷故事十五卷占候五卷　宋書何承天傳承天官廷尉改定元嘉歷　南齊書祖沖之傳字文遠范陽薊人也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制歷比古十一家爲密沖之以爲尚疎乃更造新法永明中遷長水校尉）

信都芳曰渾天覆觀以靈憲爲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爲法劉智謂黃帝爲蓋天顓頊造渾儀（見隋書天文志）春秋文曜鈎謂帝堯時羲和立渾儀（見晉書天文志）而本朝韓顯符渾儀法要序以爲伏羲立渾儀未詳所出（元圻案北史藝術傳信都芳字玉琳河間人也少明算術著樂書遁甲經四術周髀宗序日蓋器測影而造渾儀皆天而作渾天覆觀云云　晉書天文志蔡邕謂周髀者即蓋天之說也周髀家云天員如張蓋地方如棊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又曰周髀時張衡制渾象至吳王蕃依其法而制渾儀立論考度曰前儒舊說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之裹黃也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　開元占經劉智論天曰或問云顓頊造渾儀黃帝爲蓋天蓋天以天系綴極在其中月以遠近爲晦明渾儀以天裹地地載以氣天以迴轉而日月出入以爲晦明二說其誰得之劉智曰昔者聖王治歷明時作圓蓋以圖列宿極在於中回之以見天象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定日數日行於星紀轉回右行故圓規之以爲日行道欲明其四時所在故於春也則以青爲道於夏也則以赤爲道於秋也則以白爲道於冬也則以黑爲道四季之末各十八日則以黃爲道蓋圖已定仰觀雖明而未可正昏明分晝夜故作渾儀以象天體亦以極爲中而朱規爲赤道周環去極九十一度有奇考日所行冬夏去極遠近不同故復畫爲黃道夏至去極近冬至去極遠二分之際交於赤道二道有表裏以定星宿之進退爲術乃密　宋書天文志徐爰曰王蕃云渾儀羲和氏之舊器　晉書劉寔傳寔弟智字子房以儒行稱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　唐書藝文志劉智正歷四卷薛夏訓　夢溪筆談七司天監銅渾儀景德中歷官韓顯符所造　玉海四至道中韓顯符上渾儀法要十卷序伏羲立渾儀云云）

後漢天文志黃帝始受河圖鬭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案宋羅泌路史引此文日月上有正字文義較明）故星官之書自黃帝始（隋志云爾）鬭苞似是人名氏當攷（全云河圖鬭苞恐是緯書名目故曰受深寧疑爲姓名者非　集證按劉恕通鑑外紀帝既受河圖得其五要乃設靈臺立五官以敘五事命鬼臾區占星鬭苞授規正日月星辰之象於是乎有星官之書命羲和占日尚儀占月車區占風鬭苞與鬼臾區等並稱五官其爲人名氏可知或曰鬭苞受河圖者名見文選石仲容與孫皓書注志蓋誤闓爲鬭也○元圻案孫子荊爲石苞與孫皓書注引河圖闓苞受曰帝感開符出應期）

刻之長短由日出之蚤晚晷之長短由日行之南北（原注此語蓋出於方氏禮記解）

觀象賦後魏張淵撰（原注見後魏書）初學記一云宋張鏡非也（方樸山云唐人避諱耳○元圻案魏書藝術傳張淵不知何許人明占候曉內外星分著觀象賦其辭載本傳賦敘畧曰歲次析木之津日在翼星之分關閒晨鼓而肅恐流火夕暎以撫頻乃仰觀太虛縱目遠覽遂援管而爲賦　北史藝術傳作張深文選謝莊月賦注引之作張泉蓋皆避唐高祖諱）

大象賦唐志（藝文志天文家）謂黃冠子李播撰李台集解播淳風之父也今本題楊炯撰畢懷亮注館閣書目題張衡撰李淳風注薛士龍書其後曰專本巫咸星

贊旁覽不及隋書時君能致之（閣本之作諸）蘭臺（薛集蘭臺上有芸閣二字）坐臥渾儀之下其所論著何止此耶愚觀賦之末曰有少微之養寂無進賢之見譽恥附耳以求達方卷舌以幽居則爲李播撰無疑矣播仕隋高祖時棄官爲道士時未有隋志非旁覽不及也張衡著靈憲楊炯作渾天賦（見唐文粹四）後人因以此賦附之非也（元圻案李播大象賦曰卷舌列天讒之表附耳屬天高之隅天高談氣天讒備巫卷舌炎其寂然附耳矜其諂諛又曰長垣崇司域之備少微彰處士之號又曰虎賁之微猛士進賢之訪辭人　史記天官書廷藩西有隋星五曰少微士大夫宋均云隋謂垂下也　天官書又曰畢爲罕車其大星旁小星爲附耳附耳搖動有讒亂臣在側　晉書天文志平道西一星曰進賢主卿相舉逸才卷舌一星在昴北主口語以知佞讒也曲者吉直而動天下有口舌之害　唐書方伎傳李淳風岐州雍人父播仕隋高唐尉棄官爲道士以論撰自見　蕭山王宗炎曰卷舌列天讒之表是體賦列星其末云有少微之養寂無進賢之見譽參絳府之樂非常其索之刑書恥附耳之求達方卷舌以幽居且扃扉而絕驅奈臨河而羨魚則其

（自叙生平嘗官協律及典獄之職者　薛士龍季宣書大象賦後文見浪語集二十七原文似多脫誤）

步天歌唐志（藝文志天文家）謂王希明丹元子今本司天右拾遺內供奉王希明撰喬令來注二十八舍歌三垣頌五行吟總爲一卷鄭漁仲曰隋有丹元子隱者之流也不知名氏作步天歌句中有圖言下見象王希明纂漢晉志釋之然則王希明丹元子蓋二人也（元圻案鄭樵六經奧論天文總辨曰步天歌唐書以爲王希明作而實非也隋有丹元子隱士之流也作其歌沒其名至唐王希明則引漢晉二志以釋之是書一出漢晉二志號爲精天文者皆未足以盡天文何也蓋古今天文志徒有星形而遠近未得其信如步天歌則句中有圖言下見象不知休祥而深知休祥者　讀書志曰或云王希明自號丹元子書錄解題載步天歌一卷青羅山布衣王希明撰不知何人又似未嘗官拾遺供奉）

沈約宋志五星聚者有三周將伐殷聚房齊桓將霸聚箕漢高入秦聚東井周漢以王齊以霸（見天文志）襄陵許氏（名翰字崧老）謂恒星不見星隕如雨齊桓之祥也沙鹿崩晉文之祥也桓將興而天文隳文欲作而地理決王道之革也（全云果爾則天固不以爲祥也○元圻案許氏之說呂本中春秋集解取之注已見卷六第十七頁）

後漢永建初（永建順帝初元）李郃上書曰趙有尹史見月生齒齕畢大星占有兵變趙君曰天下共一畢知爲何國也下史於獄其後公子牙謀殺君如史所言（原注天文志注李氏家書）按太史公天官書昔之傳天數者趙尹皐又謂皐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尹史即尹皐（閣本脫下尹字）也其占驗僅見於此趙世家不載（何云五條以抄本補○元圻案史記趙世家無公子牙攷世家武靈王立五國相王趙獨否令國人謂己曰君二十七年立王子何以爲王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今稱趙君其即武靈歟然則公子牙或即公子章之誤也　後漢書天文志注古今注永建元年二月甲午客星入太微五月甲子月入斗李氏家書曰時天有變氣李郃上書諫云云案袁宏後漢紀順帝永建元年正月司徒李郃以疾疫策罷不得有上書事蓋家書傅會之說　後漢書方術傳李郃字孟節漢中南鄭人也通五經善河洛風星元初四年代袁敞爲司空北鄉侯立後爲司徒郃子固已見前傳郃果有上書事本傳亦不容不載）

星家有甘石巫咸三家（案天官書集解徐廣曰甘公名德也本是魯人正義曰七錄云戰國時作天文星占八卷石申魏人戰國時作天文八卷也）太史公（天官書）謂殷商巫咸攷之書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書序文）又曰在太戊巫咸乂王家孔安國云巫氏也（書疏註）馬融謂殷之巫也（集證陸氏釋文馬融云巫男巫名咸殷之巫也）鄭康成謂巫官孔穎達云咸賢父子並爲大臣必不世作巫官言巫氏是也（俱咸乂序正義文）後漢天文志乃云湯則巫咸當以書爲正（原注史記正義巫咸吳人今蘇州常熟縣西海隅上有巫咸巫賢冢併識之以廣異聞郭璞巫咸山賦序巫咸以鴻術爲帝堯之醫此又一巫咸也　全云周以前巫官非細職蓋重黎之流周以後始賤之　集證郭璞賦載藝文類聚地部　隋志梁有石氏甘氏天文占各八卷巫咸五星占一卷　日知錄據尚書及孔傳則巫咸之爲商賢相明矣而後之言天官者宗焉言卜筮者宗焉言巫鬼者宗焉言天官則史記所謂殷商巫咸是也言卜筮則呂氏春秋所謂巫咸作筮是也言巫鬼則莊子所云巫咸祒曰來楚詞離騷所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史記所云巫咸之興自此始索隱曰太史公以巫咸是殷臣以巫接神事太戊使禳桑穀之祥故云然許氏說文所云巫咸初作巫又其死而爲神則秦詛楚文所云不顯大神巫咸是也）

莊子（大宗師）言傅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古賦有云傅說奉中闕之祠（案李播大象賦天江爲太陰之主傅說奉中闕之祠）注云傅說一星在尾北後河中蓋後宮女巫也（今本云蓋爲注）說爲商良相豈爲後宮女巫祈子而禱祠哉此天官之難明者也（何云祠傅說可對奉美娵　全云此猶近世以張仲爲司命而主科名之說也　通志天文略一傅說一星在尾後河中謹按）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4

（傳說一星惟主後宮女巫禱祠求子之事謂之傳說者古有傳母有保母傳而說者謂傳母言之也今之婦人求子皆祀婺神此傳說之義也偶爾之傳說與此同音諸子百家更不詳審其義則曰傳說騎箕尾而出殊不知箕尾專主後宮之事故有傳說之佐焉）

春秋繁露云（天地之行篇）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君不堅則邪臣亂其官故爲天者務剛其氣爲君者務堅其政丁鴻日食封事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縱橫其言出於此（元圻案後漢書丁鴻傳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也肅宗詔鴻與諸儒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和帝四年代袁安爲司徒是時竇太后臨政憲兄弟各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其辭具載本傳書奏帝以鴻爲太尉兼衛尉屯南北宮於是收竇憲大將軍印綬憲及諸弟皆自殺）

元祐末日食不盡如鉤（案哲宗紀在元祐九年三月是年改元紹聖）元符末日食正陽之朔（在元符三年四月朔哲宗之十五年也）此皆有陰慝見於祲象志

壹之動氣也

元祐七年三月望月食既王巖叟言漢歷志月食之既者率二十三食而復既按元豐（神宗十一年戊午改元元豐）八年八月望食之既今未及二十三食（神宗十一年戊午至哲宗元祐七年壬申凡十五年）而復既則是不當既而既也愚謂月食之既猶儆戒如此況日食乎（元圻案宋史王巖叟傳巖叟字彥霖大名清平人仁宗初舉明經科巖叟十八鄉舉省試廷對皆第一元祐六年拜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司馬光稱之曰吾寒心栗齒憂在不測公處之自如至於再三或累十數章必行其言而後已月食之疏本傳不載此條可補宋史之闕）

素問太始天元冊文有九星之言王冰（閻按冰當作砅砅古厲字）注云上古世質人淳九星垂明中古道德稍衰標星藏曜故星之見者七焉九星謂天蓬天芮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天任天柱天英此蓋從標而爲始遁甲式法今猶用焉楚辭劉向七歎云訊九魁（原注音祈）與六神注九魁謂北斗九星也（王逸注）補注謂北斗七星輔一星在第六星旁又招搖一星在北斗杓端北斗經疏云不止於七而全於九加輔弼二星故也（洪興祖補注　案宋史天文志輔星在第六星左弼星在第七星右）與素問注不同曲禮招搖在上注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正義引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廣雅一曰樞）第二旋（星經作璇晉書天文志二曰天璇）第三機（星經晉志俱作璣）第四權第五衡（晉志五曰玉衡）第六開陽（星經作闓陽）第七搖光（星經作瑤光）搖光則招搖也淮南子時則訓注招搖斗建也楚辭補注以招搖在七星之

外恐誤（原注徐整長歷曰北斗七星間相去九千里皆在日月下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　閻按王砅見杜詩即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一首也砅肅宗寶應時人自號啓元子首註素問八十一篇者精於醫唐人物志云王砅仕至太僕令年八十餘以壽終近杜註都遺此素問太始天元冊問有九星之言元板作醫書素問之中亦嘗有九星之言又從標而爲始下元板缺遁甲式法今猶用焉八字多所謂九星者此也七字○元圻案素問天元紀大論六十六鬼臾區曰臣積考太始天元冊文曰太虛寥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氣真靈總統坤元九星懸朗七曜周旋九星上古之時也上古世質人淳歸真反樸九星懸朗五運齊宣中古道德稍衰云云今猶用焉　此條改懸朗作垂明避宋諱也　四庫全書總目醫家類黃帝素問二十四卷唐王砅註漢志載黃帝內經十八篇無素問之名後漢張機傷寒論引之始稱素問晉皇甫謐甲乙經序稱鍼經九卷素問九卷皆爲內經與漢志十八篇之數合砅名見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稱爲京兆府參軍見公武讀書志作王砅杜甫集有贈重表姪王砅詩亦復相合然唐宋志皆作冰而世傳宋槧本亦作冰字或公武因杜甫詩而誤　漢書天文志北斗七星用昏建者杓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注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招搖爲天矛石氏星經招搖星在梗河北入氐二度去北辰四十一度據此則洪氏以招搖在七星之外實有所本　錢氏養新錄十七按說文無魁字當爲魁之訛古書斗爲斤與斤相似因誤爲魁并讀如祈音失其義矣北斗九星魁居其首故有九魁之稱）

王介甫云雲陰中之陽風陽中之陰朱文公（語類）云緯

星陰中之陽緯星陽中之陰按素問天元紀大論天有陰陽地亦有陰陽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元圻案素問曰清陽爲天濁陰爲地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　漢天文志風陽中之陰大臣之象也　埤雅雲陽而出於陰風陰而出於陽　蓋祖荆公之說　周禮大宗伯疏二十八宿隨天左轉爲經五星右旋爲緯　素問天元紀大論鬼臾區曰寒暑燥濕風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木火土金水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下應之天以陽生陰長地以陽殺陰藏天有陰陽地亦有陰陽云云）

顏之推歸心篇（顏氏家訓之第十六篇）孔毅父（全云武仲）星說亦倣屈子天問之意然天問不若莊子天運之簡妙巫咸祒之言不對之對過柳子天對矣（原注傳元擬天問見太平御覽○元圻案莊子天運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巫咸祒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書錄解題清江三孔集四十卷中書舍人新淦孔文仲經父禮部侍郎武仲常父戶部郎中平仲毅父撰先聖四十八世孫黃太史頌當時人才有曰二蘇聯璧三孔分鼎　四庫書目錄　柳宗元天對見本集　毅父平仲之字全注誤）

古詩黃姑織女時相見之句此所云黃姑卽河鼓也吳音訛而然（此條乃宋張邦基墨莊漫錄語○方樸山云李義山自注其詩引古詩云五姑阿母時相見　全云黃姑星牽牛星之別名爾雅以河鼓星爲牽牛非是　集證藝文類聚載古歌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元圻案周密癸辛雜識七夕牛女渡河之事古今之說多不同非惟不同而二星之名莫能定荆楚歲時記云黃姑織女時相見太白詩云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是皆以牽牛爲黃姑然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遙相望則又以織女爲黃姑何耶又歲時記又以黃姑卽河鼓爾雅則以河鼓爲牽牛晉天文志云河鼓三星卽天鼓也牽牛六星天之關又謂之星紀又云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天女也漢天文志又謂織女天之貞女其說皆不一　案爾雅釋天星紀斗牽牛也又曰河鼓謂之牽牛邵氏正義曰此所以別於星紀之牽牛也然則爾雅蓋謂河鼓亦名牽牛非以河鼓爲卽星紀之牽牛謝山於此似未詳攷石氏星經織女三星河鼓三星圖皆作鼎足形或以河鼓爲織女蓋因星象之似而誤以河鼓爲牽牛蓋因不詳考爾雅而誤河鼓黃姑語之轉耳）

黃帝風經曰調長祥和天之善（集證御覽善作喜）風也折揚奔厲天之怒風也（原注見御覽○宋埤雅引之長作暢兩風字俱作氣）周官小祝寧風旱（春官之屬）漢代田之法能風與旱此昌黎所以訟風伯也（元圻案春官小祝掌小祭祀逆時雨寧風旱　漢書食貨志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一畮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又曰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　韓文公訟風伯曰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

太平御覽以五色雲列於咎徵宋景平元年有雲五色如錦而徐羨之廢帝（集證宋書符瑞志少帝卽位景平元年四月有五色雲見西方御覽八百七十七咎徵部五色雲引宋書曰前廢帝景平元年有雲五色如錦其年五月司空徐羨之廢帝爲滎陽王）韓魏公五色雲見之事不見於國史疑家傳之增飾也（何云此條從閻氏所得鈔本增○元圻案晁氏讀書志韓魏公家傳十卷韓忠彥撰錄其父琦平生行事家傳曰天聖五年仁宗初臨軒試進士琦名在第二時唱名第一甲方終太史奏日下有五色雲見　是年第一人王堯臣）

龍城錄月落參橫之語容齋隨筆辨其誤然古樂府善哉行云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親交在門忘寢與

餐（何本作飡○見太平御覽四百十）龍城錄語本此而未嘗考參星見之時也（何云元本龍城一條不連刻前空三行　全云龍城錄託名柳子厚作　集證書錄解題龍城錄一卷柳宗元撰龍城謂柳州也雜錄梅花參軍出其中唐志無此書蓋依託也　容齋隨筆十今人梅花詩詞多用參橫字蓋出柳子厚龍城錄所載趙師雄事然此實妄書或以爲劉無言所作也其語云東方已白月落參橫且以冬半視之黃昏時參已見於丁至夜則西沒矣安得將旦而橫乎秦少游詩月落參橫畫角哀暗香消盡令人老承此誤也唯東坡云紛紛初疑月挂樹耿耿獨與參橫昏乃爲精當老杜有城擁朝來客天橫醉後參之句以全篇考之蓋初秋所作也）

天經紹興三十年（閻按高宗在位三十四年庚辰）王及甫上（閻按及甫同州進士）朱文公謂類集古今言天者極爲該備（元圻案書錄解題曆象類天經十九卷同州進士王及甫撰進不知何人　玉海云詔祕省勘詳其人洞曉星曆令與特奏名試　朱子答蔡伯靜書云天經論撰甚詳恐亦甚不易但回互甚天度費力）

星始則見於辰終則伏於戌自辰至戌正於午中於未堯典舉四時之正以午爲中月令舉十二時之

中以未爲中（原注以火星論之以午爲正故堯典言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以未爲中故月令言季夏昏火中至申爲流故詩曰七月流火以辰爲見以戌爲伏故傳曰火見於辰火伏而蟄者畢諸星亦然詩定之方中亦以十月中於未也朱子曰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於堯時似差及四分之一〇元圻案此條正文及注皆取鄭樵六經奧論中星辨之文朱子說則王氏所續　鄭氏中星辨云言天文者以斗建以昏中皆定戌時如此則六經之書凡言見者見於辰也凡言正者正於午也凡言中者中於未也凡言流者流於申也凡言伏者伏於戌也中星之說雖經傳無明文要之其說有二有正於午者謂之中有中於未者謂之中堯典四仲迭建之星則以午爲中月令昏旦之星則以未爲中以午爲中者謂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考中星以正四時故以午爲中若以論星辰之出沒則又不然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天勢東南高而西北下凡星辰之運始則見於辰終則伏於戌自辰至戌正於午中於未焉故以未爲中且以火星論之維其以午爲正故堯典言日永星火以正仲夏維其以未爲中故月令言季夏昏火中維其至申爲流故詩曰七月流火維其以辰爲見以戌爲伏故傳曰火見於辰火伏而後蟄者畢不特火星爲然諸星亦然如詩曰定之方中亦以十月取中於未也大抵巳午未皆南方則以午爲中辰巳午未申酉戌爲火伏見之始終則以未爲中兩言盡之矣堯典則舉四時之正而言之月令則舉十二時之中而言之此其所以不同也）

後魏天象志序曰班史以日暈五星之屬列天文志

薄蝕彗孛之比入五行說七曜一也而分爲二志故陸機云學者所疑（元圻案班孟堅敘傳曰炫炫上天縣象著明日月周輝星辰垂精降應王政景以燭形舉其占應覽故考新述天文志春秋之占咎徵是舉告往知來王事之表作五行志其後後漢晉宋隋唐諸書皆同之　北史魏收傳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也天保元年除中書令二年詔撰魏史收於是與房延祐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幹專總斟酌以成魏書衆口諠然號爲穢史）

凡星皆出辰沒戌故五星爲五辰十二舍亦爲十二辰（元圻案夢溪筆談七事以辰名者爲多皆本於辰巳之辰今略舉數事十二支謂之十二辰一時謂之一辰一日謂之一辰日月星謂之三辰北極謂之北辰大火謂之大辰五星中有辰星皆謂之辰今考子丑至戌亥謂之十二辰者左傳云日月之會是爲辰一歲日月十二會了東方蒼龍角亢之會起於辰故以所首者名之子丑戌亥既謂之辰則十二支十二時皆子丑戌亥則謂之辰無疑也一日謂之一辰者以十二支言也以十干言之謂之今日以十二支言之謂之今辰故支干謂之日辰日月星謂之三辰者日月星至于辰而畢見以其所首者名之故皆謂之辰四時所見有早晚至辰則四時畢見故日加辰爲晨謂日始出之時也）

弧與建星非二十八宿而昏明舉之者由弧星近井建星近斗（原注月令正義）二十八宿連四方爲名者唯箕斗井壁四星（原注詩正義　何云四方惟不言西〇元圻案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正義曰昏旦中星皆舉二十八宿此云弧星中建星中者以弧星近井建星近斗度多星體廣不可的指故舉弧建以定其中也　史記天官書南斗爲廟其北建星　高誘曰弧九星近井建六星在斗上皇侃曰弧當井之十六度建當斗之十度　小雅大東正義二十八宿連四方爲名者惟箕斗井壁四星而已壁者室之外院箕在南則壁在室東故稱東壁鄭稱參旁有玉井則井星在參東故稱東井推此則箕斗並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

唐天文志咸通（懿宗年號）中熒惑鎭（唐志作塡星）太白辰星聚於畢昴在趙魏之分詔鎭州王景崇被衮冕軍府稱臣以厭之衰世之政其怪如此是謂人妖何以弭變

月令凡三儺（月令作難聲文乃多反）一以季春一以仲秋鄭康成謂陰氣右行季春之中日行歷昴陽氣左行仲秋之月宿直昴畢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

而出行於是索室毆疫以逐之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以上皆鄭注）然則民之疾係乎日星之行度古者聖君範圍於上賢相燮理於下是爲天地之良醫皇建有極五福錫民莫不壽考且寧儺所以存愛民之意而已（元圻案季春之月正義天氣左轉故斗建左行謂之陽氣日月右行日月比天爲陰故云陰氣右行元命包云大陵主尸熊氏引石氏星經大陵八星在胃北主死喪仲秋之月正義曰天左旋星辰與斗建循天而行此月斗建在酉酉是昴畢本位大陵既是積尸秋時又得陽氣增益疾病　呂氏春秋季春紀高誘注曰命國人儺索宮中區隅幽闇之處擊鼓大呼驅逐不祥如今之正歲逐除是也）

唐天文志一測景在浚儀岳臺按宋次道（全云敏求）東京記宣德門前天街西第一岳臺坊今祥符縣西九里有岳臺圖經云昔魏主遙事霍山神築此臺禱於

其上因以爲名（元圻案唐書天文志一一行作大衍歷詔太史測天下之晷求其地中以爲定數其議曰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氏以爲日景于地千里而差一寸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游升降于三萬里內是以半之得地中今潁州陽城是也太史監南宮說擇河南平地設水準繩墨植表而以引度之自滑臺始白馬夏至之晷尺五寸七分又南得浚儀岳臺晷尺五寸三分　五代時王朴奏進欽天歷表云古之植圭於陽城者以其近洛故也蓋尙慊其中乃在洛之東偏開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國北距橫野軍中得浚儀之岳臺應南北弦居地之中皇家建國定都于梁今樹圭置箭測岳臺晷漏以爲中數晷漏正則日之所至氣之所應得之矣　玉海百六十二浚儀祥符二年改祥符　爾雅釋山霍山爲南嶽郭注即天柱山　漢書地理志廬江郡灊縣天柱山在南　書錄解題地理類東京記三卷龍圖閣直學士宋敏求次道撰

## 歷數

太初歷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見漢書律歷志、案爾雅釋天太歲在甲曰閼逢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孟康注此爲甲寅之歲（易緯是類謀云攝提招紀鄭注云攝提招紀天元甲寅之）

歲（甲寅自古以爲起歷之元故爾雅紀歲名不始於子而始於寅）大事記解題按通鑑目錄皇極經世太初元年歲次丁丑當考愚按大衍歷議云洪範傳曰歷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閼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爾雅釋天月在甲曰畢正月爲陬）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秦顓頊歷元起乙卯漢太初歷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名曰閼蒙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原注其說可以補解題之遺　全云原注九字是正文集證大衍歷議載唐歷志漢藝文志考後漢志顓頊造歷元用）乙卯蔡邕論曰顓帝歷術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俱以日月起於天廟營室五度○元圻案章俊卿山堂考索曰史記歷書載武帝改太初歷之詔曰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其更以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閼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是以太初元年爲甲寅年也故史記歷術甲子篇以太初元年爲甲寅又五年天漢元年也爲戊午又五年太始元年也爲壬戌自此順數周六十餘年皆以漢家年號紀之是太初元年爲甲

---

寅曉然矣又按東漢志漢安二年宗訢等建議以爲漢興元年歲在乙未又四十五年文帝後元三年也歲在庚辰又五十八年武帝太初元年也歲在丁丑今考之通鑑編年與宗訢之議脗合而劉孝孫斷日度之議亦曰武帝太初元年丁丑然則范志所謂太初歷元用丁丑即以太初元年爲元也非推上古之元也太史公所紀武帝之詔是推上古之元得甲寅之歲其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故武帝特以太古甲寅歲爲起歷之元也故曰其更以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猶言以七年爲上古甲寅之歲也上古太初應合璧連珠之瑞今以太初紀年元起丁丑亦與甲寅同耳非元封七年即甲寅也然則太史公歷術甲子篇以古初甲寅爲元順紀六十餘年大餘小餘之數此其起歷之數非其起歷之術也後人不悟太初元年年號依古初之意即以太初天漢太始年號分配年名之下者非也太史公出於武帝時安能預知六十年後年號而先書於歷術年名之下哉此必後人增益之無疑也唐一行日度議引洪範傳曰歷始於顓帝上元太始閼逢攝提格之歲畢聚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是也觀此則知上元太始猶言上元太初也顓帝歷以甲寅爲元故漢歷亦以顓帝之元爲元也又曰漢太初歷元起丁丑秦顓帝歷起乙卯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閼逢攝提之歲而實非甲寅也觀此言則又知歷書曰年名閼逢攝提格者以甲子朔旦冬至而爲起歷之元故命之曰以甲寅云爾未必日月合璧五星連珠正當顓帝甲寅年也劉歆三統歷進太初前一世得五星會庚戌之歲以爲上元顓帝歷元用乙卯洪範傳云用甲寅又何也太史公歷術甲子篇有天漢征和等年號在劉歆三統歷譜則有之此必後人以此歷譜附入太史公歷術也　大事記注見

大衍歷議曰考靈曜命歷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歷（案後漢章帝紀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始用四分歷）庚申元後百十四歲緯所載壬子冬至則其遺術也（大衍歷中氣議見唐歷志）按漢志魯釐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殷歷以爲壬子（見漢書律歷志）（大衍歷議僖公五年周歷漢歷唐歷皆以辛亥南至）隋志春秋緯命歷序云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見隋書律歷志）然則緯與殷歷同故劉洪曰甲寅歷於孔子時效（劉洪說見後漢律歷志）即命歷序所謂孔子脩春秋用殷歷也晉志姜岌曰考其交會不與殷歷相應（案晉律歷志曰後秦姚興時當孝武太元九年甲申天水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歷其略曰命歷序曰孔子）爲治春秋之故退脩殷之故歷使其數可傳於後如是春秋宜用殷歷正之今考其交會不與殷歷相應以殷歷考春秋月朔多不及其日又以檢經率

（多一日唐率少一日　唐一行日度議曰命歷序以爲孔子脩春秋用殷歷使其數可傳於後考其蝕朔不與殷歷合蓋哀平間治甲寅元歷者託之非古也）

春秋分記（宋眉山程公說伯剛撰）曰周正皆建子也今推之歷法積之氣候驗之日食則春秋隱桓之正皆建丑莊閔僖文宣之正建子及丑者相半至成襄昭定哀之正而後建子閒亦有建亥者非一代正朔自異尚也歷亂而不之正也（元圻案後漢書律歷志注袁山松書曰劉洪字元卓泰山蒙陰人魯王之宗室也延熹中以校尉應太史徵拜郎中洪善算與蔡邕共述律歷記考驗天官及造乾象術十餘年考驗日月與象相應　春秋分記注見卷六第四十頁　孔穎達曰古時眞歷遭戰國及秦而亡漢存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歷雖詳於五紀之論皆秦漢之際假託爲之）

歷有小歷有大歷唐曹士蔿七曜符天歷一云合元萬分歷本天竺歷法以顯慶五年庚申爲歷元雨水爲歲首世謂之小歷行於民間石晉調元歷用之後周王朴校定大歷削去符天之學爲欽天歷（集證五代史司天考唐建中時術者曹士蔿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爲上元雨水爲歲首號符天歷然祇行於民間而馬重績乃用以爲法遂施於朝廷賜號調元歷及王朴傳周顯德二年詔王朴校定大歷乃削去近世流俗之學以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爲欽天歷○元圻案書錄解題歷象類雜計二卷曜立成歷一卷稱大中大夫曹士蔿亦莫知何人但云起元和元年入歷）

劉昫曰歷動而右移律動而左轉（元圻案劉昫大衆合聲記上杜夔漢世之樂郎不識旋宮之義荀勗晉朝之博識莫知古律之則歷動而右移律動而左轉律以歷合氣以錯行金奏隨律而變宮以宜地靈祭歌與歷而改調以應天氣歌奏相命所以合天地之情也　唐書劉知幾傳子貺字惠卿好學多所通解擢起居郎歷右拾遺內供奉獻續說苑十篇）

劉洪曰歷不差不改不驗不用未差無以知其失未驗無以知其是失然後改之是然後用之（下云此謂允執其中今誠術未有差錯之謬恂術未有獨中之異以無驗改未失是以檢將來爲驗者也　見後漢律歷志）李文簡（燾何云）以爲至論（閻按李燾傳乾道四年新歷成燾引劉洪此論於疏乞申飭歷官討論　無名氏宋史全文孝宗乾道四年八月行乾道歷禮部郎李燾

言歷久必差自當改法歷家精微莫如大衍大衍行於世亦不過三四十年後學膚淺其能行遠乎抑嘗聞歷不差不改云云此劉洪要言至論也）

蓂莢謂之歷草（述異記堯爲仁君歷草生階）田俅子曰堯爲天子蓂莢生於庭爲帝成歷（見文選張平子東京賦注）而大戴明堂篇謂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原注唐律賦有朱草合朔○宋書符瑞志月小則一莢焦而不落名曰蓂莢一曰歷莢　尚書中侯堯即位七十載朱草生郊）

古有云梧桐不生則九州異注謂一葉爲一月有閏十三葉（原注平園表用梧桐之葉十三　閻按平園周必大號　集證漢志農家田俅子三篇宋吳淑事類賦注遁甲云梧桐不生則九州異君注梧以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爲一月有閏則十三葉視葉小者則知閏何月也）

納甲之法朱文公謂今所傳京房占法見於火珠林者是其遺說參同契（全云魏伯陽作）借以寓行持進退之候（案朱子答袁機仲書曰參同之書本不爲明易乃姑借此納甲之法以寓其行持進退之候然其所言納甲之法則今所傳京房占法見於火珠林者是其遺說沈存中筆談解說其詳亦自有理　京房易傳分天地乾坤之象益之以甲乙壬癸震巽之象配庚辛坎離之象配戊己艮兌之象配丙丁八卦分陰陽六位配五行光明四通傚易立節）

虞翻云日月垂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象月出庚八日兌象月見丁十五日乾象月盈甲壬十六日旦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丙三十日坤象月滅乙（丹鉛錄引此作月滅乙癸案參同契曰壬癸配甲乙乾坤括終始則乙下當有癸字）晦夕朔旦坎象水流戊日中離象火就己（見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宋朱震漢上易納甲圖說）虞與魏伯陽皆會稽人其傳蓋有所自（全云魏伯陽居上虞虞仲翔居餘姚然考仲翔所說易學本於孟喜其初立易註奏曰臣高祖零陵太守光治孟氏易曾祖平輿令成述其業祖鳳爲之最密臣父日南太守歆受有舊書則仲翔之淵源遠矣京房之師焦延壽亦傳孟喜之學者也今以時代考之伯陽蓋與仲翔祖相接行）漢上朱氏云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納庚巽納辛坎納戊離納己艮納丙兌納丁庚戊丙三者得於乾

辛巳丁三者得於坤始於甲乙終於壬癸而天地五十五數具焉又有九天九地之數乾納甲壬坤納乙癸自甲至壬其數九故曰九天自乙至癸其數九故曰九地九天九地之說者九天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酉也（全云河圖玉版已有納甲之說又云納甲之法不盡同如揚雄爲洪所言又異於京房　集證魏伯陽參同契聖人上觀顯三日出爲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艮直于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節盡相禪與繼體復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元圻案夢溪筆談七易有納甲之法未知起於何時予嘗考之可以推見天地胎育之理乾納甲壬坤納乙癸者上下包之也震巽坎離艮兌納庚辛戊己丙丁者六子生於乾坤之包中如物之處胎甲者乾之初爻交于坤生震故震之初爻納子午乾之初爻子午故也中爻交于坤生坎初爻納寅申震納子午順傳寅申陽道順上爻交于坤生艮初爻納辰戌亦順傳也坤之初爻交于乾生巽初爻納丑未坤之初爻丑未故也中爻交於乾生離初爻納卯酉巽納丑未逆傳卯酉陰道逆上爻交乾生兌初爻納巳亥亦逆傳也乾坤始于甲乙則長男長女乃其次宜納丙丁少男少女居其末宜納庚辛今乃反此者卦必自下生先初爻次中爻末乃至上爻此易之序然亦胎育之理也）

五運六氣一歲五行主運各七十二日少陰君火太陰濕土少陽相火陽明燥金太陽寒水厥陰風木而火獨有二天以六爲節故氣以六朞爲一備地以五爲制故運以五歲爲一周左氏（昭元年）醫和之言曰天有六氣（杜註謂陰陽風雨晦明也）降生五味即素問五六之數易洪範月令其致一也（全云天五地六見於大易天六地五見於國語故漢志云五六天地之中合然左氏之說又與素問微不同）楊退脩謂五運六氣通之者惟王砅然遷變行度莫知其始終次序程子曰氣運之說堯舜時十日一雨五日一風始用得（集證沈括筆談黃帝素問有五運六氣五運者甲己爲土運乙庚爲金運丙辛爲水運丁壬爲木運戊癸爲火運也○元圻案筆談七六氣方家以配六神所謂青龍者東方厥陰之氣也其性仁其神化其色青其形長其蟲鱗兼是數者唯龍而青者可以體之然未必有是物也其他取象皆如是唯北方有二曰元武太陽水之氣也曰騰蛇少陽相火之氣也其在於人爲腎腎亦二左爲太陽水右爲少陽相火火降而息水水騰而爲雨露以滋五臟上下相交此坎離之交以爲否泰者也中央太陰土爲勾陳勾陳之配則脾也　程氏遺書十九楊遵道錄伊川語曰觀素問文字氣象只是戰國時人作謂之三墳書則非也道理卻總是其間只是氣運使不得錯不錯未說就使其法不錯亦用不得除是堯舜時十日一風五日一雨始用得且如說今年氣運當潦然有河北潦江南旱時此且做各有方氣不同又卻有一州一縣之中潦旱不同者怎生定得　遺書作十日一風五日一雨恐是坊本之誤）

朱文公嘗問蔡季通十二相屬起於何時首見何書又謂以二十八宿之象言之唯龍與牛爲合而他皆不類至於虎當在西而反居寅雞爲鳥屬而反居酉又舛之甚者韓文考異毛穎傳封卯地謂十二物未見所從來愚按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午爲馬之證也季冬出土牛丑爲牛之證也蔡邕月令論云十二辰之會（案蔡邕月令問答會作禽當從之）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而已其餘虎以下非食也月令正義云雞爲木羊爲火牛爲土犬爲金豕爲水但陰陽取象多塗故午爲馬酉爲雞不可一定也（見孟春之月食麥與羊正義）十二物見論衡物勢篇（閻按獨不及辰之禽龍　集證論衡言毒篇辰爲龍巳爲蛇）說文（巳部）亦謂巳爲蛇象形（集證論衡物勢篇寅木也其禽虎戌土也其禽犬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亥水也其禽豕巳火也其禽蛇子亦水也其禽鼠午亦火也其禽馬酉雞也卯兔也申猴也又按乾鑿度孔子曰復表日角鄭注云表者人體之章識也名復者初震爻也震之德在卯日出於陽又初應在六四於辰在丑爲牛牛有角復人表象是丑爲牛之證史記陳世家周太史筮敬仲完卦得觀之否云若在異國必姜姓正義曰六四變此爻是辛未觀上體巽未爲羊巽爲女女乘羊故爲姜是未爲羊之證九家易注說卦曰犬近奎星蓋戌宿謂奎也是戌爲犬之證易林坤之蒙亦云三年生狗以成戌母○元圻案唐彦遠法書要錄日梁庾元威論書齊末王融圖古今雜體有六十四書湘東王遵業師好定爲九十一種謝善勛埒其九法合成百體內有鼠書牛書虎書兎書龍書蛇書馬

書羊書猴書雞書犬書豕書此十二時書也

自帝堯元年甲辰至宋德祐丙子（閻按瀛國公在位二年）凡三千六百三十三年帝堯而上六閼逢無紀致堂（讀史管見）云有書契以來凡幾鴻荒幾至德矣廣雅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案此說本緯書元命包乾鑿度見後漢書律歷志）分爲十紀蓋茫誕之說劉道原（恕）疑年譜謂大庭至無懷氏無年而有總數堯舜之年衆說不同三統歷次夏商西周與汲冢紀年及商歷差異況開闢之初乎王質景文（作張孝祥于湖集序）云渾淪以前其略見於釋氏之長含經（何云此姚秦時妖僧妄造其可採乎宏詞人之陋如此）開闢以後其詳見於邵氏之皇極經世（集證廣雅釋天天地闢設人皇以來至魯哀公十有四年積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爲十紀曰九頭五龍攝

提合雒連通序命循蜚因提禪通疏仡○元圻案書錄解題史部編年類疑年譜一卷年略譜一卷紀年號附劉恕撰謂春秋起周平魯隱史記本紀自軒轅列傳首伯夷年表起共和共和至魯隱其間七十一年即與春秋相接矣先儒叙庖犧女媧下逮三代享國之歲衆說不同懼後人以疑事爲信故周厲王以前三千五百一十九年爲疑年譜而共和以下至元祐壬申一千九百一十八年爲年略譜　隋書經籍志佛經總說姚萇時天竺沙門佛陀耶舍譯長含經及四分律　四庫全書總目術數類皇極經世書十二卷宋邵子撰其書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起於帝堯甲辰至後周顯德六年己未凡興亡治亂之迹皆以卦象推之　國朝王氏鳴盛曰王氏知諸家說開闢之年爲茫誕豈知堯元年甲辰以下亦茫誕乎近儒史學惟萬斯同季野號於稽覈識見獨精所譔紀元彙考斷自共和庚申始今本亦從此逆溯至唐堯元年甲辰者乃後人所附益也　案司馬子長作史記黃帝以來訖共和爲世表共和以後始爲年表爲千古特識）

以十一星行歷推人命貴賤始於唐貞元初（順宗年號在位止一年）都利術士李彌乾（原注聿斯經本梵書○案宋劉煕古作續聿斯經一卷）程子謂三命是律五星是歷晁氏謂泠州鳩曰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鼂五星之術其來尚矣（何云此推步非占驗也　集證唐藝文志歷算類都利聿斯經二卷貞元中都利術士李彌乾傳自西天竺有璩公者譯其文　丹鉛錄律居陰而治陰因地主氣也故曰三命爲律閻按以律歷居陽而治陽因天主事也故曰五星爲歷數術以歷）

定之方中公劉之詩擇地之法也（案周書曰別其陰陽之利相土地之宜水地之便鼂錯曰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古人之擇地如此而已）我辰安在（小弁）論命之說也（以上引貢內山送吳正叟序文語）傳云不利子商（哀九年左傳）則見姓之有五音詩吉日維戊庚午則見支幹之有吉凶（全云楚宮公劉二詩蓋古人建都卜宅以求陰陽之和而非葬經之可藉口我辰安在豈是論命姓有五音古人有此說亦不足據維戊庚午特以內外事分剛柔亦非擇日也）

五代史馬重績傳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爲一百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爲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爲正

此自古所用也今攷五代會要晉天福三年（晉高祖己亥）司天臺奏漏刻經云晝夜一百刻分爲十二時每時有八刻三分之一六十分爲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分（何云十二時占九十六刻餘四刻破爲二百二十四分故各得八刻二十分也一時凡五百分）四刻十分爲正前十分四刻爲正後二十分中心爲時正上古以來皆依此法歐陽公作史於六十分之上闕八刻二字不若會要之明白（閻按五代史馬重績傳正有八刻二字則王氏所見本不如今本矣○元圻案明史天文志西洋之說命日爲九十六刻使每時得八刻無奇零以之布算製器甚便也　書錄解題正史類新五代史七十四卷歐陽修撰其爲說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法余爲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諸臣止事一朝曰某臣傳其更事歷代者曰雜傳尤足以爲世訓又典故類五代會要三十卷王溥撰　四庫書著錄）

數術記遺云世人言三不能比兩乃云捐悶與四維

甄鸞注藝經曰捐悶者周公作先布本位以十二時相從徐援稱捐悶是奇兩之術（以上皆甄鸞注文）御覽引藝經作悁悶三不能比兩者孔子所造布十干於其方戊巳在西南四維東萊子所造布十二時四維（集證太平御覽七百五十五引藝經曰悁悶者先悶本位以十二時相從文曰悶有文章虎不如龍家者何爲來入冤宮王孫晝下乃造黃鍾犬往就馬非類相從羊斧蛇穴牛入雞籠四維者布十二時四維之一其文曰天行星紀石隨龍淵風吹羊圈天門地連兎居蛇穴馬到猴邊雞飛豬鄉鼠入虎蹊○元圻案數術記遺曰於太山見劉會稽問曰數有窮乎會稽曰吾曾游天目山中見有隱者莫知其名號曰天目先生余亦以此意問之先生曰世人言三不能比兩乃云捐悶與四維數不識三妄談知十　四庫全書總目天文算法類數術記遺一卷舊題漢徐岳撰北周甄鸞注岳東萊人晉書律歷志所稱吳闞澤受劉洪乾象歷於東萊徐岳者是也隋志具列岳及鸞九章算經七曜術算等目而獨無此書之名至唐志始著於錄　甄鸞別注云劉洪付乾象於東萊徐岳）

桓譚新論曰老子謂之元揚子謂之太元（案後漢書張衡傳注桓譚新論曰揚雄作元書以爲元者天也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爲本統而因附續萬類王政人事法度故伏羲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揚雄謂之太元與此所引不同）石林謂太元皆老子緒餘老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此老子第四十二章之文河上公以此爲道化章）三之爲九故九而九之爲八十一章（老子上篇三十七章下篇四十四章共八十一章）太元以一元爲三方自是爲九而積之爲八十一首（原注僉樸子云揚雄有太元經○元圻案張衡傳注桓譚新論曰元經三篇以紀天地人之道立三體有上中下如禹貢之陳三品三三而九因以九九八十一故爲八十一卦以四爲數數從一至四重累變易竟八十一而徧不可損益以三十五蓍揲之元經五千餘言而傳十二篇也　僉樸子微記篇下稱譚有新論華譚又有新論揚雄有太元經揚泉又有太元經　隋書經籍志儒家梁有揚子太元經十四卷晉徵士揚泉撰）

潛虛心學也以元爲首心法也人心其神乎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溫公之學子雲之學也（案程子讀太元中首曰中陽氣潛萌於黃鍾之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曰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太息之曰揚子雲之學已嘗至此地位）先天圖

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豈惟先天哉連山始艮終而始也歸藏先坤闔而闢也易之乾太極之動也元之中一陽之初也皆心之體一心正而萬事正謹始之義在其中矣邵子曰元其見天地之心乎（見觀物外篇）愚於虛亦云虛之元即乾坤之元即春秋之元（何云附會）一心法之妙也張文饒衍義以養氣釋元似未盡本旨（元圻案晁公武讀書志曰潛虛是五行爲本五五相乘爲二十五兩之爲五十首有氣體性名行變解七目然其辭有闕者蓋未成也　玉海三十六張行成爲潛虛衍義十六卷案四庫全書總目術數類載張行成皇極經世索隱二卷觀物外篇衍義九卷行成字文饒一字子饒臨邛人始末不甚可考玉海稱乾道二年六月以行成進易可採除直徽猷閣）

管子幼官篇冬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今本靜或作盡）十二大寒之陰（閻按有十二大寒終句不宜漏）注云陰陽之數日辰之名盤洲（閻按盤洲洪适號）於閏十一月用中榆立閏蓋出於此（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法家類管子二十四卷舊本題管仲撰劉恕通鑑外紀引傅子曰管仲之書過半便是後之好事者所加乃說管仲死後事輕重篇尤復鄙俗其註舊題房元齡撰據晁氏讀書志蓋尹知章作也　幼官篇曰春夏秋冬氣十二日一代春秋各八冬夏各七通一歲三百六十日春秋候不氣中冬夏候極氣終而始中氣常寬極氣常短　周益公平園續集洪文惠神道碑曰公諱适字景伯初名造字伯溫一字景溫鄱陽人相孝宗諡文惠能相後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自越歸得負郭地百畝因列岫雙溪之勝復留臺榭引水流觴種花藝竹名曰盤洲有盤洲集一百卷）

國史志云歷爲算本治歷之善積算遠其驗難而差遲治歷之不善積算近其驗易而差亦速

歷元起於冬至卦氣起於中孚豳詩於十月曰爲改歲周以十一月爲正蓋本此（原注曰爲改歲用周正何以卒歲乃夏正）

困學紀聞注卷十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地理（何本載閻云萬斯同季野嘗謂余云撰一統志矣必及人物人物自有史傳諸書予共駁其說及近覽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意果不足重有此一州內或人物無或僅姓名貫址即開卷生平亦寥寥數語不似明一統志誇多泛濫令人厭觀乃悟著書自有體要苟其人其事無關地理不容闌入義予杜君卿有云言地理者在辨區域徵因革知要害察風土李宏憲云飾州邦而敘人物因邱墓而徵鬼神乃言地理者通弊至於邱壤山川攻守利害反略而不書元和宰相之言施於撰述如此若南軒論修誌不可不載人物與刑繫爲世教補者此則儒生之見以此點綴郡邑志則可非所論大一統之書卷帙浩繁者也又云地理東至某地若干里南至某地若干里西至某地若干里北至某地若干里謂之四至東南到某地若干里西南到某地若干里西北到某地若干里東北到某地若干里謂之八到惟杜氏通典條例本宛然具存若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轉寫本多訛或原有不備者矣又云古書中言地理者舉東可以該南舉西可以該北非若東之與西南之與北截然不相通也知此乃觸處無疑　何云通典舉四至郡縣志詳八到寰宇記仍李宏憲之例）

三禮義宗引禹受地記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豈即太史公所謂禹本紀者歟（集證玉海五十七三禮義宗明天地瘞祭義引禹受地記云崑崙東南五千里之地謂之神州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曰洧槃之水出崦嵫之山史記大宛傳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所謂崑崙者乎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按張騫傳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通典疑所謂古圖書即禹本紀）

鹽鐵論（論鄒篇）大夫曰鄒子推終始之運謂中國天下八十分之一名赤縣神州而分爲九州絕陵陸不通（案論鄒篇以九字斷句下云川谷阻絕陵陸不通此所引有脫文）乃爲一州有大瀛海圜其外所謂八極而天下際焉故秦欲達九州方瀛海朝萬國文學曰鄒衍怪說熒惑諸侯秦欲達瀛海而失其州縣愚謂秦皇窮兵胡粵流毒天下鄒衍迂誕之說實啓之異端之害如此（元圻案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曰鄒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　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

管子（水地篇）曰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案閣本無齊字）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而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此即漢志所謂繫水土之風氣也（案漢書地理志下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杜牧（罪言）亦云山東之地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三（唐書作十二三）故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何本載閻云自周官屢言天下土地之圖九州之圖及地圖圖於地理爲尤切矣班固撰地理志一則曰秦地圖再則曰秦地圖書故蕭何入咸陽收丞相御史圖書藏之帝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彊弱處民所疾苦者以得此圖書也晉裴秀曰周秦地圖秘書殆絕僅有漢氏及括地諸雜圖但具形似不爲精審於是作禹貢地域圖今亦不可得見矣見者元道士朱思本輿圖所謂畫其平生之志而十年之力者明人轉相增飾名以己圖漸失其本真爾計里畫方之法猶遺若王律愚謂亦自唐賈耽來也舊書云其令工人畫海內華夷圖一軸廣三丈從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隋宇文愷曰裴秀輿圖以二寸爲千里何云元稹集有進西北地圖文字朱子集書牘中亦有之○元圻案唐書杜牧傳佑子式方式方子牧牧字牧之善屬文作罪言曰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羨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爲幽州爲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二三故其人沈鷙多材

（力亟詐可能辛若䝿詐以下工機纖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皆脆弱豈山東敦五種本兵矣他不能蕩而自若也所以兵常當天下　晉書裴秀傳秀字季彦河東聞喜人也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其序曰制圖之體有六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形所以校夷險之故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　閻氏引裴秀語漢氏下當依本文增與圖二字）

太史公班孟堅謂禹釃二渠以引其河一貝邱一漯川（見河渠書溝洫志）李垂導河書曰東爲漯川者乃今泉源赤河北出貝邱者乃今王莽故瀆而漢塞宣房所行二渠蓋獨漯川其一則漢決之起觀城入蒲臺所謂武河者也晁補之河議曰二渠於禹貢無見（閻按兗州之漯即禹厮二渠之一渠）禹時河入海蓋在碣石地理志碣（漢書作揭）石在北平驪城縣西南計勃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而河入勃海蓋漢元光（武帝七年改元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所更注也而言禹時河入勃海何哉（閻按齊都賦海旁出爲勃不獨今天津衛之海名勃碣石之海亦名勃或曰抑別有證乎余曰奚妙乎太史公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昭回潛其文曰尾沒於勃海碣石蓋明驗矣　程易田云史記高祖本紀濟北有勃海之利索隱曰崔浩云勃旁跌也旁跌出者橫在濟北故齊都賦云海旁出爲勃名曰勃海郡余謂勃蓋旁跌合聲緩讀旁跌急讀則勃也此人口中自然之音義有聲而後義具也　集證玉海二十二祥符四年開滑州減水河五年秘閣校理李垂上導河形勝書三篇并圖書曰一卷考古驗今欲復河之故道又有導河形勝計功畢功圖今缺○元祈案漢書地理志下右北平郡驪城注大揭石山在縣西南莽曰揭石溝洫志禹以爲河所從來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釃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洚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勃海注臣瓚以爲禹貢夾右碣石入於河則河入海乃在碣石也武帝元光三年河徙從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也　欽定前漢書考證臣齊召南按尚書但云入于海史記河渠書始云入于勃海而班固用之本無差訛禹河自周定王以後雖漸遷移不定而其入海之口總在直沽至漢猶如故也孝武紀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流入勃海其入海與禹時不異所異者改道從頓邱移徙耳地理志於魏郡鄴縣曰故大河

（在東北入海于勃海郡成平縣曰虖池河民曰徒駭河此則禹貢故道也豈可曰禹時不注勃海乎使禹河不入勃海則史記于宣房既塞又何以云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也齊說非是此說足以釋厚齋之疑　東都事略李垂傳垂字舜工聊城人由進士第上兵制將制書自湖州錄事參軍召爲崇文校勘累遷修起居注丁謂惡之罷知亳州又文藝傳晁補之字无咎宗愨之曾孫也有雞肋集一百卷）

蔡氏禹貢傳曰鳥鼠地志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西也此以唐之州縣言若本朝輿地當云今熙州渭源堡又曰朱圉地志在天水郡冀縣南今秦州大潭縣也按九域志（全云王存作）建隆三年秦州置大潭縣熙寧七年以大潭隸岷州（見九域志卷三）今爲西和州當云今西和州大潭縣朱文公詩傳曰秦德公徙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按輿地廣記（全云歐陽忞作）鳳翔府天興縣故雍縣秦德公所都也興平乃章邯爲雍王所都之廢邱也當云雍今鳳翔府天興縣（元祈案太平寰宇記隴右道二渭州渭源縣本漢首陽縣地後魏改首陽爲渭源縣隴右道一秦州大潭縣本良恭大潭兩鎮皇朝乾德元年合二鎮立大潭縣朱圉山在縣西俗名白巖山　輿地廣記十五皇朝熙寧五年置渭源堡屬熙州有鳥鼠同穴山今謂之青雀山又岷州大潭縣皇朝建隆三年以良恭大潭二鎮置大潭縣熙寧六年來屬有禹貢朱圉山　史記項羽本紀項王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邱正義曰括地志犬邱故城一名廢邱古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　輿地廣記十五鳳翔府天興縣故雍縣秦德公既立卜居雍曰後世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又十三京兆府興平縣本周犬邱懿王都之秦改曰廢邱漢高帝三年更名槐里晉置扶風郡而改槐里曰始平縣　書錄解題地理類元豐九域志十卷知制誥丹陽王存正仲集賢校理曾肇子開官制所檢討邯鄲李德芻等刪定輿地廣記三十八卷廬陵歐陽忞撰政和中作忞爲文忠族孫行名皆連心字）

呂氏春秋禹南至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此屈子遠遊所謂仍羽人於丹邱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集證文選孫綽天台山賦仍羽人於丹邱兮尋不死之福庭注楚辭曰仍羽人於丹邱兮留不死之舊鄉王逸注曰因就眾仙於光明也丹邱晝夜常明山海經有羽人之國）

（不死之鄉○元圻案呂氏春秋慎行論求人篇高誘注曰南方積陽陽數極於九故曰九陽之山也羽人鳥喙背上有羽翼裸民不衣衣裳也鄉亦國也）

朱文公謂漢之尋陽縣在江北今之江州非古九江地其說明矣然漢柴桑縣屬豫章郡而莽以豫章郡爲九江柴桑縣爲九江亭（案漢書地理志豫章郡高帝置莽曰九江柴桑莽曰九江亭）則九江之名其誤久矣以九江爲洞庭本於水經（集證水經三十五江水又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湘水從南來注之注凡此諸水皆注于洞庭之陂　山海經中山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於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間）而胡晁曾氏因之（全云胡旦晁說之曾旼○元圻案朱子九江彭蠡辨若曰古之九江即今之江州古之敷淺原即今之德安縣則漢九江郡本在江北而今所謂江州者實武昌郡之柴桑縣後以江北之尋陽並柴桑而立郡又自江北徙治江南故江南得有尋陽之名後又因尋陽而改爲江州實非古九江地也雖國初胡祕監旦近世晁詹事說之皆以九江爲洞庭則其爰證皆極精博而鄭漁仲謂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十三字爲衍文亦爲得之　蔡氏傳曰九江今之洞庭也水經言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楚地記曰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今岳州巴陵即楚之巴陵漢之下雋也洞庭正在其西北則洞庭之爲九江審矣）

國語注姑茂今太湖當作太末甬句東今句章東海口外洲（韋昭注）當作浹口蓋傳寫之誤（原注唐盧潘引地理志浙江出黟縣南率山東入海今漢志云蠻夷中　集證漢地理志丹陽郡黟縣浙江水出南蠻夷中東入海師古曰黟音伊字本作黝其音同　續漢郡國志會稽郡太末注左傳謂姑茂句章注山海經曰餘句之山無草木多金玉郭璞曰山在餘姚南句章北故二縣因以爲名句踐欲遷吳王於甬東韋昭曰縣東洲羅願新安志率山在休寧縣東南四十里高五十七仞周二十一里率水出焉案宇記引山海經浙江出三天子都在率東蓋此山也漢地理志云浙江出黟縣南率山東入海唐盧潘引此以解山海經率山今地理志率山乃作蠻夷中不可曉據按考御覽六十五引地理志作南率中率俗作蠻蓋因形近而誤○元圻案越語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茂韋昭注姑茂今太湖是也　左傳哀六年見姑茂之旗注姑茂越地今東陽太末縣漢書地理志會稽郡太末孟康曰太音如闥　韓退之衢州徐偃王廟碑姑蔑之墟太末之里　吳語越王使人告于吳王曰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

戰國策田單爲棧道木閣迎齊王與后於城陽山中非但蜀有棧閣也（閻按淮南本經訓延樓棧道則宮室亦有之　全云宮室複道見史記漢書甚多○元圻案齊策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田單敗燕而反齊地故爲棧道木閣而迎之）

楚北有甘魚之口鮑氏注疑爲濟陰高魚非也左氏昭十三年傳次于魚陂注云竟陵縣城西北有甘魚陂（集證水經二十八沔水又東南與揚口合注竟陵城傍有甘魚陂左傳昭公十三年次于魚陂者也○元圻案書錄解題雜史類鮑氏校定戰國策十卷尚書郎括蒼鮑彪注　秦策命向謂魏冉曰楚包九夷又方千里南有符離之塞北有甘魚之口注未詳疑爲濟陰高魚元吳師道校注則引王氏此條以正之）

大事記解題沈黎郡汶山郡地理志不載按輿地廣記漢武帝置郡既而罷之（案見解題十二）愚按黃霸傳入穀沈黎郡後漢莋都夷傳武帝所開以爲莋都縣元鼎（武帝二十五年改元元鼎）六年以爲沈黎郡至天漢（武帝四十一年改元天漢）四年并蜀爲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

青衣主漢人冉駹夷傳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爲汶山郡至地節（宣帝五年改元地節）三年省并蜀郡爲北部都尉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爲汶山郡（原注宣帝紀地節三年十二月省汶山郡并蜀○元圻案史記大宛傳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嶲牂牁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漢書武帝紀元鼎六年定西南夷以爲武都牂牁越嶲沈黎文山郡班氏以沈黎汶山二郡旋即省并故不列於地理志然汶山之省書於宣帝紀沈黎之并不書於武帝紀亦記事之疏漏也　歐陽忞輿地廣記三十黎州漢屬蜀越嶲二郡唐大足元年置黎州取古沈黎郡爲名按沈黎郡本莋都地漢武帝開之置郡既而罷之又茂州本冉駹國漢武帝開其地置文山郡尋罷屬蜀郡）

荀卿爲蘭陵令（案史記荀卿傳荀卿乃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縣在漢屬東海郡（見漢書地理志）今沂州承縣誠齋延陵懷古有蘭陵令一章蓋誤以南蘭陵爲楚之蘭陵也古靈（閻按古靈陳襄號　全云安定弟子）詩亦誤（閻按魏地形志蘭陵郡蘭陵縣有荀卿冢與史記卒因葬蘭陵合　全云疑是淮陰之蘭陵當再考　集證晉地理志元康元

（年分東海置蘭陵郡永嘉之亂淪沒石氏元帝渡江後幽冀諸州流人相率過江淮帝並僑立郡縣以司牧之遂南東海南琅邪南東平南蘭陵等郡按今山東兗州府嶧縣漢蘭陵唐省入承縣楚之蘭陵也江蘇常州府武進縣西北有蘭陵廢城此南蘭陵也○元圻案楊萬里字廷秀自號誠齋吉水人官至寶謨閣學士致仕及韓侂胄用事召之不至開禧出師不食而死謚文節事蹟具宋史儒林傳著誠齋集一百三十卷　書錄解題別集類中古靈集二十五卷樞密直學士長樂陳襄述古撰襄在經筵嘗薦司馬光而下三十三人皆顯於時集序李忠定綱作也）

文中子父曰銅川府君（原注隆爲銅川令○案司馬溫公文中子補傳隆字伯高）阮氏注上黨有銅鞮縣（本漢書地理志）龔氏（何本載閻云龔氏名鼎臣明道閒人）注隋初置銅川縣今忻州秀容是愚考隋地理志定襄（閻按當作樓煩始統秀容）郡秀容縣開皇初置新興郡銅川縣十八年置忻州龔注是也（集證隋地理志定襄郡統縣一大利樓煩郡統縣三靜樂臨泉秀容秀容舊置肆州後周又置平寇縣州徙雁門郡並初置新興郡銅川縣尋廢十年廢平寇縣十八年置忻州大業初州廢又廢銅川○元圻案書錄解題儒家類中說注十卷太常丞阮逸天聖與又中說注十卷正議大夫新川龔鼎臣輔之撰龔自云明道間得唐本於齊州李冠比阮本改正二百餘處　案龔注今佚）

中說同州府君龔氏本作司州注云宋武置司州於虎牢西魏始改華州爲同（集證宋書州郡志武帝北平關洛河南底定置司州刺史治虎牢領河南滎陽宏農三郡隋地理志馮翊郡後魏置華州西魏改曰同州○元圻案中說王道篇晉陽穆公之述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篇其言王霸之業盡矣　司馬溫公文中子補傳晉陽穆公名虯虯生彥官至同州刺史彥生傑官至濟州刺史封安康公謚曰獻傑生隆隆生通）

子夏居西河在汾州（案史記儒林傳子夏居西河正義曰今汾州）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閻按宋史地理志汾州治西河縣即今更名汾陽縣非古子夏設教地也詳見余博湖掌錄　何本載閻云鄭註檀弓西河云龍門至華陰之地○案水經注魏書言子夏石室正在其地與宋汾州無涉　集證水經四河水南出龍門口又南爲崌谷水注之注云崌谷側臨山南有石室西面有兩石室北面有二石室皆因河結廬連爲接閣似是棲遊隱學之所昔子夏教西河疑即此也按唐地理志汾州西河縣本隰城縣肅宗上元元年更名與子夏西河無涉張守節說○元圻案司馬溫公補傳曰晉陽穆公始家河汾之間　中說事君篇楊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不願仕也）

---

漢地理志言風俗多取太史公貨殖傳然太史公語尤奇峻可以參觀

地理志（南陽郡平氏）禹貢桐柏大復山在平氏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閻按陵似當作浦）入海（案此班氏自注文）禹貢集解云淮陵晉猶存不知何代廢省今其地當在楚州界愚考宋州郡志淮陵郡本淮陵縣（原注漢屬臨淮後漢屬下邳晉永寧元年爲淮陵國○案小註亦宋書州郡志文攷之兩漢及晉志俱合）輿地廣記（漢屬東海）泗州招信縣本淮陵縣漢屬臨淮郡宋曰睢陵置濟陰郡今按漢晉有淮陵睢陵二縣宋濟陰郡有睢陵縣而淮陵郡無淮陵縣蓋宋之睢陵即漢之淮陵也（原注廣記漢淮陵故城在淮陽軍下邳縣）寰宇記（全云樂史作）古淮陵城在招信縣西北二十五

里（見河南道十六）然則禹貢解以淮陵在楚州非也（集證山海經海內東經淮水出餘山義鄉西入海淮浦北水經淮水又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閻氏謂淮陵當作淮浦是也經義考傳寅禹貢集解二卷存○元圻案書錄解題地理類太平寰宇記二百卷太常博士直史館宜黃樂史子正撰起自河南周於海外當太宗朝上之　史記夏本紀索隱曰桐柏一名大復山　漢志淮浦爲臨淮郡後漢志爲下邳郡蔡氏傳淮入海在今淮浦）

志謂齊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案師古註曰冰謂布帛之細其色鮮絜如冰者也純精好也麗華靡也言天下之人冠帶衣履皆仰齊地）臨淄（齊郡）有服官（齊三服官見漢書平帝紀五年詔）說苑墨子曰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鑴之然猶幾不能勝（集證說苑反質篇引墨子檢今墨子無之疑是節用中下兩篇佚文）齊俗之侈蓋自景公始（全云今世織造在江浙蘇杭二府而東人之技無聞　集證漢書元帝紀初元五年詔罷齊三服官注李斐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縰爲首服紈素爲冬服輕綃爲夏服師古曰縰即今之方目紗也紈

桼今之絹也檉稱今之檉桼也

琅邪郡靈門縣壺山浯水所出（原注漢志）元次山名浯溪亦有所本非自造此字也（集證漢地理志靈門縣有高柔山壺山浯水所出　今山東莒州西南有靈門縣故城○元圻案程氏大昌演繁露十四世傳浯溪本無浯字元結自名之恐不然也說文浯水出琅邪靈門縣壺山東北入濰從水吾聲則浯非結所自名也　元次山浯溪銘序曰浯溪在湘水之南北滙於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溪世無名稱者也爲自愛之故名浯溪　唐書元結傳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孫天寶十二載舉進士復舉制科肅代宗立丙侍親歸樊上作自釋曰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少居商餘山著元子十篇故以元子爲稱）

溝洫志史起引漳水溉鄴出呂氏春秋先識覽以賢令爲聖令舄鹵爲斥鹵（閻按河渠書以引漳水溉鄴爲西門豹　余謂西門豹當魏文侯時史起當襄王時皆爲鄴令者繫十二渠利民故左思魏都賦西門溉其前史起灌其後拓地志亦云爾○元圻案漢書溝洫志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　呂覽先識覽樂成篇民歌曰鄴有聖令時爲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生之稻粱　後漢安帝紀初元二年修西門豹所分漳水爲支渠以溉田　水經十濁漳水注亦云豹引漳以溉鄴而呂覽謂史起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門豹弗知用何也）

史記貨殖傳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正義云地理志宛西通武關而無鄖關鄖當作洵洵水上有關在金州洵陽縣愚按漢志漢中郡長利縣有鄖關長利今商州上津縣武關在商洛縣正義失之（集證今陝西商州東有武關湖北鄖陽府鄖陽縣西有廢長利縣鄖關在焉）

古公事獯鬻而商不與晉拜戎不暇（昭十五年左傳）而周不知封建之效也唐以幽鎭扞契丹及幽鎭亡而契丹之患始熾方鎭之效也郡縣削弱則夷狄之禍烈矣（全云咸燕雲之禍也○元圻案唐書地理志河北道鎭州常山郡幽州范陽郡皆爲大都督府北狄傳契丹本東胡種至元魏自號契丹臣於突厥咸通中部落寖彊光啓時入寇幽薊劉仁恭討之十年不敢近邊　五代史晉高祖紀天福元年唐廢帝下詔削奪石敬瑭官爵命張敬達等討之敬瑭求援於契丹契丹耶律德光入自雁門與唐兵戰敬達大敗敬瑭即位以幽涿薊檀順瀛漠蔚朔雲應新嬀儒武寰州入于契丹　宋文鑑呂氏大約世守邊郡議曰在商之時古公以皮幣珠玉事獯鬻而商不知在周之時晉國拜戎不暇而周室不與然則三代禦邊之略盡可知矣）

九域志滄州有漢武臺唐太宗紀貞觀十九年伐高麗班師次漢武臺刻石紀功臺餘基三成燕齊之士爲漢武求仙之處（集證玉海一百六十二唐太宗實錄正觀十九年十月班師次漢武臺餘基三成傍有祠至埜城帝顧問侍臣對曰此是燕齊之士爲漢武求仙之處其地俯臨大海長瀾接天巉巖峻石奇怪之狀帝製文刻於石○元圻案史記封禪書李少君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使黃錘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

李太白蜀道難云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其說本揚雄蜀記愚謂岷嶓載于禹貢庸蜀見于牧誓非至秦始通也（全云蜀記本不足據○元圻案文選左太沖蜀都賦曰夫蜀都者蓋兆基於上世開國於中古劉淵林注揚雄蜀王本紀曰蜀王之先名蠶叢柏濩魚鳧蒲澤開明是時人民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上到蠶叢積三萬四千歲注又曰秦惠王討滅蜀王封公子通爲蜀侯惠王二十七年使張若與張儀築成都城其後置蜀郡以李冰爲守）

水經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案今本水經所列僅一百十六水）酈氏注引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集證云見唐六典注通典州郡四）謂晉郭璞注三卷後魏酈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詳撰者名氏不知何代之書云濟水過壽張則前漢壽良縣光武更名（案漢書地理志東郡壽良應劭曰世祖叔父名良故曰壽張）又東北過臨濟則狄縣安帝更名（漢志千乘郡狄應劭曰安帝更名曰臨濟）荷（通典作菏）水過湖陸則湖陵縣章帝更名（漢志山陽郡湖陵莽曰湖陸應劭曰章帝封東平王倉子爲湖陵侯更名湖陸　後漢郡國志湖陸故湖陵章帝更名劉昭注前漢志王莽改曰湖陸章帝復其號）汾水過永安則彘縣順帝更名（漢志河東郡彘應劭曰順帝改曰永安）故知順帝以後纂序也

愚按經云武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注謂諸葛武侯所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亦見卷二十七沔水條下○閻按王褘水經序於立魏興郡下有又云江水又東逕永安宮南則昭烈託孤於武侯之地也又其言北縣名多曹氏時置南縣名多孫氏時置是又若三國以後人所爲也一段似王氏原文爲今刊本鈔本所遺殊可惜特補於此　全云是歐陽圭齋序文非王語）又云改信都從長樂則晉太康（晉武帝初元）五年也然則非後漢人所撰隋志云郭璞注而不著撰人舊唐志云郭璞撰愚謂所載及魏晉疑出於璞也新唐志始以爲桑欽而又云一作郭璞撰蓋疑之也經云何水又北薄骨律鎮城注云赫連果城也乃後魏所置其酈氏附益歟（案錢氏大昕曰王氏所引武侯壘永安宮薄骨律鎮城皆注之溷入經文者）按前漢儒林傳古文尚書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晁氏讀書志謂欽成帝時人意者欽爲此書而後人附益如山海經禹益所記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曁之名本草神農所述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眞定臨淄馮翊之稱爾雅作於周公而云張仲孝友蒼頡篇造於李斯而云漢兼天下皆非本文顏之推嘗論之矣（自如山海經以下皆顏氏家訓書證篇之文）通典（州郡四）又謂景純注解疏略多迂怪今郭注不傳（閻按漢地理志班固自注引桑欽言者七是欽通地理學有撰著故後人以水經歸之與至作郭璞撰則一言以折曰璞注山海經引水經者八此豈經出璞手哉　何云焯按地理志引桑欽言者六敦煌郡效穀下乃小顏注也玉海第二十卷所載之故問文亦誤作七又云歐陽元功水經補正序云近代宇文氏以爲經傳相淆者此說近之也　集證歐陽元補正水經序按府志有兩水經一郭璞注一酈善長注然皆不著撰人姓名唐杜佑作通典時尚見兩書言郭璞疏略於酈注無所言撰人則桑未之考也舊唐志始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爲誰但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新唐志乃謂漢桑欽作水經今人言桑欽者本此崇文總目作於宋景佑與新志書同時又未知新志何所據以爲說也余嘗參訂之說者疑欽爲東漢順帝以後人以一縣名之也今經言江水東逕永安宮南永安宮昭烈託孤於孔明之地也今特著於斯又若因其人而重者得非蜀漢間人所爲也不寧惟是也其言北縣名多曹氏置南縣名多孫氏置余又未暇一二數也斯則近代宇文氏以爲經傳相淆者此說近之也○元圻案唐六典七水部郎中員外郎掌天下川瀆陂池之政令凡天下水泉三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有九其江河自西極達於東溟中國之大川者也其餘百三十有五水是爲中川者也其千二百五十有二斯爲小川者也注水經所引之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酈善長注水經引其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　四庫全書總目地理類水經注四十卷後魏酈道元撰道元字善長范陽人官至御史中尉事迹具魏書酷吏傳自晉以來注水經者凡二家郭璞注三卷今惟道元所注存道元自序一篇諸本皆佚惟永樂大典有之至於經文注語諸本率多混淆今考驗舊文得其端緒凡水道所經之地經則云過注則云逕經則統舉都會注則兼及繁碎地名凡一水之名經則首句標明後不重舉注則文多旁涉必重舉其名以更端凡書內郡縣經則但舉當時之名注則兼考故城之迹皆尋其義例一一釐定各以案語附於下方又水經作者唐書題曰桑欽然班固嘗引欽說與此經文異道元注亦引欽所作地理志不曰水經觀其涪水條中稱廣漢已爲廣魏則決非漢時鍾水條中稱晉寧仍曰魏寧則未及晉代推尋文句大抵三國時人今既得道元原序知並無桑欽之文則據以削去舊題亦庶幾闕疑之義云爾）

三輔黃圖所載靈金內府及天祿閣青藜杖皆王嘉（全云字子年符秦時人）拾遺記誕之說程泰之雍錄謂黃圖蓋唐人增續成之（原注水經注引黃圖今本所無　閻按王氏弟應鳳字仲儀有訂正三輔黃圖　集證按水經注引黃圖云神明臺上有九室又稱門在橫門外又杜南京兆主之杜北馮翊主之有令丞谷領徒千五百人橋之北首壘石水中故謂之石柱橋也又有船庫官後改爲縣凡四條皆今本所無○元圻案拾遺記漢太上皇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其字難識疑是殷高宗伐鬼方時所作也上皇遊酆沛山中有人歐冶鑄上皇問曰此鑄何器工者笑而答曰爲天子鑄劍今所鑄鐵鋼難成若得公腰間佩刀雜而冶之即成神器可以剋定天下上皇則解匕首投於爐中劍成工人持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佩於身以殲三猾及天下已定呂后藏於寶庫白氣如雲出於戶外狀如龍蛇呂后改庫名曰靈金藏惠帝即位以此庫貯禁兵器名曰靈金內府也又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叩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人乃吹杖端煙燃因以見向說開闢以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一之精天帝聞金卯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余略授子焉至向子歆從向受其術此二事三輔黃圖庫類閣類載之與此文略同而以高祖劍謂即佩之以斬白蛇者是也　四庫全書總目地理類三輔黃圖六卷不著撰人名氏晁公武據所引劉昭續漢志注定爲梁陳間人作程大昌雍錄則謂晉灼所引黃圖多不見於今本而今本漸臺彪池高廟元始祭社稷儀皆明引舊圖知非晉灼之所見又據改槐里爲興平事在至德二載知爲唐肅宗以後人所作其說較公武爲有據又雍錄十卷宋程大昌撰是編考訂

（關中古蹟以三輔黃圖唐六典宋敏求長安志呂大防長安圖記及紹興秘書省四庫闕書目考證於宮殿山水都邑皆有圖有說又小說類拾遺記十卷秦王嘉撰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事具晉書藝術傳故舊本繫之晉代然嘉實苻秦方士是時關中淪據與晉隔絕久矣稱晉人者非也）

殷芸小說云諸葛武侯躬耕於南陽南陽是襄陽墟名非南陽郡也（閻按南陽爲墟名出異苑注杜者不甚遠之　全云漢晉春秋云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曰隆中則非墟明矣○元圻案書録解題小說類殷芸小說十卷梁殷芸撰邯鄲書目云或題劉餗非也其序事止宋初或稱商芸者宣祖未祧時避諱也　隋經籍志雜傳類異苑十卷宋給事劉敬叔撰　梁書殷芸傳芸字灌蔬陳郡長平人勵精勤學博洽羣書歷官秘書監司徒左長史）

素問云（何本無云字）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滿東南右熱而左温（元圻案書録解題醫書類黃帝內經素問二十四卷此固出於後人依託要是醫書之祖也此四語見素問五常政大論篇第七十）

漢表長碑云帝御九龍殿引對飲宴集古録跋謂九龍殿名惟見於此愚按張平子東京賦曰九龍之內寔曰嘉德注九龍本周時殿名門上有三銅柱柱有三龍相糾繞故曰九龍嘉德殿在九龍門內非但見於此碑也（集證後漢陽球傳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注引洛陽記殿在九龍門內○元圻案歐陽公集古録跋尾有漢表長碑云君諱良字卿卿上一字摩滅潁國扶樂人也又云帝御九龍殿引對飲宴九龍殿名惟見於此）

武后在洛陽不歸長安此通鑑所載也張柬之等舉兵至后所寢長生殿又遷后於上陽宮皆在洛陽程泰之雍錄乃謂長安宮殿誤矣（集證玉海百六十一唐書[illegible]延[illegible]傳武后召見長生殿此殿在東都又一百五十七唐地理志上陽宮在東都禁苑之東東接皇城之西南隅上元中置○元圻案通鑑唐紀高宗永徽六年十月立武氏爲皇后故后王氏故淑妃蕭氏並囚於別院上嘗念之武后遣人杖王氏及蕭氏各一百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死又斬之武后數見王蕭爲祟被髮瀝血如死時狀後徙居蓬萊宮復見之故多在洛陽終身不歸長安又中宗神龍元年正月癸卯張柬之等迎太子至玄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仙宮柬之等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耶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太后見太子曰乃汝耶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天意人心久思李氏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乙巳太后傳位於太子丁未太后徙居上陽宮　洛陽本東都武后居之改名神都）

馮衍賦云皐陶鈞於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未詳所出（集證馮衍傳注呂氏春秋曰舜陶于河濱漁于雷澤今言皐陶未詳）水經注（汶水條）引墨子曰舜漁濩澤今墨子尚賢篇曰舜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服字疑即濩字（元圻案水經注沁水又南與濩澤水合水出濩澤城西白澗嶺下墨子曰舜漁濩澤應劭曰澤在縣西北又東逕濩澤縣故城南蓋以澤氏縣也　路史有虞紀注濩澤在今澤州之陽城墨子言舜漁於此　後漢書馮衍傳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幼有奇才博通羣書更始二年遣鮑永安集北方衍因計說永永以衍爲立漢將軍世祖即位遣使招永衍疑不肯降審知更始已歿乃罷兵降於河內帝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任用衍爲曲陽令衍不得志乃作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

漢王嘉傳爲南陵丞顏注南陵縣名屬宣城（今本云屬宣州）按漢無宣城郡南陵縣（原注宣城縣屬丹陽郡　何云貢父云南陵薄太后陵耳　全云明見外戚傳何必引貢父）南陵屬京兆文帝七年置（見地理志）顏注不攷地理志何邪（集證按史記景紀二年置南陵風俗通正失篇薄后以孝景二年四月壬子薨葬南陵文帝先太后崩地理志云文帝七年置非也三輔黃圖文帝母薄姬葬南陵在霸陵南故曰南陵○元圻案漢書王嘉傳嘉字公仲平陵人也察廉爲南陵丞建平三年代平當爲丞相　唐書地理志關內道京兆郡領縣二十無南陵蓋京兆之南陵唐時已廢而江南道宣州宣城郡有南陵遂據唐時之郡縣以入注而不攷地志以致誤）

禹貢冀州治梁及岐先儒皆以爲雍州之山晁氏謂冀州之呂梁狐岐山也蔡氏集傳從之（原注朱文公曰梁山證據不甚明白　閻按朱子不甚分明之言最精○元圻案地理今釋孔傳梁岐在雍州今陝西西安府韓城縣西北九十里之梁山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四十里之岐山也蔡傳疑雍州之山不當載于冀州指今山西汾州府永寧州東北之呂梁山一名骨脊山爲梁山汾州府孝義縣西之狐岐山一名薛頡山者爲岐山然二山去河甚遠不得爲河水所經貫故云壺口梁岐一役也其施功皆同時不可分言于二州故并言于冀得此可以釋蔡氏之疑　宋毛晃禹貢指南曰梁岐二山在雍州今于冀州言之者豈當時河患上及梁岐乎禹導底柱則壺口平而梁岐自治因河而言非以二山爲冀州之地也）

賈誼書曰所謂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爲備山

東諸侯也（壹通篇文）武關在商州商洛以限南諸侯（案秦昭王詐楚懷王入武關伏兵截其後即此）函谷在陝州靈寶以限北諸侯（魏信陵君率五國之兵乘勝逐秦兵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即此）臨晉在同州朝邑以限東諸侯（楚漢之際魏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韓信陳船欲渡臨晉即此○集證按武關在今陝西雒商縣函谷在今河南靈寶縣臨晉在今陝西朝邑縣○元圻案陳振孫曰賈子書漢志五十八篇今書首載過秦論末為弔湘賦餘皆錄漢書語且略節誼本傳於第十一卷中其非漢書所有者輒淺駁不足觀決非誼本書也）

鮑明遠登大雷岸與妹書云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濶其辭奇麗超絕翰墨畦逕可以諷誦明遠妹令暉有文才能詩見鍾嶸詩品（案詩品曰鮑令暉歌詩往往斷絕清巧擬古尤勝昭常答武帝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沖爾）大雷在舒州望江縣（集證按隋地理志同安郡望江縣陳置大雷郡開皇十八年改名）水經注所謂大雷口也

（集證太平御覽六十五水經曰雷水南經大雷戍西注大江謂之大雷口一派東南流入江謂之小雷口也宋鮑明遠登大雷岸與妹書乃此地）晉有大雷戍陳置大雷郡庾亮報溫嶠書無過雷池一步（原注稍南為池謂之雷池東入于江為大雷口元和郡縣志云全云元和郡縣志李吉甫撰○元圻案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鮑參軍集十卷宋鮑照撰照字明遠東海人晁公武讀書志作上黨人蓋據虞炎序中本上黨人之語照或作昭蓋唐人避武后諱所改　梁書鍾嶸傳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遷西中郎晉安王記室嘗品古今五言詩論其優劣名為詩評隋書經籍志總集類鍾嶸詩評三卷或曰詩品　晉書庾亮傳亮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

余仕於吳郡（閻按仕吳郡乃淳祐登第初為監平江百萬東倉也）嘗見長洲宰其圖扁曰茂苑蓋取諸吳都賦（案吳都文粹載范方平茂苑堂詩米友仁記）余曰長洲非此地也問其故余曰吳王濞都廣陵漢郡國志廣陵郡東陽縣有長洲澤吳王濞太倉在此（此後漢書續郡國志文）東陽今盱眙縣故枚乘說吳王云長洲之苑服虔以為吳苑韋昭以為長洲在吳東蓋謂廣陵之吳也曰宅有所據乎曰隋虞綽撰長洲玉鏡蓋煬帝在江都（閻按時陪諸葛穎亦有參綸長洲苑之句）所作也長洲之名縣始於唐武后時（原注元和郡縣志苑在長洲縣西南七十里未足據也常從郡國志　閻按萬歲通天元年析吳縣置長洲縣取越絕書吳越春秋走犬長洲之文以名縣亦非無其地　何本又載閻云漢王莽傳臨淮瓜田儀等為盜賊依阻會稽長洲此則與元和志所云長洲苑同指在會稽者而言非東陽也果屬東陽不得泛以會稽古人文字密　集證太平御覽八百三十一引吳地記曰長洲在姑蘇南太湖北岸闔閭所遊獵處也吳主遣徐詳至魏魏太祖謂詳曰孤比老願濟橫江之津與孫將軍遊姑蘇之上獵長洲之苑吾志足矣按此指在蘇者言○元圻案左思吳都賦造姑蘇之高臺臨四遠而特建帶朝夕之濬池佩長洲之茂苑　漢書枚乘傳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濞之謀為逆也乘奏書諫吳王不納乘復說吳王曰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夫漢并二十四郡方輸錯出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向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不如長洲之苑注服虔曰吳苑韋昭曰長洲在吳東　隋書文學傳虞綽字士裕會稽餘姚人也晉王廣引為學士大業初奉詔與虞世南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

殺胡林在欒城縣（原注唐屬趙州後屬真定府紀異錄云林內射殺狐因以名之續通典云唐天后時契突厥草胡死於此故以名之　集證唐地理志鎮州常山郡欒城縣本隸趙州大歷三年來屬　張舜民使北記契丹怒晉出帝不臣北命指登人寶自將兵南下執出帝北歸于欒西愁死偏得疾至欒城殺狐林而崩愁死崩者本陳思王不為文帝所容於此悲吟號為愁思鬭訛為愁死殺胡林者村民林中射殺一狐因以名之○元圻案書錄解題典故類續通典二百卷翰林學士承旨大名宋白太素等撰）

隋牛宏封奇章公僧孺其後也奇章巴州之縣梁普通六年置取縣東入里奇章山為名隋唐志通典九域志輿地廣記皆云其章誤也續通典作奇章（全云續通典宋白作又云柳公綽呼牛僧孺為奇章公以此○元圻案太平寰宇記一百三十九巴州其章縣本漢葭萌縣地梁武帝普通六年置取縣東入里其章山為名其章山一名障城山是寰宇記亦誤作其章近刻輿地廣記三十二原闕利州路據宋刻本補云巴州曾口縣其章鎮本梁置其章縣熙寧五年省入曾口有奇章山縣名誤而山名不誤　隋書牛宏傳宏字里仁安定鶉觚人在周襲封臨涇公開皇初授祕書監進爵奇章郡公　唐書牛僧孺傳僧孺字思黯隋奇章公宏之裔工屬文第進士相穆宗敬宗立進封奇章郡公）

## 諸子

漢志曾子十八篇（何云疑曾子之書已亡後人採大戴記爲之）今世所傳視漢亡八篇矣（此晁氏讀書志之説）十篇見於大戴禮景迂云世知讀曾子者殆未見其人也朱文公云所記雖或甚疎亦必切於日用躬行之實（元圻案今本所傳有宋汪晫編曾子一卷凡十二篇　四庫全書著錄晫字處微績溪人　晁氏讀書志子部儒家類曾子二卷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隋志曾子二卷目一卷唐志曾子二卷今世傳曾子二卷十篇本也有題曰衛紹述本嶧樊宗師繳視隋亡目一篇考其書已見於大戴禮子從父詹事公嘗病世之人莫不尊事孟子而知子思中庸者蓋寡知子思中庸者寡而知讀曾子者殆未見其人也　朱子書劉子澄所編曾子後曰世傳曾子書獨取大戴禮十篇充之劉清之子澄集其言行雜見語孟他書者爲曾子七篇曾子之爲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是以從之遊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謹厚脩潔之人所記雖或甚疎亦必有以切日用躬行之實）

太史公序歷書曰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翲忽出曾子天圓章（原注曾子云其間不容髮）

通鑑載子思言苟變於衛侯在安王二十五年大事記云去孔子没百有三年子思逮事孔子未必至是時尚存薛常州（名季宣字士龍）亦云子思之年毋乃過於壽考乎（閻按言苟變事出孔叢子自不足信○元圻案孔叢子居衛篇子思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曰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隣國也　大事記一周威烈王十七年穆公元年魯穆公尊事孔伋孔伋子思也通鑑載孔叢子子思言苟變於衛侯三章於安王二十五年是歲衛愼公之三十八年也去孔子没百有三年子思逮事孔子未必至是時尚存　薛士龍浪語集三十八叢問孟子題辭孟子學於子思資治通鑑外紀繆公　訪子思之歲距孔子卒七十有二而周紀魯繆公薨子思見衛譏侯後此又三十有一年下距孟子見梁惠王之歲凡四十有一年上下一百四十五年之間而道學三傳未足過多子思之年無乃遇於壽考乎　劉道原通鑑外紀周紀八劉恕曰家語篇後敘孔子之孫没孔子世家皆云子思年六十二孔叢子有子思與孔子相答問則孔子時子思已長矣孔子以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卒至魯穆公三年甲戌當威烈王之十九年距孔子卒七十三年子思蓋九十餘矣漢藝文志云子思魯穆公師禮記檀弓穆公問子思舊君反服孟子子思弟子亦言魯穆公同時必不妄則家語世家不當云子思六十二歲而孔叢子云子思居衛魯穆公卒去此又三十一年子思蓋百二十餘歲矣壽考若是當時莫之稱道固可疑也　呂薛之論實本於此）

家語（三恕篇）荀子（宥坐篇）謂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韓詩外傳（三）説苑（敬愼篇）皆云觀於周廟有欹器焉晉杜預傳云周廟欹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座當以周廟爲是（閻按南史祖沖之傳亦云造欹器獻竟陵王子良與周廟不異集證按北齊魏收傳亦云周廟之人三緘其口漏巵在前欹器留後俾諸來裔傳之坐右）

皇覽記陰謀黃帝金人器銘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誠可得聞乎尚父曰黃帝之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爲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愼言（見太平御覽五百九十）按漢藝文志道家有黃帝銘六篇蔡邕銘論黃帝有巾机之法皇覽集於魏文帝時漢七略之書猶存金人銘（見家語觀周篇）蓋六篇之一也（集證三國志魏劉邵傳邵字孔才黃初中爲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　隋書經籍志雜家皇覽一百二十卷繆卜等撰　皇王大紀曰黃帝作輿几之箴以警宴安作金几之銘以戒逸欲）

胡文定（名安國）銘龜山楊公曰孰能識車中之狀意欲施之韓詩外傳（九）云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孔子下步姑布子卿曰贏乎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曰某何敢乎子貢曰何足辭也子曰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既斂而椁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

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某爲欲當之者也某何敢乎文定蓋用此以比二程

荀卿非十二子（案荀卿非十二子篇謂它囂魏牟陳仲史鰌墨翟宋鈃愼到田駢惠施鄧析子思孟子也）韓詩外傳（四）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何云韓嬰詩外傳首引孟子求放心之論所以止云十子不盡與荀卿同也○案韓詩十子有范雎田文莊周而無它囂陳仲史鰌亦不盡同）愚謂荀卿非子思孟子蓋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流託其師說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爲正（元圻案法言君子篇或曰荀卿非數家之言倪也至于子思孟軻詭哉吾於荀卿歟見同門而異戶也　貢同貢衍文亦未能辨析及此）

荀卿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鰌不如盜也陳仲子猶可議直哉史魚以爲盜名可乎非十二子史鰌與子思孟軻皆在焉豈有法仲尼而非三子者乎（元圻案此條非與上條相反乃所以實非斯假託之說也）

楚辭漁父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荀子（不苟篇）曰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己之僬僬（閣本云元板作潐潐）受人之掝掝者哉（案今本荀子僬作潐楊倞注潐潐明察之貌掝當爲或掝掝惛也）荀卿適楚在屈原後（屈原卒於楚頃襄王時春申君以荀卿爲蘭陵令在考烈王八年考烈王頃襄王太子完也）豈用楚辭語歟抑二子皆述古語也（何云因書謂之則述古語矣○元圻案說苑說叢亦曰新沐者必拭冠新浴者必振衣）

荀子（大略篇）曰非其人而教之齎（楊倞注齎與資同）盜糧借賊兵也獨不知李斯韓非乎

成相（荀子篇名）曰禹傳土平天下躬親爲民行勞苦得益臯陶橫革直成爲輔注云橫革直成未聞韓侍郎云此論益臯陶之功橫而不順者革之直者成之也（閔保燮）愚管考呂氏春秋（開春論求人篇）云得陶化益眞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盂陶卽臯陶也化益卽伯益也眞窺卽直成也（原注眞與直相類○案盧氏文弨曰窺或本是竅字與成音近）橫革卽橫革也皆禹輔佐之名（原注之交未詳世本化益作井宋衷云伯益○元圻案小註引世本宋衷語見陸德明易井卦釋文）

王霸篇睪牢天下而制之馬融傳注作臯牢猶牢籠也（何云古人多借臯作睪一字也天官書黃澤作澤睪矣　全云巾本臯亦作　集韻楊倞注睪牢未詳睪或作睾言盡牢籠天下也新序作牢牢又按益爲臯陶之子列女傳作睪子○元圻案列子天瑞篇睪如殷敬順釋文音臯）

孟子三見齊王不言事（何云三見而不言其亦遠乎人情矣此篇係僞撰也　全云不言者事耳非竟無言也）

曰我先攻其邪心楊倞注云以正色攻去邪心乃可與言也（大略篇）此莊子（外篇）所謂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荀子（不苟篇）曰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阿房宮賦之語本此（元圻案阿房宮賦唐杜牧作）

勸學篇青出之藍作青取之於藍聖心循焉作備焉（案大戴記亦作備）玉在山而木潤作草木潤君子如響矣作知（何本知作如）響矣賦篇請占之五泰作五帝（何云非此書幾不復見五泰之文矣）監本末必是建本末必非餘不勝紀（原注今監本乃唐與政台州所栞熙寧舊本亦未爲善當俟精校　五泰注云五帝也監本改爲五帝而刪注文　何云此校勘者所當知○元圻案荀子賦篇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弃其耆老收其後世人屬所利幾爲所害臣愚不識請占之五泰楊倞註五泰五帝也謝金圃師校曰五泰宋本作五帝無五泰五帝也五字注今

徵元刻與困學紀聞合古音帝字不與敗世害韻五支六脂之別也

河閒獻王之言惟見於說苑（何云獻王之言亦見春秋繁露）謂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飢則曰此我飢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又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見君道篇）又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舍學聖王之

道若舍日之光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又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爲始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此治國之本也（見建本篇）司馬公爲獻王贊謂用其德施其志帝王之治復還其必賢於文景遠矣（閻按欲以河閒獻王德代杜子春祀兩廡以有功周禮爲最先　朱子云胡氏言使河閒獻王爲君董仲舒爲相汲黯爲御史大夫則漢治必盛某謂如此等除那裏得來　河閒獻王之言亦見春秋繁露謂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辭氣應對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目說矣言理應對遜則耳說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僻鄙則心說矣　全云閻氏謂河閒獻王當從祀孔廟以其有功周禮爲最先予謂獻王豈特有功周禮一經哉以毛萇爲詩博士則毛詩之傳其功也貫公爲春秋左氏博士則左氏之傳其功也漢廷未立學官河閒已有博士其功大矣至其所集雅樂武帝存而不御以致元成時鄭聲繁興然王禹宋曅猶能明其義者使哀帝能立之學官樂豈亡乎○元圻案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閒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眞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禮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　司馬溫公河閒獻王贊曰景帝之子十有四人栗太子廢而獻王最長嚮若遵大義屬重器用其德施其志必無神仙祠祀之煩宮室觀游之費窮兵黷武之勞賦役轉輸之敝宜其仁豐義洽風移俗變煥然帝王之治復還其必賢於文景遠矣）

法言序舊在卷後司馬公集注始寘之篇首詩書之序亦然（元圻案　四庫全書總目儒家類法言十卷司馬光集註惟李軌柳宗元宋咸吳秘之註尚存故光裒合四家增以己意各以其姓別之舊本十三篇之序列於書後蓋自書序詩序以來體例如是宋咸不知書序爲僞孔傳所移詩序爲毛公所移乃謂子雲親旨反列卷末甚非聖賢之旨今升之章首取合經義其說殊謬然光本因而不改今亦仍之）

老泉太元論曰疑而問問而辨問辨之道也揚雄之法言辨乎其不足問也問乎其不足疑也求聞於

後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無取焉東坡（與謝民師書）亦謂太元法言雕蟲而變其音節謂之經可乎（何云只揚子爲無得不可也其言則可以爲監矣　全云文人講道其語不摯況欲擬經益悖矣○元圻案漢書揚雄本傳贊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　法言吾子篇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　宋咸註法言序曰柳宗元周足雖賢二三而不能盡其亡誤子厚蓋有取乎法言也）

法言末篇稱漢公斯言之玷過於美新（揚雄劇秦美新文見文選）矣司馬公雖曲爲之辨然不能滌莽大夫之羞也（何云言稱漢公法不法矣○元圻案法言孝至篇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　司馬溫公注書謂莽自況伊周則與之況黃虞則不與也其志將曰爲伊周而止斯可矣不止而至于篡伊周豈然哉　朱子通鑑綱目入於新莽天鳳五年書莽大夫揚雄死）

五兩之綸半通之銅（孝至篇）注云半通闕（原闕今按仲長統昌言曰身無半通青綸之命注十三州志曰有秩嗇夫得假半章印半通半章也　全云原注是此文○元圻案後漢書仲長統傳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也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

（文藻荀彧聞統名奇之舉爲尚書郎後參曹操軍事著論名曰昌言損益篇曰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注十三州志曰有秩嗇夫得假半章印續漢輿服志曰百石青紺綸一采宛轉繆織長丈二尺說文綸青絲綬也鄭元注禮記曰綸今有秩嗇夫所佩也）

美靈根閉朋牖太元之心學也（何云亦老子之學　集證太元養初一藏心於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於淵神不外也守初一閉朋牖守元有測曰閉朋牖善持有也）

中說前述云隋文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之策十有二焉（案中說魏相篇子謁見隋主一接而陳十二策編成四卷）按唐會要武德元年五月改隋大興殿爲太極殿隋無此名（元圻案唐會要大內門武德元年五月二十一日改隋大興殿爲太極殿案帝號門記隋義寧二年五月二十二日高祖受禪於太極殿唐書高祖紀同義寧二年即武德元年也當以受禪之故而先一日改殿名歟　唐皮日休文中子碑曰文中子姓王氏諱通字仲淹生於陳隋之世以亂世不仕退於汾晉序述六經敷爲中說有禮論二十五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三十一篇易贊七十篇其門弟子有薛收李靖魏徵李勣杜如晦房元齡惜乎德與命乖不及見吾唐

受命而沒　唐會要一百卷宋王溥撰原本已佚　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裒輯成書）

詩失於齊魯當從龔氏本云論失於齊魯謂論語也上文已言齊韓毛鄭詩之末也不當重出（元圻案中說天地篇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　唐李行修請置詩學博士書云書殘於古今論失於齊魯正用文中子語可以證龔本之不誤然其意則論爲論詩也故其下云漢有毛鄭師道可觀）

封禪秦漢之侈心（案王道篇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此河汾篇論也房魏學於河汾（唐司空圖文中子碑曰房魏數公皆爲其徒）而議封禪之禮不以爲非安在其爲守師說乎梁有許懋而唐無人焉會謂房魏不如懋乎（元圻案通鑑唐紀太宗貞觀十四年十一月百官復表請封禪詔許之更命諸儒詳定儀注以太常卿楊師道爲封禪使十五年四月詔以來年二月有事于泰山五月己酉有星孛於太微太史令薛頤上言未可東封起居郎褚遂良亦言之丙辰詔罷封禪　朱子綱目先是羣臣再請封禪上命顏師古議其禮房元齡裁定之　范氏祖禹曰封禪實自秦始古未有也太宗方明而佞者猶假其議獨魏徵以爲時未可而亦不以爲非也後議其禮徵亦與焉高宗明皇遂蹈而行之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封禪爲非世俗之惑可勝歎哉　梁書許懋傳懋字昭哲高陽新城人待詔文德省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高祖將欲行焉懋建議曰舜柴岱宗是爲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禪于梁父此緯書曲說非盛德事不可爲法上嘉納之）

龔氏注中說引古語云上士閉心中士閉口下士閉門愚按楚辭橘頌云閉心自謹終不過失兮王逸注閉心捐欲也（集證按說苑政理篇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

中說於文取陸機於史取陳壽自魏晉而下言之也（元圻案王道篇子謂荀悅史乎史乎謂陸機文乎文乎皆思過半矣又曰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天地篇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范甯有志于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事君篇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

記註興而史道誣矣（案問易篇史道興而經道廢矣記注興而史道誣矣是故惡夫異端者）註當作

注記注謂漢晉以後起居注之類虛美隱惡史無直筆故曰誣阮逸謂若裴松之註三國志恐非（何云此論不謂厚齋已發之○元圻案通典職官三起居周官有左右史記其言事蓋今起居之本漢武有禁中起居注後漢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注在宮中爲女史之任又王莽時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其言行此又起居之職自魏至晉起居注則著作掌之其後起居皆近侍之臣錄記　左傳晉侯使鞏朔獻捷于周王辭焉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則左右史非實錄也久矣）

張元素問禮（見魏相篇）注云史傳未見元素蒲州人唐書有傳注以爲未見非也（何云注最疏略當時隋書舊唐書想已聞難得耳○元圻案張元素蒲州虞鄉人傳見舊唐書七十五新唐書一百三新書傳貞觀四年詔發卒治洛陽宮乾陽殿且東幸元素上書云云帝顧房元齡曰洛陽朝貢天下中朕營之意欲便四方百姓今元素言如此使後必往雖露坐庸何苦即詔罷役魏徵後聞元素言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舊書所紀略同通鑑刪魏徵語不載）

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舍諸（見王道篇）此叔恬之言也

（淳注元魏之君雅稱孝文然治家無法佳兵不已再傳而遂亂安在其黎民懷之　何云此論未爲非周人之先固自竄於戎狄之間矣　全云原注是正文又云深竊非以其戎狄而外之也惜其治之未善耳何說謬○元圻案中說王道篇子述元經皇始之事歎焉門人未達叔恬曰夫子之歎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於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舍諸子聞之曰凝爾知命哉　魏書高祖孝文紀稱帝聽覽政事從諫如流哀矜百姓恒思所以濟益天地每言人君患於不均不能推誠御物苟能均誠胡越之人亦可親如兄弟誠得致治之要其太子恂之廢也因恂苦河洛暑熱與左右謀召牧馬輕騎奔代中庶子高悅道諫手刃之於禁中罪由自取孝文常戒恂曰字汝元道所寄不輕汝當尋名求義以順吾旨其教子亦有方矣惟好用兵以致不祥王其孫孝明帝崩介朱榮乃謀廢立　司馬溫公文中子補傳云弟凝續叔恬即凝之字）

文中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龔氏本云子遊黃頰之谷遂至白牛之谿（魏相篇）注云王績（字無功通之弟）嘗題詩黃頰山壁愚按負苓者傳（王績作見唐文粹九十九）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谿當從龔本（元圻案　四庫全書別集類東皋子集三卷唐王績撰唐志載績集五卷陳振孫云其友呂才鳩訪遺文編成五卷爲之序今本止三卷或後人從文苑英華文粹諸書中采掇詩文彙爲此編　王績負苓者傳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谿語及周易薛收歎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辭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囁嚅然委擔而息曰吾子何歎收曰伏羲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以爲文王病也負苓者曰文王爲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畫畫也）

仲長子光中說稱之王無功爲傳云著獨遊頌及河渚先生傳以自喻文中子比之虞仲夷逸又爲祭文云明道若昧進道若退鳥飛知還龍亢靡悔藏用以密養正以蒙不見其始孰知其終（元圻案天地篇薛收問仲長子光何人也子曰天人也收曰何爲天人乎曰眇然小乎所以屬乎人嶢然大乎何獨能成其天禮樂篇自太伯虞仲以來天下鮮避地者也仲長子光天隱者也無往而不適矣又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爲文中子以爲知言文中子曰其名彌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人其知之矣關朗篇薛收問政於仲長子光子光曰舉一綱衆目張弛一機萬事隳不知其政也收告文中子子曰子光得之矣周公篇子謂仲長子光曰山林可居乎曰會遂其適也焉知其可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也　唐書隱逸傳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爲

中說以擬論語不爲諸儒稱道故事不傳惟中說獨傳　王無功仲長先生傳先生諱子光字不耀自云洛陽人也開皇末結廬河渚間以息身焉守令王者皆親謁先生辭以痼疾未嘗交語著獨遊頌及河渚先生傳以自喻識者有以知其懸解也人有請道者則書老易二字示之文中子比之虞仲夷逸又祭仲長統文曰明道若昧進道若退鳥飛知還龍亢必悔累累夫子理說其內不枝不求無愉無變古人有言微妙元通藏用以密養正以蒙堅堅夫子允執其中不見其始孰知其終云云　龍亢靡悔似當從集作必悔）

無功答馮子華書曰吾家三兄生於隋末傷世擾亂有道無位作汾亭之操蓋孔氏龜山之流也吾嘗親受其調頗謂曲盡近得裴生琴更習其操洋洋乎覺聲品（品集作器）相得又曰吾往見薛收白牛谿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嵯峨蕭瑟真不可言非哉邈乎揚班之儔也（案楊升菴曰此賦今不傳）高人姚義常謂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溟高深極矣（原注可附中說注　全云原注是正文○元圻案中說禮樂篇子遊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乎驟而鼓南風曰嘻道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聲存而操變矣子遽捨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搖竿鼓棹而逝門人追作汾亭之操　琴操季桓子受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作龜山操曰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

李百藥曰分四聲八病按詩苑類格沈約曰詩病有八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唯上尾鶴膝最忌餘病亦通（元圻案中說天地篇李百藥見子而論詩子不答百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各有端緒音若塤篪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與　書錄解題文史類詩苑類格三卷李淑撰　唐書李百藥傳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內史令德林子也入唐官散騎常侍進左庶子宗正卿爵爲子所撰齊史行於時　梁書沈約傳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撰四聲譜高祖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　南史陸厥傳時盛爲文章沈約謝朓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彥倫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世呼爲永明體○集證魏慶之詩人玉屑沈約謂詩病有八一曰平頭謂第一第二字不得與第六第七字同聲如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今歡皆平聲日樂皆入聲二曰上尾謂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如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皆上聲三曰蜂腰謂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如聞君愛我甘竊欲自修飾君甘皆平聲欲飾皆入聲四曰鶴膝謂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聲如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來思皆平聲五曰大韻謂如聲鳴爲韻上九字不得用驚傾平榮字六曰小韻謂除大一字外九字中不得有兩字同韻如遙條不同七曰旁紐八曰正紐謂十字內兩字疊韻爲正紐若不共一紐而有雙聲爲旁紐如流久爲正紐流柳爲旁紐）

杜淹文中子世家二子長福郊少福畤龔氏本誤前述長子福奬劉禹錫撰王質碑云文中子生福祚福祚生勉勉生怡怡生潛質潛之季子爲諫議大夫給事中終宣歙觀察使唐書有傳福畤之子見於文藝傳者勔勮勃助劼勸（原注太原府君召二子而教焉龔氏注云文中子二子福奬福祚福畤福奬疑即福郊也）書此以補世家之闕（元圻案杜淹字執禮如晦之叔也附見唐書如晦傳新唐書文藝傳王勃字子安兄勔弟助皆第進士助字子功初勔勮勃皆著才名故杜易簡稱三珠樹其後助劼又以文顯福畤少子勸亦有文劉禹錫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宣州刺史王公碑曰常侍諱質字華卿姓王氏自秦漢以還世多顯名由今而上十有一代名然仕元魏爲并州刺史子孫因家焉遂爲太原祁人并州六代孫名通字仲淹在隋諸儒推爲能明王道隱居白牛谿既歿諡曰文中子文中生福祚爲崇州上蔡主簿上蔡生勉皋進士試賢良皆上第仕至河中府寶鼎令寶鼎即公之曾祖也祖諱怡渝州司戶參軍考諱潛揚州天長縣丞公其季子也　案舊唐書一百九十上王勃傳止附見勔勮而不及助劼勸三人又以勔爲勮之兄與新唐書不同杜淹文中子世家并不及勃兄弟故云補世家之缺）

王無功遊北山賦序（文載文苑英華九十七）云余周人也本家於祁永嘉之際扈遷江左地實儒素人多高烈穆公銜建元之恥歸於洛陽（案司馬溫公文中子補傳六世祖元則元則生煥煥生虬齊高帝受宋禪誅袁粲虬由是北奔魏魏孝文帝甚重之官并州刺史封晉陽公諡曰穆始家河汾之間）同州悲永安之事退居河曲（中說周公篇太原府君曰溫子昇何人也子曰險人也智小謀大永安之事同州府君常切齒焉）始則晉陽之開國終乃安康之受田其賦云白牛溪裏岡巒四峙信茲山之奧域昔吾兄之所止許由避地張超

成市察俗刪詩依經正史紐帶青衿鏘鏘儗儗階庭禮樂生徒杞梓山似尼丘泉疑洙泗又注云此溪之集門人常以百數河南董恒南陽程元中山賈瓊河南薛收太山姚義太原溫彥博京兆杜淹等十餘人稱爲俊穎而姚義慷慨同儕方之仲由薛收以理達方莊周（賦云樹即環林門成闕里姚仲由之正色薛莊周之言理）門人多至公輔而文中之道未行（以上皆無功自註文）然無功不及房杜魏何哉（何云門徒詎以賦注爲據）鄭毅夫（全云名獬）論中說之妄謂李德林卒於開皇（隋文帝初元）十二年通時年八九歲未有門人而有德林請見歸而有憂色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霑襟（集證晁氏讀書志通生於開皇四年而德林卒以十一年通適八歲未有門人通仁壽四年嘗一下到長安時德林卒已九載矣按龍川文中子引云文中子沒於大業十三年則年三十三○案中說王道篇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見子與之言退而有憂色門人問子曰素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政也夔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德林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吾所以憂也門人退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霑襟焉隋書李德林傳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也開皇十年出爲湖州刺史轉懷州刺史卒官）關子明（全云關朗）太和（魏書孝文帝紀即位七年丁巳改元太和當宋順帝昇明元年）中見魏孝文如存於開皇間亦一百二三十歲矣（集證晁氏志云自太和丁巳至通生之年甲辰蓋一百七年矣○中說關朗篇或問關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役而宣武立穆公起關朗退魏之不振有由哉）而有問禮於子明（杜淹文中子世家云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十八年文中子有四方之志受書於東海李育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是二者其妄不疑晁氏讀書志謂薛道衡仁壽二年出襄州（隋書薛道衡傳道衡字元卿河東汾陰人也高祖受禪除內史舍人後進位上開府仁壽中出檢襄州總管有子五人收最知名）通仁壽四年始到長安（通鑑隋文帝紀仁壽三年是歲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上不能用罷歸）其書有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中說魏相篇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汾之間將盡在是矣往事之無失也）用此

推之則以房杜爲門人抑文可知也（何云讀書志亦兼採鄭說○元圻案杜淹文中子世家曰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恒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元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彥博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　朱子文中子續經說曰雖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是皆福郊福畤之所爲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是其不自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

世說其言清以淨有天下分裂之象中說其言閎以實有天下將治之象（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小說類世說新語三卷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註義慶事迹具宋書孝標名峻以字行事迹具梁書黃伯思東觀餘論謂世說之名肇於劉向其書已亡故義慶所集名世說新書段成式酉陽雜俎引王敦澡豆事尚作世說新書可證不知何人改爲新語相沿已久不能復正矣）

張巨山（何云巨山名嵲）讀管子曰讀心術白心内業諸篇知其功業之所本然後知世之知管子者殊淺也書多古字如況作兄釋作澤此類甚衆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謂召忽謂管仲爲兄（大匡篇）澤命不渝而注乃以爲澤恩之命（小問篇）甚陋不可徧舉愚謂管子乃尹知章注今本云房元齡非也（閻按張巨山名嵲襄陽人官敷文閣待制見宋史列傳第二百四文苑七○元圻案書錄解題張巨山集三十卷嵲爲司勳郎官金人再取河南秦相檜上章引伊尹善無常主及周任不能者止之文以自解嵲之筆也秦德之遂擢修注掌制今四庫書目作紫微集蓋從宋史藝文志　唐書儒學傳尹知章絳州翼城人馬懷素奏定秘書知章是正文字於易老莊書尤懸解　管子註唐志宋崇文總目皆作尹知章陳氏書錄作房元齡鄭樵通志又云尹知章註十九卷房元齡註二十卷晁氏讀書志以爲房元齡註尹知章所託今攷房尹本傳皆不載其註管子或亦不出於尹手未可知也）

地員篇云管仲之正天下也其施七尺（原注施者大尺之名）瀆田悉徙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原注謂立君以主之手書據此地之實數）手實之名始見於此呂惠卿因以行手實之法蘇文忠論管仲之無後利不可與民爭也蓋有激云（元圻案地員篇正作匠此遂未詳　宋史呂惠卿傳方行手實法用弟曲陽尉和卿計制五等丁產簿使民自上其家之物產官爲注併尺椽寸土檢括無遺下至雞豚亦徧抄之許告隱匿賞以貲三分之一民不勝困　東坡論管仲無後云左氏云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謂其有禮也而管仲之後不復見於齊者予讀其書大抵以魚鹽富齊耳夫以孔子稱其仁耶明稱其有禮然不救其無後利之不可與民爭也如此桑宏羊滅族韋堅楊慎矜王涯之徒皆不免於死孔循誅死有以也夫　厚齋原注蓋管子注文瀆田悉徙句下注云瀆田謂穿溝瀆而溉田悉徙謂其地每年皆須更易也）

傅子（金云名元）謂管子書過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尤鄙俗（案傅子語劉恕通鑑外紀引之）古史謂多申韓之言以智欺其民以術傾鄰國有不貲之寶石璧菁茅之謀（見輕重丁篇）使管仲信然何以霸哉（元圻案蘇子由古史二十五管仲傳曰戰國之際諸子著書因管子之說而益附之其廢情任法遠於仁義者多申韓之言非管子之正也至其甚者言治國則以智欺其民言治外則以術傾鄰國於是有不貲之寶石璧青茅之謀使管仲而信然則天下亦將以數欺報之尚何以霸哉　朱子語類管子非仲所著仲任齊政事甚多稍閒又有三歸之溺決不是閒工夫著書底人其書老莊說話亦有之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并附以他書　葉水心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　傅子晉司隸校尉鶉觚子北地傅元撰隋唐志皆載傅子一百二十卷宋志僅載五卷傳本久佚今　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所載編綴總爲一卷序錄此條所引不載卷中　書錄解題別史類古史六十卷蘇轍撰因司馬遷之書上觀詩書下攷春秋及秦漢雜錄爲七本紀十六世家三十七列傳）

管仲曰決獄折中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爲大理（小匡篇）呂氏春秋（審分覽勿躬篇）云臣不若弦章按說苑弦章在景公時當以管子爲正（何云後方論說苑多謬奈何取以爲證○元圻案說苑君道篇晏子沒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者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曰此諸臣之不肖也此王氏所據也君道篇又云晏子對景公曰昔先君桓公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一篇之中而前後互異說苑果不可據王氏偶未詳攷耳新序雜事篇又云臣不如弦寧）

黃帝六相一曰蚩尤通鑑外紀改爲風后（元圻案管子五行篇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爲當時大常察乎地理故使爲廩者奢龍辨乎東方故使爲土師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爲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使爲司馬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爲李通鑑外紀引用此文惟蚩尤改爲風后　史記五帝紀蚩尤作亂黃帝禽殺蚩尤　帝王世紀黃帝使力牧神皇討蚩尤氏擒之于涿鹿之野周書黃帝執蚩尤殺之于中冀皆不云爲黃帝相而風后之名見於史記帝王世紀論語摘輔象諸書故劉道原改之）

弟子職漢志附於孝經朱子謂疑是作內政時士之子常爲士因作此以敎之（閻按馬公驌以爲蓋古塾師敎作管子之作內政以敎士之子者耶何云馬驌云管子作內政用以敎士之子者爾蓋本朱子語○元圻案漢書藝文志孝經十一家弟子職一篇註應劭曰管仲所作在管子書　國語管子曰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敎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爲士又管子曰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作內政而寄軍令焉）

晁景迂云王弼注老子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處之（第三十一章）非老子之言不知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第二十七章）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也傳奕能辨之（元圻案此晁景迂跋王弼注老子語　四庫全書提要晁公武讀書志曰太史公謂河上丈人通老子再傳而爲蓋公蓋公即齊相曹參師也而葛洪謂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漢孝文時居河之濱侍郎裴楷言其通老子孝文詔問之即授素書道經兩說不同當從太史公云云然隋志道家載老子道德經二卷河上公注又載梁有戰國時河上丈人注老子經二卷亡則兩河上公各一人兩老子注各一書戰國時河上公書在隋已亡今所傳者實漢河上公書耳　隋書經籍志道德經二卷今存　唐志傳奕注老子二卷今　四庫書不著錄　畢氏沅道德經考異自序謂所見老子注家不下百餘本其佳者數十本唯唐傅奕多古字古言且爲世所希傳故就其本互相參校云云今改第三十一章後引王氏此條案曰今所傳王弼本獨此章無注故晁氏云爾第二十七章常善救人故人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物無棄物故云河上公王弼作故無棄人故無棄物淮南子同奕然則傳奕不以此文謂非老子本書也晁氏所見奕注非即畢氏所據之本耶）

老子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第五十九章）司馬公謂不遠而復不離於德可以修身朱文公謂能嗇則不遠而復重積德者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原注王弼注本作早服而注云早服常也亦當爲復）

方伯謨文公高弟也其言曰老子之言蓋有所激者生於衰周不得不然世或黜之以爲申韓慘刻原於道德亦過矣又曰釋氏閑戾也至於立志堅決吾亦有取焉似與師說背馳（何云此荆公莊周論之緒餘也又云朱子與黃直卿書曰伯謨不幸早去時亦安靜則了但可惜後來一向參學身後也有詩數篇耳則伯謨方之所造可見其安靜則了或得之二氏者也王氏目爲高弟者據放翁所作墓誌而云此條亦見墓誌中伯謨名士繇一名伯休莆田人移居崇安朱子於建陽○元圻案何注一名伯休四字從閩本增　東坡韓非論云太史公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非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　陸放翁方伯謨墓誌見渭南集三十六）

生之徒十有三（第五十章）韓非解老云四肢與九竅（集論韓非解老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元圻案陳振孫曰石林老子解從之　宋祁親賓朋彙語曰老氏論生之徒死之徒與動而之死地者皆十有三人多不能曉由爲異說不知正謂其形而言爾故河上公解以四肢九竅之數當之不知此說自見韓非子　容齋續筆九老子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者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王弼注曰十有三猶云十分有三分取其生道全生之極十分有三耳取死之道全死之極亦十分有三耳而民生生之厚更之無生之地焉其說甚淺且不解釋後之一節蘇子由以爲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乎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爲之妙其說可謂盡矣）

首章以有無字下斷句自王介甫始（原注朱文公謂名可名有名無名皆一義常無欲是就無欲○元圻案道德經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晁氏讀書志道家類王安石注老子二卷介甫平生最喜老子故解釋最所致意如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皆於有無字下斷句與先儒不同　朱子語類問老子道可道章或欲以常無常有爲句讀如何曰先儒亦有如此斷句者不妥貼）

惟無以天下為者可以有天下（集證今本道德經無此二語）此即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意湯武之征伐非利天下也無利天下之心而與天下同其利然後可以得天下（元圻案文子十守篇老子曰大所謂聖人者適情而已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乎己而貪汚之心無由生也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也）

谷神一章（第六章）養生者宗焉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謂養生之大者在愛氣閑欲以平意平意以靜神靜神以養氣古之道士有言曰將欲無陵固守一德此言神無離形則氣多內充董子亦有得於此（元圻案晁氏政與歐陽明曰谷河上本作浴云浴養也見釋文後漢陳相邊韶老子碑銘引亦作浴神是與河上本同見隸釋　馬公驌繹史曰谷神列子引黃帝語也或云五千言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三教論曰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子為尹談蓋述而不作按莊子引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外無內則容成氏固有書矣）

文子者老子弟子也（原注序曰亦曰計然姓辛名研字文子）其書稱平王問道（原注老子與孔子同時又云范蠡師之其去平王之時遠矣序謂周平王時人非也○案平王問道見今本道德篇）其言曰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上德篇）荀子（勸學）取之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上德篇）汲黯取之（注見下條）再實之木其根必傷（符言篇）明德后取之（後漢書后紀明德皇后馬氏伏波將軍援女也明帝崩后為皇太后章帝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曰馬氏無軍功奈何得與陰郭中興后等耶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道德篇）魏相取之（漢書魏相傳上與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臨河欲魚不如歸而織網（上德篇）董仲舒取之（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自然篇）

班固（答賓戲）杜甫（同谷縣詩）韓愈（爭臣論）取之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微明篇）孫思邈取之（唐書隱逸傳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通百家說善言老莊而訪盧照鄰等師事之答照鄰曰心為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膽為之將以果決為務故欲大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知者動天之象故欲圓）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上德篇）陸抗取之（三國志吳陸抗傳抗字幼節抗聞都下政令多闕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此蓋六國所以兼并於彊秦西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欲治之主不世出（下德篇）王吉取之（漢書王吉傳吉字子陽琅邪皋虞人也為諫大夫上疏言得失曰欲治之主不世出然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解（解今本文子作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上仁篇）枚乘取之（漢書枚乘傳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謀逆乘奏書諫曰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云云）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蟲葵藿為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千里（上德篇）鄭昌取之（漢書蓋寬饒傳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挫上書頌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云云）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下德篇）班固刑法志取之人之將疾必先厭魚肉之味國之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語（微明篇）越絕（德序外傳記曰夫差狂惑賊殺子胥句踐至賢種為誅范蠡恐懼逃於五湖傳曰人之將死惡聞酒肉之味邦之將亡惡聞忠臣之語）劉子（貴言篇）取之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貍（上德篇）何休注公羊（莊十二年傳）取之又曰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守弱篇）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精誠篇）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上德篇）皆見此書其見於列莊淮南子者不可縷數（元圻案漢書藝文志道家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　厚齋藝文志攷曰今本十二篇道原至上禮李暹注暹遜之與晁氏曰書了進表引文子李暹注以）

（為計然今其書一以老子為宗略無與范蠡謀議之事唐志農家范子計然十五卷注云范蠡問計然答列與文子了不同北史蕭大圜曰陶朱成術於辛文　柳子厚曰文子書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為聚斂以成其書歟）

文子曰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禮篇）汲長孺學黃老言故用文子之語顏注云積薪之言出曾子當攷（元圻案漢書汲黯傳黯字長孺濮陽人學黃老言治吏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又曰始黯列九卿矣而公孫宏張湯為小吏已而宏至丞相湯御史大夫黯見上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

戰國策云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孔叢子（抗志篇）云老萊子謂子思曰子不見夫齒乎雖堅剛卒盡相摩舌柔順終以不弊漢藝文志老萊子與孔子同時（閻按史記老子傳亦云爾）當從國策（元圻案厚齋漢藝文志攷道家老萊子十六篇史記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　大戴禮云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悔尤之內貧而能樂蓋老萊子之行也說苑常摐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摐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又以為老子對常摐之言）

壺邱子林列子之師也（案見列子天瑞篇釋文曰司馬彪注南華眞經云名林鄭人也）呂氏春秋（愼大覽下賢篇）云子產相鄭往見壺邱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下云是倚其相於門也）然則與子產同時（元圻案高誘註子產壺邱子弟子　列子仲尼篇子列子既師壺邱子林友伯昏瞀人又黃帝篇云列子師老商氏然則列子有二師也　漢藝文志道家列子八篇名禦寇先莊子故莊子稱之敍錄釋文或名圄寇　厚齋藝文志攷柳宗元曰劉向別錄曰列子鄭穆公時人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子產鄧析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魯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繆公時遂誤為鄭耶王氏自註曰或謂鄭繻公字誤為繆公　宋葉大慶攷古質疑三曰鄭繆公立於魯僖三十二年薨於魯宣三年正與魯文公並世列子書楊朱篇云孔子伐木於宋圍於陳蔡夫孔子生於魯襄二十二年鄭繆公之薨五十五矣陳蔡之厄孔子六十二歲統而言之已一百十八年列子繆公時人必不及知陳蔡之事況其載魏文侯子夏之問答則又後於孔子者也不特此爾第二篇載宋康王之事第四篇載公孫龍之言是皆戰國時事上距鄭繆公三百年矣莊子讓王篇云子列子窮貌有飢色客有言於鄭子陽曰

列子蓋有道之士也若君之國而窮君無乃不好士乎子陽即令官遺之粟觀此則列子與鄭子陽同時史記鄭世家繻公二十五年殺其相子陽即周安王四年癸未歲也然則列子與子陽乃繻公時人劉向以為繆公恐誤以繻為繆歟然大慶未敢遽以向為誤請見蘇子由古史列子傳亦引辭粟之事以為禦寇與繻公同時又觀呂東萊大事記云安王四年鄭殺其相駟子陽遂及列禦寇之事然後因此以自信）

列子以仕衞為嫁於衞從一而終之死靡它是之謂正（何云方言嫁往也自家而出謂之嫁由女而出為嫁故上云國不足此係非本義　全云厚齋蓋有為言之○元圻案天瑞篇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不足將嫁於衞）

列子言西方之聖人西極之化人佛已聞於中國矣（何云列子亦寓言○元圻案仲尼篇商太宰曰孰者為聖孔子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周穆王篇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宮　石林葉氏曰天瑞黃帝篇與佛書相表裏）

狐父之盜（案說符篇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邱見而下壺飧以餔之）史記（曹相國世家）正義括地志狐父亭在宋州碭山縣東南三十里

東坡欲去莊子盜跖漁父篇而邵子觀物外篇（下）謂盜跖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莫如之何漁父言事之不可強者雖聖人亦不可強（案下云此言有為無為之理順理則無為強則有為也○全云邵子之說高於坡公○元圻案容齋續筆十二東坡作莊子祠堂記云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覆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爾東坡之識見至矣盡矣今之莊周書寓言第二十七繼之以讓王盜跖說劍漁父乃至列禦寇為第三十二篇讀之者可以渙然冰釋也予按列子書第二篇內首載禦寇饋漿事數百言即綴以楊朱爭席一節正與東坡之旨異世同符而坡公記不及豈非作文時偶忘之乎）

五峰（與張欽夫第十書）云莊子之書世人狹隘執泥者取其大略不為無益若篤行君子句句而求字字而論則其中無眞實妙義不可推而行也愚謂此讀莊子

之法（原注伊川一生不曾看莊列）

韓詩外傳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曰不審主君所讀何書也與莊子同而小異（原注漢古今人表作輪邊○元圻案韓詩外傳五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曰未審主君所讀何書也成王曰先聖之書輪扁曰此眞先聖王之糟粕耳非美者也成王曰子何以言之輪扁曰以臣輪言之夫以規爲圓矩爲方此其可付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爲一應乎心動乎體其不可得而傳者也以爲所傳眞糟粕耳故唐虞之法可得而致也其喩人心不可及矣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孰能及之　莊子外篇天道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而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喩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淮南子道應訓與莊子略同糟魄作糟粕）

大宗師曰道可傳而不可受屈子遠遊曰道可受兮

不可傳敢問其所以異曰莊子所謂傳傳以心也屈子所謂受受以心也目擊而存不言而喩耳受而口傳之離道遠矣（元圻案耳受口傳卽道聽塗說　王介甫書洪範傳後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以意故爲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厚齋之意似本於此）

朱文公謂庚桑楚一篇皆是禪

天運篇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太平御覽（六百一十七）引莊子曰云云孔子曰吾與汝處於魯之時人用意如飛鴻者吾走狗而逐之用意如井魚者吾爲鈞繳以投之吾今見龍云云余口張不能嗋舌出不能縮又何規哉與今本異（集證文選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李善注所引與今本同）

初寮（閻按初寮王安中號）謂莊子之言風其辭若與風俱鳴於衆竅掩卷而坐猶覺寥寥之遠耳（元圻案齊物論南郭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陳振孫曰王安中字履道官尚書左丞晁以道爲撰墓銘安中既第修弟子禮自言以新學竊一第爲親榮非其志也以道曰爲學當識初何患不達到安中築室榜曰初寮其議論間見多得于以道）

齊物論女以妄聽之奚（原注張文潛銘尚瑤曰造物則奚句法本此○全云原注是正文○元圻案張文潛尚屯田墓誌公諱瑤字某滿川人景祐元年進士君少博學爲文詞豪健貌魁梁巖壑不可犯而平居樂易長者也銘曰有涵商公甚貴不施爵棄其直則已光輝彼不入遷位下固宜壽不使年造物則奚）

飾小說以干縣令（雜篇外物）疏云縣高也謂求高名令聞（原注有進士理文用此犯聖祖諱　集證唐藝文志道士成元英注莊子三十卷疏十二卷元英字子實陝州人貞觀間召至京師）

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徐無鬼）列子（仲尼篇）釋文公孫龍（平原君之客）字子秉（原注秉謂公孫龍也○元圻案列子釋文唐殷敬順撰舊散附於張湛注中殽亂不可別興化任大椿之田於道藏中得其原書遂版行大椿乾隆己丑二甲一名進士官至御史其官禮部時與元圻爲忘年交貧而好學篤行之士也）

魯雞固能矣注云大雞也今蜀雞爾雅（釋畜）雞大者蜀

韓文公守戒曰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是以蜀雞爲小也未詳（閻按昌黎熟于莊蜀本越字○元圻案庚桑楚庚桑子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陸氏釋文越雞司馬彪向秀云小雞也或云荆雞）

荆公曰古之善事親者非事其親之謂也事其心而已矣事其心出人間世（元圻案人間世仲尼曰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

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

呂吉甫（呂惠卿字）曰聖人之所以驍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此引外物篇之文）蓋孔氏與老氏同生於衰周莊子與孟子俱遊於梁惠其書之言未嘗相及以此而已（何云殊不足取○元圻案書錄解題莊子義十卷參政清源呂惠卿吉甫撰郭象注神人卽聖人也聖言其外神言其內　或問朱子孟子與莊子同時否曰莊子後得幾年然亦不爭多或云莊子都不說著孟子一何曰孟子平生只在齊魯滕薛大梁之間不曾過大梁之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不相接）

以恬養知者主靜而識益明以知養恬者致知而本益固（元圻案外篇繕性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

向秀注莊子而郭象竊之郗紹作晉中興書而何法盛竊之二事相類（元圻案　四庫全書莊子提要郭象字子元河南人世說新語曰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注外別爲解義妙演奇致大暢元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遷流象爲人行薄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晉書象本傳亦采是文案秋水篇與道大蹇句釋文云蹇向紀輦反則此篇向亦有注世說所云象自註秋水至樂二篇者尚未必實錄矣　南史徐廣傳廣撰晉紀時有高平郗紹亦作晉中興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於時宜以爲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廚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

支離疏鼓筴播精（人間世）文選（夏侯孝若東方朔贊）注作播糈（集證莊子釋文播精如字一音所字則當作數精司馬云簡米曰精崔云播精卜卦占兆也數筴播精言賣卜按釋文數字必衍字之誤山海經去精用稌米注精祀神之米離騷懷椒糈而要之注糈精米所以享神也說文云糈財卜問曰糈从米疋聲讀若所然則播精當作播糈○元圻案李善注糈音所）

郭象注曰聖人之在天下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蒙澤者不謝淒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大宗師注）李太白（日出入行）云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其語本此注又曰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齊物論注）邯鄲枕南柯守之說皆原此意幽求子曰當其夢時覩山念木或志在舟揖因舟念水因水念魚東坡夢齋銘意出於此（集證沈旣濟枕中記道士呂翁得神仙術遊邯鄲道中遇少年盧生以囊中枕授之生枕而夢一生榮辱備歷欠伸而寤黃粱尚未熟也李昌齡樂善錄淳于棼晝寢夢二使引自宅南古槐下入至一城榜曰大槐安國王見大悅出典南柯郡二十年許及覺命掘槐下得其穴直上南枝卽南柯郡也棼大駭復命掩之○元圻案晉書儒林傳杜夷字行齊廬江灊人也少而恬泊操尚貞素博覽經籍閉門教授徵辟並不就所著幽求子二十篇行於世　文子原道曰天常之道生成而不有成化而不宰萬物恃之而生莫之知德恃之而死莫之知怨郭象注本此　東坡夢齋銘序曰人有牧羊而寢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爲王公夫牧羊之與王公亦遠矣想之所因豈足怪乎銘曰我觀世人生非實中以寤爲正以寐爲夢忽寐所遇執寤所遭積執成堅如丘山高）

莊子（天下篇）稱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則滑釐墨者也史記儒林傳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豈滑釐逃儒而入於墨亦若吳起之言兵歟（原注說苑反質篇載禽滑釐問墨子　集證墨子耕柱篇作駱滑釐呂氏當染篇作禽滑釐尊師篇作禽滑黎列子楊朱篇作禽骨釐古今人表作禽屈釐○元圻案呂氏春秋當染篇禽滑釐學於墨子列子湯問釋文滑釐音骨狸墨翟弟子也）

庖丁解牛（養生主）行其所無事也管子（制分篇）云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注莫猶削也）則刃游閒也賈誼（陳政事）疏云解十二牛胡子知言云一目全牛萬隙開橫渠詩語也（元圻案楊龜山語錄謂莊子養生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　朱子語類論庖丁解牛一段至恢恢乎其有餘刃曰理之得名以此目中所見無全牛曰熟　胡子知言云知易知春秋然後知經綸之業一目全牛萬隙開也　書錄解題儒家類胡子知言一卷五峯胡宏仁

（仲撰文定公安國之季子張南軒師之）

王坦之著廢莊論而其論多用莊語胡文定春秋綱領有取於莊子之言其可廢乎（元圻案王坦之字文度湛之孫述之子晉書本傳謂坦之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著廢莊論論具載本傳　胡文定取莊子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辨春秋以道名分之言　朱子語類舉天運天其運乎一段曰數句好是他見得如此方說到此其才高如老子天下篇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若見不分明焉敢如此說）

豫且事有二說苑（正諫篇）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曰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為魚豫且射中目白龍不化豫且不射張平子東京賦所謂白龍魚服見困豫且者也（集證薛綜注引說苑）史記龜策傳褚先生曰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

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莊子（外物篇）所謂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者也（繼序按豫且即漁之二合聲）

郭象（人間世）注云喜懼戰於胸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藏（閩本作臟）矣韓文公聽穎師琴詩無以冰炭置我腸本於此（何云方本已云爾〇元圻案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韓集舉正十卷外集舉正一卷宋方崧卿撰崧卿莆田人孝宗時嘗知台州軍事朱子因是書作韓文考異）

齊物論非欲齊物也蓋謂物論之難齊也是非毀譽一付於物而我無與焉則物論齊矣邵子（放言）詩謂（泥空終日著）齊物到頭爭恐誤張文潛曰莊周患夫彼是之無窮而物論之不齊也而託之於天籟其言曰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此言自以為至矣而周固自未離夫萬之一也曷足以為是非之定哉雖然如周者亦略稅駕矣（元圻案邵子觀物外篇下莊子齊物未免乎較量較量則爭爭則不平不平則不和無私無為者神妙致一之地也所謂一以貫之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　張文潛柯山集有老子論此條所引蓋論莊子也今本柯山集從永樂大典錄出較舊本多十餘卷亦不載是篇）

### 莊子逸篇

陸德明敘錄曰莊生宏才命世辭趣華深正言若反故莫能暢其宏致後人增足漸失其真故郭子元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若閼奕意修之首。（何云首猶篇也）危言游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二。（案敘錄作三　容齋隨筆十二引之亦作三）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即司馬彪孟

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漢書藝文志雜占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內篇眾家並同自餘或有外而無雜唯子元所注特會莊生之旨（原注北齊杜弼注莊子惠施篇。今無此篇亦逸篇也。　集證陸氏序錄孟氏注十八卷五十二篇不詳何人隋志司馬彪注十六卷云本二十一卷今闕孟氏注梁有錄一卷　北齊書杜弼傳弼字輔元耽好元理老而愈篤又注莊子惠施篇易上下繫名新注義苑並行於世　史記老莊列傳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索隱曰莊子畏累虛篇名也。按今亦無此篇〇元圻案容齋續筆十三閼奕游鳧諸篇今無復存矣）

閼奕之隸。與殷翼之孫。遏氏之子。三士相與謀。致人於造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見列星。（原注司馬彪曰。元天。山名。　全云原注是正文　集證引見文選顏延年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詩注）游鳧問雄黃曰。今逐疫出魅。擊鼓呼噪。何也。雄黃曰。

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葱以通五藏夫擊鼓呼噪逐疫出魅鬼黔首不知以爲魅祟也（集證引見太平御覽五百三十禮儀類○元圻案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更名民曰黔首二字不應見莊子）

插桃枝於戶連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智不如童子也（元圻案引見藝文類聚八十六果部上）

童子夜嚮鬼數若齒（集證引見御覽三百九十二人事部○元圻案已見藝文類聚十九人部三）

小巫見大巫拔茅而棄（閩本作弃）此其所以終身弗如（集證引見御覽七百三十五方術類○吳志張紘傳注吳書曰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荅曰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琳語本此○元圻案六朝事蹟大巫山在溧水縣北四十里小巫山在縣東北二十五里）

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師曰今將敎子以秋駕（原注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全云原注是正文　方樸山云淮南子道應訓載此敎語○元圻案此條見文選王融曲水詩序注又案左思魏都賦得秋御藝○注引莊子曰尹需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獨愛其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將敎子以秋駕○尹儒作尹需而文亦稍多二十二字○蓋彼注有節文也當以魏都賦注爲正○漢書禮樂志師古注莊子有秋駕之法者亦言駕馬騰驤秋秋然也淮南亦作尹需高誘注秋駕善御之術）

空閱（原注一作門○案宋玉賦空穴來風潘岳悼亡詩注引莊子亦作空穴）來風桐乳致巢此以其能苦其性者（原注司馬彪曰門戶孔空風善從之桐子似乳著其葉而生其葉似箕鳥喜巢其中也　全云原注是正文　集證引見文選宋玉風賦○元圻案藝文類聚八十八載此節無第三句註文亦小異多缺訛）

緤謳所生必於斥苦（原注司馬彪曰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紼所以有謳歌者爲人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全云原注是正文　集證引見世說任誕門注○元圻案世說注引司馬彪注斥疏緩也之上有紼引柩索也五字○酉陽雜俎砭誤引司馬彪注曰紼引柩索○謳挽歌○斥疏緩苦急促○言引紼謳者爲人用力也與世說注所引不同）

庚市子堅之毀王也（方樸山云王作玉　集證引見文選張景陽七命注○善又引淮南子莊子后解曰庚市子聖人無欲者也人有爭財相鬬者庚市子毀玉於其閒而鬬者止也）

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汝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齊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集證引見御覽八百四十九飲食部）

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前（元圻案藝文九十載此條無前字）爲誰對曰子路勇且多力（藝文作子路爲勇）其次子貢爲智曾子爲孝顏回爲仁子張爲武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名（藝文作其名爲鳳）爲鳳鳳之所居也（藝文無鳳之也三字）積石千里河水出下鳳鳥居上（藝文無此八字）天爲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球琳琅玕爲實（太平御覽作實藝文同）天又爲生離珠一人三頭遞起（藝文作遞臥遞起）以飼琅玕鳳鳥之文戴聖嬰

仁右賢左智（藝文作右智左賢○集證引見御覽九百十五羽族部　按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注引莊子云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曰鳳居積石千里河海出下鳳皇居上天爲生樹名瓊枝高百二十仞以琳琅爲實與此小異）

善卷堯聞其得道之士乃北面而師事之蒲衣八歲而舜師之（元圻案引見御覽四百四人事部四十五○而舜師之作而爲舜之師）

廉者不食不義之食不啜不義之水（集證引見御覽八百四十九飲食部）

仲尼讀（讀今本太平御覽作作說）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原注觚竈額也○集證引見御覽一百八十六居處部○元圻案原注文亦見太平御覽○藝文類聚八十莊子曰仲尼讀春秋老聃倚竈觚而聽之曰是何書也曰春秋也○晉衍閒居錄曰古人穴地爲竈故居地可憑其觚）

羊溝之雞三歲爲株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然而數以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頭（原注羊溝鬬雞處株魁師也雞畏狸也○集證引見御覽九百一十八羽族部○爾雅翼鬬雞私取狸膏塗其頭鄉鬬無敵此非有厭勝術是狸能捕雞異雞聞狸之氣則畏而走○羊溝亦作陽溝爾雅釋畜雞三尺爲鶤）

郭璞註陽溝巨鶤古之名雞○元圻案藝文類聚九十一載此條多莊子謂惠子曰六字。原注是司馬彪注。亦見藝文類聚。

惠子始與莊子相見而問乎莊子曰。今日自以爲見鳳凰。而徒遭燕雀耳。坐者俱笑。（元圻案此條見何書當考）

豫。樟。初。生。可。抓。而。絕。（何云抓玉篇古華切引也擊也　集證引見文選枚乘上書諫吳王注按漢書枚乘傳十圍之木始生如櫱足可搔而絕○元圻案汪藻浮溪集種德堂記百圍之木其始生也數寸之蘖耳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亦作搔　字林搔先牢切抓壯文切）

鵲。上。高。城。之。垝。而。巢。於。高。榆。之。顛。城。壞。巢。折。凌。風。而。起。故。君。子。之。居。世。者。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集證引見文選謝朓登孫權故城詩注○顏氏家訓勉學篇莊生有乘時鵲起之說故謝朓詩曰鵲起登吳臺吾有一親表作七夕詩云今夜吳臺鵲亦共往塡河此耳學之過也○元圻案藝文類聚九十二之垝句無之字垝作危榆作枝八十八引莊子與此條所引同　文選陸士衡贈馮文羆詩注引莊子曰鵲巢於高榆之顛巢折從風而起謝朓登孫權故城詩注與此文同又引司馬彪注曰垝最高危險之處也）

金。鐵。蒙以大。緤。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集證引見御覽八百一十三珍寶部）

孔子舍於沙丘。見主人曰。辯士也。子路曰夫子何以識之。曰。其口窮蹴。其鼻空大。其服博。其聽流。（集證御覽作其服博歲其聽流僞）其舉足也高。其踐地也深。鹿與而牛舍。（集證引見御覽四百六十四人事部）

青鵽愛子忘親。（原注司馬彪曰鵽鳥專愛其子而忘其母也。全云歷注是正文　集證引見御覽九百二十三羽族部○元圻案爾雅釋鳥鵽鳩寇雉郭注鵽大如鴿似雌雉鼠腳無後指岐尾爲鳥憨急羣飛出北方沙漠地）

聲。氏之。牛。夜。亡。而。遇。夔。止而問焉。我有四足動而不善。子一足而超踊。何以然。夔曰。以吾一足王於子矣。（集證引見御覽八百九十九獸部）

市上之人。有善戴尊者。累十尊而行。人有與之更者。行道未半而以其尊顛。（原注酒尊也　集證引見御覽七百六十一器物部）

亡。羊。而。御。牛。斷。指。而。得。頭。（集證引見御覽三百六十四人事部）

羌人死。燔而揚其灰。（元圻案引見太平御覽七百九十四四夷部○今本作將子曰蓋莊字之誤）

子張見魯哀公。不禮。士也。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而見。君之禮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室彫文。盡寫以龍。於是天龍下之。窺頭於牖。施尾（選注作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閣本作弃）而還走。（選注作退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不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君非不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集證引見文選任彥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注）

流脈並作。則爲驚怖。陽氣獨上。則爲癲病。（集證引見御覽七百三十九疾病部。）

以十鈞射者。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者。見鵠而不見鵠。以五鈞射者。見鶴而不見雀。（集證引見藝文類聚巧藝部）

函。牛。之。鼎。沸。蟻。不。得。措。一。足。焉。（原注喻聖主之法明好佞不敢蹈也　集證引見後漢書劉陶邊讓兩傳注）

趙簡子出田。鄭龍爲右。有一野人。簡子曰。龍下射彼使無驚吾馬。三命鄭龍。鄭龍不對。簡子怒。鄭龍曰。昔吾先君。伐衛克曹。退爲踐土之盟。不戮一人。吾（案晉當作君）今一朝田而曰必爲我殺人。是虎狼殺人。故將救之。簡子愀然曰。不愛其身以活人者。可無從乎。還車轂田曰。人之田也。得獸。今吾田也。得士。（集證）

（引見御覽四百五十七人事部。元圻案今本御覽作鄭龍曰昔踐土之盟不戮一人虎狼殺人因將殺之簡子遽止稷田曰今吾田也得士文多脫誤）

梁君出獵。見白雁羣集。梁君下車。彀弩。（原注一作弓）欲射之。道有行者不止。白雁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新序作公孫襲）下車撫其心。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龍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原注齊一作宋）天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者爲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爲有德於天而惠施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雁之故而欲射殺人。無異於虎狼。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郭門。呼萬歲曰。樂哉今日。獵也。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元圻案亦見御覽四百五十七藝文類聚六十六載此條文有增減。）

人而不學。命之曰視皮。（原注一作肉）學而不行。命之曰輒囊。（原注瓢繫者也。一作撮。集證引見御覽六百七學部。元圻案史記李斯傳註索隱尸子及蘇子曰人而不學譬之視肉而食或蘇子亦有是言也）

秋禽之肥。易牙和之。非不美也。彭祖以爲傷壽。故不食之。（集證引見御覽八百四十九飲食部。）

視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黻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集證引見御覽四百二十人事部。元圻案今本御覽誤入子思子之下）

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堮勒石凡千八百餘處。（集證引見後漢祭祀志劉昭補注）

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始規。二旬而葉成。（原注鷂爲鸇鸇爲布穀布穀爲鷂此物變也。集證引見御覽九百五十四木部。元圻案今本御覽誤作淮南子。藝文類聚八十八載莊子槐之生也云云。無更旬二句。）

盧敖見若士。深目鳶肩。（集證引見御覽三百六十九人事部）

禮。若亢鏃之柄。（原注亢衆也。謂有所斷制若衆鏃之柄以斷物也。集證引見御覽七百六十三器物部。元圻案注亦見御覽。）

叔文相莒三年。歸其母自績。謂母曰。文相莒三年。有馬千駟。今母猶績。文之所得事皆將弃之已。母曰。吾聞君子不學詩書射御。必有博塞之心。小人不好田作。必有竊盜之心。婦人不好紡績織紝。必有淫泆之行。好學爲福也。猶飛鳥之有羽翼也。（集證引見御覽六百七學部。閻按余孫名學翼取此）

漢七略所錄。若齊論之問王知道。孟子之外書四篇。今皆亡。傳莊子逸篇十有九。（案漢志莊子五十二篇。今郭象止定爲三十三篇。是逸十有九篇也。）淮南鴻烈多襲其語。唐世司馬彪注猶存。後漢書文選世說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間見之。斷圭碎璧。亦足爲篋櫝之珍。博識君子。或有取焉。（閻按漢嚴遵老子指歸引莊子甚多。皆不見今莊子。其爲逸篇可知。備載之以補王氏之漏。　任車未虧匹子行之及其傾覆也顛高谷千人不能安卵之未剖也一指歷之及其爲飛鴻也禽獸淩行曾繳不能逢也胎之能乳也一[illegible]制之及其爲牡也羅網不能禁也虎也執羣獸食牛馬劍戟不能難也故[illegible]濡之流久久而成江海小蛇不死化爲神龍積微之萌以至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　我之所以爲我者豈我也哉我猶爲身者非身身之所以爲身者以我存也而我之所以爲我者以有神也神之所以留我者道使然也　道之所生天之所興始始于不始生生于不生存存于不存亡亡于不亡　大起福生利成功遂事備物致用使人大富天下者僭財貨不足民人愈隳福滿山澤金玉成積國愈不安民益少利飾智相愚以詐相欺防閑邪淫奸宄之路密分別同異是非之變衆則國家將而政事奕作方遂傳彫琢文彩奇變異徑以冀有德以別尊卑巧故滋起後出愈奇合逐貴深罰峻刑嚴新觀　廣斷因支疏遠不隱親近不相罰至夷滅賞至封侯天地振懷盜賊愈多　夫飢而備食渴而大飲熱而長冰寒而入火所苦將除其身必死將中有救）

（不可鑿隙中有疾不可刺也猿寘者而不可射也蠛蟲著身不可斫也夫日月之出入也同明人之死生也同形春秋之分也同利元聖之與野人也同谷適者之與陰塞也同事道士之與赤子也同功凡此數者其中異而外同非有聖人莫之能明　夫陰而不陽萬物不生陽而不陰萬物不成天地之道始必有終終必有始　夫嬰兒未知而忠信于仇讎及其壯大有識歟給兄嫂三罪得意則下亡虜窮鄰之歎不避兕虎其身非易事理然也○全云張商游語子曰道德指歸前有谷神子序其曰嚴君平下即莊氏故稱莊子班氏避明帝諱更之爲嚴然則篇中所稱莊子者皆君平即稱也故卷首即稱莊子曰老子之作上經象天下經象地其發明宗旨義二百言此後答之設爲問答必曰何以言之何以明之何以效之或曰敢問而後以孫子答之之紛皆君平自稱之言無疑也閒諸之言乃以爲注周遂爲之文以補王弼子之湘何其稱也其所引亦不足也所謂之言乃所謂然余竊疑是書乃後人○元圻案近仁和御史孫志祖讀書脞錄續編困學紀聞閒莊子之遂數之然此盡也○穀梁傳哀二年疏引莊子曰楚人賈矛及楯者見人來買矛則謂之曰此矛無何不徹見人來買楯則又謂之曰此楯無何能徹者買人曰以子之矛刺爾楯者何顏氏家訓勉學篇引莊子螝二首文選吳都賦注有紫謂之縣無謂之鯀西征賦注引襄公之應曰莊子知大體者也雖蜀文老引兩社女沈於白水之上御風過之而趨曰治天下者何女曰股無胈脛不生毛顏色烈漱手足胼胝何以至是也藝文類聚二引陰陽伏於黃泉陽氣上通於天陰陽不爭故爲霓玉女投壺天爲之笑則二引又陽炎陰爲虹泉入引水靜則明濁則濁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又引海水三歲一周流波相薄故地動入十七引朽瓜化爲魚物之變九十一引鵲爲鶉鶉爲布穀布穀復爲鷂此物變也○初學記二十五引梁麗可以衝城○司馬彪注麗小船也皆今莊子所無○又南史何子朗嘗爲敗冢賦擬莊周馬棰亦逸篇也○愚案列子天瑞篇化物者不化○張湛注曰莊子亦有此文○幷引向秀注今莊子無此文○陸德明莊子釋文逍遙遊篇者无以與乎鐘鼓之聲引此下更有盲者無以與乎眼目之好夫大則者不自爲假文飾今逍遙亦無此二句天道篇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與藝文類聚入所引稍有不同耳○不得竟謂之逸文○若初學記所引梁麗可以衝城見在秋水篇孫氏或未詳考）

太平御覽（九百八十三香部）引蘇子曰○蘭以芳自燒○膏以明自爍○翠以羽殃身○蚌以珠致破○蘇秦能爲此言而不能保其身○漢書楚老父之言本於此○（原注文子引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全云楚老父之言見於龔勝傳○元圻案史記蘇秦列傳蘇秦詐爲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爲客卿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漢書兩龔傳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莽既篡國遣使迎勝勝不飲食死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　漢書藝文志縱橫家蘇子三十一篇名秦）

尸子曰○孝已事親○一夜而五起○視衣厚薄○枕之高下也○（見文選馬季長長笛賦注○案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九引尸子作孝已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愛其親也）又曰蒲衣生八年舜讓以天下周王太子晉生九年而服師曠（見太平御覽三百八十五）漢書稱孝已（漢書漢平傳今有尾生孝已之行注如淳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又欲五子傳孝已被謗伯奇流放　文選馬融長笛賦注引世紀曰孝已母早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　莊子外物篇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莊子稱蒲衣子（應帝王篇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云云）其事見此（原注太子晉事見周書○元圻案周書太子晉解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太子晉而與之言五稱而三窮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弗能與言師曠曰請使瞑臣往師曠見太子云云師曠曰王子汝將爲天下宗乎　史記荀卿傳楚有尸子集解引劉向別錄曰楚有尸子疑謂在蜀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爲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漢藝文志班固自注又以佼爲晉人後漢書呂強傳注尸子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鄒陽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尸子謂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見文

選陸士衡猛虎行注○集證水經注沂水條盜泉出卞城東北卞山之陰尸子曰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故論語比考讖曰水名盜泉仲尼不漱即斯泉矣淮南子曾子立孝不過勝母墨子非樂不入朝歌○元圻案漢書鄒陽傳陽齊人也景帝少弟梁孝王待士鄒陽之梁陽爲人有智略不苟合羊勝公孫詭惡之孝王下陽吏陽上書曰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

尸子曰舜兼愛百姓務利天下其田（太平御覽有歷山二字）也荷彼耒耜耕彼南畝與四海俱有其利（太平御覽有其漁二字）雷澤也旱則爲耕者鑿瀆狩（狩太平御覽作儉儉與險通）則爲獵者表虎故有光若日月天下歸之若父母（見太平御覽八十一）文心雕龍（祝盟篇）舜之祠田云荷此耒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謂之祠田豈他有所據乎（元圻案梁書文學傳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官通事舍人步兵校尉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引而次之沈約大重之謂爲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

程子見家語（致思篇）子華子見莊子（讓王篇）近有子華子之書謂程本字子華卽孔子傾盖而語者後序謂鬼谷子之師水心（葉適字正則水心其號也）銘鞏仲至（全云名豐東萊弟子）所謂程子卽此書也朱文公（讀子華子漫記）謂詞艱而理淺近世巧於模擬者所爲決非先秦古書（集證玉海五十三書目偽家子華子十卷載劉向校錄序曰向所校讎中外書子華子凡二十四篇以相校除復重十三篇定著十篇又曰子華子程氏名本字子華晉人也善持論聚徒著書自號程子○元圻案莊子讓王篇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朱子曰此子華子者計必一能文之士所作如論河圖之二與四抱九而上躋六與八蹈一而下沈五居其中據三持七巧亦甚矣惟甚巧所以知其非古書也又以洛書爲河圖亦仍劉牧之謬或云王銍性之姚寬令威多作僞書二人皆居越中恐出其手然又恐非其所能及觀其書與前後三序皆一手文字前一篇託爲劉向而殊不類向他書後二篇乃無名氏歲月而皆託爲之號類若世之匿名書者至其首篇風輪水樞之云正是竝緣釋氏之說其卒章宗君二辯猪壁等事皆剽剟他書傳會爲說其自序出處又與孔叢子載子順事略相似又言有大造於趙宗者卽指程嬰而言以左傳考之趙朔既死其家內亂朔之諸弟或放或死而朔之妻乃晉君之女故武從其母畜於公宮安得所謂大夫屠岸賈者與兵以滅趙氏而嬰與杵臼以死衛之哉且其曰有大造者又呂相絕秦語其不足信甚明　晁公武曰藝文志不錄子華子書觀其文辭近世依託爲之　葉正則鞏仲至墓銘曰聞於程子天地之生材甚愛甚惜必有悋固之心蔽賢者逆天地所悋固使之氣沮志奪怫然而怨聚爲陰陽之罰則其人雖大必折雖炎必撲荒落而頹地敗而辱激故是言也　日知錄莊子所云子華子乃韓昭釐侯時人按史記年表韓昭侯元年上距孔子之卒凡二百二十一年其非孔子所見之程子明甚）

韓子內儲說謂叔向讒萇宏按左傳哀三年周人殺萇宏叔向之沒久矣（元圻案內儲說下叔向之讒萇宏也爲萇宏書謂叔向曰子爲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佯遺其書周君之庭周以萇宏爲賣周也誅萇宏說苑記誅萇宏事與韓非子略同）

韓子曰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案見內儲說上又曰且夫重法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其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以商鞅之法爲殷法又託於仲尼法家侮聖言至此（集證劉歆新序論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

五蠹（韓非子篇名）曰周去秦爲從朞年而舉衛離魏爲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按史記赧王倍秦與諸侯約從衛爲衡之事未詳（方樸山云衛成而秦帝從成而楚王周滅於從衛亡於衡正相對望　全云六國雖亡而衛尚存韓子之言謬矣○元圻案史記周本紀赧王五十九年秦取韓陽城負黍西周恐倍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昭王怒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奔秦盡獻其地三十六周君王赧卒）

說疑（韓非子篇名）曰有扈氏有失度。讙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崇侯優施事甚著。古今人表桀時有雅侈。（案在下中今本作推哆）餘皆闕。呂氏春秋（仲春紀當染篇）云。夏桀染於羊辛。岐踵戎。（畢氏沅曰墨子及古今人表抱朴子良規篇與此書愼大篇皆作干辛說苑尊賢篇作于莘岐踵戎墨子諸書多作推哆。亦作推侈。）殷紂染於崇侯惡來。（高誘註惡來嬴姓飛廉之子）周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染於虢公鼓祭公敦。（高誘註傳曰榮夷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虢石父讒諂巧佞之人也以此殺王其能久乎畢氏按墨子作染於傳公夷蔡公穀）此四王者所染不當。古今人表桀時有干辛。（在下中）榮夷終卽榮夷公。虢公鼓卽虢石父。（原注墨子云夏桀染於干辛推哆。○元圻案此墨子所染篇文　侮子嬌遂篇桀信其佞臣推哆以殺其正臣關龍逢而夏以亡紂信其佞臣惡來以剖其正臣比干之心而殷以亡　史記周本紀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帝紂乃囚西伯于羑里　詩以伐崇墉正義崇侯虎導紂爲無道之事故伐之　晉語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驪姬問焉曰吾欲爲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是故先施讒於申生）

韓子（和氏篇）曰商君教秦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愬按史記商君傳不言燔詩書蓋詩書之道廢與李斯之焚之無異也（何云意者商鞅所燔止於國中至李斯乃流毒天下）

又（和氏篇）云吳起教楚悼王損不急之枝官注謂非要急若樹之枝也。養樹者必披落其枝爲政者亦損其閑冗宋景文（屬疾第五首）詩何言漢櫟學正似楚枝官（原注枝官二字前未有用者。元圻案 四庫全書韓非子提要曰韓子注不知何人作考元至元三年何犿本稱舊有李瓚注然瓚爲何代人亦未之言王應麟玉海已稱不知誰作諸書亦別無李瓚注韓子之文不知犿何所據也）

又（問辨篇）云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愚謂堅白公孫龍之言也無厚鄧析之言也（元圻案漢書藝文志名家公孫子十四篇列子釋文龍字子秉趙人 史記荀卿傳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辨 平原君世家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 鄧析子無厚篇天不能屏勃厲之氣全夭折之人使爲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凡民有穿窬爲盜者有詐僞相迷者此皆生於不足起於貧窮而君必執法誅之此於民無厚也堯舜位爲天子而丹朱商均爲布衣此於子無厚也周公誅管蔡此於弟無厚也）

漁者持鱣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爲賁諸（說林下）呂太史西漢手筆曰利之所激深宮之女皆儀秦也文法本此（案證說苑說叢蠋欲類蠶。鱓欲類蛇。人見蛇。蠋莫不身灑然。女工修蠶。漁者持鱣。不惡何也。欲得錢也）

叔瞻宮之奇（二人俱見左傳）亦虞鄭之扁鵲也（案此韓非喻老篇文）後魏崔浩謂王猛之經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此二語朱子語類解可以託六尺之孤取之）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筆墨畦逕皆有自來（元圻案史記扁鵲傳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桑公奇之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 魏書崔浩傳浩字伯淵清河人也常授太宗經書與軍國大謀 浩曰臣嘗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治國云云 通鑑晉穆帝紀升平元年秦東平王苻堅素有時譽呂婆樓曰僕里舍有王猛其人謀略不世出殿下宜請而致之堅因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如劉元德之遇諸葛孔明也堅廢生自立免左丞程卓官以王猛代之舉異材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絶世秦民大悅 又升平三年燕主慕容儁寢疾謂大司馬太原王恪曰吾病必不濟今二方未平景茂沖幼國家多難吾欲效宋宣公以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勝殘致治之主也臣實何人敢干正統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邪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豈不能輔少主乎儁喜曰汝能爲周公吾復何憂 晉書德宗紀元興元年桓元稱帝遷帝爲平固王居之潯陽三年下邳守劉裕起京口討元元誅帝復位六年裕滅燕十三年滅秦十四年裕爲相國宋公受九錫命冬裕弑帝於東堂）

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世無輪（顯學篇）劉夢得用此語（原注恃作俟。元圻案劉夢得答連州薛郎中論書儀書曰語曰俟自直之箭則百世無一矢俟自圜之木則千歲無一輪執矯揉之器者視之灌叢無非良材耳 劉夢得名禹錫自云系出中山唐書有傳）

鉅孱之貲金璧西門豹之納璽戰國之時官邪賂章毀譽決於左右之口於此可見若阿卽墨之斷者幾何人哉（原注趙之郭開齊之后勝皆受秦間金魏信陵君之以毀廢亦以萬金爲閒三國遂墟矣。元圻案外儲說左下鉅者齊之居士孱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璧而求入仕也又云西門豹爲鄴令左右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

復以治鄴因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拜之豹納璽而去 史記田敬仲世家威王召卽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辟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併烹之 戰國策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王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使爲反間趙王使趙蔥顏聚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王翦大破趙軍虜趙王遷又齊君王后死後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王使賓客入秦皆爲變辭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 史記信陵君列傳公子破秦軍於河外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魏王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四年竟病酒而卒）

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外儲說右上）此名言也鄭長者之書見漢藝文志（閻按人主二句見韓非子爲齊宣王之語宣王問之鄭長者有言夫虛靜無爲而無見也方爲鄭長者語王氏漢藝文志攷證郤合、集證漢志道家鄭長者一篇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鄭人不知其名王氏志攷曰表與眞隱傳鄭長者隱德無名著書一篇言道家事韓非稱之世傳是長者之辭因以爲名）

吏者民之本綱也聖人治吏不治民（內儲說右下。何云人主治三公九卿三公治

（至誅監司九卿治其屬監司治其屬）斯言不可以韓非廢。（閻按韓非搖木者拊其本張網者引其綱）

韓子（難一篇）謂趙襄子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閻按史記作共）（呂氏春秋作赦淮南人間訓與韓子同）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為人臣者莫敢失禮。（閻案史記趙世家三國共滅知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為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群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事在孔子後。孔鮒已辨其妄。（孔叢子答問篇昔我先君以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瑤與趙襄伐鄭是時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晉四卿皆在也後悼公十四年知氏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曾無作意是則世多好事者皆非之罪也　馬氏繹史曰知伯之滅去孔子卒二十七年）然傳記若此者眾。說苑（尊賢篇）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甯子曰。楚平王有士曰楚傒胥丘負。客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為城濮之戰。城濮在楚成王時。以為平王。繆矣。（原注甯子甯越○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城濮之戰在楚成王四十年歷穆莊共康郟敖靈而後平王立）又（正諫篇）曰。晉平公好樂。多賦斂。治城郭。有咎犯者見門大夫。以樂見平公。納之。對曰。臣不能為樂。臣善隱。（咎犯晉文公舅平公文公之六世孫）又（權謀篇）曰。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為亂乎。（屈建楚共王時人白公勝平王之孫）又（尊賢篇）曰。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荊。仲尼聞之。使人往視。（介子推從晉文公出亡文公得國隱而死不聞有相荊事其時夫子猶未生也）又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上書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集證說苑佚文也引見後漢皇后紀上注文選魏都賦西征賦注同○案靈公獻公曾孫荀息於獻公卒從死里克之難）按犯建子推息四人事蹟。皆在前。劉子政博極羣書。何述紀之誤也。新序（雜事篇）楚共王逐申侯。（申侯成王時人共王成王之曾孫）晉文溷欒武子也。（武子欒書也晉景公十三年書將中軍景公文公之孫）葉公諸梁問樂王鮒。（案王鮒見左傳襄二十一年葉公諸梁見哀十六年）皆不同時。

韓子（十過篇）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戰國策云。延陵王。誤也。鮑氏改王為君。亦未之攷。（集證元吳師道本趙策亦作延陵君不復知鮑氏之改王為君矣）

韓子（內儲說上）云。吳起欲攻秦小亭。置一石赤菽（何本作菽）東門外。令人能徙此於西門外者。賜之上田宅。人爭徙之。乃下令曰。明日攻秦。能先登者。仕之大夫。賜之上田宅。於是攻之。一朝而拔。呂氏春秋（似順論慎小篇）云。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能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僨表者。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僨表。不得賞則已。何傷。往僨表。來謁吳起。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愚按商鞅入秦。在吳起死後二十一年。徙木予金。（事見史記商君列傳）其祖吳起之遺智歟。（元圻案容齋四筆六商鞅變法恐民不信乃募民徙三丈之木而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金乃下令吳起治西河云云予謂鞅本魏人其徙木示信蓋以效起　史記吳起傳起之死在周安王二十一年二十六年而烈王立七年而顯王立八年為秦孝公元年衛鞅入秦）

說文（鹽部）古者宿沙（今說文作夙古宿夙通）初作煮海鹽。魯連子曰。古善漁者。宿沙瞿子使漁于山。則雖十宿沙子不得一魚焉。（見太平御覽九百三十五）又曰。宿沙瞿子善煮鹽。使煮漬沙。雖十宿沙不能得鹽。（見御覽八百六十五　元圻案漢書藝文志儒家魯仲連子十四篇王氏攷曰隋志五卷錄一卷春秋正義史記正義文選注太平御覽引之　史記魯仲連列傳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

鶡冠子博選篇用戰國策郭隗之言王鈇篇用齊語管子之言不但用賈生服賦而已柳子之辯其知言哉（元圻案博選篇曰博選者以五至為本者也故北面而事之則伯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已者至人趨已趨則若已者至憑几據杖指麾而使則廝役者至樂嗟苦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故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主與其徒處　戰國策郭隗對燕昭王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已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憑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呴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　王鈇篇鶡冠子曰其制邑里都使矑習者五家為伍伍為之長十伍為里里置有司四里為扁（陸佃注扁當為甸後皆承此）扁為之長十扁為鄉鄉置師五鄉為縣縣有嗇夫治焉十縣為郡有大夫守焉　齊語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　世兵篇禍乎福之所倚福乎禍之所伏禍與福如糾纆渾沌錯紛其狀若一交解形狀孰知其則又曰衆人唯唯安定禍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失反為得成反為敗吳大兵強夫差以困越棲會稽勾踐霸世達人大觀乃見其可又曰至德無師泛泛乎若不繫之舟能者以濟不能者以覆天不可與謀地不可與慮聖人捐物從理與舍衆人域域迫於嗜欲小知立趨好惡自懼夸者死權自貴矜容烈士徇名貪夫徇財至博不給知時何羞　賈子鵩賦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強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勾踐霸世又曰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纆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又曰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時又曰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兮衆庶每生又曰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兮好惡積億又曰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　柳子厚辯鶡冠子曰余讀賈誼鵩賦嘉其辭而學者以為盡出鶡冠子吾意好事者偽為其書反用鵩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不稱鶡冠子遷號為博極群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　書錄解題道家鶡冠子三卷陸佃解案漢志鶡冠子楚人居深山以鶡為冠今書十九篇韓吏部稱十有六篇故陸謂非其全也韓公頗道其書至柳柳州則曰後部言也好事者偽為其書反用鵩賦以文飾之自今考之柳說為長　李善注文選鵩賦多用鶡冠子顏師古注賈誼傳皆不一及豈所見與柳子厚同歟）

戰國（秦）策鄭璞之說亦見尹文子（元圻案尹文子大道下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璞周人懷璞謂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　漢志名家尹文子一篇說齊宣王先公孫龍師古曰劉向云與宋鈃俱游稷下）

諺云不聽不明不能為王不瞽不聾不能為公見慎子（集證不聽不明四句在亡篇中引見御覽四百九十六○元圻案書錄解題法家慎子一卷趙人慎到撰漢志四十二篇先申韓申韓稱之唐志十卷滕輔注今機五篇案莊周荀卿書皆稱田駢慎到到趙人駢齊人見於史記列傳）

吳子（初見魏文侯）曰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柳子佩韋賦桑宏和而郕武兮隕宗覆而國舉桑謂承桑氏也（原注一本改桑字為乘誤○元圻案漢志兵權謀吳起四十八篇今存六篇說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勵士宋高似孫子略謂其尚禮義明教訓或有得於司馬法者）

程子（伊川遺書）曰韓信多多益辦是分數明按孫子（勢篇）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杜牧注謂韓信多多益辦（集證曹公注部曲為分什伍為數○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兵家類孫子一卷周孫武撰漢志載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杜牧亦謂武書本數十萬言曹操削其繁剩筆其精粹以成此書然史記孫子列傳稱十三篇在漢志之前牧之言固未可以為據也　多多益辦史記淮陰侯傳作益善此從漢書）

漢景帝後二年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無為非者寡矣本李克對魏文侯之言（原注見說苑反質篇○）藝文志儒家李克七篇（元圻案班固自註曰子夏弟子為魏文侯相）

韓子（外儲說左上）謂鍾鼎之銘皆番吾之跡華山之博也蔡邕謂唯郭有道無愧呂黎猶不免諛白樂天立碑詩曰豈獨賢者嗤仍傳後代疑（閻按番音婆番吾趙地名漢為蒲吾縣今之平山縣也李吉甫言周武帝時除天下碑唯林宗碑詔特留　何云此條當入前韓子中○元圻案後漢書郭太傳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蔡邕謂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　唐書劉叉傳劉叉者一節之士聞韓愈接天下士步歸之後以爭語不能下賓客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

鬼谷子午合篇伊尹五就桀五就湯然後合於湯呂

尚三入殷朝三就文王然後合於文王（原注孫篇當參攷伊呂聖人之用兵譎遇求賢者此戰國辯士之誣聖賢也伊尹三聘而起太公遊釣海濱當取信於孟子　閻按王氏蓋忘伊尹事出孟子○元圻案今本鬼谷子作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於湯呂尚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於文王厚齋此條所引據太平御覽　孫子用間篇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惟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　隋書經籍志縱橫家鬼谷子三卷皇甫謐注鬼谷子周世隱於鬼谷新舊唐書作三卷蘇秦撰柳子厚曰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盭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　晁氏讀書志曰史記謂鬼谷子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蘇秦張儀師之受縱橫之事尹知章敘謂此書即授儀秦者）尹知章序鬼谷子曰蘇秦張儀往事之受捭闔之術十有二章復受轉丸胠篋（轉丸胠篋今亡）三章然秦儀用之裁得温言酒食貨財之賜秦也儀也知道未足行復往見具言所受於師行之少有口吻之驗耳未有傾河塡海移山之力豈可更聞至要使弟子深

見其闕奥乎先生曰爲子陳言至道齋戒擇日而往見先生乃正席而坐嚴顏而言告二子以全身之道文心雕龍（論說篇）云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原注程子曰秦儀學於鬼谷其術先揣摩然後捭闔捭闔既動然後用鉤鉗○元圻案鬼谷子捭闔篇捭之者料其情也闔之者結其誠也又飛箝篇曰引鉤箝之辭飛而箝之鉤箝之語其說辭也乍同乍異或是能立勢以鉤之或伺候見磵而箝之　周禮春官典同正義鬼谷子有飛鉗揣摩之篇察是非語飛而鉗持之）

蒯通善爲長短說主父偃學長短從橫術邊通學短長史記（田儋傳）索隱云戰國策亦名長短書（全云唐人趙蕤著長短經十卷修談王術機權正變之說蓋本於此　集證漢志從橫家蒯子五篇主父偃二十八篇○元圻案漢書蒯通傳蒯通范陽人也通論戰國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　史記田儋傳太史公曰蒯通者善爲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爲八十一首索隱曰欲令此事長則長說之欲令此事短則短說之故戰國策亦名短長書是也又主父偃傳主父偃者齊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又張湯傳邊通學短長剛暴彊人也　劉向敘戰國策序曰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　漢書張湯傳注短長術興於六國時長短其說隱謬用相激怒也又蘇秦張儀之謀趣彼爲短歸此爲長戰國策名長短術也）

鬻熊爲周文王師著書二十二篇（漢書藝文志）諸子之最先者今存十四篇列子天瑞篇引運轉無已天地密移力命篇引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賈誼書（脩政語下）引文王武王成王問皆今書所無（元圻案史記楚世家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早卒　漢書魏相奏記霍光稱文王見鬻子年九十餘與早卒之說不合攷漢志道家鬻子說二十二篇又小說家鬻子說十九篇　文心雕龍諸子篇鬻熊知道而文王咨謀諸子肇始莫先於斯　唐逢行珪鬻子序曰鬻子名熊楚人周文王之師也著書二十二篇名曰鬻子編秩殘缺依漢書藝文志雖有六篇今此本乃有十四篇未知孰是）

呂氏春秋（審分覽不二篇）曰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案高誘注陳駢齊人也作道書二十五篇貴齊齊生

死等古今也）陽朱貴已孫臏貴勢（孫子有勢篇）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注王廖謀兵事貴先建策也兒良作兵謀貴後）荀子（天論）曰愼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楊倞注莊子論愼到曰塊不失道以其無爭先之意故曰見後而不見先也）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注其意多以屈爲伸以柔勝剛故曰見詘而不見信也）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注畸謂不齊也墨子著書有上同兼愛是見齊而不見畸也）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注宋子名鈃宋人也下篇云宋子以人之情爲欲寡而皆以己之情爲欲多爲過也據此說則是見少而不見多也）墨子有見於齊兼愛也陽朱貴已爲我也呂氏以孔子列於老氏之後秦無儒故也

迂齋云梓人傳（柳子厚作）規模從呂氏春秋來愚按呂氏分職篇云使衆能與衆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爲宮室必任巧

匠矣故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巧匠爲宮室爲圓必以規爲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不知規矩繩墨而賞匠巧也巧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柳子立意本於此（元圻案楊升菴謂郭象莊子注曰工人無爲於刻木而有爲於運矩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柳子厚演之爲梓人傳今案傳中實兼取其意）

劉向論起昌陵疏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見本傳）本於呂氏春秋（孟冬紀安死篇）

說苑（權謀篇）晉太史屠餘見晉平公之驕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愚謂平公後三年晉未亡也是時兩周未分亦無周威公（案宋吳大慶攷古質疑四按晉平公以魯昭十年卒自是年以至春秋之終又歷七十四年晉雖衰而未嘗亡也又周威公乃周考王威烈王之世恐所謂晉平公者誤矣）呂氏春秋（先識覽）晉太史屠黍見晉公之驕高誘注以爲晉出公當從呂覽然晉政在大夫久矣非以驕亡也屠黍不可爲知幾（元圻案史記六國表周元王三年晉出公錯立定王十三年晉哀公元年晉世家出公十七年四卿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當在定王之十二年周本紀定王子哀王哀王弟思王思王弟考王相繼立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爲桓公桓公卒子威公代立然則晉出公亦卒於兩周未分以前）

孔叢子公孫龍臧三耳呂氏春秋作藏三牙（何云牙字乃耳字篆文作耳傳寫之誤　集證繫辭傳藏諸用鄭本作臧惠棟云說文無藏字新附有之漢書皆以臧爲藏○元圻案孔叢子公孫龍篇公孫龍言臧三耳甚辯析子高弗應明日平原君曰疇昔公孫龍之言信辯也答曰僕願得又問於君今爲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呂氏春秋審應覽淫辭篇作三牙案呂覽本味篇舜得伯陽續耳畢氏校云尸子韓非子作續牙皆隸轉失之此誤耳爲牙之證畢氏於淫辭篇校云餘姚盧氏作三耳是也但此下又言馬齒則此書似是作三牙）

賈誼疏壹動而五業附（見漢書本傳）新書云五美附（原注見五美篇）業字當作美

六韜曰冠雖弊禮加之於首履雖新法踐之於地賈誼之言本此（案誼本傳疏曰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弊不以苴履新書階級篇作弗以加枕弗以苴履）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亦云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黃帝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見本傳政事疏顏注）此語見六韜（守土篇）主上之操也（亦見政事疏）語出尉繚子（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兵家類六韜六卷舊本題周呂望撰考莊子有金版六弢經典釋文曰司馬彪崔譔云金版六弢皆周書篇名本又作六韜謂太公文武虎豹龍犬也則戰國之初原有此名然即以爲太公六韜未知所據漢志兵家不著錄惟儒家有周史六弢六篇班固自註曰惠襄之閒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則六弢別爲一書顏注以今之六韜當之毋亦因陸德明之說而牽合附會歟又尉繚子五卷周尉繚撰其人當六國時不知其本末漢志雜家有尉繚子二十五篇兵形勢家有尉繚子三十一篇今雜家亡而兵家傳二十四篇）

淮南詮言訓曰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張夫人諫苻堅之言本於此（集證晉書列女傳苻堅將入寇江左羣臣切諫不從張氏進曰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鑿龍門決洪河因水之勢也后稷之播殖百穀因地之氣也湯武之滅夏商因人之欲也是以有因成無因敗）

賈誼書（禮篇）云德渥澤洽調和大暢則天清澈地富煴物時熟吳斗南謂漢郊祀歌后土富媼昭明三光媼當作煴（元圻案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四后土富媼張晏曰坤爲母故稱媼刊誤曰言后土富媼者由漢以土德也仁傑曰媼當作煴字之誤也見賈誼新書按字書煴有二義一曰絪煴天地合氣也一曰鬱烟也富煴以烟煴爲義后土富煴昭明三光即新書天清澈地富煴物時熟之意）

鹽鐵論（周秦篇）文學曰臧文仲治魯勝盜而自矜子貢曰民將欺而況民盜乎文仲子貢不同時斯言誤矣

仲長子昌言曰北方寒其人壽南方暑其人夭（閻按暑氣多夭寒氣多壽出淮南墬形訓）此寒暑之方驗於人也均之蠶也寒而餓之則引日多溫而飽之則引日少此寒溫飢飽之爲修短驗於物者也（見太平御覽八百二十五）論養生者盍於此觀之（原注韓子蒼醫說用此意物理論曰道家則尚冷以草木用冷生醫家則尚溫以血脈以煖通○元圻案後漢書仲長統傳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也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恆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　物理論云云見藝文類聚醫類）

淮南子（說山訓）曰春貸秋賦民皆欣春賦秋貸衆皆怨得失同喜怒爲別其時異也（方樸山云此狙公賦芧之說）爲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爲蝯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

（案荀子天論謂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聖人順其天政亦此意）亦見文子（上德篇）此柳子種樹（郭橐駝）傳之意

文子（道德篇）聾蟲雖愚不害其所愛注云鼈聾無耳淮南子（說林訓）曰狂馬不觸木猘狗不自投於河雖聾蟲而不自陷又況人乎又曰馬聾蟲也注云喻無知孝

皇問王季海曰聾字何以從龍從耳對曰山海經龍聽以角不以耳（原注山海經檢此語未見　閻按季海名淮金華人孝宗朝丞相　集證山海經龍聽以角之說宋黃東發曾駁之不知所據何本張世南游宦紀聞引焦氏易林云牛龍耳聵本草注引生育論云龍耳虧聰故謂之龍亦龍聽不以耳之證○元圻案王淮事見羅大經鶴林玉露十三）

傅子曰人之學者猶渴而飲河海也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見太平御覽六百七）伊川（作明道行實）謂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

抱朴子論仙篇按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仲舒儒者豈肯爲方士家錄蓋依託也（元圻案抱朴子內篇論仙第二按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貧無以市其藥物故出於漢以假途求其財道成而去　晉葛洪字稚川句容人元帝爲丞相時辟爲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遷散騎常侍自乞爲句漏令終於羅浮山事迹具晉書本傳附晉書經籍志道家抱朴子內篇二十一卷雜家抱朴外篇五十卷今本作內外篇八卷　史記封禪書李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名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居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

又按漢禁中起居注卽西京雜記所謂葛洪家有漢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漢武故事二卷通典（晉書三）云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馬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似在宮中爲女史之任荀悅申鑒曰先帝故事有起居注動靜之節必書焉（閻按隋書經籍志謂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注正

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之副也　何云明亦有內起居注毛傳所謂女史彤管之法也　集證史通史官篇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內之與外其任皆同至漢武帝時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凡斯著述似出宮中求其職司未聞位號○元圻案抱朴子論仙按漢禁中起居注云少君之將去也武帝夢與之共登嵩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云上帝請少君帝覺以語左右曰如我之夢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而少君稱病死　西京雜記今本六卷舊唐書經籍志曰晉葛洪撰宋黃長睿東觀餘論謂事皆劉歆所說葛稚川采之其稱余者皆歆本文此條所引今本無此文　漢武故事今本一卷舊稱班固著晁公武讀書志引張東之洞冥記跋謂出於王儉　荀悅淑之孫後漢書本傳悅字仲豫獻帝好文學悅侍講禁中累遷秘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辯通見政體）

袪惑（抱朴子篇名）篇有古強者云孔子常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某竊好之韋編三絕鐵撾三折今乃大悟（內篇二十）史記世家韋編三絕鐵擿見於此（原注擿一作撾此方士寓言也　集證太平御覽六百十六引論語比考讖曰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鐵擿三折漆書三滅葛氏蓋本緯書）

魏李蕭遠運命論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言

三略者始見於此（原注漢光武詔引黃石公記未有三略之名）含神霧云風后為黃帝師又為禹師化為老子授張良書（見史記留侯世家索隱）今有素書六篇謂黃石公圯上授子房世人多以三略為是荊公（詠張良）詩云素書一卷天與之（元圻案李運命論載文選李善注集林曰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俗著遊山九吟魏明帝異其文遂起家為尋陽長政有美績又賦注引黃石公記序曰黃石者神人也有上略中略下略　四庫全書總目兵家類黃石公三略三卷案黃石公事見史記三略之名則始見於隋書經籍志云下邳神人撰成氏注唐宋藝文志並同光武詔引黃石公柔能制剛弱能制強之語出此書軍讖之文又素書一卷舊本題黃石公撰宋張商英注疑即商英所僞撰）

太平御覽十引鄒子曰朱買臣（字翁子漢書有傳）孜孜脩學不知雨之流聚此鄒子之書非戰國之鄒子也（何云買臣流聚高鳳漂麥○元圻案後漢書逸民傳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為書生家以農畝為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其後遂為名儒）

愼子曰禮從俗政從上使從君國有貴賤之禮無賢不肖之禮（原注見初學記政事類　案藝文類聚引此下有有長幼之禮無勇敢之禮有親疏之禮無愛憎之禮四句）曲禮曰禮從宜使從俗言事不可常也謂禮從俗則非（元圻案史記孟荀列傳愼到趙人著十二論）

尸子曰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乂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以來子產治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見太平御覽五百七十五）愚謂為邦必放鄭聲此孔子之言也豈有抱鐘而朝之言哉程子謂未有心蠱而能用

---

管仲者於鄭簡公亦云（全云此倣孟子行怍人之意而失之○元圻案賈山至言徐樂世務書篇末議論皆出尸子之意指言治而忘其本者晏子春秋景公田于署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往見公曰國人皆以君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民公曰何哉吾為夫婦獄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為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為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為田野之不闢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焉為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晏子曰心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晏子之言庶幾知本）

論衡譏蔡中郎所秘玩而劉氏史通（序傳篇）譏之曰充自紀述其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而答以瞽頑舜神鯀惡禹聖盛矜於己而厚辱其先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名教之罪人也葛文康公（閻按文康名勝仲字魯卿丹陽人見文苑傳）亦曰充刺孟子猶之可也至詆訾孔子以繫而不食之言為鄙以從佛肸公山之召為濁又非其

說騭舊館而惜車於鯉又謂道不行於中國豈能行於九夷（案俱見論衡問孔篇）若充者豈足以語聖人之趣哉即二說觀之此書非小疵也呂南公謂充飾小辯以驚俗蔡邕欲獨傳之何其謬哉（元圻案後漢書王充傳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注袁山松漢書曰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秘玩以為談助其後王朗為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　戰國策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　充本傳注抱朴子曰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　宋高似孫子略曰袁山崧後漢書載充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見之以為談助談助之言可以了此書矣　呂南公字次儒南城人見宋史文苑傳陳振孫載其熙寧初試禮部不利會以新經取士遂罷舉欲修三國志題其齋曰袞斧書將成而卒著灌園集三十卷今存二十卷）

家語問舜冠謂魯哀公問（閩本有於字）孔子（集證云見好生篇荀子哀公篇同）尚

書大傳以爲成王問周公（集證云今本大傳無北堂書鈔引書大傳曰成王問周公曰舜之冠何如焉周公曰古之人有冒皮而句領然鳳凰巢其樹麒麟聚其域也荀子哀公篇注引尚書大傳曰古之人衣上有冒而句領者鄭康成注云言在德不在服也古之人三皇時也冒覆項也句領繞頸也禮正服方領也）

子思子曰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鴈行而不拾遺餘糧宿諸畝首（見初學記九帝王部）餘糧棲畝本於此（元圻案宋何閻本作小註　文選左思魏都賦餘糧棲畝而弗收頌聲載路而洋溢李善注淮南子曰昔容成氏之時置餘糧於畝首胡廣碑曰餘糧棲於畝畝　蔡邕劉鎮碑云東戶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畝首文與子思子略同高誘注東戶季子古之人君　漢志儒家子思二十三篇晁氏讀書志子思子七卷今本一卷乃宋汪晫編王氏漢志攷謂取諸孔叢子蓋即此本　此條盡正王楙野客叢書以餘糧棲畝始於左思之誤）

劉邵人物志曰易以咸（案咸今本人物志作感誤）爲德以謙爲道老子以無爲德以虛爲道（此八觀篇文）愚謂咸言虛而不言無與老氏異（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人物志三卷魏劉邵撰邵字孔才邯鄲人事迹具三國志本傳其註爲劉昞所作昞字延明燉煌人　阮逸序曰其述性品之上下材質之兼偏考其行事而約人於中庸之域誠一家之善志也）

宋咸注法言云天地不常泰亦不常否聖人不常出亦不常絕（元圻案法言五百篇聖人有以擬天地而參諸身乎宋咸注夫天地之道或泰而通或否而塞泰則萬物阜否則萬化閉弗一而常也夫聖人之道或[illegible]而出或亡而絕出則萬化遂絕則萬化滅亦弗一而常也是故天地不常泰云云）

或問賢曰顏淵黔婁四皓韋元成（法言重黎篇）王介甫曰出乎顏淵則聖人矣出乎韋元成則衆人矣（元圻案漢志道家黔婁子四篇高士傳黔婁先生者齊人也魯恭公欲以爲相辭齊王聘爲卿又不就著書四篇言道家之務　漢書韋賢傳賢少子元成字少翁元帝永光中代于定國爲丞相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

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此韓非（安危篇）語也余襄公（全云名靖）謹箴用之（集證太平御覽引殷康明愼云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言愼也山谷[illegible]詩云覆舟索孤竹奔車求仲尼皆用韓非語○元圻案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起家進士歷官工部尚書謚曰襄事迹具宋史本傳著武溪集二十卷）

---

四庫書著錄

杜牧注孫子序云孫武著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因注解之攷之史記本傳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原注非魏武削爲十三篇也何云非魏武削句亦正文○元圻案太平御覽載魏武帝策曰孫子者齊人也名武爲吳王闔廬作兵法一十三篇試之婦人卒以爲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後百歲餘有孫臏是武之後也審計重舉明畫深圖不可相誣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訓說況文煩富行於世者失其旨要故撰爲略解焉　漢藝文志兵權謀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　杜牧注孫子序武所著書凡十數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爲一編曹自爲序因注解之然其所爲注解十不釋一非曹不能盡注解也予尋魏志見曹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意曹自於新書馳驟其說自成一家事業不欲隨孫武後盡解其書今新書已亡不可復知予因取孫武書備其注其書之所出亦盡存之分爲上中下三卷）

莊子楚狂之歌所謂迷陽人皆不曉胡明仲（全云胡致堂寅）云荆楚有草叢生脩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花亦繁

麗條之腴者大如巨擘剝而食之其味甘美野人呼爲迷陽其膚多刺故曰無傷吾行無傷吾足（閻按問楚中人亦云不識迷陽草但有一種花名刺予其地係可食兒童呼爲陽馬蓀恐即迷陽草○元圻案莊子人間世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卻曲卻曲無傷吾足）

困學紀聞注卷十

男忠錫孫（孝濬　孝瀚）校字